

王陽明全集

國學基本文庫



上海中央書店印

王文成公全書序

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其首三卷爲語錄，公存時徐子曰：仁輯；次二十八卷爲文錄，爲別錄，爲外集，爲雜著。皆公薨後錢子洪甫輯，最後七卷爲年譜，爲世德紀，則近時洪甫與汝中王子輯而附焉者也。隆慶壬申，侍御初謝君奉命按浙，首修公祠，置田以供歲祀，已而闕公文，見所謂錄者，集各自爲書，懼夫四方正學者或弗克讀也，遂彙而壽諸梓，名曰全書，屬階序。階聞之，造無隱顯，無小大隱也者，其精微之蘊於心者，體也，顯也者，其光華也，遂於外者也，用也，小也者，其用之散而爲川流者也，大也者，其體之斂而爲敦化者也，譬之天然不已之妙，默運於於稷之中，而日月星辰之麗，四時之行，百物之生，燦然呈露而不可掩，是道之全也。古昔聖人具是道於心，而時出之，或爲文章，或爲勳業，至其所謂文者，或施之朝廷，或用之邦國，或形諸家庭，或見諸師弟子之間，答與其日用應酬之常，雖製以事殊，語因人異，然莫非道之用也。故在言道者必該體用之全，斯謂之善言；在學道者亦必得體用之全，斯謂之善學。嘗觀論語述孔子心法之傳曰：一貫。既已一言盡之，而其紀孔子之文，則自告時君，告列國之卿大夫，告諸弟子，告避世之徒，以及對陽貨，詢廐人，答問饋之使，無一弗錄，將使學者由顯與小，以得其隱與大焉；是善言道者之準也，而其爲學因亦可以見矣。唯文成公奮起聖遠之後，慨世之言教知者，求知於見聞，而不可與酬酢，不可與佑神，於是取孟子所謂「良知」合諸大學，以爲「致良知」之說。其大要以謂人心虛靈，莫不有知，唯不以私欲蔽塞其虛靈者，則不假外索，而於天下之事自無所感而不通，無所措而不當，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必先致知之本旨，而千變萬化，一以貫之道也。故書語門人云：「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于時曰：仁最稱高第弟子，其錄傳習，公微言精義，率已具其中。乃若公他所爲文，則是所謂製殊語異莫非道之用者，彙而梓之，豈唯公之書於是乎全，固請焉者所由以觀道之全也。謝君之爲此，其嘉惠後學不已至歟！



然謝君所望於後學非徒讀其書已也。凡讀書者以身踐之，則書與我爲一；以言視之，則判然二耳。論語之爲書，世未嘗有不讀，然而一貫之唯自曾子以後無聞焉。豈以言視之之過乎？自公「致良知」之說興，士之獲聞者衆矣，其果能自致其良知，卓然踐之以身否也？夫能踐之以身，則於公所垂訓，誦其一言而已足，參諸傳習錄而已繁否，則雖盡讀公之書無益也。階不敏，願相與戒之。謝君名廷傑，字宗聖，其爲政崇節義，育人才，立保甲，厚風俗，勸以公爲師，蓋非徒讀公書者也。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建極殿大學士，知制誥，知經筵事，國史總裁，致仕後學華亭徐階序。

舊序

傳習錄序

門人徐愛譔

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謂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但能改化，卽吾言已爲贅疣。若遂守爲成訓，他日誤己誤人，某之罪過可復追贖乎？」愛既備錄先生之教，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規者。愛因謂之曰：「如子之言，卽又拘執一方，復失先生之意矣。孔子謂子貢嘗曰：『予欲無言。』他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又何言之不一邪？蓋子貢專求聖人於言語之間，故孔子以無言警之，使之實體諸心，以求自得。顏子於孔子之言默識心通，無不在己，故與之言終日。若決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於子貢之無言不爲少，於顏子之終日言不爲多，各當其可而已。今備錄先生之語，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亦何事於此，惟或有時而去側，同門之友又皆離羣索居，當是之時，儀刑既遠而規切無聞，如愛之驚劣，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警發之，其不摧墮靡廢者幾希矣。吾儕於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體諸身，則愛之錄此實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誠諸踐履之實，則斯錄也，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錄成，因復識此於首篇以告同志。門人徐愛序。

陽明先生文錄序

門人鄒守益譔

錢子德洪刻先師文錄于姑蘇，自述其衷次之意：以純子講學明道者爲正錄，曰明其志也；以詩賦及酬應者爲外集，曰盡其全也；以奏疏及文移爲別錄，曰究其施也。於是先師之言燦然聚矣。以守益與聞緒言之教也，寓簡使序之。守益拜手而言曰：「知言誠未易哉！昔者孔子之在春秋也，從遊者三千，速肖者七十矣，而猶有莫我知

之嘆，嘆夫以言語求之而眩其真也。夫子既沒，門弟子欲以所事夫子者事有子，夷攷其取于有子，亦曰甚矣其言之似夫子也。則下學上達之功，其著且察者鮮矣。推尊之詞，要亦足以及之。賢於堯舜，堯舜未易賢也。走獸之於麟，飛鳥之於鳳，雖勉而企之，其道無繇。不幾于絕德乎？禮樂之等，最爲近之。然猶自聞見而求，終不若秋陽江漢，直悟本體，爲簡易而切實也。蓋在聖門，惟不遷怒不貳過之顏，語之而不惰，其次則忠恕之曾，足以任重而道遠。故再傳而以祖述憲章，譬諸天地四時三傳，而以仕止久速之時比諸大成，比諸巧力，宛然江漢秋陽家法也。秦漢以來，專以訓詁，雜以佛老，侈以詞章，而腐腐脆脆之學，潛雜偏陂而莫或救之。逮于濂洛，始粹然克續其傳。論聖之可學，則以一者無欲爲要，答定性之功，則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嗟乎！是豈嘗試而懸斷之者乎？其後剖析愈精，考擬愈繁，著述愈富，而支離愈甚。間有覺其非而欲挽焉，則又未能盡追窠臼而洗濯之。至我陽明先生，慨然深探其統，歷艱履險，磨瑕去垢，獨揭良知，力拯羣迷，犯天下之謗而不自恤也。有志之士，稍稍如夢而覺，泝濂洛以達洙泗，非先師之功乎？以益之不類，再見于南昌，三至于會稽，竊窺先師之道，愈簡易，愈廣大，愈切實，愈高明，望望然而莫知其所止也。當時有稱先師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氣節，或以勳烈，而公克兼之，獨除卻講學一節，卽全人矣。」先師笑曰：「某願從事講學一節，盡除卻四者，亦無愧全人。」又有訾訕之者。先師曰：「古之狂者，嚶嚶聖人而行不揜，世所謂敗闕也。而聖門以列中行之次，忠信廉潔刺之無可刺，世所謂完全也。而聖門以爲德之賊，某願爲狂以進取，不願爲愚以媚世。」嗚呼！今之不知公者，果疑其爲狂乎？其知公者，果能盡除四者而信其爲全人乎？良知之明，烝民所同，本自簡樸，本自肫肫，常寂常感，常神常化，常虛常直，常大公，常順應，患在自私用智之欲所障，始有所尚，始有所倚，不倚不尚，本體呈露，宣之爲文章，措之爲政事，犯顏敢諫，爲氣節，誅亂討賊，爲勳烈，是四者皆一之流行也。學出于一，則以言求心矣。學出于二，則以言求言矣。守益力病於二之而未瘳也，故反覆以質于吾黨。吾黨欲求知言之要，其惟自致其良知乎。嘉靖丙申春三月。

陽明先生文錄序

門人錢德洪譔

古之立教有三：有意教，有政教，有言教。太上之世，民涵真性，嗜慾未涉，聖人者特相示以意已矣；若伏羲陳希偶以指象是也。而民遂各以意會，不迹於心，羣物以遊，熙如也。是之謂意教。中古之民，風氣漸開，示之以意，若病不足矣。聖人者出，則爲之經制立法，使之自厚其生，自利其用，自正其德，而民亦相忘於政化之中，各足其願，日入於善，而不知誰之所使，是以政教之也。自後聖王不作，皇度不張，民失所趨，俗非其習，而聖人之意日湮，以晦懷世道者憂之，而處非其任，則嘆嘆以空言覺天下，是故始有以言教也。噫！立教而至於以言則難矣。昔者孔子之在春秋也，其所與世諄諄者皆性所同也。然於習俗所趨無徵焉，乃闕起而異之曰：「是將奪吾之所習而驟吾之所趨也。」或有非笑而詆訾之者，三千之徒，其庶幾能自拔於流俗，不與衆非笑詆訾之者乎？然而天下之大也，其能自拔於俗，不與衆非笑詆訾者，僅三千人焉，豈非空言動衆，終不若躬見於政事之爲易也。夫三千之中，稱好學者，顏氏之外，無又多聞焉。豈速肖之士，知自拔於俗矣，尙未能盡脫乎俗習耶？一洗俗習之陋，直超自性之真，而盡得聖人千古不盡之意者，豈顏氏之所獨耶？然而三千之徒，其於夫子之言也，猶面授也。秦火而後，撥拾於漢儒者，多似是而失真矣。後之儒者，復以己見臆說，盡取其言而支離決裂之。噫！誠面授也，尙未免於俗習焉，并取其言而亂之，則後之懷世道者，復將何恃以自植於世耶？吾師陽明先生，蚤有志於聖人之道，求之俗習而無取也，求之世儒之學而無得也，乃一洗俗習之陋，世儒之說，而自證以吾之心焉。殫思力踐，錫精粹志，卒乃豁然有見於良知，而千古聖人不盡之意，復得以大明於世。噫！亦難矣！世之聞吾先生之言者，其皆肯自拔於流俗，不與衆非笑詆訾之乎？其皆肯一洗俗習之陋，世儒之說，而獨證以吾之心乎？夫非笑詆訾，在孔子猶不免焉，於當世乎？奚病？特病其未之或聞焉耳。如其有聞也，則知先生之所言者非先生之言也，吾之心也。吾心之知，不以太上而古，不以當世而今，不待示而得，不依政而行，俗習所不能湮，異說所不能淆，特在乎有超世特立之志，自證而自得之耳。有超世特立之志者，

而一觸其知，真如去目之塵沙以還光也，拔耳之木楔以還聰也，解支體之束縛以自舒也，去污穢而就高明，撤蔽障而合大同，以復中古之政，超太上之意，亦已矣。又奚以俗習之陋，世儒之說爲哉？先生之言，世之信從者日衆矣，特其文字之行於世者，或雜夫少年未定之論，愚懼後之亂先生之言始也，乃取其少年未定之論盡刪而去之，詳披緝閱，參酌衆見，得至一之言五卷焉。其餘或發之題詠，或見之政事者，則釐爲外集別錄，復以日月前後順而次之，庶幾知道者讀之，其知有所取乎。雖然是錄先生之言也，特入珍藏之扁輪也。珍藏不守，乃屑屑焉扁輪之是競，豈非舍其所重而自任其所輕耶？茲不能無愧於是錄之成云爾。

重刻陽明文錄後語

門人王畿撰

道必待言而傳，夫子嘗以無言爲警矣。言者，所由以入於道之證，凡待言而傳者，皆下學也。學者之於言也，猶之暗者之於燭，跛者之於杖也。有觸發之義焉，有栽培之義焉，而其機則存乎心悟，不得于心而泥於言，非善於學者也。我陽明先師倡明聖學，以良知之說覺天下，天下靡然從之。是雖入道之玄證，亦下學事，載諸錄者詳矣。吾黨之從事於師說也，其未得之，果能有所觸發否乎？其得之也，果能有所栽培否乎？其得而玩之也，果能有所印正否乎？得也者，非得之於言，得之於心也，契之於心，忘乎言者也。猶之燭之資乎明，杖之輔乎行，其機則存乎日與足，非外物所得而與也。若夫玩而忘之，從容默識，無所待而自中乎道，斯則無言之旨，上達之機，固吾梅林公重刻是錄，相與嘉惠而申警之意也。不然，則聖學亡而先師之意荒矣。吾黨曷諸！

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序

後學徐階撰

餘姚錢子洪甫，既刻陽明先生文錄以傳，又求諸四方，得先生所著大學或問五經臆說序記書疏等若干卷，題曰文錄續編，而屬嘉興守六安徐侯以正刻之。刻成，侯謀於洪甫及王子汝中，遣郡博張編海甯諸生董啓予問序於階，階曰：「先生之文非淺簿所敢序也。雖然，階嘗從洪甫，汝中竊聞先生之學矣。夫學非獨倡始難也，其傳而

不失其宗，蓋亦不易焉。自孔子沒，大學格致之旨晦。其在俗儒，率外心以求知，終其身汨溺於見聞記誦；而高明之士，又率慕徑約，貴自然，淪入於二氏而不自覺。先生崛起千載之後，毅然以謂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吾心之良知，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乃天命之性，吾心靈昭明覺之本體也。惟不自欺其良知，斯知致而意可誠矣。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物者，事也。事各歸於正，而吾良知之所知始無虧缺障礙，得以極其致矣。舉知而歸諸良，舉致知而歸諸正物，蓋先生之學，不汨於俗，亦不入於空如此。于時聞者幸知口耳之可恥，然其辟之或激於太過，幸有見夫心體之當求，然其擬之或涉於太輕，於是超頓之說興，至舉踐履之實，積累之功，盡詆以爲不足務。脫於俗，顧轉而趨於空，則先生之學，有不待夫傳之既久，乃始失其宗者，茲豈非學先生者之所憂乎？洪甫輯爲是編，其志固將以發之。其自序曰：「言近而旨遠，此吾師中行之證也。」又曰：「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爲別說。」洪甫之於師傳，其闡明翼衛，視先生之於孔氏，有功等矣。夫三代以前，學與政合而出於一，虞廷之命官，與其所陳之謨，皆精一執中之運用也。故曰三代之治本於道，三代之道本於心。而後世論學，既指夫俗與空者當之，其論政，又指夫期會簿書當之，謬迷日甚而未已也。徐侯方從事於政，獨能聚諸生以講先生之學，汲汲焉刻是編以詔之，其異於世之爲者歟？使凡領郡者皆徐侯其人，先生之學明而洪甫之憂可釋也。階生晚不及登先生之門，然昔孟子自謂於孔子爲私淑，至其自任闕先聖之道以承孔子，則雖見目爲好辯而不辭，故輒以侯請，僭爲之序。嗚呼！觀者其尙亮階之志也夫！」

刻文錄敘說

德洪曰：嘉靖丁亥四月，時鄭謙之謫廣德，以所錄先生文稿請刻。先生止之曰：「不可。吾黨學問，幸得頭腦，須鞭辟近裏，務求實得，一切繁文靡好，傳之恐眩人耳目，不錄可也。」謙之復請不已。先生乃取近稿三之一，標揭年月，命德洪編次，德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爲次，不復分別體類者，蓋專以講學明道爲事，不在文辭體

襲問也。○明日，德洪撥拾所遺復請刻。先生曰：「此愛惜文辭之心也。昔者孔子刪述六經，若以文辭爲心，如唐虞三代，自典謨而下，豈止數篇？正惟一以明道爲志，故所述可以垂教萬世，吾黨志在明道，復以愛惜文字爲心，便不可入堯舜之道矣。」德洪復請不已。乃許數篇，次爲附錄，以遺謙之。今之廣德板是也。

先生讀文錄，謂學者曰：「此編以年月爲次，使後世學者知吾所學前後進詣不同。」又曰：「某此意思，賴諸賢信而不疑，須口口相傳，廣布同志，庶幾不墜。若筆之於書，乃是異日事，必不得已，然後爲此耳。」又曰：「講學須得與人人面授，然後得其所疑，時其淺深而語之。纔涉紙筆，便十不能盡一二。」戊子年冬，先生時在兩廣謝病歸，將下庾嶺。德洪與王汝中聞之，乃自錢塘趨迎。至龍游聞訃，遂趨廣信，訃告同門，約每越三年遣人哀錄遺言。明日，又進貴溪，扶喪還玉山。至草萍驛，戒記書篋，故諸稿幸免散逸。自後同門各以所錄見遺，既七年，壬辰，德洪居吳，始較定篇類，復爲購遺文一疏，遣安成王生自閩粵，由洪都入嶺表，抵蒼梧，取道荆湘，還自金陵，又獲所未備。然後謀諸提學侍御聞人邦正，入梓以行文錄之有外集別錄，遵附錄例也。

先生之學，凡三變，其爲教也亦三變。少之時，馳騁於辭章，已而出入二氏，繼乃居夷處困，豁然有得於聖賢之旨，是三變而至道也。居貴陽時，首與學者爲知行合一之說，自滁陽後，多教學者靜坐。江右以來，始單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體，令學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變也。讀文錄者當自知之。先生嘗曰：「吾始居龍場，鄉民言語不通，所可與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與之言，知行之說，莫不忻忻有入。久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與士夫言，則紛紛同異，反多扞格不入。何也？意見先入也。」德洪自辛巳冬始見先生於姚，再見於越，於先生教若恍恍可即，然未得入頭處。同門先輩有指以靜坐者，遂覓光相僧房，閉門凝神淨慮，倏見此心真體，如出鄙屋而視天，日始知平時一切作用，皆非天則自然。習心浮思，炯炯自照，毫髮不容住著。喜馳以告。先生曰：「吾昔居滌時，見學者徒爲口耳同異之辯，無益於得，且教之靜坐，一時學者亦若有悟，但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

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指破致良知工夫。學者真見得良知本體昭明洞徹，是是非非莫非天則，不論有事無事，精察克治，俱歸一路，方是格致實功，不落卻一邊。故較來無出致良知話頭無病。何也？良知原無間動靜也。德洪既自喜學得所入，又承點破病痛，退自省究，漸覺得力。良知之說發於正德辛巳年。蓋先生再罹甯藩之變，張許之難，而學又一番證透，故正錄書凡三卷，第二卷斷自辛巳者，志始也。格致之辯，莫詳於答顧華玉一書，而拔本塞源之論，寫出于古同體萬物之旨，與末世俗習相沿之弊，百世以俟，讀之當爲一快。

先生嘗曰：「吾良知二字，自龍場已後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於學者言，費卻多少辭說。今幸見出此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直是痛快，不覺手舞足蹈。學者聞之，亦省卻多少尋討功夫。學問頭腦，至此已是說得十分下落，但恐學者不肯直下承當耳。」又曰：「某於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此本是學者究竟話頭，可惜此體淪埋已久。學者苦於聞見障蔽，無入頭處，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但恐學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種光景玩弄，孤負此知耳。」

甲申年，先生居越。中秋月白如洗，乃燕集羣弟子於天泉橋上。時在侍者百十人，酒半行，先生命歌詩。諸弟子比音而作，翕然如協金石。少間，能琴者埋絲，善簫者吹竹，或投壺聚筭，或鼓棹而歌，遠近相答。先生顧而樂之，遂卽席賦詩，有曰：「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旣而曰：「昔孔門求行之士不可得，苟求其次，其惟狂者乎？狂者志存古人，一切聲利紛華之染，無所累其衷，真有鳳皇翔于千仞氣象。得是人而裁之，使之克念，日就平易切實，則去道不遠矣。予自鴻臚以前，學者用功尚多拘局，自吾揭示良知頭腦，漸覺見得此意者多，可與裁矣。」

先生自辛巳年初歸越，明年居考喪，德洪輩侍者踪跡尙寥落。旣後四方來者日衆，癸未已後，環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所，更番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馮穴陽明

洞諸山遠近古刹，徒足所到，無非同志遊寓之地。先生每臨席，諸生前後左右環坐而聽，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徧記其姓字者。諸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踴躍稱快，以味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憂憤懣憶入者以融釋脫落出，嗚呼！休哉！不圖講學之至於斯也。嘗聞之同門，南都以前從遊者雖衆，未有如在越之盛者。雖講學日久，生信漸博，要亦先生之學益進，感召之機亦自不同也。今觀文錄前後論議，大略亦可想見。

先生嘗語學者曰：「作文字亦無妨工夫。如詩言志，只看爾意向如何，意得處自不能不發之於言，但不必在詞語上馳騁，言不可以僞爲。且如不見道之人，一片粗鄙心，安能說出和平話。總然都做得，後一兩句露出病痛，便覺破此文原非充養得來。若養得此心中和，則其言自別。」

門人有欲汲汲立言者。先生聞之，歎曰：「此弊溺其來，人非一日矣。不求自信而急於人知，正所謂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也。恥其名之無聞於世，而不知知道者視之，反自貽笑耳。宋之儒者，其制行磊舉本足以取信於人，故其言雖未盡，人亦崇信之，非專以空言動人也。但一言之誤，至於誤人無窮，不可勝救，亦豈非汲汲於立言者之過耶？」

或問先生：「所答示門人書稿，刪取歸併，作數篇訓語以示將來，如何？」先生曰：「有此意。但今學問自覺所進未止，且終日應酬無暇，他日結廬山中，得如諸賢有筆力者，聚會一處商議，將聖人至緊要之語發揮作一書，然後取零碎文字都燒了，免致累人。」德洪事先生在越七年，自歸省外，無日不侍左右，有所省豁，每得於語默作止之間。或聞時訕議，有動於哀，則益自奮勵，以自植有疑義，即進見請質。故樂於面炙，一切文辭，俱不收錄。每見文稿出示，比之侍坐時精神鼓舞，歎然常見不足。以是知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非欺我也。不幸先生既沒，聲歎無聞，儀刑日遠，每思印證，茫無可卽。然後取遺稿次第讀之，凡所欲言而不能者，先生皆爲

我先發之矣。雖其言之不能盡意，引而不發，躍如也。由是自滌，以後文字，雖片紙隻字，不敢遺棄。四海之遠，百世之下，有同此懷者乎？苟取正錄，順其日月以讀之，不以言求，而惟以神會，必有沛然江河之決，莫之能禦者矣。

別錄成，同門有病其太繁者。德洪曰：「若以文字之心觀之，其所取不過數篇。若以先生之學見諸行事之實，則雖瑣屑細務，皆精神心術所寓，經時贊化以成天下之事業。千百年來，儒者有用學之於此，亦可見其梗概，又何病其太繁乎？」

昔門人有讀安邊八策者。先生曰：「是疏所陳，亦有可用。但當時學問未透，中心激忿抗厲之氣，若此氣未除，欲與天下共事，恐於事未必有濟。」

陳惟濬曰：「昔武宗南巡，先生在虔，竊賊在君側，間有以疑謗危先生者。聲息日至，諸司文帖絡繹不絕。先生卽下洪，勿處用兵之地，以堅姦人之疑。先生聞之，泰然不動。門人乘間言之，先生姑應之曰：『吾將往矣。』一日，惟濬亦以問。先生曰：『吾在省時，權豎如許，勢餘疑謗，禍在目前，吾亦帖然處之。此何足憂？吾已解兵謝事去，只與朋友講學論道，教童生習禮歌詩，烏足爲疑？縱有禍患，亦畏避不得，需要打便隨他打來，何故憂懼？吾所以不輕動，亦有深慮焉爾。』又一人使一友亦告急。先生曰：『此人惜哉！不知學，公輩曷不與之講學乎？』是友亦釋然，謂人曰：『明翁真有赤鳥几几氣象。』愚謂別錄所載，不過先生政事之迹耳，其遭時危謗，禍患莫測，先生處之泰然不動聲色，而又能出危去險，坐收成功，其致知格物之學至是，豈意見擬議所能及，是皆別錄所未及詳者。洪感惟濬之言，故表出之，以爲讀別錄者相發。

復聞人邦正書，哀刊文錄，諸同門聚議不同久矣。有曰：「先生之道無精粗，隨所發言，莫非至教，故集文不必擇其可否，概以年月體類爲次，使觀者隨其所取而獲焉。」此久菴諸公之言也。又以「先生言雖無間於

精粗，而終身命意，惟以提揭人心爲要，故凡不切講學明道者，不錄可也。此東廓諸公之言也。二說相持，罔知裁定。去年廣回舟中，反覆思惟，不肖鄙意，竊若有附於東廓子者。夫傳言者不貴乎盡其博，而貴乎得其意。得其意，雖一言之約，足以入道，不得其意而意，而徒示其博，則泛濫失真，匪徒無益，是眩之也。且文別體類非古也，其後世修詞章之心乎？當今天下士方馳騫於辭章，先生少年亦嘗沒溺于是矣。卒乃自悔，惕然有志于身心之學，學未歸一，出入於二氏者，又幾年矣。卒乃自悔，省然獨得于聖賢之旨，反覆世故，更歷險阻，百鍊于磨，斑瑕盡去，而輝光煥發，超然有悟于良知之說。自辛巳年已後，而先生教益歸於約矣。故凡在門牆者，不煩辭說，而指見本體，真如日月之麗天，大地山河，萬象森列，陰虛鬼魅，皆化而爲精光，斷溪曲徑，皆坦而爲大道。雖至愚不肖一觸此體，真知皆可爲堯舜。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百世，斷斷乎知其不可易也。有所不行者，特患不加致之之功耳。今傳言者不揭其獨得之旨，而尙吝情于悔前之遺，未透之說，而混焉以誇傳，是愛其毛而不屬其裏也，不旣多乎？旣又思之，凡物之珍貴于時者，久而不廢，況文章乎？先生之文旣以傳誦於時，欲不盡錄，不可得也。自今尙能次其月日，善讀者猶可以驗其悔悟之漸，後恐迷其歲月，而概以文字取之混入焉，則并今日之意，失之矣。久菴之慮，殆或以是與不得已，乃兩是而俱存之。故以文之純于講學道者，裒爲正錄，餘則別爲外集，而總題曰文錄。疏奏批駁之文，則又釐爲一書，名曰別錄。夫始之以正錄，明其志也；繼之以外集，盡其博也；終之以別錄，究其施也；而文稽其類以從，時也。識道者讀之，庶幾知所取乎？此又不肖者之意也。問難辯詰，莫詳於書，故正錄首書次記，次序次說，而以雜著終焉。諷詠規切，莫善于詩賦，故外集首賦，次詩，次記，次序次說，次雜著，而傳誌終焉。別錄則卷以事類，篇以題別，先奏疏而後公移，刻旣成，懼讀者之病于未察也，敢敬述以求正。乙未年正月。

編輯錄姓氏

門人餘姚徐愛

錢德洪

孫應奎

嚴中

揭陽薛侃

山陰王畿

渭南南大吉

安成鄒守益

臨川陳九川

泰和歐陽德

南昌唐堯臣

後學吉水羅洪先

滁陽胡松

新昌呂光洵

秀水沈啓原

校閱文錄姓氏

奉

王文成公全書 姓氏

天承運

皇帝制曰：竭忠盡瘁，固人臣職分之常。崇德報功，實國家激勸之典。矧通侯班爵，崇亞上公，而節惠易名，榮逾華袞。事必待乎論定，恩豈容以久虛。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維岳降靈，自天佑命。爰從弱冠，屹爲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獨奮乾坤正論。身瀕危而志愈壯，道處困而造彌深。紹堯孔之心傳，徵言式闡。倡周程之道術，來學攸宗。蘊蓄旣宏，猷爲丕著。遺艱投大，隨試皆宜。戡亂解紛，無施弗效。閩粵之管巢盡掃，而擒縱如神。東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憲。爰及逆藩稱亂，尤資仗鉞淵謀。旋凱奏功，速于吳楚。之三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之中宵，是嘉社稷之偉勳。申盟帶礪之異數。旣復撫夷兩廣，旋致格苗七旬。謗起功高，賞移罰重。爰遵遺詔，兼采公評。繞相國之生封，時而旌伐。追曲江之歿卹，庶以酬勞。茲特贈爲新建侯，諡文成，錫之誥命。於戲！鍾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券綸昭錫，世登南國之功。永爲一代之宗臣，實耀千年之史冊。冥靈不昧，寵命其承！

隆慶二年十月十七日。

王文成公全書目錄

卷之一

語錄一

傳習錄上

卷之二

語錄二

傳習錄中

卷之三

語錄三

傳習錄下

附朱子晚年定論

卷之四

文錄一 書(始正德己巳至庚申)

與辰中諸生(己巳)

答黃宗賢應原忠(辛未)

寄諸用明(辛未)

與王宗賢(辛未)

答徐成之(辛未)

答汪石潭內翰(辛未)

答王虎谷(辛未)

二(壬申)

三(癸酉)

五(癸酉)

七(戊寅)

二(癸酉)

四(甲戌)

二(壬申)

四(己卯)

與胡伯忠(癸酉)

二(丁丑)

二(甲戌)

與陸元靜(丙子)

與希顏台仲明德尙謙元靜(丁丑)

寄聞人邦英邦正(戊寅)

三(庚辰)

二

寄諸弟(戊寅)

答甘泉(己卯)

答方叔賢(己卯)

四(癸酉)

六(丙子)

與王純甫(壬申)

三(甲戌)

寄希淵(壬申)

三(癸酉)

與戴子良(癸酉)

與黃誠甫(癸酉)

答王天宇(甲戌)

寄李道夫(乙亥)

二(戊寅)

與楊仕德薛尙謙(丁丑)

二(戊寅)

寄薛尙謙(戊寅)

三

與安之(己卯)

二(庚辰)

與陳國英(庚辰)

復唐虞佐(庚辰)

卷之五

文錄二 書(始正德辛巳至嘉靖乙酉)

與鄒謙之(辛巳)

與夏敦夫(辛巳)

與席元山(辛巳)

答倫彥式(辛巳)

答方叔賢(辛巳)

與楊仕鳴(辛巳)

三(癸未)

二(壬午)

與劉元道(癸未)

與黃勉之(甲申)

答劉內重(乙酉)

答董澐羅石(乙酉)

寄薛尙謙(癸未)

卷之六

文錄三 書(始嘉靖丙戌至戊子)

二(乙酉)

與朱守忠(辛巳)

答甘泉(辛巳)

與唐虞佐侍御(辛巳)

二(癸未)

二(癸未)

與陸元靜(辛巳)

答舒國用(癸未)

答路賓陽(癸未)

二(甲申)

與王公弼(乙酉)

與王宗賢(癸未)

寄鄒謙之(丙戌)

三(丙戌)

五(丙戌)

答友人問(丙戌)

二(丙戌)

與王公弼(丙戌)

與歐陽崇一(丙戌)

答甘泉(丙戌)

與馬子莘(丁亥)

與黃宗賢(丁亥)

與戚秀夫(丁亥)

寄安福諸同志(丁亥)

二(戊子)

答何廷仁(戊子)

卷之七

文錄四 序 記 說

別三子序(丁卯)

送宗伯喬白巖序(辛未)

二(丙戌)

四(丙戌)

答友人(丙戌)

答南元善(丙戌)

答季德明(丙戌)

二(丁亥)

寄陸元靜(丙戌)

答魏師說(丁亥)

與毛古庵憲副(丁亥)

答以乘憲副(丁亥)

與陳惟濬(丁亥)

與錢德洪黃汝中(丁亥)

三(戊子)

贈林以吉歸省序(辛未)

贈王堯卿序(辛未)

別張常甫序(辛未)

別方叔賢序(辛未)

別王宗賢歸天台序(壬申)

贈林典卿歸省序(乙亥)

贈周以善歸省序(乙亥)

贈鄭德夫歸省序(乙亥)

朱子晚年定論序(戊寅)

大學古本序(戊寅)

象山文集序(庚辰)

重修文山祠記(戊寅)

清明堂記(乙酉)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乙酉)

梁仲用默齋說(辛未)

約齋說(甲戌)

矯亭說(乙亥)

夜氣說(乙亥)

自得齋說(甲申)

惜陰說(丙戌)

別湛甘泉序(壬申)

別王純甫序(辛未)

贈周瑩歸省序(乙亥)

贈陸清伯歸省序(乙亥)

贈郭善甫歸省序(乙亥)

紫陽書院集序(乙亥)

別梁日孚序(戊寅)

禮記纂言序(庚辰)

觀德亭記(戊寅)

從吾道人記(乙酉)

萬松書院記(乙酉)

重修山陰縣儒學記(乙酉)

示弟立志說(乙亥)

見齋說(乙亥)

謹齋說(乙亥)

修道說(戊寅)

博約說(丙戌)

卷之八

文錄五 雜著

書汪汝成格物卷(癸酉)

與傅生鳳(甲戌)

書王嘉秀請卷(甲戌)

書楊思元(乙亥)

書顧惟賢卷(辛巳)

書王一爲卷(癸未)

書諸陽卷(甲申)

書中天閣勉諸生(乙酉)

書正憲扇(乙酉)

書朱子禮卷(甲申)

書黃夢星卷(丁亥)

卷之九

別錄一 奏疏

陳言邊務疏

乞宥言官去權姦以章聖德疏

乞養病疏

書石川卷(甲戌)

書王天宇卷(甲戌)

書孟源卷(乙亥)

書玄默卷(乙亥)

壁帖(壬午)

書朱守諧卷(甲申)

書張思欽卷(乙酉)

書朱守乾卷(乙酉)

書魏思孟卷(乙酉)

書林司訓卷(丙戌)

乞養病疏

自效乞休疏

諫迎佛疏

辭新任乞以舊職致仕疏

給由疏

閩廣捷音疏

攻治盜賊二策疏

添設清平縣治疏

卷之十

別錄二 奏疏

議夾剿兵糧疏

議夾剿方略疏

交收旗牌疏

陞賞謝 恩疏

立崇義縣治疏

卷之十一

別錄三 奏疏

乞休致疏

瀾頭捷音疏

三省夾剿捷音疏

再議崇義縣治疏

謝 恩疏

參失事官員疏

申明賞罰以勵人心疏

類奏擒斬功次疏

疏通鹽法疏

南贛擒斬功次疏

換救謝 恩疏

議南贛商稅疏

橫水桶岡捷音疏

移置驛傳疏

添設和平縣治疏

辭免陞磨乞以原職致仕疏

再議平和縣治疏

再議疏通鹽治疏

乞放歸田里疏

卷之十二

別錄四 奏疏

飛報雷王謀反疏

乞便道省葬疏

留用官員疏

擒獲宸濠捷音疏

旱災疏

奏留朝覲官疏

恤重刑以實軍伍疏

二乞便道省葬疏

處置府縣從縣從逆官員疏

卷之十三

別錄五 奏疏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水災自勅疏

四乞省葬疏

陸廢謝 恩疏

再報謀反疏

奏聞宸濠偽造檄榜疏

江西捷音疏

奏疏 益王助軍餉疏

請止 親征疏

奏聞 淮王助軍餉疏

處置官員署印疏

處置從逆官員疏

收復九江南康參失事官員疏

計處地方疏

重上江西捷音疏

開豁軍前用過錢糧疏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剿平安義叛黨疏

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卷之十四

別錄六 奏疏

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疏

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疏

地方緊急用人疏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卷之十五

別錄七 奏疏

征勦稔惡窩賊疏

邊方缺官薦才賢贊理疏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獎勵賞賚謝 恩疏

卷之十六

別錄八 公移（提督南贛軍務征橫水桶岡三摺）

巡撫南贛欽奉 敕諭通行各屬（正德十二年） 選鍊民兵

巡撫地方疏

乞便道歸省疏

再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赴任謝 恩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地方急缺官員疏

舉能撫治疏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查明岑邦相疏

乞 恩暫容回籍就醫養病疏

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案行各分巡道督編十家牌

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剿捕漳寇方略牌

案行廣東福建領兵官進剿事宜

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剿賊

案行領兵官搜剿餘賊

獎勵福建守巡漳南道廣東守巡嶺東道領兵官

告諭新民

欽奉 敕諭切責失機官員通行各屬

兵符節制(五月)

預整操練

選募將令牌

批留嶺北道楊璋給由呈

批廣東韶州府留兵防守申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防賊奔竄(八月)

欽奉 敕諭提督軍務新 命通行各屬(九月)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夾攻事宜

征剿橫水桶岡分委統哨牌

案行分守嶺北道官兵戴罪剿賊

搜滅餘黨牌

獎勵湖廣統兵參將史春牌

設立茶寮隘所

牌行招撫官(正德十三年五月)

批留兵搜捕呈

批將士爭功呈

告諭瀨頭剿賊(正德十二年五月)

進剿瀨頭方略

剋期進剿牌(正德十三年正月)

批汀州知府唐清乞休

告諭

禁約權商官吏

議處河源餘賊

行龍川縣撫諭新民

仰南安贛州府印行告諭牌

批贛州府賑濟石城縣申

告諭父老子弟(正德十四年二月)

優獎致仕縣丞龍綽牌

卷之十七

別錄九 公移(巡撫江西征寧藩)

牌行贛州府集兵策應(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八日) 咨兩廣總制都御史楊共勳 國難

案行南安等十三府及奉新等縣募兵策應(六月二十六日)

寬恤禁約 獎瑞州府通判胡克元擒斬叛黨(六月二十七日)

策應豐城牌

咨都察院都御史顏權宜進剿(七月初五日)

牌行吉安府敦請鄉士夫共守城池 處置行糧牌 牌行各哨統兵官進攻屯守(七月十七日)

告示在城官兵(七月十八日) 告諭江西布按三司從逆官員

告示七門從逆軍民 牌行江西二司安葬甯府宮眷

手本南京內外守備追襲叛首(七月二十三日) 咨兩廣總督都御史楊停止調集狼兵

牌行撫州府知府陳槐等收復南康九江(七月二十四日)

犒賞福建官軍 釋放投首牌

牌仰沿途各府州縣衛所驛遞巡司衙門慰諭軍民

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獻俘呈

案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逆犯暫留養病

欽奉 詔書寬宥脅從

再批追徵錢糧呈

褒崇陸氏子孫(正德十五年正月)

批按察司伍文定患病呈

批吉安府救荒申

批提學僉事邵銳乞休呈

南贛鄉約

興舉社學牌

批江西布政司設縣呈

咨六部伸理冀元亨

申諭十家牌法

頒行社學教條

批甯都縣祠祀知縣王天申

告諭頑民(十二月十五日)

牌行崇義縣查行十家牌法

批瑞州知府告病申

咨兵部查驗文移

告諭軍民

批追徵錢糧呈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告諭義安等縣漁戶

批臨江府耆民建立生祠呈

批撫州府同知汪嵩乞休呈

禮取副提舉舒芬牌

旌獎節婦牌

頒定里甲雜辦

議處官吏廩俸

獎勸主簿于旺

申諭十家牌法增立保長

清理永新田糧

曉諭安仁餘于頑民牌(正德十五年二月)

批江西都司掌管印信

牌諭都指揮馮勳等振旅遠師

賑恤水災牌

仰湖廣布按二司優恤冀元亨家屬
仰南康府勸留教授蔡宗堯

批江西按察司故官水手呈
批江西布政司禮送致仕官呈

卷之十八

別錄十 公移(總督兩廣平定思田征剿八寨)

欽奉 敕諭通行(嘉靖六年十月初三日)

牌諭安遠縣舊從征義官葉芳等(十月)

批贛縣生員雷瑞詞同

稿諭都康等官男彭一等(十二月二十八日)

批廣西布按二司請建講呈

議處江右諸處盜賊

稿送湖兵

禁革輕委官職

按行廣西提學道與舉思田學校

賑給思田二府

牌行委官陳迨設教靈山

牌行委官季本設教南甯

裁革文移

批南甯府表揚先哲申

湖兵進止事宜(十月)

批南康縣生員張雲霖復學詞

放回各處官軍牌(十二月二十五日)

劄付永順宣慰司官舍彭宗舜冠帶聽調

批立社學師耆老各呈(嘉靖七年正月)

批嶺西道立營防守呈(二月)

批嶺西道撫處盜賊呈

分派思田土目辦納兵糧(四月)

揭陽縣主簿季本鄉約呈

牌行靈山縣延師設教(六月)

牌行南甯府延師設教

批嶺東道額編民壯呈

批右江道調和寨目呈

批增城縣改立忠孝祠申

批參政張懷奏留朝覲官呈

經理書院事宜(八月)

牌行南寧府延師講禮

劄付同知林寬經理田甯

劄付同知桂鏊經理思恩

牌行南昌府保昌縣禮送故官

調發土兵(十月)

犒獎儒士岑伯高

征剿八寨斷藤峽牌七年三月以下俱征八寨

牌行領兵官

戒諭土目(五月)

追捕逋賊

牌行委官林德督諭土目

牌委指揮趙璇留剿餘賊(六月)

牌行副總兵張佑搜剿餘巢

犒勞從征土目(八月)

綏柔流賊

告諭村寨

議立縣衛

撫恤來降

批廣東市舶司提舉故官水手呈

卷之十九

外集一 賦騷詩

太白樓賦(丙辰)

九華山賦(壬戌)

平屈平賦(丙寅)

思歸軒賦(庚辰)

咎言(丙寅)

守儉弟歸曰仁歌楚聲爲別予亦和之

祈雨辭(正德丙子南贛作)

歸越詩三十五首弘治壬戌年以刑部主事告病歸越并楚遊作

遊牛峰寺四首

又四絕句

站蘇吳氏海天樓次鄭尹韻

山中立秋日偶書

夜雨山翁家偶書

尋春

西湖醉中漫書二首

九華山下柯秀才家

夜宿無相寺

題四老圍棋圖

無相寺三首

化成寺六首

李白祠二首

雙峰

蓮花峰

列仙峰

雲門峰

芙蓉閣二首

書梅竹小畫

山東詩六首弘治甲子起復主試山東時作

登東山五首

泰山高次王內翰司獻韻

京師詩八首弘治乙丑年改除兵部主事時作

憶龍泉山

憶諸弟

寄舅

送人東歸

寄西湖友

贈陽伯

故山

憶鑑湖友

獄中詩十四首正德丙寅年十二月以上疏忤逆瑾下錦衣獄作

不寐

有室七章

讀易

歲暮

見月

天涯

屋罅月

別友獄中

赴謫詩五十五首正德丁卯年赴謫貴陽龍場驛作

答汪抑之三首

陽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明歌九章以贈崔子鍾和之以五詩於是陽明子作八詠以答之

南遊三首

憶昔答喬白巖因寄儲柴墟三首

一日懷抑之也抑之之贈既嘗答以三詩意若有歉焉是以賦之也

夢與抑之昆季語湛崔皆在焉覺而有感因記以詩三首

因雨和杜韻

赴謫次北新關喜見諸弟

南屏

臥病靜慈寫懷

移居勝果寺二首

憶別

泛海

武夷次壁間韻

草萍驛次林見素韻奉寄

玉山東嶽廟遇舊識嚴星士

廣信元夕蔣太守舟中夜話

板泊石亭寺用韻呈陳婁諸公因寄儲柴墟都憲及喬白巖太常諸友

過分宜望鈴岡廡

袁州府宜春臺四絕

萍鄉道中謁濂溪祠

醴陵道中風雨夜宿泗州寺次韻

涉湘于邁嶽麓是尊仰止先哲因懷友生麗澤與感伐木寄言二首

遊嶽麓書事

天心湖阻泊既濟書事

居夷詩

去婦嘆五首

沅水驛

平溪館次王文濟韻

興隆衛書壁

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菴居之

論居絕糧請學于農將田南山永言寄懷

觀稼

猗猗

溪水

諸生來

雜詩三首

夜宿宜風館

宿萍鄉五雲觀

長涉容周生

次韻答趙太守王推官

羅舊驛

鐘鼓洞

清平衛卽事

七盤

始得東洞遂爲陽明小洞天三首

探薇

南溟

龍岡新構

西園

水濱洞

無寐二首

艾草次胡少參韻

鸚鵡和胡韻

遊來仙洞早發道中

贈黃太守樹

秋夜

龍岡漫興五首

老檜

過天生橋

春晴

雪夜

家僮作紙鏡

來僊洞

元夕雪用蘇韻二首

次韻陸僉憲元日喜晴

夜宿汪氏園

村南

山石

諸生夜坐

鳳雛次韻答胡少參

諸生

別友

寄友用韻

採薪二首

答毛拙菴見招書院

卻證

南霽雲洞

陸廣曉發

元夕二首

白雲堂

水閣道中雪

曉霽用前韻書懷二首

元夕木閣山火

春行

山途二首

白雲

寄徐掌教

送張憲長左遷滇南大參次韻

觀傀儡次韻

卽席次王文濟少參韻二首

夜寒

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

次韻陸僉憲病起見寄

雪中桃次韻

淑浦山夜伯

辰州虎溪龍興寺聞揚名父將到留韻壁間

武陵潮音閣懷元明

霽夜

德山寺次壁間韻

夜泊江思湖憶元明

三山晚眺

泗州寺

再過濂溪祠用前韻

答劉美之見寄次韻

書庭蕉

雨菴次韻二首

徐都憲同遊南菴次韻

贈劉侍御二首

冬至

次韻陸文順僉憲

次韻胡少參見過

舟中除夕二首

過江門崖

閣中坐雨

僧齋

沅江曉泊二首

睡起寫懷

鵝羊山

再經武雲觀書林玉璣道士壁

卷之二十

外集二 廬陵詩六首正德庚午年三月遷廬陵

尹作

遊瑞華二首

古道

立春日道中短述

公館午飯偶書

午憩香社寺

京師詩二十四首正德庚午年十月陞南京刑部主事辛未年入覲調北京吏部主事作夜宿功德寺次宗賢

韻二絕

別方叔賢四首

白灣六章

寄隱巖

香山次韻

夜宿香山林宗師房次韻二首

別湛甘泉二首

歸越詩五首正德壬申年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使道歸越作

四明觀白水二首

杖錫道中用張憲使韻

又用曰仁韻

書杖錫寺

滁州詩三十六首正德癸酉年到太僕寺作

梧桐江用韻

林間睡起

贈熊彰歸

別易仲

送守中至龍盤山中

龍蟠山中用韻

瑯琊山中三首

答朱汝德用韻

送惟乾二首

別希顏二首

山中示諸生五首

龍潭夜坐

送德觀歸省二首

送蔡希顏三首

贈守中北行二首

鄭伯與謝病還鹿門雪夜過別贈三首

門人王嘉秀實夫蕭琦子玉告歸書此見別意

兼寄聲辰陽諸賢

滁陽別諸友

寄浮峰詩社

棲雲樓坐雪二首

與商貢士二首

南郡詩四十七首正德甲戌年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作

題歲寒亭贈汪尚和

與徽州程舉二子

山中懶睡四首

題灌山小隱二絕

六月五章

守文弟歸省攜其手歌以別之

書扇面寄館賓

用實夫韻

遊牛首山

送徽州洪挺承瑞

病中大司馬喬公有詩見懷次韻奉答二首

送諸伯生歸省

寄馮雪湖二首

諸用文歸用子美韻爲別

題王實夫畫

贈潘給事

與沅陵郭掌教

別族太叔克彰

登憑虛閣和石少宰韻

登閣江樓

獅子山

遊清涼寺三首

寄張東所次前韻

別余縉子紳

送劉伯光

冬夜偶書

寄潘南山

送胡廷尉

與郭子全

次樂子仁韻送別四首

書悟真篇答張太常二首

贛州詩三十六首 正德丙子年九月陞南贛僉事御史以後作

丁丑二月征漳寇進兵長汀道中有感

回軍上杭

喜雨二首

聞曰仁買田霽上攜同志待予歸二首

祈雨二首

還贛

借山亭

桶岡和邢太守二首

通天巖

遊通天巖次鄒謙之韻

又次陳惟濬韻

忘言巖次謙之韻二首

圓明洞次謙之韻

潮頭巖次謙之韻

天成臨別索贈

坐忘言巖問二三子

留陳惟濬

棲禪寺雨中與惟乾同登

茶寮紀事

回軍九連山道中短述

回軍龍南小憩玉石巖雙洞絕奇徘徊不忍去因寓以陽明別洞之號兼留此作三首

再至陽明別洞和邢太守韻二首

懷歸二首

夜坐偶懷故山

送德聲叔父歸姚

示憲兒

贈陳東川

江西詩一百二十首正德乙卯年奉

敕往福建處叛軍至豐城遇宸濠之變趨還吉安集兵平之八月陞副

都御史巡撫江西作

鄱陽戰捷

書草萍驛二首

西湖

寄江西諸士夫

太息

宿淨寺四首

歸興

卽事漫述四首

泊金山寺二首

舟夜

舟中至日

阻風

用韻答伍汝真

過鞋山戲題

楊蓬菴待隱園次韻五首

登小孤書壁

登燥礪次草泉心劉石門韻二首(二詩弘治壬戌年楚遊時作諫次於此)

望廬山

除夕伍汝真用待隱園卽席次答五首

元日霧

二日雨

三日風

立春二日

遊廬山開元寺

又次壁間杜牧韻

舟過銅陵堊云縣東小山有鐵船因往觀之果見其彷彿因題石上
山僧

觀九華龍潭

廬山東林寺次韻

又次邵二泉韻

遠公講經臺

太平宮白雲

書九江行臺壁

又次李僉事素韻

繁昌阻風二首

江邊阻風散步至靈山寺

泊舟大同山溪間諸生聞之有挾冊來尋者

巖下桃花盛開攜酒獨酌

白鹿洞獨對亭

豐城阻風

江上望九華不見

江施二生與醫官陶堊冒雨登山人多笑之戲作歌

遊九華道中

芙蓉閣

重遊無相寺次韻四首

登蓮花峯

重遊無相寺次舊韻

登雲峯望始盡九華之勝因復作歌

雙峯遺柯生齋

歸途有僧自望華亭來迎且請詩

無相寺金沙泉次韻

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知山下大雨三首

文殊喜夜觀佛燈

書汪進之太極巖三首

勸酒

遊九華

重遊化城寺二首

弘治壬戌嘗遊九華值時陰霧竟無所覩至是正德庚辰復往遊之風日清朗盡得其勝喜而作歌
巖頭閒坐漫成

將遊九華移舟宿寺山二首

登雲峰二三子詠歌以從欣然成謠二首

有僧坐巖中已三年詩以勵吾黨

春日遊齊山寺用杜牧之韻二首

重遊開元寺戲題壁

賈胡行

送邵文實方伯致仕

紀夢

無題

遊落星寺

遊通天巖示鄒陳二子

青原山次黃山谷韻

睡起偶成

立春

遊廬山開元寺

登小孤次陸良弼韻

月下吟三首

月夜二首

雪望四首

火秀宮次一峰韻二首

歸懷

啾啾吟

居越詩三十四首正德辛巳年歸越後作

歸興二首

次謙之韻

再遊浮峰次韻

夜宿浮峰次謙之韻

再遊延壽寺次舊韻

碧霞池夜坐

秋聲

林汝桓以二詩寄次韻為別

月夜二首

秋夜

夜坐

心漁歌為錢翁希明別號題

登香爐峯次羅石韻

觀從吾登爐峰絕頂戲贈

書扇贈從吾

嘉靖甲申冬二十一日再登秦望自弘治戊午登後二十七年矣將下適董羅石與二三子來復坐久之暮

歸同宿雲門僧舍

山中漫興

挽潘南山

和董羅石采花韻

天泉樓夜坐和羅石韻

詠良知四首示諸生

答人問良知二首

答人問道

寄題玉芝菴

別諸生

後中秋望月歌

書扇示正憲

送蕭子雖憲副之任

中秋

嘉靖丙戌十二月庚申始得子六有靜齋以詩來賀次韻為謝二首

兩廣詩二十一首嘉靖丁亥起平思田之亂

秋日飲月巖新構別王侍御

復過釣臺

方思道送西峰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院諸生

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眞之奇并寄及之

寄石潭二絕

長生

南浦道中

重登黃土腦

過新溪驛

夢中絕句

謁伏波廟二首

破斷藤峽

平八寨

南甯二首

往歲破桶岡宗舜祖世麟老宣慰實來督兵今茲思田之役乃隨父致仕宣慰明輔來從事目擊其父子孫

三世皆以忠信相承尙也詩嘉之

題甘泉居

書泉翁壁

卷之二十一

外集三 書

答修太守求雨(癸亥)

答毛憲副(戊辰)

與安宣慰(戊辰)

二(戊辰)

三(戊辰)

答人問神仙(戊辰)

答徐成之(壬午)

二(壬午)

答儲柴墟(壬申)

二(壬申)

答何子元(壬申)

上晉溪司馬(戊寅)

二(己卯)

寄楊邃庵閣老(壬午)

三(丁亥)

寄席元山(癸未)

與陸清伯(甲申)

二(甲申)

與王勉之(乙酉)

與鄭啓範侍御(丁亥)

二(丁亥)

二(丁亥)

四(戊子)

答見山冢宰(丁亥)

答潘直卿

寄何燕泉(戊子)

卷之二十一

外集四 序

羅履素詩集序(壬戌)

山東鄉試錄序(甲子)

上彭幸庵(壬午)

二(癸未)

四(丁亥)

答王靈庵中丞(甲申)

與黃誠甫(甲申)

三(乙酉)

復章克剛(乙酉)

答方叔賢(丁亥)

與黃宗賢(丁亥)

三(丁亥)

五(戊子)

與霍兀厓宮端(丁亥)

寄翟石門閣老(戊子)

兩浙觀風詩序(壬戌)

烈候圖序(戊辰)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戊辰)

重刊文章軌範序(戊辰)

潘氏四封錄序(辛未)

壽湯雲谷序(甲戌)

金壇縣志序(乙亥)

送聞人邦允序

卷之二十三

外集五 記

興國守胡孟登生像記(壬戌)

平山書院記(癸亥)

君子亭記(戊辰)

象祠記

賓陽堂記(戊辰)

玩易窩記(戊辰)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時雨堂記(丁丑)

澹河說(乙酉)

卷之二十四

恩壽雙慶詩後序(戊辰)

五經臆說序(戊辰)

送章達德歸東雁序(辛未)

文山別集序(甲戌)

送南元善入覲序(乙酉)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戊子)

新建預備倉記(癸亥)

何陋軒記(戊辰)

遠俗亭記(戊辰)

臥馬塚記(戊辰)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戊辰)

東林書院記(癸酉)

重修六合縣學記(乙亥)

重修浙江貢院記(乙酉)

外集六 說 雜著

白說字貞夫說(乙亥)

南岡說(丙戌)

題湯大行 殿試策問下(壬戌)

龍場生問答(戊辰)

書東齋風雨卷後(癸酉)

書察院行臺壁(丁丑)

書遙祝圖(戊寅)

書陳世傑卷(庚辰)

書樂惠卷(庚辰)

題壽外母蟠桃圖(庚辰)

題夢槎奇遊詩卷(乙酉)

客坐私祝(丁亥)

卷之二十五

外集七 墓誌銘 奠表 墓碑 傳 碑 贊

易直先生墓誌(壬戌)

平樂同知尹公墓誌(癸亥)

凌瑞八楊氏墓誌銘(丙子)

劉氏三子字說(乙亥)

悔齋說(癸酉)

示徐曰仁應試(丁卯)

論元年春王正月(戊辰)

竹江劉氏族譜跋(甲戌)

論俗四條(丁丑)

書諸陽卷(庚辰)

諭大和楊茂

書佛郎機遺事(庚辰)

書徐汝佩卷(癸未)

爲善最樂文(丁亥)

箴 祭文

陳處士墓誌銘(癸亥)

徐昌國墓誌(乙亥)

文橋庵墓誌(乙亥)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丙子)

謚襄惠兩峰洪公墓誌銘

節庵方公墓表(乙酉)

程守夫墓碑(甲申)

平茶察碑(丁丑)

田州立碑(丙戌)

陳直夫南宮像贊

南鎮禱雨文(癸亥)

祭鄭朝朔文(甲戌)

祭徐曰仁文(戊寅)

祭外舅介庵先生文(辛巳)

又祭徐曰仁文(甲申)

祭朱守忠文(甲申)

祭楊仕鳴文(丙戌)

祭吳東湖文(丁亥)

祭軍牙六纛之神文

祭六世祖廣東參議性常府君文(戊子)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誌銘(丙子)

贈翰林院編修湛公墓表(壬申)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碑(甲戌)

太傅王文恪公傳(丁亥)

平瀾頭碑(丁丑)

田州石刻

三箴

瘞旅文(戊辰)

祭瀾頭山人文(戊寅)

祭孫中丞文(己卯)

祭文相文

祭國子助教薛尙賢文

祭洪襄惠公文

祭元山席尙書文(丁亥)

祭永順寶靖士兵文(戊子)

祭南海文(戊子)

卷之二十六

續編一

大學問

立志

改過

五經億說十三條

家書墨跡四首

二與徐仲仁

四嶺南寄正憲男

又與克彰太叔

又

卷之二十七

續編二

與郭善甫書

與當道書

與陸清伯書

又

與楊遂庵

與德洪

教條示龍場諸生

勤學

責善

與濠陽諸生書并問答語

一與克彰太叔

三上海日翁書

贛州書示四姪正思等

寄正憲男手墨二卷

與顧惟賢

與王晉溪司馬書

與許台仲書

書林見素

書蕭子雍

卷之二十八

續編三

自勅不職以明 聖治事疏

辯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疏

書宋孝子朱壽昌孫教讀源卷

書孟立卷

書三酸

春郊賦別引

廬陵縣公移

銘一首

陽朔知縣楊君墓誌銘

祭劉仁徵主事

祭張廣漢司徒

卷之二十九

續編四

鴻泥集序

壽楊母張太孺人序

東曹倡和詩序

乞 恩表揚先德疏

書同門科舉題名錄後

書汪進之卷

書李白騎鯨

書韓昌黎與太顛坐叙

告諭廬陵父老子弟

教場石碑

箴一首

劉子青墓表

祭陳判官文

澹然子序(有詩)

對菊聯句序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東序

送陳懷文甯郡序

高平縣志序

送呂丕文先生少尹京丞序

賀監察御史姚應隆考績推恩序

送張候宗魯考最還治紹興序

提牢廳壁題名記

黃樓夜濤賦

雨中與錢二雁魏五松約遊龍山

次韻畢方伯寫懷之作

又

又

又

題郭詡濂溪圖

文衡堂試事畢書壁

遊泰山

試諸生有作

夏日登易氏萬卷樓用唐韻

性天卷詩序

送路溫良潮州太守序

送李柳州序

慶呂素庵先生封知州序

送紹興修太守序

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

重修提牢廳記

來兩山雪圖賦

雪窗閒臥

春晴散步

次魏五松荷亭晚興

次張體仁聯句韻

又

西湖醉中設書

白髮設書一絕

雪岩次蘇穎濱韻

再試諸生

再試諸生用唐韻

次韻陸文順僉憲

與胡少參小集

送客過二橋

先日與諸友有郊園之約

夏日遊陽明小洞天

諸門人送至龍里道中二首

醉後歌用燕思亭韻

太子橋

再用前韻賦鸚鵡

復用杜韻一首

待諸友不至

將歸與諸生別於城南蔡氏樓

贈陳宗魯

題施總兵所翁龍

卷之三十一

續編五 三征公移逸稿 (南贛公移凡三十三條)

批漳南道教練民兵呈(正德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批漳南道進剿呈(十一月二十六日)

批南安府請兵策應呈(六月初十日)

批漳南道給由呈(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調用三省夾攻官兵(七月十五日)

行嶺北道催督進剿牌(十月初十日)

橫水建立營場牌(十月二十七日)

批准惠州府給由呈(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批贛州府賑濟呈(四月二十八日)

太子橋

再用前韻賦鸚鵡

復用杜韻一首

待諸友不至

將歸與諸生別於城南蔡氏樓

贈陳宗魯

題施總兵所翁龍

批嶺北道攻守機宜呈(六月二十六日)

批兵備道獎勵官兵呈(七月初三日)

夾攻防守咨(十月)

刻期會剿咨(十月二十一日)

搜扒殘寇咨(十一月十一日)

批攻取河源賊剿呈(三月二十三日)

批嶺南道修築城垣呈(五月十五日)

查訪各屬賢否牌(六月十九日)

行贛南道禁止稅牌(六月二十八日)

禁約驛遞牌(七月初一日)

申明便宜 敕諭(七月二十一日)

犒賞新民牌(七月二十八日)

行嶺北等道議取兵餉(八月十四日)

再批攻勦河源賊巢呈(八月二十一日)

優禮謫官牌(十一月二十七日)

批漳南道設立軍堡呈(十二月初三日)

再申明三省 敕諭(十二月十二日)

批贛州府給由呈(十二月二十五日)

行嶺北道裁革軍職巡捕牌(十四年五月初五日)

遵奉 欽依行福建三司清查錢糧(五月二十七日)

議處添設縣所城堡巡司咨(五月三十日)

督責哨官牌(六月初七日)

委分巡嶺北道暫管地方事(六月初八日)

思田公移(凡四十九條)

行廣西統領軍兵各官勦撫事宜牌(嘉靖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行南韶二府招集民兵牌(十一月十二日) 獎留僉事顧濬批呈(十一月二十三日)

批嶺西道議處兵屯事宜呈(十一月二十三日)批廣州衛議處哨守官兵呈(十一月二十五日)

批都指揮李勦操演哨守官兵呈(十一月二十七日)

行兩廣都布按三司選用武職官員(十二月初七日)

行兩廣按察司稽查冒濫關文(十二月十二日)給思明州官孫黃永甯冠帶劄付牌

省發土官羅廷鳳等牌(十二月十七日)

給遷隆寨巡檢黃添貴冠帶牌嘉靖(七年正月初八日)

- 批左州分俸養親申(正月十八日)
- 批左江道推立土官呈(二月初一日)
- 批蒼梧道修理梧州府城呈(三月十一日)
- 行參將沈希儀守八寨牌(二月二十三日)
- 行左江道勦撫仙臺白竹諸獠牌(三月二十四日)
- 委土目蔡德政統率各土目牌(四月初一日)
- 行潯州府撫恤新民牌
- 行廉州府清查十家牌法(四月十六日)
- 委官贊畫牌(五月初七日)
- 調發土官岑燾牌(五月初十日)
- 行通判陳志敬查禁田州府私徵商稅牌(五月十五日)
- 批南甯衛給發土官銀兩申(五月十八日)
- 行左江道犒賞湖兵牌(六月初十日)
- 土舍彭蓋臣軍冠帶劄付(六月初十日)
- 調發武緣鄉兵搜勦八寨殘賊牌(六月十八日)
- 給土目行糧牌(七月初八日)
- 批右江道移置鳳化縣南丹衛事宜呈(八月初十日)
- 行左江道賑濟牌(八月初十日)
- 批右江道斷復向武州地土呈(正月二十六日)
- 批遣還夷人歸國申(二月十四日)
- 批永安州知州乞休呈(三月十四日)
- 批左江道查給狼田呈(四月十一日)
- 批興安縣請發糧餉申(四月十三日)
- 行右江道招回新民牌(五月初六日)
- 行參將沈希儀計勦八寨牌(五月初九日)
- 分調土官韋虎林進勦事宜牌(五月十五日)
- 批左江道紀驗首級呈(五月二十八日)
- 獎勞督兵官牌(六月初十日)
- 獎勞永保二司官舍土目牌(六月初十日)
- 行右江道犒賞盧蘇王受牌(七月初三日)
- 批右江道議築思恩府城垣呈(八月十五日)

獎勞勦賊各官牌(八月十九日)

行福建漳州府取回岑邦佐牌

批參將沈良佐經理軍伍呈(八月二十四日)

告諭新民(八月)

批僉事吳天挺乞休呈(八月二十五日)

批蒼梧道創建敷文書院呈(九月初六日)

改委南丹衛監督指揮牌

卷之三十一

續編六 征藩公移土(凡二十九條)

行吉安府收囤兌糧牌(正德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行吉安府禁止鎮守貢獻牌(六月二十日)

行福建布政司調兵勤王

預行南京各衙門勤王咨

撫安百姓告示(六月二十二日)

差官調發梅花等嗣義兵牌(六月二十七日)

行吉安府踏勘災傷(七月初五日)

行吉安府知會紀功御史牌(七月初八日)

行知縣劉守緒等襲勦墳廠牌(七月十三日)

督責知府伍文定等同心勦賊牌(七月二十五日)

行南昌府清查占奪民產(八月十六日)

批江西按安司改恤孫許死事(八月二十五日)

行南昌府禮送孫公歸櫬牌(八月二十九日)

討叛 敕旨通行各屬(九月初二日)

咨南京兵部議處獻俘船隻(九月十二日)

行江西三司清查被劫府庫起運錢糧(九月初四日)

行江西布按二司看守寧府庫藏(九月十一日) 委按察使伍文定紀驗殘孽(九月二十日)

行江西布按二司釐革撫綏條件(九月十二日) 行江西按察司知會逆黨宮眷姓名

行江西按察司編審九姓漁戶牌(九月二十四日) 獻俘揭帖(九月二十六日)

行袁州等府查處軍中備用錢糧牌(十月初六日)

行江西布按二司清查軍餉取用錢糧 防制省城奸惡牌(十二月十一日)

行江西按察司查禁因公科索民財(十二月十一日)

禁省詞訟告諭(十二月十七日) 再禁詞訟告諭(十二月)

征藩公移下(凡二十七條)

開報征藩功次賊仗咨(正德十五年三月初四日) 進繳征藩鈞帖(四月十七日)

行江西三司搜勦鄱陽餘賊牌(五月二十日) 追勦入湖賊黨牌(十五年)

行嶺北道清查贛州錢糧牌(十月二十三日) 申行十家牌法

行江西布政司清查沒官房屋(十一月二十日) 批再申十家牌法呈(十一月二十九日)

批各道巡歷地方呈(十二月十六日) 禁約釋罪自新軍民告示(正德十六年正月初五日)

批湖廣兵備道設縣呈(十六年) 督勦安義逆賊牌(二月十一日)

截勦安義逃賊牌(二月十三日) 批議賞獲功陣亡等次呈(三月初十日)

覆應天巡撫派取船隻咨(二月二十四日) 批東鄉叛民投順狀詞(四月初九日)

批江西布政司清查造冊呈(四月十六日) 行豐城縣督造淺船牌(十六年)

行江西按察司審問通賊罪犯牌(六月十五日)

行江西按察司清查軍前解回糧賞等物(六月十九日)

批廣東按察司立縣呈(七月十八日) 行江西三司停止與作牌(八月初九日)

行嶺北道申明教場軍令(九月十七日) 行零都縣建立社學牌(十二月二十七日)

卷之三十二

附錄一

年譜一（自成化壬辰始生至正德戊寅征贛）

卷之三十三

附錄二

年譜二（自正德己卯在江西至正德辛巳歸越）

卷之三十四

附錄三

年譜三（自嘉靖壬午在越至嘉靖己丑喪歸越）

卷之三十五

年譜附錄一（自嘉靖庚寅建精舍於天真山至隆慶丁卯復伯爵）

卷之三十六

年譜附錄二（年譜舊序至論年譜書）

卷之三十七

附錄四

世德紀

卷之三十八

世得紀附錄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一

語錄一 傳習錄上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爲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綜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爲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卽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聲，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遊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門人徐愛書。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豈足爲據？作字卻與親字相對，然非親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卽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是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爲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卻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一無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卽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大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箇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卽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卽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尚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箇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個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個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卻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個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須求個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

思辯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辯。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辯之功，不免於毫釐千里之繆，所以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卽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的儀節是當，亦所謂之至善矣。」愛於是日又有省。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推賢往復辯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着。」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安復那本體，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個眞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好色，屬行，好好色，屬知，只見那好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箇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箇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爲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會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會知，此卻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個，是甚麼意？某要說做一個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個兩個，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個，亦是要人見個分曉。一行做知的工夫，一行做行的工夫，卽工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纔知

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意時，卽一言而足。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卽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功夫有用之處，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卽知格物矣。』」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略，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心，安可徃於舊聞？不求是當，孰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於心處，亦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自與吾說脗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訓，未免牽合附會，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說，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天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爲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爲物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爲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卽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與天爲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尙與天爲二，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天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爲善，不可以窮通天壽之故，便把爲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壽夭，有箇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爲二，已自見得箇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箇困勉的意在，今卻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愛曰：「昨聞先生之教，亦影影見得功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無可疑。愛昨曉思格物的物字，卽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

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卽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卽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卽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卽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箇誠意，誠意之功，只是箇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卽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卽是窮理，天理卽是明德，窮理卽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然私意障礙，卽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卽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卽意識。』

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卽就那上面學箇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功夫，博文卽是惟精，約禮卽是惟一。』

愛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卽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卽人欲，道心卽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

文中子遠甚。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者爲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効法？」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効法孔子乎？」愛曰：「著述卽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迹，恐於道無補。」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譏議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身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爲惟此爲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邱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廣，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謬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已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尙實反朴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啓之。」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亦恐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爲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弑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

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弑君，卽弑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卽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箇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道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於唐虞夏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後儒卻只要添上。」爰曰：「聖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聖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先生曰：「羲皇之世，其事闕疏，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朴素，略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爰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於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唐虞乎？又況羲皇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卽是堯舜之遺，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卽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略也。」又曰：「專事無爲，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卽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卽是伯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箇伯術。」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復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復矣。」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爲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卽道，道卽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爲訓者，時存其迹以示法，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愛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於將萌否？」先生曰：「聖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愛又問：「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獨於詩而不刪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問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約理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諸如此類，始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右曰仁所錄

陸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箇天理。」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卽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獨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

理之念常存，馴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日閒上天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是亦因病而藥。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屢責之，一日警責方已，一友自陳日來工夫請正。源從傍曰：「此方是尋着源，舊時家當。」先生曰：「爾病又發。」源色變，議擬欲有所辨。先生曰：「爾病又發。」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稱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箇大根，四傍縱要種些嘉穀，上面被此樹葉遮覆，下面被此樹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用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養得此根。」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心天理渾然，聖賢筆之書，如寫真傳神，不過示人以形狀大略，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述，是又將聖人所畫摹倣臆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遠矣。」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卻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爲，堯舜何不盡爲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爲，周公何不先爲之，而有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卻須先有箇明的工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曰：「然則所謂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曰：「是說本自好，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哉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時，文王

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個上達的工夫。」

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閒話，管閑事。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精字從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篩揀惟精之工，則不能純然潔白也。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到純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爲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卽約禮之功，格物致知者，卽誠意之功，道問學卽尊德性之功，明善卽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一箇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曾點言志，夫子許之，聖人之意可見矣。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

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問孔門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禮樂，多少實用，及曾皙說來，卻似要的事，聖人卻許他，是意何如？曰：「三子是有，有意必，有意必便，偏着一邊，能此未必能彼。曾點這意思，卻無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謂汝器也，曾點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無實者，故夫子亦皆許之。」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爲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功，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識，認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箇本原。聖人則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榦，及其有榦，尙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如爲舊時學問，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爲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於心體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須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此是爲學頭腦處。」

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

或問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此語如何？」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爲二，此在學者善觀之。」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爲善，有爲不善？」先生曰：「惡人之心，失其本體。」

問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言如何？先生曰：「恐亦未盡，此理豈容分析，又何須湊合得？聖人說精一自是盡。」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邪？」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卽萬理燦然。」

一日論爲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閒，如去盜賊，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卽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卽是思誠，只思一箇天理，到得天理統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澄問有人夜怕鬼者，奈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子辛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恐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卽是心邪。」

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貨即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澄問學庸同異，先生曰：「子思括大學一書之義，爲中庸首章。」

問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此意如何？先生曰：「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爲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孔子既肯與輒爲政，必已是他能傾心委國而聽，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爲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能悔痛真切如此，崩贖豈不感動底豫，崩贖既還輒，乃致國請戮，贖已見化於子，又有夫子至誠調和其閒，當亦決不肯受，仍以命輒羣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爲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而必欲致國於父，贖與羣臣百姓亦皆表輒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必欲得輒而爲之君，於是集命於輒，使之復君衛國，輒不得已，乃如後世上皇故事，率羣臣百姓尊贖爲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爲政於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澄在鴻臚寺倉居，忽家信至，言兒病危，澄心甚憂悶不能堪。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閑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鍊，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箇中和處，過卽是私意，人於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憂，則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才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始得，就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於心，然卻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

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卽有用，有未發之中，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未能有

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

易之辭是初九潛龍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畫，易之變是值其畫易之占，是用其辭。

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濬問操存舍亡章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雖就常人心說，學者亦須是知得心之本體，亦是如此，則操存功夫，始沒病痛，不可便謂出爲亡，入爲存，若論本體，元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裏，若出天理，斯謂之放，斯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邪。」

王嘉秀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然非入道正路。如今仕者有由科，有由貢，有由傳奉，一般做到大官，畢竟非入仕正路，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極處與儒者略同，但有了上一截，遺了下一截，終不似聖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誣也。後世儒者又只得聖人下一截，分裂失真，流而爲記誦詞章，功利訓詁，亦卒不免爲異端，是四家者終身勞苦，於身心無分毫益。視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慾，超然於世累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今學者不必先排仙佛，且當篤志爲聖人之學，聖人之學明，則仙佛自泯，不然則此之所學，恐彼或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難乎。鄙見如此，先生以爲何如？」先生曰：「所論大略亦是，但謂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若論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陰一陽之謂道，但仁者見之便謂之仁，知者見之便謂之智，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智豈可不謂之道，但見得偏了，便有弊病。」

著固是易，龜亦是易。

問孔子謂武王未盡善，恐亦有不滿意。先生曰：「在武王自合如此。」曰：「使文王未沒，畢竟如何？」曰：「文

王在時，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時，文王若在，或者不致興兵，必然這一分亦來歸了，文王只善處紂，使不得縱惡而已。

問孟子言「執中無權猶執一。」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箇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一說得無罅漏，立定箇格式，此正是執一。」

唐副問立志是常存箇善念，要爲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即是天理，此念卽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爲主，務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問文中子是如何人？先生曰：「文中子庶幾具體而微，惜其蚤死。」問如何卻有續經之非？曰：「續經亦未可盡非。」請問良久曰：「更覺良工心獨苦。」

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爲先之說，亦誤人。

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爲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

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着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問哭則不歌，先生曰：「聖人心體自然如此。」

克已須要掃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則衆惡相引而來。

問律呂新書，先生曰：「學者當務爲急，算得此數熟，亦恐未有用，必須心中先具禮樂之本方可，且如其書說，多用管以候氣，然至冬至那一刻時，管灰之飛，或有先後須臾之間，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須自心中先曉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處，學者須先從禮樂本原上用功。」

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尙昏，在

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

問道之精粗？先生曰：「道無精粗，人之所見有精粗。如這一間房，人初進來，只見一箇大規模如此，處久便柱壁之類，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細細都看出來，然只是一間房。」

先生曰：「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爲已知爲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着實用功，便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先生曰：「人若真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歧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閒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

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先生曰：「道無方體，不可執着，卻拘滯於文義上求道，遠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即天不可，謂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識得時，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見，認定，以爲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

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體，更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苟無是心，雖預先講得世上許多名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只是裝綴，臨時自行不去，亦不是將名物度數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後則近道。」又曰：「人要隨才成就，才是其所能爲，如夔之樂，稷

之種，是他資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體純乎天理，其運用處，皆從天理上發來，然後謂之才，到得純乎天理處，亦能不器。使變易藝而爲，當亦能之。」又曰：「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皆是不器，此惟養得心體正者能之。」

與其爲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爲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時先生在塘邊坐，傍有井，故以之喻學云。

問世道日降，太古時氣象如何復見得？先生曰：「一日便是一元，人平日時起坐，未與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時遊一般。」

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卻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職。」

善念發而知之而充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與充與遏者，志也，天聰明也，聖人只有此學，者當存此。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規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規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問志至氣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謂之非極至次二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氣，則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夾持說。」

問先儒曰：「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如何？」先生曰：「不然！如此卻乃僞也。聖人如天，無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嘗有降而自卑，此所謂大而化之也。賢人如山嶽，守其高而已，

然百仞者不能引而爲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爲萬仞，是賢人未嘗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則僞矣。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卻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論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人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澄問：「喜怒哀樂之中，其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當喜怒哀者，平時無有喜怒哀之心，至其臨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時一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全體雖亦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中，然後謂之達道，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曰：「澄於中字之義，尚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爲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瑩徹，略無纖塵染着。」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着，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着，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即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瘥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薄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問顏子：「沒而聖學亡，此語不能無疑。」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嘆，可見其謂『夫子循循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見破後如此說。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真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派遂

不盡傳矣。」

問身之主爲心，心之靈明是知，知之發動是意，意之所着爲物，是如此否？先生曰：「亦是。」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尚謙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異？先生曰：告子是硬把捉着此心，要他不動，孟子卻是集義到自然不動。」又

曰：「心之本體原自不動，心之本體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動，理元不動，集義是復其心之本體。」

一。萬象森然時亦沖漠無朕，沖漠無朕，卽萬象森然，沖漠無朕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

心外無物，如吾心發一念孝親，卽孝親便是物。

先生曰：「今爲吾所謂格物之學者，尙多流於口耳，況爲口耳之學者，能反於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時時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漸有見，如今一說話之間，雖只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間，已有多少私欲，蓋有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尙不易見，況徒口講而可得盡知乎？今只管講天理來，頓放着不循，講人欲來，頓放着不去，豈格物致知之學，後世之學，其極至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的工夫。」

問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問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元不在外也，而后志定。曰：「然。」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先生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

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卽誠意之事，意既誠，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處，修身是已發邊，正心是未發邊，心正則中，身修則和。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箇明明德，雖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

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

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之是復其本然而已。

問：知至善即吾性，吾性具吾心，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則不爲向時之紛然外求而志定矣。定則不擾擾而靜，靜而不妄動，則安安則一心一意只在此處，千思萬想務求必得此至善，是能虛而得矣。如此說，是否？先生曰：「大略亦是。」

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墨氏兼愛反不得謂之仁？先生曰：「此亦甚難言，須是諸君自體認出來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瀾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只有箇漸，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生，而後漸漸至於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陽，陰亦然，惟其漸，所以便有箇發端處，惟其有箇發端處，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幹，發幹然後生枝生葉，然後是生生不息。若無芽，何以有幹，有枝葉，能抽芽，必是下面有箇根在，有根方生，無根便死，無根何從抽芽？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幹生枝生葉。墨氏兼愛無差等，將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看，便自沒了發端處，不抽芽便知得他無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爲仁之本，卻是仁理從裏面發生出來。」

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何分別？先生曰：「心卽理也，無私心卽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又問：釋氏於世間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似無私心，但外棄人倫，卻似未當理。曰：「亦只是一統事，都只是成就他一箇私已的心。」

侃問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先生曰：「初學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著落。若只死死守着，恐於工夫上又發病。」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曰：「何謂知學？」曰：「且道爲何而學，學箇甚？」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即是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如此則只須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真。」曰：「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箇見。」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舉虛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叙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說效驗。」二友惘然請是。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爲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卻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庵者。先生曰：「是有心求異，卽不是。吾說與晦庵時有不同者，爲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辯，然吾之心與晦庵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有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以五千鎰者而入於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廟之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爲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爲聖。」

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煅鍊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煅鍊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卻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從册子上鑽研，名物上考察，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煅鍊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無復有金矣。時曰仁在傍，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離之惑，大有功於後學。」先生又曰：「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洒，何等簡易。」

士德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易，人人見得，文公聰明絕世，於此反有未審，何也？」先生曰：「文公精神氣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只就考察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後，果爰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刪繁就簡，開示來學，亦大段不費甚考察。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謂『向來定本之悟』，又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與守書籍，泥言語，全無交涉』，是他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己自修矣。」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

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

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卽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箇裁成。」輔相曰：「草旣非惡，卽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卽是佛老意見，草若有碍，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卽是無知覺的人，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卽是不會好惡一般。」曰：「去草如何是一循於理，不着意思？」曰：「草有妨碍，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卽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卽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如何？」曰：「此正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曰：「卽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卽知未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碍，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周茂叔窗前草不除，是甚麼心。」

先生謂學者曰：「爲學須得箇頭，痛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得箇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又曰：「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於此處通，彼處不通，只是未見得。」

或問爲學以親故，不免業舉之累，先生曰：「以親之故而業舉，爲累於學。」則治田以養其親者，亦有累於學乎？先正云：「惟患奪志，但恐爲學之志不真切耳。」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箇主宰，故不先不

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先生曰：「爲學大病在好名。」侃曰：「從前歲自謂此病已輕，比來精察，乃知全未，豈必務外爲人，只聞譽而喜，聞毀而悶，卽是此病發來。」曰：「最著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卽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又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四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孔子云：『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

侃多悔，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爲貴，若留滯於中，則又因藥發病。」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喻聖，以分兩喻聖人之分量，以鍛鍊喻學者之工夫，爲最深切。惟謂堯舜爲萬鎰，孔子爲九千鎰，疑未安？」先生曰：「此又是軀殼上起念，故替聖人爭分兩，若不從軀殼上起念，卽堯舜萬鎰不爲多，孔子九千鎰不爲少，堯舜萬鎰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鎰只是堯舜的，原無彼我，所以謂之聖。只論精一，不論多寡，只要此心純乎天理處同，便同謂之聖，若是力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較分兩的心，各人儘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人人自有箇箇圓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的事。後儒不明聖學，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體認擴充，卻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紂心地，動輒要做堯舜事業，如何做得終年碌碌，至於老死，竟不知成就了箇甚麼，可哀也已。」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如何？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卽體而言用在體，卽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卻不妨。」

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問子夏門人問交章。先生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子仁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先儒以學爲效先覺之所爲，如何？先生曰：「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從事於去人欲，存天理，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自下許多問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若曰效先覺之所爲，則只說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外了。時習者，坐如尸，非專習坐也，坐時習此心也，立如齋，非專習立也，立時習此心也。說是理義之說，我心之說，人心本自說理義，如日本說色，耳本說聲，惟爲人欲所蔽所累，始有不說。今人欲日去，則理義日浹浹，安得不說。」

國英問曾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夫。先生曰：「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是一貫。一如樹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何枝葉之可得，體用一源，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恐未盡。」

黃誠甫問「汝與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啓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嘆惜之，非許之也。」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亦是未發之中始能。

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爲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根幹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

因論先生之門，某人在涵養上用功，某人在識見上用功。先生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者日見其

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矣。」

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爲一事，何如？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若論萬殊，冠履三百，威儀三千，又何止兩。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窮理，是如何？」曰：「居敬是存養工夫，窮理是窮事物之理。」曰：「存養箇甚？」曰：「是存養此心之天理。」曰：「如此亦只是窮理矣。」曰：「且道如何窮事物之理？」曰：「如事親便要窮孝之理，事君便要窮忠之理。」曰：「忠與孝之理在君親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窮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一。」如何？主一曰：「如讀書便一心在讀書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曰：「如此則飲酒便一心在飲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卻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日孚請問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着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即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卻不是居敬了別有箇心窮理，窮理時別有箇心居敬，名雖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即是無事時義，義即是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即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即不須言敬。曾得時橫說豎說工夫總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識本領，即支離決裂，工夫都無下落。」問窮理何以即是盡性？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窮仁之理，真要仁極仁，窮義之理，真要義極義，仁義只是吾性，故窮理即是盡性。如孟子說『充其側隱之心，至仁不可勝用』，這便是窮理工夫。」日孚曰：「先儒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則不暇，公且先去理會自己性情，須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日孚悚然有悟。

惟乾問知，如何是心之本體？先生曰：「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箇靈能，不爲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完完是他本體，便與天地合德，自聖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

守衛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守衛再三請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著實用意去好善惡，如何能爲善去惡，這着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

正之問戒懼是已，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已，所獨知時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箇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僞，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僞善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箇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已，所不知，卽工夫便支離，亦有間斷，旣戒懼卽是知，已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邪？」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曠，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卽是已不知，此除是昏隄，除是槁木死灰。」

志道問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先儒非之，何也？先生曰：「此亦未可便以爲非，誠字有以工夫說者，誠是心之本體，求復其本體，便是思誠的工夫。明道說以誠敬存之，亦是此意。大學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荀子之言固多病，然不可一例吹毛求疵，大凡看人言語，若先有箇意見，便有過當處。爲富不仁之言，孟子有取於陽虎，此便見聖賢大公之心。」

蕭惠問已私難克，奈何？先生曰：「將汝已私來替汝克。」先生曰：「人須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

成己。蕭惠曰：「惠亦頗有爲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先生曰：「且說汝有爲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謂頗有爲己之心，今思之，看來亦只是爲得箇軀殼的己，不會爲箇真己。」先生曰：「真己何曾離着軀殼，恐汝連那軀殼的己也不會爲，且道即汝所謂軀殼的己，豈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惠曰：「正是爲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呆，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豈得是爲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才成得箇耳目口鼻四肢，這箇才是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向外馳求，爲名爲利，這都是爲着軀殼外面的物事，汝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竅於目，汝心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言發竅於口，汝心之動發竅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卻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只是箇天理，原無非禮，這箇便是汝之真己，這箇真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己，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卽生，無之卽死，汝若真爲那箇軀殼的己，必須用着這箇真己，便須常常保守着這箇真己的本體，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卻說有爲己之心，不能克己。」

有一學者病目，戚戚甚憂，先生曰：「爾乃貴目賤心。」

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

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嘆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汝今所學，乃其土直，輒自信自好若此，真鴟鵂竊腐鼠耳。」惠請問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卻不問我悟的，只問我悔的。」惠慚謝，請問聖人之學，先生曰：「汝今只是了人事間，待汝辦箇真要求爲聖人的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曰：「已與汝一句道盡，汝尙自不會。」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時請略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喫。」時曰：「仁在傍曰：『如此才是真知，即是行矣。』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與，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馬子莘問修道之教，舊說謂聖人品節吾性之固有，以爲法於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此意如何？先生曰：「道卽性卽命，本是完完全全，增減不得，不假修飾的，何須要聖人品節，卻是不完全的物件，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說，下面由教入道的緣，何舍了聖人禮樂刑政之教，別說出一段戒懼恐懼工夫，卻是聖人之教爲虛設矣。」子莘請問，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卽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着這箇道，則道便是箇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與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亦是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懼恐懼，便

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如《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

黃誠甫問先儒以孔子告顏淵爲邦之間，是立萬世常行之道，如何？先生曰：「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爲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備，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爲上說，此等處亦不可忽略，須要是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領是當了，便於防範上疏闊，須是要放鄭聲，遠佞人。蓋顏子是箇克己向裏德上用心的，孔子恐其外面末節或有疏略，故就他不足處幫補說。若在他處，須告以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達道九經及誠身許多工夫，方始做得，這個方是萬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時，乘了殷輅，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後人但見顏子是孔門第一人，又問箇爲邦，便把做天大事看了。」

蔡希淵問文公《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從舊本之說，卽誠意反在格致之前，於此尚未釋然。先生曰：「《大學》工夫卽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箇誠意，誠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爲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卽工夫始有下落，卽爲善去惡，無非是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卽茫茫蕩蕩都無着落處，須用添個敬字，方才牽扯得向身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若須用添箇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箇最緊要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爲主，卽不須添箇敬字，所以提出箇誠意來說，正是學問的大頭腦處。於此不察，直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一般，今說這裏補箇敬字，那裏補箇誠字，未免畫蛇添足。」

語錄二 傳習錄中

德洪曰：「昔南元善刻傳習錄於越，凡二册，下册摘錄。」

先師手書，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書，吾師自謂天下是朱非陸，論定既久，一旦反之爲難，二書姑爲調停兩可之說，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錄爲下册之首者，意亦以是歟？今朱陸之辨明於天下久矣，洪刻先師文錄，置二書於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復錄。其餘指知行之本體，莫詳於答人論學與答周道通，陸清伯、歐陽崇一四書，而謂格物爲學者用力日可見之地，莫詳於答羅整菴一書。平生冒天下之非詆推陷，萬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講學，惟恐吾人不聞斯道，流於功利機智，以日墮於夷狄禽獸而不覺，其一體同物之心，譎譎終身，至於斃而後已，此孔孟已來賢聖苦心，雖門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見於答聶文蔚之第二書，此皆仍元善所錄之舊，而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明白簡切，使人言下即得入手，此又莫詳於答文蔚之第二書，故增錄之。元善當時洵洵，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聞斯學爲慶，而絕無有纖芥憤鬱不平之氣，斯錄之刻，人見其有功於同志甚大，而不知其處時之甚艱也。今所去取，裁之時義則然，非忍有所加損於其間也。

答顧東橋書

來書云，近時學者務外遺內，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誠意一義，鍼砭膏肓，誠大惠也！

吾子洞見時弊如此矣，亦將何以救之乎？然則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語道盡，復何言哉？復何言哉？若誠意之說，自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但近世學者乃作第二義看，故稍與提掇緊要出來，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來書云，但恐立說太高，用功太捷，後生師傅，影響謬誤，未免墜於佛氏明心見性定慧頓悟之機，無怪聞者見

疑。

區區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爲間體究，踐履實地用功，是多次次第，多少積累在，正與空虛頓悟之說相反。聞者本無求爲聖人之志，又未嘗講究其詳，遂以見疑，亦無足怪。若吾子之高明，自當一語之下便瞭然矣，乃亦謂立說太高，用功太捷，何耶？

來書云：所喻知行並進，不宜分別前後，卽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功，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道，然功夫次第不能無先後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湯乃飲，知衣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見是物，先有是事，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

既云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則知行並進之說無復可疑矣。又云：功夫次第不能無先後之差，無乃自相矛盾已乎？知食乃食等語，此尤明白易見，但吾子爲近聞障礙，自不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卽是意，卽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邪？必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卽是意，卽是行之始矣。路歧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歧之險夷者邪？知湯乃飲，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無可疑。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謂不見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謂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豈亦察之尚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說，則知行之爲合一並進，亦自斷無可疑矣。

來書云：真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此爲學者喫緊立教，俾務躬行則可；若真謂行卽是知，恐其專求本心，遂遺物理，必有闕而不達之處，抑豈聖門知行並進之成法哉？

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爲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真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卽如來書所云知食乃食等說，可見前已略言

之矣；此雖喫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姑爲是說，以苟一時之效者也。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於至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卽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卽無孝親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卽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卽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邪？晦菴謂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卽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闕而不達之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來書云，所釋大學古本，謂致其本體之知，此固孟子盡心之旨，朱子亦以虛靈知覺爲此心之量，然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

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此語然矣。然而推本吾子之意，則其所以爲是語者，尙有未明也。朱子以盡心知性，知天爲物格知致，以存心養性事天爲誠意正心修身，以妖壽不貳修身以俟爲知至盡聖人之事。若鄙人之見，則與朱子正相反矣。夫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妖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爲知，存心養性爲行乎？吾子驟聞此言，必又以爲大駭矣。然其間實無可疑者，一爲吾子言之，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矣。中庸云：「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此惟聖人而後能然，故曰：此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盡其心者也，故須加存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於存而自無不存，然後可以進而言盡。

蓋知天之知，如知州知縣之知，知州則一州之事皆已事也，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已事也，是與天爲一者也。事天則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猶與天爲二也。天之所以命於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也。故曰：此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至於殀壽不貳，則與存其心者又有間矣。存其心者雖未能盡其心，固已一心於爲善，時有不存，則存之而已。今使之殀壽不貳，是猶以殀壽貳其心者也，猶以殀壽貳其心，是其爲善之心猶未能一也。存之尙有所未可，而何盡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殀壽貳其爲善之心。若曰：死生殀壽皆有定命，吾但一心於爲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尙未知有天命也。事天雖與天爲二，然已真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則尙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猶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創立之立，如立德、立功、立名之類，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嘗有而本始建立之謂，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者也。故曰：此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今以盡心、知性、知天爲格物致知，使初學之士尙未能不貳其心者，而遽責之以聖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風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心，幾何而不至於率天下而路也。今世致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見矣。吾子所謂務外遺內博而寡要者，無乃亦是過歟？此學問最要緊處，於此而差，將無往而不差矣。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忘其身之陷於罪戮，嗷嗷其言，其不容已者也。

來書云：聞語學者乃謂卽物窮理之說亦是玩物喪志，又取其厭繁就約，涵養本原數說，標示學者，指爲晚年定論，此亦恐非。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卽物而窮其理也，卽物窮理，是就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夫求理於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邪？抑果在於親之身邪？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可以手

而撥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夫析心與理而爲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務外遺內，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然哉？謂之玩物喪志，猶徇以爲不可厭。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不言而喻矣。

來書云：人之心體本無不明，而氣拘物蔽，鮮有不昏。非學問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則善惡之機，真妄之辨，不能自覺。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此段大略似是而非，蓋承沿舊說之弊，不可以不辨也。夫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然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蓋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卽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卽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卽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卽學也；卽行也；辨旣明矣，思旣慎矣，問旣審矣，學旣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說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正在於是。今吾子特舉學問思辨以窮天下之理，而不及篤行，是專以學問思辨爲知，而謂窮理爲無行也已。天下豈有不行而學者邪？豈有不行而遂可謂之窮理者邪？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

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於行，天下甯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則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眞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所致其體察乎？吾子所謂氣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於此，而欲以外求，是猶目之不明者，不務服藥調理以治其目，而徒俛俛然求明於其外，明豈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於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誠毫釐千里之謬者，不容於不辨，吾子毋謂其論之太刻也。

來書云：教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卽物窮理，誠使昏闇之士，深居端坐，不聞教告，遂能至於致知而德明乎？縱令靜而有覺，稍悟本性，則亦定慧無用之見，果能知古今達事變，而致用於天下國家之實否乎？其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語雖超悟獨得，不踵陳見，抑恐於道未相照合。

區區論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未嘗戒人窮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無所事也。若謂卽物窮理，如前所云務外而遺內者，則有所不可耳。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大本立而達道行，九經之屬可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尙何患其無致用之實乎？彼頑空虛靜之徒，正惟不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倫理，寂滅虛無以爲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孰謂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而亦有是弊哉？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卽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是，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如意用於事親，卽事

親爲一物，意用於治民，卽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卽讀書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卽聽訟爲一物，凡意之所用，無有無物者，有意卽有是物，無是意，卽無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于文祖，有苗來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于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爲訓，而必以至字爲義乎？如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卽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邪？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常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後世之學所以析知行爲先後兩截，日以支離決裂，而聖學益以殘晦者，其端實始於此。吾子蓋亦未免承沿積習見，則以爲於道未盡深悉，不爲過矣。

來書云：謂致知之功將如何爲溫清？如何爲奉養？卽是誠意，非別有所謂格物，此亦恐非。

此乃吾子自以己意揣度鄙見而爲是說，非鄙人之所以告吾子者矣。若果如吾子之言，當復有可通乎？蓋鄙人之見，則謂意欲溫清，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必實行其溫清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無自欺，然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爲溫清之節，知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爲溫清之節者之知，而實以之溫清，致其知如何爲奉養之宜者之知，而實以之奉養，然後謂之致知，溫清之事，奉養之事，所謂物也，而未可謂之格物，必其於溫清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溫清之節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

盡於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奉養之宜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然後謂之格物。溫清之物格，然後知溫清之良知始致，奉養之物格，然後知奉養之良知始致，故曰格物而後知至，致其知溫清之良知，而後溫清之意始誠，致其知奉養之良知，而後奉養之意始誠，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此區區誠意致知格物之說，蓋如此，吾子更熟思之，將亦無可疑者矣。

來書云：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所謂良知良能，愚夫愚婦可與及者，至於節日時變之詳，毫釐千里之繆，必待學而後知。今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至於殓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興師，養志養口，小杖大杖，割股廬墓等事，處常處變，過與不及之間，必須討論是非，以爲制事之本，然後心體無蔽，臨事無失。

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此語誠然，願後之學者，忽其易於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此其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節日時變，聖人夫豈不知，但不專以此爲學，而所謂學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與後世之學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顧是之憂，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之弊也。夫良知之於節日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日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日時變，而天下之節日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繆，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吾子謂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清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爲致知也。明

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武之不葬而與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與師者爲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爲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爲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與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爲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餘數端，皆可類推，則古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

來書云：謂大學格物之說，專求本心，猶可牽合。至於六經四書所載多聞多見，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學審問，溫故知新，博學詳說，好問好察，是皆明白求於事爲之際，資於論說之間者。用功節目固不容紊矣。

格物之義，前已詳悉，牽合之疑，想已不俟復解矣。至於多聞多見，乃孔子因子張之務外好高，徒欲以多聞多見爲學，而不能求諸其心，以闕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於尤悔，而所謂見聞者，適以資其務外好高而已。蓋所以救子張多聞多見之病，而非以是教之爲學也。夫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是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爲次，則所謂知之止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使誠在於多學而識，則夫子胡乃謬爲是說，以欺子貢者邪？一以貫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爲心，則凡多識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卽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後世廣記博誦古人之言詞，以爲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達之具，於其外者也。博學審問，前言已盡。溫故新

朱子亦以溫故屬之尊德性矣，德性豈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於溫故，而溫故乃所以知新，則亦可以驗知行之非兩節矣。博學而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若無反約之云，則博學詳說者果何事？舜之好問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於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君子之學，何嘗離去事爲而廢論說，但其從事於事爲論說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談說以爲知者，分知行爲兩事，而果有節目先後之可言也。

來書云：楊墨之爲仁義，鄉愿之辭忠信，堯舜子之之禮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護無印正，又焉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識，使國家欲與明堂建辟雍，制歷律，草封禪，又將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

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與前舜武之論，大略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辟雍諸事，似尙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以少釋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尙未有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爲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也。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邪？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爲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爲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爲律而身爲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

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歷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羲和歷數之學，臯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偏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邪？封禪之說，尤爲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爲誇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遵，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吾子乃以是爲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邪？夫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爲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嗚呼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

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其安天下之民，尙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卽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卽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癢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熾，孔孟旣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做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尙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計其久也，鬪爭劫奪，不勝其禍。

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譁譁跳跟，騁奇鬪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瞶，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警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泉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僭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禡之以爲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尙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尙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教本塞源之論，必有惘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

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吾誰與望乎？

啓問道通書

吳曾兩生至，備道通懋切爲道之意，殊慰相念。若道通真可謂篤信好學者矣。憂病中會不能與兩生細論，然兩生亦自有志向肯用功者，每見輒覺有進，在區區誠不能無負於兩生之遠來。在兩生則亦庶幾無負其遠來之意矣。臨別以此冊致道通意，請書數語，荒憤無可言者，輒以道通來書中所問數節略下轉語奉酬，草草殊不詳細，兩生當亦自能口悉也。

來書云，日用工夫只是立志，近來於先生誨言時時體驗，愈益明白。然於朋友不能一時相離，若得朋友講習，則此志纔精健闊大，纔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會困，亦時會忘。乃今無朋友相講之日，還只靜坐或看書，或游衍經行，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養此志，頗覺意思和適，然終不如朋友講聚精神流動，生意更多也。離羣索居之人，當更有何法以處之？

此段足驗道通日用工夫所得，工夫大略亦只是如此用；只要無間斷，到得純熟後，意思又自不同矣。大抵吾人爲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所謂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嘗病於困忘，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須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謂之方便法門，須是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與力，亦更無別法可設也。

來書云，上蔡嘗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一併看爲是，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又墮於無也，須是不滯於有，不墮於無，然乎否也。

所論亦相去不遠矣，只是契悟未盡。上蔡之問與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繫辭原旨稍有不

同，繁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邪？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箇，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卻是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既而云卻好用工，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濂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雖已不爲無見，然亦未免尙有兩事也。

來書云，凡學者纔曉得做工夫，便要識認得聖人氣象，蓋認得聖人氣象，把做準的，乃就實地做工夫去，纔不會差，纔是作聖工夫。未知是否？

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矣，然亦欠有頭腦，聖人氣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識認，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稱而權輕重，未開之鏡而照妍媸，真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矣。聖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卽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程子嘗云：「覲著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中禮？」又云：「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說通於道在何處，聰明睿智從何處出來。

來書云，事上磨煉，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只一意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覺，安可謂無事。但因事凝心一會，大段覺得事理當如此，只如無事處之，盡吾心而已，然乃有處得善與未善，何也？又或事來得多，須要次第與處，每因才力不足，輒爲所困，雖極力扶起，而精神已覺衰弱，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甯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如何？

所說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入。在凡人爲學，終身只爲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論有事無事，只是做得這一件，所謂必有事焉者也。若說甯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尙爲兩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所謂忠恕達道不遠矣。凡處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是牽於毀譽得喪，不良實致其良知耳。若能實致其良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所謂未善者卻恐正是牽於毀譽得喪，自賊其良知者也。

來書云：致知之說，春間再承誨益，已頗知用力，覺得比舊尤爲簡易。但鄙心則謂與初學言之，還須帶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處。本來致知格物一併下，但在初學未知下手用功，還說與格物，方曉得致知云云。

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則是致知工夫亦未嘗知也。近有一書與友人論此，頗悉今往一通，細觀之當自見矣。

來書云：今之爲朱陸之辨者尙未已，每對朋友言正學，不明已久，且不須枉費心力爲朱陸爭是非，只依先生立志二字點化人，若其人果能辨得此志來，決意要知此學，已是大段明白了。朱陸雖不辨，彼自能覺得。又嘗見朋友中見有人議先生之言者，輒爲動氣，昔在朱陸二先生所以遺後世紛紛之議者，亦見二先生工夫有未純熟，分明亦有動氣之病。若明道則無此矣。觀其與吳涉禮論介甫之學云：「爲我盡達諸介甫，不有益於他，必有益於我也。」氣象何等從容，嘗見先生與人書中亦引此言，願朋友皆如此如何？

此節議論得極是極是，願道通遍以告於同志，各自且論自己是非，莫論朱陸是非也。以言語誇人，其誇淺，若自己不能身體實踐，而徒入耳出口，嘖嘖度日，是以身誇也，其誇深矣。凡今天下之論議我者，尙能取以爲善，皆是砥礪切磋我也，則在我無非警惕修省進德之地矣。昔人謂攻吾之短者是吾師，師又可惡乎？

來書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說？何故不是性？晦庵答云：「不容說

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曉，每看書至此，輒爲一惑。請問生之謂性，生字卽是氣字，猶言氣卽是性也，氣卽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氣卽是性，卽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卽是性，性卽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答陸原靜書

來書云：手下工夫，覺此心無時甯靜，妄心固動也，照心亦動也，心既恆動，則無刻暫停也。

是有意於求甯靜，是以愈不甯靜耳，夫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恆照則恆動恆靜，天地之所以恆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來書云：良知亦有起處云云。

此或聽之未審，良知者，心之本體，卽前所謂恆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矣。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爲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爲原靜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實亦不外是矣。

來書云，元神，元氣，元精，必各有寄藏發生之處，又有真陰之精，真陽之氣云云。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則如來書所云，三關七返九還之屬，尚有無窮可疑者也。

又

來書云，良知心之本體，即所謂性善也，未發之中也，寂然不動之體也，廓然大公也，何常人皆不能而必待於學邪中也，寂也，公也，既以屬心之體，則良知是矣。今驗之於心，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實未有也，豈良知復超然於體用之外乎？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即良知之體，用即良知之用，甯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

來書云，周子曰，生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是靜定也，決非不觀無思無爲之謂，必常知常存常主於理之謂也。夫常知常存常主於理，明是動也，已發也，何以謂之靜，何以謂之本體，豈是靜定也，又有以貫乎心之動靜者邪？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即不觀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觀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也。觀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觀聞思爲，即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來書云，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爲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之體者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主有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理爲靜，從欲爲動，則於

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以有事而感通爲動，無事而寂然爲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爲靜而已發爲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靜乎？俱有動有靜乎？幸教。

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卽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別有未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於文義，則靡有孑遺者，是周果無遺民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尙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卽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爲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爲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爲動靜，春夏可以爲陽爲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爲陰爲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秒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率文泥句，比擬做像，則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

來書云，嘗試於心，喜怒哀懼之感發也。雖動氣之極，而吾心良知一覺，即罔然消阻，或退於初，或制於中，或悔於後，然則良知常若居優閒無事之地而爲之主，於喜怒哀懼若不與焉者，何歟？

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而有發而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然謂良知常若居於優閒無事之地，語尙有病，蓋良知雖不滯於喜怒哀懼，而喜怒哀懼亦不外於良知也。

來書云，夫以昨以良知爲照心，竊謂良知之本體也，照心人所用功，乃戒慎恐懼之心也，猶思也，而遂以戒慎恐懼爲良知，何歟？

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也。

來書云，先生又曰，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理而謂之靜歟？安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於其中，未嘗不明於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則者，皆天理歟？且既曰安心，則在安心可謂之照，而在照心則謂之妄矣。妄與息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明，幸再啓蒙。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妄矣。安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安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來書云，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夫清心寡欲，作聖之功畢矣。然欲寡則心自清，清心非舍棄人事而獨居求靜之謂也，蓋欲使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耳。今欲爲此之功，而隨人欲生而克之，則病根常在，未免減於東而生於西，若欲刊剝洗蕩於衆欲未萌之先，則又無所用其力，徒使此心之不濟，且欲未萌而搜剔以求去之，是猶引犬上堂而逐之也，愈不可矣。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

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夫謂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累，而非克治洗滌之爲患也。今日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只養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潛伏於中，宜其有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來書云：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於吾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吾若於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矣。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惟有寐而方醒之時耳。斯正孟子夜氣之說，但於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際，思慮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時否乎？今澄欲求甯靜，愈不甯靜，欲念無生，則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滅，後念不生，良知獨顯而與造物者遊乎？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卽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爲失其良心之人指出箇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將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卽已不消說夜氣，却是得免後不知守免，而仍去守株，免將復失之矣。欲求甯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甯靜。良知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是甯靜，今却又添一箇求甯靜，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卽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來書云：佛氏又有常提念頭之說，其猶孟子所謂必有事，夫子所謂致良知之說乎？其卽常惺惺，常記得，常知

得常存得者乎？於此念頭提在之時，而事至物來，應之必有其道；但恐此念頭提起時少，放下時多，則工夫間斷耳。且念頭放失，多因私欲客氣之動而始，忽然驚醒而後提，其放而未提之間，心之昏雜多不自覺，今欲日精日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只此常提不放，即全功乎？抑於常提不放之中，更宜加省克之功乎？雖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懼克治之功，恐私欲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功焉，又爲思善之事，而於本來面目又未達一閒也。如之何則可？

戒懼克治卽是常提不放之功，卽是必有事焉，豈有兩事邪？此卽所問前一段已是說得分曉，未後却是自生迷惑，說得支離，及有本來面目未達一閒之疑，都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病，去此病，自無此疑矣。

來書云：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如何謂明得盡，如何便能渾化？

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渣滓多，障礙厚，不易開明，質美者渣滓原少，無多障礙，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覺些少渣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礙，此本不甚難曉。原靜所以致疑於此，想是因一明字不明白，亦是稍自學欲之心，向會面論明善之義，明則誠矣，非若後儒所謂明善之淺也。

來書云：聰明睿知果質乎？仁義禮智果信乎？喜怒哀樂果情乎？私欲客氣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仲韓范諸公德業表著，皆良知中所發也，而不得謂之聞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此特生質之美耳，則生知安行者，不愈於學知困勉者乎？愚意竊云：謂諸公見道偏則可，謂全無聞則恐後儒崇尚記誦誦詰之過也，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仁義禮知，性之性也，聰明睿知，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私欲客氣，一病兩痛，非二物也。張黃諸葛及韓范諸公，皆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聞道，然亦自其有學，遠道不遠者也，使其聞學知道，卽伊博周召矣，若文中子則又不可謂

之不知學者，其書雖多出於其徒，亦多有未是處，然其大略則亦居然可見，但今相去遼遠，無有的然憑證，不可懸斷其所至矣。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知此，若無有物欲牽蔽，但循著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即無不是道。但在常人，多爲物欲牽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數公者，天質既自清明，自少物欲爲之牽蔽，則其良知之發用流行處，自然是多，自然遠道不遠。學者學循此良知而已，謂之知學，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數公雖未知專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濫於多歧，疑迷於影響，是以或離或合而未純，若知得時，便是聖人矣。後儒嘗以數子者，尙皆是氣質用事，未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此亦未爲過論。但後儒之所謂著察者，亦是狃於聞見之狹蔽，於沿習之非，而依擬倣象於影響形迹之間，尙非聖門之所謂著察者也。則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謂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功上說，若是知行本體，即是良知良能，雖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謂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來書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尋仲尼顏子樂處，敢問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若同，則常人之一途所欲，皆能樂矣，何必聖賢？若別有真樂，則聖賢之遇大憂、大怒、大驚、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惡得樂？澄平生多悶，未嘗見真樂之趣，今切願尋之。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即此而在矣。每與原靜論，無非此意，而原靜尙有何道可得之問，是猶未免於騎驢覓驢之蔽也。

來書云：大學以心有好樂忿懣憂患恐懼爲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謂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有者，傳習錄中以病癢譬之，極精切矣。若程子之言，則是聖人之情不生於心而生於物也，何謂耶？且事感而情應，則是是非非可以就格事或未感時謂之有，則未形也，謂之無，則病根在有無之間，何以致吾知乎學務無情，累雖輕

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儼如明鏡，略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眞，卽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卽是無所住處。病瘥之喻，旣已見其精切，則此節所問可以釋然。病瘥之人，瘥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瘥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瘥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旣晚矣。致知之功無間於有事無事，而豈論於病之已發未發邪？大抵原靜所疑，前後雖者不一，然皆起於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祟，此根一去，則前後所疑自將冰消霧釋，有不待於問辨者矣。

答原靜書出，讀者皆喜。澄喜問，師善答，皆得聞所未聞。師曰：「原靜所問，只是知解上轉，不得已與之逐節分疏。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功，雖千經萬典，無不脗合，異端曲學，一勘盡破矣。何必如此節節分解。佛家有撲人逐塊之喻，見塊撲人，則得人矣；見塊逐塊，於塊奚得哉？」在座諸友聞之，惕然皆有惺悟，此學貴反求，非知解可入也。

答歐陽崇一

崇一來書云，師云：「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之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竊意良知雖不由見聞而有，然學者之知未嘗不由見聞而發，滯於見聞固非，而見聞亦良知之用也。今日落在第二義，恐爲專以見聞爲學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何？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卻頭腦。

而已，落在第二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其功夫尙多鶻突者，正是欠此一問。大抵學問功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卻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云擇，又云識，其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但其用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卻頭腦矣。崇一於此等處，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問，正爲發明此學，於同志中極有益。但語意未瑩，則毫釐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來書云，師云：「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心之本體即是天理，有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體，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自用智矣。學者之蔽，大率非沈空守寂，則安排思索。」德辛壬之歲著前一病，近又著後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發用，其與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別，恐認賊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曰：「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少乎？」沈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自用智，其爲喪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所以認賊作子，正爲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

來書又云，師云：「爲學終身只是一事，不論有事無事，只是這一件，若說甯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分爲兩事也。」竊意覺精力衰弱，不足以終事者，良知也。甯不了事，且加休養致知也，如何卻爲兩事？若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而精力雖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則持志以帥氣可矣。然言動終無氣力畢事，則困憊已甚，不

變於暴其氣已乎，此其輕重緩急，良知固未嘗不知，然或迫於事勢，安能顧精力，或困於精力，安能顧事勢，如之何則可？

甯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不爲無益，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爲致良知，而凡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甯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較計成敗利鈍而愛憎取舍於其間，是以將了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別作一事，此便有是內非外之意，便是自私自用智，便是義外，便有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所云鼓舞支持，畢事則困憊已甚，又云迫於事勢，困於精力，皆是把作兩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學問之功，一則誠，二則僞，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缺一真切之故。大學言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曾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鼓舞支持者乎？曾見畢事則困憊已甚者乎？曾有迫於事勢，困於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

來書又有云，人情機詐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爲所欺，覺則自入於逆憊，夫逆詐卽詐也，憊不信卽非信也，爲人欺又非覺也，不逆不憊，而常先覺其惟良知肇徹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間，背覺合詐者多矣。

不逆不憊而先覺，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詐憊不信爲心，而自陷於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憊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爲人所欺詐，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以是存心，卽是後世猜忌險薄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不逆不憊而爲人所欺者，尙亦不失爲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覺者之尤爲賢耳。崇一，謂其惟良知肇徹者，蓋已得其旨矣，然亦穎悟所及，恐未實際也。蓋良知之

在人心，亘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恆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恆簡以知阻。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謂背覺合詐者，是雖不違人而或未能無自欺也；雖不億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求先覺之心，而未能常自覺也；常有求先覺之心，卽已流於逆億，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覺合詐之所以未免也。君子學以爲己，未嘗虞人之欺己也；恆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嘗虞人之不信己也；恆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恆務自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僞而誠，誠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自信而明，則無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然子思謂如神，謂可以前知，猶二而言之，是蓋推言思誠者之功效，是猶爲不能先覺者說也。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卽謂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答羅整庵少宰書

某頓首啓。昨承教及大學，發舟匆匆，未能奉答。曉來江行稍暇，復取手教而讀之，恐至贛後人事復紛沓，先具其略以請。來教云：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講，恐未可安於所見，而遂以爲極則也。幸甚幸甚！何以得聞斯言乎？其敢自以爲極則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道以講明之耳。而數年以來，聞其說而非笑之者有矣，詬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較量辨議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而反覆曉諭，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則天下之愛我者，固莫有如執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當何如哉！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而世之學者，稍能傳習訓詁，卽皆自以爲知學，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可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講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摸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己者也。知此則知孔門之學矣。

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爲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况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詞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補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從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因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脩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爲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私也自私者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脩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

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沈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况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况執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繆實起於此，不可不辨。孟子闢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而生，未必不以其爲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子爲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爲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孟子云：「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嘖嘖於其間，噫，可哀矣！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衆方嘻嘻之中，而獨出涕嗟，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額以爲憂，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爲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放，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著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爲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低悟朱子者，其本心不得已而與之低悟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僕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

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適損於己也。益於己者，已必喜之；損於己者，已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與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某雖不肯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執事所以教反覆數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說，若鄙說一明，則此數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說而釋然無滯。故今不敢縷縷以滋瑣屑之瀆，然鄙說非面陳口析，斷亦未了了於紙筆間也。嗟乎！執事所以開導啓迪於我者，可謂懇到詳切矣。人之愛我，甯有如執事者乎？僕雖甚愚，下甯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誠，然而姑以聽受云者，正不敢有負於深愛，亦思有以報之耳。秋盡東還，必求一面，以卒所請，千萬終教。

答聶文蔚

奉聞遠勞迂途，枉顧問證，惓惓此情，何可當也。已期二三同志，更處靜地，板留旬日，少效其鄙見，以求切劘之益，而公期俗絆，勢有不能。別去極快，快如有所失。忽承箋惠，反覆千餘言，讀之無甚澆慰。中間推許太過，蓋亦獎掖之盛心，而規礪真切，思欲納之於賢聖之域，又託諸崇一，以致其勤勤懇懇之懷。此非深交篤愛，何以及是。知感知媿，且懼其無以堪之也。雖然，僕亦何敢不自鞭勉，而徒以感媿辭讓爲乎哉。其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誠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不爲少者，斯固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豈世之譚譚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乃僕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飢溺猶己之飢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

故爲是而以斬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堯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殺之不怨，利之不用，施及蠻貊，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爲其良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易哉！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僞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揜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妬賢忌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况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無怪於紛紛籍籍，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之，以爲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人固有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溺於深淵者，呼號匍匐，裸跣顛頓，扳懸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見者，方相與揖讓談笑於其傍，以爲是棄其禮貌衣冠，而呼號顛頓者，呼號匍匐，裸跣顛頓，故夫揖讓談笑於溺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之無惻隱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愛者，則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盡氣，匍匐而拯之，彼將陷溺之禍有不顧，而况於病狂喪心之譏乎？而又况於斬人之信與不信乎？嗚呼！今之人雖謂僕爲病狂喪心之人，亦無不可矣。天下之人，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猶有喪心者矣，吾安得而非喪心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譏其爲詭者，有譏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爲不知禮，而侮之以爲東家丘者，有嫉而沮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惟子路在升堂之列，尙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爲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二三而已。

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瘦癯者，甯以新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己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欲深其身而亂大倫，果哉，末之難矣。』嗚呼！此非誠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遜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固無入而不自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爲己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顧，將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養，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讒妒勝忿之習，以濟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嗟乎！今誠欲求豪傑同志之士於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誰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與志，誠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無假於外求矣。循是而充，若決河注海，孰得而禦哉！文蔚所謂一人信之不爲少，其又能遜以委之何人乎？會稽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安居飽食，塵囂無擾。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優哉游哉。天地之間，當復有樂於是者乎？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忍然者，輒復云云。爾咳疾暑毒書札絕懶，盛使遠來，遲留經月，臨歧執筆，又不覺累紙，蓋於相知之深，雖已縷縷至此，殊覺有所未能盡也。

二

得書見近來所學之驟進，喜慰不可言。諦視數過，其間雖亦有一二未瑩徹處，卻是致良知之功，尙未純熟，到純熟時自無此矣。譬之驅車，既已由於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乃馬性未調，銜勒不齊之故，然已只在康莊大道中，決不賺入傍蹊曲徑矣。近時海內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見，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賤軀舊有咳嗽畏熱之病，近入炎方，輒復大作。主上聖明洞察，責付甚重，不敢遽辭。地方軍務冗沓，皆與疾從事，今卻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養病，將在林下稍就清涼，或可瘳耳。人還伏枕草草，不盡傾企。外惟濬一簡，幸達致之。

來書所詢，草草奉復一二。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卻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卻不去，必有事上用，而乃懸空守著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瀆水下來，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箇甚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者，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箇勿忘，又懸空去做箇勿助，濟濟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做得箇沈空守寂，學成一箇癡騷漢，才遇着些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擔閣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箇忘助。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爲外，不知就是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如此，若時時刻刻就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爲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工夫，更不必攙和兼

搭而說，自然無不脗合貫通者；才須攙和兼搭而說，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徹也。近時有謂集義之功，必須兼搭箇致良知而後備者，則是集義之功尚未了徹也，集義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謂致良知之功必須兼搭一箇勿忘勿助而後明者，則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義上解釋牽附以求混融湊泊，而不會就自己實工夫上體驗。是以論之愈精而去之愈遠。文蔚之論，其於大本達道既已沛然無疑，至於致知窮理及忘助等說，時亦有攙和兼搭處，卻是區區所謂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後，自將釋然矣。文蔚謂致知之說，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見近來真切篤實之功，但以此自爲，不妨自有得力處，以此遂爲定說教人，卻未免又有因藥發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講也。蓋良知只是一箇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箇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箇良知，一箇真誠惻怛。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卻從兄的良知，便是致卻事親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卻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充將來，如此又是脫卻本原，著在支節上求了。良知只是一箇，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求，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卻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厚又只是一箇，雖則只是一箇，而其間輕重厚薄又毫髮不容增減，若可得增減，若須假借，卽已非其真誠惻怛之本體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者也。孟子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發見得最真切篤厚，不容蔽昧處提省人，使人於事君處友仁民愛物，與凡動靜語默間，皆是致他那一念事親從兄真誠惻怛的良知，卽自然無不是道。蓋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詰，而但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真誠惻怛之良知以應

之，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只有此一箇良知故也。事親從兄一念良知之外，更無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爲惟精惟一之學，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也。文蔚云：欲於事親從兄之間而求所謂良知之學，就自己用功得力處如此說，亦無不可。若曰致其良知之真誠惻怛以求盡夫事親從兄之道焉，亦無不可也。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其說是矣。億逆先覺之說，文蔚謂誠則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甚善甚善，間有撓搭處，則前已言之矣。惟濬之言亦未爲不是，在文蔚須有取於惟濬之言而後盡，在惟濬又須有取於文蔚之言而後明，不然則亦未免各有倚著之病也。舜察邇言而詢芻蕘，非是以邇言當察，芻蕘當詢，而後如此，乃良知之發見流行，光明圓瑩，更無罣礙遮隔處，此所以謂之大知，才有執著意，必其知便小矣。講學中自有去取分辨，然就心地上著實用工夫，須卻如此方是盡心三節。區區曾有生知學知困知之說，頗已明白，無可疑者。蓋盡心知天者，不必說存心養性事天，不必說歿壽不貳，修身以俟，而存心養性與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存心養性事天者，雖未到得盡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裏做箇求到盡心知天的工夫，更不必說歿壽不貳，修身以俟，而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譬之行路，盡心知天者，如年力壯健之人，既能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間者也。存心事天者，如童穉之年，使之學習步趨於庭除之間者也。歿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如襁褓之孩，方使之扶牆傍壁而漸學起立移步者也。既已能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間者，則不必更使之於庭除之間，而學步趨，而步趨於庭除之間，自無弗能矣。既已能步趨於庭除之間，則不必更使之扶牆傍壁而學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無弗能矣。然學起立移步，便是學步趨庭除之始，學步趨庭除，便是學奔走走往來於數千里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功夫之難易，則相去懸絕矣。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則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階級，不可躐等而能也。細觀文蔚之論，其意以恐盡心知天者廢却存心修身之功，而反爲盡心知天之病，是蓋爲聖人憂工夫之或間斷而不知爲自己憂工夫之未真切也。吾儕用工

却須專心致志在疾書不貳，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盡心知天功夫之始。正如學起立移步，便是學奔走千里之始。吾方自慮其不能起立移步，而豈遽慮其不能奔走千里，又况爲奔走千里者而慮其或遺忘於起立移步之習哉。文蔚識見，本自超絕邁往，而所論云然者，亦是未能脫去舊時解說文義之習，是爲此三段書分疏比合以求融會貫通，而自添許多意見纏繞，反使用工不專一也。近時懸空去做，勿忘勿助者，其意見正有此病，最能擔誤人，不可不滌除耳。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節，至當歸一，更無可疑。此便是文蔚曾著實用工，然後能爲此言。此本不是險僻難見的道理，人或意見不同者，還是良知向有纖翳潛伏，若除去此纖翳，即自無不洞然矣。已作書後，移臥簾間，偶遇無事，遂復答此。文蔚之學，既已得其大者，此等處久當釋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但承相愛之厚，千里差人遠及，諄諄下問，而竟虛來意，又自不能已於言也。然直躑煩縷已甚，特在信愛，當不爲罪。惟濬處及謙之崇一處，各得轉錄一通，寄視之，尤承一體之好也。

右南大吉錄

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

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懼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撻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臺分縷析，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花。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蕩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復而旃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

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蠢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釋者，日惟督以句讀課做，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牢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規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爲善也，何可得乎！凡古所以教，其意實在於此，恐時俗不察，視以爲迂。且吾亦將去，故特叮嚀以告，爾諸教讀其內子而亥永以爲訓，毋輒因時俗之言，改廢其繩墨，庶成蒙以養正之功矣。念之念之！

教約

每日清晨，諸生參揖畢，教讀以次，徧詢諸生，在家所以愛親敬長之心，得無懈怠，未能真切否？溫清定省之儀，得無虧缺，未能實踐否？往來街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能謹飭否？一應言行心術，得無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敬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教讀復隨時就事，曲加誨諭，開發然後各退就席肄業。

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明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量童生多寡，分爲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遞歌於本學，每朔望日各學會歌於書院。

凡習禮須要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忤，毋徑而野，從容而不失之迂緩，脩謹而不失之拘局，久則禮貌習熟，德性堅定矣。童生班次皆如歌詩，每間一日則輪一班習禮，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觀，習禮之日，免其課做，每十日則總四班遞習於本學，每朔望則集各學會於書院。

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三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誦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紬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聰

明日開矣。

每日工夫，先放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做，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數，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於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

語錄三

傳習錄下

正德乙亥，九川初見先生於龍江，先生與甘泉先生論格物之說，甘泉持舊說。先生曰：「是求之於外了。」甘泉曰：「若以格物理爲外，是自小其心也。」九川甚喜舊說之是。先生又論盡心一章，九川一聞，卻遂無疑。後家居，復以格物遺質先生。答曰：「但能實地用功，久當自釋。」山間乃自錄大學舊本讀之，覺朱子格物之說非是。然亦疑先生以意之所在爲物，物字未明，已卯歸自京師，再見先生於洪都，先生兵務倥傯，乘隙講授。首問近年用功如何？九川曰：「近年體驗得明德功夫，只是誠意，自明明德於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誠意上，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工夫，後又體驗，覺得意之誠僞，必先知覺，乃可以顏子有不善，未嘗知之，知之未嘗復行爲證，豁然若無疑，卻又多了格物功夫，又思來吾心之靈，何有不知意之善惡，只是物欲蔽了，須格去物欲，始能如顏子未嘗不知耳。又自疑功夫顛倒，與誠意不成片段，後問希顏，希顏曰：「先生謂格物致知是誠意功夫極好。」九川曰：「如何是誠意功夫？希顏令再思體看，九川終不悟，請問：「先生曰：「惜哉！此可一言而悟，惟濬所舉顏子事便是了，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與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視聽言動，心欲視聽言動，無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無心則無身，無身則無心，但指其充塞處言之謂之身，指其主宰處言之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謂之意，指意之靈明處謂之知，指意之涉着處謂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懸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誠意，則隨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其去人欲而歸於天理，則良知之在此事者，無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誠意的功夫。九川乃釋然，破數年之疑。又問：「甘泉近亦信用大學古本，謂：『格物猶言造道。』又謂：『窮

理如窮其巢穴之窮，以身至之也，故格物亦只是隨處體認天理。似與先生之說漸同。先生曰：「甘泉用功，所以轉得來。當時與說親民字不須改，他亦不信。今論格物亦近，但不須換物字作理字，只還他一物字便是。後有人問九川曰：『今何不疑物字？』曰：『中庸曰：『不誠無物。』程子曰：『物來順應。』又如物各付物，胸中無物之類，皆古人常用字也。』他日先生亦云然。」

九川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念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卻如何言靜？曰：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戒謹恐懼即是念，何分動靜。」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無欲故靜。是靜亦定，動亦定的定字，主其本體也。戒懼之念，是活潑地，此是天機不息處，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體之念，即是私念。」

又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一。曰：「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盲，則可，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曰：「昔有人靜坐，其子隔壁讀書，不知其勤惰，程子稱其甚敬，何如？」曰：「伊川恐亦是譏他。」

又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箇念頭，去事上看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外，即如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聽講說時專敬，即是那靜坐時心功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蕩也。」後在洪都，復與于中國談論內外之說，渠皆云：「物自有內外，但要內外並着功夫，不可有閒耳。」以質先生曰：「功夫不離本體，本體原無內外，只爲後來做功夫的分了內外，失其本體了，如今正要講明功夫，不要有內外，乃是本體功夫。」是日俱有省。

又問陸子之學何如？先生曰：「濂溪明道之後，還是象山，只是粗些。」九川曰：「看他論學，篇篇說出骨髓，句

句似誠實，實卻不見他粗。」先生曰：「然。他心上用過功夫，與揣摩依做，求之文義，自不同，但細看有粗處，用功夫當見之。」

庚辰往虔州，再見先生。問近來功夫，雖若稍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快樂處。先生曰：「爾卻去心上尋箇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間有箇訣竅？」曰：「請問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着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無些小欠缺。」

在虔與于中謙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箇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顧于中曰：「爾胸中原是聖人。」于中起不敢當。先生曰：「此是爾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衆人皆有之，况在于中，卻何故謙起來，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又論「良知在人，隨你如何不能泯滅，雖盜賊亦自知不當爲盜，喚他做賊，他還忸怩。」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內，自不會失，如雲自蔽，日日何嘗失了。」先生曰：「于中如此聰明，他人見不及此。」

先生曰：「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僞，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如佛家說心印相似，真是箇試金石，指南針。」

先生曰：「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裏一覺，都自消融。真箇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崇一曰：「先生致知之旨，發盡精蘊，看來這裏再去不得。」先生曰：「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覺不同，此難口說。」

先生問九川於致知之說，體驗如何。九川曰：「自覺不同往時，操持常不得箇恰好處，此乃是恰好處。」先生

曰：「可知是體來與聽講不同。我初與講時，知爾只是忽易，未有滋味，只這箇要妙，再體到深處，日見不同，是無窮盡的。」又曰：「此致知二字，真是箇千古聖傳之祕，見到這裏，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九川問曰：「伊川說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處，門人已說是泄天機，先生致知之說，莫亦泄天機之大甚否？」

先生曰：「聖人已指以示人，只爲後人揜匿我發明耳，何故說泄？此是人人自有的，覺來甚不打緊一般。然與不用實功人說，亦甚輕忽可惜，彼此無益實用，功而不得其要者，提撕之甚沛然得力。」

又曰：「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淪理。」

先生曰：「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勵意多，方是。」後又戒九川云：「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下，寬以居之。」

九川臥病虔州。先生云：「病物亦難格，覺得如何？」對曰：「功夫甚難。」先生曰：「常快活便是功夫。」

九川問自省念慮或涉邪妄，或預料理天下事，思到極處，井井有味，便絳絳難屏，覺得早則易，覺遲則難，用力克治，愈覺扞格，惟稍遷念他事，則隨兩忘，如此廓清，亦似無害。」先生曰：「何須如此，只要在良知上着功夫。」九川曰：「正謂那一時不知。」先生曰：「我這裏自有功夫，何緣得他來，只爲爾功夫斷了，便蔽其知，既斷了則繼續舊功便是，何必如此。」九川曰：「直是難處，雖知丟他不去。」先生曰：「須是勇，用功久自有勇，故曰：是集義所生者，勝得容易，便是大賢。」

九川問此功夫卻於心上體驗明白，只解書不通。先生曰：「只要解心，心明白，書自然融會；若心上不通，只要書上文義通，卻自生意見。」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

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箴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卻是著空。」

虔州將歸，有詩別先生云：「良知何事繫多聞，妙合當時已種根，好惡從之爲聖學，將迎無處是乾元。」先生曰：「若未來講此學，不知說好惡從之從箇甚麼？」敷英在座曰：「誠然嘗讀先生大學古本序，不知所說何事，及來聽講許時，乃稍知大意。」

于中國蒙輩同侍食，先生曰：「凡飲食只是要養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積在肚裏，便成痞了，如何長得肌膚。後世學者，博聞多識，留滯胸中，皆傷食之病也。」

先生曰：「聖人亦是學知，衆人亦是生知。」問曰：「何如？」曰：「這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無些障蔽，兢兢業業，翼翼翼翼，自然不息，便是學。只是生的分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行。衆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雖問學克治，也只憑他，只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之學知利行。」

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先生曰：「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箇天，只爲私欲障蔽，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箇淵，只爲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蔽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乃指天以示之曰：「比如面前見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見天，也只是昭昭之天，只爲許多房子牆壁遮蔽，便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房子牆壁，總是一箇天矣，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于此便見一節之知，卽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卽一節之知，總是一箇本體。已下門人黃直錄。」

先生曰：「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著這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真無有已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有戚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

先生曰：「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這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要傾上，便浸壞他了。」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箇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箇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箇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箇天理所在，便去盡箇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卻於天下事物都便得知，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類，聖人須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得知，但不必知的，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的，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此說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知得一箇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即是天理節文所在。

問先生嘗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兩端，如冰炭相反，如何謂只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箇善，卻又有一箇惡來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直因聞先生之說，則知程子所謂『善固性也，一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於本性上過與不及之閒耳。其說皆無可疑。』」

先生嘗謂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直初時聞之覺甚易，後體驗得來，此箇功夫著實

是難。如一念雖知好善惡惡，然不知不覺，又夾雜去了。才有夾雜，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的心，善能實實的好，是無念不善矣。惡能實實的惡，是無念及惡矣。如何不是聖人。故聖人之學，只是一誠而已。

問修道說言率性之謂道，屬聖人分上事，修道之謂教，屬賢人分上事。先生曰：「衆人亦率性也，但率性在聖人分上較多，故率性之謂道屬聖人事，聖人亦修道也，但修道在賢人分上多，故修道之謂教屬賢人事。」又曰：中庸一書，大抵皆是說修道的事，故後面凡說君子說顏淵說子路，皆是能修道的。說小人說賢知愚不肖說庶民，皆是不能修道的。其他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誠至聖之類，則又聖人之是能修道者也。

問儒者到三更時分，掃蕩胸中思慮，空空靜靜，與釋氏之靜只一般，兩下皆不用，此時何所分別。先生曰：「動靜只是一箇，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只是存天理，卽是如今應事接物的心，如今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只是一箇，分別不得，知得動靜合一，釋氏毫釐差處亦自莫揜矣。」

門人在座，有動止甚於持者。先生曰：「人若矜持太過，終是有弊。」曰：「矜持太過，如何有弊？」曰：「人只有許多精神，若專在容貌上用功，則於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有太直率者。」先生曰：「如今講此學，卻外面全不檢束，又分心與事爲二矣。」

門人作文送友行，問先生曰：「作文文字，不免費思，作了後又一二日，常記在懷。」曰：「文字思索亦無害，但作了常記在懷，則爲文所累，心中就有一物矣。此則未可也。又作詩送人，先生看詩畢，謂曰：『凡作文字，要隨我分限所及，若說得太過了，亦非修辭立誠矣。』」

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於念慮之微」此一句不該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於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看，是無輕重也。

問有所忿懣一條。先生曰：「忿懣幾件，人心怎能無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懣著了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

非廓然大公之體了。故有所忿懣，便不得其正也。如今於凡忿懣等件，只是箇物來順應，不要着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大公，得其本體之正了。且如出外見人相鬧，其不是的，我心亦怒，然雖怒，卻此心廓然不會動些子氣。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纔是正。」

先生嘗言佛氏不著相，其實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實不著相。請問曰：「佛怕父子累，卻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卻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卻逃了夫婦，都是爲箇君臣父子夫婦著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箇父子，還他以仁，有箇君臣，還他以義，有箇夫婦，還他以別，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黃勉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的，不知亦須存箇善念否？先生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箇善念，即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燈，已下門人黃修易錄。」

問近來用功，亦頗覺妄念不生，但腔子裏黑宰宰的，不知如何打得光明？先生曰：「初下手用功，如何腔子裏便得光明？譬如奔流濁水，纔貯在缸裏，初然雖定也，只是昏濁的，須俟澄定既久，亦然渣滓盡去，復得清來。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久，黑宰宰自能光明矣。今便要責效，卻是助長，不成工夫。」

先生曰：「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卻是有根本的學問。日長進一日，愈久愈覺精明。世儒教人事物物上去尋討，卻是無根本的學問。方其莊時，雖暫能外面修飾，不見有過，老則精神衰邁，終須放倒。譬如無根的樹，移栽水邊，雖暫時鮮好，終久要憔悴。」

問志於道一章。先生曰：「只志於道一句，便含下面數句功夫。自住不得。譬如做此屋，志於道，是念，要去擇地鳩材，經營成箇區宅，據德，卻是經畫已成，有可據矣。依仁，卻是常常住在區宅內，更不離去。游藝，卻是加些畫采，美此區宅。藝者，義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誦詩讀書，彈琴，習射之類，皆所以調習此心，使之熟於道也。苟不志於道而游

藝卻如無狀小子，不先去置造區宅，只管要去買賣掛做門面，不知將掛在何處。」

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不可缺的，但讀書之時，一種科目意思牽引而來，不知何以免此？先生曰：「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爲心累，縱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且如讀書時，良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誇多鬪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箇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曰：「雖蒙開示，奈資質庸下，實難免累，竊聞窮通有命，上智之人，恐不屑此，不肯爲聲利牽纏，甘心爲此，徒自苦耳。欲屏棄之，又制於親，不能舍去，奈何？」先生曰：「此事歸辭於親者多矣，其實只是無志志立得時，良知千事萬爲，只是一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於得失耳。」因嘆曰：「此學不明，不知此處擔閣了幾多英雄漢！」

問生之謂性，告子亦說得是，孟子如何非之？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認得一邊去了，不曉得頭腦，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這也是指氣說。」又曰：「凡人信口說，任意行，皆說此是依我心性出來，此是所謂生之謂性，然卻要有通差，若曉得頭腦，依吾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去，便是停當。然良知亦只是這口說，這身行豈能外得氣，別有箇去行去說，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氣亦性也，性亦氣也，但須認得頭腦是當。」

又曰：「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卻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箇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此非小過，譬如走路的人，遭一蹶跌，起來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樣子出來。諸君只要常常懷箇遁世無悶，不見知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又曰：「人若著實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

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

先生一日出遊禹穴，顧田間禾曰：「能幾何時，又如此長了。」范兆期在傍曰：「此只是有根，學問能自植根，亦不患無長。」先生曰：「人孰無根，良知即是天植靈根，自生生不息，但著了私累，把此根賊蔽塞，不得發生耳。」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姦惡，就見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悔曰：「你今後只不要去論人之是非，凡當責辯人時，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

先生曰：「凡朋友間難，縱有淺近粗疏，或露才揚己，皆是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不可便懷鄙薄之心，非君子與人爲善之心矣。」

問易朱子主卜筮，程傳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卜筮者乎？只爲後世將卜筮專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藝，不知今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類，皆是卜筮。卜筮者，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謂人心尚有所涉，惟天不容僞耳。」

黃勉之問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事事要如此否？先生曰：「固是事事要如此，須是識得箇頭腦乃可。義即是良知，曉得良知是箇頭腦，方無執著，且如受人餽送，也有今日當受的，他日不當受的，也有今日不當受的，他日當受的，你若執着了今日當受的，便一切受去，執着了今日不當受的，便一切不受去，便是適莫，便不是良知的本體，如何喚得做義。」已下門人黃省曾錄

問思無邪一言，如何便蓋得三百篇之義？先生曰：「豈特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話，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功夫。」

問道：「人心。」先生曰：「率性之謂道，便是道心。但著些人的意思在，便是人心。道心本是無聲無臭，故曰微，依著人心行去，便有許多不去穩處，故曰危。」

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愚的人與之語上，尚且不進，況不與之語可乎？」先生曰：「不是聖人終不與語。聖人的心，憂不得人人都做聖人，只是人的資質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與他說性命，他也不省得，也須護護琢磨他起來。」

一夜問讀書不記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曉得，如何要記得。要曉得已是落第二義了。只要明得自家本體，若徒要記得，便不曉得，若徒要曉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體。」

問：「逝者如斯，是說自家心性活潑潑地否？」先生曰：「然，須要時時用致良知的功夫，方才活潑潑地，方才與他川水一般。若須臾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此是學問極至處，聖人也只如此。」

問：「志士仁人章。」先生曰：「只爲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來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宛轉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卻丟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爲？若達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千百年的禽獸。學者要於此等處看得明白，比于龍逢，只爲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得他的人。」

問：「叔孫武叔毀仲尼，大聖人如何猶不免於毀謗？」先生曰：「毀謗自外來的，雖聖人如何免得？人只貴於自修，若自己實實落落是箇聖賢，縱然人都毀他，也說他不著。卻若浮雲揜日，如何損得日的光明？若自己是箇衆恭色莊，不堅不介的，縱然沒一箇人說他，他的惡惡終須一日發露。所以孟子說『有求全之毀，有不虞之譽』，毀譽在外的，安能避得，只要自修如何爾。」

劉君亮要在山中靜坐。先生曰：「汝若以厭外物之心去求之靜，是反養成一箇驕惰之氣了。汝若不厭外物，復於靜處涵養，卻好。」

王汝中省會侍坐。先生握扇命曰：「你們用扇！」省會起對曰：「不敢。」先生曰：「聖人之學，不是這等細縛苦楚的，不是放做道學模樣。」汝中曰：「觀仲尼與會，點言志一章略見。」先生曰：「然。以此章觀之，聖人何等寬洪，包含氣象。且爲師者問志於羣弟子，三子皆整頓以對。至於會點，飄飄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來，何等狂態。及至言志，又不對師之問目，都是狂言。設在伊川，或斥罵起來了，聖人乃復稱許他，何等氣象。聖人教人，不是箇束縛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從狂處成就他，狷者便從狷處成就他，人之才氣，如何同得？」

先生語陸元靜曰：「元靜少年亦要解五經志亦好博，但聖人教人，只怕人不簡易，他說的皆是簡易之規，以今人好博之心觀之，都似聖人教人差了。」

先生曰：「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聖學真血脈路。」

何廷仁、黃正之、李侯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顧而言曰：「汝輩學問不得長進，只是未立志。」侯璧起而對曰：「願立志。」先生曰：「難說不立未，是必爲聖人之志耳。」對曰：「願立必爲聖人之志。」

先生曰：「你真有聖人之志，良知上更無不盡，良知上留得些子別念掛帶，便非必爲聖人之志矣。」洪初聞時，心若未服，聽說到此，不覺悚汗。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

一友靜坐有見，馳問先生。答曰：「吾昔居滌時，見諸生多務知解，口耳異同，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或務爲玄解妙覺，動入聽聞，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

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我這箇話頭，自滁州到今，亦較過幾番，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醫經折肱，方能察人病理。」

一夜問功夫欲得此知時時接續，一切應感處，反覺照管不及。若去事上周旋，又覺不見了，如何則可？先生曰：「此只認良知未真，尚有內外之間。我這裏功夫，不由人急心認得，良知頭腦，是當去朴實用功，自會透徹，到此便是內外兩忘，又何心事不合一？」

又曰：「功夫不是透得這箇真機，如何得他充實光輝，若能透得時，不由你聰明知解接得來，須胸中渣滓淨化，不使有毫髮沾滯，始得。」

先生曰：「天命之謂性，命即是性，率性之謂道，性即是道，修道之謂教，道即是教。」問如何道即是教？曰：道即是良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是非，只依著他，更無有不是處，這良知還是你的明師。」

問不睹不聞，豈說本體，戒慎恐懼是說功夫否？先生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亦原是戒慎恐懼的，戒慎恐懼，不會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功夫，亦得。」

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先生曰：「良知原是知晝知夜的。」又問人睡熟時良知亦不知了，曰：「不知何以一叫便應？」曰：「良知常知，如何有睡熟時？」曰：「向晦宴息，此亦造化常理，夜來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無所睹聞，衆竅俱翕，此即良知收斂凝一時。天地既開，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聞，衆竅俱關，此即良知妙用發生時。可見人心與天地一體，故上下與天地同流，今人不會宴息，夜來不是昏睡，即是妄思，覺寐。」曰：「睡時功夫如何用？」先生曰：「知晝即知夜矣，日間良知是順應無滯的，夜間良知，即是收斂凝一的，有夢即先兆。」

又曰：「良知在夜氣發的，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欲之雜也。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如夜氣一般，就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先生曰：「儒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儒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卻於本體上加卻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了，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對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的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或問釋氏亦務養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也？先生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卻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功夫，釋氏卻要盡絕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漸入虛寂去了，與世間若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先生曰：「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著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爲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此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工夫，自是養得充滿，並無餒歉，自是縱橫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

又曰：孟子病源，從性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無善無不善，雖如此說，亦無大差。但告子執定看了，便有箇無善無不善的性在內，有善有惡，又在物感上看，便有箇物在外，卻做兩邊看了，便會差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了，更無有內外之間。告子見一箇性在內，見一箇物在外，便見他於性有未透徹處。」

朱本思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爲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爲天地矣。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故

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問大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箇厚薄。先生曰：「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把手足捍頭目，豈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幸禽獸以養親，與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箠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別，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不可踰越，此便謂之義。順這箇條理，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是這條理，便謂之信。」

又曰：「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爲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

問天壽不貳。先生曰：「學問功夫，於一切聲利嗜好，俱能脫落殆盡，尙有一種生死念頭，毫髮掛帶，便於全體有未融釋處，人之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至命之學。」

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尋，掃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瘡，否？先生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著，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是友愧謝，少間曰：「此最非你事，必吾門稍知意思者爲此說，以誤汝。」在坐者皆悚然。

一友問功夫不切。先生曰：「學問功夫，我已曾一句道盡，如何今日轉說轉遠，都不著根。」對曰：「致良知蓋聞教矣，然亦須講明。」先生曰：「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講明？良知本是明白，實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語言上轉說轉糊塗。」曰：「正求講明致之功。」先生曰：「此亦須你自家求，我亦無別法可道。昔有禪師，人來問法，只把麈尾提起，一日，其徒將麈尾藏過，試他如何說法，禪師尋麈尾不見，又只空手提起，我這箇良知就是設法的麈尾，舍了這箇，有何可提得？」少間，又一友請問功夫切要。先生旁顧曰：「我麈尾安在？」一時在坐者皆躍然。

或問至誠前知。先生曰：「誠是實理，只是一箇良知，實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動處就是幾，誠神幾曰：聖人。聖人不貴前知，禍福之來，雖聖人有所不免，聖人只是知幾遇變而通耳。良知無前後，只知得見在的幾，便是一了百了，若有箇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趨避利害的意。邵子必於前知，終是利害心未盡處。」

先生曰：「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卻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卻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先生曰：「惟天下之聖，爲能聰明睿知，舊看何等玄妙，今看來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聰，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知聖人只是一能之爾，能處正是良知，衆人不能，只是箇不致知，何等明白簡易。」

問孔子所謂遠慮，周公夜以繼日，與將迎不同，何如？先生曰：「遠慮不是茫茫蕩蕩去思慮，只是要存這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無有終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萬慮，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隨事應去，良知便粗了。若只著在事上，茫茫蕩蕩去思，教做遠慮，便不免有毀譽得喪，人欲攪入其中，就是將迎了。周公終夜以思，只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功夫，見得時，其氣象與將迎自別。」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朱子作效驗說，如何？先生曰：「聖賢只是爲己之學，重功夫不重效驗，仁者以萬物爲體，不能一體，只是己私未忘，全得仁體，則天下皆歸於吾，仁就是人，荒皆在我，闔意天下皆與，其仁亦在其中。」

如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亦只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然家邦無怨於我，亦在其中，但所重不在此。」
問孟子巧力聖智之說。朱子云：「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何如？先生曰：「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實非兩事，巧亦只在用力處，力而不巧，亦是徒力。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馬箭，一能遠箭，他射得到俱謂之力，中處俱可謂之巧，俱步不能馬，馬不能遠，各有所長，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處。孔子則三者皆長，然孔子之和，只到得柳下惠而極清，只到得伯夷而極任，只到得伊尹而極，何曾加得些子。若謂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則其力反過孔子了，巧力只是發明聖知之義，若識得聖知本體是何物，便自然了。」

先生曰：「先天而天弗違，天卽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卽天也。」

良知只是箇是非之心，是非只是箇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又曰：「是非兩字是箇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

聖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賢人如浮雲天日，愚人如陰霾天日，雖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則一。雖昏黑夜裏，亦影影見得黑白，就是日之餘光未盡處。困學功夫，亦只從這點明處精察去耳。

問知譬日，欲譬雲，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先生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著方所，一際通明，皆是日光所在。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欲，俱爲良知之蔽。然纔有著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卽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功夫。」

問聖人生知安行，是自然的，如何有甚功夫？先生曰：「知行二字，卽是功夫，但有淺深難易之殊耳。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如欲孝親，生知安行的，只是依此良知，實落盡孝而已。學知利行者，只是時時省覺，務要依此良知盡

孝而已。至於困知勉行者，徹錮已深，雖要依此良知去孝，又爲私欲所阻，是以不能。必須加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方能依此良知以盡其孝。聖人雖是生知安行，然其心不敢自是，肯做困知勉行的功夫。困知勉行的，卻要思量做生知安行的事，怎生成得？」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即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

問良知一而已，文王作象，周公繫爻，孔子贊易，何以各自看理不同？先生曰：「聖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於良知同，便各爲說何害。且如一園竹，只要同此枝節，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節節，都要高下大小一樣，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輩只要去培養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異處。汝輩若不肯用功，連笋也不會抽得，何處去論枝節？」

鄉人有父子訟獄，請訴於先生。侍者欲阻之，先生聽之，言不終辭，其父子相抱慟哭而去。柴鳴治入問曰：「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的父。」鳴治愕然請問。先生曰：「舜常自以爲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爲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記得舜是我提孩長的，今何不會豫悅我，不知自心已爲後妻所移了，尙謂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只是我不能盡孝，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以愈能孝。及至瞽瞍底豫時，又不過復得此心原慈的本體，所以後世稱舜是箇古今大孝的，子瞽瞍亦做成箇慈父。」

先生曰：「孔子有鄙夫來問，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兩端與之一剖決，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增減得一毫，他只能自信，夫子與之一剖決，便已竭盡無餘了。若夫子與鄙夫言時，留得些子知識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體卽有二了。」

先生曰：「烝烝久不格姦，不許說象已進進於義，不至大爲姦惡，舜徵庸後，象猶日以殺舜爲事，何大姦惡如

之，舜只是自進於又，以又薰蒸，不去止他姦惡。凡文過揜隱，此是惡人常態，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去激他惡性。舜初時，致得象要殺己，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此就是舜之過處。經過來，乃知功夫只在己，不去責人，所以致得克諧。此是舜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處。古人言語，俱是自家經歷過來，所以說得親切。遺之後世，曲當人情，若非自家經過，如何得他許多苦心處？」

先生曰：「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尙與古樂意思相近。」未遂，請問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的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插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些詞調，於民俗風化絕無關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怪詞調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卻於風化有益，然後古樂漸次可復矣。」曰：「洪要求元聲不可得，恐於古樂亦難復。」先生曰：「你說元聲在何處求？」對曰：「古人制管候氣，恐是求元聲之法。」先生曰：「若妻去葭灰黍粒中求元聲，卻如水底撈月，如何可得元聲？」曰：「只在你心上求。」曰：「心如何求？」先生曰：「古人爲治，先養得人心和平，然後作樂，比如在此歌詩，你的心氣和平，聽者自然悅懌興起，只此便是元聲之始。」書云：「詩言志。」志便是樂的本，歌永言，歌便是作樂的本，聲依永律和聲律，只要和聲和聲，便是制律的本，何嘗求之於外？」曰：「古人制候氣法，是意何取？」先生曰：「古人具中和之體，以作樂，我的中和，原與天地之氣相應，候天地之氣，協鳳凰之音，不過去驗我的氣果和否，此是成律已後事，非必待此以成律也。今要候灰管，先須定至日，然至日子時，恐又不準，又何處取得準來？」

先生曰：「學問也要點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當，不然，亦點化許多不得。」

孔子氣魄極大，凡帝王事業，無不一一理會，也只從那心上來。譬如大樹有多少枝葉，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養功夫，故自然能如此，非是從枝葉上用功做得根本也。學者學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學那氣魄，卻倒做

了。

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餽，其流必歸於文過。

今人於喫飯時，雖然一事在前，其心常役不寧，只緣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

先生嘆曰：「世間知學的人，只有這些病痛，打不破，就不是善與人同。」崇一曰：「這病痛只是箇好高，不能忘已爾。」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卻有過不及？先生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良知。」所惡於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即是致知。

先生曰：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業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學術善描摸人情，無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爾。

或問：未發已發。先生曰：「只緣後儒將未發已發分說了，只得劈頭說箇無未發已發，使人自思得之。若說有箇已發未發，聽者依舊落在後儒見解，若真見得無未發已發，說箇有未發已發，原不妨原有箇未發已發在。」問曰：「未發未嘗不和，已發未嘗不中，譬如鐘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畢竟有箇扣與不扣何如？」先生曰：

「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寞地。」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爲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一箇性，但所見有淺深爾。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覷的眼，總而言之，只是這箇眼。若見怒時眼，就說未嘗有喜的眼，見得看時

眼，就說未嘗有觀的眼，皆是執定，就知是錯。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來，亦是說箇大概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衆人則失了心之本體間。孟子一源頭上說性，要人用功在源頭上明徹，荀子從流弊說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費功夫。先生曰：「然。」先生曰：「用功到精處，愈著不得言語說理愈難，若着意在精微上，全體功夫反蔽泥了。」

楊慈湖不爲無見，又着在無聲無臭上見了。

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見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義皇世界。平日時，神氣清明，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氣所亂，便常做箇義皇已上人。

薛尚謙鄭謙之馬子幸王汝止侍坐。因嘆先生自征寧藩已來，天下謗議益衆，請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業勢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衆。有言先生之學日明，故爲宋儒爭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後，同志信從者日衆，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先生曰：「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處，諸君俱未道及耳。」諸友請問。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鄉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我今纔做得箇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揜言也罷。」尚謙出曰：「信得此過，方是聖人的血脉。」

先生鍛鍊人處，一言之下，感入最深。一日，王汝止出遊歸，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到看你是聖人在。」又一日，董羅石出遊而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爲異，蓋汝止走角未融。」羅石恍見有悟，故問同答異，皆反其言而進之。洪與黃正之張叔謙汝中丙戌會試歸，爲先生道塗中講學，有信有不信。先生曰：「你們拿一箇聖人去與人講學，人見聖人來，都怕走了，如何講得行，須做得箇愚夫愚婦，方可與人講學。」

洪又言，今日要見人品高下最易。先生曰：「何以見之？」對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先生一言翦裁，剖破終年爲外好高之病。在座者莫不悚懼。

癸未春，鄒謙之來越問學。居數日，先生送別于浮峯，是夕與希淵諸友，移舟宿延壽寺，秉燭夜坐。先生慨愜不已曰：「江濤煙柳，故人條在百里外矣！」一友問曰：「先生何念謙之之深也？」先生曰：「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較』，若謙之者，良近之矣。」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復復思田，將命行時，德洪與汝中論學。汝中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是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正是復那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夕侍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我今將行，正要你們來講破此意，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爲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原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箇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夫人已內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爲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是我這裏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裏爲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爲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使於道體各有未盡。」既而曰：「已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的，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功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此箇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德洪

汝中俱有省。

先生初歸越時，朋友踪跡尙寥落，既後四方來遊者日進。癸未年已後，環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諸利，每當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處，更相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寺刹，徒足所到，無非同志遊寓所存。先生每臨講座，前後左右環坐而聽者，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遍記其姓名者。每臨別，先生常嘆曰：「君等雖別，不出在天地間，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諸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跳躍稱快。嘗聞之同門先輩曰：「南都以前，朋友從遊者雖衆，未有如在越之盛者，此雖講學日久，孚信漸博，要亦先生之學日進，感召之機申變無方，亦自有不同也。」

此後黃以方錄

黃以方問博學於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然則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說似不相合？先生曰：「詩書六藝，皆是天理之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攷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於事爲者方爲文耳。餘力學文，亦只博學於文中事。」或問學而不思二句，曰：「此亦有爲而言，其實思卽學也，學有所疑，便須思之，思而不學者，蓋有此等人，只懸空去思，要想出一箇道理，卻不在身心上實用其力，以學存此天理，思與學作兩事做，故有罔與殆之病，其實思只是思其所學，原非兩事也。」

先生曰：「先儒解格物爲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義，物作事字義，大學之所謂身，卽耳目口鼻四肢是也，欲修身便是要目非禮勿視，耳非禮勿聽，口非禮勿言，四肢非禮勿動，要修這箇身，身上如何用得工夫，心者身之主宰，目雖視而所以視者心也，耳雖聽而所以聽者心也，口與四肢雖言動而所以言動者心也，故欲修身在於體當，自家心體，常令廓然大公，無有些子不正處。主宰一正，則發竅于目，自無非禮之視，發竅於耳，自無非禮之聽，發竅於口與四肢，自

無非禮之言動，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然至善者，心之本體也，心之本體，那有不善。如今要正心，本體上何處用得功，必就心之發動處纔可著力也。心之發動不能無不善，故須就此處著力，便是在誠意。如一念發在好善上，便實實落落去好善，一念發在惡惡上，便實實落落去惡惡，意之所發，既無不誠，則其本體如何有不正的。故欲正其心，在誠意工夫到誠意，始有着落處。然誠意之本，又在於致知也，所謂人雖不知，而已所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然知得善，卻不依這箇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卻不依這箇良知便不做，則這箇良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既不能擴充到底，則善雖知好，不能著實好了，惡雖知惡，不能著實惡了，如何得意誠。故致知者，意誠之本也。然亦不是懸空的致知，致知在實事上格，如意在於爲善，便就這件事上去爲，意在於去惡，便就這件事上去不爲，去惡固是格不正以歸於正，爲善則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歸於正也。如此，則吾心良知無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極，而意之所發，好善去惡，無有不誠矣。誠意工夫，實下手處在格物也。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人皆可以爲堯舜正在此也。

先生曰：「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著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嘆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爲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這裏意思，卻要說與諸公知道。」

門人有言邵端峯論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灑掃應對之說。先生曰：「灑掃應對，就是一件事，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灑掃應對，就是致他這一點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長者，此亦是他良知處，故雖嬉戲中見了先生長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師長之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又曰：「我這裏言格物，自

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費力。如此格物，雖賣柴人亦是做得，雖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或疑知行不合一，以知之匪艱二句爲問。先生曰：「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艱，行之惟艱。』」

門人問曰：知行如何得合一？且如中庸言博學之，又說箇篤行之，分明知行是兩件。先生曰：「博學只是事事存此天理，篤行只是學之不已之意。」又問易：「學以聚之。」又言：「仁以行之。」此是如何？先生曰：「也是如此，事事去學存此天理，則此心更無放失時，故曰『學以聚之。』」然常常學存此天理，更無私欲間斷，此即是此心不息處，故曰『仁以行之。』」又問孔子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行卻是兩箇了？先生曰：「說及之已是行了，但不能常常行，已爲私欲間斷，便是仁不能守。」又問心即理之說，程子云：「在物爲理。」如何謂心即理？先生曰：「在物爲理，在字上當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爲理，如此心在事父則爲孝，在事君則爲忠之類。」先生因謂之曰：「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箇心即理是如何？只爲世人分心與理爲二，故便有許多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箇私心，便不當理。人卻說他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往往悅慕其所爲，要來外面做得好看，卻與心全不相干，分心與理爲二，其流至於伯道之僞而不自知。故我說箇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箇，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義於義，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又問聖賢言語許多，如何卻要打做一箇？曰：「我不是要打做一箇，如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天地聖人，皆是一箇，如何二得？」

心不是一塊血肉，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視聽，手足之如痛癢，此知覺便是心也。

以方問曰：先生的說格物，凡中庸之慎獨及集義博約等說，皆爲格物之事。先生曰：「非也。格物即慎獨，即戒懼。至於集義博約工夫，只一般，不是以那數件都做格物底事。」

以方問尊德性一條。先生曰：「道問學即所以尊德性也。晦翁言子靜以尊德性誨人，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問學作兩件。且如今講習討論，下許多工夫，無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問學，問學只是空空去問學，更與德性無關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者，更學何事？」問致廣大二句。曰：「盡精微即所以致廣大也。道中庸即所以極高明也。蓋心之本體，自是廣大底，人不能盡精微，則便爲私欲所蔽，有不勝其小者矣。故能細微曲折無所不盡，則私意不足以蔽之，自無許多障礙遮隔處，如何廣大不致？」又問精微還是念慮之精微是事理之精微？曰：「念慮之精微即事理之精微也。」

先生曰：「今之論性者，紛紛異同，皆是說性，非見性也。見性者無異同之可言矣。」

問聲色貨利，恐良知亦不能無。先生曰：「固然。但初學用功，卻須掃除蕩滌，勿使留積，則適然來遇，始不爲累，自然順而應之。良知只在聲色貨利上用功，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髮無蔽，則聲色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矣。」先生曰：「吾與諸公講致知格物，日日是此講，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諸君聽吾言，實去用功，見吾講一番，自覺長進一番。否則只作一場話說，雖聽之，一何用？」

先生曰：「人之本體，常常是寂然不動的，常常是感而遂通的，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一友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衆會見否？衆曰：見之。復以手指入袖問曰：衆還見否？衆曰：不見。佛說還未見性，此義未明。先生曰：「手指有見有不見，爾之見性常在，人之心神只在有覩有聞上馳騖，不在不覩不聞上著實用功。蓋不覩不聞是良知本體，戒慎恐懼是致良知的工夫。學者時時刻刻常觀其所不覩，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箇實落處，久久成熟後，則不須著力，不待防檢，而真性自不息矣。豈以在外者之聞見爲累哉？」

問先儒謂鸞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先生曰：「亦是。天地間活潑潑地，無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離，實亦不得而離也。無往而非道，無往而非工夫。」

先生曰：「諸公在此，務要立箇必爲聖人之心，時時刻刻，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櫛一掌血，方能聽吾說話句句得力。若茫茫蕩蕩，度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癢，恐終不濟事。回家只尋得舊時伎倆而已，豈不惜哉！」

問近來妄念也覺少，亦覺不曾著想，定要如何用功，不知此是工夫否？先生曰：「汝且去着實用功，便多這些著想，也不妨，久久自會妥帖，若纔下得些功，便說效驗，何足爲恃！」

一友自嘆私意萌時，分明自知心得，只是不能使他即去。先生曰：「你萌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根，當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工夫。」

夫子說性相近，卽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近得，惟性善則同耳。人生初時，善原是一體的，但剛的習於善則爲剛善，習於惡則爲剛惡，柔的習於善則爲柔善，習於惡則爲柔惡，便日相遠了。先生嘗語學者曰：「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著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簪，眼亦開不得了。」

問人心與物同體，如吾身原是血氣流通的，所以謂之同體，若於人便異體了，禽獸草木益遠矣，而何謂之同體？先生曰：「你只在感應之幾上看，豈但禽獸草木，雖天地也與我同體的，鬼神也與我同體的。」請問先生曰：「你看這箇天地中間，甚麼是天地的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甚麼教做心？」對曰：「只是一箇靈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箇靈明，人只爲形體自間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辯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卻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他間隔得？」又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現在，何沒了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這些精靈游散了，他的天地萬物尙在何處？」

先生起行征思田德洪與汝中追送嚴灘汝中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先生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工夫。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工夫上說本體。」先生然其言。洪於是時尚未了達。數年用功，始信本體工夫合一。但先生是時因問偶談，若吾儒指點入處，不必借此立言耳。

嘗見先生送二三耆宿出門，退坐於中軒，若有憂色。德洪趨進請問。先生曰：「頃與諸老論及此學，真良鑿方柄，此道坦如道路，世儒往往自加荒塞，終身陷荆棘之場而不悔，吾不知其何說也。」德洪退謂朋友曰：「先生誨人，不擇衰朽，仁人憫物之心也。」

先生曰：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爲子而傲必不孝，爲臣而傲必不忠，爲父而傲必不慈，爲友而傲必不信，故象與丹朱俱不肖，亦只一傲字，便結果了此生。諸君常要體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無纖介染著，只是一無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古先聖人許多好處，也只是無我而已，無我自能謙，謙者衆善之基，傲者衆惡之魁。

又曰：「此道至簡至易的，亦至精至微的。」孔子曰：「其如示諸掌乎。」且人於學，何日不見，及至問他掌中多少文理，卻便不知。卽如我良知二字，一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的見良知，卻誰能見得。」問曰：「此知恐是無方體的，最難捉摸。」先生曰：「良知卽是易，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

問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是聖人果以相助望門弟子否？先生曰：亦是實話。此道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問難的人胸中窒礙，聖人被他一難，發揮得愈加精神。若顏子聞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問難，故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

鄒謙之嘗語德洪曰：「舒國裳曾持一張紙，請先生寫拱把之桐梓一章。先生懸筆爲書，到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顧而笑曰：『國裳讀書中過狀元來，豈誠不知身之所以當養，還須誦此以求。』」一時在侍諸友皆惕然。」

嘉靖戊子冬，德洪與王汝中奔師喪。至廣信，計告同門。約三年收錄遺言，繼後同門各以所記見遺。洪擇其切於問正者，合所私錄，得若干條。居吳時，將與文錄並刻矣，適以憂去未遂。當是時也，四方講學日衆，師門宗旨既明，若無事於贅刻者，故不復縻念。去年同門曾子才漢得洪手抄，復傍爲采輯，名曰遺言，以刻行於荆洪讀之，覺當時采錄未精，乃爲刪其重復，削去蕪蔓，存其三分之一，名曰傳習錄，復刻於寧國之水西精舍。今年夏，洪來遊鄞，沈君思畏曰：「師門之教久行於四方，而獨未及於浙，蕻之士得讀遺言，若親炙夫子之教，指見良知，若重親日月之光，惟恐傳習之不博，而未以重復之爲繁也，請衷其所逸者增刻之，若何？」洪曰：「然。師門致知格物之旨，開示來學，學者躬修默悟，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故吾師終日言是而不憚其煩，學者終日聽是而不厭其數，蓋指示專一，則體悟日精，幾迎於言前，神發於言外，感遇之誠也。今吾師之沒，未及三紀，而格言微旨，漸覺淪晦，豈非吾黨身踐之不力，多言有以病之耶？學者之趨不一，師門之教不宣也。」乃復取逸稿，采其語之不背者，得一卷，其餘影響不真，與文錄既載者皆削之，并易中卷爲問答語，以付黃梅尹、張君增刻之，庶幾讀者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則無疑於是錄矣。嘉靖丙辰夏四月，門人錢德洪拜書於蕻之崇正書院。

附錄朱子晚年定論

定論首刻於南贛，朱子病目靜久，忽悟聖學之淵微，乃大悔中年註述誤已誤人，遍告同志，師閱之，喜已學與晦翁同手錄一卷，門人刻行之，自是爲朱子論異同者寡矣。師曰：「無意中得此一助。」隆慶壬申，虬峯謝君廷傑刻師全書，命刻定論附語錄後，見師之學與朱子無相繆戾，則千古正學同一源矣。并師首叙與袁慶麟、陳凡若干

條，洪僭引其說。

朱子晚年定論

陽明子序曰：「洙泗之傳，至孟氏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辨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復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守仁早歲業舉，溺志詞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癘，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攷諸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竇徑，蹈荆棘，墮坑塹，究其爲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聞嘗以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目以爲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恆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矣。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已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鑿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繹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嘆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啾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哀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正德乙亥冬十一月朔，後學餘姚王守仁序。

答黃直卿書

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卻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

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卻煩勇革，不可苟避謾笑，卻誤人也。

答呂子約

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忘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伯，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間終說不盡，臨風嘆息而已。

答何叔京

前此僭易拜稟博觀之敝，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論，似有未能遺舍之意，何邪？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鸞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答潘叔昌

示喻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卻不曾學得上天，即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卻旋學上天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著力讀書。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閒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

答潘叔度

熹衰病，今歲幸不至劇，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瞑目靜坐，卻得收拾放心，覺得目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盲廢之不早也。看書解識之喻，誠然。然嚴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小風和日煖意思，要是多者勝耳。

與呂子約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

與周叔謹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爲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循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未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扣之，因書論及爲幸也。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概諷誦涵養，未須大段著力考察也。

答陸象山

熹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比來病軀方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尙復有異同否耳。

答符復仲

聞向道之意甚勤，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卻看舊事，又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卻轉迷惑也。

答呂子約

日用工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
專皆病耳。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向汨溺於故紙堆中，
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

與吳茂實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卻於日用工夫全少檢點，諸朋友往往
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欲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偏以告之也。

答張敬夫

薰窮居如昨，無足言者。自遠去師友之益，兀兀度日，讀書反已，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彊輔，因循汨沒，尋復
失之，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己者，皆準止酒例戒而絕之，似覺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
拙自修者，若充擴不已，補復非前，庶其有日。舊讀中庸，慎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常求之太過，措詞煩猥，近日乃
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誤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勒，懷然度日，惟恐
有意而失之也。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
字，非惟屋上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
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話，使人以此訓話玩索經文，訓話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
意味深長也。

答呂伯恭

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彊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
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向來所聞壽

論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脗合無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會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

答周純仁

間中無事，固宜謹出，然想亦不能一併讀得許多，似此專人來往勞費，亦是未能省事隨寓而安之病。又如多服燥熱藥，亦使人血氣偏勝，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衛生，亦非所以養心。竊恐更須深思坐收，拾身心，漸令向裏，令寧靜閒退之意勝，而飛揚燥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無復前日內外之患矣。

答賢文卿

爲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辨論，枉費酬應，分卻向裏工夫，

答呂子約

聞欲與二友俱來而復不果，深以爲恨。年來覺得日前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卻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爲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知所以爲賢者謀也。且如臨事遲回，瞻前顧後，只此亦可見得心術影子。當時若得相聚一番，彼此極論，庶幾或有剖決之助，今又失此幾會，極令人悵恨也。訓導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警省處，不會滅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則雖不教後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處也。

答林擇之

喜怒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又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卻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卻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未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答梁文叔

近看孟子見人卽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颺、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即是畫脂鏤水，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

答潘叔恭

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

答林充之

充之近讀何書，恐更當於日用之間，爲人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於此者爲佳。不然，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恥之，此固充之平日所講聞也。

答何叔景

李先生教人，大抵合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

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又

熹近來尤覺昏憤無進步處，蓋緣日前偷墮苟簡，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彊，不知終能有所濟否。

又

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卻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邪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

答林擇之

所論顏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始無窒礙耳。比來想亦只如此用功。熹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未見底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况真能久邪。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耳。

答楊子直

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爲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

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閒中卻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

與田侍郎子真

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外人無交涉，然亦不免這條礙貫，看來無着力處，只有更攢近裏面，安身立命爾。不審比日何所用心，因書及之，深所欲聞也。

答陳才卿

詳來示，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以爲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原無兩樣工夫也。

與劉子澄

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卻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爲修業也。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浙中後來事體，大段支離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極令人難說，只得惶恐痛自警省，恐未可專執舊說以爲取舍。

與林擇之

熏近覺向來乖繆處不可縷數，方惕然思所以自新者，而日用之間，悔吝潛積，又已甚多。朝夕揣摩，不知所以爲計，若擇之能一來輔此不逮，幸甚然講學之功，比舊卻覺稍有寸進，以此知初學得些靜中功夫，亦爲助不小。

答呂子約

示喻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在自

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卻茫茫無把握處也。

子約復書云，某蓋嘗深體之。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泊泊地過了日月，不會存息，不會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大抵信得此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長間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忿懣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舍，乃知出入，乃是見得主腦，於操舍間有用力處之實話。蓋苟知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語默應酬間歷歷能自省驗，雖其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若是謾說，既無歸宿，亦無依據，縱使彊把捉得住，亦止是襲取，夫豈是我元有底邪。愚見如此，敢望指教。朱子答書云，此段大槩甚正當親切。

答吳德夫

承喻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熹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工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墜，而問無齒決之譏也。如何如何？

答或人

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

答劉子澄

日前爲學，緩於反己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註文字，亦坐此病，多無着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工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自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絕不聞此等語，今乃深有望於吾子澄，自此惠書，痛加鑄誨，乃君子愛人之意也。

朱子之後，如真西山許魯齋吳草廬亦皆有見於此，而草廬見之尤真，悔之尤切，今不能備錄，取草廬一說附於後。

臨川吳氏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然自聖傳不嗣，士學靡宗，漢唐千餘年間，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昧昧也。逮夫周程張邵與，始能上通孟氏而爲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旣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爲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爲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况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峯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嘆已。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每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墮此科臼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己，而必次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

朱子晚年定論我

陽明先生在留都時所採集者也。揭陽薛君尙謙舊錄一本，同志見之，至有不及抄寫，袖之而去者。衆皆憚於翻錄，乃謀而壽諸梓，謂子以齒當志一言，惟朱子一生勤苦，以惠來學，凡一言一字，皆所當守，而獨表章是尊崇乎此者，蓋以爲朱子之定見也。今學者不求諸此，而猶踵其所悔，是蹈外也。豈善學朱子者哉。麟無似，從事於朱子之訓，餘三十年，非不專且篤，而竟亦未有居安資深之地，則猶以爲知之未詳，而覽之未博也。戊寅夏，持所著論若干卷，來見先生，聞其言，如日中天，睹之卽見，如五穀之藝地，種之卽生，不假外求，而真切簡易，恍然有悟，退求其故而合，則又未免遲疑於其間，及讀是編，始釋然盡投其所業，假館而受學，蓋三月而若將有聞焉，然後知嚮之所學，乃朱子中年未定之論，是故三十年而無獲。今賴天之靈，始克從事於其所謂定見者，故能三月而若將有聞也。非吾先生，幾乎已矣！敢以告夫同志，使無苦麟之晚而後悔也。若夫直求本原於言語之外，真有以驗其必然而無疑者，則存乎其人之自力，是編特爲之指迷耳。

正德戊寅六月望門人等都袁慶麟謹識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四

文錄一 書

書一 始正德己巳至庚辰

與辰中諸生 己巳

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何幸何幸！方以爲喜，又遽爾別去，極快快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一齊衆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自世俗之誘，是以往往墮墮無立，反爲斯道之梗。諸友宜以是爲鑒。刊落聲華，務於切己處著實用力。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著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著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學要鞭辟近裏著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於人而求同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目在之。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爲之，亦自兩無相礙，所謂知得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

答徐成之 辛未

汝華相見於逆旅，聞成之啓居甚悉，然無因一面，徒增悒悒，快吾鄉學者幾人，求其篤信好學如吾成之者誰歟！求其喜聞過忠告善道如吾成之者誰歟！過而莫吾告也，學而莫吾與也，非吾成之之思而誰思歟！嗟吾成之之幸自愛重，自人之失其所好，仁之難成也久矣。向吾成之在鄉黨中，刻厲自立，衆皆非笑，以爲迂腐，成之不爲少變，僕時

雖稍知愛敬，不從衆非笑，然尙未知成之之難得如此也。今知成之之難得則，又不獲朝夕相與，豈非大可憾歟。修己治人，本無二道，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諒吾成之隨在，有得，然何從一聞至論，以洗凡近之見乎。愛莫爲助，近爲成之思進學之功，微覺過苦，先儒所謂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迫求之，則反爲私己，不可不察也。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學問之功，何可緩，但恐著意把持，振作縱復有得，居之恐不能安耳。成之之學，想亦正不如此，以僕所見，微覺其有近似者，是以不敢不盡，亦以成之平日之樂聞，且欲以是求教也。

答黃宗賢應原忠 辛未

昨晚言似太多，然遇二君，亦不得不多耳，其間以造詣未熟，言之未盡，則有之，然卻自是吾儕一段的實工夫，思之未合，請勿輕放過，當有豁然處也。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卽見，纔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纔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因勉之所由異，幸弗以爲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向裏面意思，此工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却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畢竟連敬以直內亦不是者，已說到八九分矣。

答汪石潭內翰 辛未

承批教，連日瘡甚，不能書，未暇請益。來教云，昨日所論，乃是一大疑難。又云，此事關係頗大，不敢不言。僕意亦以爲然，是以不能遽已。夫喜怒哀樂情也，旣曰不可，謂未發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是指其本體而言性也。斯言自

子思非程子而始有執事。既不以爲然，則當自子思中庸始矣。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覺，皆心之所發，心統性情，性心體也。情心用也。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斯言既無以加矣。執事姑求之體用之說，夫體用一源也，知體之所以爲用，則知用之所以爲體者矣。雖然，體微而難知也，用顯而易見也。執事之云，不亦宜乎。夫謂自朝至暮，未嘗有寂然不動之時者，是見其用而不得其所謂體也。君子之於學也，因用以求其體，凡程子所謂「既思即是已發，既有知覺，即是動者」，皆爲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者言也。非謂其無未發者也。朱子於未發之說，其始亦嘗疑之，今其集中所與南軒論難辯析者，蓋往復數十而後決，其說則今之中庸註疏是也。其於此亦非苟矣。獨其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者，亦若過於剖析，而後之讀者，遂以分爲兩節，而疑其別有寂然不動，靜而存養之時，不知常存戒懼恐懼之心，則其工夫未始有一息之間，非必自其不睹不聞而存養也。吾兄且於動處加工，勿使間斷，動無不和，即靜無不中，而所謂寂然不動之體，當自知之矣。未至而揣度之，終不免於對答說相輪耳。然朱子但有知覺者在，而未有知覺之說，則亦未盡。吾兄疑之，蓋亦有見。但其所疑之者，則有因噎廢食之過，不可以不審也。君子之論，苟有以異於古，姑母以爲決然，宜且循其說而究之，極其說而果有不達也，然後從而斷之，是以其辯之也明，而析之也當。蓋在我者，有以得其情也。今學如吾兄，聰明超特，如吾兄，深潛縝密，如吾兄，而猶有未悉如此，何邪？吾兄之心，非若世之立異自高者，要在求其是而已，故敢言之無諱，有所未盡，不惜教論，不有益於兄，必有益於我也。

寄諸用明 辛未

得書足知邇來學力之長，甚喜。君子惟思學業之不修，科第遲速所不論也。況吾平日所望於賢弟，固有大於此者，不識亦嘗有意於此否耶？便中時報知之，階陽諸姪，聞去歲皆出投試，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私心切不以爲然，不幸遂志於得志，豈不誤却此生耶？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況人乎？花之千葉者

無實爲其華美太發露耳。諸賢姪不以吾言爲迂，使常有進步處矣。書來勸吾仕，吾亦非潔身者，所以汲汲於是，非獨以時當歛晦，亦以吾學未成，歲月不待，再過數年，精神益繁，雖欲勉進，而有所不能，則將終於無成，皆吾所以勢有不容已也。但老祖而下意皆不悅，今亦豈能決然行之，徒付之浩歎而已。

答王虎谷 辛未

承示別後看得一性字親切。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此吾道之幸也。喜慰何可言，宏毅之說極是。但云即不可以棄去，又不可以減輕，既不可以住歇，又不可以不至，則是猶有不得已之意也，不得已之意與自有不能已者尚隔一層。程子云：『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自有不能已者，循理爲樂者也，非真能知性者未易及此。知性則知仁矣，仁人心也，心體本自宏毅，不宏者蔽之也，不毅者累之也，故燭理明則私欲自不能蔽，累私欲不能蔽，累則自無不宏毅矣。宏非有所擴而大之也，毅非有所作而強之也，蓋本分之內不加毫末焉。曾子宏毅之說爲學者言，故曰不可以不宏毅，此曾子窮理之本真，見仁體而後有是言。學者徒知不可不宏毅，不知窮理而惟擴而大之，以爲宏，作而強之以爲毅，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私，其去仁道尚遠也。此實公私義利之辯，因執事之誨，而并以請正。

與黃宗賢 辛未

所喻皆近思切問，足知爲功之密也，甚慰。夫加諸我者，我所不欲也，無加諸人，我所欲也。出乎其心之所欲，皆自然而然而非有所強，勿施於人，則勉而後能，此仁恕之別也。然恕求仁之方，正吾儕之所有事也。子路之勇，而夫子未許其仁者，好勇而無所取裁，所勇未必皆出天理之公也。事君而不避其難，仁者不過如是。然而不知食輒之祿爲非義，則勇非其所宜，勇不得爲仁矣。然勇爲仁之資，正吾儕之所尚欠也。鄙見如此，明者以爲何如？未盡望便示。

二王申

使至，知近來有如許忙，想亦因是大有得力處也。僕到家，即欲與曰仁成雁蕩之約。宗族親友相牽絆，時刻弗能自由。五月終，決意往。值烈暑，阻者益衆，且堅復不果。時與曰仁稍尋傍近諸小山，其東南林壑最勝絕處，與數友相期，候宗賢一至，即往。又月餘，曰仁憑限過甚，乃翁督促，勢不可復待，乃從上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溪之源，登杖錫至於雪竇，上于丈巖，以望天姥。華頂若可賤焉。欲遂從奉化取道至赤城，適彼中多旱，山田盡龜裂，道傍人家徬徨望雨，意慘然不樂。遂自甯波買舟還餘姚，往返亦半月餘。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然無大發明，其最所歎然。宗賢不同茲行耳。歸又半月，曰仁行去，使來時已十餘日。思往時在京，每恨不得還故山，往返當益易，乃今益難，自精神意氣當日不逮前，不知回視今日，又何如也。念之可歎，可懼，留居之說，竟成虛約。親友以曰仁既往，催促日至，滌陽之行，難更遲遲，亦不能出是月。聞彼中山水頗佳勝，事亦閒散，宗賢有惜陰之念，明春之期亦既後矣。此間同往者後輩中亦三四人，習氣已深，雖有美質，亦消化漸盡，此事正如淘沙，會有見金時，但目下未可必得耳。

三 癸酉

滌陽之行，相從者亦二三人，兼復山水清遠，勝事閒曠，誠有足樂者，故人不忘久要，果能乘興一來耶。得應元忠書，誠如其言，亦大可喜。牽制文義，自宋儒已然，不獨今時。學者遂求脫然洗滌，恐亦甚難，但得漸能疑辯，當亦終有覺悟矣。自歸越後，時時默念年來交遊，益覺人才難得，如元忠者，豈易得哉。京師諸友，邇來略無消息，每因己私難克，輒爲諸友憂慮一番，誠得相聚一堂，早晚當有多少砥礪切磋之益，然此在各人，非可願望得。

四 癸酉

春初姜翁自天台來，得書聞山間況味，縣企之極，且承結亭相待，既感深誼，復媿其未有以副也。甘泉丁乃堂，夫人憂，近有書來索銘，不久且還增城，道途逸絕，草亭席虛，相聚尙未有日。僕雖相去伊邇，而家累所牽，遲遲未決，所舉遂成北山之移文矣。應元忠久不得音問，想數會聚，開亦北上，果然否？此間往來極多，友道則實寥落。敦夫雖

住近，不甚講學，純甫近改北隄封，且行，曰：仁又公差未還，宗賢之思，靡日不切，又得草堂報，益使人神魂飛越，若不能一日留此也，如何如何。云冬解冊吏到，承欲與原忠來訪，此誠千里命駕矣，喜慰之極，日切瞻望，然又自度鄙劣，不足以承此。曰：仁入夏當道，越中來此，其時得與共載，何樂如之。

五 癸酉

書來及純甫事，懇懇不一而足，足知朋友忠愛之至。世衰俗降，友朋中雖平日最所愛敬者，亦多改頭換面，持兩端之說，以希俗取容，意思殊爲衰颯可憫。若吾兄真可謂信道之篤而執德之宏矣。何幸何幸！僕在留都，與純甫住密邇，或一月一見，或閒月不一見，輒有所規切，皆發於誠愛懇惻，中心未嘗懷纖毫較計。純甫或有所疎外，此心直可質諸鬼神。其後純甫轉官北上，始覺其有愆然者，尋亦痛自悔責，以爲吾人相與，豈宜有如此芥蒂，却是墮入世間較計坑陷中，亦成何等胸次，當下冰消霧釋矣。其後人言屢屢而至，至有爲我憤辭厲色者，僕皆惟以前意處之，實是未忍一日而忘純甫。蓋平日相愛之極，情之所鍾，自如此也。旬月閒復有相知自北京來，備傳純甫所論，僕竊疑有浮薄之徒，幸吾黨間隙，鼓弄交構，增飾其間，未必盡出於純甫之口。僕非矯爲此說，實是故人情厚，不忍以此相疑耳。僕平日之厚純甫，本非私厚，縱純甫今日薄我，當亦非私薄，然則僕未嘗厚純甫，純甫未嘗薄僕也，亦何所容心於其間哉。往往見世俗朋友，易生嫌隙，以爲彼蓋苟合於外，而非有性分之契，是以如此。私竊歎憫，自謂吾黨數人，縱使散處敵國仇家，當亦斷不至是，不謂今日亦有此等議論。此亦惟宜自反自責而已。孟子云：「愛人不親，反其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自非履涉親切，應未識斯言味永而意懇也。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著刀，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辯者，適足以爲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爲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狼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以近事觀之，益見得吾儕往時所論，自是向裏，此蓋聖學的傳，惜乎淪落墮埋已久。

往時見得猶自恍惚。僕近來無所進，只於此處看較分曉，直是痛快，無復可疑。但與吾兄別久，無告語處耳。原忠聚論否，近嘗得渠一書，所見迥然與舊不同，殊慰殊慰。今亦寄一簡，不能詳細，見時望并出此。歸計尙未定，旬月後且圖再舉，會期未定，臨楮耿耿。

六丙子

宅老數承遠來，重以嘉貺，相念之厚，愧何以堪。令兄又辱書惠，禮恭而意篤，意家庭旦夕之論，必於此學有相發明者，是以波及於僕，喜幸之餘，愧何以堪。別後工夫，無因一扣，如書中所云，大略知之，用力習熟，然後居山之說，昔人嘗有此，然亦須得其源。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卽不能蔽何者？活水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己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

七戊寅

得書見相念之厚，所引一詩尤懇惻至情，讀之既感且愧，幾欲涕下。人生動多牽滯，反不若他流外道之脫然也，奈何奈何！近收甘泉書，頗同此憾。土風日儉，素所目爲善類者，亦皆雷同附和，以學爲諱。吾人尙棲棲未卽逃避，真處堂之燕雀耳。原忠聞且北上，恐亦非真本心，仕途如爛泥坑，勿入其中，鮮易復出，吾人便是失腳樣子，不可不鑒也。承欲枉顧，幸甚幸甚，好事多阻，恐亦未易如願，努力圖之。籠中病翼，或能附冥鴻之末而歸，未可知也。

與王純甫 壬申

別後有人自武城來云，純甫始到家，尊翁頗不喜，歸計尙多抵牾。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久之，又有人自南都來者云，純甫已蒞任，上下多不相能。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吾之惋然者，世俗之私情，所爲大喜者，純甫當自知之。吾安能小不忍於純甫，不使動心忍性，以大其所就乎？譬之金之在冶，經烈焰，受鉗錘，當此之時，爲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錘煅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煉之有成矣。某平日亦

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也。嘗以爲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故無入而不自得，後之君子亦當素其位而學，不願乎其外，素富貴學處乎富貴，素貧賤學處乎貧賤，則亦可以無入而不自得。向嘗爲純甫言之，純甫深以爲然，不審邇來用力卻如何耳。近日相與講學者，宗賢之外，亦復數人，每相聚輒歎純甫之高，明今復遭時磨勵若此，其進益不可量，純甫勉之，汪景顏近亦出幸，大名臨行請益，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平，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景顏聞之，躍然如有所得也。甘泉近有書來，已卜居蕭山之湘湖，去陽明洞方數十里耳。書屋亦將落成，聞之喜極，誠得良友相聚會，共進此道，人間更復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辱得喪，又足掛之齒牙間哉。

二 癸酉

純甫所問，辭則謙下，而語意之間，實自以爲是矣。夫既自以爲是，則非求益之心矣；吾初不欲答，恐答之亦無所入也。故前書因發其端，以俟明春渡江而悉，既而思之，人生聚散無常，純甫之自是，蓋其心尚有所惑而然，亦非自知其非，而又故爲自是以要我者，吾何以遂已，故復備舉其說以告純甫來書云，學以明善誠身固也，但不知何者謂之善，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其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此等處細微曲折，儘欲扣求啓發，而因獻所疑，以自附於助我者，反覆此語，則純甫近來得力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矣。純甫平日徒知存心之說，而未嘗實加克治之功，故未能動靜合一，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今乃能推究若此，必以漸悟往日之墮空虛矣。故曰純甫近來用功得力處在此，然已失之支離，外馳而不覺矣。夫心主於身，性具於

心，善原於性，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善即吾之性，無形體可指，無方所可定，夫豈自爲一物，可從何處得來者乎？故曰受病處亦在此。純甫之意，蓋未察夫聖門之實學，而尚狃於後世之訓詁，以爲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須從事事物物求箇至善，而後謂之明善，故有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之語。純甫之心，殊亦疑我之或墮於空虛也；故假是說以發我之蔽，吾亦非不知感純甫此意其實不然也。夫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僞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箇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用彼即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純甫所謂明之功當何如，入頭處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且純甫之意，必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誠身又有誠身之功也。若區區之意，則以明善爲誠身之功也。夫誠者無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功則明善是也，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慎思者思此也，明辯者辯此也，篤行者行此也，皆所以明善而爲誠之功也。故誠身有道，明善者，誠身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誠身之始，身猶未誠也。故謂之明善，明善之極，則身誠矣。若謂自有明善之功，又有誠身之功，是離而二之也，難乎免於毫釐千里之謬矣。其間欲爲純甫言者尙多，紙筆未能詳悉，尙有未合，不妨往復。

三 甲戌

得曰仁書，知純甫近來用工甚力，可喜可喜！學以明善誠身，只兀兀守此昏昧雜擾之心，却是坐禪入定，非所謂必有事焉者矣。聖門甯有是哉，但其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非實地用功，則亦未易辯別。後世之學，瑣屑支離，正所謂採汲汲引，其間亦寧無小補，然終非積本求原之學，句句是字字合，然而終不可入堯舜之道也。

四 甲戌

屢得汪叔憲書，又兩得純甫書，備悉相念之厚，感愧多矣。近又見與仁書，貶損益至，三復赧然。夫趨向同而論學或異，不害其爲同也；論學同而趨向或異，不害其爲異也。不能積誠反躬而徒騰口說，此僕往年之罪，純甫何尤乎。因便布此區區，臨楮傾念無已。

寄希淵 壬申

所遇如此，希淵歸計良是。但稍傷急迫，若再遲二三月托疾而行，彼此形迹泯然，既不激怒於人，亦不失己之介矣。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已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希淵必以區區此說爲太周旋，然道理實如此也。區區叨厚祿，有地方之責，欲脫身潛逃固難，若希淵所處自宜進退綽然，今亦牽制若此，乃知古人掛冠解綬，其時亦不易值也。

二 壬申

向得林蘇州書，知希顏在蘇州，其時守忠在山陰矣。近張山陰來，知希顏已還山陰矣。而守忠又有金華之出，往歲希顏居鄉而守忠客祁，今茲復爾，二友之每每相違，豈亦有數存焉邪？爲仁由己，固非他人所能與，而相觀砥礪之益，則友誠不可一日無者。外是子雍明德輩相去數十里，決不能朝夕繼見，希顏無有獨立無與之歎歎。曩評半圭誠然誠然，方今山林枯槁之士，要亦未可多得，去之奔走聲利之場者則遠矣。人品不齊，聖賢亦因材成就，孔門之教，言人人殊，後世儒者始有歸一之論，然而成德達材者鮮，又何居乎？希顏試於此思之，定以爲何如也。

三 癸酉

希顏莞然在疚，道遠無因一慰，聞友朋友中多言希顏孝心純篤，哀傷過節，其素知希顏者，宜爲終身之慕，毋徒毀傷爲也。守忠來，承手札喻及出處，此見希顏愛我之深，他人無此也。然此義亦惟希顏有之，他人無此也。牽於世故，未能即日引決，爲愧爲忤，然亦終須如希顏所示耳。患難憂苦，莫非實學，今雖倚廬，意思亦須有進，向見李明

德書觀其意向甚正，但未及與之細講耳。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蓋一言而足。至其功夫節目，則愈講而愈無窮者，孔子猶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世無志於學者無足言，幸有一二篤志之士，又爲無師友之講明，認氣作理，冥悍自信，終身勤苦而卒無所得，斯誠可哀矣！讀禮之餘，與明德相論否？幸以其所造者示知，某無大知識，亦非好爲人言者，願今之時人心陷溺已久，得一善人，惟恐其無成，期與諸君共明此學，固不以自任爲嫌而避之。譬之婚媾，聊爲諸君之媒妁而已，鄉里後進中有可言者，卽與接引，此本分內事，勿謂不暇也。棲居已完，否，餬口之出非得已，然其間亦有說，聞朋友中多欲希顏，高尚不出，就中亦須權其輕重，使親老饘粥稍可繼，則不必言高尚，自不宜出，不然，卻恐正其私心，不可不察也。

四 己卯

正月初二，得家信，祖母於去冬十月背棄，痛割之極。廢於職守，無由歸遁，今復懇疏，若終不可得，將遂爲徑往之圖矣。近得鄭子冲書，聞與當事者頗相牴牾，希淵德性謙厚和平，其於世間榮辱炎涼之故，視之何異飄風浮鷗，豈得尚有芥蒂於其中耶？卽而詢之，果然出於意料之外，非賢者之所自取也。雖然，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曰：我必無禮，自反而有禮，又自反，曰：我必不忠，希淵克己之功，日精日切，其肯遂自以爲忠乎？往年區區謫官貴州，橫逆之加，無月無有，迄今思之，最是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當時亦止搪塞排遣，竟成空過，甚可惜也。聞教下士，甚有與起者，蓄故文獻之區，其士人素多根器，今得希淵爲之師，真如時雨化之而已，吾道幸甚！近有責委，不得已，不久且入閩，尙求了事，或能乘便至莆，一問語，不盡不盡。

與戴子良 癸酉

汝成相見於滁，知吾兄之質溫然純粹者也，今茲乃得其爲志，蓋將從事於聖人之學，不安於善人而已也，何幸何幸！有志者事竟成，吾兄勉之。學之不明，已非一日，皆由有志者少，好德民之秉彝，可謂盡無其人乎？然不能勝

其私欲，竟淪陷於習俗，則亦無志而已。故朋友之間有志者甚可喜，然志之難立而易墜也，則亦深可懼也。吾兄以爲何如？宗賢已南還，相見且未有日。京師友朋如貴同年陳佑卿、顧惟賢，其他如汪汝成、梁仲用、王舜卿、蘇天秀皆嘗相見，從事於此者，其餘尙三四人，吾見與諸友當自識之。自古有志之士，未有不求助於師友，匆匆別來，所欲爲吾兄言者百未及一，沿途歎歎難意，誠切快快，相會未卜，惟勇往直前，以遂成此志是望。

與胡伯忠 癸酉

某往在京，雖極敬慕，彼此以事未及從容一叙，別去以爲憾。期異時相遇，決當盡意劇談一番耳。昨未出京師，卽已預期彭城之會，謂所未決於心在茲行矣。及相見又復匆匆而別，別又復以爲恨，不知執事之心亦何如也？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爲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於道，或過於疾惡，或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讎毒，則皆君子之過也。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從俗，獨不以異俗爲心耳？與惡人居，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者，伯夷之清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焉能洗我哉？柳下惠之和也。君子以變化氣質爲學，則惠之和，似亦執事之所宜從者，不以三公易其介，彼固未嘗無伯夷之清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僕於執事之謂矣。正人難得，正學難明，流俗難變，直道難容，臨筆惘然，如有所失，言不盡意，惟心亮。

與黃誠甫 癸酉

立志之說已近煩黷，然爲知己言，竟亦不能舍是也。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有謀計之心，則雖正誼明道，亦功利耳。諸友既索居，曰：仁又將遠別，會中須時相警發，庶不就弛靡。誠甫之足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望邪？臨別數語，彼此闡然，終能不忘，乃爲深愛。

二 丁丑

區區正月十八日始抵贛，卽兵事紛紛，二月往征漳寇，四月班師，中間曾無一日之暇，故音問缺然，然雖擾擾中，意念所在，未嘗不在諸友也。養病之舉，恐已暨停，此亦順觀之心，未爲不是，不得以此日繫於懷，無益於事，徒使爲善之念不專，何處非道，何處非學，豈必山林中耶。希顏尙兼清伯登第，聞之喜而不寐。近嘗寄書云，非爲今日諸君喜，爲陽明山中異日得良伴喜也。吾於誠甫之未歸亦然。

答天宇書 甲戌

書來見平日爲學用功之概，深用喜慰。今之時能稍有志聖賢之學，已不可多見，況又果能實用其力者，是豈易得哉。辱推擬過當，誠有所不敢居，然求善自輔，則鄙心實亦未嘗不切切也。今乃又得吾天宇，其爲喜幸可勝言哉。厚意之及，良不敢虛，然又自歎愛莫爲助，聊就來論商確一二。天宇自謂有志而不能篤，不知所謂志者果何如，其不能篤者又誰也。謂聖賢之學能靜可以制動，不知若何而能靜，靜與動有二心乎。謂臨政行事之際，把捉摸擬強之使歸於道，固亦卒有所未能，然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不知如何，其爲功謂開卷有得，接賢人君子便自觸發，不知所觸發者何物，又賴二事而後觸發，則二事之外所作何務，當是之時，所謂志者果何在也。凡此數語，非天宇實用其力不能有，然亦足以見講學之未明，故尙有此耳。或思之有得，不厭寄示。

二 甲戌

承書惠感感。中間問學之意，懇切有加於舊，足知進於斯道也。喜幸何如。但其間猶有未盡區區之意者，既承不鄙，何敢不竭，然望詳察，庶於斯道有所發明耳。

來書云，誠身以格物，乍讀不能無疑，旣而細詢之，希顏始悉其說。

區區未嘗有誠身格物之說，豈出於希顏邪。鄙意但謂君子之學以誠意爲主，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猶饒

者以求飽爲事，飲食者求飽之事也。希顏頗悉鄙意，不應有此，或恐一時言之未瑩耳，幸更細講之。

又云，大學一書，古人爲學次第，朱先生謂窮理之極而後意誠，其與所謂居敬窮理，非存心無以致知者，固相爲矛盾矣。蓋居敬存心之說，補於傳文，而聖經所指，直謂其窮理而後心正，初學之士，執經而不考傳，其流之弊，安得不至於支離邪？

大學次第，但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若窮理之極而後意誠，此則朱先生之說如此，其間亦自無大相矛盾。但於大學本旨，卻恐未盡合耳，非存心無以致知，良語不獨於大學未盡，就於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旨，亦或有未盡，然此等處言之甚長，非面悉不可。後之學者，附會於補傳，而不深考於經旨，牽制於文義，而不體認於身心，是以往往失之支離而卒無所得，恐非執經而不考傳之過也。

又云，不由窮理而遽加誠，身之功，恐誠非所誠，適足以爲僞而已矣。此言甚善，但不知誠身之功，又何如作用耳，幸體認之。

又言譬之行道者，如大都爲所歸宿之地，猶所謂至善也，行道者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猶存心也，如使斯人不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其不南走越而北走胡幾希矣。

此譬大略皆是，但以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別爲存心，未免牽合之苦，而不得其要耳。夫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此正是誠意之意，審如是，則其所以問道途，具資斧，戒舟車，皆有不己者。不然，又安在其爲決意向前，而亦安所前乎？夫不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則亦欲往而已，未嘗眞往也，惟其欲往而未嘗眞往，是以道途之不問，資斧之不具，舟車之不戒，若決意向前，則眞往矣，眞往者能如是乎？此最工夫切要者，以天宇之高明篤實，而反求之，自當不言而喻矣。

又云格物之說，昔人以扞去外物爲言矣，扞去外物，則此心存矣，心存則所以致知者皆是爲已。

如此說却是扞去外物爲一事，致知又爲一事。扞去外物之說亦未爲其害，然止理禦於其外，則亦未有拔去病根之意，非所謂克己求仁之功矣。區區格物之說亦不如此，大學之所謂誠意，卽中庸之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卽中庸之所謂明善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皆所謂明善而爲誠身之功也，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之功乎？書之所謂精一，語之所謂博文約禮，中庸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若此而已。是乃學問用功之要，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也。心之精微，口莫能述，亦豈筆端所能盡已。喜榮擢北上有期矣，倘能迂道江濱，謀一夕之話，庶幾能有所發明，冗遽中不悉。

寄李道夫 乙亥

此學不講久矣。鄙人之見，自謂於此頗有發明，而聞者往往詆以爲異，獨執事傾心相信，確然不疑，其爲喜慰，何啻空谷之足音。別後時聞士夫傳說，近又徐曰仁自西江還，益得備聞執事任道之勇，執德之堅，令人起躍奮迅，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誠得宏毅如執事者二三人，自足以爲天下倡，彼依阿僂僂之徒雖多，亦奚以爲哉。幸甚幸甚！比聞列郡之始，卽欲以此學爲教，仁者之心自然若此，僕誠甚爲執事喜，然又甚爲執事憂也。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爲德而反以爲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啓沃，寬心平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是故爲力易而收效溥，不然，將有扞格不勝之患，而且爲君子愛人之累，不知尊意以爲何如耶。病疏已再上，尙未得報，果遂此圖，舟過嘉禾，面話有日。

與陸元靜 丙子

書來知貴恙已平復，甚喜。書中勤問學，惟恐失墜，足知進修之志不息，又甚喜。異時發揮斯道，使來者有所興起，非吾子誰望乎。所問大學中庸註，向嘗略具草稿，自以所養未純，未免務外欲速之病，尋已焚毀。近雖覺稍進，

意亦未敢便以爲至，姑俟異日山中與諸賢商量其成之，故皆未有書。其意旨大略，則固平日已爲清伯言之矣。因是益加體認研究，當自有見，汲汲求此，恐猶未免舊日之病也。博學之說，向已詳論，今猶牽制若此。何邪？此亦恐是志不堅定，爲世習所撓之故，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米，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尙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說，是猶泥於舊習，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故云爾。請一洗俗見，還復初志，更思平日飲食養身之喻，種樹栽培灌溉之喻，自當釋然融解矣。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吾子之言，是猶未是終始本末之一致也，是不循本末終始天然之序，而欲以私意速成之也。

二 戊寅

尙謙至，聞元靜志堅信篤，喜慰莫諭。人在仕途，如馬行淖田中，縱復馳逸，足起足陷，其在驚下，坐見淪沒耳。乃今得還故鄉，此亦譬之小歇田塍，若自此急尋平路，可以直去康莊，馳騁萬里，不知到家工夫卻如何也。自曰仁沒後，吾道益孤，致望元靜者，亦不淺。子夏聖門高弟，曾子數其失，則曰：『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夫離羣索居之在昔賢，已不能無過，況吾儕乎。以元靜之英敏，自應未卽摧墮，山間切磋砥礪，還復幾人，深造自得，便間亦可寫寄否。尙謙至此，日有所進，自去年十二月到今，已八踰月，尙未肯歸視其室，非其志有所專，宜不能聲音笑貌及此也。區區兩疏辭乞，尙未得報，汝意兩不允則三，三不允則五，則六，必得而後已。若再一舉，輒須三月，二舉則又六七月矣。計吾舟東抵吳，越元靜之旆當已北指幽冀，會晤未期，如之何則可。

與希顏台仲明德尙謙原靜 丁丑

聞諸友皆登第，喜不自勝，非爲諸友今日喜，爲野夫異日山中得良伴喜也。入仕之始，意況未免搖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恐自張主未得，不知諸友卻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野夫失脚踏落渡船，未知何時

得到彼岸且南贛事極多掣肘緣地連四省各有撫鎮乃今亦不過因仍度日自古未有事權不一而能有成者告病之興雖動恐成虛文未敢輕舉欲俟地方稍靖今又得諸友在吾終有望矣曰仁春來頗病聞之極憂念昨書來欲與二三友去田雪上因寄一詩今錄去聊同此懷也

與楊仕德辭尙誠 丁丑

卽日已抵韶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某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捷奏有期矣何喜如之曰孚美質誠可與共學此時計已發舟倘未行出此同致意廨中事以累尙謙想不厭煩瑣小兒正憲猶望時賜督責

寄門人邦英邦正 戊寅

昆季敏而好學吾家兩弟得以朝夕親資磨勵聞之甚喜得書備見向往之誠尤極澆慰家貧親老豈可不求祿仕求祿仕而不工舉業卻是不盡人事而徒責天命無是理矣但能立志堅定隨事盡道不以得失動念則雖勉習舉業亦自無妨聖賢之學若是原無求爲聖賢之志雖不業舉日談道德亦只成就得務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之說也夫謂之奪志則已有志可奪若尙未有可奪之志卻又不可以不深思疑省而早圖之每念賢弟資質之美未嘗不切拳拳夫美質難得而易壞至道難聞而易失盛年難過而易過習俗難革而易流昆玉勉之

二 戊寅

得書見昆季用志之不凡此固區區所深望者何幸何幸世俗之見豈足與論君子情求其是而已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然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

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況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況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賢弟精之熟之，不使有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可也。

三 庚辰

書來意思甚懇切，足慰遠懷。持此不懈，即吾立志之說矣。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立志者，其本也。有志而無成者矣，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賢弟勉之。色養之暇，怡怡切切，可想而知。交修罔怠，庶吾望之不孤矣。地方稍平，退休有日，預想山間講習之樂，不覺先已欣然。

與薛尚謙 戊寅

沿途意思如何，得無亦有走作否。數年切磋，只得立志辯義利，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却是平日所講盡成虛語。平日所見皆非實得，不可以不猛省也。經一蹶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爲後日之得，但已落第二義，須從第一義上着力。一真一切真，若這些子既是，更無討不是處矣。此間朋友聚集漸衆，比舊頗覺興起。尚謙既去，仕德又往。歐陽崇一病歸，獨惟乾留此精神亦不足，諸友中未有倚靠得者，苦於接濟乏人耳。乞休本至今未回，未免坐待，尚謙更靜養幾月，若進步欠力，更來火坑中乘涼如何。

二

得書知日字停舟鬱孤遲違未發，此誠出於意望之外。日字好學如此，豪傑之士必有聞風而起者矣。何喜如之，何喜如之。昨見太和報効人，知歐王二生者至，不識曾與一言否。歐生有一書，可謂有志，中間述子晦語頗失真，恐亦子晦一時言之未盡爾。大抵工夫須實落做去，始能有見，料想憶度未有不自誤誤人者矣。此間賊巢乃與廣東山後諸賊相連，餘黨往往有從遁者，若非斬絕根株，恐日後必相聯而起，重爲兩省之患。故須更遲遲旬日，與

之翦除，兵難遙度，不可預料，大抵如此。小兒勞諸公勤勤開誨，多感多感！昔人謂教小兒有四益，驗之果何如耶。正之聞已到，何因復歸。區區久頓於外，徒勞諸友往返，念之極切懸懸。今後但有至者，須諸君爲我盡意吐露，縱彼不久留，亦無負其來可也。

三

日來因兵事紛擾，賤軀怯弱，以此益見得工夫有得力處，只是從前大段未曾實落用力，虛度虛說過了，自今當與諸君努力鞭策，誓死進步，庶亦收之桑榆耳。日午停舟鬱孤，恐風氣太高，數日之留則可，倘更稍久，終恐早晚寒煖欠適。區區初擬日下即回，因從前征勦撤兵太速，致遺今日之患，故且示以久屯之形，正恐後之罪今亦猶今之罪昔耳。但從征官屬已萌歸心，更相倡和，已有不必久屯之說，天下事不能盡如人意，人抵皆坐此輩，可歎可歎！聞仕德失調，意思何如，大抵心病愈則身病亦自易去，縱血氣衰弱，未便即除，亦自不能爲心患也。小兒勞開教，驚駭之實無復望其千里，但得帖然於皂櫪之間斯已矣。門戶勤早晚得無亦厭瑣屑否不一。

寄諸弟 戊寅

屢得弟輩書，皆有悔悟奮發之意，喜慰無盡。但不知弟輩果出於誠心乎，亦謾爲之說云爾。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即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爲貴。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有。』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爲無過，即非所以爲聖人矣。其相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爲人心之惟危也，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即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嘗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已過之功。吾近來實見此學有用力處，但爲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預爲弟輩言之，毋使

亦如吾之習染既深，而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時，精神意氣既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尙未切心，故用力頗易。迨其漸長，世累日深，而精神意氣亦日漸以減，然能汲汲奮志於學，則猶尙可有爲。至於四五十，卽如下山之日，漸以微減，不復可挽矣。故孔子云：『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又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吾亦近來實見此病，故亦切切預爲弟輩言之，宜及時勉力，毋使過時而徒悔也。

與安之 己卯

聞安之肯向學，不勝欣願，得奮勵如此，庶不負彼此相愛之情也。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零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篳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尊意以爲何如？耶聊往數册，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所須文字，非不欲承命，荒疎既久，無下筆處耳。貧漢作事大難，富人豈知之。

答甘泉 己卯

旬日前楊仕德人來，領手教及答子莘書，具悉造詣用功之詳，喜躍何可言。蓋自是而吾黨之學歸一矣。此某之幸，後學之幸也。來簡勤勤訓責，僕以久無請益，此吾兄愛僕之厚，僕之罪也。此心同，此理同，苟知用力於此，雖百慮殊途，同歸一致，不然，雖字字而證，句句而求，其始也毫釐，其末也千里。老兄造詣之深，涵養之久，僕何敢望。至其向往直前，以求必得乎此之志，則有不約而契，不求而合者。其間所見，時或不能無小異，然吾兄既不屑屑於僕，而僕亦不以汲汲於兄者，正以志向既同，如兩人同適京都，雖所由之途間有迂直，知其異日之歸終同耳。向在龍江舟次，亦嘗進其大學舊本及格物諸說，兄時未以爲然，而僕亦遂置不復強聒者，知兄之不久自當釋然於此也。乃今果獲所願，喜躍何可言。崑崙之源有時而伏流，終必達於海也。僕篋人也，雖獲夜光之璧，人將不信，必且以謂其

爲妄爲僞，金壁入於猗頓之室，自此至寶得以昭明於天下，僅亦免於遺璧之罪矣。雖然，是喻猶二也。夜光之璧，外求而得也，此則於吾所固有，無待於外也。偶遺忘之耳，未嘗遺忘也。偶蒙翳之耳，叔賢所進超卓，海內諸友實罕其儔。同處西樵，又資麗澤，所造可量乎。僕年未半百，而衰疾已如六七十翁，日夜思歸，陽明爲夕死之圖，疏三上而未遂，欲棄印長往，以從大夫之後，恐形迹大駭，必俟允報，則須冬益春初乃可遂也。一一世事如狂風驟雨中落葉，倏忽之間，寧復可定所耶。兩承楚人之誨，此非骨肉念不及此感刻，祖母益耄，思一見老友，父亦書來促歸，於是情思愈惡。所幸吾兄道明德立，宗盟有人，用此可以自慰。其諸所欲請仕德能有述，有所未當，便間不惜指示。

二 庚辰

得正月書，知大事已畢，當亦稍慰純孝之思矣。近承避地髮履燦下，進德修業，善類幸甚，傳聞貴邑盜勢方張，果爾則遠去家室，獨留曠寂之野，恐亦未可長也。某告病未遂，今且盛告歸省去住亦未可必，悠悠塵世，畢竟作何稅駕，當亦時時念及，幸以教之。叔賢志節遠出流俗，渭先雖未久處，一見知爲忠信之士，乃聞不時一相見，何耶？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地，又可虛度光陰，容易失却此大機會，是使後人而復惜後人也。二君曾各寄一書，托宋以道轉致，相見幸問之。

答方叔賢 己卯

近得手教，及與甘泉往復兩書，快讀一過，灑然如熱者之濯清風，何子之見超卓而遠也，真可謂一日千里矣。大學舊本之復，功尤不小，幸甚幸甚。其論象山處，聖孟子放心數條，而甘泉以爲未足，復舉東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及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數語。甘泉所舉誠得其大，然吾獨愛西樵子之近而切也。見其大者，則其功不得不近而切，然非實加切近之功，則所謂大者亦虛見而已耳。自孟子道性善，心性之原，世儒往往能言，然其學卒入於支離外索，而不自覺者，正以其功之未切耳。此吾所以獨有喜於西樵之言，固今時對證之藥也。古人之學

切實爲己，不徒事於講說。書札往來，終不若面語之能盡，且易使人溺情於文辭，崇浮氣而長勝心，求其說之無病，而不知其心病之已多矣。此近世之通患，賢知者不免焉，不可以不察也。楊仕德去，草草復此，諸所欲言，仕德能悉。

與陳國英 庚辰

別久矣，雖彼此音問闊疎，而消息動靜時時及聞。國英天資篤厚，加以靜養日久，其所造當必大異於曩昔，惜無因一面叩之耳。凡人之學，不日進者必日退，譬諸草木，生意日滋，則日益暢茂，苟生意日息，則亦日就衰落矣。國英之於此學，且十餘年矣，其日益暢茂者乎？其日就衰落者乎？君子之學，非有同志之友日相規切，則亦易以悠悠度日，而無有乎激勵警發之益。山中友朋，亦有以此學日相講求者乎？孔子云：「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而况於吾儕乎哉。

復唐虞佐 庚辰

承示詩二韻五章，語益工，興寄益無盡，深歎多才，但不欲以是爲有道者稱頌耳。撤講慎擇之喻，愛我良多，深知感怍。但區區之心，亦自有不容己者。聖賢之道坦若大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而後之論者忽近求遠，舍易圖難，遂使老師宿儒皆不敢輕議，故在今時，非獨其庸下者自以爲不可爲，雖高者特達，皆以此學爲長物，視之爲虛談贅說，亦許時矣。當此之時，苟有一念相尋於此，真所謂空谷足音，見似人者喜矣，況其章縫而來者，寧不忻然以接之乎。然要其間亦豈無濫竿假道之弊，但在我不可以此意逆之，亦將於此以求其真者耳。正如淘金於沙，非不知沙之汰而去者，且十九，然亦未能即舍沙而別以淘金爲也。孔子云：「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孟子云：「君子之設科也，來者不拒，往者不追，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蓋不憤不啓者，君子施教之方，有教無類，則其本心焉耳。多病之軀，重爲知己憂，惓惓惠喻及此，感愛何有窮已。然區區之心，亦不敢不爲知己一傾倒也。行且會面，悉所未盡。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五

文錄二

書 始正德辛巳至嘉靖乙酉

與鄒謙之 辛巳

別後德聞日至，雖不相面，嘉慰殊深。近來此意見得益親切，國裳亦已篤信，得謙之更一來，愈當沛然矣。適吳守欲以府志奉讀，同事者于中國裳汝信惟濬，遂令開館於白鹿，醉翁之意蓋有在，不專以此煩勞也。區區歸遜有日，聖天子新政英明，如謙之亦宜束裝北上，此會宜急圖之，不當徐徐而來也。蔡希淵近已主白鹿，諸同志須僕已到山，却來相講尤妙，此時却匆匆不能盡意也，幸以語之。

二 乙酉

鄉人自廣德來，時常得聞動履，兼悉政教之善，殊慰傾想。遠使弔賻，尤感憂念之深，所喻猝臨盤錯，蓋非獨以別利器，正以精吾格致之功耳，又能以怠荒自懼，其進可知矣。近時四方來遊之士頗衆，其間雖甚魯鈍，但以良知之說略加點撥，無不卽有開悟，以是益信得此二字，真吾聖門正法眼藏。謙之近來所見，不審又如何矣。南元善益信此學，日覺有進，其見諸施設，亦大非其舊，便間更相獎掖之，固朋友切磋之心也。方治葬事，使還，草草疏謝不盡，與夏敦夫 辛巳

不相見者幾時，每念吾兄忠信篤厚之資，學得其要，斷能一日千里。惜無因與會，親睹其所謂歷塊過都者，以爲快耳。昔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然則聖人之學，乃不有筌乎？彼釋氏之外人，倫遺物理，而墮於空寂者，固不得謂之明其心矣。若世儒之外務講求考

索，而不知本諸其心者，其亦可以謂窮理乎。此區區之心，深欲就正於有道者，因便輒及之，幸有以教我，也。區區兩年來血氣亦漸衰，無復用世之志，近始奉 敕北上，將遂便道歸省老親，爲終養之圖矣。冗次不盡所懷。

與朱守忠 辛巳

乍別忽旬餘，沿途人事擾擾，每得稍暇，或遇景感觸，輒復興懷。齋詔官來，承手札，知警省不懈，幸甚幸甚。此意不忘，卽是時時相見，雖別非別矣。道之不明，皆由吾輩明之於口，而不明之於身，是以徒騰頰舌，未能不言而信，要在立誠而已。向日謙虛之說，其病端亦起於不誠，使能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亦安有不謙，不虛時邪。虞佐相愛之情甚厚，別後益見其真切，所恨愛莫爲助，但願渠實落徹箇聖賢，以此爲報而已。相見時，以此意規之，謙之當已不可留，國裳亦時時相見否。學問之益，莫大於朋友切磋，聚會不厭頻數也。明日當發玉山，到家漸可計日，但與守忠相去益遠，臨紙悵然。

與席元山 辛巳

向承教札及鳴冤錄，讀之見別後學力所到，卓然斯道之任，庶幾乎天下非之而不顧，非獨與世之附和雷同從人非笑者相去萬萬而已。喜幸何極。中間乃有須面論者，但恨無因一會。近聞內臺之擢，決知必從鉛山取道。而僕亦有歸省之便，庶得停舟途次，爲信宿之談。使人候於分水，乃未有前驅之報。駐信城者五日，悵快而去，天之不假緣也。可如何哉。大抵此學之不明，皆由吾人入耳出口，未嘗誠諸其身，譬之談飲說食，何由得見醉飽之實乎。僕自近年來，始實見得此學真有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朋友之中，亦漸有三數輩篤信不回，其疑信相半，顧瞻不定者，多以舊說沈痼，且有得失毀譽之虞，未能專心致志以聽，亦坐相處不久，或交臂而別，無從與之細說耳。象山之學簡易直截，孟子之後一人，其學問思辯致知格物之說，雖亦未免沿襲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斷非餘子所及也。執事素能深信其學，此亦不可不察，正如求精金者，必務煅煉足色，勿使有纖毫之雜，然後可無虧損變動，蓋是非

之懸絕所爭毫釐耳。用熙近聞已赴京，知公故舊之情極厚，倘猶未出，亦勸之學問而已，存心養性之外無別學也。相見時亦望遂以此言致之。

答甘泉 辛巳

世傑來，承示學庸測，喜幸喜幸。中間極有發明處，但於鄙見尙大同小異耳。隨處體認天理，是真實不誑語，鄙說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發端處，卻似有毫釐未協，然亦終當殊途同歸也。修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節節分疏，亦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爲簡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讀者愈難尋求，此中不無亦有心病。莫若明白淺易其詞，略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高明以爲何如？致知之說，鄙見恐不可易，亦望老兄更一致意，便問示知之，此是聖學傳心之要，於此既明，其餘皆洞然矣。意到懇切處，不得不直，幸不罪其僭妄也。叔賢、大學、洪範之說，其用力已深，一時恐難轉移，此須面論，始有可辯正耳。會問先一及之，去冬有方叟者過此，傳示高文，其人習於神仙之說，謂之志於聖賢之學，恐非其本心，人便草草不盡。

答倫彥式 辛巳

往歲仙舟過轅，承不自滿足，執禮謙而下問懇，古所謂敏而好學，於吾彥式見之。別後連冗，不及以時奉問，極切馳想，近令弟過省，復承惠教，志道之篤，趨向之正，勤倦有加，淺薄何以當此，悚息悚息，論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卽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工之實，僕罔所知識，何足以辱賢者之問，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

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雖然，僕蓋從事於此而未之能焉，聊爲賢者陳其所見云爾。以爲何如，便問示知之。

與唐虞佐侍御 辛巳

相與兩年，情日益厚，意日益真，此皆彼此所心喻，不以言謝者。別後又承雄文追送，稱許過情，末又重以傳說之事，所擬益非其倫，感忤何旣。雖然，故人之賜也，敢不拜受，果如是，非獨進以有爲，將退而隱於巖穴之下，要亦不失其爲賢也已。敢不拜賜。昔人有言，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今投我以瓊瑤矣，我又何以報之，報之以其所賜可乎。說之言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夫謂學於古訓者，非謂其通於文辭，講說於口耳之間，義襲而取諸其外也，獲也者，得之於心之謂，非外鑠也，必如古訓而學其所學焉，誠諸其身，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乃爲有得也。夫謂遜志務時敏者，非謂其飾情卑禮於其外，汲汲於事功聲譽之間也，其遜志也，如地之下，而無所不承也，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也，其時敏也，一於天德，戒懼於不睹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息也。夫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施及蠻貊而道德流於無窮，斯固說之所以爲說也。以是爲報，虞佐其能以卻我乎。孟氏云：「責難之謂恭。」吾其敢以後世文章之士期虞佐乎。顏氏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虞佐其能以卻以說自期乎。人還燈下草草爲謝，相去益遠，臨楮快悒。

答方叔賢 辛巳

承示大學原，知用心於此深密矣。道一而已，論其大本大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此意亦僕平日於朋方平常言者，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今吾冗方自喜以爲獨見新得，銳意主張是說，雖素蒙信愛如鄙人者，一時論

說當亦未能遽入且願吾兄以所見者實體諸身必將有疑果無疑必將有得果無得又必有見然後鄙說可得而進也。學之不明幾百年矣近幸同志如甘泉如吾兄者相與切磋講求頗有端緒而吾兄忽復牽滯文義若此吾又將誰望乎。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爲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者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致知格物甘泉之說與僕尙微有異然不害其爲大同若吾兄之說似又與甘泉異矣相去遠恐辭不足以達意故言語直冒不復有所遜讓近與甘泉書亦道此當不以爲罪也。

二 癸未

此學素蕪今幸吾儕復知講求於此固宜急急遑遑并心同志務求其實以身明道學雖所入之途稍異要其所志而同斯可矣。不肖之謬劣已無足論若叔賢之於甘泉亦乃牽制於文義紛爭於辯說益重世人之惑以啓嗾嗽者之口斯誠不能無憾焉。愛病中不能數奉問偶有所聞因謙之法輒附此言無倫次謂先相見望併出此。

與楊仕鳴 辛巳

差人來知令兄已於去冬安居暮有宿草矣無由一哭傷哉！所委誌銘既病且冗須朋友中相知深者一爲之始能有發耳。喻及日用講求功夫只是各依自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擴充以盡其本體不可遷就氣習以趨時好幸甚幸甚。果如是方是致知格物方是明善誠身果如是德安得而不日新業安得而不富有謂每日自檢未有終日渾成片段者亦只是致知工夫間斷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又云以此磨勸先輩文字同異工夫不合常生疑慮又何爲其然哉。區區所論致知二字乃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真的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即謂之異端離此而說即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即謂之冥行雖千魔萬怪眩瞶變幻於前自當觸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陽一出而鬼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尙何疑慮之有而何異同之足惑乎。所謂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倚靠萬事不容染着。

色色信他本來，不容一毫增減，若涉些安排，着些意思，便不是合一功夫。雖言句時有未瑩，亦是仕鳴見得處，足可喜矣。但須切實用力，始不落空，若只如此說，未免亦是議擬做象，已後只做得一箇弄精魄的漢，雖與近世格物者，症候稍有不同，其爲病痛一而已矣。詩文之習，儒者雖亦不廢，孔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若着意安排組織，未有不起於勝心者，先輩號爲有志斯道，而亦復如是，亦只是習心未除耳。仕鳴既知致知之說，此等處自當一勘而破，瞞他些子不得也。

二 癸未

別後極想念，向得尙謙書，知仕鳴功夫日有所進，殊慰所期。大抵吾黨既知學問頭腦，已不慮無下手處，只恐客氣爲患，不肯實致其良知耳。後進中如柯生輩亦頗有力量可進，只是客氣爲害亦不小。行時嘗與痛說一番，不知近來果能克去否。書至，來相見，出此共勉之。前輩之於後進，無不欲其入於善，則其規切砥礪之間，亦容有直情過當者，却恐後學未易承當得起，既不我德，反以我爲仇者有矣。往往無益而有損，故莫若且就其力量之所能及者，誘掖獎勵之。往時亦嘗與仕鳴論及此，想能不忘也。

三 癸未

前者是備錄區區之語，或未盡區區之心，此冊乃直述仕鳴所得，反不失區區之見，可見學貴乎自得也。古人謂得意忘言，學苟自得，何以言爲乎？若欲有所記札，以爲日後印證之資，則直以己意之所得者書之而已。不必一拘其言辭，反有所不達也。中間詞語時有未瑩，病中不暇細爲點檢。

與陸元靜 辛巳

蕭秦人回，得佳稿及手札，殊慰。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弊力於此矣。後乃知其不必如是，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

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亦惟欲引人於道。悟真篇後序中所謂黃老悲其貪着，乃以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者，元靜試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識。自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蓋無所不至。苟有可以長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錢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長春之屬，皆是彼學中所稱述，以爲祖師者，其德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矣。元靜氣弱多病，但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真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弊精勞神，廢靡歲月，久而不返，將遂爲病狂喪心之人，不難矣。昔人謂三折肱爲良醫，區區非良醫，蓋嘗三折肱者，元靜其慎聽毋忽。區區省親本，聞部中已准覆，但得旨，卽當長遯山澤，不久朝廷且大賚，則元靜推封亦有日，果能訪我於陽明之麓，當能爲元靜決此大疑也。

二 壬午

某不孝不忠，延禍先人，酷罰未敷，致茲多口，亦其宜然。乃勞賢者觸冒忌諱，爲之辯雪，雅承道誼之愛，深切懇至，甚非不肖孤之所敢望也。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況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之故，議論方輿，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諸己，苟其言而是，則當務求其是，不得輒是已，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則當益致其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謙，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彼其爲說，亦將自以爲衛夫道也。況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固各有所憑據，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乃不知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真，先儒之論所以日益支離，則亦由後學沿習乖謬，積漸所致。彼既先橫不信之念，莫肯虛心講究，加以吾儕議論之間，或爲勝心浮氣所乘，未免過爲矯激，則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此吾儕之責，未可專以罪彼爲也。嗟乎！吾儕今日之講學，將求異其說於人邪，亦永同其學於人邪，將求以善而勝人邪，亦求以善而養人邪。知行合一之學，

吾儕但口說耳，何嘗知行合一邪？推尋所自，則如不肖者爲罪尤重，蓋在平時徒以口舌講解，而未嘗體諸其身，名浮於實，行不掩言，已未嘗實致其知，而謂昔人致知之說未有盡，如貧子之說金，乃未免從人乞食，諸君病於相信相愛之過，好而不知其惡，遂乃共成今日紛紛之議，皆不肖之罪也。雖然，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毀譽而動其心邪？惟其在我者有未盡，則亦安可遂以人言爲盡，非伊川晦庵之在當時，尚不免於詆毀斥逐，況在吾輩行有所未至，則夫人之詆毀斥逐，正其宜耳，凡今爭辯學術之士，亦必有志於學者也，未可以其異己而遂有所疎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其但蔽於積習，故於吾說卒未易解。就如諸君初聞鄙說時，其間寧無非笑詆毀之者，久而釋然以悟，甚至反有激爲過當之論者矣，又安知今日相詆之力，不爲異時相信之深者乎？衰絰哀苦中非論學時，而道至與廢，乃有不容於泯默者，不覺叨叨至此，言無倫次，幸亮其心也。致知之說，向與惟濬及崇一諸友極論於江西，近日楊仕鳴來過，亦嘗一及，頗爲詳悉。今原忠宗賢二君復往，諸君更相與細心體究一番，當無餘蘊矣。孟子云：「是非之心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卽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說，只一知字，尙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會道著矣，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答舒國用 癸未

來書足見爲學篤切之志，學患不知要，知要矣，患無篤切之志，國用旣知其要，又能立志篤切如此，其進也執。中間所疑一二節，皆工夫未熟，而欲速助長之爲病耳。以國用之所志向，而去其欲速助長之心，循循日進，自當有至。前所疑一二節，自將渙然冰釋矣，何俟於予言。譬之飲食，其味之美惡，食者當自知之，非人之能以其美惡告之也。雖然，國用所疑一二節者，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之，然吾未嘗以告也。今且姑爲國用一言之，夫謂敬畏之增，不能不爲灑落之累，又謂敬畏爲有心，如何可以無心而出於自然，不疑其所行，凡此皆吾所謂欲速助長之爲病。

也。夫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懣，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餽愧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反爲灑落之累耶。惟夫不知灑落爲吾心之體，敬畏爲灑落之功，歧爲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牴牾，動多拂戾，而流於欲速助長，是國用之所謂敬畏者，乃大學之恐懼憂患，非中庸戒慎恐懼之謂矣。程子常言人言無心，只可言無私心，不可言無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心不可無也，有所恐懼，有所憂患，是私心不可有也。堯舜之兢兢業業，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謂也，皆出乎其心體之自然也，出乎心體，非有所爲而爲之者，自然之謂也，敬畏之功無間於動靜，是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敬義立而天道達，則不疑其所行矣。所寄詐說大意亦好，以此自勵可矣，不必以責人也。君子不斲人之信也，自信而已，不斲人之知也，自知而已，因先莖未舉功，人事紛沓，來使立候，凍筆潦草無次。

與劉元道 癸未

來喻欲入坐窮山絕世故，屏思慮，養吾靈明，必自驗至於通晝夜而不息，然後以無情應世故，且云於靜求之，似爲徑直，但勿流於空寂而已。觀此，足見任道之剛毅，立志之不凡，且前後所論皆不爲無見者矣，可喜可喜。夫良醫之治病，隨其疾之虛實強弱寒熱內外而斟酌加減調理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不問證候之如何，面必使人人服之也。君子養心之學，亦何以異於是。元道自量其受病之深淺，氣血之強弱，自可知其所云者而斟酌爲之，亦自無傷，且專欲絕世故，屏思慮，偏於虛靜，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大抵

治病雖無一定之方，而以去病爲主，則是一定之法。若但知隨病用藥，而不知因藥發病，其失一而已矣。閒中且將明道定性書熟味，意況當又不同，憂病不能一一信筆草草無次。

答路賓陽 癸未

憂病中遠使惠問，哀感何已。守忠之計，方爾痛心，而復不起，慘割如何可言。死者已矣，生者益孤立寡助，不及今奮發砥礪，坐待漸盡燈滅，固將抱恨無窮，自來山間。朋友遠近至者百餘人，因此頗有警發，見得此學益的確簡易，真是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惜無因復與賓陽一面語耳。郡務雖繁，然民人社稷莫非實學，以資陽才質之美，行之以忠信，堅其必爲聖人之志，勿爲時議所搖，近名所動，吾見其德日近而業日廣矣。荒憤不能多及，心亮。

與黃勉之 甲申

屢承書惠，兼示述作，足知才識之邁，向道懇切之難得也。何幸何幸。然未由一面，鄙心之所欲效者，尙爾鬱而未申，有負盛情多矣。君子學以爲己，成己成物雖本一事，而先後之序有不容紊。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誦習經史，本亦學問之事，不可廢者，而忘本逐末，明道尙有玩物喪志之戒，若立言垂訓，尤非學者所宜汲汲矣。所示格物說修道註誠荷不鄙之盛，切深慚悚，然非淺劣之所敢望於足下者也。且其爲說亦於鄙見微有未盡，何時合并當悉其義，願且勿以示人。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充足下之才志，當一日千里，何所不可到，而不勝駿逸之氣，急於馳驟，奔放抵突若此，將恐自蹶其足，非任重致遠之道也。古本之釋，不得已也，然不敢多爲辭說，正恐葛藤纏繞，則枝幹反爲蒙翳耳。短序亦嘗三易稿，石刻其最後者，今各住一本，亦足以知初年之見未可據以爲定也。

二 甲申

勉之別去後，家人病益狼狽，賤軀亦咳逆泄瀉，相仿曾無間日，人事紛沓未論也。用是大學古本會無下筆處，有辜勤勤之意。然此亦自可徐徐圖之。但古本白文之在吾心者，未能時時發明，却有可憂耳。來問數條，實亦無暇作答，緜觀簡末懇懇之誠，又自不容已於言也。

來書云：以良知之教涵泳之，覺其微動微靜，徹晝徹夜，徹古徹今，徹生徹死，無非此物，不假纖毫思索，不得纖毫助長，亭亭當當，靈靈明明，觸而應，感而通，無所不照，無所不覺，無所不達，至聖同途，萬賢合轍，無他如神，此即爲神，無他希天，此即爲天，無他順帝，此即爲帝，本無不中，本無不公，終日酬酢不見其有動，終日閑居不見其有靜，真乾坤之靈體，吾人之妙用也。竊又以爲中庸誠者之明，即此良知爲明，誠之者之戒慎恐懼，即此良知爲戒慎恐懼，當與惻隱羞惡一般，俱是良知條件，知戒慎恐懼，知惻隱，知羞惡，通是良知，亦即是明云云。

此節論得已甚分曉，知此則知致知之外無餘功矣，知此則知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非虛語矣。誠明戒懼，效驗功夫，本非兩義，既知微動微靜，徹死徹生，無非此物，則誠明戒懼與惻隱羞惡，又安得別有一物爲之歟。

來書云：陰陽之氣，訴合和暢而生萬物，物之有生，皆得此和暢之氣，故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觀之鸞飛魚躍，鳥鳴獸舞，草木欣欣向榮，皆同此樂，但爲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便立箇無間斷功夫，悅則樂之萌矣，朋來則學成而吾性本體之樂復矣。故曰：『不亦樂乎。』在人雖不我知，而無一毫愠怒以間斷吾性之樂，聖人恐學者樂之有息也，故又言此所謂不怨不尤，與夫樂在其中，不改其樂，皆是樂無間斷否云云。

樂是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訴合和暢，原無間隔，來書謂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但爲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是也。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悅則本體漸復矣，朋來則本體之訴

合和暢，充周無間，本體之訴合和暢本來如是，初未嘗有所增也，就使無朋來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嘗有所減也，來書云無間斷意思，亦是聖人亦只是至誠無息而已，其工夫只是時習，時習之要只是謹獨，謹獨即是致良知，知即是樂之本體，此節論得大意亦皆是，但不宜便有所執著。

來書云，韓昌黎博愛之謂仁一句，看來大段不錯，不知宋儒何故非之，以爲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以愛爲仁，愚意則曰：性卽未發之情，情卽已發之性，仁卽未發之愛，愛卽已發之仁，如何喚愛作仁不得，言愛則仁在其中矣。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周子曰：『愛曰仁。』昌黎此言與孟周之旨無甚差別，不可以其文人而忽之也，云云。

博愛之說，本與周子之旨無大相遠，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愛字何嘗不可謂之仁歟。昔儒看古人言語，亦多有因人重輕之病，正是此等處耳。然愛之本體固可謂之仁，但亦有愛得是與不是，須愛得是方是愛之本體，方可謂之仁，若只知博愛，而不論是與不是，亦便有差處，吾嘗謂博字不若公字爲盡，大抵訓釋字義，亦只是得其大概，若其精微奧蘊，在人思而自得，非言語所能喻，後人多有泥文著相，專在字眼上穿求，却是心從法華轉也。

來書云，大學云：『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所謂惡之云者，凡皆惡臭，無處不惡，固無妨礙，至於好色，無處不好，則將凡美色之經於目也，亦盡好之乎。大學之訓，當是借流俗好惡之常情，以喻聖賢好善惡惡之誠耳，抑將好色亦爲聖賢之所同好，經於目雖知其姣，而思則無邪，未嘗少累其心體否乎？詩云有女如雲，未嘗不知其姣也，其姣也匪我思存，言匪我見存，則思無邪而不累其心體矣，如見軒冕金玉，亦知其爲軒冕金玉也，但無歆羨希覬之心，則可矣，如此看不知通否？云云。

人於尋常好惡，或亦有不真切處，惟是好好色，惡惡臭，則皆是發於真心，自求快足，曾無纖假者，大學是就人好惡真切易見處，指示人以好善惡惡之誠，當如是耳，亦只是形容一誠字，今若又於好色字上生如許意見，却

未免有執指爲月之病，昔人多有爲一字一句所牽蔽，遂致錯解聖經者，正是此症候耳，不可不察也。中間云無處不惡，固無妨礙，亦便有受病處，更詳之。

來書云，有人因薛文清過思亦是暴氣之說，乃欲截然不思想者。竊以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亦將謂孔子過而暴其氣乎？以愚推之，惟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卽如孔子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爲過。不外良知，卽是何思何慮，尙何過哉，云云。

過思亦是暴氣，此語說得亦是。若遂欲截然不思，却是因噎而廢食者也。來書謂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卽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爲過。不外良知卽是何思何慮，此語甚得鄙意。孔子所謂『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聖人未必然，乃是指出徒思而不學之病以誨人耳。若徒思而不學，安得不謂之過思與。

答劉內重 乙酉

書來警發良多，知感知感。腹疾不欲作答，但內重爲學工夫尙有可商量者，不可以虛來意之辱，輒復書此耳。程子云：『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而爲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夫學者旣立有必爲聖人之志，只消就自己良知明覺處，朴實頭致了去，自然循循日有所至，原無許多門面摺數也。外面是非毀譽，亦好資之以爲警切砥礪之地，卻不得以此稍動其心，便將流於心勞日拙而不自知矣。內重剛強篤實，自是任道之器，然於此等處尙須與謙之從容一商量，又當有見也。跟前路選，須放開闊，才好容人來往，若太拘窄，恐自己亦無展足之地矣。聖人之行，初不遠於人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難言之互鄉，亦與進其童子，在當時固不能無惑之者矣。子見南子，子路且有不悅，夫子到此，如何更與子路說得是非，只好矢之而已。何也，若要說見南子是得多少氣力來說，且若依着子路認箇不是，則子路終身不識聖人之心，此學終將不明矣。此

等苦心處，惟顏子便能識得，故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此正是大頭腦處。區區舉似內重，亦欲內重謙虛其心，宏其量，去人我之見，絕意必之私，則此大頭腦處自將卓爾有見，當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己之歎矣。大抵奇特斬絕之行，多後世希高慕大者之所喜，聖賢不以為貴也。故索隱行怪，則後世有述焉，依乎中庸，固有遜世不見知者矣。學絕道喪之餘，苟有以講學來者，所謂空谷之足音，得似人者可矣，必如內重所云，則今之可講學者，止可如內重輩二三人而止矣。然如內重者，亦不能時時來講也。則法堂前草深一丈矣。內重有進道之資，而微失之於隘，吾固不敢避飾非自是之嫌，而叨叨至此，內重宜悉此意，弗徒求之言語之間可也。

與王公弼 乙酉

前王汝止家人去，因在妻喪中，草草未能作書。人來，遠承問惠，得聞動履，殊慰殊慰。書中所云斯道廣大，無處欠缺，動靜窮達，無往非學，自到任以來，錢穀獄訟，事上接下，皆不敢放過，但反觀於獨，猶未是天壽不二根基，毀譽得喪之間，未能脫然。足知用功之密，只此自知之明，便是良知，致此良知，以求自慊，便是致知矣。殊慰殊慰。伊師顏兄弟久居於此，黃正之來，此亦已兩月餘，何廷仁到亦數日，朋友聚此，頗覺有益。惟齊不得力而歸，此友性氣，殊別變化甚難，殊為可憂爾間及之。

答董濼蘿石 乙酉

問某賦性平直守分，每遇能言之士，則以己之遲鈍為慚，恐是根器弱甚。

此皆未免有外重內輕之患，若平日能集義，則浩然之氣至大至公，充塞天地，自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然能知人之言，而凡詖謔邪遁之詞，皆無所施於前矣。況肯自以為慚乎？集義只是致良知，心得其宜為義，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

問某因親弟糧役，與之謀敗，致累多人，因思皆不老實之過，也如何？

謂之老實，須是實致其良知始得，不然，却恐所謂老實者，正是老實不好也。昔人亦有爲手足之情受汗辱者，然不致知，此等事於良知亦自有不安。

問某因海甯縣丞盧珂居官廉甚而極貧，饑寒餓死，遂走拜之，贈以詩襪，歸而胸次帖帖然，自以爲得也，只此自以爲得也，恐亦不宜。

如得自以爲得之非宜，只此便是良知矣。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又多着一分意思不得，多着一分意思，便是私矣。

問某見人有善行，每好錄之，時以展閱，常見二醫，一姓韓，一姓郭者，以利相讓，亦必錄之。

錄善人以自勉，此亦多聞多見而識，乃是致良知之功，此等人只是欠學問，恐不能到頭如此，吾輩中亦未易得也。

與黃宗賢 癸未

南行想亦從心所欲，職守閒靜，益得專志於學，聞之殊慰。賤驛入夏來，山中感暑痢，歸臥兩月餘，變成痰咳，今雖稍平，然咳尙未已也。四方朋友來去無定，中間不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真有力量，能擔荷得，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只是無有必爲聖人之志，近與尙謙子莘誠甫講孟子，鄉原狂狷一章，頗覺有所省發，相見時試更一論如何。聞接引同志孜孜不怠，甚善甚善，但論議之際，必須謙虛簡明爲佳。若自處過任而詞意重複，卻恐無益有損。在高明斷無此，因見舊時友朋往往不免斯病，謾一言之。

寄薛尙謙 癸未

承喻自咎罪疾，只緣輕傲二字累倒，足知用力懇切，但知得輕傲處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卻輕傲，便是格物。致知二字是千古聖學之秘，尙在虔時終日論此，同志中尙多有未徹。近於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見者往

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熟味。此是孔門正法眼藏，從前儒者多不會悟到，故其說卒入於支離。仕鳴過度，常與細說，不審閒中曾論及否？論及甘泉論仕德處，殆一時意有所向而云，益亦未見其止之歎耳。仕德之學未敢便以爲至，卽其信道之篤，臨死不貳，眼前曾有幾人。所云心心相持，如髡如鉗，正恐同輩中亦未見有能如此者也。書來謂仕鳴海崖大進，此學近得數友皆有根力，處久當能發揮，幸甚。聞之喜而不寐也。海崖爲誰氏，便中寄知之。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六

文錄三 書

書二 始嘉靖丙戌至戊子

寄鄒謙之 丙戌

比遭家多難，工夫極費力，因見得良知二字，比舊愈加親切真，所謂大本達道，舍此更無學問可講矣。隨處體認天理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卽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塵，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謬矣。四方同志之至此者，但以此意提掇之，無不卽有省發，只是著實能透徹者，甚亦不易得也。世間無志之人，旣以見驅於聲利詞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爲聖人之志，未挾免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卽且安頓其中者多矣。謙之之學，旣以得其大原，近想涉歷彌久，則功夫當益精明矣。無因接席一論，以資切劘，傾企如何！范祠之建，實亦有禪風教，僕於大字本非所長，况已久不作，所須祠扁，必大筆自揮之乃佳也。使遠值歲杪，不盡欲言。

二 丙戌

承示論俗禮要，大抵一宗文公家禮而簡約之，切近人情，甚善甚善。非吾謙之誠有意於化民成俗，未肯汲汲爲此也。古禮之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爲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爲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爲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祔祭之類，固區區向時欲

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爲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後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爲履，我知其不爲糞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今之爲此，非以議禮爲也，徒以末世廢禮之極，聊爲之兆，以興起之，故特爲此簡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爲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論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却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爲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與幸更裁之，令先公墓表決不負約，但向在紛冗憂病中，近復咳患盛作，更求假以日月耳。施濮兩生知解甚利，但已經爐鞴，則煨煉爲易，自此益淬礪之，吾見其成之尤速也。書院新成，欲爲諸生擇師，此誠爲盛德之事，但劉伯光以家事促歸，魏師伊乃兄適有官務，倉卒往視，何廷仁近亦歸省，惟黃正之尙留，彼意以登壇說法，非吾謙之身自任之不可，須事定後，却與二三同志造訪，因而連留旬月，相與砥礪開發，效匡翼之勞，亦所不辭也。祠堂位次，禘祭之義，往年曾與徐曰仁備論，曰仁嘗記其略，今使錄一通奉覽，以備採擇。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上，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陽明子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上，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上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當何如？」曰：「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爲安。曾見浦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列，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行，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禘，

於己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祖宗之行，宜何如？附陽明子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及其會矣。今民間得祀高曾，蓋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爲僭，況在其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爲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儉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問者，古所爲無後，皆殤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祀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爲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也。以問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爲之嗣，勢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祀之，於義亦可也。』

三 丙戌

教札時及，足慰離索。兼示論語講章，明白痛快，足以發朱注之所未及，諸生聽之當有油然而興者矣。後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撥得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則所謂悅樂不愠者，皆不待言而喻。書院記文整嚴精確，迴爾不羣，皆是真寫胸中實見，一洗近儒影響雕飾之習，不徒作矣。某近來卻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與朋輩講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此兩字人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醒省覺，若致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故說此兩字窮劫不能盡，世儒尙有致疑於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見得耳。近有鄉大夫請某講學者，云除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某答云：「除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不審邇來謙之於此兩字，見得比舊又如何矣。無因一面扣之，以快傾渴。正之去，當能略盡鄙懷，不能一一。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略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爲子則非孝，以之爲臣則非忠，流毒屬禍，生民之亂尙未知所抵極。今欲救之，惟有返朴還淳，是對症之劑，故吾儕今日用功，務在鞭辟近裏，剷削繁文，始得。然鞭辟近裏，剷

創繁文，亦非草率可能，必須講明致良知之學，每以言於同志，不識謙之亦以爲何如也。講學之後，望時及之。

四 丙戌

正之歸，備談政教之善，勸懲惡，開誘來學，毅然以斯道爲己任，其爲喜幸，如何可言。前書虛文相誑之說，獨以慨夫後儒之沒溺詞章，雕鏤文字，以希世盜名，雖賢知有所不免，而其流毒之深，非得根器力量如吾謙之者，莫能挽而回之也。而謙之願猶歉然，欲以猛省寡過，此正吾謙之所以爲不可及也。欣歎欣歎，學絕道喪之餘，苟有興起向慕於是學者，皆可以爲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求其盡合於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以爲造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道一而已，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釋氏之所以爲釋，老氏之所以爲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甯有二乎？今古學術之誠僞邪正，何啻瓠珣美玉，然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辯者，正以此道之無二，而其變動不拘，充塞無間，縱橫顛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做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爲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已誑人，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釐之差，而乃致千里之謬，非誠有求爲聖人之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之學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若某之不肖，蓋亦嘗陷溺於其間者幾年，振愴然，既自以爲是矣。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學，然後悔其向之所爲者，固包藏禍機，作僞於外，而心勞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刷，創艾而病根深痼，萌蘗時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顛沛不無，尚猶得免於傾覆者也。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尙且其難若此，又況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將何所抵極乎。以謙之精神力量，又以有覺於良知，自當如江河之注海，沛然無復能有爲之障礙者矣。默成深造之餘，必有日新之得，可以警發昏惰者，便間不惜款款示及之。

五 丙戌

張陳二生來，適歸餘姚祭掃，遂不及相見，殊負深情也。隨事體認天理，卽戒慎恐懼功夫，以爲尙隔一塵，爲世之所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於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明則此語亦自無害，不然，卽猶未免於毫釐千里也。來喻以爲恐主於事者，蓋已深燭其弊矣。寄示甘泉尊經閣記，甚善甚善，其間大意亦與區區稽山書院之作相同，稽山之作，向嘗以寄甘泉，自謂於此學頗有分毫發明，今甘泉乃謂今之謂聰明知覺，不必外求諸經者，不必呼而能覺之類，則似急於立言，而未暇細察鄙人之意矣。後世學術之不明，非爲後人聰明識見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勝心爲患，不能取善相下，明明其說之已是矣，而又務爲一說以高之，是以其說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學術之不明，使後學無所適從，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黨自相求勝之罪也。今良知之說，已將學問頭腦說得十分下落，只是各去勝心，務在共明此學，隨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誘之，自當各有所至。若只要自立門戶，外假衛道之名，而內行求勝之實，不顧正學之因此而益荒，人心之因此而愈惑，黨同伐異，覆短爭長，而惟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謀，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也。甘泉之意未必由此，因事感觸，輒漫及之。蓋今時講學者大抵多犯此症，在鄙人亦或有所未免。然不敢不痛自克治也，如何如何。

答友人 丙戌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往年，駕在留都，左右交譏某於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羣疑若此，宜圖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已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信之信已乎？某於執事爲世交，執事之心，某素能信之，而願以相訊者，此豈亦猶有未能自信也乎？雖然，執事之心又焉有所不自信者？至於防範之外，意料所不及，若校人之於子產者，亦安能保其必無則執事之懇懇以詢於僕，固君子之嚴於自治，宜如此也。昔楚人有宿於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

人之履以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履於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履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來過，見其履在楚人之足，大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履。」遂與之絕，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而悔謝曰：「吾不能知子而繆以疑子，吾之罪也，請爲友如初。」今執事之見疑於人，其有其無，某皆不得而知，縱或有之，亦何傷於執事之自信乎。不佞逾年，吾見有踵執事之門而悔謝者矣，執事其益自信無怠，固將無入而非學，亦無入而不自得也矣。

答友人問 丙戌

問自來儒先皆以學問思辯屬知，而以篤行屬行，分明是兩截事，今先生獨謂知行合一，不能無疑。

曰：「此事吾已言之屢屢，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辯工夫，則學問思辯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辯是思辯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辯矣。若謂學問思辯之，然後去行，卻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辯得行時，又何如去得，做學問思辯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箇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箇行，元來只是一箇工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箇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某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吾契但著實就身心上體履，當下便自知得，今卻只從言語文義上窺測，所以牽制支離，轉說轉糊塗，正是不能知行合一之弊耳。」

象山論學，與晦庵大有同異，先生嘗稱象山於學問頭腦處，見得直截分明。今觀象山之論，卻有謂學有講明，有踐履，及以致知格物爲講明之事，乃與晦庵之說無異，而與先生知行合一之說，反有不同，何也？

曰：「君子之學，豈有心於同異，惟其是而已。吾於象山之學有同者，非是苟同，其異者，自不掩其爲異也。吾於晦庵之論有異者，非是求異，其同者，自不害其爲同也。假使伯夷柳下惠與孔孟同處一堂之上，就有所見之偏全，

其議論斷亦不能皆合，然要之不害其同爲聖賢也。若後世論學之士則全是黨同伐異，私心浮氣所使，將聖賢事業作一場兒戲看了也。

又問知行合一之說，是先生論學最要緊處，今既與象山之說異矣，敢問其所以同。

曰：「知行原是兩箇字說，一箇工夫，這一箇工夫須著此兩箇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分明，見得原是一箇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箇說，畢竟將來做那一箇工夫，則始或未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原看做兩箇了，則雖把知行合作一箇說，亦恐終未有湊泊處，況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討下落處也。」

又問致良知之說，真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象山已於頭腦上見得分明，如何於此尚有不同。

曰：「致知格物，自來儒者皆相沿如此說，故象山亦遂相沿得來，不復致疑耳。然此畢竟亦是象山見得未精一處，不可掩也。」

又曰：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若知時其心不能真切篤實，則其知便不能明覺精察，不是知之時只要明覺精察，更不要真切篤實也。行之時其心不能明覺精察，則其行便不能真切篤實，不是行之時只要真切篤實，更不要明覺精察也。知天地之化育，心體原是如此，乾知大始，心體亦原是如此。」

答南元善 丙戌

別去忽踰三月，居嘗思念，輒與諸生私相慨歎，計歸程之所及，此時當到家久矣。太夫人康強，貴眷無恙。渭南風景當與柴桑無異，而元善之識見興趣，則又有出於元亮之上者矣。近得中途寄來書讀之，恍然如接顏色，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疊疊千數百言，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澆慰何如，諸生遞觀傳誦，相與歎仰，歆服因而興起者多矣。世之高抗通脫

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感激於憤懣，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衝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礙。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齋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喪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處吾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聽矣。又有於聰目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視矣，又有於明心而非良知，則不能以思與覺矣，又有於睿知，然則又有於寬裕溫柔乎？又有於發強剛毅乎？又有於齋莊中正，文理密察乎？又有於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乎？故凡慕富貴，愛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知之體，而窒吾淵泉時出之用。若此者，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爲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故凡有道之士，其於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而取舍愛憎也，若洗目中之塵，而拔耳中之楔，其於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鷗之往來變化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礙也。元善今日之所造，其殆庶幾於是矣乎？是豈有待於物以相勝，而去彼取此，激昂於一時之意氣者，所能強而聲音笑貌以爲之乎？元善自愛，元善自愛，關中自古多豪傑，其忠信沈毅之質，明達英偉之器，四方之士，吾見亦多矣，未有如關中之盛者也。然自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關中之士有所振發興起，進其文藝於道德之歸，變其氣節爲聖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爲無意乎？謂天爲無意乎？元貞以病不及別簡，蓋心同道同而學同，吾所以告之，亦不能有他說也，亮之。

五月初得蘇州書，後月適遇王驛丞去，草草會附短啓，其時私計行旆到家必已久矣。是月三日，余門子回復領手教，始知六月尙留汴城，世途之險澀難料，每每若此也。賤軀入夏咳作，兼以毒暑大旱，舟楫無所往，日與二三子講息，池傍小閣中，每及賢昆玉，則喟然與歎而已。郡中今歲之旱，比往年尤甚，河渠曾蒙開浚者，百姓皆得資灌漑之利，相與嘖嘖追頌功德，然已控籲無及矣。彼奸妬險人號稱士類者，乃獨譏疾排搆無所不至，曾細民之不若，亦獨何哉！亦獨何哉！色養之暇，頃荒協奏，切磋講習，當日益深造矣。里中英俊相從論學者，幾人學絕道喪，且幾百年，居今之時而苟知趨向於是，正所謂空谷之足音，皆今之豪傑矣。使中示知之，竊嘗喜陶翁涵育薰陶之說，以爲今時朋友相與，必有此意而後彼此交益。近來一二同志與人講學，乃有規礪太刻，遂相憤戾而去者，太抵皆不免於以善服人之病耳。楚國寶又爾愛去。子京諸友亦不能亟相會，一齊衆楚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雖然，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非賢昆玉，曷足以語於斯乎。其餘世情真若浮虛之變態，亮非元善之所屑聞者也，遂不一一及。

答季明德 丙戌

書惠遠及，以咳恙未平，憂念備至，感媿良深。食薑太多，非東南所宜，誠然。此亦不過暫時劫劑耳。近有一友爲易貝母丸，服之頗亦有效。乃終不若來喻用養生之法，拔去病根者，爲得本源之論。然此又不但治病爲然，學問之功亦當如是矣。承示立志益堅，謂聖人必可以學而至，兢兢焉常磨鍊於事爲朋友之間，而厭煩之心比前差少，喜幸殊極。又謂聖人之學不能無積累之漸，意亦切實。中間以堯舜文王孔老諸說發明志學一章一意，足知近來進脩不懈，居有司之煩，而能精思力究者，此非朋輩所及。然此在吾明德自以此意奮起其精神，砥切其志意，則可矣。必欲如此節節分疏引證，以爲聖人進道一定之階級，又連掇數聖人紙上之陳迹，而入之以此一款條例之中，如以堯之試蘇，爲未能不惑，子夏之啓予，爲未能耳順之類，則是尙有比擬牽滯之累。以此論聖人之亦必由學而至。

則雖有所發明，然其階級懸難，反覺高遠深奧，而未見其爲人皆可學，乃不如末後一節，謂至其極而短之不踰，亦不過自此志之不已所積，而不踰之上，亦必有學可進，聖人豈絕然與人異哉。又云善者聖之體也，害此善者，人欲而已。人欲吾之所本無，去其本無之人欲，則善在我，而聖體全，聖無有餘，我無不足，此以知聖人之必可學也。然非有求爲聖人之志，則亦不能以有成，只如此論，自是親切簡易，以此開喻來學，足以興起之矣。若如前說，未免使柔怯者畏縮而不敢當，高明者希高而外逐，不能無弊也。聖賢垂訓，固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凡看經書，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於學而已。則千經萬典，顛倒縱橫，皆爲我之所用，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爲所縛，雖或特見妙詣開發之益，一時不無，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蓋有反爲良知之障礙，而不自知覺者矣。其云善者聖之體意，固已好善卽良知，言良知卽使人尤爲易曉，故區區近有心之良知，是謂聖之說。其間又云人之爲學，求盡乎天而已。此明德之意，本欲合天人而爲一，而未免反離而二之也。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卽天，言心卽天地萬物皆裹之矣，而又親切簡易，故不若言人之爲學，求盡乎心而已。知行之答，大段切實明白，詞氣亦平和，有足啓發人者。惟賢一書，識見甚進，間有語疵，則前所謂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者之爲病，今旣照破，久當自融釋矣。以效訓學之說，凡字義之難通者，則以一字之相類而易曉者釋之。若今學字之義，本自明白，不必訓釋，今遂以效訓學，以學訓效，皆無不可，不必有所拘執，但效字結不若學字之混成耳。率性而行，則性謂之道，脩道而學，則道謂之教，謂脩道之爲教可也，謂脩道之爲學亦可也。自其道之示人無隱者而言，則道謂之教，自其功夫之脩習無違者而言，則道謂之學，教也，學也，皆道也。非人之所能爲也。知此則又何訓釋之有，所須學記，因病未能著筆，俟後便爲之。

與王公弼

來書比舊所見益進，可喜可喜。中間謂棄置富貴與輕於方父兄之命，只是一事，當棄富貴卽棄富貴，只是致良知，當從父兄之命卽從父兄之命，亦只是致良知。其間權量輕重，稍有私意。於良知便自不安，凡認賊作子者，緣

不知在良知上用功，是以有此。若只在良知上體認，所謂雖不中不遠矣。

二 丁亥

老年得子，實出望外。承相知愛，念勤倦若此，又重之以厚儀，感愧何可當也。兩廣之役，積衰久病之餘，何能堪此，已具本辭免，但未知遂能得允否耳。來書提醒良知之說，甚善甚善，所云困勉之功，亦只是提醒工夫，未能純熟，須加人一己百之力，然後能無間斷，非是提醒之外，別有一段困勉之事也。

與歐陽崇一 丙戌

正之諸友下第歸，備談在京相與之詳，近雖仕途紛擾中，而功力略無退轉，甚難甚難。得來書，自咎真切，論學數條，卓有定見，非獨無退轉，且大有所進矣。文蔚所疑，良不爲過。孟子謂有諸己之謂信，今吾未能有諸己，是未能自信也，宜乎文蔚之未能信我矣。乃勞崇一逐一爲我解嘲，然又不敢盡謂崇一解嘲之言爲口給，但在區區，則亦未能一一盡如崇一之所解者，爲不能無愧耳，固不敢不勉力也。

寄陸原靜 丙戌

原靜雖在憂苦中，其學問功夫，所謂顛沛必於是者，不言可知矣。奚必論說講究而後可以爲學乎。南元善會將原靜後來論學數條刊入後錄中，初心甚不欲渠如此，近日朋輩見之，卻因此多有省悟，始知古人相與辯論窮詰，亦不獨要自己明白，直欲共明此學於天下耳。蓋此數條，同志中肯用功者亦時有疑及之，然非原靜則亦莫肯如此披豁吐露，就欲如此披豁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盡，故此原靜一問，其有益於同志良不淺淺也。自後但有可相啓發者，不惜時寄及之，幸甚幸甚！近得施聘之書，意向卓然，出於流輩，往年嘗竊異其人，今果與俗不同也。聞中會相往復，否大事今冬能舉得，便可無他絆繫。如聘之者，不妨時時一會，窮居獨處，無朋友相砥切，最是一大患也。貴鄉有章友名商臣者，聞其用工篤實，尤爲難得，亦曾一相講否？

答甘泉 丙戌

吾間雖疎，道德之聲無日不聞於耳，所以啓牖消鄙者多矣。向承狂生之論，初聞極駭，彼雖愚悖之甚，不應遽至於爾。既而細詢其故，良亦有因。近復來此，始得其實。蓋此生素有老佛之溺，爲朋輩所攻激，遂高自矜大以誇愚泄憤，蓋亦不過怪誕妖妄，如近世方士呼雷斬蛟之說之類，而聞者不察，又從而增飾之耳。近已與之痛絕，而此生深自悔責，若無所措，其躬賴其資性頗可，或自此遂能改創，未可知也。學絕道喪之餘，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忠信明敏之資絕不可得，如生者良亦千百中之一二，而又復不免於陷溺若此，可如何哉！可如何哉！龔生來訪，自言素沐教極深，其資性甚純謹，惜無可以進之者，今復遠求陶鑄，自此當見其有成也。

答魏師說 丁亥

師伊至，備聞日新之功，兼得來書，志意懇切，喜慰無盡。所云任情任意，認作良知，及作意爲之，不依本來良知而自謂良知者，既已察識其病矣。意與良知當分別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有是有非，能得知得意之是非者，則謂之良知，依得良知，則無有不是矣。所疑拘於體面，格於事勢等患，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若能誠切專一，自無此也。凡作事不能謀始，與有輕忽苟且之弊者，亦皆致良知之心未能誠一，亦是見得良知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即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卻體面事勢之外，亦別無良知矣。豈得又爲體面所局，事勢所格，即已動於私意，非復良知之本然矣。今時同志中雖皆知得良知無所不在，一涉酬應，便又將人情物理與良知看作兩事，此誠不可以不察也。

與馬子莘 丁亥

連得所寄書，誠慰傾渴，締觀來書，其字畫文彩皆有加於疇昔，根本盛而枝葉茂，理固宜然。然草木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矣。邇來子莘之志，得無微有所溺乎？是亦不可以不省也。良知之說，往時亦嘗備講，不審

邇來能益瑩徹否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卽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己之謂耳，非若世之想像講說者之爲也。近時同志莫不知以良知爲說，然亦未見有能實體認之者，是以尙未免於疑惑。蓋有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理，而必假於窮索以增益之者，又以爲徒致良知，未必能合於天理，須以良知講求，其所謂天理者，而執之以爲一定之則，然後可以率由而無弊。是其爲說，非實加體認之功，而真有以見夫良知者，則亦莫能辯其言之似是而非也。莆中故多賢，國英及志道二三同志之外，相與切磋砥礪者，亦復幾人。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爲學者，異端之學矣。道喪千載，良知之學久爲贅疣，今之友朋知以此事日相講求者，殆空谷之足音歟！想念雖切，無因面會，一罄此懷，臨書惘惘不盡。

與毛古庵憲副 丁亥

亟承書惠，既荷不遺，中間歉然下問之意，尤足以仰見賢者進脩之功，勤勤不懈，喜幸何可言也。無因促膝一陳鄙見，以求是正，可勝瞻馳。凡鄙人所謂致良知之說，與今之所謂體認天理之說，本亦無大相遠，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種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達之枝葉者也。體認天理者，是茂其枝葉之生意，而求以復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達之枝葉矣。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別有生意，可以茂之枝葉之間者乎。吾兄忠信近道之資，既自出於儕輩之上，近見胡正人備談吾兄平日工夫，又皆篤實懇切，非若世之狗名遠迹，而徒以支離於其外者，只如此用力不已，自當循循有至，所謂殊途而同歸者也。亦奚必改途易業，而別求所謂爲學之方乎。惟吾兄益就平日用工得力處，進步不息，譬之適京都者，始在偏州僻壤，未免經歷於傍蹊曲徑之中，苟志往不懈，未有不達於通衢大路者也。病軀咳作，不能多及，寄去鄙錄，末後論學一書，亦頗發明鄙見，暇中幸示及之。

與黃宗賢 丁亥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於頹靡者。近與誠甫言，在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預先相約定，彼此但見微有動氣處，即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恥近乎勇，所謂知恥，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爲恥，意氣不能陵軋得人爲恥，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爲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爲恥，正是恥非其所當恥，而不知恥其所當恥也，可不哀乎！諸君皆平日所知厚者，區區之心，愛莫爲助，只願諸君都做箇古之大臣，古之所謂大臣者，更不稱他有甚知謀才略，只是一箇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略，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今天下事勢如沈疴積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實有在於諸君子，若自己病痛未能除得，何以能療得天下之病，此區區一念之誠，所以不能不爲諸君一竭盡者也。諸君每相見時，幸默以此意相規切之，須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能報得如此知遇，不枉了因此一大事來出世一遭也。病臥山林，只好脩藥餌，苟延喘息，但於諸君出處，亦有痛痒相關者，不覺縷縷至此，幸亮此情也。

答以乘憲副 丁亥

此學不明於世久矣，而舊聞舊習障蔽纏繞，一旦驟聞吾說，未有不非詆疑議者。然此心之良知，昭然不昧，萬古一日，但肯平心易氣，而以吾說反之於心，亦未有不洞然明白者。然不能即此奮志進步，勇脫窳臼，而猶依違觀望於其間，則舊聞舊習又從而牽滯蔽塞之矣。此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是病，不識以乘別後意思，卻如何耳？昔有

十家之村，皆荒其百畝，而日惟轉糶於市，取其贏餘以贖朝夕者，鄰村之農勸之曰：「爾朝夕轉糶，勞費無期，曷若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數年耕可積而富矣。」其二入聽之，舍糶而田，八家之人競相非沮，遇室人老幼亦交徧歸譏曰：「我朝不糶則無以爲饑，暮不糶則無以爲餐，朝夕不保安，能待秋而食乎？」其一人力田不顧，卒成富貴，其一人不得已，復棄田而糶，竟貧綏終身焉。今天下之人方皆轉糶於市，忽有舍糶而田者，甯能免於非譏乎？要在深信弗疑，力田而不顧，乃克有成耳。兩承書來，皆有適往直進，相信不疑之志，殊爲滄慰。人遠附知，少致切劘之誠，當不以爲迂也。

與戚秀夫 丁亥

德拱諸友時時談及盛德深情，追憶留都之會，恍若夢寐中矣。盛使遠辱，兼以書儀，感忤何既。此道之在人心，皎如白日，雖陰晴晦明，千態萬狀，而白日之光未嘗增減變動，足下以邁持之資，而能篤志問學，勤勤若是，其於此道真如掃雲霧而覩白日耳。奚假於區區之爲問乎。病廢既久，偶承兩廣之命，方具辭疏，使還正當紛沓，草草不盡鄙懷。

與陳惟濬 丁亥

江西之會極草草，尙意得同舟旬日，從容一談，不謂既入省城，人事紛沓，及登舟時，惟濬已行矣。沿途甚快快，抵梧後即赴南甯，日不暇給，亦欲遣人相期來此，早晚略暇時可閒話，而此中風土絕異，炎瘴尤不可當。家人盡到此無不病者，區區咳患亦因熱大作，痰痢腫毒交攻，度惟濬斷亦不可以居此，又復已之。近得聶文蔚書，知已入漳，思難困苦之餘，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宜必日有所進，養之以福，正在此時，不得空放過也。聖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工，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簡易明白，有實下手處，更無走失，近時同志亦已無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於此實用上者絕少，皆緣見得良知未真，又將致字看太易了，是以多未有得力處，雖比往時支離之說稍有頭緒，然

亦只是五十步百步之間耳。就中亦有肯精心體究者，不覺又轉入舊時窠臼中，反爲文義所牽滯，工夫不得洒脫精一。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此事必須得師友時時相講習切劘，自然意思日新，自出山來，不覺便是一年。山中同志結廬相待者，尙數十人，時有書來，儘令人感動，而地方重務，勢難輕脫，病軀又日狼狽若此，不知天意竟何如也。文蔚書中所論，邇然大進，真有一日千里之勢，可喜可喜，頗有所詢，病中草草答大略見時，可取視之，亦有所發也。

寄安福諸同志 丁亥

諸友始爲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喜慰可勝言，耶得虞卿及諸同志寄來書，所見比舊又加親切，足驗工夫之進，可喜可喜，只如此用工夫，當不能有他岐之惑矣。明道有云：「當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爲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卻無有不闡者，惟恐吾儕尙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在會諸同志雖未及一一面見，固已神交於千里之外，相見時幸出此共勉之。王子茂寄問數條，亦皆明切，中間所疑，在子茂亦是更須誠切用功，到融化時，并其所疑亦皆釋然沛然，不復有相阻礙，然後爲真得也。凡工夫只是要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病咳中不能多及，亦不能一一備列姓字，幸以意亮之而已。

與錢德洪 王汝中 丁亥

家事賴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劘於其間，吾可以無內顧矣。紹興書院中同志，不審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旣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可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傾倒。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策，聊亦以此示鞭策耳。卽日已抵肇慶，去梧不三四日可到，方入九場，未能多及，千萬心亮，紹興

書院及餘姚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幸亮。

二 戊子

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來不審同志叙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臥龍之會，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致荒落，且存餘羊，後或興起，亦未可知。餘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爲益不小，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爲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弟與正憲輩，不審早晚能來親近否？或彼自勉，望且誘掖接引之，諒與人爲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不負所託，兒輩或不能奉教，亦望相與夾持之，人行匆匆，百不一及，諸同志不能盡列姓字，均致此意。

三 戊子

德洪汝中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爲喜慰！而餘姚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然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喜幸當何如哉！此間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賊巢爲兩省盜賊之根株淵藪，積爲民患者，心亦不忍不爲一除翦，又復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間便當就歸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啓迪，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鍼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間，情既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道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書院規制，近聞頗加脩葺，是亦可喜。寄去銀二十兩，稍助工費，牆垣之未堅完及一應合整備者，酌量爲之。餘情面話不久。

答何廷仁 戊子

區區病勢日狼狽，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不得止，今遂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卽踈嶺而東矣。諸友皆不必相候，果有山陰之興，卽須早鼓錢塘之舵，得與德洪汝中輩一會聚，彼此當必有益。區區養病本去已三月，旬日後必得旨，亦遂發舟而東，縱未能遂歸田之願，亦必得一還陽明，與諸友一面而別，且後會又有可期也。千萬

勿復遲疑，徒耽誤日月，總及隨舟而行，沿途官吏送迎請謁，斷亦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書至即撥冗，德洪汝中輩亦可促之早爲北上之圖，伏枕潦草。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七

文錄四 序記說

別三子序 丁卯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嗟咨，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即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予妹婿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爲之，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餼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與也，亦澹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灑然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爲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爲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曾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予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與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違其所

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衝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歟。三子則焉往而非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深潛剛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溫恭亦沈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邇，其爲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已。

贈林以吉歸省序 辛未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歟。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裘而裘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裘巫醫徧天下，求聖人之學者，固數百年而弗一二見，爲其事之難歟，亦其志之難歟，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見也。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子盍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子閩也，將閩是求，而予言子以越之道路，弗之聽也。予越也，將越是求，而予言子以閩之道路，弗之聽也。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奮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已，志立而學半，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立而於是乎求焉，其切磋講明之益，以吉自取之，尙其有窮也哉。見素先生，子諸父也，子歸而以予言正之，且以爲何如。

送宗伯喬白巖序 辛未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弈，食忘味，寢忘寐，自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誦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予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妍衆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弈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爲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弈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鮮

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奔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爲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爲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況於文詞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予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者衛武公年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贈王堯卿序 辛未

終南王堯卿爲諫官三月，以病致其事而去，交遊之贈言者以十數，而猶乞言於予甚哉，吾黨之多言也。夫言日茂而行益荒，吾欲無言也久矣，自學術之不明，世之君子以名爲實，凡今之所謂務乎其實，皆其務乎其名者也，可無察乎？堯卿之行，人皆以爲高矣，才人皆以爲美矣，學人皆以爲博矣，是可以無察乎？自喜於一節者，不足與進於全德之地，求免於鄉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氣浮者其志不確，心竄者其造不深，外誇者其中日陋，已矣，吾惡夫言之多也。虎谷有君子類無言者，堯卿過焉，其以予言質之。

別張常甫序 辛未

太史張常甫將歸省，告別於司封王某曰：「期之別也，何以贈我乎？」某曰：「處九月矣，未嘗有言焉，期之別又多乎哉？」常甫曰：「斯邦期之過也，雖然，必有以贈我。」某曰：「工文詞，多論說，廣探極覽，以爲博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辯名物，考度數，釋經正史，以爲密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整容色，修辭氣，言必信，動必果，談說仁義，以爲行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曰：「去是三者而恬淡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虛，湛然而定，以爲靜也，可以爲學乎？」常甫默然良久曰：「亦知之。」某曰：「然，知之，古之君子惟有所不知也，而

後能知之，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辯精矣，義利之間微矣，斯吾末之能信焉。曷亦姑無以爲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常甫曰：「唯。」吾姑無以爲知之，而姑疑之，而姑思之，期而見，吾有以復於子。

別湛甘泉序 壬申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終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不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擴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謂益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爲不可學，性命之爲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辭章而不爲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後興，晚得友於甘泉湛之，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者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況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夜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

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爲綴乎。

別方叔賢序 辛未

予與叔賢處二年，見叔賢之學，凡三變，始而尙辭，再變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志聖人之道。方其辭章之尙，於予若冰炭焉。講說矣，則違合者半，及其有志聖人之道，而沛然於予，同趣，將遂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賢亦可謂善變矣。聖人之學，以無我爲本，而勇以成之。予始與叔賢爲僚，叔賢以郎中故事位吾上，及其學之每變，而禮予曰恭，卒乃自稱門生，而待予以先覺，此非脫去世俗之見，超然於無我者，不能也。雖橫渠子之勇，撒皋比，亦何以加於此，獨愧予之非其人，而何以當之。夫以叔賢之善變，而進之以無我之勇，其於聖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絕響於世餘三百年矣，叔賢之美有若是，是以樂爲吾黨道之。

別王純甫序 辛未

王純甫之掌教應天也，陽明子既勉之以孟氏之言，純甫謂未盡也。請益曰：「道未之嘗學，而以教爲職，繅官其罪矣，敢問教何以哉。」陽明子曰：「其學乎，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哉？」曰：「其教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古之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曰：「剛柔淳濟之異質矣，而盡之我教，其可一乎？」曰：「不一所以一之也，天之於物也，巨微修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爲能，而其足於用亦一也，匠斲也，陶埴也，圻埤也，其足以成室亦一也，是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曰：「然則教無定法乎，昔之辯者則何嚴也。」曰：「無定矣，而之以必天下，則弓焉而冶廢，匠焉而陶圻廢，聖人不欲人人而聖之乎，然而質人人殊，故辯之嚴者，曲之致也，是故或失則隘，或失則支，或失則流矣，是故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歸於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質異也，同歸於善，性同也，夫教以復其性而已，由堯舜而來，未之有改，而謂無定乎。」

別黃宗賢歸天台序 壬申

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昧也，而欲爲之蔽，習爲之害，故去蔽與害而明復，匪自外得也。心猶水也，汚入之而流濁，猶鑿也，垢積之而光昧，孔子告顏淵克己復禮爲仁，孟軻氏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夫己克而誠固無待乎其外也，世儒旣叛孔孟之說，昧於大學格致之訓，而徒務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內，皆入汚以求清，積垢以求明者也，弗可得已。守仁幼不知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疾疚之餘，求諸孔子子思孟軻之言，而恍若有見，其非守仁之能也。宗賢於我，自爲童子，卽知棄去舉業，勵志聖賢之學，循世儒之說而窮之，愈勤而益難，非宗賢之罪也。學之難易，失得也，有原，吾嘗爲宗賢言之，宗賢於吾言，猶渴而飲，無弗入也。每見其溢於面，今旣豁然，吾黨之良莫有及者，謝病去，不忍予別而需予言。夫言之而莫予聽，倡之而莫予和，自今失吾助矣。吾則忍於宗賢之別，而容無言乎。宗賢歸矣，爲我結廬天台雁蕩之間，吾將老焉，終不使宗賢之獨往也。

贈周塋歸省序 乙亥

永康周塋，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旣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塋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旣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有問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旣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問曰：「塋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塋爲戲，幸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曰：「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貨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旣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

無有強子者乎。」曰：「盛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富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賃糧，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盛由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覩夫燕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贈林典卿歸省序 乙亥

林典卿與其弟遊於大學，且歸。辭於陽明子曰：「元敫嘗聞立誠於夫子矣。今茲歸敢請益。」陽明子曰：「立誠，」典卿曰：「學固此乎，天地之大也，而星辰麗焉，日月明焉，四時行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窮也，人物之富也，而草木蕃焉，禽獸羣焉，中國夷狄分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盡也，夫古之學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焉，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焉，析蠶絲，擢牛尾，而莫既其奧焉，而曰立誠，立誠盡之矣乎。」陽明子曰：「立誠盡之矣，夫誠實理也，其在天地，則其麗焉者，則其明焉者，則其行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窮焉者，皆誠也。其在人物，則其蕃焉者，則其羣焉者，則其分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盡焉者，皆誠也。是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也。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也。析蠶絲，擢牛尾，而莫既其奧也。夫誠一而已矣，故不可復有所益，益之是爲二也。二則僞，故誠不可益，不可益，故至誠無息。」典卿起拜曰：「吾今乃知夫子之教若是其要也，請終身事之，不敢復有所疑。」陽明子曰：「子歸有黃宗賢氏者，應元忠氏者，方與講學於天台雁蕩之間，倘遇焉，其遂以吾言諭之。」

贈陸清伯歸省序 乙亥

陸清伯澄歸歸安，與其友二三子論釋所學贈處焉。二三子或曰：「清伯之學日進矣，始吾見清伯，其氣揚揚然若浮雲，其言滔滔然若流波，今而日默默爾，日慊慊爾，日雍雍爾，日休休爾，有大徑庭焉，以是知其進也。」或曰：

清伯始見夫子，一月一至，既而旬一至，又既而五六日三四日而一至，又既而遷居於夫子之傍，後乃請於夫子掃廡下之室而旦暮侍焉，夫德莫淑於尊賢，學莫適於親師，故趨權門者日進於勢，遊市肆者日進於利，清伯於夫子之道日加親附焉，吾未遑其他，卽是可以知其學之進也矣。清伯曰：「有是哉，澄則以爲日退也。澄聞夫子之教而茫然，已而敬然，忽耿然而疑，已而大疑焉，又閃然大駭，乃忽闐然若有覩也。當是時則亦幾有所益焉，自是且數月，蓋悠焉游焉，業不加修焉，反而求焉，偃偃然，頽頽然，昏蔽擴而愈進，私累息而愈興，衆妄攻而愈固，如上灘之舟，屢失屢下，力挽而不能前，以爲日退也。明日又辭於陽明子，三三子偕焉，各言其所以，陽明子曰：「其然乎，其然乎，謂已爲日退者，進修之勵，善日進矣，謂人爲日進者，與人爲善者，其善亦日進矣。雖然，謂已爲日退也，而意阻焉，能無日退乎？謂人爲日進也，而氣歉焉，亦能無日退乎？斯又進退之機，吉凶之所由分也，可無慎乎？」

贈周以善歸省序 乙亥

江山周以善究心格物致知之學有年矣，苦其難而不能有所進也。聞陽明子之說而異之，意其或有見也，就而問之，聞其說，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遲疑旬日，又往聞其說，則又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又遲疑者旬日，如是往復數月，求之既無所獲，去之又弗能也，乃往告之以其故。陽明子曰：「子未聞昔人之論弈乎，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亦不可以得也。今子入而聞吾之說，出而有鴻鵠之思焉，亦可怪乎。勤而弗獲矣，於是退而齋潔，而以弟子之禮請陽明子與之坐，蓋默然良久，乃告之以立誠之說，聳然若仆而興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大學，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論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中庸，乃躍然喜，避席而言曰：「積今而後無疑於夫子之言，而後知聖賢之教若是其深切簡易也，而後知所以格物致知以誠吾之身，吾喜焉，吾悔焉，十年之攻，徒以斃精神而亂吾之心術也。悲夫，積將以夫子之言告同志，俾及時從事於此，無若積之底於悔也，庶以報夫子之德，而無負於夫子之教。居月餘告歸，陽明子敍其言以遺之，使無忘於得之之難也。」

贈郭善甫歸省序 乙亥

郭子自黃來學，踰年而告歸曰：「慶聞夫子立志之說，亦既知所從事矣。今茲將遠去，敢請一言以爲夙夜勛。」陽明子曰：「君子之於學也，猶農夫之於田也，既善其嘉種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荃莠，時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惟嘉種之是憂也，而後可望於有秋。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辯而篤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於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莠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繼，是五穀之弗熟，弗如莠稗也。吾嘗見子之求嘉種矣，然猶懼其或莠稗也，見子之勤耕耨矣，然猶懼其莠稗之弗如也。夫農春種而秋成時也，由志學而至於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已過其時，猶種之未定，不亦大可懼乎。過時之學，非人一已百，未之敢望，而猶或作輟焉，不亦大可哀乎。從吾游者衆矣，雖開說之多，未有出於立志者，故吾於子之行，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說，子亦可以無疑於用力之方矣。」

贈鄭德夫歸省序 乙亥

西安鄭德夫將學於陽明子，聞士大夫之議者以爲禪學也，復己之。則與江山周以善者，姑就陽明子之門人而考其說，若非禪者也，則又姑與就陽明子親聽其說焉。蓋旬有九日，而後釋然於陽明子之學非禪也。始具弟子之禮師事之。問於陽明子曰：「釋與儒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同。」是與非孰辨乎？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非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目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味焉者，其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之。子務立其誠而已，子惟慮夫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而何慮夫甘苦妍媸之無辯也乎？」曰：「然則五經之所載，四書之所傳，其皆無所用乎？」曰：「孰爲而無所用乎？是甘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論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既而告歸，請陽明子爲書其說，遂書之。

紫陽書院集序 乙亥

豫章熊侯世芳之守徽也。既敷政其境內，乃大新紫陽書院以明朱子之學。萃七校之秀而躬教之，於是校士程會氏探撫書院之興廢爲集，而弁以白鹿之規，明政教也。來請予言以諗多士，夫爲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警勸之道，熊侯之意勤矣。與廢之故，程生之集備矣。又奚以予言爲乎？然予聞之，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也。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辯者，辯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是故於父子盡吾心之仁，於君臣盡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篤敬，懲心忿窒心欲，遷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無所往而非求盡無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植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芟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朱子白鹿之規，首之以五教之目，次之以爲學之方，又次之以處事接物之要，若各爲一事而不相蒙者，斯殆朱子平日之意，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幾一旦貫通之妙也。歟，然而世之學者，往往遂失之支離瑣屑，色莊外馳，而流入於口耳聲利之習，豈朱子之教使然哉。故吾因諸士之請，而特原其本以相勸，庶幾乎操存講習之有要，亦所以發明朱子未盡之意也。

朱子晚年定論序 戊寅

洙泗之傳，至孟子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辯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復，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守仁蚤歲業舉，弱志辭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藹，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闕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六

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之海也，然後歎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竇徑，蹈荆棘，墮坑塹，究其爲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間嘗以此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自以爲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恆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尙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概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訾訕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

別梁日孚序 戊寅

聖人之道若大路，雖有跋蹙，行而不已，未有不至。而世之君子，顧以爲聖人之異於人，若彼其甚遠也，其爲功亦必若彼其甚難也，而淺易若此，豈其可及乎。則從而求之，艱深恍惚，溺於支離，鶩於虛高，率以爲聖人之道必不可至，而甘於其質之所便，日以淪於污下。有從而求之者，競相嗤訕曰：「狂誕不自量者也。」嗚呼！其弊也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孟子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世之人不知答其不爲，而歸咎於其不能，其亦不思而已矣。進士梁日孚攜家謁選於京，過贛，停舟見予，始與之語，移時而別，明日又來，與之語，日昃而別。又明日又來，日入而未忍去。又明日則假館而請受業焉。同舟之人強之北者，開譬百端，日孚皆笑而不應，莫不聾且異，其最親愛者曰：「子有萬里之行，戒僮僕，聚資斧，具舟楫，又挈其家室，經營

閱歲而始就道，行未數百里而中止，此不有大苦，必有大樂者乎？子亦可以語我乎？」曰：「吾今則有大苦，亦誠有大樂者，然未易以語子也。子見病狂喪心者乎？方其昏迷曠亂，赴湯火蹈荆棘，莫不恬然自信，以爲是也，比遇良醫，沃之以清冷之漿，而投之以神明之劑，始甦然以醒，告之以其向之所爲，又始駭然以苦，示之以其所從歸之途，又始欣然以喜，且恨遇斯人之晚也。彼病狂不復者，反從而哂嘻之，以爲是變其常，今吾與子之事，亦何以異於此矣。」居無何，予以軍旅之役，出而遠日，卒者且兩月，謂曰：「卒既去矣，及旋而日，卒居然以待，既以委其資斧於逆旅，歸其家室於故鄉，泊然而樂，若將終身焉，扣其學，日有所明，而月有所異矣，然後益歎聖人之學，非夫自暴自棄，未有不可由之而至，而日，卒出於流俗，殆孟子所謂豪傑之士者矣。復留餘三月，其母使人來謂曰：「姑北行以畢吾願，然後從爾所好。」知日，卒者亦交以是勸。日，卒請曰：「焯焉能一日而去，夫子將復赴湯火，蹈荆棘矣。」子曰：「其然哉，子以聖人之道爲有方體乎？爲可拘之以時，限之以地乎？世未有既醒之人而復赴湯火，蹈荆棘者，子務醒其心，毋徒湯火荆棘之爲懼。」日，卒良久曰：「焯近之矣。聖人之道，求之於心，故不滯於事，出之以理，故不泥於物，根之以性，故不拘以時，動之以神，故不限以地，苟知此矣，焉往而非學也。奚必恆於夫子之門乎？焯請暫辭而北，疑而復求正。」予莞爾而笑曰：「近之矣，近之矣。」

大學古本序 戊寅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舉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

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本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禮記纂言序 庚辰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敘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矣。紛紜器數之爭，而牽制刑名之末，窮年矻矻，繁精於祝史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墮於空虛蕩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數制度之間，而議擬倣像於影響形迹，以爲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煙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秦火者。僭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本，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嘗爲之說曰：「禮之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爲規矩，故執規矩以爲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爲方圓，而遂以方圓爲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慨禮經之蕪亂，嘗欲考正而刪定之，以儀禮爲之經，禮記爲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吳幼清氏因而爲纂言，亦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既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尙根

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作也，則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箕裘筌蹄，而可以少之乎？姻友胡汝登，忠信而好禮，其爲寧國也，將以是而施之。刻纂言以敷其說，而屬序於予，予將進汝登之道而推之於其本也，故爲序之若此云。

象山文集序 庚辰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尙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卽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卽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學，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得於辯說者，而顧一倡羣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

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己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氏將重刊象山之文集，而請一言爲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己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觀德亭記 戊寅

君子之於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德也者，得之於其心也。君子之學，求以得之於其心，故君子之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慄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浮，歉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恪，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君子之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學也。於射見之矣。故曰：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射也者，射己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己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作觀德亭記。

重修文山祠記 戊寅

宋丞相文山文公之祠，舊在廬陵之富田，今螺川之有祠，實肇於我孝皇之朝，然亦因廢爲新，多缺陋而未稱。正德戊寅，縣令邵德容始恢其議於郡守伍文定，相與白諸巡撫巡按守巡諸司，皆以是爲風化之所係也。爭措財鳩工，圖拓而新之，協守令之力，不再踰月而工萃，圮者完，隘者闢，遺者舉，巍然煥然，不獨廟貌之改觀，而吉之人士奔走瞻歎，翕然益起其忠孝之心，則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誠大矣。使來請記，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結椎異類，猶知敬慕，而況其鄉之人乎。逆旅經行，猶存尸祝，而況其鄉之士乎。凡有職守，皆知尊尙，而況其土之官乎。然而鄉人之慕之也，三有司之崇尙之也，文公之沒，今且三百年矣，吉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耀，謂非聞公之風而興

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爲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爲客氣，其上焉者，無所爲而爲，固公所謂成仁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爲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迨其弊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媚嫉褊驚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而猶自視以爲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操戈入室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勸夫茲鄉之後進，使之去其偏以歸於全，克其私以反於正，不媿於公而已矣。今巡撫暨諸有司之表勵崇飾，固將以行其好德之心，振揚風教，詩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也。人亦孰無是心，苟能充之，公之忠義在我矣，而又何羨乎？然而時之表勵崇飾，有好奇其實而崇之者，有慕其名而崇之者，有假其迹而崇之者，忠義有諸己，思以喻諸人，因而表其祠宇，樹之風聲，是好其實者也。知其美而未能誠諸身，姑以修其祠宇，彰其事迹，是慕其名者也。飾之祠宇而壞之於其身，矯之文具而敗之於其行，奸以掩其外，而襲以併其中，是假其迹者也。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毀瓦畫墁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勸夫後之官茲土者，使無徒慕其命而務求其實，毋徒修公之祠而務修公之行，不媿於公而已矣。某嘗令茲邑，睹公祠之圯陋而未能恢，既有媿於諸有司，慨其風聲氣習之或弊，而未能講去其偏，復有媿於諸人士，樂茲舉之有成也，推其愧心之言而爲之記。

從吾道人記 乙酉

海甯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操紙吟鳴，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游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爲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彌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退謂陽明子之徒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饜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嘗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

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陽明子。陽明子喟然歎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羅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開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徧於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爾。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爲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教。卒歸於兇頑鄙倍。故凡世之爲子而不能孝。爲弟而不能敬。爲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爲患耳。苟惟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羅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羅石乎？」羅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鍾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羅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耶？」羅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願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鬢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歎曰：「卓哉。羅石血氣旣衰。戒之在得矣。孰能挺特奮發。而復若少年英銳者之爲乎。真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實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爲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真吾者乎。夫吾之所

謂真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惡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信焉，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謂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蘿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爲既晚也。充蘿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哉。嗚呼！世之營營於物欲者，聞蘿石之風，亦可以知所適從也乎！

親民堂記 乙酉

南子元善之治越也，過陽明子而問政焉。陽明子曰：「政在親民。」曰：「親民何以乎？」曰：「在明德。」曰：「明德何以乎？」曰：「在親民。」曰：「明德親民一乎？」曰：「一也。明德者，天命之性靈昭不昧，而萬理之所從出也。人之於其父也，而莫不知孝焉，於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於凡事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靈昭之在人心，亘萬古而無不同，無或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體之明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曰：「何以在親民乎？」曰：「德不可以徒明也，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則必親於其父，而後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則必親於其兄，而後弟之德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曰：「親民以明其明德，修身焉可矣，而何家國天下之有乎？」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對己之稱也，曰民焉，則三才之道舉矣。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親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親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推而至於鳥獸草木也，而皆有以親之，無非求盡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曰：「然則烏在其爲

止至善者乎？」曰：「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矣，然或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者，是不知明明德之在於親民，而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或失之知謀權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者，是不知親民之所以明其明德，而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是故至善也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皆明德之本體，而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則，而不容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也。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於外，是以昧其是非之則，至於橫鶩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大亂於天下，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度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制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乃其則矣。夫是之謂大人之學，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夫然後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元善喟然而歎曰：「甚哉！太人之學若是其易簡也，吾乃今知天地萬物之一體矣，吾乃今知天下之爲一家，中國之爲一人矣。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諸溝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於是名其蒞政之堂曰親民，而曰吾以親民爲職者也，吾務親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爰書其言于壁而爲之記。」

萬松書院記 乙酉

萬松書院在浙省南門外，當湖山之間。弘治初，參政周君近仁，因廢寺之趾而改爲之，廟貌規制略如學宮，延孔氏之裔以奉祀事。近年以來，有司相繼緝理，地益以勝，然亦止爲遊觀之所，而講誦之道未備也。嘉靖乙酉，侍御潘君景哲奉命來巡，憲度丕肅，文風聿新。既簡鄉闈，收一省之賢矣，又以遺才之不能盡取爲憾，思有以大成之，乃增修書院，益廣樓居齋舍爲三十六楹，具其器用，置曠田若干頃，揭白鹿之規，掄彥選俊，肄習其間，以倡列郡之士，而以屬之提學僉事萬君汝信。汝信曰：「是固湖之責也。」藩臬諸君咸贊厥成，使知事嚴綱董其役。知

府陳力推官陳荒輩相協經理，閱月踈旬，工訖事畢。乃來請言以紀其事。惟我皇明自國都至於郡邑，咸建廟學，羣士之秀，專官列職而教育之，其於學校之制可謂詳且備矣。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哉？所以匡翼夫學校之不逮也。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宮皆以明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嘗非三代意也。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騫於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於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倫之意矣。懷世道之憂者，思挽而復之，卒亦未知所措其力。譬之兵事，當玩弛偷惰之餘，則必選將閱伍，更其號令，旌旗懸非格之賞，以倡敢勇，然後士氣可得而振也。今書院之設，固亦此類也。歟！士之來集於此者，其必相與思之曰：「既進我於學校矣，而復優我於是，何爲乎甯獨以精吾之舉業而已乎？便吾之進取而已乎？則學校之中未嘗不可以精吾之業，而進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於人之從而趨之也，是必有進於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聖賢之學也。古聖賢之學，明倫而已。堯舜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明倫之學矣。道心也者，率性之謂也，入心則僞矣，不雜於人僞，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用也。以言其情則爲喜怒哀樂，以言其事則爲中節之和。爲三千三百經曲之禮，以言其倫則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三才之道盡此矣。舜使契爲司徒，以教天下者，教之以此也。是固天下古今聖愚之所同具，其或昧焉者，物欲蔽之，非其中之所有不備，而假求之於外者也，是固所謂不慮而知，其良知也，不學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也。孔子之聖，則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是明倫之學，孩提之童亦無不能，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倫之外無學矣。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伯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文辭，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亂世之政，雖今之舉業，必目此而精之，而謂不愧於敷奏明試，雖今之仕進，必由此而施之，而後無忝於行義達道，斯固國家建學之初意，諸君緝書院以興多士之盛心也，故爲多士誦之。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乙酉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經確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

寔人句夫，而猶驚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蠱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甯復知所以爲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未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爲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爲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爲尊經也矣。

重修山陰縣學記 乙酉

山陰之學，歲久彌敝。教諭汪君瀚輩以謀於縣尹顧君鐸而一新之。請所以詔士之言於予，時予方在疚，辭未
有以告也。已而顧君入爲秋官郎，洛陽吳君瀛來代，復增其所未備而申前之請。昔予官留都，因京兆之請，記其學
而嘗有說焉，其大意以爲朝廷之所以養士者不專於舉業，而實望之以聖賢之學。今殿廡堂舍拓而輯之，餼廩條
教，具而察之者，是有司之修學也。求天下之廣居安宅者而修諸其身焉，此爲師爲弟子者之修學也。其時間者皆
惕然有省，然於凡所以爲學之說，則猶未之及。詳今請爲吾越之士一言之。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
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
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僞之端矣。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焉，要
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飢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饜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
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之
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

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爲司徒而教以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爲教，而學者惟以是爲學也。聖人既沒，心學晦而人僞行，功利訓詁，記誦辭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泮裂歲盛月新，相沿相襲，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間有覺其紕繆而略知反本求源者，則又闕然指爲禪學而羣訾之。嗚呼！心學何由而復明乎？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樂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已成物而求盡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爲說，然其意以爲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已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以爲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內外之分，斯其所以爲異也。今之爲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爲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世之學者，承沿其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戕代其心，既與聖人盡心之學相背而馳，日驚日遠，莫知其所抵極矣。有以心性之說而招之來歸者，則顧駭以爲禪，而反仇讎視之，不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爲非，而以非人者是，舊習之爲蔽，而未可遽以爲罪也，有知其非者矣，藐然視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既知之矣，而猶冥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吾越多豪傑之士，其特然無所待而興者，爲不少矣，而亦容有蔽於舊習者乎？故吾因諸君之請而特爲一言之。嗚呼！吾豈特爲吾越之士

一言之而已乎！

梁仲用默齋說 辛未

仲用識高而氣豪，既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務。一旦責其志曰：「於呼！予乃太早，烏有己之弗治，而能治人者。」於是專心爲己之學，深思其氣質之偏，而病其言之易也。以默名庵，過予而請其方。予亦天下之多言人也，豈足以知默之道，然予嘗自驗之，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言，氣浮者耀於外，志輕者放其中，予請誦古之訓而仲用自取之。夫默有四僞，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辯，冥然以自罔，謂之默之愚。以不言餽人者，謂之默之狡。慮人之覘其長短也，掩覆以爲默，謂之默之誣。深爲之情厚爲之貌，澗毒阱狼，自託於默以售其奸者，謂之默之賊。夫是之謂四僞。又有八誠焉，孔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故誠知恥而後知默。又曰：「君子欲納於言而敏於行。」夫誠敏於行，而後欲默矣。仁者言也，訥非以爲默而默存焉。又曰：「默而識之，是故必有所識也，終日不違如愚者也，默而成之，是故必有所成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也。」故善默者莫如顏子，闐然而日章，默之積也，不言而信，而默之道成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而默之道至矣。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夫是之謂八誠，仲用蓋亦知所以自取之。

示弟立志說 乙亥

予弟守文來學，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請次第其語，使得時時觀省，且請淺近其辭，則易於通曉也。因書以與之。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植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爲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

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爲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爲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辯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慎，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真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雞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燥心生，責此志即不燥，妬心生，責此志即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有不同，其用功大旨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爲說，有不可

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爲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脗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約齋說 甲戌

濠陽劉生韶既學於陽明子，乃自悔其平日所嘗致力者泛濫而無功，瑣雜而不得其要也，思得夫簡易可久之道而固守之，乃以約齋自號，求所以爲約之說於予。予曰：「子欲其約，乃所以爲煩也，其惟循理乎？理一而已，人欲則有萬其殊，是故一則約，萬則煩矣。雖然，理亦萬殊也，何以求其一乎？理雖萬殊而皆具於吾心，心固一也，吾惟求諸吾心而已，求諸心而皆出乎天理之公焉，斯其行之簡易，所以爲約也已。彼其膠於人欲之私，則利害相攻，毀譽相制，得失相形，榮辱相纏，是非相傾，顧瞻牽滯，紛紜舛戾，吾見其煩且難也。然而世之知約者鮮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其知所以爲約之道歟？吾子勉之，吾言則亦以煩。」

見齋說 乙亥

辰陽劉觀時學於潘子，既有見矣，復學於陽明子。嘗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懵懵無睹也。」扁其居曰見齋，以自勵。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爲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觀時曰：「弟子之惑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以教我乎？」陽明子曰：「道不可言也，強爲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爲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爲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爲可見，則卽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

拾也，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欲雖從之，未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王文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而子顧切切焉，吾又從而強言其不可見，是以瞽導瞽也。夫言飲者不可以爲醉，見食者不可以爲飽，子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所不睹也已，斯真覩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矯亭說 乙亥

君子之行順乎理而已，無所事乎矯，然有氣質之偏焉；偏於柔者矯之以剛，然或失則傲，偏於慈者矯之以毅，然或失則刻，偏於奢者矯之以儉，然或失則陋，凡矯而無節則過，過則復爲偏，故君子之論學也，不曰矯而曰克，克以勝其私，私勝而理復，無過其及矣。矯猶未免於意必也，意必亦私也，故克已則矯不必言，矯者未必能盡於克己之道也。雖然，矯而當其可，亦克己之道矣，行其克己之實，而矯以名焉，何傷乎？古之君子也，其取名也廉，後之君子實未至而名先之，故不曰克而曰矯，亦矯世之意也。方君時舉以矯名亭，請予爲之說。

謹齋說

君子之學，心學也，心性也，性天也。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無事於學。下是則心有不存，而汨其性，喪其天矣。故必學以存其心，學以存其心者，何求哉？求諸其心而已矣，求諸其心何爲哉？乎守其心而已矣。博學也，審問也，慎思也，明辨也，篤行也，皆謹守其心之功也。謹守其心者，無聲之中而常若聞焉，無形之中而常若覩焉，故傾耳而聽之，惟恐其或繆也，注目而視之，惟恐其或逸也，是故至微而顯，至隱而見，善惡之萌而纖毫莫遁，由其能謹也。謹則存，

存則明，明則其察之也精，其存之也一，昧焉而弗知，過焉而弗覺，弗之謹也已，故謹守其心，於其善之萌焉，若食之充飽也，若抱赤子而履春冰，惟恐其或陷也，若捧萬金之璧而臨千仞之崖，惟恐其或墜也，其不善之萌焉，若螞蟥之投於糞也，若虎蛇橫集而思所以避之也，若盜賊之侵陵而思所以勝之也，古之君子，所以疑至道而成盛德，未有不由於斯者。雖堯舜文王之聖，然且兢兢業業，而况於學者乎？後之言學者，舍心而外求，是以支離決裂，愈難而愈遠，吾甚悲焉！吾友侍御楊景瑞以謹名其齋，其知所以爲學之要矣。景瑞嘗遊白沙陳先生之門，歸而求之，自以爲有見，又二十年而忽若有得，然後知其向之所見猶未也。一旦告病而歸，將從事焉，必底於成而後出，君之篤志若此，其進於道也孰禦乎？君遣其子思元從予學，亦將別予以歸，因論君之所以名齋之義，以告思元，而遂以爲君贈。

夜氣說 乙亥

天澤每過，輒與之論夜氣之訓，津津既有所興起，至是告歸，請益。復謂之曰：「夜氣之息，由於旦晝所養，苟梏亡之反復，則亦不足以存矣。今夫師友之相聚於茲也，切磋於道義而砥礪乎德業，漸而入焉，反而媿焉，雖有非僻之萌，其所滋也亦已罕矣。迨其離羣索居，情可得肆而莫之警也，欲可得縱而莫之泥也，物交引焉，志交喪焉，雖有理義之萌，其所滋也亦罕矣。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夫人亦孰無理義之心乎，然而不得其養者多矣，是以若是其寥寥也，天澤勉之。」

修道說 戊寅

率性之謂道，誠者也，修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爲誠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道他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修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修

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於此哉，是修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修道者離矣，故特著其說。

自得齋說 甲申

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夫率性之謂道，道吾性也，性吾生也，而何事於外求，世之者學業辭章，習訓詁，工技藝，探蹟而索隱，繁精極力，勤苦終身，非無所謂深造之者，然亦辭章而已耳，訓詁而已耳，技藝而已耳，非所以深造於道也，則亦外物而已耳，甯有所謂自得逢原者哉，古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致其良知而不敢須臾或離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矣，是以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於左右逢原乎何有，黃勉之省曾氏以自得名齋，蓋有志於道者，請學於予而斬爲之說，予不能有出於孟氏之言也，爲之書孟氏之言，嘉靖甲申六月朔。

博約說 乙酉

南元真之學於陽明子也。聞致知之說而恍若有見矣，既而疑於博約先後之訓，復來請曰：『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知也，則既聞教矣，敢問先博我以文，而後約我以禮也，則先儒之說得無亦有所不同歟？』陽明子曰：『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後之說，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爲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

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於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於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爲虛文。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爲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昔者顏子之始學於夫子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體形像也，而以爲有方體形像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爲有窮盡止極也。是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像，而不可以方體形像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顏子至是而始有真實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亦甯有二學乎哉。

惜陰說 丙戌

同志之在安成者，間月爲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羣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卽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甯獨大禹爲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利。」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七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八

文錄五 雜著

書汪汝成格物卷 癸酉

予於汝成格物致知之說，博文約禮之說，博學篤行之說，一貫忠恕之說，蓋不獨一論再論，五六論數十論不止矣。汝成於吾言，始而駭以拂，既而疑焉，又既而大疑焉，又既而稍釋焉，而稍喜焉，而又疑焉，最後與予遊於玉泉，蓋論之連日夜，而始快然以釋，油然而喜，冥然以契，不知予言之非汝成也，不知汝成之言非予言也。於戲，若汝成可謂不苟同於予，亦非苟異於予者矣。卷首汝成之請，蓋其時尙有疑於予，今既釋然，予可以無言也已。敝其所以而歸之。

書石川卷 甲戌

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爲言亦不能無同異，學者惟當反之於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異，要在於是而已。今學者於先儒之說，苟有未合，不妨致思，思之而終有不同，固亦未爲甚害，但不當因此而遂加非毀，則其爲罪大矣。同志中往往似有此病，故特及之。程先生云：「賢且學他是處，未須論他不是處。」此言最可以自警。「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不至於責人已甚，而自治嚴矣。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詭譎之聲，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知有道者從傍視之，方爲之歎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略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近時同輩中往往亦有是病者，相見時可出此以警勵之。某之於道，雖亦略有所見，未敢盡以爲是也。其

於後儒之說，雖亦時有異同，未敢盡以爲非也。朋友之來問者，皆相愛者也，何敢以不盡吾所見，正期體之於心，務期真有所見，其孰是孰非而身發明之，庶有益於斯道也。若徒入耳出口，互相標立門戶，以爲能學，則非某之初心，其所以見罪之者至矣。近聞同志中亦有類此者，切須戒勉，乃爲無負孔子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斯乃深望於同志者也。

與傅生鳳 甲戌

祁生傅鳳志在養親，而苦於貧。徐曰：「仁之爲祁也，憫其志，嘗育而教之。及曰：『仁去，』祁生乃來京師謁予，遂從予而南。聞予言，若有省，將從事於學。然痛其親之貧且老，其繼母弟又瞽而愚，無所資以爲養，乃記誦訓詁，學文辭，冀以是干升斗之祿，日夜不息，遂以是得危疾，幾不可救。同門之士，百計寬譬之，不能已，乃以質於予。予曰：『嘻！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之志誠出於孝親，然已陷於不孝而不之覺矣。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聞之悚然。』來問曰：『家貧親老而不爲祿仕，得爲孝乎？』予曰：『不得爲孝矣。欲求祿仕而至於成疾，以殞其軀，得爲孝乎？』生曰：『不得爲孝矣。殞其軀而欲讀書學文，以求祿仕，祿仕可得乎？』生曰：『不可得，祿仕矣。』曰：『然則爾何以能免於不孝？』於是泫然泣下，甚悔。且曰：『鳳何如，而可以免於不孝？』予曰：『保爾精，毋絕爾生，正爾情，毋辱爾親，盡爾職，毋以得失爲爾惕。安爾命，毋以外物戕爾性，斯可以免矣。』其父聞其疾危，來視，遂欲攜之同歸。予憐鳳之志而不能成也，哀鳳之貧而不能賑也，憫鳳之去而不能留也，臨別書此遺之。

書王天字卷 甲戌

徐曰：「仁數爲予言，天字之爲人，予既知之矣。今年春，始與相見於姑蘇，語通宵，益信曰：『仁之言，天字誠忠信者也，才敏而沈潛者也，於是乎慨然有志於聖賢之學，非豪傑之士能然哉。』出茲卷，請予言，予不敢虛，則爲誦古人之言曰：『聖誠而已矣，君子之學，以誠身，格物致知者，立誠之功也。譬之植焉，誠其根也，格致其培壅而灌溉之者也，

後之言格致者，或異於是矣。不以植根而徒培壅焉，灌漑焉，斂精勞力而不知其終何所成矣。是故聞日博而心日外，識益廣而偽益增，涉獵考究之愈詳，而所以緣飾其奸者愈深以甚，是其爲弊亦既可觀矣。顧猶泥其說而莫之察也，獨何歟？今之君子，或疑予言之爲禪矣，或疑予言之求異矣，然吾不敢苟避其說，而內以誣於己，外以誣於人也，非吾天字之高明其孰與信之。

書王嘉秀請益卷 甲戌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古之人所以能見人之善者，已有之，見人之不善，則惻然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亦仁而已矣。今見善而妬其勝己，見不善而疾視輕蔑，不復比數者，無乃自陷於不仁之甚而弗之覺者邪？夫可欲之謂善，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凡見惡於人者，必其在己有未善也。瑞鳳祥麟，人爭快，覩虎狼蛇蝎，見者持挺刃而向之矣。夫虎狼蛇蝎，未必有害人之心，而見之必惡，爲其有虎狼蛇蝎之形也。今之見惡於人者，雖其自取，未必盡惡，無亦在外者猶有惡之形歟？此不可以不自省也。君子之學，爲己之學也，爲己故必克己，克己則無己，無己者，無我也。世之學者，執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爲爲己，墮斷滅之中，而自任以爲無我者，吾見亦多矣。嗚呼！自以爲有志聖人之學，乃墮於末世佛老邪僻之見，而弗覺，亦可哀也。夫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之一言，最學者所喫緊，其在吾子，則猶對病之良藥，宜時時勤服之也。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夫能見不賢而內自省，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矣，此遠怨之道也。

書孟源卷 乙亥

聖賢之學，坦如大路，但知所從入，苟循循而進，各隨分量，皆有所至。後學厭常喜異，往往時入斷踐曲徑，用力愈勞，去道愈遠。向在濼陽論學，亦懲末俗卑污，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引接，蓋矯枉救偏，以拯時弊，不得不然。若

終迷陋習者，已無所責，其間亦多與成感發之士，一時趨向，皆有可喜。近來又復漸流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使人聞之，甚爲足憂。雖其人品高下，若與終迷陋習者亦微有間，然究其歸極，相去能幾何哉。孟源伯生復來金陵，請益察其意向，不爲無進，而說談之弊，亦或未免，故因其歸而告之，以此。遂使歸告同志，務相勉於平實簡易之道，庶無負相期云耳。

書楊思元卷 乙亥

楊生思元自廣來學，旣而告歸曰：「夫子之教，思元旣略聞之，懼不克任，請所以砭其疾者而書諸紳。」予曰：「子強明者也，警敏者也，強明者病於矜高，是故亢而不能下，警敏者病於淺陋，是故浮而不能實，矜高之疾，其謙默乎？謙則虛虛則無不容，是故受而不溢，德斯聚矣。默則慎，慎則無不密，是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彼少得而自盈者，不知謙者也，少見而自銜者，不知默者也。自盈者吾必惡之，自銜者吾必恥之，而人有不我惡者乎，有不吾恥者乎，故君子之觀人而必自省也，其謙默乎？」

書玄默卷 乙亥

玄默志於道矣，而猶有詩文之好，耶？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況君子之求道，而可分情於他好乎。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蓋世之爲辭章者，莫不以是藉其口，亦獨不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必有德乎？德猶根也，言猶枝葉也，根之不植，而徒以枝葉爲者，吾未見其能生也。予別玄默久，友朋得玄默所爲詩者，見其辭藻日益以進，其在玄默固所爲根盛而枝葉茂者耶？玄默過留都，示予以斯卷，書此而遺之，玄默當有以告我矣。

書顧維賢卷 辛巳

維賢以予將遠去，持此卷求書警戒之辭。只此警戒二字，便是予所最丁寧者，今時朋友大患不能立志，是以因循懈弛，散漫度日，若立志則警戒之意當自有不容已，故警戒者立志之輔，能警戒則學問思辯之功，切磋琢磨

之益，將日新又新，沛然莫之能禦矣。程先生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好責志。」又云：「凡爲詩文亦喪志。」又言：「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盡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學問之道，四書中備矣。後儒之論，未免互有得失，其得者不能出於四書之外，失者遂有毫釐千里之謬，故莫如專求之四書。四書之言簡實，苟以忠信進德之心求之，亦自明白易見，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則與之俱化。孔子大聖，尚賴三益之資，致三損之戒。吾儕從事於學，願隨俗同好，不思輔仁之友，欲求致道，恐無是理矣。非笑詆毀，聖賢所不免。伊川有涪州之行，孔子尚微服過宋，今日風俗益偷，人心日以淪溺，苟欲自立，遠俗拂衆，指摘非笑，紛然而起，勢所必至，亦多由所養未深，高自標榜所致。學者便不當自立門戶，以招謗遠毀，亦不當故避非毀，同流合污，維賢溫雅，朋友中最爲難得。似非微失之弱，恐詆笑之來，不能無動，譏爲所動，卽依阿隱忍，久將淪胥以溺。每到此便須反身，痛自切責，爲己之志未能堅定，方便志氣激昂奮發，但知明己之善，立己之誠，以求快足乎已，豈暇顧人非笑指摘。故學者只須責自家爲己之志未能堅定，志苟堅定，則非笑詆毀不足動搖，反皆爲砥礪切磋之地矣。今時人多言人之非毀亦當顧恤，此皆隨俗習非之久，相沿其說，莫知以爲非，不知裏許盡是私意，爲害不小，不可以不察也。

壁帖 壬午

守仁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燭之微也，不亦繆乎！不負遠來之情，聊此以謝荒迷不次。

書王一爲卷 癸未

王生一爲，自惠負笈來學，居數月，皆隨衆參謁，默然未嘗有所請。視其色，津津若有所喜，然一日衆皆退，乃獨復入堂下而請曰：「致知之訓，千聖不傳之祕也，一爲既領之矣，敢請益。」予曰：「千丈之木，起於腐寸之萌芽，子

謂膚寸之外無所益歟，則何以至於千丈，子謂膚寸之外有所益歟，則膚寸之外，子將何以益之。」爲躍然起拜曰：「聞教矣。」又三月，思其母老於家，告歸省視，因書以與之。

書朱守諧卷 甲申

守諧問爲學。予曰：「立志而已。」問立志。予曰：「爲學而已。」守諧未達。予曰：「人之學爲聖人也，非有必爲聖人之志，雖欲爲學，誰爲學有其志矣，而不日用其力以爲之，雖欲立志，亦烏在其爲志乎。故立志者，爲學之心也，爲學者，立志之事也。譬之奕焉，奕者其事也，專心致志者，其心一也，以爲鴻鵠將至者，其心二也，惟奕秋之爲聽，其事專也，思援弓繳而射之，其事分也。」守諧曰：「人之言曰：知之未至，行之不力，予未有知也，何以能行乎？」予曰：「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無患其無知，惟患不肯知耳，無患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其知耳。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今執途之人而告之，以凡爲仁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善也，告之以凡爲不仁不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不善也，途之人皆能知之，而子有弗知乎。如知其爲善也，致其知爲善之知而必爲之，則知至矣。如知其爲不善也，致其知爲不善之知而必不爲之，則知至矣。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吾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書諸陽卷 甲申

妻姪諸陽伯復請學，既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說矣，他日復請。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旣聞教矣。然天下事物之理無窮，果惟致吾之良知而可盡乎，抑尚有所求於其外也乎。」復告之曰：「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天下甯有心外之性，甯有性外之理乎，甯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義外之說也，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爲孝，發之於君則爲忠，發之於朋友則爲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故謂端莊靜一爲養心，而以學問思辯爲窮理者，析心與理而爲二矣。若吾之說，則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學問思辯亦

所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爲先後而不免於支離之病者也。曰：「然則朱子所謂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非致知之功乎？」曰：「是所謂知矣，而未可以爲致知也。知其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則必實致其溫清之功，而後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則必實致其奉養之力，而後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爲致知耳。若但空然知之，爲如何溫清奉養，而遂謂之致知，則孰非致知者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門不易之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書張思欽卷 乙酉

三原張思欽元相將葬其親，卜有日矣，南走數千里而來請銘於予。予之不爲文也久矣，辭之固而請弗已。則與之坐而問曰：「子之乞銘於我也，將以圖不朽於其親也，則亦甯非孝子之心乎？雖然，子以爲孝子之圖不朽於其親也，盡於是而已乎？將猶有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曷若圖之於子乎？傳之於其人之口也，則曷若傳之於其子之身乎？故子爲賢人也，則其父爲賢人之父矣，子爲聖人也，則其父爲聖人之父矣，其與托之於人之言也孰愈？夫叔梁紇之名，至今爲不朽矣，則亦以仲尼之爲子耶，抑亦以他人爲之銘耶？」思欽蹙然而起，稽顙而後拜曰：「元相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失所以圖不朽於其親者矣。」明日入而問聖人之學，則語以格致之說焉，求格致之要，則語之以良知之說焉。思欽躍然而起，拜而復稽曰：「元相苟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尙未知有其心，又何以圖不朽於其親乎？請歸葬吾親而來卒業於夫子之門，則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書中天閣勉諸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予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爲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羣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

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爲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勵，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世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疏，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或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爲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羣爲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諸君念之念之。

書朱守乾卷 乙酉

黃州朱生守乾請學而歸，爲書致良知三字，夫良知者，卽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人孰無是良知乎，獨有不能致之耳。自聖人以至於凡人，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遠，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則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將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所入而弗自得也矣。

書正憲扇 乙酉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爲子而傲，必不能孝，爲弟而傲，必不能弟，爲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箇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爲學，先要除此病根，方纔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擗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故爲子而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能弟，爲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汝曹勉之敬之，其毋若伯魯之簡哉。

書魏師孟卷 乙酉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

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苟能致之，卽與聖人無異矣。此良知所以爲聖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自孔孟旣沒，此學失傳幾千百年，賴天之靈，偶復有見，誠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每以啓夫同志，無不躍然以喜者，此亦可以驗夫良知之同然矣。間有聽之而疑者，則是支離之習，沒溺旣久，先橫不信之心，而然使能姑置其舊見，而平氣以釋吾說，蓋亦未有不幡然而悔悟者也。南昌魏氏兄弟，舊學於予，旣皆有得於良知之說矣，其季良貴師孟，因其諸兄而來請，其資稟甚穎，而意向甚篤，然以借計北上，不得久從於此，吾雖略以言之，而未能悉也，故特書此以遺之。

書朱子禮卷 甲申

子禮爲諸暨宰，問政。陽明子與之言學而不及政。子禮退而省其身，懲己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惡也，窒己之慾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己之利而因以得民之所趨也，惕己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忽也，去己之蠹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己之性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三月而政舉。嘆曰：「吾乃今知學之可以爲政也已。」他日，又見而問學。陽明子與之言政而不及學。子禮退而修其職，平民之所惡而因以懲己之忿也，從民之所好而因以窒己之慾也，順民之所趨而因以舍己之利也，警民之所忽而因以惕己之易也，拯民之所患而因以去己之蠹也，復民之所同而因以明己之性也，朞年而化行。嘆曰：「吾乃今知政之可以爲學也已。」他日，又見而問政與學之要。陽明子曰：「明德親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親其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體也，親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子禮退而求至善之說，炯然見其良知焉。曰：「吾乃今知學所以爲政，而政所以爲學，皆不外乎良知焉。信乎止至善其要也矣。」

書林司訓卷 丙戌

林司訓年七十九矣，走數千里，謁予於越，予憫其既老且貧，婉無以爲濟也。嗟乎！昔王道之大行也，分田制祿，

四民皆有定制，壯者修其孝弟忠信，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死徙無出鄉，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烏有耄蓋之年而猶走衣食於道路者乎？周衰而王迹熄，民始有無恆產者，然其時聖學尙明，士雖貧困，猶有固窮之節，里閭族黨猶知有相恤之義，逮其後世，功利之說日浸以盛，不復知有明德親民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規以僞，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禽獸，而猶或自以爲從事於聖賢之學，如是而欲挽而復之三代，嗚呼！其難哉！吾爲此懼。揭知行合一之說，訂致知格物之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說，以求明先聖之學，庶幾君子聞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澤，而嗶嗶者皆視以爲狂惑喪心，詆笑訾怒，予亦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日擠於顛危，莫之救以死而不顧也，不亦悲夫！予過彭澤時，嘗憫林之窮，使邑令延爲社學師，至是又失其業，於歸也，不能有所資給，聊書此以遺之。

書黃夢星卷 丁亥

潮有處士黃翁保強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予學。越去潮數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去二三月輒復來，如是者屢屢。夢星質性溫然，善人也，而甚孝，然稟氣差弱，若不任於勞者，竊怪其乃不憚道途之阻遠，而勤苦無已也。因謂之曰：「生旣聞吾說，可以家居養親而從事矣，奚必往來跋涉若是乎？」夢星聽而言曰：「吾父生長海濱，知慕聖賢之道，而無所從求入，旣乃獲見吾鄉之薛楊諸子者，得夫子之學，與聞其說而樂之，乃以責夢生曰：『吾衰矣，吾不希汝業舉以干祿，汝但能若數子者，一聞夫子之道焉，吾雖啜粥飲水，死填溝壑，無不足也矣。』夢星是以不遠數千里而來從，每歸省，求爲三月之留以奉菽水，不許。則求爲躡月之留，亦不許。居未旬日，卽已具資糧，戒童僕促之啓行。夢星涕泣以請，則責之曰：『唉！兒女子欲以是爲孝我乎，不能黃鵠千里，而思爲翼下之雛，徒使吾心益自苦。』」故亟遊夫子之門者，固夢星之本心，然不能久留於親側，而俟往條來，吾父之命，不敢違也。」予曰：「賢哉，處士之爲父，孝哉，夢星之爲子也。勉之哉！卒成乃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家忽使人來計云，處士沒矣。嗚呼！惜哉！嗚呼！惜哉！聖賢之學，其久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論及之，則衆共非笑詆斥，以爲

怪物。惟世之號稱賢士大夫者，乃始或有以之而相講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實，與其平日家庭之間，所以訓督期望其子孫者，則又未嘗不汲汲焉，惟功利之爲務，而所謂聖賢之學者，則徒以資其談論粉飾文具於其外，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求其誠心一志，實以聖賢之學督教其子，如處士者，可多得乎！而今古矣，豈不惜哉！豈不惜哉！阻遠無由往哭，遙寄一奠，以致吾傷悼之懷。而敍其遣子來學之故，若此，以風勵夫世之爲父兄者，亦因以益勵夢星使之務底於有成，以無忘乃父之志。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八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九

別錄一 奏疏

奏疏一

陳言邊務疏 弘治十二年時進士

邇者竊見 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修省，又以虜寇猖獗，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甯處，此誠 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况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耶？臣愚以爲今之大患，在於爲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爲固祿希寵之計，爲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爲奸。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頽場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慮警省，易轍改轍之機也。此在 陛下，必宜自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爲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爲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刺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 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爲之將，李綱之徒以爲之相，尙

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如虜寇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爲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略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略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礱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尙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蒞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爲不善，終身不得。一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稱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閒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被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事，加之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故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爲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恃弓矢，今大雨時行，觔膠解弛，二也。虜逐水草以爲居，射生畜以爲食，今已蝻屯兩月，遼草殆盡，野無所獵，三

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虜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詔諸將密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既揚矣。今密歸京師，邊關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爲兩便哉。況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奚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爲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千里，踣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賈，貴賈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軍官，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爲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遙爲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其暇繕完，虜所拆毀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陲，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寬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卽豪門之贅緣，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與邊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手敕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卽以先所喪師者斬於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瀆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

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宣以國恩，喻以虜驪，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讎，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謂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偽逃，或揜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辦，當其挑誘之時，奮而不應，未免必有剽掠之虞，一以爲當救，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醜虜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其坐視，其指之也不以爲失機，養威爲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胡虜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爲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候以防奸，勤開譟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類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爲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旣足，我威旣盛，我怒旣深，我師旣逸，我守旣堅，我氣旣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旣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虜日以匱，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案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也。右

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爲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爲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奈何，事憚煩難，則爲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陛下不忽其微，乞敕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傳行提督等官，卽爲斟酌施行，毋使視爲虛文，務欲責以實效，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爲國惓惓之至。

乞養病疏 十五年八月時官刑部主事

臣原籍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由弘治十二年二甲進士。弘治十三年六月除授前職。弘治十四年八月奉命前往直隸淮安等府，會同各該巡按御史審決重囚，已行遵奉。奏報外，切緣臣自去歲三月，忽患虛弱咳嗽之疾，劑灸交攻，入秋稍愈，遽欲謝去藥石，醫師不可以爲病根既植，當復萌芽，勉強服飲，頗亦臻效。及奉命南行，漸益平復，遂以爲無復他慮，竟廢醫言，捐棄藥餌，衝冒風寒，恬無顧忌，內耗外侵，舊患仍作。及事竣北上，行至揚州，轉增煩熱，遷延三月，疔羸日甚，心雖戀闕，勢不能前，追誦醫言，則既晚矣。先民有云：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臣之致此，則是不信醫者逆耳之言，而畏難苦口之藥之過也。今雖悔之，其可能乎？臣自惟田野豎儒，粗通章句，遭遇聖明，竊祿部署，未效答於涓埃，懼遂填於溝壑，螻蟻之私，期得暫離職任，投養幽閒，苟全餘生，庶申初志，伏望聖恩垂憫，乞敕吏部容臣暫歸原籍就醫調治，病痊之日，仍赴前項衙門辦事，以圖補報，臣不勝迫切願望之至。

乞宥言官去權姦以章聖德疏 正德元年時官兵部主事

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善也。臣邇者竊見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等上言時事，特敕錦衣衛差官校拿解赴京，臣不知所言之當理與否，意其間必有觸冒忌諱，上干雷霆之怒者。但銑等職居諫司，以言爲責，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讜之路，今乃赫然下令，遠事拘囚，

在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今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爲非宜，然而莫敢爲。陛下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陛下復以罪銑等者罪之，則非惟無補於國事，而徒足以增陛下之過舉耳。然則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執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寒心。况今天時凍沍，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致失所，遂填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與羣臣紛紛之議，其時陛下必將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陛下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可使痿痺，必將惻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下僚，僭言實罪，伏觀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故敢昧死爲陛下言。伏惟俯垂宥察，不勝干冒戰慄之至。

自劾乞休疏 十年時官鴻臚寺卿

臣由弘治十二年進士，歷任今職。蓋叨位竊祿，十有六年。中間鏗曠之罪多矣。邇者朝廷舉考察之典，揀汰僚，臣反顧內省，點檢其平日正合擯廢之列，雖以階資稍崇，偶幸漏網，然其不職之罪，臣自知之，不敢重以欺陛下。況其氣體素弱，近年以來，疾病交攻，非獨才之不堪，亦且力有不任。夫幸人之不知，而鼠竄苟免，臣之所甚恥也。淑慝混淆，使勸懲之典不明，臣之所甚懼也。伏惟陛下明燭其罪，以之爲顯罰，使天下曉然知不肖者之不得以倖免，臣之願，死且不朽。若從未減罷歸田里，使得自附於乞休之末，臣之大幸，亦死且不朽。臣不勝惶悚待罪之至。乞養病疏 十年八月

頃者臣以朝廷舉行考察，自陳不職之狀，席藁待罪，其時臣疾已作，然不敢以疾請者，人臣鏗曠廢職，自宜擯逐以彰國法，疾非所言矣。陛下寬恩曲成，留使供職，臣雖冥頑，亦寧不知感激自奮。及其壯齒，陳力就列，少

效犬馬。然臣病侵氣弱，力不能從其心。臣自往歲投竄荒夷，往來道路，前後五載，蒙犯瘴霧，魑魅之與游，蠱毒之處，其時雖未卽死，而病勢因仍，漸肌入骨，日以深積。後值聖恩汪濊，掩瑕納垢，復玷清班，收斂精魂，旋回光澤，其實內病潛滋，外強中槁。頃來南都，寒暑失節，病遂大作。且臣自幼失母，鞠於祖母岑，今年九十有六，耄甚不可迎待。日夜望臣一歸爲訣，臣之疾痛，抱此苦懷，萬無生理。陛下至仁天覆，惟恐一物不遂其生，伏乞赦臣暫回田里，就醫調治，使得目見祖母之終，臣雖殞越下土，永銜犬馬帷蓋之恩，倘得因是苟延殘喘，復爲完人，臣齒未甚衰暮，猶有圖效之日，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諫迎佛疏 稿具未上

臣自七月以來，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爲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郡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爲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郡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爲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迴流求原，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爲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知，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卽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爲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觀於遊心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爲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爲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羣生，去其苦惱而躋

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 綸音，發帑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 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光明大之業也。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 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爲諛言，以佞 陛下哉。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爲御，王良爲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沈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羣品之驚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切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爲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爲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尙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爲，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

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咒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故佛氏之所深排極誣，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誣者也。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陛下未之求耳。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爲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者矣。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繆爲大言以欺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欺我哉。』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羣臣，果臣言出於虛繆，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諱忌，伏見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踊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陛下垂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祝望懇切殫越之至，專差舍人某，具疏奏上以聞。

辭新任乞以舊職致仕疏 十一年十月時陞南韓僉都御史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去歲四月嘗以不職自劾求退，後至八月，又以舊疾交作，復乞天恩赦回調理，皆未蒙准允。罪勉尸素，因循日月，至今今年九月十四日，忽接吏部咨文，蒙恩陞授前職，聞命驚惶，感泣之餘，莫知攸措。竊念臣才本庸劣，性復迂疏，兼以疾病多端，氣體羸弱，特罪鴻臚閒散之地，猶懼不稱，况茲巡撫重任，其將何才

以堪。夫因才器使，朝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任，人臣之大分也。騰仕顯官，臣心豈獨不願，一時貪倖苟受，後至潰政債事，臣一身戮辱亦奚足惜，其如陛下之事何。况臣疾病未已，精力益衰，平居無事，尚爾奄奄，軍旅驅馳，豈復堪任。臣在少年，粗心浮氣，狂誕自居，自後涉歷漸久，稍知慚沮，遂今思之，悔創靡及，人或未考其實，臣之自知則既審矣，又何敢崇飾舊惡，以誤

國事，伏願陛下念朝廷之大政，不可輕，地方之重寄，不可苟，體物情之有短長，憫凡愚之所不逮，別選賢能，委以茲任，憫臣之愚，不加譴逐，容令仍以鴻臚寺卿退歸田里，以免負乘之誅，臣雖顛殞，敢忘銜結，臣自幼失慈，鞠於祖母岑，今年九十有七，且暮思臣一見為訣，去歲乞休，雖迫疾病，實亦因此，臣敢輒以螻蠅苦切之情，控於陛下，冀得便道先歸，省視岑疾，少伸反哺之私，以俟矜允之命。臣衷情迫切，不自知其觸昧條憲，臣不勝受恩感激，瀆冒戰懼，哀懇祈望之至。

謝恩疏 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該部題奉聖旨，王守仁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地方，寫敕與他，欽此欽遵。臣自以菲才多病，懼不勝任，以致債事，當具本乞恩辭免，容令原職致仕。隨於十月二十四日節該欽奉敕諭，爾前去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地方賊情軍馬錢糧事宜，小則徑自區畫，大則奏請定奪，欽此欽遵。外十一月十四日續准兵部咨為緊急賊情事，內開都御史文森遷延誤事，見奉敕書切責，乃敢託疾避難，奏回養病，見今盜賊劫掠，民遭荼毒，萬一王守仁因見地方有事，假託辭免，不無愈加誤事，該本部題奉聖旨，既地方有事，王守仁着上緊去，不許辭避遲誤，欽此。聞報憂慙，不遑寧處，一面扶疾候旨，至浙江杭州府地方，於十二月初二日復准吏部咨，該臣奏為乞恩辭免新任，仍照舊職致仕事，奏奉聖旨，王守仁

不准休致。南贛地方見今多事，着上緊前去，用心巡撫，欽此。備咨到臣，感恩懼罪之餘，不敢冒昧復請。隨於本月初三日起程，至次年正月十六日已抵贛州，接管巡撫外，伏念臣氣體羸弱，質性迂疏，聊爲口耳之學，本非折衝之才，鴻臚閒散，尙以疾病而不堪，巡撫繁難，豈其精力之可任。但前官以辭疾招議，適踵效尤之嫌，而聖旨以多事爲言，恐蹈避難之罪，遂爾冒於負乘，不暇慮於覆餗，黽勉蒞事，忽已躋旬受恩。思效每廢，寢食願兵糧耗竭之餘，加以師旅，而盜賊殘破之後，方苦於瘡痍，尙爾一籌之未展，敢云期月而可觀。况炎毒舊侵，懼復中於瘴癘，疴衰日積，憂不任於驅馳，心有餘而才不逮，足欲進而力不前，徒切感恩之報，莫申效死之誠，臣敢不勉其智之所不足，竭砥礪於已，盡其力之所可爲，付利鈍於天，亮無補於河嶽，亦少致其涓埃。稍俟狐鼠巢穴之平，終遂麋鹿山林之請，臣不勝受恩感激之至。

給由疏 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臣見年四十六歲，係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民籍，由進士，弘治十三年二月內，除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弘治十五年八月內，告回原籍養病。弘治十七年七月內，病痊赴部，改除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正德元年十二月內，爲宥言官，去權奸，以彰聖德事蒙恩降授貴州龍場驛驛丞。正德五年三月內，蒙陞江西吉安府廬陵縣知縣。本年十月內，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正德六年正月內，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本年十月內，陞本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正德七年三月內，陞本部考功清吏司郎中。本年十二月初八日，蒙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正德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至正德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止，歷俸六箇月。本日到任吏部劄付，蒙陞南京鴻臚寺卿。本月二十五日到任。至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止，連閏歷俸二十九箇月零十二日。本日准吏部咨蒙恩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府。於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前到地方行事，支俸起扣。至本月二十五日止，又歷俸十日。連前共歷歷俸三十六箇月。三年考滿，例應給由，緣臣係巡撫官員，見在福建漳州等府地方督調官軍，夾勦漳

浦等處流賊，未敢擅離，緣係三年給由事理，爲此具本奏聞。

參失事官員疏 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據贛州府信豐縣及信豐守禦千戶所各報稱，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日，有龍南強賊突來，地名崇僊屯，已經差委興國縣義民蕭承會同信豐龍南官兵相機勦捕。續據申報，強賊突來本縣小河，住劄離縣約有四十餘里，乞要發兵策應。又據申報，本月初九日，有龍南流賊六百餘人突至城下，除嚴督軍兵固守城池，緣本所縣無兵禦敵，誠恐前賊攻城，卒難止遏，乞調峯山弩手，并該縣兵夫救護。又經差委南安府經歷王祚、南康縣縣丞舒富，統領弩手殺手前去約會二縣掌印官并領官兵，相機攻圍。去後，續據縣丞舒富呈，本月初十日，蒙委統領殺手陳禮、打手吳尙能等共五百名，經歷王祚、義民蕭承統領峯山加善、雙秀弩手各三百名，先後到於信豐縣會勦，至十一日止，有該所管屯千戶林節帶兵四十餘名出城，據鄉導馬客等報稱，止有強賊六百餘人在地名花園屯劄，當同各官將兵分布劄定，只見前賊一陣，止有百十餘徒先出，有前哨義民蕭承領兵就與敵殺，斬獲賊級四顆，奪獲白旗一面，頃刻衆賊出營，分爲三哨，約有二千餘徒，瞰知龍南反招賊首黃秀魁，糾合廣東龍川縣湖頭賊首池大鬚，賊首池大安，新總并池大昇，共爲一陣，賊首楊金巢自爲一陣，勢甚猖獗，卑職督統本哨兵快，奮勇交鋒，殺死賊徒二十餘人，不意賊衆一湧前衝，殺手陳禮、打手長鍾德昇等見勢難當，俱各不聽約束，先行漫散。有南康縣報效義士楊習舉等仍與前賊死敵不退，俱被戮傷身死，及有經歷王祚上馬不便，亦被執去，賊勢得勝，仍要攻城，隨與蕭承、林節等收集衆兵，退至南營山把截，遇蒙本道親臨該縣督勦，各賊聞知，退至牛州，離城少遠。至十二日，前賊差人告招，十三日，蒙本道差蕭承前去招撫，就將經歷王祚放回，賊往原巢去訖，等因到道備呈到臣。隨據龍南縣知縣盧鳳呈稱，本縣捕盜主簿周政會同鎮撫劉鎰、千戶洪恩統領機兵旗軍，於本月十八日前去信豐縣截捕，探得強賊池大鬚、黃秀魁等從鴉鵲隘越過安遠縣，住劄本職

督兵追截，前賊已往廣東龍川縣，復回原巢泃頭去訖。據安遠縣知縣劉瑛稟稱：於本月十九日統領水元大石等保民兵弩手前去龍泉等保截勦，各賊遯回原巢去訖，難以窮追，以此掣兵回縣緣由。查得先據該道及信豐縣所各稟報前事，已經批仰該道兵備等官急調招撫義官葉芳、協同石背兵夫斷賊歸路，及調峯山弩手與南康打手人等，責委縣丞舒富統領前後夾擊。又看得此賊既離巢穴，利在速戰，仍仰該府急行所屬隣近官司，俱要乘險設伏，厚集以待，及於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賊不敢輕易奔突。仍調安遠縣知縣劉瑛星夜起集水元大石等保民兵一千，橫接龍南，邀其不備。若賊猶屯信豐，急自龍南直趨泃頭，搗其巢穴，賊進無所獲，退無所處，不過旬日可以坐擒，仰各遵照施行去後。今據前因，參看得縣丞舒富承委督勦，不能相度機宜，輕率驟進，以致殺傷兵快，原其心雖出奮勇，責以師律，均爲敗事。經歷王祚臨陣潰奔，爲賊所執，後雖倖免，終係失機。信豐所縣知縣黃天爵、千戶鄭鐸、巡捕副千戶朱誠，惟知固城自守，不肯發兵應援，龍南知縣盧鳳，捕盜主簿周政，隄備鎮撫劉鏗、千戶洪恩，地當關隘，正可防遏，坐視前賊往來，略不出兵邀擊，千戶林節，卽其兵力之寡，似難全責，究其失律之罪，亦宜分受。安遠縣知縣劉瑛，承調追襲，緩不及事，俱屬違法。南康縣百長鍾德昇等，臨陣不前，故違約束，先行潰散，失誤軍機，應合處以軍法。該道兵備副使楊璋，守備都指揮同知王泰，俱屬提督欠嚴，但楊璋往來調度，卒能招撫前賊，計其功勞，可以贖罪。及照廣東龍川縣，韋印捕盜等官，明知首賊池大鬚等在彼地方爲巢，卻亦不行時嘗巡邏，縱其過境劫掠，又各不行乘機追捕，俱屬故違。所據前項失事官員，俱屬違奉。敕諭事理，卽行提問。但前項賊徒擁衆數千，變詐百出，命雖陽受招撫，其實陰懷異圖，况其黨與根連三省，萬一乘間復出，爲患必大，正係緊關用人隄備之際，除將百長鍾德昇等查勘的確，處以軍法，及方面軍職，另行參究外，其餘前項各官，且量加督責，姑令戴罪隄備，各自相機行事，勉圖後功，以贖前罪。仍一面委官前去信豐縣地方查勘前項殺死兵快數目，及有無隱匿別項事情，方行參奏。緣係地方緊急賊情，及參失事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請

旨。

閩廣捷音疏 十二年五月初八日

據福建按察司整飭兵備兼管分巡漳南道僉事胡璉呈，會同分寺右參政艾洪、經理軍務左參政陳策、副使唐澤、將領都指揮僉事李胤、督據河頭等哨委官指揮徐麒、知縣施祥、知事曾瑤等呈稱：各職統領軍兵五千餘人，進至長富村等處，見得賊衆地險，巢穴數多，兼且四路裝伏，勢甚猖獗。尅期於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八日等各分哨路，從長富村至關竹洋新洋大豐五雷大小峯等處，與賊交鋒。前後大戰數合，擒斬首從賊犯黃燁等，共計四百三十二名。顆俘獲賊屬一百四十六名口，燒燬房屋四百餘間，奪獲馬牛等項，被賊殺死老人許六，打手黃富璘等六名，餘賊俱各奔聚象湖山拒守。各職又統官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割，誠恐賊衆我寡，呈乞添兵策應。等因到道。行據大溪哨指揮高偉呈報：統兵約會蓮花石官兵攻打象湖山，適遇廣東委官指揮王春等領兵亦至彼境。大傘地方，卑職與指揮覃桓、縣丞紀鏞領兵前去會勦，不意大傘賊徒突出，卑職等奮勇抵戰。覃桓、紀鏞馬陷深泥，與軍人易成等七名，兵快李崇靜等八名，俱被賊傷身死。卑職亦被截二鎗，勢難抵敵，只得收兵暫回聽候。緣象湖山係極高絕險，自來官兵所不能攻。今賊勢日盛，若不添調狼兵，稍俟秋冬會舉夾攻，恐生他變。通行稟聞，續奉本院紙牌，爲進兵方略事，備行各職遵奉密諭，伴言犒衆退師，俟秋再舉，密切部勒諸軍，乘懈奮擊。依蒙密差義官曾崇秀暗探虛實，乘賊怠弛，會選精兵一千五百名當先，重兵四千二百名繼後，分作三路，各職統領俱於二月十九日夜銜枚直趨三路並進，直搗象湖山。奪其隘口，各賊雖已失險，但其間賊徒類皆驍勇精悍，猶能凌蹙絕谷，超躍如飛。復據上層峻險，四面飛行滾木礮石，以死拒敵。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天，撼搖山谷。三司所發奇兵，復從間道鼓噪突登，賊始驚潰大敗。我兵乘勝追殺，擒斬大賊首黃貓狸游四，并廣東大賊首蕭細弟、郭虎等二百九十一名。顆俘獲賊屬一百三十三名口，其間墜崖墮壑死者不可勝計。奪回水黃牛、賊銀鎗刀等物，燒燬房屋五百餘。

間，餘賊潰散，復入流恩山岡等巢，與諸賊合勢。亦被各賊殺死頭目賴頤，打手楊緣等一十四名，次早各職分兵追勦，指揮高偉、推官胡寧道亦由大豐領兵來會，仍與前賊交鋒大戰，擒斬首從賊犯巫姐旺等一百六十三名，顛俘獲賊屬一百六名口，餘賊敗走。各又遞入廣東交界黃蠟溪上下漳溪大山去訖，又據金豐三團哨委官指揮王鏡、李誠通判龔歲等各呈稱：賊首詹師富等特居可塘洞山寨，聚糧守險，勢甚強固，各職依奉會議，分兵五路，連日攻打，生擒大賊首詹師富、江嵩范克起、羅招賢等四名，餘賊敗走，復入竹子洞等處大山嘯聚。隨又分兵追襲，與賊連戰，擒首從賊犯范毅長等二百三十五名，顛俘獲賊屬八十二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五名口，奪獲馬牛等物，亦被各賊殺死老人胡文政一名，戮傷鄉夫葉永旺等五名。又據指揮徐麒等呈稱：黃蠟溪上下漳溪與廣東饒平縣并本省永定縣山界相連，遵依約會，廣東官兵并金豐哨指揮韋鑑、大溪哨推官胡寧道等，於三月二十一日子時發兵，齊至黃蠟廣東義民饒四等領兵亦至，會合我兵三路進攻，賊出拒戰甚銳，我兵奮勇大噪而前，擒斬首從賊犯溫宗富等九十一名，顛俘獲賊屬一十三名口，餘賊敗走，各兵乘勝追至赤石巖，仍與大戰良久，賊復大敗，又擒斬首從賊犯游宗成等一百四十六名，顛俘獲賊屬九十名口。又據中營委官指揮張鉞、百戶呂希良等呈稱：領兵追趕黃蠟溪等處逃賊，至地名陳呂村遇賊拒戰，當陣擒斬首從賊犯朱老叔等六十六名，顛俘獲賊屬八名口。各另呈解到道，轉解審驗紀功外，續據委官知府鍾湘呈稱：蒙調官兵，先後兩月之間，攻破長富村等處巢穴三十餘處，擒斬首從賊犯一千四百二十餘名，顛俘獲賊屬五百七十餘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五名口，燒燬房屋二千餘間，奪獲牛馬賊仗無算。即今脅從餘黨悉願攜帶家口出官投首，聽撫安插，本職遵照兵部奏行勸令并巡撫都察院節行案牌事理，出給告示，發委知縣施祥、縣丞余道，招撫脅從賊人朱宗玉、翁景璘等一千二百三十五名，家口二千八百二十八名口，俱經審驗安插復業。緣由呈報到道，轉呈到臣。及據廣東按察司分巡嶺東道兵備僉事等官顧應祥等會呈，遵依本院案驗委官統領軍兵會同福建，尅期進勦，隨奉本院進兵方略，當即遵依揚言班師，一面出

其不意，從牛皮石嶺脚隘等處分爲三哨，鼓噪並進。賊膽顧不暇，望風瓦解。節據指揮楊昂、王春、通判徐璣、陳策、義官余黃孟等，各報稱於本年正月二十四等日，剋破古村、禾村、大水山、柘林等巢，生擒大賊首張大背、劉烏嘴、蕭乾、交、范、端、蕭、王、卽、蕭、五、顯、劉、蘇、蔞、賴、隆等，并擒斬首從賊犯，乘勝前進。會同福建官軍，剋期夾攻，問探知大率賊徒潰圍殺死，指揮覃相、縣丞紀鏞等情。當卽進兵策應，各賊畏我兵勢，燹巢奔走，生擒賊首羅聖欽。餘賊退入箭灌、大寨，合勢乘險，併力拒敵。蒙委知縣張戩、督同指揮張天杰分哨，由別路進兵，攻破白土村、赤口巖等巢，直搗箭灌、大寨，諸賊迎戰。我兵奮勇合擊，遂破箭灌。當陣斬獲首從賊犯，共計二百二十四名。夥仝獲賊屬八十四名口，及牛馬賊仗等物。各寨賊黨聞風奔竄，已散復聚，愈相連結，各設機險，以死拒守。各職統兵分兵並進，於三月二十等日，攻破水竹、大重坑、苦宅、溪、靖、泉、溪、白、羅、南、山等巢，直搗洋竹洞、三角湖等處。前後大戰十餘，生擒賊首溫火、燒、張、大、背、雷、振、蔡、晨、賴、英等，并擒斬賊犯共一千四十八名。顆，俘獲賊屬八百三十八名口，奪獲馬牛、賊銀、銅、鏡、衣、帛、器、仗、蕉、紗等物。前後共計生擒大賊首一十四名，擒斬賊犯一千二百五十八名。顆，俘獲賊屬九百二十二名口，奪獲水、黃、牛、馬一百三十九頭匹，賊仗、衣、布等物，共二千一百五十七件疋。葛蕉紗九十六斤一兩，賊銀三十二兩四錢八分，銅錢一百四十二文，各開報到道收審。緣由呈報前來。卷查先爲急報賊情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已經福建廣東總鎮巡按等衙門都御史陳金、御史胡文靜等會議區畫，各該守巡兵備等官，欽遵整備糧餉，起調軍兵，約會進勦。聞臣於本年正月十六日，始抵贛州地方行事。先於本月初三日，於南昌地方，據兩省各官呈稟，師期不同，事體參錯，誠恐彼此推調，致誤軍機。當臣備遵該部咨來事理，具開進兵方略，行仰各官協同上緊密切施行去後。續據福建右參政等官艾洪等會呈，指揮覃相、縣丞紀鏞，被大傘賊衆突出，馬陷深泥，被傷身死。及據各哨呈稱，賊寨險惡，天氣漸暄，我兵遭挫，賊勢日甚，乞要添派狼兵，候秋再舉。備呈到臣。參看得各官頓兵不進，致此敗辱，顯是不奉節制，故違方略。及照奏調狼兵，非惟日久路遙，緩不及事，兼恐師老財費，別生他虞。且勝敗由人，兵貴善用。當此

挫折，各官正宜協憤同奮，因敗求勝。豈可輒自退阻，倚調狼兵，坐失機會。臣當日即自贛州起程，親率諸軍進屯長汀上杭等處，一面督令各官密照方略，火速進剿，立功自贖，敢有支吾推調，定以軍法論處。一面查勘失事緣由，另行參奏。間隨據各呈捷音到臣，參照閩廣賊首詹師富溫火燒等特險從逆，已將十年，黨惡聚徒，勳以萬計，鼠狐得肆跳梁，蛇豕漸無紀極，劫剽焚驅，數郡遭其荼毒，轉輸征調，三省爲之騷然。臣等奉行誅剿，三月之內，遂克殲取渠魁，掃蕩巢穴，百姓解倒懸之苦，列郡獲再生之安，此非朝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及照福建領兵各官，始雖疏於警備，稍損軍威，終能戮力協謀，大致快捷，論過雖有，計功亦多。其間福建如僉事胡璉，參政陳策，副使唐澤，知府鍾湘，廣東如僉事顧應祥，都指揮僉事楊懋，知縣張戩，才調俱優，勞動尤著，伏乞俯從，惟重之典，以作敢戰之風。除將二省兵快量留防守，其餘悉令歸農，及將功次另行勘報外，原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題 奏。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十二年五月初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伏覩大明律內，該載失誤軍事條，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者，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從軍違期條，若軍臨敵境，託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主將不固守條，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此罰典也。及查得原擬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剿流賊陸實事例，一人并二人爲首就陣，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五兩，二名者，十兩，三名者，賞實授一級，不願者，賞十兩，陣亡者，陸一級俱世襲，不願者，賞十兩。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止，陸實授二級，餘功加賞，不及六名，除陸一級之外，扣算賞銀，三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賞銀十兩均分，從賊一名者，賞五兩均分，領軍把總等官自斬賊級，不准陞賞。部下獲功七十名以上者，陞署一級五百名者，陞實授一級，不及數者，量賞一人，捕獲從賊一名者，賞銀四兩，二名者，賞八兩，三名者，陸一級，以次劇賊一名者，陞署一級，俱不准世襲。不願者，賞五兩，此皆賞格也。賞罰如此，宜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有未能者，蓋以賞罰之典雖備，然罰典止行於參提之後，而

不行於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也。且以嶺北一道言之，四省連絡，盜賊淵藪，近年以來，如賊首謝志珊、高快馬、黃秀魁、池大鬚之屬，不時攻城掠鄉，動輒數千餘徒，每每督兵追勦，不過遙爲聲勢，俟其解圍退散，卒不能取決一戰者，以無賞罰爲之激勸耳。合無申明賞罰之典，今後但遇前項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開報，復勘是實，轉達奏聞，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鞫問明白，卽時押赴市曹，斬首示衆，庶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時無相悖戾。如此則賞罰旣明，人心激勵，盜賊生發，得以卽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見矣。」具呈到臣，卷查三省盜賊，二三年前，纔計不過三千有餘，今據各府州縣兵備守備等官所報，已將數萬，蓋已不啻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爲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副使楊璋所議者。臣請因是爲陛下略言其故。盜賊之性，雖皆凶頑，固亦未嘗不畏誅討，失惟爲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忌憚。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衆而與之角，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爲旣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讎脅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劫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爲已地也。夫平良有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爲民者困征輸之劇，而爲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導，處城郭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問謀，其始出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亦豈得已哉。誠使強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患除，功成名立，豈

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驕惰，每遇征發，追呼拒擯，旬日而始集，約束齟齬，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稱載歸矣。或猶遇其未退，望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爲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應名勦捕，聊爲招撫之媒，求之實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勦捕未必能克，勦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視而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可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戴罪殺賊之責，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爲得計？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疾苦之無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而抗強虜。今南贛之兵，尙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固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可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况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復何所冀乎？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郡，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是固一說也。然臣以爲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遁，所可得者，不過老弱脅從無知之氓，於是乎有橫羅之慘，於是乎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羣，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精銳得二千有餘，部勒操演，略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便宜以行事，

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爲可省半費，而收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本年正月十五日抵贛，卷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但係軍情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懸匿巡撫，按三司官，即便參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衆草賊，但係有名強盜，肆行劫掠，賊勢兇惡，或白晝攔截，或明火持杖，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即時差人申報，合于上司，並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致聚衆滋蔓，貽患地方，從重參究，決不輕貸等因。題奉 欽依。備行前來。時以前官久缺，未及施行，臣即刊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而大小衙門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獲，一二人或五六人七八人者，何者？兵得隨時調用，而官無觀望執肘，則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効其力，由此言之，律條具在，前此惟不申明而舉行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 皇上念盜賊之日熾，哀民生之日蹙，憫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憤之莫伸，特 敕兵部俯采下議，特假臣等 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致於僨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體弱多病，自度不足以辦此行。從 陛下乞骸骨，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於此，心知其弊，不敢不爲 陛下盡言。陛下從臣之請，使後來者得效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追死罪於萬緣。以申明賞罰，以厲人心事理，爲此具本請 旨。

政治盜賊二策疏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六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奉臣批據南安府申大庾縣報，正德十二年四月內被盜賊四百餘人前來打破下南等寨，續破上猶橫水等賊七百餘徒，截路打寨，劫殺居民。又據南康縣報，盜賊一夥突來龍岡保，虜劫居民，續被盜賊三百餘徒突來坊民郭加瓊等家，擄捉男婦八十餘口，耕牛一百餘頭。又有盜

賊一陣，虜劫上長龍鄉耕牛三百餘頭，男婦子女不知其數。又據上猶縣申，被橫水等村峯賊糾同逃民四散，虜劫人財，續據三門總甲蕭俊報，峯賊與逃民約有數百，在於地名梁灘，虜牽人牛。本月十六日，准本縣捕盜主簿利昱稟報，峯賊劫打頭里、茶坑等處，駐劄未散，已關統兵官縣丞舒富等前去追勦，賊已退回橫水等巢去。訖各申。本院批兵備道議處回報，案照四月初五日據南康府呈同前事，彼時本院見在福建漳州督兵未回，未知前賊向往，行查未報。續據龍南縣稟被廣東湖頭等處強賊池大發等三千餘徒，突來攻圍總甲王受寨所，又經會委義官蕭承調兵前去會勦，隨據本縣呈前賊退去訖等因。又查得先據南康縣申呈，上猶賊首謝志珊糾合廣東賊首高快馬、統衆二千餘徒，攻圍南康縣治，殺損官兵，已經議委知府邢珣等查勦失事緣由呈報外，續該兵部題咨巡撫都御史孫燧會同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將前項賊犯謝志珊等量調官軍設法勦捕，務期盡絕，應該會同兩廣鎮巡官行事，照例約會施行，題奉欽依，轉行查勦前賊，見今有無出沒，及會否集有兵糧，相度機宜，即今可否勦捕，惟復應會同兩廣調集軍馬，待時而動，務要查議明白，處置停當，具由呈報，仍督各該地方牢固把截，用心防守，以備不虞等因。隨奉本院案驗，議照前賊連絡三省，盤據千里，必須三省之兵剋期並進，庶可成功。但今湖廣已有偏橋苗賊之征，廣東又有府江猺獞之伐，雖欲約會夾攻，目今已是春深，雨水綿連，草木茂盛，非惟緩不及事，抑且虛糜糧餉，合無一面募兵練武，防守愈嚴，積穀貯糧，軍需大備，告招者順撫其情，暫且招安，肆惡者乘其間隙，豈搗其穴，候三省約會停當，然後大舉，庶有備無患，事出萬全，通行詳呈去後，今奉前因，隨會同分守左參議黃宏守備都指揮同知王泰，查勘得南安府所屬大庾南康上猶三縣，除賊巢小者未計，其大者總計三十餘處，有名大賊首有謝志珊、志海、志全、楊積榮、賴文英、藍瑤、陳曰能、蔡積昌、賴文聰、劉通、劉受、蕭居謨、陳尹誠、簡永廣、蔡積慶、蔡西、薛文高、洪祥、徐華、張祥、劉清才、譚曰真、蘇景祥、藍清奇、朱積厚、黃金瑞、藍天鳳、藍文亨、鍾鳴、鍾法官、王行雷、明聰、唐洪、劉元藩，所統賊衆，約有八千餘徒，且與湖廣之桂陽、桂東、魚黃、聶水、老虎、神仙、秀才等巢，廣東之樂昌、巢穴相聯，盤據流劫三

省爲害多年。贛州之龍南，因與廣東之龍川、湘頭，賊巢接壤，被賊首池大鬚、大安、大升、糾合龍南賊首黃秀魁、賴振、祿、鍾萬光、王金巢、鍾萬貴、古與、鳳陳、倫、鍾萬璇、杜思碧、孫福榮、黃萬珊、黃秀珪、羅積善、王金會、子柰、王金索、王洪羅、鳳、璇、黎用、璇、黃本瑞、鄭文、弢、陳秀、玳、陳珪、劉經、藍斌、黃積秀等，所統賊衆，約有五千餘徒，不時越境流劫，信豐、龍南、安遠等縣，已經夾攻三次，俱被漏網。所據居民，田土數千萬頃，殺虜人民，尤難數計。攻圍城池，敵殺官兵，焚燒屋廬，姦汙婦女，其爲荼毒，有不忍言。神人之所共怒，天討所當必加者也。今聞湖廣兩省用兵將畢，夾攻之舉，亦惟其時。但深山茂林，東奔西竄，兼之本道兵糧寡弱，必須那借京庫折銀三萬餘兩，勦調狼兵數千，前來協力，約會三省並進夾攻，庶可殲類無遺等因。又據廣東樂昌縣知縣李增稟稱：本年二月內有東山賊首高快馬等八百餘徒，在地名櫃頭、郵行劫。又據乳源縣稟報：賊徒千餘，在洲頭街等處打劫，備申照詳。及據湖廣整飭郴州等處兵備副使陳璧呈稱：本年二月內據黃砂保走報，廣東強賊三百餘徒，突出攻劫。又據宜章所飛報，樂昌縣山峒苗賊二千餘衆，出到九陽等處，搜山捉人未散。又報東西二山首賊發票會集四千餘徒，聲言要出桂陽等處攻城。又報江西長流等峒，羣賊六百餘徒，又一起四百餘徒，各出劫掠。及據桂東縣申報強賊一起七百餘徒，前到本縣殺人祭旗，捉擄男婦未散。又據桂陽縣報：強賊六百餘徒，聲言要來攻寨等因。各稟報到道，看得前項苗賊四山會集，報到之數，將及萬餘。我兵寡弱，防守尚且不足，敵戰將何以支。况郴州所屬永興等縣，原無城池防守，地方重計，實難爲處。伏望軫念荼毒，請軍追捕等因。又據郴州桂陽縣申：本縣四面俱係賊巢，正德三年以來，賊首龔福全等作耗，殺死守備都指揮鄧晏，雖蒙征勦，惡黨猶存。正德七年，兵備衙門計將賊首龔福全招撫，給與冠帶，設爲猛官。賊首高仲仁、李賓、黎穩、梁景聰、扶道全、劉付興、李玉景、陳賓、李聰、曹永通、謝志珊，給與衣巾，設爲老人。未及兩月，已出要路劫殺軍民，動輒百千餘徒，號稱高快馬、游山虎、金錢豹、過天星、密地蜂、總兵等名目，隨處流劫。正德十一年七月內，龔福全、張打旗、號、僭稱延溪王、李賓、黎穩、梁景聰、僭稱總兵都督將軍名目，各穿大紅，虜民抬轎，展打涼傘，擺列

頭踏響器。其餘盜賊，俱乘馬匹，數千餘徒，出劫樂昌及江西南康等縣，拒敵官軍。後蒙撫諭，將賊首高仲仁、李賓給與冠帶，重設犒官，未寧半月，仍前出劫。本年正月十六日，一起八百餘徒，出劫樂昌縣，虜捉知縣韓崇堯，劫庫劫獄，又一起七百餘徒，打劫生員譚明浩家，一起六百餘徒，從老虎等峒出劫，一起五百餘徒，從興寧等縣出劫。切思前賊陽從陰背，隨撫隨叛，目今盜賊萬餘，聚集山峒，聲言要造呂公大車，攻打州縣城池，官民徬徨，呈乞轉達，請調三省官軍夾勦等情，各備申到臣。除備行江西廣東湖廣三省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嚴督各該府州縣所掌印巡捕巡司把隘提備等官，起集兵快人等，加謹防禦，相機截捕去後。查得先因地方盜賊日熾，民被荼毒，竊計兵力寡弱，既不足以防遏賊勢，事權輕撓，復不足以齊一人心，乞要申明賞罰，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庶幾舉動如意，而事功可成。已經具題，聞今復據各呈申，因臣等參看得前項賊徒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癰之在人身，若不速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然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若陛下假臣等以賞罰重權，使得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勵，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爲撫勦，度其事勢之緩急以爲後先，如此亦可以省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日翦月削，使之漸盡灰滅，此卽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搖動，齒投而兒不覺者也。然而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蓋其怨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須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士兵，四路並進，一鼓成擒，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冤可雪。然此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須兵十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刻期舉謀，又數月而兵始交，聲迹彰聞，賊強者設險以拒敵，弱者挾類而深逃，迨於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且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近年以來，江西有桃源之役，瘡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兼之杼柚已輕，種不入土，而營建所輸，四征未已，誅求之刻百出，方新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夫由前

之說，則如臣之昧劣，實懼不足以堪事，必擇能者任之，而後可。若大舉夾攻，誠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廢國議，惟陛下擇其可否，斷而行之，緣係地方緊急賊情，爲此具本請旨。

類奏擒斬功次疏 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正德十二年二月二十等日，據贛州府龍南縣申總甲王受等呈蒙，差各役領兵與同已招大賊首黃秀璣等，前往安遠截捕流賊賴振祿等行，至地名湖江背，不料黃秀璣反招主令伊弟黃大滿、黃細滿等沿途打劫民財，放火燒燬民人劉必甫等房屋，仍與賊首賴振祿等連謀行劫。本役督率兵快人等前到地名黎坑際下，與賊對敵，當陣殺獲賊首黃秀璣、黃大滿、黃細滿、黃積瑜首級四顆，奪獲黃黑旗二面，殺死賊徒三十餘名。本年四月初九日，又有廣東瀾頭老賊首池大賢，串同反招賊首黃秀魁、陳秀顯等，糾衆四百餘徒，打劫千長何甫等家。本役又率兵夫至地名陳坑水，與賊交鋒，殺獲首從賊人陳秀顯等一十二顆，奪獲紅旗一面，大小黃牛五頭，餘賊歸巢去訖。及據南安府申據大庾縣隘長張德報稱，湖廣桂陽縣魚黃喇峯賊首唐飛劍、總兵嚴宗清、千總賴必等，糾衆劫擄，當起兵夫追至界首南流，與賊對敵，殺獲唐飛劍、嚴宗清首級二顆。及南安縣申准縣丞舒富關峯賊三百餘人出劫，當有保長王萬湖等帶領鄉民擒捕，殺獲賊級一顆，生擒賊二名，奪回被虜人口三名。奪獲黃牛二頭，各解報到道，審驗明白等因。又據廣東按察司分巡嶺南道僉事黃昭呈，韶州府乳源縣知縣沈淵申稱，本年二月十八日，有東山獠賊首高快馬等衆，突來城外並附近鄉村打劫，欲行攻陷南城，當即起集鄉兵及打手民壯固守城池，及相機與敵，射傷賊徒三名，各賊退在北城外窩營。隨調深峒等處土兵協力奮勇，與賊交鋒，射傷賊徒二十餘名，射死賊徒一十六名，奪回被虜人口三十二名。又據捕盜老人梁真等殺獲賊級二顆，生擒賊徒一名。及據樂昌縣知縣李增申強賊六百餘徒出劫，當集打手兵壯前去截捕，到地名雲門寺，與賊交鋒，斬獲賊級二十四顆，生擒賊徒二名，奪獲馬七匹。又據曲江縣獠總盤宗興等，擒獲賊徒

一名，奪獲馬一匹，各呈解到道，審驗是實等因。並據潮州府揭陽縣申，流賊劫長樂海豐等縣，黃義官等家，隨調兵快行至地名長門徑，與賊對敵，擒獲賊徒張宏福、王本四等一十六名，俘獲賊婦二口。及據惠州府申，准捕盜通判徐璣牒稱，流賊一夥，約有八十餘徒，圍劫新地屯徐百戶等家，當督兵快打手追殺，至地名馬驃，巡擒獲賊徒杜棟等四名，殺獲賊級一顆，又督總甲鄭全等，在地名葵頭障，擒獲賊徒張仔等一十二名，及于長彭、伯璿等，率兵擒獲賊徒黃貴等一十五名，殺獲賊級一顆，俘獲賊婦一口，又有總甲黃廷珠追獲賊徒雷進保等八名，均解赴嶺東道審驗等因。及據湖廣郴州等處，兵備副使陳璧，守備指揮同知李璋各呈，廣東苗賊一千餘徒，出劫興寧等處，當起郴州殺手令闕住，千戶孔世傑等，管領追襲，至地名大田橋，遇賊當陣擒斬首從賊人龐廣等三十二名，奪獲賊仗四十七件，馬騾五匹，奪回被虜人口二百五十名口。並據老人劉宣等捕獲賊徒雷克怒等六人，俘獲婦女三口，申報到道，審驗明白，各備由呈，申開報到臣。先爲巡撫地方事節，該欽奉 敕命爾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勦捕，欽此欽遵。已經備行各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嚴督府衛所州縣掌印捕盜等官，起集父子鄉兵，及僱募打手殺手，各於賊行要路去處，加謹防禦，遇有盜賊出殺，即便相機截捕，獲功呈報，以靖地方。今據各呈，除行各該兵備等官，將斬獲賊級閱驗明白，發仰梟首，生擒賊犯，問招回報，俘獲賊屬，並牛馬贓物，俱變賣價銀入官，與器械俱貯庫，被虜人口，給親完聚，獲功人員，照例量行給賞外，緣係擒獲功次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添設清平縣治疏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福建按察司兵備僉事胡璉呈，奉本院批，據漳州府呈，准知府鍾湘關據南靖縣儒學生員張浩然等連名呈稱，南靖縣治僻在一隅，相離盧溪平和長樂等處地里遙遠，政教不及，小民罔知法度，不時劫掠鄉村，肆無忌憚，釀成大禍。今日勦三軍之衆，合二省之威，雖曰殲厥馘魁，掃除黨類，此特一時之計，未爲久遠之規。乞於河頭中營

處所添設縣治，引帶汀潮，俟標清寧，人烟輳集，道路適均，政教既敷，盜賊自息。攷之近日，龍巖添設濟平，而盜賊以靖，上杭添設永定，而地方以寧，此皆明驗。今若添設縣治，可以永保無虞等情。又據南靖縣義民，鄉老曾敦立、林大俊等呈稱：河頭地方北與盧溪流恩山岡接徑，西南與平和象湖山接境，而平和等鄉又與廣東饒平縣大傘箭灌等鄉接壤，皆係窮險賊巢，兩省居民相距，所屬縣治，各有五日之程，名雖分設都圖，實則不開政教，往往相誘出劫，一呼數千，所過荼毒，有不忍言。正德二年，雖蒙統兵勦捕，未曾設有縣治，不過數月，遺黨復興。今蒙調兵勦撫，雖少寧息，誠恐漏網之徒，復踵前弊，呈乞添設縣治，以控制賊巢，建立學校，以移易風俗，庶得久安長治等因。蒙漳南道督同本職與南靖縣知縣施祥等，領耆民曾敦立等，並山人洪欽順等，親詣河頭地方，踏得大洋陂，背山面水，地勢寬平，周圍量度可六百餘丈，西接廣東饒平，北聯三團盧溪，堪以建設縣治。合將南靖縣清寧新安等里，漳浦縣二三等都，分割管攝，隨地糧差，及看得盧溪枋頭坂地勢頗雄，宜立巡檢司以爲防禦，就將小溪巡檢司移建，仍量加編弓兵，點選鄉夫，協同巡邏，遇有盜賊，隨即撲捕，再三審據，通郡民人合詞執稱，南靖地方極臨邊境，盜賊易生，上策莫如設縣。况今奏凱之後，軍餉錢糧，尙有餘剩，各人亦愿鑿山採石，挑土築城，砍伐樹木，燒造甃瓦，數月之內，工可告成。爲照南靖縣相離盧溪等處，委的爲遠，難以隄防管束，今欲於河頭添設縣治，枋頭坂移設巡檢司，外足以控制饒平鄰近內，足以壓服盧溪諸巢，又且民皆樂從，不煩官府督責，誠亦一勞永逸，事頗相應，具呈到道。呈乞照詳等因。奉批：看得開建縣治，控制兩省藩柵，以奠數邑民居，實亦一勞永逸之圖，但未經查勘，奏請仍仰該道會同始議各官，再行該府，拘集父老子弟及地方新舊居民，審度事體，斟酌利害，如果遠近無不稱便，軍民又皆樂從事，已舉與勢難中輟，即便具由呈來，以憑奏請定奪。仍一面俯順民情，相度地勢，就於建縣地內，預行區畫，街衢井巷，務要均適端方，可以永久無弊，聽從愿徙新舊人民，各先占地建屋，任便居住。其縣治學校倉場及一應該設衙門，姑且規留空址，待奏准命下之日，以次建立，仍一面通行鎮巡等衙門，公同會議，此係設縣安民地方重事，各官

務要計處周悉，經畫審當，毋得尙且雷同，致貽後悔。批呈作急勸報等因。依蒙拘集坊郭父老及河頭新舊居民再三詢訪，各交口稱便。有地者願歸官丈量，以建城池。有山者願聽上砍伐，以助木石。有人力者又皆忻然相聚築土基。業已垂成，惟恐上議中止，下情難達等情。具呈到臣。爲照建立縣治，固係禦盜安民之長策。但當大兵之後，繼以重役，竊恐民或不堪。臣時督兵其地，親行訪詢父老，輒踏道路，衆口一詞，莫不舉首願望仰心樂從。且夕皇皇，惟恐或阻。臣隨遣人私視其地，官府未有教令，先已伐木耆土，雜然並作，裹糧趨事，相望於道。究其所以，皆緣數邑之民，積苦盜賊，設縣控禦之議，父老相沿已久，人心冀望甚渴，皆以爲必須如此。而後百年之盜可散，數邑之民可安。故其樂事勸工，不令而速。臣觀河頭形勢，實係兩省賊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傘箭灌諸巢，雖已破蕩，而遺孽殘黨，亦寧无有。逃遯山谷者，舊因縣治不立，征勦之後，浸復歸據舊巢，亂亂相承，皆原於此。今誠於其地開設縣治，正所謂撫其背而扼其喉，盜將不解自散，行且化爲善良。不然，不過年餘必將復起。其時再聚兩省之兵，又糜數萬之費，圖之已无及矣。臣竊以爲開縣治於河頭，以控制羣巢，於勢爲便。雖使民甚不欲，猶將強而從之。况其祝望欣趨若此，亦何憚而不爲。至於移巡司於枋頭坂，亦於事勢有不容已。蓋河頭者諸巢之咽喉，枋頭者河頭之唇齒，勢必相須。兼其事體，已有成規，不過遷移之勞，所費無幾。臣等皆已經畫區處，大略已者，果非可月可無督促而成。民之所未敢擅爲者，惟縣治學校須命下之日，乃舉行耳。伏願陛下俯念一方荼毒之久深，惟百姓永遠之圖，下臣等所議於該部採而行之，設縣之後，有不如議，臣無所逃其責。今新撫之民，羣聚於河頭者，二千有餘，皆待此以息其反側。若失今不圖，衆心一散，不可以復合，事機一去，不可以復追。後有噬臍之悔，徒使臣等得以爲辭，然已無救於事矣。緣係添設縣治，永保地方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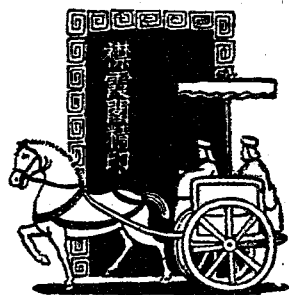
疏通鹽法疏 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奉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孫燧案驗准兵部咨，行移

各該巡撫官員，今歲俱免赴京議事，各要在彼修舉職業，若有重大軍務，應議事件，益於政體，便於軍民者，明白條陳，聽會官計議奏請等因，已經行仰所屬查訪去後。隨據吉安臨江袁州等府萬安泰和清江宜春等縣商民彭拱劉常郭閻彭秀連名狀告，正德六年蒙上司明文行令贛州府，起立抽分鹽廠告示，商民但有販到閩廣鹽課，由南雄府曾經折梅亭納過勸借銀兩，止在贛州府發賣者，免其抽稅。願裝至袁臨吉三府賣者，每十引抽一引。閩鹽自汀州過會昌羊角水廣鹽自黃田江九渡水來者未經折梅亭，在贛州府發賣，每十引抽一引。願裝至袁臨吉三府發賣，每十引又抽一引。疏通四年，官商兩便。正德九年十月內，又蒙贛州府告示該奉勘令開稱廣鹽止許南贛二府發賣，其袁臨吉不係舊例行鹽地方，不許越境，以致數年廣鹽禁絕，淮鹽因怯河道逆流灘石阻，止於省城三府，居民受其高價之苦，客商阻乘買賣之源。乞賜俯念吉臨等府與贛州地里相連，自昔至今惟食廣鹽，一向未經禁革，况廣許於南贛二府發賣，原亦不係洪武舊制，乃是正統年間爲建言民情事，奉總督兩廣衙門奏行新例。如蒙將廣鹽查照南贛事例，照舊疏通下流發賣，萬民幸甚等因。又據贛州府抽分廠委官照磨汪德進呈，近奉勘合禁止廣鹽，止許南贛發賣，不許下流，但贛州古安地里相連，水路不過一日之程，今年夏驟雨泛漲，雖有橋船阻隔，水勢洶惡，沖斷橋索，以致奸商計乘水勢，聚積百船，執持凶器，用強越過後雖拏獲數起，問罪不過十之一二，又有投託勢豪官家，夾帶下流發賣者，又有挑担馱載，從興國贛縣南康等處小路越過發賣者，其弊多端，不禁則違事例，禁止則勢所難行，呈乞議處等因。卷查正德六年奉總制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左都御史陳金批據江西布政司呈准本司右布政使汪漢咨稱，查得江西十三府俱係兩淮行鹽地方，湖西嶺北二道灘石險惡，淮鹽因而不到，商人往往越境私販，廣鹽射利肥己。先蒙總督衙門奏准廣鹽許行南贛二府發賣，仰令南雄照引追米納價，類解梧州軍門，官商兩便，軍餉充足。當時止是奏行南贛，不曾開載袁臨吉三府，合無遵照敕諭，便宜處置，許許廣鹽得下袁臨吉三府地方發賣，立廠盤掣，以助軍餉。及據江西按察司兵備副使王秩亦呈前事，隨該三司布政等官劉

果等議得委果於事有益於法無碍。呈詳批允前來。遵照立廠照例抽稅外。正德九年十月內准戶部咨。該巡撫都御史周南題。該本部復議。內開廣東鹽課。仍照正德三年題奉。欽依事理。有引官鹽。許於南贛二府發賣。不許再行抽稅。袁臨吉不係舊例行鹽地方。不許到彼。如有犯者。不分有引無引。俱照律例問罪沒官。又經行仰禁革去後。今據前因。隨查得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設立抽分廠起。至正德九年五月終止。共抽過稅銀四萬八百四十餘兩。陸續奉撫鎮衙門明文。支發三省夾攻大帽山等處賞功軍餉。並犒勞過狼兵官軍土兵口糧。並取赴饒州征勦桃源軍前應用。及起造抽分廠廳浮橋。修理城池。買穀上倉。預備賑濟。及遵巡撫軍門批申借支贛州衛官軍月糧等項。支過稅銀三萬八千二百九十餘兩。由此觀之。則地方糧餉之用。歲費不貲。而仰給於商稅獨重。前項商稅所入。諸貨雖有而取足於鹽利獨多。及查得近爲緊急賊情事。該兵部題奉。欽依。轉行議處停當。具由呈報。該本道會同分守守備衙門議得。賊首謝志珊有名大寨三十餘處。擁衆數萬。盤據三省窮凶極惡。神怒人怨。已經呈詳轉達奏。聞。勦調三省官兵會勦去後。及議得本省勦調官兵以三萬爲率。半年爲期。糧餉等費。約用數萬。查得贛州府庫收貯前項稅銀。除支用外。止餘二千九百餘兩。又是節催起解赴部之數。續收銀兩。止有一千六百餘兩。但恐不日。命下。尅期進勦軍行糧食所當預處。及查得廣東所奏前項鹽法。准行南贛二府販賣。果係一時權宜。但係洪武年間舊例。合無查照先年總制都御史陳金便宜事例。一面行令前商。許於袁臨吉三府販賣。所收銀兩。少爲給助。一面別行議處。以備軍餉。庶使有備无患。不致臨期缺乏。候事少寧。另行具題禁止。庶袁臨吉三府居民。无乏鹽之苦。南贛二府軍門。得軍餉之利。而關津把截去處。免阻隔意外之變。誠爲一舉而三得矣。等因。已經備由呈奉巡撫都御史孫燧批。看得所議鹽稅。既不重累商人。抑且有裨軍餉。輿情允協。事體頗宜。但其至贛州府十取其。一。吉臨等府十而取二。似乎過重。仰行再加詳議。斟酌適中回報。依奉訪得商民販鹽。下至三府發賣者。倍取其利。既許越境販賣。乃其心悅誠服。並無稅重之辭。又經呈詳奉批。看得所議鹽稅事情。竊實疏通。軍餉有賴。一舉兩得。

給糧餉欵奉 敕諭，便宜處置事理，仰行各道，並該府縣遵奉，仍禁革奸徒，不許乘機作弊。因而瞞官射利，擾害地方，具由繳申。今照本院撫臨，合再行呈請照詳等因。據呈到臣，看得贛南二府，閩廣喉襟，盜賊淵藪，卽今具題夾攻，不日且將命下，糧餉之費，委異缺乏，計無所措，必須仰給他省，但聞廣東以府江之師，庫藏漸竭，湖廣以偏橋之討，稱貸既多，亦皆自給不贍，恐無羨餘可推，若不請發內帑，未免重科貧民，然內帑以營建方新，力或不逮，貧民則窮困已極，勢難復征，及照前項鹽稅，商人旣已心服，公私又皆兩便，庶亦所謂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臣除遵照 敕諭，徑自區畫事理，批行該道，暫且照議施行，俟地方平定之日，將抽過稅銀，支用過數目，另行具奏，抽分事宜，照例仍舊停止外，緣係地方事理，爲此具本題 知。



王陽明全集

國學基本文庫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

別錄二 奏疏

議夾剿兵糧疏 正德十二年七月初五日

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金題稱會同巡按御史王度督同都布按三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文恭左布政使周季鳳副使憚巍等議照湖廣郴桂等處所屬地方與廣東樂昌江西上猶等處縣藩賊密爾聯絡彼處有名賊首龔福全高仲仁李斌龐文亮藍友貴等素恃巢穴險固聚衆行劫先年用兵征勦各賊漏殄未除遂致禍延今日臣等仰體 皇上好生之心設法撫處冀圖靖安以成止干之武奈犬羊之性變詐不同豺狼之心貪噬無厭陽雖聽招陰實肆毒今乃攻縣打堡虜官殺人窮惡極凶神人共憤雖經各官兵擒斬數輩稍懼歸巢緣其種類繁多出沒尙未可料若非三省合兵大彰 天討惡孽終不殄除疆宇何由寧謐所據各官會呈乞要大舉臣等再三籌議非敢輕啓兵端但審時度勢誠有不容己者况彼巢窟既多賊黨亦衆東追西竄此出彼藏必須調發本省土漢官軍民兵殺手人等共三萬員名分立哨道刻期進勦其兩廣南贛仍須各調官軍狼兵把截夾攻協濟大事臣等計算兵糧重大區處艱難抑且本省兵荒相繼財力匱乏前項合用錢糧預須計處今將應調土漢官軍數目供給糧餉事宜及戰攻方略開坐具奏該本部覆稱關外兵糧貴在專委征伐事宜切忌遙制今郴桂藩賊爲害日熾既該湖廣鎮巡三司官會議兵不可已要行剋期進勦 朝廷若復猶豫不決往返會議必致誤事但七月進兵天氣尙炎况今五月將中三省約會期限太迫再請 敕兩廣總督等官左都御史陳金等及請 敕巡撫南贛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各照議定事理欽遵

會合行事，不許違期失誤，及改擬九月中取齊進兵，庶三省路遠，不誤約會。本年五月十一日，少保兼太子太保本部尙書王瓊等具題奉 欽依備咨到臣除欽遵外，卷查先據江西嶺北道副使楊璋及湖廣郴州兵備副使陳璧并廣東韶州府各呈申前事，臣參看得前賊惡貫已盈，神怒人怨，天討在所必加，但近年以來，江西有桃源之役，瘡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若復繼以大兵，惟恐民不堪命，合無申明賞罰，容臣等徐爲之圖，惟復約會三省，並舉夾攻，已經開陳兩端，具本上請去後，今准前因，則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秦金所題夾攻事理，既奉有成命矣，臣謹將南贛二府議處兵糧事宜開坐，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爲此具本請 旨。

計開：

一、南安府所屬大庾南康上猶三縣，各有賊巢，聯絡盤據，有衆數千，西接湖廣桂陽等縣，南接廣東韶州府樂昌等縣，三省夾攻，必須湖廣自桂陽、桂東等處進，廣東自樂昌縣進，在南安者，必須三縣地方並進，贛州府所屬龍南縣賊巢與廣東惠州府龍川縣瀘頭接壤，瀘頭係大賊池大鬚等巢穴，有衆數千，比之他賊，勢尤猖獗，前此二次夾攻，俱被漏網，龍南雖有賊徒數夥，除之稍易，但其倚藉瀘頭兵力以爲聲援，攻之則奔入瀘頭，兵退則復出爲害，必須廣東兵自龍川進，贛州兵自龍南進，庶可使無奔潰。

一、上猶去龍南幾四百里，兩邊進兵，必須一時並舉，庶無驚潰之患。大約計之，亦須用兵一萬二千名，今擬調南康上猶二縣機兵打手一千二百名，大庾縣機兵打手一千二百名，贛州府所屬除石城縣外，寧都信豐二縣機兵打手各一千名，其餘七縣機兵打手三千名，龍泉縣機兵打手一千名，安遠縣招安義民葉芳老人梅南春等，龍南縣招安新民王受謝銀等兵，共二千名，汀州府上杭縣打手一千名，潮州府程鄉縣打手一千名，共轅一萬二千之數。但湖廣兩省之兵，皆狠土精悍，賊所素畏，勢必偏奔江西，江西之兵最爲怯懦，望賊而潰，乃其素習，今

所擬調，皆新習未練，若使嚴以軍法處治，庶幾人心齊一事功可成。

一兵一萬二千餘名，每日日給米三升，一日該米三百七十餘石，間日折支銀一分五釐，一日該銀一百八十餘兩，以六個月爲率，約用米三萬三千餘石，用銀二萬餘兩。領哨統兵旗牌等官，并使客舍用廩給及賞功犒勞牛酒銀牌花紅魚鹽火藥等費，約用銀二萬餘兩。通前二項約共用銀五萬兩。二府商稅銀兩，集兵以來日有所費，見存銀止有四千餘兩。二府并贛縣大庾南康上猶四縣積穀約計有七八萬石，但貯積年久，恐春米不及其數，見在前銀不足支用，就欲別項區處，但恐緩不及事。查得江西布政司并各府縣別無蓄積，止有該解南京折糧銀兩貯庫未解，并一應紙米贓罰銀兩，合無行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轉行布政司并各府照數借給應用，候事寧之日，或將以後抽掣商稅，或開中鹽引，另爲計處，奏請補還，庶克有濟。

一合用本省巡按御史隨軍紀功，管理錢糧及統兵領哨官員及本省三司分守分巡兵備守備并南贛二府官員臨時定委外，訪得九江府知府汪賴，吉安府知府伍文定，汀州府知府唐淳，惠州府知府陳祥，俱各才識練達。程鄉縣知縣張猷，撫州府東鄉縣知縣黃堂，建昌府新城縣知縣黃文，袁州府萍鄉縣知縣高桂，吉安府龍泉縣知縣陳允諧，俱有才名，俱各堪以領兵候命下之日，聽臣等取用。臣等竊照師期已迫，自今七月上旬至九月中旬，僅餘兩月，中間合用前項錢糧器仗及擬調兵快應委官員之類，悉皆百未有措，又事干各省，道途相去，近者半月，遠者月餘，萬一各官之中違抗推託，不肯遵依約束，臨期誤事，罪將安歸。乞照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金所奏該部題准事理，各官之中敢有違抗失誤者，許臣等卽以軍法從事，庶幾警懼事可易集。

南贛擒斬功次疏 十二年七月初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史楊璋呈，據統兵等官南安府知府李敷呈，解生擒大賊首一名陳曰龍，從賊林杲等二十七名，斬獲首級十六顆，俘獲賊屬男女十三口，及馬牛等物，并開稱搗過禾沙坑船坑

石圳上龍狐狸朱雀黃石等賊巢七處，燒死賊徒不計其數，并房屋禾倉三百餘間，南康縣縣丞舒富呈解生擒大賊首一名鍾明貴，從賊曾能志等二十一名，斬獲首級四十五顆，殺死未取首級一百一十七名，俘獲賊屬男女一十六名口及牛馬驢等物，并開稱搗過石路坑白水峒杞州坑旱坑茶潭竹壩皮袍樟木坑等賊巢八處，燒死賊徒三百四十六名，并燒毀房屋禾倉四百七十餘間，贛縣義官蕭庚呈解生擒大賊首一名唐洪，從賊蒲仁祥等六名，斬獲首級并射死賊從一百三十八名，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一百二十間，及俘獲牛羊器械等物，并開稱搗過長龍雞湖楊梅新溪等處賊巢四處，各緣山到道，隨據統兵官員并鄉導人等各呈，稱自本年正月蒙本院撫臨以來，募兵練卒，各賊探知消息，將家屬婦女什物俱各寄屯山寨林木茂密之處，其各精壯賊徒，盡則下山耕作，夜則各遯山寨，依奉本院方略，於六月二十日子時，各哨剋期進剿，每巢止有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看守巢穴，見兵舉火奮擊，俱各驚潰，間有射傷藥弩，即時身死，墜於深巖。及據縣丞舒富、義官蕭庚各回呈，止有上猶縣白水峒石路坑二巢，南康縣雞湖一巢險峻，巢內賊屬頗多，被兵四面放火進攻，賊無出路，燒死數多，天明看視，止存骸骨，頭目燒毀莫辨，以此難取首級等因。案照先為緊急賊情事，據上猶縣申稱，四月間被峯巢賊徒不時虜掠耕牛人口，請兵追剿，鄉民稍得蒔插，今早穀將登，又聞各巢修整戰具出劫，乞為防遏，庶得收割聊生等因。并據縣丞舒富及南安府呈，大庾縣申同前事，該本道查得上猶縣鄰近巢穴，則有旱坑茶潭杞州坑樟木坑石路坑白水峒竹潭川坳陰木潭等巢，南安縣則有長龍雞湖楊梅新溪等巢，大庾縣則有狐狸坑船坑禾沙坑石圳上龍朱雀黃石坑等巢，多則三五百名，少則七八十名，合無將本院選集之兵，委官統領分投剿遏等因。已經呈奉本院批，看得各賊名號日漸僭擬，惡毒日加縱肆，若果遂其奸謀，得以乘虛入廣，其為患害，關繫匪輕，除密行南韶等府分兵防截外，仰該道即便部勒諸軍，定哨分委，仍密召各巢附近被害知因之人，堪為鄉導者，前來分引各兵，出城之時，不得張揚，今正當換班之月，就令俱以下班為名，晝伏夜行，剋期各至分地，掩賊不備，同時舉事，分領各官，務要嚴密奮勇，竭忠以副

委託，如或推託誤事，及軍士之中敢有後期退縮者，悉以軍法從事，決不輕貸。該道亦要親帥重兵隨後繼進，密屯賊巢要害處所，相機接應，以防不測。一應機宜，務要慎密周悉，仍要嚴緝各兵所獲真正賊徒，不許濫加良善等因。遵奉統領各兵刻期進剿，及加謹防遏。今據復呈前因，通查得各哨共計生擒大賊首三名，首從賊徒五十四名，斬獲首級六十八顆，殺死射死賊徒二百四十餘名，燒死賊徒二百餘名，搗過巢穴一十九處，燒毀房屋禾倉八百九十餘間，俘獲賊屬男女二十九名口，水黃牛馬騾羊一百四十四頭匹隻。所據各該領兵等官所報擒斬之賊數固不多，而巢穴已空，無可棲身，積聚已焚，無可仰給，就使屯集橫水、桶岡、大巢，將來人多食少，大舉來攻，爲力已易等因，轉呈到臣，卷查先據副使楊璋呈稱，據南安府井上猶等縣及縣丞舒富各呈申，訪得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大賊首鍾明貴、蕭規、模、陳曰能、唐洪、劉允昌等，約會樂昌、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造呂公車，欲先將南康縣打破，聞知廣東官兵盡調征剿府江，就行乘虛入廣等因，已經批仰該道部勒諸軍，酌量賊巢強弱，派定哨分，選委謀勇屬官統兵，密召知因向導引領，晝伏夜行，刻定於六月二十日子時入各賊巢，同時舉火，併力奮擊，務使噍類無遺。去後，今據前因，覆勘得前項賊巢，委果蕩平殆盡，蓄積委果焚燬無遺，獲功解報雖少，殺傷燒死實多，猖熾之勢少摧，不軌之謀暫阻，居民得以秋獲，地方示爲一寧，此皆遵依兵部申明律例事理，仰仗天威，官兵用命之所致，非臣之知謀所能及也。臣惟南贛之兵素不練養，見賊而奔，則其常態，今各官乃能夜入賊巢奮勇追擊，在他所未爲，可異之功，於南贛則實創見之事，及照副使楊璋區畫費理，比於各官，勞勩尤多，今夾攻在邇，伏乞皇上特加勸賞，以作與勇敢之風，庶幾日後大舉，臣等得以激勵人心，除將獲功人員量加犒賞，生擒賊徒監候審決，首級梟示，俘獲賊屬領養牛馬賞兵有功人員查審酌確造冊奏繳外，緣係斬獲功次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議夾剿方略疏 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據江西嶺北道副使楊璋呈，奉臣案驗，准兵部咨，該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題爲緊急賊情事，備行計處兵糧，

約會三省，將上猶縣等處賊巢，尅期九月中進剿等因。遵依隨將本道兵糧事宜，計呈本院轉達奏。開定奪外，隨據南安府上猶大庾等縣申稱，各縣鄉民早穀將登，各巢窠賊修整戰具，要行出劫。并據南康縣丞舒富呈訪得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桶岡等賊首領鍾明貴等，約會廣東大賊首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呂公車，欲要先將南康縣打破，聞知廣軍官兵盡調府江，就行乘虛入廣流劫。乞要早爲撲剿等因。已經呈蒙本院密受方略，行委知府李敷、縣丞舒富等領兵分剿，共生擒大賊首陳日能等三名，首從賊徒五十四名，斬獲賊首級六十八顆，殺死射死賊徒二百四十餘名，燒死賊徒二百餘名，搗過巢穴一十九處，燒毀房屋禾倉八百九十餘間，俘獲賊屬二十九名口，水黃牛馬羊騾一百四十四頭匹，通經呈報。又蒙本院慮賊必將乘間復出，行委知府李敷指揮來春等統兵屯南安，指揮姚鑾、縣丞舒富統兵屯上猶，指揮謝昶、千戶林節統兵屯南康。各於要害去處往來防剿，至七月二十五日，賊首謝志珊果復統衆一千五百餘徒攻打南安府城，各官督兵迎敵，生擒賊犯楊鑾等七名，斬獲首級四十五顆，賊衆大敗而去。八月二十五日，賊首謝志珊又統領二千餘徒復來攻打南安府城，各官督兵迎敵，生擒賊犯龍正等四十二名，斬獲首級一百五十七顆，賊又大敗而去。卽今賊勢少挫，若乘此機會相搗其巢，旬月之間可期掃蕩。但聞湖廣之兵旣已齊集，而廣東因府江班師未久，復調狼兵，未有定期。謹按地圖，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陽桂東接壤，夾攻之舉，止該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止於仁化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湖頭賊巢，與廣東龍川接壤，夾攻之舉，止該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壤，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壤，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壤，夾攻之舉，止該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止於大庾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自有先後，舉動次第，不相妨礙，若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省之兵齊集，然後進剿，則老師費財，爲害匪細，合將前項事宜約會三省，以次漸舉，庶兵力不竭，糧餉可省等因，據呈到臣。看得三省夾攻，必須彼此尅期定日，同時並舉，斯乃事體之常，然兵無定勢，謀貴從時。

苟勢或因地而異便，則事宜量力以乘機，三省賊巢，連絡千里，雖聲勢相因，而其間亦自有種類之分，界限之隔，利則爭趨，患不相顧，乃其性習，誠使三省之兵皆已齊備，會約並進，夫豈不善。但今廣東狼兵，方自府江班師而歸，欲復調集，恐非旬月所能，兩省之兵既集，久頓而不進，賊必驚疑，愈生其奸，悍者奔突，黠者潛逃，老師費財，意外之虞，乘間而起，雖有智者，難善其後，誠使先合湖廣江西之兵，併力而舉，上猶諸賊，遠事之畢，廣東之兵亦且集矣，則又合湖廣廣東之兵，併力而舉，樂昌諸處，逮事之畢，江西之兵又得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西之兵，併力而舉，龍川方其併力於上，猶則姑遣人佯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既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已，苟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夫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盡專，其舉之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遼絕，自以爲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撤，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蔑有不濟者矣。臣竊以爲因地之宜，先後合擊之便，除臣遵照兵部咨來題奉欽依，會兵征剿，亦聽隨宜會議，施行事理，已將前項事宜移咨廣東湖廣總督巡撫等官知會，一面相機行事外，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換 敕謝 恩疏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近准兵部咨，爲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該臣奉該本部覆牘，節奉 聖旨是王守仁著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敕與他欽此，備咨到臣。本年九月十一日節該欽奉 敕諭，江西、西南、安、贛、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韶、潮、惠四府及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相連，其間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蓋因地分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調，難爲處置。先年嘗設有都御史一員，巡撫前項地方，就令督剿盜賊，但責任不專，類多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賞罰，以勵人心，致令盜賊滋多，地方受禍。今因所奏及該部覆奏事理，特改命爾提督軍務，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調兵設法剿殺，不許踵襲。

舊弊，招撫蒙蔽，重爲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執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西江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陞賞激勵，欽此。俱欽遵外。竊念臣以凡庸，繆膺重寄，思逃罪責，深求禍源，始知盜賊之日熾，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明，輒敢忘其僭妄，爲陛下下一陳其梗概。其實言不量力，請非其分，方虞戮辱之及。陛下特採該部之議，不惟不加咎諤，而又悉與施行，而又隆以新命，是蓋曲從試可之請，不忍以人廢言也。敕諭宣布之日，百姓填衢塞道，悚然改觀，易慮以爲聖天子明見萬里，動察幽微，占羣策之畢舉，知國議之有人，莫不警懼振發，強息其暴，僞息其奸，怯者思奮而勇，後者思效而前，三軍之氣自倍，羣盜之謀自阻，所謂舞干格苗運於廟堂之上，而震乎蠻貊之中者也。夫過其言而不酬，有志者之所恥也，冒寵榮而不顧，自好者不爲也。臣固謏劣，亦寧草木無知，不思鞭策以報知遇，雖其才力有所難強，而螻蟻之誠，決能自盡，雖於利鈍不可逆觀，而狐兔之穴，斷期掃平，臣不勝感恩激切之至。

交收旗牌疏 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淮工部咨，該本部題稱，看得兵部咨開都御史王守仁奉敕提督軍務，應合照例給與旗牌以振軍威一節，既查有例，又奉欽依，合無於本部收有內給與旗牌八面副，就令原來百戶尹麟前去交與本官督軍應用，務加愛惜，不許輕意損壞，候到先將收到過日期號數，徑自奏報查考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隨於本年九月十六日，據百戶尹麟領齋令旗牌八副面前來，除照數收領，調度軍馬應用，務加愛惜，不敢輕意損壞外，緣係交收旗牌事理，爲此今將收領過日期緣由并號數開坐，具本題知。

議南贛商稅疏 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奉巡撫江西地方右副都御史孫燧案驗備行各道兵備等官，

有地方重大軍務，益於政體，便於軍民，果係應議事件，即便條列呈報，以憑施行等因。隨據南安府呈繳本年春季分折梅亭抽分商稅循環文簿，看得該府造報冊內，某日共抽稅銀若干，不見開有某商人某貨若干，抽銀若干，中間不無任意抽報情弊，及看得一季總數，倍少于前，原其所自，蓋因抽分官員止是典史倉官義民等項，不惜名節，惟嗜貪污，兼以官職卑微，人心玩視，以致過往客商或假稱權要而挾放，或買求官吏而帶過，及被店牙通同客商買求書算，以多作少，以有作無，奸弊百端。卷查前項抽分，創於巡撫都御史金澤，一則甦大庾過山之夫，一則濟南贛軍餉之用，題奉 欽依，遵行年久。及查贛州龜角尾設立抽分廠，建白于總制都御史陳金，自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起至九年七月終止，共抽過商稅銀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兩六錢三分七毫五忽。本省大帽山姚源華林盜賊四起，大舉夾攻，一應軍餉，俱仰給於此，並未奏動內帑之積，亦未科派小民之財，以此而觀，則商稅之有益地方多矣。緣贛州之稅，正德十一年該給事中黃重奏稱，廣貨自南雄經南安折梅亭，已兩稅矣。贛州之稅，不無重復，已經勅明停止贛河之稅。近復大舉夾攻，軍餉仰給，全在折梅亭之稅，今所入如此，非惟軍餉無益，實惟奸宄是資。隨會同分守左參議黃宏議，照合將南安之稅移於龜角尾抽分。既有分巡道之監臨，又有巡撫之統馭，訪察數多，奸弊自少。其大庾縣願夫銀兩合，令該縣每季具印信領狀赴道，批行贛州府支領，支盡查算，准令復支如此，非惟大庾過嶺之夫不缺，而軍餉之用大增，合就會案呈詳等因。據呈到臣，看得南贛二府商稅，皆因給軍餉裕民力而設，折梅亭之稅，名雖爲夫役，而實以給軍餉。龜角尾之稅，事雖重軍餉，而亦以裕民力，兩稅雖若二事，其實殊途同歸。但折梅亭雖已抽分，而龜角尾不復致詰，未免有漏脫之弊。若折梅亭既已抽分，而龜角尾又復致詰，未免有留滯之擾。况監司既遠，胥猾得以恣其侵漁，頭緒既多，彼此得以容其奸隙。若革去折梅亭之抽分，而總稅於龜角尾，則事體歸一，奸弊自消，非但有資軍餉，抑且便利客商，蓋分合雖異，而於商稅事體無改纖毫，轉移之間，而於民商利害相去倍蓰，除臣欽遵節奉 敕諭，一應軍馬錢糧事俱聽便宜區畫，事理將副使楊瑄等所議行，令該府一

面查照施行外，緣係地方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陞賞謝 恩疏 正德十二年十月初日

節該欽奉 敕得爾奏該福建兵備僉事等官胡璉等統領軍兵，各分哨路，於今年正月十八等日先後攻破長富村象湖山可塘洞等處巢穴，擒斬首從賊級一千四百二十九名，及該廣東兵備僉事等官顧應祥等統領軍兵，分哨並進，於今年正月二十四日等，克破古村箭灌水竹等寨，斬賊級一千二百七十二名，各俘獲賊屬，奪回人口，頭畜器械等數多，賊害既除，良民安堵。蓋由爾申嚴號令，處置有方，以致各該官員奉行成算，有此成功，捷奏來聞，朕心嘉悅，除有功官軍民快人等待查勘至日陞賞外，陞爾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仍降勅獎勵，爾其益竭心力，大展才猷，修明武備，多方計畫，務使四省交界之區，數年嘯聚之黨，撫剿盡絕，地方永獲安靖，斯稱朕委任之意，毋或狃於此捷，遽生意玩，致有他虞，欽此。欽遵。臣惟賞及微勞，則有功者益勸，罰行親暱，則有罪者益警，近者閩廣之師幸而成功，其方略議於該部，成算出於朝廷，用命存於諸將，戮力因於士卒，臣不過申嚴號令，敷布督促之而已，曾有何功，而乃冒蒙 褒賞，增其祿秩，錫以金幣，臣實不勝慚汗惶恐之至。然臣嘗有申明賞罰之奏矣，賞有願，陛下俯從，惟重之典，以作敢勇之風之請矣，臣之微勞，懼不免於罪，而陛下曲從該部之議，特 賜優渥之恩者，所謂賞及微勞，將以激勸有功也。昔人有云，死馬且買之，千里馬將至矣，臣敢畏避冒賞之戮，尙爲遜讓，以仰 幸。陛下激勵作興之盛心乎。受 命之餘，感懼交集，誓竭犬馬之力，以効涓埃之報，臣不勝受 恩感激之至。

橫水桶岡捷音疏 十二年閏十二月初二日

據江西布按二司巡守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左參議黃宏會呈，據一哨統兵贛州府知府邢珣呈，督同興國縣典史區澄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磨刀坑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桶岡洞等巢，二十三日，會兵擊賊

于上新地寨，共十四處，共擒斬大賊首雷鳴聰藍文亨梁伯安等六名，賊從王禮生等二百四十一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二百五十七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一百七十七間，及奪馬牛賊仗等項。二哨統兵福建汀州府知府唐淳呈督同上杭縣縣丞陳秉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左溪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十八磊等巢，共十二處，共擒斬大賊首藍天鳳藍八蘇景祥等四名，賊從廖歐保等二百六十四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五百四十四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七百一十二間，及奪獲馬牛器械賊銀等項。三哨統兵南安府知府李敷呈督同同知朱憲推官徐文英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穩下等巢，十二月初三日，擊賊於朱雀坑等巢，共八處，生擒大賊首高文輝何文秀等五名，擒斬賊從楊禮等三百六十一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七十一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五百七十八間，奪獲牛馬賊仗等物。及先於七月二十五等日，二次被賊擁衆攻打本府城池，統領本營官兵，會同指揮來春馮翔與賊對敵，本賊下官兵舍人共擒斬賊從龍正等一百三名，來春下官兵擒斬賊從王伯崇等二十五名，馮翔下官兵擒斬賊從劉保等一百三十五名。四哨統兵江西都司都指揮僉事許清開稱督領千戶林節等官兵，於十二月二等日，攻破雞湖等巢，共九處，共擒斬大賊首唐洪劉允昌葉志亮譚祐李斌等共一十名，賊從王志成等一百四十六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二百間，及奪獲牛馬賊仗等物。五哨統兵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郝文呈督領安遠縣義官唐廷華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獅子寨等巢，二十三日會兵擊賊於上新地寨，斬獲首賊藍文昭等三名，擒斬賊從許受仔等一百六十六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九十八名口，燒毀賊巢房屋四百一十二間，及奪獲牛馬器械等項。六哨統兵贛州衛指揮余恩呈統領龍南縣新民王受等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長流坑等巢，共五處，擒斬大賊首陳貴誠薛文高劉必深三名，賊從郭彥秀等一百七十七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九十九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五百七十一間，及奪獲馬驢器械賊銀等物。七哨統兵寧都縣知縣王天與呈督同

典史梁儀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樟木坑等巢，共五處，擒斬大賊首鄧崇泰、王孔拱等八名，擄斬賊從陳榮漢等一百三十九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二百七十五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一百六間，及奪獲牛馬賊物等項。八哨統兵南康縣縣丞舒富呈，統領上猶縣義官胡述等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箬坑等巢，共五處，擒斬賊從康仲榮等四百一十九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八十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九百九十三間，及奪獲牛馬賊銀等項。及先於九月二十一等日，大賊首謝志田等攻打白面寨，隨督發乘長廖惟道等，擒斬首從賊徒謝志田等三十五名。九哨統兵廣東潮州府程鄉縣知縣張戩呈，統領本縣新民等兵，於十月二十四等日，攻破杞州坑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西山界桶岡等巢，共九處，擒斬大賊首蕭貴、鍾得昌等六名，賊從何景聰等二百五十七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五十七名口，及奪獲牛馬并器械賊銀等物。十哨統兵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呈，統領廬陵縣等官兵劉顯等於十月二十四等日，攻破寨下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上池等巢，二十日擊賊於穩下等巢，共十二處，擒斬大賊首謝志珊、葉三等二十名，賊從王福兒等二百三十八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二百八十四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一百三十三間，及奪獲賊仗等物。中營隨征參隨等官推官危受，指揮謝昶等各呈，蒙提督軍門親統各職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長龍橫水大巢，及庵背等巢，共七處，生擒大賊首蕭貴模等一十四名，擒斬賊從蕭容等四百六十五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二百四十八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二百二間，及奪獲牛馬金銀賊仗等項，各呈報到道，查得先為地方緊急賊情事，節奉提督軍門案驗，備仰本道計處兵糧，約會三省官兵，將上猶等處賊巢，剋期進剿，奏請定奪。外本年六月初五日，據大庾上猶等縣申，并據南康縣縣丞舒富呈稱，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桶岡等賊巢首鍾為貴等，約會廣東大賊首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造呂公車，欲要先將南康縣打破，就行乘虛入廣，乞早為撲捕等因。備呈本院行委知府李敷等分兵剿捕，獲功吾報奏。聞訖。又經本院行委知府李敷，指揮來春、姚、翼、謝昶、馮翔、縣丞舒富、千戶林節，各

於要害防遏，擒斬功次，俱發仰本道紀驗解送，本院臬示外。隨該本道會同分守參議黃宏，議照江西地方，惟桶岡一處，該與湖廣約會夾攻，龍川一縣，該與廣東約會夾攻，其餘三縣腹心之賊，不時奔衝，難以止遏，合無以次剿捕等因，具呈本院，移文廣東湖廣鎮巡衙門，約會以次攻利間，隨奉本院分定哨道，指授方略，將知府邢珣等刻期進剿，備仰各道不妨職事，照舊軍前紀驗贖書等因，依奉催督各營官兵進攻去後，今呈前因，除將擒斬賊徒首級，俱類送巡按衙門會審紀驗明白，生擒仍解提督軍門處決，并賊級照例梟示，被虜人口，給親完聚，賊屬男女，并牛馬騾，變買銀兩，收候賞功支用，器械賊物，俱發贛縣貯庫外，職等議照上猶等縣，橫水等巢，大賊首謝志珊、謝志田、謝志富、謝志海、蕭貴、模蕭貴、富、徐、華、譚、曰、志、雷、俊、臣、桶岡大賊首藍天鳳、藍八蘇、藍文昭、胡觀、雷明聰、藍文亨、雞湖大賊首唐洪、新溪大賊首劉允昌、楊梅大賊首葉志亮、左溪大賊首薛文高、高誦、馮祥、朱雀坑大賊首何文秀、下關大賊首蘇景祥、義安大賊首高文輝、密溪大賊首高玉瑄、康永三、絲茅壩大賊首唐曰富、劉必深、長河壩大賊首蔡積富、葉三梅、伏坑大賊首陳貴誠、龍坑大賊首藍通海、赤坑大賊首譚曰榮、雙壩大賊首譚祐李斌等，冥頑凶毒，恃險爲惡，僭稱王號，僞稱總兵，聚集黨類數千，肆行流毒三省，攻圍南安、康府、縣城、池，殺害千戶、主簿等官，流劫湖廣、桂陽、鄱縣、宜章、吉安府、龍泉、萬安、泰和、永新等縣，良民子女，被其奴戮，房屋倉廩，被其焚燒，道路田土，被其阻荒，占奪者以千萬頃，賦稅屯糧，負累軍民，陪納者以千萬石，其大賊首謝志珊、藍天鳳，各又自稱盤皇子孫，收有傳流寶印、畫像，蠱惑羣賊，悉歸約束，即其妖狐、酷鼠之輩，固知決無所就，而原其長蛇封豕之心，實已有不可言比之姚源之王、浩八、華林之胡雪、二東鄉之徐仰四、建昌之徐九齡，均爲賊首，而奸雄實倍之。今則渠魁授首，巢穴蕩平，擒斬既多，俘獲亦盡，數十年之禍害，已除，三省之冤憤頓釋，悉皆仰仗朝廷憐念地方之荼毒，大興征討之王師，并提督軍門指授成算，號令嚴明，親臨督陣，身先士卒，以致各哨官兵用命，爭先捐軀，越敵，或臻是捷，擬合會案呈詳施行等因，據呈到臣。卷查先准兵部咨，爲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該本部覆議，請敕南贛等處都御史，假以提督

軍務名目，給與旗牌應用，以振軍威。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徑自便宜區畫。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拿問發落。如遇盜賊入境，即便調兵剿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重爲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期逗遛退縮，俱聽以軍法從事。題奉 聖旨是王守仁著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敕與他，其餘事宜，各依擬行欽此。及爲地方緊急賊情事，准兵部咨，看得所奏攻治賊盜二說，合無行文交與都御史王守仁，悉依前項申明賞罰事理，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等因。題奉 聖旨是這申明賞罰事宜，遠行與王守仁知道欽此。又准兵部咨，該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題，該本部覆題，看得郴桂等處與廣東江西所轄猿峒，密邇聯絡，若非三省會兵夾剿，賊必遁散，合無請敕兩廣并南贛總督巡撫等官會同行事。題奉 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又該巡撫江西監察御史屠僑奏，要會同湖廣江西撫鎮等官，各量起兵，約會尅期夾剿。又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這南贛地方賊情，只照依本部裏原擬事宜，著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剿捕。如有該與江西兩廣巡撫總督等官會兵征剿的，聽隨宜會議施行。欽此。續准兵部咨，該臣題開計處南贛二府兵糧事宜，及合用本省巡按御史紀功緣由，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俱 欽遵。陸續備咨到臣。俱經行江西廣東湖廣各道兵備守巡等官一體欽遵，調取官軍兵快，尅期夾攻。及咨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并行巡按御史屠僑，各查照外，續據領兵縣丞舒富等呈稱，各峯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集衆據險，四出殺掠，猖熾日甚，乞爲急處等因。到臣當將進兵機宜，督同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參議黃宏統兵知府等官邢珣等，議得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茶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心腹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者紛紛皆以爲必須先攻桶岡，而湖廣尅期乃在十一月初一日，賊見我兵未集，而師期尚遠，且以爲必先桶岡，勢必觀望未備，今若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破竹之勢，莫不濟矣。於是臣等乃決意先攻橫

水左溪，密切分布哨道，使都指揮僉事許清率兵千餘，自南康縣所溪入，知府邢珣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白面入，令其皆會橫水。使守備指揮郝文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率兵千餘，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李駸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率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令其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候各兵齊集，令其亦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衝。臣亦親率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橫水，以與諸軍會。而使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參議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分布既定，乃於十月初七日夜各哨齊發，初九日臣兵至南康，初十日屯進至坪，使間諜四路分探，皆以爲諸賊不虞官兵猝進，各巢皆鳴鑼聚衆，往來呼噪奔走，爲分投禦敵之狀，勢甚張皇，然已於各險隘皆設有滾木礮石，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臣兵乘夜遂進，十一日小餉，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塹設堞，示以久屯之形。夜使報效聽選官雷濟、義民蕭庚分率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齎統礮鉤鏃，使由間道攀崖懸壁而上，分列遶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燕茅爲數千竈，度我兵且至險，則舉礮燃火相應。十二日早，臣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礮聲如雷，煙焰四處，我兵復呼噪奮逼，銃箭齊發，賊皆驚潰失措，以爲我兵已盡入，破其巢穴，遂棄險退走。臣預遣千戶陳偉、高容分率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滾木礮石，我兵乘勝驟進，聲震天地，指揮謝昶、馮廷瑞兵由間道先入，盡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遂破長龍巢，破入八面隘，巢破先鵝頭巢，破狗腳嶺巢，破庵背巢，破白藍橫水大巢。先是大賊首謝志珊、蕭貴模等，皆以橫水居衆險之中，倚以爲固，開官兵四進，倉卒分衆扼險，出禦甚力。至是見橫水煙焰障天，銃砲之聲撼搖山谷，亦各失勢棄險走，各哨官兵舉之，皆奮勇力戰而入。知府邢珣遂破磨刀坑巢，破茶坑巢，破茶潭巢，知縣王天與破樟木坑巢，破石王巢，都指揮許清破雞湖巢，破新溪巢，破楊梅巢，俱至橫水。知府唐淳破羊牯腦巢，破上關巢，破下關巢，破左溪大巢。守備指揮郝文破獅寨巢，破義安巢，破苦竹坑巢，指揮余恩破長流坑巢，破牛角窠巢，破龍坑巢，縣丞舒富破箬坑巢，破赤坑巢，破

竹塢巢，知府季黻破上西峯巢，破狐狸坑巢，破鉛廠巢，俱至左溪。守巡各官亦隨後督兵而至，是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賊物數多，其餘自相蹂踐，墮崖填谷而死者，不可勝計。當是時賊路所由入，皆刊崖倒樹，設阱埋簗，不可行。我兵晝夜涉深淵，踏叢棘，遇險絕則掛繩崖樹，魚貫而上，猿臂而下，往往失足墮深谷，幸而不死，經數日始能出。各兵已至橫水左溪，皆困甚，不復能驅逐。會日已暮，遂令收兵屯劄。次日大霧，雨咫尺不辨，連數日不開，乃令各營休兵享士，而使鄉導數十人分探潰賊所往，并未破巢穴動輒。十五日得各鄉導報，謂諸賊分陣預於山谷絕險崖壁，立有柵寨，爲退保之計，有復合聚於未破之巢者，俱不意我兵驟入，未及搬運糧穀，若分兵四散追擊，可以盡獲。臣等竊計湖廣夾攻，在十一月初一期已漸迫，此去桶岡尚百餘里，山路峻峻，三日始能達，若此中之賊圍之不克，而移兵桶岡，勢分備多，前後顧瞻，非計之得。乃令各營皆分兵爲奇正二哨，一攻其前，一襲其後，冒霧速進，分投急擊。十六日，知府邢珣攻破旱坑巢，鴛井巢，知府季黻守備指揮鄭文，攻破穩下巢，李家巢。十七日，知府唐淳攻破絲茅壩巢。十八日，都指揮許清，攻破朱雀坑巢，村頭坑巢，黃竹坳巢，觀音山巢。十九日，指揮余恩，攻破梅伏坑巢，石頭坑巢。二十日，知府邢珣，又攻破白封龍巢，芒背巢。知縣王天與，攻破黃泥坑巢，大富灣巢。二十二日，縣丞舒富，攻破白水洞巢。本日，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戢，兵亦至。二十四日，知府伍文定，攻破寨下巢，知縣張戢，攻破杞州坑巢。二十五日，知縣張戢，又破朱坑巢，知府伍文定，破楊家山巢。二十六日，知府季黻，又破李坑巢，都指揮許清，又破川坳巢。二十七日，守備指揮鄭文，又破長河洞巢。連日各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賊杖數多。是日各營官兵，請乘勝進攻桶岡。臣復議得桶岡天險，四面青壁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谷，不睹日月，中所產早穀薯蕷之類，足餉凶歲。往者亦嘗夾攻，坐困數月，不能俘其一卒。竟以招撫爲名而罷。及詢訪鄉導，其所由入，惟鎖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然皆架棧梯壑，彘懸絕壁而上。賊使數人於崖巔坐發礮石，可無執兵而禦我師。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湖兵旣從

彼入，而我師復往，事皆非便。今橫水左溪餘賊皆已奔入其中，同難合勢，爲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長驅百餘里而爭利，彼若拒而不前，頓兵幽谷之底，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今若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先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有不從者，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乃使素與賊通戴罪義官李正巖、醫官劉福泰，釋其罪，并縱所獲桶岡賊鍾景，於二十八日夜懸壁而入，期以初一日早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甚恐，見三人至皆喜，乃集衆會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暇爲備。臣遣縣丞舒富率數百人屯鎖匙龍，促使出降，而使知府邢珣入茶坑，知府伍文定入西山界，知府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戢入葫蘆洞。皆於三日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初一日早，冒雨疾登，大賊首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猶驅其衆男婦千餘人據內隘絕壁，隔水爲陣，以拒。知府邢珣之兵渡水前擊，張戢之兵衝其右，伍文定之兵自張戢右懸崖而下，透賊傍擊，賊不能支，且戰且却，及午雨霽，各兵鼓奮而前，乃敗走。縣丞舒富，知縣王天與所領兵，聞前山兵已入，亦從鎖匙龍並登，各軍乘勝擒斬，賊悉奔十八磊。知府唐淳之兵復嚴陣迎賊，又敗。然會日晚，猶扼險相持，次早諸軍復合，併勢大戰良久，遂大敗。知府邢珣破桶岡大巢，破梅伏巢，又破烏池巢，知縣張戢破西山界巢，鎖匙龍巢，破黃竹坑巢，知府唐淳破十八磊巢，知府伍文定破鐵木里巢，破土池巢，破葫蘆洞巢，知縣王天與破員分巢，破背水坑巢，縣丞舒富破太王嶺巢，擒斬首從賊人賊級，併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賊仗數多。賊大勢雖敗，結陣分遁者尚多。是日聞湖廣土兵將至，臣使知府邢珣屯葫蘆洞，知府唐淳屯十八磊，知府伍文定屯大水，守備指揮鄭文屯下新地，知縣張戢屯磴頭，縣丞舒富屯茶坑，指揮姚璽知縣王天與屯板嶺，而使副使楊璋巡行磴頭茶坑諸營，監督進止，以繼其糧餉。又使知府李黻分屯磊都，以防賊之南奔，都指揮許清留屯橫水，指揮余恩留屯左溪，以備腹心遺漏之賊。而使參議黃宏劉劄南安，給糧餉以爲磊都之繼。臣亦躬率帳下屯茶寮，使各營分兵，與湖兵相會，夾勦遁賊。初五日知府邢珣又破上新地巢，破中新地巢。

破下新地巢。初七日，知府唐淳，又破杉木坳巢，破原陂巢，破木里巢。十一日，知縣張戡破板嶺巢，破大台庵巢。十三日，又破東桃坑巢，破龍背巢。連日各擒斬俘獲數多。其間若谷溪澗之內，饑餓病疹顛仆死者，不可以數。於是桶岡之賊略盡。臣以其暇，親行相視形勢，據險立隘，使卒數百，斬木棧崖，鑿山開道。又使典史梁儀領卒數百，相視橫水，創築土城，周圍千餘丈，亦設隘以奪其險，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獠，斷其往來之路。事方經營，十六日，據防遏推官徐文英呈，稱廣東魚黃等巢被湖兵攻破，賊黨男婦千餘，突往雞湖新地，穩下朱雀坑等處。臣復遣知府季穀分兵趨朱雀坑等處，知府伍文定趨穩下雞湖等處，守備指揮鄭文，知府邢珣趨上新等處，各相機急勦。二十日，知府伍文定兵擊賊於穩下寨，西峯寨，苦竹坑，寨長河壩巢，黎坑巢。二十三日，守備指揮鄭文，知府邢珣擊賊於上新地巢，知府伍文定，又追擊於雞湖巢。十二月初三日，知府季穀擊賊於朱雀坑巢，狐狸坑巢，擒斬首從賊徒，俘獲賊屬，奪獲賊仗數多。於是奔遁之賊始盡。然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兵二千餘，分屯茶寮，橫水等隘，而以是月初九日回軍近縣，以休息疲勞，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兩月之間，通計搗過巢穴八十餘處，擒斬大賊首謝志珊、藍天鳳等八十六名，顆，從賊首級三千一百六十八名，顆，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三十六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八十三名口，牛馬騾六百八隻，賊仗二千一百三十一件，金銀一百一十三兩八錢一分。總計首從賊徒，賊屬牛馬賊仗，共八千五百二十五名，顆口隻件，俱經行令轉解紀功官處，審驗記錄去後。今呈前因，參照大賊首藍天鳳、謝志珊等，盤據千里，荼毒數郡，僭擬王號，圖謀不軌，基禍種惡，且將數十餘年，而虐焰之熾，毒流之慘，極亦已數年于茲。前此亦嘗夾勦，曾不能損其一毛，屢加招撫，適足以長其桀驁。乃今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獲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瞻類無遺。此豈臣等能賢於昔人，是皆仰仗朝廷威德之被，廟堂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專臣以提督之任，故臣等得以神鞭自由，舉動如志，奉成算以行事，循方略而指揮，將士有用命之美，進止無掣肘之虞，則是追獲獸兔之徒，實由

發縱指示之功，臣等偶叨任使，亦安敢冒非其績，夫謀定於帷幄之中，而勝決於千里之外，命出於廟堂之上，而威行於百蠻之表，臣等敢爲 朝廷國議有人賀，且自幸其所遭，得以苟免覆餗之戮也。及照監軍副使楊璋，參議黃宏，領兵都指揮僉事許清，都指揮使行事指揮使鄭文，知府邢珣，季敦，伍文定，唐淳，知縣王天與，張戩，指揮余恩，馮翔，縣丞舒富，隨征參謀等官，指揮謝昶，馮廷瑞，姚璽，明德，同知朱憲，推官危壽，徐文英，知縣陳允，諸黃文鸞，宋瑛，陸墩，千戶陳偉，高容等，以上各官，或監軍督餉，或領兵隨征，悉皆深歷危險，備嘗艱難，各效勤苦之力，共成克捷之功，俱合甄錄，以勵將來，伏願 皇上普彰廟堂之大賞，兼收行伍之微勞，激勸旣行，功庸益集，自然賊盜寢息，百姓安生，則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立崇義縣治疏 十二年閏十二月初五日

據江西巡守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左參議黃宏會呈，據南安府知府季敦呈，備所屬致仕省祭義官監生楊仲貴等呈稱，上猶等縣橫水左溪長流桶岡關田雞湖等處賊巢，共計八十餘處，界乎三縣之中，東西南北相去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人跡罕到，其初峯賊原係廣東流來，先年奉巡撫都御史金澤行令安插於此，不過砍山耕活，年深日久，生長日蕃，羽翼漸多，民居受其殺戮，田地被其占據，又且潛引萬安龍泉等縣避役逃民，并百工技藝游食之人，雜處於內，分羣聚黨，動以萬計，始漸靡掠鄉村，後乃攻劫郡縣，近年肆無忌憚，遂立總兵，僭擬王號，罪惡貫盈，神人共怒，今幸奏 聞征剿，蒙本院親率諸軍，搗其巢穴，擒其首惡，妖氛爲之掃蕩，地方爲之底寧，三縣之民，歡欣鼓舞，如獲更生，訪得各縣流來之賊，自聞夾攻消息，陸續逃出，頗衆，但恐大兵撤後，未免復聚爲患，合無三縣適中去處，建中縣治，實爲久安長治之策，等因到道，隨取各縣鄉導，于軍營研深，查得前項賊巢，係上猶大庾南康三縣所屬，上猶縣崇義上保鴈湖三里，先年多被賊殺戮，田地被其占據，大庾縣義安三里，人戶間被殺傷，田地賊占一半，南康縣至坪一里，人戶皆居縣城，田地被賊阻荒，總計賊占田地六百有半，隨蒙本院委領兵知府邢珣，知縣王

天與黃文鷺親歷賊巢，踏勘三縣之中，適均去處，無如橫水，原係上猶縣崇義里地方，山水合抱，土地平坦，堪以設縣。隨會同分守左參議黃宏，議得合無於此建立縣治，盡將三縣賊人占據阻荒地通行割出，緣里分人戶數少，查得南康縣上龍一里，崇德一里，亦與至坪相接，緣至坪三都雖非全里，然而地方廣闊，錢糧數多，堪以折作一里，合割併屬新縣，其間人戶數少者，田糧尙存，招人佃買，可以復全。縣治既設，東去南康尙有一百二十里，要害去處，則有長龍，西去湖廣，桂楊縣界二百餘里，要害去處，則有上保，南去大庾縣一百二十餘里，要害去處，則有鉛廠，俱該設立巡檢司，查得上猶縣過步巡檢司，路僻無用，宜改移上保，備由呈詳，奉批看得橫水開建縣治，實亦事不容已，但未經奏請，須候命下，方可決議。兼之工程浩大，一時恐未易就，今賊勢雖平，漏殄尙有，且宜遵照本院欽奉敕議，隨宜處置事理。先於橫水建立隘所，以備目前不測之虞，除委典史梁饒等一面豎立木柵，修築土城，修建營房外，查得橫水附近隘所，如至坪、雁湖、賴塘等處，盜賊既平，已爲虛設，其附近村寨，如白面、長潭、杰壩、石玉、過步、果木、鳥溪、水眼等處居民，訪得多係通賊窩主，及各縣城郭村寨，亦多有通賊之人，合將各隘隘夫悉行撥守，橫水其通賊人戶，盡數查出，編充隘夫，永遠守把，其不係通賊者，量丁多寡，抽選編發，輪班更替，務足一千餘名之數，責委屬官一員，統領常川守把，遇有殘黨嘯聚出沒，即便相機剿捕。候縣治既立，人煙輳集，地方果已寧靖，再行議處裁損。其開建縣治，本院親行踏勘，再四籌度，固知事不可已，但舉大事，須順民情，兵革之後，尤宜存恤，仰該道會同分守等官，再行拘集地方父老子弟，多方詢訪，必須各縣人民踴躍鼓舞，爭先趨事，然後興工。庶幾事舉而人有子來之美，工成而民享僭樂之休，仍呈撫按等衙門，公同計議施行等因。依奉會同參議黃宏，遵照批示事理，先於橫水設立隘所，防範不虞，及行該府，再行拘集詢訪外，隨據府縣各申，拘集父老到官，各交口歡欣，鼓舞欣事，別無民情不便等因，備呈到道，覆審無異，轉呈到臣。會同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燧，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議照前項地方，大賊既已平蕩，後患所當預防，今議立縣治，并巡司等衙門，懲前慮後，杜漸防微，實皆地方

至計。及查得橫水議建縣治處所，原係上猶縣崇義里，因地名縣，亦爲相應，如蒙 皇上憫念地方屢遭荼毒，乞
敕該部俯順民情，從長議處，早賜施行，并儒學巡司等衙門，一體銓選官員，鑄給印信，如此則三省殘孽，有控制之
所，而不敢聚，三省奸民，無潛匿之所，而不敢逃，變盜賊強梁之區，爲禮義冠裳之地，久安長治，無出於此。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一

別錄三 奏疏

奏疏三

乞休致疏 正德十三年三月初四日

臣以非才遭逢 明盛荷蒙 陛下滌垢掩瑕，曲成器使，既寬尸素之誅，復冒清顯之職，增其祿秩，假以賞罰，念其行事之難，授以提督之任，言行計聽，感激 深恩，每思捐軀以效犬馬，奈何才蹇福薄，志欲前而力不逮，功未就而病已先。臣自待罪鴻臚，卽嘗以病求退，後懼託疾避難之誅，輒復黽勉來此，驅馳兵革，侵染瘴癘，晝夜憂勞，疾患愈困，自去歲二月，往征閩寇，五月旋師，六月至於九月，俱有地方之警，十月攻橫水，十一月破桶岡，十二月旋師未幾，今年正月又復出剿濶賊，前後一歲有餘，往來二千里之內，上下溪澗，出入險阻，皆扶病從事，然而不敢輒以疾辭者，誠以 朝廷初申賞罰之請，再下提督之命，惟恐付託不效，以辜 陛下聽納之明，負大臣薦揚之舉，且其時盜賊方熾，坐視民之荼毒，而以罪累後人，非仁也，已逃其難，而遣人以艱，非義也，徒有其言，而事之不酬，非忠也，故寧委身以待罪，忍死以效職，今賴 陛下威德，廟堂成算，上猶南康之賊，既已掃蕩，而濶寇殘黨，亦復不多，旬日之間，度可底定，決不至於重遣後患，則臣之罪責，亦既可以少逭於萬一，但惟臣病月深日亟，百療罔效，潮熱咳嗽，瘡疽癰腫，手足麻痺，已成廢人，昔人所謂駸弱之才，不堪任重，福薄之人，難與成功，二者臣皆有焉，伏惟 陛下覆載生成，不忍一物失所，憫臣與病討賊，所備嘗之苦，哀臣忍死待罪，不得已之情，念福薄之有限，憐疾瘵之無期，准令旋師之日，放歸田里，豈曰保全餘息，尙圖他日之效，苟遂邱首，臣亦感恩地下，能忘啣結之報乎，臣不勝

哀懇祈望之。

移置驛傳疏 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奉臣批據南安府大庾縣峯山里民朱仕球等連名告稱：本里先因敵禦峯賊，正德十一年被賊復仇，殺害本里婦男一百餘命，各民驚惶，自願築砌城垣一座，搬移城內，告申上司，蒙給官銀修理三門，今幸完成，居民無虞。正德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奉調本里百長謝玉山等五百名，前去本府剿賊，已獲功次解報，未蒙發回。今風聞峯賊又要前來復讎，但本城缺兵防守，乞賜裁革宰屋龍華二隘人夫，前來守城，其赤口巡檢司缺官，就乞委官署掌印信，督兵防遏，及願出地遷移小溪驛進城，城池驛舍，俱保無虞等情。奉批：嶺北道議處依奉會同左參議黃宏議，將宰屋龍華二隘人夫撥付該城防守，該府照磨鄧華空閑，合委署掌印信，提督該司弓兵，并該城兵衆，併力防遏，其小溪驛遷移峯山城內一節，合行該府查勘，應否遷移，過往待客，有無便益，南北水路，有無適均，移驛之費，計算幾何，緣由呈詳。本院奉批去隘委官，俱准議行移驛事，仰行該府作急勒報等因，已經行據南安府呈蒙二隘人夫撥付峯山守城，行委照磨鄧華署掌赤石巡檢司印信，及查議得小溪驛，止有人煙數家，孤處河邊，且與雞湖等賊巢相近，曾被強賊來驛，執虜官吏，燒毀公廳，見今賊勢猖獗，使客輒受驚惶，不敢停歇，往年亦曾建議遷驛，奈小溪人民，俱各包當該驛夫役，積年射利得慣，官吏被其鈐制，往往告稱移驛不使，况移驛處所雖在城中，離河不遠，工程所費，亦不過四五十兩，如此一舉，委果水陸俱便，不惟該驛可保無虞，而往來使客宿歇，亦無驚恐等因，回報到道。覆議相同，據呈到臣簿查先爲前事，已經批仰該道議處，回報去後，今據前因，看得小溪舊驛，屢被賊患，移置峯山城內，委果相應，如蒙乞 敕該部查議相同，俯從所請，則一勞永逸，實爲地方之幸。

瀾頭捷音疏 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據一哨統兵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鄭文呈稱，統領遠安縣義民孫洪舜等兵，於本年正月初七日攻破曲潭等巢，十一日攻破半邛等巢，共五處。二月二十六日與賊戰於水源等處，擒斬大賊首吳積祥、陳秀謙、張秀鼎等七名，顆賊從陳希九等一百二十六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五十六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二百五十三間，及奪獲器械等物。二哨統兵贛州府知府邢珣呈稱，督同同知夏克義、知縣黃天與、典史梁儀、老人葉秀芳等官兵，於正月初七等日攻破方竹湖等巢，初九日攻破黃田坳等巢，共四處。二十五等日，覆賊於白沙，二月十六日與賊戰於芳竹湖等處，擒斬大賊首黃佐、張廷和王豎師劉欽等一十名，顆賊從黃密等二百六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八十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貳百貳拾貳間，及奪獲賊仗牛馬等項。三哨領兵廣東惠州府知府陳祥呈稱，督同通判徐璣、新民盧琢等官兵，於正月初七等日，攻破熱水等巢，初九等日攻破鐵石障等巢，共五處。二十五等日，覆賊於五花障等處，二月初二等日，與賊戰於和平等處，擒斬大賊首陳浩、鶴黃弘、閔張玉林等十一名，顆賊從李廷祥四百三十一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二百二十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五百七十二間，及奪獲器械賊銀牛馬等項。四哨統兵南安府知府季敷呈稱，統領訓導藍鐸、百長許洪等官兵，於正月初三等日攻破右坑等巢，十一日攻破新田逕等巢，共四處。二十七等日，覆賊於北山，又與戰於風門奧等處，擒斬大賊首劉成珍等四名，顆賊從胡貴球等一百三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六十五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七十三間，及奪獲賊銀等物。五哨統兵贛州衛指揮僉事余恩呈稱，統領新民百長王受黃金巢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會同推官危壽千戶孟俊，攻破上中下三洲大巢，十一日攻破空背等巢，共四處。二十五日覆賊於銀坑水等處，擒斬大賊首賴振祿、王貴洪、李全、鄒一推等九名，顆賊從賴賤仔等三百五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六十二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二十一間，及奪獲器械牛馬等項。六哨統兵贛州衛指揮僉事姚璽呈稱，統領新民梅南春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攻破淡方等巢，初九日攻破岑岡等巢，共四處。二十七日覆賊於烏

龍鎮擒斬大賊首謝鑾，曾用奇等五名顆。賊從盧任龍一百九十九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一十二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七十間，及奪獲器械牛馬等項。七哨統兵贛州府推官危壽呈稱，統領義官葉方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會同指揮余恩、千戶孟俊，攻破上中下三瀾大巢。初十等日，攻破鎮里寨等巢，共四處。二十七日獲賊於中村等處，擒斬大賊首池仲寧、高允賢、池仲安、朱萬林根等十二名顆。賊從黃穩等二百一十一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三十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二十三間，及奪獲賊仗牛馬等項。八哨統兵贛州衛千戶孟俊呈稱，統領義官陳英、鄭志、高新民、盧珂等兵，於正月初七等日，會同指揮余恩，推官危壽，攻破上中下三瀾大巢。初十等日，攻破大門山等巢，共六處。擒斬大賊首謝鳳、吳宇、張廷、與石榮等九名顆。賊從張角子等一百九十二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四十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一百七十三間，及奪獲器械牛馬、贓銀等項。九哨統兵南康縣縣丞舒富呈稱，統領義民趙志標等兵，於正月十一等日，攻破旗領等巢，其二處。二月十四日，與賊戰於乾村等處，擒斬賊從劉三等一百七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二十一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五十三間，及奪獲器械等物。等因各呈報到道。查得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據信豐縣所呈，稱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日，龍南縣賊首黃秀魁糾合廣東賊首池仲容等，突來本縣殺人放火，見今攻城不退，乞要發兵救援等因。該本道議委經歷王祚、縣丞舒富領兵剿捕，斬獲賊級四顆，被賊殺死報效義士楊習舉等十名，執去經歷王祚。隨該本道親詣該縣，暫將各賊招安撥回原巢。經歷王祚送出，參將失事，知縣王天爵、盧鳳、千戶鄭鏗、朱誠、洪恩、主簿周鎮、鎮撫劉鏗等，俱各有罪。及將前賊應剿緣由呈詳轉達具奏外，正德十三年正月初三日，奉提督軍門紙牌，議照上猶等縣賊巢既平，廣東龍川縣瀾頭等處賊巢，奉有成命，應該會剿。其大賊首池仲容等，本院已行計誘擒獲，見今軍勢頗振，若不乘此機會，出其不意，搗其不備，坐視以待，廣兵之來，未免有失事機之會。本院除遵奉敕諭，內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剿捕事理，部勒兵衆分布哨道，行仰守備指揮并知府等官，郊文陳祥等統領各授進止方略外，備行本職前去軍前紀驗功次，及催各

哨官兵上緊依期進剿，仍行巡按衙門前來覈實施行等因。隨呈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批，行本道先行紀驗，明白通候覈實施行，依奉督率各省官兵，依期進剿去後。今據前因，除將前項功次，俱類巡按衙門會審，紀錄明白，生擒賊犯，解赴提督軍門，斬首梟示，賊屬男婦變賣銀兩器械，賊仗銀俱貯庫外，參照瀾頭大賊首池仲容、池仲寧、池仲安、高允賢、李全等盤據一方，歷有歲年，僭稱王號，偽設官職，廣東翁源龍川，始與江西龍南信豐安遠會昌等縣，屢被攻圍城池，殺害官軍，焚燒村寨，虜殺男婦，歲無虛日，曾經狼兵夾攻數次，俱被漏網，是乃衆賊奸雄之巨孽，三省羣盜之根源也。今幸天奪其魄，仲容束手就擒，仲寧、仲安等一時授首，各巢賊從擒斬殆盡，此皆仰仗朝廷德威遠播，廟堂成算無遺，提督軍門賞罰以信，而號令嚴明，師出以律，而機宜慎密，身先士卒而艱險之不辭，洞見敵情而撫剿之有道，以是數十年之巨寇，一旦削平，連四省之編氓，永期安輯，呈乞照詳轉達等因。據呈到臣卷查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准兵部咨，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奏，該本部覆題節奉 聖旨是：這地方賊情，著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剿捕，欽此。及爲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准兵部覆題，請 敕南贛等處都御史，假以提督軍務名目，給與旗牌，應用以振軍威，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徑自便宜區畫，如遇盜賊入境，即便調兵剿殺，不許躑躅舊弊，招撫重爲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期逗留，縮退，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亦聽斬首示衆，賊級聽本處兵備會同該道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剿殺，南方蠻賊，見行舊例，議擬陞賞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王守仁著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救與他，其餘事宜，各依擬行，欽此。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准兵部覆題，看得所奏攻治盜賊二說，就令差來人齋文，交與都御史王守仁，悉依前項申明賞罰事理，便宜行事，期於功成，不限以時，相機攻剿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是：欽此。陸續備咨到臣，俱經通行撫屬四省，各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一體欽遵，并咨總督兩廣左都御史陳金，查照外，續該臣看得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壤於湖彬，在贛州之瀾頭桶崗諸巢，則連界於閩廣接壤，於湖彬者賊衆而勢散，恃山谿之險以爲固，連

界於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黨與之助，以相援。臣等遵奉 敕諭，及查照兵部咨，示方略，初議先攻橫水，次攻桶岡，而未乃與廣東會兵，徐圖瀾頭，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自正德十二年九月，臣等議將進兵橫水，恐瀾賊乘虛出擾，思有以沮離其黨，臣乃自爲告諭，具述禍福利害，使報效生員黃表、義民周祥等，往諭各賊，因皆賜以銀布，一時賊黨亦多感動。各寨會長黃金巢、劉遜、劉粗、溫仲秀等，遂皆願從表等出投，惟大賊首池仲容，卽池大鬚，獨憤然謂其衆曰：「我等做賊，已非一年，官府來招，亦非一次，此亦何足爲憑，待金巢等到官後，果無他說，我等遣人出投，亦未爲晚。」其時臣等兵力既未能分，意且羈縻，令勿出爲患，故亦不復與較。金巢等至，臣乃釋其罪，推誠厚撫，各願出力，殺賊立效，於是藉其衆五百餘，悉以爲兵，使從征橫水。十月十二日，臣等已破橫水，仲容等聞之，始懼，計臣等必且以次加兵，於是集其會豪池仲寧、高飛甲等，謀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餘徒，亦赴臣所投招，求隨衆立效，意在援兵，因而窺覘虛實，乘間內應，臣逆知其謀，陽許之，及臣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內嚴警禦之備，以防其翼，外示寬假之形，以安其心，陰使人分召鄰賊，諸縣被賊害者，皆詣軍門計事，旬日間至者數十，問所以攻剿之策，皆以此賊狡詐兇悍，非比他賊，其出劫行剽，皆有深謀，人不能測，自知惡極罪大，國法難容，故其所以扞拒之備，亦極險譎，前此兩經夾剿，皆狼兵二三萬，竟亦不能大捷，後雖敗逃，所殺傷亦略相當，近年以來，奸謀愈熟，惡焰益熾，官府無可奈何，每以調狼兵恐之，彼輒謾曰：「狼兵易與耳，縱調他來，也須半年，我縱避他，只消一月。」其意謂狼兵之來，不能速，其留不能久也，是以益無忌憚，今已僭號設官，奸計逆謀，尤非昔比，必欲除之，非大調狼兵，事恐難濟。臣以爲兵無常勢，在因敵變化而制勝，今各賊猖於散常，且謂必待狼兵而後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乃爲密畫方略，使數十人者各歸部，集候我兵有期，則據隘逼賊，十一月賊聞臣等復破桶岡，益懼爲戰守備，臣使人至賊所，賜各會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龍民盧珂、鄭志高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非敢虞官兵也，臣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鄭志高等，擅兵擊殺，移檄龍川，使

廉其實，且趣各賊伐木開道，將回兵自瀾頭，取道往討之。賊聞以爲臣等實有爲之之意，又恐假道伐之，且喜且懼，因遣來謝，且請無勞官兵，當悉力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遠近皆爲仲容所脅，而三人者獨與之抗，故賊深讎忌之。十二月，望臣兵回至南康，盧珂、鄭志、高等各來告變，謂池仲容等僭號設官，今已點集兵衆，號召遠近，各巢賊首，授以總兵、都督等僞官，使候三省夾攻之兵一至，卽同時並舉，行其不軌之謀，及以僞授盧珂等官爵，金龍霸王印信文書一紙，粘狀來首。臣先已諜知其事，及珂等來，卽陽怒以爲爾等擅兵仇殺，投招之人，罪已當死，今又造此不根之言，乘機誣陷，且池仲容等方遣其弟領兵報效，誠心向化，安得有此，遂收縛珂等將斬之。時池仲安之屬方在營，見珂等入，首大驚懼，至是皆喜，羅拜懽呼，競訴珂等罪惡。臣因亦陽令具狀，謂將并拘其黨屬盡斬之，於是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喻以陽怒之意，欲以誘致仲容諸賊，且使盧珂等先遣人歸集其衆，候珂等旣還，乃發。臣又使生員黃表聽選官雷濟往喻仲容，使勿以此自疑，密購其所親信陰說之，使自來投訴。二十日，臣兵已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今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瀾頭新民又皆誠心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民久勞苦，亦宜暫休爲樂，遂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而使池仲安亦領衆歸助其兄防守。且云盧珂等雖已繫於此，恐其黨致怨或掩爾不虞。仲安歸，具言其狀。賊衆皆喜，遂弛備。臣又使指揮余恩齋曆往賜仲容等，令毋撤備以防盧珂諸黨，賊衆亦喜，黃表雷濟因復說仲容，今官府所以安輯勞來爾等甚厚，何可不親往一謝，况盧珂等日夜哀訴，反狀乞官府試拘爾等，若拘而不至者，卽可以證反狀之實，今若不待拘而往，因面訴珂等罪惡，官府必益信爾無他，而謂珂等爲詐殺之必矣。所購親信者，復從力贊，仲容然之，乃謂其衆曰：「若要仲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勸破。」遂定議率其麾下四十餘人，自詣贛，臣使人探知仲容已就道，乃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道，候報而發。又使千戶孟俊先至龍川，督集盧珂、鄭志、高陳、英等兵，然以道經瀾頭，恐搖諸賊，則別齎一牌以拘捕盧珂等黨屬爲名，各賊聞俊往，果遮迎問故，俊出牌視之，乃皆羅拜，相爭導送出境，俊已至龍川，始發牌部勒。

盧珂等兵衆，賊聞之，皆以爲拘捕其屬，不復爲意。閏十二月二十三日，仲容等至贛，見各營官兵皆已散歸，而街市多張燈設戲爲樂，信以爲不復用兵，密賂獄卒，私往覘盧珂等，又果械繫深固，仲容乃大喜，遣人歸報其屬曰：「乃今吾事始得萬全矣。」臣乃夜釋盧珂、鄭志高等，使馳歸發兵，而令所屬官僚，次設羊酒，日餽仲容等，以緩其歸。正月三日，度盧珂等已至家，所遣屬縣勒兵當已大集，臣乃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仲容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遂寘於獄，而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入巢，於是知府陳祥兵從龍川縣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從龍川縣烏虎鎮入，千戶孟俊兵從龍川縣平地水入，指揮余恩兵從龍南縣高沙保入，推官危壽兵從龍南縣南平入，知府邢珣兵從龍南縣太平保入，守備指揮鄭文兵從龍南縣冷水逕入，知府季敷兵從信豐縣黃田岡入，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烏逕入，臣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逕直搗下利大巢，而從各哨分路，同時並進，會於三泖。先是，賊徒得池仲容報謂贛州兵已罷歸，他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失措，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子嶺，我兵聚爲三衝，犄角而前，指揮余恩所領百長王受兵首與賊遇，大戰良久，賊敗，郤王受等奮追里許，賊伏兵四起，奮擊王受，推官危壽所領義官葉芳兵鼓噪而前，復奮擊賊伏兵，後千戶孟俊兵從傍繞出岡背，橫衝賊伏，與王受合兵，於是賊乃大敗奔潰，呼聲震山谷，我兵乘勝逐北，遂克上中下三泖。各哨官兵遙聞三泖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皆潰敗，知府陳祥兵遂破熱水巢，五花障巢，指揮姚璽兵遂破淡方巢，石門山巢，上下陵巢，知府邢珣兵遂破芳竹湖白沙巢，守備指揮鄭文兵遂破曲潭巢，赤唐巢，知府季敷兵遂破布坑巢，三坑巢，是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俘獲賊屬男婦牛馬器仗數多，其餘墮崖填谷死者不可勝計，是夜賊復奔聚未破巢穴，次日早乃令各哨官兵探賊所往，分投急擊，初九日知府陳祥兵破鐵石障巢，羊角山巢，獲賊首金龍霸王印信旗袍，知府邢珣兵破黃田坳巢，指揮姚璽兵破岑岡巢，指揮余恩兵破塘舍洞巢，溪尾巢，初十日千戶孟俊兵破大門山巢，推官危壽兵破鐵里寨巢，十一日知府邢珣兵破中村巢，守備鄭文

兵破半逕巢，都坑巢，尺八嶺巢，知府李黻兵破新田逕巢，古地巢，指揮余恩兵破空背巢，縣丞舒富兵破旗嶺巢，順岡巢，十三日千戶孟俊兵破狗脚坳巢，水晶洞巢，五湖巢，藍州巢，十六日推官危壽兵破風盤巢，茶山巢，連日各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牛馬器仗數多，然各巢奔散之賊，其精悍者尙八百餘徒，復啗聚九連大山，扼險自固，當臣看得九連山勢極高，橫亘數百餘里，四面斬絕，我兵旣不得進，而其內東接龍門山，後諸處賊巢若百數，以我兵進逼，賊必奔往其間，誘激諸巢相連而起，勢亦難制，然彼中旣無把截之兵，欲從傍縣潛軍斷其後路，必須半月始達，緩不及事，止有賊所屯據崖壁之下，一道可通，然賊已據險，自上發石，滾木，我兵百無一全，於是乃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伴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爲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伴與呼應，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爲我兵，并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乃退敗。臣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分隊潛逃。二十五日知府陳祥兵覆賊於五花障，知府邢珣兵覆賊於白沙，指揮余恩兵覆賊於銀坑水。二十七日，指揮姚璽兵覆賊於烏虎鎮，推官危壽兵覆賊於中村，知府李黻兵覆賊於北山，又戰於風門奧，其餘奔散殘黨，尙三百餘徒，分逃上下坪黃田坳諸處。各哨官兵復黏蹤會追。二月初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平和，初五日復戰於上坪下坪。初八日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兵復與賊戰於黃坳。十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鐵障山。十四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乾村，又戰於梨樹。十四日知府邢珣李黻兵復與賊戰於芳竹湖。二十三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北順，又戰於和洞。二十六日，守備鄭文兵復與賊戰於水源，戰於長吉，戰於天堂寨。連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數多。三月初三日，據鄉鄰人等四路爪探，皆以爲各巢積惡兇狡之戰，皆已擒斬略盡，惟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徒，其間多係老弱，及遠近村寨一時爲賊所驅脅，從惡未久之人，今皆勢窮計迫，聚於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招，臣遣報效生員黃表往驗虛直，果如所探，因引其甲首張仲全等數人前來投見，訴其被脅不得已之情，臣量加責治，隨遣知府邢珣往撫其衆，籍其名數，送

安插於白沙。初七日，據知府邢珣等呈，稱我兵自去歲二月，從征闖寇，迄今一年有餘，未獲少休，今幸各巢賊已掃蕩，餘黨不多，又蒙俯順招安，況今陰雨連綿，人多疾疫，兼之農功已勩，人懷耕作，合無俯順下情，還師息衆，及義官葉芳等，并各村鄉居民，亦告前情。臣因親行相視險易，督同副使楊璋、知府陳祥等，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蓋自本年正月初七日起，至三月初八日止，前後兩月之間，通共擒過巢穴三十八處，擒斬大賊首二十九名，顆次賊首三十八名，顆從賊二千零六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八百九十名口，奪獲牛馬一百二十二隻，匹器械賊仗二千八百七十件，把賊銀七十兩六錢六分，總計擒斬俘獲奪獲共五千九百五十五名，顆口隻四件，把俱經行令兵備等官，審驗紀錄，仍行紀功御史覈實施行，具由呈報去後。今據前因，臣等會同江西巡按御史屠儻、廣東巡按御史毛鳳，參照大賊首池仲容等荼毒萬民，騷擾三省，陰圖不軌，積有年歲，設官僭號，罪惡滔天，比之上，猶諸賊，尤爲桀驁難制，蓋上猶諸賊，雖有僭竊不軌之名，而徒惟劫掠焚燒是嗜，至於濶頭諸賊，雖亦剽劫擄掠是資，而實懷僭擬割據之志，故其招致四方無藉，隱匿遠近妖邪，日夜規圖，漸成奸計，兼之賊首池仲容、池仲安等，又皆力搏猛虎，捷競飛猿，兇惡之名久已著聞，四方賊黨素所向服，是以負固恃頑，屢征益熾，前此知其無可奈何，亦惟苟且招安，以幸無事，其實無救荼毒之慘，益養奸宄之謀，今乃臣等驅不練之兵，資缺乏之費，不踰兩月，而破奸雄不制之虜，以除三省數十年之患，此非朝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臣等切惟天下之事，成於責任之專一，而敗於職守之分撓，就今事而言，前此嘗夾攻二次，計劃數番，以兵則前者強而今者弱，前者數萬而今者數千，以時則前者期年而今者兩月，以費則前者再倍而今者什一，以任事之人則前者多知謀老練之士，而今者乃若臣之迂疎淺劣，然而計功較績，願反有加於昔，何哉。實由朝廷之上，明見萬里，洞察往弊，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改臣以提督之任，既以兵忌遙制而重各省專征之責，又慮事或牽掣，而抑守臣干預之請，授之方略，而不拘以制責其功成而不限以時，以故詔旨一頒，而賊弁破膽奪氣，咨文一布，而人皆踴躍爭先，效謀者知無

沮撓之患，而務覓其功，希賞者知無侵削之弊，而畢致其死，是乃所謂得先勝之算於廟堂，收折衝之功於樽俎，實用兵之要道，制事之良法也。事每如此，天下之治有不足成者矣。臣等偶叨任使，何幸濫竽成功，敢是獻捷之餘，拜手稽首以賀，伏願皇上推成功之所自，原發縱之有因，庶無僭賞以旌始謀，及照兵備副使楊璋、監軍給餉紀功督戰備歷辛勩，宜加顯擢，守備指揮鄭文、知府陳祥、刑部李敦、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及千戶孟俊、縣丞舒富等，皆身親行陳，屢立戰功，俱合獎擢，庶示激揚，以爲後勸。臣本凡庸，繆當重任，偶逢事機之會，幸免覆餗之誅，然功非其才，福已踰分，遂沾痠瘠之疾，旣成廢棄之人，除已別行請罪乞休外，緣係捷音，及該兵部議擬，期於成功，不限以時，題奉欽依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添設和平縣治疏 十三年五月初一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廣東按察司分巡嶺東道兵備僉事朱昂會呈，據贛州府知府刑珣、惠州府知府陳祥呈，奉臣案驗據廣東惠州龍川河源等縣省祭監生員耆老陳震、余世美、黃宸等連名呈稱，溯頭岑岡等處叛賊池大鬚等魁首動以百十，徒黨不下數千，始則佔耕民田，後遂攻打郡縣，謝玉璫、鄒訓等倡亂於弘治之末，而此賊已爲之先鋒，徐允富、張文昌繼亂於正德之初，而此賊復張其羽翼，荼毒三省，二十餘年以來，乃爲三省逋逃之主，遂稱羣賊桀驁之魁，扼河源縣之主簿，虜南安府之經歷，綁龍南縣之縣官，戮信豐所之千戶，肆然無忌，規圖漸廣，兇惡日增，僭稱王號，僞建元帥，總兵都督將軍等名目，雖屢蒙上司動調官兵，多方征剿，俱破漏網爲患。今蒙提督軍門親搗賊巢，掃蕩殘黨，除數郡之荼毒，雪萬姓之冤憤，若不趁此機會，建立縣治，以控制三省賊衝之路，切恐流賊復聚，禍根又萌，切見龍川平和地方，山水環抱，土地坦平，人煙輳集，千有餘家，東去興寧長樂安遠，西抵河源，南界龍川，北際龍南，各有數日之程，其間山林阻隔，地里遼遠，人迹旣稀，奸宄多萃，查得父老相傳，原係循州一州，龍川雷鄉二縣，後因地方擾亂，人民稀少，除去循州雷鄉兩處，止存龍川一縣，洪武初間，龍川尙

有五十里，其後州縣既除，聲教不及，洪武十九等年，賊首謝仕真等相繼作亂，將前項居民盡行殺戮，數百里內人煙斷絕，自此賊巢日多，民居日耗，始將龍川縣都圖併作七里，迄於近年，民遭荼毒，遂至此極。如蒙憐念，於和平地方設建縣治，以控制獠洞，興起學校，以移易風俗，及將和平巡檢司改立瀾頭屯兵隄備，庶幾變盜賊之區爲冠裳之地，實爲保安至計等因。據呈到院，看得東南地方，但係盜賊盤據，即皆深山窮谷，阻險遼絕之區，是以征剿之後，其民類皆願立縣治，以控制要害，敷施政教而漸次化導之，故東南羽盜安民，則建立縣治，亦其一策。近該本院親剿瀾賊，見今任軍九連大山，往來瀾頭和平等處，備閱山溪形勢，講求賊情民俗，深思善後之圖，實有如各役所呈者，但開建縣治，置立屯所，必須分割都圖，創起關隘，城池宮室之費，力役輸調之費，未經查勘議處，難便奏聞。案仰本道卽行副使楊璋，會同僉事朱昂，督同府縣掌印官，拘集各該地方鄉老里甲人等，備勘和平瀾頭兩處，某處可以建築城池，某地宜以添設巡邏，某縣都圖相近，可以分割，某里村寨接連，堪以撥補，某所巡司可以移鎮，某鄉丁戶可以編僉，其移民以就田，調兵以守隘，一應工役所需，作何區處，再行考求圖籍，諏諮耆老，必求至當歸一，具由呈來，以憑議處定奪，仍呈總督總鎮巡按衙門公同計議，施行等因。各職遵依，督同龍川縣署縣事主簿陳甫、河源縣署縣事縣丞朱勳，就近拘集龍川縣通縣，并河源縣惠化都里、老沙海、鍾秀山等，與原呈陳震等到職會勘和平峒地方，原有二千餘家，因大賊首池大鬚等作耗，內有八百餘家投城居住，尙存一千餘家。本峒羊子一處，地方寬平，山環水抱，水陸俱通，可以築城立縣於此，招回投城之人，復業居住，分割龍川縣和平都仁義都并廣三圖共三里，及割附近河源縣惠化都與接近江西龍南縣鄰界亦折一里前來，共轄一縣。及將先年各處流來已成家業寓民，盡數查出，責令立籍，撥補絕戶圖眼一體當差，其和平巡檢司宜立瀾頭以控制險阻，仍於本縣并龍南縣量編隘夫幾百名，委官管領，兼同該司弓兵巡邏，使盜賊不得盤據，其蓋造衙門大小竹木和平瀾頭各山產有俱派本處人戶採辦，不用官錢，其餘磚石灰瓦匠作工食之費，須查支官庫銀兩及差委公正府佐貳官一員，清查瀾

頭岑岡等處田土，除良民產業，被賊占耕者，照數給主外，中間有典與新民得受價銀者，量追價銀一半入官，其田給還管業，其餘田土，盡數歸官，賣價以助築修城池官廨之用。其龍川縣分割三圖，止存五圖在彼，路通衝要，答應繁難，查得鄰界長樂縣所屬清化郡，正與龍川連近，乞於該郡分割一圖，補轄管轄，庶爲適均等因。又據龍南縣太平等保里老賴本立等呈稱，本縣東南與廣東龍川河源二縣，西南與廣東始興縣連界，多深山窮谷，向因各處流賊過境劫掠，太平保設有橫岡角嶼二隘，上蒙高沙二保，設有牛岡陽陂二隘，就於各保僉點隘夫鄉兵守把，後因池大鬚等不時出劫，各隘燒毀一空，今征剿既平，宜將前項隘所修築把守，可保四境無虞。及照本縣止有四里半，邑小民寡，遞年通負追併，况與龍川縣又係隔省，竄遠乞免分割，以甦民困等因。各職併行會議得賊平之後，經久良圖，誠無踰於添設縣治者，今龍川縣里老人等，願於和嗣羊子鋪添設縣治，及分割都圖，清賣賊田，移置巡司，量僉隘夫等情，俱相應俯順，惟稱又要分折江西贛州府龍南縣附近都圖，緣係兩省地方，相隔愈遠，未免影射，差役兩無歸著，難以准行，止該於龍南縣該管圖保，修築舊隘，其新興地方，係通始興縣要路，宜添設一隘，各於鄰近地方多僉鄉夫守把，及看得修築城池學校倉場鋪舍等項，中間有礙百姓田廬稅糧，亦該委官丈量照數除豁，相距龍川縣二百里之程，該量設鋪舍十處，一應工程，除大小竹木，派令人戶採辦，其餘磚石灰瓦等項物料，各色匠作工食，猝難料計，應合委官估計通該銀若干，扣除前項田價銀兩若干，餘於惠州府庫，相應官銀支給，尙有不敷，另行申請，合用人工，該起龍川縣與河源縣惠化都民夫答應，其移置洲頭巡檢司，應隸新縣管轄，該司弓兵四十名，額數寡少，合於龍川縣和平仁義廣三圖量編四百名，龍南縣量編二百名，俱令該縣掌印官編僉造冊，分爲二班，半年一換，俱各委官管領，兼同該司官巡邏，遇有盜賊生發，卽隨撲獲，隘夫限滿，亦須該班者交代，方還各府州縣巡捕官，俱要不時往來巡點，其清賣賊田，修築城池等項，俱各委官分投幹辦，方得集事，再照新縣里糧數少，官員應該減裁，且係偏僻之地，驛遞不必添設，遇有使客往來，總於龍川縣，雷鄉驛應付，前項居民，被賊殘害，

瘡痍未蘇，加以劓縣勞費，困苦可矜。成縣之日，凡遇一應雜泛差役，坐派錢糧物料等項，俱各酌量減省，期待三年之後，方與各縣一體差科，庶幾輿情允愜，事體允當等因到道。會同僉事朱昂覆議相同，合就會案呈詳等因。據呈到臣會同欽差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毛鳳議照前項地方實係山林深險之所，盜賊屯聚之鄉，當四縣交界之隙，乃三省閭餘之地，是以政教不及，人迹罕到，其間接連閩廣，反覆賊巢，動以百數，據而守之，真足以控諸賊之往來，杜奸宄之潛匿，棄而不守，斷爲狐鼠之窟穴，終萃逋逃之淵藪。况前此本亦州縣舊區，始以縣存而民猶恃爲保障，後因縣廢而賊遂據以跳梁，是又往事之明驗矣。當賊猖獗之日，在地方父老屢有取復縣治之議，然其時賊方盤據，勢有不能，今賴朝廷威德，巢穴蕩平，若不乘此機會，復建縣治，以扼其要害，將來之事，斷未可知。臣等班師之日，脅從投招者，尙不滿百，今未兩月，遠近牽引而至，且二百矣。若縣治不立，制馭闊疏，不過一年，汎然投招之人，必皆復化爲盜，其時又復與師征剿，剿而復聚，長此不已，亂將安窮。夫盜賊之患，譬如病人，與師征剿者，針藥攻治之方，建縣撫輯者，飲食調養之道，徒恃鍼藥之攻治，而無飲食以調養之，豈徒病不旋踵，將元氣遏絕，症患愈深，後雖扁鵲倉公，無所施其術矣。臣等竊以設縣移司，實爲久安長治之策，伏願皇上鑒往事之明驗，爲將來之永圖，念事機之不可失，哀民困之不可再，俯采臣等所議，特敕該部早賜施行，及照建縣之所，地名和平，以地名縣，以爲得宜，乞從所奏，并將該設職官印信，即與銓選鑄給簡員，以省費，均地以平徭，移巡司以據險，要寬賦役以蘇窮民，如此則易險爲夷，化盜爲良，可計日而效，不惟臣等得以幸逃，日後之譴責，朝廷亦免再役之勤，百姓永享太平之樂矣。

三省夾剿捷音疏 十三年六月十五日

具廣東按察司等衙門整飭兵備監統僉事等官王大用等呈，正德十二年九月內具藥昌縣知縣李增稟稱，賊首龔福全高快馬等不時出沒爲患，近蒙軍門案驗內開，三省會兵進剿，緣照官兵未到，誠恐各賊探知，自分必

死，羣合四出攻劫，不惟居民受害，抑恐患及城池，議要從宜設法，以緩其勢，待軍兵到日，另行遵奉號令等因。本職看得各賊俱係先前大征漏網，招亡納叛，蹤跡詭秘，爲今之計，必先誘其腹心，以爲我用，然後以次翦其羽翼，庶以賊攻賊，彼勢可孤，而我患可保，已經呈奉軍門議處，設法誘致去後。續據知縣李增報稱，歧田山賊犯龍貴等十二名，天塘賊犯陳滿等十名，各挈家赴縣，首願擒獲同伴解官，於本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督同龍貴等計誘賊犯蕭綠等六十名，十二月初二日，陳滿等計誘賊犯李廷茂等二十三名等因。及據通判鄭級仁化縣知縣李萼呈稱，大賊首高快馬帶從賊一十五名，賊婦二口，潛往地名賴痢寨，深坑結巢藏住，隨統民壯兵夫譚志澤等於閏十二月初一日戌時，進兵圍寨，至初二日早，擒捕本賊，突出山頭迎敵，追至始興縣界，各兵奮勇同前，生擒大賊首高快馬，卽高仲仁，從賊三名，賊婦賊女各一口，及行兇器械，并被傷兵夫劉廷珍等，開報到道，節據知府姚鵬等呈稱，督率軍兵夫快抵巢，與賊交鋒，陸續擒斬首從賊犯李萬山、賴永達等一千三百二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七十六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一十三名，口及賊仗牛馬等物。又據知縣李增呈緝得賊首李斌，亡命在潮廣烏春山盤住，飛報到職，當就發遣捕盜老人李攻瓚等星夜潛至地名姜陽，藏踪緝探，始擒本賊，餘黨俱各奔逃，緣由各開到道。參稱賊首李斌，節與高快馬、龔福全等糾衆流毒三省，屢勞征討，各遵奉軍門號令窮追深入，一旦就擒，各照懸示重賞，而知縣李增督兵設策，屢有奇功，亦合獎勞，以勵將來等因。備呈轉報到臣，亦據整飭兵備兼分巡嶺東道監統僉事等官顧應祥等呈據領哨池判莫相等呈稱，統領漢達官軍民壯打手人等照依刻期進剿，上下橫深，關洞深窺等巢，賊黨堅立排柵，統衆迎敵，殺傷兵夫，彼時軍兵協謀奮勇鬥戰，當將各巢攻破，陸續擒斬賊犯吳道、鄧仲玉等共六百九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三百九十五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七口，及牛馬器械等物，解送前來會審，又發兵搜斬賊級一十二顆，生擒賊人三名，并俘獲賊屬等項，隨據本官稟稱，橫溪大賊首吳玠招集亡命，遷住地名東田村，深山結巢，卽稟蒙監督僉事顧應祥出給重賞，指示方略，密切發兵，抵吳玠巢穴，四面圍攻，被玠等亂用藥弩，射出

拒敵，我兵冒傷奮勇進剿，先用銃箭，將吳玠打倒，賊勢少卻，我兵呼噪大進，將吳玠等首從，并賊屬盡數擒斬，共十三名，願俘獲賊屬六口，奪回被虜婦女二口，陣亡兵夫六口，緣由呈解到道，看得賊首吳玠，係是稔惡巨寇，流劫兩省，拒敵官軍，而通判莫相設法防捕，致縛前兇，應各獎勞等因，備呈開報到臣，查得先准兵部咨，為地方緊急，賊情事，該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奏該本部覆題，看得郴州等處，與廣東、江西諸嗣聯絡，若非三省會兵夾攻，賊必遞散他處，合無請 敕兩廣，并南贛總督巡撫等官，會同趲期進兵等因具題，節奉 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續為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臣節該欽奉 敕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軍衛有司設法剿殺，其領兵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途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仍要選委廉能屬官密切體訪，或僉所在大戶量加糧賞，或購令賊徒自相斬捕，皆聽爾隨宜處置欽此。又准兵部咨，為地方緊急，賊情事，內開節據樂昌縣知縣李增稟稱：賊首高快馬等八百餘徒，在地名櫃頭村行劫，又據乳源縣稟稱：賊徒千餘人在洲頭街流劫。及據湖廣郴州申賊首龔福全、高仲仁等，雖蒙征剿，黨惡猶存。正德七年，兵備衙門招撫龔福全，給與冠帶，設為搖官，高仲仁等給與衣巾，設為老人，未及兩月，已出要路劫殺軍民，號稱高快馬，遊山虎、金錢豹，過天星、密地、蜂、總兵等官名目，正德十一年七月內，流劫樂昌及江西南康等縣，後蒙撫諭，將高仲仁、李斌給與冠帶，重設搖官。未寧半月，一起八百餘徒，出劫樂昌，虜捉知縣韓宗堯。一起七百餘徒，出劫生員譚明浩等家。一起六百餘徒，從老虎峒等處出劫。一起五百餘人，從寧縣出劫。呈乞轉達，請軍夾剿等因，各報到臣，看得前項盜賊，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癰之在身，若不速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等因，該本部覆題，看得所奏攻治盜賊二說，大意謂事權隆重，若無意於近功，而實足為攻取之幾，征調四集，雖可以分咎，而不免為地方之累，窮究根本，辯析詳明，言雖兩端，意實有在，合無本部行文就令差來人賡回，交與都御史王守仁，悉依前項申明賞罰事理，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相機攻剿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節經通行各省及各該道守巡兵備等官一體

欽遵。勅處調集兵燹，尅期攻剿，以靖地方。續據廣東布政司等衙門左布政使等官吳廷舉等會呈，奉臣并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陳金案驗，各准兵部咨備行欽遵查勘計處呈報等因，遵依會同都布按三司等官歐儒等，并嶺東道兵備僉事等官王大用等，議將應剿賊巢，起調漢達官軍上兵員名，分定哨道，監統把截，進攻道路及合用糧餉等項，備開呈詳。隨據監督兵備僉事王大用等，各將進兵機宜呈詳到臣，參看得兩廣總督總兵等官雖已奉命行取回京，然軍馬錢糧調度方略，悉經區畫，會有成案，本院見督官兵征剿湖頭等賊，未能親往督戰，除分兵設策督令副使楊璋等四面防截外，仰各官查照原議，上緊依期進剿，毋得遲疑參錯，致誤事機。一應臨敵制度，俱在各官相機順應，若賊勢難爲，兵力不逮，或先離散其黨與，或陰誘致其腹心，聲東擊西，陽背陰襲，勿拒一議，惟求萬全，軍門遙遠不必一一呈稟，反成牽滯，又經牌仰上緊相機督剿去後。今據前因，除將各道呈報前項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共二千八百九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五百十名口，奪獲器械贓物一百三十二件，把牛馬八十三隻匹，總計二千八百八名顆口，隻匹件把行仰各道徑送巡按紀功御史審驗紀錄造冊。奏繳外，參照大賊首高仲仁、李斌、吳玘等荼毒三省，稔惡多年，敵殺官兵，攻劫郡縣，卽其奸計雖亦不過妖狐黠鼠之謀，就其虛焰，乃已漸成封豕長蛇之勢，今其罪貫既盈，神怒人怨，數月之間，克遂殲殄，雪百姓之冤憤，解地方之倒懸，此皆仰仗天威，廟堂有先勝之算，帷幄授折衝之謀，賊徒破膽，將士用命之所致也。臣等獲睹成功，豈勝慶幸，及照巡按紀功御史毛風振揚風紀，作勵將士，旣盡紀驗之職，復多調度之方，比於常格，勞績尤異。僉事王大用、顧應祥等，監統督調，備效勤勞，懋著經營之略，共收克捷之功。其都指揮王英、歐儒，知府姚鵬，通判鄒毅，莫相，知縣李增、李尊，或領兵督哨，或追剿防截，類皆身親行陣，且歷艱難，均合甄收，普加旌擢，伏望皇上旣行大賞於朝，復沛覃恩於下，庶示激獎，以勸後功。臣以凡庸兼復多病，繆膺地方之責，屬征調四出，不能身親督戰，然賴總督諸臣先已布授方略，領哨諸將得以遵照奉行，戮力效死，竟收完績，真所謂碌碌因人成事，雖無共濟之功，實切

同舟之幸，除先已具本請罪告病乞休外，緣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辭免陞廢乞以原職致仕疏 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臣於六月初六日准兵部咨爲捷音事，該臣題該本部覆題，節該奉 聖旨，王守仁陞右副都御史，廢子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寫 敕獎勵，欽此。欽遵。臣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感極而懼，若墜冰淵。切念臣以章句腐儒，過蒙 朝廷濳瑕掩垢，收錄於擯棄之餘，既又求長於短，披之間散之中，授以巡撫之寄，其時臣以抱病在告，兩疏乞休，偶值前官有託疾避難之嫌，該部論奏之義甚嚴。 朝廷督責之旨又切，遂不遑他計，狼狽就途。蒞事之後，兵耗財匱，盜熾民窮，縮手四顧，莫措一籌。 朝廷憫念地方之顛危，廢臣才微力弱，必致傾債，謂其責任之不專，無以連屬人心，賞罰之不重，無以作興士氣，號令之不肅，無以督調遠近，於是該部議假臣以賞罰。 朝廷從而假之以賞罰，議給臣以旗牌。 朝廷從而給之以旗牌，議改臣以提督之任。 朝廷從而改之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略而不拘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由是臣以賞罰之柄而激勵三軍之氣，以旗牌之重而號召遠近之兵，以提督之權而紀綱八府一州之官吏，伸縮如志，舉動自由，於是兵威漸振，賊氣先奪，成軍而出一鼓而破橫水，再鼓而滅桶岡，全師克捷，振旅復舉，又一鼓而破三瀾，再鼓而下九連，皆役不再藉，兵無挫刃，分巡官屬齎執旗牌，以應督兩廣夾剿之師，亦莫不畏威用命，咸奏成功。由是言之，其始促臣之來蒞事者，吏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旗牌之能號召者，吏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提督之能紀綱者，吏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方略之所分布，舉動之得展舒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臣亦何功之有，而敢冒承其賞乎？譬之騫駘之馬，而得良御，齊轡乎轡銜之際，而緩急乎唇吻之和，內得於人心，外合於馬志，故雖驚下，亦能盡日之力，而至百里，人見其駑而百里，因謂之能，不知其能致此，皆御馬者驅策之力，不然，將數里而踣，或十數里而止矣，馬之疲勞，或誠有之，而遂以歸功於馬，其可乎？况臣驅逐之餘，疾病交作，手足麻痺，漸成廢人，前在賊巢，已嘗具本請罪告病乞休，日夜伏候 允報，庶幾生還，吠畝，乃今求退而獲進。

請咎而蒙賞，雖臣貪冒垂涎，忍恥苟得，其如朝廷賞功之典何伏望 皇上推原功之所始，無使賞有濫及，收回成命，臣苟有微勞，不加罪戮，容令仍以原職致仕，延餘喘於田野，如此則 上無濫恩，下無奸賞，宣力受任者得免於覆餗之誅，量能度分者獲遂其知止之願，臣無任感 恩懼罪，懇切祈望之至！

再議崇義縣治 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領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奉臣案驗准戶部咨覆題建立縣治，以期久安事。卷查先該本道議橫水地方應行事宜，開列條款，備呈提督軍門，議委南康縣縣丞舒富將大庾南康上猶三縣機快各點集三百名，分作三班，專委本官統領，來往巡視，如有餘黨復集，即便擒拏，有功一體轉達陞賞，及於三縣起人夫各一百名，分作三班，就委本官不妨往來巡邏，兼督採辦木植，燒造磚瓦等役，俱經備行本官，將開去事宜查照施行外。隨奉提督軍門批，據縣丞舒富呈稱，依奉前去橫水建立縣治處所，將縣治公廨、儒學、廡堂、齋、布按分司及府館、旌善、申明等亭，倉廩、牢獄、養濟倉場等房，并城中街道，帶同地理陰陽會成倫等定立向止，分處停當，已經畫圖貼說呈報外，合用木植，督令義官李玉璽前去地名左溪、並關田等處採運，隨拘各項木作，於正德十三年四月初六日起手興工，即今先將縣治并儒學起造將完，各分司等衙門物料皆備，亦皆陸續起造，但甃瓦、灰泥等匠工食，應該估計，不若包工論價，庶使工程易完，已經督同備估，共該銀一千零七十一兩七錢九分四釐，請給錢糧支用等因。批行本道，再與詳審，看得所呈修理次第，已是停當，所議包工論價，亦為有見，合行贛州府將大征支剩銀兩照數支給應用，及照衙門既已建立，必須城池保障，合無仍行通行計處城牆周圍高闊丈尺工食，或先築土城，待後包砌，或應一時兼舉，就行本官會同各縣掌印官查照里分糧數多寡均派修築，與夫城門城樓之費，一併估修，已經備由通行，呈奉撫按衙門依擬施行，俱行贛州府照數查發，及行縣丞舒富遵照支散估修外，續據縣丞舒富呈稱，量計新縣城牆周圍五百丈，即今新築土城，高一丈七尺，面闊七尺五寸，脚闊一丈，若令三縣里甲自行修築，不無

延捱，必須顧情泰和縣上工數百，先築土城，自七月十一日起工，扣至八月終，土城可以通完，然後用磚包砌，庶得堅久，其三縣徵收工價解結，庶得實用，并將城門城樓城牆築砌，石工食，共計估該銀八千四十五兩六錢七分二釐，備由開呈等因，奉批仰分巡道再加議看施行，查得大庾等縣，共計僅五十二里，而估計銀兩頗多，疲弊之民，誠所不堪，及照大征變賣賊屬牛馬賊銀二千六百七十一兩四錢九分，及本道間過賊罰紙米價銀一千餘兩，見在合查商稅銀贖補三百七十四兩八分二釐，共四千四十五兩六錢之數先行給發，止餘四千兩，查將三縣丁糧通融分派，責委公正官員徵收監督，禁革侵漁騷擾等因，備由呈奉提督軍門批，役三縣而建橫水，似亦動業勞民，建橫水而屏三縣，實乃一勞永逸，俱當疲困之餘，務以節省為貴，議并縣最合事宜，非獨民減科擾，抑且財獲實用，仰悉照議施行，仍行各縣，痛禁里胥，不得侵漁騷擾，曉諭居民，各宜樂事勸工，毋忘既往之患，共為久安之圖，呈繳依奉，遵照查支分派修理去後，今照前項縣治學校分司各該衙門蓋造將完，而土城扣至八月終亦可完，官民住坐，可保無虞，燒輒包砌，計亦不難，其街道市廛，俱有次第，商賈往來，漸將貿易，緣縣名未立，官員未除，所轄里分之民，心罔知趨向，所安新民之版籍，尙未歸著，及照縣治既建，凡百草創，為縣官者，若非熟知地方，與凡捕盜安民之術，民情土俗之宜，皆能洞曉，舉而用之，鮮不敗事，隨會同江西布政司分守嶺北道左參政吳大有，議得縣丞舒富，先因前賊攻圍，該縣戮力拒賊，得以保全，後因大征，領哨，獲功居多，賊首謝志山，獨為所獲，續委巡視三縣，招安新民六百餘名，帖然安堵，復委督修前項縣治衙門城池，半年俱各就緒，今委署掌上猶縣事，百廢俱興，及訪本官存心剛直，行事公平，歷官已及四年，未有公私過犯，雖未出身學校，經義亦能通曉，合無念新縣草創之功，百務鼎新之始，轉達具奏，陞以新縣知縣職事，然而陞授正官，或於事例有礙，合無量授府州佐貳之職，令其署掌新縣縣事，候數年後地方安妥，另行改選，庶官得其人，事得其理，而地方可保無虞等因，據呈到臣，卷查先據副使楊璋參議黃宏會呈，上猶等縣，羣賊猖獗，為害幸蒙提督軍門躬督諸軍，蕩平巢穴，三縣之民，權欣鼓舞，如獲更生，但恐大

兵撤後，餘黨未免嘯聚於橫水等處，建立縣治，併巡司等衙門，以絕後患，實爲久安長治之策等因，已經批仰該道重覆查勘無異。會同江西巡撫都御史孫燧，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處議明白各具本奏，請定奪去後。隨准戶部咨，該本部覆題，看得添設縣治，既該府按官員會議，相應依擬，合咨提督南贛汀漳軍務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同撫按官會委該道守巡官，選委府縣佐貳能幹官員，先將添設縣治合用一應材木、瓦等物料，先爲措置收買，并顧覓人夫工匠，價銀逐一估計，較處，即便興修，務使工日就而民力不勞，物咸備而財用不乏，候城池公宇縣治學校倉廩街道民居吏舍等項，粗有規制，另爲會奏，以憑上請，定擬縣名，及咨吏禮二部，選官鑄印施行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及准兵部覆題，議得勘亂於已發，罔爲有功，弭亂於未然，尤爲有見。今都御史王守仁與巡撫巡按及守巡官深謀遠慮，議建縣治，巡司以控制無統之民，事體民情，俱各順當，及先編僉隘夫，委官守把，事在必行，不可猶豫，合無本部將開設縣治一節，移咨戶部，奏請定立縣名，速行遵守，仍依所奏添設長龍鉛廠二巡檢司，及將過步巡檢司行移吏禮二部，選調官員，鑄換印信，條記并行。江西布政司查撥吏役編僉弓兵，中間一應事宜，悉聽都御史王守仁會同巡撫都御史孫燧查照原擬，從宜處置，務在事體穩常，賊害絕除，期副委任等因，具題奉一聖旨是欽此。欽遵，備行守巡該道一體欽遵施行，仍呈撫按衙門知會。外今呈前因，臣會同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燧，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議照該道所呈前項縣治學校分司等衙門，蓋造不日通完，而城池砌築亦已將備，惟稱新縣草創之初，百務鼎新，必須熟知民情土俗之宜者，以爲縣官，及會訪縣丞舒富才力堪任，乞要量陞府州佐貳之職，令其署掌新縣一節，實亦酌量時宜，保土安民之意，伏望皇上憫念遠土凋敝之餘，小邑草創之始，乞敕該部俯採會議原由，再加審察，將縣丞舒富量爲降職，管理新縣，或別行諮訪諸曉衷情，熟知土俗，剛果有爲者，前來開創整理，庶幾瘡痍之民可以漸起，而反覆之地得以永寧矣。

再議平和縣治疏 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據福建布政司呈稱漳州府知府鍾湘關稱正德十二年四月撤兵之時蒙福建參政陳策副使唐澤批據南靖縣儒學生員張浩然等及據本縣清寧河頭社義民鄉老曾敦五林大俊等各呈要於河頭地方添設縣治以控制賊巢建立學校以易風俗改移小溪巡檢司以防禦緩急行仰本職踏勘隨即呈蒙漳南道兵備僉事胡璉督同本職并南靖縣知縣施祥等踏勘河頭大洋陂一處堪設縣治枋頭板一處堪設巡檢司委果人心樂從一勞永逸議將南靖縣清河寧里二圖新安里三圖漳浦縣二都二圖三都十圖計一十二圖十班人戶查揭冊籍勘屬新設縣治管攝其南靖縣止有一十八副應當里役邑小事繁辦納不前又查龍溪縣原有一百五十二內有二十一都并二十五圖地方與南靖密邇相應撥補管轄截長補短里甲便於應當錢糧易於催辦事頗相應轉呈鎮巡撫按等衙門各具本題奉 欽依准於前項地方添設縣治及改移巡司衙門其縣名并該設官吏印信行令布政司徑自奏請給賜銓撥鑄降合用木石灰瓦等料先儘本府并所屬縣分在庫贖罰銀兩支給買辦若有不敷從宜處置不許動支軍餉錢糧及科取小民等因隨即呈委南靖縣知縣施祥漳平縣知縣徐鳳岐董工興作於正德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本職督同各官親到河頭告祀社土伐本興工至次年五月內據知縣徐鳳岐呈報外築城堞俱已完備惟表城因風雨阻滯期在九月工完及據知縣施祥呈報縣堂衙宇幕廳儀門六房及明倫堂俱各堅完惟殿廡分司府館倉庫城隍社稷壇亦因風雨阻滯次第修舉期在仲冬工完又據南靖縣縣丞余道呈稱帶同木石匠陳恩欽等前到漳汀枋頭板地方丈量土城周圍一百一十丈願募鄉夫春築完固給發官銀砍辦木植督造巡司公館前廳各一座儀門一座鼓樓一座後堂各一座各蓋完備惟土城公館巡司廂房欠瓦暫將茅覆候秋成農隙修舉等因隨於正德十三年三月初六日行令小溪巡檢郭森前去到任前去地方今據各委官員呈報功已垂成勢不容緩照得縣名須因土俗本職奉委親歷諸巢詢知南靖縣河頭等鄉俱屬平河社以此議名平和縣及割南靖縣清寧里七圖新安里五圖共計糧三千九百九石六斗七升四合七勺五抄計一十二里合爲裁減縣分一

知一典治之。原議漳浦縣二都二圖三都十圖，地方隔遠，民不樂從。今議不必分割，再照新縣所屬，多係新民，須得廉能官員，庶幾開新創始，事不煩而民不擾。其學校教官，合無止選一員署印，先行提學道將清寧新安二里見在府縣儒學生員，就便撥補廩增之數，其有不足，於府縣學年深增附內量撥充補，又或不足，於新民之家，選取俊秀子弟入學，使其改心易慮，用圖自新。及照南靖縣邑小事繁，分割一十二里，添設新縣，辦納愈見不堪，合無亦作裁減縣分，以一知一典治之。又查得龍溪縣一百五十二圖，內將二十一都七圖二十五圖，共計一十二圖，計糧一千六百八十一石七斗七升三合八勺三秒，撥饒南靖縣，抵納糧科。又照南靖小溪巡檢司，既已改立漳汀，合改漳汀巡檢司印信，奏請改鑄，并新縣儒學醫陰陽等衙門，俱例該鑄印信，緣由備申到司，轉呈到臣。卷查先據福建漳南道兵備僉事胡璉呈，前事已經查勘無異，具由奏請定奪去後。續據該道呈備知府鍾湘呈，將分割南靖等縣都圖，隨近新設縣治管攝，以辦糧差，并估計過城垣城樓窩鋪等項工料銀兩數目，及查府庫各項官銀，實有一萬餘兩，堪以支用。要行委員擇日興工築砌，緣由備呈到臣。看得開設縣治，既以事體相應，已行具奏，及令該府一面俯順民情，動支銀兩興工外，其間分割都圖，議估工價，一應事務，軍門路遠，難以遙斷，皆須該道及該府親民各官自行查勘的確，果已宜於民情，便於事體，他無私弊，即便就行定議，以次舉行，俟奏准，命下之日，應奏聞者，若更繁文往復，徒爾遲悞日月，無益於事，又經批仰著實幹理，仍行鎮守巡按衙門知會間，隨准戶部覆題，內開前項情節，既該本官勘處停當，具奏前來，相應依擬，合無本部仍行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再查無異，准於前項地方添設縣治，及改移巡檢司衙門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這添設縣治事宜，各依擬行，欽此。欽遵。備咨前來，節經行仰福建布政司及分巡漳南道轉行該府一體欽依，施行去後。今據前因，參看得所呈新設縣治，既已議名平和、小溪巡檢司改名漳汀巡檢司，及學校例該一正二副，今稱草創之初，止乞選官一員掌管，并撥補廩增生員等項，俱於事體相應，除行該司徑自具奏外，爲照南靖縣原係全設衙門，今既分割都圖，添補新縣，委係邑小費繁，似應裁減，止用一知

一典，已足敷治。又龍溪縣一百五十二圖，將二十一都七圖，二十五都五圖，共計一十二圖撥贛南靖，抵納糧差，撥於事體，頗亦均平。伏望 皇上倚順下情，乞 敕該部議處裁撥，庶幾量地制邑得繁簡之宜，而輿事任功，從遠近之便，緣係裁減官員，及撥都圖事理，爲此具本請 旨。

再請疏通鹽法疏 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璽呈，備贛州府呈，蒙備仰本府即將正德十二年正月起至九月終止抽過稅銀，及上猶龍川兩次用兵支過軍餉，并今餘剩銀兩查報等因。依蒙查得正德十一年十二月終止舊管銀三千五百七十四兩三錢一釐二絲一忽九微，并新收正德十二年正月起至正德十三年九月終止，共抽過商稅銀一萬六千七百八十八兩五錢八分七釐七毫五絲。兩次用兵共用過銀四萬七千二百八十七兩二錢二分八釐四毫三絲八忽六微，米九千九百四十九石五斗六升九合四勺四抄，穀五百三十九石四斗。內除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守仁查發紙米價銀八十九兩六錢，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燧查發紙米價銀二千兩，本道查發紙米價銀七千八百二十兩二錢七分八釐六毫，南贛二府查出在庫贓罰缺官柴薪等項銀一萬九千五十九兩四分六釐六毫八忽三微外，實支用過商稅銀一萬八千三百一十八兩三錢三釐三毫三絲三微，見今餘剩銀二千四十四兩五錢八分五釐七毫五絲一忽六微等因。開報到道。案查先爲比例，請官專管抽分，以杜奸弊事。准戶部咨，該巡撫右副都御史周南題備仰本道照奉 欽依事理，即將所收商稅，再行參酌，從輕定議，則例，仍嚴加稽攷，務使稅課所入，隨多寡以爲數，而不以多取爲能。其廣東、贛、南、贛、二府發賣，不許再行抽稅。袁臨吉、三府不係舊例行鹽地方，不許到彼發賣，所抽分商稅，除軍餉聽巡撫都御史勸支外，其餘不許擅動。年終差人解部，贛、文、光、祿、寺、除、欠、鋪、行、廚、料、果、品、支、用，以省加派小民，仍將再議過緣由呈報施行等因。行據贛州府呈稱，依奉將貢水該抽諸貨從輕定擬則例，及開稱廣東、贛、南、贛、二府發

實等因。備呈本院，詳允出給禁約，及將餘剩銀二千九百六十七兩一錢八分二釐三毫三絲一忽九微，行令起解。聞隨據該府呈奉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金批，看得該府連年用兵之費，所積不多，近又定擬撥減，所入亦少，况地方盜賊不時竊發，別無堪動錢糧，將剩剩稅銀暫且存留在庫，以備軍餉等因。已該前兵部副使陳良弼將自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立廠抽分起，至正德十二年終止，造冊差舍人王鼎續該本職將正德十一年正月起至本年十二月終止，造冊差舍人屠賢各奏繳訖。本年九月二十六日抄奉提督軍門案驗，准戶部咨備行本道照奉，欽依事理，將廣東官鹽暫許袁臨吉三府發賣，自今爲始至正德十三年終止，仍將先次未解并今次抽稅過銀兩，支用過數目，緣由造冊，徑自奏繳，及造清冊齎送該部，并本院查考除遵奉外，查得正德十三年將終，及上猶龍川兩處征剿事畢，所據商稅收支，應該造冊解繳，備行該府查報去後。今據前因查得南贛地方兩次用兵，中間商稅實爲軍餉少助，然而商稅之中，鹽稅實有三分之二，爲照南贛二府與廣東翁源等縣壤地接連，近該兩廣具奏征剿，前賊乘虛越境，難保必無，見今府庫空虛，民窮財盡，將來糧餉絕無仰給，况此鹽利一止，私販復生，雖有禁約，勢所難遏，與其利歸於奸人，孰若有助於軍國，合無轉達將前項鹽稅著爲定例，許於袁臨吉三府地方發賣，照舊抽稅，以供軍餉，每年終依期造報，餘剩之數，解部轉發光祿寺支用，以省加派小民，如此則奸弊可革，軍餉有賴，光祿寺供用亦得少資，誠所謂一舉而數得矣。呈乞照詳轉達等因，具呈到臣，查得接管卷內，先爲處置鹽鐵以充軍餉事，江西布政司呈奉總制江西左都御史陳金批，查得廣西嶺北二道，灘石險惡，淮鹽不到，商人往往私販廣鹽，射利肥己，先蒙總督衙門奏准廣鹽許行南贛三府發賣，仰令南贛照引追納，米價類解梧州軍門，官商兩便，軍餉充足，當時止是奏行南贛，不曾開載袁臨吉三府，合無遵照。敕諭，便宜處置，暫將廣鹽許下三府發賣，立廠盤掣，以助軍餉，隨該布政司管官劉果等，議稱委果於事有益，於法無礙，具呈詳允批行，遵照立廠抽稅等因。續該戶部覆議，內開廣東鹽課，許令南贛二府發賣，不許到於袁臨吉三府，備行禁革外，正德十二年正

月十五日，臣撫臨贛州，隨據副使楊璋呈稱，奉調三省官兵夾剿，上猶等巢，糧餉所費，約用數萬石，若不早行計處，必致有誤軍機，查得前項鹽法，准行南贛二府販賣，果係一時權宜，不係洪武年間舊例，合無查照先年便宜事例，行令前商，許令袁臨吉三府販賣，所收銀兩，少備軍餉，候事少掣，另行具題禁止等因，呈詳到臣，看得即令調兵夾剿，糧餉缺乏，遵照 敕諭，徑自區畫事理，批行該道，暫且照議施行，候平定之日，照舊停止，具題去後，隨准戶部覆議，將廣東官鹽暫於袁臨吉三府發賣，至正德十三年終止，行該道官照前抽分，將稅課供給軍餉，不許多取妄用，至期照舊停止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已經轉行該道一體欽遵去後，今呈前因，爲照袁吉等地方，溪流湍悍，灘石峻險，淮鹽逆水而上，動經旬月之久，廣鹽順流而下，不過信宿之程，故民苦淮鹽之難，而惟以廣鹽爲便，自頃奉例停止，官府但有禁革之名，其實私鹽無日不行，何者因地勢之便，從民心之欲，非但不能禁之於私，每遇水發，商舟動以百數，公然蔽河而下，如發機之弩，官府邏卒，寡不敵衆，袖手岸傍，立視其過，孰得而沮遏之，故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奸宄利歸於豪右，此近事之既驗者，今南贛盜賊雖已仰仗 天威，克平巢穴，然漏殄殘黨，難保必無，且地連三省，千數百里之內，連峯參天，深林蔽日，其間已招之新民，尙懷反覆，未平之賊壘，多相勾連，乘間窺竊，不時而有方圖保戍之策，未有撤兵之期，况後山從化等處，見在調兵征剿，臣亦繆承方略之命，師行糧食，勢所必然，今府庫空虛，民窮財盡，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 內帑，夫民已貧而歛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者也，矧 內帑之發，非徒緩不及事，抑恐力有未敷，臣切以爲宜開復廣鹽，著爲定例，藉其稅課，以預備軍餉不時之急，積其羨餘，以少助 內府缺乏之需，實夾公私兩便，內外兼資，夫聚斂以爲功，臣之所素恥也，措克以招怨，臣之所不忍也，况臣廢疾日深，決於求退，已可苟避地方之責，但其事勢不得不然者，已畢而復舉，是遺後人以所難，而於職守爲不忠矣，願 皇上憫地方之瘡痍，哀民貧之已甚，慮軍資之乏絕，察臣心之無他，特 敕該部俯采所議酌量裁處，早賜施

行則地方幸甚。

陸廕謝 恩疏 十四年正月初二日

正德十三年六月初六日准兵部咨，爲捷音事，該臣題該本部覆題，節該奉 聖旨，王守仁陞右副都御史，廕子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寫敕獎勵，欽此。備咨欽遵。臣竊自念功微賞重，深懼冒濫之誅，已於本月十八日具本乞 恩，辭免陞廕，容照原職致仕。復蒙 聖旨，王守仁才望素著，屢次剿賊成功，陞官廕子，宜勉遵成命，不准休致。該部知道。欽此。備咨欽遵。臣聞命自天，踴身無地，竊維因勞而進秩者，朝廷賞功之典，量能而受祿者，人臣自守之節，故功宜惟重，雖 聖帝之寬仁，而食浮於行，尤君子所深恥。陛下之賜，行其賞功之典也，臣之不敢當者，亦惟伸其自守之節而已。軍志有之，該罰而請不罰者有誅，該賞而請不賞者有誅。古之人君，執其賞罰，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是以令之所播如轟霆，兵之所加無堅敵，而功之所成無愆期。今日之事，兵事也，漢臣趙充國云：「兵事當爲後法。」臣誠自知貪冒之恥，然亦安敢徇一己之小節，以亂 陛下之軍政乎？但廕子實非常典，私心終有所未安，匪勉受 命，憂慚交集，自恨疾病之已纏，深懼圖報之無日，感激洪恩，莫知攸措，除別行具本請罪乞休外，爲此具本稱謝。

乞放歸田里疏 十四年正月十四日

正德十三年十月初二日准吏部咨，該臣奏爲久病待罪，乞 恩休致事，奉 聖旨，王守仁帥師討賊，賢勞懋著，偶有微疾，著善調理，以副委任，所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備咨欽遵。又於本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爲乞 恩辭免陞廕，容照原職致仕事，奉 聖旨，王守仁才望素著，累次剿賊成功，陞官廕子，宜勉遵成命，不准休致。該部知道。欽此。備咨欽遵。除已具本謝 恩外，竊惟聖主之任官也，因才而器使，不強人以其所不能，是以上無廢令，而下無棄才，人臣之受職也，量力而承事，不強圖其所不任，是以言有可底之績，而身無繆曠之誅，歷攷往

昔蓋未有不如此面可以免於愆譴者也。臣以狂愚，收錄積廢，繆蒙推拔，授寄軍旅，當時極知非叨其分，不敢冒膺，辭避未伸，而迫於公議，倉卒就道，既已抵任，則復踴勉從事，私計迂怯，終將償敗遭際。聖明德威震赫，扶病策駑，仰遵成算，不意偶能集事，苟免顛覆，實皆出於意料之外，然此僥倖之事，豈可恃以爲常者哉。廟堂之上，不暇深察其所以，增其祿秩，將遂舉而委之，人苦不自知耳。臣之自量，則既審且熟，深懼戮亡之無日也。譬之懦夫，駕破敗之舟以涉險，偶遇順風安流，幸而獲濟，舟中之人既已狼狽失措，而岸傍觀音尙未之知，以爲是或有能焉，且將使之積重載衝，冒風濤而試洪河大江之中，幾何其不淪溺也已。今四方多故，變輿遠出，大小臣工惶惶且暮，臣雖鄙劣，竭忠效命，以死國事，亦其素所刻心，安忍託故，苟求退遜，顧力纖負巨，如以蒿支棟，據非其任，遂使殞身，徒以敗事，亦何益矣。且臣比年以來，百病交攻，近因馳驅賊壘，瘴毒侵凌，嘔吐潮熱，飢骨羸削，或時昏眩，偃几仆地，竟日不醒，手足麻痺，已成廢人，又以百歲祖母臥病牀褥，切思一念爲訣，悲苦積鬱，神志耗耗，視聽恍惚，隔宿之事，不復記憶，以是求延旦夕之生，亦已難矣，而况使之當職承務，從征討之後，其將能乎。夫象畜牛羊，細事耳，亦且求良牧而付之，况於軍務重任，生靈休戚之所關，乃以疾廢曠耗之人，覆敗之戮，臣無足論，其如陛下一方之寄何。伏願陛下念四省關係之大，不可委於匪人，察病廢枯朽之才，不宜付以重任，憐桑榆之短景，而使得少遂其鳥鳥之私，錄犬馬之微勞，而使得苟延其螻蟻之息，別選賢能，委以茲任，放臣暫歸田里，就醫調治，倘存餘喘，尙有報國之日，臣不勝感恩待罪，懇切哀望之至。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二

別錄四 奏疏

飛報寧王謀反疏 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正德十四年六月初五日，節該欽奉 勅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參奏定奪。欽此。欽遵。臣於本月初九日，自贛州啓行，至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據該縣知縣等官顧儀等稟稱：本月十四日寧府稱亂，將孫都御史許副使并都司等官殺死，巡按及三司府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執縛，不知存亡，各衙門印信盡數收去，庫藏搬搶一空，見監重囚俱行釋放，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一面分兵北上，各官皆來沮臣，不宜輕進。其時臣尙未信，然逃亂之民，果已四散奔潰，人情洶洶，臣亦自顧單旅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卒千餘，已夾江並進，前來追臣，偶遇北風大作，臣亦張疑設計，整舟安行，兵不敢逼，幸而獲免。本月十八日回至吉安府，據知府伍文定等稟稱：地方無主，乞留暫回區畫，遠近軍民亦皆遮擁呼號，隨據臨江府并新淦豐城奉新等縣各差人飛報，寧府遣兵四出攻掠，拘收印信，及擎掌印官員，調取兵快，水兌糧船，盡被驅脅而去等因。臣奉前旨，欲遂徑往福建，但天下之事，莫急於君父之難，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郡失備，爲彼所襲，彼將乘勢北趨，旬日之間，必且動搖。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算，未有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痛心寒骨，義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督同知府等官伍文定等，調集兵糧，號召義勇，又約會致仕鄉官右副都御史王懋中，養病評事羅僑等，與之定謀設策，收合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氣，相機乘間，務爲躡後之圖，共成犄角之勢，牽云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搗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日望 天兵之速至，庶解東南之倒懸，伏望 皇上

省愆咎已，命將出師，因難與邦，未必非此。臣以弱劣多病，屢疏乞休，况此地方之責，本亦非臣之任，今茲扶疾赴闕，實亦意圖便道歸省，臨發之前，已具哀懇，齋奏之人去纔數日，適當君父之急，不忍失此事機，姑復暫留，期紓國難，區畫少定，各官略可展布。朝廷命師一臨，亦遂遵照前旨，入闕了事，就彼歸省，父疾進不避嫌，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臣之心也。直行其報國之誠，而忘其緩命之罪，求伸其哀痛之情，而甘冒棄職之誅，臣之罪也。竊照都御史王懋中，評事羅僑，忠義自許，才識練達，知府伍文定，果捷能斷，忠勇有謀，累立戰功，皆抑而不賞，久淹外郡，實屈而未伸。今江西闔省見無一官，若待他求，緩無所及，乞遂將各官授以緊要職任，庶可責之拯溺救焚。其餘若裁革兵備副使羅循，養病副使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周魯，同知郭祥鵬，省親進士郭持平，驛丞李中王思等，雖皆本土之人，咸秉忠貞之節，况亦見在同事，當多難之日，事宜從權，庶克有濟。再照寧府逆謀既著，彼若北趨不遂，必將遠取兩浙，南擾湖湘，窺留都，以斷南北，收閩廣，以益軍資，若不卽爲控制，急遣重兵，必將噬臍無及。又照撫州府知府陳槐，臨江府知府戴德孺，贛州府知府邢珣，袁州府知府徐璉，寧都縣知縣王天與，豐城縣知縣顧似，新淦縣知縣李美，奉新縣知縣劉守緒，泰和縣知縣李楫，南安府同知朱憲，贛州府同知夏克儀，龍泉縣知縣陳允諧，及閩省各官，今見在者，乞敕吏部就於其中推補本省方面知府兵備等官，庶可速令供職，其有城守之責者，亦各量陞職銜，重其權勢，使可展布。又照南贛軍餉，惟資鹽商諸稅，近因戶部奏革顧募之兵，無所仰給，悉已散遣，今未兩月，卽遇此變，復欲召募，將倚何資，輒復遵依勅旨，便宜事理，仍舊舉行，然亦緩不及濟，必須先於兩廣積儲軍餉數內，量借一十餘萬，庶幾軍衆可集，地方有賴，國難可平。緣係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舍人來儀親齎，謹題請旨。

再報謀反疏 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節該欽奉 敕福州三衛云，緣係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理，爲此具本，先於本月十九日專差舍人來儀奏

報外，但叛黨方盛，恐中途爲所攔截，合再具本專差舍人任光親齎，謹題請旨。

乞便道省葬疏 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臣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准，近者奉命扶疾赴闕，意圖了事，卽從此地冒罪逃歸，旬日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半途，遭值寧府反叛，此係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闕省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爲牽制攻討之圖，俟命師之至，卽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爲訣，每一號慟，割裂昏殞，日加尪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墓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臥苦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屢行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略爲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跡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國難，亦望朝廷鑒臣之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烏鳥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搶攘哀控，不知所云，緣係懇乞天恩，便道省葬事理，爲此具本奏聞。

奏開宸濠僞造檄榜疏 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正德十四年七月初一日，據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申，准領哨通判楊昉、千戶蕭英，在於墨潭地方捉獲寧府齎檄榜官趙承芳等二十員名，解送到臣。看得檄榜妄言惑衆，譏訕主上，當卽毀裂，又以事合開奏，隨卽固封以進。審據趙承芳供係南昌府學教授，六月十三日，寧府生日，次日各官謝宴，突起反謀，殺死孫都御史，許副使，囚死黃參議，馬主事，其餘大小職官脅從不遂者，俱被監禁，追奪印信，放囚劫庫，邀截兌米，分遣逋寇四散標掠，聲言要取南京，就住北京。十六日親出城外迎取安福縣舉人劉養正，十七日迎取致仕都御史李士實，請入府內，號稱軍師，太師名目，二十一日將墓禁名官放回各司，差人看守。二十二日令承芳并參政李敷代齎僞檄榜文，赴豐城吉思贛州南安，并五都御史及廣東南雄等處，俱各不寫正德年號，止稱大明己卯歲。比承祖母不合怕死，及因妻子

被拘，旗校管押，只得依聽，齎至墨池地方，蒙本院防哨官兵將承芳祖孥獲，隨審季數供係先任南安府知府，近陞廣西參政，裝帶家小由水路赴任，行至省城，適遇寧王生日，傳令慶賀，次日隨衆謝宴，變起倉卒，俱被監禁。比數自分死，國因妻女在船，寫書令妻要死夫，女俱死，後因看守愈嚴，求死不遂，二十一日放回本船，情死良久方甦。二十二日，又將妻女拘執，急呼數進府，將前僞檄榜差旗校十二人督押，數與承芳代齎，數計欲投赴軍門，脫身報効，不期官兵執送前來等因。案照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已經二次差人具奏去後，今審據前因，參照寧王不守藩服，敢此稱亂，睥睨神器，指斥乘輿，擅殺大臣，放囚劫庫，稔不韙之罪，犯無將之誅。致仕都御史李士實，恩遇四朝，實託心膂，舉人劉養正，舊假恬退之名，新叨錄用之典，今皆反面事讎，爲之出謀發慮，既同狗彘之行，難道斧鉞之誅。參政季數，教授趙承芳，義未決於舍生，令已承於捧檄，但暴虐之威，恐動於中，鷹犬之徒，給制於外，在法固所當罪，據情亦有可憫。除將趙承芳季數監禁，一面檄召兵民，隨機應變，竭力討賊，一應事宜，陸續奏聞。處置外，臣聞多難興邦，殷憂啓聖，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尙爾巡遊不已，致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懷骨寒心，昔漢武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皇上痛自刻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定立國本，勵精求治，則太平尙有可圖，羣臣不勝幸甚。爲此具本，并將僞檄一紙封固，專差舍人秦沛親齎，謹題請旨。

留用官員疏 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照得江西寧府謀反，據城練兵，分兵攻剽，因禁方面官員，有操戈向闕之勢，此君父之大難，臣子憤心之日也。臣在吉安地方調兵討賊，四路阻絕，並無堪用官員，適遇欽差兩廣清軍御史謝源，刷卷御史伍希儒，各赴京復命，道經該府，不能前進，各官奮激，思効力討賊，以報朝廷，臣亦思軍務緊急，各官俱有印敕，方便行事，遂留

軍前同心戮力，經濟大難。待事寧之日，赴京復命。緣保留用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請旨。

江西捷音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剿外，隨看得寧王陰謀不軌，已將十年，畜養死士二萬餘人，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以萬數，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脅從之徒，又六七萬人，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勢不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劫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賞，造作軍器戰船。奏留公差回任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先任右副都御史致仕王懋中，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刑部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監察御史張鼇山，先任浙江僉事今赴部調用劉藍，省親進士郭持平，軍門參謀驛丞王思，李中，先任福建按察使致仕劉遜，先任參政致仕黃繡，先任嘉興府知府閒住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譬諭禍福，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區畫旬日，官兵稍稍四集。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尙未有備，恐一時爲彼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諸處，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是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尙未集，乃留兵萬餘，屬其心腹宗支郡王儀賓內官并僞授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各郡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譚儲推官王暉、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爲一哨，攻廣潤門入，知府邢珣爲二哨，攻順化門入，知府徐璉攻惠民門入，知府戴德孺攻永和門入，通判胡堯元、童琦攻章江門入，知縣李美攻德勝門入，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入，通判譚儲推官王暉、知縣李楫、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

發，榜夾攻擊，以佐其勢。是日得諜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巾汭，臣乃大誓各軍，申布朝廷之威，再暴寧王之惡，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三鼓而不克，誅伍，四鼓而不克，斬將，已誓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浸木灰瓶，火礮石弩，機毒之械無不畢具，及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皆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陴而登，城中之兵土崩瓦解，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祺、檉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寧王宮中眷屬開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搜獲原被劫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三司脅從官布政使胡濂，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等，皆自首投罪。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一應事宜，查審明白，陸續具奏。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勦，另行奏報外，竊照寧王逆焰熏天，衆號一十八萬，屠城破郡，遠近震懾，今其猖獗已一月有餘，而四方赴難之師，尚未有一人應者，前項領哨各官及監軍御史本主養病丁憂致仕等官，皆從臣起於顛沛危急之際，并心協謀，倡率義勇，陷陣先登，以克破此堅城，據其巢穴，此雖臣子職分當然，亦其激切痛憤之本心，但當此物情睽貳動搖之日，非賞罰無以鼓士氣，今逆賊殺人如草芥，又挾其厚貨，賞賚所及，一人動以千萬，伏願皇上處變從權，速將前項各官量加陞賞，以勵遠近，事勢難爲之日，覆宗滅族之禍，臣且不避，况敢避邀賞之嫌乎。緣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千戶詹明親齎，謹具題知。

擒獲宸濂捷音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宗社與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勦外，隨看得寧王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劫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

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奏留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鄧、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鄧、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儒、監、察、御、史、張、鼐、山、僉、事、劉、盡、進、士、郭、持、平、參、謀、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紳、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向未有備，恐爲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徐璉、刑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得諜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汝大誓各軍，申布朝廷之威，再暴寧王之惡，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炮機械無不畢具，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皆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益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陁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首宜春王拱、樞、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寧、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勦、於、本、月、二、十、二、日、已、經、具、題、外、當、於、本、日、據、諜、報、及、據、安、慶、逃、回、被、虜、船、戶、十、餘、人、報、稱、寧、王、於、十、六、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填、壘、期、在、必、尅、是、日、有、守、城、軍、門、官、差、人、來、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中、軍、民、震、駭、乞、作、急、分、兵、歸、援、寧、王、聞、之、大、恐、即、欲、回、舟、因、太、師、李、士、實、等、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江、西、寧、王、亦、自、後、督、兵、隨、來、等、因、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

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鬪，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懼，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兵勢衆盛，氣焰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尙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并力而萃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歛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鄰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強，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爲說，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旣已攜沮，我若先出銳卒，乘其情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合、饒、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知府陳槐、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使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脇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道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前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督兵乘之，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衆稍稍遁散。寧王震懼，乃身自激厲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人百

兩，使人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璉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躡南康以殲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令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璉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卻，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卻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礮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礮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爲云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宜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尙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羅璜、丁饋、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勳、何、鏜、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臨從宮大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璣、潘鵬、參政程果、布政梁辰，都指揮郝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械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互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之於樵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得知府陳槐等報，亦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等既擒寧王而入闔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震動天地，莫不舉首加額，真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火之中也。除將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僞授太師國師元帥都督都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脇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欽奉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併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勦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併逗遛遲縮者，俱聽以軍法從

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逆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守備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繳報，查照事例，陞賞激勸。欽此。又准兵部題稱，今後但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卽調發策應等因。節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節該奉 勅，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亦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誤。欽此。俱經欽遵外。竊照寧王恣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蔽目搖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冤抑。兼又招納叛凶，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牽引數千餘衆，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排關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贖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十。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驅脇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暱，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旨，以脇制遠近，僞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懼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俟時。非知謀忠義之不足，其氣餒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每失之迂繆，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 上天之陰隲， 宗社之默祐， 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爲之處，現幾於未動，而潛爲之制，故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勅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 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 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搗窮追，不以非任爲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髮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

宣威勞苦備嘗，領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瑛、林城、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 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喬、隨哨通判 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顧佑、萬士賢、馬津等，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赴國難，協謀并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鼐、山、郎中 曾直，評事羅儒、僉事 劉藍、進士 郭持平、驛丞 王恩、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 苦繡，知府劉昭等，仗義與兵，協張威武，運籌贊畫，夾輔折衝，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甚爲難得。況當震恐搖撼，四方知勇，莫敢一騰其鋒，而各官激烈忠憤，捐身殉國，乃能若此，伏愿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仍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者寧王者，蓄其不軌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于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不可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皇上罷息巡幸，建立國本，端拱勵精，以承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臣等幸甚。緣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千戶王佐親齎，謹具題知。

奏聞 益王助軍餉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近蒙 益府長史司呈，該本司啓。案查寧藩有變，已經啓行外，今照見奉提督都御史王 案驗內稱，本院已於七月初九日領兵前往豐城、縣市、汶等處住劄，刻日進攻省城，牌差百戶楊銳前來建昌府，守取掌印官，親自統兵，毋分日夜，兼程前進。期本月十五十六日，俱赴軍門，面授約束，并勢追勦。及照知府曾瑛、報稱，即日領兵起程，前赴軍門聽調進攻等因。看得 國家之事，莫大於戎，今寧藩不軌，驚動多方，提督都御史等官，倡義協謀，進攻憤忠，思剿，上以紓 朝廷南顧之憂，下以解生民荼毒之苦，况我 殿下 國朝分封至親，理宜助餉軍兵，共紓 國難，具本啓奏。令旨發銀一千兩，差官胡敬儀、副陸澄書辦官，并旂校官等前去，提督軍務，王都御史處犒賞，敬此敬遵。除將銀兩差官管送前來外，合行備由，呈乞施行等因到臣。爲照寧王謀叛，稔釁多年，積威所劫，無不萎靡，况

其舉事之初，擅殺重臣，衆號一十八萬，肆然東下。雖平日士夫號稱忠義，莫敢指斥。今益王殿下，迺心宗社，出私帑以給軍餉，非忠義憤發，急於討賊，豈能倡言助正，以作興軍士之氣如此伏望 皇上特 勅獎勵，以激宗室之義，以求 益王殿下爲善之心，以夾輔 帝室。天下臣民，不勝幸甚。除將原發白銀一千兩，唱名給散軍士外，緣係 宗室出私帑以給軍餉事，理爲此具本請 旨。

旱災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稱：本年自三月至於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生發，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嘆，將及流離。理合申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謀反，乘釁鼓亂，傳布僞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洵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申 祖宗休養之德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况軍旅乾旱，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爲亂，將若之何如蒙 乞 勅該部暫將江西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 皇上罷尤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

請止 親征疏 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正德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准兵部咨：該本部等衙門題，內開南京守備參贊官連奏十分緊急軍情，相應急爲議處，合無請 命將官一員掛平賊將軍印，充總兵官，關領符驗旗牌，挑選各營精銳官軍三千餘名，各給賞賜銀兩布疋，交兌正馱馬匹，關給軍火器械，上緊前去南京，相機戰守。再有的報，即便會合各路人馬，征進再請 勅都御史王守仁選調堪用官軍民快，親自督領，於江西東南要路住劄把截，相機行事。仍委浙江布政司左參政閔楷

遷募處州民兵，統領定擬住劄地方，聽調策應剿捕，再請 勅一道，齎付都御史王守仁，不妨提督軍務原任，兼巡撫江西地方，前項所報軍情，如果南京守備差人體勤，再有的報，聽前項領軍官出給榜文告示，徧發江西地方張掛，傳說曉諭，但有能聚集義兵，擒殺叛逆賊犯者，量其功績大小，封拜侯伯，及陞授都指揮千百戶等官，世襲賊夥內有能自相擒斬首官者，與免本罪，具奏定奪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這江西寧王謀爲不法，事情重大，你都裏既會官議處停當，朕當親率六師，奉 天征討，不必命將，王守仁暫且准行，欽此。欽遵。備查到臣，案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屬者寧王宸濠，殺害守臣，舉兵謀逆。臣於六月十九日具本奏 聞之後，調集軍兵，擇委官屬，激勵士氣，振揚武勇。七月二十日，先攻省城，墟其巢穴。本月二十四等日，兵至鄱陽湖，與賊連日大戰。至二十六日，宸濠遂已就擒，謀黨李士實等，賊首凌十一等，俱已擒獲，賊從俱已掃蕩，閩廣赴調兵士，俱已散還。地方驚擾之民，俱已撫帖。臣一念忠憤，誓不與賊共生，而迂疎薄劣之才，實亦何能辦此，是皆 祖宗在天之靈，我 皇上聖武之懋昭。本兵謀略之素定，官屬協力，士卒用命所致。臣已節次具本 奏報外，竊惟宸濠擅作辟威，虐焰已張于遠，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於中，招納叛亡，輦穀之動靜，探無遺迹，廣致姦細，臣下之奏白，百無一通，發謀之始，逆料 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姦黨，期爲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 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押解，誠恐舊所潛布之徒，尙有存者，乘隙竊發，或致意外之虞，臣死且有遺憾。况平賊獻俘，固 國家之常典，亦臣子之職分，臣謹於九月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宸濠并逆賊情重人犯，督解赴 闕，外緣係獻俘，誠以昭 聖武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舍人金昇親齎，謹具題 知。

奏留朝覲官疏 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正德十四年八月十六日，臣駐軍江西省城，據各領哨知府吉安府伍文定，贛州府邢珣，袁州府徐璉，臨江府戴德孺，撫州府陳槐，饒州府林城，廣信府周朝佐，建昌府曾瑛，連名呈稱：正德十五年正月初一日，例應朝 覲，近

因寧王謀反，蒙臣督委各職并各縣掌印正官領兵征討，今雖掃平，尙留在省防禦，及安輯地方，未得回任，其各縣掌印官雖未曾領兵，緣各在任防禦城池，措辦糧餉，况布按二司及南昌府知府鄭瓚、瑞州府宋以方，俱自本年六月內先被拘執，未經復職管事，南康九江二府亦被殘破，近方收復，前項文冊多未成造，緣查舊規行期在即，恐致遲誤，合行呈乞奏將知及通行各府州縣將冊造完，行委佐貳守領官員齎繳應朝及布按二司，亦乞裁處施行等因到臣。據此爲照三年述職，係朝廷大典，例該掌印正官赴京應朝，但今叛亂雖平，地方未輯，徵調尙存，瘡痍之民須撫，旱荒猶熾，意外之患當防，况各官在省方圖防守之規，未有還任之日，若不查例奏留，未免顧此失彼，後悔無及，合准所呈，欲候奏請，命下之日，行令各府州縣佐貳首領官齎冊應朝，復恐遲誤，除一面通行各府州縣造冊完備，行委佐貳首領官依期啓行，其布按二司候有新任官員及南昌府行見在通判陳旦，各造冊赴朝，其九江南康府縣并南康新建二縣，委係官俱戴罪聽候吏部徑自裁處外，緣係朝覲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請旨。

奏聞 准王助軍餉疏 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近該 准府長史司呈，該本司啓案查寧藩有變，已經啓行外，今照見奉提督都御史王 案驗內稱本院已於七月初九日領兵前往豐城縣市汶等處住劄，剋日進攻省城，牌差百戶任全善前來饒州府守取掌印官親自統兵，毋分雨夜，兼程前進，期本月十五十六日俱赴軍門，面授約束，并勢追勦，及照知府林城報稱即日領兵起程，前赴軍門聽調進攻等因。看得寧王敢爲逆謀，肆奸天紀，提督都御史王 首倡忠義，作率智勇，身任國家之急事，關 宗社之虞，殿下藩翰之親，憂心旣切，饋餉之助，於理爲宜。具本啓奉 令旨長史司將發下銀伍百兩，差官胡祥等速齎前去，少資提督軍門之用，敬此敬遵，陳將銀兩差官管送前來外，合行備由呈乞施行等因到臣。照得先該 益府出帑餉軍，助義効忠，已經具題外，今准王殿下亦能不靳私帑，以助軍餉，良由身同休戚之情，心切門庭之寇，所致伏望 皇上特勅獎勵，以彰 准王殿下助正之心，以爲宗藩爲善之勸，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恤重刑以實軍伍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據本司經歷司呈蒙巡按兩廣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各紙牌前事俱奉本院送發犯人裘良輔等二百六十六名轉送本司問報等因依蒙問得犯人裘良輔招保南昌府新建縣三十二都民細粟監生給假在家正德九年日月不等與同在官南昌前左二衛舍餘楊滋楊富軍餘董俞周大貴及指揮何鏗等家人何祥曹成等各不合出入王府生事害人向未事發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寧王謀反良輔與楊滋等各因畏懼寧王威惡各不合知情從逆做兵領受盤費銀二兩米一石跟同前去安慶等處攻打城池各將銀米費用訖於七月十二等日行至湖口等縣思係叛逆懼怕官兵就行四散逃回各被南昌等府縣統兵知府等官并地方人等陸續拏獲解赴提督王都御史處蒙將良輔等一百八十四名轉送謝御史將夏景周大貴熊受等八十二名轉送伍御史俱發按察司審問蒙將良輔等研審前情明白取問罪犯楊滋等二百六十五名各招與裘良輔楊滋楊富王偉夏景黃俞周大貴何祥曹成丁進受楊慶童楊貴萬徐七萬羊七徐四保孫住保周江胡勝福朱潑裘宋貴王明熊明秦蘭王仲鑑張雄朱其添喜蕭崇真朱祥彭隆保徐仕貴郭宣舒鑾萬岳蕭述羅俊江湖漢魏鳳萬三羅秀熊福蕭曰貴蕭勝雷天富蕭文尹天受胡進保李鑾鄭鳳黃信劉勝殷離仔甘奇余福董郭進福沈仕英李洪珊許鳳李景良江鑾江仁李欽鄧倫胡福受譚黑仔趙正七朱環二鄒秋狗陳良二聶景祥魏仲華王福李壽余珏王貫劉松牛才陳珂陳興陳釗劉添鳳余似虎甘杓謝天鳳鄭貴沈昌容萬清向楚秀郭鑾丁勝福萬全龔受熊六保陳諫何晚仔王杰一王琪胡宣楊正曾受王鳳王明雷清皮志淵鄭奎高馮軒四毛守松熊天祥李伯錦楊子秀陳天一廖進祿魏紹魏天孫吳富陳昭弟李伯奇姜福慶奇四夏寬奇陳善五羅勝七郭謹羅羅朱長子陳瑞竹漢王寬江天友陳良善召一陳子政廬蕭勝馬龍陳大倫陳子倫李錢陳九信徐義徐釗劉儀熊孟華王尙文王天爵傅十三徐受萬奇趙仕奇鄭朴馮軒二馮進祿周孟貞周江劉朋唐朝賢歐陽南馬興周興王毛子泰進興羅興李保一萬元

林三十八馬爵張進孫高四譚受吳俊萬鐘能守貴錢龍胡通金萬春曹太喻欽劉後濟胡二王世通魏友子楊章熊祿熊魁名童保子余景陳四保許虎保熊受蕭文榮楊廷貴羅富丁關保江仕言劉貴丁朋歐陽正王引弟熊富唐天祿王貴周受邱松胡秀李福洪江會與邱桂劉鎮鄧山蕭清夏勝四夏由孫甘繼張錦謝魯仙熊華謝鳳夏龍婁奇陸仲英余勝虎李進胡勝阮天祥張全彭天祥洪經仔徐受樂福張奇馮進隆馮詔馮喜子楊燁均文與萬孔湖易忠黃延曹天右徐大貴蕭曰高蕭曰廣李變吳顯二李貴陳英陳昇李勝祖蕭天佐陸九成郭欽楊順丁祖李高杜楊變袁富楊黃子吳文張變方燦萬天變胡進章黃勝德涂祖唐歷所犯除不應輕罪外，合依謀反知情故縱者，律斬決不待時。但寧王平昔威惡慘毒，上下人心罔不震懾，各犯從逆，雖是可惡，原情終非得已。及照南昌前衛軍餘多係脇從被殺，見今軍伍缺人，合無將各犯免其前罪，俱編發本衛永遠充軍，庶使情法交申，衛所填實，呈詳到臣。參看得裘良輔等俱曾從逆，應該處斬。但該司參稱甯王平昔威惡慘毒，上下人心罔不震懾，據法在所難容，原情亦非得已，宥之則失于輕，處斬似傷于重，合無俯順輿情，乞 勅該部查照酌量，或將各犯免其死罪，令其永遠充軍，不惟情法得以兩盡，抑且軍伍不致缺人，緣係恤重刑以實軍伍事理，爲此具本請 旨。

處置官員署印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劫奪江西，都布按三司并南昌府縣大小衙門印信，臣隨調集各府官軍民快於本年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當於府內搜獲前項印信，共計一百六顆，到臣收候，已經捷報外。今照寧王已擒，餘黨誅戮，地方幸已稍甯，所有三司府縣衙門，俱係錢糧刑名軍馬城池等項重務，關涉匪輕。况今兵亂之後，人民困苦，不可一日缺官幹辦撫輯，但三司等官俱係被脅有罪人數，若待別除官員到日，非惟人心惶惑，抑且事無統紀。臣遵照欽奉 勅諭便宜事理，將三司印信，布政司暫令布政使胡濂，按察司暫令按察使楊璋，各戴罪護管，隨該新任參議周文光，按察使伍文定先後到任，各已替管外。其都司暫令都指揮馬驥，提學道關防令副使唐

錦、南昌道印信令僉事王疇、南昌府印信令知府鄭熾、南新二縣印信、令知縣陳大道、鄭公奇、各戴罪暫且管理外、及照南昌前左二衛并各撫所衙門印信、俱各無官管理、除用木匣收盛、封發接察司、仍候事甯有官之日、該司徑發掌管外、緣係處置官員署印以安地方事理、爲此具本題 知。

二乞便道省葬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 憐准。近者奉 命扶疾赴闕。意圖了事。卽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日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甯府反叛。係 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聞省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而爲牽制攻討之圖。俟 命帥之至。卽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爲訣。每一號慟。割裂昏殞。日加疴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墓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臥苦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略爲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 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 國難。亦望 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下。使臣得少伸烏鳥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搶攘哀控。不知所云。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卽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勦殺。義節可嘉。已有 旨著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除欽遵外。近照寧王逆黨皆已仰賴 皇上神武。廟堂神算。悉就擒獲。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室家相慶。得免徵調之苦。復有更生之樂。莫不感激 洪恩。沾被德澤。獨臣以父病日深。母喪未葬之故。日夜哀苦。憂疾轉劇。犬馬驅馳之勞。不足齒錄。而烏鳥迫切之情。實可矜憫。已蒙前 旨許待賊平之日來說。故敢不避斧鉞。復伸前請。伏望 皇上仁覆曲成。容臣暫歸田里。一省父病。經紀葬事。臣不勝哀懇。苦切祈望之至。

處置從逆官員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據南昌府知府鄭璫，自寧王賊中逃出投到，本月二十六日，又據領兵官臨江府知府戴德儒等臨陣奪獲先被寧王脅去巡按監察御史王金，戶部公差主事金山，左布政使梁宸，參政程杲，按察使楊遠，副使賀銳，僉事王疇，潘鵬，都指揮同知馬驥，許清，都指揮僉事白昂，守備南贛都指揮僉文，鄭文，并脅從用事參政王綸，及據先被脅從令赴九江用事僉事師夔，先被脅從賊敗脫走鎮守太監王宏，各投送到臣。照得先因甯王宸濠於六月十四日殺害巡撫右副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遠，將各官綁縛追殺，時臣奉命福建勘事，行至豐城聞變，顧惟地方之責，雖職各有專，而亂賊之討，實義不容避。遂連夜奔還吉安，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調集南贛等府軍兵，捐軀進剿。至七月二十日，攻破省城，搗其巢穴，隨有被脅在城，右布政使胡濂，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僉事王紀，各投首到臣。彼時軍務方殷，暫將各官省候，督兵擒獲宸濠，并逆黨李士實，劉吉，凌十一等，臣已先後具本奏報去後。本年八月二十三日，會集知府伍文定等，將各事情逐一研審，得布政梁宸等，各執稱本年六月十三日，寧王生日，延待各官酒席，次日進府謝酒，不期寧王謀逆，喝令官校多人將前各官并先存後監。故戶部公差主事馬思聰，參議黃宏，原任參議今陞陝西參政楊學禮等，俱各背綁要殺，當將孫都御史許副使押出斬首，其餘各官俱袒簪發儀衛司等處監禁。王綸留府用事，知府鄭璫先被寧王誣奏見監，按察司瑞州府知府宋以方緣事在省，本日俱拏監儀衛司，差人將各衙門印信搜奪入府。後參議黃宏，主事馬思聰各不食相繼在監身故。寧王差人入監，疎放各官袒簪，王疇鄭璫二人不放。本月二十一日，將梁宸胡濂劉斐賀銳各放回本司。本日寧王傳檄各處，令人寫成布政司咨呈備云，檄文轉呈府部，自將搜去印信印使付與梁宸，僉押梁宸不合畏死，聽從僉押訖。本月二十三日，寧王告廟出師祭旗，加授王綸贊理軍務，與劉吉等同領兵，王綸不合畏死聽從。本日又差柴內官等帶領人衆，將兩司庫內官銀鎗搬入府，梁宸賀銳在司署印，不合畏死，不行阻當。本日將楊璋

仍拘儀衛司各官改監湖東道。本月二十六七日，寤王差儀賓李琳等將伊收積米穀給散省城軍民以邀人心，著令程杲、潘鵬監放，各不合畏死，到彼看放。二十七日，寤王因先遣承奉屠欽等帶領賊兵往攻南京，各賊屯割翻陽湖上，久候寤王不出，自行攻破南康、九江，掠取財物，一府人民走散。寤王要得招撫以收人心，押令師夔前去曉諭，不合畏死，往彼安撫。本月二十八日，甯王因要起程往取南京，恐省城變動，欲結人心，又差僞千戶朱鎮送銀五百兩與布政司，梁宸、胡濂、劉斐、程杲許效廉，各不合畏死，暫收入已。又將銀七百兩送_七察司楊璋、唐錦、賀銳、王疇、師夔、潘鵬、賴鳳，亦不合畏死，暫收入已。又押令劉斐、王玘、替伊巡守，并押令許效廉、賴鳳、替伊接管放糧，各不合畏死，守城放米。七月初一日，差人將胡濂、唐錦送還本司，楊學禮_以令之任，將梁宸、程杲、楊璋、賀銳、王疇、潘鵬、馬驥、許清、白昂、鄭文、鄭瓚，宋以方脅拘上船，隨行分投差撥儀賓等官張嵩等帶領，舍校看守。又將銀二百兩，差僞千戶吳景賢分送梁宸、胡濂、劉斐、許效廉等，及差高銳送銀三百兩，分送楊璋、唐錦、賀銳、師夔、潘鵬、賴鳳，各又不合畏死，暫收入已。本月初八日，至安慶，見攻城不克，因潘鵬係安慶人，差今逃引禮、白泓押同潘鵬，不合畏死聽從，資捧檄文，到彼招降。本月十五日，寤王因聞提督王都御史兵將至省，回兵歸救省城，行至鄱陽湖地方，屢戰屢敗。至二十六日早，蒙大兵突至，寤王被擒，各官因得脫走前來，知府宋以方不知存亡等因。隨據布按二司呈開，布政司梁宸、胡濂、劉斐、程杲、許效廉，按察使楊璋、唐錦、賀銳、王疇、師夔、潘鵬、賴鳳，各今家人首送前銀，各在本司貯庫等因，尤恐不的，吊取見監擒獲逆黨劉吉、屠欽、凌十一等，各供稱相同，爲照參政王綸脅受贊理，僉事潘鵬、師夔被脅招降撫民，情罪尤重。王綸、師夔、又該直隸湖廣撫按等衙門各具本參奏，知府鄭瓚，已經別案問結奏請，俱合候命下之日，遵奉另行外，參照布政梁宸、參政劉斐、程杲、議許效廉、副使賀銳、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或行咨撫守，或盤庫放糧，勢雖由於迫脅，事已涉於順從。鎮守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布政胡濂、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僉事王疇、都指揮馬驥、許清、白昂、鄭文，或被拘於城內，或脅隨於舟中，事雖涉於順從，勢實由於迫脅。以上各官，甘被囚虜。

而不能死，忍受賊賄，而不敢拒，責以人臣守身之節，皆已不能無虧，就其情罪輕重而言，尚亦不能無等。伏願皇上大奮乾剛，取其罪犯之顯暴者，明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酌其心迹之堪憫者，量加黜謫，以存罪疑惟輕之仁，庶幾奸諛知警，國憲可明。

處置府縣從逆官員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日，該臣與舉義兵，勦除逆賊，攻開省城，本日進城之後，隨據都布按三司首領等官邢濬等、南昌府等衙門同知等官何維周等，各投首到臣。于時逆賊未獲，軍務方設，暫將各官省候。本月二十六日，宸濠就縛，逆黨盡擒，除已奏報去後，隨拘邢濬等到官，審得各供稱本年六月十四日，寧王謀反，將鎮巡三司等官俱各被綁脅，當將孫都御史許副使殺害，隨差人將南昌府同知何維周、通判張元澄、檢校曹楫、南昌縣知縣陳大道、縣丞王儒、新建縣知縣鄭公奇、南浦驛驛丞王洪、南浦遞運所大使張秀、俱拿紐錄發監儀衛司，隨將各官行李并各掌印俱搜檢入府。彼有邢濬與本司都事翟瓚、檢校董俊、理問張裕、案牘陳學、司獄張遠、廣濟庫大使胡玉、副使姚麟、織染局大使秦尙夔、副使戴璣、按察司經歷尹鵬、知事張樹、照磨雷燮、都指揮使司斷事章璠、吏目周鶴、司獄沈海、南昌前衛署指揮僉事夏繼春、經歷周孟禮、鎮撫使呂昇、正副千戶徐賢、鄭春、張斌、傅英、唐榮、杜昂、李瀚、陳倬、姚鉞、吳耀、百戶徐隆、陳韜、張綱、王春、龔昇、陳詔、馮淮、黃鑑、李欽、梅樗、茹富、陳瓚、王昇、呂輔、趙昂、董鈺、姚芳、劉璠、李琇、李祥、陸奇、南昌府儒學訓導張桓、瞿雲、汪潭、稅課司大使楊純、廣濟倉大使左儀、副使王大本、李譜、守支大使卓文正、陳琳、副使鄧謬、李彬、南昌縣主簿張譽、典史方汝實、儒學訓導達賓、新建縣縣丞劉萬鍾、主簿熊辟、典史楊儒、儒學訓導區資、金清，俱各聞風逃躲，不曾被拏，後寧王臨行，將何維周等釋放，又將知事張澍拘拏上船，至今未知存亡。本年七月二十日，蒙大兵征勦，攻入省城，邢濬等方得奔走軍門投首等因。據此除將各官羈候，其鎮巡并三司堂上官南昌府知府另已參奏外，參照邢濬等被執不死，全無仗節之忠，聞變卽逃，莫知討賊之義，俱合重罪。但

責任既輕，賊勢復盛，力難設施，情可矜憫，合無行撫按衙門依律問擬，以爲將來之戒，惟復別有定奪。

收復九江南康參失事官員疏 十四年九月初十日

據委官江西撫州府知府陳槐、饒州府知府林城、建昌府知府曾璵、廣信府知府周朝佐，各呈先因寧王謀反，奉臣案驗備行各府起兵擒勦，各遵依先後會集市汊等處，刻期破城之後，又奉臣牌照得九江南康二府先被寧王攻破，分留逆黨據守城池，西扼湖兵之應援，南遏我師之追躡，仰賴宗社威靈，幸已克復省城。除遣知府伍文定、刑部胡鍾戴、德孺分布哨道，邀擊寧賊，務在得獲，所據逆黨占據府縣，應合分兵勦復，俾仰知府陳槐、林城前去九江，會理周朝佐前去南康，相機行事，務要攻復城池，以扼賊人之咽喉，平靖反側，以剪逆黨之羽翼。居民人等不幸被脅，或因而逃竄者，就行出給告示，分投撫諭，使各回生理，務將人民加意賑恤，激以忠義，撫以寬仁，權舉有司之職，以理庶事，查處倉庫之積，以足軍資。一面分兵邀誘寧賊，毋令東下，仍備查各官棄城逃走，致賊焚掠屠戮之故，具由回報，以憑參拏究治等因。依奉陳槐選帶知縣譚籍、杜民表等各兵快一千餘名，由水路分哨勦賊。十月二十四日，寧賊回援省城，舟至鄱陽湖等處，與吉贛等官兵相遇大戰，職等各行領兵，連日在湖策應，與賊對敵。撫州府官兵擒斬賊犯共二百九十餘名，贛州府擒斬賊犯共五百餘名，南昌府擒斬賊犯共四百八十餘名，廣信府擒斬賊犯共五百餘名，陸績各解本院，轉送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處覈實處決，審發訖。各官隨各統兵直至九江南康府地方，照臣牌內行事，知府陳槐、林城呈稱：先該九江兵備副使曹雷，同該府知府汪穎等，亦行督發瑞昌等縣兵快，與同九江衛掌印指揮劉勳等，收召操軍前來，聲復城池，被賊探知官兵齊集，先行望風逃遁，九江軍兵至城守割，仍又分兵追至湖口等處，勦殺黨賊職等入城，撫回逃竄男婦萬餘名口，復業生理。會案行拘九江府衛里老旗軍，查訪得副使曹雷，先於六月初二日帶同通判張雲鵬前往彭澤縣水次覓糧，知府汪穎先因瘧痢兼

以母病不能視事，於十五日暫將印信牒行推官陳深署掌，庫藏未經交盤。至十七日丑時，德化縣老人羅倫口報寧王謀反，殺寇巡撫等官，彼有汪穎會同陳深并劉勳等點集城內官軍機兵火夫上城照依原分南門迤東由盤石門福星門城上朶子軍衛把守，南門迤西由湓浦門至望京門城上朶子有司把守，東門把守官指揮董方等三十四員，南門把守官指揮蕭綱等二十一員，西門把守官指揮孫璋等二十員，九江門把守官指揮董方等十二員，福星北門把守官指揮李泮等十八員，共一百零五員。該衛軍人先因放操回屯數多，一時不能齊集，十八日卯時，逆黨涂承等領船二百餘隻，裝載兵至福星北門外割營，就臨城下喝叫開門，指揮李泮等不從，各賊忿怒，分兵燒燬西門外軍民房屋潯陽驛官廳等處，殺死虜來四人，臨門祭旗，隨用銃礮火槍火箭等器併力攻打，至辰時賊遂梯援上城，泮等似各逃散，被賊將鎖鑰打脫，擁入口稱省城南康等府俱已收服，巡撫等官俱各被害，官民不必逃散，只將印信來降。時汪穎陳深劉勳等俱在各門把首，因見力不能支，同德化縣知縣徐志道并前各門把守指揮千戶鎮撫及府縣儒學訓導倉場局務大小官員各懷印信，從南門逃避去訖。內九江衛左千戶白昂馬貴各遺失本所銅印一顆，隨被各賊將大盈庫銀九千一百七十兩零，德化縣寄庫銀二百六十三兩零，湖口縣寄庫銀四百五十九兩零，鈔廠寄庫銀三千餘兩，司獄囚囚重犯十二名，輕犯二十九名，廣盈倉糧米二千四百四十石零，盡行劫取釋放。又將軍器庫盔甲刀鎗刮去，共一十一萬九千二百二十四件，九江衛被賊刮去軍器二千六百三十九件，演武廳軍器一萬六百三十件，并響器八十餘件，鎮撫監賊犯蔡日奇等七名，盡行劫取釋放，及燒毀大哨船五隻，軍舍房屋七十六間，駕去大哨船二隻，小哨船十一隻，德化縣被賊將縣庫銀共三百二兩零，預備倉稻穀一萬七千二百石零，縣監輕重囚犯二十名，盡行劫放，及燒毀官民房屋七百五十九間，殺死男婦一十五名。潯陽驛被賊燒毀官廳一座，耳房二間，及站船鋪陳等物，惟指揮劉勳將兵備衙門賞功支剩銀三十兩六錢，及贓銀三十二兩，并運軍行糧折銀二十九兩六錢，收貯私家，捏開在衛被劫，事涉侵欺。及查九江府鈔廠寄庫銀兩

行拘庫子皮，廷貴等審供，侵分料銀一千一百零六兩四錢，情由在官，將各犯送府監候，拘齊未到入犯，追問回報，及奪得僉事師夔，持奉偽檄前至九江安撫，因見府衛等官，不從僞命，駕船去訖。續查得該府所屬湖口縣，於六月十七日酉時，被逆黨熊內官等押兵到縣，因無城池，知縣章玄梅等帶印暫避，縣後嶺背集兵，次日對敵，殺死逆黨魏清等，被賊殺死民快壯丁共一百二十名，殺死居民一十一名，放出縣監重囚二名，輕犯一十一名，燒毀房屋二十間，民房一千八百三十五間，本縣官庫銀兩，先已窖藏，及各衙門印信，俱各見在，止被劫去在倉米一百五十九石，在庫皮盔鏡銃弓弩三百件，鎗彈子三十二斤，及衣服靴鈔等物，并將遠近年分卷冊，俱各毀壞。彭澤縣於六月十八日卯時，被賊蜂擁上街，延燒房屋吏舍，一百餘間，並無擄掠男婦，嘗有知縣潘琨，督同巡捕官兵，守保印信，倉庫錢糧，文卷俱全。德化縣於六月十七日，被從逆護衛指揮丁綱等，統帶旗校到屯，點取軍丁，致被驚散鄉村男婦，該縣嚴督兵快人等保守城池，俱各無虞。除重復查勘明白，將湖口彭澤二縣，被害人民，行令該府斟酌被害重輕，將見在錢糧加意賑恤，其德化縣被害之家，緣無錢可支，已行該府徑申本院，請發錢糧賑恤，使被害殘民，得以存濟，職等仍行多方撫諭，激以忠義，戒以勤儉，人皆感服遵聽，遂有更生之樂等因。又據知府曾璵周朝佐呈稱，查勘得南康府六月十六日夜，被賊船一千餘隻，衝入本府，彼有該府通判俞椿推官王詡，公出未回，知府陳霖，同知張祿，通判蔡讓，因見城池新築未完，民兵寡少，同附郭星子縣掌印佐貳并府縣儒學倉場局務等官，各帶印信，潛避廬山。賊遂入城，殺死官舍民快劉大等一十二名，被撥劫府庫金一兩五錢零，紫陽遺惠倉原貯穀一千七石零，劫放府獄重輕囚犯一百一十一名，燒毀六房卷宗黃冊，及劫掠居民房屋家財，知府陳霖等潛往各鄉集兵，陸續擒斬賊犯共二百三十餘名，至二十七日，餘賊五百餘人，奔來河下，知府陳霖，同州縣各官督兵擒斬賊犯一百餘名，適遇委官知府曾璵，周朝佐，各帶官兵，自王家渡一路追賊到府，協力勦殺，各起餘賊，又擒殺賊共三百三十餘名，各解審訖。查得星子縣知縣王淵之，被賊追跌，致死，署印縣丞曹時，中當將印信付與吏熊正，背負同主簿

楊本祿俱入廬山，曹時中逃躲不知去向，兵快胡碧玉等五名，被賊殺死，及劫虜居民男婦徐仲德等五十八名口，焚燒房屋，并劫掠居民共五百三十六人家，劫放獄囚弓正道等四十四名，縣廊庫銀九十七兩零，及贓物鈔貫俱被劫去，止有銀二百一十三兩四錢八分，係庫子戴汝洩收藏，回家首出還官，陸續擒獲賊犯顏濟等二十名，又奪得郡昌縣原無城池，聞賊入境，署印主簿王鼎、典史王仲祥，率兵迎敵，保守倉庫，俱不曾被劫，被賊殺死淳兵、兵快居民段容等三十一名，焚燒劫掠居民共一千二百一十六家，又查建昌縣原無城池，逆黨儀賓、李世英等帶領賊兵三百餘名來縣，知縣方鐸、縣丞錢惠、主簿王鉞、同儒學教諭唐汝等，見勢不敵，各帶印信潛避，集兵當被李世英將獄禁囚犯熊澄等八十四名，盡行劫放，並無劫掠焚燒倉庫錢糧，官民房屋，隨被方鐸、陸績擒獲，李世英等一百七十五名口，解報訖。又查訪勘得安義縣新創城池未完，被逆黨旗校、火信等，領兵到縣，將官廳燒毀三間，六房文卷俱被棄毀，知縣王軾，因見賊勢衆多，退避集兵，主簿董國宣，因男董茂隆投入寧府，懼罪逃走，儒學訓導陳仕端等，亦隨縣官避出，其倉庫獄禁居民房屋，俱不曾被焚劫，王軾同各官前後領兵擒斬賊共一千餘名，願轉解訖，撫回南康府各屬縣，復業逃民一萬二千四百餘家，遵奉通行各屬，暫令管事及賑恤事宜，另行申請等因。各呈到稱，會同各官訪勘相同，臣等議得九江南康府衛所縣大小官員均有守土之寄，俱犯失事之律，欲將各官通革管事待罪，緣地方殘破之餘，又係朝覲年分，無官可委，更代姑從權宜，暫行管事，其各府縣被害人民，并缺乏軍資，已於先取，見在錢糧內，量數查發，前去賑給外，參照九江地方，當水陸之衝，據湖湘之要，朝廷以其控帶南折，屏蔽江右，實爲要地，故既有府衛之守，又特爲兵備之設，其城池三面臨水，地勢四圍險固，平時守備若嚴，臨變必難驟破，各該守備官員，安於承平，寬縱軍士，雖預知賊報，而倉惶無備，及一聞賊至，而望風奔走，指揮剴勦，除監守自盜官錢外，與李泮等棄城先遁，致賊殘破，知府汪穎、推官陳深，知縣徐志道等，因見守戰無兵，亦各懷印逃難，百戶白昇等，一印不保，安望守城，副使曹雷職專兵備，防守不嚴，雖城破之日，偶幸不與，而失事之責，終爲有因，再照南康

地方固稱土瘠民稀，然亦負山阻水，雖新創之城，尙尙修築未完，而守土之職，惟當効死勿去。該府知府陳霖，同知陳祿，通判蔡讓，星子縣主簿楊永祿等，畏縮無備，逃難棄城。湖口建昌二縣，知縣章玄梅方鏗，聞賊先遁，致殘縣治。安義縣知縣王軾，賊黨在境，不知先事之圖，後雖有功，無救地方之變。彭澤縣知縣潘琨，都昌縣主簿王鼎等，印信倉庫，雖獲無虞，而都昌被賊殺死兵快彭澤被賊燒劫居民，失事之責，亦有攸歸。星子縣縣丞曹時中，安義縣主簿董國宣，一則脫逃不首，一則縱子投賊，至於各該府縣首領儒學倉場局務等官，雖無守土之責，俱有棄職之罪。以上各官，求情固有輕重，揆義俱犯憲條，雖有後獲之功，難掩先失之罪。又照近年以來，士氣不振，兵律欠嚴，蓋由姑息屢行，激厲之方不立，規利避害者獲免，委身効職者難容，是以偷靡成習，節義鮮彰，伏望皇上天奮乾剛，肅清綱紀，乞勅法司參詳情罪輕重，通將各官究治如律，雖或量功未減，亦必各示懲創，庶有作新之機，足爲將來之警。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三

別錄五 奏疏

奏疏五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內，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爲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至于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嘆，將及流離。申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學王謀反，乘釁鼓亂，傳播僞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洵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申祖宗休養生息之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况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爲亂，將若之何如蒙乞勅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皇上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緣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旨，未奉明降，隨蒙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沓至并臨，填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廝養，一應誅求，妻孥鬻於草料，骨髓竭於徵輸，當是之時，鳥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狡健者逃竄山澤，羣聚爲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於梃及極撻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與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下洶洶，如駕漏船於風

漕顛沛之中，惟懼覆溺之不暇，豈遑復顧其他爲日後之慮，憂及稅賦之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疑倉皇，恐不能爲小民請。一旦之命，豈遑爲歲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征課之未完，而暇爲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旅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移之民，聞官軍之將去，稍稍脇息，延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額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竭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徵歛，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朘其骨血，有人心者而尙忍爲之乎。今遠近軍民，號呼匍匐，訴告喧騰，求朝廷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征之令，闕然輿怨，謂臣等昔日蠲賊之言爲給已，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獨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朝廷赤子，皆嘗竭骨髓，出死力以勤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追征之，將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憤憤，諭之而益嗷嗷，甫懷收復之望，又爲流徙之圖，計窮勢迫，匿而爲奸，肆而爲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者，月無虛日，無怪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捶剝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肯閉口枵腹，坐以待死乎。今朝廷亦嘗有寬恤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寬恤賑濟，內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措置者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民則又皆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嚙肉以啖口，口未飽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剋之斃，又有漁獵之奸，民之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十九矣。故寬恤之虛文，不苦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剝其腹背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夫戶部以國計爲官，漕運以轉輸爲任，今歲額之催，交兌之促，皆其職之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皇上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憂，乞勅該部速將正德十四十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殘破尤甚者，重加

寬貸，使得漸回喘息，修復生理，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得免於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今者四十萬石，而不肯蠲，異時禍變卒起，卽出數百萬石，旣已無救於難矣。此其形迹已見事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斂，以足國用，下不能建謀設策，以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陛下速將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紓禍變。緣係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計處地方疏 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臣惟財者民之心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則邦寧，故文帝以賜租致富樂之效，太宗以裕民成給足之風，君民一體，古今同符。臣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議，照寧賊宸濠志窮荒度，肆謀併吞，其於民間田地，山塘房屋等項，或用勢強占，或減價賤買，或因官本准折，或捃別事抄收，有中之家者，一遭其毒，卽無棲身之所，有上農之田者，一中其奸，卽無用鋤之地，尤且虛填契書，以杜人言，私置簿籍，以增租額，利歸一己，害及萬家。故先有副使胡世寧直言指陳，續該科道等官，交章舉發，言皆有據，事非無徵。近奉詔書曰：「宸濠天性凶惡，自作不靖，強奪官民田產，動以萬計。」則陛下明以燭姦，深知宸濠田產皆奪諸百姓者也。又曰：「占奪田產，悉還本主。」則陛下仁以憫下，盡欲舉百姓之田產而給還之也。聖言猶在，昭如日星，國信不移，堅如金石。始者宸濠既敗，該臣等已行，守巡等官，將該府及各賊黨田地房屋，許令府縣等官，俱抄沒在官，造報在冊矣。但委官查勘之時，正事變搶攘之際，業主驚散，俱未寧家，上司督責，急欲了事，依契溷查，憑人浪報，多寡是較，占買未分明，詔雖有給主之條，小民猶抱失業之恨，昔之居不得而居也，昔之田不得而食也，澤未下究，怨徒上歸，况屋無主，則毀地不耕，則荒，故兵馬之後，瓦柱僅存，田野之間，草萊漸長，兼以勢室豪強，恣行包侵之計，奸徒私竊，動開埋沒之端，及今審處不早，將來遺失益多，再照前項田產，多在南昌、新建二縣，受害獨深，人人被其誅求，家家被其檢括，且賊師起事，

抄掠尤慘，官兵被圍，傷殘未蘇，財盡已極，民因莫加。查得二縣額派，兌軍淮安，京庫三項，糧米共十一萬九千石有零。淮益二府祿米，共四千二石，節奏寬免，未奉停徵。運官守催，旗校逼取，勢急若火，案積如山，民納不前，官宜爲處，及照一方之統會，在於省城各府之錢糧，併於司庫，查得本布政司官庫，先被賊兵劫搶，繼因軍餉動支，官吏徒守乎空櫃，紙筆亦賒于鋪家，大兵必有荒年，民窮必有盜賊，萬一變生無常，釁起不測，則寸兵尺鏡，皆無所需，東芻斗糧，亦不能辦，公私失恃，緩急可憂。再照省城各門城樓窩鋪，及諸司衙門，先是王府占據，多屬疎隘，近因兵火蔓延，半遭蕩焚，夫城樓者，一方防禦之所關，衙門者，諸司政令之所出，託始創新，固無民力，因陋就簡，見有官房如蒙乞，勅該部查議，將前項抄沒過事府及各賊黨下田地山塘房屋等項，行令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各掌印官，及分守分巡官，并府縣官，從實復行，查勘明白，委係占奪百姓者，遵照 詔書內事理，給還本主管業，及將於內官房酌量移改，城樓窩鋪衙門，餘外無碍田地山塘房屋，仍令各官公同，照依時估變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外，有羨餘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仍禁約勢豪之家，不得用強占買，各委官亦不得畏勢市恩，致招物議，凡撥給變賣事情，若有勢豪強占強買，及委官畏勢市恩，各情弊，許撫按衙門指實糾勅，懲究施行。事完該司將各項數目，徑自造冊奏報，并呈該部查考，是蓋以百姓之業，納百姓之糧，以地方之財，還地方之用，民沾惠而國不費，事就緒而財不傷，書曰：「守邦在衆。」易曰：「聚人曰財。」惟 陛下留意焉。緣係計處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請 旨。

水災自勅疏 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臣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者，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臣以匪才，繆膺江西巡撫之寄，今且數月，曾未能有分毫及民之政，而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日益匱，災變日興，禍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張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郡，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鱉

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潰城決隄，千里爲壑，烟火斷絕，惟聞哭聲，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來所未有也！除行各該司府州縣，修省踏勘具奏外，夫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政不自弊，因官而作，官之失職，臣實其端，何所逃罪？夫以江西之民，遭歷宸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因之以旱荒，繼之以師旅，遂使豐稔連年，曲加賑恤，尙恐生理未易完復，今又重以非常之災，危亟若此，當是之時，雖使稷契爲牧，周召作監，亦恐計未有措，况病廢昏劣如臣之尤者，而畀之，偃然坐尸其間，譬使盲夫駕敗舟於顛風巨海，而責之以濟險，不待智者知其覆溺無所矣。又况部使之催徵益急，意外之誅求未已，在昔一方被災，隣省尙有接濟之望，今湖湘連歲兵荒，閩粵頻年旱潦，兩廣之征剿未息，南畿之供餽日窮，淮徐以北，山東河南之間，聞亦饑饉相屬，由此言之，自全之策，旣無所施，而四鄰之濟，又已絕望，悠悠蒼天，誰任其咎，靜言思究，臣罪實多，何者，宸濠之變，臣在接境，不能圖於未形，致令猖突，震驚遠邇，乃勢聖駕親征，師徒暴於原野，百姓殆於道路，朝廷之政令，因而闕隔，四方之困憊，由是日深，臣之大罪一也。徒避形迹之嫌，苟爲自全之計，隱忍觀望，幸而脫禍，不能直言極諫，以悟主聽，臣之大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爲忠，而不知日陷於有過，徒以變更遷就爲權，而不知日紊於舊章，徒以掇拾羅織爲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徒以聚歛征索爲計，而不知日積小民之怨，此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裨於國，下不能有濟於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臣之大罪四也。且臣憂悸之餘，百病交作，屈羸衰眊，視息僅存，以前四者之罪，人臣有一於此，亦足以召災而致變，况備而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下民之憤，而致災沴之集，又何疑乎？伏惟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卽以臣爲顯戮，彰大罰於天下，臣雖隕首，亦云幸也。卽不以之爲顯戮，削其祿秩，黜還田里，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因可息，人怒可泄，天變可弭，而臣亦死無所憾。

重上江西捷音疏

十五年七月十七日遵奉

大將軍鈞帖

照得先因宸濠圖危

宗社，與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勦間，蒙

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

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鈞帖欽奉制敕內開一遇有警務要互相傳報彼此通知設伏勦捕務俾地方寧靖軍民安堵蒙此臣看得宸濠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會計一應解留糧糈支給糧餉造作軍器戰船奏留回任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致仕都御史王懋中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刑部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御史張鼐山先任瀾江僉事今赴部調用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軍門參謀驛丞王思季中致仕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繼聞住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七月初二日宸濠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屬其心腹宗支郡王儀賓內官并僞授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江西省城而日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各郡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嚴督知府等官伍文定等各領兵於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伍文定等政廣閩等七門是日得報宸濠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臣遣知縣劉守緒等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十九日申布朝廷之威再暴宸濠之惡約諸將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我兵四面驟集遂破江西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樞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宸濠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散釋脅從搜獲原被劫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三司符從布政使胡濂參政劉斐參議許劼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珮等皆自首投降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宸濠向往相機擒勦二十二日臣等駐兵省城督同知府伍文定等各領兵分道並進擊其不意都指揮余恩領兵往來湖上誘致賊兵知府等官陳槐等各領兵四面埋伏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宸濠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二十四日早賊兵鼓噪乘風而前逼黃家渡臣督各兵四面擊賊遂大潰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萬數二十五日又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宸濠舟宸濠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二十六日臣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四面兜集火及宸濠副舟衆逐奔敗宸濠與其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宸濠并其世子郡王

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尙書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賈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羅瑄丁贖王春吳十三秦榮葛江劉勤何鏗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曾從大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杲布政梁宸都指揮鄭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落水死者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十餘里，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二十七日戰樵舍等處，又復擒斬千餘，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知府陳槐等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除將宸濠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僞授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尙書都督都指揮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脅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勦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陞賞激勸。欽此。及准兵部咨，爲飛報賊情事，該本部題稱，合無本部通行，申明今後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如有仍前矇矓隱蔽，不即申報，以致聚衆滋蔓，貽害地方，從重參究，決不輕貸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前來。又蒙欽差總督軍門發遣太監張永前到江西，查勘宸濠反叛事情，安邊伯朱泰太監張忠左都督朱暉各領兵亦到南京，江西征勦蒙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承統率六師奉天征討，及統提督等官司禮監太監魏彬平虜伯朱彬等，并督理糧餉兵部左侍郎等官，王憲等亦各繼至南京，臣續又節該奉勅，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悞。欽此。俱經欽遵外，臣竊照宸濠恣淫奸暴，腥穢彰聞，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而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略之所致也。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臨陳

槐曾璵林城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陞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喬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容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顧祿萬士賢馬津等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共收全功其伍文定邢珣徐鐵戴德孺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鼐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喬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縡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難得伏望 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緣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請 旨。

四乞省葬疏 十五年閏八月二十日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准近者奉 命扶疾赴闕意圖了事卽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月之前亦已具 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府反叛此係 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闔省巡撫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爲牽制攻討之圖俟 命帥之至卽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爲訣每一號痛割裂昏殞日加疔瘡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墓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臥苦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略爲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 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 國難亦望 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烏鳥之痛臣之感 恩死且圖報搶攘哀控不知所云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卽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勦殺氣節可嘉已有 旨著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除欽遵外近照寧王逆黨皆已仰賴 皇上神武廟堂成算悉就擒獲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室家相慶得免徵調之苦復有更生之樂莫不感激 洪恩沾被德澤獨臣以父

病日深，母喪未葬之故，日夜哀苦，憂疾轉劇，犬馬驅馳之勞，不足齒錄，而烏鳥迫切之情，實可矜憫。已蒙前旨，許待賊平之日來說，故敢不避斧鉞，復申前請，伏望皇上仁覆曲成，容臣暫歸田里，一省父病，經紀葬事，臣不勝苦切祈望之至等因。又經具本於正德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差舍人來儀齋奏去後，迄今已踰八月，未奉明旨，臣且暮惶惶，延頸以待，內積悲痛之鬱，外遭窘局之苦，新患交乘，舊病彌篤，方寸既亂，神氣益昏，目眩耳聾，一切世事，皆如夢寐，今雖抑情強處，不過閉門伏枕，呻吟喘息而已，豈能供職盡分爲陛下巡撫一方乎？夫人臣竭忠委命，以赴國事，及事之定，乃故使之不得一省其親之疾，是沮義士之志，而傷孝子之心也。且陛下既以許之，又復拘之，亦何以信於後？臣素貪戀官爵，志在進取，亦非高潔獨行，甘心寂寞者，徒以疾患纏體，哀苦切心，不得已而爲此，今亦未敢便求休退，惟乞暫回田里，一省父疾，經營母葬，臣亦因得就醫調理，少延喘息，苟情事稍伸，病不至甚，卽當奔走赴闕，終効犬馬，昔人所謂報劉之日短，盡忠於陛下之日長也。臣不勝哀痛號呼懇切控額之至。具本又於正德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差舍人王鼎齋奏去後，迄今復六月，未奉明旨，臣之痛苦，刻骨剜心，憂病纏結，與死爲鄰，已無足論，而臣父衰疾日亟，呻吟牀蓆，思臣一見晝夜涕洟，每得家書，號慟顛殞，蘇而復絕。夫虎狼惡獸，尙知父子，烏鳥微禽，猶懷反哺，今臣父病狼狽至此，惟欲望臣一歸，而臣乃依依貪戀官爵，未能決然逃去，是禽獸之不若，何以立身於天地乎？夫人之大倫，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事君以忠，事父以孝，不忠不孝，爲天下之大戮，縱復幸免，國憲然既辱於禽獸，則生不如死，臣之歸省父疾，在朝廷視之，則一人之私情，自臣身言之，則一生之大節，往者寧藩之變，臣時欲歸省父疾，然宗社危急，呼吸之間，存亡攸係，故臣捐九族之誅，委身以死，國難時則臣君之義爲重，今國難已平，兵戈已息，臣待罪巡撫，不過素餐尸位，以苟歲月，而臣父又衰老病篤，若此尙爾貪戀祿位而不去，此尙可以爲子乎？不可以爲子者，尙可以爲臣乎？臣今待罪巡撫，若不請而逃，竊恐傳聞遠邇，驚駭視聽，夫人臣死君之難，則捐其九族之誅而不恤，至其急父之危，則亦捐其一身之戮而不顧，今復候命不

至，臣必冒死逃歸，若朝廷憫其前後懇迫之請，赦而不戮，臣死且圖啣結，若遂正以國典，臣獲一見老父而死，亦瞑目於地下矣。臣不勝痛隕苦切號控哀祈之至，除冒死一面，移疾舟次，沿途問醫，待罪候命外，緣係四乞天恩，歸省父疾，回籍待罪事理，爲此具本奏聞。

開裕軍前用過錢糧疏 十五年九月初四日

照得先因寧王變亂，該臣備行南贛等府，起調各項官軍兵快人等，追勦，合用糧餉等項，就仰聽將在官錢糧支給間，隨據吉安府申爲處置軍餉事開稱，動調兵快數萬，本府錢糧數少，乞爲急處等情，已經通行各府，速將見貯不拘何項錢糧，以三分爲率，內將二分解赴軍前接濟，外續爲地方事，臣又看得各處軍兵雖已起調，但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誠恐兵力不敷，未免誤事，又行牌仰各該官司，即選父子鄉兵在官操練，聽將官錢支作口糧，候臣另有明文一至，隨即啓行去後。續照前項首惡，并其謀黨，俱已擒斬，原調各處軍兵久已散歸，就經備行江西布政司，通將各府州縣自用兵日起，至於掣兵日止，用過一應在官錢糧等項，逐一查明造報，以憑施行，未報查催間，又據江西按察司呈爲緊急軍情事，開稱先准江西布政司照會，正德十四年十月初一日，該蒙戶部員外郎黃著案驗，內開蒙本部題奉欽依，差在軍前整理糧草，今照各哨官軍俱集江西省城，又聞聖駕亦將征討，跟隨官軍未知數目，駐劄月日未知久近，所有糧料草束，合仰備行本司掌印等官，從長設法處置，或支動在官銀兩，選委能幹官員，趁早多買糧草，預備支應，庶無失誤等因到司。彼時巡按御史唐龍未到，本院押解造犯宸濠等，在途查得江西省城司府及南新二縣并南康二府庫藏，俱被寧賊搶劫空虛，無從措置，誠恐臨期失誤，就經會同江西布政司一面議借軍門發候解京贖銀，及南昌府縣追到官本等銀，給發委官汪憲等各領買辦糧草供應。一面議將各府派銀接濟，緣由會呈本院，奉批俱准議，造冊繳報查考等因。依奉除南康九江南昌三府縣殘破未派，備行撫州等十府，勦支在官銀兩接濟，續因起解首惡宸濠等，并逆黨宮眷等項，及補還原借解京贖銀官本等

銀緊急，又經會呈議行各該府縣，暫借在官銀兩，前來應濟，共計用過銀九千七百七十一兩四錢，其餘見存銀兩，俱係該解之數，悉行各府差人領回，聽其收解外，呈乞施行等因到臣。看得所呈前項供應糧料買辦草料，及自臣起兵以來費用過錢糧，中間多係京庫折銀及兌准糧米等項，俱係支給賞勞兵快人等，及供應北來官軍并犒賑軍民緊急支用，計出無聊，事非得已，別無浪費分文。據法似應措補，但今兵荒殘破之餘，庫藏無不空虛，小民無不凋敝，遠近人情洶洶，方求公帑賑濟，若復派補，必致變生不測。其聽解賊贓官本等銀，實係寧賊搶劫官庫積蓄，刻剝小民脂膏，相應存留，以紓困竭。今又盡數解京，地方空匱，委果已極。查得各處用兵請給內帑，或借別省錢糧接濟，邇者寧賊非常之變，事起倉卒，雖欲請給內帑，勢有不及。後蒙該部議准許於廣東寧餉銀內支取十萬，隨幸賊勢平定，前項准借銀兩亦遂停止，分毫不曾取用，伏望皇上憫念地方師旅饑饉之餘，民窮財盡，困苦已極，近又加以水災爲患，流離益甚，乞勅該部查照，轉行江西布按二司，將自用兵以來支取費用過各該府縣京庫折銀及兌准糧米等項，通行查明，各計若干，照數開豁，免行追補，仍行備造文冊，繳部查考，庶軍民得以少蘇，而地方可免於意外之虞矣。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准布政使陳策等咨，照得正德十四年稅糧，先准參議周文光奉戶部勘合派屬徵解，隨因聖駕南巡，各府州縣官俱集省城聽用，前項錢糧不暇追徵。正德十五年正月初二日，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案驗，爲乞救兵燹窮民，以固邦本，事該巡撫蘇松都御史李充嗣題稱，江西變亂，南昌、南康、九江等府首被燒劫，其餘府縣大軍臨省，供應浩繁，要將該年稅糧盡行停免等因，備行分守南昌五道，勘議得南昌府南新二縣被害深重，應免糧差三年，其餘州縣并瑞州等一十二府屬縣，俱應免糧差二年，回報到司，即轉呈本院具題外，本年二月內續蒙欽差戶部員外郎龍誥案驗，爲償運糧儲事，備行本司督催該年兌准錢糧交兌，遵依節行催徵間，本

年三月初五日，隨准漕運衙門照劄坐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每石連耗折銀七錢，備行作急徵完起運。本月二十八日，又蒙撫按衙門案驗爲地方極疲速賜恩恤，以安邦本。事該南京工科給事中王紀等奏奉欽依，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係小民施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欽遵通行。又蒙員外郎龍誥案牌將糧里嚴加杖併，急如星火，小民紛紛援例，赴司告給，呈蒙撫按衙門批行本司給示曉諭，納糧人戶先將兌軍徵解，小民方肯完納，轉行參議魏彥昭督運，續因本官去任，又經呈批參政邢珣暫管督兌。本官於五月二十日徧歷催償，通將徵完本色米八萬石兌完起運，訖其折色銀兩，催據廣信等府屬縣陸續徵解，近於十一月十三等日抄奉漕運衙門照劄備行本司將兌運折色銀三十四萬三千兩務要徵完足數，差官協同運官解部等因，依奉通行。外今照該年稅糧，委因事變兵荒經理不前，及專管提督官員更代不常，况奉部院明文徵免不一，小民不服輸納，官府掣肘難行，因而稽延，若不預將前情轉達，誠恐查究罪及未便等因，備呈到臣。竊照江西錢糧，小民所以不肯輸納，與有司所以難於追徵者，其故各有三：而究其罪歸則責實在臣，何者？宸濠之叛，首以偽檄除租要結人心，臣時起兵旁郡，恐其扇惑，即時移文遠近，宣布朝廷恩德，蠲其租賦，許以奏免，諭以君臣之分，激其忠義之心，百姓丁壯出戰，老弱居守，旣而旱災益熾，民困益迫，然而小民不卽離散者，以臣旣爲奏請，雖明旨未下，皆謂朝廷必能免其租稅，尙可忍死以待也。夫危急之際，則啗之免租以竭其死力，事平之後，又罔民而刻取之，人懷怨忿不平，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一也。及宸濠之亂稍定，而大軍隨至，供饋愈煩，誅求愈急，其顛連困踣之狀，臣於前奏已略言之，百姓不任其苦，強者竄而爲寇，弱者匿而爲奸，繼而水災助禍，千里之民皆爲魚鱗，號哭載途，喧騰求賑。其時臣等旣無帑藏之儲，又無倉廩可發，所以綏勞撫定之者，更無別計，惟以奏免租稅爲言，百姓睜睛胥議，謂命在旦夕，不能救我，而徒曰免稅免稅，豈可待邪？蓋其心以爲免稅已不待言，尙恨其無以賑之也。已而旣不能賑，又從而追納之，人怨益深，不平愈甚，此其不肯輸納之

故二也。當大軍之駐省，臣等趨走奔命，日不暇給，亦以爲既有前奏，則賦稅必在所免，不復申請。其時巡撫蘇松等處都御史李充嗣奏稱：江西首被宸濠之害，乞將該年稅糧軍需等項，俱行停免。該戶部覆題奉 聖旨是：各被害地方，着撫按官嚴督所屬用心設法賑濟。欽此。又該給事中王紀奏：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委的疲困已極，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係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欽此。俱欽遵。該部備咨前來，臣等正苦百姓嗷嗷，咨文一至，如解倒懸，即時宣布百姓聞之，歡聲雷動，遞相傳告，旦夕之間，深山窮谷，無不畢達。自是而後，堅守獨免之說，雖部使督臨，或遣人下鄉催促，小民悉以爲詐妄，羣起而驅縛之。催徵之令不復可行，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三也。郡縣之官親見百姓之困苦，又當震蕩顛危之日，懼其爲變，其始惟恐百姓不信免租之說，指天畫地，誓以必不食言。既而時事稍平，則盡反其說而徵之，固已不能出諸其口矣。况從而鞭笞捶撻之，其遽忍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一也。三司各官舊者既被驅脅，新者陸續而至，至則正當擾攘，分投供應，四出送迎，官離其職，吏失其守，糾結紛拏，事無專責，如羣手雜線於亂絲之中，東牽西絆，莫知端緒。既而部使驟臨，欲於旬月之間，督併完集，神輸鬼運，有不能矣。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二也。夫背信而行，勢已不順，若使民間尚有可徵之粟，必不得已，剗剗而取之，忍心者尙或能辦也；而民之瘡痍已極矣，實無可輸之物矣。別夫離婦棄子鬻女，有耳者不忍聞，有目者不忍睹也。如是而必欲驅之死地，其將可行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三也。夫小民之不肯輸納，既如彼，而有司之難於追徵，又如此，後值部使身臨坐併，急於風火，百姓怨謗紛騰，洶洶思亂，復如將潰之隄，臣於其時慮恐變生不測，謂各官與其激成地方之禍，無益。國事，身膏草野以貽 朝廷之憂，孰若姑靖地方，寧以一身當遲慢之戮乎？因諭各官追徵毋急，以紓民怨，各官內迫於部使，外窘於窮民，上調下輯，如居顛屋之下，東撐則西頽，前支則後圯，強顏陵詬之辱，掩耳怨怒之言，身營閭閻之下，口說田野之間，曉以京儲之不可缺，諭以國計之不得已，或轉爲借貸，或教之典折，忍心於捶骨剝脂之痛，而浚其血，附目於析骸食子之慘，而責其通，共計江

西十四年分免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臣始度其勢，以爲決無可完之理，其後數月之間，亦復陸續起解完納，是皆出於意料之外，在各官誠窘局艱苦，疲瘁已極，亦可謂之勞而有功矣。今聞部使參奏，且將不免於罪，臣竊冤之。昔之人固有催科政拙，而自署下考者，亦有矯制發廩，而愿受其辜者，各官之以此獲罪，固亦其所甘心，但始之因叛亂旱荒而爲之，奏免者臣也，繼之因水災兵困而復爲申，奏者臣也，又繼之因朝廷兩有停徵賑貸之旨，而爲之宣布於衆者，亦臣也，又繼之慮恐激成禍變，而諭令各官從權緩徵者，又臣也，是各官之罪，皆臣之罪也。今使各官當遲慢之責，而臣獨幸免，臣竊恥之。夫司國計者，慮京儲之空匱，欲重徵收後期者之罪，而有罰俸降級之議，此蓋切於謀國忠於事君者之不得已也，亦豈不念江西小民之困苦，與各官之難爲哉！顧欲警衆集事，創前而戒後，固有不得不然者，正所謂救焚身之患，不遑恤毛髮之焦，攻心腹之疾，不得避針灼之苦耳。伏望皇上憫各官之罪，出於事勢之無已，特從青災肆赦之典，寬而宥之，則法雖若屈，而理亦未枉，必謂行令之始，不欲苟撓，則各官之罪實由於臣，即請貶削臣之祿秩，放還田里，以伸國議，如此則不惟情法兩得，而臣亦可以藉口江西之民，免於欺上罔下之恥矣。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緣係徵收秋糧稽遲待罪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巡撫地方疏 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臣案驗照得本院前任巡撫衙門，近遭兵火廢毀，兼以地址僻隘低窪，每遇淋雨，潢潦浸灌，見今本院在於都司貢院諸處衙門寄駐，遷徙不常，居無定止，人無定向，妨政失體，深爲未便，合行議取，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會同都按二司官從長議查省城官民沒官房屋，及革毀一應衙門，可以折修改造者，會議停當，呈來定奪，毋得違錯等因。依奉會同都指揮僉事王繼善，按察使伍文定議得前項衙門，先年建於永和門內，僻在一隅，地勢低窪，切近東湖，一遇淫雨，輒遭浸漫。近因大軍駐扎，人馬作踐，俱各倒塌，及查巡按衙門亦皆年久朽爛，傷

側俱難居住，欲擇地蓋造，緣今地方兵荒之後，取之於官則官庫空竭，欲之於民則民窮財盡，反覆思惟，無從措置。查得承奉司并織造機房各一所，係是沒官之數，俱各空閒，地勢頗高，規模頗廣，合無呈請將承奉司暫改爲都察院衙門，機房改爲巡按衙門，委官相度，趁時修理，如此則工費不繁，民力少節，實爲兩便。緣由呈詳到臣，查得先爲計處地方事，該臣會同巡按御史唐龍議奏，乞將抄沒寧府及各賊黨田地，房屋令布按二司掌印及守巡并府縣官員從實覆查，委係占奪百姓，遵照 詔書內事理，各給還本主管業，及將於內官房酌量移改城樓窩舖衙門，餘外田地山塘房屋，仍令各官公同照依時估變賣，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外，有餘羨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緣由會本具題去後，未奉 明旨。今呈前來，爲照各項衙門果已廢毀，當茲兵火之餘，民窮財盡，改創實難。今該司議將前項沒官房屋暫改，不費於官，不勞於民，工省事易，誠亦兩便，似應准議。除行該司一面委官趁時修改，暫且移駐，以便聽理，候民困旣蘇，財用充給之日，力可改創，再行議處。

勦平安義叛黨疏 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據江西按察司按察使伍文定關稱：奉臣批據南康府通判林寬、安義縣知縣熊份，奉新縣典史徐誠，呈開俱奉本院紙牌及巡按御史唐龍、朱節等計委追勦逆賊楊本榮等，依奉前後誘捕及於沿湖各處敵戰，擒斬共一百二十六名，顛并於楊子橋巢內搜獲伊原助逆領授南昌護衛中千戶所印信一顆，合就解呈。奉批仰按察司會同都布二司官將解到賊級紀錄，賊犯鞠審明白，解赴軍門，以憑遵照欽奉 勅諭事理，就行斬首示衆。有功員役分別等第，呈來給賞施行。并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批，按察司會同各掌印官審究，及將有功官役并陣亡之人查明，具招呈報，又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朱節批，看得各犯罪惡貫盈，致勤提督衙門調兵擒勦，事情重大，按察司會勘明白，中間如有事出脅從，情可矜疑者，通具呈報等因。依奉會同都指揮僉事高厚、左布政使陳策等議得賊犯楊正賢等累世窮凶，鄱湖劇患，近復從逆，幸而漏網，嘯聚劫囚，敵殺官兵，滔天之罪，遠近播聞。通判林寬等克承

方略，首事緝捕，雖有小暇，竟收成功。知縣熊价，到任甫及半月，倉卒偶當其衝，終能有備，多所擒獲。典史徐誠，奉調領兵破賊，適中機會。署都指揮僉事馮勳，鼓勇而前，賊遂奔潰。其典史周祐，陰謀散黨，隱然之蹟，未可混棄。合無呈乞鈞裁，將署都指揮僉事馮勳，通判林寬，知縣熊价，典史徐誠，俱優加精獎。林寬、熊价，仍旌其除暴安民之勞。典史周祐，另行賞賚。隨征南昌前衛千戶馬喜，新建縣縣丞黃仲仁，南昌縣主簿陳紀，安義縣主簿崔銓，建昌縣稅課局大使江象安，義縣領哨義官楊震七，協守縣治安義縣縣丞何全，典史陳恆昭，把截九里三渡南昌前衛指揮梁端，千戶周鎮，俱量行犒勞。其餘獲賊吏兵哨長保長總小甲人等，查照近日告示事理，分別等第，一一給賞。陣亡陣傷義兵程碧、程魁七等，俱各優恤其家，給賞湯藥之費。如此庶使有功者錄，而人知所勸；死事者酬，而人無所憾矣。仍行該府縣將逆賊楊正賢等妻男財產估變，價銀修築縣城，尤爲便益。緣由同查過功次文冊，關繳到司，備由轉呈到呈。簿查正德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據江西按察司副使陳槐關稱：原問犯人胡順，并楊子橋等家屬財產，通該查抄解報，呈詳已批該司查照施行，務得的實，毋致虧枉。外續據安義縣申稱：依奉獲楊子橋、妻周氏、男楊華五、華七、華八月保，并伊同居親弟楊子樓，收監起解間，十二月二十二日辰時，不期子樓未獲，男楊本榮、統集百十餘徒，各持鎗刀衝縣，當同巡捕主簿崔銓督領機兵防禦，彼賊勢勇，打入獄門，劫去楊華五等并原監楊正江、楊紹鑑及別犯胡清等一十八名，燒燬總甲張惟勝房屋，劫掠鋪戶傅甫七等貨物，隨即起集哨長陳魁四等屯兵，設法擒獲楊華五等，仍舊收監。一面追獲餘賊楊子樓等，合行申報等情。又據通判林寬呈稱：首惡楊子榮、楊華二等，照舊立案，嘯聚，批仰按察司會同各官議處。隨據該司呈稱：依奉會同署都指揮僉事王繼善、左布政使陳策副使顧應祥等議，得楊本榮等罪惡，據法即當督兵擒捕，但訪得楊姓一族，稔惡從亂者有數，若使兵及一加，未免玉石未辨。合行該縣再諭楊本榮等作急投首，庶幾楊紹鑑等之罪可辨，楊本榮之情可原。若使負固不服，即將稔惡賊黨指實，申來議處，呈詳到臣，照得本院前年駐兵省城，擒勦叛賊之後，即欲移兵撲滅逆黨楊子橋等，彼因訪得各犯親

族亦多良善連居者大兵一臨，未免玉石俱焚，方爾遲疑，當據楊子橋等自行投赴軍門，本院仰體朝廷好生之德，正欲保全一方之生靈，當即遵照詔書黃榜專理，將子橋等量加杖責，釋放回家，諭令改惡遷善，其餘黨惡，悉不根究外，後因解京逆黨劉吉陳賢等供攀不已，朝廷之意將復發兵加誅，則恐失信於下，將遂置而不問，則一般從逆之人，乃至極刑抄沒，而子橋等獨不略加懲創，亦何以警戒將來，故照舊釋其黨，從以示信，獨行拘子橋以明罰，其遷徙抄沒，亦止及於子橋一身，參朝廷之處，可謂仁至義盡矣。爲之親族黨與者，正宜感激，朝廷浩蕩再生之恩，皆宜爭出到官，輸誠効款，自相分別，洗滌其既往之愆，而顯明其維新之善，卻乃略不改創，輒敢抗逆官府，衝縣刦囚，自求誅滅，據法論情，已在必誅無赦，但念中間良善尚多，止因楊子橋同居稔惡之徒，繆以危言激誘，族黨扇惑鼓動，以至於此，恐亦非其本心，今據三司各官呈議，亦與所訪略同，准依所議，姑且未即加兵，就經批行該道守巡官先行分別善惡，令其親族素非同惡者自行告明官司，各另屯住，其被脅之人，若能投首到官，亦准免罪，有能并力擒捕首惡送官者，仍一體給賞，俱限一月之內投首輸服，若過期不出，即將各犯背叛情由備細呈來，以憑發兵勦滅，一面行仰該縣及各附近官司，整集兵快義勇，固守把截，聽候本院進止，仍備出告示，曉諭遠近，外續據通判林寬呈稱，遵照明文，密喚楊姓良善、戶丁楊庸、楊邦十五等七名到職，示以禍福，給以犒賞，着令分別良善，止捕衝縣逆賊送官，隨該楊庸等誘擒逆賊九名到縣，又獲賊犯一十七名，隨給牌面，令通縣老人分投撫諭，而各賊仍前立寨不服，續又擒獲賊犯四名，移聞官司，要搗巢穴，連夜鼓挾鄰族，約有百十餘徒，擄船奔入鄱陽湖，欲即率兵追勦，緣該縣空虛，誠恐賊計中途回鋒衝突，未可輕出，除差人飛報沿河保長，立寨防勦，一面牒府督率星子、建昌、都昌兵沿湖巡捕外，呈乞施行等因。據呈，臣會同巡按御史等官看得，賊既入湖，良善已分，正可四面合兵追勦，除行南昌守巡兵備點選兵快，就行都司馮勳統領，星夜前去跟蹤賊蹤，設法勦捕，就經批仰按察司，即便通行該道守巡官及沿湖各該官司地方保甲人等，一體集兵防勦追捕，毋令遠竄貽患。臣等又慮安義縣治單弱，恐各

賊乘虛歸劫，另行牌調奉新縣典史徐誠，選兵四百，密從間道，星夜前去該縣，會同知縣熊价，協力防勦。又行牌仰各官於九姓良善之中，挑選義勇武藝，及於沿湖諸處，起集習水壯健慣戰之人，各官身自督領，密取知因鄉導，四路爪探，或躡賊蹤，或截要路，或歸防縣治，張疑設伏，聲東擊西，一應事機，俱聽從宜施行，合用糧賞，就於司府庫內原貯軍餉銀內支給，及差官齎執令旗，令牌前去督押行事，軍兵人等，但有軍前不聽號令，及退縮逗留，侵擾良善者，遵照勅諭事理，就以軍法從事。各官俱要竭忠盡力，慎重勇果，殺賊立功，以靖地方。若畏避輕忽，致賊滋蔓，貽患地方，軍令具存，決難輕貸。完日通將擒斬功次，獲功人員等項，一併開報，以憑施行去後。今呈前因，照得臣先節該欽奉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勦殺，聽爾隨宜處置。欽此。欽遵。除將前項有功官員支兵人等，及陣亡被傷等項，俱准議於南昌府動支本院貯庫支剗軍餉銀兩，除已犒獎給賞優恤外，其未經獎犒給賞優恤者，批仰該司查照等第，逐一補給，賊屬男婦估價變賣銀兩，亦准修築該縣城垣支用，擒獲賊犯鞫問明白，仍解軍門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造冊繳報，并行巡接衙門知會外，臣等議照叛黨楊正賢等肆其凶獷之習，恃其族類之繁，稔惡一方，流劫遠近，既積有世代，比復與兵助逆，脫漏誅殄，略無悔創，乃敢攻縣劫獄，聚衆稱亂，惡貫滿盈，天怒人怨，遂爾一旦掃滅，在朝廷固猶疥癬之搔爬，在江西實亦疽癰之潰決。巡按御史唐龍、朱節、運謀監督，而按察使伍文定、布政使陳策等，相與協議贊畫，都指揮馮勳及通判林寬、知縣熊价等，又各趨事効命，并力於下，論各勞績，皆宜旌錄。臣守仁臥病待罪之餘，僅存喘息，幸賴諸臣，苟免咎愆，緣係勦平叛黨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乞便道歸省疏

臣於正德十六年六月十五日欽奉勅旨，以爾昔能勦平亂賊，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勅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欽此。欽遵。已於本月二十日馳驛起程外，竊念臣自兩年以來，四上歸省之奏，皆以親老多病，懇乞暫歸省視，實皆出於人子迫切之至情，而其時復以權姦當事，讒嫉交興，非獨臣之愚悞，無由自明。

且慮變起不測，身罹曖昧之禍，冀得因事退歸，父子苟全首領於瀛下，故其時雖以暫歸爲請，而實有終身正整之念矣。既而宗社有靈，天啓神聖，入承大統，革故鼎新，親賢任舊，向之爲讒嫉者，皆已誅斥，略盡陽德，與而公道顯，臣於斯時，固已欣然改易，其退遁之心矣。當明良之會，聖人作而萬物睹，天下之士孰不踴躍有觀光之願，而况臣之方在憂危，驟獲申雪者，若出陷穽而登之春臺，其爲喜幸感激何啻百倍，豈不欲朝發夕至，以一快其拜舞踴躍之私，歸戴向往之誠乎。顧臣父既老且病，頃遭譏搆之厄，危疑震恐，洵洵朝夕，常有父子不及相見之痛，今幸脫洗殃咎，復睹天日，父子之情，固思一見顏面，以叙其悲慘離隔之懷，以盡菽水歡欣之樂，况臣取道錢塘，迂程鄉土，止有一日，此在親交之厚，將不能已於情，而况父子天性之愛，重以連年苦切之思乎。故臣之此行，其冒罪歸省，亦情理之所必不容已者，然不以之明請於朝，而私竊行之，是欺君也。懼稽延之戮，而忍割情於所生，是忘父也。欺君者不忠，忘父者不孝，世固未有不孝於父，而能忠於其君者也。故臣敢冒罪以請，伏望皇上以孝爲治，範圍曲成，特寬稽命之誅，使臣得以少伸烏鳥之私，臣死且圖銜結，臣不勝惶懼懇切之至。

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嘉靖元年正月初十日

南京兵部尙書王守仁謹 奏爲辭免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事。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等日，節准兵部吏部咨，俱爲捷音事，節該題奉 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參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尙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前後備咨到臣，俱欽遵外。臣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竊念臣以凡庸，誤受 國恩，在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譴，先帝察其無他，隨加收錄，薦陟清顯，繆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令，後值寧藩肇變，臣時適嬰禍鋒，義當死難，不量勢力，與之犄角，賴朝廷威靈，幸無覆敗，既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臣之心事，未及自明。先帝登遐，無階控籲，乃幸天啓

神聖，陛下龍飛，開臣於覆盆之下，而照之以日月，憫惻慰勞，至勤。詔旨憐其烏鳥之情，使得歸省，推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歷常資，授以留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慰旨益勤，在昔名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而況於臣之卑鄙淺劣，亦將何以堪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懼功微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主於嘖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况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况於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然亦不敢不爲。陛下陳其實矣，寧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矣，持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之意，厭亂思治，將啓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故厥其謀而奪之魄，斯固上天之爲之也，而臣欲冒之，是叨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卒遇難，而得以從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尙書王瓊等，是皆有先事禦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者二也。變之初起，勢焰熾熾，人心疑懼，退沮，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侗、徐璉、戴德孺諸人之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瑛、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佖、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鼐、山伍希儒、謝源等，諸人臣今不能悉數，其間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雖其平日人品，或有清濁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固亦咸有捐軀効死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賞當其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睿，千戶王佐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僞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益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捷奏本內，既不敢瑣煩頌，今聞紀功文冊，復爲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難而委於溝渠，陳力効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號召之人，臣於顛沛搶攘之際，今已多不能記憶，其姓名籍貫，復有舉人冀元亨者，爲

臣勸說寧濠反爲奸黨構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讎，抱冤齋恨，實由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於冥冥之中者。夫倡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爲之指，而戮力成功，必賴於衆，則非臣一人之所能獨濟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尙多未稱，而臣獨蒙冒重爵，是襲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夫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分所當爲。况區區犬馬之微勞，又皆偶逢機會，幸而集事者，奚足以爲功乎？臣世受國恩，蓋身粉骨，亦無以報，繆當提督重任，承乏戎行，苟免繆曠，况又超擢本兵，旣已叨冒職分，且臣近年以來，憂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於世，兼之親族顛危，命在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其有，是忘己之恥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甚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爵，非敢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伏愿陛下鑒臣之辭，懇收還成命，容臣以今職終養老親，苟全餘喘於林下，以所以濫施於臣者，普於衆，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効忠赴義之臣，臣死且不朽矣，不勝受恩感激，懇切愿望之至。緣係辭免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事，理謹具本題。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嘉靖元年

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節准兵部吏部咨，節該題奉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靖，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亦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參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尙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臣聞命驚惶，竊懼功微賞重，禍敗將及，已經具本辭免去後。隨於嘉靖元年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前事，節奉聖旨，論功行賞，古今合典。詩書所載，具可考見，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以積惡深重，禍延先人，臣方莞然瘡痍，僅未

殞絕聞命悸慄魂魄散亂已而伏塊沈思臣以微勞冒膺重賞所謂叨天之功掩人之善襲下之能忍己之恥者臣於前奏已具陳之矣然而聖旨殷優獨加於臣餘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功果臣一人之所能獨辦乎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而臣以一身掠衆美而獨承之是臣擁閹朝廷之大權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已乎夫廟堂之賞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於臣所相與協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爲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爲善之報也今効宗赴義之士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而更不一言事日已遠而意日已衰誰復有爲之論列者故臣輒敢割痛忍哀冒斧鉞而控籲氣息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有所感於昔而情有所激於其中也竊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况江西諸郡縣近切剝牀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威靈以號召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何如哉然而聞臣之請即皆感激奮勵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蓋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所爲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陰奪其魄而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爲庸使其時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人者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衆議之解救而除免之乎夫下之人犯必死之難以赴義則上之人有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獨崇爵而此同事諸人者乃或賞或否或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由此言之亦何苦捐身赴義以來此嘔呶之口而自求無實之殃乎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道於衆口之誅也夫披堅執銳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猶不免於不忠之罰則容有托故推奸坐而觀望者又將何以加之今不彼之議而獨

此之察，則已過矣。昔人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爲蹊田固有責，而奪牛則已甚。今人驅牛以耕我之田，既種且獲矣，而追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太遠於人情乎？方今議者，或以某也素貪而鄙，某也素躁而狂，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廢，遠者逃潰矣。當此之時，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爲忠義之士，尙得追論其平時邪？况所謂者貪與鄙者，或出於讒嫉之口，而未皆真邪？若居常處易，選擇而使，猶不免於失人，况一時烏合之衆，而顧以此概之，其責於人終無已乎？夫考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狼之行，平時不恥於士列，而使貪使詐，軍事有所不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克敵而已，而暇逆計其他乎？當此之時，雖有禦人國門之寇，苟能効其智力以協濟吾事，亦將用之，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况乎均在士人之列，同有勤事之忠者乎？人於平居無事，扼腕而談，孰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小小利害，未必至於死也，而或有倉皇失措者有矣，又况矢石之下，劍刃之間，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夷滅之禍，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而施之，今人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可矣。縱有既往之愆，亦得以今而贖，但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隱然不可見者，賞行矣，而其人之過猶未改也，則從而行其黜謫，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顯而勸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奸警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枬醪於河水，而曰是有醪焉，亦可飲而辭也，非易牙之口，將不能辯之矣。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人臣於國家之難，凡其心之可望，力之可爲，塗肝腦而膏髓骨，皆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以此自爲之功，而邀賞於其上乎？顧臣與之同事同功，今賞積於臣，而彼有未逮，臣復抗顏直受，而不以一言是使朝廷之上，果以其功獨歸於臣，而此諸人者之績，因臣之爲蔽，而卒無以自顯於世也。且自平難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爲己斥諸權奸之所誣

構挫辱而已也。羣憎衆嫉，惟事指摘搜羅以爲快，曾未見有鳴其不平而伸其屈抑者。幸而陛下龍飛，赫然開日月之光，英賢輔翼，廓清風而鼓震電，於是陰氣始散而魍魎潛消，然而覆盆之下，尙或有未能自露者也。故臣敢不避矜誇僭妄之戮，而輒爲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鬱之情。昔漢臣趙充國破羌而歸，人有訪之謙讓功能者，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主上明言其利害，卒使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夫人之忠於國也，殺身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自矜功伐之嫌乎？臣始遇變於豐城也，蓋舉事於倉卒茫昧之中，其時豈能逆睹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之榮而爲哉？徒以事關宗社，是以不計成敗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以輸忠憤而死節，是臣之初心也。至於號告三軍，則雖激之以忠義而實歆之以爵祿，延世之榮，勵之以名節，而復動之以恩賞絢耀之美，是非敢以虛言誘之也。以爲功而克成，則此爵祿恩賞亦有國之常典，理所必有也。今臣受殊賞而衆有未逮，是臣以虛言罔誘其下，竭衆人之死而共成之，掩衆人之美而獨取之，見利忘信，始之以忠信，終之以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顏面以視其人乎？故臣之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爲榮也，所謂有重於封爵者，故不爲苟得耳。伏願陛下鑒臣之言，不以爲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爲僞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實在所薄與，則臣亦不得而獨厚，果以其賞或可厚與，則諸臣亦不得而遂薄也。江西同事諸臣，臣於前奏亦已略舉，且該部具有成冊可查，不敢復有所塵瀆。臣在衰絰憂苦之中，非可有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受恩感激，含哀冒死，戰慄惶懼，懇切祈禱之至。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四

別錄

奏疏

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疏 嘉靜六年六月

臣自正德十四年江西事平之後，身罹讒構，危疑洵洵，不保朝夕。幸遇 聖上龍飛，天開日朗，鑒臣螻蟻之忠，下詔褒揚洗滌，出臣於覆盆之下，進官對爵。召還京師，因乞便道歸省，隨蒙賜 敕遣官獎勞慰諭，錫以銀幣，犒以羊酒，臣感激 天恩，雖粉骨碎身，云何能報。不幸遭繼父喪，未獲赴闕陳謝，服滿之後，又連年病臥，喘息奄奄，苟避形迹。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迄今六年於此矣，尙未能一覩 天顏，稽首 闕廷之下，臣實瞻戴懸慕，晝夜熱中，若身在芒刺。邇者曾蒙謝 恩之召，臣之至願，惟不能即時就道，願迺病臥呻吟，徒北望感泣，神魂飛馳而已。今年六月初六日，兵部差官齋文前到，臣家內開奏奉欽依，以兩廣未靖，命臣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鏐等勸處者，臣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伏自思惟，臣於 君命之召，當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顧臣病患久積，潮熱痰嗽，日甚月深，每一發咳，必至頓絕，久始漸甦，乃者謝 恩之行，輕舟安臥，尙未敢強。又况兵甲驅勞，豈復堪任。夫委身以圖報，臣之本心也，若冒病輕出，至於憤事，死無及矣。臣又伏思兩廣之役，起於土官讎殺，比之寇賊之攻劫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尙差緩，苦處置得宜，事亦可集。姚鏐平日素稱老成慎重，一時利鈍前卻，斯亦兵家之常。要在責成，難拘速效。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是蓋忠於 陛下，將爲 國家宏仁覆久遠之圖，所以激勵鏐等，使之集謀決策，收之桑榆也。臣本書生，不習軍旅，往歲江西之役，皆偶會機宜，幸而成事，臣之才識，自視未及姚鏐。且近年以來，又多病况，茲用兵舉事，鏐等必嘗深思熟慮，得其始末條貫，中事少沮，輒以臣之庸劣參與其間，行事之際，所見或

有同異，鑲等益難展布，夫軍旅之任，在號令嚴一，賞罰信果而已，慎擇主帥，授鉞分相，當聽其所爲，臣以爲兩廣今日之事，宜專責鑲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略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無終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於民情土俗，素相諳悉，如南京工部尚書胡世寧，刑部尚書李承勳者，往代其任。夫朝廷用人，不貴其有過人之才，而貴其有事君之忠，苟無事君之忠，而徒有過人之才，則其所謂才者，僅足以濟其一己之功利，全軀保妻子而已耳。如臣之迂疏多病，徒持文墨議論，未必能濟實用者，誠宜哀其不逮，容令養疾田野，俟病痊之後，不終棄廢，或可量置閒散之地，使自得效其涓埃，則朝廷於任賢御將之體，因物曲成之仁，道並行而不相背矣。臣不敢苟冒任使，以欺國事，不勝感 恩激義，懇切祈望之至。

赴任謝 恩遂陳庸見疏 六年十二月初一日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 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重寄，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以誤 國事，具本辭免。過蒙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鑲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選差官鋪馬，襄賚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兵部移咨到臣，捧讀感泣，莫知攸措，伏念世受 國恩，粉骨齑骸，亦無能報，又况遭逢 明聖，溫旨勤拳，若是何能復顧其他。已於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沿途就醫，服藥調理，晝夜前進，奈秋暑旱澀，舟行甚難，至十一月二十日始抵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尚未及會同各官查審區處，然臣沿途涉歷，訪諸士夫之論，詢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不敢不爲 陛下一言其略。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爲諸獠獯及諸流賊而設，朝廷付之軍馬錢糧事權，亦已不爲不專且重，若使振其軍威，自足以制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一有驚急，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今夫父兄之於子弟，尚役使頻勞，亦且不能無倦。

况於此輩夷獷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爲姦，其能以無怒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卽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而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旣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非有名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者，兩年于茲，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尙未詘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獠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旣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千百於二酋者之爲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今當事者之於是役，其悴心懽思，亦可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而狃爲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酋者之沮兵拒險，亦不過畏罪逃死，尙爲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堡，掠鄉村，虜財物，殺良民，日爲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裹糧荷戈，以征不爲民患，素無讎怨之虜，此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達土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餘畏罪逋誅之虜，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力一決者，蓋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投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益使彼先慮預備，并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決能取勝，亦必多殺士衆，非全軍之道，又况人無戰志，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雖衆而勢日以懈，賊雖寡而志日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夫當事者之意，固無非欲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已失之巧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臣愚以爲且宜釋此二酋者之

罪，開其自新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苟可曲全，則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以絕覬覦之姦，以弭不測之變，迨於區處既定，德威既洽，蠻夷悅服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尚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爲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爲不然。夫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之，寧有蕞爾小醜，乃與之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惟後世貪暴諸侯，強凌弱，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霸之罪人也。昔苗頑不即工，舜使禹益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爲之君帥，以征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以匪才，繆膺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儻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於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微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矣，由是言之，尚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卽於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勦，曾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民若干。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爲之憂勞徵發，賤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爲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啓人言而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朝廷一言寧負。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

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略亦可概見。田州切鄰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皆獠窟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之計。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俟事平之日，遵聖敕旨，公同各官另行議奏。但臣既有所聞見，不敢不先爲陛下一言，使朝廷之上早有定處，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往復查議，失誤事機，可以速安反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臣不勝受恩感激，竭忠願效之至。

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疏 七年正月初二日

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准本院咨節該吏部題奉 聖旨，于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寫敕與他，欽此。欽遵外，臣聞 命之餘，愈增惶懼，竊念臣以迂疏多病之軀，繆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既已有不勝其任之憂矣。方爾晝夜驅馳，圖其所以仰副 朝廷之重委者，而尙未知所措，今又加以巡撫之責，豈其所能堪乎？况兩廣地方，比於他處尤繁且難，蠻夷豬獠之巢穴處處而是，攻劫搶擄之警報日日而有。近年以來，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郡縣之凋沒日甚，小民之困苦益深。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強者重其事權，漸其官階，而久其職任，殆未可水效於歲月之間也。蓋非重其事權，則不可以漸其官階，非漸其官階，則不可以久其職任，非久其職任，則凡所舉動，多苟且目前之計，而不爲日後久長之謀，邀一時之虛名，而或遺百年之實禍。膏澤未洽於下，而小民無愛戴感戀之誠，德威未敷於遠，而蠻夷無信服歸向之志。此巡撫兩廣之任，雖才能相繼，而治效之所以未究也。切見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質性勇果，識見明達，往歲寧藩之變，嘗從臣起兵討逆，臣備知其能。今年力未衰，置之閑散，誠有可惜。若起而用之，以爲巡撫，其於經略之方，撫綏之術，必能不負所委。及照刑部左侍郎梁材，新陞南贛副都御史汪鏞，亦皆才能素著，抑且舊在兩廣，備諳土俗民情，皆足以堪斯任。乞 敕吏部於三人之中選擇而使之，臣之驚劣多病，俾得專意思田之役，幸而了事，容令照舊回還原籍調理，非獨巡撫得人，地方有所倚賴，而臣之不肖，亦苟免於

覆餗之誚矣。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七年二月十三日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據廣西田州府目民盧蘇陸豹黃筭胡喜邢相盧保羅黃王陳羅寬戴慶等連名具狀，爲悔罪投降，陳情乞恩事。投稱先因本府土官岑猛與泗城州屢年互相讎殺，獲罪上司，於嘉靖五年六月內，致蒙奏請官兵征勦臨境，岑猛自思原無反叛情由，意得招撫，先自同道士錢一真及親信家人逃躲歸順州界，蘇等俱各畏避，四散逃入山林，止有各處寄住客戶千餘，躲避不及，冒犯官軍，俱蒙殺勦，目民人等俱不敢抵抗，官軍惟有陸綬不曾遠遞，當被擒斬，其餘韋好羅河等，俱蒙官軍陸續搜山殺死。蔀於當年九月內歸順土官岑璋書報岑猛，見在該州，前月已將道士錢一真功次假作岑猛解報軍門，爾可作急平定地方，來迎爾主。蘇等聽信，遣人節送衣服檳榔等件，岑璋一一收受，言說岑猛不可輕易見人，官府得知累我，續於十月內，岑猛又差人促令邀同王受招復鄉村，因見府治空虛，乘便入城休息，又遣迎岑猛，岑璋回說爾今地方未定，姑候來春，我當發兵三十餘營送爾主來，且替爾防守。蘇等因此逃命屯聚，以候岑猛，並無叛心。嘉靖六年正月，有人傳說岑猛於天泉嶺內急病身死，屍骨被岑璋燒燬，金銀盡被收獲，隨遣人去歸順探問，又被岑璋殺死。蘇等痛悔無由，竊思官男岑邦彥先已齊村病故，今聞岑猛又死，無主可靠，欲出投訴，切見四方軍馬充斥，聲言務要盡勦，又恐飛蟲附火，必損其身。又蒙上司陰使王受圖殺盧蘇，又使盧蘇圖殺王受，反覆難信，投降無路，日切苦痛，今幸朝廷寬赦，欽命總制天星體天行道，接臨在此，神鬼信服，蘇等方敢捨命求生，率領閩府目民男子大小人等共計四萬餘名口盡數投降，伏乞憫念生靈革命赦死立功，以贖前罪，哀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脈，俯順夷情，辦納糧差，實爲萬幸等情。并據思恩府頭目王受盧蘇黃容盧平韋文明侶馬黃留黃石陸宗覃鑑潘成等，亦連名具狀，告同前事，投稱本府原係土官，自改立流官，開圖立里土俗不便，素緣小人冥頑，不諳漢法，屢次攘亂不定，受等同辭懇乞上司仍

立目甲，不意反致官府曠怪，近又蒙官兵征勦田州，要將受等一概誅滅，必要窮追逐捕，只得逃匿山林，兼以八寨蠻子原以剽掠爲生，乘機假受姓名，每每攻圍城邑，劫虜鄉村，虛名受禍，受等即欲挺身投訴，見得四方軍馬把截，兼聞陰使盧蘇圖殺王受，又使王受圖殺盧蘇，反覆難信，以此連年抱苦控訴無由，且受等頗知利害，豈敢自速滅亡，今幸朝廷寬恩，命總制天星按臨在此，神鬼信服，受等方敢率領所部目民男女大小人等共計三萬餘名口，捨命投降，伏乞詳情赦死，以全革命，更望俯順夷情，仍復目甲，使得辦納糧差，實爲萬幸等因，各投訴到臣，據此照得先於嘉靖六年七月初七日，爲地方事，節奉敕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逆賊岑猛爲亂，已令提督兩廣等官都御史姚鏞等督兵進勦，隨該各官奏稱岑猛父子悉已擒斬，巢穴蕩平，捷音上聞，已經降敕獎勵，論功行賞，續該各官復奏惡目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恩及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盧蘇王受結爲死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參稱先後撫臣舉措失當，姚鏞等攘夷無策，輕信寡謀，圖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胥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追奪，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即查前項夷情，田州因何復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鏞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者當勦即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并先今撫鎮等官，有功有過，分別大小輕重，明白奏聞區處，事體十分重大者，具奏定奪，朕以爾勦蹟久著，才望素隆，特茲簡任，爾務以體國爲心，聞命就道，竭忠盡力，大展謀猷，俾夷患殄除，地方安靖，以紓朕西南之憂，仍須深慮卻顧，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爲廣人久遠之休，毋得循例辭避，以孤衆望，欽此欽遵，隨於九月內，節該兵部咨爲辭免重任乞恩養病事，臣奏奉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鏞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裏齋文前去，敦趣赴任行

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當卽啓行，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抵梧州蒞任。十二月內，續准兵部咨爲地方大計緊急用人事，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節奉 聖旨，方獻夫所奏關係地方大計，鄭潤、朱麟與姚鏞事同一體，姚鏞已着致仕，鄭潤等因賊情未寧，暫且留用。今既這等說，鄭潤取回，代替的朕自簡用朱麟，應否去留着兵部會議，并堪任更代的，推舉相應官兩員來看。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備咨前來，知會俱經欽遵外。本月初五日進至平南縣地方，與都御史姚鏞交代。二十二等日，太監鄭潤總兵官朱麟陸續各回梧州、廣州等處，聽候新任總兵太監交代去訖。當臣公同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右布政林富參政汪必東、鄒觀副使祝品、林大輅、僉事汪濬、張邦信、申惠、吳天挺、參將李璋、沈希儀、張經，及舊任副總兵今閒住都指揮同知張祐，并各見在軍前用事等官，會議得恩、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卽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洵洵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 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親臨斷決，况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醜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倉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衆情憂惑，自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羣起而爲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

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爲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驚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獠獠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嘗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獠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爲患愈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遽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爲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疲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爲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猛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效力，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債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踣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逃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阯，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獠獠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糶糴，而爲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閩左之戍，且一夫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爲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明昭。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虞，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

不費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爲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郭鄉村免於驚擾劫掠，無慮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免死狐悲之憾，土官無屠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爲守，內制獠獯，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踣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勦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往利於進兵者，其間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目前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土夷之情而不爲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爲。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於國，滅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今日之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於是衆皆以爲然。二十六日，臣至南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卽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命前來查勘，始知朝廷亦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等官，復皆相繼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於正月初七日先付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前

來查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蘇王受等，大意以爲岑猛父子縱無叛逆之謀，卽其兇殘酷暴，慢上虐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伏其辜，爾等原非有命惡目，本無大罪，至於部下數萬之衆，尤爲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兩年，又上煩朝廷與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今聖上推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尙恐或有虧枉，親臨斷決，何況爾等數萬之命，豈肯輕意勦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更生之路，非獨救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以改惡從善，捨死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夫，卽可解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卽時出來投到，決當宥爾之死，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二十日內，爾若不至，是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卽撤守備，具衣糧，盡率其衆，掃境來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屯爲四營。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號哀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效。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訪大略相同，其間雖有飾說，亦多真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牌諭所稱，諭以朝廷恩德，以爲朝廷旣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降尊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爲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略示責罰，亦何以舒泄軍民之憤，於是下盧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是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餘衆，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未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脈，俯順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臣奉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訪諸士夫軍民，莫

不以爲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審度事勢，屢酌量議處，亦皆以爲治夷之道，宜順其情，臣於先次謝恩本內，已經略具奏聞，至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即遵照敕諭，便宜事理，許以其情奏請，且諭以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國，勿慮。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順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因諭以朝廷之意，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於二月初八日，督令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勦之斯和者也。臣以蹇劣，繆承任使，仰賴鴻休，得免罪責，快覩盛明，豈勝慶幸！除將設立土官及地方一應經久事宜，遵照敕旨，公同各官再行議處，另行具奏外，緣係奏報平復地方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冠帶舍人王洪親齎，謹具題知。

地方緊急用人疏 七年二月十五日

先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前事，節奉聖旨，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兵部備咨前來知會，除欽遵外，隨於今年正月二十七日，該思恩田州二府土目盧蘇王受等各率衆數萬自縛歸降，該臣遵照敕諭事理，悉已撫定，當遣廣西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已經具本奏報外，照得思恩田州連年兵火，殺戮之餘，官府民居悉已燒燬破蕩，雖葺屋尋丈之廬，亦遭翻空發掘，曾無完土，荒村僻塢，不遺片瓦尺椽，傷心慘目，誠不忍見。各夷近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戈，賣刀買牛，見已各事田

作，自後反側之患，以臣料之，或已可免，但其風景淒戚，生意蕭條，憂惶困苦之餘，無以自存，必得老成寬厚之人，撫恤綏柔之，臣等見其悲慘無聊之狀，誠亦未忍，一旦棄去而不顧，况思田去梧州軍門水路一月之程，一時照料有所不及，近又與各官議欲於田州建立流官府治，以制御土官，修復城池廨宇等項，必須勞民動衆，自非素得夷情者爲之經理區畫，各夷彫弊之餘，豈復堪此騷屑，况議設知府等官，皆未曾到，一應事務，莫有任其責者，看得右布政林富慈祥愷悌，識達行堅，素立信義，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合無准如方獻夫所奏，將林富量改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地方往來住劄，撫循緝理，其於事理，亦甚相應。臣又看得思田地方，原係蠻夷獠獠之區，不可治以中土禮法，雖流官之設，尙且不可，况常設重臣，任劄其地，豈其所堪，則其供饋之費，送迎之勞，必且重貽地方異日之擾，斯亦不可不預言之者，合無將本官廩給口糧一應合用之費，及往來夫馬一應合用之人，俱於南寧府衛取辦，銀兩於庫貯軍餉內支給，一不以于思田之人，俟一年之後，各夷生理漸復，府治城郭，廨宇漸以完備，則將林富量移別處任用，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官一員於賓州住劄，或就以南寧兵備兼理，不時往來，撫循如此，則目前既可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以免因頓煩勞之擾，臣之愚見，所議如此，惟復別有定奪，均乞聖明裁處。

地方急缺官員疏 七年二月十八日

先據廣西副總兵李璋呈前事，看得柳慶地方新任參將王繼善近因病故，地方盜賊生發，不可一日缺官，乞暫委相應官一員前去代理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柳慶地方，近因思田用兵不息，獠賊乘間出掠，參將王繼善既已病故，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又以思田之役皆在軍門督餉督哨，地方重寄，委無一官之託，爲照參將沈希儀雖係專設田州住劄官員，然田州之事，臣與各官見駐南寧，自可分理，本官舊在柳慶，夷情土俗備能諳悉，而謀勇才能足當一面，求可委用，無踰本官者，該臣遵照欽奉 敕諭便宜事理，就行暫委本官前去管理參將行事，聽候奏請

外近該思恩田州土目盧蘇王受等率衆歸降，該臣行委右布政林富開住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今各夷見已賣刀買牛，爭事農作，度其事勢將來或可以無反側之患，則前項駐劄參將似亦可以無設。但今議於田州修復流官府治以控制土官，則城郭廨宇之役，未免勞民動衆，瘡痍大病之後，各夷豈復堪此，臣等議調腹裏安靖地方官軍打手之屬約二千人，隱然有屯戍之形，而實以備修建之役，府幾工可速就，而又得免於起夫之擾，然非統馭得人，則於各夷或亦未免有所驚疑，除布政林富已另行議奏外，看得開住總兵張祐才識通敏，計慮周悉，將略堪折衝之任，文事兼撫綏之長，今又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皆能得其歡心，乞 敕兵部俯從臣議，將張祐復其舊職，暫委督令前項各兵，經理修建之役，仍令與布政林富更互往來於思田之間，省諭安撫諸夷，其合用廩給夫馬之類，悉照議處林富事例，於南寧府衛取辦，俟一二年後，各夷生理盡復，府治城郭廨宇悉已完備，則將張祐量改他處任用，而田州止存知府理治，仍乞將沈希儀或就改駐柳慶地方守備，惟復別有定奪，均乞 聖明裁處。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七年四月初六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爲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稟，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異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以迂庸，繆膺重命，勘處兵事於茲土，節該欽奉 敕諭，謂「可撫則撫，當勦即勦」，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節該欽奉 敕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 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爲

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民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設而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寬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甯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爲周身之慮而不爲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爲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卽已仰遵聖諭，公同總鎮鎮巡副參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應設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有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爲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爲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墻墉之限，獷牙童楛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繫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墻墉之限，獷牙童楛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網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守其墻墉，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僉同，臣猶以爲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而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恥，廝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具本以請，亦恃聖明在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忌，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於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己見而倡臆說，亦足以搖衆心而債成事，故

臣不避煩舌之騰者，亦欲因是以曉之也。煩瀆 聖聽，臣不勝戰慄惶懼之至！緣係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理，未敢擅便，爲此開坐，具本請 旨。

計開

一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臣等議得思田初服，朝廷威德方新，今雖仍設土官，數年之間，決知可無反側之慮，但十餘年後，其衆日聚，其力日強，則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并兼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之道，則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之入，使之知有所歸效，雖不蒞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襲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教，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冤抑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參謁之來，而宣其間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警戒於溫恤之中，消僭強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馴月習，忽不自知其爲善良之歸，蓋令洪坦易以順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看得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官衙門，但其衝射凶惡，居民弗寧，今擬因其城垣略加改創修理，備立應設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環府之田二甲，皆以屬之府官，府官既無民事案牘之擾，終歲可以專力於農，爲之闢其荒蕪，備其旱潦，通其溝洫，丁力不足，則聽其募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廩官吏，而其餘以食佃人，城之內外，漸置佃人廬舍，而歲益增募招徠以充實之。田州舊有商課，仍許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祭祀賓旅柴薪馬夫之給，凡流官之所須者，一不以及於土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而三四年後，亦可以漸爲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須仰給於南寧府庫，逮其城郭府治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其土夷之所輸，公田之所入，商稅之所積，每歲若干，而官吏之所需者，每歲若干，斟酌通融，立爲經久之計，又必上司之制用者，務從寬假，無太苛刻，官吏其土者，得以優裕展布，無局促牽制之繁，此又體悉遠臣綏柔荒服之道也。至於

恩恩舊已設有流官，但因開闢立里，繩以郡縣之法，是以其民遂亂，今宜照舊仍設流官知府，聽其土目各以土俗自治，而其連屬制御之道，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庶可經久無患，均乞 聖明裁處。

一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氏世有田州，其繫戀之私恩，久結於人心，今岑猛雖誅，各夷無賢愚老少，莫不悲愴懷思，願得復立其後。故蘇受之變，翕然譁起，不約而同，自官府論之，則皆以爲苗頑逆命之徒，在各夷言之，則皆自以爲嬰日存孤之義。故自兵興以來，遠近軍民往往亦有哀憐其志，而不直官府之爲者，况各夷告稱其先世岑伯顏者，嘗欽奉 太祖高皇帝傳敕旨「岑黃二姓五百年忠孝之家，禮部好生看他着，江夏侯護送岑伯顏爲田州府土官知府，職事傳授子孫，代代相繼承襲，欽此欽遵。」其後如岑永通、岑祥、岑紹、岑鑑、岑鏞、岑溥皆嘗著征討之績，有保障之功，猛之暴虐騷擾，罪雖可戮，而往歲姚源之役，近年劉召之勦，亦皆開關奔走，勤勞在人。各夷告稱官兵未進之先，猛尙遣人奉表朝賀貢獻，又遣人賫本赴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衆遠遯，未嘗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之謀，踪跡頗明。今欲仍設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若非岑氏之後，彼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須岑氏子孫而後可。臣等看得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隅，地形平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降爲田州，而於舊屬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以屬之，聽以其土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判官。六年之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爲同知。九年之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爲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其制御之道，則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如此則 朝廷於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錄其先世之忠，俯順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文武之政，罪人不孥，興滅繼絕，而天下之民歸心，遠近蠻夷見 朝廷之所以處岑氏者若此，莫不曰猛肆其惡而舉兵加誅，法之正也，明其非叛而不及其孥，仁之至也，錄其先忠而不絕其祀，德之厚也，不剝其土而復與其民，義之盡也，矜其冥頑而曲加生全之恩之極也，卽此一舉，而四方之士官莫不畏威懷德，心悅誠服，信義昭布，而蠻夷自此大

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又看得岑猛之子，存者二人，其長者爲岑邦佐，其幼者爲岑邦和，邦佐自幼出繼武靖州爲知州，前者徒以誅猛之故，有司奏請安置於漳州，然彼實無可革之罪，今日田州之立，無有宜於邦佐者。但武靖當獠賊之衝，而邦佐素得其民心，其才足能制御，邇者武靖之民以盜賊熾熾，州民無主之故，往往來告，願得復還邦佐爲知州，以保障地方，臣等方欲爲之上請，如欲更一人，諸夷未必肯服，莫若仍以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於田州，用其強立有能者於折衝捍禦之所，而存其幼弱夫立者於安守宗祀之區，庶爲兩得其宜。至於感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均乞 聖明裁處。一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臣等議得土官知州既立，若仍以各土目之兵盡屬於知州，則其勢并力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讎復怨，吞弱暴寡之事，則土官之患猶如故也。且土目既屬於土官，而操其生殺予奪之權，則彼但惟土官之是從，寧復知有流官知府者，則流官知府雖欲行其控御節制之道，施其綏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相接矣。故臣等議以舊屬八甲割以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爲一巡檢司，而屬之流官知府，每司立土巡檢一員，以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爲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以署巡檢司事，土目三年之後，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之後，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爲土巡檢。其糧稅之入，則徑納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官，以省其費，其車馬之出，亦徑調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發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官職土地，各得以傳諸子孫，則人人自知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襲授予奪，皆必經由於知府，則人人知所依歸，而不敢輒攜貳，勢分難息，息朋奸濟虐之謀，地小易制，絕恃衆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既無羽翼爪牙之助，而不敢縱肆於爲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敢黨比以爲亂，此今日巡檢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目，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至於感恩事體，悉與田州無異，亦宜割其目甲，分立以爲土巡檢司，聽其以土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其辦納兵糧與連屬制御之道，一如田州則流官之設，既不

失朝廷之舊，巡司之立，又足以散土夷之黨，而土俗之治，復可以順遠人之情，一舉而兩得矣。均乞 聖明裁處。

一田州既改流官，亦宜更其府名，初岑猛之將變，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傾臥岸側，其時民間有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猛甚惡之，禁人勿言，密起百餘人夜平其石，且卽復傾，如是者屢屢，已而果有兵變。今年二月，盧蘇等既有投順，歸視其石，則已平矣，皆共喜異，傳以爲祥，臣至田州，親視其石，聞土人之言如此，民間多取田寧二字，私擬其名，臣等欲乞 朝廷遂以此意命之，雖非大義所關，亦足以新耳目，而定人心之一端也。其該府所設官員，臣等擬於知府之外，佐貳則同知或通判一員，首領則經歷知事各一員，吏胥略具而已。今見在者已有通判張華，知事林光甫，照磨李世亨，其知府亦已選有一員陳能，然至今尚未到任。臣嘗訪詢其故，咸謂陳能原奉 朝旨，陞廣西布政司右參政，管田州府事，又賜之 敕旨，以重其權，吏部奏有 欽依，令其先赴該司到任，然後往蒞田州。該司左布政嚴紘謂其既掌府事，卽係屬官，不得於該司到任。陳能遂竟還原籍，至今亦不復來。參照嚴紘妄自尊大，但知立上司之體勢，而輒敢慢視 敕旨，蔑廢部移，固已深爲可罪。陳能則褊狹使氣，徒欲申一己之小憤，而遂爾委 朝命於草萊，棄職任如敝屣，使爲人臣者而皆若是，則地方之責焉所寄託，而 朝廷威令何以復行乎？臣等所訪如此，但未委虛的，乞將二人通行提究，重加懲戒，以警將來。臣觀陳能氣性悻悻若此，亦非可使以綏柔新附之民者，看得廣東化州知州林寬，舊任南康通判，翦緝安義諸賊，甚得調理，且其才識通敏，幹辦勤勵，臣時巡撫江西，深知其有可用，近因田州改建府治，修復城垣，地方無官可任，已經行文委令經理其事，卽若陞以該府同知，而使之久於其職，其所建立，必有可觀，迨其累有成績，遂擢以爲知府，使終身其地，彼亦欣然過望，必且樂爲不倦，爲益地方，決知不少矣。大抵田州之亂起於搜剔太甚，今其歸附皆出誠心，原非以兵力強取而得者，故不必過爲振厲，駕抑，急其機防，反足生變，但與之休養生息，略施控御，其間可矣。夫走狗逐兔，而捕鼠以狸，人之才器，各有所宜也。伏乞 聖明采擇。

一思恩府設立流官，亦宜如田州之數，其知府一員吳期英在，但已屢有奔逃之辱，難以復臨其下，然未有可去之罪，且宜改用於他所，姑使之自效可矣。看得柳州府同知桂鑿督餉賓州，思恩之人聞其行事，頗知信向，近以修復思恩府治，委之經理，其所謀猷，雖未見有大過於人，然皆平實詳審，不爲浮飾，似於思恩之人爲宜，尙未能灼知超然卓異之才，舉而用之，以一新政化，則得如鑿者器而使之，姑且修弊補罅，休勞息困，以與久疲之民相安於無事，當亦能有所濟也。乞 敕吏部再加裁酌而改用之。

一田州各甲，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其思恩各城頭，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管之，其連屬之制，陞授之差，俱已備有前議，但各甲城頭旣已分析，若無人管理，復恐或生弊端，臣等遵照 敕諭便宜事理，已先行牌仰各頭目暫且各照分掌管辦，納兵糧候奏請 命下，然後欽遵施行。

一田州凌時甲完冠，砦陶甲腮水，源坤官位甲，舊朔勒甲，兼州子半甲，共四甲半，擬立爲凌時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龍寄管之，緣龍寄先來投順，故分甲比衆獨多。

一田州砦馬甲略羅博溫甲，共三甲，擬立爲砦馬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蘇管之。

一田州大田子甲那帶甲錦養甲，共三甲，擬立爲大田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富管之。

一田州萬洞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爲萬洞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陸豹管之。

一田州陽院右鄧甲控講水册槐並畔甲，共二甲，擬立爲陽院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林盛管之。

一田州思郎那召甲舍甲，共二甲，擬立爲思郎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胡喜管之。

一田州累彩甲子軒憂甲篤怵下甲，共三甲，擬立爲累彩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鳳管之。

一田州怕何甲速甲，共二甲，擬爲怕何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羅玉管之。

一田州武龍甲里定甲，共二甲，擬立爲武龍巡檢司，擬以土目黃爭管之。

- 一田州拱甲白石甲共二甲，擬立爲拱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邢相管之。
- 一田州床甲峇例甲共二甲，擬立爲床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保管之。
- 一田州焚鳳甲丁堯降甲共二甲，擬立爲焚鳳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陳管之。
- 一田州下隆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爲下隆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對管之。
- 一田州縣甲環甫蛙可田共二甲，擬立爲縣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羅寬管之。
- 一田州篆甲煉甲共二甲，擬立爲篆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萊管之。
- 一田州砦桑甲義寧江那半甲共一甲半，擬立爲砦桑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戴德管之。
- 一田州思幼東平夫棒甲盡甲子半甲，共一甲半，擬立爲思幼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楊趙管之。
- 一田州侯周怕豐甲一甲，擬立爲侯周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戴慶管之。
- 一思恩興隆七城頭，兼都陽十城頭，擬立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章貴管之，緣章貴先來向官，故授地比衆獨多。
- 一思恩白山七城頭，兼丹良十城頭，擬立爲白山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受管之。
- 一思恩定羅十二城頭，擬立爲定羅土巡檢司，擬以土目徐五管之。
- 一思恩安定六城頭，擬立爲安定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潘良管之。
- 一思恩古零通感那學，下半四堡四城頭，擬立爲古零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覃益管之。
- 一思恩舊城十一城頭，擬立爲舊城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石管之。
- 一思恩那馬十六城頭，擬立爲那馬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蘇關管之。
- 一思恩下旺一城頭，擬立爲下旺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章文明管之。
- 一思恩都陽中團一城頭，擬立爲都陽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留管之。

右各目之內，惟田州之龍寄，思恩之韋貴徐五，事體於各目不同，而韋貴又與徐五龍寄稍異。蓋韋貴於事變之始，卽來投順官府，又嘗效有勤勞，宜不待三年，而卽與之以實授。士巡檢以旌其功。徐五亦隨韋貴投順，而効勞不及龍寄，雖無功勞，而投順在一年之前，二人者宜次韋貴，不待三年而卽與之以冠帶，三年而卽與之以實授。士巡檢如此，則功罪之大小，投順之先後，皆有差等，而勸懲之道著矣。或又以盧蘇王受不當與各土目並立者，臣等又以爲不然，方其率衆爲亂，則蘇受者固所謂罪之魁矣，及其率衆來降，則蘇受者又所謂功之首也。况二府目民，又皆素服二人，今若立各土目而二人不與，非但二人者未能帖然於衆目之下，衆目固亦未敢安然而處其上，非所以爲定亂息爭之道也。故臣等仍議以盧蘇王受爲衆目之首，庶幾事體穩帖，而人心允服矣。

一田州思恩各官目人等，見監家屬男婦，初擬解京。今各目人等旣已投順，則其家屬男婦，相應給還領養，均乞聖明裁允。

一田州新服用夏蠻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之餘，尙無受廬之民，焉有入學之士，况齋膳廩餼，俱無所出，卽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緩，臣等議欲於附近府州縣學教官之內，令提學官選委一員，暫領田州學事，聽各學生徒之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之願，來田州附籍入學者，皆令寄名其間，所委教官，時至其地，相與講肄游息，或於民間興起孝弟，或倡遠近舉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休養生息，一二年後，流移盡歸，商旅湊集，民居已覺旣庶，財力漸有可爲，則如學校及陰陽醫學之類，典制之所宜備者，皆聽該府官以次舉行上請，然後爲之設官守制，如此，則施爲有漸，而民不知擾，似亦招徠填實之道，鼓舞作新之機也，均乞聖明裁處。

一思田去梧州水陸一月之程，軍門隔遠，難於控馭調度，兼之府治雖立，而制未成，流官雖設，而職守未定，且瘡痍未復，人心憂惶，須得重臣撫理，臣等已經具題，乞將右布政林富量陞憲職，存留舊任，副總兵張祐使之更迭，往來於二府地方，綏緝經理，仍乞賜以便，宜規敕書，將南寧賓州等府衛州縣，及東蘭南丹泗城那地都

康向武等士官衙門，俱聽林富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經久事宜候奏請命下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欽遵，以次施行，庶幾事無墮墮，而功可責成矣。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五

別錄七 奏疏

奏疏七

征勦稔惡獠賊疏 七年四月十五日

據留撫田州思恩等處地方廣西布政司右布政林富原任副總兵都指揮同知張祐等會呈前事開稱田州思恩平復居民悉已各安生理土夷亦皆各事農耕地方實已萬幸但惟八寨獠賊積年千百成徒流劫州縣鄉村殺害良民擄掠子女生口財物歲無虛月月無虛旬民遭荼毒冤苦屢經奏告乞要分兵勦滅者已不知幾百十番爲因地方多事若要進兵未免重爲民困是以官府隱忍撫諭冀其悔罪改過而彼乃悍然不顧愈加兇橫出劫益頻蓋緣此賊有衆數萬盤據山谷憑恃險阻南通交趾等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斷藤牛腸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處獠賊回旋連絡延袤周遭二千餘里東標西掠南竄北突近因思田擾攘各賊乘機出攻州縣鄉村遠近相煽幾爲地方大變仰賴朝廷威令傳播苟幸未動緣此獠賊之與居民勢不兩立若獠賊不除則居民決無安生之理乞要乘此軍威速加征勦庶不貽患地方緣由呈乞照詳施行等因據此行間隨據江左道守巡守備等官左參議汪必東僉事胡天挺參將張經等會呈爲請兵征勦積年窮凶極惡獠賊以除民患事開稱斷藤峽牛腸六寺磨刀等處獠賊上連八寨諸蠻下通白竹古陶羅鳳仙臺花門風門佛子等峒各賊累年攻劫郡縣鄉村殺人放火擄掠子女財畜民遭荼毒逃竄死亡拋棄田業居民日少村落日空延袤千百里內皆已變爲盜賊之區各處被害軍民累奏請兵誅勦爲地方多事兵力不敷官府隱忍招撫期暫少息而各賊愈肆猖獗近因思田用兵遂與八寨及白竹古陶羅鳳等賊乘勢朋比連結殺虜搶劫月無虛旬扇惑搖動將成大變仰賴 神武傳播

幸未舉發。近幸思田之諸夷感慕，聖化。悉已自縛歸降，遠近向服，各山獠，亦皆出來投撫，請給告示，願求自新，從此不敢爲惡，雖其誠僞未可逆料，然皆尚有畏懼之心，獨此斷藤各巢逆賊，自知罪在不赦，特險如故，截路劫村，略無忌憚，若不乘此軍威，進兵勦滅，將來禍患，焉有紀極，緣由會案呈詳到臣，照得臣近因思田之役，奉命前來駐軍南甯府地方，與八寨獠賊相去六日之程。朝廷德威宣布，雖外國遠夷皆知震懼向慕，輸情納款，而此獠賊獨敢擁衆千百，四出劫掠武緣等處鄉村，殺人放火，略無忌憚，此臣所親知，卽此熒熒榮驚，平時抑又可知。及照牛腸六寺磨刀古竹古陶羅鳳仙臺花相風門佛子等巢，惡各賊，自弘治正德以來，至於今日，二三十年之間，節該桂平等縣被害人戶，李子太等前後控奏，乞行勦除民害，不下數十餘次，皆有部咨行令勸諭計勦，苦不及今討伐，其爲地方之患，終無底極，誠有如各官所呈者。况臣駐劄南甯，小民紛然訴告，請兵急救荼毒，皆爲朝不謀夕，各賊之惡，委已數窮貫滿，神怒人怨，難復逋誅，卽欲會案奏請，俟命下之日行事，切恐聲迹昭彰，反致衝突奔竄，則雖調十數萬之衆，以一二年爲期，亦未易平蕩了事。照得臣節該欽奉敕諭，但遇賊寇生發，卽便相機，可撫則撫，可捕則捕，欽此欽遵。爲照思田變亂之時，該前都御史等官姚鏜等奏調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前來南甯等處聽用，近幸地方悉已平靖，各兵正在班師放回之際，歸途所經，正與各賊巢穴相去不遠，况思田二府新附，土目盧蘇王受等感激，朝廷生全之恩，屢乞殺賊報効，俱各遵奉敕諭事理，除一面量調官軍協同前項各兵，行委左江道守巡參將等官監統永保二司宣慰官領各頭目土兵人等，分道進勦牛腸六寺仙臺花相等賊，并行留撫思田布政及右江分巡兵備守備等官監統思田土目兵夫，分道進勦八寨等賊，所獲功次，俱仰該道分巡兵備官收解紀功，御史紀錄造冊奏報，及行總鎮太監張賜密切公同行事，并密行巡鎮等官知會外，緣係征勦積年惡獠賊，以除民患，以安地方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聖能撫治疏 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案照先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奉前事節奉 聖旨：「田州應否設郡御史在彼往割，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兵部備咨前來知會隨欽遵外，隨於今年正月二十七日，該思恩田州二府土目盧蘇王受等各率衆數萬，自縛歸降，該臣遵照 敕諭事理，悉已撫定。當遣廣東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已經具本奏報外，爲照思恩田州連年兵火殺戮之餘，官府民居，悉已燒毀破蕩，雖葺屋尋丈之廬，亦遭翻空發掘，曾無完土，荒村僻壤，不遺片瓦尺椽，傷心慘目，誠不忍見。各夷近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戈，賣刀買牛，見已各事田作，自後反側之患，以臣料之，或已可免。但其風景淒感，生意蕭條，憂惶困苦之餘，無以自存，非得老成寬厚之人，撫卹綏柔之，臣等見其悲慘無聊之狀，誠亦未忍。一旦棄去而不顧。况思田去梧州軍門水路一月之程，一時照料，有所不及，近又與各官議欲於田州建立流官府治，以制御土官，修復城池廨宇等項，必須勞民動衆，自非素得夷情者爲之經理區畫，各夷彫敝之餘，豈復堪此騷屑？况議設知府等官，皆未曾到，一應事務，莫有任其責者。該臣看得右布政林富，慈祥愷悌，識達行堅，素立信義，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皆能得其歡心，合無准如方獻夫所奏，將林富量陞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地方往來住劄，撫循緝理，其於事理，亦甚相應。俟一二年後，各夷生理漸復，府治城郭廨宇漸已完備，則將林富量移別處任用，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官一員於賓州住劄，或就以南寧兵備兼理，不時往來撫循，如此則目前旣可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以免困頓勞煩之擾，已經具本於本年二月十五日差舍人湯祥賚奏，請 旨，續爲處置不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節該臣看得思恩田州二府地方，府治雖立而規制未成，流官雖設而職守未定，且瘡痍未定，人心憂惶，乞將右布政林富量陞憲職，及存留舊任副總兵張祐，使之更迭往來於二府地方緝經理，仍乞賜以便宜。敕書將南寧賓州等府衛州縣及東蘭南丹泗城那地都康向武等土官衙門，俱聽林富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事宜，候奏請 命下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欽遵，以次施行，庶幾事無躓隨而功在責成。又經條陳具本於本年四月初六日，差承差楊宗

賈奏請旨，俱未奉明示。本年五月二十二日，本官已蒙欽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湖廣。鄖陽處處地方去訖，所有思田二府撫循緝理官員，尙未奉有成命，如蒙皇上軫念邊方，俯從臣等所請，乞於兩廣及鄰省附近地方各官內選用，庶可令其作速到任，不致久曠職業。臣本昧於知人，不敢泛然僭舉，切照廣東右布政使王大用、湖廣按察使周期雍，皆才識過人，可以任重致遠。臣往年巡撫南贛，二臣皆在屬司，爲兵備僉事，與之周旋，兵革之間，知其皆肯實心幹事。江西未叛一年之前，臣嘗與周期雍密論宸濠之惡，不可不爲之備。期雍歸去汀漳，卽爲養兵蓄銳以待，及臣遇變豐城，傳檄各省，獨期雍與布政席書聞變卽發，當是時四方援兵皆莫敢動，迨宸濠就擒，竟無一人至者，獨期雍行至中途，復受臣檄，歸調海滄打手，又行至中途，聞事平而止，其先後引領至江西省城者，惟周期雍王大用兩人而已。當時以捷奏旣上，隨復讒言朋興，各臣之忠勤，遂不及一白。臣爲之每懷歉然，卽是而觀，其能竭忠赴義，不肯上負國家，亦可知矣。乞敕吏部酌臣所議，於二臣之內選用其一，非惟地方付託得人，永有所賴，而臣等亦可以免於身後之戮，地方幸甚！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 七年七月初六日

邇者思恩田州之變，諸夷感慕，聖化，悔罪求生，已蒙浩蕩之仁，宥納而撫全之。地方亦旣寧定矣，但凋弊之餘，必須得人，以時綏緝。况兩府設立流官衙門，及修築城池營堡等項，百務並舉，若無專官夙夜經理，權督，則事無統紀，功難責成。已經臣等具題，乞將右布政林富等陞職留撫，隨蒙將林富陞任去訖。又經臣等仍乞推選相應官員，替任，俱未奉明旨。臣看得今歲例當朝覲，各該掌印官員，不久皆將赴京，而廣西布按二司等官，適多遷轉去任者。右布政林富陞鄖陽副都御史，參政黃芳陞江西布政副使，李如圭陞陝西按察使，參政龍誥，參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等督押湖兵出境，往復之間，卽須半年參議鄭觀，僉事申惠，皆登捧表牋進京，其餘雖有一二新任官員，皆未到任，止存左布政嚴紘，按察使錢宏，各掌司印，僉事張邦信，分巡桂林，李傑，分巡蒼梧，而臣在南寧，思田等

處與疾往來調度，再無一官隨從贊理者。近日止有兵備副使翁素來管右江道事，緣其才性乃慈祥愷悌之人，用之中土，分理司事，足爲循良，而置之邊方瘴癘多事之鄉，則其稟質稍弱，不耐崎嶇，易生疾病，似於風土亦非所宜。臣看得爲民副使陳槐，平生奮志忠節，才既有爲，而又能不避艱險，致仕知府朱袞，年力壯健，才識通敏。去任副使施儒，學明氣充，忠信果斷，閒住副使楊必進，曉練軍務，識達事機。此四人者，皆堪右江兵備之任。施儒舊爲兵備於潮惠，楊必進舊爲兵備於府江，皆嘗著有成績，兩地夷民至今思念不忘。若於四人之中，選用其一，其餘地方之事，必有所濟。及照田州新附之地，知府陳能尚未到任，該臣看得化州知州林寬，舊在江西，知其才能足充任使，已經具奏行委，見在該府管事，但其稟質乃亦不禁炎瘴，於風土非宜。蒞事以來，終月臥病，呻吟床席，軀命且不能保，又何能經理地方之事乎？臣又訪得潮州府推官李喬木，才力足以有爲，而又熟知土官夷情，服於水土，但係梧州籍貫，稍有鄉里之嫌。臣看得廣西軍衛有司衙門所屬官員及各學教職，亦皆多用本省土人。今田州雖設流官知府，而其所屬乃皆土夷，自無鄉里之嫌可避，亦與各教職無異者。乞敕吏部改用林寬於別地，俯探臣議，將李喬木改陞田州同知，庶可使之久於其任，以責成功，則地方之幸，臣之幸也。臣惟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夷絕域，反覆多事之地，則其難尤甚。何者？反覆邊夷之地，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固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而悉其情性，或過剛使氣，率意徑行，則亦未易以得其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病，亦不能以久居於其地，以收積累之效，而成可底之績，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卽如右江一兵備，此臣之所最切心者，臣竊爲吏部私計其人，終夜不寢，而思之竟未見有快心如意者。蓋兼是三者而求之也。如前所舉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臣近於南寧思田諸處，因無可用之才，調取其發身科第以遷謫而至者三四人，其志向才識果自不羣，足可任用，但到未旬日，而輒以患病告歸，皆相繼狼狽扶攜而去矣。不得已，就其見在者而使之，則皆庸劣陋下，素不可齒於士類者，然無可奈何，則略其全體之惡，而

用其一肢之能，既其終事，所就不能以尺寸，而破壞則尋丈矣。用是觀之，亦何怪乎斯土之民愈困，亂愈積，而禍日以深也哉。是故相沿積習之弊，不及今一洗而改革之，邊患未見其能有瘳也。夫今之以朝覲考察而去者，固多貪暴不才之人矣，其間乃有雖無過人之才，而亦無顯著之惡，尙在可用不可用之間者，皆未暇論，至其平生磊落自負，卓然思有所建立，而其學識才能果足以有爲者，乃爲一時愛憎毀譽之所亂，亦遂恣然就抑而去，斯固天下之所共爲不平，公論彌彰者，孰得而終掩之。陛下何不使在位大臣，一時各舉十餘人之可用者，陛下合而考之，若一人舉之而九人不舉，未可也，三人舉之而七人不舉，已在所察矣，五人舉之而五人不舉，其察又宜詳矣，或七八人舉之而一二人不舉，則其人之可用亦斷在不疑者矣。若此者，亦在朝覲二次三次之後，或七年或十年而後一舉，夫身退十年之後，則是非已明，公論已定，雖有黨比，自不能容。今邊方絕域，無可用之人，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使之，以滋益地方之苦弊，其豪傑可用之才，乃爲時例所拘，棄置而不用，夫所謂時例者，固朝廷爲之也，可拘而拘，不可拘而不拘，無不可者。陛下何忍一方之禍患，日深月積，乃惜破例而用一人以救之乎？夫考察而去者，果皆貪惡庸陋之徒，則固營營苟苟，無時而不僥倖以求進，若磊落自負，有過人之見者，則雖屈抑而退，自放於山水田野之間，亦足以自樂，今若用之於邊夷困弊之地，殆亦未必其所欲，但爲朝廷愛惜人才，則當此宵旰側席，遑遑求賢之日，而使有用之才廢棄終身，乃不得已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用之，以益民困，豈不大可惜乎？臣因地方缺人，心切其事，不覺其言之煩瀆，伏望陛下恕其愚妄，下臣議於吏部，採擇而去取之，臣不勝瀆冒恐懼之至。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七年七月初十日

據湖廣按察使分巡上湖南道監軍僉事汪溱，廣西按察司分巡左江道監軍僉事吳天挺，分巡右江道監軍副使翁素等會呈，節據廣西領哨潯州衛指揮馬文瑞、唐宏、下瑠、張縉、千戶劉宗本、永順統兵宣慰彭明輔、官

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宣慰彭九霄及辰州等衛都押指揮彭飛張恩等各呈前事職等遵奉統領各該軍兵依期於本年四月初二日密到龍村埠登岸當蒙統督參將張經都指揮謝佩督同宣慰彭明輔分布官男彭舜頭目彭明弼彭杰領土兵一千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馬文瑞頭日向永壽嚴謹領土兵一千二百名隨同領哨指揮王勳又督同宣慰彭九霄等分布官男彭蓋臣下報効頭目彭志明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唐宏頭目彭九泉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下瑛頭目彭輔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張縉頭目賈英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千戶劉宗本并各哨官員領潯州等衛所及武靖州漢土官兵鄉導人等共一千餘名永順進勦牛腸保靖進勦六寺等賊巢刻定初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先防湖兵經過各將家屬生畜驅入巢後大山潛伏賊首胡緣二等各率徒黨團結抗拒然訪知本院住扎南寧寂無征勦消息又不見調兵集糧而湖兵之歸又皆偃旂息鼓略無警備遂皆怠弛不以爲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各賊倉惶失措然猶恃其驍悍蜂擁來敵當有彭明輔彭九霄彭宗舜并頭目田大有彭輔等督率目兵奮不顧身衝突矢石敵殺數合賊鋒催敗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九名顆俘獲男婦及奪回被虜人口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憑險結寨各兵追圍攀木緣崖設策仰攻至初四日復被賊寨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二名顆初五日復攻破油榨石壁大陵等巢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七十九名顆俘獲男婦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因追兵緊急爭渡覆溺死者約有六百餘徒官兵復從後奮勇追殺當陣生擒獲斬首級及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五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間有一二漏網亦皆奔竄他境官兵追殺至於本月初十日遍搜山峒無遺粟蒙收兵回至潯州府住劄間隨蒙本院密切牌諭復令職等移兵進勦仙臺等賊就於本月十一日晝夜仍前分布各哨官兵遵照牌內方略永順於盤石大黃江登岸進勦仙臺花相等處保靖於烏江口丹竹埠登岸進勦白竹古陶羅鳳等處刻定於十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聞牛腸等巢破滅方懷疑懼謀欲據險自固賊首

黃公豹廖公田等各率徒黨沿途設伏埋筴，合勢出拒，官兵驟進，翕如風雨，各賊雖已奮氣，然猶舍死衝敵，比之牛
腸等賊兇惡尤甚，各該官兵奮勇夾擊，爭先陷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四百九十名，俘獲賊屬男婦
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奔入永安邊界，地名立山，恃險結寨，當蒙摘調指揮王良輔并目兵彭愷等，於本月二十
四日亦各分路並進，奮勇爭先，四面仰攻，賊乃敗散，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一百七十二名，願，俘獲
男婦牛畜器械數多，餘賊遠竄，追殺無遺。又據把截遊擊參將沈希儀解報，擒斬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願，把截
頭目鄧宗七、撫犛老人陳嘉猷、旗軍洪狗驢等，及貴縣典史蘇桂芳，把隘指揮孫龍，官舍覃鏗，潯州府捕盜通判徐
俊，平南知縣劉喬等，亦各呈解擒斬首從賊徒賊級八十一名，願，俘獲男婦器械等項數多，又該督兵右布政林富
舊任副總兵張祐等，遵奉本院方略，分督田州府報効頭目盧蘇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三千名，思恩府報効頭目王
受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二千名，章貴等，目兵及官軍鄉款人等一千一百名，照依分定哨道，進剿八寨稔惡，擒賊，刻
期於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卯時一齊抵巢。先於二十二日晚於新墟地方集各土目人等，申布本院密授方略，乘夜
喇叭速進，所過村寨寂然，不知有兵，黎明各抵賊寨，遂突破石門天險，我兵盡入，賊方驚覺，皆以爲兵從天降，震駭
潰竄，莫知所爲，我兵乘勝追斬，各賊且奔且戰，薄暮四遠各寨驍賊聚衆二千餘徒，各執長標毒弩，并勢呼擁來拒，
極其猛悍，我兵鼓噪奮擊而前，聲震岩谷，無不一當十，賊既失險奪氣，而我兵愈戰益奮，賊不能支，遂大奔潰，當陣
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二百九十一名，願，俘獲男婦畜產器械數多，賊皆分陣聚黨，奔入極高大山，據險
立寨，我兵亦分道追躡圍勦，然巖壁峻絕，我兵自下仰攻，戰勢不便，賊徒巔崖發石滾木，多爲所傷，於是多方設策
夜發精銳掩其不備。二十四日，我兵復攻破古蓬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三名，願，俘獲數多。
二十八日，復攻破周安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四十六名，願，俘獲數多。五月初一日，復攻破
古鉢等寨，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二十七名，願，俘獲數多。初十日，復攻破都者峒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

一百四名類，俘獲數多。本月十二等日，復據參將沈希儀解到，督領指揮孫繼武等官軍，及遷江土目兵夫人等於高徑洛春大潘等處，追勦邀擊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級九十八名類，都指揮高崧解到督領指揮程萬全等官軍，及土目兵夫人等於思盧北山等處，搜勦截捕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級九十一名類。又據同知桂鑿監督思恩土目章貴徐五等目兵，分勦銅盆等寨，斬獲首從賊徒級一百九十二名類，俘獲數多。又據通判陳志敬督領武緣盧盧等處鄉兵，搜勦大鳴等山奔賊，斬獲首從賊徒級八十六名類。又於本月十七等日，盧蘇王受等復攻破黃田等寨，斬首從賊徒級三百六十二名類，俘獲數多。六月初七等日，復攻破鐵坑等寨，斬獲首從賊徒級二百五十三名類，俘獲數多。又據指揮康壽松千疊王俊等，督領官兵於綠茅等處把隘，搜截斬獲首從賊徒級四十八名類，各賊始雖敗潰，然猶或散或合。至是見其巨魁驍悍，悉就擒斬，遂各深逃遠竄，其稍有強力者，尚一千餘徒，將奔往柳慶諸處賊巢，我兵四路夾追，及之於橫水江，各賊皆已入舟離岸，兵不能及，然賊衆船小，皆層疊而載，舟不可運，復因爭渡自相格鬪，適遇颶風大作，各船盡覆，浮迫登岸，得不死者僅二十餘徒而已。我兵既無舟渡，又風雨益甚，遂各歸營。既晴，我兵仍分路入山搜勦，各賊茫無踪跡，又復深入，見崖谷之間，顛墮而死者，不可勝計。臭惡薰蒸，不可復前，遠近巖峒之中，林木之下，堆疊死者男婦老少，大約且四千有餘。蓋各賊皆倉卒奔逃，不會賚有禾米，大雨之中，飢餓經旬，而既晴之後，烈日焚炙，瘴毒蒸熾，又且半月有餘，故皆靡爛而死。八寨之賊，略已蕩盡，雖有脫網，亦不能滿數十餘徒矣。本院議於八寨之中，據其要害，移設衛所以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以迭相引帶，親臨相視。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則，其時暑毒日甚，山溪水漲，皆惡流臭穢，飲者皆成疫痢。本院因見各賊既已掃蕩，而我兵又多疾疫死亡，乃遂班師而出。照得各職於本年三月二十三等日，先奉本院鈞牌，據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呈稱，斷藤峽等處猖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等峒，累年攻劫郡縣，鄉村被害軍民，累奏請兵誅勦，乞要乘此兵威勦滅等因。行仰各職，監統各該官兵進勦各賊，諭令未至信地三日之內，停軍中途，候約參將張經與

同守巡各官集議，先將進兵道路之險夷，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經由往復，面問各鄉導人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要彼此習熟，若出一人，然後刻定日期，偃旗息鼓，寂若無人，密至信地，乘夜速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魁盡數擒勦，以除民害，以靖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脅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爲事，不以多獲首級爲功。各官務要仰體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仍要禁約軍兵人等，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依軍法，斬首示衆。各官既有地方責任，兼復素懷忠義，當茲委任，務竭心力，以祛患安民，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紀功，御史紀驗，以憑奏報。奉此各職會同參議汪必東、僉事汪濛、吳天挺、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遵照軍門成算，分布各哨，官兵申明紀律，嚴督依期進勦。前項各賊巢穴，獲功解報間，隨準參將張經手本，密奉本院鈞牌，仰候牛勝事畢，即便移兵進勦古陶諸賊，就使各賊先已聞風逃遁，亦須整兵深入，掃其巢穴，以宣聲罪致討之威。若其遂能悔罪效順，亦宜姑與招安，如其仍前憑險縱恣，兩征不已，至於三三征不已，至於四，務在殄滅，以絕禍根。各官就彼分定哨道，永順進勦仙臺諸處，保靖進勦白竹諸處，各分鄉導人等引路進兵，務在計慮周密，相機而行，各毋偏執已見，致有悞事。彼中事勢，參將張經久於其地，必能知悉，仍要本官勇當力任，斷決而行，不得含糊兩可，終難辭責。又經遵照方略，依期進勦，獲功解報間，又於四月初五日，各職先奉本院密切鈞牌，據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呈稱：八寨搖撼，毒害萬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乞要乘此軍威，急除一方大患等因。本院看得八寨之賊，旣極驍猛，而石門天險，自來兵不能入，此可以計取，未易以兵力圖者。邇者思田既附，湖兵尙留，彼賊心懷疑懼，必已設有備禦。今各州狼兵，悉已罷散，而思田新附之民，方各歸事農耕，湖兵又已撤回，彼必以我爲無復有意於彼，是以近日稍稍復出剽掠，是殆以此探望官府舉動，今我若罔聞知，且聽其出沒，彼亦放縱懈弛，請我不復能爲，此正天亡之時，機不可失。前者思田各日感激，朝廷再生之恩，求欲立功報效，當時許其休息三月，然後調用，今已及期，仰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照牌事理，即便

分投密切起調各目兵夫，迂路前到南寧，面聽約束行事。各職遵奉起調，行至新墟地方，又密奉進兵方略。刻定日期，當即遵奉連夜分哨速進，遂克攻破巢穴，連戰皆捷，斬獲功次解報。間職等各蒙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石金案驗爲紀，獲功次事。案行該道，各不妨監督。如遇參將張經、舊任副總兵張祐等官，各解到擒斬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告人，俱要就彼審驗真切，事完通查獲功員役，分別首從功次多寡。緣由造冊齎報，以憑覆審。奏報等因。除遵奉外，今據進剿斷藤峽谷各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千一百四名，俘獲賊屬五百六十八名口，進剿八寨各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千九百一名，俘獲賊屬五百八十七名口，兩處共計擒斬獲三千五百名，俘獲賊屬一千一百五十五名口，除遵照案驗事理，再行驗實造冊另報外，其各哨解到生擒斬獲俘獲等項功次數目，合先開報。職等會同參照斷藤峽諸賊連絡數十餘巢，盤互三百餘里，彼此犄角結寨，憑險稔惡，流劫郡縣鄉村。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年間，該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餘萬，來平兩廣，然後破其巢穴，兵退未久，各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攻勦，兼行招撫，然後退還巢穴。自是而後，官府曲加撫處，或時暫有數月之安，而稍不如意，輒復猖獗，殺掠愈毒。蓋其祖父以來，狼戾相承，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近年以來，官府勦撫之計益窮，各賊殘毒之害日甚，蓋已至於不可支持矣。至於八寨諸賊，尤爲兇悍猛惡，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國初韓都督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其後屢次合勦，一無所獲，反多擄喪。惟成化年間，土官岑瑛素能懼服諸獠，嘗合各州狼兵一入其巢穴，斬獲二百餘級，已而賊勢大湧，力不能支，當遂退兵，亦以招安而罷。自是而後，莫可誰何。流劫遠近，歲無虛月，民遭荼毒，冤苦無所控籲。自思田多事，兩地之賊相連煽動，將有不可明言之變，千里之間，方爾洵洵朝夕，今奉朝廷威德宣揚，軍門方略密授，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效之機，翕若雷霆，疾如風雨，事舉而遠近不知有兵，與之役，敵破而士卒莫測其舉動之端，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績共已踰三千之功，蓋其勞費未及大

征十之一，而其斬獲加於大征三之二，遠近室家相慶，道路權騰，皆以爲數十年來未見其斯舉也。職等承乏任使，雖衝冒炎毒，攀援險阻，不敢不竭力效命，但僅遵奉方略，安能仰贊一籌。照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勇彭宗舜等扶病冒暑，督兵勦賊，顛頓崖谷，仆而益奮，遂能掃蕩巢穴，殄滅渠黨，卽其忠義激發。誠亦人所難能。其思田報效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再生之恩，共竭效死之報，自備資糧，爭先首敵，遂破賊險，搗自昔不到之巢，斬自來難敵之寇。蓋有仰攻險寨，墮崖而碎首者，猶曰我死不憾，亦有仰受賊弩，掛樹而裂肢者，猶曰我死甘心。民間傳誦，以爲盧蘇王受昔未招撫，惟恐其爲地方之患，今旣招撫，乃復爲地方除患，嘖嘖稱歎，謂其竭忠報德之誠。雖子弟之於父兄，亦不能是過矣。再照督兵督哨防截給餉等項，凡有事於軍前各官，雖其職有崇卑，功有大小，然皆衝冒矢石，炎瘴備歷，險阻艱難，比之往來大征，合圍守困，坐待成功，其爲利害勞逸，相去倍蓰，均乞錄奏，以勸將來等因。到臣照得先該各官呈稱，前項各巢積年窮兇極惡，千百里內，被其慘毒，萬姓冤苦，朝不保夕，乞要乘此軍威，急救一方，塗炭等因。其時臣方駐劄南寧，目覩其害，誠不忍坐視斯民之苦，一至此極，及查兵部屢次咨來，題奉欽依專理，要將前項各職卽行發兵計勦，以除民患，正亦臣等職所當盡之責。但慮賊衆勢大，連絡千里，可以計破，難以力攻，欲俟再行奏請。命下，然後舉行，必致形迹昭聞，雖用十萬之師，圖以歲年，亦未可克。故遂仰遵欽奉救諭，但有賊盜生發，當撫卽撫，可勦卽勦，及便宜行事。理。一面密切相機行事，及密行總鎮太監張賜，知會隨該鎮守兩廣豐城侯李旻，亦相繼到任。又經轉行知會外，今據各呈前因，該臣會同總鎮太監張賜，總兵李旻及鎮巡三司等官，看得八寨斷藤、牛腸、六寺、磨刀、古陶、白竹、羅鳳、龍尾、仙臺、花相等賊巢穴，連絡盤據，千百餘里，兇悍驍猛，酷虐萬姓，流毒一方，自來征勦所不能克，果已貫盈罪極，神怒人怨，委有如各官所呈者。是誠兩廣盜賊之淵藪，根柢此而不去，兩廣盜賊終未有衰息之漸也。乃今於三月之內，止因湖廣便道之歸師，及用思田報效之新附，兩地進兵，不滿八千，而斬獲三千有奇，巢穴掃蕩，一洗萬民之冤，以除百年之患，此豈臣等知謀才略之所能及，皆是。皇

上除患救民之誠心，默贊於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殺之威，任人不疑之斷，震懾遠邇，感動上下，且廟廊諸臣，咸能推誠舉任，公同協贊，惟國是謀，與人爲善，故臣等得以展布四體，無復顧慮，信其力之所能爲，竭其心之所可盡，勦無不宜，舉無弗振，諸將用命，軍士效力，以克致此，雖未足爲可稱之功，而朝廷之上，所以能使臣等獲成是功者，實可以爲後世行事之法矣。不然，則兵耗財竭，凋敝困苦之餘，僅僅自守，尙恐未克，而况敢望此意外之事哉。照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皆衝犯暑毒，身親陷陣，事竣之後，狼狽扶病而歸，生死皆未可必，其官男彭蓋臣者，亦遭家丁遠來報效，兩年之間，顛頓道途，疾疫死亡，誠有人情所不能堪者，而彭明輔等忠義奮發，略無悔意，卽其一念報國之誠，殊有所不可泯者。至於思田報效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朝廷再生之恩，自備資糧，力辭軍餉，實能舍死破敵，爭先陷陣，惟恐功效不立，無以自白其本心，謂子弟之於父兄，亦不過是誠非虛言，此皆臣所親見者也。及照留撫思田右布政林富，已聞都御史之擢，而忠義激發，猶且不計體面，必欲督兵入巢，破賊而後出，是尤人所難能。舊任副總兵張祐，參將張經，沈希儀，湖廣督兵僉事汪濂，廣西督兵僉事吳天挺，參議汪必東，副使汪素，湖廣督兵都指揮謝珮，廣西都指揮高棧，及各督哨督押指揮等官，馬文瑞，王勳，唐宏，下瑯，張籍，彭飛，張恩，周徹，宗趙，璇，林節，劉鏗，武鑾，千戶劉宗本等，督勦縣丞林應聰，主簿季本，并防截搜捕，調度給餉等項官員，知府程雲鵬，蔣山卿，同知桂鑿，史立誠，舒柏通，判陳志敬，徐俊，知州林寬，李東，諭召知縣劉喬，縣丞杜桐，肅尙賢，經歷周奎等，雖其才猷功績，各有大小等級之殊，而利害勤苦，亦有緩急久暫之異。然當茲炎毒暑雨之中，瘴疫薰蒸，經冒鋒鏑之場，出入崎嶇之地，固皆同效捍患勤事之績，均有百死一生之危者也。伏望皇上明昭軍旅之政，旣行廟堂協贊舉任之上賞，亦錄諸臣分職供事之微勞，及將宣慰彭明輔等，特加陞獎，官男彭宗舜，彭蓋臣，免其赴京，就彼襲替，以旌其報國之義。土目盧蘇王受等，亦曲賜恩典，或不待三年而遂錫之冠帶，以勵其報效之忠，如此庶幾功無不賞，而益興忠義之心，賞當其功，而自息僥倖之望矣。臣以懦劣迂疏，繆蒙不世之知遇，授以軍旅重任，言

無不錄。計無不行，且又慰以溫旨，使之不必顧忌。臣伏讀感泣，自誓此生鞠躬盡死，以報深恩。今茲之役，本無足言，然亦自幸，苟無覆敗，以免戮辱，但恨身嬰危疾，自後任勞頗難，已具本告回養病乞。賜俯允俾得全復餘生，尙有圖報之日，臣不勝願望。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嘉靖七年七月十二日

照得臣於去歲奉命勘處思田兩府皆蒙皇上天地好生之仁，悉從寬宥，兩府人民今皆復業安居，化爲無事寧靖之地，自此可以永無反覆之患，而免於防守屯息之勞矣。惟是八寨及斷藤峽諸賊，積年痛毒生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臣既目覩其害，不忍坐視而不救，遂遵奉敕諭事理，乘機舉兵征勦，仰賴神武威德，幸已翦滅蕩平，一方倒懸之苦，略已爲之一解。但將來之患，不可以不預防，而事機之會，亦不可以輕失。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脈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爲，則數年之間，賊以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多病之故，自度精神力量，斷已不能了此，但已心知其事勢，不得不然，不敢仰負陛下之託，俯貽地方之憂，輒已遵奉敕諭，便宜事理，一面相度舉行，不避煩瀆之誅，開陳上請，乞賜採擇施行，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計開

一移築南丹衛城於八寨，臣等看得八寨之賊，實爲柳慶諸賊之根抵，蓋其東連柳州隴蛤三都嶺，三北四等處，賊峒以數十北連慶遠忻城東甌，莫往八仙等處賊峒，亦以數十西連東蘭等州及夷江土者，等處賊峒以十數。南接思恩及賓州上林縣諸處賊村，亦以十數。各處賊巢雖多，其小者僅百數人，大者不過數百人及千人而止。各賊巢穴皆有山谿之限，險阨之守，不相通和，至期有急，或欲有所攻劫，糾合會聚，然後有一二千之衆，多至數千者，惟八寨之賊，每寨有衆千餘，四山環合，同據一險，無事則分路出劫，有警急奔入其巢，數千之衆，皆不糾而

聚不約而同，不謀而合，故名雖爲八，實則一寨，此八寨之賊，所以勢衆力大，而自來攻之有不能克者也。各巢之賊，皆倚恃八寨爲逋逃主，每有緩急，一投八寨，卽無所致其窮詰，八寨爲之一呼，則羣賊皆應聲而聚，故羣賊之於八寨，猶車輪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則羣賊決無衰息之期也。今幸八寨悉已破蕩，正宜乘此平靖之時，據其要害，建置衛所，以控馭羣賊。臣等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之所會，議於其地創築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衆者，而移設南丹一衛於其間，蓋南丹衛舊在南丹州地方，爲廣西極邊窮苦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故自先年屢求內徙，今已三遷而至賓州，遂爲中土富樂之鄉。賓州既有守禦千戶一所，官軍而又益以南丹一衛，自遠來徙，無片田尺土之籍，但惟安居坐食，取給於賓州州城之內，皆職官旗舍之居，州民反避處於四遠村寨，每遇糧差徭役，然後入城，故州官號令不行於城中，而政事牽沮，地方益弊。今計一衛之官軍，雖不滿五百之數，蓋盡移其家衆，則亦不下二千，以二千之衆而屯聚於一城，其氣勢亦已漸盛，足充守禦，遂清理屯田之在八寨者，使之屯種，又分撥各賊占據之田，使各官軍得以爲業，以稍省俸給月糧之費，彼亦無不樂從。且賓州之城既空，又可以遷聚居民，修復有司之治，亦事之兩便者也。臣等又看得遷江八所，皆土官指揮千百戶等職，舊有狼兵數千，以分制八寨獠賊之勢，後因賊勢日盛，各官皆不敢復入，反遂與之交通結契，及爲之居停指引，分其劫掠之所得，共爲地方之害，已非一日。官府察知其奸，欲加懲究，則又倚賊爲重，不可根極。近臣督兵其地，悉將各官遵照 敕諭事理，緝赴軍門，議欲斬首示衆，以警遠近，而各官哀求免死，願得殺賊立功自贖，然其時賊勢已平，遂許其各率土兵入屯八寨，就與該衛官軍分工效力，助築城垣，待城完之日，就與城外別築營堡，與南丹衛官軍犄角而守，亦各分撥賊田，使之耕種，以資衣糧。今八所土兵雖已比舊衰耗，然亦尚有四千餘衆，若留其微弱者四所於外，以分屯其所遺之田，而調其強盛者四所於內，合南丹一衛之衆以守，亦且四千有餘，隱然足爲柳慶之間一巨鎮矣。此鎮一立，則各賊之脈絡斷，咽喉絕，自將沮喪震懾，其勢莫敢輕動，稍

有反側者，據險出兵而撲之，夕發而旦至，各賊之交，自不能合，如取机上之肉，下筋無弗得者，此真破車輪之軸，而諸幅自解，伐樹木之本，而衆幹自枯，不過十年，柳慶諸賊不必征勦，皆將效順而服化矣，伏乞 聖明裁允。

一 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臣等看得思恩舊治，原在寨城山內，尙歷高山數十餘里，其後土官岑濬，始移出地名喬利，就巖險墨石爲城而居，四面皆斬山絕壁，府治亦在礮礮之上，芒利槍礮之石衝射抵觸，如處戈矛劍戟之中，自岑濬被誅，繼是二十餘年，反者數起，曾不能有一歲之安，人皆以爲風氣所使，雖未可盡信，然頑石之上，不生嘉禾，而陰崖之下，必有狐鼠，要亦事理之有然者，况其地瘴霧昏塞，薄午始開，中土之人來居，輒生疾疫，自春初思田歸附之後，臣時卽已經營料理其事，竟未能有相應之地，近因督勦八寨，復親往相度，乃於未至橋利六十里外地名荒田者，其地四野寬衍，皆膏腴之田，而後山起伏蜿蜒，敷爲平原，環抱涵蓄，兩水夾繞後山而出，合流於前，屈曲數十里，入武緣江，水達於南寧，四面山勢重疊盤迴，皆軒豁秀麗，真可以建立府治，臣因信宿其地，爲之景定方向，創設規則，諸夷來集，莫不踴躍歡喜，爭先趨事赴工，遂令署府事同知桂莖督令各役，擇日興工，蓋思恩舊治皆在萬山之中，水道不通，故各夷所須魚鹹諸貨，類皆遠出展轉鬻買，往反旬月，十不致一，常多匱絕，舊府既地險氣惡，又無所資食，故各夷終歲不一至府治，情益疏離，易生嫌隙，今府治既通江水，商貨自集，諸夷所須皆仰給於府，朝夕絡繹，自然日加親附，歸向，而武緣都里舊管割屬思恩者，其始多因路險地隔，不供糧差，今荒田就係武緣止戈鄉，一圖二圖之地，四望平野，坦然大道，朝夕往返，無復阻隔，則該府之官自可因城頭巡檢之制，循土俗以順各夷之情，又可開闢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便，則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者，是亦保治安民勢不容已之事，伏乞 聖明裁允。

一 改鳳化縣治於三里，臣等勦得思恩舊有鳳化一縣，然無城郭縣治，僻宇，選來知縣等官，多寄居民村，或寄其家，眷於賓州諸處，而遷徙無常，如流寓者，然上司憐其無所依泊，則委之管理別印，或以公務差遣，往來於外，以

苟歲月故鳳化之在思恩，徒寄虛名，而實無縣治。臣近督勦八寨，看得上林縣地名三里者，乃在八寨之間，其地平廣博衍，東西數里外，石山周圍，如城自厚，極高石山之間，猶抽土山一脈，起頓昂伏，分爲兩股，環抱而前，遂有兩水夾流土山之外，當心交合，出水之口，石山十餘重，錯互回盤，轉折二三十里，極外石山合爲城門，水從此出，是爲外隘；其間多良田茂林，村落相望，前後居民十餘家，皆極饒富，後爲寨賊所驅殺占據，遂各四散逃亡。不敢歸視其土者已二十餘年，今各賊旣滅，遂空其地，不及今創設縣治以據其險，或有漏殍之賊，潛回其間，日漸生息，結聚，後阻石門之險，前守外隘之寨，不過數年，又將漸爲地方之梗矣。故臣以爲宜割上林上下無虞鄉三里之地，屬之思恩，而移設鳳化縣治於其內，量爲築立城垣廨宇，選委才能之官，與督其役，遠近聞之，不過三四月，而逃亡之民，將盡來歸，各修復其田業，供其糧差，蔚然遂可以成一方之保障；且其南通南丹，新衛五六十里，南丹在石門之內，鳳化當石門之外，內外聲勢連合，而石門之險亡；西至思恩，一百餘里，取道於那學，沿途村寨，荒寨日久，因此兩地之人往來絡繹，而道途益通。又上林舊在大鳴山，與八寨各賊之間，勢極孤懸，今得鳳化爲之唇齒，氣勢日盛，雖割三里之地，以與鳳化，而綠茅、綠篠等村寨，舊所亡失土田，皆將以次歸復，則亦失之於東而收於西矣。及照思恩，雖已設立流官知府，然其所屬皆土目巡檢，而舊屬鳳化一縣，亦皆徒寄空名，實未嘗有今割武緣止戈一圖二圖之地，改築思恩府城，而又割上林上下無虞三里之地，改設鳳化縣治，固於思恩亦已稍有資輔，但自鳳化，三里至於思恩，一百五六十里，中間尚隔上林一縣，臣以爲并割上林一縣，而通屬之思恩，似於事勢爲便，而於體統尤宜。何者？柳州一府所屬二十州，賓州蓋柳州所屬者，且有上林、遷江兩縣，今思恩既設流官知府，固亦一府之尊，而反不若柳州所屬之一州也；其於體統亦有所未稱矣。况賓州自有十五里，而又有遷江一縣，雖割上林以與思恩，其地猶倍於思恩，未爲遽損也。上林之屬賓州與屬思恩，均之爲一屬邑，亦未有所加損也。然以之屬於思恩，則思恩始可以成一府之規模，而其間有無相須，緩急相援，氣勢相倚，流官之體

統益尊，則士俗之歸向益謹，郡縣之政化日新，則夷民之感發日易，固有不可盡言之益也。夫立新縣以扼據地險，改屬縣以輔成府治，是皆所以又安地方者也。伏乞 聖明裁允。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照得南寧自宣化縣至於田寧，逆流十日之程，宣化所屬如思龍、十圖等處，相去尚有五日六日，其間錯以土夷村寨，地既隔越，而窮鄉小民，畏見官府，故其糧差多在縣之宿奸老蠹與之包圍，因而以一科十，小民不勝迫脇，往往逃入夷寨，土夷又從而暴之，地日凋殘，盜賊日起，近年以來，思龍之圖鄉民屢次奏乞添設縣治，以便糧差，蓋亦內迫於縣民之奸，外苦於土夷之暴，不得已而然。臣因入撫田寧，親歷其所，民之擁道控告者以千數，因停舟其地，爲之經理相度，得村名那久者，其地亦寬平深厚，江水縈迴環匝，傍有一江來會，亦正於此合流，沿江居民千餘家，竹樹森翳，煙火相接，且向武各州道路，皆經由其傍，亦爲四通之地，若於此分割宣化縣思龍一五六七八九十二及西鄉之六八圖共十里之地而設立一縣治，則非獨以便窮鄉小民之糧差賦役，亦足以鎮據要害，消沮盜賊，其間小民村居，如那茄馬坳、三顏那排之類，未可悉數，皆久已淪入於夷，今若縣治一立，則此等村寨諸夷自不得而隱占，皆將漸次歸復流官，而其地遂接比於田寧，固可以所設之縣而遂以屬之田寧矣。夫南寧一府，所屬一州三縣，而宣化一縣自有五十二里，今雖分割十里之地以與田寧，而宣化尚有四十二里一縣之地，猶四倍於一府也。况田寧又係新創流官府所統治，皆土目巡檢，今得此一屬縣爲之傍輔，又自不同。臣於前割上林以屬思恩之議，已略言之矣。且左江一帶，自蒼梧以達南寧，皆在流官腹裏之地，自南寧以達於田寧，自田寧以通於雲貴交趾，則皆夷村土寨，稍可疑傳，易成闕隔。今田寧思恩二府既皆改設流官，與南寧鼎峙而立，而又得此新創一縣，以疏附交通於其間，平居無事，商貨流通，厚生利用，一旦或有境外之役，道路所經，皆流官衙門，從門庭中度兵，更無阻隔之患，此亦安民經國之事，勢所當爲者也。伏乞 聖明裁允，仍 定賜縣名，選官給印，地方幸甚。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照得斷藤峽諸賊既平，守巡居官議調土漢官兵數千於潯州，以防不測，該臣看

得各賊既滅，縱有一二漏網，其勢非三四年亦未能復聚，爲今之計，正宜勦撫並行。蓋破滅窮兇各賊者，所以懲惡而撫恤，向化諸獠者，所以勸善。今懲惡之餘，卽宜急爲勸善之政，使軍衛有司各官分投遞歷，向化村寨，慰勞而存恤之，給以告示，賜以魚鹽，因而爲之選立酋長，諭以朝廷所以征勦各巢者，爲其稔惡也。今爾等向化村寨，自安心樂業，益堅爲善之志，但有反側悖亂者，卽宜擒送官府，自當重賞，以酬爾勞。其漏殄諸賊，果能誠心悔惡，亦皆許其歸附，待以良民，夫使向化者益勸於爲善，而日加親附，則惡黨自孤，賊勢自散，不能復合。縱遣一二終將屈而順服矣。乃今則不然，賊既破勦而猶屯兵不散，使漏殄之徒得以藉口搖惑遠近，其向化村分又略不加恤，奸惡之民復乘机而驅脅虐害之，彼見賊已破滅而復聚兵，已心懷驚疑矣，而又外惑於賊黨之扇搖，內激於奸民之驅脅，遂勾結相連而起也。近年以來，所以亂始平而變復作，皆迷誤於相沿之弊而不察也。今各賊新破，勢決未敢輕出，雖屯數千之衆，不過困頓坐食，徒穢擾民居，耗竭糧餉，而實無益於事，吾民久被賊苦，今始一解其倒懸，又復自聚無用之兵以重困之，此豈計之得者哉。惟於各寨之中，相其要害之地，創立一鎮以控制之，此則事理之所當行，亦正宜乘此掃蕩之餘而速圖之者。其在斷藤牛腸諸處，則既切近漳州府衛，不必更有所設。至於四方各寨，遍歷其要害險阻，則惟五屯正當風門佛子諸巢穴，而西通府江北接荔浦，各處獠賊最爲緊要之區，宜設一鎮以控御遠邇，而舊已有千戶所統率，官兵亦幾及一千之數，困於差徭，日漸躲避於附近土目村寨，官司失於清理，止有五百，其後上司不聞地方之艱難，又於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而所餘遂不滿二百，既而賊亂四起，守禦缺乏，則又取調潮州之兵數百，以協守五屯，事既紛亂，人無所遵，兼以統馭非人，故地方遂致大壞。且其屯堡墻垣亦甚卑隘，不足以壯威設險，今宜開拓其地，增築高城，度可以居二千之衆，而設守備衙門於其內，取回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之兵，其自潮州調來協守者，則盡數發還原衛，以免兩地各兵背離鄉土之苦，往復道途之費，仍於附近土寨日兵之中，清查揀補，其後避差役者，務足原數一千，選委智略忠

勇之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敷之以威信，而懷之以仁恩，務在地險既設，而士心益和，自然動無不克，而行無不利，參將兵備各官，又不時親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或案行其村寨，或勸督其農耕，或召其頑梗而曲示訓懲，或進其善良而優加獎賜，或救恤其灾患，或聽斷其是非，如農夫之去稂莠而養嘉禾，漸次耕耨而耘鋤之，無事之時，隨意取調附近土官兵款，或百人，或七八十人，以協同哨守爲名，使之兩月一更班，而絡繹往來於道路，以慣習遠近各集之耳目，自後我兵出入，自將無所驚疑，果有兇梗，當事舉動，然後密調精悍可用土目一二十名，如尋常哨守然，以次潛集城中，畜力養銳，相機而發，夫無事而屯數千之兵，則一月糧餉費踰千金，若每一年無屯軍之費，用之以築城設險，犒賞兵士，招來遊人，亦何事不行，何工不就，此增築城堡以據要害，所謂謀成而敵自敗，城完而寇自解，險設而賊自摧，威震而奸自伏，正宜及今爲之，而亦事勢之不可已焉者也。伏乞 聖明裁允。

查明岑邦相疏 七年七月十九日

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節奉 欽依岑邦佐仍武靖知州岑邦相着王守仁再查明白具奏 欽此 欽遵 照得先該臣等具題前事，內一件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氏世有田州，久結於人心，岑猛雖沒，諸夷莫不願得復立其後，議於開設流官知府之外，就於該府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降設田州，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爲判官，六年之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爲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當時臣等通拘該府大小土目及鄉老人等，審問岑猛之子應該承立者何人，乃衆口一詞，以爲岑猛四子，長子岑邦佐係正妻張氏所出，次子岑邦彥係庶妻林氏所出，三子邦輔係外婢所生，四子岑邦相係次妾章氏所出，猛嬖溺林氏而張氏失愛，故邦佐自幼出繼武靖，而以邦彥承襲官職。今邦彥既死，應該承立者，莫宜於邦佐。臣等當看得武靖地方，正當搖賊之衝，而邦佐自幼出繼，該州之民信服歸戴已久，况其才力足能

制禦各藩，近日各州土目人等，又相繼懇恩來告，願得復還邦佐，今欲改立一人，亦未有可以代邦佐者，臣恐一失武靖各目之心，則於地方又多生一事，莫若仍還邦佐於武靖，一以禦地方之患，一以順各夷之情。至於田州新立，不過苟以無絕岑氏之祀，此其才否優劣，固有不必深論者，因論以邦佐出繼武靖既久，朝廷事體已定，不可復違，宜立其次者岑邦輔，則可於是各目人等又衆口一詞，以爲邦輔名雖岑猛，外婢所生，其實來歷不明，閩府之民，皆不欲立，惟邦相則次妾所生，實係岑猛之親骨血，况其質貌厚重，謹實，衆心歸服，立繼岑氏，庶不絕其真正一脉。臣等議得仍立土官者，專爲不絕岑氏之後，以順諸夷之情也，今衆心若此，亦合俯順，故當時直斷邦輔，謂非岑猛之子，而止謂岑猛之子存者二人，亦所以正名慎始，杜日後之紛爭也。但具奏之時，因本內事體多端，文以繁瑣，若再加詳說，誠恐有瀆聖聽，故遂簡略其詞。今蒙朝廷明見萬里，洞徹細微，復命臣等查奏，聞命惶懼，無所措躬，因思岑邦輔尚存，當時奏內不曾詳開，所以不立邦輔之故，而直言岑猛之子存者二人，果係情節脫落，事體欠明，臣等疏漏之罪，萬死有不容赦者矣。臣等近復通拘該府土目鄉老人等，再加審問，而衆口一詞，執說如前，陳請益篤。臣等反覆思惟，其事誠亦必須如此，而後穩帖無弊，故仍照原議上請，蓋此等關係地方之事，臣等言雖或有不敢盡而心已無所不用其極，必求事出萬全，永久無患，然後乃敢具奏伏乞聖明宥其疏漏萬死之誅，仍敕該部俯從原議，立岑邦相於田州，以曲順各夷之情，其岑邦輔者，聽其以官族名目隨征，如此則名正事成，而人心允服，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獎勵賞賚謝 恩疏 七年九月二十日

准兵部咨爲奏報平復地方事，該臣題該本部覆題，節奉聖旨王守仁受命提督軍務，蒞任未久，乃能開誠布恩，處置得宜，致令叛夷服衆歸降，罷兵息民，其功可嘉，寫勅差行人賚去獎勵，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布政司買辦羊酒送用，欽此。隨於本年九月初八日，該行人馮恩賚捧，敕書并前項綵幣銀兩等項到於廣州府。

地方奉迎入城，嘗除望闕謝恩，欽遵收領外。臣時臥病牀褥，已餘一月，扶病興伏，感激惶懼，頓頓氏眩，莫知攸措。已而漸復甦息，伏自念思恩田州數萬赤子，皆畏死逃生，本無可誅之罪，而前此當事者議欲勦滅，故皆洵洵思亂。既已陷之必死之地，而無復生全之心矣。仰賴皇上好生之仁，軫念遠夷，惟恐一物不得其所，特遣臣來勸處，臣亦何能少效一籌，不過宣揚探仁，敷昭神武，而旬月之間，遂皆回心向化，舍死投生，面縛來歸，是皆皇上聖德格天，至誠所感，不疾而速，是以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豈臣等知謀才力能致毫髮於其間哉。今乃誤蒙洪恩，重頒大賞，且又特遣行人賚敕遠臨，事尤出於常格之外，臣亦何功而敢當此，臣亦何人而敢望此，祇受之餘，戰悚惶惑，徒有感泣，惟誓此生鞠躬盡瘁，竭犬馬之勞，以圖報稱而已。臣病日亟，自度此生恐不復能奔走闕廷一覲，天顏，以少罄其螻蟻葵藿之誠，臣不勝刻心鏤骨，感激戀慕之至。

乞恩暫容回籍養病就醫疏 七年十月初十日

臣以憂病，陔伏田野，六年有餘，蒙陛下賜之再生之恩，錫之分外之福，每思稽首朝闕一覲，天顏以申其螻蟻感激之誠，遂其葵藿傾戴之願，既困疾病，復畏譏議，六年之間，瞻望太息，竟未敢一出門庭。夫蒙人一顧之恩，尚必思其所以爲，爵受人一言之知，亦必圖其所以爲，報何況君臣大義，天高地厚之恩，上之所以施於其下者，如雨露之霑濡，無時或息，而下之所以承乎其上者，乃如頑石朽株，略無生動，此雖禽獸異類，稍有知覺者，亦不能忍於其心，是以每一念及，則哽咽涕下，徒日夜痛心傷骨，行吁坐嘆而已。邇者繆蒙陛下過採大臣之議，授以軍旅重寄，自知才不勝任，病不任勞，輒乃觸冒上陳辭謝，又蒙溫旨眷覆，慰諭有加，伏讀感泣，不復能顧其他。即日矢死就道，既而沿途備訪其所以致此變亂之由，熟思其所以經理幹旋之計，乃甚有牴牾矛盾者，而其事勢既已顛覆破漏，如將傾之屋，半溺之舟，莫知所措，其惟恐付託不效，以孤陛下生成之德，以累大臣荐舉之明，於是始益日夜危懼，而病亦愈甚，乃不意到任以來，旬月之間，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兩頑民帖然來服，千里之內，

去荆棘而行成坦途，其間雖有數處強大賊巢，素爲廣西衆賊之淵藪根株，屢嘗征討而不克者，亦就湖廣撤回之兵而乘其取道之便，用兩廣新附之民而鼓其報效之勇，財力不致於大費，小民不及於疲勞，遂皆殲滅渠魁，蕩平巢穴，而遠近略已寧靖，是皆陛下好生之至德，昭格於上下，不殺之神武，幽贊於神明，是以不言而信，不怒而威，陰宥默相以克有此，固非愚臣意望之所敢及，豈其知謀才力爲能辦此哉！竊自喜幸以爲庶得藉此以免於覆敗之戮，不爲諸臣薦揚之累足矣。而臣之病勢乃日益增劇，百療無施，臣又思之，是殆功通其事，名浮於實，福踰其分，所謂小人而有非望之獲，必有意外之灾者也。臣自往年承乏南贛，爲炎毒所中，遂患咳嗽之疾，歲益滋甚，其後退伏林野，雖得稍就清涼，親近醫藥，而病亦終不能止，但遇暑熱輒復大作，去歲奉命入廣，與舊醫偕行，未及中途，而醫者先以水土不伏，辭疾歸去，是後既不敢輕用醫藥，而風氣益南，炎毒益甚，今又加以遍身腫毒，喘嗽晝夜不息，心惡飲食，每日強吞稀粥數匙，稍多輒又嘔吐，當思恩田州之役，其時旣已力疾從事，近者八寨旣平，議於其中，移衛設所，以控制諸蠻，必須身親相度，方敢具奏，則又冒暑輿疾，上下巖谷，出入茅華之中，竣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興。今已輿至南寧，移臥舟次，將遂自梧道廣，待命於韶雄之間。新任太監總兵亦皆相繼蒞任，各能守法奉公，無地方騷擾之患，兩省巡按等官，又皆安靖行事，創滌往時煩苛搜刻之弊，方務安民，今日之兩廣，比之異時，庶可謂無事矣。臣雖病發而歸，亦可以無去後之憂者，夫竭忠以報國，臣之素志也，受陛下之深恩，思得粉身齑骨以自效，又臣近戚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就危，尙求苟全以圖後報，而爲養病之舉，此臣之所大不得已也。惟陛下鑒臣一念報主之誠，固非苟爲避難以自偷安，而憫其瀕危垂絕不得已之至情，容臣得暫回原籍，就醫調治，幸存餘息，鞠躬盡瘁，以報陛下，尙有日也。臣不勝懇切哀求之至。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六

別錄八 公移

巡撫南贛欽奉 敕諭通行各屬 正德十二年正月

節該欽奉 敕諭：「江西福建廣東湖廣各布政司地方交界去處，累有盜賊生發，因地連各境，事無統屬，特命爾前去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安撫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姦弊。一應地方賊情，軍馬錢糧事宜，小則徑自區畫，大則奏請定奪，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禦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剿捕，選委廉能屬官，密切體訪，及簽所在大戶，并被害之家，有智力人丁，多方追襲，量加犒賞，或募知因之人，陰爲鄉導，或購賊徒自相斬捕，或聽脅從并亡命窩主人等，自首免罪。其軍衛有司官員中，政務修舉者，量加旌獎；其有貪殘畏縮誤事者，徑自奪問發落。爾風憲大臣，須廉正剛果，肅清姦弊，以副朝廷之委任。欽此欽遵。」照得撫屬地方，界連四省，山谿峻險，林木茂深，盜賊潛處其間，不時出沒剽劫，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各省巡捕等官，彼此推調觀望，不肯協力追剿，遂至延蔓日多，當職猥以菲才，濫膺重寄，大懼職業縲廢，仰負朝廷委託，爲照前項地方，延袤廣遠，未能徧歷其間，綏撫之方，隨時殊制，攻守之策，因地異宜，若非的確詢訪，難以臆見裁度，爲此仰鈔案同司，著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卽行本司該道分巡分守兵備守備等官，并所屬大小衙門，各該官吏，公同逐一會議，要見卽今各處城堡關隘，有無堅完，軍兵快會否操練，某處賊方猖獗，作何擒剿，某處賊已退散，作何撫緝，某賊怙終，必須撲滅，某賊被誘，尙可招徠，何等人役，堪爲鄉導，何等大戶，可令追襲，軍不足恃，或須別募精強，財不足用，或可別爲經畫，某處或有閒田，可與屯以足食，某處或多浮費，可節省以供

軍，何地須添寨堡。以斷賊之往來？何地堪建城邑；以扼賊之要害？姑息隱忍，固非久安之圖。會舉夾攻，果得萬全之策，一應足財，養兵弭寇安民之術，皆宜悉心計慮，折衷推求，山川道路之險易，必須親切畫圖，賊壘民居之錯雜，皆可按實開注，近者一月以裏，遠者一月以外，凡有所見，備寫揭帖，各另呈來，以憑採擇，非獨以匡當職之不逮，亦將以驗各官之所存。務求實用，毋事虛言，各該官吏，俱要守法奉公，長廉遠恥，祛患衛民，竭誠報國，毋以各省而分彼此，務須協力以濟艱難，果有忠勇清勤，績行顯著者，旌勸自有常典，當職不敢蔽賢；其或姦貪畏縮，志行卑污者，黜罰亦有明條，當職亦不敢同惡，深惟昧劣，庶賴匡襄，凡我有官，各宜知悉。

選揀民兵

照得府屬地方，界連四省，山谷險隘，林木茂深，盜賊所盤，三居其一，乘間劫掠，大爲民害。本院認當巡撫，專以弭盜安民爲職，欽奉 敕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得以徑自區畫。蒞任以來，甫及旬日，雖未徧歷各屬，且就贛州一府觀之，財用耗竭，兵力脆寡，衝所軍丁，止存故籍，府縣機快，半應虛文，禦寇之方，百無足恃。以此例彼，餘亦可知。夫以羸卒而當強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必有所不敢矣。是以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奏請兵，非調土軍，卽倩狼達，往返之際，輒已經年，糜費所須，動逾數萬，逮至集兵舉事，卽已烟燭潛形，曾無可剿之賊，稍俟班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復皆不軌之羣。良由素不練兵，倚人成事，是以機宜屢失，備禦益弛，徵發無救，乎瘡痍供饋適增，其荼毒羣盜習知其然，忿肆無憚，百姓謂莫可恃，說亦從非，夫事緩則坐縱烏合，勢急迺動調狼兵，一皆苟且之謀，此豈可常之策。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假閭戍以與師，豈以一州八府之地，遂無奮勇敢戰之夫，事豫則立，人存政舉。近據江西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將所屬各縣機快，通行揀選，委官統領操練，卽其處分，當亦漸勝於前，但此等機快，止可護守城郭，隄備關隘，至於搗巢深入，摧鋒陷陣，恐亦未堪，爲此案仰四省各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膂力出衆之士，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輩，務求魁傑異材，缺卽懸賞召募，大約江西福

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若有方能扛鼎，勇敢千人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召募犒賞等費，皆查各屬商稅贓罰等銀支給。各縣機快，除南贛兵備已行編選外，餘四兵備仍於每縣原額數內揀選精壯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一，就委該縣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著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召募犒賞之費。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劄，別選素有膽略屬官員分隊統押，教習之方，隨材異技，器械之備，因地異宜，日逐操演，聽候徵調。各官當加考校，以核其進止金鼓之節。本院間一調遣，以習其往來道途之勤，資裝素具，遇警卽發，聲東擊西，舉動由已，運機設伏，呼吸從心，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旣足以謹防守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而格心，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然後聲罪之義克振，撫綏之仁可施，弭盜之方，斯惟其要。本院所見如此，其間尙有知慮未周，措置猶缺者，又在各官酌量潤色，務在盡善，期於可久。亮愛民憂國之心，旣無不同，則拯溺救焚之圖，自不容緩。案至，卽便舉行，或有政務相妨，未能一一親詣，先行各屬，精爲選發，先將召募所得姓名，及措置支費銀糧，陸續呈報，事完之日，通造文冊，以憑查考。

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子弟

本院奉 命巡撫是方，惟欲剪除盜賊，安養小民，所限才力短淺，智慮不及，雖挾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父子弟，凡可以匡我之不逮，尙有益於民者，皆有以告我，我當商度其可，以次舉行，今爲此牌，似亦煩勞，爾衆中間固多詩書禮義之家，吾亦豈忍以狡詐待爾良民，便欲防姦革弊，以保安爾良善，則又不得不然。父子弟，其體此意，自今各家，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 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母得輕意忿爭，事要含忍，母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與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吾愧德政未敷，而徒以言教父老子弟，其勉體吾意，母忽！

輪牌人每日仍將告諭省曉各家一番。

十家牌式

某縣某方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右甲尾某人

右甲頭某人

此牌就仰同牌十家，輪日收掌，每日酉牌時分，持牌到各家照粉牌查審，某家今夜少某人往某處幹某事，某日當同，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姓名，從某處來幹某事，務要審問的確，乃通報各家知會，若事有可疑，即行報官，如或隱蔽，事發十家同罪，各家牌式。

某縣某坊民戶某人

某坊都里長某下，甲首軍戶，則云：「某所總旗小旗某下。」匠戶則云：「某里甲下，某色匠。」客戶則云：「原籍某處，某里甲下，某色人，見作何生理，當某處差役，有寄莊田在本縣某都，原買某人田，親徵保住人某某。」若官戶則云：「某衙門，某官下，舍人，舍餘。」

若客戶不報寫莊田在牌者，日後來告有莊田，皆不准；不報寫原籍里甲，即係來歷不明，即須查究。

男子幾丁：

某某項官見任致仕在京聽選，或在家。

某治何生業，成丁，未成丁，或往何處經營。

某有何技能，或患廢疾。

某

見在家幾丁。若人丁多者，牌許增闕，量添行格填寫。

一婦女幾口。

一門面屋幾間，係自己屋，或典賃某人屋。

一寄歇客人某人，係某處人，到此作何生理，一名名開寫浮票寫帖，客去則揭票，無則云無。

案行各分巡道督編十家牌

照得本院巡撫地方，盜賊充斥，因念禦外之策，必以治內爲先，顧蒞事未久，尙昧土俗，永惟撫緝之宜，惓然未有所措，訪得所屬軍民之家，多有規圖小利，寄往來歷不明之人，同爲狡僞欺竊之事，甚者私通羣賊，而與之傳遞消息，窩藏姦宄，而爲之盤據，盜賊不靖，職此其由，合就行令所屬府縣在城居民，每家各置一牌，備寫門戶籍貫，及人丁多寡之數，有無寄住暫宿之人，揭於各家門首，以憑官府查考，仍編十家爲一牌，開列各戶姓名，背寫本

院告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動靜，但有面目生疏之人，蹤跡可疑之事，卽行報官究理，或有隱匿，十家連罪，如此庶居民不敢縱惡，而姦僞無所潛形，爲此仰鈔案回道，卽行各屬府縣，著落各掌印官把依類去牌式，沿街逐巷，挨次編排，務在一月之內了事。該道亦要嚴加督察，期於著實施行，毋使虛應故事，仍令各將編置過人戶姓名，造冊繳院，以憑查考，非但因事以別勤惰，且將旌罰以示勸懲。

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告諭父老子弟，今兵荒之餘，困苦良甚，其各休養生息，相勉於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從，長惠幼順，勤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懷險譎，事貴含忍，毋輕鬪爭，父老子弟曾見有溫良遜讓卑己尊人而人不敬愛者乎？曾見有凶狠貪暴利己侵人而人不疾怨者乎？夫鬻訟之人爭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能伸，外見疾於官府，內破敗其家業，上辱父祖，下累兒孫，何苦而爲此乎？此邦之俗，爭利健訟，故吾言懇懇於此，吾愧無德政，而徒以言教，父老其勉聽吾言，各訓戒其子弟，毋忽！

勦捕漳寇方略牌 正月

據福建廣東布按二司參議等官張簡等各呈勦捕事宜，已經行仰遵照案驗施行，所有方略，恐致泄露，不欲備開案內，爲此另行牌仰廣東嶺東福建汀漳等處兵備僉事顧應祥胡璉密切會同守巡紀功贊畫等官，於公文至日，便可揚言本院新有明文，謂天氣向暖，農務方新，兼之山路崎嶇，林木蒼翳，若雨水洊至，瘴霧驟興，軍馬深入，實亦非便，莫若於要緊地方，量留打手機兵，操練隄備，其餘軍馬，逐漸抽回，待秋收之後，風氣涼冷，然後三省會兵齊進，或宣示遠近，或曉諭下人，此聲既揚，卻乃大饗軍士，陽若犒勞給賞，爲散軍之狀，實則感激衆心，作興士氣，一面亦將不甚緊關人馬，抽放一處兩處，以信其事，其實所散人馬，亦可不遠，而復預遣間諜，探賊虛實，有間可乘，卽便齎糧，銜枚連夜速發，當此之時，卻須捨卻身家，有死無生，有進無退，若一念轉動，便成大害，勦卒當前，重兵繼後，

伺至其地，鼓噪而入，仍戒當先之士，惟在摧鋒破陣，不許斬取首級，後繼重兵，止許另分五六十騎，沿途收斬，其餘亦不得輒亂行。次遠者，就便以軍法斬首。重兵之後，紀功贊畫等官，各率數隊，相繼而進，嚴整行伍，務令鼓噪之聲，連亘不絕，使諸賊逃遯山谷者聞之，不得復聚。若賊首未盡，探其所如，分兵速躡，不得稍緩，使賊復得爲計。已獲渠魁，其餘解散黨與，平日罪惡不大，可招納者，還與招納，不得貪功，一槩屠戮。乘勝之餘，尤要振兵肅旅，如初遇敵，不得恃勝懈弛，恐生他虞，歸途仍將已破賊巢，悉與掃蕩，經過寨堡村落，務禁標掠，宜撫恤者，卽加撫恤，宜處分者，卽與處分，毋速一時之歸，復遺他日之悔。本院奉命而來，專以節制四省沿邊軍職爲務，卽今進兵，一應機宜，悉宜稟聽本院庶幾事有總領，舉動齊一，授去方略，敢有故違，悉以軍法論處。各官知會之後，卽連名開具遵依揭帖，密切回報。

案行廣東福建領兵官進勦事宜

據福建廣東按察司等衙門備呈到院，看得兩省勦捕事宜，設施布置，頗已詳備，誠使諸將齊心，軍士用命，並舉夾攻，已有必克之勢。但事干各省，舉動難一，頓兵旣久，變故旋生，則謀算機宜，旬日頓異，亦難各守初議，執爲定說。照得福建軍務，整緝旣久，兼有海滄濱城政和諸處，打手足可濟事，諸將咸有以功贖罪之心，意氣頗銳，當道亦皆協謀并力，期收克捷之功，利在速戰。若當集謀之始，掩賊不備，奮擊而前，成功可必。今旣曠日持久，聲勢彰聞，各巢賊黨，必有連絡糾合，阻阱設械，以禦我師，其爲姦黨，當亦日加險密。至於今日，已爲持久之師，且宜示以寬懈，待間而發，而猶執其乘機之說，張皇於外，以堅賊志，是謂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之兵，集謀稍緩，聲威未震，意在倚重，狼達土軍，然後舉事，利於持久，是亦慎重周悉之謀。諸賊聞之，雖相結聚，尙候土兵之集，以下戰期，其備必猶懈弛，若因而形之以緩，乘此機候，正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強，而猶執其持重之說，必候土軍之至，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形而借勝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

窮，勝負之算，間不容髮，烏可執滯。除江西南贛地方，凡逼賊關隘，已行兵備副使楊璠、委官隄備殺戮，及將進剿方略，各另差人封付福建僉事胡璉、廣東僉事顧應祥、會同守巡等官，密切遵依行事外，仰鈔案回司，即行各官，務要同心協德，乘間而動，毋得各守一見，糜軍債事。一應進止，不必呈稟，以致誤事。領軍等官，隨機應變，就便施行。一面呈報，如復彼此偏執，失誤軍機，定行從重參拏，決不輕貸。其軍馬錢糧紀功給賞等項，已行有成規，不再更定。

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剿賊

據福建漳南道右參政艾洪等呈，准左參政陳策副使唐澤手本，該三司遵依議委各職，隨軍紀功，運謀經略，依蒙前詣南靖縣小營任扎，查理軍情，審驗功次，大約賊衆以四分爲率，一分就擒，一分聽撫，俱已審驗查處明白。一分遠逐，廣東境界，一分深藏本處山谷，狼子野心，絕巖峻嶺，易以計破，難以兵碎，必須通將調募，見在官軍二萬二千餘名，再加議處。減冗兵以省費，留精兵以守險，待賊饑疲，隨加撫勦，庶幾軍餉不缺，農業不廢。節據各哨委官連日稟報，各賊恃居險阻，公然拒敵官軍，不聽招撫，合無繼處本省錢糧，以堅自守之謀，催請廣東狼兵以助夾攻之計等因。隨據參政陳策等呈，據鎮海衛指揮高偉呈，指揮覃桓、縣丞紀鏞，被大傘賊衆突出，馬陷深泥，被傷身死等因到院。簿查先據參政陳策等呈，已經批各官酌量事機，公同會議如是，賊雖據險而守，尚可出其不趨，掩其不備，則用鄧艾破蜀之策，從間道以出奇，若果賊已盤據得地，可以計困，難以兵克，則用充國破羌之謀，減冗兵以省費，務在防隱禍於顯利之中，絕深姦於意料之外，萬全無失，僉謀皆同。然後呈來定奪去後。今據前因，參照指揮高偉既奉差委督哨，自合與覃桓等相度機宜，協謀並進，若乃孤軍輕率，中賊姦計，雖稱督兵救援，先亦頗有斬獲，終是功微罪大，難以贖罪。廣東通判陳策指揮黃春、千百戶陳洪、鄭芳等，既與覃桓等面議夾攻，眼見摧敗，略不應援，挫損軍威，壞事匪細，俱屬違法。各該領兵守備兵備守巡等官，督提欠嚴，亦屬有違。合就通行參究，但在緊急用人之際，姑且記罪，查勘督剿。及查添調狼兵一節，案查該省節呈，兵糧預備已久，惟俟剋日進攻，今始成軍而出。

一遇小挫，輒求濟師，况動調狼兵，往返數月，非但臨渴掘井，緩不及事，兼據見在官兵，二千有餘，數已不少，兵貴善用，豈在徒多，况稱糧餉缺乏，正宜減兵省費，安可益軍匱財，除廣東坐視官員，及應否動調狼兵另行查議外，仰鈔案回道，查勘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是否領兵夾攻，被傷身死，各官原領軍兵若干，見在若干，其指揮仲欽，推官胡寧，道知事曾瑤，知縣施祥等，緣何不行策應，是否畏避退縮，俱要備查明白，從實開報，其覃桓等所統軍兵，就仰高偉管領，戴毅殺賊，立功自贖，仍仰福建布政司作急查處，堪以動支銀兩，就呈鎮巡衙門知會，差官領解軍前接濟，一面備數呈來，以憑查考，不許稽遲，致誤軍機，各該官員俱要奮勇協心，乘機進剿，毋頓兵遙制，以失機宜，毋坐待狼兵，以自懈弛，務須純營犄角，以壯我軍之威，更休洩出，以蓄我軍之銳，多方以誤賊人之謀，分攻以疲賊人之守，掃蕩巢穴，靖安地方，則東隅可收於桑榆，大捷不計其小挫，事完之日，通查功罪呈來，以憑酌量奏。

案行領兵官搜剿餘賊

據福建左參政陳策，副使唐澤會案呈，准漳南道參政艾洪，僉事胡璉手本，督據委官指揮徐麒等呈稱：督領軍兵，黏蹤追賊，至象湖山賊寨，連營拒守，遵奉本院密諭，佯言犒眾退兵，俟秋再舉，密切部勒諸軍，乘懈奮擊，云云。除將擒斬功次，審驗監候梟掛外，呈乞照詳等因到院。卷查先准兵部咨前事，已經備行福建廣東二省，漳南嶺東二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欽遵調兵，上緊相機剿撫，並將進兵方略，行仰各官密切遵照施行，敢有故違，悉以軍法論處。去後，續據福建布按二司，守巡漳南道右參政等官艾洪等呈據，委指揮高偉呈稱：督同指揮等官覃桓等領兵，剋期夾攻，不意大賊眾突出，陷入深泥，被傷身死，廣東官兵在彼坐視，不行策救，呈詳到院。參看得各官頓兵日久，老師費財，致此敗衄，顯是不奉節制，故違方略，正行查勘參提問。隨據廣東按察司等衙門僉事顧應祥等官會呈前事，開稱約會福建官兵，剋期進攻，聞爪探福建官軍被大率賊徒殺死，指揮覃桓等情，各職隨卽統兵策應，當獲賊人一名，審係賊首羅聖欽，執稱餘賊潛入箭灌巢內，率領官兵直抵地名白上村，遇賊交戰，斬獲賊級，俘獲賊

屬等因呈報前來。看得象湖箭灌最爲峻絕，諸巢賊首悉遁其間，賊之精悍盡聚於此，自來兵卒所不能攻，今各官雖有前挫，隨能密遣方略，奮勇協力，竟破難克之寨，以收桑榆之功，計其大捷，足蓋小挫。但象湖雖破，而可塘猶存，賊首頗已就擒，而餘猶尚多逃遁，若不乘此機會，速行剿撲，蕪草存根，恐復滋蔓，狡兔入穴，獲之益難。除將功次另行查奏外，爲此仰鈔案回道，查照先行方略，乘此勝鋒，急攻可塘，破竹之勢，不可復緩，仍一面分兵搜斬餘猾，毋令復聚爲姦，罪惡未稔，可招納者，還與招納，毋縱貪功，一槩屠戮，務收一篲之功，勿爲九仞之棄。本院卽日自漳州起程前來各營督戰，仍與各官備歷已破諸賊巢壘，共議經久之策。鈔案。

獎勵福建官巡漳南道廣東守巡嶺東道領兵官

據福建參政陳策、艾洪、副使唐澤、僉事胡璉，都指揮僉事李胤，廣東參議張簡，僉事顧應祥，都指揮僉事楊懋，各呈稱：據委官知府通判等官鍾湘、徐璣等，率領軍兵夾攻象湖、可塘、箭灌、大傘等處賊巢，前後擒斬賊首詹師富、羅宗旺等，共計一千五百餘名，類及俘獲賊屬牛馬器械等數到院。看得象湖、箭灌諸寨，皆係極險最深賊巢，自來官兵所不能下，今各官乃能運謀設策，協力夾攻，旬月之間，擒斬賊首，掃蕩巢穴，謀勇顯著，功勞可嘉。除將功次查奏外，通合先行獎勵。爲此牌仰汀州府上杭縣，卽便動支商稅銀兩，買辦綵緞、銀花、羊酒，委官分投領齎，備用鼓樂，迎送各官處，用旌勤勞，以明獎勵之典。其餘領哨有功官員知府鍾湘等，就行該道照依定去賞格，酌量輕重，徑自支給官錢，買辦花紅等項，一體賞勞，仍具由回報，以憑查考。

告諭新民

爾等各安生理，父老教訓子弟，頭目人等撫綏下人，俱要勤爾農業，守爾門戶，愛爾身命，保爾室家，孝順爾父母，撫養爾子孫，無有爲善而不蒙福，無有爲惡而不受殃，毋以衆暴寡，毋以強凌弱，爾等務與禮義之習，永爲良善之民，子弟羣小中或有不遵教誨，出外生事爲非者，父老頭目卽與執送官府，明正典刑，一則彰明爾等爲善去惡。

之賊，一則剪除蕪莠，免致延蔓，貽累爾等良善。吾今奉命巡撫是方，惟欲爾等小民安居樂業，共享太平，所恨才識短淺，雖懷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近因督征象湖可塘諸處賊巢，悉已擒斬掃蕩，住軍於此，當茲春耕，甚欲親至爾等所居鄉村，面問疾苦，又恐跟隨人衆，或至勞擾爾民，特遣官耆諭告，及以布匹頒賜父老頭目人等，見吾勤動撫恤之心，餘人衆多，不能徧及，各宜體悉此意。

欽奉 敕諭切責失機官員通行各屬

照得本院於本年六月十五日，節該欽奉 敕：「近該巡按福建監察御史程昌奏，今年正月內，被漳州南靖地方流賊殺死領軍指揮覃桓，縣丞紀鏞，射死軍人打手一十五名，參稱指揮高偉，參政陳策，艾洪，副使唐澤，僉事胡璉，都指揮李胤，失機誤事，俱各有罪，及稱爾膺茲重寄，責亦難辭。」等因，下兵部議。謂：「前項賊情，自去年七月已，勅彼處撫巡等官，相機撫剿，日久未見成功，今反墮賊計，喪師失事，欲將高偉、陳策等姑免提問，各令住俸，戴罪殺賊，并降 敕切責，令爾立效贖罪，朕皆從之。敕至，爾宜親詣潮漳二府地方，申嚴號令，詳審機宜，督同守巡領軍等官，調集官軍民快打手人役，慣運糧餉，指授方略，隨賊向往，設法剿捕，其福建廣東江西官員，悉聽爾節制，有急督令互相策應，約會夾攻，不許自分彼此，執拘誤事，如有不用命，及遲誤供軍者，宜照原奉 敕內事理，徑自擊問施行，事有應與兩廣并江西巡撫等官議處者，公同計議而行，務要處置得宜，賊徒殄滅，以靖地方，欽此欽遵。」外，照得本院於本年正月十六日，抵贛蒞事，當據福建參政陳策、僉事胡璉等呈，爲急報賊情事，已經密具方略，行各官遵照，約會廣東官兵，剋期夾攻，隨據各官呈稱：指揮覃桓、縣丞紀鏞在廣東大傘地方，遇賊突出，抵戰身死，又稱象湖可塘等寨，係極高絕險，自來官兵所不能攻，乞添調狼兵，俟秋再舉等因到院。參看各官頓兵不進，致此敗衄，顯是不奉節制，故違方略，正宜協情同奮，因敗求勝，豈可輒自退阻，倚調狼兵，坐失機會。本院卽於當日，選兵二千，自贛起程，進軍汀州，一面督令各官，密照方略，火速進剿，立功自贖。一面查勘失事緣由，另行參 奏聞，隨據各

官續呈，遵奉本院紙牌密諭，佯言犒衆班師，乘賊怠弛，銜枚直搗，攻破象湖等寨。又經行令各官，乘此勝鋒，速攻可塘，破竹之勢，不可復緩，仍一面分兵搜擒餘猾，毋令復聚爲姦。本院亦自汀州進軍上杭，期至賊寨，親自督戰。隨據各官復呈爲捷音事，開稱：攻破賊巢三十餘處，擒斬首從賊人一千四百二十餘名，願俘獲賊屬五百七十餘名，口燒毀房屋二千餘間，奪獲牛馬賊仗無算，即今餘黨悉願聽撫，出給告示，招撫得宥從賊人一千二百三十五名。家事偶獲收功，愧雖難當，罪或可免。隨又訪得各賊徒黨，尙多逃遁諸巢，餘孽又復萌芽，果爾則憂患方興，罪累日重，深思其故，恐是各官急於成功，不能掃蕩，或是憚於久役，爲此隱瞞。本院聞此，實切慚懼，即欲遵奉。敕諭事理，親至漳州體勘查處。但今南贛盜賊猖獗方奉，欽依來剿，師期緊迫，軍馬錢糧，必須調度，勢難遠出。又前項事情，出於傳聞，未委虛的，合行查勘，爲此仰鈔捧回司，照依備奉。敕諭及查照先今案驗內事理，即委本公司正堂上官一員，會同守巡該道官，親詣漳州地方，督同知府等官，將已破賊巢，逐一查勘，前項強賊，曾否盡絕，所獲賊首，是否真正，徒黨有無逃遁，餘孽有無萌芽，是否各官苟且隱瞞，惟復別賊，各另生發。若賊首果已擒獲，巢穴果已掃蕩，是實，取具各官不致遺患，重甘結狀，具由呈來，如或有所規避欺蔽，俱要明白聲說，以憑參究施行。若有脫漏殘黨，或是別項流賊，乘間嘯聚，事出意外，亦要從實開報，就將防剿機宜，作急議處，停當相機行事，一面呈來定奪，無得畏難推咎，以致貽患地方。國典具存，取罪愈大，俱無違錯，遲延。

兵符節制 五月

先據該道具呈，計處武備，以便經久事，議將原選聽調人役，如寧都殺手廖仲器之屬，盡行查出，頂補各縣。選退機兵，通拘贛城操演，以備征調，已經批仰施行去後。看得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所據各兵既集，部曲行伍，合先預定，爲此仰鈔案回道，照依定去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

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陣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爲之，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五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姦僞。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要皆逐一講求，務濟實用，以收成績。事完備造花名手冊送院，以憑查考發遣。

預整操練

案照先經批仰將聽調人役，查拘操演，以備征調，卽今兵威士氣，已覺漸有可觀，但諸色人內尚有遺才，亦合通拘操演，看得龍南等縣捕盜老人葉秀芳等部下兵衆，亦多經戰陣，况各役向化日久，皆有竭忠報效之心，但其勇力雖有，而節制未諳，向慕雖誠，而情意未洽，一時調用，亦恐兵違將意，將拂士情，信義既未交孚，心志豈能齊一。爲此仰鈔案回道，通將所屬向化義民人等，悉行查出，照依先行定去分數，行令各選部下驍勇之士，多者二三百人，少者一百人，或五十人，順從其便，分定班次，各役若無別故，自行統領，或有事故相妨，許令推選親屬爲衆所服者，代領前來贛城，皆於教場內操演。除耕種之月，放令歸農，其餘農隙，俱要輪班上操，仍於教場起蓋營房，使各有棲息之地，人給口糧，使皆無供饋之勞，效有功勤者，厚加犒賞，違犯約束者，時與懲戒，如此則號令素習，自然如身臂手指之便，恩義素行，自然與父兄子弟之愛，居則有禮，動則有威，以是征誅將無不可矣。

選募將領牌

看得所屬地方盜賊充斥，一應撫勦事宜，各該兵備等官，既以地方責任，勢難頻來面議，若專以公文往來，非惟事情不能該悉，兼恐機宜多致洩漏，爲此牌仰郴州兵備道，卽於所屬軍衛有司官，或義官耆老，推選素有膽略，才堪將領，熟知賊寨險夷，備曉盜情，向背忠慎周密，可相信任者，一二人前來軍門，凡遇地方機務，卽與密切商度，往來計議，庶事可周悉，機無疏虞。

批留嶺北道楊璋給由呈

據副使楊璋呈給由事，看得朝廷設官，本因保障，臣子盡職，匪專結由。副使楊璋才力精敏，識見練達，久在軍中，習知戎務。見今盜賊猖熾，方爾請兵會勦，一應軍馬錢糧，皆倚贊畫，方有次第。若因給由，遽爾輕動，更代之人，豈免事多生疏，交承之際，必至弊乘間隙，遂有出柙之虞，何益噬臍之悔。仰本官勿以循例給由爲急，惟以效忠盡職爲先，益展謀猷，仍舊供職，地方安靖，足申體國之勤，懋績彰聞，豈俟天曹之考，仍行撫按衙門知會呈繳。

批廣東韶州府留兵防守申

看得本院募兵選士，欲弭盜安民，正恐地利不能齊一，措置或有未周，故期各官酌量潤色，務求盡善可久。今據該府各縣所呈，非惟不能弭盜，而適以啓盜，非徒不能安民，而又以擾民。此豈本院立法之初意哉。行仰各縣掌印官，務體本院立法不得已之意，各要酌量事勢，通融審處，苟無不盡之心，自無難處之事。兵法謂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今各縣所留之兵，止於防守，而兵備所選之士，將以勦襲，防守之兵，雖老弱皆可以備數，而張威勦襲之士，非精銳不可以摧鋒而陷陣。况各縣所留尚有三分之二，而兵備所取止得三分之一，其於大勢未便虧損。今取三分之一，而遂以爲地方不復可守，假使原數止此，亦將別無措置之方耶。又况勦襲之兵，旣集，則兵威日振，聲東擊西，倏來忽往，賊將瞻顧前後，自然不敢輕出，各縣防守愈易爲力。此於事理亦皆明白易見，各官類皆狃於因循，憚於振作，惟知取私使之爲利，而不知妨大計之爲害，宜各除去偏小之見，共爲公溥之謀，若復推調遲延，夾攻在邇，已

經 奏有成命苟誤軍機，定以軍法從事。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防賊奔竄八月

准巡撫湖廣都御史奏 咨云：已經一體欽遵施行，續據江西嶺北道副使楊璋看得朱廣寒等處，係桂陽樂平二縣界內賊奔要路，今夾攻在邇，要行各道預發精兵把截，又經備行廣東湖廣各官，起集驍勇機快父子鄉兵，選委素有能幹官員統領，各於賊行要路，晝夜嚴加把截，或遇前賊奔逃，就便詳察險易，相機截捕，或先於朱廣魚黃賊所潛逃諸山寨，多張疑兵，使賊不敢奔往，務要慮出萬全，不得墮賊姦計。各道仍須分投爪探，出奇設伏，先事預防，但得賊中虛實，差人飛報軍門，大抵防寇如水，四面隄防既固，但有一處滲漏，必致併力潰決，賊所奔逃，尚恐不止前項諸處，仍行各道，再加詢訪，但有罅隙，即便行文知會，互相關防，必使省無蟻穴之漏，庶可全收草薶之功。今准前因為照前項各賊屢經夾攻，狡獪有素，今聞大舉，預將妻子搬寄，此亦勢所必有，照得咨開，龔福全、李斌皆已搬送妻子，近往桶岡親識人家，除行嶺北道密行擒拏，一面行文湖廣各官，將前項窩戶姓名密切知會，或住近桂陽，或住近上猶，就仰各該守把官兵，相機勦捕外，擬合咨報云云。

欽奉 敕諭提督軍務新 命通行各屬九月

正德十二年九月十一日節該欽奉 敕諭：江西西南安贛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韶潮惠四府，及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相連，其間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蓋因地分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調，難爲處置，先年以此之故，嘗設有都御史一員，巡撫前項地方，就令督勦盜賊，但責任不專，類多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賞罰，以勵人心，致令盜賊滋多，地方受禍。今因爾所奏，及該部覆奏事理，特改命爾提督軍務，常在贛州或汀州住劄，仍往各處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姦弊，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勦殺，不許躑躅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爲民患。其管領兵

快人等官員，不拘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備官即時經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南方勦殺蠻賊事例，陞賞激勸，仍要選委廉能官員，密切體訪，或僉所在大戶，并被害之家，及素有智力人丁，多方追襲，量加糧賞，或募知困之人，陰爲鄉導，或購令賊徒，自相斬捕，或許令脅從，并亡命窩主人等，自行出首免罪，皆聽爾隨宜處置，不必執定一說，其應捕人員，尤要嚴加戒約，不許妄擊平民，及容賊挾讎攀引，因而嚇詐財物，擾害良善。軍衛有司官員中政，務修舉者，量加獎勵，其有貪殘畏縮，誤事者，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拏問發落，事有應與各該鎮巡官計議者，亦須計議而行。爾爲風憲大臣，受茲新命，尤宜廉能剛果，肅清積弊，以副 朝廷委任之意，如違責亦有所歸焉。爾其欽承之，毋忽故敕。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仰鈔捧回司，照依案驗備奉 敕諭內事理，并行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及府衛等官，及府衛所縣大小衙門，一體欽遵施行。都司呈鎮守布政司 巡撫按察司呈巡按衙門，各查照施行。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夾攻事宜

准巡撫湖廣都御史秦 咨內開，夾攻江西，該分哨道，并把截之路，及各該官軍，不無追勦往來過境，必須各給旗號，識別以防錯誤。凡遇賊勢縱橫，及攻堅去處，各領哨官即便發兵策應，同舟共濟。又稱各省窩賊之家，今既各有指實，必須從長計處，絕其禍本，以收全功。煩爲參酌行止，并將合行事宜咨報，以憑轉行各該領兵等官遵守等因。准此，先該本院訪得大庾南康上猶三縣近附賊巢，良民村寨甚多，往年大征，不曾分別善惡，給與良民旗號，及撥兵護守，以致狼土官兵，貪功妄殺，玉石不分，亦有一二良民村寨，給與旗號，撥兵護守，又被不才領兵官員，并良民寨主，受賊重賄，及將有名賊首隱藏其家，事定仍復還巢，至今貽患。及有吉安府龍泉萬安泰和三縣，并南安府所屬大庾等三縣居民，無籍者往往攜帶妻女，入峯爲盜，行劫則指引道路，征勦則通報消息，尤爲可惡。即今聞

有大兵來攻，俱各潛行回家，遇有盤詰，輒稱被虜逃歸，因而得脫。誅戮若不通行，揆究將來事定，仍復入巢，地方之患，何時可已？就預行上猶等三縣，著落當該掌印官員，查出附近賊巢，居民村寨，通計若干，圖畫申報，以憑每案給與良善旗號，臨期撥兵護守，仍取各寨主并地方總甲甘結在官，如有應勦賊徒來投，希圖隱匿者，許其擒斬送官，照例重賞，容隱者，事發一寨之人通行，坐以姦細重罪。其大庾龍泉等六鄉，各給告示曉諭鄉村老人等，但有平昔入峯爲盜，卽今潛出，許其舉首，亦行照例給賞，容隱事發，本家并四鄰一體坐罪，如此庶良善免於玉石俱焚，而盜賊得以根株悉拔，俱經牌仰該遵照施行外，又據委官知府等官季敦等呈稱，依奉本院方略，分兵於上猶南康等處，防遏被賊兩次糾衆出攻南安，俱幸我兵克捷，卽今賊勢略已衰敗，若乘此機會，直搗其巢，旬月之間，可期掃蕩云云。本院看得三省夾攻事宜，集兵有先後，期約有遲速，如上猶大庾之賊，江西先與湖廣夾攻，止令廣東之兵于仁化把截，候廣東兵力已齊，聽湖廣廣東約會夾攻，江西之兵止于大庾把截，通候廣東湖廣夾攻已畢，廣東之兵移于惠州，江西之兵移于龍南，又行約會夾攻，如此庶先後有序，事機不失，兵力不竭，糧餉可省，又經移咨貴院查照施行外，今准前因，看得官軍過境，必須各給旗號識別，以防錯誤，攻堅去處，必須各領哨官卽便發兵策應，庶得成功，持論既極公平，所處又甚詳悉，除行領哨等官遵照施行外，惟守備指揮李璋所呈窩賊之家傳聞之言，未必皆實，已行該道再行查訪務求的實，拔絕禍源。其進攻次第，惟桶岡一處，該與湖廣之兵會合，若長流坑左谿等處，皆深入南安府所屬三縣腹心之內，見今不次擁衆奔衝，勢難止遏，本院欲將前項賊巢，以次相機剿撲，候貴治之兵齊集，會合夾攻桶岡，如此則江西腹心之害已除，而二省夾攻之舉，得以併力從事，擬合移咨前去，煩爲查照定處，咨報施行。

征剿橫水桶岡分委統哨牌

據守把金坑等處領兵縣丞舒富等申稱，探得各峯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集衆劫掠，猖熾日甚，鑿山開壑，

爲備益堅。又聞於桶岡後山，陡絕崖壁，結構飛梯，自此直入范陽大山，延袤千里，自來人迹所不能到，今皆搬運糧穀，設有機險，意在悉力拒戰，戰而不勝，即奔入此中，截斷飛梯，雖有十萬之衆，亦無所施其力，乞要急爲區處等因到院。隨將各峯擒獲賊徒，備細研審，亦與所呈略同。照得先經具題，及備行兩省，將各處賊巢以次攻剿，先約湖廣官兵，會攻上猶諸賊，未報，但南贛兵力，自來疲弱，爲賊所輕，必資湖廣土兵，然後行事，賊見土兵未至，必以爲夾攻尙遠，雖若出其不意，奮兵合擊，先以一哨急趨其後，奪其隘口，賊既失勢，殆可盡殲，若必俟土兵之至，果如各官所呈，陷賊計中，老師費財，復爲他日之患，追悔何及。本院節准兵部咨，題奉欽依「南贛地方賊情，著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剿捕。」及近奉敕諭云：「俱聽以軍法從事，欽此欽遵。」除監督守巡官員外，令分投先往上猶大庾等處調度，催督外，本院身督中軍直搗橫水，大巢所據，各哨官兵，合就分委督發，依期進剿。

一仰贛州府知府邢珣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石坑進，由上稍石谿入磨刀坑，過白封龍，一面分兵搜茶潭、井杞州坑、正兵，經過朱坑、早坑、入楊梅村，攻白藍橫水，與都司許清指揮謝起姚、饒知縣王天與等兵會合，共結爲一大營，及各選精銳用鄉導兵引，齋乾糧三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如茶潭、寫井杞州坑、寨下等處，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疏虞。左谿諸賊既盡，然後分哨起營，過背烏坑、穿牛角窟、躡梅伏坑，過長流坑、涉果木口、搜芒背、上思順、過烏地、入上新地、中新地、下新地，攻桶岡、峒諸賊，與知府唐淳指揮余恩、謝昶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絡倚角，爲一大營。各營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捕，必確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遵照本院欽奉敕諭內事理，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竭忠效命，益展才猷，嚴督諸軍，奮勇前進，蕩除羣醜，以靖地方。如或怠忽乖繆，致有疏虞，國典具存，罪難輕貸。本院即日進屯南康，親臨督戰，一應進止機宜，密切差人俱赴營所稟白，牌候事完日繳。

計開 安遠縣新民義官某某等名下打手八百名，乾字營哨長趙某某等名下機兵四百名，弓箭手一隊，銃

手八名，鄉導二十名，火藥八十斤，地圖一張，軍令八十張，號色布一千五百件，兵旗大小九十面，令字藍絹大旗一面，奇兵搜扒，用爲先導，尋常皆捲，遇各營兵始開。令字黃絹大旗一面，正兵行動用爲先導，尋常皆捲，遇各營兵始

軍令

失誤軍機者斬。臨陣退縮者斬。違犯號令者斬。經過宿歇去處，敢有攪擾居民，及取人一草一木者斬。劉營起隊，取火作食，後時遲慢者照軍法治，因而誤事者斬。安營住隊，常如對敵，不許私相往來，及輒去衣甲器仗，違者照軍法治，因而誤事者斬。凡安營訖，非給有各隊信牌，及非營門而輒出入者皆斬。守門人不舉告者同罪。其出營樵牧汲水方便，而擅過營門外者杖一百。軍中呼號奔走驚衆者斬。雖遇賊乘暗攻營，將士輒呼動者斬。軍中卒遇火起，除奉軍令救火人外，敢有喧呼及擅離本隊者斬。軍中守夜巡夜之人，每夜各有號色，號色不應者，即便收縛。軍中不許私議軍機，及妄言禍福休咎，惑亂衆心，違者皆斬。凡入賊境哨探，可往而畏難不往，託故推調，及回報不實者斬。軍行遇敵人往衝，及有埋伏在傍者，不許輒動，即便整隊向賊牢把，相機殺勦，違者斬。軍行遇賊乞衆降，恐有姦謀，即要駐軍嚴備，一面飛稟中軍，令其遠退，自縛來投，不許輒與相近，遇有自稱官吏，及地方里老來迎接者，亦不許輒與相近，即便駐軍嚴備，一面飛稟中軍，審實發落，違者皆斬。賊使入營，及來降之人，將士敢與私語，及問賊中事宜，凡漏泄軍情者斬。凡臨陣對敵，一隊失全伍皆斬。鄰隊不救，鄰隊皆斬。賊敗追奔，不得太遠，一聽號令，聞鼓方進，聞金即止，違者斬。賊巢財物，並聽殺賊已畢，差官勘驗給賞，敢有臨陣擅取者斬。乘勝逐賊，不許爭取首級，路有遺下金銀寶物，不許低頭拾取，違者皆斬。

一仰統兵官汀州府知府唐淳，統領後開官兵，前往南安府，自百步橋浮江合村等處進屯，都會同把隘推官徐文英，將點集守把鄉夫，於內選取堪爲鄉導者一百名，分引哨路，進襲上關，破下關，乃分兵爲三哨，中一大哨，踰相見嶺，撲密谿，徑攻左谿，右一小哨從下關分道搜絲茅壩，復從中大哨於密谿進攻左谿，左一小哨自密谿搜羊帖

腦山，復自密谿從中，大哨進攻左谿，三哨復合爲一，與本院會於橫水，遂會同守備鄭文，知府季敷，指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五營，犄角合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糧二三日，四搜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疏虞。左谿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復自密谿回關田，推官徐文英，仍於關田厚集營陣，以待奔竄。賊忽輕散，動本官自關田率兵由古亭進屯上保，復自上保歷茶坑，由十八磊依期進於木坊，攻桶岡諸賊，與知府邢珣，指揮余恩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絡犄角爲一大營，各選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扒，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之日，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計開云云下同

一仰南安府知府季敷，統領後開官兵，自南安府石人背進破義安，分兵搜朱雀坑，入西峯，分兵搜狐狸坑，進船廠，分兵搜李家坑，屯穩下，分兵搜李坑，遂踰狗脚嶺，搜陰木坑，攻左谿，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守備鄭文，知府邢珣，唐淳，指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合連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齎乾糧三日，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疏虞。左谿諸賊既盡，然後分哨起營，過密谿，搜羊牯腦，相見嶺，歷上關下關，關田，經古亭，分屯上保，茶坑，斷葫蘆洞等處賊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奔賊爲都指揮許清之繼。探候緩急，相機應援，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江四都司都指揮僉事許清，統領後開官兵，自南康進破雞湖，撲新地，襲楊梅坑，攻白藍，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邢珣等兵會合共結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糧二三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疏虞。橫水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自橫水穿牛角窠，搜川坳陰木

潭會左谿，入密谿，過相見嶺，歷下關，上關，關田，上華山，過鱗潭，屯左泉，分斷西山界，葫蘆洞等賊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奔賊，仍歸屯橫水，控制諸巢，遙與知府李敷相機應援，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日期，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即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郊文統領後開官兵，前往南安府，自石人坑度湯瓶嶺，破義安上西峯，過鉛廠，破苦竹坑，勦長河洞，搜狐狸坑，攻左谿，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唐淳、李敷指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各營連絡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齋乾糧二三日，四搜附近山寨，如天台巷、獅子山、絲茅壩等處，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疏虞。左谿附近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自左谿過密谿，分兵搜絲茅壩，會下關，入關田，過古亭，踰上保，搜茶坑，屯於十八磊，分兵斷下章，設伏以待桶岡奔賊，爲知府唐淳之繼，使人探候消息，相機應援，必使遠近各賊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即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贛州衛指揮余恩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官隘躡獨孤嶺，至營前，進金坑，屯過步，破長流坑，分兵入梅伏坑，破牛角窟，撲川拘陰木潭，與正兵合攻左谿，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縣丞舒富、知府唐淳、李敷守備郊文等兵連絡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齋乾糧二三日，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疏虞。左谿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過密谿，搜羊牯腦，躡相見嶺，歷下關，上關，關田，上華山，鱗潭，網夾裏，從左谿入西山界，攻桶岡諸賊，與知府邢珣、唐淳指揮謝起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營連絡，倚角爲一大營，各選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扒，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即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寧都縣知縣王天與、督同典史梁儀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官隘員坑過琴江口，由白面寨至長潭，經杰

壩屯石玉，分兵搜樟木坑，正兵自黃泥坑過大灣，入員分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邢珣、都司許清等兵會合四營，共結爲一大營，乃合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糧二三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疏虞。橫水等處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過背烏坑、牛角窟、梅伏坑，涉長流渡、果木口，搜芒背、上思、順入烏地，經上新地、中新地、分屯下新地，分兵搜扒，斷絕要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之賊，爲知府邢珣之繼，使人探候緩急，及與縣丞舒富聲息相接，應援，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南康縣縣丞舒富，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營前金坑進屯過步，破長流坑，徑攻左谿，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邢珣、唐淳、李敷守備、鄭文等兵合四營，共結爲一大營，乃分選精銳，齎乾糧，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賊巢，如驚坑、箬坑、赤坑、觀音山、奄場、仙鶴頭、源陵、左谿等處，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復自長流坑過果木口，搜芒背、搜鐵木里、銜上池、徧搜東桃坑、山源、竹壩、泉大王、嶺板、嶺諸巢，遂屯鎖匙龍外，四面埋伏，以待桶岡奔賊，仍與知縣王天與聲息相接，彼此相機應援，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統領後開官兵，前去屯劉穩下，會同守備鄭文，併謀協力，搜勦稽蕪等處賊巢，進屯橫水，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進攻桶岡，諸嗣本官仍須詳察地理險易，相度機宜，協和行事，毋得爾先我後，力散勢分，致失事機。國典具存，決不輕貸。其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許卽以軍法從事，軍中一應事宜，亦應隨宜變應，呈報者，仍呈軍門施行。

一仰廣東潮州府程鄉縣知縣張戩，統領部下新民、打手、鄉夫人等，搜勦稽蕪、黃徑、坵新地等處賊巢，進屯橫水，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進攻桶岡，諸嗣本官仍須詳察云云。

一仰中軍營參隨官

案行分守嶺北道官兵戴罪勦賊

參看稽蕪大山，不係進兵隘路，若使鄭文季等遵依本院方略，直趨左谿，與諸軍連營合勢，兵威既振，然後分兵四勦，則稽蕪等巢自然聞風而靡，今乃不遵約束，頓兵僻路，以攻險絕堅小之寇，反致損威挫銳，非但有乖節制，抑且違誤師期，若使各哨官兵皆若李等後期不進，則左谿橫水賊巢根本腹心之地，何由攻破，諸軍何由得有今日之勝，論情定罪，俱合處以軍法，但今各營皆已乘勝追逐，賊徒四散奔潰，正係緊關搜節之際，姑令戴罪勦絕，以贖前辜，爲此仰鈔案同道，速督各官兵分投把截搜勦，俱要勵志奮勇，毋徒退縮以自全，毋以小挫而自餒，務奮涸池之翼，以收桑榆之功，如復仍前畏縮違誤，軍令具存，難再容恕，仍將陣亡千戶劉彪及被傷兵夫人等，查驗紀錄，量加優恤。

搜勦餘黨牌

照得本院於本月十二日親督諸軍進破橫水等巢，諸軍皆奮勇敢死，奪險陷陣，賊乃大敗，擒斬功次數多，良已可嘉，但聞餘黨往往復相嘯聚，千百爲羣，設柵阻險，復爲抗拒官兵之備，所據各兵進攻之日，攀崖緣壁，上下險阻，夜困已極，乘之陰雨，連日瘴霧，咫尺不辨，故且容令各兵暫爾休息，今天氣漸開，兵力已蘇，若不乘此破竹之勢，疾速急擊，使諸賊聲勢復得連絡，用力益難，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嚴督各營官兵，星夜速進，務在三日之內掃蕩餘孽，必使唯類無遺，敢有狃於一勝，怠忽因循，逗遛不進，致誤軍機者，仰卽遵照 敕諭事理，當時以軍法從事，該道亦要身督各官奮勇前進，毋虧一篑，務在萬全。

獎勵湖廣統兵參將史春牌

據副使楊璋呈稱，遵奉本院牌案，監督各營官兵，照依二省刻定日期，於十一月初十日午時攻破桶岡大峒，

賊徒皆已擒斬，巢穴悉已掃蕩，但湖廣官兵未知，恐仍復前來，非但無賊可勦，抑且徒勞遠涉，乞將湖廣官兵留屯彼地，免其過境，實爲彼此兩便等因到院。看得桶岡天險，先經夾勦，圍困半年，終不能下，乃今一鼓而破，斯固諸將用命，軍士效力，實亦湖廣兵威大震，有以懾服其心，故破巢之日，不敢四散奔潰，以克收茲全功。訪得湖廣統兵參將史春紀律嚴明，行陣肅整，故能遠揚威武，致茲克捷，雖兵不接刃，而先聲以張，相應差官獎勵。爲此牌差千戶高睿，齎領後開花紅禮物，前去湖廣郴州親送本官營內，傳布本院獎勵之意，以彰本官不顯之功。

設立茶寮隘所

照得撫屬上猶等縣所轄桶岡天險，四面青壁萬仞，中盤二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谷，不睹日月，賊乘屯據其間，東出西沒，游劫殆徧，人民遭其荼毒，地方受其擾害，先年亦嘗用兵夾勦，坐困數月，不能俘其一卒，竟以招撫爲名而罷。近該本院奉命征勦，伏賴天威，悉已掃蕩，但恐官兵撤後，四方流賊，乘間復聚，必須於緊關去處，設立隘所，分撥軍兵，委官防禦，庶使地方得以永寧。本院見屯茶寮，親穆知府邢珣、唐淳等徧歷各處險要，相視得茶寮正當桶岡之中，自來盜賊據以爲險，西通桂東、桂陽，南連仁化、樂昌，北據龍泉、永新，東入萬安、興國，堪以設隘保障。當因湖廣官兵未至，各營屯兵坐候，因其暇責委千戶孟俊等督領兵夫，先行開填基址，伐木立柵，起蓋營房，見今規模草創已具。本院即欲移營上猶，必須委官督工，庶幾垂成之功，不致廢弛，及照茶寮既設隘所，就合摘撥官兵防禦，查得皮袍洞隘兵原非緊要，合改移茶寮，及於鄰近上保古亭、赤水、鮮潭、金坑編選隘夫，兼同防守，庶一勞永逸，事可經久。爲此仰鈔案回道，坐委能幹縣官一員，前去茶寮督工完造，務要堅固永久，不得因循遲延。一面查照本院欽奉敕諭，隨宜處置事理。即將原撥守把皮袍洞隘官六，盡數移就茶寮住劄，一面於上保、赤水、古亭、鮮潭、金坑等寨，量丁多寡，每寨抽選精壯者一二百名，兼同防禦，其合用匠作、工食等項，行令上猶、南康、大庾三縣量支官錢給用，完日具數，及起撥官兵數目，一併回報查考，仍呈撫鎮巡按衙門知會。

牌行招撫官 正德十三年二月

據縣丞舒富稟稱橫水等處新民廖成廖滿廖斌等前來投招，隨又招出別山餘黨唐貴安等一百四十二名，俱稱原係被脅無辜，乞要安插，照例糧差等因到院。照得橫水桶岡諸賊已經本院親調官兵將賊首藍天鳳等悉已擒勦，奏捷去後，近准兵部咨，奉 敕旨：橫水桶岡等處賊首謝志山、藍天鳳、蕭貴模等既已擒勦，地方寧靖，有功官兵俱陞一級，不願陞者照例給賞。此後但有未盡餘黨務要曲加招撫，毋得再行勦戮，有傷天地之和。其橫水建立縣治，俱依所奏施行，備咨准此。除查照通行外，看得新民廖成等誠心投撫，意已可嘉，又能招出餘黨，非但洗其既往之罪，亦當錄其圖新之功，敕諭隨宜處置事理，即將原撥守把皮袍洞官兵盡數移就茶寮，住劄一面於上保赤水古亭、鮮潭、金坑等寨量丁多寡，每寨抽選精壯者一二百名，兼同防禦，其合用匠作、工食等項，行令上猶、南康、大庾三縣量支官錢給用，完日具數及起撥官兵數目一併回報查考，仍呈撫鎮巡按衙門知會。

牌行招撫官 正德十三年二月

據縣丞舒富稟稱橫水等處新民廖成、廖滿、廖斌等前來投招，隨又招出別山餘黨唐貴安等一百四十二名，俱稱原係被脅無辜，乞要安插，照例糧差等因到院。照得橫水桶岡諸賊已經本院親調官兵將賊首藍天鳳等悉已擒勦，奏捷去後，近准兵部咨，奉 敕旨：「橫水桶岡等處賊首謝志山、藍天鳳、蕭貴模等既已擒勦，地方寧靖，有功官兵俱陞一級，不願陞者照例給賞。此後但有未盡餘黨務要曲加招撫，毋得再行勦戮，有傷天地之和。其橫水建立縣治，俱依所奏施行，備咨准此。」除查照通行外，看得新民廖成等誠心投撫，意已可嘉，又能招出餘黨，非但洗其既往之罪，亦當錄其圖新之功，况今奉有 敕旨，方欲大普弘仁，而廖成等投順，適當其時，相應量加陞賞，一以見 朝廷之寬仁，一以勵將來之向化。為此牌仰縣丞舒富即將新民廖成授以領哨義官，廖滿、廖斌等各與巡捕老人名目，令其分統招出新民，編立牌甲，聽候調遣殺賊，更立新效，以贖舊愆，就於橫水新建縣城內立屋

居住，分撥田土，令其照例納糧當差，本官務加撫恤，毋令失所，有虧信義。仍仰諭各新民俱要洗心滌慮，永爲良善，毋得聽信讎家恐嚇，妄生驚疑，自取罪累。及照見今農時已逼，新民人等牛具田種，尙未能備，今特發去商稅銀一百兩，就仰本官置買耕牛農器，分給各民，督令上緊趁時布種，其有見缺食用者，亦與量給鹽米，一應撫安綏來之策，有可施行，俱仰本官悉心議處，呈來。

批留兵搜捕呈

看得樂昌等處賊徒，構怨連年，流毒三省，今兵備僉事王大用等，乃能身歷險阻，設謀調度，數月之內，致此克平，論厥功勞，良可嘉尚，除具本奏報，及一面先行犒獎外，所據各哨賊徒穴巢，雖已底定，而漏殄難保，必無。况聞湖兵撤後，各該巢穴多復嘯聚，河源龍川諸處，殘賊亦復招羣集黨，連結漸多，逆其將來，必復熾盛。今雖役久兵疲，且宜班師息衆，但留兵搜捕，亦不可苟，毋謂斬木之不棄，死灰之不然，苟涓涓之不塞，將江河之莫禦，其狼兵旣已罷散，難復追留若機快鄉兵之屬，暫令歸休，即可起集，爲輪番迭出之計，務使搜勦之兵，若農夫之耘耨，庶幾盜賊之種，如芟莠之可除。該道仍備行搜捕各官，務體此意，悉拔根苗，無遺後患，批呈繳。

批將士爭功呈

據兵備僉事王大用呈，樂昌縣知縣李增緝獲大賊首李斌等，審驗明白。竊據湖廣永州府推官王瑞之呈稱，廣東差人邀奪等情，已拘知縣見在人役，追出原得獲李斌金簪銀兩荷包，見在顯是湖廣兵快計擒，不得妄報掩飾。看得邇者大征之舉，湖廣實首其謀，江廣亦協其力，旣名夾攻，事同一體，湖兵有失，是亦廣兵之罪，廣人有獲，斯亦湖人之功，况今賊首旣擒，則湖廣領哨之官亦復何咎，雖云因虞得鹿，而廣東計誘之人亦非無功，但求共成厥事，何必已專其伐，矧各呈詞，亦無相遠，就如湖廣各官所呈，即廣人乘機捕獲之功，居然自見，就如廣東各官所呈，則湖官運謀驅逐之勞，亦自不掩，獲殺者匹夫之所能，爭功者君子之大恥，仰該道備行湖廣守巡等官，彼此同心

易氣，各自據實造冊。

告諭瀕頭巢賊 正德十二年五月

本院巡撫是方，專以弭盜安民爲職。蒞任之始，卽聞爾等積年流劫鄉村，殺害良善，民之被害來告者，月無虛日。本欲卽調大兵勦除爾等，隨往福建督征漳寇，意待回軍之日勦蕩巢穴。後因漳寇既平，紀驗斬獲功次七千六百有餘，審知當時倡惡之賊不過四五十人，黨惡之徒不過四千餘衆，其餘多係一時被脅，不覺慘然與哀。因念爾等巢穴之內，亦豈無脅從之人，况聞爾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間固有識達事勢，頗知義理者，自吾至此，未嘗遣一人撫諭爾等，豈可遽爾與師剪滅，是亦近於不教而殺，異日吾終有憾於心。故今特遣人告諭爾等，勿自謂兵力之強，更有兵力強者，勿自謂巢穴之險，更有巢穴險者，今皆悉已誅滅無存，爾等豈不聞見。夫人情之所共恥者，莫過於身被爲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甚於身遭劫掠之苦。今使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怫然而怒，爾等豈可心惡其名而身蹈其實，又使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爾等當初去從賊時，乃是生人尋死路，尙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乃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從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尙且不忍，况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爲此。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之心，亦是誑爾，若謂我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除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

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撫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收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辛苦爲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乏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游觀墟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擔驚受怕，出則畏官避讎，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迹，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爾等好自思量。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卽視爾爲良民。撫爾如赤子，更不追咎爾等既往之罪。如葉芳、梅南春、王受、謝銳、輩，吾今只與良民一概看待。爾等豈不聞知爾等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爲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士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至於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嗚呼！吾豈好殺爾等哉！爾等若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無衣，饑無食，居無廬，耕無牛，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吾欲使吾民避爾，則田業被爾等所侵奪，已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賄爾，則家資爲爾等所擄掠，已無可賄之財。就使爾等今爲我謀，亦必須盡殺爾等而後可。吾今特遣人撫諭爾等，賜爾等牛、酒、銀錢、布匹，與爾妻子，其餘人多不能遍及，各與曉諭一道。爾等好自爲謀。吾言已無不盡，吾心已無不盡。如此而爾等不聽，非我負爾，乃爾負我。我則可以無憾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與言至此，不覺淚下。

進勦瀏賊方略

照得撫屬龍川縣地名瀏頭，積年老賊池大鬚等，不時糾衆突出，河源翁源、安遠、龍南、信豐等處，攻打城池，殺擄人口，先年亦嘗征勦，皆因預失防禦，以致漏網。後雖陽爲聽招，其實陰圖不軌，班師未幾，肆出劫掠。數年以來，民受荼毒，控告紛紛，有不忍言，言不趁時計勦，地方何以寧謐。爲此仰鈔案回道，會同分守守備等官，卽行該府知府陳祥，速將合用糧餉等項，一面從長議處，一面卽於所屬選集精壯驍勇，曾經戰陣機快兵壯人等三千名，少或二

千名，各備鋒利器械，編成隊伍，坐委素能謀勇官員統領；一面密行龍川河源等附近賊巢等縣，亦各選募慣戰殺賊兵快二千名，委官分押督同近巢知因被害義官新民頭目人等，分截要路，就仰知府陳祥總督諸軍，親至賊巢去處，指畫方略，剋期進剿，仍行先取知因鄉導數十人，令其備將賊巢道路險易，畫圖貼說，要見某處平坦，人馬可以直搗，某處險阻，可以把截，某處係賊必遁之路，可以設伏邀擊，某處賊所不備，可以間道撲掩，各要一一詳察，俾當務盡機宜，具由連圖差人馬上齎報，以憑差官齎執令旗令牌，剋期併力進攻，必使根株悉拔，唯類無遺，以靖地方。

剋期進剿牌 正德十三年正月

案照瀾頭老賊池大鬢等，不時糾衆攻打城池，殺擄人口，屢征屢叛，近年以來，陰圖不軌，惡饒益熾，除將賊首池仲容設計擒獲外，其餘在巢賊黨，若不趁機速剿，不無禍變愈大，地方何由安息。本院已先密切分佈哨道，行仰知府陳祥統領典史姚思衡、驛丞何春、巡檢張行、報效生員陳經世、新民盧琢等官軍，從何平入攻熱水巢，五花障巢，鐵石障巢，直搗中瀾大巢。知府邢珣統領知縣王天與、典史梁儀、井老人葉秀芳、黃啓濟、義官吳明等官兵，從太平入攻芳竹湖巢、白沙巢、黃田均巢、中村巢，直搗上瀾大巢。指揮姚璽統領新民梅南春等兵，從烏虎鎮入攻淡方巢，石門由巢，直搗岑岡大巢。指揮余恩統領百長王受、黃金巢等兵，從龍子嶺入攻谿尾巢、塘涵洞巢、古地巢、空背巢，直搗下瀾大巢。千戶孟俊統領義官陳英、鄭志高、新民盧琢等官兵，從和平入攻平地水巢、大門山巢、黃狗坳巢，直搗中瀾大巢。推官危壽統領義民葉芳、百長孫洪舜等兵，從南步入攻脫頭石巢、鎮里寨巢、羊角山巢，直搗中瀾大巢。知府李敷兵，從信豐縣黃田岡入攻新山徑巢、古地巢。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烏徑入攻旗嶺巢、頓岡巢。及行仰守備指揮鄭文、監督指揮姚璽、余恩、千戶孟俊等三哨官兵，分路進剿。本院亦自行督領帳下隨征官屬兵快人等，從冷水徑直搗下瀾大巢，親自督戰，剋期俱於本年正月初七日寅時四路並進外，牌仰兵備副使楊璋，不妨本

道事務，遵照本院欽奉 敕諭事理，前去軍前，紀驗功次，處置糧餉，及行催督各哨官兵，依期進剿，所獲功次，務要審驗明白，從實紀錄，仍候巡按紀功御史，至日覆覈，照例造冊奏繳，及造清冊一本，送完查考，其軍中一應進止機宜，俱仰密切呈來定奪。

批汀州知府唐淳乞休申

據知府唐淳申稱，患病乞賜放歸。看得知府唐淳沈勇多智，精敏有爲，兼之持守能謹，制事以勤，近因本院調委領兵征勦南安諸賊，效勞備至，斬獲居多，雖克捷之奏已舉，而賞功之典未頒，况汀州所屬多係新民，投招未久，反側無常，正賴本官威懷緝撫，以爲保障，縱有微疾，不便起居，卽其才能，豈妨臥治。仰該府卽行本官，不妨養疾，照舊管事，安心職務，善求藥餌，務竭委身之忠，勿動乞休之念，申繳。

告諭

告諭百姓，風俗不美，亂所由興，今民窮苦已甚，而又競爲淫侈，豈不重自困乏。夫民習染既久，亦難一旦盡變。吾姑就其易改者，漸次誨爾。吾民居喪，不得用鼓樂，爲佛事，竭費分帛，費財於無用之地，而儉於其親之身，投之水火，亦獨何心。病者宜求醫藥，不得聽信邪術，專事巫禱。嫁娶之家，豐儉稱實，不得計論聘財裝奩，不得大會賓客，酒食連朝。親戚隨時相問，惟貴誠心實禮，不得徒飾虛文，爲送節等名目，奢靡相尙。街市村坊，不得迎神賽會，百千成羣，凡此皆靡費無益，有不率教者，十家牌鄰互相糾察，容隱不舉正者，十家均罪。爾民之中，豈無忠信循理之人，願一齊衆楚，寡不勝衆，不知違棄禮法之可恥，而惟慮市井小人之非笑，此亦豈獨爾民之罪。有司者教導之不明，與有責焉。至於孝親敬長，守身奉法，講信修睦，息訟罷爭之類，已嘗屢有告示，懇切開諭，爾民其聽吾誨爾，益教毋怠。

仰南安贛州印行告諭牌

照得有司之政，風俗爲首，習俗侈靡，亂是用生。本院近因地方多盜，民遭荼毒，驅馳兵革，朝夕不遑，所謂救死

不贖，奚暇責民以禮義哉。今幸盜賊稍平，民困漸息，一應移風易俗之事，雖亦未能盡舉。姑先就其淺近易行者開導訓誨，爲此牌仰本府官吏，即將發去告諭，照式翻刊，多用紙張，印發所屬各縣，查照十家牌甲，每家給與一道，其鄉村山落，亦照屯堡里甲分散，務遵依告諭，互相戒勉，共興恭儉之風，以成淳厚之俗。該府仍行各縣，於城郭鄉村推選素行端方，人所信服者幾人，不時巡行曉諭，各要以禮優待，作興良善，以勵末俗，毋得違錯。

禁約權商官吏

照得商人比諸農夫，固爲逐末，然其終歲棄離家室，辛苦道途，以營什一之利，良亦可憫。但因南贛軍資無所措備，未免加賦於民，不得已而爲此，本亦寬恤貧民之意。奈何奉行官吏，不能防禁姦弊，以至牙行橋子之屬，騷擾客商，求以寬民，反以困商，商獨非吾民乎？除另行訪拏禁約外，仰鈔案回道，即便備行收稅官吏，今後商稅，遵照奏行事例抽收，不許多取毫釐，其餘雜貨，俱照舊例三分抽一，若資本微細，柴炭雞鴨之類，一概免抽。橋子人等止許關口把守開放，不得擅登商船，假以查盤爲名，侵凌騷擾，違者許赴軍門口告，照依軍法拏問。其客商人等亦要從實開報，不得聽信哄誘，隱匿規避，因小失大，事發照例問罪。客貨入官，及照船稅一事，亦被總甲侵擾，今後官府合行船隻，俱要實價給願，就行抽分，廠查給票帖，以防詐僞，該道仍將應抽免抽逐一查議，則例呈來。

批贛州府賑濟石城縣申

看得所申賑濟，既該府議許中戶糴買，下戶給散，准如所議施行。今出糴之數止及二千，而坐濟之民不知幾許，附郭者得遂先獲之圖，遠鄉者必有不霑之惠，近日贛縣發倉，其弊可見，仰行知縣林順會同先委縣丞雷仁先，選該縣殷實忠信可託者十數輩，不拘生員耆老義民，各給斗斛，候遠鄉之民一至，即便分曹給散，仍選公直廉明之人數輩，在傍糾察，如有竇緣頂冒，即時擒拏，照議罰治，庶幾小民得蒙救急之惠，而遠鄉可免久候之難。

議處河源餘賊

看得河源等處賊情，本院屢經批仰該道會同守巡等官，從長計議，相機勦捕，今復據呈，看得賊勢漸盛，民患日深，該道既以兵力勞憊，勢未能克，即須會同守巡守備等官，或親至賊巢，或於附近賊巢處所屯割，選差知因通賊曉事人役，齎執告示榜文，權且撫諭各賊，委曲開譬，或姑賜以牛酒銀布耕具種子之類，令其收粟入巢，趁時耕作，因使吾民亦得暫免防截之役，及時盡力農畝，一面選兵勵士，密切分布哨道，候收斂已畢，各巢亦積有糧米，然後的探虛實，剋期並擊，出其不趨，掩其不備，是乃籍兵於民，因糧於賊，非獨可以稍紓目前之急，亦因得以永除日後之患矣。今若兵力不足，既未能勦，又不從權撫插，任其出沒往來，則非惟民不安生，窮困愈甚，抑且賊亦失其農業，衣食不給，若非擄掠，何以爲生，是所謂益重吾民之苦，而愈長羣賊之姦，兵糧日耗，後欲圖之，功愈難矣。仰該道會同守巡守備等官，上緊議處施行回報，毋得徒事往復，致釀後艱，其各該官司兵快人等，不論或撫或勦，俱要時時操練整束，密切隄備，不得縱弛，致有疏虞。

告諭父老子弟 正德十四年二月

頃者頑卒倡亂，震驚遠邇，父老子弟甚憂苦騷動，彼冥頑無知，逆天叛倫，自求誅戮，究言思之，實足憫悼！然亦豈獨此冥頑之罪，有司者撫養之有缺，訓迪之無方，均有責焉。雖然，父老之所以倡率飭勵於平日，無乃亦有所未至歟？今倡亂渠魁，皆就禽滅，脅從無辜，悉已寬貸，地方雖已寧復，然創今圖後，父老所以教約其子弟者，自此不可以不預，故今特爲保甲之法，以相警戒，聯屬父老，其率子弟慎行之。務和爾鄰里，齊爾姻族，道義相勸，過失相規，敦禮讓之風，成宮厚之俗，本院奉 命撫巡茲土，屬有哀疚，未遑旬來，問父老疾苦，廉有司之不職，究民之利弊而興除之，故先遣諭父老子弟，使各知悉。方春，父老善相保愛，督子弟及時農作，毋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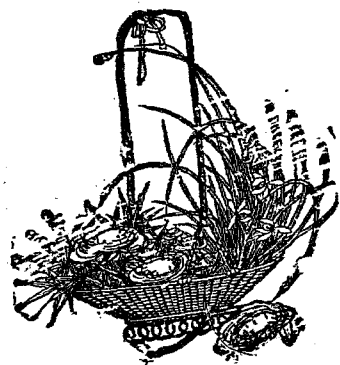
行龍川縣撫諭新民

先據推官危壽，并龍川縣各申，依奉本院鈞牌，將新民盧源、陳秀堅、謝鳳勝等安插和平，及撥田地耕種，并拘

仇家當面開釋，各安生理，毋相搆害緣由。近訪得各民因聞廣東征勦從化等賊，自生疑惑，東逃西竄，致令和平居民因而驚擾。似此互相煽惑，地方何時寧靖。本當拏究爲首之人，綁赴軍門，斬首示衆。但念各民意亦無他，姑且記罪曉諭。爲此牌仰龍川縣掌印官，卽將投誠居民，諭以前項聽撫新民，俱已改惡從善，止因廣東調兵征勦，居民素懷仇隙者，因而設此恐嚇，致令東奔西竄，各民意在避兵，本非叛招出劫，爾等毋得妄生驚疑，及差人拘集新民，盧珂陳秀堅等，諭以廣東官兵征勦，各有界限，爾等緣何輕信恐嚇，妄自驚竄，俱各着令回原村寨安居樂業。趁此春和，各務農作。仍諭盧源陳秀堅鳳勝等各要嚴束手下甲衆，各念死中得生之幸，悔罪畏法，保爾首領，如或面從心異，外託驚懼之名，內懷反覆之計，自求誅戮，悔後何及。

優獎致仕縣丞龍韜牌

訪得贛縣致仕縣丞龍韜，平素居官清謹，迨其老年歸休，遂致貧乏，不能自存，薄俗愚鄙，反相譏笑。夫貪污者乘肥衣輕，揚揚自以爲得志，而愚民競相敬羨，清謹之士，至無以爲生。鄉黨鄰里，不知以爲周恤，又從而笑之。風俗薄惡如此，有司者豈獨不能辭其責。孟子云：「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是亦有司者之恥也。爲此牌仰贛州府官吏，卽便措置，無礙官銀十兩，米二石，羊酒一付，掌印官親送本官家內，以見本院優恤獎待之意。仍仰贛縣官吏歲時常加存問，量資柴米，毋令困乏。嗚呼！養老周貧，王政首務，况清謹之士，既貧且老，有司坐視而不顧，其可乎。遠近父老子弟，仍各曉諭，務洗貪鄙之俗，共敦廉讓之風，具依准，并措送過繳牌。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七

別錄九 公移

公移二 巡撫江西征寧藩

牌行贛州府集兵策應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八日

照得本院奉 敕前往福建公幹，於六月初九日自贛州啓行，由水路十五日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節據知縣顧_秘等并沿途地方總甲等稟報，江西省城突然變亂，撫巡三司等官俱遭拘執殺害，遠近軍民甚是驚惶，再三阻遏本院且勿前進，本院原未帶有官軍，勢難輕進，欲馳還贛州起兵，則地里相去益遠，已暫回吉安府就近住劄，一面調集兵糧，號召義勇，一面差人分投爪探的確另行外，爲此牌仰本府官吏，照牌事理，并行附近衛所，各行所屬，起集父子鄉兵軍餘人等，晝夜加謹固守城池，以保不測，仍仰知府邢珣，查將貯庫錢糧盡數開具印信手本，先行呈報，毋得隱匿。一面行取安遠等縣原操不論上下班次官兵，各備鋒利器械，通到教場，日逐操練，重加犒餉，選委謀勇官員管領，聽候本院公文一至，卽刻就便發行，敢有違誤，定以軍法處治，決不輕貸。

咨兩廣總制都御史楊共勤 國難

節該欽奉 敕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參奏定奪，欽此欽遵。於六月初九日自贛啓行，於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據知縣顧_秘等稟稱，本月十四日寧府將巡撫孫都御史許副使等官殺死，巡按及三司府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執縛，各衙門印信盡數收去，庫藏搬搶一空，聲言直取南京，一面分兵北上，各官競阻本職，不宜輕進。本職自顧單旅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卒千餘。

已夾江並進來追，偶遇北風大作，本職亦張疑設計，整舟安行，兵不敢逼，幸而獲免。本月十八日回至吉安府，據知府伍文定等稟稱：地方無主，乞留暫爲區畫，遠近居民，亦皆遮擁呼號，隨又據臨江府并新淦豐城奉新等縣各差人飛報，寧府遣兵四出攻掠，拘收印信等因。本職奉有前旨，欲遂徑往福建，但天下之事，莫急於君父之難，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爲彼所襲，彼將乘勝北趨，動搖京輦，如此則勝負之算，未有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痛心寒骨，義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調集兵糧，號召義勇，定謀設策，收合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氣，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搗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庶幾叛逆可擒，大難可靖。本職自惟弱劣，多病屢疏乞休，况地方之責，亦非本職原任，今茲扶疾赴閩，實亦意圖便道歸省，適當君父之急，不忍失此事機，姑復暫當期紓。國難除，具奏外，爲照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雖經起調吉安等府兵快，非惟武藝無素，尤恐兵力不敷，必須添調兵馬，方克濟事。照得南韶惠潮等府，各有慣戰精兵，堪以調用，擬合移咨督發，爲此合咨貴院，煩爲選取驍勇精壯兵快，夫款打手人等，大約四五千名，各備鋒利器械，選委謀勇胆略官員，或就委嶺南道兵備僉事王大用監統，給與各兵行糧，不分雨夜，兼程前來，共勤國難。諒貴院素秉忠孝之節，久負剛大之氣，聞此必將奮袂而起，秀鉞長驅，當在郭汾陽之先，肯居祖士遠之後哉！紛擾之中，莫罄懇切，惟高明速圖之。

案行南安等十二府及奉新等縣募兵策應 六月二十六日

切照叛逆天下之大惡，討賊天下之大義。國家優禮藩封，恩德隆重，乃敢輒萌異圖，以干憲辟，上逆天道，下犯衆怒，滅亡之期，計日可待。本院職任雖非專責，危難安忍坐視，仗順伐逆，鼓率忠義，豪傑四起，發謀協力，除行吉安等府縣起調兵快，防守地方，及行廣東福建湖廣等處各調兵策應外，照得本省所屬各府州縣衛所，見今巡撫都布按等衙門，俱各缺官，事無統束，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案回府，即行所屬縣分并衛所衙門，各起調官軍鄉兵，固守城池，保障地方，仍一面分調兵快，散布關隘，嚴加把截，一面選募驍勇精兵，大縣約四五千名，小縣約二三千名。

以上各備鋒利器械，供給糧草，擇委能幹勇力官員，管領操練，其各項錢糧費用，聽將在官錢糧動支，隨申本院查考。其濱江去處，多備船隻，聽候本院差官齎捧旗牌至日，即刻依期啓行進攻。仍選差價便人役，多方探聽消息，不時飛報，以憑區畫。此係守土官員切責，而臣子效忠致身，正在今日，各宜發奮義氣，鼓勵軍民，共成滅賊之功，以輸報國之念，毋得遲違觀望，失誤軍機，自取罪戾。

寬恤禁約

照得江西省城，近曹變亂，各府州縣，兵戈騷動，供億勞費，兼值天時亢旱，秋成無望，人民窘迫，言之痛心，中間恐有無賴之徒，乘機竊發，驚擾地方，理合寬恤禁約。但巡撫衙門見今缺官，本院駐軍境內，不容坐視，合就權宜處置通行。爲此除一面奏聞外，仰抄案回府，照依案驗內事理，并行所屬各縣官員，務須軫念地方，痛恤民隱，凡一應不急詞訟工役，俱各停止，其軍前合用兵夫糧草，各官俱要持廉秉公，親自編派，毋得因而科擾，及聽信下人受財作弊。仍嚴加曉諭軍民人等，務要各守本分，安居田里，不許扇惑搬移，妄生事端，大戶毋逼債負，小民毋激仇嫌，鄉落居民各自會推家道殷實行止端莊一人，充爲約長，二人副之，將各人戶編定排甲，自相巡警保守，各勉忠義，共勤國難，敢有抗違生事，驚擾地方者，即便拿解赴官，治以軍法。約長若有乘機侵害衆戶，及受財不舉，許被害之人告發重治，仍仰各縣將前項寬恤禁約事宜，翻刻告示，發仰鄉村張掛曉諭，俟巡撫官員到日，再行議處，無違錯。

獎瑞州府通判胡堯元擒斬叛黨 六月二十七日

據瑞州府通判胡堯元報稱，擒獲從叛儀賓李蕃，斬獲叛黨九十四名等因。看得逆賊稱亂，天怒人怨，誅滅非久，然今勢焰正張，本官乃能獨奮忠勇，首挫賊鋒，遠近聞之，義氣百倍，合行獎勞，以勵人心。爲此牌仰瑞州府官吏，即行動支官錢，買辦花紅羊酒，委官率領官吏，師生送至本官，用見本院獎勵之意。其餘有功人員，分別等第，量加犒賞，被傷兵夫，給與湯藥，陣亡者厚恤其家，候功成之日，通行造冊，申報陞賞。仍一面起調驍勇精兵，固守城池，聽

候本院調發毋得違誤！

策應豐城牌

據豐城縣知縣顧倬稟稱，本縣起調鄉兵，固守城池，惟恐兵力不敷，必須請兵策應，庶保無虞等因。看係地方重務，已經調發龍泉安福永新等縣，并吉安千戶所機快軍兵，陸續前去策應。照得發去官兵，必須選委謀勇胆略官員統領，庶幾調度得宜。爲此仰通判楊昉，即將後開軍兵名數，督同千戶蕭英監統，協同知縣顧倬等計議攻守方略，相度險夷要害，遠斥堠以防奸，勤訓練以齊衆，探知賊人入境，即便設奇布伏，以逸待勞，擊其不意，務在先發制人，毋令乘間抵隙。軍兵人等務要嚴爲約束，毋令侵擾，敢有違犯，退縮許以軍法從事。各官尤要同心并力，協和行事，共效忠貞之節，以紓國家之難，如或執拘參錯，觀望逗遛，違犯節制，致有疏虞，軍令具存，決難輕貸！

調取吉水縣八九等都民兵牌

訪得吉水縣八九等都民人王益題曾思溫易弘爵王昭隆等各戶下人丁，素習武勇，人多尙義，前任知縣周廣會經起調征進，皆係驍勇慣戰之人，今茲逆黨倡亂，民遭荼毒，應合調取以赴國難。爲此訪差致仕縣丞龍光齋牌前去吉水縣，着落當該官吏，即將各戶義兵，照數調集，各備鋒利器械，編成行伍，僉選百長總小甲管領，就仰該縣查支官錢，給與口糧，暫且就屯本縣操演武藝，聽候本院指日東下，隨軍進剿。照得江西一省人民，久被寧府毒害，侵肌削骨，破家蕩產，冤困已極，控訴無門，今其惡貫滿盈，天假義兵，爲民除暴，尙聞愚昧之徒，阻避寧府威勢，不敢舉動，殊不知寧府未叛之前，尙爲親王，人不敢犯，今逆謀既著，即係反賊，人人得而誅之，復何所憚爾等義民，正宜感激忠義，振揚威武，爲百姓報仇泄憤，共立不世之勳，以收勤王之績，毋得稽遲觀望，自取軍法重究。差去官員，不許假此擾害，妄生事端，體訪得出，罪不輕貸！

預備水戰牌

案照已經行仰起調軍馬前來策應，日久尙未見到；近據探報，逆黨南下，將攻南都，計此時南都必已有備，各逆黨進無所獲，必退保九江。如此則水戰之具爲急，不可不備。爲此牌仰福建布政司卽行選募海滄打手一萬名，動支官庫不拘何項銀兩，從厚給與衣裝行糧，各備鋒利器械，就仰左布政使席書兵備僉事周期雍自行統領，星夜前赴軍門，相機前進，并力擒剿，仍行巡撫等衙門同心協力，後先監督應援。此係叛逆謀危，宗社天下荼毒，所關呼吸存亡，且暮成敗，間不容髮，非比尋常賊情，不得遲違觀望，有虧臣節。嗚呼！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凡有血氣，孰無是心？况各官忠義自任，剛大素聞，必將奮臂疾趨，有不容已。兵快及領兵人等敢有違犯節制，有誤軍機者，卽即遵照本院欽奉 敕諭事理，許以軍法從事，無得姑息。

咨都察院御史顏權宜進剿 七月初五日

節該欽奉云云，除具 題及咨南京兵部知會外，爲照前項事情，係 國家大難，安危所關，已經起調吉安等府兵快前去征剿，并備行湖廣廣東福建各調兵策應外，照得南畿係 朝廷根本重地，今寧王謀逆構亂，舉兵北行，圖據南都，必得四面合攻，庶克有濟。及照貴院奉 命行勘前事，卽今逆跡已露，別無可勘事情，合咨前去，煩爲隨處行令所屬，選取驍勇精兵，及民門忠義約二三萬名，選委謀勇官員分領，會約鄰近省郡，合勢刻期進討，仍煩貴院親督兼程前來共勤 國難，諒貴院平日忠義存心，剛直自許，况今奉 命查勘寧藩，正可權宜行事，號召遠邇，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他復何言，紛擾之中，莫罄懇切，惟高明速圖之。

權處行糧牌

據撫州府申稱，建昌撫州廣信饒州四府，正德十三年兌軍糧米不下十餘萬石，原蒙撥在龍窟聽與撫州建安鉛山廣信饒州五所軍旗交兌，因運船阻凍，回遲於今年六月始行較斛開兌，其已兌者裝載軍船，未兌者仍在民艘，不意十五日省城有變，遂行停兌，至十八日逆黨乘機劫奪，各船順流放至饒州河下，得無驚擾，但今江河梗

寒，難以兌運，節奏明文，動調大軍，征討叛逆，要將兌軍淮糧，暫留以備軍餉，申詳到院。查得先據吉安等府申稱，爲各府官軍將臨，欲將官庫紙米贓罰等銀，并京庫等銀，及將兌淮糧米，從權給支借用等情，已經批仰依擬查取去後，令申前因，擬合准行。爲此仰府官吏，即行掌印官，查將見在饒州灣泊兌軍淮糧，准從權宜，坐委能幹官員，無分兩夜，督運江西省城聽候支給各兵行糧，毋違時刻。候事平之日，備造印信文冊繳報查照，仍令委員前去查照，免致下人因而侵欺，未便。

牌行吉安府敦請鄉士夫共守城池 七月初八日

照得軍府反叛，本院調兵進勦，即日啓行各府縣掌印正官，既該統兵前進，所據各該府縣城池，雖已行委各佐貳官防守，但艱危之際，事變不測，必須歷練老成之人，相與維持鎮定，庶幾人心不致驚疑，政務有所倚賴。爲此案行吉安府官吏，通行各縣署印官員，徑自以禮敦請老成鄉宦，衆所推服者一二員，在城以備緊急，協同行事。該府城池關係尤重，查得致仕按察使劉遜，素有才望，忠義奮激，就仰該府請至公館，仍仰署印官待以賓師之禮，託以咨決之事，一應軍機事宜，咨稟計議而行，以安人心，以濟大事。仍行本官務以國家大難爲心，盡心竭力，共圖殄賊，毋以休致自嫌，諒朝廷報功之典，當亦自不相負，如誤大事，咎亦有歸，通無違錯。

牌行各哨統兵官進攻屯守 七月十七日

仰一哨統兵官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卽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四百二十一員名，進攻廣潤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布政司屯兵，分兵把守王府內門。

仰二哨統兵官贛州府知府邢珣，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三千一百三十餘員名，進攻順化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鎮守府屯兵。

仰三哨統兵官袁州府知府徐璉，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三千五百三十員名，進攻惠民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

入按察司察院屯兵。

仰四哨統兵官臨江府知府戴德孺，即統部下官軍兵快，新喻二縣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名，進攻永和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都察院提學分司屯兵。

仰五哨統兵官瑞州府通判胡堯元童琦，即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員名，進攻漳江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南昌前衛屯兵。

仰六哨統兵官泰和縣知縣李楫，即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四百九十二員名，夾攻廣潤門，直入王府西門屯兵守把。

仰七哨統兵官新淦縣知縣李美，即統部下官軍兵快二千員名，進攻德勝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王府東門屯兵守把。

仰中軍營統兵官贛州衛都指揮余恩，即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六百七十員名，進攻進賢門，直入都司屯兵。

仰八哨統兵官寧都知縣王天與，即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餘員名，夾攻進賢門，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鐘樓下屯兵。

仰九哨統兵官吉安府通判談儲，即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五百七十六員名，夾攻德勝門，直入南昌左衛屯兵。

仰十哨統兵官萬安縣知縣王冕，即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二百五十七員名，夾攻進賢門，就守把本門，直入陽春書院屯兵。

仰十一哨統兵官吉安府推官王疇，即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餘員名，夾攻順化門，直入南新二縣儒學屯兵。

仰十二哨統兵官撫州通判鄒琥，知縣傅南喬，即統部下官兵三千餘員名，夾攻德勝門，就留兵防守本門，隨

於城外天寧寺屯兵。

承委官員務要竭忠奮勇，拚勦叛逆，以靖國難。如或退縮觀望，違犯節制，定以軍法論處。軍兵人等敢有臨陣退縮者，就仰本官遵照本院欽奉 敕諭事理，就於軍前斬首示衆，牌候事完日繳。

告示在城官 七月十八日

照得寧王造謀作亂，神人共憤，法所必誅。在城宗支郡王儀賓皆被逼脅，如鐘寧王無罪削爵，建安王父子俱死，軍民人等或覆宗滅族，或蕩家傾產，或勒取子女，皆恨入骨髓，敢怒而不敢言。今日之事，豈其本心。本院仰仗朝廷威靈，調集兩廣，并本省狼達漢土官兵二十餘萬，即日臨城，亦無非因民之怨，惟首惡是問。告示至日，宗支郡王儀賓各閉門自保，商賈買賣如故。軍民棄甲投戈，各歸生理，無得驚疑。該府內臣校尉把守人員開門出首，或反兵助順，擒斬首惡，一體奏 聞陞賞。其有懷奸怙惡，從逆不悛者，必殺不赦。凡我良善軍民，即便去惡從善，毋陷族滅，故示。

示諭江西布按三司從逆官員

照得甯王悖逆天道，造謀作亂，殺戮大臣，都布按三司官員各悚於暴虐，保其妻子，以致臨難之際，不能自擇，或俛首幽囚，或甘心降伏，貪生畏死，反面事仇。春秋之義，雖嚴於無將之誅，而志圖興復者，尚不忍於峻絕。探得各官見今在城閉門自認者有之，臨城巡圍者有之，出入府庫運籌畫策者有之，此皆大義未分，孤立無助，揆之法理，固不容誅，推之人情，實爲可憫。即今本院統集狼達漢土官軍二十餘萬，後先臨城，各官果能去逆歸順，尚可轉禍爲福。故今特遣牌諭，兵臨之日，仰各開門出首，仍一面將本院發去告示給散張掛，撫諭良善百姓。宗支儀賓人等，各閉門自保，毋輕出街市，橫遭殺戮。該府把守內臣校尉人等，亦各諭以大義，俾知背逆向順，尚可免死。投甲釋戈，蓬頭面縛，候本院臨審定奪。敢有從惡不悛，執迷不悟，拒敵官兵者，必殺無赦。仍具改正緣由，親齎投首，以憑施行。

毋得遲違，自取族滅，牌具依准繳來。

告示七門從逆軍民 七月二十一日

督府示諭省城七門內外軍民雜役人等，除身犯黨逆不赦另議外，其原被寧府迫害，僞授指揮千百戶校尉護衛及南昌前衛一應從亂雜色人役家屬在省城者，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逃竄，有能寄聲父兄子弟改過遷善，擒獲首惡，詣軍門報捷者，一體論功給賞，逃回報省者，免其本罪。仍仰各地方將前項人役一名名赴合該管門官處開報，令各親屬一名，每五日一次打卯，其有收藏軍器，許盡數送官，各宜悔過，毋取流亡。

牌行江西二司安葬寧府宮眷

照得甯王造反，稱兵向闕，行委僞官萬銳等把守省城，音信不通，本院所行告示，負固不納，以致討賊安民之義，俱未知悉，及至統兵攻城，該府宮眷一聞銃砲震響，閉門縊死，燒焚宮室，雖甯王背逆，罪在不赦，而朝廷敦睦之仁，何所不至，本院已同宗支，并原任布按二司及吉安等府知府等官伍文定等親赴該府驗看，未焚庫藏，已封號訖，所據各宮眷身屍，相應埋葬，爲此合行案仰布按二司，即便啓知建安王選委各郡王府老成內使火者三四員，會同南昌府南新二縣官，措置棺木，以禮安葬，毋得違錯，不便。

手本南京內外守備追襲叛首 七月二十三日

本年七月二十日准 欽差南京內外守備揭帖內開，頰念南京根本重地，宗廟陵寢所在，作急整點精銳軍兵數萬名，擇將統領，星夜兼程前來，粘踪追襲，攻擊其後，保固根本重地，所統官軍，頰沿途經過去處，應付廩給口糧馬匹草料，事甯之日，獲功官軍，具奏陞賞，請勿遲延等因。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照得本院奉 敕前住福建地方公幹，行至豐城縣聞甯府謀反，遂返吉安往劄，看係謀危，宗社重情，隨即具題，并行吉安贛州等府起調官兵，俟覈而發，及咨南京兵部，并巡撫應天都御史李頰爲通行在京大小衙門，會謀集議，作急繕完城守。

備練舟師，設伏沿江，旁檄列郡，先發操江之兵，聲義而西，約會湖湘，互爲犄角。本院亦砥鈍策蓋，牽蹙其後，以義取暴，以直加曲，不過兩月，斷然一鼓可縛。去後續據本院爪探人役回報，甯王已下南京，留有逆黨內官，驅脅官民人等一萬餘員名，固守城池，虐焰昌熾，阻絕往來等因。又經節催府縣兵快，分布哨道，親自統領，刻期於七月二十日寅時直抵省城進攻，仍被逆黨砌塞城門，分兵拒固，當幸官兵用命，奮勇攻破城門，各賊遂皆奔潰，當即分兵擒搜，及差人分投爪探叛首向往的確，并發官兵前去追襲外，今准前因合用手本前去，煩爲查照施行。

咨兩廣總督都御史楊停止調集狼兵

案照本院看得前項事情係 國家大難，存亡所關，雖調各府兵快，非惟武藝無素，尤恐兵力不敷，即隨備咨 欽差總督右都御史楊，煩爲選取驍勇兵快大約三五千名，就委嶺南道兵備僉事王大用監統給與各兵行糧，兼程前來，共勦 國家大難，及行廣東布政司，轉行各道，并呈鎮守撫按等衙門一體查照知會去後。節據知縣顧倬等報，甯王已下南京，留有逆黨內官，驅脅官民人等一萬餘員名，固守城池，阻絕往來等情。隨該本院催督所調兵快，分布哨道，親自統領，刻期於七月二十日寅時直抵省城進攻，仍被逆黨砌塞城門，分兵固拒，當幸官兵用命，奮勇攻破城門，各賊遂皆奔潰，隨即分兵搜擒外，今照前項事情，見該 欽命京邊官軍二十餘萬前來會剿，及本院見統官兵五萬餘員名，俱在江西省城，即今分遣委官監督前去約會，併勢追襲。所據原調廣東土漢狼兵人等未審曾否齊集，但今南贛吉安南昌等處沿省人民，俱各畏懇狼兵，悉皆驚惶，及又訪得狼達土兵，曾受甯王賍物，私許助謀效力，今調久矣，本以爲國除害，惟恐返爲民害，不無有誤大事，擬合停止，爲此合行移咨貴院，煩爲查照，希將起調兵快停留本省應用施行。

牌行撫州知府陳槐等收復南康九江 七月二十四日

照得甯王謀反，與兵向 闕，南康九江見被攻破，分留逆黨，據守二府城池，意圖西扼湖兵之應援，南遏我師。

之追躡，仰賴 宗社威靈，克復省城。除遣知府伍文定等分布哨道，邀擊事賊，務在得獲外，所據逆黨占據州縣，應合分兵勦復。爲此牌仰知府陳槐等各選精兵，身自統領，星夜前去南康九江地方，相機行事，務要攻復城池，平靖反側，仍將地方人民加意賑恤，激以忠義，撫以寬仁，權舉有司之職，以理庶事，查處倉庫之積，以足軍資。一面分兵邀誘事賊，毋令東下，并差人爪探飛報軍門，各官務要同心併力，協和行事，毋得人懷一心，彼此參錯，致誤事機。兵快人等敢有違犯節制者，仰照本院欽奉 敕諭事理，以軍法從事。一應事機呈稟往復，慮有稽緩，俱聽一面從宜區畫。一面呈報軍門，仍備查各官棄城逃走，致賊焚掠屠戮之故，具由申報，以憑參拏究治。

犒賞福建官軍

據福建按察司整飭兵備兼管分巡漳南道僉事周期雍呈稱：依奉本院案驗，起取上杭等處軍兵，共五千餘名，分委指揮劉欽、知縣邢隨等，及起取漳州府海滄打手三千餘名，行委通判李一寧等管領，本道躬親統督，先後啓行前來等因到院。案照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看係 國家大難，存亡所關，隨即備咨南京兵部及巡撫兩廣湖廣等衙門，并福建三司等官，選取饒勇兵快，選委謀勇官員監統兼程前來，共勤 國難。去後今據前因，看得逆賊已經成擒，餘黨悉漸殄滅，除將各該官兵先行發回外，切照福建漳南相距江西省城，約計程途有一千七八百里之遙，該道乃能不滿旬月，調集官軍兵快八千員名之衆，首先各省而至，足見本官勇略多謀，預備有素，忠義之誠，足以感激人心，敏捷之才，足以綜理庶務，故一呼而集，兼祀赴難，除另行旌獎外，及照調來官兵，衝冒炎暑，遠赴 國難，忠義既有可嘉，勞苦尤爲足憫，合加犒賞，以勵將來。爲此除將支出官銀，差官領齋該道，仰抄案回司，即將原調領兵官員并軍兵鄉夫人等酌量犒賞，用見本院獎勞之心，以爲將來忠勤之勸，仍仰該道備查各兵原係操練者，照舊在班操練，以備緊急調用，添募者，省令回還田里，各安生業，務爲良善之民，共享太平之福，毋得分外爲非，至招身家之累，備行巡按衙門知會。

釋放投首牌

據吳國七林十一等口稱，閔念四等落水身死，今訪得閔念四等見在甯州界上，告要投招，前者已曾發有告示，許令脅從新民，俱准投首免死，給照復業生理。近日朝廷降有黃榜，亦准投首免死，今聞各地方居民，不體朝廷及本院好生之意，輒便起兵勦殺，激使不敢出身投首，反使朝廷及本院失信於人，本當綁拿重究，姑且再行議諭，爲此牌仰甯州知州汪憲探訪前項一起投首之人，是呈閔念四等正身，若果有投首真情，即便帶領前赴軍門發落，准與楊子橋等一例釋放，給與執照，各自復業當差，如或聚衆不散，星夜飛報軍門，以憑發軍勦滅，俱毋違錯。

牌仰沿途各府州縣衛所驛遞巡司衙門慰諭軍民

照得先因寧王謀反，請兵征勦，竊該本院親督各哨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二十四等日在鄱陽湖連日與賊大戰，至二十六日遂將寧王俘執，及其逆黨李士賢等，賊首林十一等，俱已前後擒獲，除黨蕩平，地方稍靖，已於本月三十日具本奏捷。近因傳報京軍復來，愚民妄相逃竄，往往溺水自縊，本院親行撫諭，尙未能息，殊不知朝廷出兵，專爲誅勦寧賊，救民水火之中，况統兵將帥，皆係素有威望，老臣宿將，紀律嚴明，遠近素所稱服，縱使復來，亦必自無擾害，况今寧賊已擒，地方已靖，京軍豈有無事遠涉之理，愚民無知，轉相驚惑，深爲可憫，誠恐沿途一帶居民，亦多聽信傳聞不實之言，而北來京軍，尙或未知寧王已就擒獲，合行差官沿途曉諭軍民，及一面迎接北來官兵，煩請就彼回轉，除將寧王反逆黨與本院親自量帶官兵，徑從水路解赴京師外，仰沿途軍衛有司驛遞等衙門，照牌事理，即行抄牌備出告示，曉諭遠近鄉村軍民人等，使知寧賊已擒，京軍已轉，免致爲疑，釀成他變。差去官員，仍仰程程發送，同與迎候京軍，堅請就彼回轉，以免沿途百姓供億之苦，仍諭以本院押解賊犯，量帶官兵，皆自備行糧廩給，沿途經過有司等衙門，止備人夫牽拽船隻，及略供柴草，給付各兵燒用，其他一無所擾，不得因此

科害里甲軍兵。差去官員，晝夜前進，毋得在途遲滯，抄牌官吏，各俱依准，候本院經過日繳。

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獻俘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奉 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 劄付內開，會同 欽差提督軍務平賊將軍充總兵官左都督朱儀，得止兵息民，不爲無見。但照奔潰黨惡，該各屬日報嘯聚流劫，亦非已靖。黨惡閔念四等，又係職等行文之後，拿獲之數，亦或尙多。撫按守臣，當此新亂之餘，正宜留心撫綏地方，聽候勸明解京，良由不知前因，固執一見，輒要自行獲解，私請回師，再照妃媵係 宗藩眷屬，外官押解，恐有妨礙，設或越分擅爲，咎歸何人。職等體念民力不堪，供給軍餉，責令將官將所領官兵分布各府，住劄聽掣，當職止帶合用參隨執打旗號等項人員，徑趨江西，公同巡撫等官查驗巢穴，及徧給告示曉諭撫安地方。一面具請定示另行，除差委錦衣衛都指揮僉事馬驥前來外，劄仰本司各該官吏，照依劄付內事理，即便遵照。鈞帖內事理，備行巡撫都御史王 等將已獲賊犯留彼聽候。明旨，欽遵施行，等因。備呈到院。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云云。本職將寧王并其逆黨，親自量帶官兵，徑赴水路，照依原擬日期啓行，解赴京師，已至廣信地方。今准前因，爲照前項逆黨，俱已擒獲，其餘脅從，遵照欽降黃榜事例，俱已許令投首解散。宗藩眷屬，俱係取到各將軍府內使管伴監守，保無他嫌。今 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馬監太監張，及 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欽差提督軍務平賊將軍充領兵官左都督朱，憂國愛民之心，素聞遠近，况號令嚴明，秋毫無犯。今來體勘逆賊巢穴，果已破平，百姓貧困顛連，必能大加撫諭安輯，以仰布 朝廷懷惠小民之仁。本職縱使復回省城，亦安能少效一籌，不過往返道途，違誤奏過程期，有損無益。爲此仰抄案回司，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便備呈前去，煩請徑自查照施行。

咨兵部查驗文移

照得本職已將寧王宸濠并莫黨與及宮眷人等，照依原擬具奏日期起程親自解赴 闕下間，隨據南康府

中，并江西按察司呈，各奉 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劉付內開，訪得宸濠已該本職擒獲，克復省城等語，未曾親到江西，又無甚信文移，止是見人傳說，遽難憑據，况係 宗藩人衆，中間恐有撥置同謀，逆黨未盡等因，及節准 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揚帖開稱，將各犯委的當人員，用心防守，調攝飲食，獻俘 闕下，會官封記庫藏，俱候按臨地方區畫等因。又准 欽差提督軍務充總兵官安邊伯朱手本開稱，即查節次共擒斬叛賊級若干，內各處原奏報有名若干，無名若干，有名未獲漏網并自首，及得獲馬騾器械等項各若干，連獲宮軍衛所職役姓名，備查明白，俱各存留江西省城，聽候審驗，仍查餘黨有無奔潰，及會否殄滅盡絕緣由，通行開報，以憑回報等因。各到職，爲照宸濠并其同謀黨與，俱已擒獲餘孽，亦就誅戮，雖有脅從，數亦不多，皆非得已，隨即遵奉 欽降黃榜，曉諭俱赴所在官司投首解散，其庫藏等項，該本職會同多官，於未准揭帖之先，眼同封貯在官，聽候命下定奪。官軍兵快，擒斬功次，見該原經奏留兩廣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查造奏繳，及照宸濠并各重犯宮眷人等，見解廣信地方，設若往返，恐致疏虞，及違誤本職奏報原擬日期，除照舊督解前赴 闕下獻俘，以昭 聖武。及具揭帖各另回覆外，今照前因，照得本職繆當軍旅重寄，地方安危所關，三軍死生攸係，一應事機，若非奉有 御寶敕旨，及兵部印信咨文，安敢輕易憑信，今前項各官文移，既非祖宗舊章成憲，就使果皆出於 上意，亦須貴部行有知會公文，萬一奸人假托各官名目，乘間作弊，致有不測變亂，本職雖死，亦何所及。除奉 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鈞帖，會奉 朝旨，相應遵奉，其餘悉遵舊章施行外，緣前項各官文移，未委虛的，俱合備行咨報貴部，爲此備抄揭帖，粘連咨請查驗施行。

案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逆犯暫留養病 十月初九日

照得當職先因患病，具本乞休開奉 敕扶痛前往福建公幹。六月十五日行至江西豐城地方，適遇寧王與兵作亂，看係 君父大難，義不忍去，復回吉安府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調兵夫，招集義勇，扶病親行統領。於七月

二十日攻復省城。本月二十四五六等日於鄱陽湖連日大戰，擒獲寧王宸濠及逆黨李士賓、劉養正、王春等，賊首吳十三凌十一、閔念四、吳國七、閔念八等，先後具本奏報外，隨聞大駕南征，禮當解赴軍門。又因宸濠連日不食，慮恐物故，無以獻俘奏凱，彰朝廷討賊之義，兼之合省內外人情洵洽，或生他變，當具本題知於九月十一日啓行，將宸濠及逆黨宮眷解赴軍門。當職力疾沿途醫藥，親行押解，行至廣信地方，又奉欽差總督軍務鈞帖，備仰照依制諭內事理，即便轉行所屬司府衛所州縣驛遞等衙門，欽遵施行等因。遵依通行間，續准欽差提督軍務御馬太監張照會及准欽差總督軍務充總兵官安邊伯朱手本，各遣官邀回本職，並將所解宸濠等逆犯回省聽候會審。本職看得既奉總督軍門鈞帖，自合解赴面受節制，若復退還省城，坐待駕臨，恐涉遲慢，且誤奏過程期，又復扶病日夜前進，行至浙江杭州府地方，前病愈加沉重，不能支持，請醫調治間，適遇欽差提督軍務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奉命前來江西體勘宸濠等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宮眷等事。當准鈞帖開稱，宸濠等特親臨地方，覆審明白，具奉軍門定奪等因。爲照本職先因父老祖喪，累疏乞休，未蒙諭允，隨扶病赴閩，意圖了事，即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日之前，最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王反叛，此係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聞省巡撫地方等官無一人見在，天下事機，固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爲牽制攻討之圖，候命師既至，地方稍靖，即從初心，死無所避。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國難，亦望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得少申烏鳥之私等情，具奏外，今照前事，本職自度病勢日重，猝未易愈，前進既有不能，退回愈有不可，若再遲延，必成兩誤，除本職暫留當地，請醫調治，俟稍痊可，一面仍回省城，或仍前進，沿途迎駕，一面具本乞恩養病另行外，所據原解逆犯，合就查明交割，帶回省城聽候駕臨審處通行。爲此仰抄案回司，着落官吏備呈欽差提督軍務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煩請會同監軍御史，公同當省都布按三司等官，將見解逆首宸濠及逆黨劉吉等各犯，并宮眷馬匹等項，逐一交查明白，仍請徑自另委相應官員

兵快人等管押帶回省城，從宜審處施行，仍備呈兵部查照知會，抄案依准，并行過日期，先行呈來。

告諭軍民 十二月十五日

告諭軍民人等，爾等困苦已極，本院才短知窮，坐視而不能救，徒含羞負愧，言之實切痛心！今京邊官軍，驅馳道路，萬里遠來，皆無非爲朝廷之事，拋父母，棄妻子，被風霜，冒寒暑，顛頓道路，經年不得一顧其家，其爲疾苦，殆有不忍言者，豈其心之樂居於此哉？况南方卑濕之地，尤非北人所宜，今春氣漸動，瘴疫將興，久客思歸，情懷益有不堪。爾等居民，念自己不得安寧之苦，即須念諸官軍久離鄉土，拋棄家室之苦，務敦主客之情，勿懷怨恨之意，亮事寧之後，凡遭兵困之民，朝廷必有優恤。今軍馬塞城，有司供應，日不暇給，一應爭鬥等項詞訟，俱宜含忍止息，勿輒告擾，各安受爾命，寧耐爾心，本院心有餘而力不足，聊布此苦切之情，於爾百姓，其各體悉無恙。

欽奉 詔書寬宥脅從

節該伏睹 詔書，朕親統六師，正名討罪，除首惡宸濠，并同謀有名逆賊不赦外，其餘脅從之徒，盡行寬宥釋放，欽此。欽遵。照得先因寧府作亂，該本院出給告示，官兵臨城之日，惟首惡是問，宗支郡王儀賓人等，各閉門自保，商賈買賣如故，軍民棄甲投戈，各歸生理，毋得驚疑，其有懷奸稔惡不悛者，必殺無赦。脅從人等，但能赴官投首，即與釋放免罪等情，已經發仰遠近張掛曉諭外，後宸濠既擒，被脅之徒，前後赴官投首，不下千餘，皆經查審釋放，其間尙有欲赴首官司，多被地方欄阻，本院隨又督解逆犯出外，以是一尙遲疑，未卽出投。續該 欽差提督軍務各衙門臨省，前項被脅之人，始各赴官投首，就與本院事體一同，卽是去惡從善之民，近訪得有等無籍之徒，用言扇惑，乘機詐害，致使驚疑，未安生理。除訪拿究問外，仰按察司抄捧回司，卽使大書出給告示，發仰人烟輻集去處，常川張掛曉諭，自破城以後，但有被脅旗校軍民人等，改過遷善，已經赴官投首，驗有執照者，皆係良善，俱仰遵照前項 詔書內事理，盡行寬宥釋放，各安生理，毋得信人恐嚇，自生猜疑。地方隣里總甲人等，敢有懷挾私仇，羅織擾

害，誑言扇惑，詐騙財物者，仰卽赴院告理，以憑拿問發遣。仍取各首到官姓名，并給過告示曉諭緣由呈報。

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江西一省，重遭大患，民困已極，屢經 奏免糧稅，日久未奉 明旨，近因南科奏停，隨復部使催督，一以爲獨免，一以爲追徵，非惟下民無所遵守，亦且官府難於施行。今該司議謂免准起運，係京儲額數，而王府祿米，亦歲月難缺，要行所屬，先納兌准，次及京庫折銀，次及南京倉米，次及王府祿米，其餘俱候 明降等因。此亦深賭民患，欲濟不能，委曲調停，計出無奈，仰司卽如所議，備行各該府州縣查照施行。復有 恩旨，當亦止免十五年以後錢糧，其十四年以前拖欠，必須帶徵，終有不免，莫若速了爲便。各府州縣宜以此意備曉下民，姑忍割肉之痛，以救燃眉之急。嗚呼！目擊貧民之疾苦而不能救，坐視徵求之急迫而不能止，徒切痛楚之懷，曾無拯撻之術，傷心慘目，汗背報顏，此皆本院之罪，其亦將誰歸咎。各府州縣官務體此意，雖在催科，恆存撫字，仍備出告示，使各知悉，此繳。

再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本省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已經給事等官奉 奏 明旨，果係小民拖欠，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此 朝廷之深仁厚德，憫念窮民，誠愛惻怛之所發。小民莫不歡欣鼓舞，臣子所當遵守奉行。乃今停徵之令甫下，而催併之檄復行，賑濟之仁未布，而箠撻之苦已加，法令如此，有司何以奉行。下民何所取信？夫爲人臣者，上有益於國，下有益於民，雖死亦甘爲之。今日所行，上使 朝廷失信於民，下使百姓歸怨於上，重貧民之困，益地方之災，縱使錢糧果可立辦，忍心害理，亦不能爲。況旬月之間，而欲追併了絕，便使神輸鬼運，亦於事勢不能。徒使斂怨殃民，何益於事。除本院身爲巡撫，不能爲 國爲民，自行住棒待罪外，仰布政司行各該府縣官，以理勸化小民，且諭以今日之舉，非關 朝廷失信，實由京儲缺乏，司國計者勢不得已，與起其

忠君親上之心，勉令漸次刻期完納，果克濟事，兩月之後，亦未爲遲。其各該官員，本非其罪，不必任俸，革去冠帶，行令照舊盡心職業，勿因事變之難，有灰愛民之志，後有違慢之戮，本院自當其罪。仍呈提督漕運行督糧官及巡按衙門知會。此繳。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據南昌府所申凋弊徵求之苦，本院纓當斯任，實切憂慚。部堂諸公，非無恤民之念，但身司國計，不得不以空乏爲虞，在外有司，非無國計之憂，但目擊民瘼，不能不以撫恤爲重。若使平民尙堪腹削，一時忍痛并徵，以輸國用，豈非臣子之心，但恐徒爾虐民，無濟國事，非徒無濟，兼恐生虞，斟酌調停，事在善處。仰布政司會同二司各官將該府所申事理，卽加酌議，或先徵新糧，將舊糧減半帶徵，或儘其力量可及，分作幾限，令民依期逐漸辦納，但可通融調攝，皆須悉心議處，務使窮民不致重傷，而國用終亦無損。一面備行各該府縣查照施行，一面具由呈來，以憑咨奏。此繳。

褒崇陸氏子孫 正德十五年正月。

據撫州府金谿縣三十六都儒籍陸時慶告，看得宋儒陸象山先生兄弟，得孔孟之正傳，爲吾道之忠派，學術久晦，致使湮而未顯，廟堂尙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仰該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差役，查照各處聖賢子孫事例，俱與優免。其間有聰明俊秀堪以入學者，具名送提學官處選送學肄業，務加崇重之議，以扶正學之表，俱依准繳。

告諭安義等縣漁戶

告諭安義縣等漁戶及遠近軍民人等，地方不幸，近遭大變，加以師旅征輸，人民困苦已極，府官思欲休養賑恤而無其由。近聞漁戶人等曾被竇王驅脅者，慮恐官府追論舊惡，心不自安，往往廢棄生業，詢其所以，皆由隸家

煽動意在激使爲惡，因而陷之死地，以快其憤，不知朝廷已屢有榜文，凡被甯賊驅脅者，一概釋而不問，況訪得安義等處漁戶，各係詩禮大家，素敦良善，雖或間有染於非僻，及爲王府所脅誘者，然鄉里遠近，自有公論，善惡終不可混，近據通判林寬稟稱：「各戶痛懲旣往，已將漁船折卸，似此誠心改行，亦復何所憂懼。」爲此特仰南康府通判林寬將本院告諭，真寫翻刊，親齎各戶，逐一頒諭，務使舍舊圖新，各安生理，不得輕信人言，妄有疑猜，自求罪累，其素敦詩禮良善者，愈加勸勉，務益興行禮讓，講信修睦，以爲改惡從善者之倡，族黨之中，果有長惡不悛，不聽勸諭者，衆共拘執送官，明正典刑，以安善類，毋容莠莠，致害嘉禾。若舊雖爲顯惡，今能誠心改化者，亦不得懷記舊讎，搜求羅織，激使爲非，事發究竟，責有所歸。嗚呼！吾民同胞，不幸陷於罪戮，惻然尚不忍見，豈有追尋舊惡，必欲置之死地之理。本院舊在南贛，曾行十家牌式，軍民頗安，盜賊頗息，除各該地方分巡分守官編置外，前項漁戶人等，就仰通判林寬照式逐一編置，務在着實舉行，以收成效，特茲告諭，各宜知悉。

批按察使伍文定患病呈

據江西按察使呈，看得按察使伍文定茂著武功，新膺憲命，當其衆難交攻，尙以一身獨任，偶茲微恙，豈妨供職，諒本官自切百姓瘡痍之憂，豈遑一身痛痒之顧，仰該司卽行本官照舊管事，果有疾患，一面調理，毋得再呈辭致曠職業。繳。

批臨江府耆民建立生祠呈

據臨江府清江縣耆民董惟謙等呈立知府戴德孺生祠，看得知府戴德孺素堅清白之守，久著循良之政，今其去任，而郡民建祠報德，此亦可見天理之在人心，自不容已。仰該府縣官俯順民情，量行撥人看守，非徒激勵後人，俾有所興，且以成就民德，使歸於厚。繳。

批吉安府救荒申

據吉安府申備廬陵縣申，看得所申要將陳廣倉穀賑給貧民，此本有司之事，當茲災患，正宜舉行，但誠於愛民者，不徒虛文之舉，忠於謀國者，有必深長之思，故目前之災，雖所宜恤，而日後之患，尤所當防，以今事勢而觀後患，決有難測。近據崇仁縣知縣祝鰲申，要將預備倉穀，凶荒之時，則倍數借給，以濟貧民，收成之日，則減半還官，以實儲蓄，頗有官民兩便，已經本院批准照議施行，看得各縣事體，不甚相遠，此議或可通行，仰布政司再加裁酌議處施行，各屬遇災地方，凡積有稻穀者，俱查照此議而行，仍仰各該掌印官務要身親給散，使貧民得實惠之沾，官府無虛出之弊，乃可。其一應科派物料等項，當茲兵亂之餘，加以水災，民不聊生，豈堪追併，仰布政司酌量緩急，分別重輕，略定徵收先後之次，備行各屬，以漸而行，庶幾用一緩二之意，少免醫瘡剜肉之苦，通仰該司定議施行回報。

批撫州府同知汪嵩乞休呈

據撫州府同知汪嵩呈，看得同知汪嵩久存恬退，遇難復留，以盡報國之忠，仍堅歸田之請，出處得宜，誠可嘉尚。但本官政素獲民，年未甚老，已經勉留照舊供職，而本官稱疾愈篤，求退益懇，仰府再行查看，如果病勢難留，准令就彼致仕，該府以禮起送還鄉，仍行備原籍官司，歲時以禮優待，務獎恬退，以勵鄙薄。此繳。

批提學僉事邵銳乞休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提學僉事邵銳求歸誠切，堅守考槃之操，而按察使伍文定挽留懇至，曲盡緇衣之情，是亦人各有志，可謂兩盡其美。然求歸者雖亦明哲保身，使皆潔身而去，則君臣之義，或幾乎息，挽留者雖以為國惜賢，使皆覲顏在位，則高尚之風，亦日以微。況本院自欲求退而未能，安可沮人之求退？仰該司備行本官，再加酌量於去就之間，務求盡合於天理之至，必欲全身遠害，則掛冠東門，亦遂聽行所志，若猶眷顧宗國，未忍割情獨往，且可見危受命，同舟共艱，稍須弘濟，卻遂初心，則臨難之義，既無苟免於搶攘之日，而恬退之節，自可求伸於事。

定之餘，與言及此，中心愴切！

禮取副提舉舒芬牌

照得嘗職奉 命提督軍務，兼理巡撫，深慮才微責重，無以仰稱 任使，合求賢能，以資贊翼，訪得福建市舶提舉司副提舉舒芬，志行高古，學問深醇，直道不能趨時，長才足以濟用，合就延引，以匡不及。爲此牌仰福建布政司官吏，卽行泉州府措辦羊酒禮幣，資送本官，用見本院優禮之意，仍照例起關應付，前赴軍門，以憑諮訪。本官職任，就委別官暫替。

南贛鄉約

杏爾民昔人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惡，豈不由於積習使然哉！往者新，民蓋常棄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而爲暴，豈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訓誨戒飭於家庭者不早，薰陶漸染於里閭者無素，誘掖獎勸之不行，連屬吁和之無具，又或憤怨相激，狡僞相殘，故遂使之靡然日流於惡，則我有司與爾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責。嗚呼！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故今特爲鄉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講信修睦，務爲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嗚呼！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責己則昏，爾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卽善人矣；毋自恃爲良民，而不修其身，爾一念而惡，卽惡人矣；人之善惡，由於一念之間，爾等慎思吾言，毋忽！

一、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爲衆所敬服者一人爲約長，二人爲約副，又推忠直果斷者四人爲約正，通達明察者四人爲約史，精健康幹者四人爲知約，禮儀習熟者二人爲約贊，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備寫同約姓名，及日逐出入所爲，知約司之，其二扇一書彰善，一書糾過，約長司之。

一、同約之人每一會，人出銀三分，送知約，具飲食，毋大奢，取免饑渴而已。

一、會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許先期遣人告知約，無故不赴者，以過惡書，仍罰銀一兩公用。

一、立約所於道里均平之處，擇寺觀寬大者爲之。一彰善者，其辭顯而決，糾過者，其辭隱而婉，亦忠厚之道也。如有人不弟，毋直曰不弟，但云聞某於事兄敬長之禮，頗有未盡，某未敢以爲信，姑案之以俟。凡糾過惡皆例此。若有難改之惡，且勿糾，使無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惡矣。約長副等，須先期陰與之言，使當自首，衆共誘掖獎勸，之以與其善念，姑使書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後糾而書之，又不能改，然後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約之人執送之官，明正其罪，勢不能執，戮力協謀，官府請兵滅之。

一、通約之人，凡有危疑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約之人與之裁處區畫，必當於理濟於事而後已，不得坐視推託，陷人於惡，罪坐約長約正諸人。

一、寄莊人戶，多於納糧當差之時，躲回原籍，往往負累同甲，今後約長等勸令及期完納，應承，如蹈前弊，告官懲治，削去寄莊。

一、本地大戶，異境客商，放債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磊算；或有貧難不能償者，亦宜以理量寬；有等不仁之徒，輒便捉銷磊取，挾寫田地，致令窮民無告，去而爲之盜。今後有此告，諸約長等與之明白，償不及數者，勸令寬捨，取已過數者，力與追還，如或特強不聽，率同約之人鳴之官司。

一、親族鄉鄰，往往有因小忿投賊復讎，殘害良善，釀成大患；今後一應鬪毆不平之事，鳴之約長等公論是非，或約長聞之，卽與曉諭解釋，敢有仍前妄爲者，率諸同約呈官誅殄。

一、軍民人等，若有賜爲良善，陰通賊情，販買牛馬，走傳消息，歸利一己，殃及萬民者，約長等率同約諸人指實勸戒，不悛，呈官究治。

一、吏書義民總甲里老百長弓兵機快人等若攬差下鄉索求，求資發者；約長率同呈官追究。
一、各寨居民，昔被新民之害，誠不忍言；但今既許其自新，所占田產已令退還，毋得再懷前讐，致擾地方；約長等常宜曉諭，令各守本分，有不聽者，呈官治罪。

一、投招新民，因爾一念之善，貸爾之罪，當痛自克責，改過自新，勤耕勤織，平買平賣，思同良民，無以前日名目，甘心下流，自取滅絕；約長等各宜時時提撕曉諭，如踵前非者，呈官懲治。

一、男女長成，各宜及時嫁娶，往往女家責聘禮不充，男家責嫁裝不豐，遂致愆期；約長等其各省諭諸人，自今其稱家之有無，隨時婚嫁。

一、父母喪葬，衣衾棺槨，但盡誠孝，稱家有無而行；此外或大作佛事，或盛設宴樂，傾家費財，俱於死者無益；約長等其各省諭約內之人，一遵禮制，有仍蹈前非者，即與糾惡簿內書以不孝。

一、當會前一日，知約預於約所灑掃，張具於堂，設告諭牌及香案，南向當會日，同約畢至，約贊鳴鼓三，衆皆詣香案前序立，北面跪聽，約正讀告諭畢，約長合衆揚言曰：「自今以後，凡我同約之人，祇奉戒諭，齊心合德，同歸於善；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衆皆曰：「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皆再拜，與以次出會所，分東西立，約正讀鄉約畢，大聲曰：「凡我同盟，務遵鄉約！」衆皆曰：「是！」乃東西交拜，與各以次就位，少者各酌酒於長者三行，知約起，設彰善位於堂上，南向置筆硯，陳彰善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舉善！」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出，就彰善位，揚言曰：「某有某善，某能改某過，請書之，以爲同約勸！」約正遍質於衆曰：「如何？」衆曰：「約史舉甚當！」約正乃揖善者進彰善位，東西立，約史復謂衆曰：「某所舉止，是請各舉所知！」衆有所知，即舉，無則曰：「約史所舉是矣！」約長副正皆出，就彰善位，約史書簿畢，約長舉杯揚言曰：「某能爲某善，某能改某過，是能修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爲某善，改某過，是能齊其家也；使人人若此，風俗焉有不厚，凡我同

約當取以爲法！遂屬於其善者，善者亦酌酒酬約長曰：「此豈足爲善，乃勞長者過獎，某誠惶悚，敢不益加砥礪，期無負長者之教。」皆飲畢，再拜謝約長，約長答拜，與各就位，知約撤彰善之席，酒復三行，知約起，設糾過位於階下，北向置筆硯，陳糾過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糾過！」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就糾過位，揚言曰：「聞某有某過，未敢以爲然，姑書之，以俟後圖，如何？」約正逼質於衆曰：「如何？」衆皆曰：「約史必有見。」約正乃揖過者出，就糾過位，北向立，約史復遍謂衆曰：「某所聞止是，請各言所聞。」衆有所聞，卽言，無則曰：「約史所聞是矣。」於是約長副正皆出糾過位，東西立，約史書簿畢，約長謂過者曰：「雖然姑無行罰，惟速改！」過者跪請曰：「某敢不服罪！」自起酌酒跪而飲曰：「敢不速改，重爲長者憂。」約正副史皆曰：「某等不能早勸諭，使子陷於此，亦安得無罪！」皆酌自罰。過者復跪而請曰：「某既知罪，長者又自以爲罰，某敢不卽就戮，若許其得自改，則請長者無飲某之幸也。」越後酌酒自罰。約正副成曰：「子能勇於受責如此，是能遷於善也，某等亦可免於罪矣。」乃釋爵。過者再拜，約長揖之，與各就位，知約撤糾過席，酒復二行，遂飯。飯畢，約贊起，鳴鼓三，唱：「申戒！」衆起，約正中堂立，揚言曰：「嗚呼！凡我同約之人，明聽申戒，人孰無善，亦孰無惡，爲善雖人不知，積之既久，自然善積而不可掩；爲惡若不知改，積之既久，必至惡積而不可赦。今有善而爲人所彰，固可喜，苟遂以爲善而自恃，將日入於惡矣；有惡而爲人所糾，固可愧，苟能悔其惡而自改，將日進於善矣。然則今日之善者，未可自恃以爲善，而今日之惡者，亦豈遂終於惡哉！凡我同約之人，盍共勉之！」衆皆曰：「敢不勉！」乃出席，以次東西序立，交拜，與遂退。

旌獎節婦牌

訪得吉水縣民人陳文繼妻黃氏，廬陵縣生員胡克妻曾氏，俱各少年守制，節操堅厲，遠近傳揚，士夫稱嘆，當茲風俗頹靡之時，合行旌獎，以勵澆薄。爲此仰府官吏卽行吉水廬陵二縣掌印官，支給無礙官錢，買辦禮儀，前去各家，盛集鄉鄰老幼之人，宣揚本婦志節之美，務使姻族知所崇重，里巷知所表式，用獎貞節，以激儉鄙。仍備述各

婦節操志行始末，及將獎勵過緣由，同依准隨牌繳報，以憑施行。

興舉社學牌

看得贛州社學鄉館，教讀賢否，尚多淆雜，是以詩禮之教，久已施行，而淳厚之俗，未行興起。爲此牌仰嶺北道督同府縣官吏，即將各館教讀，通行訪擇，務學術明正，行止端方者，乃與茲選。官府仍籍記姓名，量行支給薪米，以資勤苦，優其禮待，以示崇勸。以各童生之家，亦各通行戒飭，務在隆師重道，教訓子弟，毋得因仍舊染，習爲儉薄，自取愆咎。

頒定里甲雜辦

據龍南縣申稱：「先年里甲使用，俱係丁糧分派，照日應當，以致多寡不均。要將正德十六年里甲通行查審，除逃絕人丁外，將一年使用，春秋祭祀，軍需歲報，使客夫馬等項，俱於丁糧議處，每石出銀若干，陸續稱收貯庫，推舉老人，公同里長，使用註簿，儻有餘剩，照多寡給還等因。」到院，簿查先該贛州府知府盛茂，同知夏克義議過，贛縣里長額辦雜辦，已經批仰嶺北道再加酌議。續據副使王度呈稱：「查算本縣額辦使用，該銀三千七百三十一兩七分二釐四毫九絲，原轄里長一百一十里內，除十里逃絕，止有一百里，十六年分每糧一石算一分，人丁二丁算一分，一年丁糧共該一千一百二十六分半，每分該出銀三兩三錢一分二釐一毫一絲一忽，合行該縣印鈐收銀文簿一扇，將各都該辦銀兩，分爲二次查追貯庫，又置文簿二扇，一寫本縣支出數目，一發支用人役註附，每月選有行止老人二名，公同直日里長，赴縣支領，每月備具用過揭帖三本，一送都察院，一分巡道，一本府，各不時稽察，年終羨餘，並聽上司查處，以補無名徵需，府縣不得擅支。仍將各里該納分數，刷印告諭，遍張鄉村曉諭，如有官吏額外科派，及收銀人役多取火耗秤頭，并里甲特頑不辦，許各呈告，以憑鞫問，呈乞照詳。又經批仰照議，卽行該縣，永永查照，仍備刻告示，遍行曉諭，及多行刷印，頒給各里收照，以防後奸。」今申前因，看與本院新定則例相同，及

照甯都等九縣及南安所屬大庾等縣事體民情當不相遠合就通行查編爲此仰抄案回道即便速行各縣俱查本院近定規則各照丁糧多寡派編銀兩追收貯庫選委行止端實老人公同該日里長支用置簿稽察刑榜曉諭禁約事宜悉照原議施行敢有違犯者就便拿問呈詳通取各縣派定過緣由類報查考

批江西布政司設縣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將新淦縣知縣田邦傑建言設縣緣由看得近來各處設縣皆因窮山絕谷盜賊盤據人迹罕通整數不及不得已而爲權宜之計若腹裏平衍四通五達之區止宜減并不貴增添蓋增一縣即增一縣之事官吏供給學校倉庫囚獄差徭一應煩費未易悉舉且又有彼此推避之奸互相牽制之患計其爲利不償所害古人謂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凡今作事貴在謀始仰布政司再行會同二司各官從長計議設縣之外果無別策可以致理具議呈奪繳

議處官吏糜俸

照得近來所屬各州縣衙門所倉場等衙門大小官吏以贓問革者相望而冒犯接踵究詢其由皆云家口衆多日給不足俸資所限本以涼薄而近例減削又復日甚加有上下接應之費出入供送之繁窮窘困迫計出無聊中間亦有甘貧食苦刻勵自守者往往狼狽盡縷至於任滿職革債負纏結不得去歸其鄉夫貪墨不才法律誠所難貸而其情亦可矜憫失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在昔任人既富方穀庶民在官祿足代耕此古今之通義也朝廷賦祿百司厚薄既有等級要皆使各裕其資養免其內顧然後可望以盡心職業責以廉恥節義今定制所限既不可得而擅增至於例所應得又從而裁削之使之仰事俯育且不能遂是陷之於必貪之地而責之以必廉之守中人之資將有不能而況其下者之衆乎所據前項事理非獨人情有所未堪其於政體亦有所損合行會議查處參酌事理輕重及查在外官員自二品至九品并雜職吏胥等俸米除本色外其折色原例每石作銀若干於何年月裁

減，作鉅若干；應否復舊，或量行加增，務要議處停當，呈來定奪施行。

咨六部伸理冀元亨

照得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忠信之行，孚於遠邇；孝友之德，化於鄉閭。本職往年謫官貴州，本生曾從講學，近來南贛延之教子，時因宵藩宸濠潛謀不軌，虐焰日張，本職封疆連屬，欲爲曲突徙薪之舉，則旣無其由，將爲發奸摘伏之圖，則又無其實。偶值宸濠飾詐要名，禮賢求學，本職因使本生乘機往見宸濠，冀得因事納規，開陳大義，沮其邪謀，如其不可勸喻，亦因得以審察動靜，知其叛逆遲速之機，庶可密爲禦備。本生旣與相見，議論大相矛盾，宸濠以本職所遣，一時雖亦含忍，遣發而毒怒不已，陰使惡黨四出訪緝，欲加陷害。本生素性愿恪，初不知，而本職風聞其說，當遣密從間道潛回常德，以避其禍。後宸濠旣敗，痛恨本職起兵攻勦，雖反噬之心無所不至，而天理公道所在，無因得遂其奸，乃以本生係本職素所愛厚之人，輒肆誣誣，謂與同謀，將以泄其讎憤。且本生旣與同謀，則宸濠舉叛之日，本生何故不與其事，卻乃反回常德，聚徒講學。宸濠素所同謀之人，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之流，宸濠曾不一及，而獨口稱本生與之造始，此其挾讎妄指，蓋有不待辯說行道之人，皆能知者。但當事之人，不加詳察，輒爾聽信，遂陷本生一至於此。本生篤事師之義，懷報國之忠，蹈不測之虎口，將以轉化凶惡，潛消奸宄，論心原迹，尤當顯蒙賞錄，乃今身陷俘囚，妻子奴府，家業蕩盡，宗族遭殃，信奸人之口，爲叛賊泄憤報讎。此本職之所爲痛心刻骨，日夜冤憤而不能自己者也。本職義當與之同死，幾欲爲之具奏伸理，而本生雖在拘囚，傳聞不一，或以爲旣釋，或以爲候旨，兼慮當事之人，或不見諒，反致激成其罪，故復隱忍到今。又恐多事紛紜之日，萬一玉石不分，竟使忠邪倒置，徒以沮義士之志，而快叛賊之心，則本職後雖繼之以死，將亦無以贖其痛恨。爲此合行具咨貴部，煩請咨詢鑒察，特賜扶持分辯施行。

獎勵主簿于旺

看得近來所屬下僚，鮮能持廉守法；訪得與國縣主簿于旺，獨能操持清白，處事詳審，近委管理抽分，纖毫無玷，奸弊剗革，撫屬小官之內，誠不多見，相應獎勵，以勸其餘。爲此牌仰官吏，即便支給商稅銀兩，買辦花紅彩段，羊酒各一事，并將本院發去官馬一匹，帶鞍一付，備用鼓樂，差官以禮送付本官，用見本院獎勵之意。

申諭十家牌法

本院所行十家牌諭，近來訪得各處官吏類多視爲虛文，不肯着實奉行查考，據法即當究治，尙恐未悉本院立法之意，故今特述所以，再行申諭。凡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爲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縣以備查考；及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冊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視諸掌。每十家各令挨報甲內平日習爲偷竊，及喇曬教唆等項不良之人，同具不致隱漏重甘結狀，官府爲置舍舊圖新簿，記其姓名，姑勿追論舊惡，令其自今改行遷善，果能改化者，爲除其名；境內或有盜竊，即令此輩自相挨緝；若係甲內漏報，仍并治同甲之罪。又每日各家照依牌式，論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即好僞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矣。十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即時勸解和釋，如有不聽勸解，恃強凌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稟官，官府當時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遇問理詞狀，但涉誣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稟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益知爭鬪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直廣，有司果能着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修之，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有高才遠識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舉之，則一邑之治真可以不勞而致。今特略述所以立法之意，再行申告，言之所不能盡者，其各爲我精思熟究而力行之，毋徒紙上空言搪

塞，竟成掛壁之虛文，則庶乎其可矣。

申諭十家牌法增立保長

先該本院通行撫屬編置十家牌式，爲照各甲不立牌頭者，所以防脅制侵擾之弊；然在鄉村，遇有盜賊之警，不可以無統紀，合立保長督領，庶衆志齊一。爲此仰抄案回司，即行各道守巡兵備等官，備行所屬各府州縣，於各鄉村推選才行爲衆信服者一人爲保長，專一防禦盜賊，平時各甲詞訟，悉照牌諭，不許保長干與，因而武斷鄉曲，但遇盜警，即仰保長統率各甲設謀截捕，其城郭坊巷鄉村，各於要地置鼓一面，若鄉村相去稍遠者，仍起高樓，置鼓其上，遇警即登樓擊鼓，一巷擊鼓，各巷應之，一村擊鼓，各村應之，但聞鼓聲，各甲各執器械齊出應援，俱聽保長調度，或設伏把隘，或并力夾擊，但有後期不出者，保長公同各甲舉告官司，重加爵治。若鄉村各家皆置鼓一面，一家有警擊鼓，各家應之，尤爲快便。此則各隨才力爲之，不在牌例之內，俱仰督令各縣即行推選增置，仍告諭遠近，使各知悉。各府仍要不時稽察，務臻實效，毋得虛文搪塞，查訪得出，定行究治不貸。

頒行社學教條

先該本院據嶺北道選送教讀劉伯頌等，頗已得人，但多係客寓，日給爲難，今欲望以開導訓誨，亦須量資勤苦，已經案仰該道通加禮貌優待，給薪米紙筆之資，各官仍要不時勸勵敦勉，令各教讀務遵本院原定教條盡心訓導，視童蒙如己子，以啓迪爲家事，不但訓飭其子弟，亦復化喻其父兄，不但勤勞於詩禮章句之間，尤在致力於德行心術之本務，使禮讓日新，風俗日美，庶不負有司作興之意，與士民趨向之心，而凡教授於茲土者，亦永有光矣。仍行該縣備寫案驗事理，揭置各學，永遠遵照去後。今照前項教條，因本院出巡忙迫，失於頒給，合就查發，爲此牌仰本道府即將發去教條，每學教讀給與二張，揭置座右，每日務要遵照訓誨諸生。該道該府官員亦要不時親臨激勵稽考，毋得苟應文具，遂令日就廢弛。

清理永新田糧

據參議周文光呈，看得江西田糧之弊，極於永新，相傳已非一日；今欲清理丈量，實亦救時切務，但恐奉行不至，未免反滋弊端，依議定委通判談儲，推官陳相，指揮高容，會同該縣知縣翁璣，設法丈量。該道仍要再加區畫，曲盡物情，務仰各官秉公任事，正己格物，殫知竭慮，削弊除奸，必能一勞永逸，方可發謀舉事，如其虛文塞責，則莫若熟思審處，以俟能者。事完之日，悉照該道會議造冊，永永遠守施行繳。

批甯都縣祠祀知縣王天與申

據甯都縣申，看得知縣王天與，舊隨本院征勦橫水桶岡諸賊，屢立戰功，後隨本院討平寧藩，竟死勤事，況其平日居官，政務修舉，威愛兼行，仰該縣即從士民之請，建祠報祀，用伸士夫之公論，以慰小民之遺思。

曉諭安仁餘干頑民牌 正德十五年二月

照得安仁餘干各有梗化頑民數千餘家，近任東鄉，逃避山澤，沮逆王化，已將數年，卽其罪惡，俱合誅夷無赦；但本院撫臨未及，況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各官因各民頑梗，尚未編查，若遽行擒勦，似亦不教而殺，爲此牌仰撫州府同知陸倬，督同東鄉縣知縣黃堂，及安仁縣知縣汪濟民，餘干縣知縣馬津，親詣各民村都，沿門挨編，推選父老弟子，知禮法者曉諭教飭，令各革心向化，自求生路，限在一月之內，仇者釋其怨，憤者平其心，逋者歸其負，罪者伏其辜，具由呈來，仍舊待以良善。若過限不改，不必再加隱忍姑息，徒益長奸縱惡，卽便密切指實申來，以憑別有區處施行。

告諭頑民 十二月十五日。

告諭安仁餘干東鄉等縣父老子弟，自本院始至江西，卽聞三縣間有頑梗背化之民數千家，其時本院方事勦平，閩廣湖柵諸蠻寇，且所治止於南贛，政教有所未及，自去歲征討逆藩，朝廷復有兼撫是方之命，隨因

聖駕南巡，奔走道路，故亦未遑經理。今復還省城，備詢三司府縣各官，及遠近士夫軍民，皆謂爾民梗化日久，積惡深重，已在必誅無赦。夫朝廷威令，雷厲風行於九夷八蠻之外，而中土郡縣之民，乃敢悖抗若此，不有誅滅，以示懲戒，亦將何以爲國？欲即發兵勦捕，顧其間尙多良善，恐致玉石無辨；且前此有司所以處之，亦有未善，何者？安仁餘干里分，本少於東鄉，而地勢又限以山谷，顧乃割小益大，以啓爾民規避之端，其失一矣。旣而兩邑之民，徭賦不平，爭訟競起，其時若盡改復舊，亦有何說？顧又使其近東鄉者歸安仁，近安仁者附東鄉，以益爾民紛爭之謗，其失二矣。及爾等抗拒之迹，旣成，尙當體悉爾等中間或有難忍之怨，屈抑不平之情，亦須爲之申泄斷理，或懲或戒，使兩得其平，苦終難化論者，卽宜斷然正以國法，顧乃憚於身任其勞，一切惟事姑息，欲逃租賦，遂從而免其租賦，欲逃逋債，遂從而貸其逋債；於彼則務隱忍之政，而聽其外附；於此又信一偏之詞，而責其來歸。紀綱不立，冠履倒置，長奸縱惡，日增月熾，以成爾民背叛之罪，而陷之必死之地，其失三矣。然爾等罪惡皆在本院未臨之前，自本院撫臨以來，尙未曾有一言開諭爾等，況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以弭盜息訟，勸善糾惡，而各該縣官又因爾等恃頑梗化，皆未曾編查曉諭，爾等皆未知悉，其間或有悔創自新之願，亦未可知。若遽行擒勦，是亦不教而殺。雖爾等在前之惡，受此亦不爲過，然於吾心終有所未盡也。近日撫州同知陸棟來稟，爾等尙有可憫之情，各懷求生之願，故特委同知陸棟親齋本院告諭，往諭爾等父老子弟，因而查照本院十家牌式，通行編排曉諭，使各民互相勸戒糾察，痛懲已往之惡，共爲維新之民。爾等父老子弟，其間知識明達者，盍亦深思熟慮之，世豈有不納糧，不當差，與官府相對背抗，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世豈有恃頑樹黨，結怨構仇，劫衆拒捕，不伏其辜，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就使爾等各有子弟奴僕，與爾抗拒背逆若此，爾等當何以處之？夫竈王宸濠挾奸雄之資，藉宗室之勢，謀爲不軌，積十餘年，誘聚海內巨寇猾賊，動以萬計，奮其財力甲兵之強，自以爲無敵於天下矣。一旦稱亂舉事，本院奉朝廷威令，與一旅之師，不旬日而破滅之，如虜疋雞。爾輩縱頑梗兇悍，自以爲孰與宸濠，吾若擊

汝之罪，不過令一徧裨，領衆數百，立齋粉爾輩如几上肉耳。顧念爾等皆吾赤子，其始本無背叛之謀，止因規利爭忿，肆惡長奸，日迷日陷，遂至於此。夫父母之於子，豈有必欲殺之心，惟其悖逆亂常之甚，將至於覆宗滅戶，不得已而後置之法，苟有改化之機，父母之心，又未嘗不欲生全之也。前此官府免爾租稅，獨爾債負，除爾罪名，而遂謂爾可以安居復業，是終非所以生汝。吾今則不然，不免爾租賦，不獨爾債負，不除爾罪名，爾能聽吾言，改惡從善，惟免爾一死，限爾一月之內，釋怨解仇，逃稅者輸其賦，負債者償其直，有罪者伏其辜，吾則待爾如故。爾不聽吾言，任汝輩自爲之，吾心既無不盡，吾可以無憾矣。爾後無悔。

批江西都司掌管印信

看得三司各官推舉該衛所掌印僉書等官，頗已得宜，俱依議仰行按察司將本院原發貯庫印信，看驗明白，照議給領掌管。茲當該衛改革之初，仍行各官務在圖新更始，端本澄源，共惟同心同德之美，以立可久可大之規，不獨顯功業於當時，必欲垂模範於來裔，上不負廟堂之特選，而下可副諸司之舉任。其或庸碌浮沈，甚至欺公剝下，豈徒敗其身名，亦難免於刑憲。其餘空閒各官，觀其才識，皆可器使，但以闕少人多，未及盡用，各官惟務持身勵志，藏器待時，但恐見用而無才，勿慮有才而未用，若果囊中之錐，無不脫穎而出，毋謂上人不知，輒自頽靡，是乃自棄，非人棄汝矣。俱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

牌行崇義縣查行十家牌法

看得新開崇義縣治，雖經本院委官緝理經畫，大略規模已具，終是草創之初，經制未習，該縣官員若不假以威權，聽其從宜整理，則招徠安習之功，亦未可責效。除行守巡兵備等衙門外，牌仰知縣陳瓚上緊前去該縣，首照十家牌諭，查審編排，連屬其形勢，輯睦其鄰里，務要治官如家，愛民如子，一應詞訟，羞衿錢糧學校等項，俱聽因時就事，從宜區處，應申請者申請，應興革者興革，一務畜衆安民，不必牽制文法，大抵風土習尚，雖或有異，而天理民

彝則無不同，若使爲縣官者果能殫其心力，悉其聰明，致其惻怛愛民之誠，盡其撫輯教養之道，雖在蠻貊，無不可化，況此中土郡縣之區，向附新民，本多善類，我能愛之如子，後亦焉有不愛我如父者乎？夫仁慈以惠良善，刑罰以鋤兇暴，固亦爲政之大端。若此新民之中，及各縣分割都鬪人戶，果有頑梗強橫不服政化者，卽仰遵照本院欽奉敕諭事理，具由申請，卽行擒拿，治以軍法，毋容縱恣，益長刁頑。

牌諭都指揮馮勳等振旅還師

牌諭都指揮馮勳通判林寬典史徐誠等，本月二十一日據知縣熊价所稟，已知安義叛賊賂平，所漏無幾，俟餘黨一盡，各官卽行振旅而還。就將所擒叛賊，通行牢固綁縛，分領解赴軍門。各官在途務要肅整行伍，申嚴紀律，禁緝軍兵，不得犯人一草一木。今差參隨官詹明齋執各官原領令旗令牌，監軍而回。但有違令侵擾於人者，卽行斬首示衆，其奮命當先，被殺被傷義勇之士，及獲功人役，各官務要從公從實開報，以憑優恤給賞，不得互分彼此，輒有徧私輕重。但能推功讓美者，勤勞雖微，亦不褒賞；若有爭功專利者，功蹟雖茂，亦從擯抑。其奉新兵快，往年從征，多犯禁令，今旣效有勤勞，尤宜保全始終，毋蹈前非，自取軍法重罪。知縣熊价不必解賊，且可在縣撫安殺獲軍民，令各安居樂業，旣行申嚴十家牌諭，互相保障，乃量留九姓義勇，分班守縣，候事體定帖，以漸散回。

批瑞州知府告病申

有得知府胡堯元始以忠義，與討賊之功，繼以剛果，著及民之政，雖獲上之誠，或有未孚，而守身之節，初無可義。據申告病情由，亦似意有所爲，大抵能絜矩者，必推己及人，當大任者，在動心忍性，仰布政司卽行本官，照舊盡心管理府事，毋因一朝之忿，遂忘三反之功，事如過激，欲抗彌卑，理苟不渝，雖屈匪辱，比級。

賑恤水災牌

據南康建昌撫州宜黃等縣申稱，「非常水災，乞賜大施賑恤，急救生靈，流移等情。」看得橫水非常，下民昏

墊實可傷憫！但計府縣所積無多，實難溥賑；其地方被水既廣，而民困朝不謀夕，若候查實報名，造冊給散，未免曠日遲久，反生冒濫。已行二府各委佐貳官，及行所屬被水各縣，率印等官，用船裝載穀米，分投親至被水鄉村，驗果貧難下戶，就便量行賑給。爲照南昌所屬水災尤劇，但居民稠雜，數多頑梗，若賑給之時，非守巡臨督於上，或致騰踴紛爭。爲此仰分守巡南昌官吏，即便分督該府縣官預備倉內米穀，用船裝運，親至被水鄉村，不必揚言賑饑，專以踏勘水災爲事，其閒驗有貧難下戶，就便量給升斗，暫救目前之急。過人戶略，記姓名數目完報，查考不必造冊據害。所至之地，就督各官申嚴十家牌諭，通加撫慰開導，令各相安相恤。仍督各官俱要視民如子，務施實惠，不得虛文搪塞，徒費錢糧，無救民患，取罪不便。

仰湖廣布按二司優恤冀元亨家屬

照得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忠信之行，孚於遠邇云云，已經備咨六部院寺等衙門詳辦去後。今照冀元亨該科道等官，交章申稟，各該官司，辦無干礙，先已釋放。不期復染瘡痢身故。該部司屬官員，及京師賢士大夫，莫不痛悼，相與資給衣棺，本院亦已具舟差人扶柩歸葬。但恐本生原籍官司，一時未知詳悉，仍將家屬羈監，未免枉受淹禁。除將本生節義，另行具本奏請褒錄外，擬合通行，爲此牌仰抄案回司，即行常德府，速將舉人冀元亨家屬，通行釋放，財產等項，亦就查明給還收管。仍將本生妻子，特加優恤，使好人知事久，論定之公，而善類無作德降殃之惑。其於民風土習，不爲無補矣。

批江西按察司故官水手呈

看得僉事李素，處心和易，居官清謹，生既無以爲家，死復無以爲殮，寡妻弱妾，旅櫬萬里，死喪之哀，實倍恆情。該司議欲加撥長夫水手護送，非獨僚友之情，實亦惻廉周急之義。准議行令各府僉撥長夫水手，照例起關，差人護送還鄉。

仰南康府勸留教授蔡宗堯

據南康府儒學申，看得教授蔡宗堯，德任師儒，心存孝義，今方奉慈母而行，正可樂英才之化。況職主白鹿，當宋儒倡道之區，勝據匡廬，又昔賢棲隱之地，偶有親疾，自可將調，輒與掛冠之謂，似違奉檄之心。仰布政司備行南康府掌印官，以禮勸留，仍與修葺學宮，供給薪水，稍厚養賢之禮，以見崇儒之意。繳。

批江西布政司禮送致仕官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查勸新建知縣李時，告送僉事李素，喪歸雲南，任內無礙緣由。」看得知縣李時所呈，輩才能而知止，已見恬退之節，因友喪而求去，尤見交誼之敦。既經查勸明白，亦合遂其高致。仰司卽致該府聽令本官以禮致仕，動支無礙官銀，當備綵帳羊酒，從厚送餞，加撥長夫水手，資送還鄉。該司仍將本官致仕緣由，行原籍官司用彰行誼之美，以爲風俗之勸。繳。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八

別錄十 公移

公移三 總督兩廣。平定思田。征勦八寨。

欽奉 勅諭通行 嘉靖六年十月初三日

嘉靖六年七月初十日節該 欽奉勅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逆賊岑猛爲亂，已令提督兩廣等官都御史姚鏐等督兵進勦，隨該各官奏稱，岑猛父子悉已擒斬，巢穴蕩平，捷音上聞，已經降勅獎勵，論功行賞，及將該設流官添設參將等事條陳，又經該部議擬覆奏施行去後。續該各官復奏，惡目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恩，又經切責各官計處不審，行令將失事官員戴罪督兵勦捕，及調江西鞏兵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并力勦殺，務收全功，并勦巡按御史石金紀功外，但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盧蘇王受結爲死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參稱先後撫臣舉措失當，姚鏐等攘夷無策，輕信寡謀，圖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胥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追奪。朕以事難遙度，姚鏐等前功難泯，後有疎虞，得旨切責之後，能自奮勵，平寇有功，亦未可知，難遽別議，乃下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即查前項夷情，田州因何復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鏐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者，當勦則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治以軍法，明示威信，務要計處合宜，仍令御史石金隨軍紀驗功次，從實開報，以憑陞賞。賊平之後，公同計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并先令撫鎮等官，有功有過，分別大小輕重，明白奏聞區處。凡用兵進

止機宜，及一應合行之事，勅內該載未盡者，悉聽便宜從長處置；事體十分重大者，具奏定奪。朕以爾勳積久，才望素隆，特茲簡任，爾務以體國爲心，聞命就道，竭忠盡力，大展謀猷，俾夷患殄除，地方安靖，以紓朕西南之憂。仍須深慮卻顧，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爲廣人久遠之休，毋得循例辭避，以孤衆望。爾欽哉！故諭欽此。欽遵。照得當爵獲以非才，濫膺重寄，多病之餘，精力既已減耗，久廢之後，事體又復闕疎，大懼弗堪有負。委託及照兩廣之與江西湖廣，雖云相去遼遠，而壤地相連，士夫軍民往來絡繹，傳聞既多，議論有素，况在無嫌之地，是非反得其真，且處傍觀之時，區畫宜有其當，合行諮詢，以輔不逮。除委用職官及調遣軍馬臨時相機另行外，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擇回司，照依案驗備奉。勅諭內事理，卽行本司掌印佐貳及各道分巡兵備守備等官，并所屬大小衙門該官吏，凡有所見，勿憚開陳，其間或撫或勦，孰爲得宜，設士設流，孰爲便利，與凡積弊宿蠹之宜改於目前，遠慮深謀之可行於久遠者，備寫揭帖，各另呈來，以憑採擇。各該官吏俱要守法奉公，長廉遠恥，祛患衛民，竭忠報國，毋以各省而分彼此，務在協力以濟艱難，果有忠勇清勤，績行顯著者，旌勸自有常典，當爵不敢蔽賢，其或奸貪畏縮，志行卑污者，黜罰亦有明條，當爵亦不敢同惡，深惟昧劣，庶賴匡襄，凡我有司，各宜知悉，仍行鎮守撫按等衙門知會一體欽遵施行。

湖兵進止事宜 十月

據廣西桂林道右參政龍誥僉事申惠會稟，「原調永保二司宣慰官舍士兵共六千餘員名，八月自辰州府起行，九月盡可到省城，各職卽日起程前去全州興安等處接應督押爲照大兵進止，自有機宜，今未奉節鉞撫臨，莫知適從，查得舊規兵至卽發哨徑趨賓州聽遣，如至賓州而未用，恐接境思田二府不無致生疑變，合無將各兵前赴梧州府屯劄聽候軍門撫臨調度等因。」照得本年八月二十四日先准兵部咨，該本爵看得先任總督巡撫都御史姚已蒙 欽准致社，而本爵又以扶病就醫聽候辭本 命下，未卽起程，况湖兵未至，秋暑尙深，遙計賊

情正在懈弛，機有可乘，事宜從便。已經行仰各該失事帶罪立功守巡參將，及各領兵督哨等官，務要相度機宜，若各叛目誠心投撫，中間尚有可憫之情，朝廷豈以必殺爲事，且宜從權撫插，聽候本爵督臨查處。若是陽投陰叛，誦詐反覆，度其事勢終難曲全，則宜密切相機乘間行事，務在獲厥渠魁，不得濫加無罪。各官務要協和行事，既無參錯，抵牾有乖共濟之義，亦無貪功輕率仰戾好生之仁。又經行仰各遵照施行去後。今據前因，看得湖兵既至，勢難中止，非徒無事漫行，有失遠人之信，亦且師老財費，重爲地方之憂。但聞諸道路，傳諸商旅，皆謂各自投撫之誠，今已甚切，致亂之情，尚有可原。且朝廷以好生爲德，下民無必死之難，是以本爵尙爾遲疑，欲候督臨，乃決進止。顧傳聞未真，兵難遙度，各官身親其事，必皆的知。况原任總督雖已致政，尙在統領，老成慎重，當無隨策。若果事在不疑，卽宜乘機速舉，一勞永逸，以靖地方。如其尙有可生之道，亦且毋爲必殺之誤。匪曰姑息，將圖久安。及照各處流賊，素爲民患，非止一巢，若用聲東擊西之術，則湖兵之來，未爲徒行。各官俱密切慎圖，務出萬全。本爵亦已扶病晝夜速進，軍中事宜，從便施行。一面呈稟撫鎮巡按等衙門一體通行知會，俱毋違錯。

牌諭安遠縣舊從征義官葉芳等 十一月。

往年本爵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因地方盜賊未平，身親軍旅，四出勦除。爾葉芳等乃能率領兵夫，來隨帳下奮勇殺賊，効勞爲多。後遭甯藩之變，爾葉芳又能堅辭賊賄，一聞本爵起調，牌到，當卽統領會德禮等及部下兵衆，晝夜前來，遠赴國難，一念忠義，誠有可嘉。備歷辛苦，立有戰功，賞未酬勞，予心慊懣，嘗欲表奏爾一官，以勵忠勤。隨因本爵守制還家，未及舉行。今茲奉命總制四省軍務，復臨是境，看得舊時從征軍士，多被忌功之徒，百般屈抑，心殊爲之不平。念爾葉芳奮勞未酬，合就先行獎勵。故特差典史張縉將帶花紅羊酒，親至爾家，用旌爾功。爾其益謹禮法，以緝卜人益殫忠勤，以報上德。省諭部下之人，務要各安生理，各守家業。人惟不爲善，未有爲善而不獲善報者。人惟不爲惡，未有爲惡而不受惡殃者。聞爾所居之地，傍近各寨新民，雖云向化，其間尙多與爾爲讎。

爾宜高爾瞻垣，嚴爾警備，以戒不虞。爾等嘗與杜柏孫洪舜等不和，各宜消釋，講信脩睦，安集地方。吾所以憺惓誨諭爾等者，實念爾等辛勤從我日久，吾視爾等不啻如父子，雖欲已於言，情有所不容已也。吾今以軍機重務，即赴兩廣，不得久留贛城，爾等但體吾教戒之意，各安家室，不必遠來候見，徒勞無益。其會德禮等，俱各諭以此意。

批南康縣生員張雲霖復學詞

看得張雲霖原係本院檄召起兵從征人數，立有功次，已經核實造報，皆本院所親知。後因忌功之徒，搜求羅織，遂令此生屈抑至此，言之誠爲痛憤。仰分巡嶺北道，卽與查審教官費廷芳招案，有無干涉，功賞銀兩，曾否收給。仍行提學道收送復學，則有功之士，不致於抱冤憤，而本生仗義勤王之節，庶亦不負其初心矣。批贛縣生員雷瑞詞同。

放回各處官軍牌 十二月二十五日。

照得先因田州等處變亂，前任軍門抽撥兩省官軍及差官，取調左右兩江土官目兵前赴南甯等處駐劄，聽候征勦。今照各夷皆來告要誠心向順，已漸有平復之機，且各處城池邊隘缺人防守，往往來告盜賊乘間竊發，亦不可不爲之慮。况今春氣萌動，東作方興，各兵屯頓日久，霜眠草宿，勞苦萬端，應合放回。爲此牌仰本官卽將軍門原調各處官軍機兵打手，及各土官目兵盡數撤散，放回休息，及時農種，防守城池。惟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姑留聽候俟沿途夫馬糧草完備然後發回，各具由回報，毋得違錯。

稿諭都康等州官男彭一等 十二月二十八日。

看得廣西某州縣官孫族某，官男頭目某等，統領土兵前來，南甯賓州地方屯哨日久，勞苦良多，卽今歲暮天寒，各兵遠離鄉土，豈無室家之念，故今特加犒勞，通放歸復業安生。本族官目務要嚴整行伍，經過地方，毋得侵擾人家一草一木，有犯令者，卽時照依軍法斬首。到家之後，仰本州縣官仍要愛惜下人，輯和鄰境，毋得恃強凌弱，倚

衆暴寡，越理踰分，自取罪累，遵守朝廷法制，保爾土地人民。牌仰本州縣官執照遵守，到家之日，俱依准回報。

劄付永順宣慰司官舍彭宗舜冠帶聽調

據湖廣永順等處軍民宣慰使司領征官帶舍把彭明倫田大有等呈稱：「統兵土舍彭宗舜係致仕宣慰彭明輔嫡生次男，伊兄彭宗漢身故，本舍應該襲替。嘉靖五年宗漢奉征田州，蒙軍門劄付冠帶殺賊，惟本舍見統兵兵聽用，又自備家丁三千報効，竊恐未授官職，軍威無所瞻肅，呈乞比照故兄彭宗漢事體授職，便益等因。」到爵爲照軍旅之政，非威嚴則不肅，等級之辯，非冠帶無以章。今官舍彭宗舜於常調之外，自備家丁，隨父報効，不避艱險，勤勞王事，固朝廷之所嘉與，况又勸係應襲次男，今以土舍領兵，於體統未肅，合就遵照勅諭，便宜事理，給與冠帶，以便行事。除事甯另行具奏外，爲此劄仰官舍彭宗舜先行冠帶，望闕謝恩，仍須秉節持身，正己律下，申嚴約束，而使兵行所在，無犯秋毫，作興勇敢，而使兵威所加，有如破竹，務竭忠貞，以圖報稱，功成之日，具奏旌賞，國典具存。先具冠帶日期，依准繳報，仍行本省鎮巡衙門知會，毋得違錯。

批廣西布按二司請建講堂呈

據參政汪必東僉事吳天挺呈請建講堂號舍，以便生員肄業事。看得感發奮勵，見諸生之有志，作興誘掖，實有司之盛心，不有藏修之地，難成講習之功，况境接諸蠻之界，最宜用夏變夷，而時當梗化之餘，尤當敷文來遠，雖亦粗豆之事，實關軍旅之機，准如所議，動支軍餉銀兩，卽爲起蓋，務爲經久之計，毋飾目前之觀，完日開數繳報。

批立社學師耆老名呈 嘉靖七年正月

據思明府申稱：「要令士人譚勸蘇彪加以社學師名號，鄉老黃永堅加以耆老名號。」看得教民成俗，莫先於學，然須誠愛惻怛，實有視民如子之心，乃能涵育薰陶，委曲開導，使之感發興起，不然則是未信而勞其民，反以爲厲已矣。據本縣所申，是亦良法，但須行以實心，節用愛民，施爲有漸，不致徒飾一時之名，務垂百年之澤，始可該

道守巡官仍加勞來匡直，開其不逮，備行該府查照施行。

議處江古諸處猖賊

節據各道哨守官兵呈報，照得廣西府江古田洛容諸處猖賊，日來勢益猖熾，皆由近年以來，大征之舉既爲虛文，而黥勦又復絕響，是以爲彼所窺，肆無忌憚。今思田事體漸就平息，湖兵西歸有日，正可相機行事。爲此牌行左布政嚴紘密切會同參政龍誥按察使錢宏副使李如圭翁素將各稔惡賊巢，務訪的確，密拘知因鄉道，備詢我兵所由道路險夷遠近，及各賊巢所在，議謀既定，即可迎約湖兵決機行事。要在聲東擊西，後發先至。但誅其罪大惡極者一處兩處，其餘且可悉行寬撫，容令改惡從善，務在去暴除殘，懲一戒百，不必廣捕多殺，致令玉石無分，驚疑遠邇，後難行事。若其事勢連絡廣遠，關係重大，亦且不宜輕動。本院尙駐南甯，彼中事機，勢難遙度，諒各官平日素有深謀沈勇，秉義奮功，一切機宜，自能周悉，近報剗平之獲，已見用心之勤，尙須後効，一并奏請，凡有申稟，密切封來。

批嶺西道立營防守呈 二月。

據僉事李香呈稱：「願募打手，立營防守緣由。」看得所議既得其要略，但屯兵固不可分，而合兵又不宜頓，必須該道及統兵官時將屯聚之兵，督率於賊盜出沒要害往來巡視操演，因而或修復營堡，或開通道路，或戒飭反側，務棄或撫安凋弊民村，巡行慣熟，遠近不疑，擇其長惡不悛者，開行勦懲一戒百，如農夫之植禾，必逐漸而耕耨，如園丁之去草，必以次而芟除，庶屯聚之兵，無坐食之患，而有日新之功矣。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

稿送湖兵

照得先該軍門奏調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土官日兵前來征勦田州等處，今照各夷自縛歸降，地方平靖，爲照宣慰彭明輔彭九霄雖未及衝冒矢石，摧堅破敵，然跋涉道途，間關山海，不但勞苦之備嘗，且其勤事之忠，赴

義之勇，不戰而勝，全師以歸，隱然之功，亦不可掩。所據宴勞之禮，相應照舊舉行。其沿途該用廩給口糧等項，亦合計算總支，庶免阻滯，及省偏州下邑之擾。爲此牌仰本官行會左參政龍誥，僉事吳天挺，參議汪必東，督行南甯府，於賞功總段金銀花枝銀兩內照依開數支出，齎送各宣慰，并給賞各舍目收領，以慰其勞。仍將永保二司官舍頭目人等合用廩給口糧等項，查取見在確數各有若干，亦行南甯府查自本府起，至梧州府止，計算幾縣，每驛扣算該銀若干，就於軍餉銀內支給，又自梧州起，至桂林府止，查算縣驛若干，亦就行該府支銀應付，又自桂林府起，照前計算至全州止，銀兩亦行該府查給。其各州縣止是應付人夫，再不許別項科派於民。仍通行南甯、潯州、梧州、平樂、桂林、全州各查照單內預行整辦犒勞，下程聽候各官舍目到彼，分送犒勞給賞施行。

批嶺西道撫處盜賊呈

看得各處盜賊，全在撫處得宜，綏柔有道，使之畏威懷德，歲改月化，自然不敢爲惡，乃爲善策。雖勦之舉，亦不得已而後一行。至於待其猖獗肆惡，然後懸金以購首級之獲，掩襲以求斬捕之多，抑亦未矣。今後該道官務思撫處綏柔之長策，如駕舟之舵，御馬之轡，操持有要，而運動由己，若舍舵與轡而廣求駕御之術，雖極功巧習熟，終亦不免傾跌之虞，一應賞罰，量功大小以爲多寡，軍門原有舊規，軍職累功陞級，亦有見行事例，臨陣退縮，仰遵勦論事理，當時以軍法從事，俱仰查照施行。繳。

禁革輕委職官

據廣東布政司呈參，「廣州左等四衛掌印指揮王冕、海信、杜隆、馮凝、千戶陸宗等，百戶劉愷等，不循職業，委棄城池，遠出經旬，肆無忌憚，應合參問。」參看擅離職役，律有明條，今各處軍衛有司官往往輒因私事，棄職遠出，或因上司輕由，過爲趨諂，越境送迎，往回動經旬月，上下相安，恬不爲異，仰布政司通行禁革究治。今後不係緊急軍機重務，其餘問候申請等項，雖亦公事，勢有輕緩者，上役吏胥差使，不許輕委職官，非但廩給夫馬，騷擾道途，勞

費不少；抑且城池庫獄，一有虧失，貽累匪輕。各該衙門首領官今後俱要置立文簿，凡遇掌印佐貳及帶俸等官公事出入，俱要開記月日，因某事到某處送迎，或承何衙門到某處差委，某年月日回任，歲終繳報本院，以憑查究。大抵天下之不治，皆由有司之失職，而有司之失職，獨非小官下吏偷惰苟安，僥倖度日，亦由上司之人不遵國憲，不恤民事，不以地方爲念，不以職業經心，既無身率之教，又無警戒之行，是以蕩弛日甚，亦宜分受其責可矣。仰布政司備行各該守巡各兵備守備及府州縣衛所等大小衙門，仰各查照施行。該衛掌印等官姑記未究。其陸宗劉愷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事，先行提究，以警其將來。此繳。

分派思田七目辦納兵糧 四月

照得思恩田州二府各設流官知府治以土俗，其二府原舊甲分城頭，除割田州八甲分立土官知府，以存岑氏之後。其餘悉照舊規，不必開圖立里，但與酌量分析，各立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以爲土官巡檢，屬之流官知府，聽其各以土俗自治，照舊辦納兵糧，効有勤勞，遞加陞授，其襲授調發，必皆經由於知府，其官職土地，皆得各傳其子孫，除具題外，爲照各甲城頭，既已分析，若不先令各目暫行分管，誠恐事無統紀，別生弊端。爲此牌仰田州府土目龍寄等遵照後開甲分，每歲應該納辦官糧，查照開數，依期完納，出辦一應供役征調等項事情，悉聽知府調度約束。本目仍要守法奉公，正己律下，愛養小民，保安境土，毋得放縱恣肆，隳分子紀，自取罪累，後悔無及。候奏請命下，仰各欽遵施行。

計開：凌時甲 每年納夏稅秋糧米八十八石八斗七升七合。 每調出兵三百八十四名。 每年表箋用銀三錢二分。 須知一本，赴廣西用銀一錢一分。 須知二本，赴京用銀八錢八分。 每年納官猪等例銀一十三兩。 每年納官禾四十担，重一百斤。 每年供皂隸禾七担。 完冠岩陶甲。

案行廣西提學道與舉思田學校

照得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之餘，尙無受廩之民，卽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緩云云。除具題外，擬合就行，爲此仰抄案回道，著落常該官吏備行所屬儒學遵照，但有生員，無拘廩增，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願附籍入學者，各赴告本道，徑自查發，選委教官一員，暫領學事，相與講肄游息，或興起孝弟，或倡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沐浴養生息一二年後，該府建有學校，然後將各生徒通發該學肄業，照例充補增廩，以次起貢，俱無違錯。

揭陽縣主簿季本鄉約呈 四月。

據揭陽縣主簿季本呈爲鄉約事。足見愛人之誠心，親民之實學，不卑小官，克勤細務，使爲有司者，皆能以是實心脩舉，下民焉有不被其澤，風俗焉有不歸於厚者乎！但本官見留軍門聽用，該縣若無委官相繼督理，未免一暴十寒；况本院近行十家牌諭，雖經各府縣編報，然訪詢其實，類是虛文搪塞，且編寫人丁，惟在查考善惡，乃聞加以義勇之名，未免生事擾衆，已失本院息盜安民之意。訪得潮州府通判張繼芳持身端確，行事詳審，仰該府掌印官將發去牌式，再行曉諭所屬，就委張繼芳遍歷屬縣，督令各該縣官勤加操演，務要不失本院立法初意。仍先將牌諭所開事理，再四紬繹，必須明白透徹，真如出自己心，庶幾運用皆有脈絡，而施爲得其調理。該縣鄉約仰委縣丞曹森管理，毋令廢墮。

賑給思田二府 四月。

照得近因思田二府攘亂，該前總鎮等官奏調三省漢土官軍兵快人等前來南甯府屯住防守，軍民大小，男不得耕，女不得織，而湖兵安歇之家，騷擾尤甚；今雖地方平靖，湖兵已回，然瘡痍未起，困苦未蘇，况自三月已來，天道亢旱，種未入土，民多缺食，誠可憫念，已經行仰同知史立誠遍查停歇湖兵之家，開報相應量行賑給。爲此牌仰

南甯府著落當該官吏，專委同知史立誠，即將十名以上七十一家，各給米二石，鹽魚二十觔；五名以上三百五十六家，各給米一石三斗，鹹魚十三觔；五名以下四百五十四家，各給米一石，鹹魚十觔；就於該府軍餉米魚內支給開報。其餘大小軍民之家，諭以本院心雖無窮，而錢糧有限，各宜安心生理，勤儉立家，毋縱驕奢，毋習游惰，比之豐亨豫大之日雖不足，而方之兵戈擾攘之時則有餘矣。

牌行靈山縣延師設教 六月

看得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偷，風教不振；近該本院久駐南甯，該府及附近各學師生前來朝夕聽講，已覺漸有奮發之志，但窮鄉僻邑，本院既未暇身至其地，則諸生亦何由耳聞其說，合行委官，遍行訓告。看得原任監察御史，今降合浦縣丞陳迥，理學素明，志存及物，見在軍門，相應差委。除行本官外，爲此牌仰靈山縣當該官吏，即便具禮敦請本官於該縣學安歇，率領師少朝夕考德問業；除去舊染卑污之習，以求聖賢身心之功。該縣諸生應該赴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聽講。或時出與經書策論題目，量作課程，不得玩易怠忽。虛應故事，須加時敏之功，庶有日新之益。該縣仍要日逐供給薪米之類，候該縣掌印官應朝之日，本官不妨訓迪諸生，就行兼署該縣印信。

牌行委官陳迥設教靈山

看得理學不明云云。除行廉州府及所屬縣外，牌仰本官即便前去該府及所屬縣，行各掌印官召集各該縣師生，遍行開導訓告，務行立志敦本，求爲身心之學，一洗舊習之陋，度量道里，折中處所，於靈山縣儒學住歇，令各縣師生可以就近聽講。其諸生該赴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聚會，考德問業，毋令一暴十寒。虛應文具，亦或時出經書策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妨其舉業之功。大抵學絕道喪之餘，人皆駭於創聞，必須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改化。誠本官平日素能孜孜汲引，則此行必能循循善誘。該縣掌印官應朝之日，

本官不妨訓迪諸生，行就兼署該縣印信，待後縣官應朝回日，方許交還。

牌行南甯府延師設教

看得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益儉，風教不振。近該本院久住南甯，與該府縣學師生朝夕開道訓告，頗覺漸有興起向上之志。本院又以八寨進兵，前往貴州等處調度，則興起諸生，未免又有一暴十寒之患。看得原任監察御史，今降揭陽縣主簿季本，久抱溫故知新之學，素有成己成物之心，即今見在軍門，相應委以師資之任。除行本官外，仰南甯府掌印官即便具禮率領府縣學師生敦請本官前去新創敷文書院，闡明正學，講析義理。各該師生務要專心致志，考德問業，毋得玩易怠忽。徒應虛文。其應該赴省考試者，扣算程期，臨時起送，不該赴試者，仍要如常朝夕質疑問難。或時出與經書題目，量作課程，務加時敏之功，以求日新之益。該府縣仍要日逐量送柴米供給。

牌行委官季本設教南甯

看得理學不明，人心云云，除行該府掌印官率屬敦請外，仰本官就於新創敷文書院內安歇。每日拘集該府縣學諸生，爲之勤勤開誨，務在興起聖賢之學，一洗習染之陋。其諸生該赴考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聚會。考德問業之外，或時出與經書論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妨其舉業之功。大抵學絕道喪之餘，未易解脫舊聞舊見，必須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漸次改化。諒本官平素最能孜孜汲引，則今日必能循循善誘。諸生之中有不率教者，時行夏楚，以警其惰。本院回軍之日，將該府縣官員師生查訪勤惰，以示勸懲。

批嶺東道額編民壯呈 六月

據嶺東道巡守官呈，「議將各額編民壯存留，照舊守城，并追工食，雇募打手調用。」看得本院自行十家牌式，若使有司果能著實舉行，則處處皆兵，家家皆兵，人人皆兵，防守之備既密，則追捕之兵自可以漸減省，以節民

財以寬民力。但今有司類皆視爲虛文，未曾實心脩舉；一旦遂將額設民壯三分減一，則意外不測之虞，果亦有如各官所呈者。合且姑從所議，將各民壯照舊存留，備行該道所屬查照施行。仍仰各官務要用心舉行十家牌式，不得尙且因循，惟事支吾；目前徒倚繁難自弊之術以爲上策，反視易簡久安之法以爲迂緩，噫！果有愛民之誠心，處官事如家事者，其忍言者之諄諄，而聽之乃爾其藐藐耶？凡我各官戒之敬之。此繳。

裁革文移

據布政司呈，「今後但有牌案行屬者，則於備仰語後止令奉行官吏具遵行過緣由回報。」看得近來官府文移日煩，如造冊依准等項，果係徒勞徒費，虛文無補，本院欲革此弊久矣。因軍務紛劇，未及舉行；據呈前因可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自今事關本院，除例該奏報及倉庫錢糧金帛贓罰紙價預備稻穀等項，仍於每歲終開項共造手冊一本，送院查考外，其餘一應不大緊要文冊，及依准等項，通行裁革，務從簡實，以省勞費。凡我有官皆要誠心實意，一洗從前靡文粉飾之弊，各竭爲德爲民之心，共圖正大光明之治，通備行各該衙門查照施行。繳。

批右江道調和寨目呈

據副使翁素呈，湖潤寨目兵徑赴鎮安取調，准議備出印信下帖，給與該府該司；各永永執照，以杜後爭。湖潤既已自知原屬鎮安，自此必益洪事大之職，鎮安既欲自求仍統湖潤，自此必益施字小之仁，須要誠心協和，庶可永絕禍患。若徒迫脅矯誣於一時，終必反覆變亂於日後，此自取滅亡，後悔何及？仰各知悉，遵照毋違。此繳。

批南甯府表揚先哲申

據南甯府申稱，北門外高嶺原有廟宇，以祠樞密使狄武襄公青，經略使余公靖，樞密直學士孫公沔，邕州太守忠壯蘇公絨，推官忠愍譚公必緣，年久傾頽，止存基址。今思田既平，所宜脩復，以繫屬人心，以聳示諸夷，看得表揚先哲，以激勵有位，此正風教之首，况舊基猶存，相應脩復，准支在庫無礙官銀，重建祠宇，其牌位祭物等項，照

舊脩舉完日具由回報此繳。

批增城縣改立忠孝祠申

據增城縣申稱，「參得廣東參議王綱，字性常，洪武年間因靖潮寇，父子貞忠大孝，合應崇祀；於城南門外天妃廟改立忠孝祠。」看得表揚忠孝，樹之風聲，以興起民俗，此最爲政之先務，而該縣知縣朱道瀾乃能因該學生之請，振舉廢墜，若此則其平日職業之修，志向之正，從可知矣。仰行該縣悉如所議施行，其神像牌位及祭物等項，俱聽從宜酌處。完日具由回報。此繳。

批參政張懷奏留朝覲官呈

據左參政張懷所呈，憫念兵荒，欲留府縣正官，足見留心地方。但今歲應朝事體頗重，朝廷勵精圖治，必有維新之政，各該正官正宜一行，以快觀感，似難通行奏留，仰各照例依期起程。况該道守巡既得賢聽官員，各肯憂勞盡心，若此各府州縣雖無正官，其各佐貳亦必警戒脩省，自堪驅策，其間果有關冗不才，不任委寄者，該道即行別委相應官員署管，仰即通行查照施行，毋再疑滯。繳。

經理書院事宜 八月。

據參事吳天挺呈稱，「將南甯城東西二壕花利，通收府庫，支與書院師生應用，剩銀脩理，仍置教官私宅號房，以爲定規。」看得所呈事宜，足見該道官留心學校，興起士習之美意，俱准照議施行。但事無成規，難垂久遠，而管理非人，終歸廢墜。該道仍須置立文簿，將區處過事宜逐件開載，給府該府縣學，及管理書院官各收一本存照，相繼查考舉行，以防日後埋沒侵漁之弊。仍於各教官內推舉舉行端方堪爲師範者呈來定委，專管書院諸務，訓勵諸生，庶幾法立事行，人存政舉，而今日書院之設爲不虛矣。仍行提督學校官知會一體查督舉行，及備行該府縣學官吏師生查照施行，俱毋違錯。此繳。

牌行南甯府延師講禮 八月。

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諸儀，固宜家諭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况茲邊方遠郡，土夷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從事刑驅勢迫，是謂以火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近據福建莆田儒學生員陳大章前來南甯遊學，進見之時，每言及禮，因而扣以冠婚鄉射諸儀，果亦頗能通曉。看得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食嬉遊，散漫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飢腐之會，筋骸之束，不猶愈於博奕之爲賢乎。爲此牌仰南甯府官吏，即便館穀陳生於學舍，於各學諸生之中，選取有志習禮及年少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自此諸生得於觀感興起，砥礪切磋，脩之於其家，而被於里巷，達於鄉村，則邊徼之地，自此遂化爲鄒魯之鄉，亦不難矣。諸生講習已有成效，該府仍要從厚措置，禮幣以申酬謝，仍備由差人送至廣西提督學校官，以次送發各府州縣，一體演習。其於風教，要亦不爲無補。

劉付同知林寬經理田甯

照得思田二府平衍，議將田甯府改設流官，見今無官管理，看得化州知州林寬才識通敏，幹辦勤勵，本爵巡撫江西，知其可用，近因改建府治，修復城垣，已經委令經理，即若陞以該府同知，而使久於其職，必有可觀。已經具題奉有明旨，續該本院看得南甯自宣化縣，至於田甯，逆流十日之程，其間錯以土夷村寨，奸弊百出，本爵近因躬撫南甯，思龍諸圖，鄉民擁道控告，願立縣治，因爲經理，相度得村名那久者，寬平深厚，江水縈迴，居民千餘家，竹樹森駢，且向武各州道路皆經由其傍，亦爲四通之地，堪以設立縣治，屬之田甯，亦足以鎮據要害，消沮盜賊，又經具題外，爲照新陞知府張鉞，尙未到任，合就劉仰本官，即便管理府事，撫綏目民，其脩築城垣廡宇，及那久新立縣治等項事宜，公同各該委官用心督理，務在脩築堅固，工程早完，以圖經久。候知府張鉞到任，仰本官專督思龍縣治，務要清查所割圖里錢糧明白，毋令奸民飛詭影射，致貽紛爭。本官素有才識，志在建功立業，况奉新命，擢

佐專城，遠近土目人等側耳注目，思有維新之政。本官務要竭心殫力，展布才猷，以仰答朝廷之恩，俯慰下民之望。中無負於軍門之委託。如其因循玩愒，墮事廢功，不但聲名毀辱，抑且罪責難逃。

劄付同知桂鑿經理思恩

照得思恩二府平復，已經具題將柳州府同知桂鑿經理思恩府事，休勞息困，當有所濟。續該本爵看得岑新移府治，皆斬山絕壁，如處戈矛劍戟之中，况瘴霧昏寒，薄午始開。本爵近因督勦八寨，親往相度，看得地名荒田寬衍膏腴，可以建府治，而上林縣地名三里者，乃在八寨之間，其地多良田茂林，村落相望，堪以移設鳳化縣治。量築城垣廡宇，招撫逃亡，可以成一方之保障。仍將上林一縣，通割以屬思恩，似於事勢爲便等因，又經具題外。爲照署掌府印，遷築府城，新創縣治，及蓋廡宇等項，皆不可缺人督理。合就劄仰本官即便星馳前去思恩府署掌印信，撫綏目民，其遷築府城於荒田，移設縣治於三里，及創建廡宇等項一應事宜，公同各該委官用心督理云云。如其因循玩愒，墮事廢功，豈徒身名毀辱，兼亦罪責難逃。

牌行南昌府保昌縣禮送故官

照得保昌縣縣丞杜洞久在軍門，管理軍賞，清介自持，賢勞茂著，郡屬之中，實爲翹然。今不幸病故，使人檢其行囊，蕭然無以爲歸殯之資，殊可傷悼。今尋常故官小吏，無洞一日之勞者，猶且有水手殮殮之例，况洞從征惡寇，跋涉險阻，衝冒瘴毒，又且平日才而且賢，所謂以死勤事者矣。焉可以不從厚待之，是賢不肖略無所辨也。爲此牌仰本府官吏，卽於庫貯無礙官錢內，給與水夫二名，棺殮銀十兩，就行照例起關，應付船隻脚力，查照家屬名數，給與口糧，務要從厚資送還鄉開報。及仰保昌縣官吏，卽便僉撥長行水手二名，棺殮銀二十兩，及將本官應得俸糧馬夫銀兩照數支給，交村伊男，及差的當人役，護送還鄉，毋致稽誤。

調發土兵 十月。

照得各州土兵，征調頻數，本非良法，非但耗費竭財，抑且曠兵挫銳，必須各州輪年調發，一以省供饋之費，一以節各兵之勞，庶幾士人稍有休息之期，而官府亦獲精銳之用。已經行仰該司遵照備行南丹州官族莫振亨，即就揀選勇敢精銳目兵三千名，躬親統領，照依剋定期前赴廣西省城聽調殺賊，果能輸忠報効，立有奇功，即與具奏准罷該州官職。自今八月初一日爲始，至下年八月初一日止，卻調東蘭州土兵依期更替。自今各州目兵軍門斷不輕易調發，致令奔波勞苦，亦決不姑息隱忍，縱令驕惰玩弛，但有稽抗遲誤，違犯節制，輕則量行罰治，重則拏究革去冠帶，又重則貶級削地，又重則擧兵誅討，斷不虛言，通行各土官兵目知悉，俱仰改心易慮，毋蹈前非，自貽後悔。去後，今據所呈爲照本院軍令既出，難再輕改，失信下人，但本官呈稱勦缺兵，固亦一時權宜，况稱原係本州先年自願報効，不在秋調之數，亦合姑從所請，暫准取調爲此牌仰本官即便會同鎮守太監傅倫行仰該州土官韋虎林，照數精選目兵，前赴省城聽各官調遣勦賊，待三兩月間事畢，隨即撤放回州，遵照軍門批行事理，依期更班聽調，不許久留失信。其所呈勦勦事宜，悉聽會同三司掌印守巡兵備等官依擬施行。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用過錢糧數目，開報查考，俱毋違錯，仍行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

犒獎儒士岑伯高

照得思田之亂，上廬九重，命將出師，動調四省軍馬錢糧，洵洵兩年，功未告成，而變日不則，本院前來勸處，是固仰賴皇上好生之仁格於天地，至誠動物，不疾而速，是以宣布威德，而旬月之間，諸夷即爾革心向化，翕然來歸，然而奔走服役，固有効勞於下者，其間乃有深謀秘計之士，潛開默導，以會合事機，其功隱而難見，此惟主將知之，功成行賞，是所謂首功者也。照得儒士岑伯高素行端介，立心忠直，積學待時，安貧養母，一毫無所苟取，而人皆服其廉，一言不肯輕發，而人皆服其信，遊學橫州南甯之間，遠近士夫及各處土官土夷，莫不聞風向慕，仰其高節。本院撫臨之初，即用此生，使之深入諸夷，仰布朝廷之德，下宣本院之誠，是以諸夷孚信之速，至於如此，本

生實與有力焉。當時平復奏內，即欲具列本生之功，而事變方息，深謀秘計，未欲張布於諸夷。但本生志在科第發身，不肯異途苟進，堅辭力請，本院不欲重違雅志，遂爾未及奏列。今思田既已大定，凡有微勞於茲役者，莫不開列，而本生之功，泯然未表，其於報功勵忠之典，誠有未當。仰抄案回司，即於軍餉銀內動支一百兩，及置買彩幣羊酒禮送本生，以見本院慰賞犒勞之意。仍仰遵本院欽奉，勅諭便宜事理，給與軍功冠帶，以榮其身。該司仍備給割付執照，并行原籍官司，以禮優待，免其雜泛差徭。明朝廷賞功之典，彰軍門激勵之道，既以遂其養母之願，且以遂其高尚之心，是後本生志求科第，其冠帶自不相妨。仍行兩廣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

征勦八寨斷藤峽牌 七年三月以下俱征八寨。

據留撫田州思恩等處地方右布政使林富，原任副總兵都指揮同知張祐連名呈稱，「田州思恩平復，居民悉已各安生理，土夷亦皆各事農耕，地方實已萬幸。惟八寨搖賊云云。」合就仰遵，勅諭事理，量撥官兵，協同盧蘇王受等土兵，分路進勦。除差官舍營捧令旗，分投督押土兵，本院親至賓州思恩等處相機調度，而授方略外，爲此牌仰右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佑，即便督領官軍，督發土目盧蘇王受等兵，夫從公委，思恩取路進勦，後開寨分，務要聲言各賊累年殺害良民，攻劫州縣鄉村之罪，殲厥渠魁，及其黨與罪惡顯著者，明正天討，以絕禍根。除臨陣擒斬外，其餘脅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爲事，不以黷武多獲爲功。各官務要仰體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遭盜賊屠戮之苦，督各官兵目兵人等，務殲真正惡目，一洗民冤，永除民患，以靖地方。仍禁兵馬所過鄉村，毋得侵擾民間一草一木，有犯令者，仰即遵本院欽奉，勅諭事理，當即處以軍法，俱毋有違節制方略，自取罪戾。

牌行領兵官

牌行左參將署都指揮僉事張經，會同該道守巡守備官，及湖廣督兵僉事汪濬，都指揮謝珮，督永順宣慰彭

明輔統兵進勦牛陽諸賊云。及監都保靖宣慰彭九霄統兵進勦六寺磨刀等寨諸賊云。未至信地三日之前，停軍中途，候約參將張經與同守巡各官集議，先將進兵道路之險易遠近，各集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經由往復，面同各鄉道人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要彼此習熟通曉，若出一人，然後剋定日時，偃旗息鼓，寂若無人，密至信地，乘夜速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魁盡數擒剿，以除民害，以靖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脅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爲事，不以多獲首級爲功，各官務要仰體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仍要禁約軍民人等，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以軍法斬首示衆。本官既有地方責任，兼復素懷忠義，當茲委用，務竭心力，大展才猷，以祛患安民。一應機宜，牌內該載不盡者，聽公同各官計議從便施行，一面呈報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紀功御史衙門紀驗，以憑奏報。仍密行總鎮鎮巡等衙門知會，俱毋違錯。

戒諭土目 五月。

案照先經行委副總兵張祐督率官土目兵人等進剿思恩八寨猖賊，今據頭目盧蘇王受等稟報，皆已攻破各寨，斬獲賊級，雖未日久，苦亦無多，且又未見獲有真正首惡，中間恐有容隱脫放情弊，合行戒諭督促。爲此牌仰本官上緊親行督諭各頭目及土兵人等，俱要協力齊心，竭忠報効，務圖剿滅，以絕禍根。庶可以表明各目盡忠圖報之真心，若是少有縱容，復留遺孽，亦是徒勞一場，不足爲功，適足爲罪，非惟不能仰報朝廷再生之恩，其於本院所以勤勤懇懇，不顧利害是非，務要委曲成就爾等之意，亦辜負矣。牌至，卽以此意勉諭各目各兵，此舉非獨爲除地方之害，亦爲爾等建子孫久長之業，盡此一番辛苦，便可一勞永逸矣。發去良民，其榜可給則給，可止則止，一應事機，俱仰相機而行。其號色等項，已付思田報効人役徑自帶回分俵，亦宜知悉。

追捕遁賊

據同知桂鑿稟報，「領兵土目盧蘇王受等，各已屯兵八寨，斬獲賊首賊從數多，巢穴悉已破蕩，即今方在分兵四路搜剿。及稱附近上林縣一十八村俱搬移上山躲避。又訪得鐵坑那埋二堡賊村，界連遷江洛春高徑大潘思盧北三向北夷獠村分，今皆逃往潛住。又訪得八寨賊徒，我兵未進之前，陸續出劫鄉村，今皆不敢回巢，散入賓州濠里，并貴縣涼傘壘紙等夷獠村分藏躲，合行分兵搜捕等因。」看得八寨豬賊，稔惡多年，攻劫鄉村，殺害人民，擄掠財畜，百姓怨恨，痛入骨髓，今惡貫滿盈，民怨神怒，巢穴破蕩，分崩離析，如失林之梟，投置之兔，迷魂喪魄，正可蒐獵而盡，是乃上天欲亡此賊之秋。若不乘此機會，奉行天討，以雪百姓之冤，以舒神人之怒，以除地方之禍，存其遺孽，復爲他日根芽，此豈爲民父母之心乎？及訪得平日哨守八寨官兵人等，往往與賊交通者，據法俱應明正典刑。今且姑未拏究，容其殺賊報効，立功自贖。除各差官督剿外，爲此牌仰指揮程萬全督率遷江所土官指揮黃祿、千戶黃瑞、百戶凌顯等，各起集管下土兵人等前去北三思盧等處搜捕各賊。仍行曉諭各良善向化村寨，務將逃躲各賊，盡數擒斬，以泄軍民之憤，獲功解報，一體給賞。若是與賊通謀，容留隱蔽，訪究得出，國憲難逃。如是各賊果有誠心悔罪，願來投撫立功報効者，亦准免其一死，帶來軍門撫諭安插。各官務要盡忠竭力，上報國恩，下除民患，副軍門之委託，立自己之功名。仍督平日與賊交通之人，令其向道追補，痛加懲改，及此機會，立功自贖，果能奮不顧身，多獲真正惡賊，非但免其既往之罪，抑且同受維新之賞。若猶疑貳觀望，意圖苟免，定行斬首示衆，斷不虛言。本院數日之後，亦且親臨地方，躬行賞罰，仰各上緊立功，毋自取悔。

牌行委官林應聰督諭土目 五月。

看得田州思恩領兵頭目盧蘇王受等所領目兵，皆係驍勇慣戰之人，今又各爲身家子孫之計，自願出力報効，立功贖罪，既已攻破賊巢，分屯其地，則其搜捕潰散之賊，當如探囊取物，數日可盡。今已半月有餘，尙未見有成功，氣勢日見萎靡，必此軍中收有賊巢婦女等項，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割舍脫離，奮勇殺賊，苟且偷安，遂致兵氣日

衰軍威不振，若諸賊聞此消息，乘此懈怠，掩襲不備，我軍必致撓敗。如此則是各目此舉，本欲立功而反敗事；本欲贖罪而反增罪；非惟不能仰報朝廷之德，抑且有損軍門之威矣。正名定罪，後悔何及？爲此牌仰原任戶部郎中，今降徐聞縣縣丞林應驥齋執令旗，令牌會同總兵監軍等官，公同署田州府事。知州林寬，身督領兵頭目盧蘇等，閱視各營，但有收得賊巢婦女財物者，通行搜出，俱各開紀名數，別立老營一所，選委老成頭目，另撥謹實小心兵夫晝夜管守，將各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奮勇殺賊頭目兵夫，姑且免其罰治，責令即出搜山，果能多有擒斬，旬日之內，功成班師，仍將前項婦女財物，照名給還，亦不追矢前罪。若有貪戀女賊，違犯軍令，仍前不肯効力者，仰即遵照軍門號令，當時斬首示衆，斷毋姑息容忍，致敗三軍大事。蓋前日之招撫，專以慈愛惻怛爲念者，乃是本院憐憫兩府之民無罪而就死地，乃是父母愛子之心，惟恐一民不遂其生也。至於今日用兵，卻須號令嚴明，有功必賞，有罪必戮者，乃是本院欲安兩府之民，使之立功贖罪，以定其良家，而因以除去地方之患，是乃帥師行軍之道，不如此不足以取勝而成功也。差去旗牌官員務要星火催督，毋事姑息。若旬日之後，再無成功，本院親臨分地，定先將監軍督軍等官明正軍法，其推託避事，不肯奮勇殺賊頭目，通行斬首，決不虛言。

牌委指揮趙璇留勦餘賊 六月。

牌仰指揮趙璇前去督哨副總兵張祐處，查審各寨稔惡盜賊，曾否剿絕，各兵見住何處，聞已出屯三里，仰就各營土兵目夫，凡有疾病老弱者，俱令在營將息調理，其精壯驍勇目兵，仍仰本官務要三四日，或五六日，督令入山巡剿一番，出意外之奇，以示不測之武，須候各山果無潛遁之奸，各巢已無復歸之賊，俟軍門牌至方許回兵。仍諭土目盧蘇王受等，以如此炎毒天氣，如此暑雨連綿，各兵久在山中，辛勤勞苦，本院非不惓惓憂念，但一則欲爲爾等立功，一則欲爲地方除害，心雖不忍，久勞爾等，而勢有所不能已也。爾等其務體本院之意，再耐旬日之苦，以成百年之功，毋得欲速一時，致貽後悔。事完之日，通至賓州，本院親行犒賞，就領牌劄，仰各知悉。

牌行副總兵張祐搜剿餘巢 七月

訪得上林相近地方如激茅等村皆係陽招陰叛與八寨諸賊裏應外合積年流毒地方卽其罪惡尤有甚於入寨諸賊若不剿滅終遺禍根爲此今差指揮趙璇齋牌前去督哨副總兵張祐處計議卽卽密召領兵頭目盧蘇王受等令各挑選精兵一千或一千五百以搜巡八寨爲名當日乘夜速發分道夾剿後開各賊村分務要殲除黨與蕩平巢穴若是各賊奔竄大名深山各兵就可留屯其地食其禾米六畜分兵探賊向往追捕本院先曾發有武緣鄉兵分搜大名諸山遙計此時各賊正回山下各村躲住及今往勦正合事機仰諭各目務要潛機速發不得遲留隔宿必致透漏消息徒勞無功發兵進勦之後一面差人飛報

計開 綠茅 通親 綠小 批頭 羅煥 其餘各巢不能盡開須要量其罪惡大小可勦則勦可撫則撫相機而應

犒勞從征土目 八月

照得思田二府頭目盧蘇王受等率領部下兵夫自備衣糧征剿八寨孺賊渠魁殄滅羣黨削平卽今地方寧靖旋師 奏凱實由各目兵夫不避炎蒸奮勇効勞但進兵以來妨廢一年耕種况今青黃不接之時部下兵夫家屬未免缺乏相應量爲賑給以慰人心爲此牌仰同知桂鑿卽便會同南甯府掌印官將該府軍餉糧米魚鹽內照依開數支給各頭目收領但念思恩南甯道里相隔遠糧米搬運不便合就於武緣縣見貯軍餉米內支給與各領用以見本院體恤之心仍開給散過數目繳報查考毋得違錯

綏柔流賊 五月

接左江道參議等官汪必東等呈稱「但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剿然尙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爲患乞調歸順土官岑獻兵一千名萬承龍英共五百名或章貴兵一千名住劄平南柱平衝要地方」及該府知府

程露鵬等亦申「量留湖兵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等因。」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圖。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爲上。今各徭征剿之後，有司卽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未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警冒，將無柢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隳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弊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防賊，而反爲吾招一寇，各官之意，豈不虞各賊乘間突出，故欲振揚兵威，以苟幸目前之無事，抑亦不睹其害矣。前歲湖兵之調，旣已大拂其情，乃今復欲留之，其可行乎？夫刑賞之用當，而後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勸懲之道明，而後政得其安。今稔惡各徭，舉兵征剿，刑旣加於有罪矣，然破敗奔竄之餘，卽欲招撫，彼亦未必能信，必須先從其傍，良善各巢，加厚撫恤，使爲善者益知所勸，而不肯與之相連相比，則黨惡自孤，而其勢自定。使良善各巢，傳道引諭，使各賊咸有回心向化之機，然後吾之招撫可得而行，而凡綏懷御制之道，可以次而舉矣。夫柔遠人而撫戎狄，謂之柔與撫者，豈專恃兵甲之盛，威力之強而已乎？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與之，是以爲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此天下之民，所以陰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今皆反之，豈所見若是其相遠乎？亦由無忠誠惻怛之心，以愛其民，不肯身任地方利害爲久遠之圖，凡所施爲，不本於精神心術，而惟事補鑿掇拾，支吾粉飾於其外，以苟幸吾身之無事，此蓋今時之通弊也。合就通行計處，仰抄案回道，卽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胤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喻以朝廷，所以誅剿各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所扇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爲酋長，以連屬之，優其禮待，毋其犒賞。以漸綏來，調習，使之日益親附，又喻以稔惡各賊，彼若不改一征不已，至於再，再征不已，至於三，至於四五，至於六七，

必使滅絕而後已。此後官府若行剿除，爾等但要安心樂業，無有驚疑。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役，今日即待以良善，即開其自新之路，決不追既往之惡。爾等即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亦未嘗有必欲殺彼之心。若彼賊果有相引來投者，亦就實心撫安招來之，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亦就爲之選立倉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而去其莠，深耕易耨，芸菑灌溉，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有秋穫。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兵甲者也。至於本院近行十家牌諭，誠亦弭盜安民之良法，而今之有司概以虛文抵塞，莫肯實心推求舉行，雖已造冊繳報，而尙不知其間所屬何意，所處地方。該道仍要用心督責整理，誠使此法一行，則不待調發，而處處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養，而人人皆兵；無餽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關隘之設，而守禦固；習之愈久，而法愈精；行之彌廣，而功彌大。其前項區處摘調之兵，有虛名而無實用，可張皇於暫時，而不可施行於永久者，勞逸煩簡，相去遠矣。惟有口該府議欲散撤雇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爲一班，每兩箇月日而更一次。若有勦剿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剿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合就准行。仰該道仍將行糧等項，再議停當，備行該州土目人等遵照奉行。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漳州地方聽憑守備參將調用。凡遇緊急調取，即要星馳赴信地，不得遲違時刻。守巡各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本院疎才多病，精力不足，不能躬親細務，獨其憂患地方，欲爲建立久安長治一念，真切自不能已，是以不覺其言之叨叨。各官務體此意，毋厭其多言，而必務爲紬繹，毋謂其迂遠，而必再與精思，務竭其忠誠，務行其切實，同心協德，共濟時艱。通行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仍行三司各道守巡守備等官，事有相類者，悉以此

意推而行之。發去魚鹽，或有不足，再行計處定奪。

告諭村寨

近年牛腸等寨，積年稔惡，是以舉兵征剿。爾等良善村寨，我官府自加撫恤，決無侵擾，各宜益堅爲善之心，共享大平之樂。其間平日縱有罪犯，從今但能中心改過，官府決不追論舊惡，毋自疑沮，或爲彼所扇惑，自取滅亡，後悔無及。就使已剿餘黨，果能悔罪自新，官府亦待以良善，一體撫恤。若是長惡不悛，一剿十剿，至於百剿，必加殄滅，斷不虛言。爾等各寨爲善爲惡，日後自見，各宜知悉。

議立縣衛

看得八寨猖賊，稔惡爲患，巢穴連絡千里，實爲廣西衆賊之淵藪。近該本院進剿，掃蕩巢穴，若不及今設置軍屯衛縣，據其心腹要害，以扼塞各賊呼吸之咽喉，斷絕各賊牽引之脈絡，不過數年，又將屯聚生息，禍根終未剪除。本院身親督調各兵，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而三里堡亦當八寨之隘，俱各山勢回抱，堪以築立城郭，移衛設縣，但未經廣詢博訪，詳審水土之善惡，民情之逆順，中間有無利害得失，擬合再行查訪，爲此牌仰分巡右江道兵備副使翁素，會同該道分守官，即便督同知桂鑿，指揮孫綱等，帶領高年知識，親至其地，經營相度，若果風氣包完，水土便利，即行料理規制，景定方向，各另畫圖貼說，仍要咨訪父老子弟通曉賊情，習知民俗者，即今移立衛縣，其於四遠賊巢，果否足能控制，民情有無便益妨損，務在人心樂順，足爲經長永久之計，然後備由呈來，以憑會奏。就將築立城垣合用木石，甄灰人夫匠作料價工食等項，議估停當，具揭呈來，以憑先行一面委官分督辦理，及時興工，毋得忽意苟且，玩愒遲延，致誤事機。

撫恤來降

八月。

據參將張經呈稱，武靖州耕守黃璋等一十四名，被十冬總甲黃鄧謹等妄捏窩賊，乞行釋放，仍榜給諭。

看得本院屢經牌仰該道該府等官，將各向化良善村寨，加意撫恤懷柔，以收其散亡之勢，而堅其向善之心，庶使遠近知勸，而惡黨自孤。各官略不體承本院勤懇懇之意，肆志妄行，輕信十冬奸民之言，輒便推求往事，爲之報復，舊讎沮抑，歸向之望，驚疑反側之心，聽其所爲，必成激變。後雖寸斬奸民之骨，固亦何救地方之患。所據違法各官，卽合治以軍法，姑且記罪，再行飭諭，仰將見監黃璋、李舉等一十四名，卽行釋放，仍加慰諭，令其復業寧家。其十冬黃鄧謹等，監候本院撫臨，解赴軍門發落。今後仍要備細開諭該府該縣十冬里老人等各要守法安分，務以甯靖地方爲重，不得乘機挾勢，侵剝新舊投撫之人，協取財物，泄憤報怨，及至釀成變亂，卻又貽累地方，勞煩官府，今後有違犯者，體訪得出，或被人告發，決行拿送軍門，治以軍法，斷不輕恕。仍將發去告示，卽行刊刻，給赴十冬里老人等遵照奉行。具遵行過緣由繳報。

批廣東市舶司提舉 做官水手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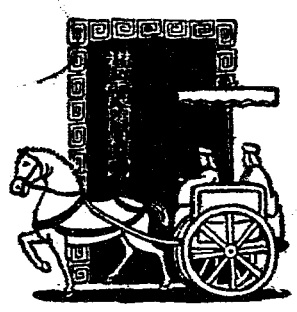
看得廣東市舶司提舉已故錢邦用，平日果係清白自守，足稱廉能，乃今客死遠鄉，情殊可憫。仰廣州府卽與量撥水手，起關資送還鄉。其原領文憑發該衙門轉繳。此繳。



12

1032

5



王陽明全集

國學基本文庫



上海中央書店
印行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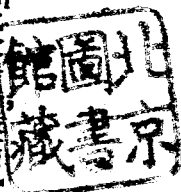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九

外集一 賦詩

賦騷七首

太白樓賦 丙辰

歲丙辰之孟冬兮，泛扁舟予南征。凌濟川之驚濤兮，覽層構乎任城。曰太白之故居兮，儼高風之猶在。蔡侯導
 余以從陟兮，將放觀乎四海。木蕭蕭而亂下兮，江浩浩而無窮。鯨敖敖而湧海兮，鵬翼翼而承風。月生輝於采石兮，
 日留景於嶽峯。蔽長煙乎天姥兮，涉匡廬之雲松。慨昔人之安在兮，吾將上下求索而不可。蹇予雖非白之儔兮，遇
 季真之知我。羌後人之視今兮，又烏知其不果。吁嗟太白，公奚爲其居此兮，余奚爲其復來倚穹霄以流盼兮，固千
 載之一哀。昔夏桀之顛覆兮，尹退乎莘之野。成湯之立賢兮，迺登庸而伐夏。謂鼎俎其要說兮，維黨人之擠詬。曾聖
 哲之匡時兮，夫焉前枉而直後。當天寶之末代兮，淫好色以信讒。惡來妹喜其猖獗兮，衆皆狐媚以貪婪。判獨毅而
 不顧兮，爰命夫以僕妾之役。寧直死以顛領兮，夫焉患得而局促。開元之紹基兮，亦遑遑其求理。生逢時以就列兮，
 固雲臺麟閣而容與。夫何漂泊泊于天之涯兮，登斯樓乎延佇。信流俗之嫉妬兮，自前世而固然。懷夫子之故都兮，沛
 余涕之浚浚。廟堂之偃蹇兮，或非情之所好。惟不合於斯世兮，恣沈酣而遠眺。進吾不遇於武丁兮，退吾將顏氏之
 簞瓢。奚黜棄其昏迷兮，亦夫子之所逃。管仲之輔紂兮，孔聖與其改行。佐璣而失節兮，始以見道之未明。親夜郎之
 有作兮，橫逸氣以徘徊。亦初心之無他兮，故雖悔而弗摧。吁嗟其誰無過兮，抗直氣之爲難。輕萬乘於褐夫兮，固孟
 軻之所嘆。曠絕代而相感兮，望天宇之漫漫。去夫子其千祀兮，世益隘以周容。媒婦妾以馳鶩兮，又從而爲之吮癰。



賢者化而改度兮，就規曲以爲同。卒曰：嶧山青兮河流瀉，風颺颺兮澹平野。憑高樓兮不見，舟楫紛兮樓之下。舟之人兮儼服亦有，庶幾夫子之蹤者。

九華山賦 壬戌

循長江而南下，指青陽以幽討。啓鴻濛之神秀，發九華之天巧。非效靈於坤軸，孰構奇於玄造。涉五溪而徑入，宿無相之窈窕。訪王生於遂谷，掏金沙之清潦。凌風雨乎半霄，登望江而遠眺。步千仞之蒼壁，俯龍池於深窻。弔謫仙之遺跡，躋化城之縹緲。欽鉢孟之朝露，見蓮花之孤標。扣雲門而望天柱，列仙舞於晴昊。儼雙椒之關門，真人駕陽雲而獨躡。翠蓋平臨乎石照，綺霞掩映乎天姥。二神升於翠微，九子鄰於積稻。炎熇起於玉甌，爛石碑之文藻。回澄秋於枕月，建少微之星旄。覆甌承滴翠之餘漉，展旗立雲外之旌纛。下安禪而步逍遙，覽雙泉於松杪。踰西洪而憩黃石，懸百丈之瀾灑。瀨流觴而縈紆，遺石船於澗道。呼白鶴於雲峯，釣嘉魚於龍沼。倚透碧之嵒帆，謝塵寰之紛擾。攀齊雲之巖削，鑑琉璃之浩漾。沿東陽而西歷，殫九節之蒲草。樵人導余以冥探，排碧雲之瑤島。羣巒翳其繆藹，失陰陽之昏曉。垂七布之沈沈，靈龜隱而復佻。履高僧而屢招賢，開白日之杲杲。試明著於春陽，汲垂雲之澗湫。凌繡壁而據石尾，何文殊螺髻之蟠糾。梯拱辰而北盼，墜遺光於拾寶。緇裳迓於黃袍，休圓菽之幽悄。鳥呼春於葦篁，和雲韶之鸞鷲。喚起促余之晨興，落星河於簷椽。讓山嘖其驚飛，恠遊人之太早。攬卉木之如濯，被晨暉而爭姣。靜鏡聲之剝啄，幽人鬪參蔭於冥香。碧雞啼於青林，鵬翻雲而失皓。隱搗藥以樛蘿，挾提壺餅焦而翔繞。鳳凰承孟冠以相適，飲沉瀝之仙醪。羞竹實以嬉翔，集梧枝之嫋嫋。嵐欲雨而霏霏，鳴濕濕於薺葆。躡三遊而轉青，峭拂天香於茫渺。席泓潭以濯纓，浮桃瀉而揚縞。淙漸漸而落蔭，飲猿揉之捷狡。睨斧柯而昇大還，望會仙於雲表。憫子京之故宅，款知微之碧桃。倏金光之閃映，睫累景於穹坳。弄玄珠於赤水，舞千尺之潛蛟。並花塘而峻極，散香林之迴颺。撫浮屠之突兀，泛五斂之翠濤。襲珍芳於絕巘，鼻金步之搖搖。涉羅躡躅芬敷而燦耀，幢玉女之妖嬌。峯龍鬚於靈寶，

墮鉢囊之飄飄。開仙掌於嶽嵌，散青聲之迢迢。披白雲而蹀躞，壽見參錯之僧寮。日既夕而山冥，掛星辰於蔭叢。宿南臺之明月，虎夜嘯而鸛鳴。鹿麋羣遊於左右，若將侶幽人之岑寥。迥高寒其無寐，聞冰壑之洞簫。溪女厲晴瀟而曝尤，糝精芥之春苗。邀予觴以玉液，飯玉粒之瓊瑤。流辭予而遠去，飄霞裾之飄飄。復中峯而悵望，或仙蹤之可招。迺下見陵之蜿蜒，忽有感於子明之宿要。逝予將遺世而獨立，探石芝於層霄。雖長處於窮僻，迺永離乎塵囂。彼蒼黎之緝緝，固吾生之同胞。苟顛連之能濟，吾豈靳於一毛。矧狂胡之越獫，王師局而奔勞。吾甯不欲請長纓於闕下，快平生之鬱陶。顧力微而任重，懼覆敗於或遭。又出位以圖遠，將無諂於鷓鴣。嗟有生之迫隘，等滅沒於風泡。亦富貴其奚爲，猶榮薜之一朝。曠百世而興感，蔽雄傑於蓬蒿。吾誠不能同草木而腐朽，又何避乎羣喙之嗷。嗚呼！已矣乎！吾其鞭風霆而騎日月，被九霞之翠袍。搏鵬翼於北溟，釣三山之巨鰲。道崑崙而息駕，聽王母之雲璈。呼浮丘於子晉，招句曲之三茅。長遨遊於碧落，共太虛而逍遙。亂曰：蓬壺之藐藐兮，列仙之所逃兮。九華之矯矯兮，吾將於此巢兮。匪塵心之足攪兮，念鞠育之劬勞兮。苟初心之可紹兮，永矢弗撓兮。

弔屈平賦 丙寅

正德丙寅，某以罪謫貴陽，取道沅湘，感屈原之事，爲文而弔之。其詞曰：

山黯慘兮江夜波，風颼颼兮木落森柯。汎中流兮焉泊，湛椒醕兮弔湘壘。雲冥冥兮月星蔽，晦冰峻兮霰又下。纒之宮兮安在，悵無見兮愁予。高岸兮嶽崎，紛紛錯兮櫻枝。下深淵兮不測，穴頽洞兮蛟螭。山岑兮無極，空谷兮飗飗。兮迴寥寂，猿啾啾兮吟雨。熊羆嗥兮虎交蹟，念纒之窮兮焉託處。四山無人兮駭狐鼠，魍魅遊兮羣跳嘯。蹶出入兮爲纒姦，仇嫉纒正直兮反詆爲殃。昵比上官兮子蘭爲戚，幽叢薄兮疇侶懷。故都兮增傷，望九疑兮參差。就重華兮陳辭，積積雪兮礪道絕。洞庭渺邈兮天路迷，要彭咸兮江潭。召申屠兮使騷，娥娥瑟兮馮夷舞。聊遨遊兮湘之浦，乘回波兮泊蘭渚。睠故都兮獨延佇，君不還兮郢爲墟。心壹鬱兮欲誰語，郢爲墟兮函岫亦焚。讒鬼逋戮兮快不酬。

冤。歷千載兮耿忠愍，君可復兮排帝閭。望遁跡兮涓陽，箕羅囚兮其祥以狂。艱貞兮晦明，懷若人兮將予退藏。宗國淪兮摧肝腑，忠憤激兮中道難。勉低回兮不忍，澹目沈兮心所安。雄之謬兮讒隊，衆狂釋兮謂纍揚。已爲魘爲魅兮爲讒媮，妾纍視若鼠兮佞額有泚。纍忽舉兮雲中龍，薪旆靄兮飄風橫。四海兮倏忽，騶玉虬兮上衝。降望兮大壑，山川蕭條兮濟寧廓。逝遠去兮無窮，懷故都兮蛟窟。亂曰：日西夕兮沅湘流，楚山嵯峨兮無冬秋。纍不見兮涕泗世愈隘兮孰知我憂！

思歸軒賦 庚辰

陽明子之官于虔也，靡之後喬木蔚然，退食而望，若處深麓而遊於其鄉之園也。構軒其下而名之曰「思歸」。焉門人相謂曰：歸乎，夫子之役役於兵革，而沒沒於徽纆也，而靡寒暑焉，而靡昏朝焉，而髮蕭蕭焉，而色焦焦焉，雖其心之固冀冀也，而不免於嗷嗷焉，嘒嘒焉，亦奚爲乎稿中竭外，而徒以勞勞焉爲乎哉？且長谷之迢迢也，窮林之寥寥也，而耕焉，而樵焉，亦焉往而弗宜矣。夫退身以全節，大知也，斂德以亨道，大時也，怡神養性以遊於造物，大熙也，又夫子之夙期也。而今日之歸，又奚以思爲乎哉？則又相謂曰：夫子之思歸也，其亦在陳之懷歟？吾黨之小子，其狂且簡，偃偃然若瞽之無與偕也，非吾夫子之歸，孰從而裁之乎？則又相謂曰：嗟乎，夫子而得其歸也，斯土之人爲失其歸矣乎？天下之大也，而皆若是焉，其誰與爲理乎？雖然，夫子而得其歸也，而後得於道，惟夫天下之不得於道也，故若是其質質。夫道得而志全，志全而化理，化理而人安，則夫斯人之徒，亦未始爲不得其歸也，而今日之歸，又奚疑乎？而奚以思爲乎？陽明子聞之，憮然而歎曰：吾思乎，吾思乎，吾親老矣，而暇以他爲乎？雖然之言也，其始也，吾私焉，其次也，吾資焉，又其次也，吾幾焉，乃援琴而歌之。歌曰：歸兮歸兮，又奚疑兮，吾行日非兮，吾親日衰兮，胡不然而今日思乎？旋兮，後悔可遷兮，歸兮歸兮，二三子之言兮。

答言 丙寅

正德丙寅冬十一月守仁以罪下錦衣獄省愆內訟時有所述既出而錄之

何玄夜之漫漫兮，悄予懷之獨結。嚴霜下而增寒兮，皚明月之在隙。風嘒嘒以憎木兮，鳥驚呼而未息。魂營營以愴恍兮，目眇眇其焉極。懷寒飈之中人兮，杳不知其所自。夜展轉而九起兮，沾予襟之如酒。胡定省之弗遑兮，豈茶甘之如齋。懷前哲之耿光兮，恥周容以爲比。何天高之冥冥兮，孰察予之衷。予匪戚於累囚兮，特匪予之爲恫。沛洪波之浩浩兮，造雲阪之濛濛。稅予駕其安止兮，終予去此其焉從。孰嬰瘵之在頸兮，謂累足之何傷。熏目而弗顧兮，惟盲者以爲常。孔訓之服膺兮，惡訐以爲直。辭婉變期巷遇兮，豈予言之未力。皇天之無私兮，鑒予情之靡他。竊保身之弗知兮，膺斧鑕之謂何。蒙出位之爲愆兮，信愚忠者蹈亟。苟聖明之有禪兮，雖九死其焉恤。亂曰：予年將中，歲月適兮。深谷腔嗣，逝息遊兮。飄然凌風，八極周兮。執樂之同，不均憂兮。匪修名崇仁之求兮，出處時從天命何憂兮。

守儉弟歸日仁歌楚聲爲別予亦和之

庭有竹兮青青，上喬木兮鳥嚶嚶。妹之來兮，弟與偕行。竹青青兮雨風，鳥嚶嚶兮西東。弟之歸兮，兄誰與同。江雲闌兮暑雨，江波渺渺兮愁予。弟別兄兮須臾，兄思弟兮何處。景翳翳兮桑榆，念重闌兮離居。路修遠兮崎嶇，沮風波兮江湖。山有洞兮洞有雲，深林窅窅兮澗道曠。松落落兮高巖巖，猿啾啾兮鶴怨羣。山之人兮不歸，山鬼晝嘯兮下上。煙霏風嫋嫋兮桂花落，草萋萋兮春日遲。蒼予屋兮雲間，荒予圃兮溪之陽。驅虎豹兮無踐我，蒼擾麋鹿兮無駭我。塲解予綬兮鍾阜，委予佩兮江湄。往者不可追兮，歎鳳德之日衰。將沮溺其耦耕兮，孰接輿之避予。回予駕兮扶桑，鼓予柁兮滄浪。終攜汝兮空谷，採三秀兮徜徉。

祈雨辭 正德丙子南贛作

嗚呼！十日不雨兮，田且無禾；一月不雨兮，川且無波；一月不雨兮，民已爲疴；再月不雨兮，民將奈何。小民無罪

兮，天無咎民。撫巡失職兮，罪在予臣。嗚呼！盜賊兮爲民大屯，天或罪此兮赫威降隕。民則何罪兮，玉石俱焚！嗚呼！民則何罪兮，天何遽怒。油然與雲兮，雨茲下土。彼罪曷逋兮，哀此窮苦。

歸越詩三十五首 弘治壬戌年以刑部主事告病歸越并楚遊作

遊牛峯寺四首 牛峯今改名浮峯

洞門春竊蔽深松，飛磴纒空轉石峯。猛虎踞厓如出柙，斷螭蟠頂訝懸鐘。金城絳闕應無處，翠壁丹書尙有踪。天下名區皆一到，此山殊不厭來重。

縈紆鳥道入雲松，下數湖南百二峯。巖大吠人時出樹，山僧迎客自鳴鐘。凌巖陟陰真扶病，異日探奇是舊踪。欲扣靈關問丹訣，春風蘿薛隔重重。

偶尋春寺入層峯，曾到渾疑是夢中。飛鳥去邊懸棧道，馮夷宿處有幽宮。溪雲晚度千巖雨，海月涼飄萬里風。夜擁蒼厓臥丹洞，山中亦自有王公。

一臥禪房隔歲心，五峯煙月德猿吟。飛湍映樹懸蒼玉，香粉吹香落細金。翠壁年多霜藓合，石牀春盡雨花深。勝遊過眼俱陳迹，珍重新題滿竹林。

又四絕句

翠壁看無厭，山池坐益清。深林落輕葉，不道是秋聲。

怪石有千窟，老松多半枝。清風灑巖洞，是我再來時。

人間酷暑避不得，清風都在深山中。池邊一坐卽三日，忽見巖頭碧樹紅。兩到浮峯輿轉劇，醉眠三日不知還。眼前風景色色異，惟有人聲似世聞。

姑蘇吳氏海天樓次鄭尹韻

晴雪吹寒春事濃，江樓三月尙殘冬。青山暗逐回廊轉，碧海真成捷徑通。風暖簷牙隻燕劇，雲深簾幙萬花重。倚闌天北疑回首，想像丹梯下六龍。

山中立秋日偶書

風吹蟬聲亂，林臥鷺新秋。山池靜澄碧，暑氣亦已收。青峯出白雲，突兀成瓊樓。袒裼坐溪石，對之心悠悠。倏忽無定態，變化不可求。浩然發長嘯，忽起雙白鷗。

夜雨山翁家偶書

山空秋夜靜，月明松檜涼。沿溪步月色，溪影搖空蒼。山翁隔水語，酒熟呼我嘗。蓑衣涉溪去，笑引開竹房。謙首值暮夜，盤飧百無將。露華明橘柚，摘獻冰盤香。洗盞對酬酢，浩歌入蒼茫。醉拂巖石臥，言歸遂相忘。

尋春

十里湖光放小舟，謾尋春事及西嶼。江鷗意到忽飛去，野老情深只自留。日暮草香含雨氣，九峯晴色散溪流。吾儕是處皆行樂，何必蘭亭說舊遊？

西湖醉中謾書二首

十年塵海勞魂夢，此日重來眼倍清。好景恨無蘇老筆，乞歸徒有賀公情。白鳧飛處青林晚，翠壁明邊返照晴。爛醉湖雲宿湖寺，不知山月墮江城。

掩映紅粧莫謾猜，隔林知是藕花開。共君醉臥不須到，自有香風拂面來。

九華山下柯秀才家
蒼峯抱層嶂，翠瀑繞雙溪。下有幽人宅，蘿深客到迷。

夜宿無相寺

春宵臥無相，月照五溪花。掬水洗雙眼，披雲看九華。巖頭金佛國，樹杪謫仙家。彷彿聞笙鶴，青花落絳霞。

題四老圍棋圖

世外煙霞亦許時，至今風致後人思。卻懷劉項當年事，不及山中一著棋。

無相寺三首

老僧巖下屋，繞屋皆松竹。朝聞春鳥啼，夜伴巖虎宿。

坐望九華碧，浮雲生曉寒。山靈應祕惜，不許俗人看。

靜夜聞林雨，山靈似欲留。只愁梯石滑，不得到峯頭。

化城寺六首

化城高住萬山深，樓閣憑空上界侵。天外清秋度明月，人間微雨結浮陰。鉢龍降處雲生座，巖虎歸時風滿林。

最愛山僧能好事，夜堂燈火伴孤吟。

雲裏軒窗半上鉤，望中千里見江流。高林日出三更曉，幽谷風多六月秋。仙骨自憐何日化，塵緣翻覺此生浮。

夜深忽起蓬萊興，飛上青天十二樓。

雲端鼓角落星斗，松頂袈裟散雨花。一百六峯開碧漢，八十四梯踏紫霞。山空仙骨葬金槨，春暖石芝抽玉芽。

獨揮談塵拂煙霧，一笑天地真無涯。

化城天上寺，石磴八星躔。雲外開丹井，峯頭耕石田。月明猿聽偈，風靜鶴參禪。今日揩雙眼，幽懷二十年。

僧屋煙霏外，山深絕世譚。茶分龍井水，飯帶石田砂。香細雲嵐雜，窗高峯影遮。林棲無一事，終日弄丹霞。

突兀開穹閣，氤氳散曉鐘。飯遺黃稻粒，花發五釵松。金骨藏靈塔，神光照遠峯。微茫竟何是，老衲話遺踪。

李白祠二首

千古人豪去，空山尚有祠。竹深荒舊徑，藓合失殘碑。雲雨羅文藻，溪泉繫夢思。老僧殊未解，猶自索題詩。
謫仙棲隱地，千載尙高風。雲散九峯雨，巖飛百丈虹。寺僧傳舊事，詞客弔遺踪。回首蒼茫外，青山感慨中。

雙峯

凌崖望雙峯，蒼茫竟何在。載拜西北風，爲我掃浮靄。

蓮花峯

夜靜涼颿發，輕雲散碧空。玉鉤掛新月，露出青芙蓉。

列仙峯

靈峭九萬丈，參差生曉寒。僊人招我去，揮手青雲端。

雲門峯

雲門出孤月，秋色坐蒼濤。夜久羣籟絕，獨照宮錦袍。

芙蓉閣二首

青山意不盡，還向月中看。明日歸城市，風塵又馬鞍。

巖下雲萬重，洞口桃千樹。終歲無人來，惟許山僧住。

書梅竹小畫

寒倚春霄蒼玉杖，九華峯頂獨歸來。柯家草亭深雲裏，卻有梅花傍竹開。

山東詩六首

弘治甲子年起復主試山東時作。

登泰山五首

曉登泰山道，行行入煙霏。陽光散巖壑，秋容淡相輝。雲梯掛青壁，仰見蛛絲微。長風吹海色，飄飄送天衣。峯頂

動笙樂，青童兩相依。振衣將往從，凌雲忽高飛。揮手若相待，丹霞閃餘暉。凡軀無健羽，悵望未能歸。

二

天門何崔嵬，下見青雲浮。泱泱絕人世，迥豁高天秋。曠色從地起，夜宿天上樓。天雞鳴半夜，日出東海頭。隱約蓬壺樹，縹緲扶桑洲。浩歌落青冥，遺響入滄流。唐虞變楚漢，滅沒如風漚。藐矣鶴山僊，秦皇豈堪求。金砂費日月，顏竟難留。吾意在龐古，冷然馭涼颺。相期廣成子，太虛顯遨遊。枯槁向巖谷，黃綺不足儔。

三

窮厓不可極，飛步凌煙虹。危泉瀉石道，空影垂雲松。千峯互攢簇，掩映青芙蓉。高臺倚巉削，傾側臨巖洞。失足墮煙霧，碎骨顛厓中。下愚竟難曉，摧折紛相從。吾方坐日觀，披雲笑天風。赤水問軒后，蒼梧叫重瞳。隱隱落天語，聞闔開玲瓏。去去勿復道，濁世將焉窮。

四

塵網苦纏縲，富貴真露草。不如騎白鹿，東遊入蓬島。朝登太山望，洪濤隔縹緲。揚輝出海雲，來作天門曉。遙見碧霞君，翩翩起員嶠。玉女紫鸞笙，雙吹入晴昊。舉首望不及，下拜風浩浩。擲我玉虛篇，讀之殊未了。傍有長眉翁，一能指道。從此煉金砂，人間跡如掃。

五

我才不救時，匡扶志空大。置我有無閒，緩急非所賴。孤坐萬峯顛，嗒然遺下塊。已矣復何求，至精諒斯在。瀟泊非虛杏，灑脫無芥蒂。世人聞予言，不笑即吁怪。吾亦不强語，惟復笑相待。魯叟不可作，此意聊自快。

泰山高次王內翰司獻韻

歐生誠楚人，但識廬山高。廬山之高猶可計，尋丈若夫泰山，仰視恍惚，吾不知其尚在青天之下乎，其已直出

青天上。我欲做擬試作泰山高，但恐培塿之見未能測識高，大筆底難具狀。扶輿磅礴元氣鍾，突兀半遮天地東，南
衡北海西秦華，俯視僂僂爭雄。人寰茫昧乍隱見，雷雨初解開鴻濛。繡壁丹梯，煙霏靄靄，海日初湧，照耀蒼翠平
麓。遠抱滄海灣，日觀正與扶桑對。聽濤聲之下瀉，知百川之東會。天門石扇，豁然中開，幽崖邃谷，巖積隱埋。中有遯
世之流，龜潛雉伏，殫霞吸秀於其間，往往怪譎多僊才。上有百丈之飛湍，懸空絡石穿雲而直下，其源疑自青天來。
巖頭膚寸出煙霧，須臾滂沱徧九垓。古來登封七十二主，後來相效紛紛如雨，玉檢金函無不爲，只今埋沒知何許。
但見白雲猶復起，封中斷碑無字，天外日月磨，剛風飛塵過眼條，超忽飄蕩，豈復有遺蹤。天空翠華遠，落日辭千峯。
魯郊獲麟，岐陽會鳳，明堂既毀，闕宮與頌，宣尼曳杖，逍遙一去不復來，幽泉鳴咽而含悲，羣巒拱揖如相送。俯仰宇
宙，千載相望，墮山喬嶽，尙被其光，峻極配天，無敢頡頏。嗟予瞻眺門牆外，何能彷彿窺室堂。也來攀附攝遺跡，三千
之下不知亦許再拜占末行。吁嗟乎，泰山之高，其高不可極，半壁回首此身不覺已在東斗傍。

京師詩八首 弘治乙丑年改除兵部主事時作

憶龍泉山

我愛龍泉寺，寺僧頗疎野。盡日坐井欄，有時臥松下。一夕別山雲，三年走車馬。魏魏巖下泉，朝夕自清瀉。

憶諸弟

久別龍山雲，時夢龍山雨。覺來枕簟涼，諸弟在何許。終年走風塵，何似山中住。百歲如轉蓬，拂衣從此去。

寄舅

老舅近何如，心性老不改。世故惱情懷，光陰不相待。借問同輩中，鄉鄰幾人在。從今且爲樂，舊事無勞悔。

送人東歸

五洩佳山水，平生思一遊。送子東歸省，葦鱸況復秋。幽探須及壯，世事苦悠悠。來歲春風裏，長安憶故邱。

寄西湖友

予有西湖夢，西湖亦夢予。三年成闊別，近事竟何如？況有諸賢在，他時終卜廬。但恐吾歸日，君還軒冕拘。

贈陽伯

陽伯卽伯，陽伯陽竟安在。大道卽人心，萬古未嘗改。長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繆矣三十年，于今吾始悔。

故山

鑑水終年碧，雲山盡日閑。故山不可到，幽夢每相關。霧豹言長隱，雲龍欲共攀。緣知丹壑意，未勝紫宸班。

憶鑑湖友

長見人來說，扁舟每獨遊。春風梅市晚，月色鑑湖秋。空有煙霞好，猶爲塵世留。自今當勇往，先與報江鷗。

獄中詩十四首 正德丙寅年十二月以上疏忤逆瑾下錦衣獄作

不寐

天寒歲云暮，冰雪關河迥。幽室癯癯生，不寐知夜永。驚風起林木，驟若波浪洶。我心良匪石，鉅爲戚欣動。滔滔眼前事，逝者去相踵。匡窮猶可陟，水深猶可泳。焉知非日月，胡爲亂子衷。深谷自逶迤，煙霞日悠永。匡時在賢達，歸哉盍耕墾。

有室七章

有室如簾，周之崇墉。室如穴處，無秋無冬。耿彼屋漏，天光入之。瞻彼日月，何礎及之。倏晦倏明，凄其以風。倏雨倏雪，當晝而蒙。夜何其矣，靡星靡燦。豈無白日，寤寐永嘆。

心之憂矣，匪家匪室。或其啓矣，殞予匪恤。
氤氳其埃，日之光矣。淵淵其鼓，明旣昌矣。
朝旣式矣，日旣夕矣。悠悠我思，曷其極矣。

讀易

因居亦何事，省愆懼安飽。瞑坐玩義易，洗心見微奧。乃知先天翁，畫畫有至教。包蒙戒爲寇，童特事宜早。蹇蹇匪爲節，蹇蹇未達道。遯四獲我心，蠱上庸自保。俛仰天地閒，觸目俱浩浩。簞瓢有餘樂，此意良匪矯。曲哉陽明麓，可以忘吾老。

歲暮

兀坐經旬成木石，忽驚歲暮遠思鄉。高簷白日不到地，深夜黠鼠時登牀。峯頭霽雪開草閣，瀑下古松開石房。溪鶴洞猿爾無恙，春江歸棹吾相將。

見月

屋罅見明月，遠見地上霜。客子夜中起，旁鼻涕沾裳。匪爲嚴霜苦，悲此明月光。月光如流水，徘徊照高堂。胡爲此幽室，奄忽躡飛揚。逝者不可及，來者猶可望。盈虛有天運，嘆息何能忘。

天涯歲暮冷霜結，永巷人稀罔象遊。長夜星辰瞻閣道，曉天鐘鼓隔雲樓。思家有淚仍多病，報主無能合遠投。留得昇平雙眼在，且應篋笠臥滄洲。

屋罅月

幽室不知年，夜長晝苦短。但見屋罅月，清光自虧滿。佳人宴清夜，繁絲激哀管。朱牖出浮雲，高歌正凄婉。寧知幽室婦，中夜獨愁嘆。良人事遊俠，經歲去不返。來歸在何時，年華忽將晚。蕭條念宗祀，淚下長如霰。

別友獄中

居常念朋舊，簿領成閹絕。嗟我二三友，胡然此簪盍。累累囹圄閒，講誦未能輟。桎梏敢忘罪，至道良足悅。所恨精誠眇，尚口徒自蹶。天王本明聖，旋已但中熱。行藏未可期，明當與君別。願言無詭隨，努力從前哲。

赴謫詩五十五首 正德丁卯年赴謫貴陽龍場驛作

答汪抑之三首

去國心已恫，別子意彌惻。伊邇怨昕夕，況茲萬里隔。戀戀岐路閒，執手何能默。子有昆弟居，而我遠親側。回思菽水慳，羨子何由得。知子念我深，夙夜敢忘惕。良心忠信資，蠻貊非我戚。

北風春尙號，浮雲正南馳。風雲一相失，各在天一涯。客子懷往路，起視明星稀。驅車赴長阪，迢迢入嵐霏。旅宿蒼山底，霧雨昏朝彌。閒關不足道，嗟此白日微。切嗟懷良友，願言毋心違。

聞子賦荊屋，來歸在何年。索居閒楚越，連峯鬱參天。緬懷巖中隱，磴道窮扳緣。江雲動蒼壁，山月流澄川。朝採石上芝，暮漱松間泉。鵝湖有前約，鹿洞多遺編。寄子春鴻書，待我秋江船。

陽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明歌九章以贈崔子鍾和之以五詩於是陽明子作八詠以答之

君莫歌九章，歌以傷我心。微言破寥寂，重以離別吟。別離悲尙淺，言微感逾深。瓦缶易諧俗，誰辯黃鐘音。

其二

君莫歌五詩，歌之增離憂。豈無良朋侶，洵樂相遨遊。譬彼桃與李，不爲倉困謀。君莫忘五詩，忘之我焉求。

其三

洙泗流浸微，伊洛僅如錢。後來三四公，瑕瑜未相掩。嗟予不量力，跋蹙期致遠。屢興還屢仆，喘息幾不免。道逢同心人，秉節倡予敢。力爭毫釐閒，萬里或可勉。風波忽相失，言之淚徒泫。

其四

此心還此理，寧論已與人。千古一嘘吸，誰爲歎離羣。浩浩天地內，何物非同春。相思輒奮勵，無爲俗所分。但使心無閒，萬里如相親。不見宴遊交，徵逐胥以淪。

其五

器道不可離，二之卽非性。孔聖欲無言，下學從泛應。君子勤小物，蘊蓄乃成行。我誦窮索篇，於子旣聞命。如一圓中土，空谷以爲靜。

其六

靜虛非虛寂，中有未發中。中有亦何有，無之卽成空。無欲見真體，忘助皆非功。至哉玄化機，非子孰與窮。

其七

憶與美人別，贈我青琅函。受之不敢發，焚香始開緘。諷誦意彌遠，期我濂洛閒。道遠恐莫致，庶幾終不慚。

其八

憶與美人別，惠我雲錦裳。錦裳不足貴，遺我冰雪腸。寸腸亦何遺，誓言終不渝。珍重美人意，深秋以爲期。

南遊三首

元明與予有衡嶽羅浮之期，賦南遊申約也。

南遊何迢迢，蒼山亦南馳。如何衡陽雁，不見燕臺書。莫歌澄浦曲，莫弔湘君祠。蒼梧煙雨絕，從誰問九疑？

其二

其三

九疑不可問，羅浮如可攀。遙拜羅浮雲，莫以雙瓊環。渺渺洞庭波，東逝何時還？生人不努力，草木同衰殘。

洞庭何渺茫，衡嶽何崔嵬。風飄迴雁雪，美人歸未歸？我有紫瑜珮，留掛芙蓉臺。下有蛟龍峽，往往與雲雷。

憶昔答喬白巖因寄儲柴墟三首

憶昔與君約，玩易探玄微。君行赴西嶽，經年始來歸。方將事窮索，忽復當遠辭。相去萬里餘，後會安可期。問我長生訣，惑也吾誰欺。盈虧消息閒，至哉天地機。聖狂天淵隔，失得分毫釐。

其二

毫釐何所辯？惟在公與私。公私何所辯？天動與人爲。遺體豈不貴，踐形乃無虧。願君崇德性，問學刊支離。無爲氣所役，毋爲物所疑。恬淡自無欲，精專絕交馳。博奕亦何事，好之甘若飴。吟咏有性情，喪志非所宜。非君愛忠告，斯語容見嗤。試問柴墟子，吾言亦何如？

其三

柴墟吾所愛，春陽溢鬢眉。白巖吾所愛，慎默長如愚。二君廊廟器，予亦山泉姿。度量較齒德，長者皆吾師。置我五人末，庶亦忘崇卑。迢迢萬里別，心事兩不疑。北風送南雁，慰我長相思。

一日懷抑之也，抑之之贈既嘗答，以三詩意若有歉焉，是以賦也。

一日復一日，去子日以遠，惠我金石言，沈鬱未能展。人生各有際，道誼尤所眷。嘗嗤兒女悲，變來仍不免。緬懷滄洲期，聊以慰遲晚。

其二

遲晚不足歎，人命各有常。相去忽萬里，河山鬱蒼蒼。中夜不能寐，起視江月光。中情良自抑，美人難自忘。

其三

美人隔江水，彷彿若可覩。風吹蒹葭雪，飄蕩知何處。美人有瑤瑟，清奏含太古。高樓明月夜，惆悵爲誰鼓。

夢與抑之昆季語湛雀皆在焉覺而有感因紀以詩三首

夢與故人語語我以相思。纔爲旬日別，宛若三秋期。令弟坐我側，屈指如有爲。須臾湛君至，崔子行相隨。肴醕旋羅列，語笑如平時。縱言及微奧，會意忘其辭。覺來復何有，起坐空嗟咨。

其二

起坐憶所夢，默遡猶歷歷。初談自有形，繼論入無極。無極生往來，往來萬化出。萬化無停機，往來何時息。來者胡爲信，往者胡爲屈。微哉屈信間，子午當其屈。非子盡精微，此理誰與測。何當衡廬間，相攜玩羲易。

其三

衡廬曾有約，相攜尙無時。去事多翻覆，來蹤豈前知。斜月滿虛牖，樹影何參差。林風正蕭瑟，鶯鶯無窠枝。邈彼二三子，怒焉勞我思。

因雨和杜韻

晚堂疎雨暗柴門。忽入殘荷瀉石盆。萬里滄江生白髮，幾人燈火坐黃昏。客途最覺秋先到，荒徑惟憐菊尙存。卻憶故園耕釣處，長簑短笛下江村。

赴譚次北新關喜見諸弟

扁舟風雨泊江關，兄弟相看夢寐閒。已分天涯成死別，寧知意外得生還。投荒自識君恩遠，多病心便吏事閒。攜汝耕樵應有日，好移茅屋傍雲山。

南屏

溪風漠漠南屏路，春服初成病眼開。花竹日新僧已老，湖山如舊我重來。層樓雨急青林迥，古殿雲晴碧嶂迴。獨有幽禽解相信，雙飛時下讀書臺。

臥病靜慈寫懷

臥病空山春復夏，山中幽事最能知。雨晴階下泉聲急，夜靜松閒月色遲。把卷有時眠白石，解纜隨意濯清漪。吳山越嶠俱堪老，正奈燕雲繫遠思。

移居勝果寺二首

江上俱知山色好，峯迴始見寺門開。半空虛閣有雲住，六月深松無暑來。病肺正思移枕簟，洗心兼得遠塵埃。富春咫尺煙濤外，時倚層霞望釣臺。

病餘巖閣坐朝曛，異景相新得未聞。日脚倒明千頃霧，雨聲高度萬峯雲。越山陣水當吳嶼，江月隨潮上海門。便欲攜書從此老，不教猿鶴更移文。

憶別

憶別江干風雪陰，艱難歲月兩侵尋。重看骨肉情何限，況復斯文約舊深。賢聖可期先立志，塵凡未脫謾言心。移家便住煙霞壑，綠水青山長對吟。

泛海

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

武夷次壁間韻

肩輿飛度萬峯雲，回首蒼波月下聞。海上真爲滄水使，山中又遇武夷君。溪流九曲初諳路，精舍千年始及門。歸去高堂慰垂白，細探更擬在春分。

草萍驛次林見素韻奉寄

山行風雪瘦能當，會喜江花照野航。本與宦途成懶散，頗因詩景受閑忙。鄉心草色春同遠，客鬢松梢晚更蒼。料得煙霞終有分，未須連夜夢溪堂。

玉山東嶽廟遇舊識嚴星士

憶昨東歸亭下路，數峯簫管隔秋雲。肩輿欲到妨多事，鼓棹重事會有云。春夜絕憐燈節近，溪聲最好月中聞。行藏無用君平卜，請看沙邊鷗鷺羣。

廣信元夕蔣太守舟中夜話

樓臺燈火水西東，簫鼓星橋渡碧空。何處忽談塵世外，百年惟此月明中。客途孤寂渾常事，遠地相求見古風。別後新詩如不惜，衡南今亦有飛鴻。

夜泊石亭寺用韻呈陳莫諸公因寄儲柴墟都憲及喬白巖太常諸友

廿年不到石亭寺，惟有西山只舊青。白拂挂牆僧已去，紅闌照水客重經。沙村遠樹凝春望，江雨孤篷入夜聽。何處故人還笑語，東風啼鳥夢初醒。

悵望沙頭成久坐，江洲春樹何青青。煙霞故國虛夢想，風雨客途真慣經。白璧屢投終自信，朱絃一絕好誰聽。扁舟心事滄浪舊，從與漁人笑獨醒。

過分宜望鈴岡廟

共傳峯頂樹，古廟有靈神。楚俗多尊鬼，巫言解惑人。望禮存舊典，捍禦及斯民。世事渾如此，題詩感慨新。

雜詩三首

危棧斷我前，猛虎尾我後。倒崖落我左，絕壑臨我右。我足復荆棘，雨雪更紛驟。邈然思古人，無悶聊自有。無悶雖足珍，警惕忘爾守。君觀真宰意，匪薄亦良厚。

其二

青山清我目，流水靜我耳。琴瑟在我御，經書滿我几。措足踐坦道，悅心有妙理。頑冥非所懲，賢達何靡靡。乾乾懷往訓，敢忘惜分晷。悠哉天地內，不知老將至。

其三

羊腸亦坦道，太虛何陰晴。燈窗玩古易，欣然獲我情。起舞還再拜，聖訓垂明明。拜舞詎踰節，頓忘樂所形。斂衽復端坐，玄思窺沈冥。寒根固生意，息灰抱陽精。沖漠際無極，列宿羅青冥。夜深向晦息，始聞風雨聲。

袁州府宜春臺四絕

宜春臺上還春望，山水南來眼未嘗。卻笑韓公亦多事，更從南浦羨滕王。
臺名何事只宜春，山色無時不可人。不用煙花費妝點，儘教刊落儘嶙峋。
持修江藻拜祠前，正是春風欲暮天。童冠儘多歸詠興，城南兼說有溫泉。
古廟香燈幾許年，增修還費大官錢。至今楚地多風雨，猶道山神駕鐵船。

夜宿宣風館

山石崎嶇古轍痕，沙溪馬渡水猶渾。夕陽歸鳥投深麓，煙火行人望遠村。天際浮雲生白髮，林閒孤月坐黃昏。

越南冀北俱千里，正恐春愁入夜魂。

萍鄉道中謁濂溪祠

木偶相沿恐未真，清輝亦復懷衣巾。簿書曾屑乘田吏，俎豆猶存畏墨民。碧水蒼山俱過化，光風霽月自傳神。
千年私淑心喪後，下拜春祠薦渚蘋。

宿萍鄉武雲觀

曉行山徑樹高底，雨後春泥沒馬蹏。翠色絕雲開遠嶂，寒聲隔竹隱晴溪。已聞南去艱舟楫，漫憶東歸沮杖藜。夜宿仙家見明月，清光還似鑑湖西。

醴陵道中風雨夜宿泗洲寺次韻

風雨偏從險道嘗，深泥沒馬陷車箱。虛傳鳥路通巴蜀，豈必羊腸在太行。遠渡漸看連眼色，晚霞會喜見朝陽。水南昏黑投僧寺，遠理羲編坐夜長。

長沙答周生

旅倦憇江觀，病齒廢談誦。之子特相求，禮殫意彌重。自言絕學餘，有志莫與共。手持一編書，披歷見肝衷。近希小范蹤，遠爲賈生慟。兵符及射藝，方技靡不綜。我方懲創後，見之色亦動。子誠仁者心，所言亦屢中。願子且求志，蘊蓄事涵泳。孔聖固遑遑，與點樂歸詠。回也王佐才，閉戶避鄰闕。知子信美才，大構中梁棟。未當匠石求，滋植務培壅。愧子勤繕意，何以相規諷。養心在寡欲，操存捨卽縱。嶽麓何森森，遺址自南宋。江山足游息，賢迹尙堪躡。何當謝病來，士氣多沈勇。

陟湘于邁嶽麓是遵仰止先哲因懷友生麗澤興感伐木寄言二首

客行長沙道，山川鬱綢繆。西探指嶽麓，凌晨渡湘流。踰岡復陟巘，弔古還尋幽。林壑有餘采，昔賢此藏修。我來實仰止，匪伊事盤遊。衡雲開曉望，洞野浮春州。懷我二三友，伐木增離憂。何當此來聚，道誼日相求。

其二

林間憩白石，好風亦時來。春陽照百物，欣然得予懷。緬思兩夫子，此地得徘徊。當年靡童冠，曠代登堂階。高情詎今昔，物色遺吾儕。顧謂二三子，取瑟爲我諧。我彈爾爲歌，爾舞我與偕。吾道有至樂，富資眞浮埃。若時乘大化，勿視點與回。陟岡採松柏，將以遺所思。勿採松柏枝，兩賢昔所依。緣峯踐臺石，將以望所期。勿踐臺上石，兩賢昔所躋。

兩賢去邈矣。我友何相違。吾斯未能信。役役空爾疲。胡不此簪盍。麗澤相遨嬉。渴飲松下泉。飢食石上芝。儂仰絕餘念。遷客難久稽。洞庭春浪闊。浮雲隔九疑。江洲滿芳草。目極令人悲。已矣從此去。奚必茲山爲。戀繫乃從欲。安土惟隨時。晚聞冀有得。此外吾何知。

遊嶽麓書事

醴陵西來涉湘水。信宿江城沮風雨。不獨病齒畏風濕。泥潦侵途絕行旅。人言嶽麓最形勝。隔水溟濛隱雲霧。趙侯需晴邀我遊。故人徐陳各傳語。周生好事屢來速。森森雨脚何由住。曉來陰翳稍拉拂。便攜周生涉江去。戒令休遣府中知。徒爾勞人更妨務。橘洲僧寺浮江流。鳴鐘出延立沙際。停橈一至答其情。三洲連縣亦佳處。行雲散漫浮日色。是時峯巒益開霽。亂流蕩蕩漿濟。倏忽繁檝江邊老檀樹。岸行里許入麓口。周生道予勤指顧。柳蹊梅隄存彷彿。道林林壑獨如故。赤沙想像虛田中。西嶼傾頽今塚墓。道鄉荒趾留突兀。赫曦遠望石如鼓。殿堂釋菜禮從宜。下拜朱張息游地。鑿石開山面勢改。雙峯關闕見江渚。聞是吳君所規畫。此舉良是反遭忌。九仞誰虧一簣功。歎息遺基獨延佇。浮屠觀閣摩青霄。盤據名區徧寰宇。其徒素爲儒所擯。以此方之反多愧。愛禮思存告朔羊。況此實作匪文具。人云趙侯意頗深。隱忍調停旋修舉。昨來風雨破棟脊。方遣圻人補殘敝。予聞此語心稍慰。野人蔬蕨亦羅置。欣然一酌纔舉杯。津夫走報郡侯至。此行隱跡何由聞。遣騎候訪自吾寓。潛來鄙意正爲此。倉卒行庖益勞費。整冠出迓見兩蓋。乃知王君亦同御。肴羞層疊絲竹繁。避席席與辭懇莫拒。多儀劣薄非所承。樂闋觴周日將暮。黃堂吏散君請先。病夫沾醉須少憩。入舟暝色漸微茫。卻喜順流還易渡。嚴城燈火人已稀。小巷曲折忘歸路。僊宮酣倦成熟寐。曉聞簾聲復如注。昨遊偶遂實天假。信知行樂皆有數。涉躡差價夙好心。尙有名山敢多慕。齒角盈虧分則然。行李雖淹吾不惡。

次韻答趙太守王推官

詰朝事度謁，玄居宿齋沐。積霖喜新霽，風日散清燠。蘭橈渡芳渚，半涉見水陸。溪山儼新宇，雷雨荒大麓。皇皇絃誦區，斯文昔炳郁。興廢尙屯疑，使我懷悱悞。近聞牧守賢，經營亟乘屋。方舟爲予來，飛蓋遙肅肅。花絮媚晚筵，韶景正柔淑。浴沂諒同情，及茲授春服。令德倡高祠，混珠愧魚目。努力崇修名，迂疎自巖谷。

天心湖阻泊既濟書事

掛席下長沙，瞬息百餘里。舟人共揚眉，予獨憂其駛。日暮入沅江，抵石舟果圯。補敝詰朝發，衝風遂齟齬。眠泊後江湖，蕭條旁晉壘。月黑波濤驚，蛟鼉互睥睨。翼午風益厲，狼狽收斷汜。天心數里閒，三日但遙指。甚雨迅雷電，作勢殊未已。溟溟雲霧中，四望渺涯涘。篙槳不得施，丁夫盡嗟謫。淋漓念同胞，吾甯忍暴使。饋粥且傾囊，苦甘吾與爾。衆意在必濟，糧絕亦均死。憑陵向高浪，吾亦詎容止。虎怒安可撓，志同稍足倚。且令並岸行，試涉湖濱址。收舵幸無事，風雨亦浸弛。逡巡緣沚涓，迤灑就風勢。新漲翼回湍，倏忽逝如矢。夜入武陽江，漁村穩堪戀。羅市謀晚炊，且爲衆人喜。江醜信漓濁，聊復盪胸滓。濟險在需時，傲倖豈常理。爾輩勿輕生，偶然非可恃。

去婦歎五首 楚人有聞於新妾而去其婦者，其婦無所歸，去之山間獨居，懷戀不忘，終無他適。予聞其事而悲之，爲作去婦歎。

委身奉箕箒，中道成棄捐。蒼蠅聞白壁，君心亦何愆。獨嗟貧家女，素質難爲妍。命薄良自喟，敢忘君子賢。春華不再豔，頽魄無重圓。新歡莫終恃，令儀慎周還。

依違出門去，欲行復遲遲。鄰姬盡出別，強語含辛悲。陋質容有繆，放逐理則宜。姑老藉相慰，缺乏多所資。妾行長已矣，會面當無時。

妾命如草芥，君身比琅玕。奈何以妾故，廢食懷憤冤。無爲傷姑意，燕爾且爲歡。中廚存宿旨，爲姑備朝飧。畜育意于倉卒，徒悲酸。伊邇望門屏，盍從新人言。夫意已如此，妾還當誰顏。

去矣勿復道，已去還躊躇。雞鳴尚聞響，犬戀猶相隨。感此摧肝肺，淚下不可揮。岡回行漸遠，日落羣鳥飛。羣鳥各有託，孤妾去何之。

空谷多淒風，樹木何蕭森。浣衣澗冰合，探苔山雪深。離居寄巖穴，憂思託鳴琴。朝彈別鶴操，暮彈孤鴻吟。彈苦思彌切，嶢峴隔雲岑。君聰甚明哲，何因聞此音。

羅舊驛

客行日日萬峯頭，山水南來亦勝遊。市谷鳥啼村雨暗，刺桐花暝石溪幽。蠻煙喜過青楊瘴，鄉思愁經芳杜洲。身在夜郎家萬里，五雲天北是神州。

沅水驛

辰陽南望接沅州，碧樹林中古驛樓。遠客日憐風土異，空山惟見瘴雲浮。耶溪有信從誰問，楚水無情只自流。卻幸此身如野鶴，人間隨地可淹留。

鐘鼓洞

見說水南多異迹，巖頭時有鼓鐘聲。空遺石壁千年在，未信金沙九轉成。遠地星辰瞻北極，春山明月坐更深。年來夷險還忘卻，始信羊腸路亦平。

平溪館次王文濟韻

山城寥落閉黃昏，燈火人家隔水村。清世獨便吾職易，窮途還賴此心存。蠻煙瘴霧承相往，翠壁丹崖好共論。猷畝投閑終有日，小臣何以答君恩。

清平衛卽事

積雨山途喜乍晴，煖雲浮動水花明。故園日與青春遠，敵繆涼思白苧輕。煙際卉衣窺絕棧，時土苗方仇殺峯。

頭戍角隱孤城。華夷節制嚴冠履。漫說殊方列省卿。

興隆衛書壁

山城高下見樓臺。野戍參差暮角催。貴竹路從峯頂入。夜郎人自日邊來。鶯花夾道驚春老。雉堞連雲向晚開。尺素屢題遠屢擲。衡南那有鴈飛回。

七盤

鳥道縈紆下七盤。古藤蒼木峽聲寒。境多奇絕非吾土。時可淹留是謫官。猶記邊峯傳羽檄。近聞苗俗化衣冠。投箸實有居夷志。垂白難承菽水權。

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庵居之

草庵不及肩。旅倦體方適。開棘自成籬。土階漫無級。迎風亦蕭疏。漏雨易補緝。靈瀨響朝湍。深林凝暮色。羣獠環聚訊。語龐意頗質。鹿豕且同遊。茲類猶人屬。污樽映瓦豆。盡醉不知夕。緬懷黃唐化。略稱茅茨迹。

始得東洞遂改爲陽明小洞天三首

古洞闕荒僻。虛設疑相待。披萊歷風磴。移居快幽埴。營炊就巖竇。放榻依石壘。穹室旋薰寒。夷坎仍灑壻。卷帙漫堆列。樽壺動光彩。夷居信何陋。恬淡意方在。豈不桑梓懷。素位聊無悔。

童僕自相語。洞居頗不惡。人力免結構。天巧謝雕鑿。清泉傍廚落。翠霧遠成幕。我輩日嬉偃。主人自愉樂。雖無柴戟榮。且遠塵囂聒。但恐霜雪凝。雲深衣絮薄。

我聞筦爾笑。周慮愧爾言。上古處巢窟。杯飲皆汗樽。互極陽內伏。石穴多冬暄。豹隱文始澤。龍蟄身乃存。豈無數尺椽。輕裘吾不溫。邈矣箠瓢子。此心期與論。

謫居糴絕請學于農將田南山永言寄懷

講居屢在陳，從者有愠見。山荒聊可田，錢罽還易辦。夷俗多火耕，做習亦頗便。及茲春未深，數畝猶足佃。豈徒實口腹，且以理荒宴。遺穗及鳥雀，貧寡發餘羨。出未在前晨，山寒易霜霰。

觀稼

下田既宜稔，高田亦宜稷。種蔬須土疏，種積須土濕。寒多不實秀，暑多有螟蟻。去草不厭頻，耘禾不厭密。物理既可玩，化機還默識。卽是參贊功，毋爲輕稼穡。

採蕨

採蕨西山下，扳援陟崔嵬。遊子望鄉國，淚下心如摧。浮雲塞長空，頽陽不可回。南歸斷丹楫，北望多風埃。已矣供子職，勿更貽親哀。

猗猗

猗猗澗邊竹，青青巖畔松。直幹歷冰雪，密葉留清風。自期永相託，雲壑無違蹤。如何兩分植，憔悴歎西東。人事多翻覆，有如道上蓬。惟應歲寒意，隨處遠當同。

南溟

南溟有瑞鳥，東海有靈禽。飛遊集上苑，結侶珍樹林。願言飾羽儀，共舞簾韶音。風雲忽中變，一失難相尋。瑞鳥既遭廢，靈禽投荒岑。天衢雨雪積，江漢虞羅侵。哀哀鳴索侶，病翼飛未任。羣鳥亦千百，誰當會其心。南嶽有竹實，丹溜青松陰。何時共棲息，永託雲泉深。

溪水

溪石何落落，溪水何冷冷。坐石弄溪水，欣然濯我纓。溪水清見底，照我白髮生。年華若流水，一去無回停。悠悠百年內，吾道終何成。

龍岡新構

諸夷以予穴居頗陰濕，請搆小廬，欣然趨事，不月而成。諸生聞之，亦皆來集。請名龍岡書院，其軒曰何陋。

南吾卿受書，危幾下自台坐，獸匪木矣。卜靜自安，聖月德之益也。出深樹，墟寨俯透迤，竹木互蒙翳。畦蔬

稍溉，鋤花藥，頗雜蒔，寔適。豈專予來者得同，憩輪奐非致美，毋令易傾敝。營茅乘田隙，洽旬始苟完。初心待風雨，落成還美觀。鋤荒既開徑，拓樊亦理園。低簷避松偃，疎土行竹根。勿翦

諸生來

簡滯動糴咎，廢幽得幸免。夷居雖異俗，野朴意所眷。思親獨疚心，疾憂庸自遣。門生頗羣集，樽俎亦時展。講習性所樂，記問復懷覩。林行或沿澗，洞遊還陟巘。月榭坐鳴琴，雲牕臥披卷。澹泊生道真，曠達匪荒宴。豈必鹿門栖，自得乃高踐。

西園

方園不盈畝，蔬卉頗成列。分溪免壅灌，補籬防豕獮。蕪草稍焚薙，清雨夜來歇。濯濯新葉敷，粲粲夜花發。放鋤

水濱洞

息重陰，舊書漫披閱。倦枕竹下石，醒望松間月。起來步閒謠，晚酌簷下設。盡醉即草鋪，忘與鄰翁別。

山石

送遠憇岨谷，濯纓俯清流。沿溪涉危石，曲洞藏深幽。花靜馥常闕，溜暗光亦浮。平生泉石好，所遇成淹留。好鳥忽雙下，儵魚亦羣遊。坐久塵慮息，澹然與道謀。

有時定，遊子無還期。高梁始歸燕，題鵠已先悲。有生豈不苦，逝者長若斯。已矣復何事，商山行采芝。

無寐二首

煙燈暖無寐，憂思坐長往。寒風振喬林，葉落聞臆響。起窺庭月光，山空遊罔象。懷人阻積雪，崖冰幾千丈。

其二

窮扉多雜樹，上與青冥連。穿雲下飛瀑，誰能識其源。但聞潯猿嘯，時見皓鶴翻。中有避世士，冥寂栖其巔。繫予亦同調，路絕難攀緣。

諸生夜坐

謫居澹虛寂，眇然懷同遊。日入山氣夕，孤亭俯平疇。草際見數騎，取徑如相求。漸近識顏面，隔樹停鳴鷗。投壺鴈鷺進，擗棹各有羞。分席夜堂坐，絳蠟清樽浮。鳴琴復散帙，壺矢交觥籌。夜弄溪上月，曉陟林閒丘。村翁或招飲，洞客偕探幽。講習有真樂，談笑無俗流。緬懷風沂興，千載相爲謀。

艾草次胡少參韻

艾草莫艾蘭，蘭有芬芳姿。况生幽谷底，不礙君稻畦。艾芝亦何益，徒令香氣衰。荆棘生滿道，出刺傷人肌。持刀忌觸手，睨視不敢揮。艾草須艾棘，勿爲棘所欺。

鳳雛次韻答胡少參

鳳雛生高厓，風雨摧其翼。養河深林中，百鳥驚辟易。虞人視爲妖，舉網爭彈弋。此本王者瑞，惜哉誰能識。吾方哀其窮，胡忍復相亟。鷗鳥據叢林，驅鳥恣搏食。嗟爾獨何心，梟鳳如白黑。

鸚鵡和武韻

鸚鵡生隴西，羣飛恣鳴遊。何意虞羅及，充貢來中州。金縷靡華屋，雲泉謝林丘。能言實階禍，吞聲亦何求。主人

有隱寇，竊發聞其謀。感君惠養德，一語思所酬。懼君不見察，殺身反爲尤。

諸生

人生多離別。佳會難再遇。如何百里來，三宿便辭去。有琴不肯彈。有酒不肯御。遠陟見深情，寧予有弗顧。洞雲遠自栖，溪月誰同步。不念南寺時，寒江雪將暮。不記西園日，桃花夾川路。相去倏幾月，秋風落高樹。富貴猶塵沙，浮名亦飛絮。嗟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胡不攜書來，蒞堂好同住。

遊來樛洞早發道中

霜風清木葉，秋意生蕭疎。衝星策曉騎，幽事將有徂。股蟲亂飛擲，道狹草露濡。傾暑特晨發，征夫已先途。浙米石閒溜，炊火巖中慮。煙峯上初日，林鳥相嚶呼。意欣物情適，戰勝癘色腴。行樂信宇宙，富貴非吾圖。

別友

幽尋意方結，奈此世累牽。凌晨驅馬別，持杯且爲傳。相求苦非遠，山路多風煙。所貴明哲士，秉道非苟全。去矣崇令德，吾亦行歸田。

贈黃太守澍

歲宴鄉思切，客久親舊疎。臥疴閉空院，忽來故人車。入門辯眉宇，喜定還驚吁。遠行亦安適，符竹膺新陔。荒郡號難理，況茲征索餘。君才素通敏，窘劇宜有紓。蠻鄉雖瘴毒，逐客猶安厓。經濟非復事，時還理殘書。山泉足遊憩，鹿麋能友予。澹然穹壤內，容膝皆吾廬。惟營垂白念，旦夕懷歸圖。君行勉三事，吾計終五湖。

寄友用韻

懷人坐沈夜，帷燈曖幽光。耿耿積煩緒，忽忽如有忘。玄景逝不處，朱炎化微涼。相彼谷中葛，重陰殞衰黃。感此遊客子，經年未還鄉。伊人不在目，絲竹徒滿堂。天深鴈書杳，夢短關塞長。情好矢無斁，願言覲終償。惠我金石編，徽

管激宮商。馳輝不可卽，式爾增予傷。馨香襲肝膂，聊用中心藏。

秋夜

樹暝栖翼暄，螢飛夜堂靜。遙穹出晴月，低簷入峯影。管然坐幽獨，恍爾抱深警。年徂道無聞，心違跡未屏。蕭瑟中林秋，雲凝松桂冷。山泉豈無適，離人懷故境。安得駕雲鴻，高飛越南景。

採薪二首

朝採山上荆，暮採谷中栗。深谷多凄風，霜露霑衣濕。採薪勿辭辛，昨來斷薪拾。晚歸陰壑底，抱甕還自汲。薪水良獨勞，不愧食吾力。

倚擔青崖際，歷斧崖下石。持斧起環顧，長松百餘尺。徘徊不忍揮，俯略澗邊棘。同行笑吾餒，爾斧安用歷。快意豈不能，物材各有適。可以相天子，衆樗詎足識。

龍岡謾興五首

投荒萬里入炎州，卻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陋，身雖吏隱未忘憂。春山卉服時相問，雪案藍輿每獨遊。擬把梨鋤從許子，謾將絃誦止言游。

旅況蕭條寄草堂，虛簷落日自生涼。芳春已共煙花盡，孟夏俄驚草木長。絕壁千尋凌杳靄，深崖六月宿冰霜。人間不有宣尼叟，誰信申根未是剛。

路僻官卑病益閒，空林惟聽鳥閒關。地無醫藥憑書卷，身處蠻夷亦故山。用世謾懷伊尹恥，思家獨切老萊斑。夢魂兼喜無餘事，只在耶溪舜水灣。

臥龍一去忘消息，千古龍岡漫有名。草屋何人方管樂，桑閒無耳聽咸英。江沙漠漠遺雲鳥，草木蕭蕭動甲兵。好共鹿門龐處士，相期採藥入青冥。

歸與吾道在滄浪，顏氏何曾擊柝忙。枉尺已非賢者事，斲輪徒有古人方。白雲晚憶歸巖洞，蒼蘚春應徧石牀。寄語峯頭雙白鶴，野夫終不久龍場。

答毛拙庵見招書院

野夫病臥成踈懶，書卷長拋舊學荒。豈有威儀堪法象，實慚文檄過稱揚。移居正擬投醫肆，虛席仍煩避講堂。範我定應無所獲，空令多士笑王良。

老檜

老檜斜生古驛傍，客來繫馬解衣裳。託根非所還憐汝，直幹不撓終異常。風雲凜然存節概，刮摩聊爾見文章。何當移植山林下，偃蹇從渠拂漢蒼。

邵巫

臥病空山無藥石，相傳土俗事神巫。吾行久矣將焉禱，衆議紛紛反見迂。積習片言容未解，輿情三月或應孚。也知伯有有能爲厲，自笑孫僑非丈夫。

過天生橋

水光如練落長松，雲際天橋隱白虹。遼鶴不來華表爛，僊人一去石橋空。徒聞鵲駕橫秋夕，謾說秦鞭到海東。移放長江遠濟險，可憐虛卻萬山中。

南霽雲祠

死矣中丞莫謾疑，孤城援絕久知危。賀蘭未滅空遺恨，南入如生定有爲。風雨長廊嘶鐵馬，松杉陰霧捲靈旗。英魂千載知何處，歲歲邊人賽旅祠。

春晴

林下春晴風漸和，高巖殘雪已無多。遊絲冉冉花枝靜，青壁迢迢白鳥過。忽向山中懷舊侶，幾從洞口夢煙蘿。客衣塵土終須換，好與湖邊長芰荷。

陸廣曉發

初日瞳瞳似曉霞，雨痕新霽渡頭沙。溪深幾曲雲藏峽，樹老千年雪作花。白鳥去邊回驛路，青崖缺處見人家。徧行奇勝才經此，江上無勞羨九華。

雪夜

天涯久客歲侵尋，茆屋新開楓樹林。漸慣省言因病齒，屢經多難解安心。猶憐未繫蒼生望，且得閒爲白石吟。乘興最堪風雪夜，小舟何日返山陰。

元夕二首

故園今夕是元宵，獨向蠻村坐寂寥。賴有遺經堪作伴，喜無車馬過相邀。春還草閣梅先動，月滿虛庭雪未消。堂上花燈諸弟集，重圍應念一身遙。

去年今日臥燕臺，銅鼓中宵隱地雷。月傍苑樓燈影淡，風傳閣道馬蹄迴。炎荒萬里頻回首，羌笛三更謾自哀。尙憶先朝多樂事，孝皇曾爲兩宮開。

家僮作紙燈

寥落荒村燈事賒，蠻奴試巧剪春紗。花枝綽約含輕霧，月色玲瓏映綺霞。取辦不徒酬令節，賞心兼是惜年華。何如京國王侯第，一盞中人產十家。

白雲堂

白雲僧舍市橋東，別院迴廊小徑通。歲古簷松存獨幹，春還庭竹發新叢。晴隴暗映羣峰雪，清梵長飄高閣風。

遷客從來甘寂寞，青鞋時過月明中。
來僊洞

古洞春寒客到稀，綠苔荒徑草霏霏。書懸絕壁留僧偈，花發層蘿繡佛衣。壺榼遠從童冠集，杖藜隨處宦情微。
石門遙鎖陽明鶴，應笑山人久不歸。

木閣道中雪

瘦馬支離綠絕壁；連峯窅窅入層雲。山村樹暝驚鴉陣；澗道雪深逢鹿羣。凍合衡茅炊火斷；望迷孤戍暮笳聞。
正思講席諸賢在，絳蠟清醅坐夜分。

元夕雪用蘇韻二首

林間暮雪定歸鴉，山外鈴聲報使車。玉盞春光傳柏葉；夜堂銀燭亂簷花。蕭條音信愁邊鴈；迢遞關河夢裏家。
何日扁舟滄海隱，一簑江上把魚叉。

寒威入夜益廉纖，酒甕爐牀亦戒嚴。久客漸憐衣有結；巒居長歎食無鹽。飢豺正爾羣當路；凍雀從渠自宿簷。
陰極陽回知不遠，蘭芽行見發春尖。

曉霽用前韻書懷二首

雙闕鐘聲起萬鴉，禁城月色滿朝車。竟誰詩詠東曹掾；正憶梅開西寺花。此日天涯傷逐客；何年江上卻還家？
曾無一字堪驅使，謾有虛名擬八叉。

澗草巖花欲鬪纖，溪風林雪故爭巖。連歧盡說還宜麥；衰海何曾見作鹽。路斷慙憐無過客；病餘兼喜曝晴簷。
躡居亦自多清絕，門外羣峯玉笋尖。

次韻陸僉憲元日喜晴

城裏夕陽城外雪，相將十里異陰晴。也知道物會何意，底是人心苦未平。柏府樓臺銜倒景，茆茨松竹瀉寒聲。布衾莫謾愁僵臥，積素還多達曙明。

元夕木閣山火

荒村燈夕偶逢晴，野燒峯頭處處明。內苑但知鰲作嶺，九門空說火爲城。天應爲我開奇觀，地有茲山不世情。卻恐炎威被松柏，休教玉石遂同類。

夜宿汪氏園

小閣藏身一斗方，夜深虛白自生光。梁間來下徐生榻，座上慚無荀令香。驛樹雨聲翻屋瓦，龍池月色浸書牀。他年貴竹傳遺事，應說陽明舊草堂。

春行

冬盡西歸滿山雪，春初復來花滿山。白鷗亂浴清溪上，黃鳥雙飛綠樹間。物色變遷隨轉眼，人生豈得長朱顏。好將吾道從吾黨，歸把漁竿東海灣。

村南

花事紛紛春欲酣，杖藜隨步過村南。田翁開野教新犢，溪女分流浴種蠶。穉犬吠人依密槿，閒鳧照影立晴潭。偶逢江客傳鄉信，歸臥楓堂夢石龕。

山途二首

上山見日下山陰，陰欲開時日欲沈。晚景無多傷遠道，朝陽莫更沮雲岑。人歸暝市分漁火，客舍空林依暮禽。世事驗來還自領，古人先得吾心。

南北驅馳任板輿，謫鄉何地是安居。家家細雨殘燈後，處處荒原野燒餘。江樹欲迷遊子望，朔雲長斷故人書。

茂陵多病終蕭散，何事相如賦子虛。

白雲

白雲冉冉出晴峯，客路無心處處逢。已逐肩輿度青壁，還隨孤鶴下蒼松。此身愧爾長多繫，他日從龍謾託踪。斷鷺殘鴉飛欲盡，故山回首意重重。

答劉美之見寄次韻

休疑遷客迹全貧，猶有沙鷗日見親。勳業已辭滄海夢，煙花多負故園春。百年長恐終無補，萬里甯期尙得身。念我不勞傷鬢雪，知君亦欲拂衣塵。

寄徐掌教

徐禪今安在？空梁楊久懸。北門傾蓋日，東魯校文年。歲月成超忽，風雲易變遷。新詩勞寄我，不愧鳥鳴篇。

書庭蕉

簷前蕉葉綠成林，長夏全無暑氣侵。但得雨聲連夜靜，不妨月色半牀陰。新詩舊葉題將滿，老芟疎梧根共深。莫笑鄭人談訟鹿，至今醒夢兩難尋。

送張憲長左遷滇南大參次韻

世味知公最飽諳，百年清德亦何慚。柏臺藩省官非左，江漢滇池道益南。絕域煙花憐我遠，今宵風月好誰談。交遊若問居夷事，爲說山泉頗自堪。

南庵次韻二首

隔水樵漁亦幾家，緣岡石路入溪斜。松林晚映千峯雨，楓葉秋連萬樹霞。漸覺形骸逃物外，未妨遊樂在天涯。頻來不用勞僧榻，已僭汀鷗一席沙。

斜日江波動客衣，水南深竹見巖扉。漁人收網舟初集，野老忘機坐未歸。漸覺雲間栖翼亂，愁看天北暮雲飛。年年歲晚爲客，閒殺西湖舊釣磯。

觀傀儡次韻

處處相逢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繁華過眼三更促，各利牽人一線長。禪子自應爭詫說，矮人亦復浪悲傷。本來面目還誰識，且向樽前學楚狂。

徐都憲同遊南庵次韻

巖寺藏春長不夏，江花映日黯於桃。山陰入戶川光暮，林影浮空暑氣高。樹老豈能知歲月，溪清真可鑑秋毫。但逢佳景須行樂，莫遣風霜著鬢毛。

卽席次王文濟少參韻二首

搖落休教感客途，南來秋興未全孤。肝腸已自成金石，齒髮從渠變柳蒲。傾倒酒懷金谷罰，逼真詞格朝川圖。謫鄉莫道貧消骨，猶有新詩了舊逋。

此身未擬泣窮途，隨處翻飛野鶴孤。霜冷幾枝存晚菊，溪春兩度見新蒲。荆西寇盜紆籌策，湖北流移入畫圖。莫怪當筵倍凄切，誅求滿地促官逋。

贈劉侍御二首

塞以反身，困以遂志，今日患難，正閣下受用處也，知之則處此當自別。病筆不能多及，然其餘亦無足言者。聊次韻。某頓首。劉侍御大人契長。

相送溪橋未隔年，相逢又過小春天。憂時敢負君臣義，念別羞爲兒女憐。道自升沈寧有定，心存氣節不無偏。知君已得虛舟意，隨處風波只晏然。

夜寒

簷際重陰覆夜寒，石爐松火坐更殘。窮荒正訝鄉書絕，險路仍愁歸夢難。僊侶春風懷越嶠，釣船明月負嚴灘。未因謫宦傷憔悴，客鬢還羞鏡裏看。

冬至

客牀無寐聽潛雷，珍重初陽夜半回。天地未嘗生意息，冰霜不耐鬢毛催。春添袞綫誰能補，歲晚心丹自動灰。料得重關強健在，早看消息報臙梅。

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

閒來聊與二三子，單夾初成行暮春。改課講題非我事，研幾悟道是何人。階前細草雨還碧，簷下小桃晴更新。坐起咏歌俱實學，毫釐須遣認教真。

次韻送陸文順僉憲

貴陽東望楚山平，無奈天涯又送行。杯酒豫期傾蓋日，封書煩慰倚門情。心馳魏闕星晨迥，路遠鄉山草木榮。京國交游零落盡，空將秋月寄猿聲。

次韻陸僉憲病起見寄

一罇歸來不願餘，文園多病滯相如。籬邊竹筍青應滿，洞口桃花紅自舒。荷蕢有心還擊磬，周公無夢欲刪書。雲間憲伯能相慰，尺素長題問謫居。

次韻胡少參見過

旋管小酌典春裘，佳客真慚竟日留。長怪嶺雲迷楚望，忽聞吳語破鄉愁。鏡湖自昔堪歸老，杞國何人獨抱憂。莫訝臨花倍惆悵，賞心原不在枝頭。

雪中桃次韻

雪裏桃花強自春，蕭疎終覺損精神。卻慚幽竹節逾勁，始信寒梅骨自真。遭際本非甘冷淡，飄零須信委風塵。從來此事還希闊，莫怪臨軒賞更新。

舟中除夕二首

扁舟除夕尚窮途，荆楚還憐俗未殊。處處送神懸楮馬，家家迎歲換桃符。江醪信薄聊相慰，世路多歧謾自吁。白髮頻年傷遠別，綵衣何日是庭趨。

遠客天涯又歲除，孤航隨處亦吾廬。也知世上風波滿，還戀山中木石居。事業無心從齒髮，親交多難絕音書。江湖未就新春計，夜半樵歌忽起予。

淑浦山夜泊

淑浦山邊泊，雲間見驛樓。灘聲迴遠樹，崖影落中流。柳放新年綠，人歸隔歲舟。客途時極目，天北暮陰愁。

過江門崖

三年謫宦沮蠻氛，天放扁舟下楚雲。歸信應先春鴈到，閒心期與白鷗羣。晴溪欲轉新年色，蒼壁多遺古篆文。此地從來山水勝，它時回首憶江門。

辰州虎溪龍興寺聞楊名父將到留韻壁間

杖藜一過虎溪頭，何處僧房是惠休。雲起峯頭沈閣影，林疎地底見江流。煙花日煖猶含雨，鷗鷺春閒欲滿洲。好景同來不同賞，詩篇還爲故人留。

武陵潮音閣懷元明

高閣憑虛臺十尋，捲簾疎雨動微吟。江天雲鳥自來去，楚澤風煙無古今。山色漸疑衡嶽近，花源欲問武陵深。

新春尙沮東歸楫，落日誰堪語此心。

閣中坐雨

臺下春雲及寺門。懶夫睡起正開軒。煙蕪漲野平堤綠。江雨隨風入夜喧。道意蕭疎慚歲月。歸心迢遞憶鄉園。年來身迹如漂梗。自笑迂癡欲手援。

霧夜

雨霽僧堂鐘磬清，春溪月色特分明。沙邊宿鷺寒無影。洞口流雲夜有聲。靜後始知羣動妄。閒來還覺道心驚。問津久已慚沮溺。歸向東皋學耦耕。

僧齋

盡日僧齋不厭閒，獨餘春睡得相關。簷前水漲遂無地。江外雲晴忽有山。遠客趁墟招渡急。舟人曬網得魚還。也知世事終無補。亦復心存出處閒。

德山寺次壁閒韻

乘興看山薄暮來，山僧迎客寺門開。雨昏碧草春申墓。雲捲青峯善卷臺。性愛煙霞終是僻。詩留名姓不須猜。巖根老衲成灰色。枯坐何年解結胎。

沅江晚泊二首

去時煙雨沅江暮，此日沅江暮雨歸。水漫遠沙村市改。泊依舊店主人非。草深廡宇無官住。花落僧房有鳥啼。處處春光蕭索甚。正思荆棘掩巖扉。

春來客思獨蕭騷。處處東田沒野蒿。雷雨滿江喧日夜。扁舟經月住風濤。流民失業乘時橫。原獸爭羣薄暮號。卻憶鹿門棲隱地。杖藜壺榼餉東臯。

夜泊江思湖憶元明

扁舟泊近漁家晚，茅屋深環柳港清。雷雨驟開江霧散，星河不動暮川平。夢回客枕人千里，月上春隄夜四更。欲寄愁心無過鴈，披衣坐聽野鷄鳴。

睡起寫懷

江日照熙春睡醒，江雲飛盡楚山青。閒觀物態皆生意，靜悟天機入窅冥。道在險夷隨地樂，心忘魚鳥自流形。未須更覓羲唐事，一曲滄浪擊壤聽。

三山晚眺

南望長沙杳霧中，鵝羊只在暮雲東。天高雙檣哀明月，江闊千帆舞逆風。花暗漸驚春事晚，水流應與客愁窮。北飛亦有衡陽鴈，上苑封書未易通。

鵝羊山

福地相傳楚水阿，三年春色兩經過。羊亡但有初平石，書罷惟籠道士鵝。禮斗壇空松影靜，步虛臺迥月明多。巖房一宿猶緣薄，遙憶開雲住薜蘿。

泗洲寺

綠水西頭泗洲寺，經過轉眼又三年。老僧熟認直呼姓，笑我清癯只似前。每有客來看宿處，詩留佛壁作燈傳。開軒掃榻還相慰，慚愧維摩世外緣。

再經武雲觀書林玉璣道士壁

碧山道士曾相約，歸路還來宿武雲。月滿僊臺依鶴侶，書留蒼壁看鵝羣。春巖多雨林芳淡，暗水穿花石溜分。奔走連年家尚遠，空餘魂夢到柴門。

再過濂溪祠用前韻

曾向圖書識面真，半生長自愧儒巾。斯文久已無先覺，聖世今應有逸民。一自支離乖學術，競將雕刻費精神。瞻依多少高山意，水漫蓮池長綠蘋。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

外集二

詩

廬陵詩六首

遊瑞華二首

簿領終年未出郊，此行聊解俗人嘲。憂時有志懷先達，作縣無能愧舊交。松古尙存經雪幹，竹高還長拂雲梢。溪山處處堪行樂，正是浮名未易拋。

其二

萬死投荒不擬回，生還且復荷栽培。逢時已負三年學，治劇兼非百里才。身可益民寧論屈，志存經國未全灰。正愁不是中流砥，千尺狂瀾豈易摧。

古道

古道當長阪，肩輿入暮天。蒼茫聞驛鼓，冷落見炊煙。凍燭寒無燄，泥爐溼未燃。正思江檻外，閒卻釣魚船。立春日道中短述

臘意中宵盡，春容傍曉生。野塘冰轉綠，江寺雪消晴。農事沾泥犢，羈懷聽谷鶯。故山梅正發，誰寄欲歸情？

公館午飯偶書

行臺依獨寺，僧屋自成鄰。殿古疑殘雪，牆低入早春。巷泥晴淖馬，檐日暖堪人。雪散小巖碧，松梢挂月新。午憩香社寺

脩程動百里，往往餉僧居。佛鼓迎官急，禪牀爲客虛。桃花成井落，雲水接郊墟。不覺泥塗澀，看山興有餘。

京師詩二十四首 正德庚午年十月陞南京刑部主事。辛未年入覲，調北京吏部主事作。

夜宿功德寺次宗賢韻二絕

山行初試夾衣輕，脚軟黃塵石路生。一夜洞雲眠未足，湖風吹月渡溪清。

水邊楊柳覆茅樞，飲馬春流更一登。坐久遂忘歸路夕，溪雲正瀉暮山青。

別方叔賢四首

西樵山色遠依依，東指江門石路微。料得楚雲臺上客，久懸秋月待君歸。

自是孤雲天際浮，篋中枯藹豈相謀。請君靜後看羲畫，曾有陳篇一字不。

休論寂寂與惺惺，不妄由來卽性情。笑卻慇懃諸老子，翻從知見覓虛靈。

道本無爲只在人，自行自住豈須鄰。坐中便是天台路，不用漁郎更問津。

白灣六章

宗巖文先生居白浦之灣，四方學者稱曰白浦先生而不敢以姓字。某素高先生，又辱爲之僚，因爲書「白

灣」二字，并詩以詠之。

浦之灣，其白漫漫。彼美君子，在水之盤。

灣之浦，其白瀾瀾。彼美君子，在水之涘。

雲之溶溶，于灣之湄。君子于處，民以爲期。

雲之油油，于灣之委。君子于興，施及四海。

白灣之渚，于遊以處。彼美君子，可以容與。

白澗之洋，于濯以湘。彼美君子兮，可以徜徉。

寄隱巖

每逢山水地，便有卜居心。終歲風塵裏，何年滄海濤。洞寒泉滴細，花暝石房深。青壁須留姓，他時好共尋。

香山次韻

尋山到山寺，得意卻忘山。巖樹坐來靜，壁蘿春自閒。樓臺星斗上，鐘磬翠微閒。頓息塵寰念，清溪踏月還。

夜宿香山林宗師房次韻

幽壑來尋物外情，石門遙指白雲生。林閒伐木時聞響，谷口逢僧不記名。天壁倒涵湖月曉，煙梯高接緯堦平。

松堂靜夜潭無寐，到枕風泉處處聲。

久落泥塗惹世情，紫崖丹壑是平生。養真無力常懷靜，竊祿未歸羞問名。樹隱洞泉穿石細，雲迴溪路入花平。道人只住層蘿上，明月峯頭有磬聲。

別湛甘泉二首

行子朝欲發，驅車不得留。驅車下長阪，顧見城東樓。遠別情已慘，況此艱難秋。分手訣河梁，涕下不可收。車行望漸杳，飛埃越層邱。遲回歧路側，孰知我心憂？

其二

我心憂以傷，君去阻且長。一別豈得已，母老思所將。奉命危難際，流俗反猜量。黃鶴萬里逝，豈伊爲稻粱。棟火及毛羽，燕雀猶棲堂。跳梁多不測，君行戒前途。達命諒何滯，將母能忘虞。安居尤穿搜，關路非歧嶇。令德崇易簡，可以知險阻。結荇湖水陰，幽期終不忘。伊爾得相就，我心亦何傷。世艱變倏忽，人命非可常。斯文天未墜，別短會日長。南寺春月夜，風泉聞竹房。逢僧或停轍，先掃白雲牀。

贈別黃宗賢

古人戒從惡，今人戒從善。從惡乃同污，從善翻滋怨。紛紛嫉媚興，指譎相非訕。自非篤信士，依違多背面。寧知竟漂流，淪胥亦污賤。卓哉汪陂子，奮身勇厥踐。拂衣還舊山，霧隱期豹變。嗟嗟吾黨賢，白黑匪難辯。

歸越詩五首 正德壬申年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使道歸越作。

四明觀白水二首

邑南富巖壑，白水尤奇觀。與來每思往，十年就茲觀。停驂指絕壁，涉澗緣危蟠。百源旱方歇，雲際猶飛湍。霏霏灑林薄，漠漠凝風寒。前聞若未恆，仰視終莫攀。石陰著氣薄，流觸迴瀾。茲遊詎盤樂，養靜意所關。逝者諒如斯，哀此歲月殘。擇幽雖得所，避時猶難。劉樊古方外，感慨有餘歎。

千丈飛流舞白鸞，碧潭倒影鏡中看。藤蘿半壁雲煙溼，殿角長年風雨寒。野性從來山水癖，直躬更覺世途難。卜居斷擬如周叔，高臥無勞比謝安。

杖錫道中用張憲使韻

山鳥權呼欲問名，山花含笑似相迎。風迴碧樹秋聲早，雨過丹巖夕照明。雪嶺插天開玉帳，雲溪環碧抱金城。懸燈夜宿茅堂靜，洞鶴林僧相對清。

又用曰仁韻

每逢佳處問山名，風景依稀過眼生。歸霧忽連千嶂暝，夕陽偏放一溪晴。晚投巖寺依雲宿，靜愛楓林送雨聲。夜久披衣還起坐，不禁風月照人清。

書杖錫寺

杖錫青冥端，澗壁環天險。垂巖下徒壑，涉水攀絕巘。溪深聽喧瀑，路絕駭危棧。捫蘿登峻極，披翳見平衍。僧連

寄孤衲，守廢遺荒殿。傷茲窮僻墟，曾未誅求免。探幽冀累息，惜時翻意慘。拯援才已疎，栖遲心益眷。哀猿嘯春嶂，懸燈宿西崦。誅非竟何時？白雲愧舒卷。

滁州詩三十六首 正德癸酉年到太僕寺作。

梧桐江用韻

鳳鳥久不至，梧桐生高岡。我來竟日坐，清陰灑衣裳。援琴俯流水，調短意苦長。遺音滿空谷，隨風遞悠揚。人生貴自得，外慕非所臧。顏子豈忘世，仲尼固遑遑。已矣復何事，吾道歸滄浪。

林閒睡起

林閒盡日掃花眠，祇是官閒媿俸錢。門徑不妨春草合，齋居長對晚山妍。每疑方朔非真隱，始信揚雄吳太玄。混世亦能隨地得，野情終是愛邱園。

贈熊彰歸

門徑荒涼蔓草生，相求深媿遠來情。千年絕學蒙塵土，何處澄江無月明？坐看遠山凝暮色，忽驚廢葉起秋聲。歸途望嶽多幽興，爲問山田待耦耕。

別易仲

辰州劉易從從予滁陽，一日問「道可言乎？」予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爾要知我苦，還須爾自喫。」易仲省然有悟。久之辭歸，別以詩。

迢遞滁山春，子行亦何遠。纍然良苦心，恹恍不遑飯。至道不外得，一悟失羣關。秋風洞庭波，遊子歸已晚。結蘭意方勤，寸草心先斷。未學久仳離，頽波竟誰挽？歸哉念流光，一逝不復返。

送守中至龍盤山中

未盡師生，六日情天教風雪阻。西行茅堂，豈有春風坐江郭。虛留一月程，客邸琴書燈火靜。故園風竹夢魂清。何年穩閉陽明洞，掃拙山爐煮石羹。

龍蟠山中用韻

無奈青山處處情。村沽日日辨山行。真慚麋食虛官守，只把山遊作課程。谷口亂雲隨騎遠，林閒飛雪點衣輕。長思澹泊還真性，世味年來久絮羹。

瑯琊山中三首

草堂奇放瑯琊閒，溪鹿巖僧且共閒。冰雪能回草木死，春風不化山石頑。六經散地莫收拾，叢棘被道誰刊刪。已矣驅馳二三子，鳳圖不出吾將還。

狂歌莫笑酒盃增，異境人閒得未曾。絕壁倒翻銀海浪，遠山真作玉龍騰。浮雲野思春前動，虛室清香靜後凝。懶拙惟餘林壑計，伐檀長自媿無能。

風景山中雪後增，看山雪後亦誰曾。隔溪巖犬迎人吠，飲澗飛猿踔樹騰。歸騎林閒燈火動，鳴鐘谷口暮光凝。塵踪正自韜籠在，一宿雲房尙未能。

答朱汝德用韻

東去蓬瀛合有津，若爲風雨動經旬。同來海岸登舟在，俱是塵寰欲渡人。弱水洪濤非世險，長年三老定誰真。青鸞眇眇無消息，悵望煙花又暮春。

送惟乾二首

獨見長年思避地，相從千里欲移家。慚予豈有萬閒底，借爾剛餘一席沙。古洞幽期攀桂樹，春溪歸路問桃花。故人勞念還相慰，回雁新秋寄綵霞。

簷笈連年愧遠求，本來無物若爲酬。春城驛路聊相送，夜雪空山且復留。江浦雲開廬嶽曙，洞庭湖闊九疑浮。懸知再鼓瀟湘柁，應是芙蓉湘水秋。

別希顏二首

中歲幽期亦幾人？是誰長負故山春？道情暗與物情化，世味爭如酒味醅。耶水雲門空舊隱，青鞋布襪定何晨？童心如故容顏改，慚愧年年草木新。

後會難期別未輕，莫辭行李滯江城。且留南國春山興，共聽西堂夜雨聲。歸路終知雲外去，晴湖想見鏡中行。爲尋洞裏幽棲處，還有峯頭雙鶴鳴。

山中示諸生五首

路絕春山久廢尋，野人扶病強登臨。同遊仙侶須乘興，共探花源莫厭深。鳴鳥遊絲俱自得，閒雲流水亦何心？從前卻恨牽文句，展轉支離歎陸沈。

其二

潞流亦沂水，童冠得幾人。莫負詠歸興，溪山正暮春。

其三

桃源在何許？西峯最深處。不用問漁人，沿溪踏花去。

其四

池上偶然到，紅花閒白花。小亭閒可坐，不必問誰家。

其五

溪邊坐流水，水流心共閒。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斑。

龍潭夜坐

何處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聲。幽人月出每孤往，棲鳥山空時一鳴。草露不辭芒屨溼，松風偏與葛衣輕。臨流欲寫猗蘭意，江北江南無限情。

送德觀歸省二首

雪裏閉門十日坐，開門一笑忽青天。茅簷正好負暄日，客子胡爲思故園？椿樹慣經霜雪老，梅花偏向歲寒妍。珊瑚春色如相憶，好放山陰月下船。

珊瑚雪是故園雪，故園春亦珊瑚春。天機動處卽生意，世事到頭還俗塵。立雪浴沂傳故事，吟風弄月是何人？到家好謝二三子，莫向長沮錯問津。

送蔡希顏三首

正德癸酉冬，希淵赴南宮試，訪予潞陽，遂留閱歲。既而東歸，問其故辭以疾。希淵與予論學，珊瑚之間，於斯道既釋然矣，別之以詩。

風雪蔽曠野，百鳥凍不翻。孤鴻亦何事，噉噉遡寒雲。豈伊稻粱計，獨往求其羣。之子眇萬鍾，就我潞水濱。野寺同遊請，春山共攀撈。鳥鳴幽谷曙，伐木西澗曛。清夜湛玄思，晴窗玩奇文。寂景賞新悟，微言欣有聞。寥寥絕代下，此意冀可論。

羣鳥喧北林，黃鸝獨南逝。北林豈無枝，羅弋苦難避。之子丹雘姿，辭我雲門去。山空響流泉，路僻迷深樹。長谷何盤紆，紫芝春可茹。求志暨棲巖，避喧寧遯世。緊子屏風塵，送子槐雲霧。匡時已無術，希聖徒有慕。倘入陽明峯，爲尋舊棲處。

何事憧憧南北行？望雲依闕兩關情。風塵暫息潞陽駕，鷗鷺還尋鑑水盟。悟後六經無一字，靜餘孤月湛虛明。

從知歸路多相憶，伐木山山春鳥鳴。

贈守中北行二首

江北梅花雪易殘，山窗一樹自家看。臨行擬贈聊數顆，珍重清香是歲寒。來何匆促去何遲，來去何心莫漫疑。不爲高堂雙雪鬢，歲寒寧受北風欺。

鄭伯興謝病還鹿門雪夜過別賦贈三首

之子將去遠，雪夜來相尋。秉燭歌無寐，憐此歲寒心。歲寒豈徒爾，何以贈遠行。聖路塞已久，千載無復尋。豈無羣儒迹，蹊徑榛莽深。潛流須尋源，積土成高岑。攬衣望遠道，請君從此征。

潛流須有源，植木須有根。根源未濬植，枝派寧先蕃。謂勝通夕話，義利分毫閒。至理匪外得，譬猶鏡本明。外塵蕩瑕垢，鏡體自寂然。孔訓示克己，孟子垂反身。明明賢聖訓，請君勿與諼。

鹿門在何許，君今鹿門去。千載龐德公，猶存棲隱處。潔身匪亂倫，其次乃避地。世人失其心，顧瞻多外慕。安宅舍弗居，狂馳驚奔鷲。高言詆獨善，文非遂巧智。瑣瑣功利儒，寧復知此意。

門人王嘉秀實夫蕭琦子玉告歸書此見別意兼寄聲辰陽諸賢

王生兼養生，蕭生頗慕禪。迢迢數千里，拜我滁山前。吾道旣匪佛，吾學亦匪仙。坦然由簡易，日用匪深玄。始聞半疑信，旣乃心豁然。譬彼土中鏡，闇闇光內全。外但去昏翳，精明燭媿妍。世學如翳綵，粧綴事蔓延。宛宛具枝葉，生理終無緣。所以君子學，布種培根原。萌芽漸舒發，暢茂皆由天。秋風動歸思，共鼓湘江船。湘中富英彥，往往多及門。臨歧綴斯語，因之寄拳拳。

滁陽別諸友

滁陽諸友從遊，送予至烏衣，不能別。及暮，王性甫汝德諸友送至江浦，必留居，俟予渡江。因書此促之歸，并

寄諸賢，庶幾共進此學，以慰離索耳。

淵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復來，潞州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爲千里遠？相卽君不見，堯羹與舜糲，又不見孔與跖，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歷歷出門轉盼成路人。

寄浮峯詩社

晚涼庭院坐新秋，微月初生亦滿樓。千里故人誰命駕，百年多病有孤舟。風霜草木驚時態，砧杵關河動遠愁。飲水曲肱吾自樂，茆堂今在越溪頭。

棲雲樓坐雪二首

纔看庭樹玉森森，忽漫階除已許深。但得諸生通夕坐，不妨老子半酣吟。瓊花入座能欺酒，冰溜垂簷欲墮針。卻憶征南諸將士，未禁寒夜鐵衣沈。

此日棲雲樓上雪，不知天意爲誰深。忽然夜半一言覺，又動人閒萬古吟。玉樹有花難結果，天機無線可通針。曉來不覺城頭鼓，老懶羲皇睡正沈。

與商賁士二首

見說浮山麓，深林遶石溪。何時拂衣去，三十六巖棲。

其二

見說浮山勝，心與浮山期。三十六巖內，爲選一巖奇。

南都詩四十七首 正德甲戌年四月陸南京鴻臚寺卿。

題歲寒亭贈汪尙和

一覺紅塵夢欲殘，江城六月滯風濶。人閒炎暑無逃處，歸向山中臥歲寒。

與徽州程學二子

句句糠粃字字陳，卻於何處覓知新？紫陽山下多豪俊，應有吟風弄月人。

山中懶睡四首

竹裏藤牀識懶人，脫巾山麓任吾真。病夫已久逃方外，不受人閒禮數嗔。
掃石焚香任意眠，醒來時有客談玄。松風不用蒲葵扇，坐對青崖百丈泉。
古洞幽深絕世人，石牀風細不生塵。日長一覺羲皇睡，又見峯頭上月輪。
人閒白日醒猶睡，老子山中睡卻醒。醒睡兩非還兩是，溪雲漠漠水冷冷。

題灌山小隱二絕

菲屋山中早晚成，任他風雨任他晴。男婚女嫁多年畢，不待而今學向平。
一自移家入紫煙，深林住久遂忘年。山中莫道無供給，明月清風不用錢。

六月五章

六月乙亥，南都熊峯少宰石公以少宗伯召南都之士聞之，有惻然而戚者，有欣然而喜者。其戚者曰：「公端介正直，方爲留都所倚重。今茲往，善類失所恃，羣小罔以嚴辯惑考學者，曷從而討究，剖政斷疑者，曷從而咨決。南都非根本地乎，而獨不可以公遺之！」其喜者曰：「公之端介敏直，竇獨留都所倚重，其在京師，獨無善類乎？獨無羣小乎？獨無辯惑考學剖政斷疑者乎？且天子之召之也，亦寧以少宗伯將必大用大用，則以庇天下，斯莫征之慶也。」公聞之曰：「戚者非吾之所敢喜者，乃吾之所憂也。吾思所以逃吾之憂者，而不得其道，若之何？」陽明子素知于公，既以戚衆之戚，喜衆之喜，而復憂公之憂，乃敘其事爲賦六月庸

以贈公之行。

六月凄風，七月暑雨。倏雨倏寒，道脩以阻。允允君子，迪爾寢興。毋沾爾行，國步斯頻。哀此下民，靡屆靡極。不有老成，其何能國。吁嗟老成，獨遺典刑。若屋之傾，尙支其楹。心之憂矣，言靡有所。如彼暗人，食荼與苦。依依長谷，言采其芝。人各有能，我歸孔時。昔彼叔季，沈湎以逞。耄集以咨，我人自靖。允允君子，淑慎爾則。靡曰休止，民何子極。日月其逝，如彼滄浪。南北其望，如彼參商。允允君子，毋沾爾行。如日之升，以曷不光。

守文弟歸省攜其手歌以別之

爾來我心喜，爾去我心悲。不爲倚門念，吾寧舍爾歸。長途正炎暑，爾行慎與居。涼茗勿頻啜，節食但無飢。勿出船旁立，忽登岸上嬉。收心每澄坐，適意時觀書。申洪皆冥頑，不足長噴筭。見人勿多說，慎默真如愚。接人莫輕率，忠信持謙卑。從來爲己學，慎獨乃其基。紛紛多嗜欲，爾病遠爾知。到家良足樂，怡顏報重闈。昨秋童蒙去，今夏成人歸。長者愛爾敬，少者悅爾慈。親朋稱嘖嘖，羨爾能若茲。信哉學問功，所貴在得師。吾匪崇外飾，欲爾沾名爲。望爾日懃懃，聖賢以爲期。九足及印弟，誦此共勉之。

書扇面寄館賓

湖上羣山落照晴，湖邊萬木起秋聲。何年歸去陽明洞，猶棹扁舟鑑裏行？
用寶夫韻

詩從雪後吟偏好，酒向山中味轉佳。巖瀑隨風雜鐘磬，水花如雨落袈裟。

遊牛首山

春尋指天關，煙霞眇何許。雙峯久相遠，千巖來舊主。浮雲刺中天，飛閣凌風雨。探秀潤阿入，蘿陰息筐筥。滅迹

避塵纓，清朝入深沮。風燈仰捫歷，涼擊屢窺俯。梯雲躋石閣，下榻得吾所。釋子上方候，鳴鐘出延佇。頽景耀回盼，層
颺翼輕舉。嚶嚶林芳暮，冷冷石泉語。清宵耿無寐，峯月升煙宇。會晤得良朋，可以寄心腑。

送徽州洪挺承瑞

平生舉業最疎慵，挾冊虛煩五月從。竹院檢方時論藥，菲堂放鶴或開籠。憂時漫有孤忠在，好古全無一藝工。
念我還能來夜雪，逢人休說坐春風。

病中大司馬喬公有詩見懷次韻奉答二首

十日無緣拜後塵，病夫心地欲生榛。詩篇極見憐才意，伎倆慚非可用人。黃閣望公長秉軸，滄江容我老垂綸。
保釐珍重回天手，會看春風萬木新。

一自多歧分路塵，堂堂正道遂生榛。聊將膚淺窺前聖，敢謂心傳啓後人。淮海帝圖須節制，雲雷大造看經綸。
枉勞詩句裁風雅，欲借盤銘獻日新。

送諸伯生歸省

天涯送爾獨傷神，歲月龍山夢裏春。爲謝江南諸故舊，起居東嶽太夫人。閒中書卷堪時展，靜裏工夫要日新。
能向塵途薄軒冕，不妨篔簹老江濱。

寄馮雪湖二首

竿竹誰隱扶桑東，白眉之叟今龐公。隔湖聞雞謝墅接，渡海有鶴蓬山通。鹵田經歲苦秋雨，浪痕半壁驚湖風。
歌聲屋低似金石，點也此意當能同。

海岸西頭湖水東，他年篔簹擬從公。釣沙碧海羣鷗借，樵徑青雲一鳥通。席有春陽堪坐雪，門垂五柳好吟風。
于今猶是天涯夢，悵望青霄月色同。

諸用文歸用子美韻爲別

一別煙雲歲月深，天涯相見二毛侵。孤帆江上親朋意，樽酒燈前故國心。冷雪晴林還作雨，鳥聲幽谷自成吟。飲餘莫上峯頭望，煙樹迷茫思不禁。

題王實夫畫

隨處山泉着草廬，底須松竹掩柴扉。天涯遊子何曾出，畫裏孤帆未是歸。小西諸峯開夕照，虎溪春寺入煙霏。他年還向辰陽望，卻憶題詩在翠微。

贈潘給事

五月滄浪濯足歸，正堪荷葉製初衣。甲非乙是君休問，酉水辰山志未違。沙鳥不須疑雀舫，江雲先爲掃魚磯。武陵溪壑猶深僻，莫更移家入翠微。

與沅陵郭掌教

記得春眠寺閣雲，松林水鶴日爲羣。諸生問業衝星入，稚子拈香靜夜焚。世事暗隨江草換，道情曾許碧山聞。別來點瑟還誰鼓，悵望煙花此送君。

別族太叔克鞬

情深宗族誼同方，消息那堪別後荒。江上相逢疑未定，天涯獨去意重傷。身閒最覺湖山靜，家近殊聞草木香。雲路莫嗟遲發軔，世塗崎曲盡羊腸。

登憑虛閣和石少宰韻

山閣新春負一登，酒邊孤興晚堪乘。松閒鳴瑟驚棲鶴，竹裏茶煙起定僧。望遠每來成久坐，傷時有涕恨無能。峯頭見說連闔闔，幾欲排雲尙未曾。

登閱江樓

絕頂樓荒舊有名，高皇曾此駐龍旌。險存道德虛天塹，守在蠻夷豈石城。山色古今餘王氣，江流天地變秋聲。登臨授簡誰能賦，千古新亭一愴情。

獅子山

殘暑須還一雨清，高峯極目快新晴。海門潮落江聲急，吳苑秋深樹脚明。烽火正防胡騎入，羽書愁見朔雲橫。百年未有涓埃報，白髮今朝又幾莖。

遊清涼寺三首

春尋載酒本無期，乘興還嫌馬足遲。古寺共憐春草沒，遠山偏與夕陽宜。雨晴澗竹消蒼粉，風煖巖花落紫蕤。昏黑更須凌絕頂，高懷想見少陵詩。

其二

積雨山行已後期，更堪多病益遲遲。風塵漸覺初心負，邱壑真於野性宜。綠樹陰層新作蓋，紫闌香細尙餘蕤。輞川圖畫能如許，絕是無聲亦有詩。

其三

不願尙書此日期，欲爲花外板輿遲。繁絲急管人人醉，竹徑松堂處處宜。雙樹晴芳春寂寞，五峯晴秀晚羲羸。暮鐘杳杳催歸騎，惆悵煙光不盡詩。

寄張東所次前韻

遠趨君命忽中違，此意年來識者稀。黃綺曾爲炎祚出，子陵終向富春歸。江船一話千年闊，塵夢今驚四十非。何日孤帆過天目，海門春浪掃漁磯。

別余縉子紳

不須買棹往來頻，我亦攜家向海濱。但得青山隨鹿豕，未論黃閣畫麒麟。喪心疾已千年痼，起死方存六籍真。歸向蘭溪溪上問，桃花春水正迷津。

送劉伯光

五月茅茨靜竹扉，論心方洽忽辭歸。滄江獨棹衝新暑，白髮高堂戀夕暉。謾道六經皆注腳，還誰一語悟真機。相知若問年來意，已傍西湖買釣磯。

冬夜偶書

百事支離力不禁，一官棲息病相侵。星辰魏闕江湖迴，松柏茅茨歲月深。欲倚黃精消白髮，由來空谷有餘音。曲肱已醒浮雲夢，荷蕢休疑擊磬心。

寄潘南山

秋風吹散錦溪雲，一笑南山雨後新。詩妙盡從言外得，易微誰見畫前真。登山脚健何妨老，留客情深不計貧。朱呂月林傳故事，他年還許上西鄰。

送胡廷尉

鍾陵雪後市燈殘，簫鼓江船發曉寒。山水總憐南國好，才猷須濟朔方艱。綵衣得侍仙舟遠，春色行應故里看。別去中宵瞻北極，五雲飛處是長安。

與郭子全

相別翻憐相見時，碧桃開盡桂花枝。光陰如許成虛擲，世故催人總不知。雲路不須朱紱去，歸帆且得綵衣隨。嵐山風景濂溪近，此去還應自得師。

次樂子仁韻送別四首

子仁歸，以四詩請用其韻答之，言亦有過者。蓋因子仁之病而藥之，病已則去其藥。

從來尼父欲無言，須信無言已躍然。悟到齋魚飛躍處，工夫原不在陳編。操持存養本非禪，矯枉甯知已過偏。此去好從根脚起，竿頭百尺未須前。野夫非不愛吟詩，才欲吟詩即亂思。未會性情涵泳地，二南還合是淫辭。道聽塗傳影響前，可憐絕學遂多年。正須閉口林閒坐，莫道青山不解言。

書悟真篇答張太常二首

悟真篇是誤真篇，三注由來一手箋。恨殺妖魔圖利益，遂令迷妄競流傳。造端難免張平叔，首禍誰誣薛紫賢。直說與君惟箇字，從頭去看野狐禪。

誤真非是悟真篇，平叔當時已有言。只爲世人多戀著，且從情欲起因緣。癡人前豈堪談夢，真性中難更說玄。爲問道人還具眼，試看何物是青天。

贛州詩三十二首 正德丙子年九月，陞南贛僉都御史以後作。

丁丑二月征漳寇進兵長汀道中有感

將略平生非所長，也提戎馬入汀漳。數峯斜日旌旗遠，一道春風鼓角揚。莫倚貳師能出塞，極知充國善平羌。瘡痍到處曾無補，翻憶鍾山舊草堂。

回軍上杭

山城經月駐旌戈，亦復幽尋到薜蘿。南國已忻回甲馬，東田初喜出農錢。溪雲曉度千峯雨，江漲新生兩岸波。暮倚七星瞻北極，絕憐蒼翠晚來多。

喜雨三首

卽看一雨洗兵戈，便覺光風轉石羅。順水飛橋來買舫，絕江喧浪舞漁蓑。片雲東望懷梁國，五月南征想伏波。長擬歸耕猶未得，雲門初伴漸無多。

轅門春盡猶多事，竹院空閒未得過。特放小舟乘急浪，始聞幽碧出層蘿。山田旱久兼逢雨，野老歡騰且縱歌。莫謂可塘終據險，地形原不勝人和。

吹角峯頭曉散軍，橫空萬騎下氤氳。前旌已帶洗兵雨，飛鳥猶驚捲陣雲。南畝漸忻農事動，東山休共凱歌聞。正思鋒鏑堪揮淚，一戰功成未足云。

聞曰仁買田贖上攜同志待予歸二首

見說相攜贖上耕，連簷應已出烏程。荒畬初墾功須倍，秋熟雖徵稅亦輕。雨後湖舸兼學釣，餉餘堤樹合閒行。山人久有歸農興，猶向千峯夜度兵。

月色高林坐夜沈，此時何限故園心。山中古洞陰蘿合，江上孤舟春水深。百戰自知非舊學，三驅猶媿失前禽。歸期久負雲門伴，獨向幽溪雪後尋。

祈雨二首

旬初一雨徧汀漳，將謂汀虔是接壤。天意豈知分彼此，人情端合有炎涼。月行今已虛纒畢，斗杓何曾解挹將。夜起中庭成久立，正思民瘼欲沾裳。

見說虔南惟苦雨，深山毒霧長陰陰。我來偏遇一春旱，誰解挽回三日霖。寇盜郴陽方出掠，干戈塞北遠相尋。憂民無計淚空墮，謝病幾時歸海濱。

還轅

積雨零，郡道山途喜乍晴。溪流遲渡馬，岡樹隱前旌。野屋多移竈，窮苗尙阻兵。迎趨勤父老，無苗媿巡行。

借山亭

借山亭子近如何，乘興時從夢裏過。尙想清池環醉影，猶疑花徑駐鳴珂。疎簾細雨燈前局，碧樹涼風月下歌。傳語諸公合頻賞，休令歲月亦蹉跎。

桶岡和邢太守韻二首

處處山田盡入畲，可憐黎庶半無家。與師正爲民瘼甚，陟險甯辭鳥道斜。勝世真如瓠水建，先聲不礙嶺雲遮。窮巢容有遭驅脅，尙恐兵鋒或濫加。

戢亂與師既有名，揮戈眞已見風行。豈云薄劣能驅策，實仗皇威自震驚。爛額尙慚爲上客，徒薪尤覺費經營。主恩未報身多病，旋凱須還隴上耕。

通天巖

青山隨地佳，豈必故園好。但得此身閒，塵寰亦蓬島。西林日初暮，明月來何早。醉臥石牀涼，洞雲秋未掃。

遊通天巖次鄒謙之韻

天風吹我上丹梯，始信青霄亦可躋。俯視氛寰成獨慨，卻憐人世尙多迷。東南眞境埋名久，閩楚諸峯入望低。莫道仙家全脫俗，三更日出亦開雞。

又次陳惟濬韻

四山落木正秋聲，獨上高峯望眼明。樹色遙連閩嶠碧，江流不盡楚天清。雲中想見雙龍轉，風外時傳一笛橫。莫道新愁添白髮，且呼明月醉沈甍。

忘言巖次謙之韻

意到已忘言，興劇復忘飯。坐我此巖中，是誰鑿混沌。尼父欲無言，達者窺其本。此道何古今，斯人去則遠。空巖不見人，真成面牆立。巖深雨不到，雲歸花亦溼。

圓明洞次謙之韻

羣山走波浪，出沒龍蛇脊。巖棲寄盤渦，沈淪遂成癖。我來汲東溟，爛煮南山石。千年熟一炊，欲餉巖中客。

潮頭巖次謙之韻

潮頭起平地，化作千丈雪。棹舟者何人，試問巖頭月。

天成素有志於學，茲得告東歸。林居靜養其所，就可知矣。臨別以此紙索贈，漫爲賦此，遂寄聲山澤諸賢。

予有山林期，在再風塵際。高秋送將歸，神往迹還滯。回車當盛年，養痾非遜世。垂竿鑑湖雲，結廬浮峯樹。愛日遂庭趨，芳景添遊詣。掄生悟玄魄，妙靜息緣慮。眇眇素心人，望望滄洲去。東行訪天沃，雲中倘相遇。

坐忘言巖間一二子

幾日巖棲事若何，莫將佳景復虛過。未妨雲壑淹留久，終是塵寰錯誤多。澗道霜風疎草木，洞門煙月掛藤蘿。不知相繼來遊者，還有吾儕此意麼？

留陳惟濬

聞說東歸欲問舟，清遊方此復離憂。卻看陰雨相淹滯，莫道山靈獨苦留。薜荔巖高彙得月，桂花香滿正宜秋。煙霞到手輕輕擲，塵土驅人易白頭。

棲禪寺雨中與惟乾同登

絕頂深泥冒雨扳，天於佳景亦多慳。自憐久客頻移棹，頗羨高僧獨閉關。江草遠連雲夢澤，楚雲長斷九嶷山。年來出處渾無定，慚愧沙鷗盡日閑。

茶寮紀事

高壑風泉秋正哀，四山雲霧晚初開。不因王事兼程入，安得閒行向北來。登陟未妨安石興，縱擒徒羨孔明才。乞身已擬全師日，歸掃溪邊舊釣臺。

回軍九連山道中短述

百里妖氛一戰清，高峯雷雨洗回兵。未能千羽苗頑格，深媿壺漿父老迎。莫倚謀攻爲上策，遠須內治是先聲。功微不願封侯賞，但乞獨輸絕橫征。

回軍龍南小憩王石巖雙洞絕奇徘徊不忍去因寓以陽明別洞之號兼留此作二首

甲馬新從鳥道回，覽奇遠更陟崔嵬。寇平漸喜流移復，春煖兼欣農務開。兩竇高明行日月，九關深黑閉風雷。投簪最好支茅地，戀土猶懷舊釣臺。

洞府人寰此最佳，當年空自費青溪。麾幢旖旎懸仙仗，臺殿高低接緯階。天巧固應非斧鑿，化工無乃太安排。欲將點瑟攜童冠，就攬春雲結小齋。

陽明山人舊有居，此地陽明景不如。但在乾坤俱逆旅，曾留信宿卽吾廬。行窩已許人先號，別洞何妨我借書。他日巾車還舊隱，應懷茲土復鄉閭。

再至陽明別洞和邢太守韻二首

春山隨處款歸程，古洞幽虛道意生。澗壑風泉時遠近，石門蘿月自分明。林僧住久炊遺火，野老忘機罷席爭。習靜未緣成久坐，卻慚塵土逐虛名。

山水平生是課程，一淹塵土逐心生。耦耕亦欲隨沮溺，七縱何緣得孔明。吾道羊腸須屢屈，浮名蝸角任龍爭。好山當面馳車過，莫漫尋山說避名。

夜坐偶懷故山

獨夜殘燈夢未成，蕭蕭總是故園聲。草深石徑駐鼯笑，雪靜空山猿鶴驚。漫有緘書懷舊侶，常牽纓冕負初情。雲溪漠漠春風轉，紫菌黃花又自生。

懷歸二首

深慚經濟學封侯，都付浮雲自去留。往事每因心有得，身閒方喜世無求。狼煙幸息昆陽患，蠡測空懷杞國憂。一笑海天空闊處，從知吾道在滄洲。

身經多難早知非，此事年來識者稀。老大有情成舊德，細謀無計解重圍。意常不足真夷道，情到方濃是險機。悵望衡茅無事日，漫吹松火織秋衣。

送德聲叔父歸姚并序

守仁與德聲叔父共學於家君龍山先生。叔父屢困場屋，一旦以親老辭廩歸養。交遊強之出，輒笑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易。吾豈以一老母博一弊儒冠乎？」嗚呼！若叔父真知內外輕重之分矣。今年夏來，贛視某，留三月，飄然歸，與不可挽。因謂某曰：「秋風蓴鱸，知子之與無日不切。然時事若此，恐即未能脫，吾不能俟子之歸舟。吾先歸，爲子開荒陽明之麓如何？」嗚呼！若叔父可謂真知內外輕重之分矣。某方有詩戒叔父曰：「吾行子可無言」，輒爲賦此。

猶記垂髫共學年，于今鬢髮兩蒼然。窮通只好浮雲看，歲月真同逝水懸。歸鳥長空隨所適，秋江落木正無邊。何時卻返陽明洞，蘿月松風掃石眠。

示憲兒

幼兒曹，聽教誨，勤讀書，要孝弟，學謙恭，循禮義，節飲食，戒遊戲，毋說謊，毋貪利，毋任情，毋鬪氣，毋責人，但自治。

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惡是兇類。譬樹果，心是蒂，蒂若壞，果必墜。吾教汝，全在是。汝諦聽，勿輕棄。

贈陳東川

白沙詩裏莆陽子，盡是相逢逆旅間。開口向人談古禮，拂衣從此入雲山。
江西詩一百二十首 正德己卯年奉 敕往福建處叛軍。至豐城遭宸濠之變。趨還吉安，集兵平之。八月，陞

副都御史，巡按江西作。

鄱陽戰捷

甲馬秋驚鼓角風，旌旗曉拂陣雲紅。勤王敢在汾淮後，戀闕真隨江漢東。羣醜漫勞同吠犬，九重端合是飛龍。涓埃未遂酬滄海，病懶先須伴赤松。

書草萍驛

九月獻俘北上，駐草萍時已暮，忽傳王師已及徐淮，遂乘夜速發。次壁閒韻紀之二首。

一戰功成未足奇，親征消息尙堪危。邊烽西北方傳警，民力東南已盡疲。萬里秋風嘶甲馬，千山斜日度旌旗。小臣何爾驅馳急，欲請回鑾罷六師。

千里風塵一劍當，萬山秋色送歸航。堂垂雙白虛頻疏，門已三過有底忙。羽檄西來秋黯黯，關河北望夜蒼蒼。自嗟力盡螳螂臂，此日回天在廟堂。

西湖

靈鷲高林暑氣清，竺天石壁雨痕晴。客來湖上逢雲起，僧住峯頭話月明。世路久知難直道，此身那得尙虛名。移家早定孤山計，種果支茅卻易成。

寄江西諸士夫

甲馬驅馳已四年，秋風歸路更茫然。慚無國手醫民病，空有官衙廢俸錢。湖海風塵雖暫息，江湖水旱尙相沿。題詩忽憶并州句，回首江西亦故園。

太息

一日復一日，中夜坐歎息。庭中有嘉樹，落葉何浙瀝。蒙翳亂藤纏，寧知絕根脈。丈夫貴剛腸，光陰勿虛擲。頭白眼昏昏，吁嗟亦何及。

宿淨寺四首 十月至杭。王師遣人追甯濬，復還江西。是日遂謝病，退居西湖。

老屋深松覆古藤，羈棲猶記昔年曾。棋聲竹裏消閒晝，藥麈窗前對病僧。煙艇避人長曉出，高峯望遠亦時登。而今更是多牽繫，欲似當時又不能。

常苦人閒不盡愁，每拼須是入山休。若爲此夜山中宿，猶自中宵煎百憂。百戰西江方底定，六飛南向尙淹留。何人真有回天力，諸老能無取日謀。

百戰歸來一病身，可看時事更愁人。道人莫問行藏計，已買桃花洞裏春。山僧對我笑，長見說歸山。如何十年別，依舊不曾閒。

歸興

一絲無補 聖明朝，兩鬢徒看長二毛，自識淮陰非國士，由來康節是人豪。時方多難容安枕，事已無能欲善刀。越水東頭尋舊隱，白雲茅屋數峯高。

卽事漫述四首

從來野性只山林，翠壁丹梯處處尋。一自浮名縈世網，遂令眞訣負初心。夜馳險寇天峯雪，秋虜強王漢水陰。

辛苦半生成底事，始憐莊鳥亦哀吟。

百戰深秋始罷兵，六師冬盡尚南征。誠微未足回天意，性僻還多拂世情。煙水滄江從鶴好，風雲溟海任龍爭。他年若訪陶元亮，五柳新居在赤城。

宵宵深愁伴客居，江船風雨夜燈虛。尙勞車駕臣多缺，無補瘡痍術已疎。親老豈堪還遠別，時危那得久無書。明朝且就君平卜，要使吾心不負初。

茅茨松菊別多年，底事寒江尙客船。強所不能儒作將，付之無奈數由天。徒聞諸葛能興漢，未必田單解誤燕。最羨漁翁閒事業，一竿明月一蓑煙。

泊金山寺二首 十月將趨行在。

但過金山便一登，鳴鐘出迓每勞僧。雲濤石壁深龍窟，風雨樓臺迴佛燈。難後詩懷全欲減，酒邊孤興尙堪憑。巖梯未用妨苔滑，曾踏天峯雪棧冰。

醉入江風酒易醒，片帆西去雨冥冥。天迴江漢留孤柱，地缺東南著此亭。沙渚亂更新世態，峯巒不改舊時青。舟人指點龍王廟，欲話前朝不忍聽。

舟夜

隨處看山一葉舟，夜深霜月亦兼愁。翠華此際遊何地，畫角中宵起戍樓。甲馬尙屯淮海北，旌旗初散楚江頭。洪濤滾滾乘風勢，容易開帆不易收。

舟中至日

歲寒尤歎滯江濱，漸喜陽回大地春。未有一絲添袞繡，纔提三尺淨風塵。丹心倍覺年來苦，白髮從教鏡裏新。若待完名始歸隱，桃花笑殺武陵人。

阻風

冬江盡說風長北，偏我北來風便南。未必天公真有意，卻逢人事偶相參。殘農得暖堪登穫，破屋多寒且曝簷。果使困窮能稍濟，不妨經月阻江潭。

用韻答伍汝真

莫怪鄉思日夜深，干戈衰病兩相侵。孤腸自信終如鐵，衆口從教盡鑠金。碧水丹山曾舊約，青天白日是知心。茅茨歲晚饒風景，雲滿清溪雪滿岑。

過鞋山戲題

曾駕雙虬渡海東，青鞋失脚墮天風。經過已是千年後，蹤跡依然一夢中。屈子漫勞傷世隘，楊朱空自泣途窮。正須坐我匡廬頂，濯足寒濤步曉空。

楊遂菴待隱

嘉園名待隱，專待主人歸。此日真歸隱，名園竟不違。巖花如共語，山石故相依。朝市都忘卻，無勞更掩扉。

其二

大隱真塵市，名園陋給孤。留侯先謝病，范老竟歸湖。種竹非醫俗，移山不是愚。是日公方移山石，對時存變理，經濟自成謨。

其三

綠野春深地，山陰夜靜時。冰霜綠徑滑，雲石向人危。平難心仍在，扶顛力未衰。江湖兵甲滿，吟罷有餘思。

其四

茲園闢已久，今度始來窺。市裏煙霞靜，壺中結構奇。勝遊須繼日，虛席亦多時。莫道東山僻，蒼生或未知。

其五

芳園待公隱，屯世待公享。花竹深臺榭，風塵暗甲兵。一身良得計，四海未忘情。語及艱難際，停盃淚欲傾。

登小孤書壁

人言小孤殊阻絕，從來可望不可攀。上有顛崖勢欲墮，下有劍石交巉頑。峽風閃壁船難進，洪濤怒撞蛟龍關。帆檣摧縮不敢越，往往退次依前山。崖傍沙岸日東徙，忽成巨浸通西灣。帝心似憫舟楫苦，神斧夜闢無痕斑。風雷簇翕見萬怪，人謀不得容其閒。我來銳意欲一往，小舟微服沿回瀾。側身脇息仰天竇，懸空絕棧蛛絲慳。風吹卯酒眼花落，凍滑丹梯足力孱。青蘿吹雨出仍沒，白鳥避客來復還。峯頭四顧盡落日，宛然風景如瀛寰。煙霞未覺三山遠，塵土聊乘半日閒。奇觀江海詎爲險，世情平地猶多艱。嗚呼世情平地猶多艱，回瞻北極雙淚潺。

登嶼磯次草泉心劉石門韻二首 二詩壬戌年作，誤入此。

中流片石倚孤雄，下有滄夷百尺宮。灑瀕西蟠渾失地，長江東去正無窮。徒聞吳女埋香玉，惟見沙鷗亂雪風。往事淒微何足問，永安宮闕草萊中。

江上孤臣一片心，幾經漂沒水痕深。極憐撐住卽從古，正恐崩頽或自今。蘚蝕秋螺殘老翠，螻鳴春雨落空音。好攜雙鶴磯頭坐，明月中宵一朗吟。

望廬山

盡說廬山若箇奇，當時圖畫亦堪疑。九江風浪非前日，五老煙雲豈定期。眼慣不妨層壁險，足跼須著短筇隨。香爐瀑布微如綫，欲決天河瀉上池。

除夕伍汝真用待隱園韻卽席次答五首

一年今又去，獨客尙無歸。人世傷多難，親庭歎久違。壯心都欲盡，衰病特相依。旅館聊隨俗，桃符換早扉。

其二

向憶青年日，追歡興不孤。風塵淹歲月，漂泊向江湖。濟世渾無術，遠時竟笑愚。未須悲蹇難，列聖有遺謨。

其三

正逢兵亂地，況是歲窮時。天運終無息，人心本自危。憂疑紛并集，筋力頓成衰。千載南山隱，悠然獲我思。

其四

世道從危漏，人情只管窺。年華多涉歷，變故益新奇。莫憚顛危地，曾逢全盛時。海翁機已息，應是白鷗知。

其五

星窮回歷紀，貞極起元亨。日望天迴駕，先沾雨洗兵。雪猶殘歲懋，風已舊春情。莫更辭藍尾，人生未幾傾。

元日霧

元日昏昏霧塞空，出門咫尺誤西東。人多失足投坑塹，我亦停車泣路窮。欲斬蚩尤開白日，還排闥闥拜重瞳。

二日雨

昨朝陰霧理元日，向曉寒雲迸雨聲。莫道人爲無感召，從來天意亦分明。安危他日須周勃，痛哭當年笑賈生。坐對殘燈愁徹夜，靜聽晨鼓報新晴。

三日風

一霧二雨三日風，田家卜歲疑凶豐。我心惟願兵甲解，天意豈必斯民窮。虎旅歸思懷舊土，鑾輿消息望還宮。春盤濁酒聊自慰，無使戚戚干吾衷。

立春二首

才見春歸春又來，春風如舊鬢毛衰。梅花未放天機泄，萱草先將地脈回。漸老光陰逢世難，經年懷抱欲誰開。孤雲渺渺親庭遠，長日斑衣羨老萊。

天涯霜雪歎春遲，春利天涯思轉悲。破屋多時空杼軸，東風無力起瘡痍。周王車駕窮南服，漢將旌旗守北陲。莫訝春盤斷生菜，人間菜色正離飢。

遊廬山開元寺

僻性尋常慣受猜，看山又是百忙來。北風留客非無意，南寺逢僧卽未回。白日高峯開雨雪，青天飛瀑瀉雲雷。緣溪踏得支茆地，修竹長松覆石臺。

又次壁間杜牧韻

春山路僻問歸樵，爲指前峯石逕遙。僧與白雲還暝壑，月隨滄海上寒潮。世情老去渾無賴，遊興年來獨未消。回首孤航又陳迹，疎鐘隔渚夜迢迢。

舟過銅陵楚云縣東小山有鐵船因往觀之果見其彷彿因題石上

青山滾滾如奔濤，鐵船何處來停橈。人間刳木甯有此，疑是仙人之所操。仙人一去已千載，山頭日日長風號。船頭出土尙彷彿，後岡有石云船稍。我行過此費付度，昔人用心無乃切。由來風波平地惡，縱有鐵船還未牢。秦鞭驅之未能動，募力何所施其當。我欲乘之訪蓬島，雷師鼓舵虹爲纜。弱流萬里不勝芥，復恐駕此成徒勞。世路難行每如此，獨立斜陽首重搔。

山僧

巖下蕭然老病僧，曾求佛法禮南能。論詩自許窺三昧，入聖無梯出小乘。高閣松風飄夜磬，石牀花雨落寒燈。更深月出山窗曙，漱齒焚香誦法楞。

江上望九華山二首

當年一上化城峯，十日高眠雷雨中。霽色曉開千嶂雪，濤聲夜渡九江風。此時隔水看圖畫，幾歲緣雲住桂叢。卻負洞仙蓬海約，玉函丹訣在崆峒。

窮探雖得盡幽奇，山勢須從遠望知。幾朵芙蓉開碧落，九天屏嶂列旌麾。高同華嶽應無忝，名亞匡廬卻稍卑。信是謫仙還具眼，九華題後竟難移。

觀九華龍潭

飛流三百丈，瀕洞祕靈湫。峽拆開雷斧，天虛下月鉤。化形時試鉢，吐氣或成樓。吾欲鞭龍起，爲霖徧九州。

廬山東林寺次韻

東林日暮更登山，峯頂高僧有闕若。雲蘿磴道石參差，水聲深澗樹高下。遠公學佛卻援儒，淵明嗜酒不入社。我亦愛山仍戀官，同是乾坤避人者。我歌白雲聽者寡，山自點頭泉自瀉。月明壑底忽驚雷，夜半天風吹屋瓦。

又次邵二泉韻

昨遊開元殊草草，今日東林遊始好。手持蒼竹撥層雲，直上青天招五老。萬壑笙竽松籟哀，千峯曉映芙蓉開。坐俯西巖窺落日，風吹孤月江東來。莫向人間空白首，富貴何如一杯酒。種蓮栽菊兩荒涼，惠遠陶潛骨何朽。乘風我欲還金庭，三洲弱水連沙汀。他年海上望廬頂，煙際浮萍一點青。

遠公講經臺

遠公說法有高臺，一朵青蓮雲外開。臺上久無獅子吼，野狐時復聽經來。

太平宮白雲

白雲休道本無心，隨我迢迢度遠岑。攔路野風吹壑斷，又穿深樹候前林。

書九江行臺壁

九華眞實是奇觀，更是廬山亦耐看。幽勝未窮三日興，風塵已覺再來難。眼餘五老晴光碧，衣染天池積翠寒。卻怪寺僧能好事，直來城市索詩刊。

又次李僉事素韻

省災行近郊，探幽指層麓。回鷗振玄岡，頽陽薄西陸。舊田收積雨，禾稼泛平菽。取徑歷村墟，停車問耕牧。清溪厲月行，暝洞披雲宿。浙米石澗溜，斧薪澗底木。田翁來聚觀，中宵尙馳逐。將迎愧深情，瘡痍漸撫掬。幽枕靜無寐，風泉朗鳴玉。雖繆眞訣傳，頗苦塵緣熟。終當遁名山，鍊藥洗凡骨。緘辭謝親交，流光易超忽。

繁昌道中阻風二首

阻風夜泊柳邊亭，懶夢還鄉午未醒。臥穩從教波浪惡，地深長是水雲冥。入林沽酒村童引，隔水放歌漁父聽。頗覺看山綠獨在，蓬窗剛對一峯青。

東風漠漠水瀼瀼，花柳沿村春事殷。泊久漁樵來作市，心閒麋鹿漸同羣。自憐失脚趨塵土，長恐歸期負海雲。正憶山中詩酒伴，石門延望幾斜曛。

江邊阻風散步至靈山寺

歸船不遇打頭風，行脚何緣到此中。幽谷餘寒春雪在，虛簷斜日暮江空。林閒古塔無僧住，花外仙源有路通。隨處看山隨處樂，莫將蹤跡歎萍蓬。

泊舟太同山溪間諸生聞之有挾冊來尋者

扁舟經月住林隈，謝得黃鸝日下來。兼有清泉堪洗耳，更多修竹好銜盃。諸生涉水攜詩卷，童子和雲掃石苔。獨奈華峯隔煙霧，時勞策杖上崔嵬。

巖下桃花盛開，攜酒獨酌。

小小山園幾樹桃，安排春色候停橈。開樽旋掃花陰雪，展席平臨松頂濤。地遠不須防俗駕，溪晴還好著漁舸。雲間石路稀人跡，深處容無避世豪。

白鹿洞獨對亭

五老隔青冥，尋常不易見。我來騎白鹿，凌空陟飛巖。長風捲浮雲，褰帷始窺面。一笑仍舊顏，媿我髮先變。我來爾爲主，乾坤亦郵傳。海燈照孤月，靜對有餘香。彭蠡浮一鷁，賓主聊酬勸。悠悠萬古心，默契可無辯。

豐城阻風 前歲遇難於此，得北風幸免。

北風休歎北船窮，此地曾經拜北風。句踐敢忘嘗膽地，齊威長憶射鉤功。橋邊黃石機先授，海上陶朱意頗同。況是倚門衰白甚，歲寒茅屋萬山中。

江上望九華不見

五旬三過九華山，一度陰寒一度雨。此來天色稍晴明，忽復昏霾起亭午。平生山水最多緣，獨此相逢容有數。人言此山天所秘，山下居人不常睹。蓬萊涉海或可求，瑤水崑崙俱舊遊。洞庭何止吞八九，五嶽曾向囊中收。不信開雲掃六合，手扶赤日照九州。駕風騎氣覽八極，視此瑣屑真浮漚。

江施二生與醫官陶堃冒雨登山人多笑之戲作歌

江生施生頗好奇，偶逢陶堃奇更癡。共言山外有佳寺，勸予往遊爭願隨。是時雷雨雲霧塞，多傳險滑難車騎。兩生力陳道非遠，楚請登高崑路歧。三人冒雨陟岡背，既仆復起相牽攜。同儕哂笑招之返，奮袂徑往凌巖騎。歸來未暇顧沾濕，且說地近山逕夷。青林宿鸞開雲霧，碧巘絳氣浮微曦。津津指管在必往，與劇不到傍人嗤。予亦對之成大笑，不覺老與如童時。平生山水已成癖，歷深探隱忘飢疲。年來世務頗羈縛，逢場遇境心未衰。堃本求仙志方

外，兩生學士亦爾爲。世人趨逐但聲利，赴湯蹈火甘傾危。解脫塵囂事行樂，爾輩狂簡翻見譏。歸與歸與吾與爾，陽明之麓終爾期。

遊九華道中

微雨山路滑，山行入輕舟。桃花夾岸迷遠近，迴巒疊嶂盤深幽。奇峯應接勢回首，瞻之在前忽在後。不道舟行轉屈曲，但怪青山亦奔走。薄午雨霽雲亦開，青鞋布襪無塵埃。梅蹊柳徑度村落，長松白石穿林隈。始攀風磴出木杪，更俯懸崖聽瀑雷。亂山高頂藏平野，茆屋高低自成社。此中那得有人家，恐是當年避秦者。西巖日色漸欲下，且向前林秣吾馬。世途濁隘不可居，吾將此地營蘭若。

芙蓉閣

九華之山何崔嵬，芙蓉直傍青天栽。剛風倒海吹不動，大雪裂地凍遠開。夜半峯頭掛明月，宛如玉女臨粧臺。我拂滄海寫圖畫，題詩遠媿謫仙才。

重遊無相寺次韻四首

遊興殊未盡，塵寰不可留。山青只依舊，白盡世閒頭。

其二

人迹不到地，茆茨亦數間。借問此何處，云是九華山。

其三

拔地千峯起，芙蓉插曉寒。當年看不足，今日復來看。

其四

瀑流懸絕壁，峯月上寒空。鳥鳴蒼磧底，僧住白雲中。

登蓮花峯

蓮花頂上老僧居，脚踏蓮花不染泥。夜半花心吐明月，一顆懸空黍米珠。

重遊無相寺次舊韻

舊識仙源路未差，也從谷口問桃花。屢攀絕棧經殘雪，幾度清溪踏月華。虎穴相鄰多異境，鳥飛不到有僧家。頻來休下仙翁榻，只借峯頭一片霞。

登雲峯望始盡九華之勝因復作歌

九華之峯九十九，此語相傳俗人口。俗人眼淺見皮膚，焉測其中之所有？我登華頂拂雲霧，極目奇峯那有數。巨壑中藏萬玉林，大劍長鎗攢武庫。有如智者深韜藏，復如淑女避讒妒。闔然避世不求知，卑己尊人羞逞露。何人不道九華奇，奇中之奇人未知。我欲窮搜盡拈出，祕藏恐是天所私。旋解詩囊旋收拾，脫穎露出錐參差。從來題詩李白好，渠於此山亦潦草。曾見王維畫輞川，安得渠來拂纖縞。

雙峯遺柯生喬

爾家雙峯下，不見雙峯景。如錐處囊中，深藏未脫穎。盛德心愈卑，幽人迹多屏。悠然望雙峯，可以發深省。

歸途有僧自望華亭來迎且請詩

方自華峯下，何勞更望華。山僧援故事，要我到渠家。自謂遊已至，那知望轉佳。正如醺醉後，醒酒卻須茶。

無相寺金沙泉次韻

黃金不布地，傾沙瀉流泉。潭淨長開鏡，池分或鑄蓮。與雲爲大雨，濟世作豐年。縱有貪夫過，清風自灑然。

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知山下大雨三首

昨夜月明峯頂宿，隱隱雷聲在山麓。曉來卻問山下人，風雨三更捲茆屋。

野人權作青山主，風景朝昏頗裁取。巖傍日脚半溪雲，山下聲聲一村雨。天地之水近無主，木魅山妖競偷取。公然又盜山頭雲，去向人間作風雨。文殊臺夜觀佛燈。

老夫高臥文殊臺，拄杖夜撞青天開。散落星辰滿平野，山僧盡道佛燈來。書汪進之太極巖二首。

一竅誰將混沌開，千年樣子道州來。須知太極元無極，始信心非明鏡臺。始信心非明鏡臺，須知明鏡亦塵埃。人人有箇圓圈在，莫向蒲團坐死灰。

勸酒

平生忠亦有天知，便欲欺人肯自欺。毛髮暗從愁裏改，世情明向笑中危。春風脈脈同枯草，殘雪依依戀舊枝。謾對芳樽辭醪酌，機關識破已多時。

重遊化城寺二首

愛山日日望山晴，忽到山中眼自明。鳥道漸非前度險，龍潭更比舊時清。會心人遠空遺洞，識面僧來不記名。莫謂中丞喜忘世，前途風浪苦難行。

山寺從來十九秋，舊僧零落老比丘。蒼松盡長青冥幹，瀑水猶懸翠壁流。人住層崖嫌洞淺，鳥鳴春嶺覺山幽。年來別有閒尋意，不似當時孟浪遊。

遊九華

九華原亦是移文，錯怪山頭日日雲。乘興未甘同俗駕，初心終不負靈均。紫芝香煖春堪茹，青竹泉高晚更分。幽夢已分塵土累，清猿正好月中聞。

弘治壬戌嘗遊九華值時陰霧竟無所覩至是正德庚辰復往遊之風日清明盡得其勝喜而作歌

昔年十日九華住，雲霧終旬竟不開。有如昏夜入寶藏，兩目無覩成空回。每逢好事談奇勝，卽思策蹇遠一來；頻年驅逐事兵革，出入賊壘衝風埃。恐恐晝夜不遑息，豈復山水能徘徊。徇鄱湖一戰偶天幸，遠隨歸凱停江隈。是時軍務頗多暇，况復我馬方虺隤。舊遊諸生亦羣集，遂將童冠登崔嵬。先晨霏靄尙冥晦，卻疑山意猶嫌猜。肩輿一入青陽境，忽然白日開西嶺。長風擁雪掃浮陰，九十九峯如夢醒。羣巒踊躍爭獻奇，兒孫俯伏摩其頂。今來始識九華面，恨無詩筆爲傳影。層樓疊閣寫未工，千朵芙蓉抽玉井。怪哉造化亦安排，天下奇山此兼并。攬衣登高望八荒，雙闕下見日月光。長江如帶繞山麓，五湖七澤皆陂塘。蓬瀛海上浮拳石，舉足可到虹可梁。仙人爲我啓閩闔，鸞鶴駕紛翱翔。從茲脫屣謝塵世，飄然拂袖凌蒼蒼。

巖頭閒坐漫成

盡日巖頭坐落花，不知何處是吾家。靜聽谷鳥遷喬木，閒看林蜂散午衙。翠壁泉聲穿亂石，碧潭雲影透晴沙。癡兒公事真難了，須信吾生自有涯。

將遊九華移舟宿寺山二首

逢山未愜意，落日更移舟。峽寺緣溪徑，雲林帶石泉。鐘聲先度嶺，月色已浮川。今夜巖房宿，寒燈不待懸。

其二

維舟谷口傍煙霏，共說前岡石徑微。竹杖穿雲尋寺去，簾筐採藥帶花歸。諸生晚佩聯芳杜，野老春霞綴衲衣。風詠不須沂水上，碧山明月更清輝。

登雲峯二三子詠歌以從欣然成謠二首

淳氣日凋薄，鄙魯亡真承。世儒倡臆說，愚瞽相因仍。晚途益淪溺，手援吾不能。棄之入煙霞，高歷雲峯層。問茅

傍虎穴，結屋依巖僧。豈曰事高尚，庶免無予憎。好鳥求其侶，嚶嚶林間鳴。而我在空谷，焉得無良朋。飄飄二三子，春服來從行。詠歌見真性，逍遙無俗情。各勉希聖志，毋爲塵所縈。

深林之鳥何閒關，我本無心雲自閒。大舜亦與木石處，醉翁惟在山水閒。晴窗展卷有會意，絕壁題詩無厚顏。願爾從行二三子，隨遊麋鹿俱忘還。

有僧坐巖中已三年詩以勵吾黨

莫怪巖僧木石居，吾儕真切幾人如。經營日夜身心外，剽竊糠粃齒頰餘。俗學未堪欺老朽，昔賢取善及陶漁。年來奔走成何事，此日斯人亦起予。

春日遊齊山寺用杜牧之韻二首

卽看花發又花飛，空向花前歎式微。自笑半生行脚過，何人未老乞身歸。江頭鼓角翻春浪，雲外旌旗閃落暉。羨殺山中麋鹿伴，千金難買芰荷衣。

倦鳥投枝已亂飛，林閒暝色漸霏微。春山日暮成孤坐，遊子天涯正憶歸。古洞溼雲含宿雨，碧溪明月弄清暉。桃花不管人間事，只笑山人未拂衣。

重遊開元寺戲題壁

中丞不解了公事，到處看山復尋寺。尙爲妻孥守俸錢，至今未得休官去。三月開花兩度來，寺僧僂客門未開。山靈似嫌俗士駕，溪風攔路吹人回。君不見富貴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醒須五斗。未妨適意山水閒，浮名于我亦何有。

賈胡行

賈胡得明珠，藏珠剖其軀。珠藏未能有，此身已先無。輕已重外物，賈胡一何愚。請君勿笑賈胡愚，君今奔走聲

利途。鑽求富貴未能得，役精勞形骨髓枯。竟日惶惶憂毀譽，終宵惕惕防艱虞。一日僅得五升米，半級仍甘九族誅。胥靡接踵略無悔，請君勿笑賈胡愚。

送邵文實方伯致仕

君不見疇下雞，引類呼羣啄且啼。稻粱已足脂漸肥，羽毛脫落充庖廚。又不見籠中鶴，斂翼垂頭困牢落。籠開一旦入層雲，萬里翱翔從廖廓。人生山水須認真，胡爲利祿纏其身。高車駟馬盡桎梏，雲臺麟閣皆埃塵。鷓鴣抱恨浮江水，何似乘舟逃海濱。舜水龍山予舊宅，讓公且作煙霞伯。拂衣便擬逐公回，爲予先掃峯頭石。

紀夢并序

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臥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奸，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復爲詩以紀其略。嗟乎！今距景純若干年矣，非有實惡深冤，鬱結而未暴，寧有數千載之下，尙懷憤不平若是者耶？

秋夜臥小閣，夢遊滄海濱。海上神仙不可到，金銀宮闕高嶙峋。中有仙人芙蓉巾，顧我宛若平生親。欣然就語下烟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攜手歷歷訴衷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奸老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覬神器，導實陰主相緣夤。不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拔太真舌，不相爲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復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爲顧命臣。幾徵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真。袖出長篇再三讀，覺來字字能書紳。開窗試抽晉史閱，中間事迹頗有因。因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非精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噴。不成之語以箴戒，敦實氣沮意殞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塵。燭微先幾炳易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晉室，龍逢龔勝心可倫。是非顛倒古多有，吁嗟景純終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垓，彼敦之徒草木糞土臭。廣洞沈淪。

我昔明易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傳就一技。一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覲。諸謝豈不力，伯仁見其底。所以教者備，罔顧天經與地義。不然百口未負託，何忍置之死。我於斯時知有分，日中斬柴市。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二人撫膺哭，晉室諸公亦可恥。舉自山河徒歎非，攜手登亭空灑淚。王導真好雄，千載人未議。偶感君子談中及，重與寫真記。固知倉卒不成文，自今當與頻誼戲。倘其爲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萬萬世。

右晉忠臣郭景純自述詩，蓋予夢中所得者，因表而出之。

無題

巖頭有石人，爲我下嶙峋。脚踏破履五十兩，身披舊衲四十斤。任重致遠香象力，餐霜坐雪金剛身。夜寒雙虎與溫足，雨後禿龍來伴宿。手握頑磚鏡未光，舌底流泉梅未熟。夜來拾得遇寒山，翠竹黃花好共看。同來問我安心法，還解將心與汝安。

遊落星寺

女媧煉石補天漏，璇璣晝夜無停走。自從墮卻玉衡星，至今七政迷前後。渾儀晝夜徒揣摩，敬授人時亦何有。玉衡墮卻此湖中，眼前誰是補天手。

遊通天巖示鄒陳二子

鄒陳二子皆好遊，一往通天十日留。候之來歸久不至，我亦乘興聊尋幽。巖扉日出雲氣浮，二子啼髮登巖頭。谷轉始聞人語響，蒼壁杳杳長林秋。嗒然坐我亦忘去，人生得休且復休。採芝共約陽明麓，白首無慚黃綺儔。

青原山次黃山谷韻

咨觀歷州郡，驅馳倦風埃。名山特乘暇，林壑盤纒迴。雲石綠欹窳，夏木深層隈。仰窮嵐霏際，始覩臺殿開。衣傳西竺舊，構遺唐宋材。風松溪溜急，湍響空山哀。妙香隱玄洞，僧屋懸穹崖。扳依儼龍象，陟降臨緯階。飛泉瀉靈竇，曲

檻連雲橫。我來慨遺迹，勝事多湮埋。邈矣西方教，流傳徧中垓。如何皇極化，反使吾人猜。剝陽幸未絕，生意存枯荑。傷心眼底事，莫負生前盃。煙霞有本性，山水乞歸骸。崎嶇羊腸坂，車輪幾傾摧。蕭散麋鹿伴，澗谷終追陪。恬愉返真澹，閨寂辭喧。至樂發天籟，絲竹謝淫哇。千古自同調，豈必時代偕。珍重二三子，茲遊非偶來。且從山叟宿，勿受役夫催。東峯上煙月，夜景方徘徊。

睡起偶成

四十餘年睡夢中，而今醒眼始朦朧。不知日已過停午，起向高樓撞曉鐘。起向高樓撞曉鐘，尙多昏睡正懵懵。縱令日暮醒猶得，不信人間耳聾聾。

立春

荒村亂後耕牛絕，城郭春來見土牛。家業尙存鄉井戀，風塵先幸甲兵休。未能布德慚時令，聊復題詩寫我憂。爲報胡雛須遠塞，暫時邊將駐南州。

遊廬山開元寺

清晨入谷到斜曛，徧歷青霞躡紫雲。闔闔遠從雙劍開，銀河真自九天分。驅馳此日原非暇，夢想當年亦自勤。斷擬罷官來駐此，不教林鶴更移文。

登小孤次陸良弼韻

看盡東南百二峯，小孤江上是真龍。攀龍我欲乘風去，高躡層霄絕世踪。

月下吟三首

露冷天清月更輝，可看遊子倍沾衣。催人歲月心空在，滿眼兵戈事漸非。方朔本無金馬意，班超惟願玉門歸。白頭應倚庭前樹，怪我還期秋又違。

江天月色自清秋，不管人間底許愁。謾擬翠華旋北極，正憐白髮倚南樓。狼烽絕塞寒初入，鶴怨空山夜未休。莫重三公輕一日，虛名真覺是浮瀛。

依依窗月夜還來，渺渺鄉愁坐未回。素位也知非自得，白頭無奈是親衰。當年竹下曾裝仲，何日花前更老萊。懇疏乞骸今幾上，中宵翹首望三台。

月夜二首

高臺月色倍新晴，極浦浮沙遠樹平。客久欲迷鄉國望，亂餘愁聽鼓鼙聲。湖南水潦頻移粟，嶺北風煙且罷征。濡手未辭撥溺苦，白頭方切倚闌情。

舉世困酣睡，而誰偶獨醒。疾呼未能起，瞪目相怪驚。反謂醒者狂，羣起環鬪爭。洙泗輟金鑄，濂洛傳微聲。誰鳴塗毒鼓，聞者皆昏冥。嗟爾欲奚爲，奔走皆營營。何當聞此鼓，開爾天聰明。

雪望四首

風雪樓臺夜更寒，曉來霽色滿山川。當歌莫放陽春調，幾處人家未起煙。初日湖山雪未融，野人村落閉重重。安居信是豐年兆，爲語田夫莫惰農。霽景朝來更好看，河山千里思漫漫。茅簷日色猶堪曝，應是邊關地更寒。法象冥濛失巨織，連朝風雪費粧嚴。誰將塵世化珠玉，好與貧家聚米鹽。

火秀宮次一峯韻三首

茲山堪遁迹，上應少微星。洞裏乾坤別，壺中日月明。道心空自警，塵夢苦難醒。方嶠由來此，虛無隔九溟。

其二

清溪曲曲轉層林，始信桃源路未深。晚樹煙霏山閣靜，古松雷雨石壇陰。丹爐遺火飛殘藥，仙樂浮空寄絕音。

莫道山人才一到，千年陳迹此重尋。

其三

落日下清江，悵望關道晚。人言玉笥更奇絕，漳口停舟路非遠。肩輿取徑沿村落，心目先馳嫌足緩。山昏欲就雲儲眠，疎林月色與風泉。夢魂忽忽到真境，侵曉循迹來洞天。洞天非人世，予亦非世人。當年曾此寄一迹，屈指忽復三千春。巖頭坐石剝落盡，手種松柏枯龍鱗。三十六峯僅如舊，澗谷漸改溪流新。空中仙樂風吹斷，化爲鼓角驚風塵。風塵慘淡半天地，何嘗一掃還吾真。從行諸生駭吾說，問我恐是茲山神。君不見廣成子高臥，陔峒長不死。到今一萬八千年，陽明真人亦如此。

歸懷

行年忽五十，頓覺毛髮改。四十九年非，童心獨猶在。世故漸改涉，遇坎稍無礙。每當快意事，退然思辱殆。傾否作聖功，物覩豈不快！奈何桑梓懷，衰白倚門待。

啾啾吟

知者不惑仁不憂，君胡戚戚眉雙愁？信步行來皆坦道，憑天判下非人謀。用之則行舍卽休，此身浩蕩浮虛舟。丈夫落落掀天地，豈顧束縛如窮囚。千金之珠彈鳥雀，掘土何煩用錫鑊？君不見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家兒童不識虎，執竿驅虎如驅牛。癡人懲噎遂廢食，愚者畏溺先自投。人生達命自灑落，憂讒避毀徒啾啾。

居越詩三十四首 正德辛巳年歸越後作。

歸興二首

百戰歸來白髮新，青山從此作閒人。峯攢尙憶衝蠻陣，雲起猶疑見虜塵。島嶼微茫滄海暮，桃花爛熳武陵春。而今始信還丹訣，却笑當年識未真。

其二

歸去休來歸去休，千貂不換一羊裘。青山待我長爲主，白髮從他自滿頭。種果移花新事業，茂林脩竹舊風流。多情最愛滄州伴，日日相呼理釣舟。

次謙之韻

珍重江船冒暑行，一宵心話更分明。須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辯濁清。久奈世儒橫臆說，競搜物理外人情。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來自渾成。

再遊浮峯次韻

廿載風塵始一回，登高心在力全衰。偶懷勝事乘春到，況有良朋自遠來。遠指松蘿尋舊隱，撥開雲石翦蒿萊。後期此別知何地，莫厭花前勸酒盃。

夜宿浮峯次謙之韻

日日春山不厭尋，野情原自懶朝簪。幾家茅屋山村靜，夾岸桃花溪水深。石路草香隨鹿去，洞門蘿月聽猿吟。禪堂坐久發清磬，卻笑山僧亦有心。

再遊延壽寺次舊韻

歷歷溪山記舊蹤，寺僧遙住翠微重。扁舟曾泛桃花入，歧路心多草樹封。谷口鳥聲兼伐木，石門煙火出深松。年來百好俱衰薄，獨有幽探與尙濃。

碧霞池夜坐

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莫謂天機非嗜欲，須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

秋聲

秋來萬木發天聲，點瑟回琴日夜清。絕調迴隨流水遠，餘音細入晚雲輕。洗心真已空千古，傾耳誰能辯九成。徒使清風傳律呂，人間瓦缶正雷鳴。

林汝桓以二詩寄次韻爲別

斷雲微日半晴陰，何處高梧有鳳鳴。星漢浮槎先入夢，海天波浪不須驚。魯郊已自非常典，膳肉寧爲脫冕行。試向滄浪歌一曲，未云不是九韶聲。

堯舜人人學可齊，昔賢斯語豈無稽。君今一日真千里，我亦當年苦舊迷。萬理由來吾具足，六經原只是階梯。山中儘有閒風月，何日扁舟更越溪？

月夜二首 與諸生歌于天泉橋。

萬里中秋月正晴，四山雲霧忽然生。須臾濁霧隨風散，依舊青天此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從他外物豈能撓。老夫今夜狂歌發，化作鈞天滿太清。

處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亦羣英。須憐絕學經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影響尙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鏗然含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

秋夜

春園花木始菲菲，又是高秋落葉稀。天迴樓臺含氣象，月明星斗避光輝。閒來心地如空水，靜後天機見隱微。深院寂寥羣動息，獨憐烏鵲繞枝飛。

夜坐

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更聞人。高歌度與清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

卻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

心漁爲錢翁希明別號題 錢翁德洪父，五歲雙瞽，好古博學，能詩文。

有漁者歌曰：「漁不以目惟以心，心不在魚漁更深。北溟之鯨殊小小，一舉六鼇未足歎。」敢問何如其爲漁耶？曰：「吾將以斯道爲網，良知爲綱，太和爲餌，天地爲舫，絜之無意，散之無方。是謂得無所得，而忘無可忘者矣。」

登香爐峯次蘿石韻

曾從爐鼎逼天風，下數天南百二峯。勝事縱爲多病阻，幽懷還與故人同。旌旗影動星辰北，鼓角聲迴滄海東。世故茫茫渾未定，且乘溪月放歸蓬。

觀從吾登爐峯絕頂戲贈

道人不奈登山癖，日暮猶思絕棧雲。巖底獨行窩虎穴，峯頭清嘯亂猿羣。清溪月出時尋寺，歸棹城隅夜款門。可笑中郎無好興，獨留松院坐黃昏。

書扇贈從吾

君家只在海西隈，日日寒潮去復迴。莫遣扁舟成久別，爐峯秋月望君來。

嘉靖甲申冬二十一日再登秦望自弘治戊午登後二十七年矣將下適董蘿石與二三子來復坐久之暮歸同宿雲門僧舍

初冬風日佳，杖策登崔嵬。自予羈宦迹，久與山谷違。屈指廿七載，今茲復一來。沿溪尋往路，歷歷皆所懷。躋險還屢息，興在知吾衰。薄午際峯頂，曠望未能回。良朋亦偶至，歸路相徘徊。夕陽飛鳥靜，羣壑風泉哀。悠悠觀化意，點也可與偕。

山中謾興

清晨急雨度林扉，餘滴煙梢尚溼衣。雨水霞明桃亂吐，沿溪風煖藥初肥。物情到底能容懶，世事從前頓覺非。自擬春光還自領，好誰歌詠月中歸。

挽潘南山

聖學宮牆亦久荒，如公精力可升堂。若爲千古經綸手，只作終年著述忙。未俗澆漓風益下，平生辛苦意難忘。西風一夜山陽笛，吹盡南岡落木霜。

和董蘿石菜花韻

油菜花開滿地金，鷓鴣聲裏又春深。閭閻正苦饑民色，畎畝常懷老圃心。自有牡丹堪富貴，也從蜂蝶謾追尋。年年開落渾閒事，來賞何人共此襟。

天泉樓夜坐和蘿石韻

莫厭西樓坐夜深，幾人今夕此登臨。自頭未是形容老，赤子依然混沌心。隔水鳴榔聞過棹，映窗殘月見疎林。看君已得忘言意，不是當年只苦吟。

詠良知四首示諸生

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問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莫道聖門無口訣，良知兩字是參同。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卻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示諸生三首

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爲君陳。

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盡道聖賢須有祕，翻嫌易簡却求難。只從孝弟爲堯舜，莫把辭章學柳韓。不信自家原具足，請君隨事反身觀。

長安有路透極分明，何事幽人曠不行。遂使秦茅成閒寨，儘教麋鹿自縱橫。徒聞絕境勞懸想，指與迷途卻浪驚。冒險甘投蛇虺窟，顛崖墮壑竟亡生。

答人問良知二首

良知卽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誰人不有良知在，誰人不知良知在，知得良知卻是誰？誰人不知良知在，知得良知卻是誰？

答人問道

饑來喫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說與世人渾不信，卻從身外覓神仙。

寄題玉芝庵 丙戌

塵途駿馬勞千里，月樹鷓鴣足一枝。身既了時心亦了，不須多羨碧霞池。

別諸生

縣縣聖學已千年，兩字良知是口傳。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握手臨歧更何語，慇懃莫媿別離筵。

後中秋望月歌

一年兩度中秋節，兩度中秋一樣月。兩度當筵望月人，幾人猶在幾人別？此後望月幾中秋，此會中人知在否？

留筵莫惜慙勸望，我已衰年半白頭。

書扇示正憲

汝自冬春來，頗解學文義，吾心豈不喜。顧此枝葉事，如樹不植根，暫榮終必瘁。植根可如何？願汝且立志。

送蕭子離憲副之任

衰疾悟止足，閒居便靜修。採芝深谷底，考槃南澗頭。之子亦早見，枉帆經舊邱。幽尋意始結，公期已先遘。星途觸來暑，拯焚能自由。黃鶴一高舉，剛風翼難收。懷茲戀邱隴，回顧未忘憂。往志局千里，豈伊枋榆投。哲士營四海，細人聊自謀。聖作正思治，吾衰亮何酬。所望登才俊，濟濟揚鴻休。隱者嘉肥遯，仕者當誰儔。寧無寥寂念，宜急瘡痍瘳。舍藏應有時，行矣毋淹留。

中秋

去年中秋陰復晴，今年中秋陰復陰。百年好景不多遇，況乃白髮相侵尋。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團圓永無缺。山河大地擁清輝，賞心何必中秋節？

嘉靖丙戌十二月庚申始得子年已五十有五矣六月靜齋二丈昔與先公同舉于鄉聞之而喜各以詩來賀。萬然世交之誼也次韻爲謝

海鶴精神老益強，晚途詩價重珪璋。洗兒惠兆金錢貴，爛目光呈奎井祥。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好共爺長。偶逢燈事開湯餅，庭樹春風轉歲陽。

其二

自分秋禾後吐芒，敢云琢玉晚珪璋。漫憑先德餘家慶，豈是生申降嶽祥。攜抱且堪娛老況，長成或可望書香。不辭歲歲臨湯餅，遠見吾家第幾郎。

兩廣詩二十一首 嘉靖丁亥起，平思田之亂。

秋日飲月巖新搆別王侍御

湖山久繫念，塊處限形迹。遙望一水閒，十年靡由卽。軍旅起衰廢，驅馳豈遑息。前旌道回岡，取捷上崎側。新搆鬱層椒，石門轉深寂。是時霜始降，風淒羣卉拆。整靜響江聲，窗虛函海色。夕陰下西岑，涼月穿東壁。觀風此餘情，撫景見高臆。匪從羣公餞，何因得良覿。南徼方如燬，救焚敢辭亟。來歸幸有期，終遂幽尋僻。

復過釣臺

憶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起。空山煙霧深，往迹如夢裏。微雨林徑滑，肺病雙足胝。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當如此。瘡痍念同胞，至人匪爲己。過門不遑入，憂勞豈得已。滔滔良自傷，果哉未難矣。

右正德己卯獻俘行在，過釣臺而弗及登。今茲復來，又以兵革之役，兼肺病足瘡，徒顧瞻悵望而已。書此付桐廬尹沈元材刻置亭壁，聊以紀經行歲月云耳。嘉靖丁亥九月廿二日書。時從行進士錢德洪、王汝中、建德尹楊思臣及元材凡四人。

方思道送西峯

西峯隱真境，微境臨通衢。行役空屢屢，過眼被屣迷。青林外延望，中闕何由窺。方子巖廊器，兼已雲霞姿。每逢泉石處，必刻棠陵詩。茲山秀常玉，之子囊中錐。羣峯灑秋氣，喬木含涼吹。此行非佳餞，誰爲發幽奇。奈何奪清賞，局促牽至期。悠悠傷絕學，之子亦如斯。爲君指周道，直往勿復疑。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院諸生

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鳴鳥破，蹤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媿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

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奇及之

不踏天眞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徑，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

寄石潭二絕

僕茲行無所樂，樂與二公一會耳。得見閑齋，固已如見石潭矣。留不盡之興於後期，豈謂樂不可極耶？聞尊恙已平復，必於不出見客，無乃太以界限自拘乎？奉次二絕，用發一笑，且以致不及請教之憾。

見說新居止隔山，肩輿曉出暮堪還。知公久已藩籬撤，何事深林尙閉關。

乘輿相尋涉萬山，扁舟亦復及門還。莫將身病爲心病，可是無關卻有關。

長生

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名山徧探歷，悠悠鬢生絲。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忽有覺，九遠乃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寧有死生期。彼哉遊方士，詭辭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傳困多歧。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爲？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

南浦道中

南浦重來夢裏行，當年鋒鏑尙心驚。旌旗不動山河影，鼓角猶傳草木聲。已喜閭閻多復業，獨憐饑饉未寬征。迂疎何有甘棠惠，慚愧香燈父老迎。

重登黃土腦

一上高原感慨重，千山落木正無窮。前途且與停西日，此地曾經拜北風。劍氣晚橫秋色淨，兵聲寒帶暮江雄。水南多少流亡屋，尙訴征求杼軸空。

過新溪驛

猶記當年築此城，廣徭湖寇正縱橫。人今樂業皆安堵，我亦經過一駐兵。香火沿門慚老稚，壺漿遠道及從行。峯山擊手疲勞甚，且放歸農莫送迎。

夢中絕句

此予十五歲時夢中所作。今拜伏波祠下，宛如夢中，茲行殆有不偶然者。因識其事于此。

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子題詩尙不磨。

謁伏波廟二首

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徂征敢倚風雲陣，所過須同時雨師。尙喜遠人知向望，卻慚無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廊廟，恥說兵戈定四夷。

樓船金鼓宿烏蠻，焦厲羣舟夜上灘。月邊旌旗千幟靜，風傳鈴柝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由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堦干羽五雲端。

破斷藤峽

纔看干羽格苗夷，忽見風雷起戰旗。六月徂征非得已，一方流毒已多時。遷寶玉石分須早，聊慶雲霓怨莫遲。嗟爾有司懲既往，好將恩信撫遺黎。

平八寨

見說韓公破此蠻，猺獠十萬騎連山。而今止用三千卒，遂爾收功一月閒。豈是人謀能妙算，偶逢天助及師還。窮搜極討非長計，須有恩威化梗頑。

南甯二首

一駐南甯五月餘，始因送遠過僧廬。浮屠絕壁經殘燹，井甃沿村見廢墟。撫恤尙慚凋弊後，遊觀正及省耕初。

近聞襁負歸猶，莫陋夷方不可居。

勞矣田人莫遠迎，瘡痍未定犬猶驚。燹餘破屋須先緝，雨後荒畝莫廢耕。歸喜逃亡來負襁，貧憐繡袴綴旗旌。聖朝恩澤寬如海，甌緡益魚縱爾生。

往歲破桶岡宗舜祖世麟老宣慰實來督兵今茲思田之役乃隨父致仕宣慰明輔來從事目擊其父子孫三世皆以忠孝相承相尚也詩以嘉之

宣慰彭明輔，忠勤晚益敦。歸師當五月，冒暑淨蠻氛。九霄雖已老，報國意尤勤。五月衝炎暑，回軍立戰勳。愛爾彭宗舜，少年多戰功。從親心已孝，報國意尤忠。

題甘泉居

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飲甘泉泉，飢食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

書泉翁壁

我祖死國事，肇禋在增城。荒祠幸新復，適來奉初蒸。亦有兄弟好，念言思一尋。蒼蒼蒹葭色，宛隔環瀛深。入門散圖史，想見抱膝吟。賢郎敬父執，童僕意相親。病軀不遑宿，留詩慰慇懃。落落千百載，人生幾知音。道通著形迹，期無負初心。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一

外集三 書

答修太守求雨 癸亥

昨楊李二丞來，備傳尊教，且詢致雨之術，不勝慚悚。今早謹節推辱臨，復申前請，尤爲懇至，令人益增惶懼。天道幽遠，豈凡庸所能測識，然執事憂勤爲民之意真切，如是，僕亦何可以無一言之復。孔子云：「丘之禱久矣。」蓋君子之禱不在於對越所祝之際，而在於日用操存之先。執事之治吾越，幾年於此矣。凡所以爲民祛患除弊與利而致福者，何莫而非先事之禱，而何俟於今日？然而暑旱尙存，而雨澤未應者，豈別有所以致此者歟？古者歲旱，則爲之主者減膳徹樂，省獄薄賦，修祀典，問疾苦，引咎賑乏，爲民遍請於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蓋史記所載湯以六事自責，禮謂大等帝用盛樂，春秋書秋九月大等，皆此類也。僕之所聞於古如是，未聞有所謂書符呪水而可以得雨者也。唯後世方術之士，或時有之。然彼皆有高潔不污之操，特立堅忍之心，雖其所爲不必合於中道，而亦有以異於尋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小說而不見於經傳，君子猶以爲附會之談。又況如今之方士之流，曾不少殊於市井蠶頭，而欲望之以揮斥雷電，呼吸風雨之事，豈不難哉！僕謂執事且宜出齋於廳事，罷不急之務，開省過之門，洗簡寃滯，禁抑奢繁，淬誠滌慮，痛自悔責，以爲八邑之民請於山川社稷，而彼方士之祈請者，聽民間從便，得自爲之，但弗之禁，而不專倚以爲重輕。夫以執事平日之所操存，苟誠無愧於神明，而又臨事省惕，躬躬僚屬，致懇乞誠，雖天道亢旱，亦自有數，使人事良修，旬日之內，自宜有應。僕雖不肖，無以自別於凡民，使可以誠有致雨之術，亦安忍坐視民患而恬不知顧，乃勞執事之僕，豈無入之心者耶？一二日

內，僕亦將禱於南鎮，以助執事之誠。執事其但爲民悉心以請，毋惑於邪說，毋急於近名，天道雖遠，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答毛憲副 戊辰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大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大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大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大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魍魎烟燼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大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魍魎烟燼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墜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 戊辰

某得罪，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厓幽谷之中，以禦烟燼，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簡伉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比較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爲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園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

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雞鵝，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二 戊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閒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況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是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亦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纓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爲使君爲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皆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大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三 戊辰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甌刀，

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卽欲聞之於朝。旣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遐邇，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旣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羣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擣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猴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西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旣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答人問神仙 戊辰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卽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臥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效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爲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

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則呼吸動靜，與道爲體，精骨完久，稟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講怪奇駭，是乃祕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况，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強喻，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尙遠也。妄言不罪。

答徐成之 壬午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儕今日之所宜明辨者。細觀來教，則輿庵之主象山，旣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爲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與庵，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故僕以爲二兄今日之論，正不必求勝。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所以是，窮本極源，真有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忽之間，若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旣有以辨其情之不得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當，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有所不得辭其責，則有以盡夫天理之公，卽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今二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輿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性爲主，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爲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爲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一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夫旣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旣

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之道問學矣。二者之辯，間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卽如二兄之辯，一以尊德性爲主，一以道問學爲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尙未有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爲乎？故僕願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務以求勝，豈所謂尊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某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與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與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稍暇當面悉，姑務養心息辯毋遽。

二 壬午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願二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己所是已無絲髮之憾，而後可以及人之非。早來承教，乃爲僕漫爲含糊兩解之說，而細釋辭旨，若有以陰助與庵而爲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是言耶？僕嘗以爲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旣已亡其本矣。嘗以是言於朋友之間。今吾兄乃云爾，敢不自反，其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反復，而昨者所論實未嘗有是。則斯言也無乃吾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爲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於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與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簡易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與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

所以是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辯，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躡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斂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往復之辯，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爲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謂舍胡兩解而陰爲輿庵之地者哉？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衆皆以爲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爲是也。衆皆以爲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爲非也。心也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無間於天人，無分於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以爲學，烏在其爲學也？已僕嘗以爲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砒碜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辯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概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冤也已。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僕於晦庵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願晦庵之學，既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庵

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與廡？與廡之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今古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爲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爲與廡地哉？兄又舉太極之辯，以爲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強辯自信，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爲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爲未至也。學未至於聖人，寧免太過不及之差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蓋之，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譏，亦未免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不審於文義，一則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贊成湯，亦惟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於二先生之爲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顏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者涵養親切之方，不當置偏私於其間，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爲隱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爲有助於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庵乃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見而文之。晦庵有聞過則喜之美，而吾乃非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也。晦庵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是何誣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耶！僕今者之論，非獨爲象山惜，實爲晦庵惜也。兄視僕平日於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爲心矣。惟吾兄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誠，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爲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爲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爲聖賢之心，則兄與與廡之論將有不待辯說而釋然以自解者。孟子云：「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惟吾兄審擇而正之。

答儲柴墟 壬申

盛价來，適人事紛紜，不及細詢北來事，既還，卻殊快快。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縝密，獨敘乃父側

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刪去之爲佳。子於父過，諫而過激，不可以爲幾；稱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陰私，不可以爲訓，宜更詳之。喻及交際之難，此殆謬於私意。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此所以爲簡易之道。世人心之難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夫大賢吾師，次賢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以是爲炎涼之嫌哉？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稱謂以侍生，豈以矯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爲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不可以爲吾友，而吾不可以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僕於某之謂矣。彼其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則亦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游之隨俗以侍生而來者，亦隨俗而侍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干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我有所不屑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或以藝同，或以事合，狗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者心之德，人而不仁，不可以爲人。輔仁，求以全心德也。如是而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望之重，而驚然欲以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技藝炎涼之說，貴賤少長之論，殆皆有未盡歟？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獻子之家者也。曾以貴賤乎？仲由少顏路三歲，同由之贈處蓋友也。回與曾點同時，參曰：昔者吾友，曾以少長乎？將矯時俗之炎涼，而自矜於禮，其間不能以寸矣。吾兄又以僕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反待以客禮，疑僕別有一道。是道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庸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爲同舍友，待之友也。既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久，後進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爲先輩待之不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於後進，干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以是

師友之道日益淪沒，無由復明。僕常以爲世有周程諸君子，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是人，有志之士，侵侮其將焉求乎？然則何能無憂也？憂之而不以責之己，責之己而不以求輔於人，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凡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道自處也，將求其聰明特達者與之講明，因以自輔也。彼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揚侍立不敢去，重道也。今世習於曠肆，憚於檢飾，不復知有此事。而幸有一二後進，略知求道爲事，是有復明之機；又不誠心直道與之發明，而徒闒然媚世，苟且阿俗，僕誠痛之惜之。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所嚴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凡若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其間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爲已有分寸之知，即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已有分寸之覺，即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衆，則其相與爲知覺也益易且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僕於今之後進，尚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爲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使之共爲之也。亦何嫌於己之未嘗樹藝而遂不以告之乎？雖然，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僕蓋未嘗有諸己也，而可以求諸人乎？夫亦謂其有意於僕而來者耳。承相問，輒縷縷至此，有未當者，不惜往復。

二 壬申

昨者草率奉報，意在求正，不覺蕪冗。承長箋批答，推許過盛，殊增悚汗也。來喻責僕不以師道自處，恐亦未爲誠心直道。願僕何人，而敢以師道自處哉？前書所謂以前後輩處之者，亦謂僕有一日之長，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

耳。若其年齒相若，而無意於求道者，自當如常待以客禮，安得例以前後輩處之，是亦妄人矣。又況不揆其來意之如何，而抗顏以師道自居，世寧有是理耶？夫師法者，非可以自處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嗟乎！今之時孰有所謂師云乎哉！今之習技藝者，則有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得衣食，舉業之可以得聲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誠知己之性分，有急於衣食官爵者，孰肯從而求師哉！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之衣食，舉業之不習，不過無官爵，己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爲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哀乎！往時僕與王寅之劉景素同遊太學，每季考，寅之恆居景素前列，然寅之自以爲講貫不及景素，一旦執弟子禮師之，僕每歎服，以爲如寅之者，真可爲豪傑之士。使寅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寅之能於彼不能於此也。曾子病革而易簣，子路臨絕而結纓，橫渠撒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惟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頹風靡，爲日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已見，莫肯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的見性分之不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之從而求師也。吾兄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稟向意雖不足以承教，若其齒之相遠者，恐亦不當概以客禮相待。僕前書所及，蓋與有意於斯道者相屬而言，亦謂其可以客，可以無客者耳。若其齒數邈絕，則名分具存，有不待言矣。孔子使闕黨童子將命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雖然，此皆以不若已者言也，若其德器之夙成，識見之超詣者，雖生於吾後數十年，其大者吾師，次者吾友也，得以齒序論之哉！人歸遽，劇極潦草，便開批復，可否不一。

答何子元 壬申

來書云：「禮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又問：『諸侯相見，揖，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而日食存焉。」曾子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孟春於此有疑焉。天子崩，太廟火，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此事之不可期，或適相值。

若日食則可預推也，諸侯行禮，獨不容以少避乎？祭又何必專於是日，而匆匆於接祭哉？牲未殺則祭廢，當殺牲之時，而不知日食之候者，何也？執事幸以見教，千萬千萬！

承喻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前此蓋未嘗有疑及此者，足見爲學精察，深用歎服。如某淺昧，何足以辨此。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之朝，豈有當祭之日，而尙未知有日食者。夫子答曾子之問，竊意春秋之時，日官多失其職，固有日食而弗之知者矣。堯命羲和，敬授人時，何重也。仲康之時，去堯未遠，羲和已失其職，迷於天象，至日食罔聞知，故有曆之征。降及商周，其職益輕。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自是自後，官之失職，又可知矣。春秋所書日食三十有六，今以左傳考之，其以鼓用牲弊于社及其他變常失禮書者三之一，其以官失其職書者四之二，凡日食而不書朔日者，杜預皆以爲官失之，故其必有考也。經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則傳固已言之矣。襄公之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而傳曰：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夫推候之繆，至於再失閏，則日食之不知，殆其細者矣。古之祭者，七日戒，三日齋，致其誠敬，以交於神明，謂之當祭而日食，則固已行禮矣。如是而中輟之，不可也。接者，疾速之義，其儀節固已簡慢，接祭則可兩全而無害矣。況此以天子嘗禘郊社而言，是乃國之大祀，若其他小祭，則或自有可廢者在。在權其輕重而處之，若祭于太廟，而太廟火，則亦似有不得不廢者。然此皆無明文，竊意其然，不識高明且以爲何如也。

上晉溪司馬 戊寅

柵衛諸處，孽孽漏殄尙多，蓋緣進剿之時，彼省士兵不甚用命，而廣兵防夾，又復稍遲，是以致此。其在目今，若無凶荒之災，兵革之費，料亦未敢動作，但恐一二年後，則有所不能保耳。今大征甫息，勢旣未可輕舉，而地方新遭土兵之擾，復不堪重困，將紓目前之患，不過添立屯堡，若欲稍爲經久之圖，亦不過建立縣治。然此二端，彼省鎮巡

已嘗會奏舉行，生雖復往，豈能別有區畫。但度其事勢，屯堡之設，雖可以張布聲威，然使守瞭日久，未免怠弛。敦歸無事，則虛具名數，冒費糧餉，有急則張皇賊勢，復須調兵，此其勢之所必至者。惟建縣一事，頗爲得策。又聞所設縣分乃瓜分兩省三縣之地，彼此各吝土地人民，豈肯安然割己所有以資異省別郡，必有紛爭異同之論，未能歸一。則立縣之舉，勢亦未易克就。既承責委，亦已遣人再往詢訪，苟有利弊，稍可裨益者，當復舉請。但因闔事孔棘，遙聞廟堂之議，亦欲繆以見責，故且未敢輒往。栴梓然，勅書又未見到，則閩中亦不敢遽往。且夕諮訪其事，頗悉顛末。大概閩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其始作於延平，繼發於邵武，又繼發於建甯，發於汀漳，發於沿海諸衛所。其間驚聞雖小大不一，然亦皆因倡於前者，略無懲創，遂敢效尤而興。今省城渠魁雖已授首，人心尙爾驚惶未定，邵武諸處尤不可測，急之必致變，縱而不問，將來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蓋福建之軍，縱恣驕騫已非一日，既無漕運之勞，又無征戍之役，飽食安坐，銜賦不及，居則腴民之膏血，以供其糧，有事返藉民之子弟而爲之鬪。有可象養若驕子，百姓疾畏如虎狼，稍不如意，呼嘯羣聚而起，焚掠居民，綁笞官吏，氣餒所加，帖然惟其所欲而後已。今其勢既益，如將潰之隄，岌乎洶洶，匪朝夕雖有智者，難善其後，固非迂劣如守仁者所能辦此也。又況積弱之軀，百病侵剝，近日復聞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豈復堪任，臨期敗事，罪戮益重，輒敢先以情訴，伏望曲加矜憫，改授能者，使生得全首領，歸延殘息於田野，非生一人之幸，實一省數百萬生靈之幸也。情盛辭隘，忘其突冒，死罪死罪！

二 己卯

齋奏人回，每辱頒教，接引開慰，勤倦懇惻，不一而足。仁人君子愛物之誠，與人之厚，雖在木石，亦當感動激發，而況於人乎！無能報謝，銘諸心腑而已。生始懇疏乞歸，誠以祖母鞠育之恩，思一面爲訣，後竟牽滯兵戈，不及一見，卒抱終天之痛。今老父衰疾，又復日亟，而地方已幸無事，且蒙朝廷曾有賊平來說之旨，苦再拘縛，使不獲一申其情，後雖萬死，無以贖其痛恨矣。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曲全之乎？今生已移疾舟次，若復候

命不至，斷亦逃歸，死無所憾。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必欲置之有罪之地乎？情隘辭迫，瀆冒威嚴，臨紙涕泣，不知所云，死罪死罪。

上彭幸庵 壬午

不孝延禍先子，自惟罪逆深重，久擯絕於大賢君子之門矣。然猶強息忍死，未即殞滅，又復有所控籲者，惟痛先子平生孝友剛直，言行一出，其心之誠然而無所飾於其外，與人未爲透幅，而至於當大義，臨大節，則毅然奮卓而不可回奪。忝從大夫之後，逮事先朝，亦旣荐被知遇，中遭逆瑾之變，退伏田野，忠貞之志，抑而不申。近幸中與之會，聖君賢相方與振廢起舊，以發舒幽枉，而先子則長已矣。德蘊壅闕而未宣，終將泯溺於俗，豈不痛哉！伏惟執事才德勳烈，勳一世，忠貞之節，剛大之氣，屹然獨峙，百撼不搖，真足以廉頑而立懦。天子求舊圖新，復起以相，海內仰望其風采，凡天下之輻伏壅滯，窒而求通，絀而求直者，莫不延頸跂足，望下風而奔訴。況先子素辱知與，下宵孤亦嘗受教於門下，近者又蒙爲之刷垢雪穢，膠承推引之恩，蓋不一而足者，反自疏外，不一以其情爲請，是委先子於溝壑，而重棄於大賢君子也。不孝之罪，不滋爲甚歟？先子之沒，有司以贈諡乞，非執事之憫之也，而爲之一表白焉，其敢覬覦於萬一乎？荒迷懇迫，不自知其僭罔瀆冒，死罪死罪。

寄楊遠庵閣老 壬午

孤聞之，昔古之君子之葬，其親也，必求名世。大賢君子之言，以圖其不朽。然而大賢君子之生，不數數於世，固_有世有其人，而不獲同其時者矣。又有同其時而限於勢分，無由自通於門牆之下者矣。則夫圖不朽於斯人者，不亦難乎！痛惟先君宅心制行，庶亦無愧於古人。雖已忝在公卿之後，而遭時未久，志未大行，道未大明，取嫉權奸，斂德而歸，今則復長已矣。不孝孤將以是歲之冬舉葬事，圖所以爲不朽者，惟墓石之誌爲重。伏惟明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言論政烈，儀刑百辟，求之昔人，蓋歐陽文忠、范文正、韓魏公，其人也。所謂名世之大賢君子，非明公其誰歟？

不幸而生不同時也，則亦已矣；不幸而猶及在後進之末，雖明公固所不屑揮之門牆之外，猶將冒昧強顏而入焉。況先君素辱知與，不肖孤又嘗在屬吏之末，受教受恩，懷知己之感，有道誼骨肉之愛，邇者又嘗辱使臨弔，寵之以文詞，惻然憫念其遺孤，而不忍遽棄遺之者，是以忘其不孝之罪，犯僭踰之戮，而輒敢以誌爲請。伏惟明公休休容物，篤厚舊故，甄陶一世之士，而各欲成其名，收錄小大之才，而惟恐沒其善，則如先君之素受知愛者，其忍靳一言之惠，而使之泯然無聞於世耶？不腆先人之弊，敢以陸司業之狀先於將命者。惟明公特垂哀矜，生死受賜，世世子孫捐軀殞命，未足以爲報也。不勝惶悚顛越之至，荒迷無次。

二 癸未

前日嘗奉啓，計已上達。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然動顏相慶，皆爲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生憂，以爲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己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憤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爲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且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及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

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之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效一得之愚，以爲報，獻其芹曝，伏惟鑒其忱悃，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三 丁亥

某素辱愛下。然久不敢奉狀者，非敢自外於門牆，實以地位懸絕，不欲以寒暄無益之談，塵瀆左右，蓋避嫌之事，賢者不爲，然自歎其非賢也。非才多病，待罪閒散，猶懼不堪，乃今復蒙顯擢，此固明公不遺下體之盛，某亦甯不知感激。但量能度分，自計已審，貪冒苟得，異時憤事，將爲明公知人之累。此所以聞命驚惶而不敢當耳。謹具奏辭免，所以原職致仕。伏惟明公因材而篤，於所不能，特賜曲成，俾得歸延病喘於林下，則未死餘年，皆明公之賜，其爲感激，寧有窮已乎。懇切至情，不覺瀆冒，伏冀宥恕不具。

四 丁亥

竊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去諛。故前者兩奉起居，皆嘗僭及此意。亦其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素受知己之愛，不當復避嫌疑，故率意言之若此。迺者忽蒙兩廣之命，則是前日之言，適以爲己地也。棟樑何以自容乎？某以迂疏之才，口耳講說之學耳，簿書案牘，已非其能，而況軍旅之重乎？往歲江西之役，實亦僥倖偶成。近年以來，憂病積集，尙羸日甚，惟養痾疴園，爲鄉里子弟攷訂句讀，使知向方，庶於保身及物亦稍得效其心力，不致爲天地間

一蠶此其自處亦既審矣。聖天子方勵精求治，而又有老先生主張國是於上，苟有襍線之長者，不於此時出而自效，則亦無其所矣。老先生往歲方秉銓軸時，有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老先生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老先生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就之也如此，至今相傳以爲美談，今獨不能以此意而推之某乎？懇辭疏上，望賜曲成，使得苟延喘息，俟病痊之後，老先生不忍終廢，必欲強使一出，則如留都之散部，或南北太常國子之任，量其力之可能者使之自效，則圖報當有日也。不勝恃愛懇瀆，幸賜矜察。

寄席元山 癸未

某不孝延禍先子，罪逆之深，自分無復比數於人。仁人君子尙未之知，憫念其舊，遠使存錄，重以多儀，號慟拜辱，豈勝哀感！豈勝哀感！伏惟執事長才偉志，上追古人，進德勇義，罕與儔匹。向見鳴冤錄及承所寄道山書院記，蓋信道之篤，任道之勁，海內同志莫敢有望下風者矣。何幸何幸！不肖方在苦海中，意所欲請者千萬荒迷割裂，莫得其端緒，使還遯，竊疏昏塞，不盡所云。

答王魯庵中丞 甲申

往歲旌節臨越，猥蒙枉顧。其時憂病懣懣，不及少申款曲。自後林居，懶僻成性，平生故舊不敢通音問，企慕之懷雖日以積，竟未能一奉起居，其爲傾渴，如何可言。使來，遠辱問惠，登拜感作。舍親宋孔瞻亦以書來，備道執事勤勩下問之盛，不肖奚以得此！近世士夫之相與，類多虛文彌誑，而實意衰薄，外和中妬，徇私敗公，是以風俗日惡而世道愈降。執事忠信高明，克勤小物，長才偉識，翹然海內之望，而自視欲然，遠念不遺，若古之君子有而若無，以能問於不能者也。僕誠喜聞而樂道，自顧何德以承之。僕已無所可用於世，顧其心痛聖學之不明，是以人心陷溺至此，思守先聖之遺訓，與海內之同志者講求切劘之，庶亦少資於後學，不徒生於聖明之朝，然蔽惑既久，人是其非，其能虛心以相聽者鮮矣。若執事之德盛禮恭而與人爲善，此誠僕所願效其愚者。然又邑里隔絕，無因握手一敘。

其爲傾渴，又如何可言耶。雖然，目擊而道存，僕見執事之書，既已知執事之心，雖在千萬里外，當有不言而信者。謹以新刻小書二冊，奉求教正，蓋鄙心之所欲效者，亦略具於其中矣。便間幸示。

與陸清伯 甲申

惟乾之事將申而遂沒，痛哉！冤乎！不如是無以明區區罪惡之重，至於貽累朋友，不如是無以彰諸君之篤於友道，痛哉！冤乎！不有諸君在，則其身沒之後，將莫知所在矣。況有爲之衣衾棺殮者乎。是則猶可以見惟乾平日爲善之報，於大不幸之中而尚有可幸者存也。嗚呼痛哉！即欲爲之一洗，自度事勢未能灑脫，或必須進京，候到京日再與諸君商議而行之，苟遂歸休，終須一舉，庶可少泄此痛耳。其歸喪一事，託王邦相爲之經理，倘有不便，須僕到京圖之未晚也。行李倥傯中，未暇悉欲所言，千萬心照。

與黃誠甫 甲申

近得宗賢寄示禮疏，明甚。誠甫之議，當無不同矣。古之君子，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僕之所望於二兄者，則在此而不彼也。果若是，以爲斯道之計，進於議禮矣。先妻不幸於前日奄逝，方在悲悼中，適陳子文往，草草存問，聞闕。

二 甲申

別久極渴一語，子辛來，備道諸公進修，亦殊慰。大抵吾人習染已久，須得朋友相夾持，離羣索居，卽未免墮惰。諸公既同在留都，當時時講習爲佳也。

三 乙酉

盛价來領手札，知有貴恙，且喜漸平復矣。賤軀自六月暑病，然兩目蒙蒙，兩耳蓬蓬，幾成廢人，僅存微息。旬日前，元宗忠賢過此，留數日北去。山廬臥病，期少謝人事，而應接亦多。今復歸臥小閣，省愆自訟而已。聞有鼓柝之興，果爾，良慰渴望，切磋砥礪之益，彼此誠不無也。

與黃勉之 乙酉

承欲刻王信伯遺言，中間極有獨得之見，非餘儒所及。惜其零落既久，後學莫有傳之者。因勉之寄此，又知程門有此人，幸甚幸甚。中間如論明道、伊、川處，似未免尙有執著。然就其所到，已甚高明特遠，不在游揚諸公之下矣。中間可省略者，刪去之爲佳。凡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惟簡明切實之爲貴。若支辭蔓說，徒亂人耳目者，不傳可也。高明以爲何如？

復童克剛 乙酉

春初枉顧，時承以八策見示，鄙意甚不爲然。既而思之，皆學術不明之故。姑且與克剛講學，未暇細論策之是非。旬日之後，學術漸明，克剛知見豁然，如白日之開雲霧，遂翻然悔其初志，卽欲焚棄八策，以爲自此以後，誓不復萌此等好高務外之念矣。當時同志諸友，無不嘆服克剛，以爲不憚改過而勇於從善。若此人，人皆自以爲莫及也。盛价遠來，忽尋長箋巨冊，諄諄懇懇，意求刪改前策，將圖復上，與障別丁寯意大相矛盾。豈間闊之久，切磋無力，遂爾迷誤至此耶？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若克剛斯舉，乃所謂思出其位矣。又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憂則違之。」若克剛斯舉，是易乎世而成乎名，非遯世無悶，憂則違之之謂矣。克剛向處山林，未嘗知有朝廷事體。今日羣司之中，縉紳士夫之列，其間高明剴切之論，經略康濟之謨，何所不有，如八策中所陳，蓋已不知幾十百人幾十百上矣。寯復有俟於克剛耶？克剛此舉，雖亦仁人志士之心，然夜光之璧，無因而投，人亦且按劍而怒。況此八策者，特克剛之敵筭耳，亦何保筭之深，而必以投人爲哉？若此策遂上，亦非獨不見施行，且將有指摘非訾之者。其爲克剛之累，不小也。克剛亦何苦而汲汲於爲是哉？八策之中，類皆老生常談，惟第五策於地方利害，頗有相關。然亦不過訴狀之詞，一有司聽之足矣，而克剛乃以爲致治垂統之一策，得無以身家之故，遂爲利害所蔽，而未暇深思之耶？明者一覽，如見肺肝，但克剛不自知耳。昔者顏子在陋巷簞瓢，孔子賢之。夫陋巷簞瓢，豈遂至於人

不堪憂，其間蓋亦必有患害屈抑，常情所不能當，如克剛今日之所遭際者矣。若其時遂以挂之於時君世主，讓讓層層，求白於人，豈得復謂之賢乎？禹稷昌言於朝，過門不入，以有大臣之責也。今克剛居顏子陋巷之地，而乃冒任禹稷之憂，是宗視而代庖人之割，希不傷手矣。冊未授受之說，似未端的，此則姑留於此。俟後日再議。至於八策，斷斷不宜復留，遂會同志諸友共付丙丁，爲克剛焚此魔障，克剛自此但宜收斂精神，日以忠信進德爲務，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見是而無悶可也。

與鄭啓範侍郎 丁亥

某愚不自量，痛此學之不講，而竊有志於發明之。自以劣弱，思得天下之豪傑，相與扶持砥礪，庶幾其能有成。故每聞海內之高明特達，忠信而剛毅者，卽欣慕愛樂，不啻骨肉之親。以是於吾啓範，雖未及一面之識，而心孚神契，已如白首之交者，亦數年矣。每得封事讀之，其間迺有齒及不肖者，則又爲之赧顏汗背，促踏不安。古之君子，恥有其名而無其實，吾於啓範，惟切磋之是望，乃不考其實，而過情以譽於朝，異時苟有不稱，將使啓範爲失言矣。如之何而可不肖志雖切於求學，而質本迂狂，疏謬，招尤速謗，自其所宜。近者復聞二三君子，以不肖之故，相與憤爭，力辯於鑠金銷骨之地，至於銜鋒冒刃，而弗顧，僕何以當此哉！二三君子之心，豈不如青天白日，誰得而瑕滓之者。願僕自反，亦何敢自謂無愧，則不肖之軀，將不免爲輕雲薄霧於二三君子者矣。如之何而可病軀懶放日久，已成廢人，尙可勉強者，惟宜山林之下，讀書講學而已。兩廣之任，斷非所堪，已具疏懇辭，必不得請，恐異日終爲知己之憂也。言不能謝，惟自鞭策，以期無負相知，庶以爲報耳。

答方叔賢 丁亥

久不奉狀，非敢自外，實以憂疾頻仍，平生故舊，類不敢通問。在吾兄誠不當以此例視，然廣士之來遊者，相踵山中啓處，時時聞之，簡札虛文，似有不必然者，吾兄當能亮之也。聖主聰明不世出，諸公旣蒙知遇，若此，安可不

一出圖報，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政不足開，人不足譎，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此非有忠君報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只好議論粉飾於其外而已矣。僕積衰之餘，病廢日甚，豈復更堪兵甲驅馳之勞。况讒搆未息，又可復出而冒爲之乎？懇辭疏下，望與扶持，得具養病林下，稍俟痊愈，出而圖報，非晚也。

二 丁亥

昨見邸報，知西樵兀崖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若千年無此事矣。深用嘆服。但與名其間，卻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雜一爛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砥礪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薏苡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爲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爲罪也。思田事貴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矣。今其事體既已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攘耳。鄙見略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己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齋奏人去，凡百望指示之。舟次草草，未盡鄙懷，千萬鑒恕。

與黃宗賢 丁亥

僕多病積衰，潮熱痰嗽，日甚一日，皆吾兄所自知，豈復能堪戎馬之役者。況讒搆未息，而往年江西從義將士至今查勘未已，往往廢業傾家，身死牢獄，言之實爲痛心，又何面目見之。今若不量可否，冒昧輕出，非獨精力決不能支，極其勢，正如無舵之舟，乘飄風而泛海，終將何所止泊乎。在諸公亦不得不爲多病之人一慮此也。懇辭疏下，望相扶持，終得養病林下是幸。席元山喪已還蜀，否前者奠辭想已轉達，天不慙遣，此痛何極。數日間唐生自黃

歸，知宅上安好。世恭書來，備道佳子弟悉知向方，可喜，聞附之知。

二 丁亥

得書知別後動定，且知世事之難爲，人情之難測。有若此者，徒增慨嘆而已。朽才病廢，百念俱息，忽承重寄，豈復能堪？若懇辭不獲，自此將爲知己之憂矣，奈何奈何！江西功次固不足道，但已八年餘矣，尙爾查勘未息，致使效忠赴義之士廢產失業，身死道途，縱使江西之功盡出冒濫，獨不可比於留都湖浙之賞乎？此事終須一白，但今日言之，又若有挾而要者，奈何奈何！木翁旬日間亦且啓行矣。此老慎默簡重，常出流輩，但精力則向衰。若如兀崖之論，欲使之破長格以用財，不顧天下之毀譽榮辱，以力主國議，則恐勢有所未能盡行耳。因論偶及，幸自知之。東南小蠢，特瘡疥之疾，羣僚百司各懷讒嫉黨比之心，此則腹心之禍，大爲可憂者。近見二三十士夫之論，始知前此諸公之心尙未平貼，姑待釁耳。一二當事之老，亦未見有同寅協恭之誠，聞聞有口從面諛者，退省其私，多若讎仇。病廢之人，愛莫爲助，竊爲諸公危之，不知若何而可以善其後，此亦不可不早慮也。兵部差官還病筆草草附此。西樵兀崖皆不及別簡，望同政意。近聞諸公似有德色傲容者，果爾，將重失天下善類之心矣。相見間可隱言及之。

三 丁亥

近得邸報及親友書，聞知石龍之於區區，乃無所不用其極若此，而西樵兀崖諸公愛厚勤拳，亦復有加無已，深用悚懼。嗟乎！今求朝廷之上，信其有事君之忠，憂世之切，當事之勇，用心之公，若諸公者，復何人哉！若之何而不足悲也！諸公旣爲此一大事出世，則其事亦不得不然。但於不肖則似猶有溺愛過情者，異日恐終不免爲諸公知人之累耳。悚懼悚懼！思田之事本亦無大緊要，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來遂不可輕易收拾，所謂天下本無事，在人自擾之耳。其略已具奏詞，今往一通，必得朝廷如奏中所請，則地方庶可以圖久安，不然，反覆未可知也。賤軀患咳，原自南贛，蒸暑中得來，今地益南，氣類感觸，咳發益甚，恐竟成痼疾，不復可藥。地方之事，苟幸塞責，山林田野則推

其宜矣，他尚可說哉。西樵兀崖家事，極爲時輩所擠排，殊可駭嘆。此亦皆由學術不明，近來士夫專以客氣相尚，凡所毀譽，不惟其是，惟其多且勝者，是附是和，是以此近日常來接見者，略已一講，已覺豁然有省發處，自後此等意思，亦當漸消除。京師近來事體如何？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則元氣亦當自復。但欲除疾病而攻治太厲，則亦足以耗其元氣，藥石之施亦不可不以漸也。木翁遂老相與如何？能不孤海內之望否？亦在諸公相與調和。此如行舟，若把舵不定而東撐西曳，亦何以致遠涉險。今日之事，正須同舟共濟耳。齋本人去，凡百望指示。

四 戊子

兩廣大勢，罷敵已極，非得誠於爲國爲民，強力有爲者，爲之數年，未可以責效也。思田之患，則幸已平靖，其間三五大巢，久爲廣西諸賊之根株淵藪者，亦已用計勦平。就今日久困積冤之民言之，亦可謂之太平無事矣。病軀咳患日增，平生極畏炎暑，今又深入炎毒之鄉，遍身皆發腫毒，且夕動履，且有不能。若巡撫官再候旬月不至，亦只得且爲歸休之圖，待罪於南贛之間耳。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朝，真所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鄙人世受國恩，從大臣之末，固非果於忘世者，平生亦不喜爲尙節求名之事，何忍遽言歸乎？自度病勢，非還故土，就舊醫，決將日甚一日，難復療治，不得不然耳。靜庵東羅見山西樵兀崖諸公，聞京中方嚴書禁，故不敢奉啓。諸公既當事，且須持之以鎮定久遠。今一旦名位俱極，同非諸公之得已，是適聖天子崇德任賢，更化善治，非常之舉，諸公當之，亦誠無愧。但貴不期驕，滿不期溢，賢者充養有素，何俟人言，更須警惕朝夕，謙虛自居，其所以感恩報德者，不必務速效，求近功，要在誠心實意爲久遠之圖，庶不負聖天子今日之舉，而亦不負諸公今日之出矣。僕於諸公，誠有道義骨肉之愛，故不覺及此，會間幸轉致之。

五 戊子

前齋奏去，曾具白區區心事，不審已能遂所願否？自入廣來，精神頓衰，雖因病患侵凌，水土不服，要亦中年以

後之人，其勢亦自然至此。以是懷歸之念日切，誠恐坐廢日月，上無益於國家，下無以發明此學，竟成虛度此生耳。奈何奈何！春初思田之議，悉蒙朝廷裁允，遂活數萬生靈。近者八寨斷藤之役，實以一方塗炭既極，不得已而爲救焚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諸公相與協贊力主於內，何由而致是乎？書去，各致此感謝之私，相見時，更望一申其懇懇。巡撫官久未見推，僕非厭外而希內者，實欲早還鄉里耳。恐病勢日深，歸之不及，一生未了心事，石韻其能爲我忽然乎？身在而後道可弘，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諸公不敢輒以此意奉告，至於西樵，當亦能諒於是矣。曷亦相與曲成之，地方處置數事附進，自度已不能了此。倘遂允行，亦所謂盡心焉耳已。舟次伏枕，草不盡所懷。

答見山家宰 丁亥

向齋本人去，曾奉短札，計已達左右矣。朽才病廢，甯堪重託；懇辭之疏，必須朝廷憐准。與其他日蒙顛覆之戮，孰若今日以是獲罪乎？東南小夷，何足以動煩。朝廷若此，致有今日，皆由憤激所成。以主上聖明，德威所被，指日自將平定。但廟堂之上，至今未有同寅協恭之風，此則殊爲可愛者耳。不知諸公竟何以感化而斡旋之？大抵護邪不遠，則賢士君子斷不能安其位，以有爲於時。自昔當事諸公，亦豈盡不知進賢而去不肖之爲美，顧其平日本無忠君愛國之誠，不免阿時附俗，以苟目前之舉，卒之悅諛信讒，終於蔽賢病國而已矣。來官守催力遣數四，始肯還。病筆草草，未盡傾企。

與霍兀崖宮端 丁亥

往歲曾辱大禮議見示，時方在哀疚，心善其說而不敢奉復。既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復書，草草作答。意以所論良是，而典禮已成，當事者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紛爭，不若姑相與講明於下，俟信從者衆，然後圖之。其後議論既興，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於朝。然士夫之間及者，亦時時爲之辨析，期在委曲調停，漸求挽復，卒亦不能有益也。後來賴諸公明目張膽，已申其義，然如倒倉滌胃，積淤宿痰，雖亦快然一去，而病勢亦甚危矣。今日急務，惟

在扶養元氣。諸公必有回陽奪化之妙矣。僕衰病陋劣，何足以與於斯耶。數年來頻罹疾構，痰嗽潮熱，日益尪羸，僅存喘息，無復人間意矣。乃者忽承兩廣之推，豈獨任非其才，是蓋責以其力之所必不能支，將以用之而實以斃之也。懇辭疏下，望相與扶持曲成，使得就醫林下，幸而痊愈，量力圖報，尙有時也。

答潘直卿 丁亥

遠承遺問，情意藹切，兼復獎與過分，僕何以得此哉！僕何以當此哉！媿悚媿悚，病廢日久，習成懶放，雖問水尋山，漸亦倦興，況茲軍旅之役，豈其精力所復能堪。已具疏懇辭，必須得請，始可免於後悔。不然，將不免爲知己之憂矣。奈何奈何！寧藩之役，湖浙及留都之有功者皆已陞賞，獨江西功次，今已六七年矣，尙爾杳勸未息。今復欲使之荷戈從役，僕將何辭以出號令，亦何面目見之賞爵國之大典。今乃用之以快恩仇，若此，僕一人不足惜，其如國事何！連年久分廢業，此等事不復掛之齒牙，今疼痛切身，不覺呻吟之發，不知畢竟何如而可耳。知子文道長尙未至，且不作書，見時望致意。

寄翟石門閣老 戊子

思田之議，悉蒙裁允，遂活一方數萬之生靈。近者八寨斷藤之役，實以生民塗炭既極，不得已而爲之救焚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魏公力主於朝，則金城之議無因而定，非有裴公贊決於內，則淮蔡之績何由而成。今日之事，敢忘其所由來乎？齋奏人去，輒申感謝之誠，并附起居之敬，但惟六月徂征，衝冒瘴疫，將士危險，頗異他時，稍得沾濡，亦少慰其勤苦耳。處置地方數事附進，得蒙贊允，尤爲萬幸。舟中伏枕，莫旣下懷，伏祈鑒亮。

寄何燕泉 戊子

某久臥山中，習成懶僻，平生故舊，音問皆疏。遙聞執事，養高歸櫛，越東楚西，何因一話，煙水之涯，徒切瞻望而已。去歲復以兵革之役，扶病強出，殊乖始願。正如野麋入市，投足搖首，皆成駭觸。忽枉箋教，兼辱佳章，捧誦洒然，蓋

安石東山之高，靖節柴桑之興，執事兼而有之矣。仰嘆可知。地方事苟幸平靖，伏枕已踰月旬。日後亦且具疏乞還。果遂所圖，雖不獲握手林泉，然榭嶺之下，稽山之麓，聊復同此悠悠之懷也。使來，值湖兵正還，兼有討處地方之奏，冗冗乃爾久稽，又未能細請臨紙惘然，伏冀照亮不具。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二

外集四

序

羅履素詩集序 壬戌

履素先生詩一帙，爲篇二百有奇，浙大參羅公某以授陽明子某而告之曰：「是吾祖之作也。今詩文之傳，皆其崇高顯赫者也。吾祖隱於草野，其所存要無愧於古人。然世未有知之者，而所爲詩文又皆淪落止是，某將梓而傳焉。懼人之以我爲僭也，吾子以爲奚若？」某曰：「無傷也。孝子仁孫之於其父祖，雖其服玩嗜好之微，猶將謹守而弗忍廢，况乎詩文，其精神心術之所寓，有足以發聞於後者哉。夫先祖有美而弗傳，是弗仁也。夫孰得而議之。蓋昔者夫子之取於詩也，非必其皆有聞於天下，彰彰然明著者而後取之。滄浪之歌，採之孺子；萍實之謠，得諸兒童。夫固若是其寬博也。然至於今，其傳者不過數語而止，則亦豈必其多之貴哉。今詩文之傳，則誠富矣，使有刪述者而去取之，其合於道也能幾。履素之作，吾誠不足以知之，顧亦豈無一言之合於道乎？夫有一言之合於道，是其於世也，亦有一言之訓矣。又况其不止於是也，而又奚爲其不可以傳哉？吾觀大參公之治吾浙，寬而不縱，仁而有勇，溫文蘊藉，居然稠衆之中，固疑其先必有以聞之者。乃今觀履素之作，而後知其所從來者之遠也。世之君子，苟未知大參公之所自，吾請觀於履素之作，苟未知履素之賢，吾請觀於大參公之賢，無疑矣。然則是集也，固羅氏之文獻，係焉。其又可以無傳乎哉？」大參公起拜曰：「某固將以爲羅氏之書也，請遂以吾子之言序之。」大參公名鏗，字某，由進士累今官，有厚德長才，向用未艾。大參之父某，亦起家進士，而以文學政顯。羅氏之文獻，於此益爲有證云。

兩浙觀風詩序 壬戌

兩浙觀風詩者，浙之士夫爲僉憲陳公而作也。古者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則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後巡狩廢而陳詩亡，春秋之時，列國之君大夫相與盟會問遺，猶各賦詩以言己志而相祝頌。今觀風之作，蓋亦祝頌意也。王者之巡狩，不獨陳詩觀風而已，其始至方岳之下，則望秩於山川，朝見茲土之諸侯，同律歷禮樂制度衣服納價以觀民之好惡，就見百年者而問得失，賞有功，罰有罪，蓋所以布王政而興治功，其事亦大矣哉。漢之直指循行，唐宋之觀察廉訪採訪之屬，及今之按察，雖皆謂之觀風，而其實代天子以行巡狩之事。故觀風，王者事也。陳公起家名進士，自秋官郎擢僉浙臬，執操縱予奪生死榮辱之柄，而代天子觀風於一方，其亦榮且重哉。吁，亦難矣。公之始至吾浙，適歲之旱，民不聊生，飢者仰而待哺，懸者呼而望解，病者呻，鬱者怨，不得其平者鳴，弱者，強者，蹶者，嚙者，梗而孽者，狡而竊者，乘間投隙，沓至而環起，當是之時而公無以處之，吾見其危且殆也。賴公之才，明知神武，不震不激，撫柔靡剔，以克有濟。期月之間，而飢者飽，懸者解，呻者歌，怨者樂，不平者申，蹶者起，嚙者馴，孽者順，竊者靖，滌蕩刮刷而率以無事。於是乎修廢舉，墜問民之疾苦而休息之，勞農勸學，以興教化。然後上會稽，登天姥，入鴈蕩，陟金娥，覽觀江山之形勝，慨然太息，弔子胥之忠誼，禮嚴光之高節，希遐躅於隆龐，把流風於彷彿，固亦大丈夫得志行道之一樂哉。然公之始，其憂民之憂也，亦既無所不至矣。公唯憂民之憂，是以民亦樂公之樂，而相與懽欣鼓舞，以頌公德。然則今日觀風之作，豈獨見吾人之厚公，抑以見公之厚於吾人也。雖然，公之憂民之憂，其惠澤則既無日而可忘矣。民之樂公之樂，其愛慕亦既與日而俱深矣。以公之才器，天子其能久容於外乎？則公固有時而去也。然則其可樂者能幾，而可憂者終誰任之？則夫今日觀風之作，又不徒以頌公之厚於吾人，將遂因公而致望於繼公者亦如公焉，則公雖去而所以憂其民者，尙亦永有所託，而因以不墜也。

山東鄉試錄序 甲子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槩，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爲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儼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爲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惟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十年來，始皆一用學職，遂致應名取具，事歸外籬，而糊名易書之意微目。頃言者頗以爲不便，大臣上其議。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國初之舊，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寧不自慶其遭際，又况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歟。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眞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奈何哉。蓋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子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旣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牆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竄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某於諸士亦願有言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恥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爲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恥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爲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是舉，無媿於夫子之鄉人也矣。是舉也，某某同事於考校，而御史儼實司監臨，某某

司提調，某某可監試，某某又相與翊贊防範於外，皆與有勞焉，不可以不書。自餘百執事，則已具別于祿矣。

氣候圖序 戊辰

天地一元之運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分而爲十二會；會分而爲三十運；運分而爲十二世；世分而爲三十年；年分而爲十二月；月分而爲二氣；氣分而爲三候；候分爲五日；日分爲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三百六十日而爲七十二候。會者，元之候也；世者，運之候也；月者，歲之候也；候者，月之候也。天地之運，日月之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之生息終始，盡於此矣。月證於月者也，氣證於氣者也，候證於物者也。若孟春之月，其氣爲立春，爲雨水，其候爲東風解凍，爲蟄蟲始振，爲魚負冰，獺祭魚之類，月令諸書可考也。氣候之運行，雖出於天時，而實有關於人事。是以古之君臣，必謹修其政令，以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氣運，以警惕夫人爲。故至治之世，天無疾風盲雨之愆，而地無昆蟲草木之孽。孔子之作春秋也，大雨震電大雨雪則書，大水則書，無冰則書，無麥苗則書，多麋則書，蟻蜚雨蝨蝗生則書，六鷁退飛則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則書，春無水則書，鸚鵡來巢則書。凡以見氣候之愆變失常，而世道之興衰治亂，人事之汙隆得失，皆於是乎有證焉。所以示世之君臣者，恐懼修省之道也。大總兵懷柔伯施公命繪工爲七十二候圖，遣使以幣走龍場，屬守仁敍一言於其間。守仁謂使者曰：「此公臨政之本也，善端之發也，戒心之萌也。」使者曰：「何以知之？」守仁曰：「人之情必有所不敢忽也，而後著於其念，必有所不敢忘也，而後存於其心。著於其念，存於其心，而後見之於顏色，言論，志之於弓矢，杖盤，孟劍，席綉之於圖畫，而日省之於其心，是故思馳騁者，愛觀夫射獵遊田之物，甘逸樂者，喜親夫博局燕飲之具。公之見於圖繪者，不於彼而於此，吾是以知其爲善端之發也；吾是以知其爲戒心之萌也。其殆警惕夫人爲而謹修其政令也歟？其殆致察乎氣運，而奉若夫天道也歟？夫警惕者，萬善之本，而衆美之基也，公克念於是，其可以爲賢乎。由是因人事以達於天道，因一月之候以觀夫世運會元，以探萬物之幽蹟，而窮天地之始終，皆於是乎始。吾是以喜聞而樂道之，爲之敍而不辭也。」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 戊辰

正德己巳夏四月，貴州按察司副使毛公承上之命，得致其仕而歸。先是公嘗卜桐江書院於子陵釣臺之側，君幾年矣。至是將歸老焉，謂其志之始獲遂也，甚喜。而同僚之良，惜公之去，乃相與咨嗟不忍，集而饒之南門之外。酒既行，有起而言於公者曰：「君子之道，出與處而已。其出也有所爲，其處也有所樂。公始以名進士從政南部，理繁治劇，頽然已有公輔之望。及爲方而於雲貴之間者十餘年，內釐其軍民，外撫諸戎蠻夷，政務舉而德威著。雖或以是召嫉取謗，而名稱亦用是益顯，建立暴於天下，斯不謂之有所爲乎？今茲之歸，脫履聲利，垂竿讀書，樂泉石之清幽，就烟霞而屏迹，寵辱無所與，而世累無所加，斯不謂之有所樂乎？公於出處之際，其亦無憾焉耳已。」公起拜謝。復有言者曰：「雖然，公之出而仕也，太夫人老矣，先大夫忠襄公又遺未盡之志，欲仕則違其母，欲養則違其父，不得已權二者之輕重，出而自奮於功業。人徒見公之憂勞爲國而忘其家，不知凡以成忠襄之志，而未嘗一日不在於太夫人之養也。今而歸告成於忠襄之廟，拜太夫人於膝下，旦夕承懽，伸色養之孝，公之願遂矣。而其勞國勤民，拳拳不舍之念，又何能釋然而忘之。則公雖欲一日遂歸休之樂，蓋亦有所未能也。」公復起拜謝。又有言者曰：「雖然，君子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之而不行者，往而不返者也，舍之而不藏者，溺而不止者也。公之用也，既有以行之，其舍之也，有弗能藏者乎？吾未見夫有其用而無其體者也。」公又起拜，遂行。陽明山人聞其言而論之曰：「始之言道，其事也，而未及於其心；次之言者，得公之心矣，而未盡於道；終之言者，盡於道矣，不可以有加矣，斯公之所允蹈者乎？」諸大夫皆曰：「然，子盍書之，以贈從者。」

恩壽雙慶詩後序 戊辰

正德丙寅，丹徒沙隱王公壽七十，配孺人嚴六十有九。其年天子以厥子侍御君貴，封公監察御史，配爲孺人。在朝之彥咸爲歌詩修上之德，以祝公壽，美侍御君之賢，又明年侍御君奉命巡按貴陽，以王事之靡鹽將

厥父母之弗違也，載是冊以俱。每陟岵帖，望飛雲，徘徊瞻戀，喟然而興歎，黯然而長思，輒取是冊而披之，而微諷之，而長歌詠歎之，以舒其懷，見其志雖身在萬里，固若稱觴膝下，聞詩禮而趨於庭也。大夫士之有事於貴陽者，自都憲王公而下，復相與歌而和之，聯爲巨帙，屬守仁敘於其後。夫孝子之於親，固不必捧觴戲彩以爲壽，不必柔滑旨甘以爲養，不必候起居奔走扶攜以爲勞者。非子之心謂不必如是也，子之心願如是，而親以爲不必如是，必如彼而後吾之心始樂也。子必爲是不爲彼以拂其情，而曰吾以爲孝，其得爲養志乎？孝莫大乎養志。親之願於其子者，曰弘乃德，遠乃猶，嘻嘻旦夕，孰與名垂簡冊，以顯我於無盡，飲食口體，孰與澤被生民，以張我之能施。服勞奔走，孰與比迹羹臯，以明我之能教？非必親之願於其子者，咸若是也。親以是願其子，而子弗能焉，弗可得而願也。子能之而親弗以願其子焉，弗可得而能也。以是願其子者，賢父母也，以是承於其父母者，賢子也，二者恆百不一遇焉。其庸可冀乎？侍御君之在朝，則忠愛達於上，其巡接於茲也，則德威敷於下。凡其宣布恩惠，摩赤子，起其疾而乳哺之者，孰非公與孺人之慈。凡其憐大奸，使不得肆，祛大弊，使不復作，爬梳調服，撫諸夷而納之夏，以免天子一方之顧慮者，孰非侍御君之孝。而凡若此者，亦孰非侍御君之所以壽於公與孺人之壽哉？公孺人之賢，斬太史之序詳矣。其所以修其身，教其家，誠可謂有是父有是子，是詩之作，不爲虛與諛，故爲序之云爾。

重刊文章軌範序 戊辰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爲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是之，謀諸方伯郭公，證相與捐俸廩之資，饒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爲宋忠臣，固以舉業進者，是吾微有訓焉。屬守仁敘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法，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

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贊，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僞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媚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且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爲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躓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五經臆說序 戊辰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爲醪也。夫謂糟粕之爲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遠矣。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攜，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爲之訓釋。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以娛情養性焉耳。則吾之爲是，固又忘魚而釣，寄興於麴蘗，而非誠旨於味者矣。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爲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十六卷，經各十，而禮之說尙多缺，僅六卷云。

潘氏四封錄序 辛未

歛潘氏之仕於朝者，戶部主事君選，大理寺副君珍，戶部員外君旦，南大理評事君鑑，凡四人。正德五年冬，珍旦以上三載最選鑑以兩宮徽號，旬月之間，皆得推恩，封其親如其官焉。於是敝八制爲錄，侈上之賜以光其

族裔。而來謂某曰，「德下寵浮，若之何其可，請一言以永我潘氏。」某曰，「一族而四顯，來者相望也，其盛哉！夫一月之間而均被榮渥，則又何難也。蓋吾聞之，大山之木千仞而四榦垂，而四峯之顛，飛鳥之鳴聲不相及也。春氣至而四榦之杪花葉若一，則其所出之根，同有不期致焉。潘氏之在婺，聞望自宋元而來，其培本則厚。四子者，固亦潘氏之四榦矣。是惟否塞閉晦，苟際明期而諧景會，其軒竦條達孰禦，則夫寵命之沾，暨不約而同也。其又尼異哉。雖然，木之生，風霆之鼓舞，炎暑之酷烈，陰寒冰雪之嚴，迥剝落俾堅其質而完其氣，非獨雨露之沾濡生成之也。夫恩寵爵祿，雨露也；號令宣播，風霆也；法度政事之苛密煩困，炎暑也；時之險阨患難顛沛，陰寒冰雪之嚴迥剝落也。何莫而非生成，四子蓋亦略嘗歷之。其材中樞柱而任梁棟矣，吾願潘氏之益培其根也。」四子拜而起曰，「吾，其益培之以忠孝乎？澆之以誠敬乎？植之以義而防之以禮乎？」某曰，「然則潘氏之軒竦條達，其益無窮爾已矣。某不爲應酬詩文餘四年矣，寺副君之爲暨陽也，予嘗許之文。未及爲而有南北之別。今茲復見於京師，而以是責償焉，故不得而辭也。」

送章達德歸東雁序 辛未

章達德將歸東雁，石龍山人爲之請，於是甘泉子託以考槃，陽明子爲之賦，衡門客有在坐者，嗒然曰，「異哉，二夫子之言，吾不能知之。夫闕爾形，無瑩爾精也，其可矣。今茲將惟職業之弗遑，而顧雁蕩之懷乎？彼章子者，雁蕩之產矣，則又可以居而弗居，依依於京師者數年而未返。是二者交相慕乎其外也。夫苟游心恬淡，而棲神於流俗塵囂之外，環堵之間，其無屏葭天柱乎？雁蕩又奚必造而後至不然，託蹤泉石，而利祿徂其中，雖廬常雲之頂，其得而居諸？」於是陽明子仰而喟，俯而默，卒無以應之也。志其言以遺章子曰，「客見吾杜權焉行矣。子毋忘客之言，亦無以客之言而忘甘泉子之託。」

壽湯雲谷序 甲戌

弘治壬戌春，某西尋句曲與丹陽湯雲谷偕。當是時，雲谷方爲行人，留意神仙之學，爲予談呼吸屈伸之術，疑神化氣之道，蓋無所不至。及與之登三茅之巔，下探葉陽，休玉宸，感陶隱君之遺迹，慨歎穢濁，飄然有脫屣人間之志。予時皆未之許也。雲谷意不然之，曰：「子豈有見於吾乎？」予曰：「然子之眉間慘然，猶有怛世之色，是道也。遲之十年，庶幾矣。」雲谷曰：「子見吾之貌，而吾信吾之心。」旣別，雲谷尋入爲給事中，又遷爲右給事，殫心職務，驅逐瘴勞，竟以直道抵權奸斥外。而予亦以言事得罪，奔走謫鄉，不相見者十餘年。至是正德癸酉某月，予自吏部徙官南太僕，再過丹陽，而雲谷已家居三年矣。訪之，迎謂予曰：「尙憶眉間之說乎？吾信吾之心，而不若子之見吾貌，何也？今果十年而始出於泥塗，是則信矣。然謂古之庶幾也，則貌益衰，年益逝，去道益遠，獨是若未之盡然耳。」予曰：「乃今則幾矣。今吾又聞子之言，見子之貌矣，又見子之廬矣，又見子之鄉人矣。」雲谷曰：「異哉！言貌旣遠矣，廬與鄉人亦可以見我乎？」曰：「古之有道之士，外槁而中澤，處隘而心廣，累釋而無所撓，其精機忘而無所忤於俗，是故其色愉愉，其居于子，其所遭若清風之披物，而莫知其所從往也。今子之步徐髮改，而貌若益德，然而其精藏矣，言下意懇，而氣若益衰，然而其神守矣。室廬無所增益於舊，而志意擴然，其累釋矣。鄉之人相忘於賢愚貴賤，且以爲慈母，且以爲嬰兒，其機忘矣。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光發，累釋則怡愉而靜，機忘則心純而一。四者道之證也。夫道無在而神無方，安常處順，其至矣，而又何人間之脫屣乎？」雲谷曰：「有是哉！吾信吾之心，乃不若子之見吾廬與吾鄉人也。」於是雲谷年七十矣，是月值其懸弧，鄉人方謀所以祝壽者，聞予至，皆來請言。予曰：「嘻，子之鄉先生旣幾於道，而尙以壽爲賀乎？夫壽不足以爲子之鄉先生賀，子之鄉而有道之士，老子之鄉先生者，使爾鄉人之子弟皆有所矜式視效，出而事君，則師其道以用世，入而家居，則師其道以善身，若射之有的，各中乃所向。則是先生之壽，乃於爾鄉之人復有足賀也已。」明年三月，予再官鴻臚，而鄉之人復以書來請，遂追書之。

文山別集序 甲戌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歷，後人因而採集之以成者也。其間所值險阻艱難，顛沛萬狀，非先生之述，固無從而盡知者。先生忠節蓋宇宙，皆於是而有據。後之人因詞考迹，感先生之大義，油然而起其忠君愛國之心，固有泫然泣下，裂臂扼腕，思喪元首之無地者。是集之有益於臣道，豈小小哉。古之君子之忠於其君，求盡吾心焉，以自慊而已，亦豈屑屑言之，以斬知於世。然而仁人之心，忠於其君，亦欲夫人之忠於其君也。忠於其君，則盡心焉，已欲夫人忠於其君，而思以吾之忠於其君者，啓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之者，非自言之，何由以及人乎。斯先生之所爲自述，將以教世之忠也。當其時仗節死義之士，無不備載，亦因是以有傳，是又與人爲善者也。是集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嫌於斬世之知，以先生之教人，則吾惟恐其知之不盡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可以無傳，以先生之與人爲善，則吾惟恐其傳之不遠也。先生之裔孫，今太僕少卿公宗巖，復刻是集而屬某爲之序。某之爲廬陵也，公之族弟某嘗以序謀，茲故不可得而辭。嗚呼！當顛沛之心，而不忘乎與人爲善者，節之裕也，致自盡之心，而欲人同歸於善者，忠之推也，不以斬知爲嫌，而行其教人之誠者，仁之篤也。象賢崇德，以章其先世之美之謂孝，明訓述事，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吾於是集之序，無愧辭耳矣。

金壇縣志序 乙亥

麻城劉君天和之尹金壇也，三月而政成。考邑之故而創志焉，曰：「於乎艱哉！吾欲觀風死之所宜，民俗之所向，而無所證也，以諏於鄉老有遺聽焉；吾欲觀往昔之得失，民俗之急緩弛張，先後之無所稽也，以詢於閭野有通情焉；吾欲觀山川之條理疆域之所際，道路井邑之往來聚散，制其經，適其變，而無所裁也，則以之闢荒穢入林麓，有遺歷焉，亦惟文獻之未足也，而爾已矣。嗚呼！古君子之忠也，舊政以告於新尹，吾何以盡吾心哉？夫政有時而或息焉，告有時而或窮焉，書之冊而世守之，斯其爲告也，不亦遠乎！」志成使來請序，吾觀之，秩然其有倫也，錯然其有章也。天也，物之祖也；地也，物之妣也。故先之以天文，而次之以地理。地必有所產，故次之以食貨。物產而事興，故

次之以官政，政行而齊之以禮，則教立，故次之以學校。學以興賢，故次之以選舉。賢與而後才可論也，故次之以人物。人物必有所居，故次之以宮室。居必有所事，事窮則變，變則通，故次之以雜志。終焉嗚呼！此豈獨以志其邑之故，君子可以觀政矣。夫經之天文，所以立其本也；紀之地理，所以順其利也；參之食貨，所以遂其養也；綜之官政，所以均其施也；節之典禮，所以成其俗也；達之學校，所以新其德也；作之選舉，所以用其才也；考之人物，所以辨其等也；修之宮室，所以安其居也；通之雜志，所以盡其變也。故本立而天道可睹矣，利順而地道可因矣，養遂而民生可厚矣，施均而民政可平矣，俗成而民志可立矣，德新而民性可復矣，才用等辨而民治可久矣，居安盡變而民義不匿矣。修此十者以治，達之邦國天下可也，而况於邑乎？故曰：君子可以觀政矣。

送南元善入觀序 乙酉

渭南南侯之守越也，越之敝數十年矣。巨奸元慙，窟據根盤，良牧相尋，未之能去；政積事墮，俗因墮靡，至是乃斬然翦剔而一新之，兇惡貪殘，禁不得行，而狡僞淫侈，游惰苟安之徒，亦皆拂戾失常，有所不便，相與斐斐緝緝，構譏騰誹，城狐社鼠之奸，又從而黨比翕張之，謗遂大行。士夫之爲元善危者，沮之曰：「謗甚矣，盍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且曰：「民亦非無是非之心，而蔽昧若是，固學之不講而教之不明也。吾寧無責而獨以咎歸於民。」則日至學宮，進諸生而作之以聖賢之志，啓之以身心之學。士亦蔽於習染，闕然疑怪以駭曰：「是迂闊之談，將廢吾事。」則又相與斐斐緝緝，訾毀而詆議之。士夫之爲元善危者，沮之曰：「民之謗若火之始炎，士又從而膏之，孰能以無燼乎？盍遂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則及緝稽山書院，萃其秀穎，而日與之諄諄焉，齊齊焉，越月踰時，誠感而意孚，三學洎各邑之士，亦漸以動，日有所覺，而月有所悟矣。於是爭相奮曰：「吾乃今知聖賢之必可爲矣，非侯之至，吾其已夫。侯真吾師也！」於是民之謗者亦漸消沮，其始猶曰：「侯之於我利害半，我之於侯恩愛半。」至是惠洽澤流而政益便，相與悔曰：「吾始不知侯之愛我也，而反以爲殃我也，吾

始不知侯之拯我也，而反以爲勞我也；我其無人之心乎！侯真吾之嚴父也，慈母也！於是侯且入覲，百姓皇皇請留不得，相與謀之多士曰：「吾去慈母，吾將安哺乎！吾去嚴父，吾將安恃乎！」士曰：「吁嗟，維父與母，則生爾身，維侯我師，實生我心，吾寧可以一日而無吾師之臨乎！」則相與假重於陽明子，而乞留焉。陽明子曰：「三年之覲，大典也，侯焉可留乎？雖然，此在爾士爾民之心，夫承志而無違，子之善養也，離師友而不背，弟子之善學也。不然，雖居膝下而侍，凡杖猶爲不善養而操戈入室者，也，奚必以留侯爲哉！」衆皆默然，良久曰：「公之言是也。」相顧遽巡而退。明日，復師生相率而來請曰：「無以輸吾之情，願以公言致之於侯，庶侯之過其來旋，而有以速諸生之化，慰吾民之延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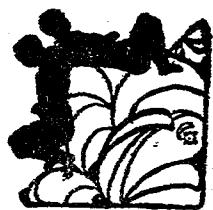
送聞人邦允序

聞人言邦允者，陽明子之表弟也，將之官閩之查峽而請言。陽明子謂之曰：「重矣，勿以進非科第而自輕，榮矣，勿以官卑而自慢。夫進非科第，則人之待之也易以輕，從而自輕者有矣；官卑則人之待之也易以慢，從而自慢者有矣。夫科第以致身而恃以爲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遽以謀利，是盜資也。於吾何有哉？吾所謂重吾有良貴焉耳，非矜與敖之謂也；吾所謂榮，吾職易舉焉耳，非顯與耀之謂也。夫以良貴爲重，舉職爲榮，則夫人之輕與慢之也，亦於吾何有哉？行矣，吾何言。」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 戊子

嘉靖丁亥冬，守仁奉命視師思田，省吾林君以廣西右轄，實與有司。旣思田來格，謀所以緝綏之道，咸以爲非得寬厚仁恕德威素爲諸夷所信服者，父臨而毋鞠之殆，未可以強力詭計劫制於一時，而能久於無變者也。則莫有踰於省吾者。遂以省吾之名上請，乞加憲職，委之重權，以留撫於茲土。蓋一年二年而化洽心革，朝廷永可以無一方顧也乎。則又以爲聖天子方側席勵精，求卓越之才，須更化善治，則如省吾之威德夙望，大臣且交

章論薦，或者請未及。上而先已有隆委峻擢，恐未肯爲區區兩府之遺黎，淹歲月而借之以重也。疏去未踰月，而巡撫鄖陽之命果下矣。當是時，八寨之徭積禍千里，且數十年，方議進兵討罪。省吾將率思田報效之民以先之。報聞，衆咸爲省吾賀，且謂得免兵革驅馳之勞也。省吾曰：「不然。當事而中輟之仁者忍之乎？遇難而苟避之，義者爲之乎？吾旣身任其責，幸有改命，而亟去之，以爲吾心，吾能如是哉？」遂弗停驅而往，冒暑雨，犯瘴毒，乘危破險，竟成八寨之伐而出。嗟乎！今世士夫計逐功名，甚於市井刀錐之較，稍有患害可相連及，輒設機阱，立黨援，以巧脫幸免。一不遂其私，瞋目攘臂以相抵捍，鉤摘公然爲之，曾不以爲恥。而人亦莫有非之者。蓋士風之衰薄，至於此而亦極矣。而省吾所存，獨與時俗相反若是。古所謂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省吾有焉。正德初，某以武選郎抵逆瑾，逮錦衣獄，而省吾亦以大理評觸時諱，在繫，相與講易於桎梏之間者，彌月，蓋晝夜不息，忘其身之爲拘囚也。至是別已餘二十年，而始復會於此。省吾貌益充，氣益粹，議論益平實，而其孜孜講學之心，則固如昔加懇切焉。公事之餘，相與訂舊聞而考新得。予自近年偶有見於良知之學，遂具以告於省吾。而省吾聞之，沛然若決江河，可謂平生之一快，無負於二十年之別也矣。今天下之不治，由於士風之衰薄，而士風之衰薄，由於學術之不明，學術之不明，由於無豪傑之士者爲之倡焉耳。省吾忠信仁厚之質，得之于天者，旣與人殊，而其好學之心，又能老而不倦。若此，其德之日以新而業之日以廣也，何疑乎！自此而明學術，變士風，以成天下治，將不自省吾爲之倡也乎？於省吾之別，庸書此以敦切劘之意。若夫期望於聲位之間，而繫情於去留之際，是奚足爲省吾道之哉？



請於某，且告之故。某曰：「是姚人之願，不獨與國也。公之去吾姚已二十餘年，民之思公如其始去。每有自公而來者，必相與環聚問公之起居飲食，及其履歷之險夷，丰采狀貌鬚髮之蒼白與否，退則相傳告以爲欣感。以吾姚之思公，知與國之爲是舉，亦其情之有不得已也。然公之始去吾姚，既嘗有去思之碑，以紀公德，今不可以重複其說。而與國之績，吾雖聞之甚詳，然於其民爲遠，雖極意揄揚之，恐亦未足以當其心也。姑述其請記之辭，而詩以系之。」公諱灝，河南之羅山人，有文武長才，而方嚮於用。詩曰：於維胡公，允毅孔直。惟直不撓，以來與國。惟此與國，實荒有年。自公之來，闢爲良田。寇乘于垣，死課于堦。公曰吁嗟，茲惟予譴。勤爾桑禾，謹爾室家。歲豐時和，民謠以歌。乃築泮宮，教以禮讓。弦誦詩書，溢于里巷。庶民諄諄，庶士彬彬。公亦欣欣，曰：惟家人。維公我父，惟公我母。自公之去，奪我特怙。維公之政，不專於寬。雨賜維若，時其燠寒。維公文武，亦周于藝。射御工力，展也不器。我拜公像，從我父兄。率我子弟，集于泮宮。父兄相謂，毋爾敢望。天子用公，訓于四方。」

新建預備倉記 癸亥

倉廩以儲國用，而民之不給，亦於是乎取。故三代之時，上之人不必其盡輸之官府，下之人不必其盡臧於私室。後世若常平義倉，蓋猶有所以爲民者，而先王之意亦既衰矣。及其大弊，而倉廩之蓄，遂遂然與民無復相關；其遇凶荒水旱，民餓孳相枕藉，苟上無賑貸之令，雖良有司亦坐守鍵閉，不敢發升合以拯其下。民之視其官廩，如仇人之壘，無以事其刃爲也。嗚呼！倉廩之設，豈固如是也哉？紹興之倉，目如坻，大有之屬，凡三四區，中所積亦不下數十萬。然而民之饑餒，稍不稔，卽無免焉。藏癸亥春，融風日作，星火宵隕，太守修公曰：「是旱徵也，不可以無備。」旣命民間積穀藏，則復鳩工度地，得舊太積庫地於郡治之東，而建以爲預備倉。於是四月不雨，至於八月，農工大壞。比室罄懸，民陸走數百里，轉嘉湖之粟以自療。市火間作，賢遷無所居。公帥僚吏遍禱於山川社稷，迺八月己酉大雨洽旬，禾稿復穎，民始有十一之望。漸用蘇息，公曰：「嗚呼！予所建，今茲之旱，雖誠無補於後患，其將有神。」迺

益遂厥營。九月丁卯工畢。凡爲廩三面廿有六楹。約受穀十萬幾千斛。前爲廳事。以司出納。而以其無事時。則凡賓客部使之往來而無所寓者。又皆可以館之。於是極南阻民居。限以高垣。東折爲門。出之大衢。並門爲屋。廿有八楹。自南互北。以居商旅之貿遷者。而月取其值。以實廩粟。又於其間區畫而綜理之。蓋積三歲。而可以有一年之備矣。二守錢君謂其僚曰。『公之是舉。其惠於民豈有窮乎。夫後之民食公之德。而弗知其所自。是吾儕無以贊公於今日。而又以泯其績於後也。』於是相率來屬某以記某曰。『唯唯。夫憫災而恤患。庇民之仁也。未患而預防。先事之知也。已患而不怠。臨事之勇也。創今以圖後。敷德之誠也。行一事而四善備焉。是而可以無紀也乎。某雖不文也。願以執筆而從事。』

平山書院記 癸亥

平山在鄞之北三里。今杭郡守楊君溫甫蚤歲嘗讀書其下。鄞人之舉進士者。自溫甫之父僉憲公始。而溫甫承之。溫甫既貴。建以爲書院。曰。『使吾鄉之秀與吾楊氏之子弟誦讀其間。翹翹焉相繼而興。以無亡吾先君之澤。』於是其鄉多文士。而溫甫之子晉復學成有器識。將紹溫甫而起。蓋書院爲有力焉。溫甫始爲秋官郎。予時實爲僚佐。相懷甚得也。溫甫時時爲予言。『平山之勝。聳秀奇特。比於峨峯。望之巖厲壁削。若無所容。而其上乃寬衍平博。有老氏宮焉。殿閣魁傑偉麗。聞於天下。俯覽大江。煙雲香靄。暇輒從朋儕往遊。其間鳴湍絕壑。沸雲千仞之木。陰翳虧蔽。書院當其麓。其高可以眺。其邃可以隱。其芳可以采。其清可以濯。其幽可以棲。吾因而望之以舍遠之樓。墊之以寒香之陽。揭之以秋芳之亭。澄之以洗月之池。息之以棲雲之窩。四時交變。風雪晦冥之朝。花月澄芬之夕。光景超忽。千態萬狀。而吾誦讀於其間。蓋冥然與世相忘。若將終身焉。而不知其他也。今吾汨沒於簿書案牘。思平山之勝。而庶幾夢寐焉。何可得耶。』既而某以病告歸。陽明溫甫尋亦出守杭郡。錢塘波濤之淘怪。西湖山水之秀麗。天下之言名勝者無過焉。噫。溫甫之居是地。當無憾於平山耳矣。今年與溫甫相見於杭。而疊疊於平山者猶昔。

也，吁，亦異矣。豈其沈溺於茲山，果有不能忘情也哉？溫甫好學不倦，其爲文章，追古人而並之。方其讀書於平山也，優游自得，固將發爲事業以顯於世。及其施諸政事，沛然有餘矣，則又益思致力於問學。而其間又自有不暇者。則其眷戀於茲山也，有以哉。溫甫旣已成已，則不能忘於成物，而建爲書院以倡其鄉人處行義之時，則不能忘其隱居之地，而拳拳於求其志者無窮已也。古人有言：「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溫甫其仁且知者歟。又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溫甫殆其人也非歟。溫甫屬予記，予未嘗一至平山，而平山巖巖之氣象，斬然壁立而不可犯者，固可想而知其不異於溫甫之爲人也。以溫甫之語予者記之。

何陋軒記 戊辰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爲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爲要綏，而習類尙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烏言，山棲瓶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緝，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爲陋也。夫愛僧面背，亂白黝丹，浚奸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爲陋乎？夷之人適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予至，無室以止，居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峯，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予陋，益予比。予嘗圃於叢棘之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閤之材，就其地爲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檜竹，蔭之以卉藥，列堂階，辯室奧，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道略俱。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鉤繫之術窮，而狡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尙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

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君子亭記 戊辰

陽明子既爲何陋軒，復因軒之前柴駕爲亭，環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節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隱，雨雪晦明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珊，中采齊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洗泗羣賢之交，集風止籟靜，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羣后，端冕正笏，而列於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於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不愧於吾亭。」門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內靜虛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懼，處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於朝，今也行於夷，順應物而能當，雖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翼翼，其處雍雍，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夫子蓋謙於自名也，而假之竹。雖然，亦有所不容隱也。夫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固以自居矣。」陽明子曰：「噫，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我哉？抑學而未能，則可云爾耳。昔者夫子不云乎：『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以竹也。人而嫌以君子自名也，將爲小人之歸矣。而可乎？小子識之！」

遠俗亭記 戊辰

憲副毛公應奎名其退食之所曰「遠俗」。陽明子爲之記曰：「俗習與古道爲消長。塵囂溷濁之既遠，則必高明清曠之是宅矣。此「遠俗」之所由名也。然公以提學爲職，又兼理夫獄訟軍賦，則彼舉業辭章，俗儒之學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二者公皆不免焉。舍所事而曰吾以遠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近矣。君子之行也，不遠於微近纖曲，而盛德存焉，廣業著焉。是故誦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蓄其德，而達諸用，則不遠於舉業辭章，而可

以得古人之學，是遠俗也已。公以處之，明以決之，寬以居之，恕以行之，則不遠於簿書期會，而可以得古人之政，是遠俗也已。苟其心之凡鄙猥瑣，而徒開散疏放之是託，以爲遠俗，其如遠俗何哉？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絕俗哉？然必曰無害於義，則其從之也，爲不苟矣。是故苟同於俗，以爲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遠於俗，以求異者，尤非君子之心。」

象祠記 戊辰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禮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况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棄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于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臥馬塚記 戊辰

臥馬塚在宣府城西北十餘里。有山隆然，來自蒼茫，若涌若瀆，若奔若伏，布爲層網，擁爲覆釜，漫行陂迤，環抱逼迴，中凝外完，內缺門若合流，泓澗高岸，屏塞限以重河，敦爲廣野，桑乾燕尾，遠泛近挹，今都憲懷來王公實葬厥考，大卿於是。方公之卜兆也，禱於大卿，然後出從事，屢如未迪，未迺來茲，顧瞻徘徊，心契神得，將歸而加諸卜。爰視公馬，眷然踟臥，噉嗅盤旋，繾綣嘶秣，若故以啓公之意者。公曰：「嗚呼！其弗歸卜，先公則既命於此矣。」就其地窆焉。厥土五色，厥石四周，融澗煦淑，面勢環拱。既葬，弗震弗崩，安靖妥謐，植樹蒼蔚，庶草芬茂，禽鳥哺集，風氣凝毓，產祥萃休，祉福駢降。鄉人謂公孝感所致，相與名其封曰「臥馬」，以志厥祥，從而歌之。士大夫之聞者，又從而和之。正德戊辰，守仁謫貴陽，見公於巡撫臺下，出聞是於公之鄉人。客有在坐者曰：「公其休服於無疆哉！昔在士行，牛眠協兆，峻陟三公，公茲實類於是。」守仁曰：「此非公意也。公其慎厥終，惟安親是圖，以庶幾無憾焉耳。已，豈以微福於躬利其嗣人也哉？雖然，仁人孝子，則天無弗比，無弗祐，匪自外得也。親安而誠信竭，心斯安矣。心安則氣和，和氣致祥，其多受祉福以流行於無盡，固理也哉！」他日見於公，以鄉人之言問焉，公曰：「信。」以守仁之言正焉，公曰：「嗚呼！是吾之心也。子知之，其遂志之，以訓於我子孫，毋替我先公之德。」

賓陽堂記 戊辰

傳之堂東向曰「賓陽」。取堯典「寅賓出日」之義，志向也。賓日羲之職，而傳冒焉，傳職賓賓，義以賓賓之。寅而賓日，傳以賓日之寅而賓賓也。不曰日乃陽之屬，爲日爲元爲善爲吉爲亨治，其於人也爲君子，其義廣矣。備矣。內君子而外小人爲泰。曰：「賓自外而內之傳，將以賓君子而內之也。傳以賓君子，而容有小人焉，則如之何？」曰：「吾知以君子而賓之耳。吾以君子而賓之也，賓其甘爲小人乎哉？」爲賓日之歌，日出而歌之，賓至而歌之。歌曰：「日出東方，再拜稽首。人曰予狂。匪日之寅，吾其怠荒。東方日出，稽首再拜。人曰予德。匪日之愛，吾其荒怠。其豳

其嘒，其日惟霽。其响其霧，其日惟雨。勿忤其响，俟焉以霧。勿謂終翳，或時其嘒。嘒其光矣，其光照熙，與爾偕作，與爾偕宜。修其霧矣，或時以熙，或時以照，孰知我悲。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戊辰

隆興之南有巖曰月潭，壁立千仞，簷垂數百尺。其上瀆洞玲瓏，浮者若雲霞，巨者若虹霓，豁若樓殿門闕，懸若鼓鐘，編磬，幢幃繚絡，若搏風之鵬鷖，集翔鶴，鸞虺之糾纏，猿狖之駭攫，譎奇變幻，不可具狀。而其下澄潭邃谷，不測之洞，環秘回伏，喬林秀木，垂蔭蔽虧，鳴瀑清谿，停洄引映。天下之山萃於雲貴，連亘萬里，際天無極。行旅之往來，日攀緣，下上於窮崖絕壑之間，雖雅有泉石之癖者，一入雲貴之途，莫不困踣煩厭，非復夙好。而惟至於茲巖之下，則又皆灑然開豁，心洗目醒，雖庸儻俗侶，素不知有山水之遊者，亦皆徘徊顧盼，相與延戀而不忍去，則茲巖之勝，蓋不言可知矣。巖界與隆偏橋之間，各數十里，行者至是皆憊頓飢悴，宜有休息之所。而巖麓故有寺，附巖之成，卒官吏與凡苗夷犵狁之種，連屬而居者，歲時令節，皆於是焉釐祝。寺漸蕪廢，行禮無所。憲副滇南朱君文瑞按部至是，樂茲巖之勝，憫行旅之艱，而從士民之請也，乃捐資庀材，新其寺於巖之右，以爲釐祝之所。曰：「吾聞爲民者，順其心而趨之善。今苗夷之人，知有尊君親上之禮，而憾於弗伸也，吾從而利道之，不亦可乎？」則又因寺之故材，與址架樓三楹，以爲部使者休食之館。曰：「吾聞爲政者，因勢之所便而成之，故事適而民逸。今旅無所舍，而使者之出，師行百里，飢不得食，勞不得息，吾圖其可久而兩利之，不亦可乎？」使遊僧正觀，任其勞，指揮濂遠，度其工，千戶某某相其役，遠近之施捨勤助者，欣然而集，不兩月而工告畢。自是飢者有所炊，勞者有所休，遊觀者有所舍，釐祝者有所瞻，依以爲竭虔效誠之地，而茲巖之奇若增而益勝也。正觀將記其事於石，適予過而請焉，予惟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是舉也，蓋得之矣。况當法網嚴密之時，衆方喘息憂危，動虞牽觸，而乃能從容於山水泉石之好，行其心之所不愧者，而無求免於俗焉，斯其非見外之輕，而中有定者，能

若是乎？是誠不可以不志也矣。寺始於戊卒周齋公，成於遊僧德彬，增治於指揮劉璵，常智李勝及其屬王威韓儉之徒，至是凡三緝，而公館之建則自今日始。

玩易窩記 戊辰

陽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窩而讀易，其間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無微，茫乎其無所指，子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乎其若決，聯乎其若徹，茁淤出焉，精華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優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而其春生焉，精粗一外內翕，視險者夷，而不知其夷之爲阨也。於是陽明子撫几而歎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夫吾知所以終吾身矣，名其窩曰「玩易」，而爲之說曰：夫易三才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迹。無方則象辭基焉，無迹則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也。蓋昔者夫子嘗韋編三絕焉，嗚呼！假我數十年以學易，其亦可以無大過已夫。

東林書院記 癸酉

東林書院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沒，其地化爲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于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聚徒講誦於其間。先生旣仕而址復荒，屬于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爲書院，以昭先生之迹，而復龜山之舊。先生旣已紀其廢興，則以記屬之某，當是時遼陽高君文彖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迹，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願以勤諸生則何事，爰舉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廢興，亦決有成數矣，而亦存乎其人。夫龜山沒，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豈遂淪入于老佛詞章而莫之知求當時從龜山遊不無人矣，使有如華氏者相

繼修葺之，縱其學未即明，其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沒於四百年之久。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爲己任，書院將無因而圯，又何至化爲浮屠之居而蕩爲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宜書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以上接孔孟，下啓羅李晦庵，其統緒相承，斷無可疑。而世猶議其晚流於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辨，先生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溶然，不見其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川之趨海。論者以爲有龜山之風，非有得於其學，宜弗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游者，其以予言而深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上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爲虛矣。書院在錫百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周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爲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若駘於後。太伯之遺風，尙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甲戌

應天，京兆也，其學爲東南教本。國初以爲太學，洪武辛酉始改創焉；再修於正德之己酉。自是而後，浸以敝圯。正德壬申，府尹張公宗厚始議新之，未成而遷中丞以去。白公輔之相繼爲尹，乃克易朽與頽，大完其所未備；而又自以俸餘增置石欄若干楹於櫺星門之外。於是府丞趙公時憲亦協心贊畫，故數十年之廢一旦修舉，煥然改觀。師模士氣亦皆鼓動興起，廟學一新。教授張雲龍等與合學之士二百有若干人，撰序二公之功績，徵予文爲記。予旣不獲辭，則謂之曰：「多師多士，若知二公修學之爲功矣，亦知自修其學以成二公之功者乎？夫立之師儒，區其齋廟，昭其儀物，具其廡庖，是有國者之立學也，而非士之立學也。緝其弊壞，新其圯墮，給其匱乏，警其怠弛，是有司者之修學也，而非士之修學也。士之學也，以學爲聖賢，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爲之地，忠信以爲之基，仁以爲之義，以爲路，禮以爲門，廉恥以爲垣牆，六經以爲戶牖，四子以爲階梯，求之於心而無假於雕飾也，其功不亦簡乎？措之於行而無所不該也，其用不亦大乎？三代之學皆此矣。我國家雖以科目取士，而立學之意亦豈能與三代異學。」

之弗立，有國者之缺也，弗修焉，有司者之責也，立矣修矣，而居其地者弗立弗修，是師之咎，士之恥也。二公之修學，既盡有司之責矣，多師多士，無亦相與自修其學，以遠於咎恥者乎！無亦擴乃地，厚乃基，安乃宅，闢乃門戶，固乃垣，牆學成而用，大之則以庇天下，次之則以庇一省一郡，小之則以庇其鄉閭家族，庶亦無負於國家立學之意，有司修學之心哉！若乃曠安宅，舍正路，圮基壞垣，倚聖賢之門戶以爲竊，是學校之爲萃淵藪也，則是朝廷立之而爲士者，傾之有司修之而爲士者，毀之，亦獨何心哉！應天爲首善之地，豪傑俊偉，先後相望，其文采之炳蔚，科甲之盛多，乃其所素餘，有不屑於言者。故吾因新學之舉，嘉多師多士，忻然有維新之志，而將進之以聖賢之學也，於是乎言。

重修六合縣儒學記 乙亥

六合之學，敝久矣。師生因仍以苟歲月，有司者若無覩也，故廢日甚。正德甲戌，縣尹安福萬廷理氏，既和輯其民，始議拓而新之。維時教諭長興徐丙氏來就圮舍，日夜砥新厥士。尹因謂曰：「子爲我造士而講肄無所，斯吾責何敢不力，顧兵荒之餘，民不可重困，吾姑日積月累而徐圖焉，其可乎？」民間相謂曰：「學諭方急訓吾子弟，無寧居，尹不忍困吾民，而躬苦節省，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李景榮首出百金以倡，從而應者相繼，不終日聚金五百，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尙義若此，吾事不難辦矣！然吾職務繁劇，孰可使以鳩吾事者乎？」學諭曰：「尹爲吾師生甚勞苦，父老奮義捐金，既費其財，又盡其力，而與一二僚，請無妨教事以敦。」民間相謂曰：「尹不忍困吾民，學諭方急訓吾子弟，又不忍吾勞而身董之，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王彰、陳模首請任其役，從而應者十夫，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尙義如此，吾事不難辦矣！」提學御史張君適至，聞其事而嘉之，衆益趨以勸。十月辛卯，尹乃興事，學諭經度規制，以襄訓導，某典某察其勤惰，稽其出納，修大成殿，修兩廡，庫前爲戟門，又前爲櫺星門，又前爲泮宮，坊皆以石，殿後爲明倫堂，爲東西齋，又後爲尊經閣，明倫堂之左爲三廡，以宅三師，前區三圃。

圃前爲名宦祠，又前爲鄉賢祠，又前爲崇文倉，明倫堂之右爲致齋所，又右爲饌房，又右爲射圃，而亭其圃之北曰觀德，致齋之外爲宰牲所，又前爲六號，凡爲屋百九十有七楹，十二月丁巳，工告畢，役未逾時也。問閉之民尙或未知其興作，聞而來聚觀者，皆相顧喁喁，以爲是何神速爾，是何并非爾，煥煥爾。庠生某撰考其事，來請予記。予曰：「甚哉，誠之易以感民也。甚哉，民之易以誠感也。有司者賦民奉國，鞭笞累繫不能得，則反仇視。今縣尹學論一言而民應之若響，使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倡矣。民之愛其財與力，至爭刀錐，靳舉手投足，寧殆其身而不悔。今六合之民感其上之一言，捐數百金，効力爭先恐後，使天下之爲民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民倡矣。民之蔽於欲而厚於利，苟有以感之，然且不憚費己之財，勞己之力，以赴上之所欲爲。士秀於民而志於道，修其明德親民之學，以應邦家之求，固不費財勞力而可能也。苟有以感之，有不翕然而興者乎？吾聞徐諭之教六合，不數月而士習已爲之一變，使由此日遷於高明廣大，以洗俗學之陋，則夫興起聖賢之學，以爲天下士之倡者，將又不在于六合之士邪？將又不在于六合之士邪？」

時雨堂記 丁丑

正德丁丑奉命平漳寇，駐軍上杭。旱甚，禱於行臺。雨日夜，民以爲未足。迺四月戊午班師，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大雨，乃出田登城南之樓以觀，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爲時雨；且曰：「民苦於盜久，又重以旱，將謂靡遺。今始去兵革之役，而大雨適降，所謂王師若時雨，今皆有焉。請以志其實。」嗚呼！民惟稼穡，德惟雨，惟天陰厲，惟皇克憲，惟將士用命，去其騰賊，惟乃有司實耨獲之，庶克有秋，乃予何德之有，而敢叨其功，然而樂民之樂，亦不容於無紀也。巡撫都御史王守仁書，是日參政陳策僉事胡璉至自班師。

重修浙江貢院記 乙酉

古之選士者，其才德行誼，皆論定於平日，而以時升之。故其時有司之待士，一惟忠信禮義，而無有乎防嫌逆

詐之心也。士之應有司，一惟廉恥退讓，而無有乎奔競僥倖之圖也。迨世下衰，科舉之法興而忠信廉恥之風薄。上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下，而防範日密。下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上，而鄙詐日生。於是乎至有搜檢巡綽之事，而待之不能以禮矣。有糊名易書之制，而信之不能以誠矣。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惜於古道，而千數百年卒無以改，殆亦風氣習染之所成，學術教化之所積，勢有不可得而誤焉者也。雖然，古人之法不可得而復矣，所以斟酌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不猶有可盡乎？後世之法不可得而改矣，所以匡持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不猶有可爲乎？有司之奉行，其識下者昧古之道，而益浚之以刻薄猥瑣之意。其見高者鄙時之弊，而遂行之以忽慢苟且之心。是以陋者益陋，而疏者愈疏，則亦未可專委咎於法也。若浙之諸君子之重修貢院，斯其有足以起予者矣。浙之貢院舊在城西，嘗以隘遷於藩治之東北，而苟簡尙仍其舊，乃嘉靖乙酉，復當大比，監察御史潘君做實來監臨，乃與諸司之長佐慎慮其事，而預圖之。概規制之弗備，弗飾，相顧而言曰：「凡政之施，孰有大於舉賢才者，而可忽易之若是？夫與居靡所而責以殫心厥事，人情有所不能矣。無亦休其啓處，變其餼養，使人樂事勸忠，以各供其職，庶亦盡心求士之誠乎？慢令弛禁，使陷罔於非僻，而後摧辱之，其爲狎侮士類，亦甚矣。無亦張其紀度，明其視聽，使人不戒而肅，以全其廉恥，庶亦待士以禮之意乎？」於是新選秀堂，而軒於其前，爲三楹，新至公堂，而軒於其前，爲五楹，庖福器用無不備具，又拓明遠樓，新爲三楹，而上崇三簷，下疏三道，創石臺於四隅，而各亭其上，以爲眺望之所。其諸防閑之道，靡不恪修。夫然後入而觀焉，則森嚴洞達，供事者莫敢有輕忽慢易之心，而就試者自消其回邪非僻之念。蓋不費財力而事修於旬月之間，不大聲色而政令行肅，觀向一新。若諸君者，誠可謂能求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矣。能匡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矣。諸君之盡心，其可見者如此。至其妙運於心術之微，而務竭於得爲之地，不可以盡見者，固將無所不用其極，可知也。是舉也，其必有才德行誼之士，如三代之英者，出以應諸君之求已乎？工訖，使來請記，辭不克而遂爲書之。嗚呼！天下之事所以弊於今而不可復於古者，竄獨科舉爲然乎？誠使求古人之意而默行善用之，

皆如諸君今日之舉焉其於成天下之治也何有哉

澆河記 乙酉

越人以舟楫爲輿馬。濱河而廛者，皆巨室也。日規月筭，水道淤隘，畜洩旣亡，旱潦頻仍。商旅日爭於途，至有鬪而死者矣。南子乃決沮障，復舊防，去豪商之壅，削勢家之侵。失利之徒，胥怨交謗，從而謠之曰：「南子瞿瞿，實破我廬。瞿瞿南守，使我奔走。」人曰：「吾守其厲，民歟？何其謗者之多也。」陽明子曰：「遲之，吾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旣而舟楫通利，行旅歡呼，絡繹是秋。大旱，江河龜坼，越之人收穫，輸載如常。明年大水，民居免於墊溺。遠近稱忭，又從而歌之曰：「相彼舟人矣，昔揭以曳矣，今歌以楫矣。旱之熇也，微南侯兮，吾其焦矣。霑其彌月矣，微南侯兮，吾其魚鼈矣。我輸我穫矣，我遊我息矣，長渠之活矣，維南侯之流澤矣。」人曰：「信哉，陽明子之言，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紀其事于石，以詔來者。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四

外集六

說 雜著

白說字貞夫說 乙亥

白生說常太保康敬公之孫，都憲敬齋公之長子也。敬齋資予而冠之，旣醮而請曰：「是兒也，嘗辱子之門，又辱臨其冠，敢請字而教諸。」曰：「字而教諸，說也，吾何以字而教諸？吾聞之，天下之道說而已，天下之說真而已。乾道變化於穆流行，無非說也，天何心焉？坤德闡闢，順成化生，無非說也，坤何心焉？仁理惻怛，感應和平，無非說也，人亦何心焉？故說也者，貞也，貞也者，理也。全乎理而無所容其心焉之謂貞，本於心而無所拂於理焉之謂說。故天得真而說道以亨，地得真而說道以成，人得真而說道以生。真乎貞乎，三極之體，是謂無已。說乎說乎，三極之用，是謂無動。無動故順而化，無已故誠而神，誠神剛之極也，順化柔也則也。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之時義大矣哉，非天下之至貞，其孰能與於斯乎！請字說曰貞夫。」敬齋曰：「廣矣，子之言，固非吾兒所及也。請問其次。」曰：「道一而已，孰精粗焉，而以次爲君子之德，不出乎性情，而其至塞乎天地。故說也者，情也；貞也者，性也。說以正情之性也，貞以說性之命也。性情之謂和，性命之謂中。致其性情之德而三極之道備矣，而又何二乎？吾姑語其略而詳可推也，本其事而功可施也，目而色也，耳而聲也，口而味也，四肢而安逸也，說也有真焉，君子不敢以或過也，貞而已矣。仁而父子也，義而君臣也，禮而夫婦也，信而朋友也，說也有真焉，君子不敢以不致也，真而已矣。故貞者，說之幹也，說者，貞之枝也。故貞以養心則心說，真以齊家則家說，真以治國平天下則國天下說。說必真，未有真而不說者也，貞必說，未有說而不貞者也，說而不貞，君子不謂之說也，不僞則欲，不佞則

邪，奚其肯也哉？夫夫君子之稱也，貞君子之道也，字說曰貞夫，勉以君子而已矣。勸齋起拜曰：「子以君子之道訓吾兒，敢不拜嘉。」顧謂說曰：「再拜稽首書諸紳，以蚤夜祇承夫子之命。」

劉氏三子字說 乙亥

劉毅齋之子三人，當毅齋之始入學也，其孟生，名之曰甫學。始學於鄉也，其仲生，名之曰甫登。始從政也，其季生，名之曰甫政。毅齋將冠其三子，而問其字於予。予曰：「君子之學也，以成其性，學而不至於成性，不可以爲學。字甫學曰子成，要其終也。學成而登庸，登者必以漸，故登高必自卑。字甫登曰子漸，戒其驟也。登庸則漸以從政矣，政者，正也，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字甫政曰子正，反其本也。」毅齋起拜曰：「乾也，旣承教，豈獨以訓吾子。」

南岡說 丙戌

浙大參朱君應周居莆之公山下。應周之名曰鳴陽，蓋取詩所謂「鳳皇鳴矣，于彼朝陽」之義也。莆人之言曰：「應周則誠吾莆之鳳矣。其居青瑣，進讜言，而天下仰望其風采，則誠若鳳之鳴於朝陽者矣。夫鳳之棲必有高岡，則壺公者固其所從而棲鳴也，於是號壺公曰南岡，蓋亦取詩所謂「鳳皇鳴矣，于彼高岡」之義也。」應周聞之曰：「噫，因子名而擬之以鳳焉，其名也，人固非鳳也，因壺公而號之以南岡焉，其實也，固亦岡也，吾方愧其名之虛，而思以求其號之實也。」因以南岡而自號。大夫鄉士爲之詩歌序記以咏嘆揄揚其美者，旣已連篇累牘，而應周猶若未足，勤勤焉以勸於予，必欲更爲之一言，是其心殆不以贊譽稱頌之爲喜，而以樂聞規切砥礪之爲益也。吾何以答應周之意乎？姑請就南岡而與之論學夫天地之道，誠焉而已耳。聖人之學，誠焉而已耳。誠故不息，故久，故徵，故悠遠，故博厚。是故天惟誠也，故常清；地惟誠也，故常寧；日月惟誠也，故常明。今夫南岡，亦拳石之積耳，而其廣大悠久至與天地而無疆焉，非誠而能若是乎？故觀夫南岡之厓石，則誠厓石爾矣；觀夫南岡之溪谷，則誠溪谷爾矣；觀夫南岡之峯巒巖壑，則誠峯巒巖壑爾矣。是皆實理之誠然，而非有所虛假文飾，以僞爲於其間，是故草

木生焉，禽獸居焉，寶藏與焉，四時之推炫，寒暑晦明，煙嵐霜雪之變態，而南岡若無所與焉。鳳皇鳴矣，而南岡不自以爲瑞也。虎豹藏焉，而南岡不自以爲威也。養生送死者資焉，而南岡不自以爲德。雲霧興焉，而見光怪，而南岡不自以爲靈。是何也？誠之無所與也，誠之不容已也，誠之不可揜也。君子之學亦何以異於是？是故以事其親則誠孝爾矣，以事其兄則誠弟爾矣，以事其君則誠忠爾矣，以交其友則誠信爾矣。是故蘊之爲德行矣，措之爲事業矣，發之爲文章矣。是故言而民莫不信矣，行而民莫不悅矣，動而民莫不化矣。是何也？一誠之所發，而非可以聲音笑貌幸而致之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應周之有取於南岡，而將以求其實者，殆亦無出於斯道也矣。果若是，則知應周豈非思誠之功歟？夫思誠之功精矣，微矣，應周蓋嘗從事於斯乎？異時來過稽山之麓，尙能爲我一言其詳。

悔齋說 癸酉

悔者，善之端也，誠之復也。君子悔以遷於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惡。惟聖人而後能無悔，無不善也，無不誠也。然君子之過，悔而弗改焉，又從而文焉，過將日入於惡。小人之惡，悔而益深巧焉，益憤譎焉，則惡極而不可解矣。故悔者，善惡之分也，誠僞之關也，吉凶之機也。君子不可以類悔，小人則幸其悔而或不甚焉耳。吾友崔伯樂氏以悔名其齋，非曰吾將悔而已矣，將以求無悔者也，故吾爲之說如是。

題湯大行 殿試策問下 壬戌

士之登名禮部而進于天子之廷者，天子臨軒而問之，則錫之以制，皆得受而歸藏之於廟，以輝榮其遭際之盛。蓋今世士人皆爾也。丹陽湯君某登弘治進士，方爲行人，以其嘗所受之制屬某跋數語於其下。嗟夫，明試以言，自虞廷而然，乃言底可績，則三代之下，吾見亦罕矣。君之始進也，天子之所以咨之者何如耶？而君之所以對之者何如耶？夫矯言以求進，君之所不爲也，已進而遂忘其言焉，又君之所不忍也。君於是乎朝夕焉，顧羈聖

天子之明命，其將曰是。天子之所以咨詢我者也。始吾既如是其對揚之矣，而今之所以待其身以事吾君者，其亦果如是耶？抑其亦未踐耶？伊尹之所以告成湯者數言，而終身踐之；太公之所以告武王者數言，而終身踐之。推其心也，君其志於伊呂之事乎？夫輝榮其一時之遭際，以誇世，君所不屑矣。不然，則是制也者，君之所以鑑也。昔人有惡形而惡鑑者，遇之則揜袂卻走。君將揜袂卻走之不暇，而又烏揭之焉？日以示人，其志於伊呂之事奚疑哉？若其勉矣！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某亦常繆承明問，雖其所以對揚與其所以爲志者，不可以望君，然亦何敢忘自勗。

示徐曰仁應試 丁卯

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場，亦人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題意大概了，即放膽下筆。縱味出處詞氣，亦條暢。今人入場，有志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爲之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甯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曾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鷄初鳴，即起盥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譚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撓氣昏神，長傲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食，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以科場一事而言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即起，勿使昏睡。既晚即睡，勿使久坐。進場前兩日，即不得翻閱書史，雜亂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氣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充然滾滾，若有所得，勿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之浸，泓衍泛濫，驟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閒坐時，衆方囂然，我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真樂。蓋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游，非吾子概嘗聞之，宜未足以與此也。

龍場生問答 戊辰

龍場生問於陽明子曰：「夫子之言於朝臣也，愛不忘乎君也。今者譴於是，而汲汲於求去，殆有所渝乎？」陽明子曰：「吾今則有間矣。今吾又病，是以欲去也。」龍場生曰：「夫子之以病也，則吾既聞命矣。敢問其所以有間，何謂也？昔爲其貴而今爲其賤，昔處於內而今處於外，歟？夫乘田委吏，孔子嘗爲之矣。」陽明子曰：「非是之謂也。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竊也。今吾不得爲行道矣。雖古之有祿仕，未嘗好其職也。曰：牛羊茁壯會計，當也。今吾不無愧焉。夫祿仕爲貧也，而吾有先世之田，力耕足以供朝夕，子且以吾爲道乎？以吾爲貧乎？」龍場生曰：「夫子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子於父母，惟命之從，臣之於君，同也，不曰事之如一，而可以拂之，無乃爲不恭乎？」陽明子曰：「吾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吾之譴也，乃仕也，非役也。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吾萬里而至，以承譴也，然猶有職守焉，不得其職而去，非以譴也。君猶父母，事之如一，固也，不曰就養有方乎？惟命之從而不以道，是妾婦之順，非所以爲恭也。」龍場生曰：「聖人不敢忘天下，賢者而皆去，君誰與爲國矣。」曰：「賢者則忘天下乎？夫出溺於波濤者，沒人之能也。陸者冒焉，而胥溺矣。吾懼於胥溺也。」龍場生曰：「吾聞賢者之有益於人也，惟所用，無擇於小大焉。若是亦有所不利歟？」曰：「賢者之用於世也，行其義而已。義無不宜，無不利也。不得其宜，雖有廣業，君子不謂之利也。且吾聞之人各有能有不能，惟聖人而後無不能也。吾猶未得爲賢也，而子責我以聖人之事，固非其擬矣。」曰：「夫子不屑於用也。夫子而苟屑於用，蘭蕙榮於堂階，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之刈，可以覆垣。今子將刈蘭蕙而責之以覆垣之用，子爲愛之耶？抑爲害之耶？」

論元年春王正月 戊辰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是以爲論愈詳而其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

何尼作經始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世儒之爲說者，或以爲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爲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爲有據而爲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爲千古不決之疑。嗟！夫聖人亦人耳，豈獨其言之有遠於人情乎哉？而儒者以爲是聖人之言，而必求之於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於天，非有變怪恍惚，有目者之所覩，而及其至也，巧歷有所不能計，精於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智，拂理亂常者之爲，而謂聖人爲之耶？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爲從周乎？聖人一言，世爲天下法，而身自遠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諸侯強背，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秦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枋，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鄰之難，而惡其爲盜，責人之不弟，而自毆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泥於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爲之說，以爲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爲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於殺人，比於亂逆之黨矣。」此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憚者所不爲，而謂聖人而爲此，亦見其陰黨於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言之則然耳，爲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亦未爲無

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已何疑焉。況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律歷至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度孟津，明日已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爲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 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爲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爲春乎？」曰：「何爲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爲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係，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 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爲尤切，而非謂其爲不可也。啓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一則三正之用，在夏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之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蓋推求聖言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予言矣。」

書東齋風雨卷後 癸酉

悲喜憂快之形於前，初亦何嘗之有哉？向之以爲愁苦淒鬱之鄉，而今以爲樂事者，有矣；向之歌舞歡愉之地，今過之而歎息咨嗟，泫然而泣下者，有矣。二者之相尋於無窮，亦何以異於不能崇朝之風雨，而顧執而留之於胸中，無乃非達者之心歟？吾觀東齋風雨之作，固亦寫其一時之所感遇，風止雨息，而感遇之懷亦不知其所如矣。而

猶諷咏嗟嘆於十年之後，得非類於夢爲僕役，覺而涕泣者歟？夫其隱几於蓬窗之下，聽芹波之春響，而咏夜簷之寒聲，自今言之，但覺其有幽閒自得之趣，殊不見其有所苦也。借使東齋主人得時居顯要，一旦失勢，退處寂寞，其感念曠昔之懷，當與今日何如哉？然則錄而追味之，無亦將有洒然而樂，廓然而忘言者矣。而和者以爲真有所苦，而類爲垂楚不任之辭，是又不可與言夢者，而於東齋主人之意失之遠矣。

竹江劉氏族譜跋

甲戌

劉氏之盛，散於天下。其在安成者，出長沙定王發。今昔所傳，有自來矣。竹江之譜，斷自竹溪翁而下，不及於定王。見素子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禮也。夫大夫之不祖諸侯也，蓋言祭也。若其支系之所自，則魯三桓之屬是實，不可得而翦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孔子之時，史之闕疑者既鮮矣。竹江之不及定王，闕疑也可以爲譜法也已。王道不明，人僞滋而風俗壞，上下相罔以詐，人無實行，家無信譜，天下無信史。三代以降，吾觀其史，若江河之波濤焉，聊以知其起伏之概而已爾。士夫不務誠身立德，而徒誇詡其先世以爲重，冒昧攀緣，適以絕其類，亂其宗。不知桀、紂、幽、厲之出於禹、湯，文武而顏、閔、曾、孟之先，未始有顯者也。若竹江之譜，其可以爲世法也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充是心，雖以復三代之淳可也。且竹溪翁之後，其聞於世者歷歷爾。至其十一祖敬齋公而遂以清節大顯於當代，錄名臣者以首廉吏，敬齋之孫南峯公又以清節文學顯德業，聲光方爲天下所屬望。竹江之後，祖敬齋而宗南峯焉，亦不一足矣。况其世賢之多也，而又奚必長沙之爲重也夫？

書察院行臺壁

丁丑

正德丁丑三月，奉命征漳寇，駐車上杭。早甚，禱於行臺。兩日夜，民以爲未足。四月戊午，寇平，旋師。是日大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復雨。登城南之樓，以觀農事，遂謁晦翁祠於水南，覽七星之勝概。夕歸志其事於察院行臺。

諭俗四條

丁丑

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惡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見人之爲善，我必愛之；我能爲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爲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爲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爲不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由其不能自反也。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讎讎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爲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讎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題遙祝圖 戊寅

薛母太孺人曾方就其長子俊，養于玉山，仲子侃既舉進士，告歸來省。婦人曰：「吾安而兄養，子出而仕。」侃曰：「吾斯之未能信。」曰：「然則盍往學？」於是攜其弟僑姪宗鑑來就于虔。其室在揭陽，別且數年，未遑歸視。踰年五月望日，爲孺人初誕之辰，以命不敢往，遙拜而祝。其友正之廷仁崇一輩相與語曰：「薛母之教其子，可謂賢矣。薛子之養其親，可謂孝矣。吾儕與薛子同學，因各勵其所以事親之孝，可謂益矣。而不獲登其堂，申其敬。」乃命工繪遙祝之圖，寓諸玉山，以致稱觴之意。請於予，予爲題其事。

書諸陽伯卷 戊寅

諸陽伯爾從予而問學，將別請言。予曰：「相與數月而未嘗有所論，別而後言也，不既晚乎？」曰：「數月而未敢有所問，知夫子之無隱於我，而冀或有所得也，別而後請言，已自知其無所得，而慮夫子之或隱於我也。」予曰：「吾何所隱哉？道若日星，然子惟不用目力焉耳，無弗視者也。子又何求乎？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天

下之通患也。子歸而立子之志，竭子之目力，若是而有所弗覩，則吾爲隱於子矣。」

書陳世傑卷 庚辰

堯允恭克讓，舜溫恭允塞，禹不自滿假，文王徽柔懿恭，小心翼翼，望道而未之見，孔子溫良恭儉讓，蓋自古聖賢，未有不篤於謙恭者。向見世傑以足恭爲可恥，故遂入於簡抗，自是簡抗自是，則傲矣。傲，凶德也，不可長。足恭也者，有所爲而爲之者也。無所爲而爲之者，謂之謙。謙德之柄，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仲尼贊易之謙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故地不謙不足以載萬物，天不謙不足以覆萬物，人不謙不足以受天下之益。昔者顏子以能問於不能，有而若無，蓋得夫謙道也。慎獨致知之說，既嘗反覆於世傑，則百凡私意之萌，自當退聽矣。復囁囁於是，蓋就世傑氣質之所急者言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德修。毋謂己爲已知而輒以誨人，毋謂人爲不知而輒以忽人。終日但見己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則於道也其庶矣乎？

諭泰和楊茂 其人聾瘖，自候門求見。先生以字問，茂以字答。

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否？答曰：知是非。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與人一般。（茂時首肯拱謝。）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箇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箇禽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箇能言能聽的禽獸。（茂時扣胸指天。）你如今於父母但盡你心的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鄰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要嗔怪，見人財利，不要貪圖，但在裏面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面人說你是，也不非聽，說你不是，也不須聽。（茂時首肯拜謝。）你口不能言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凡說是非，便生是非，生煩惱，聽是非，便添是非，添煩惱，你口不能說，你耳不能聽，省了多少閑是非，省

了多少悶煩惱，你比別人到快活自在許多。（茂時扣胸指天躡地。）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心，不消口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裏聽。（茂時頓首再拜而已。）

書樂惠卷 庚辰

樂子仁訪予於虔，舟遇於新淦。嗟乎！子仁久別之懷，茲亦不足爲慰乎？顧茲籓領紛沓之地，雖固道無不在，然非所以從容下上其議時也。子仁歸矣，乞骸之疏已數上，行且得報。子仁其候我於梧江之潯，將與子盤桓於雲門，若耶間有日也。聞子仁之居鄉，嘗以鄉約善其族黨，固亦仁者及物之心。然非子仁所汲汲。孔子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然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而後行。子仁其務立參前倚衡之誠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聊以是爲子仁別去之贈。

書佛郎機遺事 庚戌

見素林公聞寧濠之變，卽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機銃，并抄火藥方，手書勉予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人多道暈死。公遣兩僕裹糧，從間道冒暑晝夜行三千餘里以遺予。至則濠已就擒，七日予發書，爲之感激涕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巧避者鮮矣。況已致其事，而能念國患踰其家如公者乎？蓋公之忠誠根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憂愈深，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嘗欲列其事于朝，顧非公之心也。爲作佛郎機私詠，君子之同聲者，將不能已於言耳矣。

佛郎機誰所爲？截取比于腸。裹以鷓鴣皮，囊弘之血纒不足。睢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洩。震驚百里賊膽披，徒請尙方劍。空聞魯陽揮，段公笏板不在茲。佛郎機誰所爲？

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僉事周雍以公事抵贛。時逆濠奸謀日稔，遠近洶洶。予思預爲之備，而濠黨伺覘左右，搖手動足，朝聞暮達。以期雍官異省，當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與定議。期雍歸，卽陰募驍勇，具械束

裝，部勒以俟。予檄晨到，而期雍夕發。故當濠之變，外援之兵惟期雍先至。適當見素公書至之日，距濠始事亦僅月有十九日耳。初予嘗使門人冀元亨者因講學說濠以君臣大義或格其奸。濠不懌，已而滋怒，遣人陰購害之。冀辭予曰：「濠必反，先生宜早計。」遂遁歸。至是聞變，知予必起兵，即日潛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素公在莆陽，周官上杭，冀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餘里，乃皆同日而至，事者有不偶然者。輒附錄於此，聊以識予之耿耿云。

題壽外母蟠桃圖 庚辰

某之妻之母諸太夫人張，今年壽八十。十二月二十有二日，其設帳辰也。某廢於官守，不能歸捧一觴於堂下。幕下之士有郭翹者，因爲作王母蟠桃之圖以獻。夫王母蟠桃之說雖出於僊經異典，未必其事之有無。然今世之人多以之祝願其所親愛，固亦古人岡陵松柏之意也。吾從衆可乎？遂用之以寄遙祝之私，而詩以歌之。云：「維彼蟠桃，千歲一華。夫人之壽，茲維始葩。維彼蟠桃，千歲一實。夫人之壽，益堅孔碩。維華維實，厥根彌植。維夫人孫子，亦昌衍靡極。」

書徐汝佩卷 癸未

壬午之冬，汝佩別予北上，赴南宮試。已而門下士有自京來者，告予以汝佩因南宮策問，若陰詆夫子之學者，不對而出，遂浩然東歸，行且至矣。予聞之，黯然不樂者久之。士曰：「汝佩斯舉，有志之士莫不欽仰敬服，以爲自尹彥明之後至今而始再見者也。夫人離去其骨肉之愛，齋糲束裝，走數千里，以赴三日之試，將竭精斃力，惟自司之好是授，以斲一日之得，希終身之榮。斯人人之同情也。而汝佩於此獨不能爲其所不爲，不欲其所不欲，斯非其有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之勇，其孰能聲音笑貌而爲此乎？是心也，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矣。將夫子聞之，躍然而喜，顯然而嘉與之也。而爾黯然而不樂也，何居乎？」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汝佩之爲是舉也，尙亦有未至歟？豈以汝佩骨肉之養，且旦暮所不給，無亦隨時順應以少蘇其貧困也乎？若是則汝佩之志

荒矣。」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何居乎？」予默然不應。士不得問而退。他日汝佩既歸，士往問於汝佩曰：「向吾以子之事問於夫子矣，夫子黯然而不樂，予云云而夫子云云也。子以爲奚居？」汝佩曰：「始吾見發策者之陰詆吾夫子之學也，蓋怫然而怒，憤然而不平，以爲吾夫子之學則若是其簡易廣大也，吾夫子之言則若是其真切著明也，吾夫子之心則若是其仁恕公普也，夫子憫人心之陷溺，若己之墮於淵壑也，冒天下之非笑詆詈，而日諄諄焉，亦豈何求於世乎？而世之人曾不覺其爲心，而相嫉媚詆毀之若是，若是而吾尚可與之並立乎？已矣，吾將從夫子而長往於深山窮谷，耳不與之相聞，而目不與之相見，斯已矣。故遂浩然而歸，歸途無所事事，始復專心致志，沈潛於吾夫子致知之訓，心平氣和，而良知自發，然後黯然而不樂，曰：「嘻，吾過矣。」士曰：「然則子之爲是也，果尚有所不可歟？」汝佩曰：「非是之謂也。吾之爲是也，亦未不可，而所以爲是者，則有所不可也。吾語子始，吾未見夫子也，則聞夫子之學，而亦嘗非笑之矣，詆毀之矣。及見夫子，親聞良知之誨，恍然而大寤醒，油然而生意融，始自痛悔切責，吾不及夫子之門，則幾死矣。今雖知之甚深，而未能實諸己也，信之甚篤，而未能孚諸人也，則猶未免於身謗者也，而遽爾責人若是之峻，且彼蓋未嘗親承吾夫子之訓也，使得親承焉，又焉知今之非笑詆毀者，異日不如我之痛悔切責乎，不如我之深知而篤信乎？何忘己之困而責人之速也。夫子冒天下之非笑詆毀，而日諄諄然惟恐人之不入於善，而我則反之，其間不能以寸矣。夫子之黯然而不樂也，蓋所以愛珊之至，而憂珊之深也。雖然，夫子之心則又廣矣，大矣，微矣，幾矣，不覩不聞之中，吾豈能盡以語子也。」汝佩見，備以其所以告於士者爲問，予頷之而弗答，默然者久之。汝佩悚然若有省也，明日以此卷入，請曰：「昨承夫子不言之教，珊傾耳而聽，若震驚百里，粗心浮氣，一時俱喪矣。」請遂書之。

題夢槎奇遊詩卷 乙酉

君子之學，求盡吾心焉爾。故其事親也，求盡吾心之孝，而非以爲孝也；事君也，求盡吾心之忠，而非以爲忠也。

是故夙興夜寐，非以爲勤也；剽繁理劇，非以爲能也；嫉邪祛蠹，非以爲剛也；規切諫諍，非以爲直也；臨難死義，非以爲節也；吾心有不盡焉，是謂自欺其心，心盡而後吾之心始自以爲快也。惟夫求以自快吾心，故凡富貴貧賤，憂戚患難之來，莫非吾所以致知求快之地。苟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而莫非吾致知求快之地，則亦寧有所謂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者，足以動其中哉？世之人徒知君子之於富貴貧賤，憂戚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而皆以爲獨能人之所不可及，不知君子之求以自快其心而已矣。林君汝桓之名，吾聞之蓋久，然皆以爲聰明特達者也，文章氣節者也。今年夏，聞君以直言被謫，果信其爲文章氣節者矣。又踰月，君取道錢塘，則以書來道其相愛念之厚，病不能一往爲恨，且惓惓以開道爲急，問學爲事。嗚呼！君蓋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寧可專以文章氣節稱之。已而郡守南君元善示予以夢槎奇遊卷，蓋京師士友贈之南行者，予讀之終篇，嘆曰：「君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則將以求自快其心者也。則其奔走於郡縣之末也，猶其從容於部署之間也，則將地官郎之議國事，未嘗以爲抗，而徐聞丞之親民務，未嘗以爲瑣也。則夢槎未嘗以爲異，而南遊未嘗以爲奇也。君子樂道人之善，則張大而從諛之，是固贈行者之心乎？予亦以病不及與君一面，感君好學之篤，因論君子之所以爲學者，以爲君贈。」

爲善最樂文 丁亥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然小人之得其欲也，吾亦但見其苦而已耳。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營營戚戚，憂患終身，心勞而日拙，欲縱惡積，以亡其生，烏其其爲樂也乎？若夫君子之爲善，則仰不愧，俯不怍，明無人非，幽無鬼責，優優蕩蕩，心逸日休，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弟，言而人莫不信，行而人莫不悅，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亦何樂如之？妻弟諸用明，積德勵善，有可用之才而不求仕，人曰：「子獨不樂仕乎？」用明曰：「爲善最樂也。」因以四字扁其退居之軒，率二子階陽，日與鄉之俊彥讀書講學於其中。已而二子學日有成，登賢薦秀，鄉人嘖嘖皆曰：「此亦爲善最樂之效矣。」用明笑曰：「爲善之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

豈願於得失榮辱之間而論之。聞者心服。僕夫治圃得一鏡，以獻於用明。刮土而視之，背亦適有「爲善最樂」四字。坐客嘆異，皆曰：「此用明爲善之符，誠若亦不偶然者也。」相與詠其事，而來請於子以書之。用以訓其子孫，遂以畚夫鄉之後進。

客坐私祝 丁亥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悖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五

外集七

墓誌銘 墓表 墓碑 傳 碑 贊 箴 祭文

易直先生墓誌 壬戌

易直先生卒，鄉之人相與哀思不已，從而纂述其行以誄之曰：嗚呼！先生之道，諒易平直。內篤於孝友，外孚於忠實。不戚戚於窮，不欣欣於得。翦徹匪幅，於物無抵；于子施施，率意任真，而亦不干於禮。藝學積行，將施于邦，六舉於鄉，竟弗一獲以死。嗚呼！傷哉！自先生之沒，鄉之子弟無所式，爲善者無所倚，談經究道者莫與考論，舍章祕迹，林棲而澤遁者，莫與遨遊以處。天胡奪吾先生之遠耶！先生姓王，名袞，字德章。古者賢士死，則有以易其號，今先生沒且三年，而猶襲其常稱，其謂鄉人何！盍相與私諡之曰易直。於是先生之姪守仁聞而泣曰：叔父有善，吾子姪弗能紀述，而以辱吾之鄉老，亦奚爲於子姪！請得誌諸墓。嗚呼！吾宗江左以來，世不乏賢，自吾祖竹軒府君以上，凡積德累仁者數世，而始發於吾父龍山先生。叔父生而勤修砥礪，能協成吾父之志。人謂相繼而興，以昌王氏者，必在叔父，而又竟止於此。天意果安在哉！叔母葉孺人，先叔父十有三年卒。生二子，守禮守信，繼孺人方氏，生一子，守恭。叔父之生，以正統己巳十月戊午，得壽四十有九，而以弘治戊午之八月廿三卒。卒之歲，太夫人岑氏方就養於京，泣曰：「須吾歸視其柩。」於是壬戌正月，太夫人自京歸，始克以十月甲子葬叔父於邑東穴湖山之陽，南去竹軒府君之墓十武而近，去葉孺人之墓十武而遙！——未合葬，蓋有所俟也。

陳處士墓誌銘 癸亥

處士諱泰，字思易。父剛，祖仲彰，曾祖勝一。世居山陰之錢清。剛，戊遠左，娶馬氏，生處士。正統甲子，處士生十二

年矣，始從其父自遼來歸。當是時，陳雖巨族，然已三世外戍，墓業凋廢殆盡。處士歸，與其弟耕於澗江之上，數年遂復其故。處士狷介純篤，處其鄉族親黨，無內外少長戚疎，朴直無委曲，又好面折人過，不以毛髮假借，不爲斬險刻削。故其生也，人爭信憚，其死也，莫不哀思之。處士於書史僅涉獵，不專於文，敦典崇禮，務在躬行。郡中名流以百數，皆雕繪藻飾，燿熠以賈聲譽，然稱隱逸之良，必於處士，皆以爲有先太丘之風焉。弘治癸亥正月庚寅，以疾卒，年七十二。九月己丑，其子琢卜葬于郡西之迴龍山。初，處士與同郡羅周、管士弘、朱張弟、姪友，以善交稱。成化間，澗以歲貢至京。某時爲童子，聞澗道處士，心竊慕之。至是歸，求其廬，則既死矣。澗姪孫節與子遊，以世交之誼，爲處士請銘。且曰：「先生於處士，心與之久矣，卽爲之銘，亦延陵掛劍之意耶？」予曰：「諾。」明日，與琢以狀來請。惟陳氏世有顯聞，剛之代父戍遼也，甫年十四，主帥壯其爲人，召與語，大說，遂留參幕下。累立戰功，出奇計，當封賞，輒爲當事者沮抑。竟死牖下。處士亦狀貌魁岸，幼習邊機，論議根核，的然可施於用。性孝友，屬其家多難，收養其弟姪之孤，掇拾扶持，不忍舍去，遂終其身。琢亦能詩有行。次子玠，三孫徠、衝、徠，皆向於學，夫屢抑其進，其後將必有昌者。銘曰：嗟惟處士，敦朴厚堅，猶玉在璞，其輝熠然。秉義揭仁，鄉之司直。邈矣太丘，其孫孔式。胡濫而逝，其人則亡。德音孔邇，鄉人相告，母或而弛。無寧處士，愧其孫子。迴龍之岡，其鬱有蒼。毋爾芻伐，處士所藏。

平樂同知尹公墓誌銘 癸亥

尹自春秋爲著姓。降及漢唐，代不乏賢。至宋而太常博士源，中書舍人洙，及其孫焯，皆以道學爲世名儒。其後有爲點檢者，自洛徙越之山陰，迨公七世矣。公父達，祖性，中曾祖齊賢，皆有聞於鄉。公生十八年，選爲郡庠弟子，以詩學知名。遠近從之遊者數十，往往取高第，躋顯級而公乃七試，有司不偶。天順年，詔求遺才，可經濟大用者，於是有人以公應。詔而公亦適當賞，遂卒業大學。成化某甲子，授廣西南寧通判。時郡中久苦徭患，方議發兵，人情洶洶。公至請守，得緩旬日稍圖之，乃單騎入徭峒，呼酋長與語。諸酋倉卒不暇集謀，相與就公問所由來。公曰：「

行爲爾曹乞生，無他疑也。因爲具陳禍福，言辯爽慨。諸會感動，願謂其黨曰：「何如？」皆曰：「願從使君言。」遂相率羅拜，定約而出。尋督諸軍討木頭等峒，皆捷。大臣亦章薦公可大用，庚子擢同知平樂府事。平樂地皆嶺山互壑，徭憑險出沒深翳，非時剽掠，居民如處穿中，動慮機觸，不敢輕往來，農未俱廢。聞公至，喜曰：「南甯尹使君來，吾無恐耳已。」居月餘，公從土著間行巖谷，盡得其形勢。縱火悉焚林薄，徭失藉潰散。公因盡築城堡，要害據守，徭來無所匿。從高嶺遠覘，嘆息踟躕而去。蓋自是平樂遂爲安土。居三年，屢以老請，輒爲民所留。弘治改元，以慶賀赴京，師力求致仕以歸。家居十四年，乃卒。得壽若干，公性孝友淳篤，自其貧賤時，卽委產三弟，拾取其遺，少壯衰老，雖盛暑急據，未嘗見其不以祇服。與物熙然無抵。至其蒞官當事，奮毅敢直，析法繩理，勢悍無所撓避。庶幾古長者而今亡矣！先後娶陳氏、朱氏、殷氏。子騏孫、公貴、公榮。卒之，又明年癸亥將葬，騏以幣狀來姚，請銘。某幼去其鄉，聞公之爲人，恨未嘗從之遊，銘固不辭也。公諱浦，字文淵，葬在郡東保山，合殷氏之兆。銘曰：赫赫尹氏，望於宗周。源流比頽，煥暢厥休。自洛徂越，公啓其闢。君子之澤，十世未斬。篤敬忠信，蠻貊以行。一言之烈，雄於九軍。豈惟威儀，式其黨里。豈惟友睦，篤其昆弟。彼保之陽，維右巖巖。尹公之墓，今人所瞻。

徐昌國墓誌 辛未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三。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十子，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說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既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黃臆，此何以辯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鼈鼉以夜出，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稿，芝藥不踰旬，蔓草雍而益繁，鳴鳧鳧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覩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既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

一旦諷道書，若有所得，歎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玄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沒溺於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來，論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之祕，服之，冲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迺曰：「吾隳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寒兌斂華而靈株是固，斯亦去之競競於世遠矣。而子猶余拒然，何也？」守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爲非耶？抑又有所祕耶？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壙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爲有祕，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爲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昌國首肯，良久曰：「冲舉有諸？」守仁曰：「盡齋之性者，可以冲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爲萌甲，吾且爲流澌，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悻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悻？」津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訃昌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伯虬言昌國垂歿，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菊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辯，而神氣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時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臨歿之託，又可負之。昌國名禎，柳世姑蘇人，始舉進士，爲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爲養。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已而降爲五經博士。故雖爲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親，以爲憾。所著有談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

在虎_三西麓。銘曰：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攻聲詞，中迺謝棄，脫淖垢濁，修形鍊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道幾朝聞，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琢，豈方頑礪。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誌。

凌孺人楊氏墓誌銘 乙亥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葬之有銘，非古矣。然世之皆有銘也，亦非古矣。而婦人不特銘，婦人之特銘也，則又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賢而銘，雖婦人其可哉。是故非其人而銘之，君子不與也。銘之而非其實，君子不爲也。吾於銘人之墓也，未嘗敢以易，至於婦人而加審焉，必有其證矣。凌孺人楊氏之銘也，曷證哉。證於其夫之狀，證於其子之言，證於其鄉人之所傳其賢者也。孺人之夫爲封監察御史凌公石巖，諱雲者也。石巖之狀，謂孺人爲迪懷遠將軍之曾孫女茂年十八而來歸。姑舅愛之，族黨稱之，鄉閭則之不悉數其行，則賢可知矣。子僉憲相與同年，賢也。地官員外郎楷，又賢也。孺人之慈訓存焉。相嘗爲予言孺人之賢十餘年矣，與今石巖之狀同也。吾鄉之士遊業於通者以十數，稱通之巨族，以凌氏爲最，凌氏之賢以石巖爲最，則因及於孺人之內助，其所稱舉與今之狀又同也。夫夫或溺譽焉，子或溢羨焉，吾鄉人之言不要而實契，斯又何疑矣。孺人之生以正統丁卯十二月九日卒於正德癸酉十一月九日，壽蓋六十七。男四：長卽相，次棋，早卒；次卽楷，次棫，女二：孫男八，女三。曾孫男一，女一。相將以乙亥正月內丙寅附葬孺人於祖塋之左，而格於其次，乃以石巖之狀來請銘且問葬。合葬非古也，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先孺人附於祖塋之左昭也，家君百歲後將合焉。葬左則疑於陽，虛右則疑於陰，若之何則可。予曰：附也，則祖爲之尊，左陽右陰也。陽兼陰而主變者也，陰從陽而主常者也。陽在左則居左，而在右則居右；陰在左則從左，而在右則從右。其虛右而從左乎。於是孺人之葬虛右而從左。銘曰：孺人之賢，予豈究知。知子若夫，鄉議是符如彼作室，則觀其隅彼昏懵懵，謂予盡誣狼山之西，祖塋是依，左藏右虛，孺人之居。

文橋菴墓誌 乙亥

高吾之丘兮，胡然其歸歸兮。鄉人所培兮，高吾之木兮，胡然其續續兮。鄉人所植兮，高吾之行兮，胡然其砥砥兮。鄉人所履兮，陽明子曰：「嗚呼！茲橘菴文子之墓耶？」冀元亨曰：「昔陽明子自貴移廬陵，道出辰常間，遇文子於武陵溪上，與之語三夕而不輟。旬有五日而未能去，門人問曰：『夫子何意之深耶？』陽明子曰：『人也朴而理直而虛，篤學審問，比毫而不衰。吾聞其蒞官矣，執而恕，惠而節，其張叔之儔歟。吾聞其居鄉矣，勵行飭己，不言而俗化，其太丘之儔歟。嗚呼！於今時爲難得也矣。』別以其墓銘屬陽明子，心許之而不諾。門人曰：『文子之是請也，殆猶未達歟。』陽明子曰：『達也。』曰：『達何以不諾也。』曰：『古之葬者，不封不樹，銘非古也。後世則有銘，既葬而後具，豫不可也。』曰：『然則惡在其爲達矣。』曰：『死生之變大，而若人晝夜視之，不以諱，非達歟。蓋晉之末，有陶潛者，嘗自誌其墓。』文子既歿，其子棐棠東集杖葬之高吾之原。陽明子乃掇其所狀而爲之銘。文子名澍，字汝霖，號橘菴。舉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出爲重慶守，已而忤時貴，改思州，遂謝病去。文子之先爲南昌人，曾祖均，王始避地桃源。門人有閔廷圭者，爲之行狀，甚悉。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 丙子

沛漢臺里有馬翁者，長身而多知，涉書史，少喜談兵，交四方之賢，指畫山川，道里弛張闔關，自謂功業可掉臂取。嘗登芒碭山，左右眺望，嘻吁慷慨，時人莫測也。中年從縣司辟爲掾，已得選，忽不愜，復遂棄去，授登仕郎。歸與家人力耕致饒富，輒以散其族黨鄉鄰，葬死恤孤，賑水旱，修橋梁，惟恐有間。既老，乃益循飭，邑人望而尊之，以爲大寶焉。年八十六，正德丙子四月三日無疾而卒。長子思仁，時爲鴻臚司儀署丞，勤而有禮，予旣素愛之。至是聞父喪，勵毀幾絕，以狀來請予銘，又哀而力，遂不能辭。按狀翁名珍，字文重，父某，祖某，曾某，皆有隱德。子男若干人，女若干人。以是年某月某日葬祖塋之側，爲之銘曰：豐沛之間，自昔多魁，若漢之蕭曹，使不遇高祖，乘風雲之會，固將老終其身於刀筆之間。世之懷奇不偶，無以自見於時，名湮沒而不著者，何可勝數。若翁者，亦其人非耶。然考其爲迹亦異。

矣。嗚呼！千里之足困於伏櫪；連城之珍或混瓦礫；不琢其章，於璧何傷？不駕以驥，奚損於良？嗚呼！馬翁！茲焉允戚。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碑誌 丙子

封君之葬也，子澄毀甚失明，病不能事，以問於陽明子曰：「吾湖俗之葬也，咸竭資以盛賓主，至於毀家，不則以爲儉其親也。不肖孤，則何費之敢靳？大懼疾之不任，遂底於顛殞，以重其不孝，敢請已之，如何？」陽明子曰：「不亦善乎？棺槨衣衾之得爲也者，君子不以儉其親，狗湖俗之所尙，是以其親遂非而導侈也，又況以殆其遺體乎？吾子已之，旣葬而以禮告，人豈有非之者？將湖俗之變，必自吾子始矣。一舉而三善，吾子其已子。」旣而復以誌墓之文請，陽明子辭之不得，則謂之曰：「誌墓非古也。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孔子之葬其親也，自以爲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無識也，而封之，崇四尺。其於季札之葬，則爲之識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後之誌者，若是焉可矣。而內以誣其親，外以誣於人，是故君子恥之。吾子志於賢聖之學，苟卒爲賢聖之歸，是使其親爲賢聖者之父也，誌孰大焉？吾子曷已之？封君之存也，嘗以其田二頃給吾黨之貧者以資學，是於斯文爲有襄也。而又重以吾子之好，無已，則如夫子之於札也乎？」因爲之題其識墓之石曰：「皇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之墓。」而書其事於石之陰。君諱璩，字文華，湖之歸安人。墓在樊澤。子澄，舉進士，方爲刑部員外郎。澄之兄曰津。

謚襄惠兩峯洪公墓誌銘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致仕洪公以嘉靖二年四月十九日薨，時年八十有一矣。訃聞，天子遣官九諭祭，錫謚襄惠，賜葬錢塘東穆塢之原。其嗣子澄將以明年乙酉月日舉葬事，以幣以狀來請銘。維洪氏世顯於鄱陽，自宋太師忠宣公皓始，賜第於錢塘西湖之葛嶺，三子景伯、景嚴、景盧，皆以名德相承，遂爲錢塘望族。八世祖諱其二，仕宋爲浙東安撫使，元興，避地上虞。曾祖諱榮甫，祖諱有恆，迨皇朝建國，迺復還家錢塘。有恆初名洪武昌，忌者上書言其名犯年號。高皇帝親錄之曰：「此朕與之兆耳。」御書「有恆

易之。父諱薪，徽州街口批驗所大使，自曾祖以下皆以公貴。贈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公諱鐘，字宜之。自幼岐嶷不凡。成化戊子，年二十六，以易領鄉薦。乙未舉進士，授官刑部主事，諸習憲典。時相繼爲大司寇者皆耆德宿望，咸器重禮信之。委總諸司章奏，疑議大獄，取裁於公，聲聞驟起。庚子陞員外郎，仍領諸司事。癸卯丁內艱，丙午起復。陞郎中，尋慮囚山西乙巳，江西福建流賊甫定，公承命往審處之。歸言福建之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之安遠龍南廣東之程鄉，皆流移混雜，習於鬪爭，以武力相尙，是以易闕而亂，譬若羣豺虎而激怒之，欲其無相撓噬，難矣。宜及其平時令有司多立社學，以訓誨其子弟，銷其兵器，易之詩書禮讓，庶幾潛化其奸宄。時以爲知本之論，弘治己酉陞江西按察副使。癸丑陞四川按察使。所在發奸摘伏，無所撓避，而聽決如流，庭無宿訟。由是橫豪屏息，自土官宣慰使皆懷懷奉約束。安氏世有馬湖，恃力驕僭爲地方患，公從容畫策去之，請吏于朝，遂以帖定丙辰入覲。陞江西右布政使。丁巳轉福建左布政使。著績兩省。戊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兼整飭薊州諸邊備。時朵顏虜勢日猖獗，公以邊備積弛，乃建議增築洮牆，自山海關界嶺口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鎮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繕復城堡三百七十，悉城沿邊諸縣，官無浪費而民不知勞。自是緩急有賴。又奏減防秋官兵六千人，歲省輓輸犒賞之費以數萬。創建浮橋於通州，以利病涉。毀永平淘窰以息軍民橫役之苦。奪民產及牧園草場之入於權貴者而悉還之。遠近大悅，名稱籍甚。然權貴人之扼勢失利者，數短公於上。遂改雲南巡撫，再改貴州。頃之，召還督理漕運，兼巡撫鳳陽諸處。正德丁卯，陞右都御史，仍董漕政。戊辰，命掌南京都察院事，尋陞南京刑部尚書。己巳，改北京工部，復改刑部，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賜玉帶。庚午，特命出總川陝湖河四省軍務。時沔陽洞庭水寇，仁楊清等攻掠城邑，其鋒甚銳，官軍屢失利。公至，以計擒滅之。藍五起蜀，與鄆老人等聚衆往來，寇暴川陝間，遠近騷動。公涉歷險阻，深入賊巢，運謀設計，躬冒矢石，前後斬獲，招降以十數萬，擒其渠酋二十八人，露布以聞。土官楊友揚愛相仇激爲變，衆至三萬餘，流劫重慶保寧諸州縣。公隨調兵

勦平之，復其故業。朝廷七降敕獎勵，賜白金麒麟服，進太子太保。公辭不獲，則引年懇疏乞歸。章七上，始允之。聖諭優獎，賜馳驛還，仍進光祿大夫，錄其孫一人入胄監。公既歸，築兩峯書院於西湖之上，自號兩峯居士。日與朋舊倘佯詩酒以爲樂，如是者十有一年。嘉靖改元之壬午，朝廷念公壽者，詔進公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賜玄纁羊酒，遣有司勞問。士夫之議者，咸以公先朝之老，抱負經濟，年雖若邁而精力未衰，優之廊廟，足倚以爲重。思復起公於家，而公已不可作矣。公元娶鄭氏，累贈一品夫人。繼周氏、徐氏，又繼魏氏、南京、吏部、尚書、文靖公之女，女卒，贈一品夫人。二子魏、出，長澄，鄉進士，才識英敏，方向於用，次濤，廕授南京、都察院、都事，先卒。女二，側出，長適，漕運參將張奎，次適，國子生李棊，孫男四，櫛、橋、檀、女、七，暮、合、魏，夫人之兆。銘曰：桓桓襄、惠、巖，然人傑，自其始仕，聲聞已揭于臬，于藩，益弘以憲，略于西陲，實屏實垣，既荒南服，圻漕是督，亟命于南，亟召于北，司空寇，邦憲是肅。帝曰：「司寇爾總予師，寇賊奸宄，維爾予治。」既搜既遏，豕豕狐兔，暨其成功，卒以老乞。天子曰：「俞，可長爾勛。」西湖之涓，猗猗于子。聖化維新，聿懷舊臣，公已不作，維時之屯。天子曰：「咨，謚錫有階。」哀榮終始，其曠則如穆塢之原，有鬱其阡，詩此貞石，垂千萬年。

贈翰林院編修湛公墓表 壬申

嗚呼！聖學晦而中行之士鮮矣。世方倉阿爲工，方特爲厲，紛縱倒置，孰定是非之歸哉！蓋公治長，在縲絏之中，仲尼明非其罪，匡章通國稱不孝，孟子辯之，夫然後在所禮貌焉。剛狷振礪之士，獨行違俗，爲世所媚嫉，卒以傾廢踣墮，又挽以非其罪者，可勝道哉！予讀怡菴、誌、而、悲、之、怡菴、湛公、英、者、廣、之、增、城、人、介、直、方、嚴、刻、行、砥、俗、鄉、之、善、良、咸、服、信、取、則、倚、以、扶、弱、禦、侮、然、不、辭、色、少、貸、人、面、斥、人、過、惡、至、無、所、容、狡、獍、之、徒、動、見、孺、拂、嫉、視、如、讎、聚、謀、必、覆、公、於、惡、毋、使、抗、吾、爲、公、直、行、其、心、不、顧、竟、爲、所、搆、誣、憤、發、病、以、死、公、既、死、其、徒、惡、益、行、鄉、之、人、遂、皆、謂、湛、公、行、義、顧、報、反、其、施、而、惡、者、自、若、吾、儕、何、以、善、爲、後、十、餘、年、爲、奸、者、貫、盈、翦、滅、浸、盡、而、公、子、若、水、求、灑、洛、之、學、爲、世、名、孺、舉、進、士。

官國史編修。推原尋繹，公德益用表著。朝廷贈官如子，日顯赫竦耀。鄉人相與追嗟慕嘆，爲善之報何如，向特未定耳。嗚呼！古有狷介特行之士，直志犯衆惡之死靡悔。濬公殆其人非邪？向使得志立朝，當大節，其肯俯首爲奸人僕役，响濡喘息以靳緩須臾死其不能矣。夫脂韋佞悅，亦何能緩急有毫毛之賴爲國者，當何取哉？予悲斯人之不遇，而因重有所感也。昔者君子顯微闡幽，以明世警曠。信暴者無庸揚矣，彼恣然就仰蒙瀾垢而弗雪，其可以無表而出之？

節菴方公墓表 乙酉

蘇之崑山有節菴方翁麟者，始爲士業舉子，已而棄去，從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從商乎？」翁笑曰：「子烏知士之不爲商，而商之不爲士乎？」其妻家勸之從事，遂爲郡從事。其友曰：「子又去士而從從事乎？」翁笑曰：「子又烏知士之不爲從事，而從事之不爲士乎？」居久之，嘆曰：「吾憤世之碌碌者，刀錐利祿，而屑爲此以矯俗振頽，乃今果不能爲益也。」又復棄去。會歲歉，盡出其所有以賑饑乏。朝廷義其所爲，榮之冠服，後復遙授建甯州吏目。翁視之蕭然若無與，與其配朱，竭力農耕植其家，以士業授二子，鵬、鳳，皆舉進士，歷官方面。翁既老，日與其鄉士爲詩酒會，鄉人多能道其平生，皆磊落可異。顧太史九和云：「吾嘗見翁與其二子書，褒譽皆忠孝節義之言，出於流俗，類古之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蓋昔舜叙九官，首稼而次契，垂工益虞，先於夔龍。商周之代，伊尹耕於莘野，傳說板築於巖，膠鬲舉於魚鹽，呂望釣於磻渭，百里奚處於市，孔子爲乘田委吏，其諸儀封晨門荷蕢斲輪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高潔不羣之士，書傳所稱可考而信也。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鶩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歆

士而卑農，榮官遊而恥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駕浮辭詭辯以誣世惑衆。比之具養器貨之益，罪浮而質不逮。吾觀於翁士商從事之喻，隱然有當於古四民之義。若有激而云者。嗚呼！斯義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契也。吾於是而重有所感焉。吾嘗獲交於翁二子，皆穎然敦古道，敏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爲之論著之云耳。翁既歿，葬於於邑西馬鞍山之麓。配朱孺人，有賢行，合葬焉。鄉人爲表其墓曰「明贈禮部主事節菴方公墓」。嗚呼！若公者其亦可表也矣。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碑

甲戌

湛子之母卒於京師，葬於增城。陽明子迎而弔，諸龍江之游已。湛子泣曰：「若水之辱於吾子，蓋人莫不聞。吾母歿而子無一言，人將以病子。」陽明子曰：「名者爲之銘矣，表者爲之表矣。某何言雖然，良亦無以紓吾情。吾聞太孺人之生，七十有九，其在孺居者餘四十年，端靖嚴潔如一日。既老，雖其至親卑幼之請謁，見之未嘗踰闕也。不亦貞乎。績麻春梁，教其子以顯，嘗使從白沙之門，曰：『甯學聖人而未至也。』不亦知乎。恤其庶姑與其庶叔，化厲爲順，撫孤與女，愛不逮訓，不亦慈乎。已膺封錫，祿養備至，而縞衣蔬食，不改其初，不亦儉乎。貞知慈儉，老而彌堅，不亦賢乎。請著其石曰『湛賢母之墓』。」湛子拜泣而受之。既行人，曰：「湛母之賢信矣。若湛子之賢，則吾猶有疑焉。湛子始以其母之老，不試者十有三年是也。復出而取上第爲美官，則何居母亦老矣。又去其鄉而迎養，既歸復往，卒於旅，則何居。」陽明子曰：「是烏足以疑湛子矣。夫湛子純孝人也，事親以老於猷畝，其志也。其出而仕，母命之也。其迎之也，母欲之也。既歸而復往，母泣而強之也，是能無從乎。無大拂於義，將東西南北之惟命。彼湛子者，亦豈以人之譽毀於外者，以易其愛親之誠乎。」曰：「湛子而是，則湛母非歟。」曰：「烏足以非湛母矣。夫湛父之早世也，屬其子曰，必以顯吾世。故命之出者，行其夫之志也。就之養者，安其子之心也。強之往者，勉其子之忠，以卒其夫之願也。昔者孟母斷機以勵其子，蓋不歸者幾年，君子不以孟子爲失養，孟母爲非訓。今湛母之心亦若此，而湛子

又未嘗違乎菴也。故湛母賢母也。湛子孝子也。然猶不免於世惑，吾雖欲無言也，可得乎？」

程守夫墓碑 甲申

吾友程守夫以弘治丁巳之春卒於京，去今嘉靖甲申二十，有八年矣。嗚呼！朋友之墓有宿草則勿哭，而吾於君，尚不能無潸然也。君之父味道公，與家君爲同年進士，相知甚厚。故吾與君有通家之誼。弘治壬子，又同舉與鄉。已而又同卒業於北雍，密邇居者四年有餘。凡風雪之晨，花月之夕，山水郊園之遊，無不與其。蓋爲時甚久而爲迹甚密也。而未嘗見君有憤詞忤色，情日益篤。禮日以恭。其在家庭，雍雍于于，內外無間。交海內之士，無貴賤少長，咸敬而愛之。雖粗鄙暴悍，遇君未有不薰然而心醉者。當是時，予方馳騫於舉業詞章，以相矜高爲事。雖知愛重君，而尙未知其天資之難得也。其後君既歿，予亦入仕，往往以粗浮之氣得罪於人，稍知創艾，始思君爲不可及。尋謫貴陽，獨居幽寂窮苦之鄉，困心衡慮，乃從事於性情之學。方自苦其勝心之難克，而客氣之易動，又見夫世之學者，率多媚嫉險隘，不能去其有我之私，以其明天下之學，成天下之務，皆起於勝心客氣之爲患也。於是愈益思君之美質，蓋天然近道者，惜乎當時莫有以聖賢之學啓之，有啓之者，其油然而順道，將如決水之赴壑矣。嗚呼！惜哉！仍今稍見端緒，有足以啓君者，而君已不可作也已。君之子國子生焜，致君臨沒之言，欲予與林君利瞻爲之表誌。林君既爲之表，而君之葬已久，誌已無所及，則爲書其墓之碑，聊以識吾之哀思。夫君者，不徒嬉遊征逐之好而已。君諱文楷，世居嚴之淳安，其詳已具於墓表。

太傅王文恪公傳 丁亥

公諱鏊，字濟之，王氏。其先自汴廬南渡。諱百八者，始居吳之洞庭山。曾祖伯英，祖惟道。考光化，知縣朝用。皆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妣三代皆一品夫人。公自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名流咸屈年行求爲友。侍郎葉文莊提學御史陳士賢，咸有重望于時。

見而奇之曰：「天下士！」於是名聲動遠邇。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錄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天廷對，衆望翕然。執政忌其文，乃置一甲第三。時論以爲屈。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若將洗焉。九載，陞侍講，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尋薦爲侍講學士，兼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辯，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諒，務盡啓沃。方春，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王文不敢盤于遊田。上爲罷遊。講罷，常召所幸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始爲若等，好爲之！」時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端國本，首薦用公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旣而吏部闕侍郎，又遂以爲吏部。時北虜入寇，公上籌邊八事，雖忤權幸，而卒多施行。公輔之，望日隆。於是災異，內閣謝公引咎求退，遂舉公以自代。武宗在亮闇，內侍八人荒遊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洶洶。公協韓司徒率文武大臣伏閣以請。上大驚怒，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公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議論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官詰塞。一時國論倚以爲重。然自是八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韓公遂逐，內閣劉謝二公亦去矣。詔補內閣缺，瑾意欲引冢宰焦衆議推公。瑾雖中忌，而外難公論，遂與焦俱入閣。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輒枷械之，幾死者累累。公亟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旣辱之，又殺之，吾尙何顏於此！」由是類從寬釋。瑾啣韓不已，必欲置之死。無敢言者。又欲以他事中內閣劉謝二公前後力救之，乃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公以瑾舊怨，逮至京，將坐以激變。士官岑氏罪死，公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乎？」劉得減死。或惡石淙楊公於瑾，謂其築邊太費，屢以爲言。公曰：「楊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公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疑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公，然見公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專事姦阿，議彌不協，而瑾驕悍日甚，毒流縉紳。公遇之不能得居，常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公日求去。瑾意愈拂，衆虞禍且不測。公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

「瑾使伺公無所得，且聞交贊亦絕，乃笑曰：『過矣。』於是懇疏三上，許之。賜蠶書乘傳歲夫月米以歸。時方危公之求去，咸以爲異數云。公既歸吳，屏謝紛囂，翛然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尚友千古。至其與人，清而不絕於俗，和而不滯於時，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興起，平生嗜欲澹然。吳中士夫所好尚珍賞觀遊之具，一無所入。惟喜文辭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出之自然。中年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砥行。及充養既久，晚益純明。凡有著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乎其非有也，窅乎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安從生，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稼於澄淵則明，稼於濁水則昏，稼於污穢則穢，澄淵上智也，濁水凡庶也，污穢下愚也。天地間膈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造後儒多未之及。居間十餘年，海內士夫交章論薦，不輟。及今上卽位，始遣官優禮，歲時存問，將復起公，而公已沒。時嘉靖三年三月十一日，壽七十五矣。贈太傅，諡文恪。祭葬有如禮。四子：延結，中書舍人；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延陵，郡學生；延昭，尚幼。皆彬彬世其家。史臣曰：世所謂完人者，震澤先生王公者，非邪？內裕倫常，無俯仰之憾，外際明良，極祿位聲光之顯。自爲童子，至於耆耄，自廟朝下逮閭巷，至於偏隅，或師其文學，或慕其節行，或仰其德業，隨所見異其稱，莫或有瑕疵之者。所謂壽福康甯，攸好德而考終命，公殆無媿爾矣。無錫邵尚書國賢與公摯，徐學士子容皆文名冠一時。其稱公之文，規模昌黎，以及秦漢，純而不流于弱奇，而不涉于怪，雄偉俊潔，體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得法於孟子，論辯多古人未發，詩藪散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晉唐筆意。天下皆以爲知言。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

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概，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平茶寮碑 丁丑

正德丁丑，徭寇大起，江廣湖彬之家，騷然且三四年矣。於是三省奉命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庚申，復連戰，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殲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阻險。辛丑，師旋於乎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平瀾頭碑 丁丑

四省之寇，惟瀾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亟。正德丁丑冬，徭既殄，益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三瀾，乘勝歸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闖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懼，農器不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廬，伊誰之力赫赫。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田州立碑 丙戌

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復煽，集軍四省，洵洵連年。于時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適命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戍。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期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田州石刻

田石平田州甯，（民謠如此）田水鑿，田山迎。（府治新向）千萬世，鞏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

仁，勸此石，告後人。

陳直夫南宮像贊

夫子稱史魚曰：「直哉，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謂祝鮀宋朝曰：「非斯人難免乎今之世矣。」予嘗三復而悲之。直道之難行，而諂諛之易合也，豈一日哉。魚之直信乎後世，其在當時，不若朝與鮀之易容也。悲夫。吾越直夫陳先生，嚴毅端潔，其正言直氣，放蕩佞諛之士，嫉視若讎，彼甯無知之，卒於己非便也。故先生舉進士不久，輒致仕而歸，屢薦復起，又不久輒退，以是也哉。然天下之言直者，必先生與焉。始予拜先生於錢清江上，歎然甚得先生奚取於予，殆空谷之足音也。世日趨於下，先生而在，雖執轡之事，吾亦爲之。今既沒矣，其子子欽以先生南宮圖像請識一言。先生常塵視軒冕，豈一第之爲榮。聞之子欽，蓋初第時有以相遺者，受而存之。先生沒，子欽始裝潢，將藏諸廟，則又爲子者宜爾也。詩曰：「有服膺襜，有冠翼翼，在彼周行，其容孔式。秉笏端弁，中溫且栗。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彼何人斯。邦之司直，邦之司直，宜公宜孤。既來既徂，爲冠爲模，孰久其道，衆聽且孚。如江如河，其趨彌汙，邦之司直，今也則亡。」

三箴

嗚呼小子，曾不知警。堯詎未聖，猶日兢兢。既墜于淵，猶恬履薄。既折爾股，猶邁奔驟。人之冥頑，則疇與汝。不見癡癡，矻迺斯愈。不見痿痺，劑迺斯起。人之毀詬，皆汝矻劑。汝曾不知，反以爲怒。匪怒伊色，亦反其語。汝之冥頑，則疇之比。嗚呼小子，告爾不一。既四十有五，而曾是不憶。

嗚呼小子，慎爾出語。懷言維多，吉言維寡。多言何益，徒以取禍。德默而成，仁者言訥。孰默而讓，孰訥而病。譽人之善，過情猶恥。言人之非，罪曷有已。嗚呼多言，亦惟汝心。是心而存，將日欽欽。豈遑多言，上帝汝臨。

嗚呼小子，辭章之習。爾工何爲，不以釣譽。不以蠱惑，佻彼優伶。爾視孔醜，覆蹈其術。爾顏不厚，日月踰邁。爾胡

不恤。棄爾天命，昵爾讎賊。昔皇多士，亦胥茲溺。爾獨不鑒，自抵伊亟。

南鎮禱雨文 癸亥

惟神秉靈毓秀，作鎮於南，實與五嶽分服而治。維是揚州之域，咸賴神休以生以養，凡其疾疫災眚之不時，雨暘寒暑之弗若，無有遠近，若不引頸企足，惟神是望。怨有歸，功有底，神固不得而辭也。而況紹興一郡，又神之宮牆輦轂之下乎？謂宜風雨節而寒暑當，民無疾而五穀昌，特先諸郡以霑神惠，而乃入夏以來，亢陽爲虐，連月弗雨，泉源告竭，黍苗荐稿，歲且不登，民將無食，農夫相與咨於野，商賈相與憾於市，行旅相與怨於途，守土之官帥其吏民奔走呼號，維是祈禱告請，亦無不至矣，而猶雨澤未應，旱烈益張，是豈吏之不職而貪墨者衆歟？賦斂繁刻而獄訟冤滯歟？祀典有弗修歟？民怨有弗平歟？夫是數者，皆吏之譎而民何咎之有？夫怒吏之不減而移其譎於民，又知神之所不忍也。不然，豈民之冥頑妄作者衆，將奢淫暴殄以怒神威，神將罰而懲之歟？夫薄罰以示戒，神之威靈亦既彰矣。百姓震懼憂惶，請罪無所，遂棄而絕之，使無瞻類，神之慈仁固應不爲若是之甚也。夫民之所賴者神，神之食于茲土亦非一日矣，今民不得已有求於神，而神無以應之，然則民將何恃，而神亦何以信於民乎？某生長茲土，猶鄉之人也，鄉之人以某嘗讀書學道，繆以爲是鄉人之傑者，其有得於山川之秀爲多，藉之以爲吾愚民之不能自達者，通誠於山川之神，其宜有感。夫某非其人也，而冒有其名人，而冒以其名加我，我既不得而辭矣，又何敢獨辭其責耶？是以冒昧輒爲之請，固知明神亦有所不得而辭也。謹告。

瘞旅文 戊辰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城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嘆。」詢其狀，則其子又死

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春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惘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呼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爾何人？爾何人？吾龍場驛丞徐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鼠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懋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峯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厲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痛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以遨嬉兮，騷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嗟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尙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殍風飲露，無爾饒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

祭鄭朝朔文 甲戌

維正德九年歲次甲戌，七月壬戌朔，越十有六日丁丑，南京鴻臚寺鄉王守仁馳奠于監察御史亡友鄭朝朔之墓。嗚呼！道之將行，其命也與；道之將廢，其命也與。嗚呼！朝朔命實爲之，將何如哉！將何如哉！辛未之冬，朝於京

師。君爲御史，余留銓司。君因世傑，謬予是資。予辭不獲，抗顏以尸。君嘗問予，「聖學可至。」余曰：「然哉，克念則是。」隱辭奧義，相與剖析。探本窮原，夜以繼日。君喜謂予：「昔迷今悟，昔陷多岐，今由大路。」嗚呼！絕學幾年于茲，熟沿就釋，君獨奮而古稱豪傑，無文猶與，有如君者，無媿斯稱。當是之時，君疾已構，忍痛扶屏，精微日究。人或勸君：「盍亦休只？」君曰：「何哉！夕死可矣。」君遂疾告，我亦南行。君與世傑，訪予陽明。君疾亦篤，遂留杭城。天不與道，善類云傾。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時予祖母亦嬰危疾，湯藥自須，風江阻涉。君喪遂行，靡由一訣。扶櫬而南，事在世傑，負恨負愧，予復何說！嗟予顛弱，實賴友朋，砥礪切磋，庶幾有成。死者生者，索居離羣，靜言永懷，中心若焚。墓草再青，甫茲馳奠，遙望嶺雲，有淚如霰。嗚呼！哀哉！予復何言！尙饗。

祭瀾頭山神文 戊寅

維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十五日甲申，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謹以剛鬣柔毛，昭告于瀾頭山川之神。惟廣谷大川，阜財興物，以域民畜衆。故古者諸侯祭封內山川，亦惟其有功於民。然地靈則人傑，人之無良，亦足以爲山川之羞。茲土爲盜賊所盤據，且數十年，遠近之稱瀾頭者，皆曰：「賊巢。」恥莫大焉。是豈山川之罪哉！雖然，清冽之井，糞穢而不除，久則同於廁溷矣。丹鳳之穴，鴟狐聚而不去，久則化爲妖窟矣。糞穢之所，過者揜鼻；妖窟之窟，人將持刃燔燎，環而攻之。何者？其積聚招致使然也。誠使除其糞穢，刮剗滌蕩，將不終朝而復其清冽，鴟狐逐而鸞鳳歸，妖孽之窟，還爲孕祥育瑞之所矣。今茲土之山川，亦何以異於是？守仁奉天子明命，來鎮西陲。憤瀾賊之兇悖，民苦荼毒，無所控籲，故邇者計擒渠魁，提兵搗其巢穴，所向克捷，動獲如志。斯固人怨神怒，天人順應之理。將或茲土山川之神，厭惡兇殘，思欲洗其積辱，陰有以相協，假手於予。今駐兵於此，彌月餘旬，雖巢穴悉已掃蕩，擒斬十且八九，然漏殄之徒，尙有潛逃，小民不能無怨于山川之神，爲之逋逃，主萃淵藪也。今予提兵深入，豈獨除民之害，亦爲山川之神雪其恥。夫安舊染，棄新圖，非中人之情，而況於鬼神乎。今此殘徒，勢窮力屈，亦方遣人投招，將順而撫之，則

慮其無革心之誠，復遺患於日後，逆而不受，又恐其或出於誠心，殺之有不忍也。神其陰有以相協，使此殘寇而果誠心邪，即陰佑其衷，俾盡播其黨類，自縛來投，若水之赴壑，予將隄沿停畜之，如其設詐懷奸，即陰奪其魄，張我軍威，風驅電掃，一鼓而殲之。茲惟下民之福，亦惟神明之休。壇而祀之神，亦永永無作。惟神實鑒圖之尙鑿。

祭徐曰仁文 戊寅

嗚呼痛哉！曰仁，吾復何言！爾言在吾耳，爾貌在吾目，爾志在吾心，吾終可奈何哉！記爾在湖中，還嘗語予以壽不能長久，予詰其故，云：「嘗遊衡山，夢一老瞿曼撫曰：『仁，背謂曰：『子與顏子同德。』俄而曰：『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疑之。」予曰：「夢耳，子疑之過也。」曰仁曰：「此亦可奈何，但令得告疾早歸林下，冀從事於先生之教，朝有所聞，夕死可矣。」嗚呼！吾以爲是固夢耳，孰謂乃今而竟如所夢邪？向之所云，其果夢邪？今之所傳，其果真邪？今之所傳，亦果夢邪？向之所夢，亦果妄邪？嗚呼痛哉！曰仁嘗語予：「道之不明，幾百年矣，今幸有所見，而又卒無所成，不亦尤可痛乎！願先生早歸陽明之麓，與二三子講明斯道，以誠身淑後。」予曰：「吾志也。」自轉官南贛，即欲過家，堅臥不出。曰仁曰：「未可，紛紛之議方馳，先生且一行，爰與二三子姑爲饋粥計，先生了事而歸。」嗚呼！孰謂曰仁而乃先止於是乎！吾今縱歸陽明之麓，孰與予共此志矣！二三子又且離羣而索居，吾言之而孰聽之，吾倡之而孰和之，吾知之而孰問之，吾疑之而孰思之，嗚呼！吾無與樂餘生矣。吾已無所進，曰仁之進未量也。天而喪予也，則喪予矣，而天喪吾曰仁，何哉！天胡酷且烈也！嗚呼痛哉！朋友之中，能復有知予之深，信予之篤，如曰仁者乎？夫道之不明也，由於不知不信，使吾道而非邪，則已矣；吾道而是邪，吾能無斲於人之不予知予言乎？自得曰仁計，蓋哽咽而不能食者兩日。人皆勸予食，嗚呼！吾有無窮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將以託之曰仁，而曰仁今則已矣。曰仁之志，吾知之，幸未即死，又忍使其無成乎？於是復強食。嗚呼痛哉！吾今無復有意於人世矣。姑俟冬夏之交，兵革之役稍定，即拂袖而歸陽明。二三子苟有予從者，尙與之切磋砥礪，務求如平日與曰仁之所云。縱舉世不以予爲然者，亦

且樂而忘其死，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耳。曰：仁有知，其尙能啓予之昏，而警予之惰邪？嗚呼痛哉！予復何言！

祭孫中丞文 己卯

嗚呼！弇阿苟容，生也何庸。慷慨激烈，死也何恫。勤勞施於國，而惠澤被於民。孰謂公之死而非生乎？守臣節以無虧，秉大義而不屈。孰謂公之歸而非全乎？方逆焰之已炎，公蓋力撲其燎原之勢而不能。屢疏乞免，又不獲請。則旁行曲成，冀緩其怒，而徐爲之圖。蓋公處事之權，而人或未之盡知也。比其當危臨難，伏節申忠之死靡回。然後見公守道之常，心迹如青天白日，而天下之人始洞然無疑矣。嗚呼！逆藩之謀，積之十有餘年，而敗之旬日，豈守仁之智謀才力能及此乎？是固祖宗之德澤，朝廷之神武，而公之精忠憤烈，陰助默相於冥冥之中，是亦未可知也。公之子挾刃赴仇，奔走千里，至則逆賊已擒，遂得改殯正殯，扶公櫬而還。父子之間，忠孝兩無所愴矣，亦何憾哉！守仁於公，既親且友，同舉於鄉，同官於部，今又同遭是難，豈偶然哉！靈輅將發，薄奠寫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

祭外舅介菴先生文 辛巳

嗚呼！自公之葬茲土，逮今二十有六年，乃始復一拜墓下。中間盛衰之感，險夷之變，聚散之情，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何可勝道？嗚呼！傷哉！死者日以遠，生者日以謝，而少者日以老矣。自今以往，其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其又可勝道耶？二十六年而始獲一拜，自今以往，獲拜公之墓下者，知復能幾？嗚呼！傷哉！惟是公之子姓羣然集於墓下，皆鸞停鶴峙，振羽翮而翔乎雲霄，未已也。所以報純德而慰公于地下者，庶亦在茲已乎？某奉召北行，使道省歸，甫申展謁，輒已告辭。言有盡而意無窮，顧瞻丘壠，豈勝淒斷尙鑿。

祭文相文

嗚呼！文相邁往直前之氣，足以振頽靡而起退懦；通敏果決之才，足以應煩劇而解紛拏；激昂奮邊之談，足以破支辭而折多口。此文相之所以超然特出乎等夷，而世之人亦方以是而稱文相者也。然吾之所望於文相，則又

寤止於是而已乎！與文相別數年矣，去歲始復一會於江潯，握手半日之談，豁然遂破百年之惑，一何快也！吾方日望文相反其邁往直前之氣，以內充其寬裕溫厚之仁，敏其通敏果決之才，以自昭其文理密察之智，收其奮迅激昂之辯，以自全其發強剛毅之德，固將日趨於和平，而大會於中正，斯乃聖賢之德之歸矣，豈徒文章氣節之士而已乎？惜乎吾見其進而未見其止也。一疾奄逝，豈不痛哉！聞計實欲渡江一慟，以舒永訣之哀，暑病且充，欲往不能，臨風長號，有淚如雨。嗚呼！文相，予復何言！

又祭徐曰仁文 甲申

嗚呼！曰仁！別我而逝兮，十年于今。葬茲丘兮，宿草幾青。我思君兮，一來尋，林木拱兮山日深，君不見兮，宵寢峨之雲岑。四方之英賢兮，日來臻，君獨胡爲兮，與鶴飛而猿吟。憶麗澤兮，歎歎，奠椒醕兮，松之陰。良知之說兮，聞不聞，道無間於隱顯兮，豈幽明而異心。我歌白雲兮，誰同比音。

祭國子助教薛尚哲文 甲申

嗚呼！良知之學不明於天下，幾百年矣。世之學者蔽於見聞習染，莫知天理之在吾心，而無假於外也。皆舍近求遠，舍易求難，紛紜交驚，以私智相高，客氣相競，日陷於禽獸夷狄而不知。間有獨覺其非，而略知反求其本源者，則又羣相詬笑，斥爲異學。嗚呼！可哀也已！蓋自十餘年來，而海內同志之士，稍知講求於此，則亦如晨星之落落，乍明乍滅，未見其能光大也。潮陽在南海之濱，聞其間亦有特然知向之士，而未及與見。間有來相見者，則又去來無常。自君之弟尚謙始從予於留都，朝夕相與者三年，歸以所聞於予者語君，君欣然樂聽不厭，至忘寢食，脫然棄其舊業如敝屣。君素篤學，高行爲鄉邦子弟所宗依。尚謙自幼受業焉，至是聞尚謙之言，遂不知己之爲冗，尚謙之爲弟，己之嘗爲尙謙師，而尙謙之嘗師於己也，盡使其羣子弟姪來學於予，而君亦躬枉辱焉。非天下之大勇，能自勝其有我之私，而果於徒義者，孰能與於此哉！自是其邑之士若楊氏兄弟，與諸後進之來者，源源以十數。海內同志

聲莫有先於潮陽者，則實君之昆弟之爲倡也。其有功於斯道，豈小小哉！方將因藉賴毘以共明此學，而君忽逝矣。其爲同志之痛，何可言哉！雖然，君於斯道亦既有聞，則夕死無憾矣。其又奚悲乎？吾之所爲長號涕洟而不能自己者，爲吾道之失助焉耳。天也可如何哉？相望千里，靡由走哭，因風寄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哀哉！

祭朱守忠文 甲申

嗚呼！聖學之不明也久矣。予不自量，犯天下之詆笑，而冒非其任，恃以無恐者，謂海內之同志若守忠者，爲之胥附先後，終將必有所濟也。而自十餘年來，若吾姚之徐曰仁，潮陽之鄭朝朔、楊仕德、武陵之冀惟乾者，乃皆相繼物故。其餘諸同志之尙存足可倚賴者，又皆離羣索居，不能朝夕相與，以資切磋砥礪之益。今守忠又復棄我而逝。天其或者既無意於斯文已乎！何其善類之難合而易睽，善人之難成而易喪也。嗚呼痛哉！守忠之於斯道，旣已識其大者，又能樂善不倦，旁招博采，引接同志，而趨之同歸於善，若飢渴之於飲食，視天下之務不啻其家事，每欲以身殉之。今茲之沒也，實以驅賊山東，晝夜勞瘁，至隕其身而不顧。嗚呼痛哉！始守忠之赴山東也，過予而告別，云「節於先生之學，誠有終身几席之願。顧事功之心，猶有未能脫然者。先生將何以裁之？」予曰：「君子之事，進德修業而已。雖位天地，育萬物，皆已進德之事。故德業之外無他事功矣。乃若不由天德，而求聘於功名事業之場，則亦希高慕外。後世高明之士，雖知向學，而未能不爲才力所使者，猶不免焉。守忠旣已心覺其非，固當不爲所累矣。」嗚呼！豈知竟以是而忘其身乎！守忠之死，蓋禦災捍患而死勤事，能爲忠臣志士之所難能矣。無吾猶以是爲憾者，痛吾道之失助，爲海內同志之不幸焉耳。嗚呼痛哉！靈輿云邁，一奠永訣。豈無良朋，孰知我心之悲。嗚呼痛哉！

祭洪襄惠公文

嗚呼！公以雄特之才，豪邁之氣，際明良之會，致位公孤，勳業振於當時，聲光被於遠邇，功成身退，全節令終。若公真可謂有濟時之具，而爲一世之傑矣。悲夫！才之難成也，千雲合抱，豈歲月所能致，任之棟梁，已不爲不見用矣。

又輟而置之閒散者十餘年，不亦大可惜也乎！天豈以公有克肖之子，將斂其所未盡者而大發諸其後人也乎！公優游林下以樂太平之盛，其沒也，天子錫之祭葬，寢以美諡，生榮死哀，亦復何憾矣。而予獨不能無悲且感者，方公之生，人皆知公之才美，而忌者抑之，使不得盡用；時之人顧亦概然視之，曾不知以爲意。嗚呼！豈知其沒也，遂一仆而不可復起矣。老成典刑，爲世道計者，能無悲傷乎哉！先君子素與於公，守仁雖晚，亦辱公之知愛。公子嘗以公之墓銘見，屬曾不能發揚盛美。茲公之葬，又不能奔走執紼，馳奠一觴，聊以寓其不盡之衷焉。爾嗚呼哀哉！尙饗。

祭楊士鳴文 丙戌

嗚呼！士鳴！吾見其進也，而遽見其止耶！往年士德之歿，吾已謂天道之無知矣。今而士鳴又相繼以逝，吾安所歸咎乎？嗚呼！痛哉！忠信明睿之資，一郡一邑之中不能一二見，而顧萃於一家之兄弟，又皆與聞斯道，以承千載之絕學，此豈出於偶然者！固宜使之得志大行，發聖學之光輝，翼斯文於悠遠，而乃栽培長養，則若彼其艱，而傾覆摧折，又如此其易。其果出於偶然，倏聚倏散，而天亦略無主宰於其間耶？嗚呼！痛哉！潮郡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有士鳴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雖然任道之器，後允頤頤而起者，以數十。其山川靈秀之氣，殆不能若是其淑且厚，則亦宜有盈虛消息於其間矣乎！士鳴兄弟雖皆中道而逝，然今海內善類，孰不知南海之濱有楊士德、士鳴者，爲成德之士，如祥麟瑞鳳，爭一睹之爲快，因而向風興起者比比。則士鳴昆季之生，其潛啓默相以有績於斯道，豈其微哉？彼黃誠稿斃，與草木同腐者，又何可勝數！求如士鳴昆季一日之生以死，又安可得乎？嗚呼！道無生死，無去來。士鳴則既聞道矣，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獨吾黨之失助而未及見斯道之大行也，則吾亦安能以無一慟乎？嗚呼！痛哉！

祭元山席尙書文 丁亥

嗚呼元山！真可謂豪傑之士，社稷之臣矣。世方沒溺於功利辭章，不復知有身心之學，而公獨超然遠覽，知求絕學于千載之上。世方黨同伐異，狗俗苟容，以鈞聲避毀，而公獨卓然定見，惟是之從，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世方植私好利，依違反覆，以壘斷相與，而公獨世道是憂，義之所孝，冒孤危而必吐，心之所宜，經百折而不回。蓋其所論雖或亦有動於氣，激於忿，而其心事磊磊，則如青天白日，洞然可以信其無他。世方媚嫉譏險，排勝己以嫉高明，而公獨誠心樂善，求以伸人之才，而不自知其身之爲屈，求以進賢於國，而不自知怨謗之集於其身。蓋所謂斷斷休休，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者，此大臣之盛德，自古以爲難，非獨近世之所未見也。嗚呼！世固有有君而無臣，亦有有臣而無君者矣。以公之賢，而又遭逢主上之神聖，知公之深而信公之篤，不啻金石之固，膠漆之投，非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歟？是何天意之不可測，其行之也，方若巨艦之遇順風，而其傾之也，忽中流而折樁舵，其植之也，方爾枝葉之敷榮，而摧之也，遂根株而驟拔，其果無意於斯世斯人也乎？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某之不肖，屢屢辱公過情之薦，自度終不能有濟於時，而徒以爲公知人之累，每切私懷慚愧。又憶往年與公論學於貴州，受公之知實深。近年以來，覺稍有所進，思得與公一面，少敘其愚以來質正，斯亦千古之一快，而公今復已矣。嗚呼痛哉！聞公之訃，不能奔哭，千里設位，一慟割心。自今以往，進吾不有能益于君國，退將益修吾學，期終不負知己之報而已矣。嗚呼痛哉！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痛哉！

祭吳東湖文 丁亥

嗚呼吳公！吾不可得而見之矣。公之才，如干將莫邪，隨其所試，皆迎刃而解。公之志，如長川逝河，信其所趣，雖百折不回。公之節，如堅松古柏，必歲寒而後見。公之學，如深林邃谷，必窮探而始知。自其筮仕，迄於退休，數歷中外，幾於四十年，而天下皆以爲未能盡公之才。登陟崇顯，至於大司空，而天下皆以爲未能行公之志。雖未嘗捐軀喪元，而天下信其有成仁死義之勇。雖未嘗講學論道，而天下知其有關邪衛正之心。嗚呼！若公者，真可謂一世豪傑。

無所待而興者矣。某於公未獲傾蓋，而向慕滋切；未獲識公之面，而久已知公之心。公於某其教愛勤倦，不特篤章之稠疊，而過情推引，亦復薦剡之頻煩。長愧菲薄，何以承公之教，而懼其終不免爲知人之累也。今茲承乏，是土而來，正可登堂請謝，論心求益，而公則避我長逝已一年矣。嗚呼！傷哉！幸與公並生斯世，而復終身不及一面，茫茫天壤，竟成千古之神交，豈不痛哉！薄奠一觴，以哭我私，公神有知，尙來格斯。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 戊子

維湖廣永順寶靖二司之土兵，多有物故於南甯諸處者。嘉靖七年六月十五日乙卯，欽差總制四督軍務尙書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委南甯府知府蔣山卿等告於南甯府城隍之神，使號召諸物故者之魂魄，以牛二、羊四、豕四，祭而告之曰：嗚呼！諸湖兵壯士，傷哉！爾等皆勤國事而來死於茲土，山谿阻絕，不能一旦歸見其父母妻子，旅魂飄飄，飄於異域，無所依倚，嗚呼痛哉！三年之間，兩次調發，使爾絡繹奔走於道途，不獲顧其家室，竟死客鄉。此我等上官之罪也，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古者不得已而後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獲其所，況忍羣驅無辜之赤子，而填之於溝壑？且兵之爲患，非獨鋒鏑死傷之酷而已也。所過之地，皆爲荆棘，所住之處，遂成塗炭；民之毒苦，傷心慘目，可盡言乎？邇者思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撫之者，非但以思田之人無可勦之罪，於義在所當撫，亦正不欲無故而驅爾等於兵刃之下也。而爾等竟又以疾病物故於此，則豈非命耶？嗚呼！傷哉！人孰無死，豈必窮鄉絕域能死人乎？今人不出戶庭，或飲食傷多，或逸欲過節，醫治不痊，亦死矣。今爾等之死，乃因驅馳國事，捍患禦侮而死，蓋得其死所矣。古之人固有願以馬革裹尸，不願死於婦人女子之手者。若爾等之死，真無媿於馬革裹尸之言矣。嗚呼！壯士！爾死何憾乎？今爾等徒侶皆已班師去矣。爾等游魂漂泊，正可隨之西歸。爾等尙知之乎？爾等其收爾游魂，斂爾精魄，駕風逐霧，爾隨徒侶去歸其鄉，依爾祖宗之墳墓，以棲爾魂，享爾妻子之蒸嘗，以庇爾後。爾等徒侶或有征調之役，則爾等尙鼓爾生前前義勇之氣，以陰助爾徒侶立功報國，爲民除患，豈不生爲壯烈之夫，而沒爲忠義之士

也乎？予因疾作，不能親臨祭所，一哭邇等，以舒予傷感之懷。臨文悽愴，涕下沾臆。今委知府布告予衷，爾等有靈，知之乎？嗚呼傷哉。

祭軍牙六纛之神文 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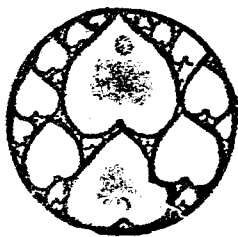
惟神秉揚神武，三軍司命。今制度聿新，威靈丕振。伏惟仰鎮國家，緝定禍亂，平服蠻夷，以永無窮之休。尙饗。

祭南海文 戊子

天下之水，萃于南海。利濟四方，涵濡萬類。自有天地，厥功爲大。今皇聖明，露降河清。我實受命，南荒以平。陰陽表裏，維海効靈。乃陳牲帛，厥用告成。尙饗。

祭六世祖廣東參議性常府君文 戊子

於維我祖，效節於高皇之世。肇禋茲土，歲久淪蕪。無甯有司之不遑，實我子孫門祚衰微，弗克靈承顯揚。蓋冥迷昏隔者八九十年，言念愴惻，子孫之心，亦徒有之。恭惟我祖晦迹長遁，迫而出仕，務盡其忠，豈曰有身沒之祀？父死於忠，子殫其孝，各安其心，白刃不見，又知有一祀之榮乎？願表揚忠孝樹之風聲，實良有司修舉國典，以宣流。王化之盛美。我祖之烈，因以復彰。見人心之不泯，我子孫亦藉是獲申其愴鬱，永有無窮之休焉。及茲廟成，而未孫某適獲來蒸，事若有不偶然者。我祖之道，其殆自茲而昌乎？某承上命，來撫是方。上無補於君國，下無益於生民，循例省績，實懷多慚。至於心之不敢以不自盡，則亦求無忝於我祖而已矣。承事之餘，敢告不忘。以五世祖秘湖漁隱先生彥達府君配。尙饗。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六

續編一

德洪蒼師文錄始刻于姑蘇，再刻于越，再刻于天真，行諸四方久矣。同志又以遺文見寄，俾續刻之。洪念昔嘗師錄，同門已病太繁，茲錄若可緩者，既而伏讀三四，中多簡書墨跡，皆尋常應酬瑣屑細務之言，然而道理昭察，仁愛惻怛，有物各付物之意。此師無行不與，四時行而百物生，言雖近而旨實遠也。且師沒既久，表儀日隔，苟得一紙一墨，如親面覲，況當今師學大明，四方學者徒喜領悟之易，而未究其躬踐之實，或有離倫彝日用，樂懸虛妙，頗以爲得者，讀此能無省然激衷，此吾師中行之證也。而又奚以太繁爲病邪？同門唐子堯臣、僉憲吾浙，嘗謀刻未遂。今年九月，虬峯謝君來接吾浙，刻師全書，檢所未錄盡刻之，凡五卷，題曰文錄續編。師眉子王正億賞錄陽明先生家乘凡三卷，今更名世德紀，并刻於全書末卷云。隆慶壬申一陽日，德洪百拜識。

大學問

吾師接初見之士，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之全功，使知從入之路。師征思田將發，先授大學問，德洪受而錄之。

「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閒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嚙棘而必有不

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者，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圯類，無所不爲，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

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驚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隱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爲始，能得爲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爲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略是矣。即以新民爲親民，而曰明德爲本，親民爲末，其說亦未爲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爲兩物耳。夫木之幹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爲兩物矣，又何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爲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爲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爲一事，而認以爲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爲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爲兩物也。」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

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

是之謂格。書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爲未誠也。良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爲未誠也。今焉於其良所知之善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所知之惡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於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礙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謙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爲孔氏之心印也。

德洪曰：大學問者，師門之教典也。學者初及門，必先以此意授，使人聞言之下，卽得此心之知，無出於民彝物則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齊治平之內。學者果能實地用功，一番聽受，一番親切。師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當，只此修爲，直造聖域，參之經典，無不脗合，不必求之多聞多識之中也。」門人有請錄成書者，曰：「此須諸君口口相傳，若筆之於書，使人作一文字看過，無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師起征思田，將發，門人復請師許之。錄旣就，以書貽洪，曰：「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顧恐藉寇兵而齎盜糧，是以未欲輕出。」蓋當時尚有特異說以混正學者，師故云然。師旣沒，音容日遠，吾黨各以己見立說。學者稍見本體，卽好爲徑超頓悟之說，無復有省身克己之功，謂一見本體，超聖可以跂足，視師門誠意格物爲善去惡之旨，皆相鄙以爲第二義，簡略專爲。言行無顧，甚者蕩滅禮教，猶自以爲得聖門之最上乘，噫亦已過矣。自便徑約，而不知已淪入佛氏寂滅之教，莫之覺也。古人立言，不過爲學者示下學之功，而上達之機，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語知解，非所及也。大舉之教，自孟氏而後不得其傳者幾千年矣，賴良知之明，千載一日，復大明於今日。茲未及一傳而紛錯若此，

又何望於後世耶。是篇鄒子謙子管附刻於大學古本，茲收錄續編之首，使學者開卷讀之，思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爲別說，匪徒惑人，祇以自誤，無益也。

教條示龍場諸生

諸生相從於此，甚盛。恐無能爲助也，以四事相規，聊以答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學；三曰改過；四曰責善。其慎聽毋忽！

立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學者曠廢隳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可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爲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爲善，可也。爲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爲善爲君子，使爲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爲惡，可也。爲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爲惡爲小人。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勤學

已立志爲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尙未篤也。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爲高，而以勤確謙抑爲上。諸生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爲盈，無而爲有，諱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雖甚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爲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己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稟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爲無能，有弗敬尙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

改過

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爲大賢者，爲其能改也。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僥利之習者乎？諸生殆不至於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講習規飭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欺，遂假於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爲寇盜，今日不害爲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澀凝沮，而甘心於污濁終焉，則吾亦絕望爾矣。

責善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釋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爲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爲惡矣。故凡許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學鹵莽耳，謬爲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況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教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

五經億說十三條

師居龍場，學得所悟，證諸五經，覺先儒訓釋未盡，乃隨所記憶，爲之疏解。閱十有九月，五經略徧，命曰億說。既後自覺學益精，工夫益簡易，故不復出以示人。洪嘗乘閒以請，師笑曰：「付秦火久矣。」洪請問，師曰：「只致良知，雖千經萬典，異端曲學，如執權衡，天下輕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也。」後執師喪，偶於廢稿中得此數條，洪竊錄而讀之，乃歎曰：「吾師之學，於一處融徹，終日言之不離是矣。卽此以例全經，可知也。」

元年春王正月○人君即位之一年，必書元年。元者，始也，無始則無以爲終。故書元年者，正始也。大哉乾元，之始也。至哉坤元，地之始也。成位乎其中，則有人元焉。故天下之元在於王，一國之元在於君，君之元在於心。元也者，在天爲生物之仁，而在人則爲心。心生而有者也，曷爲爲君而始乎？曰：「心生而有者也。未爲君而其用止於一身，既爲君而其用關於一國。故元年者，人君爲國之始也。當是時也，羣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觀維新之始。則人君者，尤當洗心滌慮以爲維新之始。故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曰：「前此可無正乎？」曰：「正也。有未盡焉，此又其一始也。故元年者，人君改過遷善，修身立德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綱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休戚安危之始也。嗚呼！其可以不慎乎！」

元年者，魯隱公之元年。春者，天之春，周王也。王次春，示王者之上承天道也。正月者，周王之正月。周人以建子爲天統，則夏正之十一月也。夫子以天下之諸侯不復知有周也，於是乎作春秋，以尊王室，故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也。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不以王年而以魯年者，春秋魯史，而書王正月，斯所以爲大一統也。隱公未嘗即位也，何以有元年乎？曰：「隱公即位矣，不即位何以有元年？夫子削之不書，欲使後人之求其實也。」曰：「隱公即位矣，而不書，何也？」曰：「隱公以桓之幼而攝焉，其以攝告，故不即位也。然而天下知隱公讓國之善，而爭奪覬覦者知所愧矣。」曰：「以攝告，則宜以攝書，而不書，何也？」曰：「隱公，兄也，桓公，弟也，庶均以長，隱公君也，奚攝焉？然而天下知嫡庶長幼之分，而亂常失序者知所定也。」曰：「隱公君也，非攝也，則宜即位矣，而不即位焉，何也？」曰：「諸侯之立國也，承之先君而命之天子，隱無所承命也。然而天下知父子君臣之倫，而無父無君者知所懼矣。一不書即位，而隱公讓國之善見焉，嫡庶長幼之分明焉，父子君臣之倫正焉，善惡兼著，而是非不相掩，嗚呼！此所以爲化工之妙也歟。」

鄭伯克段于鄆○書鄭伯，原殺段者，惟鄭伯也。段以弟篡兄，以臣伐君，王法之所必誅，國人之所共討也，而專

罪鄭伯，蓋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敗者，伯之心也。段之惡既已暴著於天下，春秋無所庸誅矣。書克，原伯之心素視段爲寇敵，至是而始克之也。段居于京而書于鄆，見鄭伯之既伐諸京，而復伐諸鄆，必殺之，而後已也。鄭伯之於叔段，始焉授之大邑，而聽其收鄙，若愛弟之過而過於厚也。既其畔也，王法所不赦，鄭伯雖欲已焉，若不容已矣。天下之人皆以爲段之惡在所必誅，而鄭伯討之宜也。是其迹之近似，亦何以異於周公之誅管蔡。故春秋特誅其意而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辨似是非，以正人心，而險譎無所容其奸矣。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實理流行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至誠發見也。皆所謂貞也。觀天地交感之理，聖人感人心之道，不過於一貞而萬物生，天下和平焉，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恆所以亨而無咎，而必利於貞者，非恆之外復有所謂貞也。久於其道而已。貞卽常久之道也。天地之道亦惟常久而不已耳。天地之道無不貞也。利有攸往者，常之道非滯而不通，止而不動之謂也。是乃始而終，終而復始，循環無端，周流而巳者也。使其滯而不通，止而不動，是乃泥常之名，而不知常之實者也。豈能常久而不已乎。故利有攸往者，示人以常道之用也。以常道而行，何所往而不利。無所往而不利，乃所以爲常久而不已之道也。天地之道，一常久而不已而已。日月之所以能晝而夜，夜而復晝，而照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四時之所以能春而冬，冬而復春，而生運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聖人之所以能成而化，化而復成，而妙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亦真而已耳。觀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不外乎一貞，則天地萬物之情，其亦不外乎一貞也。亦可見矣。恆之爲卦，上震爲雷，下巽爲風，雷動風行，簸揚奮厲，翕張而交作，若天下之至變也。而所以爲風爲雷者，則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理，是乃天下之至恆也。君子體夫雷風爲恆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無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體。是乃體常盡變，非天地之至恆，其孰能與於此。

遜，陰漸長而陽退遜也。彖言得此卦者，能遜而退避則亨。當此之時，苟有所爲，但利小貞而不可大貞也。夫子釋之以爲遜之所以爲亨者，以其時陰漸長，陽漸消，故能自全其道而退遜，則身雖退而道亨，是道以遜而亨也。雖當陽消之時，然四陽尚盛，而九五居尊得位，雖當陰長之時，然二陰尚微，而六二處下應五，蓋君子猶在於位，而其朋尚盛，小人新進，勢猶不敵，尙知順應於君子，而未敢肆其惡。故幾微君子雖已知其可遜之時，然勢尙可爲，則又未忍決然舍去，而必於遜，且欲與時消息，盡力匡扶，以行其道。則雖當遜之時，而亦有可亨之道也。雖有可亨之道，然終從陰長之時，小人之朋日漸以盛，苟一裁之以正，則小人將無所容而大肆其惡，是將以救敵而反速之亂矣。故君子又當委曲周旋，修敗補罅，積小防微，以陰扶正道，使不至於速亂。程子所謂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者，是乃小利貞之謂矣。夫當遜之時，道在於遜，則遜其身以亨其道。道猶可亨，則亨其遜以行於時。非時中之聖，與時消息者，不能與於此也。故曰「遜之時義大矣哉。」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日之體本無不明也，故謂之大明。有時而不明者，入於地則不明矣。心之德本無不明也，故謂之明德。有時而不明者，蔽於私也。去其私，無不明矣。日之出地，日自出也。天無與焉。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無所與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

初陰居下，當進之始。上與四應，有晉如之象。然四意方自求進，不暇與初爲援，故又有見摧之象。當此之時，苟能以正自守，則可以獲吉。蓋當進身之始，德業未著，忠誠未顯，上之人豈能遽相孚信，使其以上之未信而遂汲汲於求知，則將有失身枉道之恥。懷憤用智之非，而悔咎之來必矣。故當寬裕雍容，安處於正，則德久而自孚，誠積而自感，又何咎之有乎。蓋初雖晉如而終不失其吉者，以能獨行其正也。雖不見信於上，然以寬裕自處，則可以無咎者，以其始進在下，而未嘗受命當職任也。使其已當職任，不信於上，而優裕廢弛，將不免於曠官之責，其能以無咎乎？

時邁十五句，武王初克商，巡守諸侯，朝會祭告之樂歌。言我不敢自逸，而以時巡行諸侯之邦。我勤民如此，天其以我爲子乎？今以我巡行之事占之，是天之實有以右序夫我，有周矣。何者？我之巡行諸侯，所以興廢舉廢，削有罪，黜不職者，亦聊以警動震發其萎靡頹惰者耳。而四方諸侯莫不警懼修省，敦薄立懦而興起。夫維新之政，至於懷柔百神，而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莫不感格焉。則信乎天之以我爲王，而于以君臨夫天下矣。于是我其宣明昭布，我有周之典章，予以式序在位之諸侯。我其戢斂夫干戈弓矢，以偃夫武功。我其旁求懿德之士，陳布於中國，以敷夫文德。則亦信乎可以爲王而能保有上天右序我有周之命矣。

執競十四句，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其功烈之盛，天下既莫得而強之矣。成康繼之，其德亦若是其顯，而復爲上帝之所皇焉。夫繼武王之後，蓋難乎其爲德也。然自成康之相繼爲君，而其德愈益彰明，則於武王無競之烈，爲有光，而成康誠可謂善繼矣。今我以三王之功德，作之於樂，以祈感格，而果能降福之多且大若此，我其可不反身修德，而思有以成之乎？我能反身修德，而威儀之反，則可享神之福，既醉既飽，而三王之所福我者，益將反覆而無窮矣。此蓋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也。

思文八句，言思文后稷，其德真可以配上天矣。蓋凡使我蒸民之得以粒食者，莫非爾后稷之德之所建也。斯固后稷之德矣。然來牟之種，非天不生，則是來牟之貽我者，實由上帝以此命之后稷，而使之徧養夫天下，是以天下之民皆有所養，而得以復其常道，則后稷之德，固亦莫非上天之德也。此蓋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詩，故頌后稷之德而卒歸之於天云。

臣工十五句，戒農官之詩。言嗟爾司農之臣工，當各敬爾在公之事。今王以治農之成法，賜汝，汝宜來咨來度，而敬承毋怠也。因并呼農官之屬而總詔之曰，「嗟爾保介，當茲暮春之月，牟麥在田，而百穀未播，蓋農工之暇也。汝亦何所爲乎？」因問「汝所治之新田，其牟麥亦如何哉？」夫牟麥之茂盛，皆上帝之明賜也。牟麥漸熟，則行將受

上帝之明賜矣。上帝有是明賜，爾苟惰農自安，是不克靈承而泯上帝之賜矣。爾尙永力爾田，以昭明上帝之賜，務底於豐年有成可也。然則爾亦烏可謂茲農工之尙遠，而遂一無所事乎？汝當命爾衆農，乘茲閒暇，預修播種之事，以具乃田器。奄忽之閒，又將艾麥而興東作矣。」暮春，周正建寅之月，夏之正月也。

有誓三十句，言有誓有誓，在周之廷，而樂工就列矣。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執磬祝圉，而樂器具陳矣。樂器既以備陳，於是衆樂乃奏，而簫管之屬，亦皆備舉矣。由是樂聲之嗶嗶，其整密麗肅者，莫非至敬之所寓，而雍容暢達者，莫非至和之所宣。其肅雝和鳴如此，是以幽有以感乎神，而先祖是聽；明有以感乎人，而我客來觀厥成者，蓋武王功成作樂，使非繼述之孝，真無愧於文考，固無以致先祖之格，而非其盛德之至，伐紂救民之舉，真有以順乎天，應乎人，而於湯有光焉，其亦何以能使亡國者之子孫永觀厥成，而略無忌嫉之心乎？此蓋始作樂而合於祖廟之詩。

與滁陽諸生并問答語

諸生之在滁者，吾心未嘗一日而忘之。然而闕焉無一字之往，非簡也，不欲以世俗無益之談，徒往復爲也。有志者雖吾無一字固朝夕如面也。其無志者，蓋對面千里，況千里之外，盈尺之牘乎？孟生歸，聊寓此於有志者，然不盡列名，且爲無志者諱，其因是而尙能興起也。

或思慮紛雜，不能強禁絕。陽明子曰：「紛雜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靜專，無紛雜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德洪曰：滁陽爲師講學首地，四方弟子從遊日衆。嘉靖癸丑秋，太僕少卿呂子懷復聚徒於師祠。洪往遊焉，見同門高年有能道師遺事者。當時師德未俗卑污，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既後漸有流入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在金陵時已心切憂焉，故居贛則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致省察克治實功，而征甯藩之後，專發

致良知宗旨，則益明切簡易矣。茲見濬中子弟，尙多能道靜坐中光景。洪與呂子相論，致良知之學，無閒於動靜，則相慶以爲新得。是書孟源伯生得之金陵。時間濬士有身背斯學者，故書中多憤激之辭。後附問答語，豈亦因靜坐頹空而不修省察克治之功者發耶？

家書墨跡四首 四書墨跡 先師眉子正僖得之書櫃中，裝製卷冊，手澤燦然，每篇乞洪跋其後。

一與克彰太叔克彰號石川，師之族叔祖也。聽講就弟子列，退坐私室，行家人禮。

別久缺奉狀，得詩見邇來進修之益，雖中間詞意未盡純瑩，而大致加於時人一等矣。願且玩心高明，涵泳義理，務在反身而誠，毋急於立論飾辭，將有外馳之病。所云善念纔生，惡念又在者，亦足以見實嘗用力。但於此處須加猛省，「胡爲而若此也，無乃習氣所趨耶？」自俗儒之說行，學者惟事口耳講習，不復知有反身克己之道。今欲反身克己，而猶扭於口耳講誦之事，固宜其有所牽縛而弗能進矣。夫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爲習氣所汨者，由於志之不立也。故凡學者爲習所移，氣所勝，則惟務痛懲其志。久則志亦漸立。志立而習氣漸消。學本於立志，志立而學問之功已過半矣。此守仁邇來所新得者，願毋輕擲。若初往年亦常有，意左屈，當時不暇與之論，至今缺然。若初誠美質，得遂退休，與若初了夙心，當亦有日。見時爲致此意，務相砥勵，以臻有成也。人行，遽不一一。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爲習所勝，氣所汨者，志不立也。痛懲其志，使習氣消而本性復，學問之功也。噫！此吾師明訓昭昭告太叔者，告吾人也，可深省也。夫德洪爲僖弟書。

二與徐仲仁 仲仁，卽曰仁師之妹婿也。

北行倉卒，不及細話。別後日聽捷音，繼得鄉錄，知秋戰未利。吾子年方英妙，此亦未足深憾。惟宜修德積學，以求大成，尋常一第，固非僕之所望也。家君舍衆論而擇子，所以擇子者，實有在於衆論之外。子宜勉之，勿謂隱微可欺，而有放心，忽謂聰明可恃，而有怠志。養心莫善於義理，爲學莫要於精專。毋爲習俗所移，毋爲物誘所引，求古聖

賢而師法之切莫以斯言爲迂闊也。昔在張時敏先生時，令叔在學，聰明蓋一時，然而竟無所成者，蕩心害之也。去高明而就汚下，念慮之間，願豈不易哉！斯誠往事之鑒，雖吾子質美而淳，萬無是事，然亦不可以不慎也。意欲吾子來此讀書，恐未能遂，離侍下，且未敢言此。俟後便再議。所不避其切切，爲吾子言者，幸加熱念，其親愛之情，自有所不能已也。

海日翁爲女擇配，人謂曰：「仁聰明不逮於其叔，海日翁舍其叔而妻曰仁，既後其叔，果以蕩心自敗，曰仁卒成師門之大儒，噫！聰明不足恃，而學問之功不可誣也哉！德洪跋。」

三上海翁書

寓吉安男王守仁百拜書上父親大人膝下。江省之變，昨遣來隆歸報，大略想已如此。時賓王尙留省城，未敢遽出，蓋慮男之搗其虛，躡其後也。男處所調兵亦稍稍聚集，忠義之風日以奮揚，觀天道人事，此賊不久斷成擒矣。昨彼遣人賈檄至，欲遂斬其使，奈賈檄人乃參政季敷，此人平日善士，又其勢亦出於不得已，姑免其死，械繫之。已發兵至豐城，諸處分布，相機而動。所慮京師遙遠，一時題奏無由，卽達。命將出師，緩不及事，爲可憂爾。男之欲歸已非一日，急急圖此已兩年，今竟陷身於難，人臣之義至此，豈復容苟逃幸脫。惟俟命師之至，然後敢申前懇。俟事勢稍定，然後敢決意馳歸爾。伏望大人陪萬保愛，諸弟必能勉盡孝養，且暮切勿以不孝男爲念，天苟憫男一念血誠，得全首領，歸拜膝下，當必有日矣。因聞巡檢便草此，臨書慌憤，不知所云。七月初二日。

右吾師逢甯濠之變，上父海日翁第二書也。自豐城聞變，與幕士定與兵之策，恐翁不知，爲賊所襲。卽日遣家人間道趨赴，至是發兵於吉安，復爲是報，慰翁心也。且自稱姓者，別疑也。嘗聞幕士龍光云：「時師聞變，返風回舟，深追兵將及，師欲易舟潛遁，願夫人諸公子正憲在舟。夫人手提劍別師曰：『公速去，毋爲妾母子憂。脫有急，吾特此以自衛爾。』及退還吉安，將發兵，命積薪圍公署，戒守者曰：『儻前報不利，卽舉火蒸公署。』」時鄒謙之在中

軍聞之亦取其夫人來吉城同誓。國難。人勸海日翁移家避讎。翁曰：「吾兒以孤旅急君上之難，吾爲國奮臣，願先去以爲民望耶！」遂與有司定守城之策，而自密爲之防。噫！吾師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家感遇若此，至今人傳忠義凜凜。是書正德得於故紙堆中，讀之愴然，如身值其時。晨夕展卷，如侍對親顏。嘉靖壬子，海夷寇黃巖，全城煨燼。時正德遊北雍，內子黃哀惶奔亡，不攜他物，而獨抱木主圖像以行。是卷亦幸無恙。噫！豈正德平時孝感所積，抑吾師精誠感通，先時身雖患難，而一墨之遺，神明有以護之耶？後世子孫受而讀之，其知所重也哉！德洪拜手跋。

四嶺南寄正憲男

初到江西，因聞姚公已在賓州進兵，恐我到彼，則三司及各領兵官未免出來迎接，反致阻撓其事，是以遲遲其行；意欲俟彼成功，然後往彼，公同與之一處。十一月初七，始過梅嶺，乃聞姚公在彼以兵少之故，尙未敢發哨，以是只得晝夜兼程而行。今日已度三水，去梧州已不遠，再四五日可到矣。途中皆平安，只是咳嗽尙未全愈，然亦不爲大患。書到可卽告祖母汝諸叔知之，皆不必掛念。家中凡百皆只依我戒諭而行。魏廷豹錢德洪王汝中當不負所託，汝宜親近敬信，如就芝蘭可也。廿二叔忠信好學，攜汝讀書，必能切勵。汝不審近日亦有少進益否？聰兒邇來眠食如何？凡百只宜謹聽魏廷豹指教，不可輕信奶婆之類。至囑至囑，一應租稅帳目，自宜上緊，須不俟我了甯我。今國事在身，豈復能記念家事，汝輩自宜體悉勉勵，方是佳子弟爾。十一月望。

正德初名聰，師之命名也。嘉靖壬辰秋，依其舅氏黃久菴寓留都，值時相更名于朝，責洪爲文告師，請更今名。當時問眠食如何，今正德壯且立，男女森列矣，噫！吾何以不負師託乎？方今四方講會日殷，相與出求同志，研究師旨，以成師門未盡之志，庶乎可以慰遺靈於地下爾。是在二子。嘉靖丁巳端陽日，門人錢德洪百拜跋于天壤精舍之傳經樓。

贛州書示四姪正思等

近聞爾曹學業有進，有司考校，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吾書香者，在爾輩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榮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誇市井小兒。爾輩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爲本，以聖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師友之助，迨今中年，未有所成。爾輩當鑒吾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麵，雖賢者不免。况爾曹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然惟痛懲深創，乃爲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遊高明。』此言良足以警小子識之。吾嘗有立志說，與爾十叔爾輩可從鈔錄一通，置之几間。時一省覽，亦足以發方，雖傳於庸醫，藥可療夫真病。爾曹勿謂爾伯父只尋常人爾，其言未必足法；又勿謂其言雖似有理，亦只是一場迂闊之談。非吾輩急務，苟如是，吾未如之何矣。讀書講學，此最吾所嗜好，今雖干戈擾攘，四方有來學者，吾未嘗拒之。所恨牢落塵網，未能脫身而歸。今幸盜賊稍平，以塞責求退歸，臥林間，攜爾曹朝夕切磋砥礪，吾何樂如之！偶便先示爾等，爾等勉焉，毋虛吾望。正德丁丑四月三十日。

又與克彰太叔

日來德業想益進修；但當茲末俗，其於規切警勵，恐亦未免有羣雌孤雄之歎。如何？印弟凡劣，極知有勞心力，聞其近來稍有轉移，亦有足喜。所貴平師者，涵育薰陶，不言而喻，蓋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於此亦可以驗己德。固便布此言，不盡意。

正月廿六日得旨，令守仁與總兵各官解囚至留都。行及蕪湖，復得旨，回江西撫定軍民。皆聖意有在。無他足慮也。家中凡百安心，不宜爲人搖惑，但當嚴緝家衆，掃除門庭，清靜儉樸，以自守，謙虛卑下，以待人，盡其在我而已。此外無庸慮也。正憲輩狂稱，望以此意曉諭之。近得書聞，老父稍失調，心極憂苦。老年之人，只宜以宴樂戲遊爲事，一切家務皆當屏置，亦望時時以此開勸，家門之幸也。至祝至祝。事稍定，即當先報歸期。家中凡百全仗，訓

飭照管，不一。

老父瘡疾，不能歸侍，日夜苦切，真所謂欲濟無梁，欲飛無翼。近來誠到，知慚平復，始得稍慰。早晚更望。太叔寬解怡悅其心。聞此時尚居喪次，令人驚駭憂惶。衰年之人，妻孥子孫日夜侍奉承直，尚恐居處或有未備，豈有復堪孤疾勞苦如此之理。就使悉遵先王禮制，則七十者亦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宴飲從於遊可也。况今七十五歲之人，乃尚爾榮煢獨苦若此，妻孥子孫何以自安乎？若使祖母在冥冥之中，知得如此衰毀，如此孤苦，將何如爲心？老年之人，獨不爲子孫愛念乎？況於禮制亦自過甚，使人不可以繼。在賢知者亦當俯就，切望懇懇勸解，必須入內安歇，使下人亦好早晚服事。時嘗遊嬉宴樂，快適性情，以調養天和。此便自爲子孫造無窮之福。此等言語，爲子者不敢直致，惟望太叔爲我委曲開譬，要在必從而後已，千萬千萬，至懇至懇。正憲讀書，一切舉業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以孝弟而已。來誠滄草草不盡。

祖母岑太夫人百歲考終時，海日翁壽七十有五矣，尤榮煢苦塊，哀毀躡制。師十二失恃，鞠於祖母。在贛屢乞終養弗遂，至是聞訃，已不勝痛割。又聞海日翁居喪之戚，將何以爲情？「欲濟無梁，欲飛無翼」，讀之令人失涕。師之學發明同體萬物之旨，使人自得，其性故於人義天常無不懇至，而居常處變，神化妙應，以成天下之務，可由此出。其道可以通諸萬世而無弊者，得其道之中也。錄此可以想見其概。德洪跋。

寄正憲男手墨二卷

正憲字仲肅，師繼子也。嘉靖丁亥，師起征思田，正億方二齡，託家政于魏子廷豹，使飭家業以字盾子。託正憲于洪與汝中，使切磨學問，以飭內外。延途所寄音問，當軍旅倥傯之時，猶字畫遒勁，訓戒明切。至今讀之，宛然若示嚴範。師沒後，越庚申，鄒子謙之陣子惟濟來自懷玉，奠師墓于蘭亭。正憲攜卷請題其後。噫，今二子與正憲俱爲泉下人矣，而斯卷獨存。正憲年十四，襲師錦衣廕，喜正億生，遂辭職出就科試。卽其平生，鄒子所謂授簡不

忘，夫子於昭之靈實寵嘉之，其無愧于斯言矣乎？

即日舟已過嚴灘，足瘡尙未愈，然亦漸輕減矣。家中事凡百與魏廷豹相計議而行。讀書敦行是所至囑。內外之防須嚴門禁。一應賓客來往及諸童僕出入，悉依所留告示，不得少有更改。四官尤要戒飲博，專心理家事。保一謹實可託，不得聽人哄誘，有所改動我至前途，更有書報也。

舟過臨江五鼓與叔謙遇於途次。燈下草此報汝知之。沿途皆平安，咳嗽尙未已，然亦不大作。廣中事頗急，只得連夜速進南贛，亦不能久留矣。汝在家中凡宜從戒諭而行。讀書執禮，日進高明，乃吾之望。魏廷豹此時想在家，家衆悉宜遵廷豹教訓，汝宜躬率身先之。書至，汝即可報祖母諸叔。況我沿途平安，凡百想能體悉我意，鈴束下人謹守禮法，皆不俟吾喋喋也。廷豹、德洪、汝中及諸同志親友，皆可致此意。

近兩得汝書，知家中大小平安，且汝自言能守吾訓戒，不敢違越，果如所言，吾無憂矣。凡百家事及大小童僕，皆須聽魏廷豹斷決而行。近聞守度頗不遵信，致牴牾廷豹。未論其間是非曲直，只是牴牾廷豹，便已大不是矣。繼聞其遊蕩奢縱如故，想亦終難化導。試問他畢竟如何，乃可宜自思之。守梯叔書來，云汝欲出應試，但汝本領未備，恐成虛願。汝近來學業所進吾不知，汝自量度而行，吾不阻汝，亦不強汝也。德洪、汝中及諸直諒高明，凡肯勉汝以德義，規汝以過失者，汝宜時時親就。汝若能如魚之於水，不能須臾而離，則不及人不爲憂矣。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之心，亦無良知可致矣。汝於此處，宜加猛省。家中凡事不暇一一細及，汝果能敬守訓戒，吾亦不必一一細及也。餘姚諸叔父昆弟皆以吾言告之。前月曾遣舍人任鏡寄書，歷此時當已發回。若未發回，可將江西巡撫時奏報批行稿簿一册共計十四本封固付本舍帶來。我今已至平南縣，此去田州漸近。田州之事，我承姚公之後，或者可以因人成事。但他處事務似此者尙多，恐一置身其間，一時未易解脫耳。汝在家凡百務宜守我戒諭，學做好人。德洪、汝中輩須時時親近，請教求益。聽兒已託魏廷豹時常

一看。廷豹忠信君子，當能不負所託。但家衆或有桀驁不肯遵奉其約束者，汝須相與痛加懲治。我歸來日，斷不輕恕。汝可早晚常以此意戒飭之。廿二弟近來砥礪如何？守度近來修省如何？保一近來管事如何？保三近來改過如何？王禎等早晚照管如何？王禎不遠出否？此等事我方有。國事在身，安能分念及此？瑣瑣家務，汝等自宜體我之意，謹守禮法，不致累我懷抱乃可耳。

東廓鄒守益曰：先師陽明夫子家書二卷，嗣子正憲仲肅甫什襲藏之。益趨天真，奠蘭亭，獲觀焉。喜曰：是能授簡不忘矣。書中「讀書敦行，日進高明」，「鈴束下人，謹守禮法」，及切磋商義，請益求教，互相來持，接引來學，真是一善一藥。至「吾平日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亦無良知可致」，是以繼志述事，望吾仲肅也。仲肅日孳孳焉，進而書紳，退而服膺，則大慰吾黨愛助之懷，而夫子於昭之靈實寵嘉之。

又

去歲十二月廿六日始抵南甯，因見各夷皆有向化之誠，乃盡散甲兵，示以生路。至正月廿六日，各夷果皆投戈釋甲，自縛歸降，凡七萬餘衆。地方幸已平定，是皆朝廷好生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潛孚默運，以能致此。在我一家則亦祖宗德澤陰庇，得無殺戮之慘，以免覆敗之患。俟處置略定，便當上疏乞歸，相見之期漸可卜矣。家中自老奶奶以下想皆平安。今聞此信，益可以免勞掛念。我有地方重寄，豈能復顧家事，弟輩與正憲只照依我所留戒諭之言，時時與德洪汝中輩切磋道義，吾復何慮。餘姚諸弟姪書到咸報知之。

八月廿七日南甯起程，九月初七日已抵廣城，病勢今亦漸平復，但咳嗽終未能脫體耳。養病本北上已二月餘，不久當得報。即隴嶺東下，則抵家漸可計日矣。書至即可上白祖母知之。近聞汝從汝諸叔諸兄皆在杭城就試，科第之事，吾豈敢必於汝，得汝立志向上，則亦有足喜也。汝叔汝兄今年利鈍如何？想旬月後此間可以得報，其時

吾亦可以發舟矣。因山陰林掌教歸便，冗冗中寫此與汝知之。

我至廣城已踰半月，因咳嗽兼水瀉，未免再將息旬月，候養病疏命下，即發舟歸矣。家事亦不暇言，只要戒飭家人，大小俱要謙謹小心。餘姚八弟等事，近日不知如何耳。在京有進本者，議論甚傳播，徒取快讒賊之口，此何等時節，而可如此兄弟子姪中不肯略體息，正所謂操戈入室，助仇爲寇者也。可恨可痛，兼因謝姨夫回便草報平安。書至，即可奉白老奶奶及汝叔輩知之。錢德洪、王汝中及書院諸同志皆可上覆。德洪、汝中亦須上緊進京，不宜太遲滯。

近因地方事已平靖，遂動思歸之懷。念及家事，乃有許多不滿人意處。守度奢淫如舊，非但不當重託，兼亦自取敗壞，戒之戒之，尙期速改可也。寶一勤勞，亦有可取。只是見小欲速，想福分淺薄之故，但能改創亦可。寶三長惡不悛，斷已難留，須急急遣回。餘姚別求生理，有容留者，卽是同惡相濟之人，宜并逐之。來貴奸情略無改悔，終須逐出。來隆來价不知近來幹辦何如，須痛自改省，但看同輩中有能真心替我管事者，我亦何嘗不知。添福添定、王三等輩，只是終日營營，不知爲誰經理，試自思之。添保尙不改過，歸來仍須痛治。只有書童一人實心爲家，不願毀譽利害，真可愛念。使我家有十箇書童，我事皆有託矣。來璜亦老實可託，只是太執戇，又聽婦言不長進。王祥王禎務要替我盡心管事，但有闕失，皆汝二人之罪。俱要拱聽魏先生教戒，不聽者責之。

明水陳九川曰：此先師廣西家書付正憲仲肅者也。中間無非戒諭家人謹守素訓。至致良知三字，乃先師平素教人不倦者。云「誠愛惻怛之心卽是致良知」，此晚年所以告門人者，僅見一二於全集中，至爲緊要。乃於家書中及之，可見先師之所以丁寧告戒者無異於得力之門人矣。仲肅宜世襲之。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七

續編二 書

與郭善甫

朱生至，得手書，備悉善甫相念之懇切。苟心同志協，工夫不懈，雖隔千里，不異几席，又何必朝夕相與一堂之上，而爲後快耶？來書所問數節，楊仁夫、適禪事方畢，親友紛至，未暇細答。然致知格物之說，善甫已得其端緒，但於此涵泳深厚，諸如數說，將沛然融釋，有不俟於他人之言者矣。荒歲道路多阻，且不必遠涉，須稍收稔，然後乘興一來，不縷縷。

寄楊仕德

臨別數語極奮勦，區區聞之，亦悚然有警。歸途又往西樵一過，所進當益不同矣。此時已抵家，大抵忘已逐物，虛內事外，是近來學者時行症候。仕德旣已看破此病，早晚自不廢藥石。康節云：「與其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此切喻，愛身者自當無所不用其極也。病疎至今未得報，此閒相聚日衆，最可喜。但如仕德謙之旣遠去，而惟乾復多病，又以接濟之人爲苦爾。尙謙度未能遽出，仕德明春之約果能不爽，不獨區區之望，尤諸同遊之切望也。

與顧惟賢

聞有枉顧之意，傾望甚切。繼聞有夾剿之事，蓋我獨賢勞，自昔而然矣。此間上游南康諸賊幸已掃蕩，渠魁悉已授首，回軍且半月。以湖廣之故，留兵守隘而已。奏捷須湖廣略有次第，然後舉。朱守忠聞在對哨有面會之圖，此

亦一奇遇。近得甘泉書，已與叔賢同往西樵，令人想企，不能一日處此矣。承示既飽不必問其所食之物，此語誠有病，已不能記當時所指，恐亦爲世之專務辨論飽說而不求深造自得者說，故其語意之間，不無抑揚太過。雖然，苟誠知求飽，將必五穀是資，鄙意所重，蓋以責夫不能誠心求飽者，故遂不覺其言之過激，亦猶養之未至也。凡言意所不能達，多假於譬喻，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若必拘文泥象，則雖聖人之言，且亦不能無病，況於吾儕，學未有至，詞意之間，本已不能無弊者，何足異乎。今時學者，大患不能立懇切之志，故鄙意專以責志立誠爲重。同志者亦觀其大意之所在，斯可矣。惟賢謂有所疑而未解，正如饑者之求食，若一日不食，則一日不飽，誠哉是言，果能如饑者之求飽，安能一日而不食，又安能屏棄五穀而食畫餅者乎。此亦可以不言而喻矣。承示爲益已多，友朋切磋之職，不敢言謝。何時遇甘泉，更出此一正之。

閩廣之役，偶幸了事，皆諸君之功，區區蓋坐享其成者。但閩寇雖平，而虔南之寇，乃數倍於閩，善後之圖，尙未知所出。野人歸，與空切，不知知己者，亦嘗爲念及此否也。曰：仁，近方告病，與二三友去，畊上，上之謀實始於陸澄、陸與潮人，薛侃皆來南都從學，二子並佳士，今皆舉進士，未免又失卻地主矣。向在南都相與者，曰：仁之外，尙有太常博士馬明衡，兵部主事黃宗明，見素之子林達，有御史陳傑，舉人蔡宗亮，饒文璧之屬，蔡今亦舉進士，其時凡二三十人，日覺有相長之益。今來素居，不覺漸成放倒，可畏可畏。聞中有見不妨寫寄，庶亦有所警發也。甘泉此時已報滿，叔賢聞且束裝，曾相見否，霍渭先亦美質，可與言。見時皆爲致意。

承諭討有罪者，執渠魁而散脅從，此古之政也，不亦善乎。顧淵賊皆長惡怙終，其間脅從者無幾，朝撤兵而暮聚黨，若早者亦屢屢矣，誅之則不可勝誅，又恐以其患遺諸後人。惟賢謂政教之不行，風俗之不美，以至於此，豈不信然。然此實言之疾，吾其旬日之間，可奈何哉。故今三省連累之賊，非殺之爲難，而處之爲難；非處之爲難，而處之者能久於其道之爲難也。賤軀以多病之故，日夜冀了此塞責而去，不欲復以其罪累後來之人，故猶不免於意必。

之私，未忍一日舍置。嗟乎！我躬不闕，遑恤我後，盡其力之所能爲。今其大勢亦幸底定，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而已。數日前已還軍贛州。風毒大作，壅腫坐臥，恐自此遂成廢人，行且告休。人還，草草復。

承喻用兵之難，非獨曲盡利害，足以開近議之惑，其所以致私愛於僕者尤非淺也。愧感愧感！但龍川羣盜爲南贛患，歲無虛月，剿捕之命屢下，所以未敢輕動，正亦恐如惟賢所云耳。雖今郴桂夾攻之舉，亦甚非鄙意所欲，況龍川乎？夏間管具一疏，願上其事，以湖廣奉有成命，遂付空言。今錄去一目，鄙心可知矣。湖廣夾攻，爲備已久，郴桂之賊爲湖廣兵勢所迫，四出攻掠，南贛日夜爲備，今始稍稍支持，然廣東以府江之役，尙未調集，必待三省齊發，復恐老師費財，欲視其緩急，以次漸舉。蓋桂東上游之賊，湖廣與江西夾攻，廣東無與也。昌樂乳源之賊，廣東與湖廣夾持，江西無與也。龍川之賊，江西與廣東夾攻，湖廣無與也。事雖一體，而其間賊情地勢自不相及，若先舉桂東上游，候廣東兵集，然後舉乳源諸處，未乃及於龍川，似亦可以節力省費而易爲功。不知諸公之見又何如耶？所云龍川亦止瀾頭一巢，蓋環巢數邑被害已極，人之痛憤，勢所不容已也。

來諭謂得書之後，前疑渙然冰釋，幸甚幸甚，學不如此，只是一場說話，非所謂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也。又自謂終夜思之，如污泥在面而不能即去，果如污泥在面，有不能即去者乎？幸甚幸甚，自來南贛，平生益友離羣索居，切磋之間不聞。近日始有薛進士輩一二人自北來，稍稍各有砥礪。又以討賊事急，今屯兵瀾頭，且半月矣。瀾頭賊首池大鬚等二十餘人，悉已授首。漏網者甲從一二輩，其餘固可略也。狼兵利害相半，若調猶未至，且可已之。此間所用皆機快之屬，雖不能如狼兵之犀利，且易驅策，就約束。聞乳源諸賊已平蕩，可喜。湖兵四畔不下數萬，所獲不滿二千，始得子月朔日會剿，依期而往。彼反以先期見責，所謂文移時出，侵語誠有之。此舉本渠所倡，今所俘獲反不能多，意有未愜而憤激至此，不足爲怪。瀾頭巢穴雖已破蕩，然須建一縣治以控制之，庶可永絕嘯聚之患。已檄贛惠二知府會議可否。高見且以爲何如？南贛大患，惟桶岡橫水瀾頭三大賊，幸皆以次削平。年來歸思極切，所

恨風波漂蕩，茫無涯涘。乃今幸有薄泊之機，知己當亦爲吾喜也。乳源各處克捷，有兩廣之報，區區不敢冒捷。然亦且須題知事畢之日，須備始末知之。

近得甘泉叔賢書，知二君議論既合。自此吾黨之學廓然同途，無復疑異矣。喜幸不可言！承喻日來進修警省不懈，尤足以慰傾望。此閒朋友亦集，亦頗有奮起者。但惟鄙人尤疾相仍，精氣日耗，兼之淹滯風塵中，未遂脫屣林下，相與專心講習，正如俳優場中奏雅，縱復音調盡協，終不免於劇戲耳。乞休疏已四上，變輿近聞且南幸，以瘡疾暫止。每一奏事，輒往復三四月。此番倘得遂請，亦須冬盡春初矣。後山應援之說，審度事勢亦不必然，但奉有詔旨，不得不一行。此亦公文體面如此。聞彼中議論頗不齊，惟賢何以備見示，區區庶可善處也。近得省城及南都諸公書報云，卽日初十日，聖駕北還，且云船頭已發，不勝喜躍。賤恙亦遂頓減。此宗社之福，天下之幸，人臣之至願。何喜何慰如之！但區區之心，猶懷隱憂，或恐須及霜降以後，冬至以前，方有的實消息。其時賤恙當亦平復，卽可放舟東下，與諸君一議地方事，遂圖歸計耳。聞永豐新澄白沙一帶皆被流劫，該道守巡官皆宜急出督捕，非但安靖地方，亦可乘此機會整頓兵馬，以預備他變。今恐事勢昭彰，驚動遠近，且不行文書，至卽可與各守巡備道區區之意，卽時一出，勿更遲遲，輕忽坐視。思抑歸與，近卻如何，若必不可已，俟回鑿信的，徐圖之未晚也。

近得江西策問，深用警惕。然自反而縮，固有舉世非之而不願者矣。其敢因是遂靡然自弛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合一也。若後世致知之說，止說得一知字，不曾說得致字，此知行所以二也。病發，荼苦之人已絕口人閒事，念相知之篤，輒復一及。

北行不及一面，甚闕久別之懷。承寄慈湖文集，客充未能徧觀。來喻欲摘其尤粹者再圖翻刻，甚喜。但古人言論自各有見，語脈牽連，互有發越。今欲就其中以己意刪節之，似亦甚有不見。莫若盡存以俟，具眼者自加分別。所云超捷，良如高見。今亦但當論其言之是與不是，不當逆觀者之致疑，反使吾心昭明洞達之見有所揜覆而不盡。

也尊意以爲何如

與當道書

江省之變大略具奏內。此人逆謀已非一日，久而未發，蓋其心懷兩圖，是以遲疑未決，抑亦慮生之蹶其後也。近聞生將赴閩，必經其地，已視生爲几上肉矣。賴朝廷之威靈，諸老先生之德庇，竟獲脫身虎口。所恨兵力寡弱，不能有爲爾南贛，奮營屯兵四千，朝有警而夕可發。近爲戶部必欲奏革商稅，糧餉無所取給，故遂放散。未三月而有此變，復欲召集，非數月不能，亦且空然無資矣。世事之相撓阻，每每如此，亦何望乎！今亦一面號召忠義，取調各縣機快，且先遣疲弱之卒張布聲勢於豐城諸處，牽躡其後。天奪其魄，彼果遲疑而未進。若再留半月，南都必已有備。彼一離窠穴，生將奮搗其虛，使之進不得前，退無所據。勤王之師又四面漸集，必成擒矣。此生憶料若此，切望諸老先生急賜議處，速遣能將重兵聲罪而南，以絕其北窺之望。飛召各省急與勤王之師，此人兇殘忌刻，世所未有。使其得志，天下無遺類矣。諒在廟堂必有成算，區區愚誠，亦不敢不竭盡，生病疲炫，僅存餘息。近者入閩，已具本乞休，必不得已，容歸且省，不意忽遭此變，本非生之責任。但閩省無一官，見在人情渙散，洶洶震搖，使無一人牽制其間，彼得安意順流而下，萬一南都無備，將必失守。彼又分兵四掠，十三郡之民素劫於積威，必向風而靡。如此，則湖湘閩浙皆不能保。及事聞朝廷，大兵南下，彼之奸計漸成，破之難矣。以是遂忍死暫留於此，徒以空言收拾散亡，感激忠義，日望命帥之來，生得以與疾還越，死且瞑目。伏惟諸老先生鑒其血誠，必賜保全，勿遂竭其力所不能，窮其智所不及，以爲出身任事者之戒，幸甚幸甚！

與汪節夫書

足下數及吾門求一言之益，足知好學勤勤之意。人有言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今之學者須先有篤實爲己之心，然後可以論學。不然，則紛紛紜口耳講說，徒足以爲爲人之資而已。僕之不欲多言者，非有所靳實無可

言耳。以足下之勤勤下問，使誠益勵其篤實爲己之志，歸而求之，有餘師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足下勉之。道南之說，明道實因龜山南歸，蓋亦一時之言，道豈有南北乎？凡論古人得失，莫非爲己之學，讀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果能有所得於尙友之實，又何以斯錄爲哉？節夫姑務爲己之實，無復往年務外近名之病，所得必已多矣。此事尙在所緩也。凡作文惟務道其心中之實，達意而止，不必過求雕刻，所謂修辭立誠者也。

寄張世文

執謙枉問之意甚盛。相與數月，無能爲一字之益。乃今又將遠別矣，愧負愧負！今時友朋，美質不無而有志者絕少，謂聖賢不復可冀，所視以爲準的者，不過建功名炫耀一時，以駭愚夫俗子之觀聽。嗚呼！此身可以爲堯舜，參天地，而自期若此，不亦可哀也乎？故區區於友朋中，每以立志爲說，亦知往往有厭其煩者，然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先。誠以學不立志如植木無根，生意將無從發端矣。自古及今，有志而無成者則有之，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遠別無以爲贈，復申其立志之說。賢者不以爲迂，庶勤勤執謙枉問之盛心爲不虛矣。

與王晉溪司馬

伏惟明公德學政事高一世。守仁晚進，雖未獲親炙，而私淑之心已非一日。乃者承乏鴻臚，自以迂腐多疾，無復可用於世，思得退歸田野，苟存餘息。乃蒙大賢君子不遺葑菲，拔置重地，適承前官謝病之後，地方亦復多事，遂不敢固以疾辭。已於正月十六日抵贛，扶疾蒞任。雖感恩圖報之心無不欲盡，而精力智慮有所不及，恐不免終爲薦舉之累耳。伏惟仁人君子器使曲成，責人以其所可勉，而不強人以其所不能，則守仁竊烏故林之想，必將有日可遂矣。因遣官詣闕陳謝，敬附申謝私於門下，伏冀尊照不備。

守仁近因羣賊大修戰具，遠近勾結，將遂乘虛而入，乃先其未發，分兵捍撲。雖斬獲未盡，然克全師而歸，賊巢

積聚亦爲一空。此皆老先生申明律例，將士稍知用命，以克有此。不然，以南贛素無紀律之兵，見賊不奔，亦已難矣。况敢暮夜撲剿，奮呼追擊，功雖不多，其在南贛，則實創見之事矣。伏望老先生特加勸賞，使自此益加激勵，幸甚。今各巢奔潰之賊，皆聚橫水桶岡之間，與郴桂諸賊接壤。生恐其勢窮或并力復出，且天氣炎毒，兵難深入，遠攻，乃分留重卒於金坑營前，扼其要害，示以必攻之勢，使之旦夕防守，不遑他圖。又潛遣人於已破各巢山谷間多張疑兵，使既潰之賊不敢復還舊巢，聊且與之牽持。候秋氣漸涼，各處調兵稍集，更圖後舉。惟望老先生授之以成妙之算，假之以專一之權，明之以賞罰之典，生雖庸劣無能，爲役敢不鞭策奮鈍，以期無負推舉之盛心。秋冬之間，地方苟幸無事，得以歸全病喘於林下，老先生肉骨生死之恩，生當何如爲報耶！正暑，伏惟爲國爲道自重，不宣。

前月奏捷人去，曾瀆短啓，計已達門下。守仁才劣任重，大懼覆餗，爲薦揚之累。近者南贛盜賊雖外若稍定，其實譬之疽癰，但未潰決，至其惡毒，則固日深月積，將漸不可瘳治。生等固庸醫，又無藥石之備，不過從旁撫摩調護，以紓目前。自非老先生發鍼下砭，指示方藥，安敢輕措其手，冀百一之成。前者申明賞罰之請，固來求鍼砭於門下，不知老先生肯賜俯從，卒授起死回生之方否也。近得峯中消息，云將大舉，乘虛入廣。蓋兩廣之兵，近日皆聚府江，生等恐其聲東擊西，亦已密切布置，將爲先事之圖。但其事隱而未露，未敢顯言於朝。然又不敢不以聞於門下，且聞府江不久班師，則其謀亦將自阻。大抵南贛兵力極爲空疏，近日稍加募選訓練，始得三千之數，然而糧賞之資，則又百未有措。若夾攻之舉果行，則其勢尤爲窘迫，欲稱資於他省，則他省各有軍旅之費，欲加賦於貧民，則貧民又有從盜之虞。惟贛州雖有鹽稅一事，邇來既奉戶部明文停止，但官府雖有禁止之名，而奸豪實竊私通之利，又鹽利下通於三府，皆民情所深願，而官府稍取其什一，亦商人所悅從。用是輒因官僚之議，仍舊抽放。蓋事機窘迫，勢不得已，然亦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比之他圖，固猶計之得者也。今特具以聞，奏伏望老先生曲賜扶持，使兵事得賴此以濟，實亦地方生靈之幸。生等得免於失機誤事之誅，其爲感幸，尤深且大矣。自非老先生體

國髮民之至，何敢每事控聒若此。伏冀垂照不具。

生此前月二十日，地方偶獲微功，已於是月初二日具本 聞奏。差人既發，始領部咨，知夾攻已有成命。前者嘗具兩可之奏，不敢專主夾攻者，誠以前此三省嘗爲是舉，乃往復勸議，動經歲月，形跡顯暴，事未及舉，而賊已奔竄大半。今老先生略去繁文之擾，行以實心，斷以大義，一決而定，機速事果，則夾攻之舉固亦未嘗不善也。凡敗軍債事，皆緣政出多門，每行一事，既稟巡撫，復稟鎮守，復稟巡按，往返雷遲之間，謀慮既泄，事機已去。昨睹老先生所議，謂闔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伏事宜，切忌遙制，且復除去總制之名，使各省事有專責，不令掣肘，致相推託，看可謂一洗近年瑣屑牽擾之弊，非有大公無我之心，發強剛毅者，孰能與於斯矣。廟堂之上，得如老先生者爲之張主，人亦孰不樂爲之用乎。幸甚幸甚。今各賊巢穴之近江西者，蓋已焚毀大半，但擒斬不多，徒黨尙盛。其在廣東湖廣者，猶有三分之一。若平日相機揜撲，則賊勢分而兵力可省。今欲大舉，賊且并力合勢，非有一倍之衆，未可輕議攻圍。況南贛之兵，素稱疲弱，見賊而奔，乃其長技。廣湖所用皆土官狼兵，賊所素畏，夾攻之日，勢必偏潰。江西今欲請調狼兵以當其鋒，非惟慮其所過殘掠，兼恐緩不及事。生近以漳南之役，親見上杭程鄉兩處機快，頗亦可用，且在撫屬之內。故今特調二縣各一千名，并湊南贛新集起倩，共爲一萬一千之數。若以軍法五攻之例，必須三省合兵十萬而後可。但南贛糧餉無措，不得已而從減省者。若此，伏望老先生特賜允可。若更少損其數，斷然力不足以支寇矣。愚儒小生，素不習兵，勉強當事，惟恐覆公之餗，伏惟老先生憫其不逮，教以方略，使得有所持循，幸甚幸甚。守仁始至贛，即因閩寇猖獗，遂往督兵。故前者潰奉謝啓，極爲草略，迄今以爲罪。閩寇之始，亦不甚多，大軍既集，乃連絡四面而起，幾不可支。今者偶獲成功，皆賴廟堂德威成算，不然且不免於罪累矣。幸甚。守仁腐儒小生，實非可用之才。蓋未承南贛之乏，已嘗告病求退，後以託疾避難之嫌，遂不敢固請，阻勉至此，實恐得罪於濟德，負薦舉之盛心耳。伏惟終賜指教而曲成之，幸甚幸甚。今閩寇雖平，而南贛之寇又數倍於閩，且地連四省，事權不一，爰之 救旨，又

有不與民事之說，故雖虛擁巡撫之名，而其實號令之所及，止於贛州一城，然且尙多抵牾，是亦非皆有司者敢於違抗之罪，事勢使然也。今爲南贛，止可因仍坐視，稍欲舉動，便有掣肘。守仁竊以南贛之巡撫，可無特設，止存兵備而統於兩廣之總制，庶幾事體可以歸一。不然，則江西之巡撫，雖三省之務尙有牽礙，而南贛之事，猶可自專。一應軍馬錢糧，皆得通融裁處，而預爲之所，猶勝於今之巡撫。無事則開雙眼以坐視，有事則空兩手以待人也。夫弭盜所以安民，而安民者弭盜之本。今責之以弭盜，而使無與于民，猶專以藥石攻病，而不復問其飲食調適之宜，病有日增而已矣。今巡撫之改革，事體關係，或非一人私議之間，便可更定，惟有申明賞罰，猶可以稍重任使之權，而因以略舉其職，故今輒有是奏。伏惟特賜採擇施行，則非獨生一人得以稍逭罪戮，地方之困亦可以少蘇矣。非特道誼深愛，何敢冒瀆及此，萬冀鑒恕不宣。

卽日伏惟經綸邦政之暇，臺候萬福。守仁學徒慕古，識之周時，謬膺簡用，懼弗負荷。祇命以來，推尋釀寇之由，率因姑息之弊，所敢陳請，實恃知己。乃蒙天聽，並賜允從，蕃錫寵石，恩與至重。是非執事器使曲成，獎飾接引，何以得此。守仁無似，敢不勉奮庸劣，遵稟成略，冀收微效，以上答聖眷，且報所自乎。茲當發師，匆遽陳謝，伏惟台照不備。

生惟君子之於天下，非知善言之爲難，而能用善言之爲難。舜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亦何以異於人哉。至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然後見其與世之人相去甚遠耳。今天下知謀才辯之士，其所思慮謀猷，亦無以大相遠者。然多蔽而不知，或雖知而不能，或雖用而不相決，雷同附和，求其然真見，其孰爲可行，孰爲不可行，孰爲似迂而實切，孰爲似是而實非，斷然施之於用，如神醫之用藥，寒暑虛實，惟意所投，而莫不有以曲中其機。此非有明睿之資，正大之學，剛直之氣，其孰能與於此。若此者，豈惟後世之所難能，雖古之名世大臣，蓋亦未之多聞也。守仁每誦明公之所論奏，見其洞察之明，剛果之斷，妙

應無方之知，燦然剖祈之有條，而正大光明之學，凜然理義之莫犯，未嘗不拱手起誦。歎仰歎服。自其識事以來，見世之名公巨卿，負盛望於當代者，其所論列在尋常，亦有可觀。至於當大疑臨大利害，得喪毀譽眩瞀於前，力不能正，卽依違兩可，揜覆文飾，以幸無事，求其卓然之見，浩然之氣，沛然之詞，如明公之片言者，無有矣。在其平時，明公雖已自有以異於人人，固猶若無以大異者，必至於是，而後見其相去之甚遠也。守仁恥爲佞詞以諛人，若明公者，古之所謂社稷大臣，負王佐之才，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明公其誰歟？守仁後進迂劣，何幸辱在驅策之末，奉令承教，以効其尺寸，所謂驚駘遇伯樂而獲進於百里，其爲感幸何如哉！邇者龍川之役，亦幸了事，窮本推原，厥功所自，已略具於奏末，不敢復縷縷。所恨福薄之人，難與成功，雖仰賴方略，僥倖塞責，而病患日深，已成廢棄。昨日乞休疏入，輒嘗恃愛，控其懇切之情，日夜瞻望，允報。伏惟明公終始曲成，使得稍慰老父衰病之懷，而百歲祖母亦獲一見爲訣，死生骨肉之恩，生當何如爲報耶？情隘詞迫，乞冀矜亮，死罪死罪。

近領部咨，見老先生之於守仁，可謂心無不盡，而凡其平日見於論奏之間者，亦已無一言之不酬。雖上公之爵，萬戶侯之封，不能加於此矣。自度鄙劣，何以克堪，感激之私，中心藏之，不能以言謝。然守仁之所以隱忍扶疾，身被鋒鏑，出百死一生以赴地方之急者，亦豈苟圖旌賞，希階級之榮而已哉？誠感老先生之知愛，期無負於薦揚之言，不愧稱知己於天下而已矣。今雖不能大建奇偉之績，以仰答知遇，亦幸苟無撓敗戮辱，遺纒舉之羞於門下，則守仁之罪責亦已少塞，而志願亦可以無大憾矣。復何求哉？復何求哉？伏惟老先生愛人以德，器使曲成，不責人以其所不備，不強人以其所不能，則凡才薄福，尙羸言廢如某者，庶可以遂其骸骨之請矣。乞休疏待報已三月，尙杳未有聞，歸魂飛越，夕不能旦，伏望憫其迫切之情，早賜允可，是所謂生死而肉骨者也。感德當何如耶？

輒有私梗，仰恃知愛，敢以控陳。近日三省用兵之費，廣湖兩省皆不下十餘萬，生處所乞止於三萬，實省分毫扣算，不敢稍存贏餘。已蒙老先生洞察其隱，極力扶持，盡賜准允。後戶部復見沮抑，以故昨者進兵之際，凡百皆臨

期那借屑湊，殊爲窘急。賴老先生指授，幸而兩月之內偶克成功。不然，決至敗事矣。此雖已遂之事，然生必欲一鳴其情者，竊恐因此遂誤他日事耳。又南贛盜賊巢穴雖幸破蕩，而漏殄殘黨，難保必無。兼之地連四省，深山盤谷，逃流之民不時嘯聚，輒探民情，議於橫水大寨，請建縣治，爲久安之圖。乘間經營，已略有次第。守仁迂疎病懶，於凡勞役之事，實有不堪。但籌度事勢，有不得不然者，是以不敢以病軀欲歸之故，閉遏其事而不可聞。苟幸目前之塞責而已也。伏惟老先生并賜裁度施行，幸甚！

守仁不肖，過蒙薦獎，終始曲成，言無不行，請無不得。既假以賞罰之權，復委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略，指其迷謬，是以南贛數十年桀驁難攻之賊，兩月之內掃蕩無遺。是豈鶩劣若守仁者之所能哉？昔人有言，追獲獸兔，功狗也。發縱指示，功人也。守仁賴明公之發縱指示，不但得免於撓敗之戮，而又且與於追獲獸兔之功，感恩懷德，未知此生何以爲報也。因奏捷人去，先布下懇。俟兵事稍閒，尙當具啓修謝。伏惟爲國爲道自重，不宣。

邇者南贛盜賊遂獲底定，實皆老先生定議授算，以克有此。生輩不過遵守奉行而已，何功之有，而敢冒受重賞乎？伏惟老先生囊籥元和，含洪無迹，乃欲歸功於生物，物惟不自知其生之所自焉爾。苟知其生之所自，其敢自以爲功乎？是自絕其生也已。拜命之餘，不勝漸懼，輒其本辭免，非敢苟爲遜避，實其中心有不自安者。陞官則已過甚，又加之勝子，若之何其能當之。負且乘，致寇至，生非無貪得之心，切懼寇之將至也。伏惟老先生鑒其不敢自安之誠，特賜允可，使得仍以原職致事而去，是乃所以曲成而保全之也。感刻當何如哉！瀆冒尊威，死罪死罪！

憂危之際，不敢數奉起居，然此心未嘗一日不在門牆也。事窮勢極，臣子至此，惟有痛哭流涕而已。可如何哉！生前者屢乞省葬，蓋猶有隱忍苟全之望。今既未可，得以微罪去歸田里，卽大幸矣。素蒙知愛之深，敢有虛妄，神明誅殛。惟鑒其哀懇，特賜曲成，生死肉骨之感也。地方事決知無能爲，已閉門息念，袖手待盡矣。惟是苦痛切膚，未免復爲一控，亦聊以盡吾心焉爾。臨啓悲愴，不知所云。

自去冬長途多沮，遂不敢數奉啓，感刻之情，無由一達。繆劣多忤，尙獲曲全，非老先生何以得此。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誦此而已，何能圖報哉！江西之民困苦已極，其間情狀計已傳聞，無俟復喋。今騷求既未有艾，錢糧又不得免，其變可立待。去歲首爲控奏，既未蒙 旨，繼爲申請，又不得達，今茲事窮勢極，只得冒罪復請。伏望憫地方之塗炭，爲 朝廷深憂遠慮，得與速免，也救燃眉，幸甚幸甚。生之乞歸省葬，去秋已蒙賊平來說之 旨，冬底復請，至今未奉 允報。生之汲汲爲此，非獨情事苦切，亦欲因此稍避怨嫉。素蒙老先生道誼骨肉之愛，無所不至，於此獨忍不一舉手投足，爲生乞之地乎？今地方事殘破，極其間宜修舉者百端，去歸管繆申一二奏，皆中途被沮而歸。繼是而後，遂以形迹之嫌，不敢復有所建白。兼賤恙日尙瘳，又以父老憂危致疾之故，神志恍恍，終日如在夢寐中。今雖復還省城，不過閉門昏臥，服藥喘息而已。此外人事都不復省，況能爲地方救災拯難，有所裨益於時乎？所以復有蠲租之請者，正如夢中人被錐刺，未能不知疼痛，縱其手足撲療不及，亦復一呻吟耳。老先生幸憐其志，哀其情，速免征科以解地方之倒懸，一允省葬之乞，使生得歸全首領於牖下，則閩省蒙更生之德，生父子一家受骨肉之恩，舉舍刻於無涯矣。昏惰中控訴無效，臨啓不勝惶悚。

屢奉啓，皆中途被沮，無由上達。幸其間乃無一私語，可以質諸鬼神。自是遂不敢復具。然此顛頓窘局，苦切屈仰之情，非筆舌可盡者，必蒙憫照，當不俟控籲而悉也。日來嘔血，飲食頓減，潮熱夜作。自計決非久於人世者，望全始終之愛，使得早還故鄉。萬一苟延餘息，生死肉骨之恩，當何如圖報耶！餘情張御史當亦能悉，伏祈垂亮不備。比兵部差官來賚示批札，開諭勸捲，佐亦隨至，備傳垂念之厚。昔人有云：公之知我勝於我之自知，若公今日之愛生，實乃勝於生之自愛也。感報當何如哉！明公一身係宗社安危，持衡甫旬月，略示舉動，已足以大慰天下之望矣。百凡起居，尤望倍常慎密珍攝，非獨守仁之私幸也。佐且復北，當有別啓。差官回，便輒先附謝，伏惟台鑒不具。

與陸清伯書

屢得書，見清伯所以省愆罪己之意，可謂真切懇到矣。卽此便是清伯本然之良知。凡人之爲不善者，雖至於逆理亂常之極，其本心之良知亦未有不自知者。但不能致其本然之良知，是以物有不格，意有不誠，而卒入於小人之歸。故凡致知者，致其本然之良知而已。大學謂之致知格物，在書謂之精一，在中庸謂之慎獨，在孟子謂之集義，其工夫一也。向在南都，嘗謂清伯喫緊於此。清伯亦自以爲既知之矣。近觀來書，往往似尙未悟，輒復贅此。清伯更感恩之。大學古本一册寄去，時一覽。近因同志之士多於此處不甚理會，故序中特改數語，有得便中寫知之。季惟乾事善類所共冤，望爲委曲周旋之。

與許台仲書

榮擢諫垣，聞之喜而不寐。非爲台仲喜得此官爲朝廷諫垣喜得台仲也。孟子云：「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聞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矣。碌碌之士，未論其言之若何，苟言焉亦足尙矣。若夫君子之志於學者，必時然後言而後可，又不專以敢言爲貴也。去惡先其甚者，顛倒是非，固已得罪於名教；若搜羅瑣屑，亦君子之所恥矣。尊意以爲何如？向時格致之說，近來用工有得力處否？若於此見得真切，卽所謂一以貫之，如前所云，亦爲瑣瑣矣。

又

吾子巽然憂服之中，顧勞垂念至勤，賢卽以書幣遠及，其何以當！其何以當！道不可須臾而離，故學不須臾而閒，居喪亦學也。而喪者以荒迷自居，言不能無荒迷，爾學則不至於荒迷，故曰喪事不敢不勉。甯戚之說，爲流俗忘本者言也。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之謂和。哀亦有和焉，發於至誠而無所乖戾之謂也。夫過情非和也，動氣非和也，有意必於其閒非和也。孺子終日啼而之隘，和之至也。知此則知居喪之學，固無所異於平居之學矣。聞吾子近日有過毀之憂，輒敢以是奉告，幸圖其所謂大孝者可也。

與林見素

執事孝友之行，淵博之學，俊偉之才，正大之氣，忠貞之節，某自弱冠從家君於京師，幸接比鄰，又獲與令弟相往復，其時固已熟聞習見，心悅而誠服矣。第以薄劣之資，未敢數數有請。其後執事德益盛，望益隆，功業益顯，地益遠，某企仰益切，雖欲忘其薄劣，一至君子之庭，以濡咳唾之餘，又益不可得矣。執事中遭讒嫉，退處邱園，天下之士，凡有知識，莫不爲之扼腕不平，思一致其勤倦，而況某素切向慕者，當如何爲心。顧終歲奔走於山海獠之區，力不任重，日不暇給，無由一申起居，徒時時於交游士夫間，竊執事之動履消息，皆以爲人不堪其憂憤，而執事處之恬然，從容禮樂之間，與平居無異。易所謂時困而德辨，身退而道亨，於執事見之矣。聖天子維新政化，復起執事，寄之股肱，誠以慰天下之望。此蓋宗社生民之慶，不獨知游之幸，善類之光而已也。正欲作一書，略序其前後傾企紆鬱未伸之懷，并致其歡欣慶忭之意，值時歸省老親，尙爾未能，而區區一時僥倖之功，連年屈辱之志，乃蒙爲之申理，誘掖過情，而褒賞踰分，又特遣人馳報慰諭。此固執事平日與人爲善之素心，大公無我之盛節，顧淺陋卑劣，其將何以承之乎？感激惶悚，莫知攸措，使還，尤劇草草略布下悃。至於恩命之不敢當，厚德之未能謝者，尙容專人特啓，不具。

與楊邃庵

某之繆辱知愛，蓋非一朝一夕矣。自先君之始託交於門下，至於今且四十餘年，父子之間受惠於不知，蒙施於無迹者，何可得而勝舉。就其顯然可述，不一而足者，則如先君之爲祖母乞葬祭也，則因而施及其祖考；某之承乏於南贛，而行事之難也，則因而改授以提督，其在廣會，偶獲微功，而見誦於當事也，則竟違衆議而申之；其在西江，幸夷大慙，而見構於權奸也，則委曲調護，既允全其身家，又因維新之詔而特爲之表揚，暴白於天下，力主非常之典，加之以顯爵，其因便道而告乞歸省也，則既嘉允其奏，而復優之以存問，其頒封爵之典也，出非望之恩，而

遂推及其三代。此不待人之請，不由有司之議，傍無一人可致纖毫之力，而獨出於執事之心者，恩德之深且厚也。如是受之者，宜何如爲報乎？夫人有德於己，而不知以報者，草木鳥獸也。樛之樹隨之蛇，尚有靈焉。人也而顧草本鳥獸之弗若耶？願無所可效其報者，惟中心藏之而已。中心藏之而輒復言之，懼執事之謂其藐然若罔聞知，而遂以草木視之也。邇者先君不幸大故，有司以不肖孤方愴然在疚，謂其且無更生之望，遂以葬祭贈諡爲之代請，頗爲該部所抑，而朝廷竟與之以葬祭。是執事之心，何所不容其厚哉？乃今而復有無厭之乞，雖亦其情之所不得已，實恃知愛之篤，遂徑其情而不復有所諱忌嫌沮，是誠有類於藐然若罔聞知者矣。事之顛末，別具附啓。惟執事終始其德而不以之爲戮也，然後敢舉而行之。

與蕭子雍

繆妄迂疎，多招物議，乃其宜然。每勞知己爲之憂念不平，徒增悚報耳。荼毒未死之人，此身已非己有，況其外之殷譽得喪，又敢與之乎？哀痛稍蘇，時與希淵一二友喘息於荒榛叢草間，惴惴焉惟免於戮辱是幸，他更無復願矣。近惟教化大行，已不負平時祝望。知者不慮其不明而慮其過察，果者不慮其無斷而慮其過嚴，若夫尊德樂義，激濁揚清，以不變陋習，吾與昔人可無閒然矣。盛价遠，草草無次。

與德洪

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願恐藉寇兵而賫盜糧，是以未欲輕出。且願諸公與海內同志口相授受，俟其有風機之動，然後刻之非晚也。此意嘗與謙之面論，當能相悉也。江廣兩途，須至杭城始決。若從西道，又得與謙之一話於金焦之間，尤甚不及寫書，幸轉致其略。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八

續編三

自勅不職以明 聖治事疏

臣聞之主聖則臣直，上易知而下易治。今 聖主在上，澤壅而未宣，怨積而不聞。臣等曾無一言，是甘爲容悅，而上無以張 主之聖，下無以解於百姓之惑也。伏惟 陛下神明英武，自居春宮，萬姓仰德，及登大寶，四夷向風。不幸賊臣劉瑾，竊弄威柄，流毒生靈，潛謀僭逆，幾危郊社。賴 祖宗上天之靈，俾張永等早發其奸，陛下奮雷霆之斷，誅滅黨與，剷滌兇穢。復 祖宗之舊章，弔黎元之疾苦，任賢脩政，與民更始。天下莫不歡忻鼓舞，謂 陛下固愛民之主，而前此皆賊瑾之荼毒。知 陛下固有爲之君，而前此皆賊瑾之蒙蔽。日夜跂足，延頸以望太平。奈何積暴所加，民瘼未復，餘烈所煽，妖孽連興。幾及二年，愈肆愈橫。兵屯不解，民困日深。賊勢相連殆遍，財匱糧竭，旦夕洶洶。臣等備位大臣，不能展一籌以紓患害，寬一縛以蘇倒懸。撫心反己，自知之罪，莫可究言。至其暴揚於天下，訾詈於道途，而尤難掩飾者，大罪有三。請自陳其略，以伏厥辜。夫朝以出政，政以成事。陛下每月視 朝，朔望之外，不過一二。豈不以臣等分職於下，事苟無廢，不朝奚損乎？然羣臣百司，隨時一覩 聖顏而不獲，則憂思悵惶，漸以懈弛。遠近之民，遂疑 陛下不復念其困苦，而日興怨對。四方盜賊亦謂 陛下未嘗有意翦除，而益猖獗。夫昧爽臨朝，不過頃刻，陛下何憚而不爲？所以若此，則實由臣等不能備言天下洶洶之情，以悟 陛下。是其大罪一也。陛下日於後苑，訓練兵事，鼓噪之聲，震駭城域。豈不以寇盜未平，思欲奮威講武乎？然此本亦將卒之事，兼非宮禁所宜。况今 前星未耀，震位猶虛，而乃勞力於掣肘，耗氣於馳逐。羣臣惶惑，兩宮憂危，宗社大本無急於是。

而臣等不能力勸。陛下蓄精養神以行皇儲之慶，思患預防以爲燕翼之謀，是其大罪二也。夫日近儒臣講論道德，涵泳義理，以培養本原，開發志意，則耳目日以聰明，血氣日以和暢，窮天地之化，盡萬物之情，優游泮渙，以與古先神聖爲伍，此亦天下之至樂矣。陛下苟知此，則將樂之終身而不能以須臾舍，奚暇遊戲之娛乎？今陛下自卽位以來，經筵之御，未能四五，而悅心於騎射疲勞之事，皆由臣等不能備陳。至樂以易，陛下之所好是其大罪三也。陛下有堯舜之資，臣等不能導。陛下於三代而使天下之民疾首蹙額相告，歸咎懷憤，若漢唐之季，臣等死有餘罪矣。伏願陛下繼自今，味爽以視朝，勵精而圖治，端拱玄默以養天和，正關雎之風，毓麟趾之祥。日御經筵，講求治道，悅理義之悅心，去遊宴之敗度。正臣等不職之罪，罷歸田里，舉者德宿望之賢，與共天職，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憂憫元元之本心，由臣等不能極言切諫，以至於斯。自茲以往，務在休養生息，無復有所騷擾。躬脩聖政，以弭天下之艱，屯廣聖嗣，以定天下之危，疑勤聖學，以立天下之大本。其餘習染，以次洗刷，則民生自遂，若陽氣至而萬物春，寇盜自消，若白日出而魍魎滅。上以承祖宗之鴻休，下以垂子孫之統緒，近以慰臣庶之憂惶，遠以答四方之觀向，臣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激切頓頌待罪之至，具疏上聞。

乞 恩表揚先德疏

竊照臣父致仕南京吏部尙書王華，以今年二月十二日病故。臣時初喪，荼苦氣息奄奄，不省人事。有司以臣父忝在大臣之列，特爲奏聞，兼乞葬祭贈諡。事下該部，以臣父爲禮部侍郎時，嘗爲言官所論，謂臣父於暮夜受金而自首，清議難明，承朝廷遣告而乞歸，誠意安在。又爲南京吏部尙書時，因禮部尙書李傑乞恩認罪回話事，奉欽依李傑王華彼時共同商議，如何獨言張昇，顯是飾詞。本當重治，姑從輕，都著致仕。伏遇聖慈，覆載寬容，不輕絕物，然猶賜之葬祭，感激浩蕩之恩，闔門粉骨，無以爲報。竊念臣父始得暗投之金，若使其時秘而不宣，人誰知者，而必以自首，其於心迹，可謂清矣。乞便道省母，於既行祭告之後，其於遣祀之誠，自無防矣。當時論者不察

其詳，而輒以爲言。臣父蓋嘗具本六乞退休，請究其事。當時朝廷特爲暴白，屢賜溫旨，慰諭勉留，其事固已明白久矣。乃不意身沒之後，而尚以此爲罪也。臣切痛之。正德初年，逆瑾肇亂，威行中外。其時臣爲兵部主事，因瑾綁拿科道官員，臣不勝義憤，斥瑾罪惡。瑾怒，因而怒及臣父。既而使人諷臣父，令出其門。臣父不往，瑾益怒。然臣父乃無可加之罪，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臣父無干者，因傳旨，并令臣父致仕，以泄其怒。此則臣父以守正不阿，觸忤權奸，爲而所擯抑，人皆知之。人皆冤之。乃不知身沒之後，而反以此爲咎也。臣尤痛之。臣父以一甲進士，授官翰林院修撰，歷陞春坊諭德，翰林院學士，詹事府少詹事，禮部侍郎，南京吏部尙書。其間充經筵官，經筵講官，日講官，又選充東宮輔導官，東宮講讀官，與脩憲廟實錄，及大明會典通鑑纂要等書。積勞久而被遇深矣。故事侍從日講輔導等官，身沒之後，類得優以殊恩，榮以美諡。而臣父獨以無實之謗，不附權奸之義，生被誣抑，而沒有餘恥。此臣之所以割心痛骨，不得不從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夫人子之孝，莫大於顯親，其不孝亦莫大於辱親。臣以犬馬微勞，躡致卿位。故事在卿佐之列者，親沒之後，皆得爲之乞請恩典。臣今未敢有所陳乞，以求顯其親，而反以無實之詬辱其親於身沒之後，不孝之罪，復何以自立於天地間乎！此臣之所尤割心痛骨，不得不從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臣自去歲乞恩，便道歸省，陛下垂憫烏鳥，且念臣父係侍從舊臣，特推非常之恩，賜之存問。臣父先於正德九年嘗蒙朝廷推恩進階，臣伏覩制詞有云：「直道見沮於權奸，晚節遂安於靜退。」則當時先帝固已洞知臣父之枉矣。臣父伏覩陛下即位詔書，內開：「自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後，大小官員，有因忠直諫諍及守正被害去任等項，各該衙門備查奏請，大臣量進階級，并與應得恩廕。」臣父以守正觸怒逆瑾，無故被害去任，此固恩詔之所憫錄。正在量進階級之列。臣父既恥於自陳，而有司又未爲奏請，乃今身沒之後，而反猶以爲詬，臣竊自傷痛，其無以自明也。臣父中遭屈抑，晚遇聖明，庶幾沐浴恩澤，以一雪其拂鬱。而忽復逝矣，豈不痛哉！今又反以爲辱，豈不冤哉！臣又查得先年吏部尙書馬文昇、屠滂等，皆嘗屢被論劾，其後

朝廷推原其事，卒賜之以贈諡。臣父才猷雖或不逮於二臣，而無故被誣，實有深於二臣者。惟陛下矜而察之。臣以功微賞重，深憂覆敗，方爾冒死辭免，封爾前後恩典，已懼不克勝荷。故於臣父之沒，斷已不敢更有乞請。乃不意蒙此誣辱，臣又安能含羞飲泣，不爲臣父一致其辯乎？夫人臣之於國也，主辱則臣死，子之於父也亦然。今臣父辱矣，臣何以生爲哉！夫朝廷恩典，所以報有功而彰有德，豈下臣所敢恃乞。願臣父被無實之恥於身後，陛下不爲一明其事，自此播之天下，傳之後代，孝子慈孫將有所不能改，而臣父之目不瞑於地下矣。豈不冤哉！夫飾非以欺其上者不忠，矯辭以誣於世者無恥，不忠無恥，亦所以爲不孝。若使臣父果有纖毫可愧於心，而臣乃爲之文飾矯誣以欺陛下，以罔天下後世，縱幸逃於國憲，天地鬼神實臨殛之。臣雖庸劣之甚，不忠無恥之事，義不忍爲也。惟陛下哀而察之。臣不勝含哀抱痛，戰慄惶懼，激切控籲之至，謹具本令舍人王宗海代發奏聞，伏候勅旨。

辯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疏

丁憂南京兵部尙書臣王某謹奏爲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事。嘉靖元年十月初十等日，准南京兵部咨，准都察院咨該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張鉞奏爲前事，題奉聖旨，是這所劾張子麟事情，還著王守仁、伍希儒、伍文定看了，上緊開具明白奏來定奪欽此。又准該部咨，准都察院咨該丁憂刑部尙書張子麟奏爲辯污枉，清名節，以雪大冤事，題奉聖旨，是張子麟所奏事情，著王守仁等一併看了來說欽此。俱欽遵外方在衰經之中，憂病哀苦，神思荒憤，一切世務悉已昏迷恍惚，奉命震悚，旋復追惟臣先正德十四年六月初六日奉教前往福建查處聚衆謀反等事，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地方，適遇甯藩之變，倉卒脫身，誓死討賊。十八日回至吉安，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兵。七月二十日，引兵收復南昌。二十三日，宸濠還救。二十六日，宸濠就擒。其時餘黨尚有未盡，百務叢集，臣因先令各官分兵守視王府各門。至月初五六間，始克率同御史伍希儒、知府伍文定等入府，按視宮殿庫藏諸處。其間

未經燒毀者，重加封識，以俟朝命。已被殘壞者，分令各官逐一整檢。有刑部尚書張子麟啓本一封，衆共開視。云是胡世甯招詞。臣當與各官商說，此等公文書啓之類，皆在宸濠未反數年前事。雖私與交往，不爲無罪，而反逆之舉，未必曾與通談。况此交通之人，今或多居禁近，分布聯絡，若存此等形迹，恐彼心懷疑懼，將少意外不測之變。且慮險人因而點綴，撥拾異時，根究牽引，奸黨未必能懲，而忠良或反被害。昔人有焚吏民交誼文書數千章，以安反側之心者，今亦宜從其處，以息禍端。遂議與各官公同燒毀。後奉刑部題奉。欽依原簿籍，既未送官封記收掌，又事發日久，別生事端，委的真偽難辯，無憑查考。著原搜獲之人，盡行燒毀。欽此。欽遵外，臣等莫不仰嘆。聖主包含覆轡之量，範圍曲成之仁，可謂思深而慮遠也已。以是臣等不復爲言。且謂朝廷於此等事，既已一概宥略，與天下洗滌更始矣。今御史張鉞風聞其事，復有論列，是亦防閑爲臣之大義，效忠於陛下之心也。尚書張子麟力辯其事，而都察院覆奏，以爲世甯之獄，悉由該院與張子麟無干，則誠亦曖昧難明之迹。今臣等亦不過據事直言其實耳，豈能別有所查訪。然以臣愚度之，嘗聞昔年宸濠奸黨，爲之經營布置於外，往往亦有詐爲他人書啓，歸以欺濠而罔利者。則此子麟之啓，無乃亦是類歟。不然，子麟身爲執法大臣，非一日矣，縱使與濠交通，豈略不知有畏忌而數年之前，輒以肆然稱臣於濠耶？夫人臣而懷二心，此豈可以輕貸。然亦加人以不忠之罪，則亦非細故矣。此在朝廷必有明斷。臣偶有所見，亦不敢不一言之。緣奉。欽依。這所劾張子麟事情，還著王守仁伍希儒伍文定看了，上緊開具明白奏來定奪。及張子麟所奏事情，著王守仁等一併看了來說事理，爲此具本差舍人李昇親齎奏聞伏候。勅旨。

書同門科舉題名錄後

嘗讀文中子，見唐初諸名臣若房杜王魏之流，大抵皆出其門，而論者猶以文中子之書乃其徒僞爲之而託焉者，未必其實然也。今以遠庵先生之徒觀之，則文中子之門又奚足異乎。予嘗論文中子蓋後世之大儒也，自孔

孟既沒，而周程未興，董韓諸子未或有先焉者。先生自爲童子，卽以神奇薦入翰林，未弱冠而已爲人師。其穎悟之蚤，文學之懿，比之文中，實無所愧，而政事之敏卓，才識之超偉，文中未有見焉。文中之在當時，嘗以策干隋文，不及一試，而又蚤死。先生少發科第，入中書，督學政，典禮太常，經略邊陲，弭奸戢亂，陟司徒，登冢宰，晉位師相，威名振於夷狄，聲光被於海宇，功成身退，優游未老之年，以身係天下安危。聖天子且將復起之，以恢中興之烈，而海內之士日翹首跂足焉。則天之厚於先生者，殆文中子所不能有也。文中之徒雖顯於唐，然皆異代隔世。若先生之門，具體而徵者，亦且幾人，其餘或得其文學，或得其政事，或得其器識，亦各彬彬成章，足爲名士，布列中外，不下數十人。皆同朝共事，並耀於時，其間喬靳諸公，遂與先生同升相位，相繼爲冢宰。若此者，文中子之門益有所不敢望矣。且夫文中子之門，其親經指授者，董常程元之流，多不及顯而章明於世，往往或請益於片言，邂逅於一接，非若今之題名所載，皆出於先生之陶冶，其出於陶冶而不顯於世，若常元之徒，殆未暇悉數也。先生之在吏部，守仁常爲之屬，受知受教，蓋不止於片言一接者。然以未嘗親出陶冶，不敢械於茲錄之不與。若其出於陶冶而有若常元者焉，或亦未可以其不顯於世而遂使之不與也。續茲錄者，且以爲何如嘉靖甲申季冬望。

書宋孝子朱壽昌孫教讀源卷

教讀朱源，見其先世所遺翰墨，知其爲宋孝子壽昌之裔也。旣弊爛矣，使工爲裝緝之。因諭之曰：孝人之性也。置之而寒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保爾先世之翰墨，則有時而弊，保爾先世之孝，無時而或弊也。人孰無是孝？豈保爾先世之孝，保爾之孝耳。俟先世之翰墨，亦保其孝之一事，充是心而已矣。源歸，其以吾言遍諭鄉鄰，苟有慕壽昌之孝者，各充其心焉，皆壽昌也已。正德己卯春三月晦書虔臺之靜觀軒。

書汪進之卷

程先生云：『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其學。』夫苟有必爲聖人之志，然後能加爲己謹獨之功，能加爲己

謹獨之功，然後於天理人欲之辨日精日密，而於古人論學之得失，孰爲支離，孰爲空寂，孰爲似是而非，孰爲似誠而僞，不待辯說而自明。何者？其必心欲實有諸己也，必欲實有諸己，則殊途而同歸，其非且僞者，自不得而強入。不然，終亦忘己逐物，徒弊精力於文句之間，而曰吾以明道，非惟有捕風捉影之弊，抑且有執指爲月之病，辯析愈多而去道愈遠矣。故某於朋友論學之際，惟舉立志以相切磋，其於議論同異之間，姑且置諸未辯，非不欲辯也，本之未立，雖欲辯之無從辯也。夫志猶木之根也，講學者猶栽培灌溉之也，根之未植而徒以栽培灌溉，其所滋者皆蕭艾也。進之勉之。

書趙孟立卷

趙仲立之判辰也，問政於陽明子。陽明子曰：「郡縣之職，以親民也。親民之學不明，而天下無善治矣。」「敢問親民。」曰：「明其明德以親民也。」「敢問明德。」曰：「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曰：「明德親民一乎？君子之言治也，如斯而已乎？」曰：「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孝之德明矣；親吾之子以及人之子，而慈之德明矣。明德親民也，而可以二乎？惟夫明其明德以親民也，故能以一身爲天下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故能以天下爲一身。夫以天下爲一身也，則八荒四表皆吾支體，而况一郡之治，心腹之閒乎？」

書李白騎鯨

李太白，狂士也。其謫夜郎，放情詩酒，不戚戚於困窮。蓋其性本自豪放，非若有道之士，真能無入而不自得也。然其才華意氣足蓋一時，故既沒而人憐之。騎鯨之說，亦後世好事者爲之極怪誕，明者所不待辨。因閱此，閒及之爾。

書三酸

人言鼻吸五斗醋，方可作宰相。東坡平生自謂放達，然一滴入口，便爾閉目攢眉，宜其不見容於時也。偶披此

圖，書此發一笑。

書韓昌黎與太顛坐敘

退之與孟尚書書云，「潮州有一老僧，號太顛，頗聰明，識道理，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因與來往，及祭神於海上，遂造其廬。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情之常，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退之之交太顛，其大意不過如此。而後世佛氏之徒，張大其事，往往見之圖畫，眞若弟子之事嚴師者，則其誣退之甚矣。然退之亦自有以取此者。故君子之與人，不可以不慎也。

春郊賦別引

錢君世恩之將歸養也，厚於世恩者，皆不忍其去，先行三日，會於天官郎杭世卿之第，以聚別。明日，再會於地官秦國聲與者六人，守仁與秋官徐成之，天官揚名父，及世卿之弟進士東卿也。世恩以其歸也，以疾告也，皆不至。於是惜別之懷，無所於發，而託之詩。前後共得詩十首。六人者，以世恩之猶在也，而且再會而不一見，其既去也，又可以幾乎乃相與約爲郊餞，必期與世恩一面以別。至日成之，以候。旨，東卿以待，選世卿名父以各有部事，皆勢不容出，及餞者，守仁與國聲兩人而已。世恩既去之明日，復會於守仁，各言所以相與感歎咨嗟，復成二詩。世卿曰：「世恩之行也，終不及一餞，雖發之於詩，而不以政之世恩，吾心有缺也。盍亦章次而將之，何如？」皆曰：「諾。」國聲得小卷，使世卿書首會之作，國聲與名父東卿分書再會，成之書未會，謂守仁弱也，宜爲諸公執筆硯之役，以敘嗟乎！一別之間，而事之參錯者凡幾。雖吾與世恩復期於來歲之秋，以爲必得重聚於此，然又何可以適定乎！惟是相勉以道義，而相期於德業，汲之汗塗之中，而質之天日之表，則雖斷金石，曠百世，而可以自信其常合。然則未忘於言語之間者，其亦相厚之私歟。考功正郎喬希大聞之，來題其卷端曰：「春郊賦別。」給事陳惇賢復爲之圖，皆曰：「吾亦厚於世恩也，聊以致吾私。」

告諭廬陵父老子弟

廬陵文獻之地，而以健訟稱，甚爲吾民羞之。縣令不明，不能聽斷，且氣弱多疾。今與吾民約，自今非有迫於囑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輒興詞。興詞但訴一事，不得牽連，不得過兩行，每行不得過三十字。過是者不聽。故違者有罰。縣中父老謹厚知禮法者，其以吾言歸告子弟，務在息爭與讓。嗚呼！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破敗其家，遺禍於其子孫。孰與和巽自處，以良善轉於鄉族，爲人之所敬愛者乎？吾民其思之。

今災疫大行，無知之民，惑於漸染之說，至有骨肉不相顧療者。湯藥饘粥不繼，多飢餓以死。乃歸咎於疫。夫鄉鄰之道，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乃今至於閭門相枕藉以死，爲民父母，何忍坐視言之痛心。中夜憂惶，思乎大民陷於罪，猶且三宥致刑。今吾無辜之民，至於閭門相枕藉以死，爲民父母，何忍坐視言之痛心。中夜憂惶，思所以救療之道，惟在諸父老勸告子弟，與行孝弟。各念爾骨肉，毋忍背棄。灑掃爾室宇，具爾蕩樂，時爾饘粥。貧弗能者，官給之藥。雖已遣醫生，老人分行鄉井，恐亦虛文無實。父老凡可以佐令之不逮者，悉已見告。有能與行孝義者，縣令當親拜其廬。凡此災疫，實由令之不職，乖愛養之道，上干天和，以至於此。縣令亦方有疾，未能躬問疾者。父老其爲我慰勞存恤，論之以此意。

諭告父老，爲吾訓戒子弟，吾所以不放告者，非獨爲吾病不任事，以今農月，爾民方宜力田，苟春時一失，則終歲無望。放告爾民，將牽連而出，荒爾田畝，棄爾室家。老幼失養，貧病莫全，稱貸營求，奔馳供送，愈長刁風，爲害滋甚。昨見爾民號呼道路，若真有大苦而莫伸者。姑一放告，爾民之來訟者，以數千披閱其詞，類虛妄。取其近似者，窮治之，亦多憑空架捏，曾無實事。甚哉，爾民之難喻也。自今吾不復放告。爾民果有大冤抑，人人所共憤者，終必彰聞，吾自能訪而知之。有不盡知者，鄉老據實呈縣。不實則反坐鄉老以其罪。自餘宿憾大忿，自宜互相容忍。夫容忍美德，衆所悅愛，非獨全身保家而已。嗟乎！吾非無嚴刑峻罰，以德爾民之誕，願吾爲政之日淺，爾民未吾信，未有德澤及

爾，而先概治以法，是雖爲政之常，然吾心尙有所未忍也。姑申教爾，申教爾而不復吾聽，則吾亦不能復貸爾矣。爾民其熟思之，毋違悔。

一應公差人員經過河下，驗有關文，卽行照關應付，毋得留難取罪。其無關文，及雖有關文而分外需求生事者，先將裝載船戶摘拿，送縣取供。

卽與搜盤行李上驛封貯，仍將本人綁拿送縣，以憑參究懲治。其公差人安分守法，以禮自處，而在官人役輒行辱慢者，體訪得出，倍加懲究，不恕。

借辦銀兩，本非正法，然亦上人行一時之急計，出於無聊也。今上人有急難，在爾百姓，亦宜與之周旋，甯忍坐視不顧，又從而怨詈訛訐之，則已過矣。夫忘身爲民，此在上人之自處。至於全軀保妻子，則亦人情之常耳。爾民毋責望太過，吾豈不願爾民安居樂業，無此等搔擾事乎？時勢之所值，亦不得已也。今急難已過，本府決無復行追求之理。此必奸僞之徒，假府爲名，私行需索，自後但有下鄉征收者，爾等第與俱來，吾有以處之。毋違洵洵！

今縣境多盜，良由有司不能撫緝，民間又無防禦之法，是以盜起益橫。近與父老豪傑謀，居城郭者十家爲甲，在鄉村者村自爲保。平時相與講信脩睦，寇至務相救援，庶幾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義。今城中略已編定，父老其各寫鄉村爲圖，付老人呈來。子弟平日染於薄惡者，固有司失於撫緝，亦父老素缺教誨之道也。今亦不追咎，其各改行爲善。老人去，宜諭此意，毋有所擾。

諭示鄉頭糧長人等，上司奏定水次兌運，正恐爾輩在縣拖延，不卽起運，苟錢糧無虧，先期完事，豈有必以水次責爾之理，縱罪不免，比之後期不納者，獲罪必輕。昨呼兌運軍旗面語，亦皆樂從，不敢有異。爾輩第於水次速兌，苟有益於民，吾當身任其咎，不以累上官。但後期誤事，則吾必爾罰。定限二十九日未時完報。

今天時亢旱，火災流行，水泉枯竭，民無屋廬，歲且不稔，實由令之不職，獲怒神人，以致於此。不然，爾民何罪！今

方齋戒省咎，請罪於山川社稷，停催征，縱輕罪。爾民亦宜解訟罷爭，息心火，無助烈焰。禁民間毋宰殺醜飲。前已遺老人遍行街巷，其益脩火備，察奸民之因火爲盜者。縣令政有不平，身有缺失，其各赴縣直言，吾不憚改。昨行被火之家，不下千餘，實切痛心。何延燒至是，皆由衢道太狹，居室太密，架屋太高，無磚瓦之間，無火巷之隔，是以一遇火起，卽不可救撲。昨有人言，民居夾道者，各退地五尺，以闢衢道，相連接者，各退地一尺，以拓火巷。此誠至計，但小民惑近利，迷遠圖，執肯爲久長之慮，徒往往臨難迫悔無及。今與吾民約，凡南北夾道居者，各退地三尺爲街，東西相連接者，每間讓地二寸爲巷。又間出銀一錢，助邊巷者爲牆，以斷風火。沿街之屋，高不過一丈五六，廂樓不過二丈一二。違者各有罰。地方父老及子弟之諳達事體者，其卽赴縣議處毋忽。

昨吳魁、吳石、洪等軍民互爭火巷，魁、吳等赴縣騰告，以爲軍強民弱已久。在縣之人皆請抑軍扶民。何爾民視吾之小也？夫民吾之民，軍亦吾之民也。其田業吾賦稅，其室宇吾并落，其兄弟宗族吾役使，其祖宗墳墓吾土地，何彼此乎？今吉安之軍，比之邊寨雖有閒，然其差役亦甚繁難，月糧不得食者半年矣。吾方憫其窮，亦可抑乎？今法度嚴厲，一陷於罪，卽投諸邊裔，出樂土，離親戚，墳墓不保，其守領國典具在，吾得而繩之，何強之能爲？彼爲之官長者，平心一視，未嘗少有同異，而爾民先倡爲是說，使我負愧於彼多矣。今姑未責爾，教爾以敦睦，其各息爭安分，毋相侵陵。火巷吾將親視，一不得，吾其罪爾矣。訴狀諸軍明早先行赴縣面審。

諭告父老子弟，縣令到任且七月，以多病之故，未能爲爾民興利去弊。中間局於時勢，且復未免催科之擾。德澤無及於民，負爾父老子弟多矣。今茲又當北觀，私計往返，與父老且有半年之別。兼亦行齋糜定，父老其各訓戒子弟，息忿罷爭，講信脩睦，各安爾室家，保爾產業，務爲善良，使人愛樂，勿作兇頑，下取怨惡於鄉里，上招刑戮於有司。嗚呼！言有盡而意無窮，縣令且行矣，吾民其聽之。

廬陵縣公移

廬陵縣爲乞獨免以蘇民困事准本縣知縣王關查得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縣抄蒙本府紙牌抄奉欽差鎮守江西等處太監王鈞牌差吏龔彰發原發銀一百兩到縣備仰掌印官督同主簿宋海拘集通縣糧里收買葛紗比因知縣員缺主簿宋海官徵錢糧典史林嵩郭糧止有縣丞楊融署印又蒙上司絡繹行委催提勸合人犯印信更替不一正德五年三月十八日本職方纔到任隨蒙府差該吏郭孔茂到縣守併當拘糧里陳江等著令領價收買據各稱本縣地方自來不產葛布原派歲額亦不曾開有葛布名色惟於正德二年蒙欽差鎮守太監姚案行本布政司備查出產葛布縣分行令依時採辦無產縣分量地方大小出銀解送收買本縣奉派折銀一百五兩當時百姓嗷嗷衆口騰沸江等迫於徵催一時無由控訴只得各自出辦賠贖正德四年仍前一百五兩又復忍苦賠解今來復蒙催督買辦又在前項加派一百五兩之外百姓愈加驚惶恐自此永爲定額遺累無窮兼之歲辦杉楠木炭牲口等項舊額三千四百九十八兩今年增至一萬餘兩比之原派幾於三倍其餘公差往來騷擾刻剝日甚一日江等自去年以來前後賠贖七十餘兩皆有實數可查民產已窮征求未息况有旱災相仍疾疫大作比巷連村多至闔門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爲征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強者羣聚爲盜攻劫鄉村日無虛夕今來若不呈乞寬免切恐衆情忿怨一旦激成大變爲此連名具呈乞爲轉申祈免等情據此欲爲備由申請間壽有鄉民千數擁入縣門號呼動地一時不辯所言大意欲求寬貸倉卒誠恐變生只得權辭慰解諭以知縣自當爲爾等申請上司悉行獨免衆始退聽徐徐散歸本月初七日復蒙鎮守府紙牌催督前事并提當該官吏看得前項事件既已與民相約豈容復肆科歛非惟心所不忍兼亦勢有難行參照本職自到任以來卽以多病不出未免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敢言至於物情忿激擁衆呼號始以權辭慰諭又復擅行獨免論情雖亦紓一時之急據理則亦非萬全之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處下位苟欲全信於民其能免禍於己除將原發銀兩解府轉解外合關本縣當道垂憐小民之窮苦俯念時勢之難爲特賜寬容悉與獨

免。其有遲違等罪，止坐本職一人，卽行罷歸田里，以爲不職之戒。中心所甘，死且不朽等因。備關到縣，准此理合就

教場石碑

正德丁丑，貉寇大起，江廣湖郴之間騷然，且四三年矣。於是三省奉命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庚辛復連戰，賊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殲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於平。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

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三洲，乘勝追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懷。農器不陳，於今五年，復我室家，伊誰之力。四省之寇，惟瀾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烝。正德丁丑冬，峯賊既殄，蓋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赫赫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

銘一首

來爾同志，古訓爾陳。惟古爲學，在求放心。心苟或放，學乃徒勤。勿憂文辭之不富，惟慮此心之未純。勿憂名譽之不顯，惟慮此心之或湮。斯須不敬，鄙慢人，造次不謹，放僻成。反觀而內照，虛己以受人。言勿傷於煩易，志勿惰於因循。勿以亡而爲有，勿以虛而爲盈。勿遂非而文過，勿務外而徇名。溫溫恭人，允惟基德。堂堂張也，難與爲仁。卓爾在如，愚之同。一貫乃質魯之參，終身可行。惟一恕，三年之功去一矜。不貴其辨，貴其訥。不患其鈍，患其輕。惟阻焉而時敏，乃闡然而日新。凡我同志，宜鑒茲銘。

箴一首

古之教者，莫難嚴師。師嚴道尊，教乃可施。嚴師維何？莊敬自持，外內若一，匪徒威儀。施教之道，在勝己私，執義執利，辨析毫釐，源之弗潔，厥流孔而。毋忽其細，慎獨謹微。毋事於言，以身先之。教不由誠，曰惟自欺。施不以序，執云匪憑。庶予知新，患在好爲，凡我師士，宜鑒於茲。

陽朔知縣楊君墓誌銘

楊明子謫居貴陽，有齊衰而杖者，因鄉進士鄭鑾氏而來請曰：「陽朔令楊尙文卒，其孤姪卿來謂鑾曰：『先伯父死無嗣子，所知我後人又不競，非得當世名賢勗一言於墓，將先德其泯廢無日。子辱於伯父久，亦宜所甚憫，其若之何？』敢遂以卿奉其先人之遺幣，再拜階下以請。」陽明子曰：「嘻！予擯人，懼僂辱之弗遑，奚取以銘人之墓爲？其改圖諸。」卿伏階下，泣弗與。鄭爲之請益固，則登其狀與幣於席而揖使歸曰：「吾徐思之。」明日，卿來伏階下泣。又明日復來曰：「不得命無以卽喪次。」館下之士多爲之請，且言尙文之爲人曰：「尙文教信狷直，其居鄉不苟與，所交必名士巨人，視儕輩之弗戚者若俛焉。嘗召其友飲，狂士有因其友願納歡者與偕往。尙文拒弗受，曰：『吾爲某，不爲若。』其峻絕如是。」陽明子曰：「其然，斯亦難得矣。今之人惟同汗逐垢，弗自振立，故風俗靡靡至此。若斯人又易得耶？」因取其狀視之，多若館下士之言焉。乃許爲之誌。維楊氏之先居揚之泰州，祖廉爲監察御史，擢參議貴陽，卒遂家焉。考祥，終昭化縣尹。生三子：伯敷、仲敞，卽尙文。季敬，宰荆門之建陽驛。尙文始從同郡都憲徐公授易，尋舉卿薦，中進士乙榜三爲司訓廬江。溧陽平樂，總試事於蜀。未用。大臣薦擢尹桂林、陽朔縣。猛頑，弗卽工者累年，尙文諭以威德，皆相率來受約束，供賦稅。流移聞之，歸復業者以千數。部使者以聞，將加擢用，而尙文死矣。得年僅五十有五，又無嗣。天於善人何哉！然尙文所歷三庠之士，思其教。陽朔之民懷其惠，鄉之後進高其行，其與身沒而名踳，又爲人所穢鄙者，雖有子若孫，何如哉！娶同郡阮氏，瑞新昌主簿君女。尙文雖無子，有卿存焉，猶子也。銘曰：獅山之麓，有封若斧，左罔右砥，榘榘其樹。爰有周行，于封之下。鄉人過者，來視其處，曰：「嗚呼！斯楊尹之

墓耶！

劉子青墓表

此浙江按察僉事劉子青之墓。嗚呼！子青潔其行不潔其名，有其實不宏其聲。甯藩之討，子青在師，相知甚悉。吾每歎其才敏，而世或譽之以無能。吾每稱其廉慎，而世或詬之以不清。豈非命耶！安常委命，其往而休。人謂子青爲憤抑不平以卒，殆其不然。旣以奠於子青，復以識其墓石。

祭劉仁徵主事

維正德三年歲次戊辰，十一月十八日，友生王某謹以清酌庶羞，致奠于亡友劉君。嗚呼！仁者必壽，吾敢謂斯言之予歎乎？作善而降殃，吾竊於君而有疑乎？蹠躅之得志，在往昔而既有夷平之餒以稱也，亦甯獨無於今之時乎？人謂君之死，瘴癘爲之。噫嘻！彼封豕長蛇，膏人之髓，肉人之肌者，何啻千百，曾不彼厄，而惟君是罹。斯言也，吾初不以爲是。人又謂瘴癘蓋不正之氣，其與人相遭於幽昧遭難之區也，在儉邪爲同類，而君子爲非宜。則斯言也，吾又安得而盡非之乎？於乎！死也者，人之所不免。名也者，人之所不可期。雖修短枯榮，變態萬狀，而終必歸於一盡。君子亦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視若夜旦，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乎？其視不義之物，若將浼己，又肯從而奔趨之乎？而彼認爲己有，戀而弗能舍，因以沈酗於其閒者，近不出三四年，或八九年，遠及一二十年，固已化爲塵埃，蕩爲沙泥矣。而君子之獨存者，乃彌久而益輝。嗚呼！彼龜鶴之長年，蜉蝣亦何自而知之乎？屬有足疾，弗能走哭，寄奠一觴，有淚盈掬。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嗚呼！尙饗。

祭陳判官文

維嘉靖七年月日，欽差總制四省軍務新建伯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差甯甯府推官獨衡，甯甯衛指揮王佐，致祭于已故德慶州陳判官之墓。往年羅滂潒水諸賊爲地方患害，判官嘗與已故指揮李松議設墟場

以制禦賊黨安靖地方。殫心竭力，盡忠國事，人皆知之。然其時百姓雖稍積以甯，而各賊之不得肆其兇虐者，嫉恨日深。其後不幸判官與李松竟爲賊首趙木子等所害，以忠受禍，心事未由暴白。連年官府亦欲爲之討賊，雪憤，然以地方多事之故，又恐鋒刀所加，玉石無分，濫及良善，是以因循未卽進兵。今賊首趙木子等已爲該道官兵用計擒獲，明正典刑。松與判官之忠勤益以彰著，已特遣官以趙木子等各賊首級祭告于李松之墓矣。今復遣南甯府衛官祭告于判官之墓，死而有知，亦可以少泄連年忠憤不平之氣也夫。

祭張廣漢司徒

嗚呼！留都之別，倏焉二載，詎謂迄今，遂成永訣。嗚呼！傷哉！悼朋儕之零落，悲歲月之遒逝，感時事之艱難，歎老成之彫謝，傷心觸目，有淚如瀉。靈柩南還，離江之涓，聊奠一觴，以寄我悲。嗚呼！傷哉！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九

續編四 序記 賦詩

是卷師作於弘治初年，筮仕之始也。自題其稿曰「上國遊」。洪書師錄，自辛巳以後文字釐爲正錄，已前文字則間採外集而不全錄者。蓋師學靜入于陽明洞，得悟于龍場，大徹于征甯藩，多難股憂，動忍增益，學益徹則立教益簡易，故一切應酬諸作多不彙入。是卷已廢閣逸稿中久矣。茲刻續錄，復檢讀之，見師天稟夙悟，如玉出璞，雖未就雕琢而闡闢內光。因歎師稟夙智，若無學問之全功，則逆其所造，當只止此。使學者智不及師，肯加學問之全功，則其進詣日精，當亦莫禦。若智過於師，而功不及師，則終無所造，自負其質者多矣。乃復取而刻之，俾讀師全錄者，聞道貴得真修，徒恃其質無益也。嘉靖辛酉，德洪百拜識。

鴻泥集序

鴻泥集十有三卷，燕居集八卷，半間龍先生之作也。其子僉憲君致仁將刻諸梓，而屬其序於守仁曰：「斯將來之事也。然吾家君老矣，及見其言之傳焉，庶以悅其心。吾子以爲是傳乎？」守仁曰：「是非所論也。孝子之事親也，求悅其心志耳，惟無可致力，無弗盡焉。況其言語文辭精神之所存，非獨意玩手澤之餘，其得而忽也。既思永其年，又思永其名，篤愛無已也。將務悅其親，甯是之與論乎？」君曰：「雖然，吾子言之。」守仁曰：「是乃所以自盡者。夫必其弗傳也，斯幾於不仁。必其傳之也，斯幾於不知。其傳也屬之己，其傳之弗傳之也屬之人。姑務其屬之己也。」君曰：「雖然，吾子必言之。」守仁曰：「繪事之詩不入於風雅，孺子之歌見稱於孔孟，然則古之人其可傳而弗傳者多矣。不冀傳而傳之者有矣。抑傳與不傳之間乎，昔馬談之史，其傳也遷成之，班彪之文，其傳也固述之。」

衛武公矣。而有抑之戒。蓋有道矣。夫子刪詩。列之大雅。以訓於世。吾聞先生年八十。而博學匪懈。不忘乎警惕。又嘗數述六經。宋儒之緒論。其於道也。有聞矣。其於言也。足訓矣。致仁又尊顯。而張大之。將益與起乎道德。而發揮乎事業。若泉之達。其放諸海。不可限而量。是集也。其殆有傳乎。致仁起拜曰。是足以爲家君壽矣。覽也。敢忘吾子之規。遂書之爲敍。

澹然子序 有詩

澹然子四易其號。其始曰凝秀。次曰完齋。又次曰友葵。最後爲澹然子。陽明子南遷。遇於瀟湘之上。而語之。故且屬詩焉。詩而敍之。其言曰。人天地之心。而五行之秀也。凝則形而生。散則游而變。道之不凝。雖生猶變。反身而誠。而道凝矣。故首之以「凝秀」。道凝於己。是爲率性。率性而人道全。斯之謂完。故次之「完齋」。完齋者。盡己之性也。盡己之性。而後能盡人之性。盡萬物之性。至於草木至矣。葵。草木之微者也。故次之以「友葵」。友葵。同於物也。內盡於己。而外同乎物。則一矣。一則昭然而天游。混然而神化。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矣。故次之以「澹然子」。終焉。或曰。陽明子之言。倫矣。而非澹然子之意也。澹然之意。玄矣。而非陽明子之言也。陽明子聞之曰。其然。豈其然乎。書之以質於澹然子。澹然子世所謂滇南趙先生者也。詩曰。

兩端妙闢。五運無留停。藐然覆載內。真精竊斯凝。雞犬一馳放。散失隨飄零。櫛桴日收斂。致曲乃明誠。明誠爲無忝。無忝斯全歸。深淵春冰薄。千鈞一絲微。膚髮尙如此。天命焉可違。嗚呼吾與爾。免矣幸無虧。人物各有稟。理同氣乃殊。曰殊非有二。一本分澄淤。志氣塞天地。萬物皆吾軀。炯炯傾陽性。葵也吾友于。執葵孰爲予。友之尙爲二。大化豈容心。繫我亦何意。悠哉澹然子。乘化自來去。澹然匪冥然。勿忘還勿助。

壽楊母張太孺人序

考功主事楊名父之母張太孺人。以敏慧貞肅爲鄉邑女氏師。凡鄉人稱閭閻之良。必曰張太孺人。而名父亦

以孝行聞，苟擬人物，有才識行誼，無問知不知，必首曰名父。名父蓋今鄉評士論之公則爾也。今年六月，太孺人壽六十有七，大夫卿士美楊氏母子之賢，以爲難得，舉酒畢賀。於是太孺人之長女若壻從事於京師，且歸。太孺人一旦欣然治裝，欲與俱南。名父帥妻子從親戚百計以留。太孺人曰：「噫，小子無庸爾焉。自爾舉進士爲令三邑，今爲考功，前後且十有八年，吾能一日去爾哉？爾爲令，吾見爾出入以勞民務，昕夕不遑，而爾無怠容，吾知爾之能勤。然其時監司督於上，或爾有所畏也。見爾之食貧自守，一分不以苟，而以色予養，吾知爾之能廉。然其時方有以賄敗者，或爾有所懲也。見而毀淫祠，崇正道，禮先賢之後，旌行舉孝，拳拳以風俗爲心，吾知爾能志於正。然其時遠近方以是燁爾，或以是發聞也。自爾入爲部屬，且五年，庶幾得以自由，而爾食忘味，寢忘寐，雞鳴而作，候予寢而出，朝於上，疾風甚，雨雷電晦，而未嘗肯以一日休。予然後信爾之誠於勤。身與妻子爲清苦，而澹然以爲樂。交天下之士，而莫有以苞苴饋遺至予。然後信爾之誠於廉。凡交爾而來者，予耳其言，非文學道義之相資，則朝廷之政，邊徼之務，是謀，磨礪砥礪，惟不及古之人是憂焉。予然後信爾之誠志於正，而非有所色取於其外。吾於是而可以無憂爾也已。且爾弟亦善養吾老矣。孺族鄉黨之是懷，南歸，予樂也。」名父踴請不已。太孺人曰：「止。而獨不聞之夫，煦煦焉飲食供奉以爲孝，而中衡拂之，孰與樂親之心而志之養乎？」名父懼，乃不敢請。縉紳士夫聞太孺人之言者，莫不咨嗟歎息，以爲雖古文伯子與之母何以加是。於是相與倡爲歌詩，以頌太孺人之賢，而嘉名父之能養。某於名父厚也，比而序之。

對菊聯句序

職方南署之前，有菊數本，閱歲既稿。李君貽教爲正郎。于時天子居亮闇，西北方多事，自夏徂秋，荒頓窘戚。菊發其故叢，高及於垣。署花盛開且衰，而貽教尚未之知也。一日，守仁與黃明甫過，貽教語開軒而望，始見焉。計其時重陽之節，既去之旬有五日，相與感時物之變衰，歎人事之超忽，發爲歌詩，遂成聯句。鬱然而憂深，悄然而情隱。

雖故託辭於觴咏，而沈痛惋悵，終有異乎昔之舉酒花前，劇飲酣歌，陶然而樂者矣。古之人謂菊爲花之隱逸，則菊固惟澗谷巖洞村圃籬落之是宜，而以植之簿書案牘之間，殆亦昔之所謂吏而隱者歟？守仁性僻而野，嘗思鹿豕木石之羣，胎教與明甫雖各惟利器處劇任，而飄然每有煙霞林壑之想，以是人對是菊，又當是地，嗚呼固宜其重有感也已。

東曹倡和詩序

正德改元之三月，兩廣缺總制大臣。朝議以東南方多事，其選於他日宜益慎重，於是湖南熊公由兵部左侍郎且滿九載秩矣，擢左都御史以行。衆皆以兩廣爲東南巨鎮，海外諸蠻夷之所向背，如得人而委之，天子四方之憂可免二焉。雖於資爲屈，而以清德厚望選重可知矣。然而司馬執兵之樞，居中幹旋，以運制四外，不滋爲重歟。方其初議時，亦有以是言者，慮非不及，而當事者卒以公之節操才望爲辭，謂非公不可，其意實欲因是而出公於外也。於是士論闕然，以爲非宜。然已命下無及矣。爲重鎮得賢大臣而撫之，朝議以重舉，而公以德升，物議顧快然而不滿也。衡物之情以行其私，而使人懷不滿焉，非夫忘世避俗之士，不能無憂焉。自命下暨公之行，曹屬之爲詩以寫其眷留之情者，凡若干人。以前驅之驟發也，敝而次之，僅十之一。遮公御而投之，庸以寄其私焉。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

弘治癸亥冬，守仁自會稽上天目，東觀於震澤，遇南濠子都玄敬於吳門，遂偕之入玄墓，登天平，還值大雪，次虎丘。凡相從旬有五日，予與南濠子爲同年，蓋至是而始知其學之無所不窺也。歸道其廬，獲拜其父豫軒先生。與予坐而語，蓋屯然其若避，而彙趨也，秩然其若斂而陽煦也。予矜然而心感焉，俟而色慚焉，俟而目駭焉，亡予之故先生退，守仁謂南濠子曰：「先生殆有道者歟？胡爲乎色之不存予而德之予薰也？」南濠子笑而頷之曰：「然，子其知人哉？吾家君於藝鮮不通，而未嘗見其學也。於道鮮不究，而人未嘗知其有也。夫善之弗彰也，則於子乎避。」

雖然，吾家君則甚惡之。吾子既知之也，穆其敢隱乎？凡穆之所見知於吾子，皆吾家君之所弗屑也。故鄉之人無聞焉，非吾子之粹於道，其甯執識之？夫南濠子之學以該洽聞四方之學者，莫不誦南濠子之名，而莫有知其學之出自先生者。先生之學，南濠子之所未能盡，而其鄉人曾莫知之。古所謂潛世之士哉。彼且落其榮而核之存，彼且固靈株而塞其分，彼且被褐而懷玉，離形迹，遁聲華，而以爲知己者累，執比比焉，迹形骸而求之，其遠哉。今年先生壽八十，神完而氣全，齒髮無所變。八月甲寅，天子崇徽號於兩宮，推恩臣下。於是南濠子方爲冬官主事，得被異數，封先生如其官。同年之任於京者，美先生之高壽，樂南濠子之獲榮其親也，集而賀之。夫樂壽康甯，世之所慕，而予不敢以爲先生侈。章服華寵，世之所同貴，而予不敢以爲先生榮。南濠子以予言致之先生，亦且以予爲知言乎？

乙丑十月序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西序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將以利其身。將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險夷得喪動其心，而惟道之行否爲休戚。利其身，故懷土儉安，見利而趨，見難而懼。非古今之性爾殊也，其所以養於平日者之不同，而觀夫天下者之達與不達耳。吾邑黃君敬夫，以刑部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僉事。廣西，天下之西南徼也；地卑溼而土疏籬，接壤於諸島蠻夷，瘴癘鬱蒸之氣，朝夕瀰茫，不常睹日月，山獞海獠，非時竊發，鳥妖蛇毒之患，在在而有。固今仕者之所懼而避焉者也。然予以爲中原固天下之樂土，人之所趨而聚居者。然中原之民至今不加多，而嶺廣之民至今不加少，何哉？中原之民，其始非必盡皆中原者也，固有從嶺廣而遷居之者矣。嶺廣之民，其始非必盡皆嶺廣者也，固有從中原而遷居之者矣。久而安焉，習而便焉，父兄宗族之所居，親戚墳墓之所在，自不能一日舍此而他也。古之君子惟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一鄉之情不異於一家，而家之情不異於吾之一身，故視其家之尊卑長幼，猶家之視身也。視天下之尊卑長幼，猶鄉之視家也。是以安土樂天而無入不自得。後之人視其兄之於己，固已有閒，則又何怪

其險夷之異趨，而利害之殊節也哉？今仕於世，而能以行道爲心，求古人之意以達觀夫天下，則嶺廣雖遠，固其鄉閩嶺廣之民，皆其子弟，郡邑城郭，皆其父兄宗族之所居，山川道里，皆其親戚墳墓之所在，而嶺廣之民亦將視我爲父兄，以我爲親戚，雍雍愛戴，相眷戀而不忍去，況以爲懼而避之耶？敬夫吾邑之英也，幼居於鄉，鄉之人無不敬愛，長徙於南畿之六合，六合之人敬而愛之，猶吾鄉也。及舉進士，宰新鄭，新鄭之民曰吾父兄也。入爲冬官主事，出治水於山東，改秋官主事，擢員外郎，僚桀曰吾兄弟也。蓋自居於鄉，以至於今，經歷且十餘地，而人之敬愛之如一日。君亦自爲童子，以至於爲今官，經歷且八九職，而其所以待人愛衆者，恆如一家。今之擢廣西也，人咸以君之賢，宜需用於內，不當任遠地。君曰：「吾則不賢，使或賢也，乃所以宜於遠。」嗚呼！若君者，可不謂之志於行道，素養達觀，而有古人之風也歟？夫志於爲利，雖欲其政之善，不可得也。志於行道，雖欲其政之不善，亦不可得也。以君之志，雖未有所見，吾猶信其能也。況其赫燁之聲，奇偉之績，久熟於人人之耳目，則吾於君之行也，頌其所難而易者見矣。

性天卷詩序

錫之崇安寺，有浮屠淨覺者，扁其居曰「性天」。因地官秦君國聲而請序於予，予不知淨覺，顧國聲端人也，而淨覺託焉且嘗避所居以延區聲誦讀其間，此其爲人必有可與言者矣。然「性天」既非淨覺之所及，而性與天又孔子之所罕言，子貢之所未聞，則吾亦豈易言哉？吾聞浮屠氏以寂滅爲宗，其教務抵於木槁灰死，影結迹滅之境，以爲空幻。則淨覺所謂「性天」云者，意如此乎？淨覺既已習聞，而復予請焉，其中必有願也，吾不可復以此而瀆告之。姑試與淨覺觀於天地之間，以求所謂性與天者而論之。則凡赫然而明，蓬然而生，奮然而驚，油然而興，凡蕩前擁後，迎盼而接眸者，何適而非此也哉？今夫水之生也，潤以下，水之生也，植以上，性也；而莫知其然之妙，水與木不與焉，則天也。激之而使行於山巔之上，而反培其末，是豈水與木之性哉？其奔決而仆天，固非其天矣。人之

生入而父子夫婦兄弟出而君臣長幼朋友豈非順其性以全其天而已耶？聖人立之以紀綱，行之以禮樂，使天下之過弗及焉者，皆於是乎取中，曰：此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爲性云耳。不如是不足以爲人，是謂喪其性而失其天；而況於絕父子，屏夫婦，逸而去之耶？吾儒之所謂性與天者，如是而已矣。若曰：性天之流行云，則吾又何敢躡以褻淨覺乎哉？夫知而弗以告，謂之不仁；告之而躡其等，謂之誣；知而不爲焉者，謂之惑。吾不敢自陷於誣與不仁，觀淨覺之所與，與其所以請，亦豈終惑者邪？旣以復國聲之請，遂書於其卷。

送陳懷文尹甯郡序

木之產於鄧林者，無棄材；馬之出於渥洼者，無凡足。非物性之有異，其種類土地使然也。剡溪自昔稱多賢，而陳氏之居刻者尤爲特盛。其先有諱過者，仕宋爲侍御史。子匡，由進士爲少詹士。匡之四世孫聖，登進士，判處州。子頤，徵著作。頤子國光，元進士官大理卿，光姪彥範，爲越州路總管。至懷文之兄堯，由鄉進士掌教濮州。弟璟，蜀府右長史。珂，進士，刑曹主事。衣冠文物，輝映後先，豈非人之所謂鄧林渥洼者乎？宜必有瓌奇之材，絕逸之足，于青雲而躡風電者，出乎其間矣。懷文始與予同舉於鄉，望其色而異，耳其言而驚。求其世，則陳氏之產也。曰：「嘻！異哉！土地則爾，他時柱廊廟而致千里者，非彼也歟！」旣而匠石靡經，伯樂不遇，遂復困寂寞而伏鹽車者十有五年。斯則有司之不明於懷文固無病也。今年赴選銓，曹授尹江西之甯郡。夫以懷文合抱之具，此宜無適而不可。顧甯郡百里之地，吾恐懷文之驥足有所不展也。然而行遠之邇，登高之卑，自今日始矣。則如予之好於懷文者，於其行能無言乎？贈之詩曰：矯矯千金駿，鬱鬱披雲枝。跑風拖雷電，梁棟惟其宜。寒林棲落日，暮色江天危。元龍湖海士，客衣風塵綈。牛刀試花縣，鳴琴坐無爲。清濯廬山雲，心事良獨奇。悠悠西江水，別懷諒如斯。

送賈蘊良潮州太守序

昔韓退之爲潮州刺史，其詩文間亦有述潮之士風物產者。大抵謂潮爲瘴毒崎嶇之鄉，而海南帥孔戣又以

潮州小祿薄特給退之錢千五百周其闕乏則潮蓋亦邊海一窮州耳今之嶺南諸郡以饒足稱則必以潮爲首舉甚至以爲雖江淮財賦之地亦且有所不及豈潮之土地蓄於古而今有所豐抑退之貶滴之後其言不無激於不平而有所過也退之爲刑部侍郎諫迎佛骨天子大怒必欲置之死裴度崔羣輩爲解始得貶潮州則潮在當時不得爲美地亦略可見今之所稱則又可以身至而目擊固非出於妄傳特其地之不同於古則要爲有自也予嘗謂牧守之治郡譬之農夫之治田農夫上田一歲不治則半收再歲不治則無食三歲不治則化爲蕪莽而比於瓦礫苟盡樹藝之方而勤耕耨之節則下田之收與上等江淮故稱富庶當其兵荒之際凋殘廢瘠固宜有之乃今重熙累洽之日而其民往往有不堪之歎豈非以其俗素習於奢逸而上之人又從而重斂繁役之剝剝環四面而集則雖有良守牧亦一暴十寒其爲生也無幾矣潮地岸大海積無饒富之名其民貢賦之外皆得以各安地利業儉朴而又得守牧如退之李德裕陳堯佐之徒相望而撫綏梳摩之所以積有今日之盛實始於此邇十餘年來富盛之聲旣揚則其勢不能久而無動有司者又將顧而之焉則吾恐今日之潮復爲他時之江淮其甚可念也今年潮知府員缺諸暨駱公蘊良以左府經歷擢是任以往公嘗守安陸至今以富足號遂用是建重屏其地繼後循其迹而治之者率多有聲聞及入經歷左府都督事兵府政清自府帥下迨幕屬軍吏禮敬畏戴不諫而同其於潮州也以其治安陸者治之而又獲夫上下之心如今日之在兵府將有爲而無不從有革而無不聽政績之美又果足爲後來者之所遵守則潮之富足將終保於無恙而一郡民神爲有福矣夫爲天子延一郡之福功豈小乎哉推是以進他日所成其又可論公僚友李載陽輩請言導公行予素知公之心且諗其才自度無足爲贈者爲朝民慶之以酒而頌之以此言

高平縣志序

高平志者高平之山川土田風俗物產無不志焉曰高平則其地之所有皆舉之矣禹貢職方之述已不可尚

漢以來地理郡國志方輿勝覽山海經之屬或略而多漏或誕而不經其間固已不能無憾惟我朝之一統志則其始於禹貢而無遺其目詳於職方而不冗然其規模宏大闡略實爲天下萬世而作則王者事也若夫州縣之志固又有司者之職其亦可緩乎弘治乙卯慈谿楊君明甫令澤之高平發號出令民旣悅服乃行田野進父老詢邑之故將以脩廢舉墜而邑舊無志無所於考明甫慨然太息曰「此大闕責在我」遂廣詢博採搜秘闕疑旁摺直據輔之以己見遵一統志凡例總其要節而屬筆於司訓李英不踰月編成於是繁劇紛沓之中不見聲色而數千載散亂淪落之事棄廢磨滅之迹燦然復完明甫退然若無與也邑之人士動容相慶駭其昔所未聞者之忽睹而喜其今所將泯者之復明也走京師請予序予惟高平卽古長平戰國時秦白起攻趙坑降卒四十萬於此至今天下冤之故自爲童子卽知有長平慷慨好奇之士思一至其地以弔千古不平之恨而不可得或時考圖志以求其山川形勢於彷彿間予嘗思睹其志以爲遠莫致之不謂其無有也蓋嘗意論趙人以四十萬俯首降秦而秦卒坑之了無哀恤顧忌秦之毒虐固已不容誅而當時諸侯其先亦自有以取此者夫先王建國分野皆有一定之規畫經制如今所謂志書之類者以紀其山川之險夷封疆之廣狹土田之饒瘠貢賦之多寡俗之所宜地之所產井然有方俾有國者之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己意有所增損取予夫然後講信修睦各保其先世之所有而不敢冒法制以相侵陵戰國之君惡其害己不得聘無厭之欲也而皆去其籍於是強陵弱衆暴寡兼併僭竊先王之法制蕩然無考而奸雄遂不復有所忌憚故秦敢至於此然則七國之亡實由文獻不足證而先王之法制無存也典籍圖志之所關其不大哉今天下一統皇化周流州縣之吏不過具文書計歲月而以贅疣之物視圖志不知所以宜其民因其俗以興滯補弊者必於志焉是賴則固王政之首務也今夫一家且必有譜而後可齊而況於州縣天下之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甫之獨能汲汲於此其所見不亦遠乎明甫學博而才優其爲政廉明毀淫祠興社學敦倫厚俗扶弱鋤強實皆可書之於志以爲後法而明甫謙讓不自有也故予爲序其略於此使

後之續志考而書焉。

送李柳州序

柳州去京師七千餘里，在五嶺之南，嶺南之州大抵多卑溼瘴癘，其風土雜夷，從自昔與中原不類。唐宋之世，地盡荒服，吏其土者，或未必盡皆以譴謫，而以譴謫至者居多。士之立朝，意氣激軋，與時抵忤，不容於儕衆，於是相與擯斥，必致之遠地。故以譴謫而至者，或未必盡皆賢士君子，而賢士君子居多。予嘗論賢士君子，於平時隨事就功，要亦與人無異。至於處困約之鄉，而志愈勵，節益堅，然後心跡與時俗相去遠甚。然則非必賢士君子而後至其地，至其地而後見賢士君子也。唐之時，柳宗元出爲柳州刺史，劉蕡斥爲柳州司戶，蕡之忠義，旣已不待言，宗元之出，始雖有以自取，及其至柳，而以禮教治民，砥礪奮發，卓然遂有聞於世。古人云：『庸玉女於成也。』其不信已，夫自是寓游其地，若范祖禹、張廷堅、孫觀、高穎、劉洪道、胡夢昱輩，皆忠賢剛直之士，後先相繼不絕。故柳雖非中土，至其地者，率多賢士，是以習與化移，而衣冠文物蔚然爲禮義之邦。我皇明重熙累洽，無間邇遐，世和時泰，瘴癘不興，財貨所出，盡於東南。於是遂爲嶺南甲郡，朝廷必擇廉能以任之。則今日之柳州，固已非唐宋之柳州，而今日之官其土者，豈惟非昔之比，其爲重且專亦較然矣。弘治丙辰，柳州知府員缺，內江李君邦輔自地官正郎膺命以往，人皆以邦輔居地官十餘年，綽有能聲，爲縉紳所稱許，不當遠去萬里外，予於邦輔知我也，亦豈不惜其遠別。顧邦輔居地官上曹，著廉聲，有能績，徐速自如，優游榮樂之地，皆非人所甚難，人亦不甚爲邦輔屈，不知其中之所存。今而開關數千里，處險僻難爲之地，得以試其堅白於磨涅，則邦輔之節操志慮，庶幾盡白於人，而任重道遠，真可以無負今日縉紳之期望，豈不美哉！夫所處冒艱險之名，而節操有相形之美，以不滿人之望，加之以不自滿之心，吾於邦輔之行，所以獨欣然而私喜也。

送呂丕文先生少尹京丞序

昔蕭望之爲諫議大夫，天子以望之議論有餘才，任宰相，將觀以郡事。而望之堅欲拾遺左右，後竟出試三輔。至元帝之世，而望之遂稱賢相。古之英君，其將任是人也，既已納其言，又必考其行，將欲委以重，則必老其才，所以用無不當，而功無不成。若漢宣者，史稱其綜核名實，蓋亦不爲虛語矣。新昌呂公，丕文以禮科都給事中擢少尹，南京兆，給事，諫官也。京兆，三輔之首也。以給事試京兆，是諫官試三輔也。是其先後名爵之偶同於望之，非徒以寵直道而開諫言，固亦微示其意於其間耳。呂公以純篤之學，忠貞之行，自甲辰進士爲諫官十餘年，其所論於朝而建明者，何如也？致于上而替可否者，何如也？聲光在人，公道在天下。聖天子詢事考言，方欲致股肱之良，以希唐虞之盛，耳目之司，顧獨不重哉！然則京兆之擢，固將以信其夙所言者於今日，而須其大用於他時也。其所以賢而試之，有符於漢宣之於望之，而其所將信而任之，則吾又知其決非彼若而已也。君行矣，既已審上意之所在，公卿大夫士傾耳維新之政，以券其所言，且謂日需其效以俟庸也，其得無念於斯行乎哉？學士謝公輩與公有同舉同鄉之好，飲以饒之，謂某也宜致以言。予惟君之文學政事，於平常既已信其必然，知言之弗能毫末加也，而超擢之榮，又不屑爲時俗道。若夫名譽之美，期俟之盛，則固君之所宜副，而實諸公饒飲之情也，故比而序之以爲贈。

慶呂素菴先生封知州序

朝廷褒德顯功，因其子以及其親，斯固人情事理之所宜然，蓋亦所謂忠厚之至也。然舊制京官三載舉，得推恩，而州縣之職，非至於數載之外，屢爲其上官所薦揚，則終不可幸而致。故京官之得推恩，非必其皆有奇績異能者，苟得及乎三載，皆可以坐而有之。州縣之職，非必其皆無奇績異能，苟其人事之不齊，得於民矣，而不獲乎上信於己矣，而未孚於人，百有一不如式，則有司者以例繩之，雖異方岳，欲推恩如其京官之三載者焉，不可得也。夫父母之所以教養其子，而望其榮顯，夫我者，豈有異情哉？人子之所以報於其親，以求樂其心志者，豈有異情哉？及其

同爲王臣，而其久近難易相去懸絕如此，豈不益令人重內而輕外也！夫惟其難若此，其久若此，而後能有所成就，故其教子之榮，顯親之志，亦因之而有盛於彼，皆於此見焉。浙之新昌有隱君子曰素菴呂公者，今刑部員外郎中原之父也。自幼有操操，高其道，不肯爲世用。優游煙壑，專意教其子，使之盡學，夫修己治人之方，凡其所欲爲，而不及爲者，皆一以付之曰：「吾不能有補於時，不可使吾子復爲獨善者。」學成使之仕，成化庚子，中原遂領鄉薦，與家君實同登焉。甲辰舉進士，出守石州，石故號難治，中原至，卽除舊令之不便於民者，布教條爲約束，以其素所習於家庭者，坐而治之，民皆靡然而從，翕然而起。士夫之騰於議者，部使之揚薦者，曰：「某廉吏，某勤吏，某才而有能，某賢而多智。」必皆於中原是歸焉。有司奉舊典，推原中原厥績所自，而公之所以訓誨其子之功爲大。天子下制褒揚，封公爲奉直大夫，配某氏，封宜人，以寵榮之。鄉士夫皆曰：「子爲京職而能克享褒封者，于今皆爾，此不足甚異。公之教其子，爲其難，而獨能易其難，此則不可以無賀。於是李君輩皆爲詩歌而來屬予言。予惟天下之事，其得之也不難，則其失之也必易，其積之也不久，則其發之也必不宏。今夫松柏之拂穹霄而擊車輪也，其始蓋亦必有蔽於蓬蒿，而厄於牛羊，以能有成立。公之先世，自文惠公以來，相業吏治，世濟其美，固宜食報於其後矣，而不食以鍾於公公之道，自足以顯於時矣，而不顯，以致於其子，且復根盤節錯而中爲之處焉，乃有所獲，是豈非所謂積之久而得之難者歟？則其他日所發之宏大，其子之陟公卿而樹勳業，身享遐齡，以永天祿於無窮，蓋未足以盡也。然則公之可賀者，在此而不專在於彼，某也敢贅言之？」

賀監察御史姚應隆考績推恩序

御史姚君應隆，監察江西道之三年，冢宰考其績有成，以最上。於是天子進君階文林郎，遂下制封君父坡鄰公如君之階，君母某氏爲孺人，及君之配某氏。於是僚友畢賀，謂某尤厚於君，屬之致所以賀之意。某曰：「應隆之幼而學之也，坡鄰公之所以望之者，何將不在於樹功植名，以光大其門閭已乎？坡鄰公之教之，而應隆之所

以自期之者何？將不在於顯揚其所生，以不負其所學已乎？然此亦甚難矣。銖銖而積之，皓首而無成者，加半焉。幸而有成，得及其富盛之年，以自奮於崇赫之地者，幾人是？幾人者之中，方起而躡半途而廢，垂成而毀者，又往往有之。可不謂之難乎？應隆年二十一而歌鹿鳴於鄉，明年遂舉進士，由郎官陟司天子耳目，謂非富盛之年以自奮於崇赫之地，不可也。英聲發於新喻，休光著於涪邑，而風裁振於朝署，三年之間，遂得以成績被天子之寵光於其父母，謂非樹功植名以光大其門閭而顯揚其所生，不可也。坡鄰之所望，應隆之所自期，於今日而兩有不負焉。某也，請以是爲賀。雖然，君子之成身也，不惟其外，惟其中，其事親也，不惟其文，惟其實。應隆之所以自奮於崇赫之地者，果足以樹身植名而成其身已乎？文焉而已耳。應隆之所以被寵光於其父母者，果足以爲顯揚其所生而爲事親之實已乎？文焉而已耳。夫子曰：「成身有道，不明乎善，不成其身矣。」斯之爲中，「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斯之謂實。應隆內明而外通，動以古之豪傑自標準。其忠孝大節，皆其素所積蓄，雖隱而不揚，其所以成身而事親者，自若也。況其外與文者，又兩盡焉，斯其不益足賀乎！

送紹興修太守序

成化辛丑，予來京師，居長安西街久之。文選郎修公實來與之鄰。其貌頎然以秀，其氣熙然以和，介而不絕物，寬而有分劑。予嘗私語人，以爲此真廊廟器也。旣而以他事外補，不相見者數年。弘治癸丑，公爲武守於蘇。蘇大郡，繁而尚修，機巧而多僞。公至，移修以朴，消僞以誠。勤於職務，日夜不懈。時予趨京，見蘇之士夫與其民之稱頌之也，於是始知公之不獨有其德器，又能循循吏職。甲寅，移守嘉興。嘉興財賦之地，民苦於兼并，俗殘於武斷。公大鋤強梗，翦其蕪蔓，起嘉良而植之。予見嘉之民，歡趨鼓舞，及其士夫之欽崇之也，於是又知公有剛明果決之才，不獨能循循吏事，乃歎其不可測識固如此。今年，吾郡太守缺，吾郡繁麗不及蘇，而敦朴或過。財賦不若嘉，而淳善則踰。是亦論之通於吳越之間者。然而邇年以來，習與時異，無蘇之繁麗而亦或有其糜，無嘉之財賦而亦或效其強。每與

士大夫論，輒歎息興懷，以爲安得如昔之化蘇人者而化之乎？安得如昔之變嘉民者而變之乎？方思公之不可得，而公適以起服來朝。又懼吾郡之不能有公也，而天子適以爲守。士大夫勛容相賀，以爲人所祝願而天必從之。意者郡民之福亦未艾也。公且行，相與舉杯酒爲八邑之民慶。又不能無懼也。公本廊廟之器，出居於外者十餘年，其爲蘇與嘉，京師之士論旣已惜其歸之太徐，其爲吾郡，能幾月日。且天子之意，與其福一郡，孰與福天下之大也。雖然，公之去蘇與嘉，亦且數年，德澤之流，今未替也。公雖不久於吾郡矣，如其不得公也，則如之何！

送張侯宗魯考最還治紹興序

膠州張侯宗魯之節推吾郡也。中清而外慎，寬持而肅行，大獲於上下，以平其政刑，三載而績成，是爲弘治十三年，將上最天曹。吾父老聞侯之有行也，皆出自若耶山谷間，送於錢清江上。侯曰：「父老休矣，吾無德政相及，徒勤父老，吾懼且怍。父老休矣，吾無以堪也。」父老曰：「明府知斯水之所以爲錢清者乎？昔漢劉公之去吾郡也，吾劑小人之先亦皆出送，各有所贈獻。劉公不忍違先民之意，乃人取一錢，已而投之斯水，因以名焉。所以無忘劉公之清德，且以志吾先民之事。劉公其勤如此也。今明府之行，吾儕小人限於法制，既不敢妄有所贈獻，又不獲奔走服役，致其惓惓之懷。其如先民何？」固辭不可，復行數十里，始去。三月中旬，侯至於京師，天曹以最上。明日遂駕以行。鄉先生之仕於朝者聞之，皆出餞，且邀止之曰：「侯之遠來，亦旣勞止，適有司之不暇，是以未能羞一觴於從者，是何行之速耶？」侯俯而謝，復止之曰：「侯之勞於吾郡三年有餘，今者行數千里，無非爲吾民。其勤且劬也，事旣竣矣，吾黨不得相與爲一日之從容，其如吾民何？」侯謝而起，守仁趨而進曰：「諸先生毋爲從者淹，侯之急於行也，守仁則知之矣。」僉曰：「謂何？」曰：「昔者漢郭伋之行部也，與諸童爲歸期，乃歸而先一日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曰：『懼違信於諸兒也。』吾聞侯之來也，鄉父老與侯爲歸期矣，而復濡遲於此，以徇一朝之樂，墜其所以期父老者，此侯之所懼而不容己於急行也。毋爲侯淹。」侯起拜曰：「正學非敢及此，然敢不求承吾子之教。」

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

士大夫之仕於京者，其繁劇難爲，惟部屬爲甚。而部屬之中，惟刑曹典司獄訟，朝夕恆寤於簿書案牘，口決耳辯，目證心求，身不暫離於公座，而手不停揮於鉛槧，蓋部屬之尤甚者也。而刑曹十有三司之中，惟雲南以職在京畿，廣東以事當權貴，其劇且難，尤有甚於諸司者。若是而得以行其志，無愧其職焉，則固有志者之所願爲，而多才者之所欲成也。然而紛揉雜沓之中，又從而拂抑之牽制之，言未出於口而辱已加於身，事未解於倒懸而機已發於陷穽。議者以爲處此而能不撓於理法，不權於禍敗，則天下無復難爲之事，是固然矣。然吾以爲一有惕於禍敗，則理法未免有時而或撓，苟惟理法之求伸，而欲不必罹於禍敗，吾恐聖人以下，或有所不能也。訟之大者，莫過於人命，惡之極者，無甚於盜賊。朝廷不忍一民冒極惡之名，而無辜以死也，是俗之論皆然。而壽卿獨以僉事爲樂，此其閒夫亦容有所未安，是以甯處其薄與淹者，以求免於過慝歟？夫知其不安而不處，過慝之懼而淹薄是甘焉，是古君子之心也。吾於壽卿之行，請以此爲贈。

提牢廳壁題名記

京師天下獄訟之所歸也。天下之獄分聽於刑部之十三司，而十三司之獄又并繫於提牢廳。故提牢廳，天下之獄皆在焉。獄之繫歲以萬計，朝則皆自提牢廳而出，以分布於十三司。提牢者自識其狀貌，手披其姓名，口詢耳聽，魚貫而前，自辰及午而始畢。暮自十三司而歸，自未及酉，其勤亦如之。固天下之至繁也。其閒獄之已成者，分爲六監，其輕者重而未成者，又自爲六監。其桎梏之緩急，肩輪之啓閉，寒暑早夜之異防，饑渴疾病之殊養，其微不至於箕箒刀錐，其賤至於滌垢除下，雖合司於六監之吏，而提牢者一不與知，卽繫與害詐，執法者得以議擬於其後，又天下之至狠也。獄之重者入於死，其次亦皆徒流。夫以其工之罪惡，而舜姑以流之於幽州，則夫拘繫於此，而其情之苟有未得者，又可以輕棄之於死地哉？是以雖其至繁至狠，而其勢有不容於不身親之者，是蓋天下之至重也。

舊制提牢月更主事一人，至是弘治庚申之十月，而予適來當事。夫予天下之至拙也，其平居無恙，一遇紛擾，且支離厭倦，不能酬酢，況茲多病之餘，疲頓憔悴，又其平生至不可強之日，而每歲決獄皆以十月下旬，人懷疑懼，多亦變故不測之慮，則又至不可爲之時也。夫其天下之至繁也，至猥也，至重也，而又適當天下至拙之人，值其至不可強之日，與其至不可爲之時，是亦豈非天下之至難也，以予之難，不敢忘昔之治於此者，將求私淑之，而廳壁舊無題名，搜諸故牒，則存者僅百一耳。大懼泯沒，使昔人之善惡無所考徵，而後來者益以畏難苟且，莫有所觀感，於是迺悉取而書之廳壁。雖其既亡者不可復追，而將來者尙無窮已，則後賢猶將有可別擇以爲從違，而其間尙有天下之至拙如予者，亦得以取法明善而免過愆，將不爲無小補。然後知予之所以爲此者，固亦推己及物之至情，自不容於己也矣。弘治庚申十月望。

重修提牢廳司獄司記

弘治庚申七月，重修提牢廳工畢，又兩越月，而司獄司成，於是餘姚王守仁適以次來提督獄事。六監之吏皆來言曰：「惟茲廳若自建自正統，破敝傾圮且二十年。其卑淺隘陋，則草創之制，無尤焉矣。是亦豈惟無以凜觀瞻而嚴法制，將治事者風雨霜雪之不免，又何暇於職務之舉而奸細之防哉？然茲部之制，修廢補敗有主事一人以專其事，又壞不理，吾儕小人無得而知之者，獨惟拓隘以廣，易朽以堅，則自吾劉公實始有是。吾儕目覩其成而身享其逸，劉公之功不敢忘也。」又曰：「六監之囚，其罪大惡極，何所不有，作孽造奸，吏數逢其殃，而民徒益其死。獨禁防之不密哉？亦其間容有以生其心，自吾劉公始出己意創爲木閉，令不苛而密，奸不弭而消，桎梏可弛，繯練可無，吾儕得以安枕無事，而囚亦或免於法外之誅。則劉公之功於是爲大。小人事微而謀望無能爲也，敢以布於執事，實重圖之。」於是守仁既無以窺其情，又與劉公爲同僚，嫌於私相美譽也，乃謂之曰：「吾爲爾記爾所言，書劉公之名姓，使承劉公之後者，益修劉公之職，繼爾輩而居此者，亦無忘劉公之功，則於爾心其亦已矣。」皆應曰：「

是小人之願也。遂記之曰。劉君名璉，字廷美，江西鄱陽人也。由弘治癸丑進士，今爲刑部四川司主事云。弘治庚申十月十九日。

黃樓夜濤賦。朱君朝章將復黃樓，爲予言其故。夜泊彭城之下，子瞻呼予曰：「吾將與子聽黃樓之夜濤乎？」覺則夢也。感子瞻之事，作黃樓夜濤賦。

譚

子瞻與客宴於黃樓之上，已而客散日夕，暝色橫樓，明月未出，乃隱几而坐，啜焉以息。忽有大聲起於穹窿，徐而察之，乃在西山之麓。脩焉改聽，又似夾河之曲，或隱或隆，若斷若逢，若揖讓而樂進，歛掀舞以相雄。觸孤憤於匡石，駕逸氣於長風。爾乃乍闔復闢，既橫且縱，挺挺颯颯，洶洶瀾瀾。若風雨驟至，林壑崩奔，振長平之屋瓦，舞泰山之喬松。咽悲吟於下浦，激高響於遙空。恍不知其所止，而忽已過於呂梁之東矣。子瞻曰：「噫嘻異哉！是何聲之壯且悲也？其烏江之兵散而東下，感帳中之悲歌，慷慨激烈，吞聲飲泣，怒戰未已，憤氣決臆，倒戈曳戟，紛紛籍籍，狂奔疾走，呼號相及，而復會於彭城之側者乎？其赤帝之子，威加海內，思歸故鄉，千乘萬騎，霧奔雲從，車轍轟霆，旌旗蔽空，擊萬夫之鼓，撞千石之鍾，唱大風之歌，按節翺翔，而將返於沛宮者乎？」於是慨然長噫，欠伸起立，使童子啓戶憑欄而望之。則煙光已散，河影垂虹，帆檣泊於洲渚，夜氣起於郊垌，而明月固已出於芒碭之峯矣。子瞻曰：「噫嘻，予固疑其爲濤聲也。夫風水之遭於瀕河之濱而爲是也，茲非南郭子綦之所謂天籟者乎？而其誰倡之乎？其誰和之乎？其誰聽之乎？當其滔天浴日，湮谷崩山，橫奔四潰，茫然東翻，以與吾城之爭於尺寸間也，吾方計窮力屈，氣索神憊，懷孤城之岌岌，覲須臾之未壞，山頽於目槽，霆擊於耳聾，而豈復知所謂天籟者乎？及其水退城完，河流就道，脫魚腹而出塗泥，乃與二三子徘徊茲樓之上而聽之也。然後見其汪洋涵浴，瀟瀟汨汨，澎湃掀簸，震蕩潏潏，吁者爲竽，噴者爲篪，作止疾徐，鐘磬祝敔，奏文以始，亂武以居，噉者噉者，囁者囁者，翕而同者，釋而從者，而啁啾者而嚶嚶者，蓋吾俯而聽之，則若奏簫成於洞庭，仰而聞焉，又若張鈞天於廣野，是蓋有無之相激，其殆造物者將以寫千古

之不平，而用以盪吾胸中之膏鬱者乎？而吾亦胡爲而不樂也？客曰：「子瞻之言過矣。方其奔騰漂蕩而以厄于之孤城也，固有莫之爲而爲者，而豈水之能爲之乎？及其安流順道，風水相激，而爲是天籟也，亦有莫之爲而爲者，而豈水之能爲之乎？夫水亦何心之有哉？而子乃欲據其所有者以爲歎，而追其既往者以爲戚，是豈達人之大觀，將不得爲上士之妙識矣。」子瞻喙然而笑曰：「客之言是也。」乃作歌曰：「濤之興兮，吾聞其聲兮，吾泯其迹兮，吾將乘一氣以遊於鴻濛兮，夫孰執其所極兮。」弘治甲子七月書于百步洪之養浩軒。

來雨山雪圖賦

昔年大雪會稽山，我時放迹遊其閒。巖岫皆失色，崖壑俱改顏。歷高林兮入深巖，銀幢寶纛森圍圓。長矛利戟，白齒齒，駭心慄膽如穿虎豹之重關。澗谿埋沒不可辨，長松之杪，修竹之下，時聞寒溜聲潺潺。杳幃連天，凝華積鉛，巖巖嶄削，浩蕩無顛。鱗峒眩耀勢欲倒，谿迴路轉，忽然當之卻立，仰視不敢前。嵌竇飛瀑，忽然中瀉，冰磴峻嶒，上通天鱗，枯藤古葛，倚巖巖而高掛，如瘦蛟老蟠之蟠糾，蛻皮搔骨而將化。舉手攀援，足未定，鱗甲紛紛而亂下。側足登龍虬，傾耳俯聽寒籟之颼颼，陸風躡躡，直際縹緲，恍惚最高之上頭，迺是仙都玉京，中有上帝遨遊之三十六瑤宮。傍有玉妃舞婆娑，十二層之瓊樓，下隔人世，知幾許，真境倒照見毛髮，凡骨高寒難久留。劃然長嘯，天花墜空，素屏縞障，坐不厭，琪林珠樹，窺玲瓏。白鹿來飲澗，騎之下千峯，寡猿怨鶴，時一叫，彷彿深谷之底，呼其侶，蒼茫之外，爭行蹙陣，排天風，鑑湖萬頃，寒濛濛，雙袖拂開湖上雲，照我鬚眉，忽然皓白成衰翁。手掬湖水洗雙眼，回看羣山高，宋玉芙蓉，草圍蒲帳，青莎蓬，浩歌夜宿湖水東。夢魂清徹不得寐，乾坤俯仰真在冰壺中。幽湖陰巖地，歲暮常多雪，獨無湖山之勝，使我每每對雪長鬱結，朝回策馬入秋臺，高堂大壁塞崔嵬，恍然昔日之湖山，雙目驚喜三載又一開。誰能縮地法，此景何來？石田畫師我非爾，胸中胡爲亦有此來？君神骨清莫比，此景奇絕酷相似。石田此景非爾不能摸，來君來君非爾不可當此圖。我嘗親遊此景得其趣，爲君題詩，非我其誰乎？

詩

雨霽遊龍山次五松韻

晴日須登獨秀臺，碧山重疊畫圖開。閒心自與澄江老，逸興誰還白髮來。潮入海門舟亂發，風臨松頂鶴雙迴。夜憑虛閣觀星漢，殊覺諸峯近斗魁。

嚴光亭子勝雲臺，雨後高憑遠目開。鄉里正須吾輩在，湖山不負此公來。江邊秋思丹楓盡，藉外緘書白雁迴。幽朔會傳戈甲散，已聞南檄授渠魁。

雪窗閒臥

夢迴雙闕曙光浮，懶臥茅齋且自由。巷僻料應無客到，景多唯擬作詩酬。千巖積素供開卷，疊嶂廻谿好放舟。破扉玉闌真細事，未將吾筆遂輕投。

次韻畢方伯寫懷之作

孔顏心迹泉蘂業，落落乾坤無古今。公自平王懷真氣，誰能晚節負初心。獵情老去驚猶在，此樂年來不費尋。矮屋低頭看局促，且從峯頂一高吟。

春晴散步

清晨急雨過林霏，餘點煙梢尚滴衣。隔水霞明桃亂吐，沿谿風暖藥初肥。物情到底能容懶，世事從前且任非。對眼春光唯自領，如誰歌咏月中歸。

又

祇用舞霓裳，巖花自舉觴。古崖松半朽，陽谷草長芳。徑竹穿風磴，雲蘿積石牀。孤吟動梁甫，何處臥龍岡。

次魏五松荷亭晚興

入塵松陰盡日清，當軒野鶴復時鳴。風光於我能留意，世味甯人未解醒。長擬心神窺物外，休將姓字重鄉評。飛騰豈必皆伊呂，歸去山田亦可耕。

又

醉後飛觴亂擲梭，起從風竹舞婆娑。疎慵已分投箕頰，事業無勞問保阿。碧水層城來鶴駕，紫雲雙闕笑金娥。搏風自有天池翼，莫倚蓬蒿斥鴳窠。

次張體仁聯句韻

眼底湖山自一方，晚林雲石坐高涼。閒心最覺身多繫，遊興還堪鬢未蒼。樹杪風泉長滴翠，霜前巖菊尙餘芳。秋江畫舫休輕發，忍負良宵鐙燭光。

又

山寺幽尋亦惜忙，長松落落水浪浪。深冬平野風煙淡，斜日滄江鷗鷺翔。海內交游唯酒伴，年來踪跡半僧房。相過未盡青雲話，無奈官程促去航。

又

青林人靜一燈歸，回首諸天隔翠微。千里月明京信遠，百年行樂故人稀。已知造物終難定，唯有煙霞或可依。纔爲迂疏多抵牾，此生何忍便脂韋。

題郭詡濂谿圖郭生作濂谿像其類與否吾何從辨之使無手中一圈蓋不知其爲誰矣然筆畫老健超然自不妨爲名筆

郭生揮寫最超羣，夢想形容恐未真。霽月光風千古在，當時黃九解傳神。

西湖醉中謾書

湖光激灑，暗偏好，此語相傳信不誣。景中況有佳賓主，世上更無真畫圖。谿風欲雨吟隄樹，春水新添沒渚蒲。南北雙峯引高興，醉攜青竹不須扶。

文衡堂試事畢書壁

棘闈秋鎖動經旬，事了驚看白髮新。造作會無酣蟻句，支離莫作畫蛇人。寸絲擬得長才補，五色兼愁過眼頻。袖手虛堂聽明發，此中豪傑定誰真。

諸君以予白髮之句試觀予髮果見一絲予作詩實未嘗知也謾書一絕識之

忽然相見尙非時，豈亦殷勤效一絲。總使皓然吾不恨，此心還有爾能知。

遊泰山

飛湍下雲窟，千尺瀉高寒。昨向山中見，真如畫裏看。松風吹短鬢，霜氣肅羣巒。好記相從地，秋深十八盤。

雪巖次蘇穎濱韻

峇途亦幽尋，窈窕穿谷底。塵土填胸臆，到此方一洗。仰視劍戟鋒，憤詭頽有泚。俯窺蛟龍窟，匍伏首如稽。絕境固靈秘，茲遊實天啓。梵宇徧巖壑，蒼牙相角觚。山僧出延客，經營設酒醴。道引入雲霧，峻陟歷堂陛。石田唯種椒，晚炊仍有米。張燈坐小軒，矮榻便倦體。清遊感疇昔，陳李兩昆弟。侵晨訪舊跡，古碣埋荒蕪。

試諸生有作

醉後相看眼倍明，絕憐詩骨逼人清。菁莪見辱真慚我，膠漆常存底用盟。滄海浮雲悲絕域，碧山秋月動新情。憂時謾作中宵坐，共聽蕭蕭落木聲。

再試諸生

草堂深酌坐寒更，蠟炬煙消落絳英。旅況最憐文作會，客心聊喜困還亨。春回馬帳慚桃李，花滿田家憶紫荆。

世事浮雲堪一笑，百年持此竟何成？

夏日登易氏萬卷樓用唐韻

高樓六月自生寒，杏嶂廻峯擁碧闌。久客已忘非故土，此身兼喜是閒官。幽花傍晚煙初暝，深樹新晴雨未乾。極目海天家萬里，風塵關塞欲歸難。

再試諸生用唐韻

天涯猶未隔年回，何處嚴光有釣臺。樽酒可憐人獨遠，封書空有雁飛來。漸驚雪色頭顛改，莫漫風情笑口開。遙想陽明舊詩石，春來應自長莓苔。

次韻陸文順僉憲

春王正月十七日，薄暮甚雨雷電風。捲我茅堂豈足念，傷茲歲事難爲功。金騰秋日亦已異，魯史冬月將無同。老臣正憂元氣泄，中夜起坐心忡忡。

太子橋

乍寒乍暖早春天，隨意尋芳到水邊。樹裏茅亭藏小景，竹間石溜引清泉。汀花照日猶含雨，岸柳垂陰漸滿川。欲把橋名尋野老，淒涼空說建文年。

與胡少參小集

細雨初晴蟻蚺飛，小亭花竹晚涼微。後期客到停杯久，遠道春來得信稀。翰墨多憑消旅況，道心無賴入禪機。何時喜遂風泉賞，甘作山中一白衣？

再用前韻賦鸚鵡

低垂猶憶隴西飛，金鎖長羈念力微。祇爲能言離土遠，可憐折翼歎羣稀。春林羞比黃鸝巧，晴渚思忘白鳥機。

千古正平名正賦，風塵誰與惜毛衣。

送客過二橋

下馬邊谿偶共行，好山當面正如屏。不緣送客何因到，還喜門人伴獨醒。小洞巧容危膝坐，清泉不厭洗心聽。經過轉眼俱陳迹，多小高厓漫勒銘。

復用杜韻一首

濯纓何處有清流，三月尋幽始得幽。送客正逢催驛騎，笑人且復任沙鷗。厓傍石偃門雙啓，洞口蘿垂箔半鉤。淡我平生無一好，獨於泉石尚多求。

先日與諸友有郊園之約是日因送客後期小詩寫懷

郊園隔宿有幽期，送客三橋故故遲。樽酒定應須我久，諸君且莫向人疑。同遊更憶春前日，歸醉先拚日暮時。卻笑相望才咫尺，無因走馬送新詩。

自欲探幽肯後期，若爲塵事故能遲。緩歸已受山童促，久坐翻令谿鳥疑。竹裏清醅應幾酌，水邊相候定多時。臨風無限停雲思，回首空歌伐木詩。

三橋客散赴前期，縱轡還嫌馬足遲。好鳥花間先報語，浮雲山頂尙堪疑。曾傳江閣邀賓句，頗似籬邊送酒時。便與諸公須痛飲，日斜潦倒更題詩。

待諸友不至

花間望眼欲崇朝，何事諸君迹尙遙。自處豈宜同俗駕，相期不獨醉春瓢。忘形爾我雖多缺，義重師生可待招。自是清遊須秉燭，莫將風雨負良宵。

夏日邀陽明小洞天喜諸生偕集偶用唐韻

古洞開來日日遊，山中宰相勝封侯。絕糧每自嗟尼父，慍見還時有仲由。雲裏高厓微入暑，石間寒溜已含秋。他年故國懷諸友，魂夢還須到水頭。

將歸與諸生別於城南蔡氏樓

天際層樓樹杪開，夕陽下見鳥飛回。城隅碧水光連座，檻外青山翠作堆。頗恨眼前離別近，惟餘他日夢魂來。新詩好記同遊處，長掃谿南舊釣臺。

諸門人送至龍里道中二首

蹊路高低入亂山，諸賢相送愧閒關。谿雲壓帽兼愁重，峯雪吹衣著鬢斑。花燭夜堂還共語，桂枝秋殿聽躋攀。躋攀之說甚陋，聊取其對偶耳。相思不用勤書札，別後吾言在訂頑。

雪滿山城入暮天，歸心別意兩茫然。及門真愧從陳日，微服還思過宋年。樽酒無因同歲晚，絨書有雁寄春前。莫辭秉燭通宵坐，明日相思隔隴煙。

贈陳宗魯

學文須學古，脫俗去陳言。譬若千丈木，勿爲藤葛纏。又如峴崙派，一瀉成大川。人言古今異，此語皆虛傳。吾苟得其意，今古何異焉。子才良可進，望汝師聖賢。學文乃餘事，聊云子所偏。

醉後歌用燕思亭韻

萬峯攢簇高連天，貴陽久客經徂年。思親謾想斑衣舞，寄友空歌伐木篇。短髮蕭疏夜中老，急管哀絃爲誰好。斂翼樊籠恨已遲，奮翮雲霄苦不早。緬懷冥寂巖中人，羅衣蕙佩芙蓉巾。黃精紫芝滿山谷，探石不愁倉菌貧。清谿常伴明月夜，小洞自報梅花春。高閣豈說商山皓，綽約真如藐姑神。封書遠寄貴陽客，胡不來歸浪想憶。記取青松澗底枝，莫學楊花滿阡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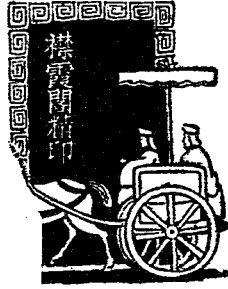
題施總兵所翁龍

君不見所翁所畫龍，雖畫兩目不點瞳。曾聞弟子誤落筆，卽時雷雨飛騰空。連精入神奪元化，淺夫未識徒驚。操舵移山律回陽，世間不獨所翁畫。高堂四壁生風雲，黑雷紫電日晝昏。山崩谷陷屋瓦震，雨聲如瀉長平軍。頭角嶢嶢幾千丈，倏忽神靈露乾象。小臣正抱烏號思，一墮胡髯不可上。視久眩定疑心神，生綃漠漠開嶙峋。乃知所翁遺筆迹，當年爲寫蒼龍真。只今旱魃枯原野，萬國蒼生望霽灑。憑誰拈筆點雙睛，一作甘霖徧天下。



2

515



王陽明全集

國學基本文庫



上海中央書店
印書行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

續編五

公移

三征公移逸稿

德洪昔哀次 師文嘗先刻奏疏，公移凡二十卷，名曰別錄，爲師征濠之功未明於天下也。後刻文錄，志在刪繁，取公移三之二而去其一。沈子啓原冲年卽有志師學，搜獵遺文若干篇，錄公移所遺者類爲四卷，名曰三征公移，逸稿將增刻文錄，續編用以補其所未備也。出以示余，余讀而歎曰：吾師學敦大源，故發諸政事，瀾湧川決，千態萬狀，時出而無窮。是稿皆據案批答，平常說去，殊不經意，而仁愛自足以淪人心髓，思慮自足以徹人機智，文章又足以鼓舞天下之人心，若金沙玉屑，散落人世，人自不能棄之，又奚病於繁耶？乃爲條揭其綱以遺之，使讀者卽隨處，庚午八月朔日，德洪百拜識。

南贛公移 凡三十三條

批漳南道教練民兵呈 正德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據兵備僉事胡運呈，將各縣民快，操練教習，頗成。看得事苟庇民，豈吝小費，功有實效，何恤浮言，參據呈詞，區畫允當，仰該道依擬施行。再照兵不在多，惟貴精練，事欲可久，尤須簡嚴。所募打手等項，更宜逐一校閱，必皆技藝絕倫，驍勇出衆，因能別隊，量材分等，使將有餘勇，兵有餘資，庶平居不致於冗食，臨難可免於敗師。批呈繳。

批漳南道進剿呈 十一月二十六日。

據兵備僉事胡璉呈，盧溪等洞賊首詹師富等勢甚猖獗，備將畫圖貼說，待期攻剿。看得兵難遙度，事貴乘時。今打手民快等兵，既已募集，仰該道上緊密切，相機剿撲，惟在殲取渠魁，毋致橫加平善。其大舉夾攻行詳議呈繳。

教習騎射牌 十二年五月十六日。

看得五兵之用，弓矢爲先，南方之技，騎射所短，最宜習演，以修長技。今南贛諸處軍兵所操弓矢，類皆脆弱，十步之外，不穿魯縞，以是禦敵，真同兒戲。訪得福建省城弓矢，頗勝他處，合行選取，爲此牌仰福建漳南道轉行福建都司，選取精巧慣習弓兵四名，該道量給口糧，脚夫送赴軍門，成造弓矢事完，仍發原伍著役。

批南安府請兵策應呈 六月初十日。

據知府李敷呈，「各巢賊黨衆多，本府兵力寡弱，乞添兵協勦。」該嶺北道議將南康二班賴養介兵，撥補縣丞舒富與國謝莊兵，零都張英才兵，撥補馮廷瑞統領，其本府仍用添兵營策應。及行該府起立軍營二處，聽候官兵到彼安插，其南康上猶二縣，俱該一體起立回報。看得賴養介、國謝莊、張英才所統，准令與峯山、雙秀等兵更補，預建營房，議尤適當。卽行該府議行，務要地勢雄壯，溝塹深高，雖係一時之謀，亦爲可久之計。看得南安上猶所聚兵衆，每處不下二千，防遏剿襲，略已足用，各官猶以兵少爲辭，不能運謀出奇，亦已可見。今可行令各官，分部原領各兵，一意防遏，另調坎字營一千二百人，令指揮來春統領，往屯南安。又調長字營一千二百人，令指揮姚璽統領，往屯上猶。二營人馬，專以相機剿襲爲事，聲東擊西，務使蹤跡靡定，俟聚復散，每念變態無常，該道卽將該去各兵，查給口糧，二十四日巳時起營前去，仍行該府縣官，務要協力同心，相爲犄角之勢，共成夾剿之功。呈繳。

批嶺北道攻守機宜呈 六月二十六日。

批兵備副使楊璋呈稱，「訪得前項賊徒，俱被逃往橫水、桶岡、大巢、屯聚，所平巢穴，未免復來營給。合行知府

季勳統領巽字營兵一千二百名，防遏大庾縣賊巢。縣丞舒富仍統震字營兵一千二百名防遏上猶南康二縣賊巢。看得各巢賊黨雖已潰散，計其勢窮食絕，必將復出剽虜，所議防遏事理，照議施行。仍行縣丞舒富務要在於賊巢總會處所屯劄，多遣乖覺鄉導，分路緝探，知賊徒將出，即便設伏擒剿，務竭忠誠，以副委任，毋得虛文粉飾。此後但有推託坐視，定行治以軍法。再照前項賊徒，今皆聚於橫水桶岡，若遣重兵直搗其地，示以必攻之勢，彼將團結自守不暇，勢必不敢分衆出掠，不過旬餘，兩巢之賊可以坐取。仍仰該道密議直搗方略，呈來定奪。呈繳。

批漳南道給由呈：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據僉事胡璉呈給由事：看得本官才器充達，執履堅方，始因軍機重務，以致考滿過期；今盜賊既靖，合准給由。但久安之圖，尙切資於經理，招撫之衆，方有待於緝緝，仰本官給由事畢，即便作急回任，勿爲桑梓之遲，有孤閭闔之望。呈繳。

批兵備道獎勵官兵呈：七月初一日。

據副使楊璋呈：據知府季勳等依奉本院方略，攻破禾沙石路坑等巢一十九處，擒斬首從賊人陳曰能鍾明貴唐洪衆，及殺燒死賊從，俘獲賊屬，奪獲馬牛騾羊器械等項，爲照各賊肆毒無厭，名號○軌，若使遂其好謀，得以乘虛入廣，其爲患害，何可勝言。副使楊璋乃能先事運謀，潛行剿襲，一夕之間，攻破巢穴，撲燎原之火於方燃，障潰岸之波於已決。知府季勳指揮馮翔等親領兵衆，屢挫賊鋒，相應獎勵，以旌功能。其各營將士，俱能用命効力，奮勇擒斬，亦合一體賞勞。爲此仰贛州府官吏，即便支給商稅銀兩，買辦後開禮物，及將發去銀牌羊酒，就委府衛掌印官備用綵亭，鼓樂迎送各官，用旌剿襲之功，以明獎勵之典。仍將發去賞功銀兩，照名給賞。其陣亡射傷兵夫，亦各查給優恤。各官務要益竭忠貞，協謀并勇，大作三軍之氣，共收萬全之功。

調用三省夾攻官兵：七月十五日。

准兵部咨，該湖廣巡撫都御史秦 題云云。已經開陳兩端，具本 上請去後。今准前因，除南贛二府兵糧事宜另行外，所據領兵等官，俱在得人，必須先委訪得九江府知府汪隸，吉安府知府伍文定，汀州府知府唐淳，久習軍旅，惠州府知府陳祥，器度深沈，俱各才識練達。程鄉縣知縣張戢，近征大傘等處，獨統率新民，奮勇當先，功勞尤著。撫州府東鄉縣知縣黃堂，建昌府新城縣知縣黃文鸞，袁州府萍鄉縣知縣高桂，吉安府龍泉縣知縣陳允諧，素有才名，堪以領兵。但事干各府各官之中，或有遠抗推託，臨期必致誤事，除具本 題請，但有不遵約束，許以軍法從事，合就通行知會。爲此仰抄案回府，卽行本官，密切整備衣裝，及將上杭縣義官李福英名下打手，再行揀選，務要驍勇精悍者一千名，給與資裝器械，聽候 命下，另有公文，至日，卽便不分星夜，兼程前進軍門，以憑調用施行。夾攻防守咨 十月。

准湖廣巡撫都御史秦 咨云云。看得龍泉一縣，與上猶縣諸巢接壤，將來三省夾攻，使龍泉所守不固，則吉安屬縣俱被騷擾，必須大兵一哨，就從此路進剿，方可止賊奔衝。已行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備行所屬龍泉、萬安、太和等縣、永新、安福等所，精選民間打手，或在官機兵，共二千名，編成隊伍，督同知縣陳允諧等，分統俱赴龍泉縣屯劄。該縣鄉夫，卽日起集，守把隘口，聽候刻期夾剿外，今准前因，合就咨報，爲此備由移咨前去，煩爲查照施行。行嶺北道催督進剿牌 十月初十日。

案照先經行仰該道守巡官，分投先往上猶、大庾等處住劄，聽候各哨官兵至日，卽便催督進剿去後。今照領兵等官，已該本院坐委，合行分投催督。爲此仰抄案回道，卽便催督各哨官兵，遵照方略，依期星夜直抵巢穴，務將前賊掃蕩撲滅，以靖地方。毋遺芽孽，致貽後患。本官仍行各官，詳察地里險易，相度機宜，慎重行事，毋得輕率寡謀，及逗遛退縮，致誤事機。定行軍法從事。軍中未盡事宜，亦聽隨機應變施行，仍呈本院知會，俱毋違錯。

刻期會剿咨 十月二十一日。

准巡撫湖廣都御史秦咨，議照會剿事情，已該兵部議奉，欽依。刻期於九月中進兵。職等督理兵糧，粗有次第。近因楊總兵病故，又爲兩廣路遠，約會頗難，只得改期十月初旬，衡州取齊，聽候分哨會兵。具題及差官約會進剿。卽今所謂漢土官兵，不旬日間俱集。若令住劄候至閏十二月方行會剿，非惟糧餉不敷，亦恐地方騷擾。況賊情狡詐，必致乘虛奔逸。除移文兩廣總鎮軍門查照，作急會議，一面嚴督布守官兵，謹把賊路，防其奔逸。一面督發兵糧，委官分哨，相機策應。剿殺外，備咨貴職查照事理。至期督發各哨夾剿，仍希由咨報等因。案照先爲緊急軍務事。本職看得，進攻次第，江西惟桶岡一處，該與湖廣之兵會合。其長流、左溪、橫水等處，皆深入南安府所屬三縣腹心之內。見今不次，擁衆奔衝，勢難止遏。欲將前項賊巢，以次相機剿撲，候貴治之兵齊集，夾攻桶岡。又經移咨貴職外，續據縣丞舒富等呈稱，各峯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欲奔桶岡，集衆拒戰。戰而不勝，奔入范場、大山、乞急爲區處等因到院。隨將領兵知府邢珣等，指受方略，刻期於十月十二日子時發兵進兵。本院卽日進屯，親臨南康督戰，遂破橫水、左溪等巢。但賊首未獲，方行各哨追襲，未獲賊徒。一面行令務在十一月初一日移兵徑趨桶岡之期，亦已不遠。除行兵備等官，監督各哨，一面分投追襲，未獲賊徒。一面行令務在十一月初一日移兵徑趨桶岡等處，分布夾攻，不許後期誤事。及行兵備副使楊璋、移文參將史春知會外，爲此合咨前去，煩請貴院查照，早爲督發，切勿後時。

橫水建立營場牌 十月二十七日。

照得本院親督諸軍，進破橫水等巢，賊徒已就誅戮。但山高林密，誠恐漏殄之徒，大軍撤後，仍復嘯聚，必須建立營場，委官防守。爲此牌仰典史梁儀，協同千戶林節，統領甯都機兵四百名，信豐機兵六百名，就在橫水、大村、砍伐木植，相視地勢，雄阜去處，建立營場一所，周圍先豎木柵，逐旋修築土城，聽候本院回軍住劄，以憑委官留兵防守。各官務要同力協謀，精勤幹理。工完之日，照依軍功論賞。所領兵衆，如有不聽約束，許以軍令責治。其合用夫匠

等項，聽於南安所屬上猶、南康等縣取用。該縣俱要即時應付，毋得遲違誤事。

搜扒殘寇咨 十一月十一日。

據知府邢珣、唐淳會呈：「各職近奉本院調發，於本年十一月初一日，依湖廣刻期夾攻桶岡、峒諸巢，遵依攻破茶寮等處，擒斬賊黨已盡。見今各兵四散搜扒，無賊可捕。訪得官兵未進之先，各賊帶領家屬逃往桂東縣連界大山藏躲，及將捕獲賊人黃順等，備細研審相同。但今彼處官兵未見前來，若不移文催督，誠恐先遁各賊，乘虛在彼奔竄。各營官兵，難於過境搜扒，呈乞照詳等因。」到院查卷，先爲前事，已經通行湖廣江西廣東三省該道兵備守巡等官，調集官軍，把截夾攻，及嚴省府衛所州縣等官，起集兵快鄉夫，各於賊行要路，晝夜把截。若賊奔遁，就便相機擒捕去後。今據前因，照得桶岡賊徒陸續潛逃，所據守隘等官，未暇參究。但今各賊久在彼處藏躲，若不速行搜扒，將來大兵既輟，諸賊必將復歸桶岡，重貽後患。爲此合咨貴院，煩將原調官兵，量抽三四千前來桂東連界大山，逐一搜扒，必使果無噍類，然後班師。庶幾一勞永逸，而彼此兩無遺憾。及請戒令各兵，止於連界大山搜扒，不得過境深入，尤爲地方之幸。

批准惠州府給由呈 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據知府陳祥申給由事。看得知府陳祥政著循良，才堪統馭，近因與師之舉，且遲考績之行。今本官親從本院征剿叛賊，効勞備至，斬獲居多，巢穴悉皆掃平。地方已就甯靖，既喜奏功於露布，尤宜上最於天曹，除賞功之典另行外，仰該府即便照例起送給由申繳。

批攻取河源賊巢呈 三月二十三日。

據僉事王天用呈：「河源朱嗣、吳天王曹總兵鄧都督等一十三圍，并上下二山，共有先鋒三千餘兵，五府六部俱全，聲言起城立殿，勢誠猖獗。」看得所呈各賊，聚衆三千，設官僭號，卽其事勢，亦豈一朝一夕之故，而各該府

縣等官，前此會無一言申報，據法即合拏究。但稱所呈亦據傳聞，未委虛的；又慮萬一果如所呈，各該官吏正在緊關剿截之際，姑且俱未參提。仰該道再行查勘的實，果如前情，即便一面嚴督各該官司加謹防遏，一面議處機宜，或移夾剿之回師，或促候調之狼卒，度量緩急，相機而行；如其事未猖揚，情猶可撫，亦要周防安插，區處得宜，俱仰火速具由呈來，以憑議奏。仍呈總督巡按等衙門，公同計議施行。呈繳。

批贛州府賑濟呈

四月二十八日

據贛州府呈：「本府贛縣等七縣，將在倉稻谷糶賑賑濟。看得兵革之餘，民困未蘇，加以雨水爲災，農務多廢，雖將來之患，固宜撙節預防；而目前之急，亦須酌量賑濟。」據該府所申，計處得宜，合行各縣照議施行。仍仰各掌印官，務須嚴禁富豪之規利，痛革奸吏之賚緣，庶官府不爲虛文之應，而貧民果沾實惠之及，各具由回報申繳。

批嶺北道修築城垣呈

五月十五日

據副使楊璋呈：「所屬府衛縣城垣倒塌數多，而石城一縣尤甚，應該估計修理，合委知府季敷邢珣，不妨府事，督修本府城垣；龍南縣署印推官危壽，與國縣知縣黃潤，瑞金縣知縣王珉，各委督修本縣城垣；惟石城縣知縣林順，柔懦無爲，合行同知夏克義，估計督修。」看得城垣倒塌，地方急務，幸茲盜賊蕩平，正可及時修築，若患至而備，則事已無及；該道即行各該承委官員查照，估算工程，措置物料，一應事宜，各自從長議處呈奪。各官務要視官事如家事，惜民財如己財，因地任力，計日驗功，役不踰時，而成堅久之績，費不擾民，而有節省之美，庶稱保障之職，以副才能之舉。呈繳。

查訪各屬賢否牌

六月十九日

節該欽奉 敕諭：「軍衛有司官員中政務修舉者，量加獎勵；其有貪殘畏縮誤事者，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拿問發落欽此。」欽遵。切照當職撫臨贛州等處，向因親剿羣賊，多在軍前，所據大小衙門官員中間，

志行之賢否，政務之修廢，類皆未暇采訪，擬合通行查報。爲此除布按二司，本院自行詢訪外，牌仰本道官吏，即便從公查訪所屬軍衛有司官員，要見某官廉勤公謹，某官貪婪畏縮，某官罷軟無爲，某官峻刑酷暴，備細開造小冊，就於前件下填註，印封密切，馬上差人齎報，以憑覆奏。黜陟拿問施行，毋得循情查報不公，致有物議。自取參究。仍行本道各將掌印佐貳等官年甲籍貫，到任年月日期，亦開前件，揭帖一本，印信各令，差人齎報，不得稽遲。

一仰廣東守巡嶺東嶺南道，福建守巡漳南道，湖廣守巡上湖南道同。

行漳南道禁支稅牌 六月二十八日。

照得上杭河稅，原係本院欽奉 敕諭，軍馬錢糧，徑自便宜區畫事理，專爲軍餉而設，自來非奉本院明文，分毫不許擅自動支，與該省各衙門原無干預。牌仰該道官吏，今後凡有相應動支，止許具由呈稟本院，聽候批允，不得一概申請，有乖事體，漸開多門之弊，反生侵漁之姦，具依准繳牌。

禁約驛遞牌 七月初一日。

照得水西驛遞舊例，每遇公差，驗有真正關文，隨即送赴軍門掛號，此乃防奸革弊定規。本院撫臨贛州，未幾即因盜賊猖獗，屢出剿平，尙未清查，訪得近來多有姦詐之徒，起一關文，輒就洗改，或改一名爲二三名者，或改紅缸爲站缸者，或改口糧爲廩給者，或改下等馬爲中等上等馬者，或該有司支應而姦緣驛遞應付者，又有或看望親朋，或經過買賣，因與驛遞官吏相識，求買關文，詐僞百端，若不掛號清查，非惟奸人得計，抑且有乖事體。爲此牌仰本驛所官吏，即便印鈐厚白申紙，裝釘方尺文簿，一樣二本，送赴軍門，每遇公差關文，驗無前項奸弊，就與騰換，隨送軍門掛號給付。如或本院出巡，就赴該道兵備掛號，中間若有交通私與關文，或不經本院掛號，潛行應付者，定行拿問賊罪，決不輕貸。仍仰今後差撥紅隻迎送，止許各至交界驛遞倒換，立限回還，敢有貪圖過關米糧，或權要逼勒過界者，就便指實申來，以憑拿問。仍行嶺北道一體查照施行。

申明便宜 敕諭 七月二十一日。

節該欽奉 敕「廣東清遠從化後山等處，與爾所轄南韶等府，壤地相接，事體互有關。近該彼處鎮巡官奏稱，盜賊生發，師行有日，如遇彼處行文徵兵協剿，亦要隨即發兵前去防剿，應援以收全功，毋得自分彼此，致失事機，欽此。」欽遵。照得南雄府界連南贛大庾信豐龍南等縣，而惠州河源興甯亦各逼近賊巢，俱係緊關，奔逃潛匿之處，進攻防截之路，訪得前賊爲患日久，雖奉 成命徵兵協剿，誠恐賊計狡猾詐變，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若不早爲查處，未免有誤軍機。爲此仰抄案回司，會同三司掌印及各該守巡兵備等官，上緊調集兵糧，聽候寇期防剿，並將應剿賊巢，通行查出，行拘熟知地利險易鄉導，責令畫圖貼說，要見某處賊巢，連近某處鄉落，某巢界抵某處，係是良善村寨，某處係是善惡相兼，某處平坦，可以直搗，某處險阻，可以把截，某處係賊必遁之路，可以設伏邀擊，某處賊所不備，可以間道掩撲，何處官軍，可以起調，何官可以委用，可以監統，糧餉何處措辦，住劄何處，聽候各要查處停當，備由馬上差人飛報本院，以憑遵照欽奉 敕諭，與各該鎮巡官計議而行。其有軍中一應進止機宜，亦要明白呈報，毋分彼此，致有疎虞。 國典具存，罪難容恕，仍呈總督鎮守巡按衙門知會。

犒賞新民牌 七月二十八日。

據招撫新民張仲全陳順珠等呈，解擒斬賊首池滿仔屠天佑等八名，顆到院。爲照張仲全等，始能脫離惡黨，誠心向善，已爲可取。又能擒斬叛賊，立功報効，卽其忠勇，尤足嘉尚。所據張仲全合陞授以百長，陳順珠合陞爲總甲，各給銀牌以酬其功。其兵衆三百餘人，皆能齊心協力，擒捕叛賊，俱合犒賞。爲此牌差百戶周芳前去龍南縣，著落當該官吏，卽將齋去銀牌給與張仲全陳順珠，牛酒及賞功銀兩，照數給與部下有功兵衆。仍仰督同張仲全等，整束部下兵衆，會同王受鄭志高等并力夾剿殘賊，務要盡數搜擒，照例從重給賞。其屠天祐手下走散兵夫，原由牽引哄誘，皆可免死。仍仰張仲全遣人告諭，但能悔惡來歸，仍與安插，或能擒斬同夥歸投者，准其贖罪，仍與給賞。

各役俱聽推官危壽等節制調度，務要竭忠盡力，愈加奮勇，期收全功，以圖報稱。

行嶺北等道議處兵餉 八月十四日。

節該欽奉 敕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欽此。」欽遵。照得近因夾剿上猶桶岡等賊，糧餉無措，當時仰賴 朝廷威德，兩月之間，偶速克捷，然必致缺乏。今各巢雖已掃定，而遺黨竄伏，難保必無。况廣東後山等處，方議征剿，萬一奔決，過境調兵，遏剿糧餉，爲先查得見行措置軍餉，以防民患事。例今後江西南贛等府有兵備去處，各該軍衛有司所問囚犯，審有家道，頗可者，不拘笞杖徒流，并雜犯死罪，各照做工年月，每日折收工價銀一分，送府收貯，以備巡撫衙門軍情緩急之用。雖有別項公務，不得擅支，仍要按季申報，合于上司，以憑稽考等因。照得近來官吏因循不行，查照概將間追工價等銀，俱稱解買穀，遂致軍餉無備，甚屬故違。具訪前項銀兩，埋沒侵漁甚衆，今姑未查究，再行申明，仰抄案回道，著落當該官吏，并行南贛二府衛所縣，今後奉到問理前項笞杖徒流雜犯斬絞罪，除有力納米照舊外，其家道頗可者，俱要查照先行事例，折納工價，俱收貯該府，以備本院軍情緩急。敢有故違者，定行參以贓罪，決不輕貸。仍仰各置文簿二扇，按季循環開報查考，毋致隱匿。仍呈撫按衙門知會。

再批攻剿河源賊巢呈 八月二十一日。

據廣東嶺東道僉事朱昂等會呈：「河源縣賊巢一十三處，勢相聯絡，互爲應援，賊首吳何俊等，并帽子峯賊首譚廣護等，招亡納叛，不止二千餘衆，累歲荼毒生靈。况又僭稱天王，總兵都督等號，罪惡滔天，人神共怒，必須請調大兵，剿絕根由，庶足以雪軍民之冤。但此點賊，性尤兇強，必藉狼兵，可以搗巢攻寨，大約以軍兵二萬有餘，方克濟事。」合行布政司查議糧餉，并賞功銀兩等項。又據惠州府云：「看得賊衆兵寡，委難集事，但勦調狼兵，亦利害相伴，况開報賊巢前後不同，合用糧賞，俱合預行查處。爲此仰抄案回道，會同各守巡兵備等官，將各巢穴再行備

細查訪，若果賊巢衆多，官兵分哨不敷，必須添調狼兵，仰卽徑自呈請該省總督等衙門，上緊起調。若見在官兵略以足用，可以不調狼兵，亦免騷擾地方，就仰選委謀勇官，督同府衛縣所等官，將各漢達官軍兵快鄉夫，預先起集，選練於該府及近賊縣分密切屯劄，勿令張揚，候尅期已定，然後晝伏夜行，出其不意，併擊合剿。合用糧餉賞功等銀，備行廣東布政司查照上年大征事體，及時措備，毋致臨時誤事。如是兵糧措置，俱已齊備，仰卽馬上差人飛報軍門，以憑親臨督戰。或差官齎執令旗令牌，分督進剿。其各賊奔遁關隘，相應江西防截者，亦要上緊查報，以憑調發，各毋稽違，致有失誤。國典具存，決難輕貸。先選熟知賊情三四人，赴軍門聽用，軍中一應進止，或未盡機宜，應呈報者，亦就上緊呈報，仍呈總鎮鎮守巡按等衙門查照知會。

優禮謫官牌 十一月二十七日

照得本院奉 命提督軍務，征剿四省盜賊，深慮才微責重，懼無以仰稱任使，合求賢能，以資謀略。訪得潮州府三河驛驛丞王思，志行高古，學問淵源，直道不能趨時，長才足以濟用。惠州府通衢馬驛驛丞李中堅，忍之操，篤實之學，身困而道益亨，志屈而才未展，合就延引，以匡不及。爲此牌仰該府照牌事理，措辦羊酒禮幣，差委該縣教官齎送本官處，用見本院優禮之意，仍照例起關應付，以禮起送前赴軍門，以憑諮訪，該驛印記，別行委官署掌。先具依准及禮過緣由繳牌。

批漳南道設立軍堡呈 十二月初三日。

據兵備僉事周期雍呈，「深田半砂等處，負山濱海，地僻人稀，以致賊徒誘結，勢漸猖獗。今雖議立軍堡，一時未得完工，合行署都指揮僉事侯汧，暫且任劄南韶，設法擒捕，候軍堡已完，行令遵照欽奉敕諭，前往武平縣駐劄。」看得所呈深田等處，盜賊日漸猖熾，各該巡捕等官，因循坐視，致令滋蔓，俱合率赴軍門，但當用人之際，姑且記罪，仰該道嚴加督捕，在目下靖絕，以功贖罪，及照該道原議，設立軍堡十處，每堡軍兵不過二三十人，勢分力弱，恐

亦不足以振軍威，而扼賊勢。仰該道會同守備官，再加酌量。如果軍堡工費浩大，且可停止，將各堡該戍軍兵，分作兩營，選委勇官二員分統於各該盜賊出沒地方，絡繹搜捕，每月限定往來次數，就仰經過縣分，按月開報兵備官處，不時考較督責。其該設軍堡，止於每日程途所到去處，建立一所，以備宿歇，非獨省費易舉，亦且勢并力合，地方可恃以無恐，盜賊聞風而自息矣。但事難遙度，該道仍須詳審詳議，一面呈報，務求至當，亦無苟從。再，照前項地方，盜賊日盛，備禦未立，准議暫委守備侯汴前往南韶，住劄嚴剿，捕以靖地方，稍候武備既設，施行有次，仍舊還歸武平任劄。該道照議批呈事理，即便備行本官查照施行，俱毋違錯。

再申明三省 敕諭 十二月十二日

節該欽奉 敕「該兵科給事中周文熙奏，湖廣郴衡地方徭賊，不乘時處置，抑恐遺孽復滋，重貽後患。乞專推舉撫治憲臣一員前去，會同湖廣廣東江西鎮巡三司等官，相度事宜，或設添衝所縣治，或置立屯戍屯堡，或仍行。今特 敕爾親詣郴衡等處地方，照依周文熙所奏，并查照御史王度唐濂及僉事顧英等建言事理，從長議處，定立長治久安之法，應施行者，徑自會同各該鎮巡等官，從長施行，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爾爲風憲大臣，受茲委託，尤宜廣詢博訪，擇善而行，務使盜息民安，地方有賴。欽此。」欽遵。卷查先准兵部咨爲圖議邊方後患事，該兵科給事中周文熙奏，該本部覆題，已經案仰湖廣都布按三司，卽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一體欽遵，各詣郴桂衡州等處，督同各該掌印等官，相度山川險易之勢，諮訪賊情起伏之由，查照各官建言事理，從長議處。方略要見某處可以開建縣治，某處相應添設衝所，某處營堡宜修，某處道路宜開，備詢高年有識，務宜士俗民情，如或開建添設等項，有勞於民，無補於事，亦要明白聲說，毋拘成議，附和雷同，別有防奸禦患長策，俱要備細呈奪，毋憚改作。仰惟 朝廷采納羣策，非徒苟爲文具，諒在各官，協心承委，決無了塞公移，務竭保民安土之謀，共圖久安長治之策。

應施行者，就便具由呈來，以憑會議施行。若有事體重大，該具奏者，亦即呈來，奏請定奪去後。今奉前因，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案回司，即行掌印，并各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一體查照欽遵，作急議報施行，毋得稽違。仍行鎮守巡撫總督總鎮巡按衙門知會。

批贛州府給由呈 十二月二十五日。

據知府邢珣申給由事，照得：知府邢珣久勞郡政，屢立戰功，合有賞功之典，出於報最之外。今三年之考，既因事久稽，而六載之期，亦計日非遠。況地方盜賊雖平，瘡痍未起，仰行本官照舊支俸，益弘永圖，苟有善可及民，何厭久於其道，微疾已痊，即起視事，給由一節，六年并考，申繳。

行嶺北道裁革軍職巡捕牌 十四年五月初五日。

訪得：南贛巡捕軍職官員，有名無實，每遇火盜生發，坐視觀望，曾不以時策應。中間更有不守法律，在於私宅接受詞訟，嚇取財賄紙米，或捕獲一賊，則招攀無干之人，乘機詐騙，僉充總小甲，則需索拜見，更換鋪夫，則索要年例，稍或不從，百般羅織。又如前往所屬巡邏，則索要折乾，刻取酒食，甚至容隱賊徒，竊分贓賄，欲便拏究，緣無指實查行間。爲此仰抄案回道，即將巡捕軍職官員，就便裁革，一應地方事宜，俱令府縣捕盜等官管理。中間倘有未盡事宜，該道再行議處呈奪，仍候考選之日，備呈鎮巡等衙門查照知會。

遵奉 欽依行福建三司清查錢糧 五月二十七日。

准兵部咨云：查得先准本部咨，頗奉欽依備行前來，已經案仰福建都布按三司，并行所屬一體欽遵。仍查各該府縣衛所，每年額徵各項秋屯糧米各計若干，中間起運，每石折銀若干，魚課折銀若干，存留數內，應否輸納本色折收銀兩，見今小民拖欠者，已徵若干，未徵若干，有無已徵捏作未徵，其各衛所軍士該支月糧，某衛所若干石，見今某衛所已缺支若干，月共該補給米若干石，起運秋屯糧米，要查是何年月，奉何事例，分派某府衛所。

解京。今經幾年，是否已爲定例。設若存留，必須先查各屬官吏師生旗軍人等，歲用錢糧，大約共計若干，有無足勾，及查該司并各府州縣見貯庫內銀兩，某項共計若干，中間可以借支，俟後追補，如是扣算，不敷應否將前起運存留，并查汀漳二府用兵之時，所用糧餉，係何項錢糧，曾否將官軍月糧，借轉務要備查明白，具由差人馬上齎報一面會同三司掌印守巡各官，將一應利弊，相應與革者，逐一查議停當，俟本院撫臨之日呈奪去後，今准前因，合再通行查處。爲此仰抄案回司，卽行掌印，并各道守巡等官，同本院委官，速將前項事情，再加用心查議，務要事體穩當，以便經久明白，具由開呈，以憑會處。中間若有未盡事宜，亦就查議呈奪，毋得虛應故事，苟且目前復遺後患，罪有所歸。

議處添設縣所城堡巡司咨 五月三十日。

准兵部咨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巡撫湖廣都御史秦 案驗，爲計處地方，以弭盜賊事。准兵部咨「該本院題備由呈報，及移咨到院案候間。今准前因，爲照添設縣所，查處更夫，并設屯堡置巡司等項事宜，俱奉有成命。况皆經巡撫衙門悉心區畫，各已慮無遺策，豈能別有議處。惟稱分割乳源樂昌二縣，里分節行廣東，該道會勘未報，尚恐兩省各官，未免互分彼此，不肯協和成事，必須貴院不憚一行，親臨其地，約會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楊，面會一處，庶幾兩省之事，可以一言而決。」及照建立三屯，摘發湖廣各衛所官軍，協同巡檢弓兵守把一節，以今事勢而論，亦爲久長之防。但訪得各衛所官軍，皆有安土重遷之懷，無故摘撥，必致 奏告推搪，非惟無補於防禦，兼且徒益於紛擾，似須更爲一處，必使人情樂從，庶幾事功易集。本職見奉 朝命，前往福建巡視地方，處軍人作亂事情，不日啓行，必須遵照 敕旨，候事完回日，方可親詣郴衡地方，面會貴院議處，但恐曠日彌久，行事益遲，爲此合咨貴院，煩請先爲查處施行。

督責哨官牌 六月初七日。

照得本院見往福建公幹，所有調來贛州教場操備甯都等縣兵快，雖分四哨，管領已有定規；惟恐本院遠出，因而懈怡廢弛，頭目人等，亦或受財放逃，必須委官管領操備。爲此仰千百戶孫裕等，各照軍門原分哨分，用心管領，不時操練，務使行伍整肅，武藝精通；中間若有拒頑不聽約束者，輕則量情責治，重則論以軍法斷處，其各兵快義官百長人等口糧，各照近日減去五分則例，每月人各二錢，義官百長各三錢五分，總小甲各二錢五分，俱仰前去贛州府支給，亦不許冒名頂替關支，查訪得出，定行追給還官，仍問重罪發落。承委各官，務稱委託，不得假此生奸擾害未便。

委分巡嶺北道暫管地方事 六月初六日。

據副使楊璋呈，「奉兵部劄付題稱福建軍人作亂事情，請 敕提督南贛等處軍務都御史王 前去處置。其南贛等處地方事情，合行兵備副使楊璋暫且代替管理，一應緊急賊情，悉聽楊璋徑自從宜施行，不許失悞。候處置福建事甯之日，照舊等因，顯奉 欽依。備由劄仰欽遵外，今照本職陞任本司按察使啓行在邇，缺官管理，合就通行呈詳等因。」看得本官既已陞任，本院不日又往福建公幹，南贛賊情，及該道印信，必須得人經理，已經案仰江西按察司速委風力老成堂上官一員，毋分晷夜，前赴該道，暫且管理去後。今照前因，爲照本院已奉 敕書的於本月初九日啓行，但分巡該道官員未至，所有各處遞報一應公文，多係地方事務，若待議置停當前去，未免顧此失彼，愈加積滯，合行處置。爲此仰抄案回府，凡遇各該官司齋到一應公文，除地方賊情重事，俱仰差人送赴分巡該道議處，徑自施行，仍呈本院知會。其餘地方盜息民安繳報批申呈詞，招由不急之務，就便收候，類齋本院，仍仰作急備行該道查照施行，俱毋違錯。

思田公移 凡四十九條

行廣西統領軍兵各官剿撫事宜牌 嘉靖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先據領兵參政等官龍誥等稟稱湖兵已至，已經行令相機行事去後。近訪得各兵已入深地，利在速戰。若曠日持久，未免師老氣衰。且臨敵易將進退之間呼吸成敗，是以本院沿途且行且訪，而傳聞不一，未有的報爲此牌仰統兵各官，公同計議。若已在進兵之際，則宜遵照舊任提督軍門約束，齊心并力，務在了事。方許旋回軍門參謁。若猶在遲疑觀望之地，而王受盧蘇等尚有可生之道，朝廷亦豈以必殺爲心。則宜旋軍左次，開其自新之路，聽候本院督臨審處，俱毋違錯。仍行提督總鎮總兵及巡按等衙門知會，務在進退合宜，不得輕忽誤事。

行南韶二府招集民兵牌 十一月十二日。

牌仰韶州南雄府當該官吏，卽於該府地方及所屬各縣，不拘機兵打手各色人內，訪求武藝驍勇膽力之士，超羣出衆，以一當百者，每府三名，或四名；每縣二名，或三名；無者，於別縣通融取補。務要年齒少壯，三十歲以下者，每月給與工食八錢，就於機快工食內頂貼，仍與辦衣裝器械。各名備開年貌親族鄰里，限一月之內送赴軍門應用，毋得遲違。

獎留僉事顧濬批呈 十一月二十三日。

看得士大夫志行無慚，不因毀譽而有榮辱。君子出處有義，豈以人言而爲去留。况公論自明，物情已覩。本官素有學術涵養，正宜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豈可託疾辭歸，以求申其憤激。此繳。

批嶺西道議處兵屯事宜呈 十一月二十三日。

據僉事李香呈看得財匱於兵冗，力分於備多，此是近日大弊。相應議處。所呈打手，且不必添募。仰將該道屯哨，分布打手，通行查出，大約共有若干，再加精選，去其劣弱，大約共得驍勇若干。及查某處屯堡可裁，某處關隘可革，大約共用打手若干。某哨塘備操演，分聚開圍，若何而力不分，若何而財不費，若何而免於屯兵坐食，若何而可以運謀出奇。該道會同分守道，通融斟酌，務求簡易可久之道，呈來施行。

批廣州衛議處哨守官兵呈 十一月二十五日。

據指揮趙璇呈。看得軍門哨守官軍兩班共該一千餘名。類皆脆弱不堪征調。兼亦遠離鄉土。往往多稱疾故逃亡。非徒無益於公家之用。而抑未便於軍士之情。仰查梧守巡道公同會議。酌量利害之多寡。審察人情之順逆。務求公私兩便。經久可行之策。呈來定奪施行。

批都指揮李翱操演哨守官兵呈 十一月二十七日。

看得都指揮李翱所呈。足見留心職任。不肯偷惰苟安。有足嘉尚。仰分巡蒼梧道公同坐營官張輓。將見在哨守軍兵打手人等。分立班次。發與李翱。在於教場輪班操演。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庶職任不虛。緩急可用。仰行各官查照施行。

行兩廣都布按三司選用武職官員 十二月初七日。

准兵部咨云。爲照兩廣地方廣闊。武職官員數多。當儻鎮臨之初。賢否一時未能備知。擬合通行詢訪。爲此仰抄案回司。備云該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合行掌印守巡等官。欽遵嚴加詢訪。不拘已用未用。會否減革武職官員。但有謀勇素者。雄才大略。堪任將領者。從公舉保。以憑具 奏。推用不許徇情濫舉。贓犯人員。自貽玷累。毋得違錯。都司仍轉行總兵等官。一體欽遵查照施行。

行兩廣按察司稽查冒濫關文 十二月十二日。

准兵部咨云。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捧回司。照依案驗備奉 欽依內事理。卽行都布二司。一體 欽遵。仍轉行鎮守主副參將等官。今後除地方機密重情。應該會 奏者。各具本共差一人。於批文列會 奏職銜。其餘常行事務。各自行 奏報者。必須積至二三起。以上方許差人。亦此批文開坐硃語。以便稽考。毋得泛填公務字樣。若是專爲己私。假借公幹。擅便分給 符驗關文。掛號。并承委人等。越例索要應付。定行從公參究治罪。俱毋違錯。

給思明州官孫黃永甯冠帶劄付牌

據左江兵備僉事吳天挺呈，據思明府族日王璫等狀告。先蒙軍門行取思明州官孫黃永甯領兵聽調，乞給冠帶，管轄夷民等情。勘得官孫黃永甯被占年久，今奉斷明，若非寵異，無以示信。合請照依黃澤冠帶事理，使地方知爲定主實心歸向。呈詳到院，相應給與爲此牌仰官孫黃永甯遵照本院欽奉，敕諭內便宜事理，就彼暫行冠帶望闕謝恩。該襲之時，具告撫按衙門另行具奉施行。本官孫黃務要持身律下，謙以睦鄰，修復州治，保安境土。凡遇征調，竭忠効命，以報國恩。毋得因此輒興越分之思，自取侵凌之禍。苟違法制，罰罪難逃，戒之敬之。

省發土官羅廷鳳等牌 十二月十七日。

看得那地等州土官羅廷鳳、泗城州土舍岑施東、蘭州知州韋虎林、南丹州土舍莫振亨等，帶領兵夫屯守日久，勞苦良多，卽今歲暮天寒，豈無室家之念。牌至仰本官徑自前來軍門面聽發放。

給遷隆寨巡檢黃添貴冠帶牌 嘉靖七年正月初八日。

據黃西左江道僉事吳天挺呈稱，查得方輿勝境內開思明路下，有遷隆州，緣無誌書案卷可考沿革，但查邇年黃冊及審各目老，皆稱遷隆洞黃添貴係官戶宗枝，凡有征調，黃添貴亦果領兵立功，其地界廣有百里，雖止征糧四十石，而煙爨多踰二千，雖額屬思明而征兵，則各自行管束，委因失其衙門印信，以致地方懷疑生奸，合無准行暫立爲思明府遷隆寨巡檢司，就授黃添貴職事，聽其以後立功積效，漸次陞改。庶人心知勸，地方可定等因。到院查得，先該前巡撫都御史張累經案仰廣西都布按三司及該道兵備守巡等官查勘相同，設立巡司似亦相應。除另行具題外，緣黃添貴正在統兵行事，合無遵照欽奉敕諭便宜事理，先與冠帶，以便行事。爲此牌仰黃添貴就彼冠帶，望闕謝恩，暫署土巡檢司事候命下之日，方許實授。本官務要奉法嚴束下人，輯和鄰境，保守疆土，每遇調遣，卽便出兵報効，立有功勞，實陞不吝，如或貪殘恣肆，國典具存，罪亦難逃。

批左州分俸養親申 正月十八日。

據左州申，「知州周墨分俸回太倉州養親。」看得本官發身科甲，久困下僚，雖艱苦備嘗，而貧淡如故；雖折挫屢及，而儒朴猶存，凡所施爲，多不合於時尚，而原其處心，終不失爲善人。卽其分俸一事，亦豈今之仕宦於外者所汲汲，而本官申乞不已，雖屢遭厭抑之言，而愈申懇切之請，固流俗其指以爲迂，而君子反有取焉者也。案照先任軍門，蓋已屢經批發，而公文至今未到，想亦道途修阻，不易通達之故。本官近訊給由，道經原籍，合就批仰親自齎遞。仰蘇州府太倉州當該官吏，查照軍門先今批行事理，卽將本官分回俸給，照數查考，以慰其一念孝親之誠。具由繳報，仍行太平府及該州知會。此繳。

批右江道斷復向武州地土呈、正月二十六日。

據參議鄒輓僉事張邦信呈，「勘處都康向武二州爭佔安寶峒地土，合斷還向武州管業緣由。」看據所呈，官男馮一執稱安寶峒地方，深入都康界內，遠隔向武六十餘里，以近就近，應該都康管業。其言於人情似亦爲便。王仲金又執稱，國初設立郡州原要犬牙相制，今安寶地方，深入都康，正是祖宗法制，其言於國典又爲有據。况博訪民間物論，亦多是向武而疑都康。今該道又審得王仲金舊藏吏部勸合奉有聖旨，安寶峒村莊，還著向武州管是實。先年都康州又曾有印信吐退文書，今以此地斷還向武，其於天理人心，公論國法，悉已允當。事在不疑，不必再行後湖查冊，往復勞擾。該道又審得王仲金先年混將都康州村峒人畜殺虜，要依土俗，責令賠償，亦於事理相應。悉照所議，取具王仲金馮一情願賠償吐退歸一親筆供詞，備寫劄付用印鈐連送赴軍門，重加批判，給付各州永爲執照，以杜後爭此繳。

批左江道推立土官呈 二月初一日。

據參議汪必東呈稱，「武靖州缺官管事，乞推相應上官子孫一員，仍授該州職事，理辦兵糧。」仰布政林富

會同各守巡兵備副參等官，再行從公酌量計議，採諸物論，度諸人情，務要推選素有爲該州人民信服愛戴者，坐名呈來，以憑上請，不得苟避一時之嫌疑，不顧百年之禍患，輕忽妄舉，異時事有乖繆，追咎始謀，責亦難辭。此繳

批遣還夷人歸國申 二月十四日。

據兵備副使范嵩呈稱，「番人素邦等，不係番賊，又無別項爲非重情，合行瓊州府查支官銀，買辦船隻，量給米飯，送回該國。若有便船搭附隨宜。其原搜獲葫蘆五箇，給還收領，鎗劍等物入官，以防在海規奪之患。」看得，各夷既審進，實是實，又無別項詐僞，相應聽其回還本國，卻淹留日久，致令死亡數多，而郡縣徒增供饋之擾，處置失宜，貽累不少。仰該道卽如所議，行令瓊州府查支官銀，買辦船隻，及措與糧米等項，趁此北風未盡上緊，送發回國。若再會議往復，則愈加遲誤，備行合于衙門知會施行。繳

批蒼梧道修理梧州府城呈 三月十一日。

據僉事李傑呈，「梧州府城垣修復串樓等項，合用木石瓦，於府庫抽收竹木銀兩動支。」看得，城上串樓，雖有風雨崩塌之備，亦有兵火焚毀之防，得失相半，誠有如該道所慮者。今議修復，雖亦舊貫之仍，若損多益少，則亦終爲浪費。該道再行計處，或將見在串樓間節拆卸，每隔二三十丈，則存留三四間，或四五間，以居防守之兵夫，而拓其空地，以絕延燒之患，一以使人馬往來之奔突，旗鼓刀槍之運用，以其拆卸之材料，修補焚燒之空缺，當亦綽然有餘，而更樓火鋪之類，亦可藉此以修理矣。但地利土宜，隨處各異，未可以本院一時之見懸斷遙度。仰該道廣詢博訪，如果有益無損，卽查本院所議斟酌施行。若是得失相半，准如該道所呈，一面動支銀兩修理，一面會同各官再加量度計議，具由呈報。繳

批永安州知州乞休呈 三月十四日。

據僉事申惠呈，「永安州知州陳克恩，立心持己，舉無可議，委因感風痺，心氣不時舉發，仍稱母老在家，久缺

奉待情甚懇切。看得知州陳克恩，雖患前病是實。然其年力尚強，才器可用，非可准令休致之時。但以母老多病，固求歸養，情詞懇迫，志已難奪，其恬退之節，孝母之心，誠有可尚。合照所議，准令致仕還鄉。仰該道仍備行本官原籍官司務，要以禮相待，以崇獎恬退孝行之風。

行參將沈希儀守八寨牌 二月二十三日。

爲照八寨巢穴，及斷藤峽等賊，素與柳慶所割地方，獠獠村寨，連絡交通，誠恐乘機奔突，亦合督兵防捕。爲此牌仰參將沈希儀照牌事理，即便督率官兵人等，於賊衝要路，嚴加把截，如遇奔突，相機擒捕，毋容逃遁。仍要嚴禁下人，惟在殄除真正賊徒，不得妄殺無辜，及侵擾良善一草一木，敢有違犯者，卽照軍法斬首示衆。所獲功次，解送該道分巡官紀驗，聽候紀功，御史覆驗造報。軍中事宜，牌內該載不盡者，亦聽本官徑自酌量而行，一面稟報，俱毋違錯。

行左江道剿撫仙臺白竹諸獠牌 三月二十四日。

照得白竹、古陶、羅風、仙臺、花相、石馬等巢諸賊，皆稔惡多年，在所必誅，已經牌仰各官督兵進剿。近據參將張經續稟，「仙臺、花相、石馬等獠一月之前，皆各出投撫，願給告示，從此不敢爲惡。」看得各獠投撫，誠僞雖未可料，但既許其改惡，若復進兵襲剿，未免虧失信義，無以心服蠻夷，亦合暫且寬宥，容其舍舊圖新。其白竹、古陶、羅風等賊，負險桀驁，略無忌憚，若不加剿，何以分別善惡，明示勸懲。爲此牌仰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參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參將張經，會同湖廣督兵僉事汪濬，都指揮謝珮，督同各官慰等官，俟牛腸等處事完之日，卽便移兵進剿。白竹、古陶、羅風諸賊，其領哨官員，及引路向導人等，俱聽參將張經督同指揮周胤宗等，分俵停當，照例逐一講明，然後分投速進。縱使諸賊先已聞風逃避，亦要嚴兵深入，搗其巢穴，以宣明本院聲罪致討之義。一剿不獲，至於再，再剿不獲，至於三，至四，至五，至絕終禍根，不得以今次斬獲之少，或遂濫及已招賊巢，虧失信義，所損反多。經過良善

村分，尤要嚴禁官土軍兵，不得侵犯一草一木；有犯令者，即以軍法斬首示衆。

委土目蔡德政統率各土目牌 四月初一日。

爲照前項城頭兵糧等項，雖經行令各目暫行管理，但在流官知府處，必須通曉事體土目一人，專一在府聽候傳布政令，通達土情，不然未免上下之情，亦有扞格。查得土目蔡德政平日頗能通曉事情，相應選委。爲此牌仰本目統率各土目供應人役，專一在府聽候答應，凡遇差遣，及催督公事等項，就便遵照傳布，催各管城頭土目人等，或有未便情由，亦與申達本府，務通上下之情，以成一府之治。就將七處一城頭撥與本目永遠食用，流傳子孫。本目務要奉公守法，盡心答應。其或違犯節制，輕則該府官量行究治，重則具由三府軍門治以軍法。

批左江道查給狼田呈 四月十一日。

據僉事吳天挺呈稱：「遵奉軍門方略，剿平牛腸六寺磨刀等賊，所有賊田，合行清查，免致紛爭，宜選委府衛賢能官親覓，酌量應給還狼民者，明立界至，給還原主耕種，係賊開墾者，丈量頃畝均給，各里十名，招狼佃種，俱候成業一年，方行起科納糧免差。」本院之意，正欲如此區處，據呈足見該道各官用心之勤，悉准照依所議。就仰行委該府衛賢能官各一員，親臨踏勘，清查明白，酌量給派招佃具由呈報。

行潯州府撫恤新民牌

照得潯州等處，稔惡猖賊，既已明正討伐，其奔竄殘黨，亦合撫處，但其驚懼之餘，未能遽信，必須先將附近良善，厚加撫恤，使爲善者益知勸勉，然後各賊漸知歸向，方可以漸招撫。除行守巡該道施行外，牌仰知府程雲鵬等，即行會同指揮等官周胤宗等，又各縣知縣等官，分投親至良善各寨，照依案驗內開諭事情，諄復曉諭，就將發去告示，魚鹽量行分給，務使向善之心愈加堅定，毋爲殘賊所扇誘，則良民日多，而惡黨日消，又因而使之勸諭各賊，令各改過自新，果有誠心來投者，即與招撫，就便清查侵占田土，以絕後爭，推選衆所信與之人，立爲頭目，使各統

領，毋令散亂，以漸化導；務使日益親附，庶幾地方可安，而後患可息。各官務要誠愛惻怛，視下民如己子，處民事如家事，使德澤垂於一方，名實施於四遠，身榮功顯，何所不可。如其苟且目前，虛文抵塞，欺上罔下，假公營私，非但明有人非，幽有鬼責，抑且物議不容。

批與安縣請發糧餉申 四月十三日。

據興安縣申稱，本縣庫內並無軍餉銀兩，亦無堪以動支官錢，誠恐湖兵猝至，不無誤事。合無請給發軍餉銀兩下縣。先顧船馬，參看湖兵歸途，合用，廉給口糧下程犒勞等項，已經各有成議。自南甯府至梧州止，又自梧州至桂林府止，又自桂林至全州止，各經過幾縣幾驛，每縣驛扣算該銀若干，各於該府軍餉銀內照數一并支給。各州縣止是應付人夫數十名，再不許別項科派勞擾，已行該道守巡等官，通行各該府縣查照施行去後，今已兩月有餘，而各州縣尚罔聞知，不知該道各官所理何事，似此緊急軍務，尚爾渾慢，其餘抑又可知。姑記未究外，仰按察司將該吏先行提問，仍備行各道守巡官，今後該行職務，各要自任其責，可行即行，可止即止，悉心計處。事體重大，自難裁決者，即爲定議呈稟，必使政無多門之弊，人有畫一之守，毋得虛文委下，推避旁觀。州縣小官，無所遵承，紛然申擾，奔走道路，延誤日月，曠職廢事，積弊滋奸，推厥所由，罪歸該道，各具不違，依准回報查考繳。

行廉州府清查十家牌法 四月十六日。

案照本院先行十家牌諭，專爲息盜安民，訪得各該官員，因循怠惰，不行經心幹理，雖有委官徧歷城市鄉村查編，亦止取具地方開報，代爲造繳，其實未曾編行。且承委人員，反有假此科取紙張供給，或乘機清查流民，分外騷擾，是本院之意務要安民，而各官反以擾民也。本欲拏究，緣出傳聞，姑候另行，所有前項牌諭，必須專委賢能官員，督查清理，爲此牌仰廉州府推官胡松，先將該府及所屬州縣原編牌諭，不論軍民，在城在鄉，逐一挨查，務著實舉行，仍須責令勒加操演，若各官仍前虛文搪塞者，指實參究，果有科罰騷擾等項，仰即拏問究治，仍行各官，務將

牌諭講究明白，必使胸中洞徹，沛然若出己意，然後施行，庶幾事有條理，而功可責成。各府州縣以次清理，非獨因事以別勤惰，且將旌罰以示勸懲，各具講究，過依准繳報查考，又訪得各處軍民雜居之地，多有桀驁軍職及頑梗軍旗，不服有司清查約束，妨礙行事者，仰行重加懲治，應參職官，指名申來，以憑拏究，斷不輕恕。

行右江道招回新民牌 五月初六日。

仰右江道副使翁素，即便選委的當官員，帶同上林縣知因曉事之人，將一十八村搬移上山者，通行招回復業，給與良民旗榜，使各安守村寨，仍諭以其間有與賊交通結親往來者，但能搜捕賊徒，立功自贖，即不追論既往，一體給賞。仍要催督分差各官，上緊搜捕，毋令各賊奔逃漸遠。曉諭各該地方良善，向化村寨，務將逃躲各賊盡數擒斬，以泄軍民之憤，獲功解報，一體給賞。若是與賊通謀，容留隱蔽，訪究得出，國憲難逃。如是各賊果有誠心悔罪，願來投撫立功報効者，亦准免其一死，帶來軍門撫諭安插。各官務要盡心竭力，上報國恩，下除民患，副軍門之委託，立自己之功名。仍督平日與賊交通之人，令其向導追捕，痛加懲改，及此機會立功自贖，果能奮不顧身，多獲真正惡賊，非但免其既往之罪，抑且同受維新之賞。若猶疑貳觀望，意圖苟免，定行斬首示衆，斷不虛言。各官舍目兵人等，若有解到功次，即與紀錄明白，以憑照例給賞。事完之日，通送紀功御史衙門覆驗奏報。一應機宜牌諭，所不能盡者，就與副總兵張祐計議施行，一面呈報本院，不久亦且親臨各該地方，躬行賞罰，仰各上緊立功，毋自貽悔。

委官贊畫牌 五月初七日。

今差知州林寬齋文前往賓州思恩等處公幹，就仰本官在右江道守巡官處，隨軍贊畫一應機宜，不時差人前赴軍門稟報，其領兵頭目盧蘇等，亦要遣人催促上緊剿捕，立功報効，毋得怠惰放縱，玩廢日月，徒勞無功。本官務要盡心竭慮，以副委託。

行參將沈希儀計劃八寨牌 五月初九日。

近因八寨猖賊稔惡，已經調發思田目兵攻破賊巢，方在分投搜捕。訪得八寨後路，潛通柳州；又有一路，與章召假賊巢相通，皆未委虛的，合行密切查處。爲此牌仰參將沈希儀即行密訪，若果有潛通賊路，就仰本官從宜相機行事；或從彼地掩襲，章召假賊巢，就從彼巢徑趨八寨後路；或以迎候本院爲名，徑來賓州，督調別項軍兵，就從八寨取道，然須將勇兵精，又得知因向導，可以必勝。本院亦無意必之心，俱聽本官相機行事，量力可行即行，可止即止，牌至務在慎密，毋令一人輕泄。

調發土官岑瓚牌 五月初十日。

牌仰歸順州官男岑瓚，挑選部下驍勇慣戰精兵二千名，各備鋒利器械，親自統領，前赴軍門，面授約束。有事差委，所帶兵夫，但在精勇，不許徒多，軍門不差旗牌官員，正恐張揚事勢，騷擾地方，故今止差參隨百戶扈濂前去密切督調。前月官男赴軍門參見，已會當面分付牌至，限三日內即便起程，星夜前來，毋得循常遲慢，違誤刻期，定行究治，決無虛言。

分調土官章虎林進剿事宜牌 五月十五日。

除行守備參將沈希儀相機行事，及差南甯鎮撫朱鈺齋捧令旗，令牌前去督調外，牌仰東蘭州知州章虎林，挑選驍勇慣戰精兵三四千名，親自統領，就於該州附近三旺德合等處，取道密切進兵，撲剿下邕中寨。尋令東鄉馬欄南嶺新村莫村落村等寨，賊首章召蠻召曠召假召僚召號召旺天臘公線仲言轉周章馬覃廣覃文祥等，務要盡數擒斬，以靖地方。所獲功次，通行解赴軍門，以憑紀驗給賞。如遇參將沈希儀已到地方，仍聽節制行事。若是尙未來到，仰即火速進剿，不必等候，以致張揚泄漏，失誤事機，罪有所歸。

行通判陳志敬查禁田州府私徵商稅牌 五月十五日。

據委官通判陳志敬呈稱，「查得田州府舊例鹽每百斤稅銀一分，本府河埠稅銀四分半，經紀稅銀三分，檳榔每百斤稅銀一錢，本府稅課，并經紀各稅銀二錢，其雜貨亦各稅不一，除買辦應用，年終俱歸本府，此岑猛之餘烈也，今尙因之而未除，要行照依南甯府事例，止容一稅等因。」到院參看得恩田二府，近該本院會議，設立流官知府，控制土官，各以土俗自治，其官吏合用柴薪馬匹，及春秋祭祀等項，仍許商課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給用，而本院明文尙未有行，乃敢輒先私立抽分，巧取民利，甚屬違法，合當拿問，緣無指實，合行查究。爲此牌仰本官即查前項抽分，奉何衙門明文，惟復積年奸猾，私立巧取，侵騙稅銀肥己，務要從實查明，具由呈馳呈報。一面密切差人訪拿，解赴軍門究治，以軍法論，毋得容情回護，自取罪戾。

批南甯衛給發土官銀兩申 五月十八日

據南甯衛申，「原收王仲金賠償都康州銀二百兩，令官男馮一，差頭目黃淦等四人來領。」看得王仲金賠償銀兩，既該馮一差有的當頭目黃淦，齋有該州印信領狀前來關領，仰衛審驗是實，即將銀兩照數給與黃淦等帶領回州，付與馮一收受，取收過日期回報，仍行該道守巡官備行馮一、王仲金務要洗滌舊嫌，講信修睦，各保土地人民，安分守己，同爲奉法循禮之官，共享太平無事之樂，如其不能自爲主張，聽信小民扇惑，規圖近利，懷挾前仇，徒使利分下人，惡歸一己，貫滿罪極，滅身亡家，前車可鑒，後悔何及，各遵照奉行。此繳。

批左江道紀驗首級呈 五月二十八日

據僉事吳天挺呈，「獲過牛腸六寺、古陶羅鳳等處山巢賊級，中間無小功者，應否紀驗。」看得各處用兵，多因貪獲首級，不肯奮庸破敵，往往多致失事，是以前月發兵之日，本院分付督兵各官，務以破巢誅惡爲事，不以多獲首級爲功。今若以無小功之故，不與紀驗，即與前日號令自相矛盾矣。其湖兵破巢首級，雖無小功，仰該道仍與紀驗。至於官軍人等剿捕所獲，仍照常規施行繳。

行左江道犒賞湖兵牌 六月初十日。

照得湖廣永保二州官舍頭目士兵，先該本院撤於回還，道經潯州等處，已經行仰該道守巡等官督押前進，乘便剿除餘惡，隨已被蕩巢穴，擒斬數多，回報前來，就經牌仰各官仍押各兵直抵桂林地方交替，及行參議汪必東，就於梧州府庫量支軍餉銀一二千兩，帶去省城，聽候本院親行犒賞。今照本院因地方有事，兼患腫毒，未能親往，行委該道僉事吳天挺前去省城，代行賞勞。爲此牌仰本官即查前項銀兩，若未動支，就於該府軍餉銀內照數動支二千兩，委官管領，隨帶廣西省城，聽候支給犒賞湖兵等項，應用完日，開數查考。

獎勞督兵官牌 六月初十日。

照得先因廣西思田等處土酋倡亂，徵調湖廣永保二司宣慰舍目人等，坐委僉事汪濬，都指揮謝珮統領前來，聽調剿殺。後因各酋自縛投順，班師回還，又該軍門行委各官統領，乘便征剿潯州牛腸六寺，及平南仙臺花相等山積年稔惡賊寇，遂能攻破堅巢，多有斬獲，雖各宣慰素抱報國之心，舍目人等，并心協力奮勇効命，亦由監督各官設策運謀，用能致有成功。今師旋有日，所據宴勞之禮，相應舉行。但本院見征八寨徭賊，未能親至省城，大享軍士，合就先行獎勞。爲此仰本官即便親詣省城，公同布按二司掌印等官，將軍門發去綵段銀花等物，照數備用，鼓樂導送僉事汪濬等收領，用見本院嘉獎宴勞之意。仍行鎮巡衙門知會。

計開

僉事汪濬

盤盞一副十兩。

銀花二枝二兩。

都指揮謝珮

段二疋十兩。

席面一卓銀十兩。

盤盞一副十兩。

段二疋十兩。

銀花二枝二兩。

席面一卓銀十兩。

部押指揮二員。

每員銀牌五兩。

銀花一枝五錢。

席面銀二兩。

分押千戶人員。

每員銀牌三兩。

銀花一枝五錢。

席面銀一兩。

土舍彭薰臣軍前冠帶劉付 六月初十日。

據湖廣上湖南僉事汪濂呈，「據辰州衛部押指揮張恩呈，據舍目彭九皋等告稱，「嘉靖五年，奉調征剿田州，有廕襲官男彭虎臣、同弟彭良臣，自備衣糧報效，蒙授彭虎臣冠帶殺賊。後因陣亡，蒙軍門奏奉 欽依勘合內開，彭虎臣歿於王事，情可矜憐，贈指揮僉事，移 恩弟彭良臣就彼冠帶，襲替宣慰使職事，免其赴京。伊父彭九霄仍升湖廣布政司右參政，准令致仕。除遵依外，近奉軍門復調征剿，行令致仕宣慰彭九霄親統啓行，不意宣慰使彭良臣在任病故，有彭薰臣係宣慰的親次男，見年一十四歲，與故兄彭良臣同母再氏所生，應該承襲，別無違礙。乞比照永順土舍彭宗舜事例，賜給冠帶，撫管地方等情。」爲照土官襲替，必經原籍該管衙門委官重覆查勘，今彭薰臣不在隨征之列，未經結勘，但伊父彭九霄見在統兵，本舍又稱選帶家丁三千名前往報効，似應俯從。」呈詳到院。爲照彭薰臣本以章一，早著英風，自選家丁，隨父報効，即其一念報國之誠，已有可嘉，况有查係應襲次男，近日報効家丁於潯州平南諸處，又能奮勇破賊，斬獲數多，則薰臣身雖不出戶庭，而功已著於異省。除別行具

題外，合就遵照欽奉敕諭內便宜事理，給與冠帶，爲此劄仰官舍彭蕙臣先行冠帶，就彼望闕謝恩。撫管地方，仍須有志持身，正己律物，顧章服之在躬，思成人之有道，念傳世之既遠，期紹述於無窮，益竭忠貞，以圖報稱。先具冠帶日期，依准繳報。仍徑行本省鎮巡衙門知會，毋得違錯。

獎勞永保二司官舍土目牌 六月初十日。

照得先因思田等處土酋倡亂，復調永保二司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各統領舍目，聽調剿賊。後因各酋自縛投順，班師回還。又該軍門行委各官統領，乘便征剿潯州牛腸六寺及平南仙臺花相等山稔惡賊寇，遂能攻破堅巢，多有斬獲。是皆各宣慰及伊官男，平日素抱忠誠報國之心，故能身督各舍目人等，并心協力，奮勇効命，致有成功。今師旋有日，所據宴勞之禮，相應舉行。但本院見征八寨徭賊，未能親至省城，大享軍士，合就先行獎勞。爲此牌仰本官即便親詣省城，公同布按二司掌印等官，將軍門發去禮物，照依後開數目，各用鼓樂送發宣慰彭明輔彭九霄等收領，用見本院嘉獎宴勞之意。各宣慰官舍目兵人等，查照單開等項，逐一支出賞稿，就彼督發各兵回還休息。支過數目，開單查考，俱仍行鎮巡衙門知會。

計開：

保靖宣慰司。

宣慰彭九霄。

盤盞一副十兩。

一兩重金花一枝。

席面銀五十兩。

官男彭蕙臣。

段二疋。

一兩重銀花一枝。

銀花二枝各一兩。 段二疋。

席面銀二十兩。

永廟宣慰司。

宣慰彭明輔。

盤盞一副十兩。

段二疋。

一兩重金花一枝。

一兩重銀花一枝。

席面銀五十兩。

官男彭宗舜。

銀花二枝各一兩。

段二疋。

席面銀二十兩。

冠帶把總頭目，每名三兩重銀牌一面，

領征管隊冠帶頭目，每名二兩重銀牌一面。

旗甲小頭目，洞老，每名一兩重銀牌一面。

隨征士兵，每名銀二錢。家丁，銀一錢。

病故頭目，每名銀四兩。

病故士兵，每名銀二兩。

首級每顆銀一兩。

賊首銀三兩。

生擒每名銀二兩。

調發武緣鄉兵搜勦八寨殘賊牌 六月十八日。

先該本院進勦八寨賊巢已破，但餘黨逃遁，尚須追捕。訪得各處鄉民，素被前賊劫害，多有自願出力殺賊報讐。及訪得武緣縣地方，嬰墟等處鄉兵，素稱驍勇慣戰，皆肯爲民除害。已經牌差經歷羅珍等前去起調，誠恐各官因循，姑未究治。看得通判陳志敬蒞官日久，前項嬰墟等處鄉兵，曾經訓練，頗得其心，合委催督。爲此牌仰本官速往嬰墟等處，即將前項鄉兵，量行選調，多或一千五百名，少或八九百名，各備鋒利器械，仍督經歷羅珍等分統前赴賓州，照名關支行糧等項，就彼相機搜勦前賊，仍聽參將沈希儀調度節制。獲有功次，一體重加旌賞。仍諭以當此農忙暑月，本院亦不忍動勞爾民，但欲爲爾民除去地方之害，不得已而爲此。爾等各宜仰體此情，務要盡心効力，以報爾讐。是亦一勞永逸之事，先將調過名數，并起程日期，隨牌回報查考。

行右江道犒賞盧蘇王受牌 七月初三日。

看得思田頭目盧蘇王受等，率領部下兵夫，征勦八寨，搜屯日久，勞苦實多，合行量加犒勞。爲此牌仰右江道分巡官，即行賓州，起撥夫役人等，將見貯軍餉糧米，照依後開數目，運赴三里地方，各目劄營去處，分給各兵，以見本院犒賞之意。開數繳報查考。

計開

盧蘇二百石。王受一百五十石。

給土目行糧牌 七月初八日。

照得本院見在進兵征勦八寨，徭賊而鎮安頭目岑瑜等，率領目兵四百五十名，前赴軍門，自願隨軍殺賊報効，意有可嘉。除量行犒賞外，仰分巡右江道官，將各目兵，即行照名給與行糧一月。就發都指揮高崧哨內，聽憑督調殺賊，獲有功次，一體解驗，以憑給賞施行。

批右江道移置鳳化縣南丹衛事宜呈 八月初十日。

據副使翁素呈，「議得南丹衛城垣并鳳化縣城垣合用銀兩。」看得該道議於八寨地方，移立南丹衛三里地方，移設鳳化縣，俱各查訪相應，人心樂從。其築立城垣，起造公廩等項，料價工食，一應合用銀兩，既經該道守巡官公同計議，停當南丹衛該銀三千六百四十五兩，鳳化縣該銀三千一百七十六兩，其食米南丹衛一萬石，鳳化縣八千石，每石價銀三錢，共該銀五千四百兩，見今各處倉廩貯有糧米，尚穀支給，候缺米之日，照數給價，先各量支一半，收貯聽用。南丹衛一千五百兩，鳳化縣一千二百兩，准議於南甯府庫貯軍餉銀內支給。該道各官仍要推選力量廉能官各一員，委同該衛指揮孫綱，及該縣掌印哨守官親至南甯府照數支出，三面秤對，匣收領付賓州庫寄貯，置立支銷文簿，該道用印鈐記，各付一本收執，每用銀兩，即同該州官開封動支，照數登記，務在實用，不得花費分毫。工完之日，開數繳報，通將各支銷簿會合查考。該道守巡官仍要不時親詣調度督促，工程務在精緻堅牢，永久無壞，當茲盜賊蕩滅之餘，況又秋冬天氣，正可及時工作，各官務在上緊催督，晝夜鳩工，不日而成，一則可以速屯防守之官兵，二則可以不妨來歲之農作。城完之日，本院自行旌保擢用，決不虛言。各官視官事須如家事，刻刻盡心仰稱。朝廷之官職，中副上司之委任，內以建自己之功勞，外以垂一方之事業，豈不事立身榮，功成名顯，垂譽無窮者哉？若其因循玩愒，墮續廢事，非獨自取敗壞，抑且罪責難逃。仰該道備行各官查照施行，期務體勤囑付之意，毋負毋負，此繳。

行左江道賑濟牌 八月初十日。

案照先因南甯府軍民困苦騷擾二年有餘，況天道亢旱，青黃不接，已經行仰同知史立誠將停歇湖兵之家，量行賑給。然各色軍民人等，同被騷擾，均合行賑。為此牌仰本道官吏會同分巡道，即行南甯府備查府城內外大小人戶，照依後開等第，就於軍餉米內照數通行賑給，務使各沾實惠，毋容奸吏斗級人等作弊剋減，有名無實。事

完開報查考。

計開

鄉官，舉人，監生之家，每家三石。

生員每家二石。

大小人戶，每家一石。貧難小官，通行查出，量分差等呈來給賑。

批右江道議築思恩府城垣呈 八月十五日。

據副使翁素呈：「估計起造思恩府城池等項，通用銀八千五百七十七兩零。」看得，思恩府城垣，仰行知府

桂鑿自行督工起築，合用料價工食等項銀兩，准照議於南甯府軍餉銀內動支，就仰桂鑿公同該府掌印官，當堂

秤明，匣鎖領回，寄貯賓州庫內，查明前批南丹衛事理，置立文簿支銷。該道守巡官，仍要不時親至地方料理催督，

務要修築堅固，工程早完。事畢，開報查考。繳。

獎勞勦賊各官牌 八月十九日。

照得八寨積爲民患，今克勦滅，罷兵息民，此實地方各官，與遠近百姓之所同幸。昨者敷文之宴，已與百姓同

致其喜，而犒賞尙未及行。爲此牌仰南甯府官吏，即便動支庫貯軍餉銀兩，照依後開則例，買辦綵幣羊酒，分送客

官，用見本院嘉勞之意。開報查考。

計開

副總兵張裕。

副使翁素。

各花二枝二兩。

段四疋十兩。

羊四隻三兩。

酒四埕一兩。

參政沈良佐。

僉事吳天挺。

副總兵李璋。

參將張經。馮勳。

各花二枝二兩。

段二疋六兩。

羊二隻。

酒二埋共二兩。

知府桂鏊。

同知陳志敬。

林寬。

推官馮衡。同上。

行福建漳州府取回岑邦佐牌

照得田州府土官岑猛稔惡不悛，構禍鄰境，該前軍門奏奉調兵征勦，并將伊妻子女岑邦相等及各目家

屬解京給付功臣之家為奴，及將出繼武靖州次男岑邦佐遷徙，已將岑邦佐及母妻人口家當，差委指揮周胤宗

等解發福建漳州府安置為民，及將岑邦相等押發南雄府監候聽解去後，贖照本爵欽奉敕諭，特命爾提督

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即查前項夷情，可撫則撫，當勦即勦，公同計議，應設土官流官，何

者經久利便，奏聞區處，欽此。欽遵。隨據頭目盧蘇等率眾自縛來降軍門，仰體朝廷好生之德，俯順其情，安

插復業，及因其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脈等因，已該本爵議將該府四十八甲內，割八甲降立田州，

立其子一人，以承其後云云。合將岑邦佐仍為武靖州知州，保障地方，而立邦相於田州，以安守其宗祀，庶為兩得

其宜，已經具題外，今照前項地方，撫處甯靖，所據各男應合取回議處，為此牌仰福建漳州府官吏，即將發去安

置為民岑邦佐，并母妻人口家當，通取到官，照例起關，沿途給與脚力口糧，差委的當人員，押送軍門，以憑面審施

行，仍行本省鎮巡衙門，及布政司知會，俱毋違錯。

批參將沈良佐經理軍伍呈 八月二十四日。

看得五屯係遠年賊巢要害之處，而備禦廢弛若此，正宜及此平蕩之餘，經理修復。今該道各官公同議處，要

將城垣展拓，建置守備等衙門；及將該所分調各處哨守旗軍，盡數取回調用。廣東協守官軍發回原衛，缺伍種軍清查足數，每年貼賍籐縣甲首銀二百兩，通行除免查編甲軍，務足千名之數，議處悉當。除本院已經依議具奏外，仰該道各官照議施行，仍行總鎮總兵及鎮巡等衙門知會該府縣衛所等官俱仰查照施行。繳。

告諭新民 八月。

告諭各該地方，十冬里老人等，今後各要守法安分，務以甯靖地方爲心，不得乘機挾勢，侵迫新舊投撫獠等，因而脅取財物，報復舊讎，以致驚疑遠近，阻抑向善之心。有違犯者，官府體訪得出，或被人告發，定行拏赴軍門，處以軍法，決不輕恕。

批僉事吳天挺乞休呈 八月二十五日。

據僉事吳天挺呈：「乞要致仕。」看得本官識見練達，才行老成，且於左江一道，夷情土俗，熟諳久習。今地方又在緊急用人之際，本院方切倚任，况精力未衰，偶有疾患，不妨就醫調理，豈得遽爾懇辭求歸？近因征勦潯州諸處賊巢，冒暑督兵，備歷艱阻，功勞茂著，不日朝廷必有旌擢之典，仰本官且行安心管理該道印信，勉進藥餌，暫輟歸園，以慰上下之望，毋再固辭，有孤重委。此繳。

批蒼梧道創建敷文書院呈 九月初六日。

據僉事李傑呈：「據梧州府，并蒼梧縣學生員黎嚴肅等連名呈，欲於縣之側，照依南甯書院規制，鼎建書院一所。」看得崇正學以淑人心者，是固該道與有司各官作與人才之盛心，亦足以見該學師生之有志，舉而行之，夫豈不可。但謂本院能講明是學，而後人心興起，則吾豈敢當哉？該學師生既稱號房缺少，不足以爲講論遊息之地，合准於舊書院之旁，開拓地基，增建學舍。該道仍爲相度經理，合用銀兩，亦准於該府庫內照數動支，務速成功，以底實効，毋徒浪費，以飾虛文。完日繳報。

改委南丹衛監督指揮牌

先該本院分道進勦八寨，及於八寨周安堡，移設南丹衛以控制要害。查將遷江等所，通賊指揮王祿等，明正典刑，斬首示衆，及將各該目兵，通發煙輝地方哨守，後因王祿等哀求免死，容令各領目兵殺賊贖罪。該道守巡兵備等官，亦爲懇請，遂遵照欽奉 敕諭，便宜事理，容令報効贖罪。就委南丹衛指揮孫綱監督王祿等各頭土目兵夫人等，與同該衛所官軍前去八寨周安堡，相兼屯剽搜勦，及將移設衛所，估算合用木石，輒瓦匠作人夫工食等項，一面擇日興工，先築土城，設立營房，以居民衆。又委南甯府同知陳志敬，支領官餉銀兩前去協同督理，俱具奏行事外。今訪得王祿等，與孫綱舊連姻婭，而該衛各官，又皆親舊，狎恩恃愛，不聽約束，所據違梗各官，俱合從重究治。姑且記罪，合行改委。看得指揮李楠，年力富強，才識通敏，頗有操持，能行記律，爲此牌仰本官即便前去守備賓州，及新改南丹衛地方，遵照本院欽奉 敕諭，便宜事理，暫以都指揮體統行事，仍聽副總兵，及該道守巡兵備官節制。該衛各官，及土官王祿等，敢有違犯約束者，當即治以軍令。本官務要殫忠竭力，展布才猷，與同南甯府同知陳志敬上緊起築城垣，相機撫勦餘賊，務建奇功，以靖地方，以副委任。事完之日，奏功推用，決不相負。若玩愒日月，苟且因仍，事無成效，罪亦難道。一應機宜，牌內該載不盡者，俱聽從宜區處。就近於該道守巡等官處計議施行。事體重大者，一面申稟軍門。本官合用廩給等項，聽於賓州軍餉銀內支給。指揮孫綱，仍照舊掌管衛印，通行總鎮總兵，及鎮巡衙門知會。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一

續編六 公移

征藩公移上 凡二十九條

行吉安府收國兌糧牌 正德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據贛縣與國永新等縣縣丞等官李富雷鳴嶽等呈稱：「各蒙差押糧里裝運，正德十三年兌漕米到於吉安水次，聽候交兌。經今數月，未見糧船回還。況今省城變亂，被將各處兌米盡行搬用，恐被奸人乘機越來搬搶等因。」到院爲照所呈，係于兌准錢糧，合行處置。爲此抄案仰回府，即便處置空閒倉廩，或寬敞寺觀去處，令各糧里暫將運來兌准糧米收囤，候官軍回日，聽其交兌，毋得遲悞。致有他虞。仍管糧行官知會。

行吉安府禁止鎮守貢獻牌 六月二十日。

據吉安府守禦千戶所旗甲馬思稟稱：「蒙所批差，領解鎮守江西太監王發買葛布銀三封，及本所出備葛布折銀，并貢禮銀共三千兩前赴本鎮。今因途阻，不敢前去等情。」參照該所掌印官，既該鎮守衙開發銀買布，若勢不容己，只合照價兩平收買爲當。乃敢不動原封，分外備辦禮銀饋送，若非設計巧取，必是科剋旗軍，事屬細法，本當參拏究問。但今江西變亂，姑行從輕查理。爲此牌仰吉安府，即查前項布價，并貢獻禮銀，務見的確如稱各軍名下糧銀，就仰會同該所，唱名給散取領備照。若是各官自行出備，合仰收入官庫，聽候軍餉支用，毋得縱容侵收入己，及查報不實，未便。

行福建布政司調兵勤王

及照福建浙江係江西鄰省，今甯府逆謀既著，彼若北趨不遂，必將還取閩浙，若不先行發兵，乘間擣虛，將來之噬臍何及。餘行湖廣廣東及行漳南道，即將見在上杭教場操練兵快，并取漳州銃手李棟等，責委謀勇官員統領，直抵本院住劄吉安府，隨兵進勦外，仰抄案回司會行都按二司轉行各道，并行鎮巡等衙門，各一體查照知會，選調兵馬，選委忠勇膽略堂上官督領各項交界地方，加謹防截，相機夾勦。仍知會浙江都布按三司一體遵照施行，俱毋違錯。

預行南京各衙門勤王咨

爲照前事，係天下非常之變，宗社安危之機，雖今備行江西吉安等府及湖廣福建廣東等處，調集軍兵，合勢征勦外，但彼聲言欲遂順流東下，竊據南都，看得長江天險，南北之限，留都根本，咽喉所關，雖以朝廷威德，人心効順，逆謀斷無有成，但其譎奸陰圖，已非一日，兼聞潛伏奸細於京城，期爲內應，萬一預備無素，爲彼所揜，震驚遠邇，噬臍何及。爲此合咨貴部，煩爲通行在京及大小衙門，會謀集議，作急繕完城守，簡練舟師，設伏沿江，以防不虞之襲，傳檄傍郡，以張必討之威，先發操江之兵，聲義而西，約會湖湘，互爲犄角，本職亦砥鈍策，驚牽躡其後，以義取暴，以直加曲，不過兩月之間，斷然一鼓可縛，惟高明速圖之。

撫安百姓告示 六月二十二日。

示仰遠近城郭鄉村軍民人等，近日倡亂之徒，上逆天道，下失人心，本院駐軍於此，已有定計，勤王之師，四面已集，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驚疑，敢有擅自搬移，因而扇惑擾攘者，地方里甲等，綁赴軍門，治以軍法，其有忠義豪傑，能獻計効力，願從義師擊反叛者，俱赴軍門投見。

差官調發梅花等峒義兵牌 六月二十七日。

近因省城遭變，戕害守臣，正人心思奮，忠義効用之時，訪得永新縣梅花峒及龍田上鄉樟關規北諸處，人民

精悍，見義能勇，擬合起調。爲此今差千戶高睿、齋牌前去該縣，著落知縣柯相，即便起集梅花、花崗等鄉精勇民兵，大約一千名，各備便用堅利器械，選差該鄉義官良民部領，就委該縣謀勇膽略官一員總領。其合用行糧，或募役之費，就於本縣在官錢糧查支，不分雨夜，兼程前進軍門，聽候調遣。此係緊急事理，毋比尋常賊情，敢有故違，定以軍法從事。

行吉安府踏勘災傷 七月初五日。

照得本院駐兵吉安，節據廬陵等縣人民告稱：「自五月以來，天時亢旱，田禾枯死，衣食無所仰給，稅糧難以措辦；近蒙僉點民兵，保守把截，農業既妨，天時不利，人心皇皇，莫知所依等因。」到院參照，邇者省城反叛，煽動軍民，各屬調發官軍，僉點民壯，保障城池，把絕要隘，圍結保甲，隨同征進，人皆爲兵，不暇耕種，况兼三月不雨，四郊赤地，民之危急，莫甚於此。本院除具題外，爲此仰抄案回府，著落掌印正官，即便親臨踏看災傷，輕重分數，覆查相同，取具鄉都里老及官吏，不致扶同，重甘結狀，申報本院，火速徑自差人具奏。本年各項錢糧，暫且停徵候命下之日，另行區處，毋得遷延坐視，重貽民患，取究不便。

行吉安府知會紀功御史牌 七月初八日。

照得江西甯府據城謀叛云云。仰抄案回府，即便備行巡按兩廣監察謝御史伍御史，查照知會。凡軍中一應事宜，悉要本官費理區畫，以匡本院之不逮。各哨官兵，俱聽監督，獲有功次，俱憑本院送發，本官驗實紀錄。官兵人等，但有騷擾所過地方，及軍前逗遛觀望，畏避退縮者，就行照依本院欽奉勅諭事理，治以軍法。抄案官吏，具行過日期，同依准申繳。

行知縣劉守緒等襲勦墳廠牌 七月十三日。

爲照本院親督諸軍，刻期於本月二十日進攻南昌府省城，以破逆黨巢穴。探得逆黨先會伏兵三千於老墳

廠新填廠諸處，以爲省城應援；若不先行密爲撲勦，誠恐攻城之日，或從間道揜襲，我師未免亦爲牽制。爲此牌仰奉新縣知縣劉守緒、靖安縣知縣萬士賢，各統精兵三千，密於西山地界約會刻期分哨設伏運奇，並力夾勦；各官務要詳察險易，相度機宜，不得爾先我後，力散勢分，致有疎失。仍一面差人爪探聲息，飛報軍門，擒斬功次，審驗解院，轉發紀錄，照例具奏陞賞。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者，許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就以軍法從事。各官務竭忠貞，以勤國難，苟或觀望逗遛，違誤事機，軍令具存，罪亦難道。

督責知府伍文定等同心勦賊牌 七月二十五日。

切照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本院選調吉安、贛州、臨江、袁州等府衛所軍民兵快，委各該文武等官知府伍文定、刑珣等統領，分立哨分，授以方略，令其併力進勦，互相策應。今訪得各官各持己見，自爲異同，累有事機可乘，坐視輒致違錯。本當拏究，治以軍法；但以用人之際，姑且容恕。及照逆賊歸援聲息已遍，慮恐各官仍蹈覆轍，臨期或致債事，擬合申飭通行，爲此牌仰本官，即便督率原領軍兵，在於見駐劄處所，務要遵依方略，與各哨領兵官同心而行，誓竭并力進死之志，毋爲觀望苟生之謀。敢有仍前人懷一心，互有異同，以致誤事，定行罪坐，所由斷依軍法斬首的不食言。先具不致異同重甘結狀，并不違依准，隨牌繳來。

行南昌府清查占奪民產 八月十六日。

照得寧王自正德二年以來，圖爲不軌，誅求財貨，強占田土池塘屋基，立表所至，敢怒而不敢言。稅糧在戶，而租利盡入王府。家眷在室，而房屋已屬他人。流移困苦，無所赴懇。見今天厭其虐，自速滅亡。一應侵占等項，合行改正，以甦民困。爲此案仰南昌府，即便清查寧王井內官校尉倚勢強占，不問省城內外，查係黃冊軍民，該載稅糧明白，即與清復管業，收租住坐，不許鄰佑佃民，乃前倚勢爭奪。其曾經奏請如陽春書院等處，雖有侵占，難以擅勦。俟另行處治外，仍行官吏，務要盡心清查，以副委用，毋得徇私執拗，致生弊端，通毋違錯。

批江西按察司優恤孫許死事 八月十五日。

據按察司呈。副使許達家眷日食久缺，并孫都御史未曾殯殮等情。參看得，各官被賊殺害，委可矜憐；合於本司庫內各支銀三十兩，以禮殯殮，候裝回日，盤費水手，另行呈奪。許副使家眷缺食，亦聽支銀五十兩，給付應用。取具各該領狀，并殯殮過由，同批呈繳。

行南昌府禮送孫公歸櫬牌 八月二十九日。

照得江西巡撫都御史孫燧被甯賊殺害，續該本院統兵攻復省城，當給銀兩買棺裝殮。間隨據伊男孫慶，帶領家人前來扶柩還鄉，所據護送人員，擬合行委，爲此牌仰府官吏，卽於見在府衙官內，定委一員，送至原籍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河下交割，并行沿途經過軍衛有司驛遞巡司等衙門，各撥人夫，程程護送。仍仰照例從厚僉撥長行水手，起關應付人夫，脚力驗口，給與行糧，毋得稽遲，未便。

討叛 勅旨通行各屬 九月初二日。

節該欽奉 聖旨：「勅近該南京內外守備參贊等官，太監黃偉等先後 奏報，江西寧王殺害巡撫等官，燒燬府縣，肆行反逆等項事情，已下兵部會官議處停當，朕當親率六師，奉 天征討。先差安邊伯朱泰爲前哨，統領各邊官軍前去南京，相機勦殺。太監張忠，左都督朱暉，統領各邊官軍前去江西，擄其巢穴。又 命南和、伯方、壽祥，及南直隸、江西、湖廣各該鎮巡等官，各照擬定要路，住劄把截。今 特命爾照依該部會 奏事理，會同鎮守太監 王宏，選調堪用官軍民快，親自督領在於所屬緊要地方分布防禦。仍委浙江布政司左布政 閔楫，選募處州民快，定擬住劄地方，聽候調用。軍中事務，俱要互相傳報，彼此通知。一遇有警，勿誤策應。或就合各路人馬，設法勦捕，仍出給榜文告示，遍發江西，及各該地方張掛曉諭。但有能聚集義兵，擒殺反逆賊犯者，量其功績大小，封拜侯伯，及陞授都指揮，指揮千百戶等官世襲。賊夥內有能自相擒斬首官者，與免本罪，仍量加 恩典。不許乘機挾讎，

妄殺平人。一應軍中事宜，勅內該載未盡者，俱聽爾隨宜區處。爾爲風憲大臣，受茲重託，宜罄竭忠誠，掃除叛賊，尤要詳審慎重，計出萬全，務俾地方寧靖，軍民安堵，以紓朕南顧之憂，庶稱委任，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仰都布按三司照依案驗備奉，勅內事理，通行所屬一體欽遵施行。

咨南京兵部議處獻俘船隻 九月初二日。

照得屬者竇王宸濠殺害守臣，舉兵謀逆云云。擬於九月十一日親自督解赴闕，但應赴解人犯，并護解官兵數多，本地驛遞殘破，紅站座船，俱被虜毀無存，議雇民船，自浙取道而北，須煩兵部於南京、濟州、江淮、二衛馬快船內，各撥十隻，中途接載，庶克有濟。爲此移咨，特差千戶林節、主簿于旺前去，煩請選擇馬快船二十隻，點齊撐篙人役，差委的當官員，與差去官預先押至鎮江河下，候本職到彼，替換裝載而行，實爲兩便。諒竇藩之叛逆，固天下臣民之所共憤，則今日之獻俘於京，以彰天討，必亦忠臣義士之所共欲，當不吝於煩勞也。仍希先示之。

行江西三司清查被劫府庫起運錢糧 九月初四日。

照得本年六月十四日，竇王謀反，盡將江西都布按三司及附郭南昌等府縣庫，盤檢去訖。中間多係各府州縣解到起運等項錢糧，未經轉解，若不嚴加查考，恐滋侵欺。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弔取原行卷簿到官，責令該庫官攢，并經手人役，從公清查，要見某項原收某府州縣解到某色起運錢糧若干，某項原係貯庫紙米，贓罰金銀器物等件各若干，竇王盤檢若干，中間有無官吏庫役人等乘機侵騙情弊，即今見在若干，務要通行查明，備造印信手本，火速繳報，以憑查考施行。仍行南昌等府州縣一體遵照，將起解赴庫錢糧查報，俱毋違錯。

行江西布按二司看守甯府庫藏 九月十一日。

照得甯府庫藏，已經本院督同戴罪三司官員，并各府知府公同封識完固，合就委官監督看守。爲此仰抄案回司，即行該司掌印官，督同南昌府同知何繼周，及南新二縣掌印官，定委老成曉事官二員，分領僉定大戶人等，

每夜上宿看守東西二庫，仍令兵快把守甯府南東西三門，晝夜巡邏，不許移動一草一輒。二司掌印，并該道分巡官，不時巡視閘點，毋得視常，虛應故事，倘致疎失，責有所歸。

委按察使伍文定紀驗殘孽 九月二十日。

照得節該欽奉 勅諭，「但有生擒盜賊，鞠審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事例，陞賞激勸，欽此。」欽遵。爲照甯王謀反，隨本院調兵，已將甯王俘執，謀黨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并賊首凌十一、閔念四等，亦就擒獲。卽今見該本院不日親自督解赴 闕，式昭聖武，及紀功御史謝源、伍希儒，亦各赴京復 命。所有各哨官兵，尙在搜勦殘孽，惟恐解報前來，不無缺官紀錄。爲此仰抄案回司，卽行新任按察使伍文定，如遇各哨官兵，解到叛賊并賊仗等項，務要從實審驗，應處決者，照依本院 勅諭事理，就行斬首，賊級梟掛，明白紀錄，備造印鈐文冊，差人徑自 奏繳。仍造清冊一本，繳報本院查考，毋得違錯，不悞。

委知府伍文定邢珣防守省城牌 九月十二日。

照得江西大亂勦平，地方幸已稍靖。但巡撫官員被殺，巡按及三司府州縣衛所等官，俱各戴罪聽參。本院卽今又督官兵押解甯王，并其黨與赴京，省城居民，久遭荼苦，瘡痍未起，驚疑未息。雖經撫諭，誠恐本院去後，或有意外之虞，擬合委官留兵防守。爲此牌仰領兵知府伍文定、邢珣等，卽便照依後開班次輪流，各行量帶官兵，晝夜固守城池，保障地方，撫安居民，禁革騷擾，候撫按官員及三司等官到任事定之日，方許回還，照舊管事，毋得違錯。

計開

一班知府伍文定、邢珣。

二班徐璉、戴德儒。

三班曾瑛。

四班周朝佐、林城。

行江西布按二司釐革撫綏條件 九月十二日。

照得江西未亂之前。民僞頗滋。吏政多弊。撫治之責。已號煩難。况大亂之後。錢糧有侵剋之費。軍伍有缺乏之虞。奸惡僞與。災旱荐作。法度申明之未至。官吏怠玩之或生。本院討賊平亂。功雖告成。釐革撫綏。方尙未徧。若不條析處分。深爲未便。爲此仰抄案回司。照依案驗內事理。逐一遵照施行。務便事各舉行。民沾實惠。毋得虛應故事。取罪不便。

計開：

一省城大亂固已勦平。地方守備難便廢弛。除南新二縣機兵令分巡該道分撥守門外。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於所屬鄰近府州酌量原編機兵多寡。量取餼二千名。各委相應人員。帶領來省操練。以備不虞。仍行南昌道分巡官較視點閱。其各兵口糧。就令各該縣分動支預備倉米穀。計日分給。候事完之日停止。

一十四年起運兌淮。間有被賊虜掠。其未兌及未到水次并偏僻去處未經賊掠者尙多。誠恐官吏糧里人等乘機隱匿。捏故侵欺。合先行查。仰布按二司掌印官。即行各該府州縣將已分糧數通查。要見見在若干。果被賊虜若干。取具重甘結狀。造冊繳報。以憑議處。其見在糧米。就於所在地方暫且囤貯看守。如有未兌捏作已兌。不會被賊捏作賊劫者。照例問發充軍。官吏坐擬贓罪。不恕。

一南昌九江南康三府被賊殘害。尤宜矜恤。仰布按二司掌印官。作急查勘。呈來。以憑議處。

一南昌左衛旗軍。多因從逆擒斬。以致缺伍。仰布按二司官。即便出給告示。許令在逃旗軍。并餘丁投首。照依榜例。免其罪名。著令頂補軍役。暫委官員領管。以備操守。

一建昌安義二縣賊首。雖已擒獲。遺漏餘黨尙多。今旣奉有榜例。合與更新。仰布按二司。轉行該縣出給告示。許各自新。痛改前惡。卽爲良民。有司照常撫恤團保糧里。不得挾私陷害。如有不悛。仍舊爲非者。擒捕施行。

一、甯王莊田基屋湖地，并甯府官員人役，及投入用事從逆等項人犯，田產例應籍沒，合先查理。除將內官黃瑞基屋，改作東湖書院，以便學者講習外，其餘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南昌道分巡官行委的當官員，逐一清查。如田莊要見坐落地名何處，田畝若干，山場樹木若干，湖地廣闊若干，房屋幾間。今年見在花利，即便收貯所在地方，責人看守，通造手冊繳報。其有原係占奪民間物業，相應給還，及估價發賣仍仰者，俱候查明之日，從容呈議審處。敢有隱匿，及指以原業捏稱借貸，輒行據占者，先行拏問，不恕。

一、省城各衙門并公廨，有殘圯應合脩理者，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該道官，參酌緩急，行令府縣，移拆無用房屋，量加修理，毋得虛費財物。

一、省城湖地，仰布按二司行南昌府縣，其城濠，行都司，各委人看守。魚利公同變收入官，以備公用，不許私取，及致入偷盜。

一、今年鄉試，因亂廢格，除應否補試，另行議奏外，其未亂之前，已經舉行未畢事件，合先查究。仰布政司將原發修理貢院席舍，并發買物料等項銀兩若干，委何人管，即今已修完，并已買到物料若干，見存銀兩若干，查明造報，毋得因循，致令吏胥乘機隱匿作弊。其已買物料，有不堪貯者，姑令變價還官，以俟再買。以後未畢事件，有應合預處者，會同按察司并該道官，一面議處施行。按察司仍行提學官，轉行所屬知悉。

行江西按察司知會逆黨宮眷姓名

仰抄案回司，著落當該官吏，即便查照施行。仍呈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欽差提督軍務充總兵官安邊伯朱，知會，俱毋違錯。

計開

甯王郡王將軍世子共十六名。

見在十四名：宸濠 拱拼 覲鋌 拱樞 宸洧 宸瀛 覲鑣 宸汲 宸湯 宸瀾 宸達 宸瀾。

大世子一哥。

已故二名：拱械 二世子二哥。

謀黨重犯六十七名。

見在五十九名：

劉吉 涂欽 樂平 黃瑞 傅明 陳賢 尹秀 梁偉 沈鏊 熊綬 周瑞

李蕃 于全 秦榮 蕭奇 徐略 賀俊 李琳 丁瓚 王儲 甘桂 王琪

劉勳 葛江 楊允 徐銳 丁綱 夏振 唐玉 何受 朱煜 馮晏 周勇

張鳳 袁貴 聞鳳 顧正 顧雄 徐紀 倪六 王鳳 唐全 閔念八 李世

張宣 閔念四 凌十一 萬賢一 朱會价 萬賢二 熊十四 熊十七。

已故八名：

萬銳 陸程 劉養正 余祥 甘楷 王信 盧鋪 劉子達 趙氏 陸氏 趙氏

趙氏 萬氏 鍾氏 徐氏 宣氏 張氏 張氏 陸氏 蔣氏 陸氏 趙氏

李氏 朱氏 鄭氏 陳氏 徐氏 劉氏 何氏 張氏 祥瑞 王氏 錦英

周氏 周氏 桂祥 陳氏 春受 劉氏 顧氏 陳氏 婆氏 王氏 艾兒

申香 異蘭 愛蓮 彭氏 劉氏 顧氏 陳氏 婆氏 王氏 艾兒

樂秋 樂晝 馬八匹。金册十二副，計二十四葉。

行江西按察司編審九姓漁戶牌 九月二十四日。爲照賊首吳十三凌十一閔念四念八等俱已擒獲，黨類亦多誅勦，雖有脅從之徒，皆非得已，節該本院備奉

欽降黃榜。通行給發曉諭，許其自首，改過自新，安插詭。數內楊子橋等九姓漁戶，又該知縣王軾引赴軍門投首，審各執稱被脅，情有可矜，當該本院量行責治，仍發本官帶回安撫外。今訪得前項漁戶，尚有隱匿未報，及已報在官而乘勢爲非者，况查沿江湖港等處，亦有漁戶，以打魚爲由，因而劫殺人財，雖嘗緝捕禁約，而官吏因循，禁防廢弛，合就通行查處。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選委能幹官員，會同安義等縣掌印捕盜等官，拘集楊子橋等九姓漁戶到官，從公查審，要見戶計若干，丁計若干，已報在官若干，未報在官若干，各駕大小漁船若干，原在某處地方打魚生理，著定年貌籍貫，編成牌甲，每十名爲一牌，內僉衆所畏服一名爲小甲，地方多寡，每五牌或六牌爲一甲，內僉衆所信服一名爲總甲，責令不時管束戒諭。仍於原駕船梢，粉飾方尺，官爲開寫姓名年甲籍貫住址，及註定打魚所在，用鐵打字號，火烙印記，開造印信手冊在官，每月朔望各具不致爲非結狀，親自赴縣投遞，用憑稽考點閱。中間如有隱匿不報者，俱許投首免罪，亦就照前行。若有已報在官，仍前乘機爲非，抗頑不行到官，就仰從長計議，應撫應捕，遵照本院欽奉勅諭，隨宜處置事理，徑自施行。今後但有上戶官民客商人等被害，就於本處追究，務在得獲，明正典刑，仍即通行南昌等一十三府及各州縣一體查處，編立牌甲，嚴加禁約施行，造冊繳報查考。如或故違，定將首領官吏拏問，決不輕貸。

獻俘揭帖 九月二十六日。

准 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 揭帖開稱，今照 聖駕親率六師，奉 天征討，已臨山東南直隸境界，所據前項人犯，宜合比常加謹防守調攝待候。駕臨江西省下之日，查勘起謀根由明白，應否起解斬首梟掛等項，就彼處分定奪。若不再行移文知會，誠恐地方官員不知事理，不行奏請。明旨，那移他處，或擅自起解，致使臨難對證，有誤事機，難以悔罪等因，准此。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云云。本職已將甯王并逆黨親自量帶官兵，徑從水路，照依原擬日期，啓行解赴京師，已至廣信地方外。今又准前因，及該差官留本職并甯王及

各黨類回省。爲照前項人犯，先監按察司，責委官員人等晝夜嚴加關防，有病隨即撥醫調治，數內謀黨李士實、王春、劉養正等，已多醫治不痊，俱各身故。隨差官吏作人等前去相驗，責付淺殮，撥人看守。其竄王及謀黨劉吉等，俱係惡焰久張之人，設若淹禁不行解報，縱有官兵加謹防守，恐或扇誘別生他奸。今若留回省城，中途踴虞，尤爲可慮。兼且人犯多生瘡痢，沿途亦卽撥醫調治。又有數內鎮國將軍拱械、拜世子二哥，各行身故，又經差官相明，買棺裝殮，責仰貴溪縣撥人看守。其餘尙未痊可，若更往返跋涉，未免各犯性命愈加狼狽，相繼死亡，終無解京人犯。抑恐驚搖遠近，變起不測。本職親解竄王，先已奏聞。朝廷定有起程日期，豈敢久滯因循，不卽解獻，違慢疎虞，罪將焉追。及照庫藏冊籍等項，未准揭帖之先，已會多官封貯在庫，待命定奪。况新任按察使伍文定及戴罪三司官、領兵知府等官，俱各見在封識明白，別無可疑。除將竄王宸濠等，各另差官分押，宮眷婦女，行各將軍府取有內使管伴，俱照舊親自解京外，所有庫藏等項，奉有明旨，自應查盤起解，就請公同三司，并各府等官，眼同徑自區處。爲此合用揭帖前去，煩請查照施行。

行袁州等府查處軍中備用錢糧牌 十月初六日。

據吉安府申奉本院鈞牌，查得本府在庫止有賊罰紙米銀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一兩零，其各縣寄庫銀四萬六千一百五十九兩零，俱係轉解之數，似難支動。見今動調各處軍快人等數多，誠恐支用不敷，及查廬陵等九縣貯庫錢糧，亦多稱乏。合行鄰近府分，幫助支用。緣由到院。爲照江西甯府變亂，雖經本院起調廣東福建二省漢土狼達官軍，江西南贛等處兵快，計有二十餘萬，合用糧餉大約且計三四月之費。今該府所申堪支紙米等銀止有一萬五千四百有零，其餘俱係解京之數，就便從權支用，亦有未敷，必須於各府縣見貯錢糧數內查支接濟。庶不誤事，擬合通行。爲此牌仰本府，卽將收貯在庫不拘何項錢糧，作急通行查出，三分爲率，內將二分稱封明白，就委相應官員，不分雨夜，領解軍門，以憑接支應用。此係征討叛逆軍機重務，毋得稽遲時刻，定以軍法論處，決不輕

貨。

行江西布按二司清查軍前取用錢糧

案照先因甯王變亂，該本部備行南贛等府，起調各項軍兵追剿，合用糧餉等項，就仰聽將在官錢糧支給間，隨據吉安府申稱，動調兵快數萬，本府錢糧數少，乞爲急處等情。已經通行各府，速將見貯不拘何項錢糧，以三分爲率，內將二分解赴軍前接濟外，續看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誠恐兵力不敷，又牌行各該官司，即選父子鄉兵，在官操練，聽將官錢支作口糧，候本院另有明文一至啓行去後。今照前項首惡，并其謀黨，俱已擒斬，原調各處軍兵，久已散歸，所據用過糧餉等項，合行查造。爲此仰抄案回司，即查各府州縣自用兵日起，至掣兵日止，要見某項錢糧，差何人役解赴軍前，應用若干，有無獲奉批迴在卷，又將某項錢糧，差何人役解赴某官處，支給官兵口糧等項若干，自某月日期起，至某月日止，各支若干，或係那借措置之數，務要清查明白，類造文冊，呈馳差人送院查考。中間如有官吏人等，通同作弊，重支冒領，或以少作多，侵欺捏報者，就便拏問，照例發遣，毋得違錯。

防制省城奸惡牌 十二月十一日。

照得江西省城，近遭甯王之變，巡邏無官，非但軍門凋弊，禁防疎闊，兼又軍馬充斥街巷，難辨真僞，有等無藉小民，因而售奸爲惡，恐致日久釀成大患，必須預防早戒，庶使地方有賴。查得江西都司都指揮馬驥，素有幹材，軍民畏服，合就行委。爲此牌仰抄案回司，即行本官，不妨原任，嚴督府衛所縣軍民兵快，并地方總小甲人等，於省城內外晝夜巡邏，固守城池，保障地方，潔靜街道，禁緝喧爭。但有盜賊，即便設法擒捕，務在得獲解官，問招呈詳，不許妄擊平民，攀誣無干良善，及縱令積年刁徒，嚇詐財物，擾害無辜。仍要嚴加省諭，遠近鄉村居民，各安生理，毋得非爲，及容隱面生可疑之人在家，通誘賊情，坐地分贓，敢有故違，仰即拏赴軍門，治以軍法。承委官員，務在地方爲事，用心管要，以稱委用，不得因循怠忽，取究未便。

行江西按察司查禁因公科索民財 十二月十一日。

照得 聖駕南征，所有供應軍馬糧草，并合用器皿等項，已該江西布按二司分派各府州縣支給。在庫官錢，均派經過府縣應用。近訪得各該官吏，多有不遵法度，或將官庫錢糧，通同侵欺入己，乘機科派民間出辦，或取金銀器皿銀兩，或要牛馬猪羊等物，輒差多人下鄉，狐假虎威，擾害殆徧。中間積年刁徒，又行百般需索，稍有不遂，輒稱毆打抗拒，聳信官府，添人捉拏，加以刑辱，重行追索。若不查禁處置，深爲民患。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會同布政司掌印官，速行計處。先將各應支銀兩，查解應用。若有不足，就將在庫不拘何項銀兩，給支接濟。俱要造冊開報，以憑查考。事畢之日，再行議處。作正支銷，或設法追補。其各府州縣科取民間財物，卽行查究禁革。未到官者，毋再追併。已在官者，照數給還。中間敢有隱瞞纖毫不發，體訪得出，或被入首告，定行拏問賊罪，決不輕貸。仍先出給告示，發仰所屬張掛曉諭，務使知悉，俱毋違錯。

禁省詞訟告諭 十二月十七日。

近據南昌等府州縣人等，訴告各項情詞到院，看得中間多係戶婚田土等事，雖有一二地方重情，又多繁瑣牽掣，不干己事，在狀除情可矜疑者，亦量輕重准理，其餘不行外，爲照江西地方，近因竇王變亂，比來官軍見省城空虛，沉聞 聖駕將臨，有司官員，俱各公占委用，分理不暇，遠近居民，又有差役答應，奔走無休。本院志在撫安地方，休息軍民，當此多事之時，豈暇受理詞訟，必待地方寧靖，兵衆旣還，官府稍暇，方從容聽斷。爲此合行出給告示，曉諭各府州縣軍民人等，暫且各回生理，保爾家室，毋輕忿爭，一應小事，各宜含忍，不得輒與詞訟，不思一朝之忿，錙銖之利，遂致喪身亡家，始謀一戢，後悔何及。中間果有賊官酷吏，豪奸巨賊，虐衆殃民，患害激切者，務要簡切直言，字多不過一二行，陳告亦須自下而上，毋致騫越。其餘一切事情，俱候地方寧謐，官軍班還之日，各赴該管官司告理。若割斷不公，或有虧枉，方許申訴。敢有故違，仍前告擾者，定行痛責，仍照例枷號問發，決不輕貸。

再禁詞訟告諭 十二月。

照得本院屢出告示，曉諭軍民人等，令其含忍寬耐，止息爭訟；而軍民人等全不體息，紛紛告擾不已。及看所告情詞，多係小事忿爭，全是繁文牽掙，細字疊書，殊可厭惡。當此多事，日不暇給，詞狀動以千百，徒費精神，何由遍覽。除已前情詞俱已不行外，爲此再行曉諭，敢有仍前不遵告諭，故違告擾者，定行照例枷號，從重問發，的不虛示計開。

一、本院係風憲大臣，職當秉持大體，正肅百僚，非瑣屑聽理詞訟之官。今後軍民人等，一應戶婚田土鬪爭，債負錢糧差役等事，俱要自下而上，府州縣問斷不公，方許告守巡按察衙門；守巡按察問斷不公，方許赴本院陳告。敢有越訴瀆冒憲體者，痛責。

征藩公移下 凡二十七條

開報征藩功次賊仗咨 正德十五年三月初四日。

准 欽差整理兵馬糧草等項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 咨內開：「煩爲查照，將征剿防守有功官軍人等，俱照功次，分別明白，造冊咨送，以憑查議等因。」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叛重情事，本職奉 命前往福建公幹，中途遭遇寧府反叛，謀危 宗祀，係國家大難，義不容舍之而往，當即保吉安，隨具本奏 聞，及星夜行文各府，起調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適遇巡按兩廣御史謝源，伍希儒回京復 命，又復具本奏留軍前，協謀行事，各哨官兵，俱聽監督，獲有功次，俱憑本職送發各官審驗紀錄去後。續督官兵，前後攻復省城，俘執宸濠，并其黨與，劇賊起解間，隨准南京兵部咨開稱前事云：「照得江西逆賊，既已擒獲，逆黨已經翦平，所獲功次，合行紀錄，除原差科道官前來外，煩將征剿逆賊官軍民兵，召募義勇，及鄉官人等，所獲功次，分別奇功頭功功次，造冊覆驗等因。」案經備行江西按察司查照施行去後。今准前因，看得，征剿宸濠之時，止是分布哨道，設伏運謀，以攻城破敵爲

重，擒斬賊徒爲輕；且攻城破敵，雖係本職督領各哨官兵協謀併力，緣任非一人，事非一日，各官俱係同功一體，難以分別等第。其擒斬賊徒，雖有等級，自有下手兵夫，難以加於各官之上。止將各哨擒斬賊犯，送發御史謝源伍希儒審驗明白，從實直紀。緣各官不曾奉有紀功之命，但照本職欽奉勅諭便宜事理，從權審驗紀錄，難以分別奇功頭功次功等項名目。止於造冊內開寫某人擒斬某賊首，某賊從重輕多寡，據實造冊，中間等第，亦自可見。除行各官再行查照造冊徑繳外，所據擒獲功次總數及官軍兵快報効人等員名數目，合行開造咨報施行。

計開：

一、提督領兵官一員。

欽差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

一、協謀討賊審驗功次官二員。

欽差巡按兩廣監察御史謝源 伍希儒。

一、領哨官十員。

衝鋒破敵：

吉安府知府伍文定 贛州府知府邢珣。

袁州府知府徐璉 臨江府知府戴德孺。

邀伏截殺：

贛州衛署都指揮僉事余恩 撫州府知府陳槐 建昌府知府曾瑛 饒州府知府林瑛 廣信府知

府周朝佐 瑞州府通判胡堯元。

一、分哨官十一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李楫。臨江府新淦縣知縣李美。吉安府萬安縣知縣王冕。南康府安義縣知

縣王軾。瑞州府通判童琦。

守把截殺。

吉安府通判談儲。吉安府推官王暉。南昌府進賢縣知縣劉源清。南昌府奉新縣知縣劉守緒。

南昌府推官徐文英。撫州府臨川縣知縣傅南喬。

一、隨哨官四十六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通判楊昉。吉安寺禦千戶所指揮同知麻璽。贛州府同知夏克義。贛州衛指揮僉事孟俊。

永新守禦千戶所指揮同知高睿。南昌府通判陳旦。南昌府豐城縣知縣顧倬。袁州府推官陳

輅。南昌府寧州知州汪憲。饒州府餘干縣知縣馬津。瑞州府上高縣知縣張淮。瑞州府高安縣

知縣應恩。吉安府永新縣知縣柯相。南昌府建昌縣知縣方澤。南昌府靖安縣知縣萬士賢。

守把截殺。

廣信府沿山縣知縣杜民表。廣信府永豐縣知縣譚縉。瑞州府同知楊臣。瑞州府新昌縣知縣王

廷。饒州府安仁縣知縣楊材。廣信府通判俞良貴。廣信府通判安節。廣信府推官嚴鏡。臨江

府同知奚鉞。臨江府通判張郁。廣信府同知桂鏊。瑞州府推官金鼎。贛州府贛縣知縣宋瑛。

贛州衛正千戶劉鑑。贛州衛正千戶楊基。廣信守禦千戶所千戶秦遜。永新縣儒學訓導艾珪。

瑞州府高安縣縣丞盧孔光。饒州府餘干縣縣丞梅霖。南昌府靖安縣縣丞彭齡。吉安府萬安縣

縣丞李通 南昌府武甯縣縣丞張翺 贛州府興國縣主簿子旺 瑞州府高安縣主簿胡鑑 饒州府餘干縣龍津驛驛丞孫天裕 南昌府南昌縣市汭驛驛丞陳文瑞 吉安府吉水縣致仕縣丞龍光 贛州府贛縣聽選官雷濟 南昌府豐城縣省祭官文棟材 贛州府贛縣義官蕭庚 南安府上猶縣義官尹志爵

一、協謀討賊鄉官十二員。

致仕都御史王懋中 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 丁憂御史張菴山 養病郎中曾直 養病評事羅僑 調用僉事劉盡 致仕按察使劉遜 致仕參政黃繡 閒住知府劉昭 依親進士郭持平 參謀驛丞王思 參謀驛丞李中

一、戴罪殺賊官一十七員。

九江兵備副使曹雷 九江府知府汪穎 九江府德化縣知縣何士鳳 九江府彭澤縣知縣潘珉 九江府湖口縣知縣章玄梅 南康府知府陳霖 南康府同知張祿 南康府通判蔡讓 南康府通判俞椿 南康府推官王詡 南康府星子縣主簿楊永祿 南康府星子縣典史葉昌 南昌府知府鄭懃 南昌府同知何繼周 南府昌通判張元澄 南府昌南昌縣知縣陳大道 南昌府新建縣知縣鄭公奇

一、提調各哨官軍兵快人等，除分布把守外，臨陣共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三員名。
 一、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宮人賊屬，奪回被脅被虜，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項，共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六名顆口。
 生擒六千二百七十九名。

首賊一百零四名。

從賊六千一百七十五名，內審放一千一百九十二名。

斬獲賊級四千四百五十九顆。

俘獲宮人四十三名。賊屬男婦二百三十八名口。

奪回被脅被虜官民人等三百八十四員名口。

招撫畏服投首一百九十三位名。

一、奪獲 誥命符驗，并各衙門印信關防，金銀賊仗等物。

誥命一道。

符驗一道。印信關防一百零六顆。

金并首飾六百二十三兩一錢二分。

銀首飾器皿八萬三千八百九十七兩一錢五分八釐五毫。

賊仗一千八百九十件。

器械一千一百九十九件。

牛三十頭。馬一百零八匹。驢騾一十三頭。鹿三隻。

一、追獲金鹽二顆。金冊二付。

一、燒燬賊船七百四十六隻。

一、陣亡兵六十八名。

進繳征藩鈞帖 四月十七日。

卷查先奉 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 鈞帖，「節該 欽奉制諭，江西宸濠悖逆天道，謀爲不軌，欲圖 社稷，得罪 祖宗，茲特命爾統率六師，往正其罪，殄除叛逆，以安地方。其隨軍內外提督及各處鎮巡等官，悉聽節制。欽此。」欽遵，合行鈞帖，仰提督南贛汀漳兼巡撫江西等處右副都御史王守仁照依 制諭內事理，即便轉行所屬司府衛所州縣驛遞衙門一體欽遵施行等因。已經依奉備行各屬欽遵，及具不違依准，備由呈繳去後。本職遵奉總督軍門節制方略，領部下官軍克復南昌府城，擒獲叛黨宜春王拱樞及將軍儀賓，從逆守城人等一千有餘，隨於鄱陽湖等處連日大戰，擒獲叛首竄王宸濠，并其謀主李士質劉養正王春等，大賊首吳十三凌十一等，及其黨與脅從人等共一萬一千有奇，除將擒斬緣由先後具 奏外，竊照宸濠謀危 宗社，陰蓄異圖，十有餘年，及其稱兵倡亂，遠近憂危，海內震動，仰賴總督軍門統領六師，奉 天征討，督率內外提督等官及運謀設策分布，前來南京江西等處相繼進剿，故旬月之間，掃平逆黨，奠安 宗社，此皆總督軍門神武英略，奇謀妙算，一振不殺之威，遂收平定之績，而內外提督等官協謀贊成，并力効命之所致也。職等仰仗德威，遵奉方略，不過奔走驅逐，少效犬馬之勞而已，何功之有？所有原奉鈞帖，今已事完，理合進繳。除部下獲功官兵人等備行紀功官徑自查審繳報外，緣係十分緊急軍情，及 奏繳鈞帖事理，合行具由呈乞施行。

行江西三司搜剿鄱陽餘賊牌 五月二十日。

照得江西鄱陽湖等處盜賊，節行告示曉諭，各安生理，而稔惡不悛者尚多，又有應捕人等，相率同盜，或名雖投首，實陰懷反側。近因本院住劄省城月餘，節據官民赴告盜賊縱橫，隨行巡捕等官上緊緝捕，未見以時獲報。各官平素怠玩，本當參拿究治，姑且記罪，另行所據前賊若不速剿，未免釀成大患。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備行督捕都指揮僉事馮勳分守該道分巡該道，密切齋文分投近湖各府縣該司等衙門，著落掌印捕盜等官，各選驍勇機快人等，各備鋒利刀鎗弓箭火銃等項，雇價經風浪船隻，及能諳水勢水手撐駕，查將在庫官錢，給作口糧，選委臚

路官員管領，俱聽都指揮僉事馮勳總統約束，分布哨道，多差知因人役，探賊向往，就便刻期剿殺，務限一月之內盡獲，無留芽孽遺患。若遠限不獲，先將各官住俸殺賊，若怠玩兩月之外，通行解赴軍門，治以軍法。其兵快人等，若有遠限逗遛，畏縮誤事者，就仰總統官於軍前查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量以軍法罰治。仍要戒約應捕，不許妄擊平民，及容賊妄擊，嚇詐財物，并賣放真盜，濫及無辜，敢有故違，一體治以軍法。承委各官務要慎重行事，不得輕率寡謀，中賊奸計，所獲功次，俱仰解赴該道從實紀錄造報，以憑查考功罪，輕重罰賞，如違節制，國典具存，罪不輕貸。其軍中未盡機宜，該道徑自處置施行。仍一面先督所屬府縣，查照本院先頒十家牌式，上緊編舉，以爲弭盜安民之本，俱毋違錯。

追剿入湖賊黨牌十五年。

據南康府通判林寬呈稱：「後港逆犯楊本榮等百十餘人，携船逃入鄱陽湖等處，乞行南昌、饒州等府縣，及沿湖巡司居民人等截捕。」看得賊既入湖，良善已分，正可乘機合兵剿捕。爲此牌仰守巡南昌道，卽行點選驍勇軍快六七百名，各執備鋒利器械，給與口糧一月，就行督捕都指揮僉事馮勳統領，星夜躡賊向往，用心緝捕，獲功人役，一體重賞；如有遠令退縮者，遵照欽奉，敕諭事理，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申嚴紀律，相機而行，毋得退避輕忽，有失機宜，致賊遠竄，貽患地方。軍法具存，罪亦難道。

行嶺北道清查贛州錢糧牌 十月二十三日。

照得本院及嶺北守巡該道并贛州府衛所縣問完批申呈詞，囚犯紙米工價贓罰等項，及官廠日逐收到商稅銀兩，俱經該官府追收貯庫，以備軍餉，年久未經清查，該府官吏更換不常，中間恐有那移侵漁隱漏等情。爲此仰抄案回道，卽便親詣贛州府庫，督同該府官先將正德十二年二月起，至正德十五年九月終止，各項紙米工價贓罰商稅等項銀兩卷簿，逐一清查盤理，要見軍前用過若干，卽今見在若干，有無侵漁隱漏若干，及有衣物等項，

年久朽壞，相應變賣若干，備查開冊繳報本院查考。如有奸弊，就便拏究追問，具招呈詳，毋得故縱，未便。

申行十家牌法

凡立十家牌，專爲止息盜賊；若使每家各自糾察，甲內之人，不得容留盜賊；右甲如此，左甲復如此，城郭鄉村無不如此，以至此縣如此，彼縣復如此，遠近州縣無不如此，則盜賊亦何自而生。夫以一甲之人，而各自糾察十家之內，爲力甚易。使一甲而容一賊，十甲即容十賊，百甲即容百賊，千甲即容千賊矣。聚賊至於千百，雖起一縣之兵而剿除之，爲力固已甚難。今有司往往不嚴十家之法，及至盜賊充斥，卻乃興師動衆，欲於某處屯兵，某處截捕，不治其本，而治其末，不爲其易，而爲其難，皆由平日怠忽因循，未嘗思念及此也。自今務令各甲各自糾舉，甲內但有平日習爲盜賊者，即行捕送官司，明正典刑，其或過惡未稔，尙可教戒者，照依牌論，報名在官，令其改化自新，官府時加點名省諭，又逐日督令各家，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則奸僞無所容，而盜賊自可息矣。○大抵法立弊生，必須人存政舉，若十家牌式，徒爾編置張掛，督勸考較之法，雖或暫行終歸廢弛。仰各該縣官，務於坊里鄉都之內，推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之人，或三四十人，或一二十人，厚其禮貌，特示優崇，使之分投巡訪勸諭，深山窮谷必至，教其不能，督其不率，面命耳提，多方化導，或素習頑梗之區，亦可間行鄉約進見之時，咨詢民瘼，以通下情，其於邑政，必有裨補。若巡訪勸諭，著有成效者，縣官備禮親造其廬，重加獎勵，如此庶幾教化興行，風俗可美。後之守令，不知教化爲先，徒恃刑驅勢迫，由其無愛民之實心，若使果然視民如己子，亦安忍不施教誨勸勉，而輒加箠楚鞭撻，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況非善政乎？守令之有志於愛民者，其盍思之！

行江西布政司清查沒官房產 十一月二十日

照得逆黨沒官房屋田產等項，近經司府出佃與人暫管，候命下之日定奪。近訪得官民之家，不論告佃年月先後，地里遠近，應否一概混爭，若不預爲查處，立定規則，將來必致大興告擾，漸起釁端。爲此仰抄案同司，即查

前項沒官房屋田產，實計若干處所，某月日期，經由某衙門與某人，務以年月先後爲次，先儘本縣人戶，然後及於異縣，先儘本府人戶，然後及於異府。中間多有勢豪之徒，不遵例，妄起爭訟，或不由官府，私擅占管，佔住者，該司通行查出呈來，以憑鞫問，參究施行，毋得容隱，及查報不清，未便。

批再申十家牌法呈 十一月二十九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盜賊之縱橫，由於有司之玩弛，沿流推本，實如所呈，失事各官，俱合提究，以警將來。但地方多事未完，缺人管理，除該府縣掌印官，姑且記罪，責令懲創奮勵，修敗補隙，務收桑榆之功，以贖東隅之失。其巡捕等官，卽行提問，以戒怠弛。仍備行各府縣掌印巡捕等官，自茲申戒之後，悉要遵照本院近行十家牌諭，及各街巷鄉村建置鑼鼓等項事理，上緊著實舉行，嚴督查考，務鑒前車之覆，預爲曲突之徙，毋得仍前玩忽怠弛，但有疎虞，定行從重鞫究，斷不輕貸，此繳。

批各道巡歷地方呈 十二月二十六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南昌湖西湖東九江各道地方，兵荒之餘，民窮財盡，盜賊叢起，劫庫掠鄉，無月無警，府縣各官，事無綱紀，申請旁午，文移日繁，政務日廢。仰各分巡官，不時往來，該道臨督所屬，設法調度，用其所長，而不責其備，教其不及，而勿撓其權，興廉激懦，祛弊懲奸，務以息訟弭盜，康甯小民，毋憚一身之勞，終歲逸居，省城坐視民患，藐不經心，俱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繳。

禁約釋罪自新軍民告示 正德十六年正月初五日。

告示一應平日隨從逆府舍餘軍校人等，論罪俱在必誅，雖經自首，奉有詔宥，據法亦當遷徙邊遠煙瘴之地，但念其各已誠心悔罪，故今務在委曲安全，仰各洗心滌慮，改惡從善，本分生理，保守身家，毋得仍蹈前非。或又投入各王府及鎮守撫按三司等衙門，充作軍卒伴當皂隸防夫等項名目，挾持復讎，定行擒拏，追坐從逆重刑，知

情容留官司參究，論以窩藏逆黨，同甲鄰佑不舉首者，連坐以罪，除已奏請外，仰各遵照毋違。

某縣某坊第幾甲，釋罪自新一戶某人。

左鄰某人。右鄰某人。

仰各鄰毋念舊惡，務要與之和睦相處。早晚仍須勸化鈐束，毋令投入各府及鎮守撫按三司等衙門，充當軍伴，當皂隸防夫等項名目，挾勢害人，定行坐以知情容隱，逆黨重罪，決不輕貸。

批湖廣兵備道設縣呈 十六年。

據整飭郴桂衡永等處兵備湖廣按察司副使汪玉呈稱：「本道接管看得議奏計處地方，以弭盜賊事件內一件，審處賊遺田地，俱經查勘明白，屬宜章者，撥與該圖領種，屬臨武者，各歸原主，屬桂陽者，原議候設立大堰三堡，撥給各堡軍兵頂種，續奉巡撫衙門批委同知魯玘，再行踏勘計處一件，添設屯堡，以嚴防禦，見奉提督衙門案驗區處，其第一件設縣，所以便撫禦，最為緊要重大，縣所既設，則更夫有所歸著，哨營可以擊散，至於添屯堡處，巡司併縣堡審田地四事，可以次第興行，但先因廣東守巡兵備等官所見或異，致蒙該部請命提督大臣親詣勘處，又緣別有機務，未即臨勘，至於今日，本職竊意廣東各官，決無不肯協和成事之心，蓋因比時多事，未暇細閱文書，及查原經委官，止有同知魯玘，見在原奉提督衙門行令，徑自約會廣東各官，速將設縣事情，及添設屯所事宜，查議，除行同知魯玘前去，約會廣東該道委官議處，本職仍親詣適中地方，約會外，理合呈詳施行等因。」到院卷查先為圖議邊方後患事，准兵部咨云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巡撫湖廣都御史秦案驗云云。候本院撫臨至日，會行議處，具奏定奪施行，各無苟且搪塞去後。今呈前因，參照前項立縣等事，關係地方安危，遠近人心懸望，恨不一日而成。本院雖奉敕旨，別有機務，不暇親詣，而該道前任守巡各官，皆有地方重責，自當遵照晝夜經營，卻乃因循二年之上，尙未完報，縱使國法可以倖免，不知此心亦何以自安？今照接管副使汪玉久負體用之學，素

有愛民之心，據所呈報，既已深明事機，洞知緩急，遂使舉而行之，固當易於反掌，合再督催，以速成績。爲此仰抄案回道，即往彼地約會各該道守巡等官，速將設縣等項事情議處定當，具由呈奪。應施行者，一面施行，務爲羣策畢舉之圖，以收一勞永逸之績，毋再因循，仍蹈前轍，未便。仍行都布按三司一體查照會議施行。

督剿安義逆賊牌 二月十一日。

牌仰典史徐誠，即行調選羅坊等處驍勇慣戰兵夫四百名，各備鋒利器械，就仰該縣官於堪動銀兩內先行給與口糧二月，統領星夜前赴安義縣，聽憑通判林寬調度追剿，獲功人員一體從重給賞。但有不遵號令及逗遛退縮，擾害平人者，仰即遵照本院欽奉 敕諭事理，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申嚴紀律，整束行伍，必使所過之地，秋毫無犯，所捕之賊，確類不遺，庶稱委任。如或縱弛怠忽，致有疏虞，軍令具存，罪亦難貸。

截剿安義逃賊牌 二月十三日。

看得安義逆賊已經本院嚴督官兵四路邀截，誠恐無所逃竄，或歸衝縣治，除行知縣熊价專一防守縣治，以守爲戰，通判林寬專一追剿逃賊，以戰爲守，及行都指揮馮勳，選領南昌府衛軍快督兵截剿外，牌仰饒州南康九江府掌印官張愈嚴王念等各行起集兵快，身自督領，於沿湖要害邀截迎擊，仍督令餘干樂平都昌建昌湖口彭澤等縣掌印官領兵把截，沿湖緊關隘路江口，毋令此賊得以出境遠遁。一面多差知因鄉導探賊向，往互相傳報，合勢粘蹤追剿，一應機宜俱聽從宜區處。各官務要竭力殫智，殺賊立功，以靖地方，毋得畏縮，因循輕忽，疎略致賊滋漫，軍法具存，罪難輕貸。

批議賞獲功陣亡等次呈 三月初十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獲功陣亡等員役俱查照贛州事例，獲賊首者賞銀十兩，次賊首七兩，從賊三兩，老弱二兩，奮勇對敵陣亡者十兩，殺傷死者七兩五錢，被傷者三兩。其有軍民人等，各於賊勢未敗之先，自行帥衆擒獲

送官者，仍照出給告示，賊首賞二十兩，次賊首十兩，從賊首五兩，務查的實，一例給賞，毋吝小費，致失大信。俱仰南昌府於本縣支刺軍餉銀內，公同賞功官照數支給，開數繳報查考。

覆應天巡撫派取船隻咨 三月二十四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據應天府呈開，江西九江等府原派船五十隻，裝運營建宮室物料，乞查處督發，奉批查處呈奪。」議照江西、南康、南昌等府，並無馬快船隻，雖有額造紅船，爲因宸濠謀反，被賊燒燬，往來使客，及糧運尚且無船裝送，疲困已極，委果無從區處。」呈詳到院，爲照江西各府師旅饑饉疲困已極，況兼本職氣昏多病，坐視民瘼，莫知所措，前項船隻，果難措置。南京素稱富庶，今雖實因頻餽之煩，然得貴院撫緝有方，兼以長才區畫，何事不濟？且江西之疲弊，亦貴院所備知，嘗蒙軫念，爲之奏蠲租稅，江西之民，無不感激，獨此數十艘，迺不蒙一爲分處乎？爲此合咨貴院，煩請查照，憫念疲殘之區，終始得惠，別爲處撥裝運施行。

批東鄉叛民投順狀詞 四月初九日。

據東鄉縣民陳和等連名訴，看得 朝廷添設縣治，本圖以便地方，而順民情；但割小益大，安仁之民，旣稱偏損，亦宜爲之處分；在官府自有通融裁制，各民惟宜聽順，果有未當，又可從容告理；而乃輒稱背抗，稔惡屢年，愈撫愈甚，不得已而有擒捕之舉，亦惟彰 國法，禁頑梗，小懲大戒，期在安緝撫定，非必殺爲快也。今各民旣來投順，官府豈欲過求，但未審誠僞，恐因擒捕勢迫，暫來投順，以求延緩，亦未可知。仰按察司會同都布二司，將各情詞備加詳審，及查立縣始末緣由，其各都圖，應否歸附某縣，各縣糧差，應否作何區處，各民違抗逃叛之罪，應否作何理斷，通行議處呈奪。

批江西布政司清查造冊呈 四月十六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造冊清查之法，旣已詳悉備具，但人存政舉，使奉行不至，則革弊之法，反爲流弊之源；

仰布政司照議上緊施行，仍備行總理及各守巡官，同以此事爲固本安民之首，各至分地，臨督各該府州縣正官，且將別項職事，牒委佐貳官分理，俱要專心致志，身親綜核，照式依期清量查造，務使積弊頓除，後患永絕，以蘇民困。中間但有不行盡心查理，止憑吏胥苟且了事者，卽行拏治問發，提調等官一體參究。其各官分定地方，該司具名開報。

行豐城縣督造淺船牌 十六年。

仰抄案回縣，卽行知縣顧倬速差能幹官前來樟樹，接駕淺船到縣，照依該道估價，於官庫支給各船旗軍收領。就便擇日催督縣丞沈廷用，遵照本院面授水簾梳等法，興工修築，務將前船銜結勾連，多用串關扇束縛堅牢，足障水勢，以便施工，毋爲摧盪，虛費財力。

行江西按察司審問通賊罪犯牌 六月十五日。

照得本院於正德十四年六月內，因寧王謀反，起兵征剿，具本奏聞，當差贛州衛舍人王翦齋奏，郤乃設計詐病，推託不前，顯有通賊情弊。及至擒獲逆賊，差齋緊關題本赴京。奏報，卻又迂道私赴太監張忠處，捏報軍中事情，幾至釀成大變。及將原領題本，通同邀截回還，所據本犯罪難輕貸。爲此牌仰本司，卽將發去犯人王翦從公審問明白，依律議擬，具招呈詳，毋得輕縱，未便。

行江西按察司清查軍前解回糧賞等物 六月十九日。

卷查先該本院督解宸濠中途奉旨，仍解回省，隨將前項賞功銀牌花紅綵段及糧餉等項，牌差縣丞等官龍光等解發江西。按察司查收貯庫，仍候本院明文施行去後。今照前項糧賞等銀，已支未支，清查應該起解者，未審會否盡數解京，擬合查報。爲此牌仰本司，卽查原發糧賞等銀，各計若干，要見於何年月日奉本院批呈，或紙牌支取某項若干，給與某起官軍人等行糧，或犒勞兵快應用，其應解金冊一十二付，上高新昌玉印二顆，銀盆六面。

及衣服等件，曾否盡數解京；中間有無遺漏等情，備查明白，具數回報，以憑查對稽考，毋得遲延，未便

批廣東按察司立縣呈 七月二十八日。

據副使汪玉呈稱云：卷查先爲圖議邊方後患事，准兵部咨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湖廣巡撫都御史秦案驗，候本院撫臨至日，會行議處，具奏定奪施行。隨據副使汪玉呈云：看得立縣之舉，今且三年，而兩省會議，猶是道傍之談，似此往復不已，畢竟何時定計。自昔舉事，須順人情，凡今立縣，專爲弭亂，若使兩地人心未協，遂爾執己見而行，則是今日定亂之圖，反爲異時起爭之本。今江西安仁、東鄉各縣紛紜，奏告連年不息，卽今徽矣，除行該道兵備官上緊約會廣東各官，親詣地方，拘集里老年高有識者，備詢輿論，務在衆議調停，兩情和協，就立縣，都圖若干；湖廣於筓、離立縣，都圖若干；城池高廣若干；官員裁減若干；異時賦役兩地逃躲，若何區處；盜賊彼時出沒，若何緝捕；一應事宜，逐條開議，須於不同之中，務求通融之術，不得徒事空言，彼此推託，苟延目前，不顧後患，異時追論致禍之因，罪亦終有不免。除批行湖廣該道兵備官查照外，仰抄案回司，會同布政司各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約會湖廣各官，面議停當；一面會計工料，委官及時興工；一面備由開詳，以憑覆奏。毋再推延執拘，如有他虞，斷行參究，不恕。仍行兩廣提督，并巡按衙門查照催督施行。

行江西三司停止興作牌 八月初九日。

先該本院看得江西兵荒之餘，重以洪水爲災，民窮財盡，正當體養撫息；各該衙門一應修理公廩工役，俱宜停止；已經案仰各司，卽將工役悉行停止，其勢不容己者，亦待秋成之後，民困稍蘇，方許以次呈奪去後。近因本院出巡，訪得各該官員，不思地方兵變水患，小民困苦已極，方求蠲賦稅，出內帑欲賑而未能，輒復紛然修理，事屬故違；本當參究，尙傳聞未的，姑再查禁。爲此仰各抄案回司，卽查前項工程，前此果否悉行停止，近來是否重復興工。

具由呈報，以憑施行，毋得隱諱，違錯不便。

行嶺北道申明教場軍令 九月十七日。

照得本院調到甯都等縣官兵機快人等，見在贛州教場住劄操閱。中間恐有不守軍令，罪及無辜，應合禁約。隨據副使王度呈開，合行事宜，參酌相同。爲此仰抄案回道，卽行出給告示，張掛教場，曉諭官兵機快，各加遵守。如有違犯，事情重大者，拏送軍門，依軍令斬首。其事情稍輕者，該道徑自究治發落，仍呈本院查考。

計開：

一各兵但有擅動地方一草一木者，照依軍令斬首示衆。

一各兵但有管哨官總指稱神福饋送打點等項名色，科派銀物自一分以上，俱許赴該道面告究治。

一管哨官凡遇歇操之日，並在營房居住，鈐束機兵教演武藝，敢有在家遊蕩及挾妓飲酒，朋夥喧嘩者，訪出網打一百。

一各兵但有疾病事故，許管哨官稟明醫驗，不許顧人頂替；如有用財買求地方棍徒替身上操，仰該管總小甲拏獲首送該道枷號，如隱情不首，事發連總小甲一體枷號。

一各兵在市買辦柴米酒肉等項，俱要兩平交易，如有恃強多占分兩，被人告發，枷號示衆。

一管哨官凡遇各兵鬪毆喧鬧等項，小事量行懲治，大事稟該道拏問，不許縱容爭競鬪亂轅門。

一各歇操之日，各將隨有器械，務在整刷鋒利鮮明，毋得臨時有誤。如平日懶惰，不行修理，上操之際，弦矢斷折，銃礮不響，旗幟不明，查出網打一百。

一各兵遇上班之日，不許因便赴該道府訴告家鄉戶婚田上等項事情，查出痛責四十。

一各兵上街行走，俱要懸帶小木牌一面，上寫某哨官總下某人年甲籍貫，辨別。如有隱下兵打名色，另著

別樣衣冠，暗入府縣，挾騙官吏；及來軍門，并道門首，打聽消息，訪出枷號不恕。

一各兵領到工食銀兩，俱要撙節用度，謹慎收放。如有奢侈用盡，及被人偷盜，縱來訴告缺失，俱不准理，仍重加責治。

一各該上班兵夫，如有限期未滿，先行逃回者，差人原籍拏來，用一百斤大枷枷號教場門首三箇月，滿日細打一百，仍依律問發邊遠充軍。

一各哨官并兵夫，有軍門一應便宜，及利所當興，害所當革者，許赴軍門，及該道直白條陳，不許諸人阻當。行等郡縣建立社學牌，十二月二十七日。

照得本院近於贛州府城設立社學鄉館，教育民間子弟，風俗頗漸移易。牌仰等郡縣掌印官，卽於該縣起立社學，選取民間俊秀子弟，備用禮幣，敦請學行之士，延爲師長，查照本院原定學規，盡心教導，務使人知禮讓戶習詩書，不變偷薄之風，以成淳厚之俗，毋得違延忽視，及虛文搪塞取咎。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二

附錄一

年譜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姓王氏。其先出晉光祿大夫覽之裔，本瑯琊人；至曾孫右將軍義之，徙居山陰。又二十三世迪功郎壽，自達溪徙餘姚，今遂爲餘姚人。壽五世孫綱善鑑人，有文武才。國初誠意伯劉伯溫薦爲兵部郎中，擢廣東參議，死苗難。子彥達綴羊革裹尸歸，是爲先生五世祖。御史郭純上其事於

朝，廟祀增城。彥達號秘湖漁隱，生高祖諱與準，精禮易，嘗著易微數千言。永樂間

朝廷舉遺逸，不起，號遁石翁。曾祖諱世傑，人呼爲槐里子，以明經貢太學，卒。祖諱天鉞，號竹軒。魏嘗齋瀚嘗立傳，敘其環堵蕭然，雅歌豪吟，胸次灑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所著有竹軒稿、江湖雜稿，行於世。封翰林院脩撰。自槐里子以下，兩世皆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追贈新建伯。父諱華，字聽輝，別號實菴，晚稱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又稱爲龍山公。成化辛丑

賜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進封新建伯。龍山公常思山陰山水佳麗，又然先世故居，復自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居之。先生嘗築室陽明洞，洞距越城東南二十里，學者咸稱陽明先生云。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丁亥，先生生。

是爲九月三十日。太夫人鄭娠十四月，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雲中，鼓吹送兒授岑，岑驚寤，已聞啼聲。祖竹軒公異之，卽以雲名。鄉人傳其夢，指所生樓曰「瑞雲樓」。

十有二年丙申，先生五歲。

先生五歲不言。一日與羣兒嬉，有神僧過之，曰：「好箇孩兒，可惜道破。」竹軒公悟，更今名，卽能言。一日誦竹軒公所嘗讀過書，訝問之，曰：「聞祖讀時已默記矣。」十有七年辛丑，先生十歲，皆在越。

是年龍山公舉進士第一甲第一人。

十有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寓京師。

龍山公迎養竹軒翁，因攜先生如京師。先生年纔十一，翁過金山寺，與客酒酣，擬賦詩未成。先生從傍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詩。先生隨口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明年就塾師，先生豪邁不羈，龍山公常懷憂，惟竹軒公知之。一日與同學生走長安街，遇一相士異之，曰：「吾爲爾相，後須憶吾言，鬚拂領，其時入聖境，鬚至上丹臺，其時結聖胎，鬚至下丹田，其時聖果圓。」先生感其言，自後每對書輒靜坐凝思。嘗問塾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書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爲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龍山公聞之笑曰：「汝欲做聖賢耶！」

二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歲，寓京師。

母太夫人鄭氏卒。

居喪哭泣甚哀。

二十有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寓京師。

先生出遊居庸三關，卽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詢諸夷種落，悉聞備禦策，逐胡兒騎射，胡人不敢犯。經月始返。一日夢謁伏波將軍廟，賦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鬚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尙不磨。」

「時畿內石英王勇盜起，又聞秦中石和尚劉千斤作亂，屢欲爲書獻於朝。龍山公斥之爲狂，乃止。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在越。

七月親迎夫人諸氏於洪都。

外舅諸公養和爲江西布政司參議，先生就官署委禽。合卺之日，偶閒行入鐵柱宮，遇道士跌坐一榻，卽而叩之，因聞養生之說，遂相與對坐忘歸。諸公遣人追之，次早始還。○官署中蓄紙數篋，先生日取學書，比歸，數篋皆空，書法大進。先生嘗示學者曰：「吾始學書，對模古帖，止得字形。後舉筆不輕落紙，凝思靜慮，擬形於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後讀明道先生書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既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後與學者論格物，多舉此爲證。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寓江西。

十二月，夫人諸氏歸餘姚。

是年先生始慕聖學。先生以諸夫人歸舟至廣信，謁婁一齋諒，語宋儒格物之學，謂聖人必可學而至，遂深契之。明年龍山公以外艱歸姚，命從弟冕階宮及妹婿牧相與先生講析經義。先生日則隨衆課業，夜則搜取諸經子史讀之，多至夜分。四子見其文字日進，嘗愧不及後知之曰：「彼已游心舉業外矣，吾何及也。」先生接人故和易善謔，一日悔之，遂端坐省言。四子信未。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矣。」自後四子亦漸斂容。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歲，在越。

舉浙江鄉試。

是年場中夜半見二巨人各衣緋緣，東西立，自言曰：「三人好作事。」忽不見。已而先生與孫忠烈燧胡尚

書世甯同舉。其後震濂之變，胡發其奸，孫死其難，先生平之，咸以爲奇驗。○是年爲宋儒格物之學。先生始侍龍山公于京師，徧求考亭遺書讀之。一日思先儒謂衆物必有表裏精麤，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沈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聖賢有分，乃隨世就辭章之學。明年春，會試下第，縉紳知者咸來慰諭。宰相李西涯戲曰：「汝今歲不第，來科必爲狀元，試作來科狀元賦。」先生懸筆立就。諸老驚曰：「天才！天才！」退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中無我輩矣。」及丙辰會試，果爲忌者所抑。同舍有以不第爲恥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爲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識者服之。歸餘姚，結詩社龍泉山寺。致仕方伯魏瀚平時以雄才自放，與先生登龍山對弈聯詩，有佳句輒爲先生得之，乃謝曰：「老夫當退數舍。」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學兵法。當時邊報甚急，朝廷推舉將才，莫不遑遽。先生念武舉之設，僅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能以收輜略統馭之才，於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書莫不精究，每遇賓宴，嘗聚果核列陣勢爲戲。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談養生。先生自念辭章藝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于天下又不數遇，心持惶惑。一日讀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爲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爲讀書之法。」乃悔前日探討雖博，而未嘗循序以致精，宜無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漸漬治浹，然物理吾心終若判而爲二也。沈鬱既久，舊疾復作，益委聖賢有分。偶聞道士談養生，遂有遺世入山之意。

十有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在京師。

舉進士出身。

是年春會試，舉南宮第二人，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觀政工部。

疏陳邊務。

先生未第時嘗夢威甯伯遺以弓劍。是秋，欽差督造威甯伯王越墳，馭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時，暇即驅演「八陣圖」。事竣，威甯家以金帛謝，不受，乃出威甯所佩寶劍爲贈，適與夢符，遂受之。時有星變，朝廷下詔求言，及聞達磨猖獗，先生復命上邊務八事，言極剴切。

十有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在京師。

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

十有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在京師。

奉命審錄江北。

先生錄囚多所平反。事竣，遂遊九華，作遊九華賦，宿無相化城諸寺。是時道者蔡蓬頭善談仙，待以客禮，請問。蔡曰：「尙未。」有頃，屏左右引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尙未。」問至再三，蔡曰：「汝後堂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相。」一笑而別。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岳險訪之，正熟睡，先生坐傍撫其足，有頃醒，驚曰：「路險何得至此。」一因論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箇好秀才。」後再至，其人已他移，故後有會心人遠之歎。

十有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在京師。

八月疏請告。

是年先生漸悟仙釋二氏之非。先是五月復命，京中舊遊俱以才名相馳騁，學古詩文。先生歎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爲無用之虛文也。」遂告病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輿等四人來訪，方出五雲門，先生即命僕迎之，且歷語其來蹟。僕遇諸途，與語良合，衆驚異以爲得道。久之悟。

曰，「此簾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已而靜久，思離世遠去，惟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念，因循未決。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錢塘西湖，復思用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有禪僧坐關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喝之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麼？」僧驚起，卽開視對語。先生問其家，對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卽指愛親本性論之。僧涕泣謝明日，問之，僧已去矣。

十有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在京師。

秋，主考山東鄉試。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稱聘主鄉試，試錄皆出先生手筆。其策問議國朝禮樂之制，老佛害道由於聖學不明，綱紀不振由於名器太濫，用人太急，求效太速，及分封清戒，禦夷息訟，皆有成法。錄出人占先生經世之學。

九月改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

十有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在京師。

是年先生門人始進學者，溺於詞章記誦，不復知有身心之學。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爲聖人之志。聞者漸覺興起，有願執贄及門者。至是專志授徒講學。然師友之道久廢，咸目以爲立異好名。惟甘泉湛先生若水時爲翰林庶吉士，一見定交，共以倡明聖學爲事。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在京師。

二月上封事，下詔獄，謫龍揚驛驛丞。

是時武宗初政，奄瑾稱柄，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以諫忤旨，逮繫詔獄。先生首抗疏救之，其言「君仁臣

直鏡等以言爲責，其言如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諫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陛下不過少示懲創，非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甯不寒心！伏願追收前旨，使鏡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疏入，亦下詔獄。已而廷杖四十，既絕復甦。尋謫貴州龍場驛驛丞。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在越。

夏赴謁至錢塘。

先生至錢塘，瑾遣人隨偵。先生度不免，乃託言投江以脫之。因附商船遊舟山，偶遇颶風大作，一日夜至崗界。比登岸，奔山徑數十里，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納。趨野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夜半，虎遶廊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斃于虎，將收其囊，見先生方熟睡，呼始醒，驚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無恙乎？」邀至寺。寺有異人，嘗識于鐵柱宮，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之句。與論出處，且將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瑾怒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南走粵，何以應之？」因爲善得明夷，遂決策返。先生題詩壁間曰：「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因取問道由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尚書，從鄱陽往省。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是時先生與學者講授，雖隨地興起，未有出身承當，以聖學爲己任者。徐愛，先生妹婿也，因先生將赴龍場，納贖北面，奮然有志于學。愛與蔡宗堯、朱節同舉鄉貢，先生作別三子序以贈之。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在貴陽。

春至龍場。

先生始悟格物致知。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蝮蠱，盡毒瘴癘，與居夷人鴟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居，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時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尙覺未化，乃爲石墩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餉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詼笑，始能忘其爲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億說，居久，夷人亦日來親狎，以所居湫溼，乃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之。思州守遣人至驛，悔先生諸夷不平，共毆辱之。守大怒，言諸當道。毛憲副科令先生請謝，且諭以禍福。先生致書復之，守慚服。水西安宣慰聞先生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馬，俱辭不受。始朝廷議設衛於水西，既置城，已而中止，驛傳尙存。安惡據其腹心，欲去之，以問先生。先生遺書折其不可，且申朝廷威信，令甲議遂寢。已而宋氏酋長有阿賈阿札者，叛宋氏，爲地方患，先生復以書詆諷之。安悚然，率所部平其難，民賴以甯。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在貴陽。

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

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始席元山書提督學政，問朱陸同異之辨。先生不語朱陸之學，而告之以其所悟。晝懷疑而去。明日復來，舉知行本體證之。五經諸子漸有省。往復數四，豁然大悟，謂聖人之學，復觀於今日。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辯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與毛憲副脩葺書院，身率貴陽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後徐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決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已知父當孝，兄當弟矣，迺不能孝弟，知與行分明是兩事。」先生曰：「此被私欲隔斷耳，非本體也。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復本體，故

大學指出真知行以示人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夫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色時已是好矣，非見後而始立心去好也。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臭時已是惡矣，非聞後而始立心去惡也。又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體。『愛曰：「古人分知行爲二，恐是要人用工有分曉否。」』先生曰：「此正失卻古人宗旨。某嘗說知是行之主意，行實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實知之成，已可理會矣。古人立言所以分知行爲二者，緣世間有一種人懵懵然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是之爲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知而後行無繆，又有一種人茫茫然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是之爲揣摩影響，所以必說行而後知始真。此是古人不得已之教，若見得時，一言足矣。今人卻以爲必先知然後能行，且講習討論以求知，俟知得真時方去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某今說知行合一，使學者自求本體，庶無支離決裂之病。」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在吉。

陞廬陵縣知縣。

先生三月至廬陵。爲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爲本。蒞任初，首詢里役，察各鄉貧富奸良之實而低昂之。獄牒盈庭，不卽斷射稽。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勸諭。民胥悔勝，氣歸訟，至有涕泣而歸者。由是囹圄日清。在縣七閱月，遺告示十有六，大抵諄諄慰父老，使教子弟毋令蕩僻。城中失火，身禱返風，以血禳火，而火卽滅。因使城中關火巷，定水次兌運，絕鎮守橫征，杜神會之借辦，立保甲以弭盜，清驛遞以延賓旅。——至今數十年猶踵行之。○語學者悟入之功。先是先生赴龍場時，隨地講授，及歸過常德辰州，見門人冀元亨、蔣信、劉觀時輩俱能卓立喜曰：「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幸得諸友，悔昔在貴陽舉知行合一之教，紛紛異同，罔知所入，茲來乃與諸生靜坐僧寺，使自悟性體，顧恍恍若有可卽者。」既又途中寄書曰：

「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也；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用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

冬十有一月入覲。

先生入京，館於大興隆寺。時黃宗賢縮爲後軍都督府都事，因儲柴墟權請見。先生與之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對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功。」先生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明日引見甘泉，訂與終日共學。○按宗賢至嘉靖壬午春復執贄稱門人。

十有二月，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

論實踐之功。先生與黃縮應良論聖學久不明，學者欲爲聖人，必須廓清心體，使纖翳不留，真性始見，方有操持涵養之地。應良疑其難。先生曰：「聖人之心如明鏡，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班垢駁蝕之鏡，須痛刮磨一番，盡去駁蝕，然後纖塵卽見，纔拂便去，亦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蝕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纔拂便去，至于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勿以爲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裏面意思，此功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卻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按先生立教皆經實踐，故所言懇篤若此。自揭良知宗旨後，吾黨又覺領悟太易，認虛見爲真得，無復向裏着己之功矣。故吾黨穎悟承速者往往多無成，甚可憂也。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在京師。

正月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

論晦菴象山之學。王與菴讀象山書有契，徐成之與辯不決。先生曰：「是宋非陸，天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雖微成之之爭，與菴亦豈能遊行其說乎？」成之謂先生漫爲含糊兩解，若有以陰助與菴而爲之地者。先生以書解之曰：「與菴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體。』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于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于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與菴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菴，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菴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若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整，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注釋考辯，而論者遂疑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躡等而或失之於妄作，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煩而失之愈遠，至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菴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菴，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盡其所以非乎？僕嘗以爲晦菴之與象山，雖其所以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菴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菴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砥礪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

僕。陶菴之學既已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猶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陶菴有知，將亦不能一日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兄一吐露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于與菴已乎。

二月爲會試同考試官。

是年僚友方獻夫受學，獻夫時爲吏部郎中，位在先生上，比聞論學，深自感悔，遂執贄事以師禮。是冬告病歸西樵，先生爲敘別之。

十月陸文選清吏司員外郎。

送甘泉奉使安南。先是先生陞南都，甘泉與黃綰言於冢宰楊一清，改留吏部，職事之暇，始遂講聚。方期各相砥切，飲食啓處必共之。至是甘泉出使安南封國，將行，先生懼聖學難明而易惑，人生別易而會難也，乃爲文以贈。略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尊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墨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以爲，而徒取辯於言辭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辭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願一二同志之外，莫予冀也。岌岌乎仆而復興，晚得於甘泉，滿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末之能

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況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有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抑不可問，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爲緩乎？」

七年壬甲先生四十一歲在京師。

三月陞壽功清吏司郎中。

按同志考是年程孔暉顧應祥鄭一初方獻科王道梁穀萬潮陳鼎唐鵬路迎孫瑚魏廷霖蕭鳴鳳林達陳沈及黃縉應良朱節蔡宗亮徐愛同受業。

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

與徐愛論學。愛是年以郴州知州考滿進京，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先生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聞之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胸中混沌復開。仰思堯舜三王孔孟千聖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則一。今之傳習錄所載首卷是也。其自敘云：「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功夫，明善是誠身功夫，窮理是盡性功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功夫，博文是約禮功夫，惟精是惟一功夫，諸如此類，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在越。

二月至越。

先生初計至家，卽與徐愛同遊台蕩，宗族親友絆弗能行。五月終，與愛數友期候黃縉不至，乃從上虞入四

明，觀白水，尋龍谿之源，登杖錫，至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欲遂從奉化取道赤城。適久旱，山田盡龜坼，慘然不樂，遂自甯波還餘姚。縮以書迎先生。復書曰：「此行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然無大發明。其最所歉然，宗賢不同茲行耳。後輩習氣已深，雖有美質，亦漸消盡。此事正如淘沙，會有見金時，但目下未可必得耳。」先生茲遊雖爲山水，實注念愛縮二子，蓋先生點化同志多得之登遊山水間也。

十月至滁。

滁山水佳勝，先生督馬政，他僻官閑，日與門人遊邀瑯琊泉間。月夕則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諸生隨地請正，踴躍歌舞。舊學之士皆日來臻。於是從遊之衆自滁始。○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不能強禁絕。先生曰：「紛雜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精專無紛雜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九年甲戌，先生四十三歲，在滁。

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

滁陽諸友送至烏衣，不能別，留居江浦。候先生渡江，先生以詩促之歸曰：「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爲千里遠，相卽君不見。堯羹與舜脯，又不見孔與顏。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慇懃。出門轉盼成路人。」

五月至南京。

自徐愛來南都，同志日親。黃宗明、薛侃、馬明衡、陸澄、李本、許相卿、王激、諸稱林達、張寰、唐愈、賢饒、文璧、劉觀、時、鄭、瑄、周、積、郭、慶、樂、惠、劉、曉、何、龍、陳、傑、楊、杓、白、說、彭、一、之、朱、篋、輩、同、聚、師、門、日、夕、漬、礪、不、懈、客、有、道、自、滁、游、學、之士多放言高論，亦有漸背師教者。先生曰：「吾年來欲懲末俗之卑污，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

今見學者漸有流入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論學，只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爲省察克治實功。王嘉秀、蕭惠好談仙佛，先生嘗警之曰：「吾幼時求聖學不得，亦嘗篤志二氏。其後居夷三載，始見聖人端緒，悔錯用功二十年。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故不易辯。惟篤志聖學者始能究析其隱微，非測憶所及也。」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在京師。

正月疏自陳，不允。

是年當兩京考察例上疏。

立苴從子正憲爲後。

正憲字仲蘆，季叔易直先生亮之孫，西林守信之第五子也。先生年四十四，與諸弟守儉守文守章俱未舉子，故龍山公爲先生擇守信子正憲立之。時年八齡。○是年御史楊典薦改祭酒，不報。

八月擬諫迎佛疏。

時命太監劉允爲思藏齋幡供諸佛，奉迎佛徒。允奏請鹽七萬引以爲路費，許之。輔臣楊廷和等與戶部及言官各疏執奏，不聽。先生欲因事納忠，擬疏欲上，後中止。

疏請告。

是年祖母岑太夫人年九十有六，先生思乞恩歸一見爲訣，疏凡再上矣，故辭甚懇切。

十有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在南京。

九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是時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尙書王瓊特舉先生。

十月歸省至越。

王思與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

十有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

正月至贛。

先生過萬安，遇流賊數百，沿途肆劫，商舟不敢進。先生乃聯商舟結爲陣勢，揚旗鳴鼓，如趨戰狀。賊乃羅拜于岸，呼曰，「饑荒流民乞求賑濟。」先生泊岸，令人諭之曰，「至贛後即差官撫插各安生理，毋作非爲自取戮滅。」賊懼散歸。以是年正月十六日開府。

行十家牌法。

先是贛民爲洞賊耳目，官府舉動未形而賊已先聞。軍門一老隸奸尤甚。先生偵知之，呼入臥室，使之自擇生死。隸乃輸情吐實。先生許其不死。試所言悉驗。乃於城中立十家牌法。其法編十家爲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遇面生可疑人即行報官究理。或有隱匿，十家連坐。仍告諭父老子弟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易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與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

選民兵。

先生以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三居其一，窺伺剽掠大爲民患。當事者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奏請調土軍狼狽，往返經年，糜費逾萬，逮至集兵舉事，即已齟齬潛形。班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是以機宜屢失而備禦益弛。先生乃使四省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膽力出衆者，每縣多或十

餘人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或懸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更有出衆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除南贛兵備，自行編選，餘四兵備官仍於每縣原數內，揀選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二，委該縣賢能官統轄，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耆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募賞。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劄，別選官分隊統押教習之。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守防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矣。

二月平漳寇

初先生道聞漳寇方熾，兼程至贛，即移文三省兵備，剋期起兵。自正月十六日蒞任，纔旬日即議進兵。兵次長富村，遇賊大戰，斬獲頗多。賊奔象湖山拒守。我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壘。會廣東兵至，方欲合圍，賊見勢急，遂潰圍而出。指揮覃桓縣丞紀鏞馬陷，死之。諸將請調狼兵俟秋再舉，先生乃責以失律罪，使立功自贖。諸將議猶未決，先生曰：「兵宜隨時變，在呼吸，豈宜各持成說耶？」福建諸軍稍緝，咸有立功贖罪心，利在速戰。若當集謀之始，即掩賊不備，成功可必。今既聲勢彰聞，各賊必聯黨設械以禦我師，且宣示以寬懈，而猶執乘機之說以張皇於外，是徒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之兵意在倚重，狼達土軍然後舉事，諸賊亦候吾土兵之集以卜戰期，乘此機候，正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強，而猶執持重之說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形而借勝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勝負之算間不容髮，烏可執滯哉！」於是親率諸道銳卒進屯上杭，密敕羣哨伴言犒衆退師，俟秋再舉。密遣義官曾崇秀覘賊虛實，乘其懈，選兵分三路，俱於二月十九日乘暗夜銜枚並進，直搗象湖，奪其隘口。諸賊失險，復據上層峻壁，四面滾木礮石，以死拒戰。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振地。三省奇兵從間鼓噪突登，乃驚潰奔走。遂乘勝追剿，已而福建兵攻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所，廣東兵攻破水竹大重坑等巢一十三所，斬首從賊詹師富溫

火燒等七千有奇，俘獲賊屢輜重無算，而諸洞蕩滅。是役僅三月，漳南數十年逋寇悉平。○是月奏捷，具言福
塞僉事胡璉，參政陳策，副使唐澤，知府鍾湘，廣東僉事顧應祥，都指揮楊懋，知縣張戩，勞績賜敕獎賚，其餘
陞賞有差。初議進兵，諭諸將曰：「賊雖據險而守，尚可出其不意，掩其不備，則用鄧艾破蜀之策，從間道以出。
若賊果盤據持重，可以計困，難以兵剋，則用充國破羌之謀，滅穴兵以省費。務在所隱禍于顯利之中，絕深奸
於意料之外，此萬全無失者也。」已而桓等狃於小勝，不從間道，故違節制，以致挫衄。諸將志沮，遂請濟師。先生
獨以爲見兵二千有餘，已爲不少，不宜坐待濟師以自懈，遙制以失機也，遂親督兵而出，卒成功。

四月班師。

時三月不雨。至于四月，先生方駐軍上杭，禱于行臺，得雨，以爲未足。及班師，一雨三日，民大悅。有司請名行
臺之堂曰時雨堂，取王師若時雨之義也。先生乃爲記。五月立兵符。

先生謂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
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有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
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事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才力優者爲之，總
甲於小甲之中，選才力優者爲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爲之。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
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
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五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
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
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
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僞。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務濟實用行之。

奏設平和縣，移枋頭巡檢司。

先生以賊據險久爲民患，今幸破滅，須爲惜背扼吭之策，乃奏請設平和縣治于河頭，移河頭巡檢司于枋頭，蓋以河頭爲諸巢之咽喉，而枋頭又河頭之唇齒也。且曰：「方賊之據河頭也，窮兇極惡，至動三軍之衆，合二省之力，而始克蕩平。若不及今爲久遠之圖，不過數年，勢將復起，後悔無及矣。蓋盜賊之患，譬諸病人，與師征討者，鍼藥攻治之方，建縣撫輯者，飲食調攝之道，徒恃攻治而不務調攝，則病不旋踵，後雖扁鵲倉公，無所施其術也。」○按是月間蔡宗堯許相卿季本薛侃陸澄同舉進士，先生曰：「入仕之始，意況未免搖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亦自主張未得。不知諸友卻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又聞曰：仁在告買田，雪上爲諸友久聚之計，遺二詩慰之。

六月疏請疏通鹽法。

始郡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於贛州立廠抽分廣鹽，許至哀臨吉三府發賣，然起正德六年，至九年而止。至是先生以敕諭有便宜處置語，疏請暫行，待平定之日仍舊停止，從之。

九月，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給旌牌得便宜行事。

南贛舊止以巡撫蒞之，至郡御史周南會請旌牌事畢繳還，不爲定制。至是先生疏請，遂有提督之命。後不復更疏以「我國家有罰典，有賞格，然罰典止行于參提之後，而不行于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于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無成功。今後凡遇討賊，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領兵衆有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具報，覆實奏聞，陞賞如制。若生擒賊徒，問明即押赴市曹，斬之以徇，庶使人知警畏，亦可比于令典，決不待時者。如此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起即得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建。」又曰：「古者賞不

贖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齊一人心，作興士氣，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誠得以大軍誅賞之法，責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令旗令牌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矣。」事下兵部尚書王瓊，覆奏以爲宜從所請。於是改巡撫爲提督，得以軍法從事。欽給旗牌八面，悉聽便宜。旣而鎮守太監畢真謀于近倖，請監其軍。瓊奏以爲兵法最忌遙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待謀於省城鎮守，斷乎不可。惟省城有警，則聽南贛策應。事遂寢。○按救諭有曰：「江西南安贛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韶潮惠四府，及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相連，其間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蓋因地方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調，難爲處置。先年嘗設有都御史一員，巡撫前項地方，就令督勦盜賊，但責任不專，類多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賞罰以勵人心，致令盜賊滋多，地方受禍。今日所奏及各該部覆奏事理，特改命爾提督軍務，撫安軍民，脩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但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勦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爲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

撫諭賊巢

是時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嘯聚，將用兵勦之，先犒以牛酒銀布，復諭之曰：「人之所共恥者，莫過於身被爲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過於身遭劫掠之苦。今使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憤然而怒；又使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夫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耳。爾等當時去做賊時，是生人尋死路，尙且要去

便去；今欲改行從善。是死人求出路，乃反不敢耶？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做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尚且不忍，況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爲此？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與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人之心，亦是誑爾；若謂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赦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爾等爲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尙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連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出則畏官避讎，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跡，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乎？爾等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卽視爾爲良民，更不追爾舊惡。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爲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士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至於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與言至此，不覺淚下。」○按是諭文，藹然哀憐無辜之情，可以想見。虞廷干羽之化矣。故當時酋長若黃金巢、盧珂等卽率衆來投，願效死以報。

疏謝陞賞。

朝廷以先生平潭寇功，陞一級，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襄降，敕獎勵，故有謝疏。疏處南贛商稅。

始南安稅商貨于拆梅亭以資軍餉後多姦弊仍併府北龜角尾以疏聞。

十月平橫水桶岡諸寇。

南贛西接湖廣桂陽有桶岡橫水諸賊巢南接廣東樂昌東接廣東龍川有瀾頭諸賊巢大賊首謝志瓏號征南王糾率大賊鍾明貴蕭規模陳曰能等約樂昌高快馬等大脩戰具并造呂公車聞廣東官兵方有事府江欲先破南康乘虛入廣先是湖廣巡撫郝御史陳金題請三省夾攻先生以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爲之腹心而桶岡爲之羽翼今議者不去腹心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進兵橫水左溪剋期在十一月朔賊見我兵未集師期尙遠必以爲先事桶岡觀望未備乘此急擊之可以得志由是移兵臨桶岡破竹之勢成矣於是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分定哨道指授方略密以十月己酉進兵至十一月己巳凡破賊巢五十餘擒斬大賊首謝志瓏等五十六從賊首級二千一百六十八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二十四衆請乘勝進兵桶岡先生復以桶岡天險四塞中堅其所由入惟瑣匙龍葫蘆洞察坑十八磊新池五處然皆架棧梯壑於崖巔坐發礮石可以禦我師雖上章一路稍平然迂迴半月始達湖兵從入我師復往事皆非便況橫水左溪餘賊悉奔入同難合勢爲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爭百里之利以頓兵於幽谷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莫若移屯近地休兵養威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伏或有不從乘而襲之乃可以逞囚使其黨往說之賊喜方集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暇爲備而我兵分道疾進前後合擊賊遂大敗破巢三十餘擒斬大賊首藍天鳳等三十四從賊首級一千一百四俘獲賊屬二千三百捷聞賜 敕獎諭○是役也監軍副使楊璋參議黃宏領兵都指揮許清指揮使鄭文知府邢珣季數伍文定唐淳知縣王天與張戢指揮余恩馮翔縣丞舒富隨征參謀等官指

謝景馮廷瑞姚璽同知朱憲推官危壽徐文英知縣陳允諧黃文鸞宋瑤陸璫千戶陳偉高睿等咸上功。○會長謝志珊就擒先生問曰「汝何得黨類之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曰「何」曰「平生見世上好漢斷不輕易放過多方鉤致之或縱其酒或助其急待其相德與之吐實無不應矣」先生退語門人曰「吾儒一生求朋友之益豈異是哉」

十三月班師。

師至南康百姓沿途頂香迎拜。所經州縣隘所各立生祠。遠鄉之民各肖像于祖堂歲時尸祝。閏十二月奏設崇義縣治及茶寮隘上堡鉛廠長龍三巡檢司。

先生上言橫水左溪桶岡諸賊巢凡八十餘界乎上猶大庾南康之中四方相距各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以故爲賊所據今幸削平必建立縣治以示控制議割上猶崇義等三里大庾義安三里南康至坪一里而特設縣治於橫水道里適均山水合抱土地平坦仍設三巡檢司以遏要害茶陵復當桶岡之中西通桂陽桂東南連仁化樂昌北接龍泉永新東入萬安興國宜設隘保障令千戶孟俊伐木立柵移皮袍洞隘兵而益以鄰近隘夫守焉議上悉從之縣名崇義。

十有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在嶺。

正月征三洲。

與薛侃書曰「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皆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矣。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奏捷有期矣何喜如之梁日孚楊仕德誠可與共學。廨中事畧尙謙小兒正憲猶望時賜督責」時延尙謙爲正憲師兼倚以衙中政事故云。

二月奏移小溪驛。

小溪驛舊當南康南安中丙子大庾峯山里民懼賊肆殺自願築城爲衛。至是年二月奏移驛其中。三月疏乞致仕不允。

以病也。

襄平大帽瀾頭諸寇。

先生議攻取之宜先橫水次桶岡次與廣東徐圖瀾頭方進兵橫水時恐瀾頭乘之乃爲告諭頗多感動。惟池仲容曰「我等爲賊非一年官府來招非一次告諭何足憑待金巢等無事降未晚也。」金巢等至乃釋罪推誠撫之各願自投於是擇其衆五百人從征橫水橫水既破仲容等始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意以緩兵先生覺之比征桶岡使截路上新池以迂其歸內嚴警備外若寬假被害者皆言池氏凶狡兩經夾勦無功其曰狼兵易與耳調來須半年我避不須一月謂來不能速留不能久也咸請濟師不從乃密畫方略使各歸部集候期遇賊及桶岡破賊益懼私爲戰守之備復使人賜會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行掩襲故豫爲防非虞官兵也佯信之因怒珂等擅兵肆殺移檄龍川使廉實將伐木開道討之賊聞且信且懼復使來謝會珂等告變先生欲藉珂以給三瀾密語珂曰「吾姑毀狀汝當再來則受杖三十繫數旬乃可。」珂知既喜諾先生復授其意參隨密示行杖人令極輕至是假怒珂數罪狀且將逮其屬盡斬之而陰縱其弟集兵先生先期召巡捕官伴曰「今大征已畢時和年豐可令民家盛作鼓樂大張燈會樂之亦數十年一奇事也。」又曰「樂戶多住龜角尾恐招盜曷遷入城來。」於是街巷俱然燈鳴鼓已旬餘又遣指揮愈恩及黃表頌歷三瀾推心招徠之時仲容等疑先生圖己既得歷稍安黃表輩從容曰「若輩新民詭節生疏我來頌歷若可高坐乎。」於是仲容率其黨九十三人皆悍酋來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見先生呵曰

「苦皆吾新民，不入見而營教場，疑我乎？」仲容惶恐曰：「聽可耳。」即遣人引至祥符宮，見物宇整潔，喜出望外。是時十二月二十三也。先生既遣參隨數人館伴，復製青衣油靴，教之習禮，以察其志意所向。審其貪殘，終不可化，而士民咸詬於道曰：「此養寇貽害。」先生始決殲魁之念矣。踰日辭歸，先生曰：「自此至三淵，八九日，今即往，歲內未必至家，即至又當走拜正節，徒自取勞苦耳。聞贛州今歲有燈，曷以正月歸乎？」數日復辭，先生曰：「正節尚未犒賞，奈何？」初二日，令有司大烹於宮，以次日宴是夕，令龍光潛入甲士，詰且盡殲之。先生自惜終不能化，日已過未刻，不食，大眩暈，嘔吐。先時嘗密遣千戶孟俊督瑯瑤兵，以防其變，及是夜將半，自率軍從龍南冷水直搗下淵，賊故阻水石，錯立水中。先生躡履先行，諸軍繼之，無溺者。門堅甚，先生攜百人捲旗，持炮火，緣後山登。須臾，後山炮火四發，旗幟滿山，守者狼顧，門遂破。時正月七日丁未也。兵備副使楊璋，守備指揮鄭文，知府陳祥珣、季敷，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縣丞舒富皆從。凡破巢三十有八，擒斬賊首五十八，從賊二千餘，餘奔九連山。往議九連山橫互數百里，四面陡絕，須半月始達，而賊已據險。先生選精銳七百餘，皆衣賊衣，佯奔潰，乘暮至賊崖下。賊下招之，我兵佯應。既度險，扼其後路。次日，從上下擊，西路伏起，一鼓擒之。撫其降會張仲全等二百餘人，視地里險易，立縣置隘，留兵防守而歸。○先生未至贛時，已聞有三省夾攻之議。即謂夾攻大舉，恐不足以滅賊，乃進攻治疏。謂：「朝廷若假以賞罰，使得便宜行事，動無掣肘，可以相機而發。一案可攻則攻一案，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議勦撫之先後，則可以省供饋征調之費。日翦月削，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齒拔而兒不覺者也。若欲夾攻以快一朝之忿，則計賊二萬，須兵十萬，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兵未出境，賊已深逃，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之輩耳。況狼兵所過不滅於盜，近年江西有姚源之役，福建有汀漳之寇，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是疏方上，而夾攻成命已下矣。先生又以爲夾攻之

策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舉動次第自有先後。如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壤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於仁化縣要害把截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瀾頭賊巢與廣東龍川接壤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壤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壤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壤夾攻之舉止宜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於大庾縣要害把截不與焉。若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省兵齊然後進剿則老師費財爲害匪細矣。今併力於上猶也則姑遣人佯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己乃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遂絕自以爲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撤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蔑有不濟者矣。疏上。朝廷許以便宜行事。桶岡既滅湖廣兵期始至恐其徒勞遠涉卽獎勵統兵參將史春使之卽日回軍及計斬瀾頭廣東尙不及聞皆與前議合。

四月班師立社學

先生謂民風不善由於教化未明。今幸盜賊稍平民困漸息一應移風易俗之事雖未能盡舉姑且就其淺近易行者開導訓誨卽行告諭發南贛所屬各縣父老子弟互相戒勉與立社學延師教子歌詩習禮。出入街衢官長至俱叉手拱立。先生或贊賞訓誘之久之市民亦知冠服朝夕歌聲達於委巷雍雍然漸成禮讓之俗矣。○按訓蒙大意示教讀劄領等曰「今教童子者當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爲專務其培植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時務此皆未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戲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撻之則衰痿。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咏歌宣其幽抑結滯

於意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通以宣其志也。若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彼視學舍如圜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讎而不欲見矣。求其爲善也得乎？

五月奏設和平縣。

和平縣治本和平峒羊子地，爲三省賊衝要路。其中山水環抱，土地坦平，入烟曠集千有餘家。東去與甯長樂安遠西抵河源南界龍川北際龍南，各有數日程。其山水阻隔，道路遼遠，人跡既稀，奸宄多萃。相傳原係德州龍川雷鄉一州二縣之地，後爲賊抑止存龍川一縣。洪武中，賊首謝土翼等相繼作亂，遂極陵夷。先生謂宜乘時脩復縣治，以嚴控制。改和平巡檢司於瀾頭，以遏要害。議上，悉從之。

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廢子錦衣衛，世襲百戶，辭免不允。

旌橫水桶岡功也。先生具疏辭免曰：「臣過蒙國恩，授以巡撫之寄。時臣方抱病請告，偶值前官有託疾避難之嫌，朝廷譴之簡書，臣遂狼狽蒞事。當是時，兵耗財匱，盜熾民窮，束手無策。朝廷念民命之顛危，慮臣力之薄弱，本兵議假臣以賞罰，則從之；議給臣以旗牌，則從之；議改臣以提督，則從之；授之方略而不拘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由是臣得以伸縮如志，舉動自由。一鼓而破橫水，再鼓而滅桶岡。振旅復舉，又一鼓而破三瀾，再鼓而下九連，皆本兵之議。朝廷之斷也。臣亦何功之有而敢冒承其賞乎？況臣福過災生，已嘗懇疏求告，今乃求退獲進，引咎蒙賞，其如賞功之典何？」奏入，不允。

七月刻古本大學。

先生出入賊壘，未暇甯居，門人薛侃歐陽德梁焯何廷仁黃弘綱薛俊楊驥郭治周仲周衡周魁郭持平劉

道袁夢麟、王舜鵬、王學益、余光、黃槐密、黃縉、吳倫、陳稷、劉魯、扶猷、吳鶴、薛僑、薛宗銓、歐陽昱皆講聚不散。至是回軍休士，始得專意於朋友，日與發明大學本旨，指示入道之方。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手錄古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本簡易明白，其書止爲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以誠意爲主而爲致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體，故不必假於見聞。至是錄刻成書，傍爲之釋，而引以敍。

刻朱子晚年定論

先生序略曰：「昔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證諸六經四子，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恆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尙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矣，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注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概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啾啾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采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與安之書曰：「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至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藉以解紆耳。門人輩近刻之書，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簞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人，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之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偏心，將無所施其怒矣。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

八月門人薛侃刻傳習錄

侃得徐愛所遺傳習錄一卷，序二篇，與陸澄各錄一卷，刻於虔。○是年愛卒，先生哭之慟，愛及門獨先，聞道亦早。嘗遊南岳，夢一瞿曇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自南京兵部郎中告病歸，與陸澄謀耕贖上之田以俟師。年纔三十一。先生每語輒傷之。

九月脩濂溪書院。

四方學者輻輳，始寓射圃，至不能容，乃脩濂溪書院居之。○先生大征既上捷，一日設酒食勞諸生，且曰：「以此相報。」諸生瞿然問故。先生曰：「始吾登堂，每有賞罰，不敢肆，常恐有愧諸君。比與諸君相對久之，尙覺前此賞罰猶未也。於是思求其過以改之，直至登堂行事，與諸君相對時無少增損，方始心安。此卽諸君之助，固不必事事煩口齒爲也。」諸生聞言，愈省各畏。

十月舉鄉約。

先生自大征後，以爲民雖格面，未知格心，乃舉鄉約告諭父老子弟，使相警戒。辭有曰：「頃者頑卒倡亂，震驚遠邇。父老子弟甚憂苦騷動，彼冥頑無知，逆天叛倫，自求誅戮，究言思之，實足憫悼。然亦豈獨冥頑者之罪，有司撫養之有缺，訓迪之無方，均有責焉。雖然，父老之所以倡率勸勵於平日，無乃亦有所未至歟？今倡亂渠魁皆就擒滅，脅從無辜悉已寬貸，地方雖以甯復，然創今圖後，父老所以教約其子弟者，自此不可以不豫。故今特爲保甲之法，以相警戒。聯屬父老，其率子弟慎行之。務和爾鄰里，齊爾嫗族，德義相勸，過失相規，敦禮讓之風，成淳厚之俗。」

十有一月再請疏通鹽法。

據戶部覆疏，所允南贛暫行鹽稅例止三年。先生念連年兵餉不及小民，而止取鹽稅，所謂「不加賦而財

足，所助不少。且廣鹽止行於南贛，其利小，而淮鹽必行於袁臨吉，以灘高也。故三府之民長苦乏鹽。而私販者水發舟多蔽河而下，寡不敵衆，勢莫能遏。乃上議以爲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況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斂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臣竊以爲宜開復廣鹽，著爲定例。朝廷從之，至今軍民受其利。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三

附錄二

年譜

十月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在江西。

正月疏謝陞廕。

以三瀨九連功廕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上疏辭免，謂廕子實非常典，私心終有未安；疾病已纏，圖報無日。疏入不允。

以祖母疾亟故也。上書王晉溪璣曰：「林衡諸處羣孽，漏殄尙多。蓋緣進勦之時，彼省土兵不甚用命，廣兵防夾稍遲，是以致此。閩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始於延平，繼於邵武，又發於建甯，於汀漳，於沿海諸衛所。將來之禍，不可勝言，固非迂劣如某所能辦此也。又況近日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望改授，使全首領以歸。」

六月奉

敕 勸處福建叛軍。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義兵。

時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叛，奉 敕往勸，以六月初九日啓行，十五日午至豐城，知縣顧泌迎告宸反。先生遂返舟。先是甯藩世蕃異志，至濠奸惡尤甚。正德初，與瑾納結，嘗風南昌諸生昱舉孝行，撫按諸司表奏，以張聲譽。安成舉人劉養正素有詩文名，屈致鼓衆，株連富民，陵剝財產，縱大賊閔念四凌十一等四出。

劫掠，以佐妄費。按察使陸完，因濫器重，遂相傾附。及爲本兵，首復護衛樹羽翼。而濫欲陰入第二子爲武宗後，其內官閻順等潛至京師，發奏。朝廷置不問，且誦順等孝。陵淨軍濫益無忌。完改吏部，王瓊代爲本兵，度濫必反，乃申軍律，督責撫臣脩武備，以待不虞。而諸路戒嚴捕盜甚急。凌十一繫獄，劫逃，瓊責期必從。濫始恐復風，諸生頌已賢孝，挾當道奏之。武宗見奏，驚曰：「保官好匿，保甯王賢孝，欲何爲耶？」是時江彬方寵倖，太監張忠欲附彬，以傾錢甯。聞是言，乃密應曰：「錢甯，賊賢，交通寧王，其意未可測也。」太監張銳初通濫，復用南昌人張儀言，附忠。彬自固，而御史熊蘭居南昌，素讎濫。少師楊廷和亦欲革護衛，免患，交爲內主。上迺令太監韋、繆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今稽違非制，於是試御史蕭淮上疏曰：「近奉救旨，王人無事不得延留京師，臣有以仰窺陛下微意矣。臣不忍隱默，竊見甯王不遵祖訓，包藏禍心，多役無辜，橫奪民產，虐害忠良，招納亡命，私造兵器，潛謀不軌，交通官校有年，如致仕侍郎李士實，前鎮守太監畢真，及諸前後附勢者，皆今日亂臣賊子，關係宗社安危，非細故也。或逮繫至京，或坐名罷削，布政使鄭岳，副使胡世甯，皆守正蒙害，宜亟起用，庶幾人知順逆，禍變可彌矣。」疏入，志、彬等贊之，欲內閣降敕責鎮巡，而給事中徐、鸞、御史沈約等又具奏其不法。廷和恐禍及欲濫，上護衛自贖，同官外廷不知也。一日，駙馬都尉崔元遣問瓊曰：「適聞宣召明早赴闕，何事？」瓊問廷和，廷和佯驚曰：「何事？」瓊微笑曰：「公勿欺我。」廷和忸怩徐曰：「宣德中有疑于趙嘗命駙馬袁泰往諭，竟得釋，或此意也。」明日，瓊至左順門，見元領敕謂曰：「此大事，何不廷宣？」乃留當廷領之。敕有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革其護衛。」元領敕既行，廷和復令兵部發兵觀變。瓊曰：「此不可洩。近給事中孫懋、易、讚建議，選兵操江，爲江西流賊設備，疏入，留中，日久，第請如擬行之，備兵之方無出此矣。」廷和默然。會濫偵卒林華者聞朝議二三，不得實，晝夜奔告。值、濫生辰，宴諸司，聞言大驚，以爲詔使此來必用昔日蔡鸞、擒、判。

藩故事。且舊制凡抄解宮眷，始遣駙馬親臣，固不記趙王事也。宴罷，密召士實劉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日諸司入謝，即可行事。」是夜集兵以俟。比旦，諸司入謝，濛出立露臺，宣言于衆曰：「汝等知大義否？」都御史孫燧對曰：「不知。」濛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是大義，不知其他。」濛怒，令縛之。按察司副使許達從下大呼曰：「朝廷所遣大臣，反賊敢擅殺耶！」罵不絕口。校尉火信曳出惠民門外，同遇害。是時日午，天忽陰晦，遂劫鎮巡諸司下獄，奪其印。於是太監王宏，御史王金，公差主事馬恩，臚金山布政使胡濂，參政陳杲，劉斐，參議許效廉，黃宏，僉事顧鳳，都指揮許清白，皆在繫。思聰宏不食死。濛乃僞置官屬，以吉暨余欽，萬銳等爲太監，迎士實爲太師，先期迎養正南浦驛爲國師，閔念四等各爲都指揮，參政王倫爲兵部尙書，季敦暨僉事潘鵬，師夔，輩俱聽役。脅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都指揮馬驥，移咨府部，傳檄遠近，革年號，斥乘輿，分遣所親婁伯士，春等四出收兵。○始濛聞武宗變，伶官臧賢，乃遣秦榮就學音樂，餽萬金及金絲寶壺。一日，武宗幸賢，賢以壺注酒，訝其精澤，巧麗，曰：「何從得此？」賢吐實。武宗曰：「甯叔何不獻我？」是時小劉新得幸，濛失賄，深銜之。比罷歸，小劉笑曰：「爺爺尙思甯王物甯王不思爺爺物足矣，不記薦疏乎？」武宗乃益疑忠彬，因贊蕭疏，遂及賢。賢不知也。濛遣人留賢家，多複壁，外鑰木樹，開則長巷，後通屋甚隱，人無覺者。有旨大索賢家，林華遽走會同館，得馬，故速歸。○初甯獻王驪仙傳惠靖康三王，康王久無子，宮人南昌馮氏以成化丁酉生濛，康王夢蛇入宮，喚人殆盡，心惡之，欲弗舉，以內人爭免，遂匿優人家，與秦濛濛同寢處。稍長，淫宮中，康王憂憤且死，不令入訣。弘治丙辰，襲位，通書史歌詞。至是謀逆期，以八月十五日因入試官吏生校舉事，比林華，至始促反。

十九日疏上變。

濛既戕害守臣，因劫諸司據會城，乃悉拘護衛，集亡命，括丁壯，號兵十萬，奪運船順下。戊寅襲南康，知府陳

霖等遁。己卯襲九江，兵備曹雷，知府汪瀨，指揮劉勳等遁，屬縣聞風皆潰。濠初謀欲徑襲南京，遂犯北京，故乘勝剋期東下。先生聞變，返舟值南風急，舟弗能前，乃焚香拜泣告天曰：「天若哀憫生靈，許我匡扶社稷，願即反風。若無意斯民，守仁無生望矣。」須臾風漸止，北帆盡起，濠遣內官喻才領兵追急，是夜乃與幕士蕭禹雷濟等潛入漁舟得脫。然念兩京倉卒無備，欲沮撓之，使遲留旬月，於是故爲兩廣機密大牌備兵部咨及都御史顏咨云，率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江西公幹令雷濟等飛報搖之。濠見檄，果疑懼，遲延未發。先生四晝夜至吉安，明日庚辰，上疏告變，乃與知府伍文定等計傳檄四方，暴發逆濠罪狀，檄列郡起兵以勤王。疏留復命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紀功，張疑兵于豐城，又故張接濟官軍公移，備云兵部咨題准令許秦邵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陸路進，劉暉桂男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淮水陸並進，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陳金等領兵六萬，分道並進，剋期夾攻南昌。且以原奉機密敕旨爲據，故令各兵徐行，待其出城，遮擊前後以誤之。又爲李士實劉養正內應僞書，賊將凌十一閉念四投降密狀，令濟光等親人計入于濠。濠乃留兵會城以觀變。至七月三日，諜知非實，乃屬宗支拱樞與萬銳等留兵萬餘守南昌，遣潘鵬持檄說安慶，季敷說吉安，而自與宗支拱樞士實養正等東下。賊衆六萬人，號十萬，以劉吉爲監軍，王綸參贊軍務，指揮葛江爲僞都督，總一百四十餘隊，分五哨出鄱陽，過九江，令師襲守之，直趨安慶。時欽凌等攻圍雖已浹旬，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使崔文同守不下。○按是時巡撫南畿都御史李克嗣飛章告變，瓊請會議左順門，衆觀望，猶不敢斥言濠反。瓊獨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舉亂，殆不足慮。都御史王守仁據上游躡之，成擒必矣。」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趨南都，命伯方壽祥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翊南都，尙書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都御史秦金率湖兵由荆璠會南昌，克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鎮眞，遏賊衝，傳檄江西諸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義旅以擒反者，封侯。又請南京守

備操江武職并五府掌印僉書官各自陳取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詔悉從之。○先生在吉安，守益趨見曰：「聞濠誘葉芳兵夾攻吉安。」先生曰：「芳必不叛，諸賊奮以茅爲屋，叛則焚之，我過其巢，許其伐鉅木，創屋萬餘，今其黨各千餘，不肯焚矣。」益曰：「彼從濠望封拜，可以尋常計乎？」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做。」益惕然，一時胸中利害如洗。次早復見曰：「昨夜思之，濠若遺速老父奈何？」「已遣報之急避他所。」

壬午再告變。

叛黨方盛，恐中途有阻，故再上。

疏乞便道省葬，不允。

先生起兵，未奉成命。上便道省葬疏，意示遭變暫留，姑爲牽制攻討，俟命師之至，卽從初心。時奉旨著督兵討賊，所奏省親事，待賊平之日來說。」

疏上僞檄。

六月二十二日，參政李敷同南昌府學教授趙承芳，旗校十二人齎僞檄榜諭吉安府，至墨潭，領哨官縛送軍門。先生卽固封以進。其疏略曰：「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尙爾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甯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懷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皇上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尙有可圖，羣臣不勝幸甚。」

甲辰，義兵發吉安。丙午，大會于樟樹。己酉，誓師庚戌，次市汶。辛亥，拔南昌。

先生聞濠兵既出，乃促列郡兵剋期會于樟樹，自督知府伍文定等及通判談儲，推官王暉，以十三日甲辰

發吉安。於是臨江知府戴德孺，袁州知府徐璉，贛州知府邢珣，瑞州通判胡堯元，童琦，南安推官徐文英，贛州都指揮余恩，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甯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黃冕，各以其兵來赴。己酉，誓師于樟樹，次豐城。諜知賊設伏于新舊廠，以爲省城之應，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庚戌，發市汭，分布既定，薄暮齊發。辛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及賊潰奔入城，一城皆驚，又見我師驟集，益奪其氣，衆乘之，呼譟梯絙而登，遂入城，擒拱樵萬銳等千有餘人。所遺宮眷縱火自焚，先生乃撫定居民，分釋脅從，封府庫，收印信，人心始甯。於是胡濂、劉表、許效廉、唐錦、賴鳳、王玘等皆自投首。初會兵樟樹，衆以安慶被圍，急宜引兵赴之。先生曰：「今南康、九江皆爲賊據，我兵若越二城直趨安慶，賊必回軍死鬪，是我腹背受敵也。莫若先破南昌，賊失內據，勢必歸援。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賊成擒矣。」卒如計云。

遂促兵追濂。甲寅始接戰，乙卯戰于黃家渡，丙辰戰于八字腦，丁巳獲濂樵舍，江西平。

初濂聞南昌告急，卽欲歸援，遂解安慶圍，移沉子港。先分兵二萬趨南昌，身旋繼之。二十二日，先生偵知其故，問衆計安出。多以賊勢強盛，宜堅壁觀變，徐圖進止。先生曰：「賊勢雖強，未逢大敵，惟以爵賞誘人，今進不得，退無所歸，衆已消沮。若出奇擊，情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也。」會撫州知府陳槐、槐進賢、知縣劉源清提兵亦至。乃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各領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之。陳槐、胡堯元、童琦、談儲、王暉、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引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文定等合擊之。分布既定，甲寅乘夜急進。文定以正兵當賊鋒，恩繼之，珣繞出賊後，璉、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乙卯，賊兵鼓譟乘風逼黃家渡，氣驕甚。文定恩伴北以致之，賊爭趨利，前後不相及。珣從後橫擊，直貫其中。文定恩乘之，夾以兩翼，四面伏起。賊大潰，退保八字腦。濂懼，厚賞勇者，且令盡發九江、南康守城兵，益之。是日建昌知府曾興兵亦至。先生以爲九江不破，則湖無外援，南康不復，則我難後躡，乃遣槐領兵四百，合

州知府林瑛兵攻九江，以廣信知府周朝佐取南康。丙辰，賊復併力挑戰。我兵少卻，文定立銃礮間，火燎其鬚，殊死戰。礮入濠，副舟賊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死者無算。乃聚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金銀賞士。先生乃密爲火攻具，使狗擊其左，蹙德孺出其右，恩等設伏，期火發以合。丁巳，濠方晨朝羣臣，責不用命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我兵掩至，火及濠，副舟衆遂奔散。妃嬪與濠泣別，多赴水死。濠爲知縣王冕所執，與其世子眷屬及僞黨士賞養。正劉吉、余欽、王綸、熊瓊、盧衍、盧橫、丁楨、王春、吳十三、秦榮、葛江、劉勳、何塘、王行、吳七、火信等數百，復執脅從官王宏、王金、楊璋、金山、王疇、程景、潘鵬、梁宸、鄭文、馬驥、白昂等，擒斬三千，落水二萬餘，衣甲器械財物與浮尸橫十餘里。餘賊數百艘逃潰，乃分兵追剿。戊午，及于昌邑，大破之。至吳城，復斬擒千餘，死水中殆盡。己未，得槐等報，各擒斬復千餘。蓋自起兵至破賊，曾不旬日，紀功凡一萬一千有奇。初，先生屢疏力疾赴閩，值甯藩變，臣子義不容舍。又闔省方面並無一人，事勢幾會間不容髮，故復圖爲牽制攻守，以俟命師之至。疏入未報，即以捷聞。○洪嘗見龍光述張疑行間事甚悉，嘗問曰：「事濟否？」先生曰：「未論濟與不濟，且言疑與不疑。」光曰：「疑固不免。」曰：「但得渠一疑，事濟矣。」後遇河圖爲武林驛丞，又言公欲稽留宸濠，何時非間，何事非間。嘗問光曰：「曾會劉養正否？」光對曰：「熟識。」即使光行間，移養正家屬城內，善飲食之。縛齋檄人欲斬，濟躡足遂不問。一日發牌票二百餘，左右莫知所往。臨省城，先以順逆禍福之理論官民，聞銳與瑞昌王助逆，遣其心腹胡景隆招回各兵，以離其黨人。徒見成功之易，而不知其伐謀之神也。黃弘綱聞安吉居人疑曰：「王公之戈未知何向。」亟入告，先生笑而不答。出兵誓師，斬失律者殉營中，軍士股慄，不敢仰視，不知卽前齋檄人也。後賊平，張許謗議百出，天下是非益亂，非先生自信于心，烏能遽白哉。○先是先生思豫備，會汀漳兵備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贛，知可與謀，且官異省，屏左右語之。雍歸，卽陰募驍勇，部勒以俟。故晨奉檄而夕就道。福建左布政使席書、嶺東兵備僉事王大用，亦以兵來，道聞賊平乃還。致仕都御史林俊聞變，夜範籌

爲佛狼機銃，并火藥法，遣僕從間道來遺，勉以討賊。○先生入城，日坐都察院，開中門，令可見前後。對士友論學，不輟報至，卽登堂遺之。有言伍焚鬚狀，暫如側席，遣牌斬之。還坐，乘成色怖驚問。先生曰：「適聞對敵小卻，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後聞濠已擒，問故行賞訖，還坐，成色喜驚問。先生曰：「適聞留王已擒，想不僞，但傷死者衆耳。」理前語如常。傍觀者服其學。○濠就擒，乘馬入，望見遠近街衢行伍整肅，笑曰：「此我家事，何勞費心如此！」一見先生，輒託曰：「婁妃賢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未納，適投水死，望遺葬之。」比使往，果得屍，蓋周身皆紙繩內結，極易辨。婁爲諒女，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

八月疏諫 親征

是時兵部會議命將討賊。武宗詔曰：「不必命將，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於是假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行事，命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率京邊官軍萬餘，給事祝續、御史張綸隨軍紀功。雖捷音久上不發，皆云：「元惡雖擒，逆黨未盡，不捕必遺後患。」先生具疏諫止，略曰：「臣於告變之後，選將集兵，振威揚武，先攻省城，虛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惰歸。今宸濠已擒，謀黨已獲，從賊已掃，閩廣赴調，軍士已散，地方驚擾之民已帖，竊惟宸濠擅作辟威，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釐穀之動靜，探無遺跡，廣置姦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姦黨，期爲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餘憾矣。」蓋時事方艱，賊雖擒，亂未已也。○是月，疏免江西稅，益王、淮王餉軍，留朝覲官，恤重刑以實軍伍，處置署印府縣從逆人，參九江南康失事，便道省葬，前後凡九上。

再乞便道省葬，不允。

與王晉溪書曰：「始懇疏乞歸，以祖母鞠育之恩，思一面爲訣。後竟牽滯兵戈，不及一見，卒抱終天之痛。今

老父衰疾又復日亟，而地方已幸無事，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曲全之乎！
九月壬寅，獻俘錢塘，以病留。

九月十一日，先生獻俘發南昌。忠泰等欲追邊之議，將縱之鄱湖，俟武宗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追至廣信。先生不聽，乘夜逸玉山草萍驛，張永候於杭，先生見永謂曰：「江西之民久遭深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尚爲脅從，今爲窮迫所激，好黨羣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先生信其無他，以濠付之，稱病西湖淨慈寺。○武宗嘗以威武大將軍牌遣錦衣千戶追取宸，先生不肯出迎。三司苦勸，先生曰：「人子於父母亂命，若可告語，當涕泣以從，忍從諛乎！」不得已，令參隨負杖同迎，以入。有司問勞，錦衣禮，先生曰：「止可五金。」錦衣怒不納。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間，下錦衣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昨薄物出區區意，只求備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無他長，止善作文字。他日當爲表章，令錦衣知有公也。」於是復再拜以謝。其人竟不能出他語而別。

奉 敕兼巡撫江西。
十一月返江西。

先生稱病，欲堅臥不出。聞武宗南巡，已至淮揚，羣姦在側，人情洶洶，不得已，從京口將徑趨行在。大學士楊一清固止之。會奉旨兼巡撫江西，遂從湖口還。○忠等方挾宸濠搜羅百出，軍馬屯聚，糜費不絕。續綸等望風附會，肆爲飛語，時論不平。先生既還南昌，北軍肆坐慢罵，或故衝導起釁。先生一不爲動，務待以禮。豫令巡捕官諭市人移家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泰等豫禁之，令勿受。乃傳示內外，諭北軍離家苦楚。

居民當教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餼，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服。會冬至節近，預令城市舉奠。時新經濠亂，哭泣，酒者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先生與忠等語，不稍徇，漸已知畏。忠、秦自居所長，與先生較射于教場中，意先生必大屈。先生勉應之，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傍哄然，舉手噴噴。忠、秦大懼，曰：「我軍皆附王都耶！」遂班師。

十有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在江西。

正月赴召次蕪湖，尋得旨，返江西。

忠、秦在南都讒先生必反，惟張永持正保全之。

武宗問忠等曰：「以何驗反？」對曰：「召必不至。」有

詔面見，先生即行。忠等恐語相違，復拒之蕪湖。半月不得已，入九華山，每日宴坐草菴中。適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乃有返江西之命。始忠等屢矯僞命，先生不赴，至是永有幕士順天檢校錢乘直急遣報，故得實。○先生赴召至上新河，爲諸幸讒阻不得見。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汨汨有聲。思曰：「以一身蒙謗死，即死耳，如老親何？」謂門人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悔矣。」○江彬欲不利於先生，先生私計彬有他，即計執彬。武宗前，數其圖危宗社罪，以死相抵，亦稍償天下之忿。徐得永解。其後刑部判彬有曰：「虎旅夜驚，已幸寢謀于牛首宮，軍宴駕，那堪遺恨於豹房。」若代先生言之者。○以晦日重過開先寺，留石刻讀書臺後詞曰：「正德己卯六月乙亥，甯藩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此時，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天鑒於宸濠，式昭皇靈，嘉靖我邦國。正德庚辰正月晦，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書。」從征官屬列於左方。明日遊白鹿洞，徘徊久之，多所題識。

二月如九江。

先生以車駕未遠京，心懷憂惶。是月出觀兵九江，因遊東林、天池、講經臺諸處，是月還南昌。

三月請寬租。

江西自己卯三月不雨，至七月，禾苗枯死。繼遭濛濛亂，小民乘隙爲亂，先生盡心安戰，許乞優恤。至是部使數至，督促日迫，先王上疏略曰：「日者流移之民聞官軍將去，稍稍脇息，延望歸尋故業，足未入境而類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加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徵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觀，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刻其膏血，有人心者尚忍乎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稅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剝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者皆將不信之矣。」○按是年與巡按御史唐龍、朱節上疏計處甯藩變產官銀，代民上納，民困稍蘇。

三疏省葬不允。

五月江西大水，疏自劾。

是年四月，江西大水，漂溺公私廬舍，田野崩陷。先生上疏自劾四罪。且曰：「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路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鼈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潰城決隄，千里爲壑，煙火斷絕，惟聞哭聲。詢之父老，皆謂數十年所未有也。伏惟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卽不以臣爲顯戮，削其祿秩，黜還田里，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天變可弭，人怒可泄，而臣亦死無憾矣。」○按是時武宗猶羈南轅，進諫無由，姑敘地方災異以自劾，冀君心開悟而加意黎元也。六月如贛。

十四日從章口入玉筍大秀宮。十五日宿雲儲。十八日至吉安，遊青原山，和黃山谷詩，遂書碑。行至泰和，少宰羅欽順以書問學。先生答曰：「來教訓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創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創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況其未及朱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辭，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功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入門之際，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脩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所以爲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脩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

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蘊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沈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況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況執事之高明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於此，不可不辯。」

是月至贛。

先生至贛，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動靜，相知者俱請回省，無蹈危疑。先生不從，作啾啾吟，解之，有曰：「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家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且曰：「吾在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何可疑？」門人陳九川等亦以爲言。先生曰：「公等何不講學？吾昔在省城處權豎，禍在目前，吾亦帖然縱有大變，亦避不得。吾所以不輕動者，亦有深慮焉耳。」○洪普崙師疏使道歸省，與再報濠反疏同日而上，心疑之，豈當國家危急存亡之日而暇及此也？當是時，倡義與師濠，且夕擒矣，猶疏請命將出師，若身不與其事者，至諫止。親征疏，乃嘆古人處成功之際難矣哉。

七月重上江西捷音。

武宗留南都既久，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不可。昔未出京，宸濠已擒，獻俘北上，過玉山，渡錢塘，經人

耳目，不可襲也。」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重上捷音。先生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再上之。始議北旋。○尚書霍韜曰：「是役也，罪人已執，猶動衆出師，地方已甯，乃殺民奏捷，誤先朝於過舉，搖國是於將危，蓋忠秦之攘功賊義，厥罪滔天，而續綸之詭隨敗類，其黨惡不才亦甚矣。」御史黎龍曰：「平藩事不難于成功，而難於倡義。蓋以逆濠之反，實有內應，人懷觀望，而一時勤王諸臣，皆捐軀亡家以赴國難，其後忌者構爲飛語，欲甘心之，人心何由服乎？後有事變，誰復肯任之者？」費文獻公宏送張永還朝序曰：「茲行也，定禍亂而不必功出於己，開主知而不使過歸乎上，節財用不欲久困乎民，扶善類而不欲罪移非辜，且先是發瑾罪狀，首以規護衛爲言，實以逆謀之成，萌於護衛之復，其早辨預防，非有體國愛民之心，不能及此。」○洪謂平藩事不難於倡義，而難於處忠秦之變。蓋忠秦挾天子以階亂，莫敢誰何，豹房之謀無日不在，即據上游不敢騁卒能保乘輿還宮以起世宗之正始。開先勸石所謂「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又曰「嘉靖我邦國」則改元之兆先徵於茲矣。噫，豈偶然哉。

○先生在贛時，有言萬安上下多武士者。先生令參隨往紀之，命之曰：「但多膂力，不問武藝。」已而得三百餘人。龍光問曰：「宸濠既平，紀此何爲？」曰：「吾聞交趾有內難，出其不意而搗之，一機會也。」後二十年，有登庸之役，人皆相傳先生有預事謀，而不知當時計有所在也。

八月咨部院雪冀元亨冤狀。

先是宸濠攬結名士助己，凡仕江右者，多隆禮際。武陵冀元亨爲公子正憲師，忠信可託，故遣往謝，祥與濠論學。濠大笑曰：「人癡乃至此耶！」立與絕。比返贛述故，先生曰：「禍在茲矣。」乃衛間道歸。及是張許等索冀不得，遂逮元亨，備受考掠，無片語阿順。於是科道交疏論辯，先生備咨部院白其冤。世宗登極，召將釋，前已得疾，後五日卒於獄。同門陸澄應典輩備棺殮，訃聞，先生爲位慟哭之。元亨字惟乾，舉鄉試。其學以務實，

不欺爲主，而謹於一念。在獄視諸囚不異一體，諸囚日涕泣，至是稍稍聽學自慰。湖廣逮其家，妻李與二女俱不怖，曰：「吾夫平生尊師講學，肯有他乎！」手治麻桌不輟，暇則誦書歌詩。事白，守者欲出之。李曰：「不見吾夫，何歸？」按察諸僚婦欲相會，辭不敢赴。已乃潔一室，就視則囚服不釋，麻桌有問者，答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祇席間。」聞者悚愧。元亨既卒，先生移文恤其家。○羅洪先贈女兄夫周汝方序，略曰：「憶龍岡嘗自贛病歸，附廬陵劉子吉舟，劉與陽明先生素厚善，會母死，往請墓誌，實濠事，暗相邀結，不合而返。至舟，顧龍岡呻吟昏，瞇意其熟寢也，呼門人王儲，嘆曰：『初意專倚陽明，兩日數調以言，若不喻意，更不得一肯綮，不上此船，明何足爲有無哉？』劉曰：『是固在我，多得數人更好。陽明曾經用兵爾。』儲曰：『先生以陽明爲才乎，吾見其怯也。』劉曰：『誠然。贛州峒賊，髻頭耳，乃終日練兵，若對大敵，何其張皇哉？』相與大笑而罷。龍岡反舍語予若此，己卯二月也。其年六月，濠反，子吉與儲附之。七月，陽明先生以兵討賊，八月，俘濠。是時義者紛然，予與龍岡竊嘆莫能辯。比見詆先生者，問之曰：『吾惡其言是而行非，蓋其僞也。龍岡舌尚在，至京師，見四方人士，猶有爲前言者否乎？』蓋以語予者語之。其後養正既死，先生過吉安，令有司葬其母，復爲文以奠。辭曰：『嗟，劉生子吉，母死不葬，爰及干戈，一念之差，遂至于此，嗚呼哀哉！今吾葬子之母，聊以慰子之魂。蓋君臣之義，雖不得私于子之身，而朋友之情，猶得以盡於子之母也，嗚呼哀哉！』其事在是年六月。」

閏八月，四疏省葬，不允。

初先生在贛，聞祖母岑太夫人訃，及海日翁病，欲上疏乞歸，會有福州之命。比中途遭變，疏請命將討賊，因乞省葬。朝廷許以賊平之日來說。至是凡四請。嘗聞海日翁病危，欲棄職逃歸，後報平復，乃止。一日，問諸友曰：「我欲逃回，何無一人贊行？」門人周仲曰：「先生思歸一念亦似著相。」先生良久曰：「此相安能不

著

九月還南昌。

先生再至南昌。

武宗駕尙未還宮，百姓嗷嗷，乃與新府工役，檄各院道取濠廢地逆產，改造貿易，以濟饑

代稅，境內稍甦。嘗遣守益書曰：「自到省城，政務紛錯，不復有相講習如虔中者。雖自己舵柄，不敢放手，而灘

流悍急，須仗有力如吾謙之者持篙而來，庶能相助更上一灘耳。」泰州王銀服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爲贊

請見。先生異其人，降階迎之。既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

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服其服，未學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論致知格物，悟曰

「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執弟子禮。先生易其名爲良，字以

汝止。○進賢舒芬以翰林謫官市舶，自恃博學，見先生問律呂。先生不答，且問元聲。對曰「元聲制度頗詳，特

未置密室經試耳。」先生曰「元聲豈得之管灰黍石間哉？心得養則氣自和，元氣所由出也。」書云「詩言志，

一志即是樂之本。」歌永言，一歌即是制律之本。永言和聲俱本於歌，歌本於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極也。」芬

遂躍然拜弟子。○是時陳九川、夏良勝、萬潮、歐陽德、魏良弼、李遂、舒芬及襄衍日侍講席，而巡按御史唐龍督

學僉事邵銳，皆守舊學相疑。唐復以徹講擇交相勸。先生答曰「吾真見得良知人人所同，特學者未得啓悟，

故甘隨俗習非。今苟以是心至，吾又爲一身疑謗，拒不與言，于心忍乎？求真才者，譬之淘沙而得金，非不知沙

之汰者，十去八九，然未能舍沙以求金爲也。」當唐邵之疑人，多長避，見同門方巾中衣而來者，俱指爲異物。

十有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在江西正月居南昌。

獨王臣、魏良政、良器、鍾文奎、吳子金等挺然不變，相依而起者日衆。

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先生聞前月十日，武宗駕入宮，始舒憂念。自經宸濠忠秦之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無弗同者。乃遺書守益曰：「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尙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瀬，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一日，先生喟然發嘆。九川問曰：「先生何嘆也？」曰：「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沈埋數百年。」九川曰：「亦爲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復奚疑？」先生曰：「然。譬之人有冒別姓墳墓爲祖墓者，何以爲辯？只得開擴將子孫滴血，真僞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又曰：「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先生自南都以來，凡示學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爲本有。問所謂，則令自求之，未嘗指天理爲何如也。問語友人曰：「近欲發揮此，只覺有一言發不出，津津然如含諸口，莫能相度。」久乃曰：「近覺得此學更無有他，只是這些子，了此更無餘矣。」旁有健羨不已者，則又曰：「連這些子亦無放處。」今經變後，始有良知之說。

錄陸象山子孫

先生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術久抑而未彰，文廟尙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牌行撫州府金谿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仿各處聖賢子孫事例，免其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學道送學肄業。○按象山與晦翁同時講學，自天下崇朱說，而陸學遂泯。先生刻象山文集爲序，以表彰之。席元山嘗聞先生論學於龍場，深病陸學不顯，作鳴冤錄，以寄先生，稱其身任斯道，庶幾天下非之而不顧。

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

是月先生有歸志，欲回門久聚，共明此學。適南昌府知府吳嘉聰欲成府誌，時蔡宗堯爲南康府教授，主白鹿洞事，遂使開局於洞中，集夏良勝舒芬萬潮陳九川同事焉。先生遺書促鄒守益曰：「醉翁之意蓋有在，不專以此煩勞也。區區歸通有日。」聖天子新政英明如謙之，亦宜東裝北上，此會宜急圖之，不當徐徐而來也。

○庚辰春，甘泉湛先生避地髮履塚下，與霍兀崖、韜方叔賢同時家居爲會。先生聞之曰：「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地，又可虛度光陰，失此機會耶？」是秋，兀崖過洪都，論大學，輒持舊見。先生曰：「若傳習書史，考正古今，以廣吾見，聞則可。若欲以是求得入聖門路，譬之採摘枝葉以綴本根，而欲通其血脈，蓋亦難矣。」至是甘泉寄示學庸測，叔賢寄大學洪範。先生遺書甘泉曰：「隨意體認天理，是真實不誑語。究兄命意發端，卻有毫釐未協。脩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節節分疏，亦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爲簡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莫若淺易其詞，略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遺書叔賢曰：「道一而已，論其大本大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爲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者。」先是倫彥式以訓嘗過虔中問學，是月遺弟以諒遺書問曰：「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如何？」先生曰：「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故君子之學，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迎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

六月赴內召，尋止之，陞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遂疏乞便道省葬。

六月十六日，奉 世宗敕旨，以「爾昔能剿平亂賊，安靜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敕至，爾可馳驅來京，毋或稽遲。」先生卽於是月二十日起程，道由錢塘，輔臣阻之，潛諷科道建言，以爲「朝廷新政，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先生至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朝廷准令歸省，陸南京兵部尙書，奏贊機務，按乞歸省疏略曰：「臣自兩年以來，四上歸省奏，皆以親老多病，懇乞暫歸省視，復權姦讒嫉，恐罹曖昧之禍，故其時雖以暫歸爲請，而實有終身邱壑之念矣。旣而天啓神聖，入承大統，親賢任舊，向之爲讒嫉者，皆以誅斥陽德，與而公道顯，臣於斯時若出陷穽而登之春臺也，豈不欲朝發夕至，一快其拜舞踴躍之私乎？顧臣父老且病，頃遭讒搆，朝夕常有父子不相見之痛，今幸脫洗殃咎，復覩天日，父子之情，固思一見，顏面以敘其悲慘離隔之懷，況臣取道錢塘，迂程鄉土，止有一日，此在親交之厚，將不能已於情，而況父子乎？然不以之明請於 朝，而私竊行之，是欺 君也；懼稽延之戮，而忍割情於所生，是忘父也；欺君者不忠，忘父者不孝，故臣敢冒罪以請。」○與陸澄論養生。「京中人回，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斃力於此矣。後乃知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恐懼而專心於是，則神任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老子彭錢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邱長春之屬，皆是彼所稱述以爲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也。元靜氣弱多病，但宜清心寡慾，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真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蔽精竭神，無益也。」

八月至越。

九月歸餘姚省祖塋。

先生歸省祖塋，訪瑞雲樓，指藏胎衣地，收淚久之，蓋痛母生不及養，祖母死不及殮也。日與宗族親友宴遊，隨地指示良知。德洪昔聞先生講學江右，久思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跡爲疑，洪獨潛伺動支深信之，乃

排衆議，請親命率二姪大經、應場及鄭寅、俞大本、因王正心通贊請見。明日夏淳、范引年、吳仁柴、鳳孫、應奎諸陽、徐珊等州、谷鍾秀、黃文煥、周子德、楊珂等凡七十四人。

十有二月封新建伯。

制曰：「江西反賊剿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翼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尙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壹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准兵部吏部題。」差行人齎白金文綺慰勞兼下。溫旨存問父華於家，賜以羊酒。至日，適海日翁誕辰，親朋咸集，先生捧觴爲壽，翁蹙然曰：「甯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構朋與，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及乎知不免矣。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穹官高爵，濫冒封賞，父子復相見於一堂，茲非其幸歟！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以爲幸，又以爲懼也。」先生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聞者皆歎會遇之隆，感益盛之戒。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四

附錄三年譜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在越。

正月疏辭封爵。

先是先生平賊擒濠，俱瓊先事爲謀，假以便宜行事，每疏捷必先歸功本兵，宰輔憾焉。至是欲阻先生之進，乃抑同事諸人將紀功冊改造，務爲刪削。先生曰：「冊中所載，可見之功耳。若夫帳下之士，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或僞書反間以離其腹心，或犯難走役而填於溝壑，或以忠抱冤而構死獄中，有將士所不與知，部領所未嘗歷，幽魂所未及泄者，非冊中所能盡載。今於其可見之功而又裁削之，何以勵効忠赴義之士耶？」乃上疏乞辭封爵，且謂「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大於揜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此臣之不敢受爵者，非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疏上不報。

二月，龍山公卒。

二月十二日己丑，海日翁年七十，疾且革時，朝廷推論征藩之功，進封翁及竹軒槐里公，俱爲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翁聞使者已在門，促先生及諸弟出迎，曰：「雖倉遽烏可以廢禮？」問已成禮，然後瞑目而逝。先生戒家人勿哭，加新冕服拖紳，飭內外舍檮諸具，始舉哀，一哭頓絕，病不能勝。門人子弟紀喪，因才任使，以仙居，金克厚，謹恪，使監廚，克厚出納品物，惟謹，有不慎者，追遠之內外井井。室中齋食百日後，令弟姪輩稍進乾肉，曰：「諸子蒙養習久，強其不能，是恣其作僞也。稍寬之，使之各求自盡可也。」越俗宴用，客必列餅糖，

設文綺，烹鮮割肥，以競豐侈，先生盡革之。惟遇高年遠客，素食中間肉二器，曰：「齋素行於幕內，若使弔客同孝子食，非所以安高年而酬賓旅也。」後甘泉先生來弔，見肉食，不喜，遺書致責。先生引罪不辯，是年克厚與洪同貢於鄉，連舉進士，謂洪曰：「吾學得司廚而大益，且私之以取科第。先生常謂學必操事而後實，誠至教也。」○先生臥病，遠方同志日至，乃揭帖於壁曰：「某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爝之微也，不亦繆乎！」

七月再疏辭封爵

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欽奉 聖旨：卿倡義督兵，剿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先是先生上疏辭爵，乞普恩典，蓋以當國者不明軍旅之賞而陰行考察，或賞或否，或不行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乃歎曰：「同事諸臣延頸而待且三年矣！此而不言，誰復有爲之論列者？均秉忠義之氣以赴國難，而功成行賞，惟吾一人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乃再上疏曰：「日者宸濠之變，其橫氣積威，雖在千里之外，無不震駭失措，而況江西諸郡縣近切剝牀者乎？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命，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畏死偷生，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知何哉！然而聞臣之調，卽感激奮勵，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蠶之禍，從赤族之誅，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亦然不可混而施之。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

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發警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疏上不報。○時御史程啓充給事，毛玉倡議論劾以遏正學，承宰輔意也。陸澄時爲刑部主事，上疏爲六辯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曰：「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況今何止於是。四方英俊以講學異同，議論紛紛，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諸己，苟其言而是與，吾斯肯有未信與，則當務求其非，不得輒是己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與，吾斯既以自信與，則當益求於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與非，必有所私怨於我，亦將以爲衛夫道也。況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未可專以罪彼爲也。」○是月德洪赴省試，辭先生請益。先生曰：「胸中須常有舜禹有天下不與氣象。」德洪請問。先生曰：「舜禹有天下而身不與，又何得喪介於其中？」

九月葬龍山公於石泉山。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在越。二月。

南宮策士以心學爲問，陰以闢先生。門人徐珊讀策問，歎曰：「吾惡能昧吾知以倖時好耶！」不答而出。聞者難之，曰：「尹彥明後一人也。」同門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識者以爲進退有命。德洪下第歸，深恨時事之乖。見先生，先生喜而相接，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德洪曰：「時事如此，何見大明？」先生曰：「吾學惡得徧語天下士？今會試錄，雖窮鄉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鄒守益、薛侃、黃宗明、馬明衡、王艮等侍，因言謗議日熾。先生曰：「諸君且言其故。」有言先生勢位隆盛，是以忌嫉謗，有言先生學日明，爲宋儒爭異同，則以學術謗，有言天下從遊者衆，與其進不保其往，又以身謗。

先年曰：「三言者誠皆有之，特吾自知諸君論未及耳。」請問曰：「吾自南京已前尚有鄉愿意

良知，真是真非處更無揜藏迴護，纔做得狂者。使天下盡說我行不揜言，吾亦只依良知行。」請問鄉愿狂者之辯曰：「鄉愿以忠信廉潔見取於君子，以同流合汙無忤於小人，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汙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真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意，一克念卽聖人矣。惟不克念，故闕略事情而行常不揜，惟其不揜，故心尚未壞而庶可與裁。」曰：「鄉愿何以斷其媚世？」曰：「自其譏狂狷而知之，狂狷不與俗諧而謂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鄉愿志也。故其所爲皆色取不疑，所以謂之似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於時者，不過得鄉愿之似而已。然究其忠信廉潔，或未免致疑於妻子也。雖欲純乎鄉愿，亦未易得，而況聖人之道乎？」曰：「狂狷爲孔子所思，然至於傳道，終不及琴張輩而傳曾子，豈曾子亦狷者之流乎？」先生曰：「不然，琴張輩狂者之稟也，雖有所得，終止於狂。曾子中行之稟也，故能悟入聖人之道。」○先生與黃宗賢書曰：「近與尚謙子華宗朋講孟子鄉愿狂狷一章，頗覺有所警發，相見時須更一論。四方朋友來去無定，中間不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真有力，量能擔荷得者，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無有必爲聖人之志，胸中有物，未得清脫耳。引引接同志，孜孜不怠，甚善，但論議須虛簡明爲佳。若自處過任而詞意重複，卻恐無益而有損。」○與尚謙書曰：「謂自咎罪疾只緣輕傲二字，足知用力懇切，但知輕傲處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卻輕傲便是格物。得致知二字，千古人品高下真僞，一齊覷破，毫髮不容揜藏。前所論鄉愿可熟味也。二字在虔時終日論此，同志中尙多未徹。近於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更熟味。此乃千古聖學之秘，從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說入於支離外道而不覺也。」

九月，改葬龍山公於天柱峯，鄭太夫人於徐山。鄭太夫人嘗附葬餘姚穴湖，旣改殯郡南石泉山，及合葬，公開壙。

有水患，先生夢寐不寧，遂改葬。十有一月至蕭山。

見素林公自都御史致政歸，道錢塘，渡江來訪，先生趨迎於蕭山，宿浮峯寺。公相對感慨時事，慰從行諸友及時勉學，無負初志。○張元冲在舟中問：「二氏與聖人之學所差毫釐，謂其皆有得於性命也。但二氏於性命中最著些私利，便謬千里矣。今觀二氏作用，亦有功於吾身者，不知亦須兼取否？」先生曰：「說兼取便不是。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不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即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謂之佛。但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耳嘗之廳堂三間，共爲一廳，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間與之，見老氏則割右邊一間與之而已，則自處中間，皆舉一而廢百也。聖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謂小道。」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在越正月。

門人日進，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稱門生，然性豪曠不拘小節，先生與論學有悟，乃告先生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先生曰：「何過？」大吉歷數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且曰：「與其過後悔改，曷若預言不犯爲佳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且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先生曰：「昔鏡未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於是關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於是蕭瑋、楊汝榮、楊紹芳等來自湖廣，楊仕鳴、薛宗鑑、黃夢星等來自廣東，王良、孟源、周銜等來自直隸，何奏、黃弘綱等來自南贛，劉邦采、劉文敏等來自安

福，魏良政、魏良器，等來自新建，曾忭來自泰和，宮利卑隘，至不能容，蓋環坐而聽者三百餘人。先生臨之，只發大學萬物同體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極良知以止於至善，功夫有得，則因方設教，故人人悅其易從。○海濱董澐號蘿石，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來遊會稽，聞先生講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先生異其氣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澐有悟，因何秦強納拜。先生與之徜徉山水間。澐日有聞，忻然樂而忘歸也。其鄉子弟社友皆招之，反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澐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憫若之自苦也，願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鬢於渤海，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先生爲之記。

八月宴門人於天泉橋。

中秋月白如晝，先生命侍者設席於碧霞池上，門人在侍者百餘人。酒半酣，歌聲漸動。久之，或投壺聚算，或擊鼓，或泛舟。先生見諸生興劇退而作詩，有「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諸生入謝。先生曰：「昔者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世之學者，沒溺於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見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闊略倫物之病。雖比世之庸庸瑣瑣者不同，其爲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在陳思歸，以裁之使入於道耳。諸君講學，但思未得此意，今幸見此，正好精詣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自足而終止於狂也。」○是月，舒柏有敬畏累瀟落之間，劉侯有入山養靜之間。先生曰：「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恐懼憂患之謂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瀟落者，非曠蕩放逸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卽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戒懼之功，無時或閒，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自無所昏蔽，自無所牽擾，自無所歉餒愧怍，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瀟落矣。是瀟落生於天理之常

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心反爲灑落累耶？謂劉侯曰「君子養心之學如良醫治病，隨其虛實寒熱而斟酌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必使人人服之也。若專欲入坐窮山絕世故屏思慮，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論聖學無妨於舉業。德洪攜二弟德周仲實讀書城南。洪父心漁翁往視之。魏良政魏良器輩與遊禹穴諸勝，十日忘返。問曰：「承諸君相攜日久，得無妨課業乎？」答曰：「吾舉子業無時不習。」家君曰：「固知心學可以觸類而通，然朱說亦須理會否？」二子曰：「以吾良和求晦翁之說，譬之打蛇得七寸矣，又何憂不得耶？」家君疑未釋，進問先生。先生曰：「豈特無妨，乃大益耳。學聖賢者譬之治家，其產業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請客出其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還以自享，終身用之無窮也。今之爲舉業者，譬之治家不務居積，專以假貸爲功，欲請客自廳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徧借，客幸而來，則諸貸之物一時豐裕可觀，客去則盡以還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請客不至，則時過氣衰，借貸亦不備，終身奔勞作一簞人而已，是求無益於得求在外也。」明年乙酉大比，稽山書院錢樞與魏良政並發解江浙。家君聞之笑曰：「打蛇得七寸矣。」○是時大禮議起，先生夜坐碧霞池，有詩曰：「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莫謂天機非嗜慾，須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舊塵。」又曰：「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更閒人。高歌度與清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卻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蓋有感時事，二詩已示其微矣。四月服闋，朝中屢疏引薦，霍兀崖席元山黃宗賢黃宗明先後皆以大禮問，竟不答。

十月門人南大吉續刻傳習錄。

傳習錄辭侃首刻於虔，凡三卷。至是年，大吉取先生論學書，復增五卷，續刻於越。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在越。

正月，夫人諸氏卒。四月，祔葬於徐山。

是月作稽山書院尊經閣記。略曰：「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亡失散，卒因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徑徑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成規，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饑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按是年南大吉廬蒞政之堂曰親民堂，山陰知縣吳瘋重修縣學，提學僉事萬潮與監察御史潘倣拓新萬松書院於省城南，取試士之未盡錄者廩餼之，咸以記請先生皆爲作記。

六月禮部尙書席書薦。

先生服闋，例應起復，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皆不報。尙書席書爲疏特薦曰：「先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且使親領語券趨闕謝恩。」於是楊一清入閣辦事。明年有領券謝恩之召，尋不果。

九月歸姚省墓。

先生歸，定會於龍泉寺之中天閣，每月以朔望初八廿三爲期。書壁以勉諸生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予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爲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羣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爲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

妨，亦須破穴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勵，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勢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疏。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成，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蠱心浮氣，矯以沽名，託以爲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羣爲志，則雖日講習於此，亦無益矣。○答顧東橋璠書有曰：「朱子所謂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物物之中，如求孝子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果在於吾之心耶？抑果在於親之身耶？假而果在於親之身，而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與？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果在孺子之身與？抑在於吾身之良知與？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見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之天理於事物物，則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故曰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不言而喻矣。」又曰：「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卽所謂本然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卽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卽事親爲一物，意用於治民，則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卽讀書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卽聽訟爲一物，凡意之所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卽有是物，無是意卽無是物，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於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不以「正」字爲義乎？如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

「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耶？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物而遂謂之窮理，此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其未繼以拔本塞源之論，其略曰：「聖人之心，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甚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迨夫學德而任，則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安於卑賤，而不以爲賤。當是時，質才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才能之異若梟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或營衣食，或通舟無，或備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譬之一身目不恥其無瞳，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調暢，是以痒痺呼

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以與論也。三代以降，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竊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撥拾脩補於燬燼之餘，聖學之門，鑿遂不可復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并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教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矣。非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十月立陽明書院於越城。

門人爲之也。書院在越城西郭門內光相橋之東。後十二年丁酉，巡按御史門人周汝員建祠於樓前，匾曰「陽明先生祠」。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在越。

三月與鄒守益書。

守益謫判廣德州，築復古書院以集生徒，刻諭俗禮要以風民俗。書至，先生復書贊之曰：「古之禮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爲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爲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爲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耐祭之類，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爲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

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後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黃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今之爲此，非以議禮爲也，徒以末世廢禮之極，聊爲之兆，以興起之，故特爲此簡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爲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諭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卻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爲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與？○按祠堂位祔之制，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上，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先生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上，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上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當何如？」曰：「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考皆西向，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爲安。曾見浦江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別，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祔，於己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高曾之行，宜何如祔？」先生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及其曾矣。今民間得祀高曾，蓋亦禮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爲僭，況在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爲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儉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嗣者。古所謂無後，皆孀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孀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爲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以聞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

爲之祀，勢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厲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於義亦可也。」

四月復南大吉書。

大吉入 覲，見黜於時，致書先生千數百言，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先生讀之，歎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於是復書曰：「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旣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礙。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知之體，望吾淵泉時出之用。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癢逆，將必速去之爲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關中自古多豪傑，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有所振發興起，變氣節爲聖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爲無意乎？」

答歐陽德書。

德初見先生於虔，最年少，時已領鄉薦。先生恆以小秀才呼之，故遣服役。德欣欣恭命，雖勞不怠。先生深器之。嘉靖癸未，第進士，出守六安州。數月，奉書以爲初政。德後稍次第，始得與諸生講學。先生曰：「吾所講學正在政務倥傯中，豈必聚徒而後爲講學耶？」又嘗與書曰：「良知不因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則無知矣。故致良知是聖

門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落在第二義矣。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也。○德洪與王畿並舉南宮，俱不延對，借黃弘綱張元冲同舟歸越。先生喜，凡初及門者必令引導，俟志定有入，方請見。每臨坐默對焚香無語。

八月答聶豹書。

是年夏，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錢塘來見先生。別後致書，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先生答諭略曰：「讀來書，誠見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乃區區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而靳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其自慊而已矣。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私利之實，詭詞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撻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妬賢嫉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慾，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凌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自彼此藩籬之隔，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乎？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以爲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爲諂者，有譏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爲不知禮，而侮之以

爲「東家丘」者，有嫉而阻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尙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爲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一二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暖席者，甯以蘄人之信我知我而已哉？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爲己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顧，相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一洗讒妒勝忿之習，以躋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之快哉！會稽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天地之間甯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忽然者，輒復云爾。」○按豹初見稱晚生，後六年出守蘇州，先生已違世四年矣，見德洪王畿曰：「吾學誠得諸先生，尙冀再見稱贊，今不及矣。茲以二君爲證，具香案拜先生。」遂稱門人。

十一月庚申，子正億生。

繼室張氏出。先生初得子，鄉先達有諱齋六有者，皆踰九十，聞而喜以二詩爲賀。先生次韻謝答之，有曰：「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好共爺長。」之句，蓋是十月有七日也。○先生初命名正聰，後七年壬辰，外舅黃緒因時相避諱，更今名。

十二月作惜陰說。

劉邦采合安福同志爲會，名曰「惜陰」。請先生書會籍。先生爲之說曰：「同志之在安成者，間月爲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羣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以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卽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

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致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甯獨大禹爲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利，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按先生明年丁亥過吉安，寄安福諸同志書曰：『諸友始爲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明道有云：『甯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爲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學之傳，但從此學，聖人卻無不至者，惟恐吾儕尙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在越。

正月。

先生與宗賢書曰：『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工夫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平日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頹靡者。近與誠甫言，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彼此約定，但見微有動氣處，即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慾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卽如白日一出，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恥近乎勇。』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意氣不能陵軋得人，憤怒嗜慾不能直意任情爲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古之大臣更不稱他知謀才略，只是一箇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略，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

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須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能不枉此出世一遭也。」

四月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

守益錄先生文字請刻先生目標年月，命德洪類次，且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爲次，不復分別體類，蓋專以講學明道爲事，不在文辭體製間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遺請刻。先生曰：「此便非孔子刪述六經手段。三代之教不明，蓋因後世學者繁文盛而實意衰，故所學忘其本耳。比如孔子刪詩，若以其辭，豈止三百篇，惟其一以明道爲志，故所取止此。例六經皆然。若以愛惜文辭，便非孔子垂範後世之心矣。」德洪曰：「先生文字雖一時應酬不同，亦莫不本於性情，況學者傳誦日久，恐後爲好事者攙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先生許刻附錄一卷，以遺守益，凡四冊。

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

六月疏辭，不允。

先是廣西田州岑猛爲亂，提督都御史姚鏞征之。奏稱猛父子悉擒，已降。敕諭功行賞訖。遣日盧蘇王受構衆煽亂，攻陷思恩。鏞復合四省兵征之，久弗克。爲巡按御史石金所論。朝議用侍郎張璉、桂萼、蔣特起先生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廣量事勢，隨宜撫勦，設土官流官執便，并覈當事諸臣功過以聞，且責以體國爲心，毋或循例辭避。先生聞命上疏言：「臣伏念君命之召，當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願臣患疾增劇，若冒疾輕出，至於債事，死無及矣。臣又復思恩田之役，起於土官讎殺，比之寇賊之攻劫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尙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鏞素老成，一時利鈍亦兵家之常。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所以激勵鏞等使之善後，收之桑榆也。臣以爲今日之事，宜專責鏞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略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

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諳民情士俗，如尙書胡世寧、李承勛者，往代其任，事必有濟。」疏入，詔鐵
敬仕，遣使敦促上道。

八月。

先生將入廣嘗爲客，坐私囑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爲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九月壬午發越中。

是月初八日，德洪與幾訪張元冲舟中，因論爲學宗旨。幾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話頭。」德洪曰：「何如？」幾曰：「心體既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有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今習染既久，覺心體上見有善惡在，爲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功夫。若見得本體如此，只說無功夫可用，恐只是見耳。」幾曰：「明日先生啓行，晚可同進請問。」是日夜分客始散，先生將入內，聞洪與幾候立庭下，先生復出，使移席天泉橋上。德洪舉與幾論辯請問。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問！我今將行，朋友中更無有論證及此者，二君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須用德洪功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二君相取爲益，吾學更無遺念矣。」德洪請問。先生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陰霾暄氣，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爲太虛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太虛無形，一過而化，亦何費纖毫氣力。德洪功

夫須要如此，便是合得本體功夫。」幾請問。先生曰：「汝中見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執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難遇。一悟本體，即見功夫，物我內外，一齊盡透，此顏子明道不敢承略，豈可輕易望人。二君已後與學者言，務要依我四句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躋聖位，以此接人，更無差失。」幾曰：「本體透後，於此四句宗旨何如？」先生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自初學以至聖人，只此功夫。初學用此，循循有入，雖至聖人，窮究無盡。堯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先生又重囑付曰：「二君以後，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無不接著。我年來立教，亦更幾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識以來，已爲習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爲俱不著實。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洪幾俱有省。

甲申渡錢塘

先生遊吳山，月巖嚴灘俱有詩。過釣臺曰：「憶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起。空山煙霧深，往跡如夢裏。微雨林徑滑，肺病雙足仄。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乃如此。瘡痍念同胞，至人匪爲己。過門不遽入，憂勞豈得已。滔滔良自傷，果哉末難已。」跋曰：「右正德己卯獻俘行在過釣臺而弗及登，今茲復來，又以兵革之役，兼肺病足瘡，徒顧瞻悵望而已。書此付桐廬尹沈元材，刻置亭壁，聊以紀經行歲月云耳。時從行進士錢德洪、王汝中、建德尹楊思臣及元材凡四人。」

丙申至衡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院諸生：「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踪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媿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德洪汝中，方卜築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之。「不踏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徑，沓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水，龜嶠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今

祠有仰止祠環海樓太極雲泉瀉雲諸亭。
戊戌過常山。

詩曰：「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名山徧深歷，悠悠鬢生絲。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忽有覺，九還乃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寧有死生期。彼哉遊方士，詭辭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傳因多歧。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爲。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

十月至南昌。

先生發舟廣信，沿途諸生徐樾、張士賢、桂軌等請見，先生俱謝以兵事未暇，許回途相見。徐樾自貴溪追至餘干，先生令登舟。樾方自白鹿洞打坐，有禪定意。先生目而得之，令舉似曰：「不是。」已而稍變前語。又曰：「不是。」已而更端。先生曰：「近之矣。此體豈有方所，譬之此燭，光無不在，不可以燭上爲光。」因指舟中曰：「此亦是光，此亦是光。」直指出舟外水面曰：「此亦是光。」樾領謝而別。明日至南浦，父老軍民俱頂香林立，填途塞巷，至不能行。父老頂輿傳遞入都司，先生命父老軍民就謁，東入西出，有不舍者出且復入，自辰至未而散。始舉有司常儀，明日謁文廟，講大學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唐堯臣獻茶，得上堂旁聽。初堯臣不信學，聞先生至，自鄉出迎，心已內動。比見擁謁，驚曰：「三代後安得有此氣象耶！」及聞講，沛然無疑。同門有黃文明、魏良器輩笑曰：「逋逃主亦來投降降乎！」堯臣曰：「須得如此大捕入，方能降我，爾輩安能！」

至吉安大會士友螺川。

諸生彭簪王釗、劉陽、歐陽瑜等借舊遊三百餘，迎入螺川驛中。先生立談不倦，曰：「堯舜生知安行的聖人，猶兢兢業業，用困勉的工夫，吾儕以困勉的資質，而悠悠蕩蕩，坐享生知安行的成功，豈不誤已誤人。」又曰：「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虛，變通不居，若假以文過飾，非爲害大矣。」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

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

十一月至肇慶。」

是月十八日抵肇慶。先生寄書德洪，曰：「家事賴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劘於其間，吾可以無內顧矣。紹興書院中同志，不審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可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傾倒。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相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策，聊亦以此視鞭影耳。即日已抵肇慶，去梧不三四日可到。方入穴場，紹興書院及餘姚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

乙未至梧州，上謝恩疏。

二十日梧州開府。十二月朔，上疏曰：「田州之事，尙未及會議審處。然臣沿途諮訪，頗有所聞，不敢不爲陛下言其略。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爲諸獠，及諸流賊而設，事權實專且重。若使振其兵威，自足以制服諸蠻。夫何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有警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桀驁。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固不能以無怨憤，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今山獠海賊乘覺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奚啻千百於二酋者之爲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臣又聞諸兩廣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久設，亦徒有虛名而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卽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說流官十八九年之間，反者數起，征勦日無

休息。腴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斷可議矣。論者以爲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一朝廷一言，甯負一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而何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亦可概見矣。田州切近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獠獍盤據，動以千百，必須存土官，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後必有悔。」奏下尚書王時中持之，得旨「守仁才略素優，所議必自有見，事難遙度，俟其會議熟處，要須情法得中，經久無患，事有宜亟行者，聽其便宜，勿懷顧忌，以貽後患。」○初總督命下，具疏辭免，及豫言處分思田機宜，凡當路相知者，皆寓書致意，與楊少師曰「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去讒，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己之愛，不復嫌避，故輒言之。乃今適爲己地也。昔有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公獨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公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全之也如此，獨不能以此意推之某乎？果不忍終棄，病痊或使得備散局，如南北太常國子之任，則圖報當有日也。」與黃綰書曰「往年江西赴義將士功久未上，人無所勸，再出何面目見之？且東南小醜，特瘡疥之疾，百辟讒嫉朋比，此則腹心之禍，大爲可憂者。諸公任事之勇，不思何以善後，大都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元氣自復，但去病太亟，亦耗元氣，藥石固當以漸也。」又曰「思田之事本無緊要，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難收拾，所謂生事事生是已。今必得如奏中所請，庶圖久安，否則反覆未可知也。」與方獻夫書曰「聖主聰明不世出，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非真有體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徒事其名而已。」又曰「諸公皆有薦賢之疏，此誠君子立朝盛節，但與名其閒，卻有所未喻者。此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譬諸養蠶，但雜一爛蠶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若薦賢於朝，則評品宜定，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砥礪芒

稍皆有攻毒破繼之功，但混於參苓著朮之間而進之，鮮不誤矣。」又曰：「思田之事已壞，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之勞擾耳。此議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將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十有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疏辭不允。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在梧。

二月思田平。

先生疏略曰：「臣奉有成命，與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布政使林富等，副使祝品、林文輅等，參將李璋、沈希儀等會議思田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今日之事，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覆溺之患，洵洵在目，不待知者而知之矣。」因詳其十患：十善、二幸、四毀，反覆言之。且曰：「臣至南甯，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賓甯，解甲休養，待閒而發。初，蘇受等聞臣奉命處勘，始知朝廷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相繼召還，至是又見守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處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露布朝廷威德，使各持歸省諭，克期聽降。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率衆掃境歸命。南甯城下分屯四營，蘇受等囚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諭以朝廷既赦爾等之罪，豈復虧失信義，但爾等擁衆負固，雖由畏死，然騷動一方，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示罰，何以泄軍民之憤。於是下蘇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乃解其縛，諭於今日宥爾一死者，朝廷天地好生之仁，必杖爾示罰者，我等入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

至其營，撫定其衆，凡一萬七千，濺滅道路，踴躍歡聞，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卽願殺賊立功贖罪。臣因諭以朝廷之意，惟欲生全爾等，今爾等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且宜速歸，完爾家室，脩復生理。至於諸路羣盜，軍門自有區處，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布政使林富，前副總張祐，督令復業。方隅平定，是皆皇上神武不殺之威，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卽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勳之斯和者也。疏入，敕遣行人獎勵，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襲，所司備辦羊酒，其餘各給賞有差。先生爲文勒石曰：「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相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於時。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令新建伯王守仁，盡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度。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一萬七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期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四月議遷都臺於田州，不果。

先是有制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既受命，先生乃疏言：「臣以迂疏多病之軀，認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方懷不勝其任之憂，今又加以巡撫之責，豈其所能堪乎？且兩廣之事，實重且難，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強者，重其事權，進其官階，而久其職任，始未可求效於歲月之間也。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往歲甯藩之變，常從臣起兵，具見經略侍郎梁材，南贛副都御史汪鋌，亦皆才能素著，足堪此任。願選擇而使之。」會侍郎方獻夫建白宜於田州特設都御史一人，撫綏諸夷，下議。先生復疏言：「布政使林富可用，或量改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住劄，撫綏其衆。然而要之蠻夷之區，不可治以漢法，雖流官之設，尚且弗便，而又可益之以都

臺乎。今且暫設。凡一切廉饋輿馬，悉取辦於南甯府衛，給於軍餉，不以干思田之人。俟年餘，經略有次，思田止責知府理治，或設兵備憲臣一人於賓州，或以南甯兵備兼理。如此，則目前既得輯甯之效，而日後又可免煩勞之擾矣。又以柳慶缺參將，特薦用沈希儀，且請起用前副總兵張祐，俾與富協心共事。未幾，陞富副都御史，撫治鄖陽。以去。先生再薦布政使王大用，按察使周期雍，又以邊方缺官，且言副使陳槐施儒，楊必進，知府朱袞，皆堪右江兵備之任。知州林寬可爲田州知府，推官李喬木可爲同知，且言「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方，反覆多事之地，其難尤甚，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則亦未易以得其本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亦不能以久居其地，以成其功，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如前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疏上，俱未果行。

興思田學校。

先生以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尙無受廩之民，卽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又不可緩也。乃案行提學道著屬儒學，但有生員，無拘廩增，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願附籍入學者，本道選委教官暫領學事，相與講肄游息，興起孝弟，或倡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建有學校，然後將各生徒通發該學肄業，照例充補廩增起貢。

五月撫新民。

先生因左江道參議等官汪必東等稱古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剿，然尙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爲患，乞調歸順土官岑瓏兵一千名，萬承龍兵共五百名，或章貴兵一千名，住劄平南桂平衝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申量留湖兵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乃諭之曰：「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計，徐考成功，

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爲上。今各徭征剿之後，有司卽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未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警署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離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弊，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以防賊，而反爲吾招一寇，其可行乎？合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胤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稿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諭以朝廷所以誅剿各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所扇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爲會長，以連屬之。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卽待以良善，決不追既往之惡。爾等卽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亦就實心撫安招來，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亦就爲之選立會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以去稂莠，深耕易耨，芸薑灌漑，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有秋穫。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甲兵者也。又曰：「該府議欲散撤顧信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常不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爲一班，每兩箇月日而更一次。若有勦剿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剿截之用，此亦輕權交濟相須之意也。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號哨守等役，專在潯州地方聽憑守備參將調用。凡遇緊急調取，卽要星馳赴信地，不得遲達時刻。守巡各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

六月與南甯學校。

先生誦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偷，風教不振。日與各學師生朝夕開講，已覺漸有奮發之志。又恐窮鄉僻邑，不能身至其地，委任監察御史降合浦縣丞陳迥主教靈山諸縣，原任監察御史降揭陽縣主簿季本主教敷文書院，仍行牌諭曰：「仰本官每日拘集該府縣學諸生，爲之勤勤開誨，務在興起聖賢之學，一洗習染之陋。其諸生該赴考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聚會，考德問業之外，或時出與經書論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防其舉業之功。大抵學絕道喪之餘，未易解脫，奮聞舊見，必須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漸次改化。諒本官平素最能孜孜汲引，則今日必能循循善誘。諸生之中有不率教者，時行夏楚，以警其惰。本院回軍之日，將該府縣官員師生查訪勤惰，以示勸懲。」○又牌諭曰：「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固宜家喻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況茲邊方遠郡，土夷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徒具刑驅勢迫，是謂以火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福建莆田生員陳大章前來南甯遊學，叩以冠婚鄉射諸儀，頗能通曉。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食嬉遊，散漫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猶愈於博奕之爲賢乎？仰南甯府官吏即便館穀陳生於學舍，於各學諸生之中，選取有志習禮及年少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自此諸生得於親感興起，砥礪切磋，修之於其家，而被於里巷，達於鄉村，則邊徼之地，遂化爲鄒魯之鄉，亦不難矣。」

七月襲八寨斷藤峽破之。

八寨斷藤峽諸蠻賊有衆數萬，負固稔惡，南通交趾諸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牛場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獠迴旋連絡，延袤二千餘里，流劫出沒，爲害歲久。比因有事，思田勢不暇及。至是先生以思田既平，蘇受新附，乃因湖廣保靖歸師之便，令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出其不意，分道征之。富祐率右

江及思田兵進剿八寨諸賊。參議汪必東副使翁素，僉事汪濬，率左江及永保土兵進剿斷藤峽諸賊。令該道分巡兵備收解，紀功御史冊報，及行太監張賜并各鎮巡知會一月之內，大破其衆，斬獲三千有奇。先生見諸賊巢穴既已掃蕩，而我兵疾疫遂班師奏捷。○按疏言「斷藤峽諸賊，犄角屯聚，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間，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萬，然後破其巢穴。撤兵無何，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量從剿撫。自後竊發無時，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至於八寨諸賊，尤爲兇猛，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國初都督韓觀嘗以數萬之衆圍匝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而罷報。後與師合剿，一無所獲，反多撓喪。惟成化間，土官岑瑛嘗合狼兵深入，斬獲二百已而賊勢大湧，力不能支，亦從撫罷。今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效之機。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捷，共已躡三千之功。兩廣父老皆以爲數十年來未有此舉也。」

疏請經略思田及八寨斷藤峽。

初先生既平思田，乃上疏曰：「臣以迂庸，繆當兵事於茲土，承制假以撫剿便宜。是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諭令賊平之後，議設土流執便。是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投降，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承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憐憫赤子之無辜也。凡爲經略事宜有三：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仍立土官知府以順土夷之情，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擬府名爲田甯，以應讖謠而定人心。設州治於府之西北，立猛第三子邦相爲吏目，待其有功，漸陞爲知州，分設思恩土巡檢司十有八，以蘇受并土目之爲衆所服者世守之。」既而復破八寨斷藤峽，又上疏曰：「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脈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夫今不爲，則數年之間，賊復漸來，必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

遵制便宜相度舉行，凡爲經路事宜有六：移南丹衛城於八寨，改築思恩府治於荒田，改鳳化縣治於三里，增設隆安縣治，置流官於思龍，以屬田甯，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事下本兵持之，戶部復請覆勸學士霍韜等上疏曰：「臣等廣人也，是役也，臣等嘗爲守仁計曰：前當事者凡若三省兵若千萬，梧州軍門費用軍儲合千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用銀米若干萬，殺死瘦死官兵士兵若千萬，僅得田州小甯五十日，而思恩叛矣。今守仁不殺一卒，不費斗米，直宣揚威德，遂使思田頑叛稽首來服，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乃若八寨賊斷藤峽，賊又非思田之比。八寨爲諸賊淵藪，而斷藤峽爲八寨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病也。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守仁沈機不露，一舉平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臣等是以歎服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懷綏思田向化之民，又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硬化之賊。仁義兩得之也。夫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思田致命之助，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能遁，所誅者渠惡，非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無糧運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平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德化，得撫剿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淥水新甯，思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爲窟穴，雖調兵數十萬，未易平伏。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剿，兩廣良民可以漸次安業紓。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倡亂者，八寨乃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今守仁既平其巢窟，卽徙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日不能爲變，遁賊來歸，且化爲良民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或議守仁奉命有事思田，遂剿八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絕吳楚糧道，遂破吳楚，而平七國。安漢社稷傳曰：「闔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是故亞夫知制吳楚在絕其食道，而不在于救梁，是故雖有詔命，有所不受。今守仁知思田可以德懷也，遂納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諸賊未易服也，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雖無詔

命先發後聞可也。況有便宜從事之旨乎？或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奉聞而輒興工，可乎？臣則曰：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守仁於建置城邑之役，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其以一肩而分聖明南顧之憂，不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臣等目擊八寨之賊爲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賴聖明任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行，戶部覆題再勸，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阻，城堡不築，連築復聚，地方可慮，是故冒昧建言，唯聖明察焉。」

九月疏謝獎勵賞賚

賞思田功也。九月初八日，行人馮恩齋捧欽賜至鎮，故有謝疏。○與德洪畿書：「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年不審同志聚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臥龍之會，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爾荒落，且存餼羊，後或興起，亦未可知。餘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爲益不小。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徧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弟與正憲輩不審早晚能來親近否？誘掖接引之功，與人爲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不負所託，兒輩或不能率教，亦望相與夾持之。」

十月疏請告

先生以疾劇上疏請告，具言「臣自往年承乏南贛，爲炎毒所中，遂患咳痢之疾，歲益滋甚。其後退休林野，稍就醫藥，而疾亦終不能止。自去歲入廣，炎毒益甚，力疾從事，竣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興。今已興至南甯，移臥舟次，將遂自梧道廣，待命於韶雄之間，夫竭忠以報國，臣之素志也。受陛下之深恩，思得粉身齧骨以自效，又臣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就危，而尙求苟全以圖後報，而爲養病之舉，此臣之所以大不得已也。」疏入未報。

講伏波廟。

先生十五歲時嘗夢謁伏波廟，至是拜祠下，宛然如夢中，謂茲行殆非偶然。因識二詩。其一曰：「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徂征敢倚風雲陣，所過如同時雨師。尙喜遠人知向望，卻慚無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廊廟，恥說兵戈定四夷。」其二詩曰：「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麗羣舟夜上灘。月邊旌旗千幟靜，風傳鈴木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由來不殺難。想見庾廷新氣象，兩階干羽五雲端。」是月與豹書：「近歲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閒講學，卻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卻不去必有事上用工夫，而乃懸立守著一箇勿忘勿助，漚漚蕩蕩，只得箇沈空守寂，學成一箇癡騃漢，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

○又與鄒守益書曰：「隨處體認天理，勿忘勿助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尙隔一塵。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繆矣。世間無志之人，既已見驅於聲利辭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爲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即且安頓其中者多矣。」

祀增城先廟。

先生五世祖諱綱者死苗難，廟祀增城。是月，有司復新祠宇，先生謁祠奉祀。過甘泉先生廬，題詩於壁曰：「我祖死，國事肇禋在增城。荒祠幸新復，適來奉初烝。亦有兄弟好，念言思一尋。蒼蒼見賔色，宛隔環瀛深。入門散圖史，想見抱膝吟。賢郎敬父執，童僕意相親。病軀不遑宿，留詩慰懸懸。落落千百載，人生幾知音。道同著形迹，期無奉初心。」又題甘泉居曰：「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尙堪屋。渴飲甘泉泉，饑食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與德洪畿書：「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爲喜慰。而餘姚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燃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此間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賊巢爲兩省盜賊之根株淵藪，積爲民患者，心亦不忍不爲一除翦。又復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間便當就歸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啓迪，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鍼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間，情旣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道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與何性之書：「區區病勢日狼狽，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不得止。至今遂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即踰嶺而東矣。諸友皆不必相候。果有山陰之興，卽須早鼓錢塘之舵，得與德洪汝中輩一會聚，彼此當必有益。區區養病本去已三月，旬日後必得旨，亦遂發舟而東，縱未能遂歸田之願，亦必得一還陽明洞，與諸友一面而別，且後會又有可期也。千萬勿復遲疑，徒就誤日月。總及隨舟而行，沿途官吏送迎請謁，斷亦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書至卽撥允德拱汝中輩亦可促之早爲北上之圖。伏枕潦草。」十一月乙卯，先生卒於南安。

是月廿五日，躡梅領至南安。登舟時，南安推官門人周積來見。先生起坐，咳嗽不已。徐言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無恙。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吾積退而迎醫診藥。廿八日晚泊，問何地？」侍者曰：「青龍鋪。」明日，先生召積入。久之，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

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二十九日辰時也。贛州兵備門人張思聰追至南安，迎入南塾驛，就中堂沐浴衾斂如禮。先是先生出廣，布政使門人王大用備美材隨舟，思聰親敦匠事，鋪榻設褥，表裏揚襲，門人劉邦采來奔喪事。十二月三日，思聰與官屬民生設祭入棺。明日，輿槨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聲振地，如喪考妣。至贛，提督都御史汪鏞迎祭於道，士民沿途擁哭如南安。至南昌，巡按御史儲良材提學副使門人趙淵等請改歲行，士民昕夕哭奠。

八年己丑正月，喪發南昌。

是月連日逆風，舟不能行。趙淵祝於柩曰，「公豈爲南昌士民留耶？」越中子弟門人來候久矣。忽變西風，六日直至弋陽。先是德洪與畿西渡錢塘，將入京，殿試聞先生歸，遂迎至嚴灘。聞訃，正月三日成喪於廣信，訃告同門。是日，正憲至。初六日會於弋陽。初十日過玉山，弟守儉守文，門人藥惠、黃洪、李珙、范引、年、柴、鳳至。二月庚午，喪至越。

四日，子弟門人奠柩中堂，遂飾喪紀，婦人哭門內，孝子正憲攜弟正億與親族子弟哭門外，門人哭幕外，朝夕設奠如儀。每日門人來弔者百餘人，有自初喪至卒葬不歸者。書院及諸寺院聚會如師存。是時朝中有異議，歸廡贈諡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僞學。詹事黃綰上疏曰，「忠臣事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昔爲都事，今少保桂萼時爲舉人，取其大節，與之交友。及臣爲南京都察院經歷，見大禮不明，相與論列，相知二十餘年，始終無間。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堪以柄用，萼與守仁舊不相合，因不謂然。小人乘間構隙，然臣終不以此廢萼平生也。但臣於事君之義，立身之道，則有不得不明者。臣所以深知守仁者，蓋以其功與舉耳。然功高而見忌，學古而人不識，此守仁之所以不容於世也。蓋其功之大者有四：其一，宸濠不軌，諒非一日，內而內臣如魏彬等，嬖幸如錢甯、江彬等，文臣如陸完等爲之內應，外而鎮守如畢真、劉朗等爲之外應，故當時中外諸

臣多懷觀望。若非守仁忠義自許，身任討賊之事，不顧赤族之禍，倡義以勤王，運籌以伐謀，則天下安危未可知。今乃皆以爲伍文定之功，是輕發縱而重走狗，豈有兵無勝算而濠可徒搏而擒者乎？其二，大帽茶寮瀨頭，稱圍諸賊寨勢連四省，兵連累歲。若非蚤平，南方自此多事。守仁臨鎮次第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擣覺有年，事不得息，民不得已，故起守仁以往。定以兵機，感以誠信，乃使盧王之徒崩角來降，感受杖，遂平一方之難。其四，自來八寨爲兩廣腹心之疾，其間守成官軍與賊爲黨，莫可奈何。守仁假永順狼兵，盧王降卒，并而襲之，遂去兩廣無窮之巨害，實得兵法便宜之算。夫兵凶戰危，守仁所立戰功皆除大患，卒之以死勤事。夫兵政國之大事，宜爲後世法，可以終泯其功乎？其學之大有三：一曰「致良知」，實本先民之言，蓋致知出於孔氏，而良知出於孟軻性善之論。二曰「親民」，亦本先民之言，蓋大學舊本所謂親民者，即百姓不親之親，凡親賢樂利，與民同其好惡，而爲絜矩之道者是已。此所據以從舊本之意，非創爲之說也。三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蓋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只一事也。守仁發此，欲人言行相顧，勿事空言以爲學也。是守仁之學，弗詭於聖，弗畔於道，乃孔門之正傳也。可以終廢其學乎？然以尊之非守仁，遂致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堯舜，誰之過與？臣不敢以此爲尊是也。況賞罰者御世之權，以守仁之功德，勞於王事，乃常典不及，削爵有加，廢褒忠之典，倡黨錮之禁，非所以輔明主也。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童載骨，瘞埋空山，鬼神有知，當爲惻然。臣實不忍見。聖明之世，有此事也。假使守仁生於異世，猶當追崇，況在今日哉？且永順之衆，盧王之徒，素慕守仁威德，如此舉措，恐失其望，關係夷情，亦非細故。臣昔與守仁爲友幾二十年，一日憤寡過之不能，守仁從而覺之，若有深省，遂復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者也。臣於君父之前，處師友之間，既有所懷，不敢不盡。昔尊爲小人所譏，臣爲之憤，旣而得白，臣爲之喜，固非臣之私也。今守仁之抱冤，亦猶尊之負屈，伏願擴一視之仁，特赦所司，優以卹典，稽證仍與世襲，并開學禁，以昭聖政。若此事不明，則尊之與臣

終不能以自忘，故臣敢言及於此，所以盡事陛下之忠，且以補尊之過，亦以盡臣之義也。疏入不報。於是給事中周延抗疏論列，謫判官。

十一月葬先生於洪溪。

是月十一日發引，門人會葬者千餘人，麻衣衰履，扶柩而哭。四方來觀者莫不交涕。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蘭亭五里，先生所親擇也。先是前溪入懷與左溪會，衝嚙右麓，術者心嫌，欲棄之。有山翁夢神人緋袍玉帶立於溪上曰：「吾欲還溪故道。」明日雷雨大作，溪泛忽從南岸，明堂周闊數百尺，遂定穴。門人李琪等築治，更番晝夜不息者月餘而墓成。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五

附錄四

年譜

嘉靖九年庚寅五月，門人薛侃建精舍於天眞山，祀先生。

天眞距杭州城南十里，山多奇巖古洞，下瞰八卦田，左抱西湖，前臨胥海，師昔在越講學時，嘗欲擇地當湖海之交，目前常見浩蕩，圖卜築以居，將終老焉。起征思田，洪畿隨師渡江，偶登茲山，若有會意者。臨發，以告師，喜曰：「吾二十年前遊此，久念不及，悔未一登而去。」至西安，遺以二詩，有「天眞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及「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之句。侃奔師喪，既終葬，患同門聚散無期，憶師遺志，遂築祠於山麓。同門董灑、劉侯孫應奎、程尙寧、范引年、柴鳳等董其事，鄒守益方獻夫、殿陽德等前後相役，齋廡庖湑具備，可居諸生百餘人。每年祭期，以春秋二仲月仲丁日，四方同志如期陳禮儀，懸鐘磬歌詩，侑食祭畢，講會終月。

十年辛卯五月，同門黃弘綱會黃綰於金陵，以先生允子王正億請婚。

先是師殯在堂，有忌者行譖於朝，革錫典世爵，有司默承風旨，媒孽其家，卿之惡少遂相煽，欲以魚肉其子弟。允子正億方四齡，與繼子正憲離世竄逐，蕩析厥居。明年夏，門人大學士方獻夫署吏部，擇刑部員外王臣陞浙江僉事，分巡浙東，經紀其家，好黨稍阻。弘綱以洪畿擬以冬赴京，殿試恐失所託，適綰陞南京禮部侍郎，弘綱問計。綰曰：「吾室遠莫計，有弱息，願妻之情，關至戚，庶得處耳。」是月，洪畿趨金陵爲正億，問名。綰曰：「老母家居，未得命，不敢專。」洪畿復走台，得太夫人命，於是同門王艮遂行聘禮焉。

十一年壬辰正月，門人方獻夫合同志會於京師。

自師沒，桂萼在朝，學禁方嚴。辭佩等既遭罪譴，京師諱言學。至是年，編修歐陽德程文德揚名在翰林，侍郎黃宗明在兵部，咸賢魏良弼、沈謙等在科，與大學士方獻夫俱主會。於時黃綰以進表入，洪畿以趨廷對入，與林春、林大欽、徐繼、朱衡、王惟賢、傅頤等四十餘人，始定日會之期，聚於慶壽山房。

九月正億趨金陵。

正億外侮稍息，內憂漸萌。深居家局，同門居守者或經月不得見，相懷憂逼。於是同門僉事王臣、推官李逢、與歐陽德、王良、薛僑、李珙、管州議以正億趨金陵，將依舅氏居焉。至錢塘，惡少躡其後載者，迹既露，諸子疑其行。請卜，得鼎二之上吉，乃佯言共分允子金以歸。惡黨信爲實，弛謀。有不便者，遂以分金騰謗，流入京師。臣以是被中黜職。

十二年癸巳，門人歐陽德合同志會於南畿。

自師沒，同門既襄事於越。三年之後，歸散四方，各以所入立教，合併無時。是年，歐陽德季本許相卿何廷仁劉陽黃弘綱嗣講東南，洪亦假事入金陵。遠方志士四集，類萃羣趨，或講於城南諸刹，或講於國子。鷄鳴倡和，相稽，疑辯相釋，師學復有繼興之機矣。

十三年甲午正月，門入鄒守益建復古書院於安福，祀先生。

師在越時，劉邦采首創惜陰會於安福，間月爲會五日。先生爲作惜陰說，既後，守益以祭酒致政歸，與邦采劉文敏劉子和劉陽歐陽瑜劉肇袞尹一仁等建復古連山復真諸書院，爲四鄉會。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爲大會。凡鄉大夫在郡邑者，皆與會焉。於是四方同志之會相繼而起，惜陰爲之倡也。

三月，門人李遂建講舍於衢麓，祀先生。

先自師起，征思田舟次西安門人藥惠王璣等數十人雨中出候。師出，天真二詩慰之。明年師喪，遠玉山，惠

偕同門王修徐霈林文瓊等迎榭於草萍驛，憑棺而哭者數百人。至西安，諸生追師遺教，莫知所寄。洪畿乃與璣應典等定每歲會期。是年遂爲知府，從諸生請，築室于衢之麓，設師位，歲修祀事。諸生柴惟道徐天民王之弼徐惟緝王之京王念偉等又分爲龍游水南會，徐用檢唐汝禮趙時崇趙志昇等爲蘭西會，與天真遠近相應，往來講會不輟，衢麓爲之先也。

五月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王杏建王公祠於貴陽。

師昔居龍場，誨擾諸夷。久之，夷人皆式崇尊信。提學副使席書延至貴陽，主教書院。士類感德，翕然向風。是年杏按貴陽，聞里巷歌聲，誦如越音。又見士民歲時走龍場，致奠，亦有遙拜而祀於家者。始知師教入人之深。若此，門人湯暉葉梧陳文學等數十人請建祠以慰士民之懷，乃爲贖白雲菴舊址立祠，置膳田以供祀事。杏立石作碑，記略曰：「諸君之請立祠，欲追崇先生也。立祠以足追崇先生乎？構堂以爲宅，設位以爲依，陳俎豆以爲享，祀似矣。追崇之實，曾是以盡之乎？未也。夫尊其人在行其道，想像於其外，不若佩教於其身。先生之道之教，諸君所親承者也。德音鑿鑿，聞者飫矣。光範丕丕，炙者切矣。精蘊淵淵，領者深矣。諸君何必他求，哉！以聞之昔日者而傾聞聽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法言也。吾何敢言！』以見之昔日者而凝目視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德行也。吾何敢行！』以領之昔日者而潛心會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精思也。吾何敢思！』言先生之言而德音以接也，行先生之行而光範以視也，思先生之思而精蘊以傳也，其爲追崇也何尙焉。」

十四年乙未，刻先生文錄於姑蘇。

先是洪畿奔師喪，過玉山，檢取遺書。越六年，洪教授姑蘇，過金陵，與黃綰聞人詮等議刻文錄。洪作購遺文疏，遺諸生走江浙，閩廣直隸，搜獵逸稿。至是年二月，鳩工成刻。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曹煜建仰止祠于九華山祀先生。

九華山在青陽縣師嘗兩遊其地與門人江口柯橋等宿化城寺數月寺僧好事者爭持紙索詩暹夕灑翰不倦僧蓄墨跡頗富思師夙範刻師像于石壁而亭其上知縣祝增加葺之是年煜因諸生請建祠于亭前屬曰「仰止」鄒守益捐資令僧買贖田歲供祀事越隆慶戊辰知縣沈子勉率諸生講學于斯增葺垣宇贖田煜祭文見青陽志。

十五年丙申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景提學僉事徐階重修天真精舍立祀田。

門人禮部尙書黃綰作碑記記曰「今多書院與必由人或仕於斯或遊於斯或生於斯或功德被於斯必其人實有足重者表表在人思之不見而後立書院以祀之聚四方有志樹之風聲講其道以崇其化浙江之上龍山之麓有曰天真書院立祀陽明先生者也蓋先生嘗遊于斯既沒故于斯創精舍講先生之學以明先生之道夫人知之豈待予言哉正德己卯甯濠之變起事江右將窺神器四方岌岌日危于死浙爲下游通衢八道財賦稱甲濠意欲先得之故陰置腹心計爲之應因先生據其上游奮身獨當之濠速敗浙賴以甯卒免鋒刃荼毒之苦皆先生之功也則今日書院之創非徒講學又以明先生之功也書院始於先生門人行人辭侃進士饒德洪王畿合同志之資爲之繼而長人僉事王臣主事薛儵有事於浙又增治之始買田七十餘畝蒸嘗輯理歲病不給侍御張君按浙酒躋書院而歎曰「先生之學論同性善先生之功存於社稷皆所宜祀矧覆澤茲土尤甚惡可忽哉」乃屬提學僉事徐君階命紹興推官陳讓以會稽廢寺田八十餘畝爲庄屬之書院又出法臺贖金三百兩命杭州推官羅大用及錢塘知縣王鈇買宋人所爲龜疇田九十餘畝以益之於是需足人聚風聲益樹而道化行矣昔宋因書院而爲學校今於學校之外復立書院蓋久常特新之意與乎嘗登茲山坐幽巖步危磴俯江流之洄浙引蒼渤之冥茫北覽西湖南目禹穴雲樹蒼蒼晴嵐窅窅於是愴然

而悲，悄然而戚，恍見先生之如在而不能忘也。乃知學校之設既遠，遠則常，常則玩，玩則怠，怠則學之道其疎乎？書院之作既逝，近則新，新則惕，惕則勵，勵則學之道其修乎？茲舉也，立政立教之先務，益於吾浙多矣。

十六年丁酉十月，門人周汝員建新建伯祠于越。

是年，汝員以御史按浙。先是師在越，四方同門來遊日衆，能仁光相至，大天妃各寺院，居不能容。同門王良何秦等，乃謀建樓居齋舍于至大寺左，以居來學。師沒後，同門相繼來居，依依不忍去。是年，汝員與知府湯紹恩拓地建祠于樓前，取南康蔡世新肖師像，每年春秋二仲月，郡守率有司主行時祀。

十一月，僉事沈謐建書院于文湖祀先生。

文湖在秀水縣北四十里，廣環十里，中橫一州，四面澄碧。書院創焉。謐初讀傳習錄，有悟師學，卽期執贄請見師。征思田、弗遂及聞訃，追悼不已。後爲行人，聞薛子侃講學京師，乃歎曰：「師雖沒，天下傳其道者尙有人也。」遂拜薛子、率同志王愛等數十人講學於其中，置田若干畝以贍諸生。是年，巡按御史周汝員立師位於中堂，春秋二仲月，率諸生虔祀事，歌師詩以侑食。旣後，謐僉起江西，爲師遍立南贛語祠。比沒，參政孫宏賦副使劉愨設謚位附食於師。謐子進士啓原增置贍田，與愛等議附薛子位。祭期定季丁日。同志與祭，天真者俱趨文湖于今益盛。

十七年戊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傅鳳翔建陽明祠於龍山。

龍山在餘姚縣治右。辛巳年，師歸省祖塋，門人夏淳、孫陞、吳仁、管州、孫應奎、范引年、柴鳳、楊珂、周于德、錢大經、應揚、谷鍾秀、王正心、正思、俞大本、錢德周、仲實等侍師講學於龍泉寺之中天閣。師親書三八會期於壁。吳仁聚徒於閣中，合同志講會不輟。丁亥秋，師出征思田，每遺書洪畿，必念及龍山之會。是年，傅以諸生請建祠於閣之上方，每年春秋二仲月，有司主行時祀。

十八年己亥，江西提學副使徐階建仰止祠於洪都，祀先生。

自階典江西學政，大發師門宗旨，以倡率諸生。於是同門吉安鄒守益、劉邦采、羅洪先、南昌李遂、魏良弼、良貴、王臣、裴衍、撫州陳九川、傅默、吳梯、陳介等，與各郡邑選士俱來會焉。魏良弼立石紀事。

吉安士民建報功祠于廬陵，祀先生。

祠在廬陵城西隅。師自正德庚午蒞廬陵，日進父老子弟告諭之，使之息爭睦族，與孝悌，敦禮讓。民漸向化。與利剝盡，賑疫禳災，皆有實惠。七越月而去。民追思之。既提督南贛，掃蕩流賊，定逆濠之亂，皆切民命。及聞師訃，喪過河下，沿途哀號，如喪考妣。乃相與築祠，名曰報功，歲修私祀。後曾孔化、賀鈞、周祉、王時椿、時槐、陳嘉謨等相與協成，制益宏麗。春秋郡有司主祀。

十九年庚子，門人周桐應、典等建書院于壽岩，祀先生。

壽岩在永康西北鄉。岩多瑞石，空洞坦爽，四山環翠，五峯前擁。桐應與同門李珙、程文德講明師旨。峩岩作室，以居來學。諸生盧可久、程梓等就業者百有餘人。立師位於中堂，歲時奉祀，定期講會，至今不輟。

二十一年壬寅，門人范引年、建混、元書院于青田，祀先生。

書院在青田縣治。引年以經師為有司，延聘主青田教事講藝中，時發師旨。諸生葉天秩七十有餘人，聞之惕然有感，復肅儀相率再拜，共進師學。又懼師聯無所樹藝不固，乃糾材築室，肖師像於中堂，謂范子之學出於王門，追所自也。范子卒，春秋配食。乞洪作仰止祠碑記，御史洪恆紀其詳。後提學副使阮鶚增建為心極書院，幾作碑記。記略曰：「心極之義，其昉諸古乎？孔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以至定吉凶而生大業，所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冒天下之道，無非易也。易者無他，吾心寂感有無相生之機之象也。天之道為陰陽，地之道為剛柔，人之道為仁義。三極于是乎立。象也者，像此者也。陰陽相摩，剛柔相盪，仁義相禩，藏乎無局之

鍵，行乎無轍之途，立乎無所倚之地，而神明出焉，萬物備焉。故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孔子之精蘊也。當時及門之徒，惟顏氏獨得其宗。觀夫子喟然之歎，有曰：『如有所立，卓爾。』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曰發聖人之蘊，顏子也。顏子沒而聖道遂亡。後千餘載，濂溪周子始復追尋其緒，發爲無極而太極之說，蓋幾之矣。而後儒紛紛之議，尙未能一無惑乎千載之寥寥也。蓋漢之儒者，泥于有象，一切仁義忠孝禮樂教化經綸之迹，皆認以爲定理，必先講求窮索，執爲典要，而後以爲應物之則。是有得有于太極，似矣。而不知太極爲無中之有，不可以有名也。隋唐以來，老佛之徒起而攘臂其間，以經綸爲糟粕，乃復矯以窈冥玄虛之見，甚至摺擊仁義，蕩滅禮教，一切歸之于無。是爲有得有于無極，似矣。而不知無極爲有中之無，非可以無名也。周子洞見二者之弊，轉相謬溺，不得已而救之，建立圖說，以顯聖學之宗，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正仁義云者，太極之謂；而主靜云者，無極之謂。人極于是乎立焉。議者乃以無極之言爲出于老氏，分中正仁義爲動靜，而不悟主靜無欲之旨，亦獨何哉？夫自伏羲一畫以啓心極之原，神無方而易無體，卽無極也。孔子固已言之矣。而周子之得聖學之傳無疑也。夫聖學以一爲要，一者無欲也。人之欲大約有二：高者蔽于意見，卑者蔽于嗜慾，皆心之累也。無欲則一，無欲則明通公溥而聖可學矣。君子寡慾，故修之而吉；小人多慾，故悖之而凶。吉凶之幾，極之立與不立于此焉分。知此則知函峯阮子所謂心極之說矣。」

二十三年甲辰，門人徐珊、建虎、溪精舍于辰州，祀先生。

精舍在府城隆興寺之北。師昔還自龍場，與門人冀元亨、蔣唐、愈賢等講學于龍興寺，使靜坐密室，悟見心體。是年，珊爲辰同知，請於當道，與諸同志大作祠宇，置贍田，鄰守益爲作精舍記。羅洪先作性道堂記，又有見江亭、玉芝亭、鷗鷺軒。珊與其弟楊珂俱多題誌。

二十七年戊申八月，萬安同志建雲興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白雲山麓，前對芙蓉峯，嶺下秀出如圭，大江橫其下。同志朱衡、劉道、劉弼、劉峴、王舜詔、吳文惠、劉中履等，迎予講學於精修觀。諸生在座者百五十人，有奇。晚遊城闔，見民居井落，邑屋華麗。洪曰：「民庶且富，而諸君敷教之勤若此，可謂禮義之鄉矣。」衡曰：「是城四十年前猶爲赤土耳。」問之曰：「南贛峒賊流劫無常，妻女相率而泣曰：『賊來易避，惟一死可恃耳。』師來，蕩平諸嗣，百姓始得築城生聚，乃有今日，皆師之賜也。」洪嘉嘆不已。乃謂曰：「沐師德澤之深若此，南來郡邑，俱有祠祀，何是地獨無？」衆皆蹙然曰：「有志未遂耳。」乃責洪作疏，糾材是夕來相助者盈二百金，舉人周賢宣作文祀土，衆役並與。中遭異議，止之。至嘉靖甲子，衡爲尙書，賢宣爲方伯，與太僕卿劉懋復完書業，祭祀規制大備，名曰雲輿書院云。

九月，門人陳大倫建明經書院於詔祀先生。

書院在府城。先是同門知府鄭騫作明經館，與諸生課業，倡明師學。至是大倫守詔，因更建書院，立師位，與陳白沙先生並祀。是月，洪謁甘泉湛先生，躡庚嶺，與諸生鄧魯駱堯知胡直、王城、劉應奎、鍾大賓、魏良佐、潘槐、莫如德、張昂等六十三人謁師祠，相與入南華二賢閣，與鄧魯、胡直等共闡師說。至隆慶己巳，知府李渭大修祠宇，集諸生與黃城等身證道要，師教復振。

二十九年庚戌正月，吏部主事史際建嘉義書院于溧陽，祀先生。

書院在溧陽救荒滄。史際因歲嘗築滄塘以活饑民，塘成而建書院于上。延四方同志講會館穀之，籍其田之所入以備一邑饑荒，名曰嘉義，欽玉音也。際與呂光洵議延洪主教事，乃先弊聘越，三年，茲來定盟。是月，同志周賢宣、趙大河、諸生彭若思、彭适、袁端化、王巖、徐大經、陳三謨等數十人，際率子姪史繼源、繼志、史銖、史珂、史繼書、繼辰、致詹、偕吾子培、葉邁、鄭安元、錢應度、應量、應禮、應樂定期來會，常不下百餘人。立師與甘泉湛先生位，春秋奉祀。○天成篇揭嘉義堂示諸生曰：「吾人與萬物混處於天地之中，爲天地萬物之宰者，非吾

身乎？其能以宰乎天地萬物者，非吾心乎？心何以能宰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有聲矣，而爲之辯其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色矣，而爲之辯其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味矣，而爲之辯其味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變化矣，而神明其變化者誰歟？是天地萬物之聲非聲也，由吾心聽，斯有聲也；天地萬物之色非色也，由吾心視，斯有色也；天地萬物之味非味也，由吾心嘗，斯有味也；天地萬物之變化非變化也，由吾心神明之，斯有變化也。然則天地萬物也，非吾心則弗靈矣。吾心之靈毀，則聲色味變化不得而見矣。聲色味變化不可見，則天地萬物亦幾乎息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也，所以主宰乎天地萬物者也。○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者，非吾能靈之也，吾一人之視其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目者，同是明也；一人之聽其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耳者，同是聰也；一人之嘗其味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口者，同是嗜也；一人之思慮其變化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心知者，同是神明也；匪徒天下爲然也，凡前乎千百世已上，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無弗同也；後乎千百世已下，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亦無弗同也。然則明非吾之目也，天視之也，聰非吾之耳也，天聽之也，嗜非吾之口也，天嘗之也，變化非吾之心知也，天神明之也。故目以天視，則盡乎明矣；耳以天聽，則竭乎聰矣；口以天嘗，則不爽乎嗜矣；思慮以天動，則通乎神明矣。天作之，天成之，不參以人，是之謂天能。是之謂天地萬物之靈。○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惟聖人爲能全之。非聖人能全之也，夫人之所同也。聖人之視色與吾目同矣，而目能不引於色者，率天視也；聖人之聽聲與吾耳同矣，而耳能不蔽於聲者，率天聽也；聖人之嗜味與吾口同矣，而口能不爽於味者，率天嘗也；聖人之思慮與吾心知同矣，而心知不亂於思慮者，通神明也。吾目不引於色，以全吾明焉；與聖人同其視也，吾耳不蔽於聲，以全吾聰焉；與聖人同其聽也，吾口不爽於味，以全吾嗜焉；與聖人同其嘗也，吾心知不亂於思慮，以全吾神明焉；與聖人同其變化也，故曰：聖人可學而至，謂吾心之靈與聖人同也。然則非學聖人也，能自率吾天也。○吾心之靈與聖人同，聖人能全之，學者求全焉。然則何以爲功耶？有要焉。

不可以支求也。吾目蔽於色矣，而後求去焉，非所以全明也。吾耳蔽於聲矣，而後求克焉，非所以全聰也。吾口爽於味矣，而後求復焉，非所以全嗜也。吾心知亂於思慮矣，而後求止焉，非所以全神明也。靈也者，心之本體也。性之德也，百體之會也。微動靜，通物我，亘古今，無時乎弗靈，無時乎或間者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皆自率是靈以通百物，勿使間于欲焉已矣。其功雖不同，其靈未嘗不一也。吾率吾靈而發之於目焉，自辯乎色而不引乎色，所以全明也。發之於耳焉，自辯乎聲而不蔽乎聲，所以全聰也。發之於口焉，自辯乎味而不爽乎味，所以全嗜也。發之於思慮焉，萬感萬應，不動聲臭，而其靈常寂大者，立而百體通，所以全神明也。人一能之，己百之，八十能之，己千之，必率是靈而無間于欲焉，是天作之，人復之，是之謂天成，是之謂致知之學。○增刻先生朱子晚年定論。朱子定論，師門所刻止一卷，今洪增錄二卷，共三卷，際令其孫致詹梓刻於書院。○重刻先生山東甲子鄉試錄。山東甲子鄉試錄，皆出師手筆，同門張峯判應天府，欲番刻於嘉義書院，得吾師繼子正憲氏原本刻之。

四月，門人呂懷等建大同樓于新泉精舍，設師像，合講會。

精舍在南畿崇禮街初，史際師甘泉先生築室買田爲館穀之資。是年，懷與李遂、劉起宗、何遷、余允緒、呂光洵、歐陽塾、歐陽瑜、王與槐、陸光祖、龐嵩、林烈及諸生數十人，建樓于精舍，設師與甘泉像爲講會。會畢，退坐味昧室，默對終夕而別。是月，洪送王正憲入胄監。至金山，遂入金陵，趨會焉。何遷時爲吏部文選司郎中，偕四司同僚邀余登報恩寺塔，坐第一層，問曰：「聞師門禁學者靜坐，慮學者偏靜淪枯槁也，似也。今學者初入門，此心久濡俗習，淪淡膚髓，若不使求密室，耳目與物無所親聞，澄思絕慮，深入玄漠，何時得見真面目乎？」師門亦嘗言之，假此一段以補小學之功。又云：心罹疾病，如鏡面斑垢，必先磨去，明體乃見，然後可使一塵不容。今禁此一法，恐令人終無所入。」洪對曰：「師門未嘗禁學者靜坐，亦未嘗立靜坐法以入人。」曰：「舍此有何法？」

可入？」曰：「只教致良知。良知卽是眞面目。良知明，自能辯是非，自能時靜時動，不偏于靜。」曰：「何言師門不禁靜坐？」曰：「程門歎學者靜坐爲善學，師門亦然。但見得良知，頭腦明白，更求靜處精鍊，使全體著察，一滓不留，又在事上精鍊，使全體著察，一念不欺。此正見吾體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時動時靜，不見其端，爲陰爲陽，莫知其始。斯之謂動靜皆定之學。」曰：「偏於求靜，終不可與入道乎？」曰：「離喜怒哀樂以求中，必非未發之中，離仁敬孝慈以求止，必非緝熙之止，離視聽言動以求仁，必非天下歸仁之仁。是動靜有間矣，非合內合外，故不可與語入道。」曰：「師門亦有二教乎？」曰：「師嘗言之矣，吾講學亦嘗誤人，今較來較去，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衆皆起而歎曰：「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下塔，由書廊指眞武流形圖曰：「觀此亦可以證儒佛之辯。」衆皆曰：「何如？」曰：「眞武山中久坐，無得欲棄去，感老嫗磨針之喻，復入山中二十年，遂成至道。今若畫堯流形圖，必從克明峻德，親九族，以至協和萬邦，畫舜流形圖，必從舜往于田，自耕稼陶漁，以至七十載陟方，又何時得在金碧山水中枯坐二三十年，而後可以成道耶？」諸友大笑而別。

三十年辛亥，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趙錦建陽明祠於龍場。

龍場舊有龍岡書院，師所手植也。至是錦建祠三楹於書院北，旁翼兩序，前爲門，仍題曰龍岡書院。周垣繚之，奠師位於中堂。巡撫都御史張鶚翼，廉使張堯年，參政萬虞愷，提學副使謝東山，共舉祠祀。羅洪先撰祠碑記。記略曰：「予嘗考龍場之事，於先生之學有大辯焉。夫所謂良知云者，本之孩童固有，而不假於學慮。雖匹夫匹婦之愚，固與聖人無異也。乃先生自敘，則謂困於龍場三年，而後得之，固有不易者，則何以哉？今夫發育之功，天地之所固有也。然天地不常有其功，一氣之斂閉而成冬，風露之滅薄，霜霰之嚴凝，隕穫摧敗，生意蕭然，其可謂寂寞而枯槁矣。鬱極而軋，雷霆奮焉。百蟄啓羣，草苗氤氳，動盪於宇宙之間者，則向之風霰爲之也。是故藏不深則化不速，蓄不固則致不遠，屈伸剝復之際，天地且不違，而況於人乎？先生以豪傑之才，振迅雄

偉，脫屣于故常，於是一變而爲文章，再變而爲氣節。當其倡言於逆瑾、蠶政之時，捷之朝而不悔，其憂思懇款，意氣激烈，議論鏗訇，真足以凌駕一時而託名後世，豈不快哉！及其擯斥流離，而於萬里絕域，荒烟深箐，狸鼯豺虎之區，形影子立，朝夕惴惴，既無一可聘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瘴癘之與親，情迫於中，忘之有不能，勢限於外，去之有不可，輾轉煩瑣，以需動忍之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至于是而後如大夢之醒，強者柔，浮者實，凡平日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盜吾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死，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然則先生之學，出之而愈張，晦之而愈光，鼓舞天下之人，至於今日不怠者，非雷霆之震，前日之龍場，其風霰也哉！嗟乎！今之言良知者，莫不曰固有固，有固其致知之功，任其固有焉耳，亦嘗於枯槁寂寞而求之乎？所謂盜聰明，增機械者，亦嘗有辯於中否乎？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豈有待於人乎！

三十一年壬子，提督南贛都御史張烜建復陽明王公祠於鬱孤山。

祠在贛州鬱孤臺前，濂溪祠之後。嘉靖初年，軍衛百姓思師恩德不已，百姓乃糾材建祠于鬱孤臺，以虔尸祝。軍衛官兵建祠于學宮右，塑像設祀，俱有成式。繼後異議者移鬱孤祠像於報功祠後，湫隘慢褻，軍民懷忿。至是署兵備僉事沈謐訪詢其故，父老子弟相與涕泣申告，謐謁師像，爲之泫然出涕。報功祠舊有贍田米三十八石，見供春秋二祭，鬱孤祠則取諸贛縣，均平銀兩，乃具申軍門，烜如其議，修葺二祠，迎師像於鬱孤臺，廟貌嚴飾，煥然一新。軍衛有司各申虔祝，父老子弟歲臘馳奔，烜作記立石紀事。○師自征三瀨，山寇盡平，即日班師，立法定制，令贛屬縣俱立社學，以宣風教。城中立五社學，東曰義泉書院，南曰正蒙書院，西曰富安書院，又西曰鎮寧書院，北曰龍池書院，選生儒行義表俗者，立爲教讀，選子弟秀穎者，分入書院，教之歌詩習禮，申以孝悌，導之禮讓。未期月而民心丕變，革奸宄而化善良，市廛之民皆知服長衣，又手拱揖而歌誦之聲溢於

委巷。浸浸乎三代之遺風矣。繼後異議者盡墮成規，而五院爲強暴者私懷，禮樂之教息矣。至是謚詢士民之情，罪遂僭據，修舉廢墜，五社之學復完。慎選教讀子弟而淬礪之，風教復興，淵淵乎如師在日矣。

建復陽明王公祠於南安

南安青龍鋪師所屬續之地也，士民哀號哭泣，相與建祠於學宮之右。歲時父老子弟奔走祝奠，有司卽爲崇祀。廟貌宏麗，後爲京師流言，承奉風旨者遂遷祠於委巷，隘陋污穢，人心不堪。謚與有司師生議復舊址原制，樓方楹前門五楹，取委巷祠址之值於民助完工作，具申軍門，恒從之。自是師祠與聖廟並垂不朽矣。

三十二年癸丑江西僉事沈謚修復陽明王公祠於信豐縣

按謚虔南公移錄曰：「贛州府所屬十一縣，俱有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陽明王公祠巍然並存。蓋因前院功業文章，足以匡時而華國，謀猷軍旅，足以禦暴而捍災。南贛士民咸思慕之，歌頌功德，久而不衰，尙有諒及而下淚者。本縣原有祠堂，後有塞門什主者，廢爲宴憩之所，是誠何心哉！爲此仰本縣官吏照牌事例，限三日內卽查究清理，仍爲灑掃立主，因舊爲新，不惟一邑師生故老，得以俱興瞻仰之私，而凡過信豐之墟者，咸得以盡展拜俎豆之禮。古人所謂愛禮存羊，禮失求野之意，卽是可見矣。」時謚署南贛兵備事，故云。

三月改建王公祠於南康

南康舊有祠，在學宮右。後因異議者遷師像於旭山韓公祠內。謚往謁祠，見二像並存於一室，王公有祭而無祠，韓公有祠而無祭。其室且卑陋，訪詞西有鄉約所，前有堂三間，後有閣一座，規模頗勝。乃置師像於堂而復其祭。韓公祠另爲立祠，使原有祭者因祠而舉祭，原有祭者因祭而立祠，則兩祠之勢並峙，而各全其尊，報功之典同行，而咸盡其義矣。

三月安遠縣知縣吳卜相請建王公報功祠

安遠舊無師祠，百姓私立牌於小學，父老子弟相率餽奠，始伸歲臘之情。卜相見之，乃惕然曰：「此吾有司之責也。」乃具申舊院道，謂「前都御史陽明王公功在天下，而安遠爲用武之地，教在萬世，而虔州爲首善之區。本縣正德年間，中有廣寇葉芳擁衆數千，肆行剽掠，民不聊生。自受本院撫勦以來，立籍當差，無異於土著之齊民。後生小子，不忘乎良知之口授。今詢與清，擇縣西舊堤備所空處，堪以修建祠堂。本縣將日逐自理，詞訟銀兩買辦供費，庶財省而功倍，祀專而民悅。」嘉靖二十九年，申據前提督軍門盧俱如議行之。見今像貌森嚴，祠宇宏麗，申兵備僉事沈提督軍門張，扁其堂曰「仰止」，門曰「報功祠」。烜爲作記，立石紀事。

四月，瑞令縣知縣張景星請建王公報功祠。

按虔南公移錄，景星申稱「正德初年，歲稔民饑，羣賊衝熾，民不聊生，逃亡過半。賴提督軍門王公翦除兇惡，宣布德威，發粟賑饑，逃民復業。感恩思德，欲報無酬。今有耆民蘇振等願自助財鳩工，拓鄉校右以崇祠像，李珩祿願自助早田八十畝，以承春秋尸祝。」僉事沈謚嘉獎之。申照軍門張烜嚴立規制，題曰「報功」，立石紀事。

六月，崇義縣知縣王廷耀重修陽明王公祠。

崇義縣在上猶大庾南康之中，相距各三百餘里，師所奏建也。數十年來，居民井落，草木茂密，生者聚繁衍，百姓追思功德，家設像以致奠祝。至是廷耀請於前軍門盧會民，建師者於儒學東隅，盧從之。僉事沈謚巡縣廷耀請新舊制，謚爲增其未備，設制定祀如信豐諸縣，立石紀事。

九月，太僕少卿呂懷巡按御史成守節改建陽明祠於瑯琊山。

山去城五里，舊有祠在豐樂亭右，湫隘不容俎豆。茲改建紫微泉上。是年，畿謁師祠，與懷戚賢等數十人大會於祠下。十月，洪自寧國與貢安國謁師祠，見同門高年，猶有能道師教人初入之功者。

三十三年甲寅，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閻東甯，因知府劉起宗，建水西書院，祀先生。

水西在涇縣大溪之西，有上中下三寺。初與諸生會集，寓於各寺方丈。既而諸生日衆，僧舍不能容，乃築室於上寺之隙地，以備講肄。又不足，提學御史黃洪昆與知府劉起宗，創議建精舍於上寺右。未就，巡按御史閻東，提學御史趙鏗繼至，起宗復申議。於是屬知縣邱時庸，恢弘其制，督成之。邑之士民好義者，競來相役。南陵縣有寡婦陳氏，曹按妻也，遺其子廷武，輸田八十畝有奇，以廩餼來學。於時書院館穀具備，遂成一名區云。起宗禮聘洪綏，間年至會。

三十四年乙卯，歐陽德改建天眞仰止祠。

德揭天眞祠曰：「據師二詩，石門蒼峽龜嶻，胥海皆上院之景，吾師神明所依也。今祠建山麓，恐不足以安師靈。」適其徒御史胡宗憲，提學副使阮鶚，俱有事吾浙，即責其改建祠於其上院，扁其額曰「仰止」。江西提學副使王宗沐，訪南康生祠塑師像，遣生員徐應隆，迎至新祠，爲有司公祭。下祠塑師燕居像，爲門人私祭。鄒守益譏天眞仰止祠記，曰：「嘉靖內辰，錢子德洪聚青原連山之間，議葺陽明先生年譜。且曰：『仰止之祠，規模聳舊觀矣，宜早至一記之。』未果趨也。迺具顛末以告。天眞書院本天眞天龍淨明三寺地。歲庚寅，同門王子臣辭子侃，王子畿暨德洪，建書院以祀先生。新建伯中爲祠堂，後爲文明閣藏書室。望海亮，左爲嘉會堂，游藝所傳經樓，右爲明德堂，日新館，傍爲翼室，置田以供春秋祭祀。歲甲寅，今總制司馬梅林，胡公宗憲，按浙，今中丞阮公鶚，視學，謀於同門黃子弘綱，主事陳子宗虞，改祠於天眞上院，距書院半里許。以薛子侃歐陽子德王子臣附，俱有事師祠也。左爲敍勳堂，右爲齋堂，後崖爲雲泉樓，前爲祠門。門之左通慈雲嶺，磴道橫亘若虹，立石牌坊於嶺上，題曰「仰止」。下接書院，百步一亭，曰「見疇」。曰「瀉雲」。曰「環海」。右拓基爲淨香菴，以居守僧。外爲大門，合而題之曰「陽明先生祠」。門外半壁池，跨池而橋，曰「登雲橋」。外卽龜田。

亭。其上曰太極。云歲丁巳春，總制胡公平海夷而歸，思敷文教以戢武士，命同門杭二守唐堯臣重刻先生文錄。傳習錄於書院，以嘉惠諸生。重修祠宇，加丹堊，泉石之勝，闢疑叢，玄陽之洞，梯上真，躡蟾窟，經蒼峽，采十真以臨四眺，湘烟越嶠，縱足萬狀，窮島怒濤，坐收樽俎之間。四方遊者愕然，以爲造物千年所秘也。文明有象，先生嘗詠之。而一旦盡發於羣公鬼神其聽之矣。守益拜首而復曰：真之動以天也，微矣，果疇而仰應，又疇而止之。先師之訓曰：『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而反覆師旨，慨乎顏子知幾之傳。故其詩曰：『無聲無臭，』而乾坤萬有基焉，是無而未嘗無也。又曰：『不離日用常行，而直造先天未畫焉，』是有而未嘗有也。無而未嘗無，故視聽言動于天，則欲罷而不能；有而未嘗有，故天則穆然無方無體，欲從而末由。茲顏氏之所以爲真見也。吾儕之服膺師訓久矣，飭勵事爲而未達行著習察之蘊，則倚於滯像，研精性命而不屑人倫庶物之實，則倚於淩虛，自邇而遠，自卑而高，未免於歧也。而入門升堂，奚所仰而止乎？獨知一脈天德所由立，而王道所由四達也。慎之爲義，從心從真，不可人力加損，稍涉加損，便入人爲而僞矣。古之人受命如舜，無憂如文，繼志述事，如武王、周公，格帝饗廟，運天下於掌，舉由孝弟以達神明，無二塗轍。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指真之動以天也。先師立艱履險，磨瑕去垢，從直諫遠譎，九死一生，沛然有悟于千聖相傳之訣。析支離於衆淆，融闕漏於二氏，獨揭良知以醒羣夢。故惠流於窮民，威襲於巨寇，功昭于宗社，而教思垂於善類。雖羅讒而遇媚，欲掉而彌章，身沒三十年矣，干戈倥偬中，表揚日力。此豈聲音笑貌可襲取哉？惟梅林子嘗受學於金臺，至取師門學術動烈相與研之。既令餘姚，誦練淬勵，若拜簡命，神謀鬼謀，出入千古，旁觀駭汗，而竟以成功。若於先師有默解者，繼自今督我同遊暨於來學，駿奔詠歌，務盡齋明盛服之實。其望也若歧，其至也若休，將三千三百，盎然仁體，罔俾支離闕漏。雜之以古所稱忠信篤敬，參前倚衡，巒巒無異於州里，省刑薄殮，親上死長，持挺於秦楚，是發先師未展之秘，達爲赤鳥，隱爲陋巷，俾聖代中和

位育之休熙，光天化日之中，是謂仰止之真。」

三十五年丙辰二月，提學御史趙鐘修建復初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廣德州治。初鄒守益請判廣德，創建書院，置贍田，以延四方來學。率其徒漢施天爵過越，見師而還。復初之會，遂振不息。後漢天爵出宦遊，是會與復不常者二十年。至洪畿主水西會，往來廣德，諸生張槐、黃中、李天秩等邀會五十人，過必與停驂信宿。是年，漢天爵致政歸，知州莊士元、州判 何光裕、申鏗復大修書院，設師位，以歲修祀事。

五月，湖廣兵備僉事沈寵建仰止祠於崇正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蘄州 麒麟山。寵與州守 同門 谷鍾秀建書院，以合州之選士，講授師學。是年，與鄉大夫顧問、顧闕、迎洪於水西。諸生鍾沂、史修等一百十人有奇，合會於立誠堂。寵率州守首舉祀事，屬洪撰仰止祠記。其略曰：「一、二、三子爾，知天下有不因世而異，不以地而隔，不爲形而拘者，非良知之謂乎？夫子於諸生，世異地隔形疎，而願祠而祀之，尸而祝之，非以良知潛通於其間乎？昔舜文之交也，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地之相去，千有餘里，揆其道則若合符節者，何也？爲其良知同也。苟求其同，豈惟舜文爲然哉？赤子之心與大人同，夫婦之愚不肖與聖人同，蒸民之不識不知與帝則同。故考諸往聖而非古也，俟諸百世而非今也，無弗同也，無弗足也。故歷千載如一日焉，地不得而間也，通千萬人如一心焉，形不得而拘也。三代而降，世衰道微，而良知真體爛然不滅。故夫子一登其端，而吾人一觸其幾，恍然如出幽谷而覩天日。故諸生得之易而信之篤者，爲良知同也。雖然，諸生今日得之若易信之若篤矣，亦尙思其難而擬其信之若未至乎？昔者夫子之始倡是學也，天下非笑詆訾，幾不免于陷穽者屢矣。夫子憫人心之不覺也，忘其身之危困，積以誠心，稽以實得，見之行事。故天下之同好者，其起而以身承之，以政明之。故諸生之有今日，噫亦難矣！諸生今日之得若火燃泉達，能繼是無間，必信

其燎原達海，以及于無窮，斯爲真信也已，是在二三子圖之。」
四十二年癸亥四月，先師年譜成。

師既沒，同門薛侃、歐陽德、黃弘綱、何性之、王畿、張元沖謀成年譜，使各分年分地搜集成藁，總裁於鄒守益。越十九辛庚戌，同志未及合併。洪分年得師始生至謫龍場、寓史際嘉義書院具稿，以復守益。又越十年，守益遺書曰：「同志注念師譜者，今多爲隔世人矣，後死者甯無懼乎？譜接龍場，以續其後，修飾之役，吾其任之。」洪復寓嘉義書院具稿，得三之二。壬戌十月，至洪都，而閉守益訃。遂與巡撫胡松弔安福，訪羅洪先于松原。洪先開關有悟，讀年譜若有先得者，乃大悅，遂相與考訂，促洪登懷玉，越四月而譜成。

八月，提學御史耿定向知府羅汝芳建志學書院于宣城，祀先生。
洪畿初赴水西，會過寧國府，諸生周怡貢安國、梅守德、沈韻余、徐大行等二百人有奇，延至景德寺，講會相繼不輟。是年，畿至，定向汝芳規寺隙地，建祠立祀，于今講會益盛。後知府鍾一元扁爲「昭代真儒」，遵聖論也。

四十三年甲子，少師徐階撰先生像記。

記曰：「陽明先生像一幅，水墨寫。嘉靖己亥，予督學江西，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此幅是也。先生在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忌，竟奪爵。予往來吉贛，問其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州，乞歸省其親，乘單舸下南昌，至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爲討賊計，而吉安太守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土，因留吉安。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日月可按覆。而忌者謂先生始赴濠之約，后持兩端遁歸，爲伍所強，會濠攻安慶不克，乘其沮喪，幸成功。夫人苟有約，其敗徵未見必不遁。凡攻討之事，勝則侯。」

不勝則族，尚持兩端，雖強之必不留。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悉與結納，至或許爲內應，方其崛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先生引兵而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即縱火，毋爲賊辱。」嗚呼！此其功豈可謂倖成，而其心事豈不儼然如日月哉？忘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爲小人所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白，乃予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爲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爲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途不止。凡爲治不患無事功，患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所議論者如此，雖在上智，不以賞罰爲勸懲，彼其激勵中才之具，不已疎乎？此予所深慨也。濠之亂，孫許二公死于前，先生平定之于後，其迹不同，同有功於名教，江西會城，孫許皆廟食，而先生無祠，予督學之二年，始祀先生于後圃，未幾被召，因摹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以贈予，予嘗見人言此像于先生，極似以今觀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功顯於此，見儒者之作用矣。呂生誠有慕乎，尙於其學求之。」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成守節重修洪都王公仰止祠。

大學士李春芳作碑記，記曰：「陽明先生祠，少師存翁徐公督學江右時所創建也，公二十及第宏詞博學，粹然稱首祠林，一時祠林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而公則曰：『學豈文詞已也。』日與文莊歐陽公窮究心學，開陽明先生良知之說而深契焉。江右爲陽明先生過化，公旣闡明其學，以訓諸生，而又爲崇祀，無所不足以繫衆志，乃於省城營建祠宇，肖先生像祀之，遴選諸生之儻茂者，樂羣其中，名曰龍沙會，公課藝暇，每以心得開示諸生，而一時諸生多所興起云。旣公召還，游躋繪閣，爲

上所親信，蓋去江右幾二十年矣。有告以祠宇傾圮者，公則愀然動心，捐賜金九十，屬新建錢令修葺之。侍御甘齋成君聞之曰：「此子責也。」遂身任其事，鳩工拓材，飾其所已敝，增其所未備，堂宇齋舍煥然改觀，不惟妥

神允稱，而諸生之興起者，益勃勃不可禦矣。噫！公當樞筭之任，受心膺之寄，無論幾務叢委，卽宸翰咨咨，日三四至，而猶之不可以已也。夫致知學發自孔門，而孟子良知之說，則又發所未發。陽明先生合而言之曰：致良知，則好善惡惡之意，誠推其極，家國天下可坐而理矣。公篤信先生之學，而日以體之身心，施之政事，秉鈞之初，卽發私餽，屏貪墨，示以好惡，四海嚮風。不數年而人心吏治，翕然丕變。此豈有異術哉？好善惡惡之意，誠於中也。故學非不明之患，患不誠耳。知善知惡，良知具存，譬之大明當天，無微不照，當好當惡，當賞當罰，當進當退，錙銖不爽，各當天則循其則而應之，則平平蕩蕩，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天下平矣。故誠而自慊，則好人所好，惡人所惡，而爲仁不誠而自欺，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爲不仁。苟爲不仁，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蠹治戕民，有不可勝言者矣。公爲此權，又舉明道定性識仁二書發明其義，以示海內學者，而致知之學益明以切。諸生能心惟其義而體諸身，則於陽明先生之學幾矣。業新舍者其尙體公之意，而殫力於誠，以爲他日致用之地哉！

四十五年丙寅，刻先生文錄續編成。

師文錄久刻行于世。同志又以所遺見寄，彙錄得爲卷者六。嘉興府知府徐必進見之曰：「此於師門學術皆有關切，不可不遍行。」同志董生啓予徵少師存齋公序，命工入梓，名曰文錄續編，并家乘三卷行於世云。

今

上皇帝隆慶元年丁卯五月，詔贈新建侯諡文成。

丁卯正月，詔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贈諡而未得者，許部院科道官議奏定奪。於是給事中辛自修、岑用賓等御史王好問、耿定向上等疏：「原任新建伯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功勳道德，宜膺殊恤。」下吏禮二都會議，得「王守仁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譴，建

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見推於輿論。封盟錫典，豈宜遽奪於身終。疏上，詔贈新建侯，諡文成。

制曰：「竭忠盡瘁，固人臣職分之常；崇德報功，實國家激勸之典。矧通侯班爵，崇亞上公，而節惠易名，榮逾華袞。事必待乎論定，恩豈容以久虛。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維岳降靈，自天佑命，爰從弱冠，屹爲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獨奮乾坤正論，身瀕危而志愈壯，道處困而造彌深。紹堯孔之心傳，微言式闡；倡周程之道術，來學攸宗。蘊蓄既宏，猷爲丕著。遺艱投大，隨試皆宜；戡亂解紛，無施勿效。閩粵之箠，巢盡掃而擒縱如神；東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憲。爰及逆藩稱亂，尤資仗鉞淵謀，旋凱奏功，速於吳楚；之三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之中宵。是嘉社稷之偉勳，申盟帶礪之異數。既復撫夷兩廣，旋至格苗七旬。勝起功高，賞移罰重，爰違遺詔，兼采公評，續相國之生封，時庸旌伐，追曲江之殊卹，庶以酬勞，茲贈爲新建侯，諡文成錫之。」

誥命於戲！鍾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券綸昭錫，世登南國之功。永爲一代之宗臣，實耀千年之史冊。冥靈不昧，寵命其承。六月十七日，遣行人司行人賜造墳域，遣浙江布政使何司堂上正官參政與祭七壇。

二年戊辰六月，先生嗣子正億襲伯爵。

元年三月，給事中辛自修、岑用賓等爲開讀事上疏，請復伯爵。吏部尚書楊博奉

旨移咨江西巡撫都御史任士燾，會同巡按御史蘇朝宗查覆征藩實跡，及浙江巡撫都御史趙孔昭巡按御史王得春奏應復爵廢相同。于是吏部奉欽依，會同成國公朱希忠、戶部尚書馬森等議得：「本爵一聞逆濠之變，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未諱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奸宄蕩平，坐貽宗社磐石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成寧，其功尤偉。委應補給。」

詔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議上。詔違

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至三年五月，御史傅寵奏議爵廢吏部復請。欽依會同成國公朱希忠，戶部尙書劉體

乾議得「誠意伯劉基食糧七百石，乃

太祖欽定靖遠伯王驥一千石，新建伯土守仁一千石，係累朝欽定，多寡不同。夫封爵之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禦胡，曰平番，曰征蠻，曰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猷，督府勦寇，咸不與焉。蓋六功者，關

社稷之重，輕係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以報之。至于死綏宣猷勦寇，則皆一身一時之事，錫以錦衣之廕，則可，概欲剖符，則未可也。竊照新建伯王守仁乃正德十四年親捕反賊宸濠之功，南昌南贛等府，雖同邦域，分土分民，各有專責。提募兵而平隣賊，不可不謂之倡義。南康九江等處，首羅茶毒，且進且攻，人心搖動。以襲府而叛。

朝廷不可不謂之勁敵。出其不意，故俘獻于旬月之間。若稍懷遲疑，則賊謀益審，將不知其所終，攻其必救，故續收乎萬全之略。若少有疎虞，則賊黨益繁，自難保其必濟。膚功本自無前，奇針可以範後。靖遠威寧，姑置不論。卽如甯夏安化之變，比之江西，難易迥絕。遊擊仇鉞于時得封咸甯伯，人無閒言。同一藩服，捕反何獨于新建伯而疑之乎？所據南京各道御史欲要改廕錦衣衛，于報功之典未盡，激勸攸機，難以輕擬。合無將王守仁男襲新建伯正德，不必改議，以後子孫仍照臣等先次會題。

明旨許其世襲。」
詔從之，准照舊世襲。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六

附錄五

年譜

增訂年譜刻成，啓原檢舊譜，得爲序者五，得論年譜書者二十。乃作而歎曰：譜之成也，非苟然哉！陽明夫子身明其道於天下，稽山念菴諸先生心闡斯道於後世；上以承百世正學之宗，下以啓百世後聖之矩。請是譜者，可忽易哉！乃取敍書彙而錄之，以附譜後。使後之志師學者，知諸先生爲道之心身，斯譜其無窮乎？

陽明先生年譜序

門人錢德洪

嘉靖癸亥夏五月，陽明先生年譜成，門人錢德洪稽首敍言曰：昔堯舜禹開示學端以相授受，曰：「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噫！此三言者，萬世聖學之宗與？執中，不離乎四海也。中也者，人心之靈，同體萬物之仁也。執中而離乎四海，則天地萬物失其體矣。故堯稱峻德，以自親九族，以至和萬邦；舜稱玄德，必自定父子以化天下；堯舜之爲帝，禹湯文武之爲王，所以致唐虞之隆，成三代之盛治者，謂其能明是學也。後世聖學不明，人失其宗，紛紛役役，疲極四海，不知中爲何物。伯術與，假借聖人之似以持世，而不知逐乎外者，遺乎內也。佛老出，窮索聖人之隱微以全生，而不知養乎中者，遺乎外也。教衰行弛，喪亂無日，天祿亦與之而永終。噫！夫豈無自而然哉！寥寥數千百年，道不在位，孔子出祖述堯舜，顏曾思孟濂溪明道繼之以推明三聖之旨，斯道燦燦然復明於世。惜其空言無徵，百姓不見三代之治，每一傳而復晦，寥寥又數百年。吾師陽明先生出，少有志於聖人之學，求之宋儒不得，窮思物理，卒邁危疾，乃築室陽明洞天，爲養生之術，靜攝既久，恍若有悟，蟬脫塵盆，有飄飄遐舉之意焉。然卽之於心，若未安也，復出而用世。謫居龍場，衡困拂鬱，萬死一生，乃大悟良知之旨，始知昔之所求，未極性

真，宜其疲神而無得也。蓋吾心之靈，微顯微，忘內外，通極四海而無間，卽三聖所謂中也。本至簡也，而求之繁，至易也，而求之難，不其謬乎？征藩以來，再遭張許之難，呼吸生死，百鍊千摩，而精光煥發，益信此知之良，神變妙應而不流於蕩，淵澄靜寂而不墮於空，徵之千聖，莫或紕繆。雖百氏異流，咸於是乎取證焉。噫！亦已微矣。始教學者，悟從靜入，恐其或病於枯也，揭明德親民之旨，使加誠意格物之功，至是而特揭致良知三字，一語之下，洞見全體，使人人各得其中。由是以昧入者以明出，以塞入者以通出，以憂憤入者以自得出。四方學者翕然來宗之。噫！亦云兆矣。天不慙遺，野死遐荒，不得終見三代之績，豈非千古一痛恨也哉！師旣沒，吾黨學未得止，各執所聞以立教，儀範隔而真意薄，微言隱而口說騰。且喜爲新奇譎祕之說，凌獵超頓之見，而不知日遠於倫物。甚者認知見爲本體，樂疏簡爲超脫，隱幾智於權宜，蔑禮教於任性，未及一傳而淆言亂衆，甚爲吾黨憂。邇年以來，亟圖合併，以宣明師訓，漸有合異統同之端，謂非良知昭晰，師言之尙足徵乎？譜之作，所以徵師言耳。始謀於薛尙謙，顧三紀未就。同志日且凋落，鄒子謙之遺書督之。洪亦大懼湮沒，假館於史恭甫嘉義書院。越五月，草半就。趨謙之中，蓋三變以至於道，今之談良知者，何易易也。遂相與刊正。越明年正月，成于懷玉書院，以復達夫。比歸，復與王汝中張叔謙王新甫陳子大賓黃子國卿王子健互精校閱，曰：「庶其無背師說乎？」命壽之梓。然其事則核之奏牘，其文則稟之師言，罔或有所增損。若夫力學之次，立教之方，雖因年不同，其旨則一。洪竊有取而三致意焉。噫！後之讀譜者，尙其志逆神會，自得於微言之表，則斯道庶乎其不絕矣。僭爲之序。

陽明先生年譜考訂序

後學羅洪先

嘉靖戊申，先生門人錢洪甫聚青原，言年譜，僉以先生事業多在江右，而直筆不阿，莫洪先若。遂舉丁丑以後五年相屬。又十六年，洪甫攜年譜稿二三冊來，謂之曰：「戊申青原之聚，今幾人哉！洪甫懼，始暨懷玉之留。」明

年四月，年譜編次成書，求踐約，會滌陽。胡汝茂巡撫江右，擢少司馬，且行，刻期入梓，敬以旬日畢事。已而卽工稍緩，復留月餘，自始至卒，手自更正，凡八百數十條，其見聞可據者，刪而書之。歲月有稽，務盡情實，微涉揚詭，不敢存一字。大意貴在傳信，以俟將來。於是年譜可觀。洪先因訂年譜，反覆先生之學，如適途者，顛仆沈泥，淖中東起西陷，亦既困矣，然卒不爲休也。久之，得小蹊徑，免於沾途，視昔之險道，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然卒不爲休也。久之，得大康莊，視昔之蹊徑，又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乃其意則以爲出於險道，而一旦至是，不可謂非過幸。彼其才力足以特立，而困爲我者，固尙衆也，則又極力呼號，冀其借來以共此樂，而艱迷愈久，呼號愈切。其安焉而弗之悟者，顧視其嘔呶，至老死不休，而翻以爲笑，不知先生蓋有大不得已者，惻於中，嗚呼！豈不尤異也乎？故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盡有密證，殊資，嚙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實際，以至不副夙期者，多矣。同未有歷涉諸難，深入眞境，而觸之弗靈，發之弗瑩，必有俟於明師面臨，至語私授，而後信久遠也。洪先談學三年，而先生卒，未嘗一日得及門。然於三者之辨，今已審矣。學先生之學者，視此何哉？無亦曰：是必有得乎其人，而年譜者固其影也。

剡陽明先生年譜序

門人王畿

年譜者何？纂述始生之年，自幼而壯，以至於終，稽其終始之行實而譜焉者也。其事則倣於孔子家語，而表其宗傳，所以示訓也。家語出于漢儒之臆說，附會假借，鮮稽其實，致使聖人之學黯而弗明，偏而弗備，駁而弗純，君子病焉。求其善言德行，不失其宗者，莫要於中庸。蓋子思子愛道學之失傳，發此以詔後世，其言明備而純，不務臆說，其大旨則在未發之中一言，卽虞廷道心之微也。本諸心之性情，致謹於隱微，顯見之幾，推諸中和位育之化，極之乎無聲無臭，而後爲至，蓋家學之祕藏也。孟某氏受業子思之門，自附於私淑，以致願學之誠，於尹夷惠則以爲不同道，於諸子則以爲姑舍是，自生民以來，莫盛於孔子，毅然以見而知之爲己任，差等百世之上，若觀

諸掌中是豈無自而然哉？所不同者何道，所舍者何物，所願學者何事，端緒毫釐之間，必有能辯之者矣。漢儒不知聖人之學本諸性情，屑屑然取證於商羊萍實，防風之骨，肅慎之矢之迹，以徧物爲知，必假知識聞見而發之，使世之學者不能自信其心，偃偃然求知於其外，漸染積習，其流之弊歷千百年而未已也。我陽明先師崛起絕學之後，生而穎異神靈，自幼卽有志於聖人之學，蓋嘗泛濫於辭章，馳騁於才能，漸漬於老釋，已乃折衷於羣儒之言，參互演繹，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載，動忍增益，始超然有悟於良知之旨，無內外，無精粗，一體渾然，是卽所謂未發之中也。其說雖出於孟某氏，而端緒實原於孔子。其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也。」言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也。而知識聞見不與焉。此學脈也。師以一人超悟之見，啜噉其間，欲以挽回千百年之染習，蓋亦難矣。寢幽寢昌，寢微寢著，風動雷行，使天下靡然而從之，非其有得於人心之同然，安能舍彼取此，確然自信而不惑也哉？雖然，道一而已，學一而已。良知不由知識聞見而有，而知識聞見莫非良知之用。文辭者，道之華；才能者，道之幹。虛寂者，道之原；羣儒之言，道之委也。皆所謂良知之用也。有舍有取，是內外精粗之見未忘，猶有二也。無聲無臭，散爲萬有，神奇臭腐，隨化屢遷，有無相乘之機，不可得而泥也。是故溺於文辭，則爲陋矣。道心之所達，良知未嘗無文章也。役於才藝，則爲鄙矣。天之所降，百姓之所與，良知未嘗無才能也。老佛之沈守虛寂，則爲異端。無思無爲，以通天下之故，良知未嘗無虛寂也。世儒之循守典常，則爲拘方。有物有則，以適天下之變，良知未嘗無典要也。蓋得其要則臭腐化爲神奇，不得其要則神奇化爲臭腐。非天下之至一，何足以與於此？夫儒者之學，務於經世，但患於不得其要耳。昔人謂以至道治身，以土苴治天下，是猶泥於內外精粗之二見也。動而天游，握其機以達中和之化，非有二也。功著社稷而不尸，其有澤究生民而不宰，其能教彰士類而不居其德，周流變動，無爲而成，莫非良知之妙用，所謂渾然一體者也。如運斗極，如轉戶樞，列宿萬象，經緯闡闢，推盪出入於大化之中，莫知其然而然。信乎儒者有用之學，良知之不爲空言也。師之續承絕學，接孔孟之

傳以上窺姚姒，所謂聞而知之者非耶？友人錢洪甫氏與吾黨二三小子虛學脈之無傳而失其宗也，相與稽其行實終始之詳，纂述爲譜，以示將來。其於師門之秘，未敢謂盡有所發，而假借附會，則不敢自誣，以滋臆說之病。善讀者以意逆之，得於言餘之外，聖學之明，庶將有賴，而是譜不爲徒作也已。故曰所以示訓也。

又

後學胡松

人有恆言，真才固難，而全才尤難也。若陽明先生，豈不竄哉！其人乎？方先生抗議忤權，投荒萬里，處約居貧，困心衡慮，毅然道人爾。及稍遷令尹，漸露鋒穎矣。未幾內遷，進南太僕若鴻臚，官曹簡暇，日與門人學子講德問業，尙友于古。人皆諱之爲禪，後擢僉副都御史，至封拜，亦日與門人學子論學不輟。而山賊逆藩之變，一鼓殲之，於是人始服先生之才之美矣。雖服先生之才，而猶疑先生之學，誠不知其何也。松嘗謂先生之學與其教人，大抵無慮三變。始思學者之心紛擾而難定也，則教人靜坐反觀，專事收斂。學者執一而廢百也，偏於靜而遺事物，甚至厭世惡事，合眼習觀，而幾於禪矣，則揭言知行合一以省之。其言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又曰：「知爲行主意，行爲知工夫。」而要於去人欲而存天理。其後又恐學者之泥於言詮，而終不得其本心也，則專以良知爲作聖爲賢之要矣。不知者與未信者，則又病良知之不足以盡道，而羣然吠焉。豈知良知卽良心之別名，是知也。維天高明，維地廣博，雖無聲臭，萬物皆備。古今千聖萬賢，天下百慮萬事，誰能外此知者而致之爲言，則篤行固執，允迪實際，服膺弗失，而無所弗用其極，並舉之矣。豈專守靈明，用知而自私耶？專守靈明，用智自私，而不能流通著察於倫物云爲之感，而或牽引轉移於情染伎倆之私，雖名無不周徧，而實難與研慮，雖稱莫之信果，而實近於蕩恣，甚至藐兢業而病防檢，私徒與而挾倖嫉，廢人道而羣鳥獸，此則禪之所以病道者爾。先生之學，則豈其然乎？故其當大事，決大疑，夷大難，不動聲色，不喪匕鬯，而措斯民於衽席之安，皆其良知之推致而無不足，而非有所襲取於外。他日讀書，竊疑孔子之言，而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夫聖非誇也，未嘗習爲戰與

闕也，又非有祝詛厭勝之術也，而云必克與福，得無殆於誣歟？是未知天人之心之理之一也。夫君子齊戒以養心，恐懼而慎事，則與天合德，而聰明睿知，文理密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矣。則何福之不獲，何戰之弗克，而又奚疑焉？不然，傳何以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視如諸掌乎？』夫郊社禘嘗之禮，則何與於治國之事也？夫道一而已矣，通則皆通，塞則皆塞。文豈爲文，武豈爲武，蓋尚父之鷹揚本於敬義，而周公之東征破斧實哀其人而存之，彼依託之徒，呼喝咤詔，豪蕩弗檢，自詭爲道與學，而欲舉天下之大事，祇見其勞而蔽矣。緒山錢子，先生高第弟子也，編有先生年譜舊矣，而猶弗自信，泝錢塘，踰懷玉，道臨川，過洪都，適吉安，就正於念菴諸君子。念菴子爲之刪繁舉要，潤飾是正，而補其闕軼，信乎其文則省，其事則增矣。計爲書七卷，旣成，則謂予曰：『君淵人，先生蓋嘗過化，而今繼居其官，且與討論，君宜敍而刻之。』余謝不敢，而又弗克辭也，則以竊所聞於行道者論次如左，俾後世知先生之才之全，蓋出於其學如此，必就其學而學焉，庶幾可以弗畔矣夫。

又

後學王宗沐

昔者孔子自序其平生得學之年，自十五以至七十，然後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其間大都詣入之深，如浚井者，必欲極底裏以成，而修持之漸，如歷階者，不容躡一級而進。至哉粹乎！千古學脈之的也。然宗沐嘗仰而思之，使孔子不至七十而沒，豈其終不至於從心耶？若再引而未沒也，則七十而後，將無復可慮之功耶？嗟乎！此孔子所謂苦心，吾恐及門之徒，自顏曾而下，有不得而聞者矣。夫矩，心之體，而物之則也。心無定體，以物爲體，方其應於物也，而體適呈焉，炯然煥然，無起無作，不以一毫智識意解參於其間，是謂動以天也，而自適於則，加之則涉於安排，滅之則闕而不貫。毫釐幾微，瞬目萬里，途轍倚着，轉輿則背，此非有如聖人之志，畢餘生之力，精研一守，以至於忘體忘物，獨用全真，則固未有能溘泊其藩者。而況於橫心之所欲，而望其自然，不踰於矩哉！此聖學所以別於異端，斃而後已，不知老之將至者也。不踰矩由不惑出，而不惑者，吾心之精明本體，所謂知也。自宋儒濂溪

明道之沒，而此學不傳，我

朝陽明王先生，蓋學聖人之學者。其事功文章，與夫歷涉發跡，頗爲世所奇，而爭傳之以爲怪。年幾六十而沒，而其晚歲，始專揭致良知爲聖學大端，良有功於聖門。予嘗覽鏡其行事，而參讀其書，見其每更患難，則愈精明，負重難，則愈堅定。然後知先生英挺之稟，雖異於人，而所以能遂於此學，而發揮於作用者，亦不能不待於歷歲踐悟之漸。而世顧奇其發跡與夫事業文章之餘，夫亦未知所本也。與先生高弟餘姚錢洪甫氏以親受業，乃能譜先生履歷始終，編年爲書。凡世所語奇事不載，而於先生之學，前後悟入，語次猶詳。書成而俾予爲之序。

論年譜書

鄒守益

浮峯公歸浙，託書促聚復真，以了先師年譜，竟不獲報。烏泉歸，審去歲兄在燕峯館修年譜，以大水乃旋。今計可脫稿，爲之少慰。同門羣公如中離、靜庵、善山、洛村、南野，皆勤勤在念，又作隔世人矣。努力一來，了此公案，師門固不藉此，然後死者之責，將誰執其咎？佇望佇望，歸自武夷，勞與暑并，靜養寡出，始漸就瘥。老年精力，更須愛惜，願及時勵之。風便，早示瑤音，以快懸跂。

論年譜書（凡九首）

羅洪光

數年一晤，千里而來，人生幾何，幾聚散遂已矣。可不悲哉！信宿相對，受益不淺。正通書爐峯間行踪，書扇至矣。好心指摘，感骨肉愛，兒輩何知，辱誨真語，且波其父，兩世銜戩，如何爲報？計南浦尚有數月留稍暇，裁謝也。年譜自別後，卽爲冊事奪去，自朝至暮，不得暇，竟無頃刻相對。期須於歲晚圖之，幸無汲汲。所欲語諸公者，面時當不忘。別後見諸友，幸語收靜之功，居今之世，百務紛紛，中更不同首，甯有生意，不患其不發揚，患不枯稿耳。會語教兒輩者，可以語諸友也，如何？

天寒歲暮，孤舟漾漾，不如何日始抵南浦，此心念之。忽思年譜非細事，兄亦非閒人，一番出遊，一番歲月，亦無

許多閒光陰。須爲決計，久留僻地一二月，方可成功。前所言省城內外，終屬諠囂是非之場，斷非著書立言之地。又不過終日揖讓飲宴而已，何益於久處哉？今爲兄計，歲晚可過魯江公連山堂靜處，且須謝絕城中士友，勿復往來。可久則春中始發，不然初正仍鼓懷玉之棹。間居數月，日間會友，皆立常規。如此，更覺穩便。即使柏泉公有扳留意，亦勿依違。如此，方有定向，不至優游廢事矣。弟欲寄語并譜草，亦當寬便風不長遠也。深思爲畫此策，萬萬俯聽，不惑人言，至懇至懇。

玉峽人來，得手書，知兄拳拳譜草。前遇便會附一簡，爲公畫了譜之計極周悉，幸俯聽。且近時人之好尚不同，訛言誚謗，極能敗人興味。縱不之顧，恐於侍坐之愆，不免犯警之戒，知公必不忍也。附此不盡。

條焉改歲，區區者年六十矣。七十古稀，亦止十年間。十年月日，可成何事？前此只轉瞬耳，可不懼哉！前連二書，望留兄了譜事。只留魯江兄宅上，百凡皆便。有朋友相聚者，令寄食於隣。如此，賓主安矣。不然，柏泉公有館穀之令，則處懷玉爲極當，好景好人好日月，最是難得。如不肖弟者，已不得從，可輕視哉！省中萬不可留，毋爲人言所誑，再囑再囑！年譜一卷，反覆三日，稍有更正。前欲書者，乃合卷日事，而觀綱上言學，心若未安，今已入目。於目中諸書揭標，令人觸目，亦是提醒人處。入梓日以白黑地別之。二卷三卷如舉良知之說，皆可揭標於目中矣。望增入。不識兄今何在，便風示知之。

正月遣使如吳江迎沈君，曾附年譜稿并小簡上，想已即達。龍光之聚，言之使人興動。弟謬以不肖所講言之諸兄，是執事說假譬以興發之。在諸君或有自得，在不肖聞之愧耳。供張不煩有司，甚善。只恐往來酬應，亦費時日。兼彼此不便，則何如諸君之意方專誠，不知何以爲去留也？年譜續修者，望寄示柏泉公爲之序，極善。俟人至當促之。來簡精詣力究四字，真吾輩猛省處。千載聖人不數數，只爲欠此四字，近讀擊壤之集，亦覺此老收手太早。若是孔子，直是停脚不得也。願共勉之。

承別簡數百言，反覆於僕之稱謂。謂僕心師陽明先生，稱後學不稱門人，與童時初志不副。稱門人於沒後，有雙江公故事可援，且謬加許可，以爲不辱先生門牆。此皆愛僕太過，特爲假借推引耳。在僕固有所不敢。竊意古人之稱謂，皆據實不苟焉，以著誠也。昔之願學孔子者，莫如孟子。孟子嘗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蓋歎之也。彼其歎之云者，謂未得親炙見而知之，以庶幾於速肖焉耳。固未始卽其願學而遂自謂之徒也。夫得及門，雖互鄉童子亦與其進，不得及門，雖孟子不敢自比於三千。後之師法者，宜如何哉！此僕之所以不敢也。雖然，僕於先生之學，病其未有得耳。如得其門，稱謂之門不門，何足輕重？是爲僕謀者，在願學不在及門也。今之稱後學者，恆不易易，必其人有所足師焉，然後書之。如是則僕之稱謂，實與名應，宜不可易。若故江公與僕兩人，一則嘗侍坐，一則未納贄，事體自別，不得引以爲例。且使僕有不得及門之歎，將日俛焉跂而及之，亦足以爲私淑之助，未爲戚也。惟兄言

廿六日吐泄大作，醫云內有感冒，五日後方云無事。在五六日中，自分與兄永訣。方見門前光景，未能深入，究竟亦無奈何。惟此自知耳。雖父子間，不能一語接也。初四日復見正月廿日書，始知廿四之期決不可留，人爲悵悵。蓋兄在南浦一日未安，則弟不能安。松原一日，今離去太遠，此心如何！此心如何！見兄論夜坐詩，中間指先天之病，非謂先天也，謂學也。記得白沙夜坐有云：「些兒若問天根處，亥子中間得最真。」又云：「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前。」是白沙無心於言也。信口拈來，自與道合。白沙雖欲靳之，有不可得者也。不肖正欲反其意，而言不自達，爲之媿媿。然不敢妄言，乃遵兄終身之惠，不敢不敬承。病戒多言，復此喋喋，不任惶恐。附此再呈不次。

前病中承示行期，卽力疾具復。未幾，王使來，復辱惠以年譜，卽日命筆裁請。緣其中有富二三人細心商量者，而執事得先生真傳，面對口語，不容不才億度，比別樣敘作用不同，故須再請於執事，務細心端凝，曲盡當時口授大義，使他年無疑於執事可也。自整不妨連下，或至來年總寄來。不肖不敢不盡其愚。此千載之事，非一時草草。然舍今不爲，後一輩人更不可望矣。峽江湖君知事者，書來託之，斷不稽緩。

八月十一日始得兄六月朔日書，則知弟六月下旬所寄書，未知何日至也。柏泉公七月發年譜來，日夕相對，得盡寸長。平生未嘗細覽文集，今一一詳究，始知先生此學進爲始末之序，因之頗有警悟。故於年譜中手自披校，凡三四易稿，於兄原本，似失初制，誠爲僭妄。弟體兄虛心求益，不復敢有彼我，有限隔耳。如己卯十一日始自京口返江西，遊匡廬，庚辰正月赴召歸，重遊匡廬，二月九江還南昌，又乙亥年自陳疏，乃己亥年考察隨例進本，不應復有納忠切諫之語，亦遂舉據文集改正之，其原本所載本稿不敢濫入，豈當時先生有是稿未上歟？愚意此稿只入集，不應遂入年譜。不及請正，今已付新建君入梓，惟兄善教之。草草裁復，不盡請正。

得吳堯山公書，知年譜已刻成。承陸北川公分惠，可以達鄙意矣。綿竹共四十部，此外寄奉龍溪兄十部，伏惟鑒入。雖然，今所傳者，公之影響耳。至於此學精微，則存乎人自得之，固不在有與無多與少也。弟去歲至今，皆在病中，無能復舊。然爲學之意，日夕懇懇，始知垂老惟有此事緊要。若得影響，即可遠造化，無他欠事也。兄別去一年，此件自覺如何？前輩凋落，雙翁已歸土。所賴倡明此學者，卻在吾輩。吾輩若不努力，稍覺散漫，卽此已矣，無復可望矣。得罪千古，非細事也，悲哉！悲哉！千里寄言，不盡繾綣。

答論年譜書（凡十首）

錢德洪

承兄下榻信宿對默，感教實多。兄三年閉關，焚舟破釜，一戰成功，天下之太宇定矣。斯道屬兄，後學之慶也。珍重珍重！更得好心消盡，生死毀譽之念忘，則一體萬化之情顯，盡乎仁矣。如何如何？師譜一經改削，精彩迥別，謝兄點鐵成金手也。東去譜草有繼上，乞賜留念。外詩扇二柄，寄令郎以昭併祈，賜正詩曰：「我昔遊懷玉，而翁方閉關。數年論暖合，豈泥形迹間。今日下翁榻，相對無怍顏。月魄入簾白，松標當戶閒。我默鏡黯黯，翁言玉珊珊。劍神不費解，調古無庸彈。喜爾侍翁側，傾聽巖如山。見影思立圭，植根貴刪繁。遠求憂得門，況乃壬宮闈。毋恃守成易，俛惟創業艱。」又書會語一首，「程門學善靜坐，何也？曰：其憫人心之不自覺乎？聲利百好，擾擾外馳，不知自性之靈，爛然

在獨也。稍離奔駑，默悟真百感紛紜，而真體常寂，此極深研幾之學也。入聖之幾，庶其得於斯乎？」

奉讀手詔，感惓惓別後之懷，心同道同，不忘爾我，一語不遺，其徹心髓，真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也。感傷如之，何年來同志彫落，慨師門情事未終，此身悵悵無依，今見兄誕登道岸，此理在天地間，已得人主張，吾身生死短長，烏足爲世多寡，不覺脫然無係矣。此番相別，夫豈苟然哉，宜兄之臨教益切也。師譜得兄改後，謄清再上，尚祈必盡兄意，無容遺憾，乃可成書。令郎美質，望奮志以聖人爲己任，斯不辜此好歲月耳。鄉約成冊，見兄仁覆一邑，可以推之天下矣。信在言前，不動聲色，天載之神也。餘惟嗣上不備。

別後沿途阻風，舟弗能前。至除夜，始得到龍光寺。諸友羣聚，提兄丕顯待旦一語爲柄，聽者莫不聳然反惕。謂兄三年閉關，卽與老師居夷處困，動忍熱仁之意同。蓋慨古人之學必精詣力究，深造獨得，而後可以爲得，誠非忽慢可承領也。諸生於是日痛發此意。兄雖在關，示道標的，後學得所趨矣，喜幸喜幸。城中王緝諸生夙辦柴米，爲久留計，供應不涉有司。五日一講會，餘時二人輪班，代接賓客，使生得靜處了譜。見其志誠懇，姑與維舟信宿，以試之。若果如衆計，從之，若終涉分心，必難留矣。二書承示周悉，同體之愛也。今雖久暫未定，必行兄意，不敢如前堅執硬主也。柏泉公讀兄年譜，深喜經手自別，決無可疑，促完其後。昨乞作序冠首，兄有書達，幸督成之。留稿乞付來人，蓋欲付人謄真也。

兄於師譜不稱門人而稱後學，謂師存日未獲及門委贊也。兄謂古今稱門人，其義止於及門委贊乎？子貢謂得其門者或寡矣。孔門之徒三千人，非皆及門委贊者乎？今載籍姓名，七十二人之外無聞焉，豈非委贊而未聞其道者，與未及門者同乎？韓子曰：「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夫道之所在，吾從而師之，師道也，非師其人也。師之所在，吾從而北面之，北面道也，非北面其人也。兄嘗別周龍岡，其序曰：「予年十四時，聞陽明先生講學於贛，慨然有志就業。父母憐恤，不令出戶庭，然每見龍岡從贛回，未嘗不憤憤也。」是知有志受業，已在童時，而不獲通贊及門。

者，非兄之心也。父母愛護之過也。今服膺其學，既三紀矣。匪徒得其門，且升其堂，入其室矣。而又奚歎於稱門人耶？昔者方四樵、叔賢與師同部，曹僚也。及聞夫子之學，非僚也。師也。遂執弟子禮焉。黃久庵宗賢見師於京師，友也。再聞師學於越師也，非友也。遂退執弟之禮。蕭雙江文蔚見先生於存日，晚生也。師沒而刻二書於蘇，曰：「吾昔未稱門生，冀再見也，今不可得矣。」時洪與汝中遊，蘇設香案告師稱門生，引予二人以爲證。汪周潭尙甯始未信師學，及提督南贛，親見師遺政，乃頓悟師學，悔未及門而形於夢。遂謁師祠，稱弟子，遺書於洪、汝中以爲證。夫始未有聞僚也，友也。既得所聞，從而師事之，表所聞也。始而未信，師學於存日，晚生也。師沒而學明，證於友，形於夢，稱弟子焉。表所信也。吾兄初擬吾黨承顏本體太易，併疑吾師之教。年來翕聚精神，窮深極微，且閉關三年，而始信古人之學，不顯待旦，通晝夜，合顯微而無間。試與里人定圖舊冊，終日紛囂，自謂無異密室。乃見吾師進學次第，每於憂患顛沛，百鍊純綱，而自徵三年所得，始洞然無疑。夫始之疑吾師者，非疑吾師也。疑吾黨之語而未詳也。今信吾師者，非信吾師也。自信所得而徵師之先得也。則兄於吾師之門，一啓關鑰，宗廟百官皆故物矣。稱入室弟子，又何疑乎？譜草承兄改削編述，師學惟兄與同，今譜中稱門人，以表兄信心，且從童時初志也，其無辭。

南浦之留，見諸友相期懇切，中亦有八九輩，肯向裏求入，可與共學矣。亦見其中有一種異說，爲不羈少年，助其愚狂，故願與有志者反覆論正，指明師旨，庶幾望其適道。諸生留此，約束頗嚴，但無端應酬，終不出兄所料。已與伯泉公論別，決二十日發舟登懷玉矣。兄第五簡復至，感一體相成之愛，無窮已也。仰謝仰謝，精詣力究，昨據兄獨得之功而言，來簡揭出四字，以示更覺反惕。謂「廉節收手太早，若在孔門，自不容停脚矣。」實際之言，真確有味。聞者能無痛切乎？別簡謂「孟子不得爲孔子徒，蓋歎已不得親炙，以成速肖也。」誦言及此，尤負慚恐。親炙而不速肖，此弟爲兄罪人也。兄之所執，自有定見，敢不如教。聞中讀兄夜坐十詩，詞句清絕，造悟精深，珍珠入口，令人雋永。比之宋儒感興諸作，加一等矣。幸教幸教，然中有願正者，與兄更詳之。吾黨見得此意，正宜藏蓄，默修默證，未宜

輕以示人。恐學者以知解承功未至，而知先及本體，作一景象，非徒無益，是障之也。見古人立言，皆爲學者說法，非以自盡其得也。故引而不發，更覺意味深長。然其所未發者，亦已躍如。何也？至道非以言傳，至德非以言入也。故歷勸古訓，凡爲愚夫愚婦立法者，皆聖人之言也。爲聖人說道，妙發性真者，皆賢人之言也。與富家翁言，惟聞創業之艱。與富家子弟言，惟聞享用之樂。言享用之樂，非不足以散聽聞而起動作也。然終不如創業者之言近而實也。此聖賢之辯也。調息殺機，亥子諸說，知兄寓言，然亦宜藏默。蓋學貴精，最忌駁。道家說性命，與聖人所問毫釐耳。聖人於家國天下同爲一體，豈獨自遺其身哉？彼所謂術，皆吾修身中之實功，特不以微軀係念，輒起絕俗之想耳。關尹子曰：「聖人知之而不爲，」聖人既知矣，又何不爲耶？但聖人爲道，至易至簡，不必別立爐竈，只致良知，人已俱得矣。知而不爲者，非不爲也，不必如此爲也。夫自吾師去後，茫無印正，今幸兄主張斯道，慨同志彫落，四方講會雖殷，可與言者亦非不多，但爐中火旺，會見有融釋時，毫釐滓化未盡，火力一去，滓復凝矣。更望其成金足色，永無變動，難也。而況庸一言之雜其耳乎？兄爲後學啓口容聲，關係匪細，立言之間，不可不慎也。故敢爲兄妄言之。幸詳述以進我情，關血脈，不避喋喋，惟兄其諒之。

前月二十五日舟發章江，南昌諸友追送，阻風樵舍。五日入撫州，弔明水兄。又十日而始出其境。舟中特寫無事，得安靜搆思，譜草有可了之期矣。乏人抄寫，先錄庚辰八月至癸未二月稿奉上。亟祈改潤，即付來手。到廣信，再續上。出月中旬，計可脫稿也。龍溪兄玉山遺書謂：「初以念菴兄之學偏於枯稿，今極耐心，無有厭煩，可謂得手。但恐不厭煩處落見，略存一毫知解，雖無知解，略着一些影子，尚須有針線可商量處，兄以爲何如？」不肖復之曰：「吾黨學問，特患不得手，若真得手，良知自能針線，自能商量。苟又依人商量而脫，則恐又落商量知解，終不若良知自照刷之爲真也。」云云。昨接兄回書，云：「好心指摘，感骨肉愛。」只此一言，知兄真得手矣。真能盡性盡仁，致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慊矣。滄海處下，盡納百川，而不自知其深也。泰山盤旋，凌出雲漢，而不自知其高也。良知得手，

更復奚疑？故不肯不以龍溪之疑而復疑兄也。兄幸教焉，何如舟中諸生問：「如何是知解？如何是影子？」洪應之曰：「念翁慣吉水，盜賊不均，窮民無告，量己之智足與周旋，而又得當道相知，信在言前，勢又足以完此，故集一邑賢大夫賢士友開局，以共成此事。此誠出於萬物一體，誠愛惻怛之至情，非有一毫外念參於其中也。若斯時有一毫是非毀譽利害人我相參於其中，必不能自信之真而自爲之力矣。比非盡性盡仁，良知真自得，手鳥足與語。此或有一毫影子，曰：我閉關日久，姑假此以自試，即是不倚靜知解。終日與人紛紛，而自覺無異密室，此即是不厭勤知解。謂我雖自信，而同事者或未可以盡信，不信在人，於我無污，此即是不污其身之知解。謂我之首事，本以利民，若不耐心，是遺其害矣；我之首事，本以宜民，若不耐心，是不盡人情矣；我之首事，本承當道之託，若不耐心，無以慰知己，此又落在不耐心之知解也。良知自無是非毀譽利害人我之間，自能動靜合一，自能人我同過，自能盡人之情，慰知己之遇，特不由外入，起此知解。毫釐影子與良知本體尚隔一塵，一塵之隔，千里之間也。」諸生聞之，俱覺惕然有警，并附以奉陳左右，亦局中同事諸君一照刷，可以發一笑也。幸教幸教！

連日與水洲兄共榻，見其氣定神清，真肯全體脫落，猛火爐煨，有得手矣。自是當無退轉也。但中有一種宿惑，信夢爲真，未易與破耳。久之當望殊途同歸，然窺其微，終有師門遺意在也。師門之學，未有究極根柢者，苟能一略精透，始信聖人之道至廣大，至精微，儒佛老莊更無剩語矣。世之學者，逐逐世累，固無足與論。有志者又不能純然歸一，此適道之所以難也。吾師開悟後學，汲汲求人，終未有與之敵體承領者。臨別之時，稍承剖悉，但得老師一期望而已，未嘗滿其心而去也。數十年來，因循歲月，姑負此翁所幸，吾兄得手，今又得水洲共學，師道尚有賴也。但願簡易直截，於人倫日用間無事揀擇，便入神聖師門之嚶也。大學一書，此是千古聖學宗要，望兄更加詳究，略涉疑議，便易入躡等徑約之病也。慎之慎之！即日懷玉期完譜尾，以承批教，歸日當卜出月終旬也。

譜草苟完，方自懷玉下七盤嶺，忽接手教，開絨苑如見兄於少華峯下，清灑殊絕，感賜深也。四卷所批種種皆

至意。先師千百年精神，同門逡巡數十年，且日彫落，不肖學非夙悟，安敢輒承。非兄極力主裁，慨然舉筆，許與同事，不敢完也。又非柏泉公極力主裁，名山勝地，深居廩食，不能完也。豈先師精神，前此久未就者，時有所待耶？仲理冀元亨一段，如兄數言簡而核，後當俱如此下筆也。聞老師遺篋行，爲劉養正來致濼，慙慙，故冀有此行，答其禮也。兄所聞核，幸卽裁之。鋪張二字，最切病端，此貧子見金面喜也。平時稍有得，每與師意會，便起贊歎稱羨。富家子只作如常茶飯，見金而起喜心者，貧子態也。此非老成持重如兄巨眼，安能覷破。兄卽任意盡削之，不肖得兄舉筆，無不快意，決無護持疼痛也。信之信之，教學三變諸處，俱如此例，若不可改，盡削去之。其餘所批，要收不可少處。此弟之見正，竊比於兄者。自古聖賢，未有不由憂勤惕勵而成其德業。今之學者，只要說微妙玄通，凌躡超頓，在言語見解上轉，殊不知老師與人爲善之心，只要實地用功，其言自謙遜卑抑。大學誠意章，惟不自欺者，其心自謙，非欲謙也。心常不自足也。兄所批教處，正見近來實得與師意同也。舒國裳在師門，文錄無所見，惟行福建市舶司取至軍門一牌。傳習續錄，則與陳維濬夏于中同時在坐問答語頗多。且有一段，持紙乞寫拱把桐梓一章，欲時讀以省師寫。至一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句，因與座中諸友笑曰：「國裳中過狀元來，豈尙不知所以養，時讀以自警耶？」在座者聞之，皆竦然汗背，此東廓語也。又丙午年遊安福，復古書院，諸友說張石盤初不信師，與人有辯者。張曰：「豈有好人及其門耶？」辯者曰：「及門皆好人也。」張曰：「東廓豈及門乎？」辯者曰：「已在贛及門矣。」又曰：「舒國裳豈及門乎？」曰：「國裳在南昌及門矣。」張始默然俛首，後亦及門。是年石磐攜其子會復古，其子舉人也。至今常在會，未有及門之說。昨南昌聞之諸友，相傳因問律呂元聲，乃心服而拜，蓋其子姪輩，敍其及門之端也。昨見兄疑，又檢中齋續同志考，舒芬名在列，則其諸所相傳者不誣也。如兄之教，去前不欲一段，存後問元聲語可矣。徐珊嘗爲師刻居夷集，蓋在癸未年，及門則辛巳月，非龍場時也。繼後可商量處甚多，兄有所見，任舉筆裁之。茲遺徐生時舉持全集面正門下，弟心力已竭，雖聞指教，更不能再著思矣。惟兄愛諒之。

不肖五月季旬到舍下，又踰月十日，始接兄二月四日峽江書。一隔千里，片紙之通，遂難若此，感慨又何深也！玉體久平復，在懷玉已得之柏泉兄。茲讀來諭，更覺相警之情也。深入究竟，雖父子之間，不能一語接，誠然誠然！此可與千古相感，而不可與對面相傳，在有志者自究自竟之耳。天根亥子，白沙詩中亦泄此意。達性命之微者，信口拈來，自與道合。但我陽明先師全部文集，無非此意，特無一言撥入者，爲聖學立大防也。兄之明教究悉，然於此處，幸再詳之。兄臥處卑溼，早晚亦須開關，徑行登眺，以舒泄蔽鬱之氣，此亦去病之一端也。徐時學來師譜當已出稿，乞早遣發，遠仰遠仰！

春來與王敬所爲赤城會，歸天真，始接兄峽江書，兼讀師譜考訂，感一體相成之心，慶師教之有傳也。中間題綱整潔，增錄數語，皆師門精義，匪徒慶師教之有傳，亦以驗兄閉關所得，默與師契，不疑其所行也。去年歸自懷玉，黃滄溪讀譜草，與見吾宵溪二公互相校正，亟謀梓行。未幾滄溪物古，見吾聞去，刻將半矣。六卷已後，尙得證兄考訂。然前刻已定，不得盡如所擬，俟番刻當以兄考訂本爲正也。中間增采文錄外集傳習錄數十條，弟前不及錄者，是有說，願兄詳之。先師始學，求之未儒，不得入，因學養生，而沈酣於二氏，恍若得所入焉。至龍場，再經憂患，而始豁然大悟良知之旨。自是出與學者言，皆發誠意格物之教，病學者未易得所入也。每談二氏，猶若津津有味。蓋將假前日之所入，以爲學者入門路徑。辛巳以後，經甯藩之變，則獨信良知，單頭直入，雖百家異術，無不具足。自是指發道要，不必假途傍引，無不曲暢旁通。故不肖刻文錄，取其指發道要者爲正錄，其涉假借者，則釐爲外集。譜中所載，無非此意。蓋欲學者志專歸一，而不疑其所往也。師在越時，同門有用功懇切而泥於舊見，鬱而不化者，時出一險語以激之，如水投石於烈焰之中，一擊益碎，纖滓不留，亦千古一大快也。聽者於此等處，多好傳誦，而不究其發言之端，譬之用藥對症，雖芒硝大黃，立見奇效，若不得症，未有不因藥殺人者。故聖人立教，只指揭學問大端，使人自證自悟，不欲以峻言隱語，立偏勝之劑，以快一時聽聞，防其後之足以殺人。也。師歿後，吾黨之教日多歧矣。洪居

吳時見吾黨喜爲高論，立異說，以爲親得師傳，而不本其言之有自，不得已，因其所舉而指示立言之端。私錄數條，未敢示人，不意爲好事者竊錄。甲午主試廣東，其錄已入嶺表。故歸而刪正，刻傳習續錄於水西，實以破傳者之疑，非好爲多述，以聳學者之聽也。故譜中俱不欲采入，而兄今節取而增述焉。然刪刻苦心，亦不敢不謂兄一論破也。願更詳之。室遠，書劄往復甚難，何時合併，再圖面證，以了未盡之私德。教在思，寤寐如見，惟不惜遐音，仰切仰切。是書復去，念庵隨以訃報，竟不及一見，痛哉，痛哉！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七

附錄六

世德紀

傳
王性常先生傳

張書民撰

王綱字性常，一字德常。弟秉常敬常，並以文學知名。性常尤善識鑒，有文武長才。少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元末嘗奉母避兵五洩山中。有道士夜投宿，性常異其氣貌，禮敬之。曰：「君必有道者，願聞姓字。」道士曰：「吾終南隱士趙緣督也。」與語達旦，因授以筮法。且爲性常筮之曰：「公後當有名世者矣，然公不克終牖下，今能從吾出遊乎？」性常以母老，有難色。道士笑曰：「公俗緣未斷，吾固知之。」遂去。誠意伯劉伯溫微時常造焉。性常謂之曰：「子真王佐才，然貌微不稱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老夫性在邱壑，異時得志，幸勿以世緣見累，則善矣。」後伯溫竟薦性常於朝。洪武四年，以文學徵至京師。時性常年已七十，而齒髮精神如少壯。上問而異之，親策治道，嘉悅其對，拜兵部郎中。未幾，潮民弗靖，遂擢廣東參議，往督兵糧。謂所親曰：「吾命盡茲行乎？」致書與家人訣，攜其子彥達以行。至則單躬往諭，潮民感悅，咸扣首服罪，威信大張。回至增城，遇海寇曹真竊發，鼓譟突至，截舟羅拜，願得性常爲師。性常諭以逆順禍福，不從，則厲聲叱罵之。遂共扶舁之而去。賊爲壇坐性常，日羅拜請不已。性常亦罵不絕聲，遂遇害。時彥達亦隨入賊中，從傍哭罵求死。賊欲并殺之。其酋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孝，容令綴羊革裹尸，負之而出，得歸葬禾山。洪武二十四年，御史郭純始備上其事，得立廟死所，錄用彥達。彥達痛父以忠死，躬耕養母，鬻衣惡食，終身不仕。性常之歿，彥達時年十六云。

遜石先生傳

祭酒胡儼撰

翁姓王氏諱與準字公度浙之餘姚人晉右軍將軍羲之之裔也父彥達有隱操祖廣東參議性常以忠死難朝廷旌錄彥達而彥達痛父之死終身不仕悉取其先世所遺書付翁曰「但毋廢先業而已不以仕進望爾也」翁閉門力學盡讀所遺書鄉里後進或來從學者輒辭曰「吾無師承不足相授」因去從四明趙先生學易趙先生奇其志節妻以族妹而勸之仕翁曰「昨聞先生『遜世無悶』之誨與準請終身事斯語矣」趙先生婉謝之先世嘗得筮書於異人翁暇試取而究其術爲人筮無不奇中遠近輻輳縣令亦遣人來邀筮後益數數日或二三至翁厭苦之取其書對使者焚之曰「王與準不能爲術士終日奔走公門談禍福」令大銜之翁因逃入四明山石室中不歸者年餘時朝廷督有司訪求遺逸甚嚴部使者至縣欲起翁令因言曰「王與準以其先世嘗死忠朝廷待之薄遂父子誓不出仕有怨望之心」使者怒拘翁三子使人督押入山求之翁聞益深遜匿厓傷足求者得之以出部使見翁創甚且視其言貌坦直無他翁亦備言其焚書逃遜之故使者悟始釋翁見翁次子世傑之賢因謂翁曰「足下不仕終恐及罪寔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遂補世傑邑庠弟子員而翁竟以足疾得免翁謂人曰「吾非惡富貴而樂貧賤顧吾命甚薄且先人之志不忍渝也」又曰「吾非傷於石牆不能遂棲遜之計石有德於吾不敢忘也」因自號遜石翁云翁偉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嘗筮居祕園湖陰遇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與必盛且久」至是翁沒且十年而世傑以名儒宿學膺貢來遊南雍大司成陳公一見待以友禮使毋就弟子列命六堂之士咸師資之儼忝與同舍受世傑教益爲最多而相知爲最深因得備聞翁之隱德乃私爲志之若此昔人有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王氏自漢吉祥至祥覽皆以令德孝友垂裕江左聯縣數百祀門第之盛天下莫敢望中徵百餘年天道未爲無意也元末時其

先世嘗遇異人，謂其後必有名世者出，而翁亦嘗再世而與之筮。今世傑於翁亦再世矣，充世傑之道，真足以弘濟天下，而能澹然爵祿不入其心，古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吾誠於世傑見之，異時求當天下之大任者，非世傑而誰乎？則異人之言，與翁之筮，於是始可驗矣。

槐里先生傳

編修戚瀾撰

先生姓王，名傑，字世傑，居祕湖之後。其先世嘗植三槐於門，自號槐里子；學者因稱曰槐里先生。始祖爲晉右將軍羲之，曾祖綱，性常與其弟秉常敬，常俱以文學顯名國初，而性常以廣東參議死於苗之難。祖祕湖漁隱，達，父遜，石翁與準皆以德學爲世隱儒。先生自爲童子，即有志聖賢之學，年十四，盡通四書五經及宋諸大儒之說。時朝廷方督有司求遺逸，部使者聞遜石翁之名，及門迫起之，不可得。見先生奇焉，謂遜石翁曰：「足下不屑就罪且及身，寧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乃遣先生備邑庠弟子員。時教諭程晶負才倜儻，奴視諸生，見先生，輒敬服。語人曰：「此今之黃叔度也。」歲當大比，邑有司首以先生薦，比入試，衆皆散髮袒衣，先生歎曰：「吾甯曳履衡門矣。」遂歸，不復應試。宣德間，詔中外舉異才堪風憲者，彼常調任使之。時先生次當貢，邑令黃維雅重先生，爲之具行李，戒僕從，強之應詔。先生固以親老辭，乃讓其友汪生叔昂，旣而遜石翁歿，又當貢，復以母老辭，讓其友李文昭，而躬耕受徒，以養其母，饔飧不繼，休如也。母且歿，謂先生曰：「爾貧日益甚，吾死，爾必仕，毋忘吾言。」已終喪，先生乃應貢，入南雍，祭酒陳公敬宗聞先生至，待以友禮，使毋就弟子列。明年，薦先生於朝，未報而先生歿。先生儀觀玉立，秀目修髯，望之以爲神人。無賢愚戚疏，皆知敬而愛之。言行一以古聖賢爲法，嘗語其門人曰：「學者能見得會點意思，將灑然無入而不自得，爵祿之無動於中，不足言也。」先生與先君冷川先生友，先君每稱先生所著易春秋說，周禮考，正以爲近世儒者皆所不及，與人論人物，必以先生爲稱首。瀾時爲童子，竊志之。然從先

君宦遊於外，無因及門也。今茲之歸，先生歿已久矣。就其家求所著述，僅存槐里雜稿數卷，而所謂易春秋說、周禮考正者，則先生之歿於南雍，其二子皆不在侍，爲其同舍生所取，已盡亡之矣。嗚呼惜哉！先君幼時，嘗聞鄉父老相傳，謂王氏自東晉來盛江左，中微且百數年，元時有隱士善篋者，與其先世遊，嘗言其後當有大儒名世者出，意在先生，而先生亦竟不及用，豈尙在其子孫耶？

竹軒先生傳

布政魏瀚撰

先生名倫，字天鉞，以字行。性愛竹，所居軒外環植之，日嘯咏其間。視紛華勢利，泊如也。客有造竹所者，輒指告之曰：「此吾直諒多聞之友，何可一日相舍耶？」學者因稱曰竹軒先生。早承厥考槐里先生庭訓，德業夙成。甫冠，浙東西大家爭延聘爲子弟師。凡及門經指授者，德業率多可觀。槐里先生蚤世，環堵蕭然，所遺惟書史數篋。先生每啓篋，輒揮涕曰：「此吾先世之所殖也。我後人不殖，則將落矣。」乃窮年口誦心維，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觀儀禮。左氏傳、司馬遷史、雅善鼓琴，每風月清明，則焚香操弄數曲，弄罷復歌以詩詞，而使子弟和之。識者謂其胸次灑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無不及焉。居貧，躬授徒以養母。母性素嚴重，而於外家諸孤弟妹，憐愛甚切。至先生，每先意承志，解衣推食，惟恐弗及。而於妻孥之寒餒，弗遑恤焉。弟彛，幼孤，爲母所鍾愛。先生少則教之，成家塾，長則挈之遊江湖，有無欣戚，罔不與居。逮子華，官翰林，請於朝，分祿以爲先生養。先生復推其半以贍弟。鄉人有箕豆相煎者，聞先生風，多愧悔，更爲敦睦之行。先生容貌環偉，細目美髯，與人交際，和樂之氣藹然可掬。而對門人弟子，則矩範嚴肅，凜乎不可犯。爲文章好簡古，而厭浮靡，賦詩援筆立就，若不介意，而亦未嘗逸於法律之外。所著有竹軒稿及江湖雜稿若干卷，藏于家。先生與先君菊莊翁訂盟吟社，有莫逆好。瀚自致政歸，每月且亦獲陪先生杖履遊。且辱知於先生，仲子龍山舉士，學士之子守仁，又與吾兒朝端同舉於鄉，累世通家，知先生之深者，固莫如瀚，因節其行

之大者於此，以備大史氏之採擇焉。

海日先生墓誌銘

大學士楊一清撰

正德己卯，寧濠稱亂，江西鳩集羣盜，發數千艘而東，遠近震動。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伯安傳檄鄰境，舉兵討賊。時其父南京吏部尚書王公致仕居會稽。有傳伯安遇害者，人謂公曰：「盍避諸？」公曰：「吾兒方舉大義，吾避安之。」或曰：「伯安既仇賊，賊必陰使人行不利於公，避之是也。」公笑曰：「吾兒能棄家討賊，吾何可先去，以爲民望。」祖宗功澤在天下，賊行且自斃，吾爲國大臣，恨老不能荷戈首敵，即有不幸，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人趣郡縣，宜急調兵，糧爲備，禁詭言，勿令動搖人心。鄉人竊視公晏然如常時，衆志亦稍稍定。蓋不旬月而伯安之捷報至矣。初，賊濠東下，將趨南都。伯安引兵入南昌，奪其巢，賊聞大恐，急旋舟。伯安帥吉安知府今都憲伍君文定等大戰於鄱陽湖，賊兵風靡，遂擒濠，并其黨與數千人，獻俘於闕。嗚呼！自古奸雄構亂，雖有忠臣義士，必假以歲月，乃能削平禍難。伯安奮戈一呼，以身臨不測之淵，呼吸之間，地方大定。公聞變從容，羣衆惑，屹然不爲動。伯安得直前，國不嬰懷，回顧以成懋績。公之雅量，伯安之忠義，求之載籍，可多見哉。及是，武廟南巡，權奸妒功，構飛語陷伯安，跡甚危，衆慮禍且及家，公寂若無聞。辛巳，今皇帝入嗣大統，始下詔表揚伯安之功。召還京師，因得便道歸省，尋論功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又以廷推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錫之誥券，封公勳階爵邑如子，俾子孫世其爵。適公誕辰，伯安捧觴爲壽，公蹙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見邪！賊濠之亂，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以爲事難猝平，而平之。然此仗宗社神靈，朝廷威德，豈汝一書生所能辦。比讒構橫行，禍機四發，賴武廟英明保全。今國是既定，吾父子之榮極矣。然福者禍之基，能無懼乎？古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屬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耶？」伯安跪

曰，「謹受教。」公自是日與姻黨置酒晏樂。歲暮，舊疾作，嘉靖壬午春二月十二日，終于正寢。得年七十有七。未屬纊時，使者以部咨將新命至，公尚能言，趣諸子曰：「不可以吾疾廢禮，宜急出迎。」既成禮，偃然而逝。計聞上賜諭祭，命有司治葬事。伯安偕諸弟卜以卒之明年秋八月某日葬公郡東天柱峯之南之原，具書戒使者，詣鎮江請予銘公墓。予曩官外制官太常，接公班行不鄙，謂予以知言見待。予遷南京太常，辱贈以文。公校文南畿，道舊故甚洽。正德丁卯，取嫉權奸，歸致仕，予亦避讒，構謝病歸，杜門不接賓客。公直造內室，懇語久之。伯安又予掌銓時，首引置曹屬，號知己。公銘當予屬，願以江西之變，關繫公父子大節，特先書之。乃按公門人國子司業陸君深所著狀，摘而敘之曰：公姓王氏，諱華，字德輝，號實菴，晚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學者稱爲龍山先生。上世自琅琊徙居會稽之山陰，又自山陰徙餘姚。四世祖諱性，常有文武才。廣國初爲誠意伯，所薦仕至廣東參議。嗣苗爲亂，死之。高祖諱彥達，號秘湖漁隱。年十六，裹父屍自苗壤歸葬，痛父死忠，布蔬終其身，人稱孝子。曾祖諱與進，號遜石翁。學精於易，嘗筮得震之大有，謂其子曰：「吾後再世其與，與其久乎？」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卒。父諱天敘，號竹軒，初以公貴封修撰，後與槐里公俱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今以伯安功俱追封新建伯。祖妣孟氏，封淑人。妣岑氏，累封太淑人。公生正統丙寅九月。孟淑人夢其姑抱緋衣玉帶一童子授之曰：「婦事吾孝，孫婦亦事汝孝。吾與若祖丐於上帝，以此孫畀汝，世世榮華無替。」故公生以今名，名長兄以榮名，符夢也。公生而警敏，始能言，槐里公口授以詩歌，經耳輒成誦。稍長，讀書過目不忘。六歲，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已大醉，去遺其所提囊，取視之，數十金也。公度其醒必復來，恐人持去，以投水中，坐守之。少頃，其人果號而至，公迎謂曰：「求爾金邪？」爲指其處，其人喜，以一錠爲謝，卻不受。年十一，從里師授業，日異而月不同。歲終，里師無所施其教。年十四，嘗與諸子弟讀書龍泉山寺。寺故有妖物爲祟，解傷人。寺僧復張皇其事，諸生皆喪氣走歸。公獨留居，妖亦寢滅。僧以爲異，假妖勢恐，且試之，百方不色動。僧謝曰：「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弱冠，提學張公時敏試其文。

與少傅木齋謝先生相甲乙，並以狀元及第奇之名遂起，故家世族爭禮聘爲子弟師。浙江方伯，祁陽甯君良擇師與張公。張公曰：「必欲學行兼優，無如王某者。」甯親造其館，賓禮之，請爲子師。延至祁陽，湖湘之士聞而來從者踵相接。居甯之梅莊別墅，壁中積書數千卷，日夕諷誦，其間學益進。祁俗好妓飲，公峻絕之。三年如一日，祁士有化服者歸，連舉不和。成化庚子，發解浙江，第二人。明年辛丑，廷試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甲辰，充廷試彌封宣。丁未，同考會試。弘治改元戊戌，與修憲廟實錄，充經筵官。己酉，滿九載，以竹軒公愛去。癸丑，服闋，遷右春坊右諭德。丙辰，命爲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公講筵音吐明暢，詞多切直，每以勤聖學，戒逸豫，親仁賢，遠邪佞爲勸。孝廟嘉納焉。內侍李廣方貴，嘗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結張后表裏用事，衆以事頗涉嫌，欲諱之，公朗然翻說，無少避忌，左右皆縮頸吐舌。上樂聞之不厭。罷講，遣中官賜尚食。皇太子出閣，詔選正人輔導，用端國本，公卿多薦公。自是日侍東宮講讀，眷賜加隆。戊午，命主順天鄉試。辛酉，再主鄉試。應天，得士爲多。壬戌，遷翰林院學士，食從四品祿。命授庶吉士業修。大明會典爲纂修官。書成，遷詹事府少詹事，兼學士，掌院事，與編纂通鑑纂要。是歲，遷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武廟嗣位，遣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以岑太夫人年高，乞歸便養，不允。明年改元丙寅，瑾賊竊柄，士夫側足，爭奔走其門，求免禍。公獨不往，瑾銜之。時伯安爲兵部主事，疏瑾罪惡，瑾矯詔執之，幾斃。廷杖竄南荒以去。瑾復移怒於公，尋知爲微時所聞名士，意稍解。冀公一見，且將柄用焉。公竟不往，瑾益怒。丁卯，遷南京吏部尚書，猶以舊故慰言，冀必往謝，公復不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公本不相涉者，勒令致仕。既歸，有以其同年友事誣毀之者，人謂公當速白，不然且及罪。公曰：「是焉能挽我，我何忍許吾友？」後伯安復官京師，聞士夫論及此，將疏辨於朝。公馳書止之曰：「汝將重吾過邪？」公性至孝，初竹軒公病報至，當道以不受當遷官，宜出受新命，公臥家不出，日憂懼不知所爲。踰月，訃始至，慟絕幾喪生。襄葬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羣至，不爲害，久且益馴，人謂孝感。比致仕，岑太夫人年近百歲，公壽逾七十，猶朝夕爲童子嬉戲，以悅親。左右

扶掖，不忍斯須去側。太夫人卒，塊苦擗踊，遇毀致疾，及葬，徒跣數十里，疾益甚，竟以是不起。處諸昆弟篤友愛，祿食贏餘，恆與共之。視其子若己出，氣質醇厚，坦坦自信，不立邊幅。議論風生，由衷而發，廣廷之論，入對妻孥無異語。人有片善，亟稱之，有急，惻然赴之。至人有過惡，則盡言規斥，不少回曲，坐是多遭嫉忌。然人諒其無他，則亦無深怨之者。識宏而守固，百務紛沓，應之如流。至臨危疑震蕩，衆披靡惶惑，獨卓立毅然不爲變。若是蓋有人不及知者矣。公之學一出於正，書非正不讀，客有以仙家長生之術來說者，則峻拒之曰：「修身以俟命，吾儒家法。長生奚爲？」儉素自持，貨利得喪，不屑爲意。樓居厄于火，貨積一空，親朋來救焚者，款語如常。爲詩文取達意，不以雕刻爲工，而自合程度。所著有龍山稿、南草堂稿、禮經大義諸書，雜錄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藏于家。初配贈夫人鄭氏，淵靜孝慈，與公起微寒，同貧苦，躬紡績以奉舅姑。既貴，恭儉不衰。壽四十一，先公三十六年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男四，長卽伯安，守仁，名別號陽明子，其學遠於理性，中外士爭師之，稱陽明先生。次守儉，太學生，次守文，郡庠生，次守章，女一，適南京工部都水郎中同邑徐愛。初，鄭夫人祔葬穴湖，已而改殯郡南石泉山，石泉近有水患，乃卜今地葬。公云：惟古賢人君子未遇之時，每以天下國家爲己任，出而登仕，其所遭際不同，而其志有遂有不遂，非人之所能爲也。公少負奇氣，壯強志存用世，顧其職業恆在文字間，而未能達之於政，際遇孝宗，講筵啓沃，聖心簡在，柄用有期，不幸龍馭上賓，弗究厥用。晚登八座，旋見沮於權奸，偃蹇而歸。豈非天哉！然有子如伯安，所建立宏偉卓犖，凡公之所欲爲，噤而不得施用者，皆於其子之身而顯施大發之。公又親及見之，較之峻登大受，旣久且專，而泯然無聞於世者，其高下榮辱宜何如也。王氏之先，有植槐於庭，蔭後三公者，遷石翁大有之占，其類是乎？

銘曰：

孰不有母，孰如公母壽。七十之叟，僮僮拜舞，百歲而終，歸得其所。孰不有子，公子天下士，亶其忠勤，以事其事。不有其身，惟徇之義。是子是父，允文允武，勳在冊府。帝錫之爵土，其生不負而歿不朽，銘以要諸久。

海日先生行狀

國子司業門人深譚

先生姓王氏，諱華，字德輝，別號實菴。晚復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學者又稱爲龍山先生。其先出自晉光祿大夫覽之曾孫，右軍將軍羲之，由琅瑯徙居會稽之山陰。後二十三代孫迪功壽，又自山陰徙餘姚。至先生之四世祖，廣東參議性常，又五世矣。參議博學善識鑑，有文武長才，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誠蓋伯劉伯溫徵時嘗造焉。參議謂曰：「子真王佐才，然異時勿累老夫則善矣。」伯溫既貴，遂薦以爲兵部郎中，擢廣東參議。卒死於苗難。高祖諱彥達，號祕湖漁隱。漁隱年十六，自苗中喪父，歸葬朝夕哭墓，下痛父以忠死，簾衣惡食，終身不仕鄉里，以孝稱之。曾祖諱與準，號遯石翁，偉貌修髻，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居祕湖陰，嘗筮得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與必盛且久。爾雖不及顯身，沒亦與有焉。」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卒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祖妣孟氏，贈淑人。父諱天敘，別號竹軒，封翰林院修撰，贈禮部右侍郎。妣岑氏，封太淑人。正統丙寅九月甲午，先生生。先夕孟淑人夢其姑趙抱一童子，緋衣玉帶，授之曰：「新婦平日事吾孝，今孫婦事汝亦孝。吾與若祖，可於上帝，以此孫畀汝。子孫世世榮華無替。」故先生生而以今各名。先生之長兄半岩，先生以榮名，夢故也。先生生而警敏絕人，始能言，槐里先生抱弄之，因口授以古詩歌。經耳輒成誦，稍長使讀書，過目不忘。六歲時，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已大醉，遺其所提囊而去。取視之，數十金也。先生度其人酒醒必復來，恐人持去，投水中，坐守之。有頃，其人果號泣而至。先生迎謂曰：「求爾金邪？」爲指其處。其人喜躍，以一金謝。先生笑卻之曰：「不取爾數十金，乃取爾一金乎？」客且慚且謝，隨至先生家，無少長咸遍拜而去。岑太夫人嘗績窗下，先生從旁坐讀書。時邑中迎春，里兒皆競呼出觀，先生獨安讀，書不輟。太夫人謂曰：「若亦暫往觀乎？」先生曰：「大人誤矣，觀春何若觀書？」太夫人喜曰：「兒是也，吾言誤矣。」

「年十一，從里師錢希龍學。初習對句，月餘，習詩；又兩月餘，請習文，數月之後，學中諸生盡出其下。錢公嘆異之曰：『歲終吾無以教爾矣。』縣令呵從到塾，同學皆廢業擁觀，先生據案朗誦若無睹。錢奇之，戲謂曰：『爾獨不顧，令卽謂爾倨傲，呵責及爾，且奈何？』先生曰：『令亦人耳，視之奚爲？若誦書不輟，彼亦便奈何責也。』錢因語竹軒公曰：『公子德器如是，斷非凡兒。』十四歲時，嘗與親朋數人讀書龍泉山寺。寺舊有妖爲祟，數人者皆富家子，素豪俠自負，莫之信，又多侵侮寺僧，僧甚苦之。信宿妖作，數人果有傷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衆皆失氣，狼狽走歸。先生獨留居如常，妖亦遂止。僧咸以爲異。每夜分，輒衆登屋號笑，或瓦石撼臥榻，或乘風雨雷電之夕，奮擊門障。僧從壁隙中窺，先生方正襟危坐，神氣自若，輒又私相嘆異。然益多方試之，技殫，因從容問曰：『向妖爲祟，諸人皆被傷，君能獨無恐乎？』先生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君更有所見乎？』先生曰：『吾何見？』僧曰：『此妖但觸犯之，無得遂已者，君安得獨無所見乎？』先生笑曰：『吾見數沙彌爲祟耳。』諸僧相顧色動，疑先生已覺其事，因佯謂曰：『此豈吾寺中亡過諸師兄爲祟邪？』先生笑曰：『非亡過諸師兄，乃見在諸師弟耳。』僧曰：『君豈親見吾儕爲之，但臆說耳。』先生曰：『吾雖非親見，若非爾輩親爲，何以知吾之必有見邪？』寺僧因具言其情，且嘆且謝曰：『吾儕實欲以此試君耳。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至今寺僧猶傳其事。天順壬午，先生年十七，以三禮投試邑中。邑令奇其文，後數日復特試之。題下一揮而就，令疑其偶遇宿構，連三命題，其應益捷。因大奇賞，謂曰：『吾子異日必大魁天下。』遠邇爭禮聘爲子弟師。提學松江張公時敏考校姚士，以先生與木齋謝公爲首，並稱之曰：『二子皆當狀元及第，福德不可量也。』方伯祁陽竇公良擇師於張公。張曰：『但求舉業高等，則如某某者皆可。必欲學行兼優，惟王某耳。』時先生甫踰弱冠，寤親至館舍講賓主禮，請爲其子師。延至家，湖湘之士翕然來從者以數十。在祁居梅莊別墅，墅中積書數千卷，先生晝夜諷誦其間，不入城市者三年。永士有陳姓者，聞先生篤學，特至梅莊請益，問取所積書叩之，先生皆默誦如流。陳嘆曰：『昔聞五經笥，今乃見之。』祁俗好妓飲，先生峻絕之。比

告歸，祁十以先生客居三年矣，乃祕兩妓於水次，因饒先生於亭上，宿焉。客散，妓從祕中出。先生呼舟不得，撤門爲椀而渡。衆始嘆服其難。始先生在梅莊，嘗一夕夢迎春歸其家，前後鼓吹簾節，中導白土牛，其後一人輿以從，則方伯杜公謙也。既覺，先生以竹軒公岑太夫人皆生於辛丑，謂白爲凶色，心惡之，遂語諸生欲歸。諸生堅留之。甯生曰：「以絃占是夢，先生且大魁天下矣。夫牛，丑屬也，謂之一元，大武辛金屬，其色白，春者一歲之音也。世以狀元爲春元，先生之登，其在辛丑乎？故事送狀元歸第者，京兆尹也，其時杜公始爲京兆乎？」先生以親故，遂力辭而歸。舟過洞庭，阻風，君山祠下，因入祠謁，祝者迎問曰：「公豈王狀元邪？」先生曰：「何從知之？」祝者曰：「疇昔之夕，夢山神曰：『後日薄暮有王狀元來。』吾以是知之。」先生異其言，與梅莊之夢適相協，因備紀其事。自是先生連舉不利，至成化庚子，始以第二人發解。明年辛丑，果狀元及第，杜公爲京兆，悉如其占云。是歲授官翰林院修撰。甲辰廷試進士，爲彌封官。丁未充會試同考官，弘治改元，與脩憲、廟實、錄充。經筵官已酉，秩滿九載，嘗選聞竹軒疾，即移病不出。當道使人來趣，親友亦交勸之，且出遷官，若凶聞果至，不出未晚也。先生曰：「親有疾，已不能旬旬歸侍湯藥，又逐逐奔走爲遷官之圖，須家信至，幸而無恙，出豈晚乎？」竟不出。庚戌正月下旬，竹軒之訃始至，號慟屢絕。卽日南奔，葬竹軒於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時羣至。先生晝夜哭其傍，若無睹者。久之益馴，或傍廬臥，人畜一不犯，人以爲異。癸丑服滿，陞右春坊右諭德，充經筵講官。嘗進勸學疏，其略謂：「貴緝熙于光明，今每歲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講之設，或間旬月而始一二行，則緝熙之功，無亦有間歟？雖聖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而宋儒程頤所謂涵養本原，薰陶德性者，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而後可免於一暴十寒之患也。」上然其言，御講日數。丙辰三月，特命爲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四月，以選正人端國本，公卿會推爲東宮輔導。戊午三月，又命兼東宮講讀，眷賜日隆。是歲奉命主順天府鄉試。辛酉，又奉命主應天鄉試。壬戌，陞翰林院學士，從四品俸。尋命教庶吉士魯鐸等。繼又命與纂修大明會典。躡年書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五月，復

命與編通鑑纂要。六月，陞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上以先生講釋明瞭，故特久任。是歲冬，命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遂朝以岑太夫人年邁屢疏乞休，以便色養。不允。尋陞禮部左侍郎。明年，武宗皇帝改元，賊瑾用事，呼吸成禍。福士大夫奔走其門者如市，先生獨不之顧。時先生元子今封新建伯，方爲兵部主事，上疏論瑾罪惡，瑾大怒，既逐新建，復移怒於先生。然瑾微時嘗從先生鄉人方正習書史，備聞先生平日處家孝友，忠信之詳，心敬慕之。先生蓋不知也。瑾後知爲先生，怒稍解，嘗語陰使人謂於先生有舊，若一見可立躋相位，先生不可。瑾意漸拂。丁卯，陞南京吏部尚書。瑾猶以舊故使人慰之曰：「不久將大召，冀必往謝。」先生又不行。瑾復大怒。然先生乃無可加之罪，遂推尋禮部時舊事與先生無干者，傳旨令致仕。先生聞命忻然束裝而歸，曰：「吾自此可免於禍矣。」既而有以同年友事誣毀先生於朝者，人咸勸先生一白。先生曰：「某吾同年友，若白之，是我訐其友矣。是焉能挽我哉？一竟不辨。後新建復官京師，聞士夫之論，具本奏辨。先生聞之，卽馳書止之曰：「是以爲吾平生之大恥乎？吾本無可恥，今迺無故而攻發其友之陰私，是反爲吾求一大恥矣。人謂汝智於吾，吾不信也。」迺不復辨。歷事三朝，惟孝廟最知。末年尤加眷注，屢因進講，勸上勤聖學，戒逸豫，親仁賢，遠邪佞。上皆虛心嘉納。故事，講官數人當直者，必先期演習，至上前猶或盪張失措。先生未嘗豫習，及進講，又甚條暢。一日，且已幸講筵，直講者忽風眩仆地，衆皆惶遽，共推先生代。先生從容就案，展卷敷析，尤極整暇。衆咸服其器度。內侍李廣者方貴幸，嘗於文華殿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諸學士欲諱不敢言，先生特誦說朗然，開諷明切。左右聞者皆縮頸吐舌，而上樂聞不厭。明日罷講，命中官賜食。中官密語先生云：「連日先生講書明白，聖心甚喜，甚加眷念。」先生自慶知遇，益用剴切。上亦精勤彌勵，詎意孝廟升遐，先生志未及行，亦偃蹇而歸矣。天道如斯，嗚呼！悲夫。先生氣質醇平，生無矯言飾行，仁恕坦直，不立邊幅，與人無衆寡大小待之如一。談笑言議，由衷而發，廣庭之論，入對妻孥，曾無兩語。人有片善，稱之不容口，有急難來控者，惻然若身陷於溝穽，忘己拯救之，雖以此招誘取

嫌，亦不恤；然於人有過惡，亦直言規切，不肯少回曲，以是往往反遭嫉忌，然人亦知其實心無他，則亦無有深怨之者。先生才識宏遠，無所不可，而操持堅的，屹不可動。百務紛沓，應之沛然，未嘗見其有難處之事。至隨危疑震蕩，衆多披靡惶惑，而先生毅然卓立，然未嘗以此自表見，故人之知者罕矣。爲詩文皆信筆立就，不事雕刻，但取詞達而止。所著有龍山稿、南草堂稿、禮經大義、諸書雜錄、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先生孝友出于天性，祿食盈餘皆與諸昆弟共之。視諸昆弟之子不啻己出。竹軒公及岑太夫人色愛之養，無所不至。太夫人已百歲，先生亦壽踰七十矣。朝夕爲童子色，嬉戲左右，撫摩扶掖，未嘗少離。或時爲親朋山水之邀，乘舟暨出，忽念太夫人，卽蹙然反棹。及太夫人之歿，寢苦蔬食，哀毀踰節，因以得疾。逮葬，跣足隨號，行數十里，於是疾勢愈增，病臥踰年，始漸瘳。然自是氣益衰。先生素聞甯濠之惡，疑其亂，嘗私謂所親曰：「異時天下之禍，必自茲人始矣。」令家人卜地於上虞之龍溪，使其族人之居溪傍者賣田築室，潛爲棲遯之計。至是正德己卯，甯濠果發兵爲變，遠近傳聞駭愕，且謂新建公亦以遇害，盡室驚惶，請徙龍溪。先生曰：「吾往歲爲龍溪之下，以有老母在耳。今老母已入土，使吾兒果不幸遇害，吾何所逃於天地乎？」飭家人勿輕語動。已而新建起兵之檄至，親朋皆來賀，益勸先生宜速逃龍溪。咸謂新建旣與濠爲敵，其勢必陰使奸人來不利於公。先生笑曰：「吾兒能棄家殺賊，吾乃獨先去以爲民望乎？」祖宗、德澤在天下，必不使殘賊覆亂宗國，行見其敗也。吾爲國大臣，恨已老，不能荷戈首敵，倘不幸，勝負之算不可期，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趣郡縣宜急調兵糧，且禁詭言，勿令搖動。鄉人來竊視先生方晏然如平居，亦皆稍稍復定。不旬月，新建捷至，果如先生所料。親朋皆攜酒交慶。先生曰：「此祖宗、深仁厚澤，漸漬人心，紀綱法度，維持周密，朝廷威靈震懾四海，蒼生不當罹此荼毒。故旬月之間，罪人斯得，皆天意也。豈吾一書生所能辦此哉？然吾以垂盡之年，幸免委填溝壑，家門無夷僇之慘，鄉里子弟又皆得免於征輸調發，吾兒幸全首領，父子相見有日，凡此皆足以稍慰目前者也。」諸親友咸喜極，飲盡歡而罷。已而武廟南巡，奸黨害新建之功，飛語構陷，危疑

洵洵，旦夕不可測。羣小偵伺，旁午於道。或來先生家，私籍其產宇丁畜，若將抄沒之爲。姻族皆震撼，莫知所出。先生寂若無聞，日休田野間，惟戒家人謹出人，慎言語而已。辛巳，今上龍飛，始下詔宣白新建之功，召還京師。新建因得便道歸省，尋進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遣行人齋白金文綺慰勞新建，遂下溫旨存問先生於家，兼有羊酒之賜。適先生誕辰，親朋咸集，新建捧觴爲壽，先生蹙然曰：「吾父子不相見者幾年矣。始汝平寇南贛，日夜勞瘁，吾雖憂汝之疾，然臣職宜爾，不敢爲汝憂也。甯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爲難平矣，而卒平。吾雖幸汝之成，然此實天意，非人力可及，吾不敢爲汝幸也。讒搆朋與，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知不免矣。人皆爲汝危，吾能無危乎？然於此時，惟有致命遂志，動心忍性，不爲無益，雖爲汝危，又復爲汝喜也。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穹官高爵，濫冒封賞，父子復相見於一堂，人皆以爲榮，吾謂非榮乎？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以爲榮，復以爲懼也。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於牖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邪？」新建洗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聞者皆嘆息感動。於是會其鄉黨親友，置酒燕樂者月餘。歲且暮，疾復作。新建率其諸弟日夜侍湯藥。壬午正月，勢轉劇。二月十二日己丑，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七。臨絕，神識精明，略無昏潰。時朝廷推論新建之功，進封先生及竹軒槐里，皆爲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屬疾且革。先生聞使者已，在門促新建及諸弟曰：「雖倉遽，烏可以廢禮？爾輩必皆出迎。」聞已成禮，然後偃然瞑目而逝。先生始致政歸，客有以神仙之術來說者，先生謝之曰：「人所以樂生於天地之間，以內有父母昆弟妻子宗族之親，外有君臣朋友姻戚之懿，從遊聚樂，無相離也。今皆去此而稿然獨往於深山絕谷，此與死者何異？夫清心寡欲，以怡神定志，此聖賢之學所自有，吾但安樂委順，聽盡於天而已。奚以長生爲乎？」客謝曰：「神仙之學，正謂世人悅生惡死，故其所欲而漸次導之。今公已無惡死悅生之心，固以默契神仙之妙，吾術無所用矣。」先生於異道外術一切奇詭之說，廓然皆無所入。惟岑太夫人稍崇佛教，則又時時曲意順從之，亦復不以爲累也。先生既歸，即息意邱園，或時與田夫野老同遊共談。

笑蕭然形迹之外人有勸之，宜且閉門養威重者。先生笑曰：「汝豈欲我更求作好官邪？」性喜節儉，然於貨利得喪，曾不以介意。嘗構樓居十數楹，甫成而火，質積爲之一蕩。親友來救焚者，先生皆一一從容款接，談笑衍衍如平時，略不見有倉遯之色。人以其咸嘆服其德量云。先生元配贈夫人鄭氏，淵靖孝慈，與先生共甘貧苦。起微寒，躬操井臼，勤紡績以奉舅姑。既貴而恭儉益至。壽四十九，先先生三十六年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四人：長守仁，鄭出南京兵部尙書，封新建伯。次守儉，楊出，太學生。次守文，趙出，郡庠生。次守章，楊出一女，趙出，適南京工部都水郎中同邑徐愛。始鄭夫人殯郡南之石泉山，已而有水患，乃卜地於天柱峯之陽而葬先生焉。深，先生南畿所錄士也。暨於登朝，獲從班行之末，受教最深。又辱與新建公游處，出入門牆最久。每當侍側講道之際，觀法者多矣。正德壬申秋，以使事之餘，迂道拜先生於龍山里第，扁舟載酒，相與遊南鎮諸山，乃休於陽明洞天之下。執手命之曰：「此吾兒之志也。大業日遠，子必勉之。」臨望而別。嗚呼！深鄙陋無狀，不足以窺見高深，然不敢謂之不知先生也。講按王君琥所錄行實，泣而敘之，將以上于史官，告於當世之司文柄者，伏惟採擇焉。

陽明先生墓誌銘

甘泉湛若水撰

甘泉子聖家閉關於西樵煙霞之洞，故友新建伯陽明王先生之子正億以其岳舅禮部尙書久菴黃公之狀及書來請墓銘。曰：「公知陽明公者也，非公莫能銘。」甘泉子曰：「吾又何辭焉？公知陽明公者也，非公莫能狀。公狀之，吾銘之；公狀其詳，吾銘其大。吾又何義之辭焉？」乃發狀而謹按之，讀世系狀云云，曰：「公出於龍山，狀元大宗伯公華，大宗伯公出於贈禮部侍郎竹軒公天敘，竹軒公出於太學生贈禮部侍郎槐里公傑，槐里公出於遜石公與準，厥有禮易之傳，遜石公出於秘湖漁隱公彥達，秘湖出於性常公綱，有文武長才，與括查劉伯溫友善，仕爲廣東參議，死難也。推其華胄遙遙，遠派於晉高士義之光祿大夫覽焉。曰：「公其有所本之矣。」夫水土之積也厚，

其生物必蕃，有以也夫。」讀誕生狀云云，曰：「祖妣岑太淑人，有赤子乘雲下界，天樂導之之夢，公乃誕焉。是名曰雲，蓋徵之矣。神僧言之，遂改今名。」曰：「然則陽明公殆神授歟，其異人矣。」六年乃言，十一年有金山之詩，十七年聞一齋聖人可學之語，曰：「其有所啓之矣。」讀學術狀云云，曰：「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始歸正于聖賢之學。會甘泉子於京師，語人曰：『守仁從宦三十年，未見此人。』甘泉子語人亦曰：『若水泛觀於四方，未見此人。』遂相與定交講學。一宗程氏，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之指。故陽明公初主格物之說，後主良知之說。甘泉子一主隨準體認天理之說，然皆聖賢宗指也。而人或舍其精義，各滯執於彼此言語，蓋失之矣。故甘泉子嘗爲之語曰：『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以言其交用則同也。』讀仕進狀云云，曰：「初舉己未禮闈第一徐穆爭之，落第二，然益有聲。登進士試，工部差督造王威甯墳，辭卻金幣，獨受軍中佩劍之贈，適符少時夢，蓋兆之矣。疏邊務，朝政之失，有聲。授刑部主事，審囚淮甸，有聲。告病歸養，起補兵部主事，上疏乞宥南京所執諫官戴銑等，毋使遠道致死，朝廷有殺諫官之名。劉瑾怒，矯詔廷杖之，不死。謫貴州龍場驛，萬里矣，而公不少忱。甘泉子贈之九章，其七章云：『皇天常無私，日月常盈虧，聖人常無爲，萬物常往來。何名爲無爲？自然無安排，勿忘與勿助，此中有天機。』其九章云：『天地我一體，宇宙本同家。與君心已通，別離何嗟嗟？浮雲去不停，游子路轉賒。願言崇明德，浩浩同無涯。』及居夷，端居默坐而夷人化惡爲善，有聲。人或告曰：『陽明公至浙，沈于江矣。至福建，始起矣。登鼓山之詩曰：『海上曾爲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有徵矣。』甘泉子聞之笑曰：『此伴狂避世也。』故爲之作詩，有云：『伴狂欲浮海，說夢癡人前。』及後數年，會于滁，乃吐實，彼誇虛，執有以爲神奇者，烏足以知公者哉！復起尹廬陵，臥治六月而百務具理，有聲。取入南京刑部主事，留爲吏部驗封主事，有聲。陽明公請甘泉子曰：『乃今可卜鄰矣。』遂就甘泉子長安灰廠，卜鄰居之。時講于大興隆寺，而久庵黃公宗賢會焉。三人相權語，合意。久庵曰：『他日天台雁蕩，當爲二公作兩草亭矣。後合兩爲一。

焉，明道一也。『明年，甘泉子使安南。後二年，陽明公遷貳南太僕，聚徒講學，有聲。甘泉子還，期會于潯陽之間。夜論儒釋之道。又明年，甘泉子丁憂，扶柩南歸。陽明公時爲南大鴻臚，逆弔于龍江關，尋遷南贛都憲矣。』讀平贛之狀云云曰：『夫倡三廣夾攻之策，收橫水、左溪、桶岡、瀏頭之功，用兵如神矣。甘泉子曰：『雖有大司馬王晉谿之知，請授之便宜旗牌以備他用，亦以陽明公素養銳士於營，以待不時之出也，迅雷呼吸之間也，又以身先士卒以作軍氣也。』』讀平江西之狀云云曰：『甘泉子先是在憂，致書於公，幸因閩行之使以去也。』蓋公前有宰相之隙，後有江西未萌之禍，不去必爲楚人所鈐，兩不報。未幾，有甯府之變，公幾陷於虎口，然而贛兵素振，既足爲之牽制，而倡義撤諸府縣與兵，會豐城、誓師、分攻七門，七門大開，遂除留守之黨，封府庫之財，收劫取之印，安脅從之民，釋被報之囚，表死難之忠。據省城，絕其歸路，直趨樵舍，因成擒，賊之功是水也，以淺見測淵謀也。然始而翕然稱爲掀天揭地之功矣，既而大吏妬焉，內幸爭功者附焉，輾轉殫力竭精矣，僅乃得免，或未嘗不思前慮也，所以危而不死者，內臣張永謹之也，於大吏門列，不亦愧乎？由是遂流爲先與後擒之言，上下騰沸，是不足辯也。夫陽明逆知宸濠有異志，劉養正來說，必得公乃發，公應之曰：『時非桀紂，世無湯武，臣有仗節死義耳。』其猶使冀生元亨往與之語者，實欲誘其善，不動干戈，潛消莫大之禍也。使陽明公而實許養正，則宸濠殺孫都憲許副使，必待陽明至乃發，陽明未至而發者，知絕意于陽明之與己矣。使陽明實許之，必乘風直抵南昌，必不與豐城聞顧浚告變，卽謀南奔，以倡大義，奪漁艇，使如漁人然，以奔吉安矣。其宸濠兵校追公者，非迎公也，將脅公也。且宸濠之上不能直趨中原以北，中不能攻陷金陵以據者，以陽明爲之制其尾，兵威足以累之，使不前也。又取據省城，絕其資重與歸路也，功莫大焉者也。若夫百年之後，忌妬者盡死，天理在人心者復明，則公論定矣。已而該部果題『賜敕錫勞，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歲支米一千石，于時天其將定矣，而置之南者有人焉，以參乎其間矣。公丁憂，而四方從學者日衆，有迎忌者，意致有僞學之効者，人其勝天乎？』

或以浮語沮公，六年不召。尋以論薦，命爲兩廣總制軍務，平岑猛之亂。或曰：「其且進且沮，使公不得入輔乎？」
「讀思田之狀云：曰：『公奏行剿之患十，行撫之善十，乃撤防兵，解戰甲，諭威信，受來降，杖土目，復岑後，設流守，而思田平。夫陽明公不革岑猛之後之土官，以夷治夷也。盧蘇等杖之百而釋之，置流守以制焉，仁義之術也。人知殺伐之爲功，而不知神武不殺者，功之上也，仁義兩全之道也。』」讀八寨之狀云：曰：「檄參將會守巡，命指揮馬文瑞、永順、宣慰彭明輔、保靖、宣慰彭九霄，分兵布哨，擒斬賊酋，黨與遂破，諸巢移衛，所制諸蠻，貫八寨之中，扼道路之衝，設縣治增城堡，皆保治安民之要。或曰：『八峒掩襲村落以爲功，無破巢之功也，無功以爲有功也。何則？』辨之曰：『夫陽明之貪功，嘗取岑猛、盧蘇之大功而不取焉，不宜捨其大者取其小者，其亦不智不武也。謂陽明公爲之乎？夫宣慰諸哨之兵，可襲則襲，出其不意，兵法之奇，不可預授者也。而以病陽明焉，將使爲宋襄、陳儒之愚已耶？非馭戎不測之威矣。』事竣而請歸告病危矣，不待報而遽行，且行且候。命其卒於南安途次而不及。命下，亦命也。江西輔臣進帖以譖公，上革之恤典，人衆之勝天也，亦命也。百年之後，天定將不勝人矣乎？甘泉子始召入禮部，而叩輔臣曰：『外人皆云陽明之事乃公爲之乎？』輔臣默然，然亦不以作怒加禍，猶爲有君子度量焉，可尙也。』公卒之兩日，廣江西之民相與弔于途曰：『哲人其瘳矣！』士夫之知者，相與語於朝曰：『忠良其逝矣！』四方同志者，且與弔於家曰：『斯文其喪矣！』久庵公爲之狀，六年而後就，慎重也。甘泉子曰：『吾志其大義，銘諸墓，將使觀厥詳於狀也。』銘曰：

南嶺嶙嶙，在浙之濱，奇氣鬱積，是生異人。生而氣靈，乘雲降精。十一金山，詩成鬼驚。志學踰二，廣信館次，裴公一言，聖學可至。長而任俠，未脫舊習，馳馬試劍，古人出入，變化屢遷，逃仙逃禪。一變至道，丙寅之年，邂逅語契，相期共語。天地爲體，物莫非己，抗疏廷杖，龍場煙瘴，居夷何陋，諸蠻歸向。起尹廬陵，臥治不庭，六月之間，百廢具興。入司驗封，衆志皆通，字于同朝，執經相從。轉南太僕，鴻臚太畜，遂巡南贛，乃展驥足。剡頭桶岡，三廣夾攻，身先士卒，卒

收奇功，蓄勇養銳，隱然有待。云胡養正，陰謀來說，詐言尊師，公明灼知，冀子往化，消變無爲。閩道豐城，及變未萌，聞變遣返，心事以明。旌旗蔽空，聲義下江，尾兵累之，北趨不從，乃擒巨賊，乃親獻馘，爭功欲殺，永也護翊，彼同袍者，反戈不怩，隱之于心，以莫不戚。憂居六年，起治思田，撫而不戮，夷情晏然。武文兼資，仁義並行，神武不殺，是稱天兵。凡厥操縱，聖學妙用，一以貫之，同靜異動。

陽明先生行狀

門人黃綰撰

陽明先生王公諱守仁，字伯安，其先琅琊人，晉光祿大夫覽之後，覽曾孫羲之少隨父曠渡江家建康，不樂，徙會稽。其後復徙剡之華塘，自華塘徙石堰，又徙達溪。有曰壽者，仕至迪功郎，乃徙居餘姚。六世祖諱綱，字性常，博學善識鑑，有文武長才，與永嘉高則誠、宗人高元章、括蒼劉伯溫友善。仕國朝，爲廣東參議，死苗難。五世祖諱彥達，號祕湖漁隱，有孝行。高祖諱與準，號遜石翁，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曾祖諱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贈禮部右侍郎。曾祖妣孟氏，贈淑人。祖諱天敘，號竹軒，封翰林院編修，贈禮部右侍郎。祖妣岑氏，封太淑人。父偉華，成化辛丑狀元及第，仕至南京吏部尙書，封新建伯。妣鄭氏，封孺人，贈夫人。繼母趙氏，封夫人。鄭氏孕十四月而生公。誕夕，岑太淑人夢天神抱一赤子乘雲而來，導以鼓樂，與岑岑寤而公生，名曰雲，六歲不言。一日，有僧過之，摩其頂曰：「有此留馨兒，卻叫壞了。」龍山公悟，改今名。遂言類異，頓發。年十一，竹軒翁攜之上京，過金山，作詩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有相者謂塾師曰：「此子他日官至極品，當立異等功名。」年十三，侍龍山公爲考官，入場評卷，高下皆當。性豪邁不羈，喜任俠。畿內石莢王勇，湖廣石和尚之亂，爲書將獻于朝，請往征之。龍山公力止之。年十七，至江西，成婚于外舅養和諸公官舍。明年還廣信，謁一齋，裴先生，異其質，語以所當學，而又期以聖人爲可學而至，遂深契之。領弘治壬子年鄉薦。己未登進士，觀政工部，與太原

喬宇廣信汪俊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姑蘇顧璘徐禎卿山東邊貢諸公以才名爭馳騁學古詩文欽差督造威寧伯王公填于河間馭役夫以十五之法暇即演八陣圖識者已知其有遠志少日嘗夢威寧伯授以寶劍既事威寧家以金幣爲謝辭不受乃出威寧軍中佩劍贈之適符其夢受焉時有慧星及靺廝猓獺上疏論邊務因言朝政之失辭極剴切明年授刑部主事差往淮甸審囚多所平反復命日事案牘夜歸必燃燈讀五經及先秦兩漢書爲文字益工龍山公恐過勞成疾禁家人不許置鐙書室俟龍山公寢復燃必至夜分因得嘔而疾衰病歸越關陽明書院究極仙經祕旨靜坐爲長生久視之道久能預知其友王思裕等四人欲訪公方出五雲門即命僕要于路歷語其故四人驚以爲神甲子聘爲山東鄉試考官至今海內所稱重者皆所取士也改兵部武庫司主事明年白沙陳先生高第甘泉湛公若水一會而定交共明聖學明年丙寅正德改元宦官劉瑾竊國柄作威福差官校至南京拏給事中戴銑等下獄公上疏乞宥之瑾怒矯詔廷杖五十斃而復甦謫貴州龍場驛丞瑾怒未釋公行至錢塘度或不免乃託爲投江潛入武夷山中決意遠遯夜至一山庵投宿不納行半里許見一古廟遂據香案臥黎明道士特往視之方熟睡乃推醒曰此虎狼穴也何得無恙因詰公出處公乃吐實道士曰如公所志將來必有赤族之禍公問何以至此道士曰公既有名朝野若果由此匿跡將來之徒假名以鼓舞人心朝廷尋究汝家豈不致赤族之禍公深然其言嘗有詩云海上曾爲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遂由武夷至廣信沂彭蠡歷沅湘至龍場始至無屋可居爰于叢棘間遷于東峯就石穴而居夷俗于中土人至必蠶殺之及卜公于蠱神不協于是日來親附以所居陰溼乃相與伐木爲何陋軒君子亭賓陽堂玩易窩以居之三僕歷險冒瘴皆病公日夕躬爲湯糜調護之瑾欲害公之意未已公於一切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尙不能遺于心乃爲石廓自誓曰吾今惟俟死而已他復何計日夜端居默坐澄心精慮以求諸靜一之中一夕忽大悟踴躍若狂者以所記憶五經之言證之一一相契獨與晦庵註疏者相抵牾恆往來於心因著五經臆說時元山席公官貴陽聞其

言論，謂爲聖學復睹。公因取朱子大全閱之，見其晚年論議，自知其所學之非，至有誑己誑人之說，曰：「晦翁亦已自悔矣。」日與學者講究體察，愈益精明，而從游者衆。時思州守遣人至龍場，稍侮慢公，諸役夫咸憤惋，輒相與毆辱之。守大怒曰：「憲副毛公科令公請謝，且喻以禍福。公致書于守，遂釋然，愈敬重公。安宣慰聞公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辭不受。既又重以金帛鞍馬，復固辭不受。及議減驛事，則力折之，且申說。朝廷威信令甲，其議遂寢。已而僅會有阿買阿札者，標掠爲地方患，公復以書詆諷之。安悚然，操切所部，民賴以甯。庚午陞廬陵知縣。比至，稽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委以詞訟，公坐視其成，囹圄清虛。是歲冬，以朝覲入京，調南京刑部主事，館于大興隆寺。予時爲後軍都事，少嘗有志聖學，求之紫陽濂洛象山之書，日事靜坐，雖與公有通家之舊，實未嘗深知其學。執友柴墟儲公，儲與予書曰：「近日士夫如王君伯安趨向正，造詣深，不專文字之學，足下肯出與之游，麗澤之益，未必不多。」予因而慕公，卽夕趨見。適湛公共坐室中，公出與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而遽至此也？」予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功。」公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卽問：「曾識湛原明否？」來日請會，以訂我三人終身共學之盟。」明日，公令人邀予至公館中，會湛公共拜而盟。又數日，湛公與予語，欲謀白巖喬公轉告冢宰，遂庵楊公留公北曹。楊公乃擢公爲吏部驗封主事。予三人者自職事之外，稍暇，必會講，飲食起居，日必共之，各相砥勵。未幾，陞文選員外郎，陞考功郎中，而學益不懈。士大夫之有志者，皆相率從游。如此二年，而湛公使安南，予與公又居一年。壬申冬，予以疾告歸，公爲文及詩送予，且託予結廬天台雁蕩之間，而共老焉。湛公又欲買地蕭山、湘湖之間，結廬與予三人共之。明年癸酉，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從游者日益衆。甲戌，陞南京鴻臚寺卿，始專以良知之旨訓學者。乙亥，朝廷舉考察之典，爲疏自劾，力乞休致，以踐前言。不允。八月，又上疏力以疾甚乞養病。又不允。明年丙子十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撫鎮南贛汀漳等處。先是南贛撫鎮，屢用非人，山谷兇民初爲攘竊，漸至劫掠州縣，肆無忌憚，遠近視效。凡在虔焚閩廣接壤山谷，無非賊巢。小大有司束手無策，皆謂終不可除。兵部尙書王公瓊獨知公，特薦而

用之。天慙疏以辭，亦不允，督旨益嚴。公遂受命。既至南轅，先嚴戰禦之法，時龍南賊二千餘突至信豐，又糾合廣東龍川、湖頭諸賊，會分隊以進，勢甚猖獗。公於未戰之先，令兵備官調兵斷賊歸路，又委官統領，前後夾擊。又曰：「此賊既離巢穴，利在速戰。」又令乘險設伏，厚集以待，及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進無所獲，退無所據。不過旬日，可以坐擒。一違節制，以軍法從事。先時在官吏書門皂及在門軍民陰陽占卜，皆與賊通，日在官府左右，詭說不惟言出于口，賊必先知，凡意向顏色之間，賊亦知之。公知其然，在此則示以彼，在彼則示以此，每令陰陽擇日，日者占卜，或已吉而不用，或欲用而中止，每勵兵蓐食，令俟期而發，兵竟不出。賊各依險自固，四路設伏，公潛令三省兵備官各率兵從徑道與賊交鋒，前後大戰數合，擒斬首俘獲無算。餘黨奔聚象湖山拒守，諭令伴言犒軍退師，俟秋再舉，密探虛實，乘賊懈弛，以護送廣東布政使邵蕡爲名，選精兵一千五百當先，重兵四千二百繼後，夜半，自率數十騎至，密招前軍來，令分三路，各銜枚直趨象湖山，搗其巢穴。選精兵一千五百當先，重兵四千二百繼後，夜半，自率能凌絕谷，超距如飛，復據上層峻險，四面飛打滾木礮石，以死拒敵。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三省所發奇兵復從間道鼓噪突登，始驚潰大敗。我兵乘勝追殺，擒斬俘獲無算，墜崖壑而死者不可勝計。餘黨復入流恩山岡等巢，與諸賊合勢。明日復戰，賊又不利，遂入廣東界上黃蠟樟溪大山賊酋詹師富等恃居可塘洞山寨，聚糧守險，勢甚強固。公命分兵五路攻擊，與賊連戰，令知府鍾湘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處，擒斬俘獲益多。其脅從餘黨悉願攜家以聽撫安。公委官招撫，復業者四千餘人。又令僉事顧應祥等委官統領軍兵，會同福建剋期進剿，揚言班師，出其不意，從牛皮石嶺脚等處分爲三哨，鼓噪並進。賊膽顧不暇，望風瓦解。攻破古村柘林白土村赤石巖等巢，直搗箭灌及攻破水竹大重玩苦宅溪清泉溪日羅南山等巢，直搗洋竹洞三角湖等處，前後大戰十餘，俘獲四千人，有奇。牛馬貨物無算。嘗上疏申明賞罰，以勵人心，因請勅便宜行事，及請令旗令牌，不報。及是大庚南康上猶三縣峯賊虜掠居民，廣東湖頭等處強盜大鬣等三千餘徒突圍南康縣，殺損官兵，與湖廣桂楊廣東樂昌等巢相聯，盤據流

劫三省時兵備等官請調三省狼獾等兵與官剿。又上疏論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仍請便宜行事期于成兵夾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勸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日翦月削可使漸盡復請添設清平縣治通鹽法以足兵食會湖廣巡撫都御史秦公金奏請夾勦疏下復上疏議處兵糧事宜六月召知府季敷縣丞舒富等密授方略領兵分剿生擒賊酋陳日能等搗其巢俘獲賊黨無算又上疏論三省交割方略先是屢清勅便宜行事衆皆笑公爲迂惟尙書王公慨然曰「朝廷此等權柄不與此等人用又與誰用我必與之」故因公疏覆議奉旨改公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賜勅書及前所請旌牌便宜行事延議以公前攻破長富村象湖山可塘洞諸處擒斬首從賊級數多降勅獎勵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時汀漳左溪賊酋藍天鳳與贛南上新穩下等洞賊酋雷鳴聰高文輝等相結盤據千里荼毒三省公與諸從事議曰「諸巢爲患雖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我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勢如破竹矣」議既決命指揮鄭文帥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帥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橫水與諸軍會命副使楊璋參議入縣丞舒富帥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親帥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橫水與諸軍會命副使楊璋參議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是月初七日各哨齊發初十日進兵至坪會間諜調知各險隘皆設袋木礮石公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乃自率兵乘夜遂進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塹設堦示以久屯之形復遣官分帥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齎銳砲鉤鏹使由間道攀崖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旛幟熟茅爲數千窳度我兵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日黎明公進兵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砲聲如雷煙焰四起我兵復呼哨分逼銃箭齊發賊皆驚潰失措以爲官兵盡破其巢遂棄險

退走。公預遣千戶陳偉、高容分帥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衰木礪石。我兵乘勝驟進，指揮謝景、馬廷瑞、兵由間道先入，悉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橫水既破，遂乘勝進攻左溪，擒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什物不可勝算。會霧雨連日，公令休兵犒勞。是月二十七日，宮兵乘勝進攻桶岡。公復議桶岡天險，四山壁立，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谷，不覩日月。因詢訪鄉導，賊所由入，惟鎖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皆假棧梯壑，窺絕壁而上。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令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揚振威聲，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不從，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縱所獲桶岡賊鍾景、鮑入賊營，期以翼日早，使人於鎖匙龍愛降。賊方恐，集衆會議。又遣縣丞舒富帥數百人屯鎖匙龍，促使出降。遣知府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戩入葫蘆洞，皆于是月晦日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明早冒雨疾登，賊會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猶驅其男婦千餘人據內隘，絕險隔水爲陣以拒。我兵渡水前擊，復分部左右夾攻，賊不能支，且戰且卻。及午，雨霽，各兵鼓奮而前，賊乃敗走。桶岡諸巢悉年，親行相視形勢，據險之隘，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徭，斷其往來之路。又進兵攻穩下、朱坑等巢，悉平。又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兵二千餘，分屯茶寮諸隘，餘兵令回近縣休息。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歸。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又疏請三縣適中之處立崇義縣，移置小溪驛于大庾縣城內，使督兵防遏。瀾頭、賊會池、大鬚等聞橫水諸巢皆破，始懼加兵，乃遣其弟池仲安等率老弱二百餘，徒赴軍門投降，隨衆立效。意在緩兵，因窺虛實，乘間內應。公逆知其謀，乃陽許之。及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十一月，池、大鬚等聞復破桶岡，益懼，爲戰守備。公使人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非虞官兵也。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等，壇兵仇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因趣伐木開道，將回兵瀾頭，取道往征之。賊聞之，且喜且懼。盧珂

鄧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爲池大鬚所脅，而三人者獨深忌之，乃來告變。云池大鬚僭號設官，及以僞授盧珂等，金龍竊王官爵印信來首。公先已諜知其事，乃復陽怒不信，遂械繫盧珂，而使密諭其意。珂遂遣人歸集其衆，待時而發。又使人往諭池大鬚，且密購其所親信頭目二十人，陰說之同部下百八十人，使自來投訴。還轅，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賊衆皆喜，遂弛其備。池大鬚等乃謂其衆曰：「若要伸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勸破。」率其麾下四十人自詣贛。公使人探知池大鬚已就道，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候報而發。又使人督集盧珂等兵，俱至令所屬官寮，以次設羊酒，日犒池大鬚等，以緩其歸。會正旦之明日，復設犒于庭，先伏甲士，引池大鬚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寘于獄斬之。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入巢，諸哨兵皆從各徑道以入，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令水直搗下湖大巢，與各哨兵會于三湖。先是賊徒得池大鬚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分投出禦，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于龍子嶺。我兵聚爲三衝，犄角而前，大戰良久，賊敗。復奮擊數十合，遂克上中下三湖。各哨官兵遙聞三湖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潰敗。遂進攻九連山。于是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爲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佯應之。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爲我兵，併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公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潛遯，邀擊而悉俘之。前後擒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器仗什物不可勝計。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人，及遠近村寨，一時爲賊所驅，從惡未久者，窮蹙計迫，聚於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降。遣刑詢驗實量，加責治，籍其名數，悉安插於白沙，相視險易，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贛人皆戴香遮道而迎，爲立生祠，又家肖其像，而歲時祭禱，上疏乞休致，不允。又以龍川諸處係山林險阻之所，盜賊屯聚之鄉，當四縣交界之隙，乃三省閭餘之地，政教不及，人迹罕到。其間接連閩廣，反覆賊巢，動以百數。據而守之，眞足控諸賊之往來，杜奸

宥之潛匿。遂疏請于和平地方建設和平縣治以扼其要害。又以大賊曾嬰福全高仲仁李斌吳玘等邀路劫殺軍民，攻掠郡縣，通三省將官剿平，上三省夾剿捷音疏。朝廷論功行賞，陞右副都御史，廕子一人錦衣衛世襲百戶，寫勅獎勵。懇疏辭免，乞原職致仕。溫旨慰留。因奏平定廣東韶州府樂昌縣等賊捷音，例加陞子本衛世襲副千戶。在贛雖軍旅擾擾，四方從游日衆，而講學不廢。褒崇象山陸子之後，以扶正學。贛人初與賊通，俗多鄙野，爲立保甲十家牌法，於是作業出入皆有紀，又行鄉約，教勸禮讓。又親書教誡四章，使之家喻戶曉。而贛俗不變，贛人多爲良善，而問學君子亦多矣。十四年正月，再疏乞放歸田里。當路忌公，欲從其請。王公瓊逆知宸濠必將爲變，一日召其屬主事應典曰：「我實王某于江西，與之便宜行事者，不但爲溪洞諸賊而已，或有他變，若無便宜行事勅書旗牌，將何施用？」時福建有軍人進貢等之變，王公曰：「此小事，不足煩王某。但假此以牽便宜勅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爾可爲我做一題稿來看。」稿成，具題降勅與公曰：「福州三衛軍人進貢等協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參奏定奪。」時濠陰謀不軌，亦已有年。一日令安福舉人劉養正往說公云：「甯王尊師重道，有湯武之資，欲從公講明正學。」公笑曰：「殿下能舍去王爵否？」既而令門人冀元亨先往與濠講學，以探其誠否。元亨與語矛盾，濠怒遣還，密使人殺於途。不果。公以六月初九日自贛往福建，勘事。十五日，至豐城縣界，典史鄧人報濠反狀。繼而知縣顧泌具言之。公度單旅倉猝，兵力未集，難卽勤王，亟欲溯流趨吉安。南風方盛，舟人聞濠發千餘人來劫公，畏不敢發，乃以逆流無風爲辭。公密禱于舟中，誓死報國。無何，北風大作，舟人猶不肯行，拔劍馘其耳，遂發舟。薄暮，度勢不可前，潛覓漁舟，以微服行。留廨下一人服已冠服，在舟中。濠兵果犯舟，而公不在。欲殺其代者，一人曰：「何益？」遂捨之。故追不及。是夜至臨江，知府戴德孺喜甚，留公入城調度。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吉安爲宜。」又以三策籌之曰：「濠若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則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則勤王之事尙易爲也。」行至中途，恐其速

出，乃爲間諜，假奉 朝廷密旨，先知甯府將反，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秦金及兩京兵部各命將出師，暗伏要害地方，以俟甯府兵至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公文各縫置袷衣絮中。將發間，又捕捉僞太師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其覘知。公卽伴怒，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遽獲優人，果於袷衣絮中搜得公文，遂疑不發。十八日至吉安，知府伍文定甚喜，軍民皆遮道呼號。公入城撫慰，兩上疏告變，請命將征討，以解東南倒懸。奏至，王公瓊揚言於朝曰：「王某在南贛，必能擒之。不久當有捷報至。但 朝廷不命將出師，則無以壯其軍威。」時濠畜養死士二萬，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萬數。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脅從之人，又六七萬，虐焰張熾。公以百數從卒，退保吉安，遙爲牽制之圖。遠近軍民劫于濠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公率知府伍文定、戴德孺、邢珣、徐璉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效義勇，會計應解留錢糧，支給糧賞，造作軍器戰船，奏留公差回任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約會鄉官致仕右副都御史王懋忠、養病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御史張鼐、山赴部調用僉事劉蓋，依親進士郭持平，致仕副使劉遜，參政黃繡，間任知府劉昭等，相與激勵忠義，曉諭禍福。調度已定，移檄遠近，宣布 朝廷仁德，暴濠罪惡。濠始覺爲公所欺，亟欲引兵而出。公謂急衝其鋒，攻其有備，皆非計之得也，始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然後尾而圖之。先復省城，以搗其巢穴，彼聞必回兵來援。我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濠果使人深公未出，先發兵出之南康、九江，自居省城，以禦公。七月初二日，濠又使人探公兵果不出，乃留兵萬餘，屬其腹心。宗室及儀賓內官并僑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省城，自引兵向安慶。公知其出，遂急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于臨江樟樹鎮，身督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太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伍文定攻廣潤門，邢珣攻順化門，徐璉攻惠民門，戴德孺攻永和門，胡堯元、童琦攻

章江門，李美攻德勝門，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談儲王緯李楫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罅，從旁夾擊，以佐其勢。又探得濠伏兵千餘于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登市汊誓師，且申布朝廷之威，再暴濠惡。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城，三鼓不克，誅其伍，四鼓不克，斬其將。誓已，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奮，薄暮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砲石弩機毒之械無不畢具。及我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聞我師四面驟集，莫不震駭。我師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倒戈而奔，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祺權及僞太監萬銳等千餘人。宮眷縱火自焚，延燒居民房屋。公令各官分道掠火，撫定居民，釋其脅從，封其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其脅從布政使胡廉，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皆自上江西捷音疏，仍分兵四路追躡。是時濠攻安慶未下，親自督兵運土填塹，期在必克。及聞我兵至豐城，大恐，即欲回舟。李士實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濠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歸援。先是兵至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公以九江南康皆以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關。安慶之兵僅僅守自，必不能援我于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而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懼，因而併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本根，勢必歸救。則安慶之圍可解，濠亦可以坐擒。果如公料，及議所以禦之之策，衆謂宜歛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方援兵。公獨謂宜先出銳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矣。是日撫州知府陳槐引兵亦至。公遣伍文定刑珣戴德孺徐璉其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濠亦先使精悍千餘人從間道欲出，公不意攻收省城，偶遇于某處，遂交戰。我兵失利，報至，公怒甚，欲以軍法斬取伍文定刑珣戴德孺徐璉等首，乃自帥兵親戰。或以敵鋒方交，若即斬其首，兵無統領而亂，俟各奮勵以圖後效。明日各帥兵奮死

以戰大敗之。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賊兵。陳槐、胡堯元、童琦、談儲、王暉、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領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佈，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濠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公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伴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伍文定、余恩督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合勢夾攻，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奔走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勢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衆稍遁散。濠震懼，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銀百兩，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瑛引兵至，公以九江不敵，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躡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致九江，知府曾瑛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卻，死者數十人。公急令人斬取先卻者，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甯王舟，甯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兵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公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甯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甯王副舟，衆遂奔散。甯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甯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李士實、劉養正、元帥參贊尙書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數百餘人，被執者從宦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果、布政使梁辰、都指揮鄭文、馬驥、白昂等，擒斬

賊黨三十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互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公復遣官分路追剿，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之于樵舍，大破之。於吳城又破之，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濠既擒，衆執見公，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所有，請降我庶民可乎？」對曰：「有國法在。」遂令送至囚所。公既擒濠，欲令人獻俘，慮有餘黨沿途竊發，欲親解赴闕。因在吉安上疏乞命將出師。朝廷差安邊伯許泰爲總督軍務，充總兵官，平廣伯江彬爲提督等官，左都督劉鞏爲總兵官，太監張忠爲提督軍務，張永爲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并體勘濠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官眷等事。太監魏彬爲提督等官，兵部侍郎王憲爲督理糧餉，往江西征討。至中途，聞捷報，計欲奪功，乃密請上親征。上遂自稱爲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往江西親征。廷臣力練不聽，有被杖而死者。江彬許泰劉鞏張忠張永魏彬等先領兵由大江至，入居城中，人馬填溢衢巷，至不可行。乃倡言誣公始同濠謀反，因見天兵倅臨征討，始擒濠以脫罪，欲并擒公爲己功。公于官軍慰勞有加，病有者之醫藥，死者爲之棺斂，間自行撫衆，心皆悅。初見彬輩，皆設席于傍，令公坐。公乃佯爲不知，遂坐上席。轉傍席于下，以坐彬輩。彬輩銜之，出語誚公。公以常行交際事體諭之，左右皆爲公解，遂無言。公非爭一坐也，恐一受節制，則事機皆將聽彼而不可爲矣。又欲置濠湖中，待駕至列陣擒之，然後奏凱論功。公竟發南昌，數遣人追至廣信，不聽。戴星趨玉山，度草率上疏力止，以爲：「濠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探輦轂之動靜，日無停迹。廣置奸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奸黨，爲博浪荊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下，式昭天討。欲付部下各官押解，恐舊所潛布乘隙竊發，或致意外之虞，臣死有餘憾，況平賊獻俘，固國家常典，亦臣子職分。臣謹于九月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濠并宮眷逆賊情重人犯督解赴闕。」行至廣信，聞報疏上不聽。既抵杭，謂張永曰：「西民久遭濠毒，經大亂，繼旱災，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奸黨羣應，土崩之勢成矣。然後與兵平之，不已難乎？」永深然之，徐曰：「吾此出爲君側羣小欲調護而默輔之，非

掩功也。但將順天意，猶可挽回。萬一苟逆之徒，激羣小之怒，何救于大事？公始深信，以濠付之。復上捷音，以爲宸濠不軌之謀已蹶一紀，今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略所致。以此歸功總督軍門，以止上江西之行。稱病，滯慈寺。張永在上前備言公盡心爲國之忠之功，及彬等欲加害之意。旣而彬等果誣公無君欲叛，上不信。又言此旣不信，試召之，必不來，則可知其無君矣。上乃召公。公即奔南京。龍江關將進見，忠等皆失意，又從中阻之，使不見。公乃以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永聞知，又力言于上曰：「王守仁實忠臣，今聞衆欲爭功，欲并棄其官，入山修道。」由是上益信公之忠。公復還江西視事。西人皆家肖公像，歲時報祀，猶夫贛焉。十五年閏八月，四乞省葬，節奉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剿殺，氣節可嘉。已有旨著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說。」故復領巡撫事。江西兵殘之餘，宗室人民凋敝之甚，官府衙門居民房屋燒毀殆盡。公爲之賑恤，綏勞撫定，奏免租稅。又將城中沒官房屋，及濠違制宮室，與革毀一應衙門，皆修改爲公廨。濠占奪民間田地山塘房屋，遵奉詔書給還原主管業。其餘照依時估變賣，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軍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餘羨收貯布政司，用備緩急。是年月上晏駕，今上皇帝登極，特降璽書曰：「爾昔能剿平亂賊，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勅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於二十日，公馳驛起程。爲輔臣所忌，潛諷科道建言，以爲朝廷新政，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晏賞之事。行至中途而返。道經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制曰：可。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又具疏辭免，慰旨益勤。本年十二月內，該部題爲捷音事，議封公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賜勅遣官獎勞慰諭，錫以銀幣，犒以羊酒。乃封公新建伯，奉天翔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累疏辭免，欲朝廷普恩賞于報效諸臣，又極言舉人冀元亨因說宸濠反爲奸黨，構陷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仇，抱冤齎恨，願盡削己官，移報元亨，以贖此痛。

先是元亨在獄，又爲移咨六部申理其寃。及元亨死，又爲移文湖廣兩司，優恤其家屬。元年丁父海日翁憂，四方來游其門益衆。科道官迎當路意，以僞學舉劾服闋，輔臣忌公才高望重，六載不召。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禮部尙書席公書爲疏，特薦公及石滌、楊公曰：「生在臣前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見一人，曰王守仁。」皆不報。丁亥，田州土知府岑猛之亂，提督都御史姚鏞不克成功。張公孚敬拉桂公尊同薦，桂公不得已，勉從薦公。得俞，旨兵部奉欽依，差官持檄授公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鏞勸處彼中事情。上疏辭免，尙書胡世濬、李承勛自代，不允。上與楊公一清曰：「若姚鏞不去，王守仁決不肯來。」遂令鏞致仕，又降旨督趨赴任。旨云：「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舒朕南顧之懷。姚鏞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敦取赴任行事，該部知道。」予時爲光祿寺少卿，具疏論江西軍功，及薦公才德，堪任輔弼。上喜，親書御劄，并疏付內閣議。楊公一清忌公入閣，與之同列，乃與張公孚敬具揭帖對曰：「王守仁才固可用，但好服古衣冠，喜談新學，人頗以此異之，不宜入閣，但可用爲兵部尙書。」桂公知，遂大怒詈予，潛進揭帖毀公。上意遂止。公遂扶病蒞任，沿途涉歷訪諸士夫，詢諸行旅，皆云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爲亂者，皆當事諸人不能推誠撫安以至之。上疏謝恩，極言教亂之由，平復之策。十二月，楊公一清與桂公尊謀恐事完回京，復命見上，予與張公又薦之，上必留用。又題命公兼理巡撫。奉聖旨：「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寫勅與他。」咨到，又力疏辭免，舉致仕都御史伍文定、刑部左侍郎梁才自代，不允。建議大約以爲進兵行剿之患，罷兵行撫之善，十與夫二幸四毀之弊。時布政使林富、紀功、御史石金，皆以爲然。至南甯府，乃下令盡徵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乃使分留南甯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思田二府目民盧蘇、王受等，聞公來，知無必殺之心，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公至之不速。既至，又見防守之兵盡撤，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先赴軍門，斬

告公諭以「朝廷威信，天開更生之路，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投見號，哀控訴，公復諭以朝廷恩德，卜蘇受于軍門，各杖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曰：「今日有爾一死者，是朝廷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入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公隨至其營，撫定餘衆，莫不感泣，歡呼感恩，誓以死報，殺賊立功，以贖前罪，公復諭以「朝廷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室家，及時耕種，脩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剿除，待爾等家事稍定，徐當調發，於是又皆感泣歡呼，遂委布政林富，總兵官張祐，分投安插，督令各歸復業，既而上疏，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宜仍立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猶以爲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則又備歷田州，思恩，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以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長目，率皆以爲善，又詢諸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反覆其辭，更互其說，請田州仍立岑氏，後爲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又以田州既設流官，宜更甚府名爲田寧，蓋取「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甯」之謠，至于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又按視斷藤峽諸處，盜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峒，連絡數十餘巢，盤互三百餘里，彼此犄角，結聚憑險，流劫郡縣，檄參將張經，會同守巡各官集議，于是命漳州衛指揮馬文瑞，永順統兵宣慰彭明輔，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宣慰彭九霄，辰州等衛指揮彭飛等，分兵布哨，以永順土兵進剿牛腸等賊巢，保靖土兵進剿六寺等賊巢，先生賊酉，調知公住劄南甯，寂無征剿消息，又不見調兵集糧，遂皆怠弛，不以爲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倉惶失措，擒斬賊酉，及黨與頗多，餘賊退散，復據仙女大山，我兵追圍，拔大緣崖，仰攻，復大破之，乘勝攻破油榨石壁大陵等巢，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我兵追急，爭渡溺死者無算，斬獲首從，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不可勝計，還兵漳州府住劄，復進剿仙臺諸賊巢，諸軍吏各率永順保靖壯兵爭先陷陣，賊又大敗，奔入永安邊界立山將險結寨，乃摘調指揮王良輔，并目兵彭愷等分路

並進，四面仰攻。賊敗散。命林富、張祐分投密調各目兵。盧蘇王受等分道進剿。前後生擒斬獲并俘獲男婦頭首器械殆盡。以八寨之地據其要害，欲移設衛所，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迭相引帶，視親臨。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則。蓋南丹、衛僻在廣西極邊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於是移築於周安堡。當八寨之中，以阻扼其道路之衝。則柳慶諸賊不必征剿，皆將效順服化。思恩舊在寨城山內，尚歷高山數十餘里，令移于荒田地方。四野寬衍之處，開闢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便。移鳳化縣治於虞鄉，爲立麻字屬之。思恩于宣化、思龍地方添設流官縣治。是皆保治安民之要。增築守鎮城堡于五屯，以壯威設險。仍選取協守諸兵及附近土寨目兵，智略忠勇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令參將兵備等官時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則賊勢自摧。將思田分設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衆所信服者管之。節疏奏請定奪。奉旨：「王守仁受命提督軍務，蒞任未久，乃能開誠宣恩，處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率衆歸降，罷兵息民，奇功可加。寫敕差行人齋去獎勵，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布政司買辦羊酒送用。」九月八日，行人馮恩齋至廣城。是時公已臥病月餘，扶病疏謝，而病勢日篤，猶力矍視事。年十五歲時，夢中賞得句云：「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莫知其謂。至是舟至烏蠻灘，舟人指曰：「此伏波廟前灘也。」公呀然登拜，如夢中所見。因誦夢中詩，嘆人生行止之不偶云。十月初十日，復上疏乞骸骨，就醫養病。因薦林富自代。又一月，乃班師。至大庾嶺，謂布政使王公大用曰：「爾知孔明之所以付託姜維乎？」大用遂領兵擁護，爲救匠事。廿九日至南康縣，將屬織家童問何所矚。公曰：「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纔見得數分，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爲可恨耳。」遂逝。昇至南安府公館而斂。樞經南贛，雖深山窮谷男女老弱皆縞素匍匐哀泣，若喪考妣。凡所過江西地方，行道之人無不流涕者。訃至，桂公夢欲因公乞養病疏參駁害公，令該司匿不舉，乃參其擅離職役，及處置廣西思田八寨恩威倒置，又詆其擒濠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先此張公孚敬見公所處，岑猛諸子及盧蘇王受得宜，征剿八寨有方，奏至甚喜，極口稱頌，謂予知人之明。又述在南京時與言惓惓欲公之意曰：「我今日

皆承望風旨，反肆彈劾。雖平日雅好公者，方公成功時，亦心害其能。考察之歲，承輔臣意，有功如邢珣、徐璉、陳槐、謝源等皆黜之。則國典之所以議功議能者安在哉！予以女許公之子，蓋憫其孤而撫之。汪公鉉因予，爭張公大同等之征，當別其善惡，不當玉石俱焚。張公怒，汪迎其意，劾予回護。屬官鄒守益難居大臣，調予邊方參政。賴聖明復職。汪又爲疏論公僞學，及指予皆爲黨邪不忠。予又爲疏明諍大同之心，又明公學術之忠國，及予所以憫予許婚。攜撫皆非得已。疏上，亦賴聖明拔之。嘗因察公與守益之無辜。於乎！公旣困屈，沒齒尙尤不免，則公與予平生所期何如，而皆僅止此者，豈非天與命也。悲夫！予正憲正德，將以是年仲冬十一日奉公柩葬於洪溪之高村，爲次其世行功爵，及所以致謗者，乞銘于宗工。幸憐而屬筆焉，以備他日太史氏之擇。謹狀。

祭文

親友祭文

石潭汪俊（禮部尙書）

惟公豪傑之才，經綸之業，習坎心亨，窮標峻揭，勳名旣懋，德譽亦隆。陽明之稱，走卒兒童，維吾兄弟。投分最早，坐或達旦，何幽不討。忽謫萬里，執手贈言，誓將結茅，待子雲煙。公茲東來，曰「予無樂，樂見故人，來踐舊約。」旗旆央央，流水瀾瀾，公私皇皇，或臥或起。乃重訂約，「其待予歸，歸將從容，山邀水嬉。」公旣奏凱，吾治吾館，忽聞訃音，乃以喪返。嗚呼！公有大勞，國史輝煌，公有心學，傳者四方。公何以沒，吾何以傷，交情未竟，公進此觴。嗚呼！哀哉。

北原熊浹（吏部尙書南昌人）

於乎！公有安危，朝廷重輕，公有進退，世道升降，公有存亡，聖學晦明，公之生也，士如寐覺，民如醉醒，吏振循良之化，將知仁義之兵，寇賊奸宄，逆節不敢以復萌，譬如祥麟威鳳，一見於海嶽，羣鳥百獸，率快靚以飛鳴。公之死也，士迷嚮往，民壞長城，吏肆貪殘之虐，將無紀律之馮，不逞餘孽，四方嘯聚而橫行，譬如山崩梁折，物害民殃，徒奔

走而無甯。在昔江藩不軌，荷義舉兵，談笑而清。今幾何年，元惡大愆已湮沒而無形，曠恩厚德，尚爾如生。方公之歸也，幸其鱣堂載啓，木鐸揚聲，斯文未喪，庶幾有與。其再出也，意其入秉鈞衡，輔成聖德，豈期仗鉞，不得一日立乎。朝廷儻然長逝，豈厭世濁之不可撓，抑天不憖遺，俾我民之失典刑。雖然，可盡者公五十七年之身，其不可盡者，與天地相爲終始之令名。豫章爲公過化之地，浹等遙瞻靈輿，匍匐往迎，豈無昭假，以慰徽誠。此又不得以天下哀而奪吾黨私公之情。嗚呼哀哉！

誠齋汪鏞（兵部尚書）

惟公擅華國之文，奮匡君之節，懷希聖之心，彰伐叛之烈。一代之英，萬夫之傑，追韓范以驅馳，兼朱程而教設。夫何梁木忽傾，台星俄折，章水咽而不流，楚雲愁而四結。豈物理之乘除有數，抑造化之無常者，不可以臆決。鉞叨繼公後，亦惟遵公之轡。辱公深知，大懼累公之哲，不敢以公所不屑者而自屑也。旅榭搖搖，瀉椒漿以薦潔。陳詞未竟，自貽無窮之咽。

胡東臬（四川廉使）

嗚呼哀哉！公其可死乎！母太夫人，孰爲之養？瑩瑩遺孤，孰爲之撫而成之乎？其大者，聖明堯舜，方倚公爲臬；四方未甚迪亂，正倚公神武之功以鎮定之，而公其忍死乎？又其大者，聖學不明，幾千百年於茲，賴公良知之學以昭揭之，雖其妙契獨得，亦天之有意於斯世斯人，故屬公以先知先覺之責，公之門人滿天下，固不無如顏如閔如參如賜者出於其間，足以繼往開來，永公之傳於不朽，然公不及親見其道之大明大行於天下，公其忍死矣乎？嗚呼哀哉！雖然，功在社稷，道在人心，文章在遺書，母老子幼而有二仲之賢爲可恃，且死王事，公復何憾，予又安得戚戚於生死之間乎？獨相去萬里，不得執手永訣，親視含殮，爲可恨耳。茲以兵事就道，臨風一奠，以寄吾哀，而萬一之私曷其有涯也邪！

徐靈

嗚呼！先生有汲長孺之直而辭不至於戇；有張晉公之忠而謀不至於疏；有朱晦菴陸象山之讀書窮理穎悟直截，而存心致知不至於偏廢。方其夷江左之大難也，浩然歸志，自謂得所欲矣。及聞百粵之亂也，應召而起，履險若夷，功以時建，大彰德威。中道而殞，輿輿以歸。嗚呼！先生而止於斯耶！吾子曰：愛受教門下，先生愛重，匪特親故。先十年而卒，先生哭之慟。孰謂吾今之哭先生，猶先生之哭吾子也。嗚呼痛哉！壽夭天也，生順死安，吾豈爲先生憾。然朝廷失重臣，斯文失宗主，幼子失所怙，嗚呼痛哉！敬陳薄奠，聊寄痛哀。魂兮耿耿，鑒茲永懷。

儲良材（巡按御史）

嗚呼！先生勳業文章，聲光榮遇，夫人能知之，亦能道之，夫復何言！客歲云暮，柩臨南浦，良材等載奠載奔，小大莫處。想其道玉山，歷草莽，東望會稽，先生故里也。搖搖旅魂，庶其甯止。嗚呼！異土之殞數也，道丘之敦仁也。數以任其適然，仁以歸於至當。君子也，尙何言哉！

儲良材

嗚呼！濂洛云逝，斯道攸仰。公啓絕學，允協于中。鑰蔽發蒙，我知孔良。允文允武，綏我四方。爾方既同，公歸江東。童冠二三，春風融融。岑寇匪茹，跳梁三紀。維公來止，載囊弓矢。南夷底績，公旣彌留。八百其哀，況我同儕。小人靡辨，君子曷宗。羞我黃流，爲天下慟。嗚呼哀哉！

王堯封（右副都御史）

嗚呼！先生以純粹之資，剛毅之氣，通達之才，雄渾之文，心得之學，今焉已哉！方其抗逆豎也，而奸黨息；殲叛宗也，而天下安化。搖擗也，而邊夷格。帝念厥勳，爵位載錫，聲光洋洋，簪纓奕奕，今焉已哉！方今聖明在上，勵精唐虞之治，天奚奪之速，而顧不憚遺，以共殲厥成耶！嗚呼！天宅茫茫，至難謀也。寒蟄啣啣於月，鸞鳳淪沒於岑丘，蕙

蘭靡靡於蔓草，蕢施蕃盛於道周，慨物運之不齊，於天道乎奚尤於乎先生，其已焉哉！堯封等竟陳詞兮酌醴，靈彷彿兮淹留。

王暉

嗚呼！先生排奸觸忌，忠則烈矣；蒙難考貞，節則甘矣；戡亂靖戎，功則懋矣；修辭立教，文則崇矣；攜謙下士，德則允矣；明誠合一，道則章矣。忠足以名世，而孤忠諛箴弄之黨，節足以名世，而奪循資固寵之習，功足以名世，而基社稷無疆之休，文足以名世，而洗杜撰鑿空之陋，德足以名世，而動凌高厲空之志，道足以名世，而破支離偏曲之學。然則先生之生也，雖謂其隨之以存，先生之死也，孰謂其隨之以滅，如有作者，其不可及已夫。嗚呼先生！

有司祭文

吉安府知府張漢等

於乎先生！弘毅剛大，履險涉崎，忠孝文武，爲學者師。任崇正黜邪之責，而功同孟氏，合知行動靜之一，而道傳子思。問罪與思，堂堂豫章之陣，而懷來安輯，正正百粵之旗。方南仲奏春風之凱，而武侯星殞，乃龍蛇邁康成之夢，而學者與悲。六經之迷途，誰指明堂之梁棟，誰文誰作萬里之長城，誰窺一貫之藩籬，豈非天奪。朝廷之楊綰與吾黨之濼溪漢，等晚生末學，敬仰光休，矧廬陵望邑，爲先生過化舊邦，而流風餘韻，爲先生之山斗門牆，邇姚江而源流滾滾，瞻五嶺而雲樹蒼蒼。計聞螺浦，悲傷旁皇，徒使吾黨德鋼道範之望，付之於無何有之鄉。有莫椒漿，有淚淋漓，隨風載拜，先生其來嘗。

南昌府儒學教授廖廷臣等

惟公以心會道，倡學東南；以義與師，討平逆藩。天子曰「郁」，爰錫公爵，四方景之，泰山喬嶽，公方東歸，江漢龍飛，冀公憑翼，道與時照，固天下之延頸，實我公之優爲。詎意百粵羣醜，尋兵潢池，僉曰「平」之，匪公弗宜。」拜

命南征，蠻方不敝。經略彌年，委身勞瘁。連章乞歸，公疾乃革。天不憖遺，斯文之厄。嗚呼！公之功業，似若未竟；公之道，德曷繫存亡。蓋功雖以存而建，道不以死而弗彰，公無憾矣。

玉山知縣呂應陽

嗚呼哀哉！銅柱標伏波之勳，峴碑墮羊公之淚。嗚呼哀哉！明堂遺棟石之思，稽山還英靈之氣。嗚呼哀哉！邊陲罷鎖鑰之防，章綫奪著龜之恃。殲我哲人，豈其躬瘁。應陽等竊嘗淑公緒論，恨未登其庭也。來吏茲土，聞諸異時，逆藩拂經，不曰是膺伊、稷、倬之奮義，實夫子之先聲。不然，雖竭西江之水，未足以洗數年之兵。是則公之澤在天下，而西人再造于公，世世德也。靈輻何來，載疑載驚。今也號咷，昔也懼迎。我奠我奔，願百其身。公乘白雲，厥鑒孔神。而陽耿耿于平日者，猶未能盡。嗚也。

門人祭文

顧應祥應良

嗚呼夫子！天其憫俗學之卑陋，而生此真儒耶？何栽培之獨厚也？其眷聖上中之興，而生此賢佐邪？又何遽奪而使之不壽也？嗚呼夫子！今不可作矣。斯道斯民，真不幸矣。夫復何言！夫復何言！尤所私通者，妙道精義，不可復聞。霽月光風，不可復見矣。將使未學，俛俛可受而不可傳邪？嗚呼哀哉！敬陳遠奠，封寄潺湲。盛德大業，言莫能名。至痛深悲，辭莫能宣。

黃宗明

自道術爲天下裂，而人不知其有己，忘內逐外，誇多鬪靡，搜羅訓詁，立世亦職。孔孟既遠，濂洛亦逝，豈無豪傑，如草廬氏，覺彼暮年，精力隨弊。金溪之學，爲世大忌。惟我夫子，丰神凜異，少也雄傑，出入亦幾鬼神通思。精誠徑詣，汎掃支離，收功一致。哀我人斯，開關啓閉，良知之說，直截簡易，無俟推求，無不該具。順我良知，罔行或悖，逆瑾扇惑，

舊官盡繫，公獨危機，從容就理。誦官蠻貊，艱難罔顧。汀嶺賊起，公搃兵符，獷狡既殄，老稚歌呼。藩王稱亂，海內憂虞。夫子倡義，一鼓獻俘。岑氏構禍，東南騷騷。五六年間，財耗兵逃。公撫循之，鞭笞其豪。事適機宜，畏威懷德。出其死力，裹糧滅賊。八寨奇功，神武難名。十年命將，手提重兵。人口勞止，馳驅靡甯。先生再至，寂無軍聲。講學其間，朝夕靡停。運籌決策，賊以計平。出入兩廣，瘴癘傷生。積成疾疫，中道殞傾。於乎痛哉！夫子之教，如揭日月，人方瞻仰。斯文遽絕，夫子之忠，功在社稷，身死未幾，謗謗交集。世路險巇，人言易訛，命也如何，憂患實多。某自服膺，十有餘年，奔走畏途，舊學就捐，孤負教育，誰執其愆。今茲矢心，听日勉旃，啓夕踴奠，號呼旻天。明發赴官，敢附告焉。嗚呼哀哉。

魏良器

嗚呼，先生遽止於斯邪！振千年之絕學，發吾人之良知，靡用志以安排，曷思索而議擬，自知柔而知剛，自知顯而知微。挽人心於根本，洗末學之支離。真韓子所謂功不在禹下，障百川而東之。使天假先生以年，大明此道，斯世殆將皞皞而熙熙。於乎！曾謂先生而遽止於斯邪！王癸甲乙之歲，坐春風於會稽，先生播某於陽明之麓，放舟於若耶之溪，徘徊晨夕，以砭其愚而指其迷，已而已而，今不可得而復矣。嗚呼！天果有意於斯道耶？何嗇我先生之期，願天果無意於斯道耶？則二三子在焉，苟不忘先生之教，其傳猶或可期。洋洋如在之靈，尚其陰隙而默相之。於乎章江之水，其流湯湯，既羞我殺，爰薦我觴，視靈輻之既駕，愴予衷之皇皇。

應典

維公學承千聖之傳，道闡諸儒之祕，立言垂訓，體本良知，功歸格致，修齊治平，一言以蔽。將刊末學之支離，訂二教之同異，總攝萬殊，歸之一致。進以覺夫當時，退以淑諸來裔，彼忠諫之動朝廷，勳業之銘鼎彝，文章之被金石，世之君子或以爲難，在公則爲餘事耳。方奉命以南征，爲朝野之毗倚，胡天命之不延，乃一朝而云萎，典等受教有年，卒業無恃，慟候江干，淚無從止。嗚呼！公雖已矣，神其在天，文未墜地，庶幾有傳。掘椒蘭以薦心，指江流而誓

焉。惟遜志以無負，庶歆格乎斯筵。

樂惠等

嗚呼！乾坤孕秀，哲人降生。睿智間出，忠孝天成。多才多藝，天縱其能。精一之學，堯舜是承。良知垂教，如夢得醒。四方風動，豪傑奮興。雲集魚貫，日摩講庭。豈其徒學爲國柱石，忠鯁立朝，不避權逆。鼠逐夷方，僞游自適。世態浮華，無能損益。玉蘊山輝，珠沈光溢。宸濠倡亂，人心饑饉。禍自蕭牆，誰敢爲敵。惟帥威武，一鼓擺魄。功業旣著，纓口交棘。師乃休休，退而自食。榮辱毀譽，弗留于臆。惟道不明，心焉則戚。與二三子，講學是力。風月爲朋，山水成癖。點瑟回琴，歌詠其側。天王聖明，旂常紀績。西醜陸梁，日費千倉。凱功未奏，主憂甯忘。奉詔徂征，應時翺翔。旣負重委，文德丕揚。先聲按撫，弓矢斯張。醜類來歸，緝緝洋洋。曰：「今已後，弗復敢擾。」師乃諭曰：「兵加不軌，不殺投降。爾歸。」王化，我豈爾狀。歸完爾室，幹乃農桑。亦有八寨，盜賊叢積。一罹其毒，朝不謀夕。開國以來，屢征弗獲。選將用兵，曾何休息。貽禍非小，實傷國脈。窺望竊發，其機已迫。師軫民憂，不計失得。詢謀僉同，便宜行策。神機應變，旬日勦賊。巢穴旣空，瘡痍蕩滌。招撫流移，復其田宅。長慮永圖，扶病區劃。相彼夷方，隨俗因革。爰立土官，分地授職。犬牙相制，世守疆域。保甲旣嚴，部伍旣飭。統于流官，庶無間隙。爰修文教，俾肄儒籍。變化夷族，實竊美則。似茲哲人，邦其有光。蒼生父母，後學梯航。宜應福祉，享壽無疆。胡天不憫，俾沒瘴鄉。王事忠矣，遺孤誰將。斯道之責，孰能擔當。嗚呼已矣！朝野悲傷。知夫子者和氣春陽，昧夫子者如刺如鋸。嗚呼！道大難容，古今之常。爰有公論，孰能泯滅。惠等聞訃，驚悼涕泣。霑裳匪天喪，師二三子歿。百拜薦奠，聊洩悲腸。靈其不昧，庶幾鑒嘗。

王良知

嗚呼已矣！自夫子沒而乾坤無粹氣矣，山嶽無英靈矣，國家無柱石矣，弟子無依歸矣。嗚呼已矣！詎謂廣南之役遂爲永訣矣乎！夫子以道殉身，以身殉國，超然於壽夭之間，則亦何憾。而二三子之悲傷，則固無以自贖於今。

日也，嗚呼哀哉！薄奠一觴，擒詞伸忱。神其不昧，庶幾來歆。

薛侃翁萬達

嗚呼！世有一長一善，皆足以自章明。而吾夫子學繼往聖，功在生民，顧不能安于有位，以大其與人爲善之心，豈非淺近易知而精微難悟，劣己者容而得己者難爲讓耶？且自精一之傳歧而爲二，學者淪無滯有，見小遺大，茫無所入。吾夫子發明良知之說，真切簡易，廣大悉備，漫汗者疑其約，而不知隨遇功成，無施不可，非枯寂也。拘曲者疑其泛，而不知方員無滯，動出規矩，非率略也。襲古者疑其背經，考之孔孟，實諸周程，蓋無一字一意之弗合。尙同者疑其立異，然卽乎人情，通乎物理，未嘗有一事一言之或迂。是大有功於世教，聖門之宗旨也。蓋其求之也備嘗艱難，故其得之也資之深若淵泉之莫測，應之妙若鬼神之不可知，教之有序，若時雨之施，弗先弗後，而言之易入。若春風煦物，一沾一長。其平居收斂，若山林之叟，了無聞識，其發大論，臨大難，斷大事，則沛然若河海之傾，確然若蒼龜之信，而莫知其以也。世之議夫子者，非晏嬰之知，則彭更之疑，非互鄉之惑，則子路之不悅，非沮溺荷蕢之譏，則武叔薄于髡之詆，用是紛紜，非夫子之不幸，世之不幸也已。侃也不肖，久立門牆而無聞，頃年以來，知切淬勵。夫子逝矣，慨依歸之無從，慮身世之弗立，鬱鬱如癡，奄奄在告，蓋一年于茲矣。方將矢證同志，期奉遺訓，尙賴在天之靈，昭鑒啓牖，使斯道大明于天下，傳之來世，以永芘於無窮。是固夫子未盡之志也。靈輜將駕，薄奠一觴，衷懷耿耿，天高地長，於乎哀哉！

應大桂

嗚呼！人知有先生之道，而或未盡得先生之教，人陰荷先生之功，而或未盡白先生之忠。己卯之變，吾不知其何如也，而謗固以隨；交廣之難，吾又不知其何如也，而死竟以俱。嗚呼！外吾教者斯仇，侮吾忠者斯妬，豈瘴癘之足尤，實氣運之不扶，虎豹委于空山，豺狼號于當路，風雨嗟其何及，家園慘而誰顧！吾念先生之悟道也，以良知爲局

輪其收功也，以格致爲實際，禮常祕於玄默，用實繁於經濟。柱等猶及見先生之面，復密邇先生之明，雖未益于耳提口授之下，或少得于神交契悟之餘。方有待于卒業，而先生竟以若斯痛先覺之早逝，悵未學其何依？幸門牆之無恙，或斯文之在茲。

劉魁

嗚呼！夫子已矣，後學失所宗矣。生民失所望矣。吾道一脈之傳，將復付之誰矣？雖然，人心有覺，德音未亡，儼門牆之在望，顧堂室之非遙，去意見之私而必於嚮往，掃安排之障而果於先登，是在二三子，後死者不得辭其責矣。歸葬有日，築室無期，臨風遣使，有淚漣漣，嗟何及矣！矢志靡他，庶其慰矣。

萬潮

嗚呼！古所謂豪傑之才，聖賢之學，社稷之臣，非先生其人耶？曩哭先生之柩於塘錢之澗，今拜先生之墓於蘭亭之陽，吾道終天之慟，其何能已耶！潮早歲受知，不徒文字，循循善誘，孔孟我師，剖障決藩，直指本體，良知是致，一以貫之，謹服膺以周旋，若飲渴而食飢，悟大道之易簡，信精一而無私，顧雖有覺而卽在，實惟念茲而在茲。夙夜戰兢，深懼無以奉揚先生之教，惟先生在天之靈，陰啓予而終成兮！

張津等

惟我夫子，德本誠明，才兼文武，以踐履爲實，而厭俗學之支離，以廣大爲心，而陋專門之訓詁。功夫啓易簡之規，指授關良知之戶，惟所立之甚高，故隨在而有補，以之講道，則化洽時雨之施，以之立朝，則儀漸鴻羽之楚，以之承詔奏，則右尹折招之詩，以獻君謨，則宣公獨對之語。至於名振華夷，勳邁今古，季札觀魯，方陳南籥之儀，山甫徂齊，復正東方之虜，元惡之首旣殲，醜類之儔咸撫，此則勇夫悍士猶以爲難，而夫子獨談笑於指顧，夫何中山之功甫就，俄盈誇篋之書，武侯之恨有餘，輒動英雄之撫。一老不遺，萬民何從？天軸西馳，江聲東吐，草正芳兮鳩鳴，日未

斜兮鵬舞，叫臺城兮雲悲，撫鍾阜兮煙鎖。吁嗟夫子兮固無所憾，而辱倚門牆者不能不爲終身之苦學！未傳心言徒在耳，忍觀絕筆之銘式，奠臨棺之祖。悵吾道之已窮，蓋不知涕灑長空之雨。嗚呼哀哉！

王時柯等

嗚呼！天惟純佑，材生文武，學本誠明，道宗鄒魯，羽翼程朱，頡頏申甫。早撥巍科，筮仕天部，始調龍場，直言忤主。九死不回，孤忠自許，繼遷廬陵，入思召父，再擢鴻臚，薦登樞府，專閫分符，衣繡持斧，機密虛周，戰勝攻取，芟夷洞寇，回民安堵。蠡茲逆藩，束身就虜，勤在王家，爵封南浦，獠獷相攻，賴公柔撫，榮獨無告，賴公哺乳，民昔干戈，今豆且俎。民昔呻吟，今歌且舞，式遏寇攘，孰敢予侮，憂無西顧，殿有南土，麗日祥雲，和風甘雨，山斗仰瞻，鳳凰快覩，厥德斯懋，厥施斯普，人懷至今。公竟作古，意公神靈，翺翔天宇，在帝左右，爲帝夾輔，降爲河嶽，廟食篋簠，柯等親炙至教，恩沾肺腑，憶昔請益，期以振旅，云胡背棄，使我心苦，敬奠一觴，痛深談虎。

鄒守益

聖學綿綿，嘻其微矣。貿然末俗，紛交馳矣。矧茲寡陋，莫知所之矣。謂考究遺經，可自得矣。旁搜遠勸，亦孔之疲矣。將摹仿而效，于古可期矣。外貌或似，精神非矣。不遇口口，孰醒我迷矣。良知匪外鑠，自秉彝矣。戒慎恐懼，通晝夜而知矣。酬酢萬化，口我規規矣。聲應氣求，四方其隨矣。譬彼昏墮，慶口口矣。霜霧忽乘之，衆安歸矣。將民之無祿，罹此蓄矣。百世之慟，豈獨予私矣。

葉溥

嗚呼先生！乾坤間氣。嗚呼先生！夷夏重名。謂孔孟學必可成也，謂周召功必可立也，故以心覺天下，不罔以生也，以身輸天下，力盡而斃也。竟虛天子之注，日深吾黨之思。將造物者忌功抑忌德也，何遽止此而不究所志也？嗚呼先生！緊誰無福？

陽克慎

嗚呼！天胡奪我先生之速耶？有濂溪之學而能自強，有武侯之忠而能自將，有子儀之功而能自忘，有良平之智而能自藏，真所謂文武兼資，乾坤開氣，領袖後學，柱石明堂者也。天胡奪之速耶？撫靈輻兮涕泗淋漓，泰山頽兮莫知嚮往。絮酒爲儀，今薦此衷腸，神尚不昧，今來格洋洋。

師服問

錢德洪

夫子既沒於南安，寬幾奔喪，廣信擬所服於竹峯邵子。邵子曰：「昔者孔子沒，子貢若喪父而無服制也。」寬幾曰：「然，然則今日若有間也，夫子沒於道路，執喪者弗從，寬也。父母在，麻衣布經，弗敢有加焉。寬幾請服斬以從，至越則釋麻衣布經，終葬則釋寬居越，則經歸姚，則否，何如？」邵子曰：「亦宜。」於是幾也服斬以行。

訃告同門

去年季冬十九日，寬幾西渡錢塘，將北趨殿對。二十二日，有人自廣來，傳夫子以病告，將還廬嶺，聞之且喜且疑，即日舟迎至蘭溪。傳言夫子已逝，相顧駭怖，不知所出。且相慰曰：「天爲吾道，必無此事。」兼程夜抵龍游驛，吏曰：「信矣，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午時終于江西之南安。」聞之昏殞憤絕，不知所答。及旦，反風且雨，舟弗能前。望南而哭，天乎！何至此極邪？吾生如假草棘薪，何益於世，胡不使我百身以贖，而顧萎吾夫子邪？日夜痛哭，病不能與。除夕至常山，又相與自解曰：「命也已矣，天實爲之，奈之何哉！」斯道晦冥幾千百年，而昭明靈覺之體終古不磨。至吾夫子始盡發其秘，同志相承，日學以博，乃有今日，亦云兆矣。天子聖明，注眷日殷，在朝諸老又更相引汲，使其得遂同心，則其未盡之志當更展矣。今若此，天意若將何哉？或者三代以降，氣數薄蝕，天道之秘既以其人而發泄之，又旋而撲滅之乎？邇觀孔孟，已莫不然。夫孔孟之不得身行其學者，上無君也，今有君矣，而夫子又若此，果何

謂邪前年秋。夫子將有廣行，寬議各以所見未一，懼遠離之無正也。因夜待天泉橋而請質焉。夫子兩是之，且進之以相益之義。冬初，追送於嚴灘，請益。夫子又爲究極之說。由是退與四方同志更相切磨。一年之別，頗得所省。冀是見復得遂，請益也。何遽有是邪？嗚呼！別次嚴灘，踰年而間訃復於是焉。云何一日判手，遂爲終身永訣已乎？夫子勤勞王家，殉身以道，古固有動事而野死者，則亦何憾？特吾二三子不能以爲生耳。向使吾人懵然無聞，如夢如醉，以生於世，則亦已矣。聞道及此而遽使我止此焉，吾何以生爲哉？人生不聞道，猶不生也。聞道而未見其止，猶不聞也。夫子教我，我發我，引我，翼我，循循拳拳而不倦者幾十年，而吾所聞止此，是夫子之沒，亦吾沒也。吾何以生爲哉？嗚呼！命也已矣。天實爲之，奈之何哉？所幸四方同志信道日衆，夫子遺書之存，五經有刪正，四書有傍註，傳習有錄，文有文錄，詩有詩錄，政事有政事錄，亦足恃矣。是夫子雖沒，其心在宇宙，其言在遺書，百世以俟聖人，斷斷乎知其不可易也。明發躡玉山，水陸兼程，以尋吾夫子遊魂，收其遺書，歸襄大事於稽山之麓，與其弟姪子姓及我書院同志築室於場，相勉不懈，以冀成吾夫子之志，尙望我四方同志愛念根本之地，勿爲遐遺，乃大慰也。昔者孔子之道不能身見於行，沒乃光於萬世者，亦以其門人子弟相守不變耳。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子貢，相向失聲，是非兒女之情也。三年之聚，亦以精其學也。子貢反，築室獨居三年，則益粹於進矣。凡我同志，遠者仕者，雖不必居三年，其亦肯間相一聚，以庶幾相期於成乎？躡月之外，喪事少舒，將遣人遍探夫子遺言及朋友私錄，以續成書。凡我同志，幸於夫子片紙隻語備錄以示。嗣是而後，每三年則復遣人，一以哀吾夫子之教言，不至漫逸，一以驗朋友之進足，爲吾不肖者私淑也。荒悖恍惚，不知所云。水陸茫茫，預以陳牛，惟吾同志，憐念憐念！

遇喪於貴溪書哀感

嘉靖戊子八月，夫子既定思田賓潭之亂，疾作。二十六日，旋師廣州。十一月己亥，疾亟，乃疏請骸骨。二十一日，躡大庾嶺，方伯王君大用密遣人備棺後載。二十九日，疾將革，問侍者曰：「至南康幾何？」對曰：「距三郵。」曰：「

恐不及矣。侍者曰：「王方伯以壽木隨，弗敢告。」去時，尚衣冠倚童子危坐，乃張目曰：「渠能是念邪！」須臾氣息，次南安之青田，實十一月二十九日丁卯午時也。是日，贛州兵備張君思聰、太守王君世芳、節推陸君府奔自贛，節推周君積奔自南安，皆弗及訣，哭之慟。明日，張敦匠事，飭附設披積，請沐浴於南塋，驛親進舍玉，陸同殮。又明日，南贛巡撫汪公鉉來蒞喪紀，士民擁途哀號，汪爲之揮涕慰勞。十二月二十日，喪至南昌，有司分道而迎，巡按御史儲君良材提學副使趙君淵哭，士民皆哭，聲載於道。乃挽輿留於南浦，請改歲而行，以盡士民之哀。趙日至三踊哭，有問之曰：「吾豈爲乃公哭邪？」己丑改歲六日，將發舟北風厲甚，饜焚香虔祝於柩曰：「公弗行，豈爲士民留邪？公黨有子嗣，門人亦望公久矣。」卽時反風，不四日直抵信州。嗚呼！夫子沒而諸大夫之周旋者至矣。是固夫子盛德所感，亦諸大夫好德之誠也。二三子弗身承其勞，聞其事能弗以爲思乎？詳述之，用以告吾同門者。

書稽山感別卷

人有異常之恩於我者，君子感乎？異常之恩，不可思也，不可感也。是故稽顙再拜，頌言煩悉，報之微也；適館受殮，左右以贖，惠之微也。其遭也無自，其合也不媒，其聚弗親，其離弗達，無致而至，莫知其以此恩之至也，感之極也。今夫龍輿而雲從，雲非恩乎？龍而從也，嘯吸爲變，莫之致也。計功量者，孰爲恩，孰爲感，悉悉而數之，則薄矣。吾於贛城楊君竹溪之於夫子，何以異？吾固不能忘情於恩感，固亦無以爲恩感也。昔者夫子奉命南征，以不殺之仁，綏思田之頑民，維時荷戈持戟之士，其孫謀吳略，勇力拔衆者，爲不少矣。及成功之日，乃皆一時歸散，環視諸庭，依依不忍去。若左廣之武和齋、吉水之龍北山、贛之劉易齋及君者，乃皆退然若弗勝衣之士，是四君者，豈有意而相遭邪？必其所存有以近吾夫子不殺之仁，故不謀而自合。至夫子待命北巡，忽爲南安之變也，君皇皇然親舍輜，扶輿櫬，行則與蒸徒共楫，止則與二三同門麻衣布經並就哭位，是固何自而然哉？夫仁，人心也，通幽明，忘物我，不以至而親，不以死而忘，無致而致，雖四君亦莫之知也。四君且莫之知，吾又得而恩感乎哉？故吾欲稽顙再拜，

頌言煩悉，以報其情，而其情終不可報；吾欲適館受殮，左右以贖，以惠其去，而其去終不可惠；故相率歸於無言。噫！無言之感，洞徹千古，吾亦無如之何也已。雖然，君去而能益篤吾夫子不殺之仁，則吾之無言者，尚有無窮之言也。因其去，吾復能已於言乎？是爲書。

謝江廣諸當道書

冬暮，寬發渡錢塘，將趨北上。適廣中有人至，報父師陽明先生以病告，沿途待命，將踰庾嶺矣。卽具舟南迎，至蘭溪，忽聞南安之變，慌怖三周，三疑奔至龍游，傳果實矣，死乎！何至此極邪！吾師以王事馳驅，盡心賣力，今果勤事而野死矣乎？在吾師以身許國，死復何憾，獨不肖二三子哀恨之私，有不能一日解諸懷耳。夫自講學四十餘年，從之遊者遍海內，沒乃無一人親含襚，殮手足，以供二三子之職，哀憫何甚！寬畿北面有年矣，教我撫我，誘我翼我，實有罔極之恩，而今若此，無涯之感，誰則任之！兼程至貴溪，始得馮哭其棺，聞乃詢之廝吏，始知臨終之地，長途空寂，前後弗及。幸我大人先生有預事之謀，載棺相隨，使永訣之晨，得以時殮襚，是雖子嗣門人親臨其事，當無踰此，誠死生而骨肉者也。恩孰大焉！夫吾師有罔極之恩，而沒則貽我以無涯之感，今賴大人得少慰焉，是大人之恩於二三子，實有無涯之感矣。夫野死而無悔者，夫子之忠也，無歸而殯者，大人之仁也。斯二者固皆天下之公義，而區區之恩感不與焉。特吾二三子兒女之情，至此皆不能已於無言耳。剖心刻骨，有言莫盡。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荒悖布情不悉，惟憐而終教之。

再謝汪誠齋書

父師之喪，頗德庇，於二月四日奠於堂矣。感公之私，與日俱積。乃弟乃子，頗能承襲遺規，弗至踰禮。四方同門，亦日來奔，頗具執事，是皆先生倡厚德於前，故子弟門人知激勸於後，不敢以薄自處，重獲罪於大君子之門也。所論父師軍中羨餘銀兩，責其官齋送嗣子，是執事哀死之情，推及遺孤，此恩此德，非特其子弟知感，在門人小子，佩

刻亦殊深矣。但父師嗣子方及四齡，未有知識，親弟守儉守文守章，繼子正憲欲代之言，顧其中有願言而不敢盡者，生輩特在舊愛，敢代爲之言，惟執事其終聽焉。父師兩廣事宜，問嘗詢之幕士矣，頗有能悉其概者，謂奏凱之日，禮有太平筵宴及慶賀驢送之儀，水夫門子供具有情不得卻，與例不必卻者，收貯賞功，所謂之羨餘，以作公賞之費，成功之後，將歸，乃總其賞功正數，所給公帑不過一萬餘兩，皆發梧州矣。正數之外，有此羨餘，仍命并發梧州。從者又以沿途待命，恐遲留日久，尙有不時之需，姑攜附以行，俟隨地遣發，不意未至南安，罹此凶變，病革之晨，親命僕隸檢遺書，治行篋，命賞功官勞其勤勞而歸羨餘于公。此實父師之治命也。當事者既匿其情，不以告夫先生，而先生又切哀死之情，篤遺孤之愛，案官吏之請，從合得之議，謂大臣驅馳王事，身殞邊陲，痛有餘哀，禮當厚報，況物出羨餘，受之不爲傷義，故直以事斷而不疑其爲私。其恩可謂厚矣。特弟子登受之餘，尙不免於惶惑，蓋以父師既有成命，前日之歸，是則今日之受，非矣。苟不度義而私受之，恐拂死者之情，終無以白於地下也。且子弟之事親，平時一言，罔敢踰越，況軍旅之事，易箠之言，顧忍違忘而私受乎？夫可以與者大人之賜，可以無取者父師之心，取之惟恐違死者之命，而重生者之罪，則又其子弟衷曲之情，用是不避呵叱，謹勒手狀，代爲先生布，并原銀五百三十二兩，託參隨州判龍光原義男添貴送復臺下，伏望驗發公帑，使存歿之心，可以質諸天地鬼神，是則先生無窮之賜，幽明共戴之恩也。不勝冒犯殞悼之至！

再謝儲谷泉書

寬綏不率，弗祐於天，遽奪我師之速，黃髮乳口，失所保哺，皇皇然無所歸。時聞凶訃，又恨未及相隨，以趨曳杖之歌，天喪斯文，後死者終弗與聞矣乎！既而奔喪黃溪，馮哭之餘，水漿不入於口，奄奄氣息，若無復可生於人世矣。聞乃詢其後事，乃知諸君子殫心瘁力，送死無憾，而先生左右維持之力居多，愚以爲相知之情至此，亦云足矣。及凡所經歷，卅未入境，而執事之戒命已先哭奠虔懇，雖有司好德之同，而激勸之機不無所自，哀感何言。僕且私告

曰，公慮吾主君家事也云云，曰公慮吾主君勳業未著云云。已而朋友又私相語曰，公憫吾夫子者，悼其教未明於天下也云云。主輩巽然而起曰，有是哉！何公信愛之至有如此也。噫！天下之愛吾夫子者有矣，嘆之而已矣。信吾夫子者有矣，感之而已矣。孰有如吾執事精神心思周旋曲折實以見之行是者乎！必其平日相孚默契，有甚不得已者藏於其中，是未可聲言笑貌爲也。吾儕小人自失所恃，遽恐吾道終底於阨塞。不知天下大君子有如先生者出於其間，斯道雖重，主盟得人，吾何以懼乎哉？孟子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今茲有乎爾矣！於是自衛以下，順流而歸，慷慨激昂，無復爲兒女之情。是先生不言之教，起我跛躄於顛躋之中，吾當何以爲報哉！二月四日，已妥靈於堂。乃弟乃子，頗知自植，四方同門，又日來至，喪事聊此議處，不復敢遠嬰先生之懷矣。蕭尚賢事略具汪公別紙，并奉請教。小廝輩以小嫌構辭，致煩案牘。在先生寬仁之下，當必有處。然是人亦無足過責者。夫子用之，所謂略其全體之陋，以用其一肢之能，故其報死之情亦如是而已矣。今欲望之大過，是又若以其一肢之得，而復責其全體之失也，難矣。特在推愛，妄敢喋喋，荒悖不恭，萬罪萬罪。

喪紀

程輝

我師緒山先生編次陽明夫子家乘成，輝受而讀之，作而嘆曰：『嗟乎！天道報施善人，抑何其不可測邪！方夫子之生也，苦心妙悟，以續如綫之道脈矣，乃僞學之謗不能弭，倡義興師，以殲謀畔之獨夫矣，乃君側之惡不能去，開誠布心，不煩一旅，以格數百年負固之黨矣，乃當軸之忌不能回，使其身一日立乎朝廷之上。何其與世之落落也，及其沒也，哭者盡哀，祭者盡誠，至今有弔其墓，謁其祠，拜其家廟，爲之太息流涕而不置者。又何其得衆之鼎鼎也，竊惑焉。』先生進而教之曰：『是不可以觀天人貞勝之機矣乎？夫子之所不能者，時之艱也，人之勝也；其所能者，德之孚也，天之定也。而又何感哉？吾方哀祭文之不能盡錄者，屬子以終事焉。蓋文固有略者矣，將人之祭

于地與就其家而祭焉者，皆其實德所感，而人情之所不能已者，願可略而不書乎？子其揭日月爲序，凡顯而公卿，微而庶人，有與必書，庶乎定者可考而見，且使我後之人知夫子有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滅者，良在此而不在彼也。」輝避席曰：「敬聞命矣。」作喪紀。

夫子以戊子仲冬之丁卯卒于南安府青龍鋪，輿止南埜驛。越四日，爲季冬庚午，門人廣東布政王大用，推官周積，舉人劉邦采，實敦後事。副使張思聰率屬吏知府王世芳，同知何瑤，大庾知縣葉章，府學訓導楊登玉，王圭，陳守道，庠生張紱，李節，王輅，王輔等哭奠，乃殮。殯已，署上猶縣事。經歷許同朝，崇義知縣祝澍，南康教諭管輔，訓導劉森，庠生劉簡等，千戶劉環，俞春，周祥，門人知府王鑾，陽克慎，鄉約王秉言，各就位哭奠。

壬申，檄抵贛州府水西驛，提督都御史汪鉉，同知何瑤，推官陸府，檢校唐本，鄉官宋元，指揮錢堂，知事郭鉞，千戶何湧，江馬昂，吳倫，譚景受，卜福，嚴述，王甯，王憲，潘鈺，余洪，畢祥，楊守武昌，千戶所指揮陳偉，門人郎中劉寅，都指揮同知余恩，庠生易紹宣，李喬崇，李挺，李憲，何進隆，何進德，曾廷珂，曾廷璉，黃譜，黎教，王槐，密王振朝，劉鳳，月劉天錫，劉瞬，彭遇，貴謝天，表謝天，春桂，士元，桂，憲，袁泰，張鏜，汪梅，周蘭，宋金，雷銳，雷兌，應辰，鍾振，俞鶚，湯偉，杜相，黃鏊，各就位哭奠。張思聰，周積，又各特舉焉。

丁丑，檄抵吉安府螺川驛，僉事陳璧，知府張漢，同知張烈，通判蔣英，林春澤，建官周在，廬陵知縣常序，署泰和知縣事汪仲，縣丞劉綸，主簿莊伯瑤，典史李江，教諭林文焯，訓導金珩，張旦，吉水縣丞楊伯謙，主簿辛仲實，萬安主簿楊廷蘭，信豐指揮同知林節，鄉宦尚書羅欽順，副使羅欽德，副都御史羅欽忠，門人御史王時柯，庠生蕭龍，蕭榮，王舜鵬，袁登，應羅綱，謝廷昭，周文甫，王惠迪，劉德藍，瑜龍，漢龍，漸，幕吏龍光，各就位哭奠。

戊子，檄抵臨江府蒲灘驛，同知宇賓，通判林元，推官俞振強，靖江知縣陳府，新淦縣丞唐和，主簿王綸，教諭向欽，訓導從介，各就位哭奠。

辛卯楓抵南昌府南浦驛。建安府鎮國將軍宸洪，太監黎鑑，御史儲良材，參政葉溥，李緝，參議鍾雲瑞，副使趙淵，僉事陳璧，王暉，吳瀚，陳端甫，都指揮僉事劉璽，王甯，崔昂，府學教授廖廷臣，訓導范昌期，張璠，譚偉，廖金，新建縣學教諭劉環，訓導梁子鍾，何樂，南昌縣學訓導邢寬，庠生崔嵩，陶潮，劉伯盛，舒泰，武進，鄒觀，鄉官副都御史龍浹，布政胡訓，副使劉伯秀，知府張元春，御史涂相，郎中張欽，主事張鑿，進士熊汲，檢校張默，通判萬奎，閔魯，知縣余琪，聶儀，楊璋，甘柏，胡大化，舉人丁夔，門人裴衍，張良才，張召，魏良器，魏价，萬世芳，鄒賓，齊昇，周麟，黃鍾，鍾文奎，艾鐸，安仁，縣桂宸，桂宮，桂容，桂軌，孫銀孫鈞，吉安府會館器報效生員陳文榮，承差劉昂，鄉民蕭華，李延祥，程玉，石陳，本道高顯彰，劉珏，楊文嚴，洪徐，禮杜，秉文，王欽，各就位哭奠。葉溥，趙淵，王暉，張元春，齊昇，又各特舉焉。

歲己丑正月庚子，楓發南昌府，自儲大夫以下，凡百有位，越百姓里居，市兒巷婦，哭而送者，載道。風迅不可帆，又不可纜而前也。儲大夫撫之曰：「先生豈有懷邪？越中子弟，門人泣而迎者，延首跂足而俟至者，蓋有日矣。」須臾，反風，若或使之，遂行。丙午，餘干縣主簿陳瑤，教諭林秀，訓導趙珊，傳謬，萬年縣主簿龍光，相安，仁和縣主簿鄒軒，訓導周鐸，黃選，庠生桂輿，蒲田縣廖大璧，貴溪知縣方克，主簿錢珊，典史馮璉，教諭謝炯，庠生邱民節，宋廷彖，葉可久，葉可大，許文明，鉛山主簿戚鏗，鄉官大學士裴宏，尙書汪俊，各就位哭奠。先是，緒山，龍溪二先生將赴廷對，聞先生將還，逆之嚴灘。忽得訃音，相向慟哭。疑于服制，作師服，問厥既成服，兼程趨廣信，訃告同門。會先生嗣子正憲，至自越，至是同遇先生之榭于貴溪，哭之幾絕，書遇喪哀感以寄懷云。

癸丑楓抵廣信府葛陽驛。知府輝同知盧元愷，通判曾大有，龍綱，舉人劉偉，玉山知縣呂應陽，教諭霍重，庠生鄒世遷，李材，程松，葉廷秀，徐森，常山縣丞殷學夔，各就位哭奠。儲良材又檄呂應陽，乃特舉焉。夫子弟守儉，守文，門人饒惠，黃洪，李洪，范引年，柴鳳，會榭于玉山。

辛酉楓抵衢州府上杭驛。同知楊文奎，通判簡閱，推官李翔，西安知縣林鍾，門人饒惠，黃珣，何倫，王文瓚，

徐霈蔣蘭金華府通判高鳳蘭溪縣主簿高禹教諭朱驥訓導胡弈口輝門人應典嚴州府推官程淳桐廬縣主簿屠繼祖各就位哭奠。

丁卯檄抵杭州府浙江驛布政潘旦劉節參政胡纘宗葉寬參議萬廷彩龐浩按察使葉溥副使傅倫萬潮黨以平何璫汪金僉事孫元巴思明梁世驃江良材林茂竹都指揮使劉宗偉都指揮僉事李節劉翺孫仁王佐杭州府推官劉望之府學教授陶賀仁和縣主簿曹官富陽縣主簿李珍教諭黃甯訓導程大有王裕甯人知縣黃鉞介子黃中百戶施經各就位哭奠。

庚午檄抵越城奠于明堂御史陳世輔王化分守龐浩紹興知府洪珠同知孔庭訓通判陸遠洪哲推官喻希禮府學訓導舒哲陳箴林文斌曾昇會稽知縣王文儒教諭張概訓導詹詔山陰知縣楊仁中教諭林斌訓導王昇廣西布政李寅參政沈良佐參議汪必東按察使錢宏副使李中翁素張挺伍箕僉事張邦信王世爵都指揮僉事高松金華府同知劉業友人侍郎馮若水副都御史劉節門人侍郎黃綰給事中毛憲員外郎王臣主事石簡陸澄按察使顧應祥副使郭持平蕭璆應良知州王直劉魁訓導周桐周衢教授周衝陳炳陳煥陳煉李敬應佐監丞周仲周浩周甸辨印生錢君澤私淑門人知縣戚賢武林驛丞何圖贛州衛指揮同知劉鏗指揮僉事楊基廣州府右衛指揮僉事武璽南昌衛指揮僉事趙昇廣州府前衛舍人孫紹英各就位哭奠洪珠樂惠又各特舉焉劉鏗楊基武繼龍光咸以營護至越時將告歸緒山先生書稽山感別卷贈之因寓書江廣諸當道蓋德其虔于襄大事也。

仲冬癸卯奉夫子櫬窆于越城南三十里之高村會葬者數千人副都御史王堯封御史端廷赦陳世輔梁尚德萬潮黃卿萬廷彩龐浩傅倫黨以平汪金區越梁世驃江良材林茂竹王臣劉宗仁李節劉翺孫仁洪珠孔庭訓洪哲杭州知府婁世德同知楊文昇通判周忠欽坎濬推官劉望之連同錢瀾副使李信判官林同方禾錢塘知縣王橋會稽知縣王文儒山陰縣丞應佐餘姚主簿彭英典史劉文聰教諭徐銳訓導謝賢陳元廣東御史何翀布政

剛銳，鄉人大學士謝遷，尙書韓邦問，編修周文燭，御史毛鳳，都御史胡東皋，參政汪惇，副使吳便，司馬公軒，僉事汪克章，沈欽，司馬相韓明，知府陸甯，金椿，連同徐冕，知縣宋溥，金諡，陶天祐，劉瀚，田惟立，徐璽，徐俊民，吳昊，葉信，汪侶，穀，周大經，周文煥，胡瀛，陳廷華，知縣王軾，鄉生錢繼先，王廷輔，王文軒，夏文琳，何炫，徐應周，大賚，高隆，友生，尙書伍文定，侍郎楊大章，陳巖，毅，楊寬，楊譽，知府吳敘，廉使韓廉，邵賚，徐彬，鄒鶴，員外郎張璿，施信，史伯敏，王代，于震，朱梁，晚生僉事汪應軫，知府朱袞，李節，郎中胡廷祿，陳良謨，主事葉良佩，田汝成，王度，王漸達，王一和，王文訓，王文輔，王文輅，王文輿，良直，費思義，門人大學士方獻夫，侍郎黃綰，編修歐陽德，給事中魏良弼，李逢，行人薛侃，應大桂，郎中鄒守益，員外郎藍渠，主事潘穎，黃宗明，翁萬達，石簡，胡經，參政萬潮，副使蕭鳴鳳，參議王洙，博士馬明衡，監丞趙顯榮，助教王崑，薛僑，知縣薛宗鏡，周桐，孫瑛，劉本，劉樽，諸訓諸陽，諸守忠，舉人諸大綱，楊汝榮，金佩，金克厚，僉事韓柱，主事顧敦復，胡沖，徐沂，徐楷，徐潞，葉鏞，徐霽，張津，錢紳，錢勣，祚，詔，凌，世華，朱篋，龔薄，龔漸，員外郎龔芝，杜應豸，縣丞朱絨，周應損，秦觀，章乾，楊柱，從弟王守第，各就位哭奠。嗚呼！喪紀作則有孚，惠我德者，固美而必章，而有孚，惠我心者，亦盛而必傳。讀是編者，毋但曰雷陽寇公之竹而已也。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八

附錄七

世德紀

辯忠讒以定國是疏

門人陸澄（刑部主事時上）

臣切見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啓充戶科給事中毛玉各論劾丁憂新建伯王守仁似若心跡未明功罪未嘗
審。此論一倡一二嫉賢妒功之徒固有和者而在朝在市冤憤不平臣係守仁門生知之最詳冤憤特甚敢昧死
一言謹按守仁學本誠明才兼文武抗言時事致忤逆瑾杖之幾死謫居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獨悟道真荷
先帝收用屢遷至於巡撫其在南贛四征而福建湖廣廣東江西數十年之巨寇爲之蕩平因奉勅勸事福建道
由江西至於豐城適遇賊變拜天轉風舟返吉安倡義督兵不旬月而賊滅人但見其處變之從容而不知其忠誠
之激切人但見其成功之迅速而不知其謀略之淵微人但見其遭非常之構陷而禍莫能中而不知其守身無毫
髮之可疵當時張銳錢甯輩以不遂賣國之計而恨之張忠江彬輩以不遂冒功之私而恨之宸濠劉吉輩以不遂
篡逆之謀而恨之凡可以殺其身而赤其族者誅求搜剔何所不至使守仁而初有交好之情中有猶豫之意後有
貪冒之爲諸人其肯隱忍而不發乎迨皇上龍飛而褒慰殊恩形於詔旨天下方快朝廷之清明不意功罪
既白賞罰既定乃復有此怪僻顛倒之論欲以曖昧不明之事而掩其顯著不世之功天理人心安在哉論者之意
大略有六一謂宸濠私書有「王守仁亦好」一語二謂守仁會遣冀元亨往見宸濠三謂守仁亦因賀宸濠生辰
而來四謂守仁起兵由於致仕都御史王懋中知府伍文定攀激五謂守仁破城之時縱兵焚掠而殺人太多六謂
宸濠本無能爲一知縣之力可擒守仁之功不足多而其捷本所陳妝點過實然究其本心不過忌其功名而已宸

濠私書「王守仁亦奸」之說，乃啓充得於湖口知縣章玄梅者。切惟刑部節奉 欽依，「原搜簿籍，既未送官封記收掌，又事發日久，別生事端，委的真偽難辨，無憑查究，着原搜獲之人盡行燒毀，欽此。」今玄梅之書從何而來？使有之，何足憑據？且出於宸濠之口，尤其不足取言者。夫豪傑用意，類非尋常可測。守仁雖有防宸濠而圖之之意，使幾事不密，則亦不過如孫臏許遠之一死以報國而已，其何以成後功以貽 皇上今日之安哉？設使守仁略有交通宸濠之迹，而卒以滅之，其心事亦可以自白，況可以不足憑信之迹，遂疑其心而舍其討賊之大功哉？其遺翼元亨往見者，是守仁知宸濠素蓄逆謀，而元亨素懷忠孝，欲使啓其良心，而因以探其密計爾。元亨一見不合而歸，使言合志投，當留信宿，何反逆之日，反在千里之外乎？今元亨之冤魂既伸，而守仁之心事不白，天理人心何在？乎毛玉疑守仁因賀宸濠生辰，而偶爾遇變，殊不知守仁奉 敕將往福建，而瑞金會昌等縣瘴氣生發，不敢輕行，故道出豐城。且宸濠生日在十三，而守仁十五方抵豐城，若賀生辰，何獨後期而至乎？其謂守仁由王懋中等攀激起兵，尤爲乖謬。守仁近豐城五里而聞變，卽刻僞寫兩廣都御史楊旦大兵將臨火牌，於知縣顧備接見之時，令人詐爲驛夫入遞守仁，佯喜以爲大兵既至，賊必易圖，當令顧備傳牌入城，以疑宸濠，又令顧備守城，許與撥兵助守。時有報稱宸濠遣賊六百追虜王都者，守仁回船而南，風大逆，乃慟哭告天而頃刻反風。守仁又恐賊兵追至，急乘漁舟脫身。此時王懋中安在？次日奔至蛇河，遇臨江知府戴德孺，卽議起兵。因不足恃，又奔入新淦城，欲與知縣李美集兵，度不可居，復奔至吉安。見倉庫充實，遂乃駐劄，傳檄各處，起調軍民。一面榜募忠義之士，方令伍文定以書請各鄉官王懋中等盟誓勤王。而懋中又遲疑二日，乃始同盟。夫各府及萬之兵，若非提督軍門以便宜起調，其肯聽致仕鄉官而集乎？今乃顛倒其說，至謂守仁掩懋中之功，天理人心安在乎？至於破城之時，焚者宮中自焚，故內室毀而外宇存，官兵但救而無焚也。掠者伍文定之兵乘勝奪賊衣資，衆兵不然也。殺人者知縣劉守緒所領奉新之兵，以守仁號令閉門者生，迎敵者死，故殺迎敵者百餘人。及守仁至，斬官兵殺掠者四十六人，遂無犯者矣。且省城

之人各受宸濠銀二兩，米一石，與之拒守，是賊也，殺之何罪？又宮爲賊巢，財皆賊賊，焚之掠之，亦何罪哉？今舍其大功而摘其小過，幾何而不爲逆賊報仇乎？且宸濠勢饒薰天，觸者萬死，人皆望風奔靡而已。及守仁調兵四集，搗其巢穴，散其黨與，數敗之餘，羽翼俱盡，妻妾赴水，乃窮寇爾。夫然後知縣王冕得以近之。今乃以爲一知縣可擒，甚無據也。果若所言，則孫燧許逵何爲被殺？而三司衆官何爲被縛？耶？楊銳張文錦何爲守之一月不敢出戰，必待省城破而賊自解圍耶？伍文定何以一敗而被殺者八百人，其餘諸將又何以戰之三日而後擒滅耶？至若捷本所陳，若作僞牌以疑賊心，行反間以解賊黨之類，所不載者尤多，而謂以無爲有可乎？夫宸濠積謀有年，一旦大發，震撼兩京，而守仁以一書生，談笑平之於數日之內，功亦奇矣！使不卽滅而貽先帝親征之勞，臣不知賣國之徒計安出也！使不卽滅，先帝崩，臣又不知聖駕之來，能高枕無憂否也！今建不世之功，而遭不明之謗，天理人心安在哉？臣知守仁之心，決非榮辱死生所能動者，但恐公論不昭，而忠臣義士解體爾！此萬世忠義之冤，而國是之大不定者，宜乎天變之疊見也。臣與守仁分係師生，義均生死，前之所辯，天下公言，伏願聖明詳察，乞降綸音，慰安守仁，仍然戒飭言官，勿爲異論。庶幾國是以定，而亦消天變之一端也。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明軍功以勵忠勤疏

門人黃綰（光祿寺少卿時作）

臣聞賞罰者，人主御天下之操柄也。得其操柄，死命可致，天下可運之掌；不得其操柄，百事具廢，欲治得乎？故明主慎之，至親不可移，至辭不可奪，有功必賞，有罪必誅，然必稱天以命之，示非私也。臣下視之，不飾虛譽，不結援黨，不思賄託，惟勉忠勤，死不敢易，欲不治得乎？今或不然，凡飾譽援黨賄託，譏議不及，必獲顯擢，無不如意。凡盡忠勸職，卽譏讒蜚集，黜辱隨至，無不失意。以此操柄失，御人皆以姦結巧避爲賢，孰肯身任國家事哉？臣不能枚舉，故以先朝末年陛下初政一事論之。如宸濠搆逆，虐饒吞天，藩郡震動，宗親懼憂，陛下嘗身見之矣。腹

心應援布滿中外，鼎卿近倖，賄賂交馳，賣國姦臣，待時發動。兩京乏備，四路無人，方鎮遠近，莫之如何，握兵觀望，滔滔皆是。惟鎮守南贛都御史王守仁領救福建，勘事道經南昌，中途聞變，指心籲天，誓不與賊俱生，赤身孤走，設奇運謀，乃遣優人齎諜，假與天兵約征，方鎮會戰，俾其邀獲，以示有備。牽疑賊謀，以俟四路設備。中執叛臣家屬，繆託腹心，又示無爲，以安其心。然後激衆以義，糾集烏合，待兵成慮，審發書罵賊，使覺悔。既出攝兵收復南昌，按甲待之。賊至安慶，攻城方銳，警聞使還，算其歸途，水陸邀擊，水潰賊衆，遂擒宸濠於樵舍。兵法有先勝而後求戰者，非此謂也。成功之後，江右瘡痍未復。武宗皇帝南巡，姦權攘功，嫉譖百端，危疑莫測。守仁恭勤曲致，方靖地方，僅獲身免。守仁爲忠，可謂艱貞竭盡者矣。使時無守仁，倡義統衆，謀獲機宜，戰取有方，安慶卒破，金陵不保，長驅北上，應援蜂起，腹心陰助，京師存亡未可知也。雖畢竟天命有在，終必殲夷，曠日持久，士夫戮辱，蒼生荼毒，可勝言也。守仁南贛鎮守地方之責，初無所與。今受責地方者，過事不敢擔當，不過告變待命而已。守仁家於浙之山陰，浙乃江右通衢，兵力素弱，長驅或下，父兄宗族有嗾類乎。此時守仁夫豈不思，但忘私奉公，以爲社稷不幸，或敗，夷滅何悔。守仁之志，可謂精貫白日者矣。幸而成功，宇內太平，所謂徙薪曲突，人不爲功，亦不致思其忠。又守仁於武宗初年，劉瑾爲姦人，莫敢言，守仁斥之，觸恨，選杖毒決，碎屍折脾，死而復甦，流竄漳裔，久方赦還，始獲錄用。乃者南贛之鎮，谿免兇民聚黨爲盜，視效虐劫肆無忌憚。凡在虔楚閩廣接壤山澤，無非賊巢，大小有司，束手無策，皆謂終不可理。守仁鎮守未及三年，兵威武略，奇變如神，以故茶寮桶岡諸寨，大冒瀾頭諸寨，次第擒滅，增縣置邏，立明約，遂爲治境。視古名將，何以過此。江右之民，爲立生祠，歲時祝祭，民心不忘，亦可見矣。曩者陛下登極，命取來京宴賞，封之新建伯，而陞南京兵部尚書。言者又謂不當來京宴賞，以致奢費。夫陛下大官之廚，日用無紀，較諸一殮之宴，所費幾何。猶煩論之。北京豈無一職必欲置之南京。此乃邪比蔽賢，嫉功之所爲也。守仁後丁父憂，服滿遂不起用，反時造言排論。然雖蒙拜爵陞官，鐵券未給，祿米未頒，朝事無與，跡比樵漁。縱使有過，何庸論之。況有

功無過哉！其意尤可知矣。不獨守仁，凡共勤王大小臣工，亦廢黜殆盡，臣不能枚舉，姑以一二論之。彼時領兵知府，惟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得廢一子千戶。邢珣徐璉，但陞布政，卽令閒住，彼亦何過。縱使有過，八議惡在戴德孺。雖陞布政，卽死於水，皆無廢子。副使陳槐，因勸宰臣進賢，致怒譴人，希意誣之，獨黜爲民。御史伍希儒謝源，輒以考察去官。且陳槐邢珣等，皆抱用世之才，秉捐軀之義，因功廢黜，深可太息。然在今日，陛下操柄之失，莫此爲甚。他日無事，則可，萬一有事，將誰效用哉？沈守仁學原性命，德由忠恕，才優經濟，使之事君處物，必能曲盡其誠，尤足以當薰陶備顧問。以陛下不世出明聖之資，與之浹洽講明，天下之治，生民之福，豈易言哉！前者言官屢薦，故尙書席書吳廷舉，今侍郎張瓊桂萼，皆薦之，曾蒙簡命，用爲兩廣總制。臣謂總制寄止一方，何若用之廟堂，可以贊襄議，轉移人心，所濟天下矣。伏惟陛下念明良遭遇之難，蚤召守仁，令與大學士楊一清等共圖至治。另推才能，爲兩廣總制。仍敕該部給與守仁應得鐵券祿米。將陳槐邢珣徐璉等起用，伍希儒謝源等查酌軍功事，例議錄戴德孺量與廢襲此實。陛下奉天所操之大柄，不可毫髮移奪者，宜早收之，以爲使人宣忠效力之勸。臣不勝懇悃之至。

地方疏

霍韜

竊見新建伯南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奉命巡撫兩廣，已將田州思恩撫處停當，隨復勦平八寨及斷藤峽等賊，臣等皆廣東人，與賊鄰壤，備知各賊爲患實跡。嘗竊切齒蹙額而歎曰：「兩廣良民何其不幸，生鄰惡境，妻子何日甯也？」又嘗竊計曰：「兩廣何日得一好官員，剿平各賊，俾良民各安其生而頑民染患未深者，亦得格心向化也？」乃今恭遇聖明特起王守仁撫勦田州思恩地方，臣等竊謀曰：「兩廣自是有底甯之期也。聖天子知人之澤也。」是役也，臣等爲王守仁計曰：「前巡撫調三省兵若干萬，梧州三府積年儲畜軍餉費用不知若干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去庫銀若干萬，米不知支去若干萬，殺死疫死狼兵鄉兵民壯打手不知若

于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耳。自是而思恩叛矣，弔巖賊出圍肇慶府矣，殺數千家矣。此賊併時同出，蓋與田州思恩東西相應和者也。若王守仁者，乘此大敗極敵之後，仰承聖明特擢之恩，雖合四省兵力，再支庫銀百餘萬，支米數百萬，勦平田州，報功級數萬人，亦且曰天下大功也。然而守仁不役一卒，不費斗糧，只宣揚陛下聖德，遂致思恩田州兩府頑民稽首來服，其奉揚聖化以來遠人，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不惟能肅將天威，實能誕敷天德也。若八寨之賊，斷藤峽之賊，又非田州思恩可比也。天下十二省俱多平壤，惟廣西獨在萬山之叢，其土險，其水迅，其山之高有猿猴不度，飛鳥不越者。故諺語曰：「廣西民三而賊七。」由山高土惡，習氣兇悍，雖良民至者亦化爲賊也。八寨賊洪武年間所不能平，斷藤峽成化八年都御史韓雍僅得討平，及今五十年，遺孽復熾，故廣西賊巢，柳州慶遠鬱林府江諸賊，雖時出劫掠，官兵亦屢請征之。若八寨賊則自國初至今未有輕議征勦者，蓋謂山水兇惡，進兵無路，消息少動，賊已先知，一夫控險，萬兵莫敵，故百六十年未有敢征八寨賊者也。賊亦恃險肆惡，時出攻圍成堡，殺掠良民，何啻萬計。四方頑民犯罪脫逃，投入八寨，則有司不敢追緝矣。鄰近流賊避兵追勦，投入八寨，則官兵不敢誰何矣。是八寨者，實四方寇賊淵藪也，斷藤峽又八寨之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疾也。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王守仁沈機不露，掩賊不備，一舉而平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非仰藉聖人神武不殺之威，何以致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能禮陛下之仁，以懷綏田州思恩向化之民，又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峽梗化之賊也。仁義之用，兩得之也。謹按王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則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田州思恩命效之助，則勇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及避，所誅者真，積年渠惡，非往年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討逆賊，無糧運之費四也；不役民兵，不募民馬，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平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施德化，使去賊從良，得撫勸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綠水新甯，恩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爲窟穴，雖調兵數十萬，費糧數百萬，未易

平伏。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可漸安生業。紆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賊者，實當爾時未及區畫其地，爲經久圖，俾餘賊復據爲巢穴故也。今五十年生聚，則賊復熾盛也亦宜。若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山川天險尤難爲功。今守仁旣平其巢窟，卽徙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日固不能爲變，逋賊來歸，不日且化爲良民矣。誅惡緩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或者議王守仁則曰：所奉命撫勦田州思恩也，乃不勦田州則亦已矣，遂勦八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絕吳楚糧道，遂破吳楚而平七國，安漢社稷，夫不奉詔，大罪也。景帝不以罪亞夫，何也？傳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是故周亞夫知制吳楚，在絕其食道而不在於救梁也。是故雖有詔命，猶不受也。惟明君則以爲功，若腐儒則以爲罪。今王守仁知田州思恩，可以德懷也，遂約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諸賊百六十年未易服也，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仁義之用，達天德者也。雖無詔命，先發後聞可也。況有便宜從事之旨乎？或者又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奏聞而輒興功，可乎？臣則曰：古者帝王千里之內自治，千里之外附之侯伯而已。是豈堯舜湯武聖智反後世不如哉？蓋慮輿圖旣廣，則智力不及，與其役一己耳目之力而無益於事，孰若以天下賢才理天下事爲逸而有功也。是故帝王之職在於知人而已，旣知其人之賢而委任之矣，則事之舉錯一以付之，而責其成功。若功效不孚，乃制其罪可也。今旣任之又從而牽制之，則豪傑何所措手足乎？是故王守仁之平八寨也，所殺者賊之渠魁耳，若逋逃者固未及殺也。乘此時機建置城邑，遂招逋逃之賊復業焉，則積年之賊皆可化爲良民也。失此機會撤兵而歸，俟奏得旨，乃興版築，則賊漸來歸，又漸生聚，據險結寨以抗我師，雖欲築城，亦不能矣。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爾時范仲淹若俟奏報，豈不敗乃事哉？王守仁於建置城邑之役，蓋計之熟矣。錢糧夫役固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也，其以一肩而分聖明

南顧之憂，可謂賢矣。不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先是正德十四年，宸濠謀反江西，兩司僉首從賊。惟王守仁同御史伍希儒謝源，誓心效忠。不幸姦臣張忠、許泰等欲掩王守仁之功，以爲己有，乃揚諸人曰：「王守仁初同賊謀。」及公論難掩，乃又曰：「宸濠金帛俱王守仁，伍希儒謝源滿載以去。」當時大學士楊廷和尙書喬宇亦忌王守仁之功，遂不與辯白，而黜伍希儒謝源，俾落仕籍。王守仁不辯之謗，至今未雪，可謂黯啞之冤矣。夫國家論功，有二道焉：有開國效功之臣焉，有定亂拯危之臣焉。開國之臣，成則侯也，敗則虜也，雖勿計焉可也。惟禍變倏起，社稷安危，幾乎一髮，效忠定亂之臣，則不忘也，何也？所以衛社稷也。昔者王守仁之執宸濠也，可謂定亂拯危之功矣。姦人猶或忌之而謗其短，夫如是，則後有事變，誰肯效忠乎？甚矣小人忌功足以誤國也。臣等是以歎曰：「王守仁等江西之功，不白無以勸勵忠之臣。若廣西之功，不白，又無以勸策勳之臣。是皆天下地方大慮也。王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爲重輕哉？第恐當時有功之人及土官立功之人，視此解體，則在外撫臣，遂無所激勸，以爲建功之地耳。臣等廣人也，目擊八寨之賊爲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賴聖明任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見施行，戶部覆題又復再勸，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沮，城堡不得修築，逋賊復據巢穴，地方不勝可慮也。是故冒昧建言，惟聖明察焉。乞早裁斷，俾官僚早得激勸，城寨早得修築，逋賊早得招安，良民早得復業，嶺海之外，歌詠太平，祝頌聖德，實臣等所以報陛下知遇一節也，亦臣等自爲地方大慮也，不得已也。爲此具奏。

征宸濠反間遺事

錢德洪

龍光云：是年六月十五日，公於豐城聞宸濠之變。時參謀雷濟、蕭禹在侍，相與拜天誓死起兵討賊。欲趨還吉安，南風正急，舟不能動。又痛哭告天，頃之，得北風。宸濠遣兵將及，潛入小漁船，與濟等同載，得脫免。舟中計議，恐宸濠徑襲南京，遂犯北京。兩京倉卒無備，圖欲沮撓，使遲留半月，遠近聞知，自然有備無患。乃假寫兩廣都御史火牌云：「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楊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顏咨俱爲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

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約的。於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前進，仰沿途軍衛有司等衙門，即便照數預備糧草，伺候官兵到日支應。若臨期缺乏誤事，定行照依軍法斬首等因。一、示意。朝廷先差顏等勘事，已密於兩廣各處起調兵馬，潛來襲取宸濠，使之恐懼遲疑，觀望不敢輕進。使濟等密遣乖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宸濠見火牌果生疑懼，十八日回至吉安。又令濟等假寫南雄南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逐飛報府城，打入省下一，以動搖省城人心，一以鼓勵吉安效義之士。又與濟等謀假寫迎接京軍文書云：「提督軍務都御史王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奉聖旨，許泰卻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等處陸路徑撲南昌，劉陣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州淮安等處水陸並進，分襲南昌。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信地分道並進，刻期夾攻南昌。務要遵照方略，并心協謀，依期速進，毋得彼先此後，致誤事機。欽此。」等因。咨到職除欽遵外，照得本職先因奉敕前往福建公幹，行至豐城地方，卒遇甯王之變，見已退往吉安府起兵。今准前因遵奉敕旨，候兩廣兵齊，依期前進外，看得兵部咨到緣由，係奉朝廷機密敕旨，皆是掩其不備，先發制人之謀。其時必以甯王之兵尚未舉動，今甯王之兵已出，約亦有二三十萬。若北來官兵不知的實消息，未免有誤事機。以本職計之，若甯王堅守南昌，擁兵不出，京邊官軍遠來，天時地利兩皆不便，一時恐亦難圖。須是接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甯王已離江西，然後或遮其前，或擊其後，使之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甯王主謀今士實劉養正等各有書密寄本職，其賊將凌十一、閔廿四亦各密差心腹前來本職遞狀，皆要反戈立功報效。可見甯王已是衆叛親離之人，其敗必不久矣。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八萬，係遵敕旨之數。今已到贛州地方。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萬，係遵敕旨之數。今聞已到黃州府地方。本職起兵十萬，遵照敕旨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地方。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之數，共計亦有十一二萬人馬，儘已設用。但得甯王早離江西，其中必有內變，因而乘機夾攻，爲力甚易。爲此今用手本備開緣由前去，煩請查照裁處，并將一應進止機宜，計議停當，選差乖覺曉事人員，與同差去人役，星夜回

報施行，須至手本者。〔既已寫成手本，令濟等選差慣能走遞家人，重與盤費，以前事機陽作實情，備細密切說與令渠潛蹤隱跡，星夜前來南京及淮揚等處迎接官兵，又令濟等尋訪素與宸濠交通之人，厚加結納，令渠密去報知甯府。宸濠聞知，大加賞賜，差人四路跟捉。既見手本，愈加疑懼，將差人備細拷問詳悉，當時殺死。因此宸濠又疑李士實劉養正不信其謀，又與龍光計議，假寫回報李士實書內云：「承手教密示，足見老先生精忠報國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於勢不得已，而然身雖陷於羅網，乃心罔不在王室也。所喻密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今又得子吉而心協力，當萬萬無一失矣。然幾事不密則害成，務須乘時待機而發乃可。不然恐無益於國，而徒爲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區區心所不忍也。況今兵勢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但恐未肯輕出耳。昨凌閱諸將遣人密傳消息，亦皆出於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而然。但恐此三四人者皆是粗漢，易有漏泄，須戒令慎密，又曲爲之防可也。目畢即付丙子，知名不具。』與劉養正亦同。兩書既就，遣雷濟設法差遞李士實，龍光設法差遞劉養正。各差遞人皆被宸濠殺死。宸濠由是愈疑劉李，劉李亦各自相疑懼，不肯出身任事。以故上下人心互生疑懼，兵勢日衰。又遣書與劉養正，交厚指揮高容，致書劉養正，及遣雷濟蕭禹引誘內官萬銳等私寫書信與內官陳賢劉吉喻木等，俱皆反間之謀，又多寫告示及招降旗號，開諭逆順禍福，及寫木牌等項，動以千計，分遣雷濟蕭禹龍光王佐等分役經行賊壘，潛地將告示粘貼，及旗號木牌四路標插，又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又遣雷濟龍光將劉養正家屬在吉安者厚加看養，陰遣其家人密至吉安，傳遞消息，亦皆反間之謀。初時宸濠謀定六月十七日出兵，自己於二十二日在江西起馬，徑趨南京，謁陵即位，遂直犯北京。因聞前項反間疑沮之謀，遂不敢輕出。故十七等日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省城。賊兵等候宸濠不出，亦各疑懼退沮，久駐江湖之上，師老氣衰，又見四路所貼告示及插旗號木牌，人人解體，日漸散離，以故無心攻闕。其後宸濠探知四路無兵，前項事機已失，兵勢已阻，人馬已散，多有潛來投降者。我師一候宸濠出城，即統伍知府等官兵疾趨攻破省城。度宸濠顧念根本

之地，勢必躡救，遂預發兵迎擊於鄱陽湖。大戰三日，罪人斯得。

右反間始末嘗聞諸吉水致仕縣丞龍光。光謂德洪曰：「昔夫子寫楊公火牌將發時，雷濟問曰：『甯王見此恐未必信。』曰：『不信，可疑否？』對曰：『疑則不免。』夫子笑曰：『得渠一疑，彼之大事去矣。』既而歎曰：『宸濠素行無道，殘害百姓，今雖一時從逆者衆，必非本心，徒以威劫利誘，苟一時之合耳。縱使奮兵前去，我以問罪之師徐躡其後，順逆之勢既判，勝負預可知也。但賊兵早越一方，遂破殘一方，民命虎兇出柙，收之遂難。爲今之計，只是遲留宸濠一日不出，則天下實受一日之福。』光又言：「夫子捷疏慮繁文太多，一切反間之計俱不言及，亦以設謀用詭，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當時若使不行間計，遲留甯王，甯王必卽時擁兵前進，正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兩京各路何恃爲備，所以破敗甯王，使之坐失事機，全是遲留甯王一着。所以遲留甯王，全是謀行反間一事。今人讀奏冊所報，皆是可書之功，而不知書不能盡者十倍於奏冊。」又言：「甯藩事平之後，京邊官軍南來，失其姦計，由是痛恨夫子，百計搜尋羅織，無所泄毒，擠怒門人冀元亨與濟禹光等，俱欲置之死地。冀元亨被執，光等四竄逃匿，家破人亡，妻子離散。直伺官軍離省城，方敢出身回家。當時光等粘貼告示，標插旗號木牌，皆是半夜昏黑，衝風冒雨，涉險破浪，出入賊壘，萬死中得一生，所差行間人役，被宸濠要殺者，俱是親信家人。今當事平之後，議者不究始原，并將在冊功次亦盡削去。此光等走役微勞，雖皆臣子本分，不足深惜，但賞罰若此，繼後天下倘或再有事變，人皆以光等爲鑒戒矣。誰肯復效死力哉？」又言：「夫子應變之神，真不可測。時官兵方破省城，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宸濠於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既聞省城已破，脅從之衆俱欲逃竄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二十五日，賊勢尙銳，值風不便，我兵少挫，夫子急令斬取先卻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銳鉤之間，方奮督各兵，殊死抵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甯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次日賊兵既窮促，宸濠思欲潛逃，見一漁船隱在蘆葦之中，宸濠

大聲叫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尙未知也。其神運每如此。」又言「嘗聞雷濟云：『夫子昔在豐城，聞變，南風正急，拜受哭告曰：『天若憫惻百萬民命，幸假我一帆風！』須臾風稍定，頃之，舟人謹諜回風，濟禹取香煙試之，舟上果然。久之北風大作，宸濠追兵將及時，夫人公子在舟，夫子呼一小漁船自縛，救令濟禹持米二斗，鱸魚五寸，與夫人爲別。將發，問濟曰：『行備否？』濟禹對曰：『已備。』夫子笑曰：『還少一物。』濟禹思之不得。夫子指船頭羅蓋曰：『到地方無此，何以示信？』於是又取羅蓋以行。明日至吉安城下，城門方戒嚴，舟不得泊岸。濟禹揭羅蓋以示，城中遂譟慶曰：『王爺爺還矣。』乃開門羅拜迎入。於是濟禹心歎危迫之時，暇裕乃如此。』德洪昔在師門，或問用兵有術否？夫子曰：『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爾。凡人智能相去不甚遠，勝負之決不待卜諸臨陣，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昔與甯王逆戰於湖上時，南風轉急，面命某某爲火攻之具，是時簡軍正挫卻，某某對立矚視，三四申告耳如弗聞，此輩皆有大名於時者，平時智術豈有不足，臨事忙失若此，智術將安所施？』又嘗聞鄒謙之曰：『昔先生與甯王交戰時，與二三同志坐中軍講學，諜者走報前軍失利，坐中皆有怖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自若。頃之，諜者走報賊兵大潰，坐中皆有喜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亦自若。』又嘗聞陳惟濬曰：『惟濬嘗聞之尙謙矣，尙謙言昔見有待於先生者，自稱可與行師，先生問之，對曰：『某能不動心。』曰：『不動心可易言耶？』對曰：『某得制動之方。』先生笑曰：『此心當對敵時且要制動，又誰與發謀出慮耶？』又問：『今人有不知學問者，儘能履險不懼，是亦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人之性氣剛者亦能履險不懼，但其心必待強持而後能，卽強持便是本體之蔽，便不能宰割庶事。孟施舍之所謂守氣者也。若人眞肯在良知上用功，時時精明，不蔽於欲，自能臨事不動，不動眞體，自能應變無言。此曾子之所謂守約，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也。』又嘗聞劉邦采曰：『昔有問人能養得此心不動，卽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也須學過。此是對刀殺人，事豈意想可得？必須身習其事，斯節制漸明，智

慧漸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此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爲謬也。孔子自謂軍旅之事未之學，此亦不是謙言。但聖人得位行志，自有消變未形之道，不須用此。後世論治，根源上全不講及，每事只在半中截做起，故犯手脚。若在根源上講求，豈有必事殺人而後安得人之理。某自征贛以來，朝廷使我日以殺人爲事，心豈割忍，但事勢至此，譬之既病之人，且須治其外邪，方可扶回元氣，病後施藥，猶勝立視其死故耳。可惜平生精神俱用此等沒緊要事上去了。」昔者德洪事先生八年，在侍同門，每有問兵事者，皆默而不答，以故南贛當藩始末俱不與聞。先生歿後，搜錄遺書七年，而奏疏文移始集。及查對月日，而後五征始末具見。獨於用間一事，昔嘗概聞，奏疏文移俱無所見。去年德洪主試廣東，道經江西，訪問龍光，始從問書間牌諸稿，并所聞於諸同門者，歸以附錄云。時嘉靖乙未八月，書於姑蘇之郡學。

陽明先生平瀾頭記

大學士湖東費宏

惠之龍川北抵贛，其山谷賊巢，亡慮數百，而瀾頭最大。瀾之賊肆惡以毒吾民者，亡慮數千，而池仲容最著。仲容之放兵四劫，亡慮數十年，而龍川翁源始與龍南信豐安遠會昌以邇巢受毒無數。正德丁丑之春，信豐復告急於巡撫都御史王公伯安，召諸縣苦賊者數十人問何以攻之。皆謂非多集狼兵弗濟。又謂狼兵亦嘗再用矣，竟以招而後定。公曰：「盜以招臺，此頃年大弊也，吾方懲之，且兵無常勢，奚必狼而後濟耶？若能爲吾用，獨非兵乎？」乃與巡按御史屠君安卿毛君鳴岡合疏以勸請，又請重兵權肅軍法，以一士心。詔加公提督軍務，賜之旗牌，聽以便宜區畫。惟功之有成，不限以時。時橫水桶岡盜亦起，而視瀾爲急。公議先攻二峒，乃會兵以圖瀾。凡軍中籌畫，多諮之。兵備副使楊君廷宜請募諸縣機兵，而以其備募新民之任戰者，取贖金儲穀鹽課以餉之，而兵與食足焉。二峒之攻，慮仲容乘虛以擾我也，謀伐其交，使辨士周祥等諭其黨黃金巢等，得降者五百人，藉以爲兵。仲容獨憤不從。冬初，聞橫水破，始懼，使弟仲安率老弱三百人來圖緩兵，且我覘之。公陽許之，使據上新地以遏桶岡之賊，而

實遲其歸圖。閱月，仲容開桶岡破，益懼，爲備益嚴。公使以牛酒詞之。賊度不可隱，則曰：「盧珂、鄭志、高陳、英、吾讎也，恐其見襲而備之耳。」珂等皆龍川歸順之民，有衆三千，仲容脅之不可，故深讎之。公方欲以計生致仲容，乃陽縱龍川、廬珂等構兵之質，若甚恐焉。趣利刊木，且假道以誅珂黨。十二月望，珂等各來告仲容必反。公復怒其誣構，叱收之，陰諭意向使遣人先歸集衆。時兵還自桶岡，公合樂大饗，散之歸農，示不復用。使仲安亦領衆歸。又遣指揮全恩諭仲容，毋撤備以防珂黨。仲容益喜，前所辨士因說之，親詣公謝，且曰：「往則我公信爾無他，而誅珂等必矣。」仲容然率四十人來見。公聞其就道也，密飭諸縣勒兵分哨，又使千戶孟俊僞持一檄經湖巢，宣言將拘珂黨，實督集其兵也。賊導俊出境不復疑。閏十二月下弦，仲容既至贛，是夕釋珂等馳歸。糜仲容，令官屬以次襲犒。明年正月癸卯朔，公度諸兵已集，引仲容入，并其黨擒之。出珂等所告，訊鞫具狀，亟使人約諸兵入巢。越四日丁未，同時並進。其軍於龍川者，惠州知府陳祥、率通判徐璣、從和平都入，指揮姚璽、率新民梅南春等，從烏龍鎮入。孟俊率珂等從平地水入，軍於龍南者，贛州知府邢珣、率同知夏克義、知縣王天與等，從太平保入。推官危壽、率義民葉方等，從南平入。守備指揮鄭彥、率義民孫洪、等從冷水徑入。余恩、率百長王受等，從高砂保入。軍於信豐者，南安知府李駸、率訓導藍鐸等，從黃田岡入。縣丞舒富、率義民趙志標等，從烏徑入。公自率中堅督文搗下湖大巢，副使君督餘哨會於三湖。賊黨自仲容至贛，備已弛矣。至是聞官兵驟入，皆驚失措。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迎敵於龍子嶺。我兵列爲三衝，犄角而前。恩以受兵，首與賊戰，卻之。奮追里許，賊伏四起，擊受後。壽乃以方兵鼓噪往援，俊復以珂等兵從旁衝擊，呼聲震山谷，賊大敗而潰。遂併上中二湖克之。各哨兵乘勝奮擊，是日遂破巢。十一日熱水，日五花障，日淡方，日石門，日上下陵，日芳竹湖，日白沙，日曲潭，日赤塘，日古坑，日三坑。明日探賊所奔，分道急擊，已酉破巢。凡六：日鐵石障，日羊角山，日黃田岡，日嶺岡，日塘舍岡，日溪尾。庚戌破巢，凡二：日大門山，日鎮里寨。辛亥破巢，凡九：日中村，日半徑，日都坑，日尺八嶺，日新田徑，日古地，日空背，日旗嶺，日賴岡。癸丑破巢，凡四：日狗脚岡，日水晶洞，日

五洞，曰藍州。丙辰破巢，凡二曰風盤，曰茶山。其奔者尙八百餘徒，聚於九連山，山峻而袤廣，與龍門山後諸巢接。公慮以兵進逼，其勢必合，合難制矣，乃選銳士七百餘人，衣所得賊衣，若潰而奔，取賊所據涯下澗道，乘暮而入。賊以爲其黨也，從涯下招呼。我兵亦伴與和應，已度險扼其後路。明日賊始覺，併力求敵，我兵從高臨下，敗擊之。公度其必潰也，預戒各哨設伏以待。乙丑覆之於五花障，於白沙，於銀坑，水丁卯覆之於烏龍鎮，於中村，於北山，於風門，與分逃餘孽尙三百餘徒，各哨乃會兵追之。二月辛未，復與戰於和平。甲戌戰於上坪，下坪。丁丑戰於黃田，均。辛巳戰於鐵障山。癸未戰於乾村，於梨樹。乙酉戰於芳竹。壬辰戰於百順，於和峒。乙未戰於水源，於長吉，於天堂，寨。謀報各巢之稔惡者，蓋幾盡矣，惟脅從二百餘徒，聚九連谷山，呼號乞降。公遣珣往撫之，籍其處之白沙。公率副使君乃卽祥應和平，相其險易，經理立縣設隘，庶幾永寧。遂班師而歸，蓋戊寅三月丁未也。凡所搗賊巢三十八，所擒斬賊酋二十九人，中酋三十八人，從賊三百六十八人，俘賊屬男婦八百九十人，鹵獲馬牛器仗稱是。是役也，以力則兵僅數千，以時則旬僅六夾，遂能滅此狡兇稽誅之虜，以除三微數十年之大患，其功偉矣。捷聞，有詔褒賞，官公之子世錦衣百戶副使君加俸一秩。於是邢侯、夏侯、侯、偕通判文侯、運、吳侯、昌，謂公茲舉足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不可以無傳也，使人自贛來請予書其事。嗟乎！惟兵者不祥之器，王公用儒者謀謨之業，而乃躬擐甲冑，率先將士，下山谷，與死寇角勝爭利，出於萬死，而公平日豈習殺伐之事，而貪取摧陷之功，以爲快哉？顧盜之於民不容並育，譬則莠驕害稼，而養之弗薶，從虎狼之狂噬，而聽擊牧之衰耗，此不仁者所不忍爲，而公亦必不以不仁自處也。公之心，予知之，公之功，則播之天下，傳之後世，何俟於予之書之也。然而人知渠魁之坐縛，兇孽之蕩平，以爲成功如此其易，而不知公之籌慮如此其密，建請如此其忠。上之所以委任如此其專，副使君之所贊佐如此其勤，文武將吏之所以奔走禦侮如此其勞，而功之成所以如此其不易，是則不可以不書也。予故爲備書之，以昭示贛人，庶其無忘，且有考焉。

移置陽明先生石刻記

昔陽明王先生督兵於贛也，與學士大夫切劘於聖賢之學，自搢紳至於閭閻，以及四方之過賓，皆得受業問道。蓋濂洛之傳至是復明，而先生治兵料敵卒有以平姦宄者，皆原於切劘之力。于是深信人心本善，無不可復，其不然者，由倡之不力，輔之不周，而爲學之志未立故也。既以責志爲教，肄其子弟，復取大學中庸古本序其大端，與濂溪太極圖說聯書不於鬱孤山之上，使登覽而遊息於此者，出埃壚之表，動高明曠遠之志，庶幾見所書而興起其志，不使至於懈惰，蓋所以爲倡而輔之之慮切也。先生去贛二十餘年，石爲風雨之所摧剝者，日就缺壞，而是山復爲公廨所拘，觀者出入不便。嘉靖壬寅，憲副江陰薛君應登備兵之暇，訪先生故迹，觀斯石，悲慨焉。既移置於先生祠中，復求榻本之善者，補刻其缺壞，而託記於予。予嘗觀先生所書，恨其學之不俱傳也。自孔孟以後，明其學者濂溪耳。故圖說原天所以生人者，本於無極，而求復其原，則以無欲爲主，舍無欲而言中正仁義，皆不可以合德而反終。故大學言致知中庸言慎獨，獨知之地，欲所由辨，求其寡而無焉，此至易而難者也。先生數百年之下，處困而後自得，恍然悔既往之非，真若脫溷淖而御冷風。故既自以切劘，而尤不敢有隱於天下，於是擇其辭書之石，糞來者之自得，猶夫已也。今先生之言徧天下，天下之人多易其言，而不知其處困之功，與責志之教，故深於解悟者，每不屑於持守，而意見所至，即皆自是而不疑，嘖嘖然方且以議論相持競，譬則石已缺壞，而猶不蔽風雨，顧以爲崇獲之嚴，貿焉莫知其所出入，豈不失哉？夫欲之易熾，速於風雨，而志之難立，有甚於石，其積習之久，非一日可移置也。然使精神凝聚，即獨知之地，以從事焉，則又不易地，不由人而足以自反，譬則石之摧剝於風雨者，復庇之以廈屋，雖失於昔，不猶何以保其終乎？今石存，則升先生之堂者，宜有待矣。薛君有志於學，其完此石，蓋亦輔世之意。而余之困而不學，則有愧於切劘之助也。書之石陰，亦以爲久要云。

陽明王先生報功祠記

經世保民之道，濟其變而後顯其功，厚其施而後食其報。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時而至於立功，則去太上遠矣。士君子遭時遇主，處常盡變，不得已而立功，固不望其報之久近；人之恩報，自不能已。故昌黎祀潮，子厚祀柳，張詠繪像而祀於蜀，羊祜建碑而祀於襄陽，其致一也。贛之牙境，萬山盤互，羣盜縱橫，土酋跳梁於東南，逆藩窺伺於西北。正德丙子春，陽明王公以大中丞秉鉞來鎮，綱紀號令，朝發夕新。凡四省五道九府州六十九縣，二十五衛所之奔命者，皇皇汲汲，恐干後至之誅，又卓見大本，廣集衆思，張施操縱，不出庭戶，而遙制黜虜於江山數千里之外，英聲義烈，肅於雷霆。今年平南靖，明年平桶岡，又明年平瀏頭，又明年平逆藩。如虔如楚，如閩如粵，四郊力穰，清夜絃歌而邊圉之患除。如豫州，如江州，如桐城，如淮甸，千里肅清，萬夫解甲，而社稷之憂釋。夫公以文儒之資，生承平之世，蹈疏逖之蹤，當盤錯之會，天樞全斗極之光，地維掃豺狼之穴，靈書頻獎，茅土加封，一時遭際，可以風勵羣工矣。公之去贛久矣，而人猶思之，復建祠以祀之。富者輸財，貧者效力，巧思者模像，善計者糾工，虛堂香火，無替歲時，報施之道，不於其存而於其亡，身後之事，未定於天下而私於一方，吾是以知贛人之重義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茲非三代之遺民歟？公繼其父龍山之學，且與孫忠烈同年同官，忠烈死逆藩之難，而公成靖難之功，浩然之氣，充塞兩間，增光皇國，幸與不幸，易地則皆然者，於則公之立功，雖有先後大小，要皆以忠輸君，以孝成親，以信許友者歟。公諱守仁，字伯安，別號陽明。龍山公諱華，以大魁家宰。孫忠烈諱燧，以中丞贈宗伯。皆吾鄉先達也。嗚呼！望雷陽而思新竹，按營壘而歎奇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謹紀其實，以備野史之拾遺云。

田石平記

田江之濱有怪石焉，狀若一龜，臥於衍石之上；長倍尋，厚廣可尋之半；境土甯靜則偃臥維平，有眚則傾欹，浮浮以離故處，故俗傳有平甯傾兵之讖。歲乙酉，岑氏猛食采日股，恣橫擣兵，守臣方上疏議討，一夕石忽浮去數百

武。猛懼，乃使力士復之，嚮夕殷祀之，以潛弭其變。明年大兵至，猛竟失利以滅。人益異焉。猛黨盧王二酋脅衆連兵，據思田，以重煩我師。朝議特起今新建伯陽明王公來平。比至，集衆告曰：「蠢茲二酋，豈憚一擒，維瘡痍未瘳，而重羅鋒刃，爲可哀也。」卽日下令解十萬之甲，掣四省之兵，推赤二酋，俾自善計。二酋懼公威德，且知大信不殺，遂卒衆自縛，泣降。公如初令諭而遣之。單車詣田，經畫建制，以訓奠有衆。田父老望風，觀德者堵如牆，羅拜泣下曰：「大兵不加，明公再生之賜也。田醜何以爲報！」維田始禍，石實釁之，具以怪狀聞。且曰：「自王師未旋，石靡有甯，田人惴惴守之如嬰，今則亡是恐矣。願公毀此，以甯我田。」公曰：「其然，與若等往觀之。」旣觀，曰：「汝能怪乎？吾不汝毀而與決。」取筆大書其上曰：「田石平，田州甯，千萬世，垂皇明。」明年春，公使匠氏鑄之，遂以爲田鎮。田人無遠近，老穉咸謳歌於道，以相慶焉。嗟夫，維石在阿，賦性不那，孰使之行，豈民之訛。維妖維祥，肇是興亡，天實變幻，而莫知其方。維邪則滅，維正則滅，亦存乎其人而已矣。公忠誠純正，其靜一之學，浩然之氣，見於勤王靖難者，可以格神明而貫金石。天下已信之，有弗靈於是石乎？田人寶茲石文，蓋不啻交人之纍銅柱也已。公車將旋，田人趨必東，曰：「茲不可無述，以告於世。」作田石平記。

陽明先公畫像記

少師徐階

陽明先生像一幅，水墨寫。嘉靖己亥，予督學江西，就土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舒，此幅是也。先生在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尙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忌，竟奪爵。予往來吉贛間，問其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州，乞歸省其親，乘單舸南下。至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爲討賊計。而吉安太守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士，因留吉安。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日月可按覆，而忌者謂先生始赴濠之約，後持兩端，遁歸爲伍所強，會濠攻安慶不克，乘其沮喪，幸成功，夫人情苟有約，其敗敵未見，必不遁。凡攻討之事，勝則侯，不勝則族，苟持兩端，雖強

之必不留。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與結納，至或許爲內應。方其崛起，天下皆不敢其意。遽亡。先生引兵而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卽縱火，毋爲賊辱。」嗚呼！此其功豈可謂幸成，而其心事豈不皦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爲小人所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白。乃予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爲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爲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途不止。凡爲治不患無事功，患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所謂議論者如此。雖在上智，不以賞罰爲勸懲，彼其激勵中才之具，不已疏乎？此予所深慨也。濠之亂，孫許二公死於前，先生平定之於後，其迹不同，而有功於名教。江西會城，孫許皆廟食，而先生無祠。予督學之二年，始祀先生於射圃。未幾被召，因摹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以贈呂生。予嘗見人言此像於先生極似，以今觀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功顯於此，見儒者之作用矣。呂生誠有慕乎向於其學求之。

重修陽明王先生祠記

大學士李春芳

陽明先生祠，少師存翁徐公督學江右時所創建也。公二十及第宏辭博學，燁然稱首詞林。一時詞林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而公則曰：「學豈文詞已也。」日與文莊歐陽公窮究心學，聞陽明先生良知之說而深契焉。江右爲陽明先生過化地，公旣闡明其學以訓諸生，而又謂崇祀無所，不足以繫衆志，乃於省城營建祠宇，肖先生像祀之。遴選諸生之雋茂者樂羣其中，名曰龍沙會。公課藝暇，每以心得開示諸生，而一時諸生多所興起云。旣公召還，荐躋綸閣，爲上所親信，蓋去江右幾三十年矣。有告以祠宇傾圯者，公則愀然動心，捐賜金九十，屬新建。錢令修葺之，待御甘齋成，君聞之曰：「此予責也。」遂身任其事，鳩工庀材，飾其所已敝，增其所未備，堂宇齋舍煥然改觀，不惟妥祀允稱，而諸生之興起者益勃勃不可禦矣。噫！公當樞筭之任，受心膂之寄，無論幾務叢委，卽宸翰咨答

日三四至，而猶惓惓於崇先哲，與後學如此，誠以學之不可以已也。夫致知之學發自孔門，而孟子良知之說則又發所未發。陽明先生合而言之曰：「致良知。」則好善惡惡之意誠，推其極，家國天下可坐而理矣。公篤信先生之學，而日以體之身心，施之政事。秉鈞之初，卽發私餽，屏貪墨，示以好惡，四海嚮風。不數年而人心吏治翕然不變，此豈有異術哉？好善惡惡之意誠於中也，故學非不明之患，患不誠耳。知善知惡，良知具存，譬之大明當天，無微不照。當好當惡，當賞當罰，當進當退，錙銖不爽，各當天則循其則而應之，則平平蕩蕩，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天下平矣。故誠而自慊，則好人所好，惡人所惡而爲仁，不誠而自欺，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爲不仁。苟爲不仁，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蠶治戕民，有不可勝言者矣。公爲此懼，又舉明道定性識仁二書發明其義，以示海內學者，而致知之學益明以切。諸生能心推其義而體諸身，則於陽明先生之學幾矣。業斯舍者，其尙體公之意而殫力於誠，以爲他日致用之地哉！成君守節，曹州人，癸丑進士，接治江右，飭紀布惠，卓有賢聲，蓋有志於學者。

平甯藩事略

敬齋蔡文見任廉使

陽明先生道德功業，冠絕古今，無容議矣。獨甯藩一事，不理於讒口者有二：曰始與甯府交通，後知事不可成，因人之力，從而翦之，以成厥功；又曰甯府財寶山積，兵入其宮，悉取以歸。此二者當時讒口嗷嗷，至形諸章奏，播諸遠近。搢紳有識，皆知其爲必無，而莫悉其無之故，皆知其絕無可疑，而無以破人之疑。余甚恨之，足跡半天下，訪之莫有知者。迨移官入贛，贛故先生開府之地，當時故老尙有存者，咨訪累月，迺得其詳。於是躍然以喜，疾讒口之無根，且知先生計慮之深，規模之遠，有非常情之所能測識也。自古建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逆藩之積慮，非一日矣。當時所憚，獨先生在耳。殺之不得，必欲致之，事乃可成，故致惓惓於先生。而先生亦示不絕於彼者，力有所爲，機有所待。嗣會葉芳等有衆萬人，感不殺之恩，樂爲我用。先生推誠撫之，問示以意。芳叩首踴躍，待報而發。逆藩招集無賴，亦屬意於葉芳，嘗以厚賈陷之。芳受不卻，有以聞於先生者，先生憮然有失。久之，搏案起曰：「吾今日視義當

爲事之成敗，身之禍福，不計也。會逆藩起，遂部所屬民卒，督知府邢珣、伍文定等以行。葉芳密使人告曰：「吾以疑彼也。今日之事，生死惟命。」先生大喜，卽攜以往。鄱湖之戰，逆藩覬望芳來，芳乘之，遂就擒。大難之平，芳與有力。不然，逆兵衆且強，獨以民卒之脆弱，安能當其鋒哉？兵入南昌，先生召芳語之曰：「吾請於朝，以官償若勞，如何？」芳叩首曰：「芳土人，不樂拘束，願得金帛作富家翁耳。」遂入宮，籍所有以獻，餘以予芳，滿其欲焉。由前觀之，先生所以陽示不絕於彼者，陰欲有爲於此，使當時積穀練兵，寧不啓彼之疑而厚其毒法曰：「歲於九地之下，套於九天之上。」是也。其後以貴委葉芳者，則以夷治夷之法耳。先生心事如青天白日，用兵如風雨雷霆，本無可疑。何疑者之紛紛也！故表而出之。

蔭子咨呈

正德十六年七月十八日，奉到兵部鳳字二千八百八十號勘合內開一件捷音事，准武選司付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送，准浙江布政司咨呈，據紹興府申據餘姚縣申蒙本府紙牌仰縣速將都御史王承蔭子姪應該之人取具無礙親供，并官吏里鄰人等不扶結狀繳報等因，依蒙行據該隅里老呂時進等勘得右副都御史王任、江西南贛等處勦賊成功，欽承蔭子一人，世襲錦衣衛百戶，行縣取具里老并本族親供，今據前因，合將繳到王冕等供狀一紙，係本縣東北隅五里民籍，有姪王守仁任江西南贛等處右副都御史爲勦賊成功，欽承蔭子王正憲世襲錦衣衛百戶，行縣取具里老并本族親供呈繳到部，查得先該提督南贛都御史王奉稱征勦江西南贛等處賊寇，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該本部查議得都御史王躬親督戰，獲有軍功，所當先錄，伏望聖明俯照節年平寇，陞蔭有以官員事例，將王照例陞職，蔭子以酬其功等因具題。正德十三年四月十八日，節該奉聖旨是。各官旣勦賊成功，地方有賴，陞右副都御史，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欽此。查無本官，應襲子姪姓名，已經備行原籍官司查取去後。又該提督南

贛軍務右副都御史王 奏報廣東韶州府樂昌等縣平賊捷音，內開擒斬首從賊人首級共二千八百九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擄男婦五百名口等因。該本部查議得本官分兵設策，一旦勦平，厥功非細。本部議將王 量加陞級，於先蔭子百戶上再加陞蔭，以酬其功。伏蒙 欽依。王守仁已因功陞職，還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臣等以爲王守仁累建奇功，各不相掩，今止給賞，似不足酬其功。合無王守仁量陞俸給，於先蔭子百戶上量加陞蔭等因。本年十二月初三日具題。本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王守仁累有成功，他男先蔭職事上還加陞一級。欽此。又經備行欽遵訖。今據前因，久查陞級事例，實授百戶上加一級。該副千戶通查案呈到部，欲將都御史王 應蔭子王正憲查照先奉欽依，加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再加續奉欽依，加陞一級，與做副千戶，填註錦衣衛左所支俸。緣係查錄 恩蔭，節奉欽依。王守仁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及他男先蔭職事上還加陞一級事理等因。正德十五年三月初四日，少師兼太子太師本部尙書王 等具題。次年四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合行浙江布政司轉行紹興府餘姚縣，著落當該官吏照依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即便查取王正憲作速起程，前來赴任。仍將本官起程日期，繳報施行。

處分家務題冊

門人黃宗明書

先師陽明先生夫人諸氏，諸無出。先生立從姪正憲爲繼。嘉靖丙戌，繼室張氏生子名正聰，未及一歲，輒有兩廣之命，當將大小家務處分詳明，託人經理。歿幾一載，家衆童僕不能遵守，在他日能保無悔乎？宗明等因送先生葬回，太夫人及親疏宗族子弟四方門人俱在，將先生一應所遺家務逐一稟請太夫人與衆人從長計處，分析區畫，以爲閑家正始，防微杜漸之原。寫立一樣五本，請於按察司僉事王紹興府知府洪用印鈐記。一本留府，一本留太夫人，正憲、正聰各留一本，同志一本，永爲照守。先生功在社稷，澤被生民，道在宇宙，人所瞻仰。其遺孤孳室，識與不識，無不哀痛，況骨肉親戚，門生故舊，何忍棄之負之哉！凡我同事，自今處分之後，如有異議，人得與正、母或輕

貸。

同門輪年撫孤題單

門人薛侃書

先師陽明先生同祖兄弟五人伯父之子曰守義守智叔父之子曰守禮守信守恭同父兄弟四人長爲先師次守儉守文守章先師年逾四十未有嗣子擇守信第五男正憲爲嗣撫育婚娶嘉靖丙戌生子正聰明年奉命之廣身入瘴鄉削平反亂遂嬰奇疾卒於江西之南安凡百家務維預處分而家衆欺正聰年幼不知遵守吾儕自千里會葬痛思先師平生憂君體國拳拳與人爲善之心今日之事宜以保孤安寡爲先區區田業非其所重若後人不體見小失大甚非所以承先志也及稟太夫人及宗族同門戚里僉事汪克章太守朱袞酌之情禮參以律令恤遺孤以弘本嚴內外以別嫌分爨食以防微一應所有會衆分析具有成議日後倘復恩典承襲亦有成法正聰年幼家事立親人管理每年輪取同志二人兼同扶助諸叔姪不得參撓爲兄者務以總家愛弟爲心以副恩育付託之重爲弟者務以嗣宗愛兄爲心以盡繼志述事之美爲旁親者亦願公心扶植孤寡以爲家門之光前師在天之靈庶乎其少慰矣倘有疎虞執此聞宮輪年之友亦具報四方同門咸爲轉達明有憲典幽有師靈尙冀不爽所有條宜開具於後

請恤典贈諡疏

禮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辛自脩等題爲開讀事伏覩詔書內一款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臣等公同面議舉得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石瑤尙書王守仁王廷相毛澄汪俊喬宇梁材湛若水喻茂堅劉劬勗翁豹侍郎呂柟周廣江曉程文德少詹事王偉祭酒王雲鳳魏校鄒守益二十一人奇勳大節茂著於生前令望高風愈隆於身後俱應得恤典而未得者中間如呂柟有祭葬而無諡石瑤有諡而不足以盡其平生俱應改擬補賜又訪得文臣中如曾銑楊守謙商大節程鵬朱方張漢王梟孫繼魯八人

或志在立功，身遭重辟，或事存體國，罪累流亡，至今無間，知與不知，皆痛惜之。臣等抑惟恩詔，旣得罪之臣，復舉原終之典，而諸臣獨以一時負罪，遂不得沾被。洪慈人心，咸爲惻惻。似應查復原官，量加優恤，以示褒答等因。奉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

浙江等道監察御史王等題爲開讀事。伏覩詔書內一款：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欽遵。臣等備行禮部祠祭司查取節年給過大臣恤典，并有請未給緣由。隨行浙江等道各公舉所知，以奉明詔。續行祠祭司及各道手本開具各臣前來。臣等逐一會同詳議，舉得原任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石瑤、尙書王守仁、王廷相、湛若水、毛澄、汪俊、喬宇、樑材、喻茂堅、劉勗、聶豹、侍郎呂柟、周廣、江騰、程文德、少詹事黃佐、祭酒魏校、王雲鳳、鄒守益等，卽其立朝則大節不虧，邇其身則制行無議。公是在人，不容泯沒。俱應得恤典而未得者也。中間如呂柟雖有恤典而未得贈諡，石瑤已有贈諡而未盡其人，似應得補賜改擬者。又查得節年給過恤典，如尙書邵元節、陶仲文、顧可學、徐可成、甘爲霖、侍郎郭文英、張電、朱陞、僖等，或穢跡昭彰，人所共指，或雜流冒濫，法所不容，俱不應得而得者也。伏望敕下該部再加詳議，將楊廷和王守仁等應復官廢者，復其官廢，仍給祭葬贈諡；呂柟准賜贈諡，以成恩禮；石瑤如法改擬，以符名實；其濫叨恩典，如邵元節、陶仲文、先經刑部議處外，其顧可學等均爲冒濫名器，可惜，合當追奪以昭明法者也。再照錄忠恤罪，聖朝厚下之典也。觀過而知仁，明主鑒物之公也。臣等又訪得如文臣之中，如會統楊守謙、尙大節翟鵬、朱方、張漢、王、孫繼魯等，究其罹禍之迹，原其爲國之忠，生則未雪，死而益明。武臣之中，如周尙文者，出謀宣力，功在邊疆，恤典未給，人心稱屈。茲當聖仁湛濡之時，正煩冤洗濯之會。諸臣之恤典，似當應給以廣殊恩者也。再乞敕下該部一併酌議，請自上裁，仍通行各該撫按遵照。詔書廣求博訪，凡大臣恤典，果有應得而未得，及不應得者，各宜悉心甄別，以宣上德，亦不得曲意徇物，濫及庸劣。庶幾恩之所敷，潛晦不遺，義之所仰，回惠莫逃。勸

懲之典行而風世之道備矣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

辨明功罰疏

南京戶科給事中岑用賓一本開讀事，臣惟 國家之禮大臣，其生也固重，其爵祿以寵異之，其歿也亦必優。其 恤典以旌褒之，所以示君臣一體之義，終始存歿無間也。然是 恩寵之澤，予奪出自 朝廷之上，忠良之臣固在所必加，其匪人惡德，亦不使得以倖及焉。蓋加於忠良則爲公，及於匪人則爲僭，公而不僭，則君子以勸，小人以懲。此固人君奉天而不私，而實默寓勸懲之機於其間也。臣伏讀 皇上登極之詔，內一款有曰：「一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 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臣有以仰見 皇上之新政，固將欲使 朝廷恩寵之大典，昭大公於天下萬世也。臣備員南垣，敢不祇承德意，臣謹諮之搢紳，參之聞見，查得已故原任刑部尚書林俊，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舉成化戊戌科進士。歷官四十餘年，屢陳讜言，忠誠凱切，抗犯顏敢諫之節，尚簡素清約之風。迭仆迭起，朝野推重。在四川則撫勦藍鄂之劇寇，在江西則裁制甯藩之逆萌，功尤不泯。暮年遭際，保終完名。居家構疾，具疏預辭。身後 恤典，竟爲不合者所忌，乘機排阻，至今公論惜之。已故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新建伯王守仁，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舉弘治己未科進士。筮仕三十餘年，敷歷中外，所至有聲。而討江西宸濠之叛，平廣西思恩田州及斷藤八寨之賊，功烈尤著。且博極經史，究心理學，倡明良知之訓，洞暢本源，至今爲人士所宗。不幸其歿也，遽爲忌者疏劾，遂削去伯爵并 恤典贈諡。迄今人以爲恨。已故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廣東廣州府增城縣人，舉弘治乙丑科進士。歷官三十餘年，立朝正大，重厚，有休休有容之風。治事經緯詳明，有濟世匡時之略。尤倡明正學，以接引後進爲己任，自始至終，孜孜忘倦。凡所造就，多爲時名流。致仕家居，逾二十載。壽考而終。其子孫曾陳乞 恤典贈諡，未蒙 先帝命允。至今衆論咸以爲歉。已故原任南京工部尚書吳廷舉，廣西橫州府千戶所人，舉成化丁未科進士。歷官四十餘年，機略優長，節操素勵，犯逆賊之怒而剛正不回，論桃源之寇而誠

信久布。且始終一介不取。歿後殯殮無資。廉潔高風。古今鮮儔。訪其贈諡。尙亦未與云。已故原任戶部侍郎唐胄。廣東瓊州府瓊山縣人。舉弘治壬戌科進士。歷官四十餘年。始終正直。不少變易。迭任藩臬。巡撫勞伐最多。在部建議陳言。忠讜更切。後以忤旨。被杖削籍。衆皆疑之。昨吏部題請。雖以復職贈官。而祭葬并諡未議。猶爲缺典。以上五臣。其任職先後雖稍不同。而負忠良重望。則無二致。明詔所謂應得恤典而未得者。此其最也。又查得已故原任禮部尙書顧可學。其先後居官。臣無暇論。已獨其晚年挾持邪浮誕術。干求進用。因而濫叨恩賞。穢濁清曹。迄今輿論咸羞稱之。其始而鍊合秋石。繼而鍊製紅鉛。妄行進御。至使方士人等踵跡效尤。皇上所謂王金陶做等忘進藥物。致損聖躬。臣愚以爲若誅求首惡。則顧可學尤不容道矣。其存日既倖逃刑憲。不與方士人等同就誅夷。則其死也。甯可復使之冒濫。朝廷恩賚於泉下也哉。明詔所謂有不應得而得者。此誠其最也。夫表揚善類。則天下皆知爲善之利。排斥姦諛。則天下皆知肆惡之非。乃治世所不容緩者。伏乞敕下該部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卽將林俊。王守仁。湛若水。吳廷舉。唐胄。五臣。查照舊例。一體追補贈諡祭葬。廕子等項。顧可學前後所冒官職。贈廕等項。盡行削奪。其王守仁。伯爵。應否承襲。并行集議題請。取自上裁。如此。庶乎予奪明而恩威不忒。賞罰當而勸懲以昭矣。再照臣子冤抑。久當獲伸。殊恩濫竊。終宜釐正。如已故原任吏部尙書李默。生平博雅能文。清修鯁介。居官守職。茂著風猷。止緣入柄銓曹。不阿權勢。遂致姦人乘望風旨。竟爾擠排。含冤囹圄。齋志而死。今際遇昌時。彼泉壤之下。寧無昭雪之望乎。已故原任江西副使汪一中。在昔統兵征勦。始而無料敵之明。繼而無禦敵之策。坐使狂寇衝突。命殞兵殲。較之守備不設。誠爲一律。倘若憫其死事。姑不追論。存其官職。猶或可也。故隆忠贈廕。崇之貌祀。其爲冒濫。不已甚乎。當時與一中同事者。僉事王應時也。應時被虜回贖。尋冒陞秩。旋被參論。落職。鞫應時不當冒陞。則一中不應贈廕。明矣。再乞敕下該部查議。將李默一臣。比照遺詔恤錄之典。復其官職。加之贈祭。少雪冤魂。將一中一臣。遵照明詔不當得之旨。奪其贈廕祠祀。俾毋終辱。明典則予奪益彰。而淑慝益著。未

必不爲聖朝平明之治少裨也。奉 聖旨該部知道。

請從祀疏

欽差提督學校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耿定向謹題爲應 明詔乞 褒殊勳以光 聖治事。恭惟皇上御極之初，詔下中外，搜剔幽滯，恤錄往忠，鼓動寰宇。凡有血氣者，靡不競勸矣。伏思原封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者，雖經科臣列舉題 請，願其功在 社稷，道啓羣蒙，是猶未可以概凡論也。臣敢特爲 陛下言之。臣伏聞 武宗初年，舊邸宦官有馬永成劉瑾等，時號八虎，置造淫巧，蠱惑 上心，日進走馬飛鷹，導爲娛樂，不令親近。臣講學修德，耽廢萬幾。時科道官諫不聽，戶部尚書韓文泣血苦諫不聽，左右輔臣時時密諫不聽，以致海內洶洶思亂，盜賊蜂起，天下騷動。江藩宸濠，由此乘機竊發，謀危 宗社。時非守仁在贛，倡義擒滅，今日之域中，殆有不忍言者矣。此其功在 國論，章章較著，人所共明也。及宸濠既擒，太監張忠及許泰等復又誘惑 武宗，以親征爲名，巡幸南都，其實陰懷異志，欲逞不軌。時 宗社之危，益如累卵矣。全賴守仁握兵上游，隨機運變，各惡潛自震懼。 武宗因得還京，厚終於以啓先皇帝逮我 皇上今日萬世無疆之業。此其功甚鉅，而爲力尤難，其迹則甚隱矣。至其倡明道術，默贊化理，未易言述。卽舉所著拔本塞源一論，開示人心，猶爲明切。如使中外大小臣工實是體究，則所以翊我 皇上太平無疆之治者，尤非淺小。此其功則百千世可頌者也。在昔 先皇帝入攝大統，首議錫爵進秩，遣官存問，卽欲 召入密勿，以咨啓沃。維時輔臣桂萼者，妬其軋已，陰肆擠排，故薦令督師兩廣，竟使賈志以歿。尋復構煽，致削封爵。智士忠臣，至今扼腕悼歎，而不置矣。伏惟 皇上俯垂軫念，敕下廷臣虛心集議，特賜復爵贈諡，從祀孔廟，萬代瞻仰，甚盛舉也。臣竊又伏思爲此請在 國家詔功彝典，當如此耳。乃若篤忠效知之臣，其心惟願 國家永靈長之慶，而不願有建功之賞，惟願 朝端協一德之交，而不樂有倡道之名。伏惟 皇上省覽，及此，深惟往事之鑒，益弘保大之圖。而左右臣工共明一體之學，頓消有我之私。則守仁之道卽已表章於 今日。

而守仁之志卽已獲伸於九原矣。卽今奕世阨窮，永言銷滅，亦其所安。此守仁之心，亦微臣之心也。臣無任祝望，激切隕越之至。爲此專差舍人丁憲賚捧，謹題請旨奉 聖旨禮部知道。

題贈諡疏

吏部一本爲開讀等事，節該本部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科道等官會舉已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等官各應得 恤典等因。除祭葬照例給與外，據贈官備咨前來本部，俱經照例題奉 欽依外，准吏部咨該翰林院接出揭帖某人等因開 送司案呈到部，查得贈諡官員例應給與 誥命，本部欲行翰林院撰文中書舍人關軸書寫，臣等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旨 計撰述官員 誥命 軸。○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今贈新建侯，諡文成。○原任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今贈太保，諡文忠。○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尙書謹身殿大學士蔣冕，今贈少師，諡文定。○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石瑤，今贈少保。○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尙書喬宇，今贈少傅，諡莊簡。○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今贈少保，諡肅敏。○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尙書茹豹，今贈少保，諡貞襄。○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彭澤，今贈少保，諡襄毅。○原任太子少保戶部尙書王梟，今贈少保。○原任太子少保戶部尙書梁材，今贈太子太保，諡端肅。○原任禮部尙書汪俊，今贈太子少保，諡文莊。○原任刑部尙書喻茂堅，今贈太子少保。○原任刑部尙書劉訥，今贈太子少保。○原任刑部尙書林俊，今贈太子少保，諡貞肅。○原任南京工部尙書吳廷舉，今贈太子少保，諡清惠。○原任南京兵部尙書湛若水，今贈太子少保。○原任兵部左侍郎張漢，今贈兵部尙書。○原任南京工部左侍郎程文德，今贈禮部尙書。○原任南京工部左侍郎何孟春，今贈禮部尙書，諡文簡。○原任南京禮部右侍郎呂柟，今贈禮部尙書，諡文簡。○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銑，今贈兵部尙書，諡襄感。○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守謙，今贈兵部尙書。

設格愍。○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商大節，今贈兵部尚書，諡端愍。○原任南京刑部右侍郎江曉，今贈工部尚書。○原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繼魯，今贈兵部左侍郎，諡清愍。○原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黃佐，今贈禮部右侍郎。○原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朱方，今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鄒守益，今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莊。○原任刑部左侍郎劉玉，今贈刑部尚書，諡端毅。○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熊浹，今贈少保，諡恭肅。○原任太僕寺卿楊勗，今贈右副都御史，諡忠節。○原任左春坊左贊善羅洪先，今贈光祿寺少卿，諡文恭。○原任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今贈太常寺少卿，諡忠愍。

題遺官造葬照會

工部爲開讀事，書填堂字一千八百二十號，勘合照會浙江布政司，仰比號相同，照依後開事件，作速完報施行，須至照會者。計開一件開讀事，屯田清吏司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禮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辛自脩等題前事，該本部看得大學士蔣冕性行朴忠，學識雅正，當武朝南巡之日，而協謀靖亂，其成康定之功，遇先皇繼統之初，而秉正立朝，克效贊襄之職，乞身遠引，似得進退之宜，潔己令終，無損平生之譽。新建伯兵部尚書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譴，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恤典，豈宜遽奪於身終。尚書汪俊，秉剛介之性，持廉慎之操，筮仕詞林，而再蹶復起，生平之制行可知，繼司邦禮，而百折不回，立朝之節概具見，潔己無慚於古道，歸田見重於鄉評。尚書喬宇，才猷博達，德量宏深，預計伐叛濠之謀，而留都賴之以不聳，持法落逆彬之膽，而姦萌藉此以潛消。入掌銓衡，公明懋著，晚歸田里，譽望彌隆。左都督周尙文，志本忠勤，才尤清耿，深謀祕略，克成保障於雲中，銳幹強才，久震威名於關外。近年良將，在所首稱，身後恤典，委難報罷。以上諸臣，論其職任才猷，不無差等之別，要其官常人品，均爲賢碩之儔，所當厚加恤典，以優異者也。尚書喻茂堅，歷官中外，積有年勞，守己始終，並無

嘗論。尚書王昶，持身清慎，任事剛方，諫死本無非罪，大節委有可加。以上二臣，所當照例給與祭葬者也。相應題請，合無將大學士蔣冕、尚書喬宇、左都督周尙文各照例與祭九壇，新建伯王守仁與祭七壇，尚書汪俊與祭二壇，尚書喻茂堅與祭二壇，尚書王昶與祭四壇，移咨工部照依品級造墳安葬，及行各該布政使備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司堂上官致祭等因。題奉 聖旨：蔣冕、喬宇、周尙文、王守仁、汪俊各照例與祭葬，還同呂梅俱與他諡，石璠准改諡，其餘都依擬行。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查得先該本部爲審時省禮，以寬民力事，議得病故大臣，照依今定後開價值，轉行有司措辦，給付喪家自行造葬，不必差官中間果有功德昭彰，聞望素著，公私無過，或曾歷邊務，建立奇功，及經帷纂修，效勞年久，此等官員，合照舊例差官造葬，俱聽本部臨時斟酌，奏請定奪等因。奉 武宗皇帝聖旨：是造墳開壙工料價銀，則例准擬。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大學士蔣冕、尚書喬宇、王守仁、汪俊、喻茂堅、王昶、都督周尙文，俱功德昭彰，聞望素著，及效勞 經帷脩纂，并建立邊功，俱應差官造葬。查得本部司屬官員，各有差占，及查見今行人司并中書等衙門俱缺官，不敷委用。合候 命下之日，容職等奪順便省分，行移事簡衙門，查有應差官員，或一人兼差二三省，本部照例各給批文定限，仍行兵部應付各官前去。各該布政司比號相同，著落當該官吏照依後開擬定價值派辦。各該布政司仍委堂上官一員，會同本部委官前去造墳處，所依式造葬。各舉日，備將夫匠價銀數目，各該布政司類造黃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等因。隆慶元年六月初八日，少傅本部尙書雷 等具題。本月初十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合連送司仰類行。各該布政司著落當該官吏照依本部題奉欽依內事例，欽遵造葬，施行等因。運送到司，各付前去類填施行。計開浙江布政司派辦已故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尙書王守仁，係 京二品文官造墳工料價銀二百五十兩，夫匠一百五十名，每名出銀一兩，通共該銀四百兩正。右照會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准此。隆慶元年六月十七日，對同都吏王宜 開讀事。右照會浙江布政司當堂開拆。

祭葬劄付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爲開讀事，禮房准戶部勘合科付承准。禮部以字四千二百五十二號勘合照會，前事准祠祭清吏司付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都給事中官辛自修等題，欽奉。詔書內一款，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臣等會同科道官復加詢訪，公同面議，舉得尚書王守仁奇勳大節，茂著於生前，令望高風，隆愈於身後。應得恤典而未得者，伏乞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恤典未給，將王守仁應復官廕者先復其官廕，仍給以祭葬贈諡等因。奉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欽遵鈔出，送司行。准吏部文選清吏司回稱王守仁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及准考功清吏司手本回稱王守仁病故，各回報到司查得。大明會典并見行事例，文官見任并致仕者，二品病故祭二壇。又查得凡伯爵管事有軍功者，祭七壇，工部造墳安葬。又查得先爲比例乞恩贈諡事，節奉孝宗皇帝聖旨，今後有乞恩贈的，恁部裏還要斟酌可否來說，務合公論，不許一概徇情，比例濫請。該科記著，欽此。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恤典一節，朝是所以崇獎賢哲，褒答忠勞，表彰於既往，激勸於將來，其典至重，其法至嚴者也。若使有當得而不得，有不應得而濫得者，又何以示教戒於天下，而公是非於後世耶？茲者躬遇我皇上嗣承大統，典禮鼎新，正人心爭自濯磨之始，而明詔所及，特開釐正。恤典一款，言官奉詔諮詢，陳列上請，無非祗承明命，以公勸懲之意。相應議擬，爲照新建伯兵部尚書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壘，甘受炎荒之譴，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恤典，豈宜遽奪於身終。所當厚加恤典，以示優異者也。臣等參稽公論，查照事例明白，相應題請，合無將新建伯王守仁與祭七壇，照依品級造墳安葬，仍乞賜諡易名，以表潛懿，其爵廕移咨吏部查議外，合候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并擬諡號，工部差官造墳安葬，及行該布政司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恩典出自朝廷，臣等不敢定擬，伏乞聖裁等

因隆慶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本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高等具題。二十九日，節奉 聖旨，王守仁照例與祭葬，遠與他諡。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就連送，仰付該司類行浙江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仍將用過官錢開報戶部知數，毋得因而科擾不便。連送到司，合付前去，類爲類填施行等因。到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浙江布政司照依勸合內事理一體遵奉施行等因。備承移付，准此。擬合就行。爲此除外，割付本官照劉備承，照會內事理，即便轉行該縣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完備，擇日申請本司分守該道親詣致祭。施行畢日，將用過官錢行過日期，開關動支何項銀數，備造青黃文冊三本申報，以憑轉繳施行，毋得違錯不便。須至割付者。

計開 一祭文。

諭祭文

維隆慶年 月 日

皇帝遣本布政司堂上某官某 諭祭原任新建伯兼兵部尙書贈新建侯王守仁，文曰：惟卿學達天人，才兼文武，拜官郎署，抗疏以斥權姦，擁節江西，仗義而討凶逆，夷大難，茂著奇勳。又能倡絕學於將湮，振斯文於不墜。豈獨 先朝之名佐，實爲當代之真儒。願公評未定於生前，致恤典尙缺於身後。朕茲嗣統，特用頒恩，爵陟侯封，申錫酬功之命，諡加美號。庸彰節惠之公，冥漠有知，英靈斯烈。

首七等文

曰：惟卿學探洙泗之奧，才爲管葛之儔。直節著於立朝，奇功收於定難。德旣茂矣，勳莫尙焉。方膺顯命，以馳榮。遽罹讒言，而褫爵。公評殊快，恩寵特加。首七莫追，載頌諭祭，服茲明渥，用慰幽靈。終七百日文同，但改首七爲終七。又改終七爲百日。

下葬等文

曰：惟卿學問淵淵，謀猷敏練。接千載聖賢之正脈，建萬年社稷之奇功。久被浮言，莫伸國是。雖爵隨身廢，而名與道存。茲當窆窆之期，用賁幽泉之寵。敬茲彝典，獎爾忠魂。著年除服文同，但改窆窆為周墓，又改為禮除。

一祭品

猪一品。羊一腔。饅頭五分。粉湯五分。果子五色（每色五斤）。按酒五盤。鳳雞一隻。煤骨一塊。燻魚一尾。酥餅酥餛（各四箇）。湯雞一分。湯魚一分。降真香一炷。燭一對（重一斤）。焚祝紙（一百張）。酒二瓶。

右割付紹興府准此。入遞不差人。隆慶二年二月十三日對同通吏朱椿。開讀事。十四日申時發行紹興府。割付押。十六日到府。

江西奏復封爵咨

任士憑

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為開讀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職按驗准吏部咨前事，內開會同巡按御史，即查新建伯王守仁當宸濠倡亂之時，仗義勤王，奮身率衆，中間分兵遣將，料敵設謀，斬獲功次，擒縛渠魁等項，是否的有實蹟可據。地方蕩平之後，羣情果否稱枉，即今應否准其子孫世襲，逐一備查明白，作速會奏施行等因。備咨前來。案行本司，會同司道查議詳報。并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蘇案驗奉都察院劄同前事，依奉行。據南昌府呈，據南昌縣申稱，故牒府縣儒學師生，及喚通縣耆民坊里陳一鳴等，并質之鄉宦原任侍郎等官會鈞丁以忠劉伯躍胡植等，逐一查結得宸濠陰謀不軌，已將十年。蓄養死士，招集盜賊，一旦舉事，勢饒熾灼。於時本爵方任南贛都御史，往閩勤事。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五日，行至豐城，聞變，即旋吉安督率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兵，快約會該府鄉官王懋中等，相與激發忠義。

移檄遠近，暴揚逆濠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士民知有所恃而壯膽，逆黨知有所畏而落魄。夫本爵官非守土而討逆之命，又未下，一旦舉大事，定大謀，此非忠憤激切，克惇大義者不能也。至七月初二日，逆濠留兵萬餘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本爵晝夜促兵，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十八日分布督遣知府伍文定等攻廣閩七門，二十二日破賊，盡擒逆惡。二十四日通黃家渡，二十六日，逆濠就擒。不延時日，江省底定。此非謀略素定，料敵若神者不能也。夫逆濠一大變也，以六月十四日起事，以七月二十六日蕩平，兵不血刃，民不易市，即本爵之勳烈，誠與開國同稱。迨先帝登極，大定公典，論江西首功，封本爵爲新建伯，給券世襲。此固報功之盛典，而江右咸稱快焉。繼因平蠻病故，朝議南甯之事，霍韜黃綰諸臣奏疏甚明，竟扼於衆忌，而天下咸稱枉焉。邇者爲開讀書，科道等官疏欲復其世襲，此公道之在人心，不容泯也。昔開國文臣劉基以武功封誠意伯，停襲百餘年。嘉靖初，特取其裔世襲。夫本爵學貫天人，才兼文武，忠揭日月，功維社稷，恩庇生民，擬之劉誠意，不相伯仲。儻蒙覆奏，准其世襲，扶植崇德報功之公道，興起忠臣義士之世教等因。并據本縣儒學生員王緝等結報相同，備申本府轉申到司。據此隨該本司左布政使曹三陽，右布政使程璠，會同按察使張柱，都司署都指揮僉事耿文光，分守南昌道左參政方弘靜，分巡南昌道僉事嚴大紀，會看得原封新建伯王守仁，正德十四年督撫南贛之時，於六月初九日自贛起行，往福建勸事。時宸濠謀爲不軌，欲圖社稷。本月十四日擅殺都御史孫拯，副使許達，并執縛都布按三司官及府縣等衙門大小官員，俱囚之，盡收在城各衙門印信，及搬搶各庫藏一空，釋放在城各司府縣見監重囚，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次日，本爵在於豐城舟中聞變，疾趨吉安，集兵勤王。行至中途，尤恐兵力未集，若宸濠速出，難以遽支，乃間諜揚言朝廷先知甯府將叛，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秦金准兵部咨調遣各處兵馬，暗伏要害地方，以伺甯府兵出襲殺，復取僂人數輩，將公文各縫衣絮中，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其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發間，又捕捉僞太師李士質家屬至舟尾，令其覘知，本爵伴怒，令牽之上岸處斬，已而

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邏獲優人，果於衣絮中搜得公文。宸濠遂疑懼不敢即發。十八日至吉安，督率本府知府伍文定、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珣、袁州知府徐璉等，調集軍民，召募義勇，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餉，造作戰船。奏留公差回任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約會致仕養病丁憂閒住及赴部調用等項一應鄉官，相與激勸忠義，曉諭禍福。又恐宸濠知其調度，覺其間諜，發兵速出，乃密使僞國師劉養正家屬及平日與宸濠往來鄉官陰致歸附之意，以緩其出。直伺調度已定，乃移檄遠近宣布。朝廷威惠暴露，宸濠罪惡又度兵家決勝之機，不宜急沖其鋒，須先復省城，搗其巢穴，賊聞必回兵來援，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於是佯示以自守不出之計。七月初二日，宸濠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乃自引兵向安慶。本爵探知其出，遂星馳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於臨江之樟樹鎮。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戴德孺等兵，各依期奔集。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約會齊攻省城。廣潤等七門，是日又探得宸濠伏兵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撓，乃密遣兵從間道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汊，二十日各兵俱至信地，我師鼓噪並進，綈絙而登。一時七門齊入，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樞及僞太監萬銳等千餘人。宸濠宮中眷屬縱火自焚，遂封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先上江西捷音疏，仍分兵四路追躡。宸濠攻圍安慶未下，至是果解圍歸援省城。卒如本爵所料。於是議禦寇之策，本爵斷以宜先出銳卒乘其情歸，激擊以挫其鋒，衆將不戰而自潰。遂遣知府伍文定等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奮死殊戰。賊大潰，因傍諭城中軍民，雖嘗受賊官符，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及嚮導人四路傳布，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宸濠先鋒至樵舍，風帆蔽江。本爵親督伍文定等四面分布，以張其勢。二十四日，賊逼黃家渡，乃合兵交擊，嗥呼並進，賊大潰而奔，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退保八字腦。二十五日，伍文定等奮督各兵並進，破及宸濠舟。賊又大潰，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莫計其數。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等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宸濠方召羣臣責其間不致死力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我兵已四面雲集，火及宸濠副舟。

衆遂奔散。宸濠與妃泣別，宮人皆赴水死。宸濠并其母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尙書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數百人皆就擒矣。擒賊賊黨凡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所棄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互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二十七日，復遣官分兵追勦殆盡。計先後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獲宮人賊屬奪回被脅被虜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項共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六名顆口功成而事定矣。先是本爵起兵吉安時，兩上疏乞命將出師。蒙朝廷差安遠伯朱泰即許泰，平虜伯朱彬即江彬，左都督朱鞏即劉鞏，太監張忠，張永等爲總督軍務贊畫機密等官，體勘宸濠叛逆事情，前往江西至中途聞宸濠受擒報捷至京。計欲奪功乃密請駕親征。江彬許泰等乃倡言本爵始同宸濠謀叛，因見天兵親討，始擒宸濠，以功脫罪，欲併擒本爵以爲己功。又諭本爵欲將宸濠放至城中，待駕至，列陣重擒。本爵不可，遂各引兵至南京候駕。本爵乃力疏請止親征。九月十一日，親自諒帶官軍將宸濠并官眷逆情重犯督解赴闕，扶病前進。行至浙江杭州府，又遇奏差太監張永齎駕帖，開稱宸濠等待親臨地方覆審明白，具奏定奪。本爵遂按行浙江按察司轉呈太監張永會同監軍御史公同該省都布按三司等官將見解逆首宸濠并宮眷等項逐一交付明白轉解。於是江彬等日夕謀欲奪功，欲反坐本爵，并擒爲功。賴張永極力辯護得免。時本爵功高望重，頗爲當路所忌。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內，該部題爲捷音事，議封公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賜敕遣官獎勞，錫以銀幣，犒以羊酒，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本爵累疏辭免。明年嘉靖改元，本爵丁父憂，四方來游其門，講學益衆。科道官迎當路意，劾公僞學，服闋例該起復。六年不召。江西輔臣有私憾本爵者，密爲進讒以阻其進。嘉靖六年，廣西岑猛倡亂，兵部論薦本爵總督四省軍務，前去蕩平。又成大功。時本部力參其擅離職役，及參其處置廣西思田八寨事，恩威倒置，又詆其擒宸濠時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明年，江西輔臣復進密揭，命多官會議。遂削世襲伯爵，并當行恤典，皆不沾被矣。等因到職，據此卷查先准吏部

前事，已經案行該司，會同查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職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蘇朝宗參看得原任新建伯王守仁當宸濠叛逆之日，正督撫南贛之時，宸濠之未發也，若非勦平瀏頭等巢，則勇智絕倫之徒皆爲賊所用，必大肆蔓延之禍。及宸濠之既發也，若非行間以緩其出，則四方大兵之衆，非朝夕可集，必難爲撲滅之功。督伍文定督戴德儒、督邢珣等飽歌協力，足見分兵遣將之能。係省城，係黃家渡，係樵舍，決勝若神，信有料敵設謀之智。斬獲功次，具載於紀功之冊，而擒縛渠魁，甚明於交割之文。且奮身率衆之勞，皆歷歷可據。仗義勤王之舉，尙昭昭在人。先與後擒，乃豪黨利己之誣，本不足辯。而其中原以北，終不能攻陷金陵。以據者，要皆本爵至微之謀。論之今日，江西死節皆蒙 贈恤，生存皆獲撫安，孰非本爵勤勞之舉。地方蕩平之後，誦功者載在口碑，爵廕削除以來，稱枉者於乎於士論。蓋較之 開國元勳，若非同事，而擬其奠安 社稷，則與同功。但世襲之典，事體重大，出自 朝廷，非臣下所敢輕議。爲此除具題外，今備前由，理合移咨貴部，煩請查照施行。須至咨者。右咨吏部、隆慶元年十月十一日行 說堂 十一月十三日到。

浙江巡撫奏復封爵疏

王得春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 題，爲懇乞 鑒忠義復襲爵，以光聖政事。臣惟人臣報國之忠，致身之義，雖得之天性，然其所以鼓舞而激勵之者，實賴君父在上，有以握其機也。臣會同提督軍門趙 竊見原任新建伯王守仁，爲浙江餘姚人，方正德己卯甯庶人宸濠謀反時，守仁以南贛巡撫，提督軍務，奉 旨前往福建，勦處叛軍，道經豐城，聞變乃潛回吉安，遂與知府伍文定等誓死討賊。當是時也，宸濠以數十年逆謀發之一旦，遠邇駭震，內而 武宗皇帝，左右近習，多昏酣宸濠賂遣，甚有與之交通者。外而孫燧許達同時被害，三司而下，多就拘囚。又遣其黨分收諸郡邑印信，逆餼所薰，視湖湘閩浙不復在目中。帆檣東下，日蔽江塞，遂破南康九江，如摧枯拉朽，急攻安慶，直瞰留都。東南事勢，亦孔棘矣。守仁以書生，民非素屬，地非統轄，兵非素練，餉非素具，徒以區區忠義，號召豪傑，倉卒調

度，誓死討賊。其報宸濠謀反疏曰：「臣以區區之處，誠爲討賊之舉，務使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擄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夫觀守仁血誠之言，其忠義根諸天性者，固將昭日月而貫金石矣。而其牽舉動擄巢穴之見，智勇殊絕，視宸濠眞爲囊中物耳。宸濠固兇狡，竟莫能逃，繼之南昌破，而巢穴平矣。宸濠返而渠魁執矣。不兩月間，地方底寧。朝廷無徵兵遣將之煩，地方臻反亂爲治之效，此功在社稷，甚爲奇偉。乃天祐國家，生此偉人，而其誠與才合，蓋有追縱乎百代之上者矣。使是時而非遇守仁，使守仁以南昌非故屬，不以討賊爲己任，即使討賊，張虛聲，待奏報，而不速爲撲滅之計。臣等知東南安危，未可必也。即使朝廷之上，聞變急圖，遣將得人，供餉得人，調度得人，未免延緩日時。及其戡定，又不知所傷人命幾何，所費糧餉幾何，所費爵賞幾何，所損國家元氣幾何。此守仁之功所以爲大也。奈何功雖成矣，而竊黨忌嫉，不惟爵賞不及，抑且媒孽多方。又賴天祐我國家，不使忠義抱屈終身，幸遇世宗皇帝，入繼大統，即位未幾，首錄守仁之功，封新建伯，世襲部下，佐文定等，陞賞有差。當是之時，海內之人，又莫不以世宗皇帝能賞忠義之勳，亦莫不以守仁之功爲足以當封爵而不愧也。是時守仁雖膺封爵，徒淹家居，未嘗一日柄用。嘉靖六年間，始起奉敕討兩廣叛目盧蘇、玉受等，旣平，以衝冒炎瘴病篤，具疏辭官，不待報而歸。至江西南康地方病故。夫以守仁江西之功論之，誠已竭夫報國之忠，以兩廣之還跡之，又未失夫致身之義，俱無可以議焉者。詎以當時大臣有忌其兩廣功成，疏中未敘己者，乃從中主議，謂其不俟命而行，非大臣體，遂有旨削襲爵。臣等嘗爲守仁冤之，何則？假使守仁詐病而歸，與地方未平，而急身謀誠爲可罪。然地方已平矣，卽不病，亦當聽其辭歸，以彰朝廷均勞大臣之義。矧地方已平，而又病，病又篤，卒死於道路，而人猶執其跡以罪之，冤亦甚矣。茲幸我皇上御極，卽位一詔，將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故凡平日內外大小臣工，或一言有益於國家，一行有益於生民者，無不恤錄。若守仁者，其伯爵之襲，臣等固謂其爲皇上新政第一事也。況經言官疏請，往復行勘，海內臣工，萬口一詞，咸以守仁伯爵當襲。臣等謬膺撫按浙江，爲守仁桑梓地，其得之公論，稽之羣

情揆之。國典，察諸守仁討賊之心之功，其伯爵誠宜使襲，而不可混者。且方今南北多事，北虜尤甚。皇上宵旰九重，內外大小臣工，非不兢兢圖謀，思以陳見伐虜，惻誠而犁庭掃穴之積，向未有能奏者。臣等誠謂皇上宜釋守仁報國之忠，致身之義。皇上俯採公議，復其襲爵，將具內外大小臣工，莫不以守仁忠義不自於正德之季，我世宗皇帝能白之。又稍抑於嘉靖六七年間，我皇上今日又獨能察而伸之，莫不相率激勸於守仁之忠義，以報皇上矣。其爲聖政之光，豈小哉。伏乞 敕下吏部，再加查議節次，言官奏疏，亟爲上 請守仁幸甚，天下幸甚。緣係懇乞鑒忠義，復襲爵，以光 聖政事理，爲此具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題請會議復爵疏

吏部題爲開讀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鈔出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 題云云等因，又該巡案江西監察御史蘇 等題同前事，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按查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內開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尙書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 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恤典，豈宜遽奪於身終。爵廢仍咨吏部查議施行。等因到部，除新建伯王守仁照例追贈新建侯，已該本部具題，奉有 諭旨外。所據世襲一節，當 武廟之未造，江西宸濠突然稱變，事關 社稷。本爵親調官兵，一鼓擒之，不動聲色，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較之靖遠威寧之功，良亦偉矣。但因南甯之事，停襲歲久，一旦議復，事體重大，相應就彼再行查勘，以昭公論。已經備行移咨去後，今該前因續該奉本部送吏科鈔出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 題云云等因，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 題同前事，俱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鈔送到司。通查按呈到部，查得王守仁以正德十四年討平逆藩宸濠之亂，該本部題奉 世宗皇帝聖旨，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尙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

妻一體追封。欽此。嘉靖八年正月內，爲推舉才望大臣以安地方事，該本部會題節奉。欽依。王守仁伯爵姑終其本身，除通行欽遵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爵人於朝，賞延於世，昔聖王所不能廢，即如王守仁創平宸濠之變，功在社稷，豈有僅封伯爵，止終其身之理。所據南北兩京科道官、江浙兩省撫按官、交章論薦於四十年之後，實惟天下人心之公是。但事體重大，必須廣延衆論，本部難以獨擬合候。命下，容臣等會同五府九卿科道等官從公詳議。如果新建伯應該世襲，具實奏請，恭候宸斷。緣係開讀事理，謹題請旨奉聖旨是。

會議爵復疏

吏部尙書楊博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尙書楊博題爲

開讀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鈔出巡撫江西等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

題爲

開讀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職案，驗准吏部咨前事，內開會同巡按御史卽查新建伯王守仁云云。臣等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臣朱等戶部等衙門尙書等官馬等議得：戡亂討逆者，固人臣效忠之常，崇功懋賞者，實國家激勸之典。已故新建伯王守仁本以豪傑命世之才，雅負文武濟時之略。方逆濠稱兵南下也，正值

武宗巡幸之時，虜饒薰灼，所至瓦解，天下之事，蓋已岌岌矣。本爵聞變，豐城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用敵間，張疑兵，得跋胡窺尾之算，攻南昌，擊樵舍，中批亢擣虛之機。未踰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姦宄蕩平，坐貽宗社磐石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咸甯其功尤偉。仰蒙

先帝知眷，圭符剖錫之賞，已榮於生前，不幸後被中傷，山河帶礪之盟，尙斬於身後。此誠四十年未備之缺典，海內人心，輿滅繼絕，所望於

皇上者，誠不淺也。先該南北科道官交章騰薦，公論益明；近該江浙撫按官勘報相符，功次甚確。所據新建伯爵，臣等稽之

令典，實之輿情，委應補給

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求世無窮之報。但爵封重大，係干

特恩，臣等擅難定擬，伏乞

聖裁。奉

聖旨：你每既說王守仁有擒逆之功，著遵

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欽此。欽遵。已經查取應襲兒男去後，今據浙江布政使司咨呈據紹興府申據餘姚縣申內

開勘據該圖里鄰呂本隆等結稱：王正億見年四十三歲，原係南京兵部尙書都察院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守仁

繼妻張氏於嘉靖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所生嫡長親男，向因伊父先年節次勦平南贛樂昌等處山賊，

恩廕一子，世襲錦衣衛副千戶本官，見任前職，並非旁枝過繼，亦無別項違礙，相應承襲伯爵等因。給文起送到司，

擬合起送。爲此除給批付本官親齎赴部告投外，今將前項緣由同原來給狀理合備送咨呈施行等因。到部送

司案呈到部，看得浙江布政使司查勘過見在錦衣衛副千戶王正億委係新建伯王守仁嫡長親男，並無違礙，

相應承襲一節，既經奉有前項

明旨，合無將王正億准其承襲新建伯爵，以後子孫世襲。但

恩典出自朝廷，未敢擅便等因。隆慶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尙書楊博等具題，本月二十七日

奉

聖旨是王正億准襲伯爵，欽此。

再議世襲大典

吏部等衙門少傅兼太子太傅尙書等官楊博等題爲懇乞

聖明再議世襲大典以服人心以重名器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鈔出到部送司案查先爲

開讀事該科道等官都給事中辛自修等及南京戶科給事中岑用賓等各奏薦原任新建伯王守仁應復爵廕等因該本部題奉

欽依備行江西撫按衙門查勘去後續該江西撫按官任士憲等查勘得原任新建伯王守仁應復伯爵等因又該浙江撫按官趙孔昭等會薦前來隨該本部題奉

欽依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朱希忠等戶部等衙門尙書等官馬森等議得本爵一聞逆濞之變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未躡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姦宥蕩平坐貽

宗社磐石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咸甯其功尤偉委應補給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等因奉

聖旨你每既說王守仁有擒逆之功遵著

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欽此欽遵案呈到部看得新建伯王守仁一事始而江西撫按勘議繼而府部科道會議按之公論似亦允協乃今南京十三道官復有此奏係于賞延重典臣等難以獨擬合候

命下容本部仍照例會同在京應議各官覆議明白具奏定奪未敢擅便伏乞聖裁等因五月十五日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查得誠意伯劉基食糶七百石，乃

太祖欽定。靖遠伯王驥一千石，新建伯王守仁一千石，係累朝欽定，多寡不同。今該前因，臣等會同太師兼太子太

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朱希忠等，戶部尙書劉體乾等議得

國家封爵之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禦胡，曰平番，曰征蠻，曰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猷，督府勦寇，咸不與焉。蓋六功者，關

社稷之重輕，係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報之。至於死綏宣猷，則皆一身一時之事，錫以錦衣之蔭，則可概欲剖符，則未可也。竊照新建伯王守仁乃正德十四年親捕反賊宸濠之功，南昌南贛等府雖同邦域，分土分民，各有專責，提募兵而平鄰賊，不可不謂之昌義。南康九江等處首羅荼毒，且進且攻，人心搖動，以藩府而叛朝廷，不可不謂之勁敵。出其不意，故俘獻於旬月之間。若稍懷遲疑，則賊謀益審，將不知其所終。攻其必救，故積收乎萬全之略。若少有疎虞，則賊黨益繁，自難保其必濟。膚功本自無前，奇計可以範後。靖遠威甯，姑置不論，卽如甯夏安化之變，比之宸濠，難易迥絕。遊擊仇斌，子時得封威甯伯，人無間言。同一藩服，捕反何獨於新建伯而疑之乎？所據南京各道御史欲要改蔭錦衣衛于報功之典未盡，激勸攸關，難以輕擬。

新建伯王正德不必改議。
次會題。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再版

大字
是本
王陽明全集
全書四冊
定價大洋六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校訂者 儲 菊 人

出版者 中央書店

發行者 中央書店

總發行所上海
四馬路
中央書店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局

82

191932

